

# 石頭記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賈雨村寅緣復舊職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遊幻境指迷十二釵  
賈宝玉初試雨雲情  
送宮花賈璉戲熙鳳  
比通靈金鶯微露意  
戀風流情友入家塾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第一回 至十回  
脂硯齋凡四閱評過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林黛玉拋父進京都  
葫蘆僧亂判葫蘆案  
飲仙醪曲演紅樓夢  
劉姥姥一進榮國府  
宴寧府宝玉會秦鐘  
探寶釵黛玉半含酸  
起嫌疑頑童鬧學堂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何我堂鬚眉誠不若此裙釵哉寔愧則有餘悔又無益之大無如何之日也當此則自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袴之時飲甘饜肥之日皆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誥之德以至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閨閣中本自歷有人萬不可



因我之不肖自護已短一併使其泯滅也雖今日之茹椽蓬牖瓦竈繩床其晨夕風露塔榭庭花亦未有防我之襟懷筆墨雖我未學下筆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悅世人之目破人愁悶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

此回中凡用夢用幻等字是提醒閱者眼目亦是此書立意本旨列位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來說起根由雖近荒唐細按則深有趣味待在下將此來歷註明方便閱者了然不惑原來女媧氏煉石補天之時于大荒山無稽崖煉成高經十二丈方經二十四丈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媧皇氏只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只單剩了一塊未用便棄在此山青埂峰下誰知此石自經煅煉之後靈性已通因見衆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材不堪入選遂自怨自嘆日夜

悲號慚愧一日正當嗟悼之際俄見一僧一道遠而來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異來至石下席地而坐長談見一塊鮮明瑩潔的美玉且又縮成扇墜大小的可佩可拿那僧托於掌上笑道形體到也是個宝物了還只沒有寔在的好處須得再鑄上數字使人一見便知是奇物方妙然後攜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去安身樂業石頭听了喜不能盡乃問不知賜了弟子那幾件奇處又不知攜了弟子到何地方望乞明示使弟子不惑那僧笑道你且莫問日後自然明白的說着便袖了這石同那道人飄然而去竟不知投奔何方何舍後來又不知過了幾世幾劫因有個空、道人訪道求仙忽從這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下徑過忽見大塊石上字跡分明編述歷、空、道人乃從頭一看原來就是無材補天幻形入世蒙茫、大士渺

渺真人攜入紅塵歷盡離合悲歡炎涼世態的一段故事後面又有一首偈云  
無材可去補蒼天 枉入紅塵若許年 此係身前身後事 倩誰記去作奇  
傳詩後便是此石墜落之鄉投胎之處親自經歷的一段陳跡故事其中家庭  
閨閣瑣事以及閨情詩詞到還全備或可適趣解悶然朝代年紀地輿邦國却  
反失落無考空；道人遂向石頭說道石兄你這一段故事據你自己說有些  
趣味故偏寫在此意欲問世傳奇挺我看來第一件無朝代年紀可考第二件  
並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其中只不過几个異樣女子或情或痴  
或小才微善亦無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總抄去恐世人不愛看呢石頭笑答道  
我師何太痴耶若云無朝代可考今我師竟假借漢唐等年紀添綴又有何難  
但我想歷來野史皆蹈一轍莫如我這不借此套者反到新奇別致不過只取

其事体情理罷了又何必拘、于朝代年紀哉再者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書者甚少愛適趣聞文者特多歷來野史或訛謗君相或貶人妻女姦淫凶惡不可勝數至若佳人才子等書則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終不能不涉于淫濫以致滿紙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過作者要寫出自己的那兩首情詩艷賦來故假擬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傍出一小人其間撥亂亦如劇中之小丑然且開环婢開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話竟不如我半世親親聞的這几个女子雖不敢說強似前代書中所有之人但事跡原委亦可以消愁破悶也有首小歪詩熟話可以噴飯供酒至若離合悲歡興衰際遇則又追踪攝跡不敢稍加穿鑿徒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傳者今之人貧者日為衣食所累富者又懷不足之心總一時稍聞又有貪淫恣

色好貨尋愁之事那裡去有工夫看那理<sup>道</sup>之書所以我這一段故事也不願世人稱奇道妙也不定世人喜悅檢書只愿你們當那醉淫飽卧之時或避事去愁之際把此一玩豈不省了些壽命筋力就比那謀虛逐妄却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腿脚奔忙之苦再者亦令世人換新眼目不比那些胡牽亂扯忽離忽遇滿紙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紅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舊稿我師意為何如空道人听如此話思忖半晌將石頭記再檢閱一遍因見上面雖有些指奸責佞賤惡誅邪之語亦非傷時罵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倫常所關之處皆是稱功頌德卷、無窮寔非別書之可比虽其中大旨談情亦不過寔錄其事又非假擬妄稱一味淫邀艷約私討偷盟之可比因毫不干涉時世方從頭至尾抄錄回來問世傳奇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



名為情僧改石頭記為情僧錄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月寶鑑後因曹雪芹於

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則題曰金陵十二釵並題

一絕云 滿紙荒唐言 一把辛酸淚 都云作者痴 誰解其中味 出則

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按那石上書云當日地陷東南這東南隅有處曰姑

蘇有城曰閻門者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這閻門外有个十里街

街內有个仁清巷；內有个古廟因地方窄狹人皆呼作葫蘆廟，傍住着一

家鄉宦姓甄名費字士隱嫡妻封氏情性賢淑深明禮義家中虽不甚富貴然

本地便也推他為望族了因這甄士隱稟性恬淡不以功名為念每日只以觀

花修竹酌酒吟詩為樂到是神仙一流人品只是一件不足如今年已半百膝

下無兒只有一女乳名喚作英菊年方三歲一日炎夏永晝士隱于書房閒坐

至手捲拋書伏几少憩不覺朦朧睡去夢至一處不便是何地方忽見那廂來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談只听道人問道你攜了這蠢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心如今現有段風流公案正該了結這一干風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趁此機會就将此蠢物夾帶于中使他去經歷、那道人道原來近日風流冤孽又将造劫歷世去不成但不知落于何方何處那僧笑道此事說來好笑竟是千古未聞的罕事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絳珠草一株時有赤瑛宮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這絳珠草始得久延歲月後來既受天地精華復得雨露滋養遂得脱却坤胎木質得換人形僅修成个女体終日遊于離恨天外飢則食蜜青菓為膳渴則飲灌愁海水為湯只因尚未酬報灌溉之德故甚至五内便鬱結着一段纏綿不盡之意恰近日這神瑛侍者凡心偶熾乘此昌明

辨

太平朝世意欲下凡造歷幻緣已在警幻仙子案前掛了號警幻亦曾問及灌  
溉之情未償趁此到可了結的那絳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惠我並無此水可  
還他既下世為人我也去下世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淚還他也償還得  
過他了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風流冤家來陪他們去了結此案那道人道果  
是罕聞實未聞有還泪之說想來這一段故事比歷來風月事故更加瑣碎細  
膩了那僧道歷來几个流風人物不過傳其大概以及詩詞篇章而已至家庭  
閨閣中一飲一食總未述記再者大半風月故事不過偷竊玉暗約私奔而已  
並不曾將兒女之真情發洩一二想這一千人入世其情痴色鬼賢愚不肖者  
悉與前人傳達不同矣那道人道趁此何不你我也去下世度脫几个豈不是  
一場功德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宫中將蠢物交割清楚待

這一干風流孽鬼下世已完你我再去如今虽已有一半落塵然猶未全集道人道既如此便隨你去來却說甄士隱俱听得明白但不知所云蠢物係何東西隨不禁上前施禮笑問道二仙師請了那僧道也忙答禮相問士隱因說道適聞仙師所談因果實人世罕聞者但弟子愚濁不能洞悉明白若能大開痴頑脣細一聞弟子則洗諦耳听稍能警省亦可免沉淪之苦二仙笑道此乃玄机不可預洩者到那時不要忘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矣士隱听了不便再問因笑道玄机不可預洩但適云蠢物不知為何或可一見否那僧道若問此物到有一面之緣說着取出遞與士隱、接了看時原來是塊鮮明美玉上面字迹分明鐫着通靈宝玉四字後面还有几行小字正欲細看時那僧便說已到幻境便強從手中奪了去與道人竟过一大石牌坊上書四个大字乃是太虛

幻境兩邊又有一付對聯道是 假作真時真作假 無為有處有為無士隱  
意欲也跟了過去方舉步時忽听一声霹靂有若山崩地陷士隱大叫一声定  
睛一看只見烈日炎炎芭蕉冉冉所夢之事便忘了大半又見奶母正抱了英菊  
走來士隱見女越發生得粉粧玉琢甚覺可喜便伸手接來抱在懷內閉他頑  
耍一回又帶至街前看那過會的熱鬧方欲進來時只見從那邊來了一僧一  
道那僧則癡頭跌脚那道則跛足蓬頭瘋、癲、揮霍談笑而至及到他門前  
看見士隱抱着英菊那僧便大哭起來又向士隱道施主你把這有命無運累  
及爹娘之物抱在懷內作甚士隱听了知是瘋話也不去採他那僧還說捨我  
罷捨我罷士隱不耐煩便抱女兒撒身要進去那僧乃指着他大笑口內念了  
四句言詞道

慣養嬌生笑你痴

菱花空對雪澗

好防佳節元宵後

便是烟消火滅時

士隱听得明白心下猶豫意欲問他們來歷只听道人說道你我不必同行就此分手各幹營生去罷三劫後我在北邙山等你會齊了同往太虛幻境銷號那僧道最妙，說畢二人一去再不見个踪影了士隱心中此時自忖这两个人必有來歷該試一問如今悔却晚也這士隱正痴想忽見隔壁葫蘆廟內寄居的一个窮儒姓賈名化字表時飛別號雨村者走了出來這賈雨村原係胡州人氏原係詩書仕宦之族因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盡人口衰後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鄉無益因進京求取功名再整基業自前歲來此又淹蹇住了暫寄廟中安身每日賣字作文為生故士隱常與他交接當下雨村

見了士隱忙施禮陪笑道老先生倚門佇望敢街市上有甚新聞否士隱笑道非也適因小女啼哭引他出來作耍正是無聊之甚兄來得正妙請入小齋一談此彼皆可消此永晝說着便令人送女兒進去自與兩村攜手來至書房中小童現茶方談得三五句話忽家人飛報嚴老爺來拜士隱慌的忙起身謝罪道恕誑駕之罪略坐弟即來陪兩村忙起身亦讓道老先生請便晚生乃常造之客稍候何妨說着士隱已出前所去了這裡兩村且翻美書籍解悶忽听得窗外有女子嗷聲兩村遂起身往窗外一看原來是一個丫環在那裡擷花生得儀容不俗眉目清明楚雖無十分姿色却亦有動人之處兩村不覺看的呆了那甄家丫環擷了花方欲走時猛抬頭見窻內有做巾幗服虽是貧窘然生得腰圓背厚面潤口方更兼劍眉星眼直鼻權腮這丫環忙轉身迴避心下乃想

這人生的這樣雄壯却又這樣纏綿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的什麼賈雨村了  
每有意幫助周濟只是沒甚機會我家並無這樣貧窘親友想定是此人無疑  
了怪道又說他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不免又回頭兩次雨村見他回了頭便  
自為這女子心中有意于他便狂喜不盡自為此女子必是個巨眼英雄風塵  
中之知己也一時小童進來雨村打听得前面留飯不可久待遂從夾道中自  
便出門去了士隱待客既散知雨村自便也不去再邀一日早又中秋佳節士  
隱家宴已畢乃又另具一席于書房却自己步月至廟中來邀雨村原來雨村  
自那日見了甄家之婢曾回顧他兩次自為是個知己便時刻放在心上今又  
正值中秋不免對月有懷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 未卜三生願 頻添

一段愁

悶來時歛額

行去几回頭

自顧風前影

誰堪月



下儔 蟾光如有意 先上玉人樓

雨村吟罷因又思及平生抱負苦未逢時乃有搔首對天長嘆復高吟一聯曰

玉在匱中求善價

釵于奩內待時飛

恰至士隱走來聽見笑道雨村兄真抱負不淺也雨村忙笑道此不過偶吟前人之句何敢狂誕至此因問老先生何與至此士隱笑道今夜中秋俗謂團圓之節想尊兄旅寄僧房不無寂寥之感故特具小酌邀兄到敝齋一飲不知可納芹意否雨村听了並不推辭便笑道既蒙厚愛何敢拂此盛情說着便同士隱復過這道書院中來須臾茶畢早已設下杯盤那美酒佳餚自不必說二人歸坐先是款斟漫飲次漸談至興濃不覺飛觥限筭起來當時街坊上家：蕭管戶、弦歌當頭一輪明月飛彩燄輝二人愈添豪興酒到杯乾雨村此時已有

七八分酒意狂與不禁乃對月寓杯口號一絕云

時逢三五便團圓

滿把晴光護玉欄

天上一輪纔捧出

人間萬姓仰頭看

士隱听了大叫妙哉吾每謂兄必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飛騰之兆已見不日可接履于雲霓之上矣可賀！乃親斟一斗為賀兩村因乾過嘆道非晚生酒後狂言若論時尚之學晚生也或可去充教沽名只是目今行囊路費一槩無措神京路遠非賴賣字撰文即能到者士隱不待說完便道兄何不早言愚每有此心但每遇兄時兄並未談及愚故未敢唐突今既及此愚雖不才義利二字却還識得且喜明歲正當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闈一戰方不負兄之所學也其盤費餘事弟自代為處置亦不枉兄之謬識矣當下即命小童進去

速封五十兩白銀並兩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黃道之期兄可即買舟西上待  
雄飛高舉明冬再晤豈非大快之事耶兩村收了銀衣不過畧謝一語並不介  
意仍是吃酒談笑那天已交了三更二人方散士隱送兩村去後回房一覺直  
至紅日三竿方醒因思昨夜之事意欲再寫兩封荐書與兩村帶至神都使兩  
村投謁了仕宦之家為寄足之地因使人過去請時那家人去了回來說和尚  
說賈爺今日五鼓已進京去了他曾留下話與和尚轉達老爺說讀書人不在黃  
道黑道總以事理為要不及面辭了士隱听了也只得罷了真是閒處光陰易  
過倏忽又是元宵佳節矣因士隱命家人霍啟抱了英菊去看社火花燈半夜  
中霍啟因要小解便將英菊放在一家門檻上坐着待他小解完了來抱時那  
有英菊的踪影急得霍啟直尋了半夜至天明不見那霍啟也就不敢回來見

主人便逃往他鄉去了那士隱夫婦見女兒一夜不歸便知有些不安再使幾人去尋找回來皆云連音響皆無夫妻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落豈不想因晝夜啼哭幾乎不曾尋死看的一月士隱先就得一病當時封氏孺人也因思女搆疾日、請醫療治不想這日三月十五葫蘆廟中炸供那些和尚不加小心致使油鍋火逸便燒着憲紙此方人家多用竹籬木壁者其大抵也因劫數于是接二連三牽五掛四將一條街燒得如火燄山一般彼時蚩軍民來救那火已成了勢如何救得下直燒了一夜方漸、的熄去也不知燒了凡家只可怜甄家在隔壁早已燒成一片瓦礫場了只有他夫婦並几个家人的性命不曾傷了急得士隱惟跌足長嘆而已只得與妻子商議且到田庄上去安身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盜蜂起無非搶奪地鼠竊狗偷民不安生因此

官兵勦捕難以安身士隱只得將田庄都折變了便攜了妻子與兩個了娘報他岳丈家去他岳丈名喚封肅本貫大如州人氏雖是務農家中都選設定今見女婿這等狼狽而來心中便有些不樂幸而士隱還有折變地的銀子未曾用完拿出來託他隨分就價薄置此酒房地為後日衣食之計那封肅便半哄半賺些須與他些薄田朽屋士隱乃讀書之人不慣生理稼穡等事免強支持了一二年越覺窮了下去封肅每見面時便說些現成話且人前人後又惹怨他們不善過活只一味好吃懶作等語士隱知投人不着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年驚唬急忿怨痛已傷暮年之人貧病交攻竟漸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來可巧這日拄了拐杖掙挫到街前散心時忽見那邊來了一個跛足道人瘋癲落脫麻屨鷄衣口內念着几句言詞道是

世人都曉神仙好 惟有功名

忘不了 古今將相在何方 荒塚一堆草沒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  
有金銀忘不了 終朝只恨聚無多 及到多時眼閉了 世人都曉神仙  
好 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在日、說恩情 君死又隨人去了 世人都  
曉神仙好 只有兒孫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來多 孝順兒孫誰見了  
士隱听了便迎上來道你滿口說些什麼只聽見些好了、那道人笑道你  
若果聽見好了二字還算你明白可知世上萬般好便是了、便是好若不了  
便不好若要好須是我這歌兒便名好了歌士隱本是有宿慧的一聞此言  
心中早已徹悟因笑道且住待我將你这好了歌解註出來何如道人笑道你  
解你解士隱乃說道 陋室空、當年筭滿床 衰草枯楊 曾為歌舞  
場 蛛絲兒結滿雕樑 綠紗今又糊在蓬窗上 說什麼脂正濃粉正香

如何兩鬢又成霜 昨日黃土隴頭送白骨 今宵紅燈帳底卧鴛鴦 金滿  
箱銀滿箱 展眼乞丐人皆謗 正嘆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 訓有  
方保不定日後作強梁 擇膏粱誰承望流落在烟花巷 因嫌紗帽小 致  
使鎖枷鎖 昨恰破袂寒 今嫌紫蟒長 亂烘、你方唱罷我登場 反認  
他鄉是故鄉 甚荒唐 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那瘋跛道人听了拍掌笑道解得切切，士隱便說一声走罢将道人肩上搭  
連擔了過來背着竟不回家同了瘋道人飄飄而去當下烘動街坊眾人當作  
一件新聞傳封氏聞得此信哭个死去活來只得与父親商議遣人各處訪尋  
那討音信無奈何少不得依靠着他父母度日幸兒身边还有两个旧日的了  
奴伏侍主僕三人日夜作些針線發賣幫着父親用度那封肅雖然日、抱怨

也無奈何了這日那甄家大了奴在門前買線忽听街上喝道之声衆人都說新太爷到任了奴于是隱在門內看時只見軍牢快手一對、的過去俄而大轎抬着一个烏帽猩袍的官府過去了奴到發了个怔自思這官好面善到像在那里見過的于是進入房中也就丟過不在心上至晚間正待歇息之時忽听一片声打的門响許多人乱嚷說本府太爺的差人來傳人問話封肅听了啼得目瞪口呆不知有何衬事



石頭記 第二回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二回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此回亦非正文本旨只在冷子興一人即俗謂冷中出熱無中生有也其演說榮府一篇者蓋因族大人多若從作者筆下一一叙出盡一二回不能滯明則成何文字故借用冷字一人畧出其文半好使閱者心中已有一榮府隱在子興心然後用黛玉寶釵等兩三次皴染則耀然于心中眼中矣此即画家三染法也未寫榮府正人先寫外戚是由遠及近由小至大也若使先叙出榮府然後一一叙及外戚又一一至朋友至奴僕其死反拮据之筆豈作十二釵人手中之物也今先寫外戚者正是寫榮國一府也故又怕開文廢療開筆即寫賈夫人

已死是特使黛玉入榮府之速也通靈宝玉于士隱夢中一出今又于子與口中一出閱者已洞然矣然後于黛玉宝釵二人目中極精極細一描則是文章鎖何處蓋不肯一筆直下有若放開之水然信之爆使其精華一洩而無餘也究竟此玉原應出自釵黛目中方有照應今預從子與口中說出寔是虫寫而却未寫現其後文可知此一回則是虛猷傍擊之文筆則是反逆隱曲之筆

詩云 一局輸贏料不真 香銷茶盡尚逡巡

欲知目下興衰兆 須問傍觀冷眼人

却說封肅因聽見公差傳喚忙出來陪笑啟問那些人只嚷快請出甄爺來封肅忙陪笑道小人姓封並不姓甄只有當日小婿姓甄今已出家二三年了不知可是問他那些公人道我們也不知什麼真假因奉太爷之命來問你既是

你女婿便帶了你去親見太爺面稟省得亂跑說着不容封肅多言大家推擁他去了封家人个个都驚慌不知何兆那天約二更時只見封素方回來歡天喜地眾人忙問端的他乃說道原來本府新陞的太爺姓賈名化本胡州人氏曾與<sup>女</sup>婿<sup>故</sup>舊日相交方終在<sup>前</sup>借門過去的因見嬌杏那丫頭買線所以他只當女婿移住于此我一一的將原由<sup>故</sup>回明那太爺到傷感嘆息了一回又問外孫女兒我說看灯丢了太爺說不妨我自使番役務必探訪回來說了一回<sup>話</sup>臨走到送了我二兩銀子甄家娘子听了不免心中傷感一宿無話至次日早有兩村遣人送了兩封銀子四疋錦緞答謝甄家娘子又寄一封密書與封肅轉託問甄家娘子要那姣杏作二房封肅喜的屁滾尿流巴不得去奉承便在女兒前一力攛掇成了乘夜只用一乘小轎便把姣杏送進去了兩村欢喜自不必

說乃封百金贈封肅外謝甄家娘子許物事令其好生養贍以待尋訪女兒下落封肅回家無話却說姣杏這了姪便是那年回顧兩村者因偶然一顧便弄出這段事來亦是自已意料不到之奇緣誰想他命運兩濟不承望自到兩村身邊只一年便生了一子又半載兩村嫡妻忽染疾下世兩村便將他扶側作正室夫人了正是偶然一着錯便爲人上人原來兩村因那年士隱贈銀之後他于十六日便起身入都至大比之期不料他十分得意已會了進士選入外班今已陞了本府知府虽才幹優長未免有些貪酷之弊且又恃才侮上那些官員皆側目而視不上一年硬被上司尋了个空隙作成一本參他生情狡獪擅篡礼義且沽清正之名而暗結虎狼之屬致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等語龍顏大怒即批革職該部文書一到本府官員無不喜悅那兩村心中虽十分慚

恨却面上全無一點怨色仍是嘻笑自若交代過公事將歷年做官積的些資  
本並家小人屬送至原籍安排妥協却是自己担風袖月游覽天下勝跡那日  
偶又游至羅揚地淮面因聞得今歲醜政点的是林如海這林如海姓林名海字  
表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陞至藍台寺大人本貫姑蘇人氏今欽点出為  
巡鹽御史到任方一月有餘原來這林如海之祖曾襲過列侯今到如海業經  
五世起初時只封襲三世因當今隆恩盛德遠邁前代額外加恩至如海之父  
又襲了一代至如海便從科第出身虽係鐘鼎之家却亦是書香之族只可惜  
這林家支庶不盛子孫有限虽有几門却与如海俱是堂族而已沒甚親支嫡  
派的今如海年已四十只有一个三歲之子偏又于去歲死了虽有几房姬妾  
奈他命中無子亦無可如何之事今只有嫡妻賈氏生得一女乳名代玉年方

五歲夫妻無子故愛如珍寶且又見他聰明清秀便也欲使他讀書識得几个字不过假充養子之意聊解膝下荒涼之嘆兩村正值偶感風寒病在旅店將一月光景方漸愈一因身體勞倦二因盤費不繼也正欲尋个合式之媳暫且歇下幸有兩個旧友亦在此境居住因聞得驪政欲聘一西賓兩村便相託友力謀了進去且作安身之計妙在只一个女學生並兩個伴讀了好这女學生年又小身体又極怯弱工課不限多寡故十分省力堪；又是一載的光陰誰知女學生之母賈氏夫人一疾而終女學生侍湯奉藥守喪尽哀遂又將要辭館別園林如海意欲令女守制讀書故又將他留下近因女學生哀痛過傷本自怯弱多病的觸犯旧症遂連日不曾上孝兩村閒居無聊每當風月晴和飯後便出來閒步這日偶至郭外意欲賞見那村野風光忽信步至一山環水旋



茂林深竹之處隱隱的有座廟宇門巷傾頽墻垣朽敗門前有額題着智通寺三字門旁又有一付旧破的對聯曰

身後有餘忘縮手

眼前無路想回頭

兩村看了因想到這兩句話文虽淺近其意則深也曾遊过此名山大刹到不曾見過這話頭其中想必有个翻过筋斗來的亦未可知何不進去試：想着走入時看只有一个龍鐘老僧在那裡煮粥兩村見了便不在意及至問他兩句話那老僧既聲且昏齒落舌鈍所答非所問兩村不耐煩便仍出來意欲到那村肆中沽飲三杯以助野趣于是款步行來將入肆門只見座上吃酒之客有一人起身大笑接了出來口內說奇遇：兩村忙看時此人是都中在古董行中貿易的號冷子與者旧日在都相識兩村：最讚這冷子與是个有

作為大本領的人這子與又借雨村斯文之名故二人說話投机最相契合雨村忙笑問道老兄何日到此弟竟不知今日偶遇真奇緣也子與道去年歲底到家今因還要入都從此順路找个敝友說一句話承他之情留我多住兩日我也無緊事且盤桓兩日待月半時也就起身了今日敝友有事我因閒步至此且歇：脚不期這樣巧遇一面說一面讓雨村同席坐了另整上酒餚來二人閒談漫飲叙此別後之事雨村因問近日都中可有新聞沒有子與道到沒有什麼新聞到是老先生你貴同宗家出了一件小小的異事雨村笑道弟族中無人在都何談及此子與笑道你們同姓定非同宗一族雨村問是誰家子與道宗國府賈府中可也玷辱了先生的門楣麼雨村笑道原來是他家若論起來寒族人丁却不少自東漢賈復以來枝派繁盛各省皆有誰逐細考查得

來若論榮國一枝却是同譜但他那等榮耀我們不便去攀扯至今故越發生  
踈難認了子與嘆道老先生休如此說如今的這榮國兩門也都蕭疎了不比  
先時的光景兩村道當日寧榮兩宅的人口也極多如何就蕭疎了冷子與道  
正是說來也話長兩村道去歲我到金陵地界因欲遊覽六朝遺跡那日進了  
石頭城從老宅門前徑過街東是寧國府街西是榮國府二宅相連竟將大半  
條街占了大門前魚冷落無人隔着圍牆一望裡面所殿樓閣也還都崢嶸軒  
峻就是後一帶花園子里面樹木<sup>水</sup>也還都有蓊蔚洄潤之氣那裡像今衰敗  
之家冷子與笑道亏你是進仕出身原來不通古人有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如今豈說不及先年那樣興盛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氣象不同如今生齒  
日繁事務日盛主僕上下安富尊榮者儘多運籌謀畫者無一其日用排場廢

用又不能將就省儉如今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內囊却也盡上來了這还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誰知這樣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如今的兒孫竟一代不如一代了兩村所說也納罕道這樣詩禮之家豈有不善教育之理別門不知只說這寧榮二宅是最教子有方的子與嘆道正說的是這兩門呢待我告訴你當日寧國公是一母同胞弟兄兩個寧公居長生了四個兒子寧公死後賈代化襲了官也養了兩個兒子長名賈敷至八九歲上便死了只剩了次子賈敬襲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愛燒丹煉汞煉餘者一槩不在心上幸而早年留下一子名喚賈珍因他父親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到讓他襲了他父親又不肯回原籍來只在都中城外和道士們胡羈這位珍爺到生了一個兒子今年終十六歲名叫賈蓉如今敬老爹一槩不管這珍爺那里肯讀書只一味高樂

不了把寧國府竟翻了過來也沒有敢來管他再說榮府你听方纔所說異事就出在這里自榮公國死後長子賈代善襲了官娶的也是金陵世勲史侯家的小姐為妻生了兩個兒子長子賈赦次子賈政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尚在長子賈赦襲着官次子賈政自酷甚讀書祖父最疼原欲以科甲出身的不料代善臨終時遺本一上皇上因恤先臣即時令長子襲官外問還有兒子立刻引見遂額外賜了這政老爹一個主事之銜令其入部習學如今現已陞了員外郎了這政老爹的夫人王氏頭胎生的公子名喚賈珠十四歲進學不到二十歲就娶了妻生了子一病死了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這就奇了不想次年又生一位公子說來更奇一落胎胞嘴里便啣下一塊五彩晶莹的玉來上面還有許多字跡就取名叫作宝玉你道是新奇異事亦是兩

村笑道果然奇異只怕這人來歷不小子興冷笑道萬人皆如此說因而乃祖母便先愛如珍寶那年週歲時政老爹便要試他將來的志向便將那世上所有之物摆了無數與他抓取誰知他一槩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釵環抓來政老爹便大怒了說將來酒色之徒耳因此便大不喜悅獨那史老太君還是命根一樣說來又奇如今長了七八歲雖然淘氣異常但其聰明乖覺處百不及他一个說起孩子話來也奇怪他說女兒是木作的骨肉頭男人是泥作的骨頭肉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見了男子便竟濁臭逼人你道好笑不好笑將來色鬼無移了兩村罕然厲色忙止道非也可惜你們不知道這人來歷大約政老前輩也錯以淫魔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讀書識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參玄之力不能知也子興見他說得這樣重大忙請教其端兩村道天地生人除

大仁大惡兩種餘者皆無大異若大仁者則應運而生大惡者則應劫而生運  
 生世治劫生世危堯舜禹湯文武周召孔孟董韓周程張朱皆應運而生者蚩  
 尤共工桀紂始皇王莽曹操恒温安祿山秦檜等皆應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  
 天下大惡者挽亂天下清明靈秀天地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殘忍乖僻天地  
 之邪氣惡者之所秉也今當運隆祚永之朝太平無為之世清明靈秀之氣所  
 秉者上至朝廷下至艸野比、皆是所餘之秀氣漫無所歸遂為甘露為和風  
 和沛然溉及四海彼殘忍乖僻之邪氣不能蕩溢于先天化日之中遂凝結充塞  
 于深溝大壑之內偶因風蕩或被雲摧略有搖動感發之意一絲半縷悞而洩  
 出者偶值靈秀之。氣適過正不容邪、復妒正相內不肯下亦如風水雷電地中  
 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讓必互搏擊掀發後始盡故其氣亦必賦人發洩一盡

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氣而生者在上則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為大凶大  
惡置之千萬人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  
情之態又在萬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貴之家則為情痴情種若生于詩書  
清貧之族則為逸士高人縱然再偶生于薄祚寒門斷不能為走卒健僕甘遭庸  
人驅制駕馭必為奇優名倡如前代之許由陶潛阮籍稽康劉伶王謝二族顧  
虎頭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劉廷芝溫飛卿朱南宮石曼卿柳耆卿秦少遊近  
日之倪雲林唐伯虎祝之山再如李龜年黃幡綽敬新磨卓文君紅拂薛濤崔  
鶯朝雲之流此皆異地則同之人也子與道依你說成則王侯敗則賊了兩村  
道正是這意你還不知我自草賊以來這兩年遍遊名省也曾遇見兩個異樣  
孩子所以方纔你一說這宝玉我就猜着了八九亦是這一派人物不用遠設



只金陵城內欽差金陵省体仁院總裁甄家你可知庖子與道誰人不知這甄府合賈府就是老親又係世交兩家來往極其親熱的便在下也合他家來往非止一日了兩村笑道去歲我在金陵也曾有人荐我到甄府靈館我進去看其光景誰知他家那等顯貴却是个富而好礼之家到是个難得之館但這一个學生虽是啟蒙却比一个卒業的还勞神說起來更可笑他說必得兩個女兒伴着我讀書我方能認得字心里也明不然我自己心里糊塗又常對跟他的下廝們說這女兒兩個字極尊貴極清淨的比那阿彌陀佛元始天尊的這兩個字號还更尊榮無對的呢你們這濁口臭舌萬不可磨突了這兩個字要緊但凡要說時必須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纔可設若失錯便要鑿牙穿腮等事其暴虐浮躁頑劣憨痴種：異常只一放了李進去見了那些女兒們其

溫厚和平聰敏文雅竟又變了一個因此他令尊也曾下死答楚過幾次無奈竟不能改每打的吃疼不過時他便姐、妹、亂叫起來後來听得裡面女兒們拿他取笑因何打急了只管叫姐妹做甚莫不是求姐妹去討討情討饒你豈不愧些他回答的最妙他說急疼之時只叫姐、妹、字樣或可解疼也未可知因叫了一声便果竟不疼了遂得了密法每疼痛之極便連叫姐妹起來了你說可笑不可笑也因祖母溺愛不明每因孫辱師責子因此我就辭了館出來如今在這巡鹽御史林家做館了你看這等子弟必不能守祖父之根基從師長之規諫的只可惜他家几个姊妹都是少有的子與道便是賈府中現有的三个也不錯政老爹的長女名元春現因奏孝才德選入宮中作女史去了二小姐乃政老爹前妻所出名迎春三小姐乃政老爹之庶出名探春四小姐

乃寧府珍爺之胞妹名喚惜春因史老夫又極愛孫女都跟在祖這母邊一處讀書听得个不錯兩村道更妙在甄家的風俗女兒之名亦皆從男子之名命字不似別家另外用這些春紅香玉等艷字的何得賈府亦樂此俗套子子與道不然只因現今大小姐是正月初一日所生故名元春餘者方從了春字上一背的却也是從弟兄而來的現有對証目今你貴東家林公之夫人即榮府中教政二公之胞妹在家時名喚賈敏不信時你回去細訪可知兩村拍案笑道怪道這女孛生讀四書中有敏字皆念作密字每村字如是寫字遇着敏字又減一二筆我心中有此疑惑今听你說的是為此無疑矣怪道我這女孛生言語舉止另是一樣不与近日女子相同度其母必不凡方得其女今知為榮府之孫又不足罕矣可傷上月竟亡故了子與嘆道姊妹四个这一个是極小

的又沒了長一輩的姊妹一个也沒了只看這小一輩的將來之東床如何呢  
雨村道正是方纔說這政公已有啣玉之兒又有長子所遺一个弱孫這赦老  
竟無一个不成子與道政公既有玉兒之後其妾又生了一个到不知其好只  
眼前現有二子一孫却不知將來如何若問那赦公也有二子長名賈璉今已  
二十來往了親上作親娶的就是政老爹夫人王氏之內姪女今已娶了二年  
這位璉爺身上現獨的是个同知也是不肯讀書于世路上好机變言談去的  
所以如今只在乃叔政老爺家住着帮省料理此家務誰知自娶了他令夫人  
之後到上下無一人不稱頌他夫人的璉爺倒退了一射之地說模樣又極標  
致言談又乘利心机又極深細竟是个男人萬不及一的雨村听了笑道可知  
我前言不謬你我方纔所說的这几个人都只怕是那正邪兩賊而來一路之

人未可知也子與道邪也罷正也罷只顧算別人家的賬你也吃一盃酒絕好  
雨村道正是只顧說話竟多吃了几杯子與笑道說着別人家的閒話正好下  
酒即多吃几盃何妨雨村向窗外看道天也晚了仔細關了城我們漫的再  
進城再談未為不可于是二人起身筭還酒賬方欲走時又听得後面有人叫  
道雨村兄恭喜了特來報个喜信的雨村忙回頭看時



# 石頭記

## 第三回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回

賈雨村當緣復舊職

林黛玉拋父進都京

却說雨村忙回頭看時不是別人乃是當日同僚一案叅革的号張如圭者他本係此地人革後家居今打听得都中奏准起復旧員之信他便四下里尋情找門路忽遇見雨村故忙道喜二人見了禮張如圭便將此信告訴雨村自是歡喜忙的叙了兩句遂作別各自回家冷子興听得此言便忙獻計令雨村央煩林如海轉向都中去央煩賈政雨村領其意作別回至館中忙尋邸報看真確了次日面謀之如海道天緣湊巧因賤荆去世都中家岳母念及小女無人依傍教育前已遣了男女船支來接因小女未曾大痊故未及行

此刻正思向蒙訓教之恩未經酬報遇此機會豈有不盡心圖報之理但請放心弟已預為籌畫至此已修下荐書一封轉託內兄務為周全協在方可稍盡弟之鄙誠即有所費用之例弟于內家信中已註明白亦不勞尊兄多慮矣兩村一面打恭謝不釋口一面又問不知令親大人現居何處只怕晚生忙率不敢驟然入都干瀆如海笑道若論舍親與尊兄猶係同譜乃榮公之孫大內兄現襲一等將軍名赦字恩侯二內兄名政字存周現任工部員外郎其為人謙恭厚道大有祖父遺風非膏粱輕薄仕宦之流故弟方致書煩托否則不但有污尊兄之清操即弟亦不屑為矣兩村听了心下方信了昨日子與之言于是又謝了林如海乃說已擇了出月初二日小女入都尊兄即同路而往豈不兩便兩村唯唯听命心中十分得意如海遂打点礼物並餞行之事兩村一一

領了那女孝生代玉身體又愈原忍棄父而往無奈他外祖母致意務去且兼在如海說汝父年將半百再無續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極小上無親母教養下無姊妹兄弟扶持今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去正好減我顧盼之憂何反云不往代玉听了方洒泪拜別隨了奶娘及榮府几个老婦人登舟而去兩村另有一支船帶两个小童依附代玉而行有日到了都中進入神京兩村先整了衣冠帶了小童拿着宗侄的名帖至榮府的門前投了彼時賈政已看了妹丈之書即忙入相會見兩村相貌魁偉言語不俗且這賈政最喜讀書人礼矣下士濟弱扶危大有祖風况又係妹丈致意因此優待兩村更又不同便竭力內中協助題奏之日輕一謀了一个復職候缺不上两个月金陵天應府缺出便謀補了此缺拜辞了賈政擇日上任去了不在話下且說代玉自那日棄舟登

岸時便有榮國府打發了轎子並拉行李的車輛久候了這林黛玉常听得母親說過他外祖母家與別家不同他近日所見的這凡爾三等的僕婦吃穿用度已是不凡了何況今至其家因此步：留心時，在意不肯輕易多說一句話多行一步路惟恐被人恥笑了他去自上了轎進入城中從紗窗(2)外賄了一賄其街市之繁華人烟之阜盛自與別處不同又行半日忽見街北蹲着兩個大石獅子三間獸頭大門，前列坐着十來個華冠麗服之人正門却不開只有東西兩角門有人出入正門之上有一匾，上大書勅造寧國府五個大字黛玉想道這外祖必是之長房了想着又往西行不多遠照樣也是三間大門方是榮國府了却不進正門只進了西邊角門那轎夫抬進去走了一射之地將轉彎時便歇下退出去了後面的婆子們已都下了轎趕上前來另換了三四

個衣帽週全十七八歲的小廝上來復抬起轎子衆婆子在步下圍隨至一垂花門落下衆小廝退出衆婆子來打起轎簾扶代玉下轎林代玉扶着婆子的手進了垂花門兩邊是超手遊廊當中是串堂當地放着一個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插屏小小的三間廝，後就是後面的正房大院正面五間上房皆雕梁畫棟兩邊穿山遊廊廂房掛着各色鸚鵡畫眉等雀台磯之上坐着几个穿紅着綠的了頭一見他們來了便忙都笑迎上來了說剛纔老太，還念呢可巧就來了于是三四人爭着打起簾籠一面听得人回話林姑娘到了代玉方進入房時只見两个人挽着一位鬢髮如銀的老母迎上來代玉便知是他外祖母方欲拜見時早被他外祖母一把接懷中心肝兒肉叫着大哭起來當下地下侍立之人無不掩面涕泣代玉也哭个不住一时衆人漫，解勸住了

代玉方拜見了外祖<sup>母</sup>此即冷子與所云之史氏太君賈赦賈政之母也當下賈母一一指與代玉這是你大舅母這是你二舅母這是你先珠大哥的媳婦珠大嫂<sup>子</sup>代玉一一拜見過賈母又說請姑娘們來今日遠客纔來可以不必上李去了衆人答應了一聲便去了兩個不一時只見三個奶嫗：並五六个了環撮擁着三個姊妹來了第一個肌膚微豐合中身材腮凝新荔鼻膩鵝脂溫柔沉<sup>默</sup>點現之可親第二個削肩細腰長挑身材鵝蛋臉面俊眼修眉頰盼神飛文彩精華見之忘俗第三個身量未足形容尚小其釵環裙襖三人皆是一樣的粧飾代玉忙起身迎上來見禮互相廝認過大家歸了坐了嬖們斟上茶來不過說些代玉之母如何得病如何請醫服藥如何送死發喪不免賈母又傷感起來因說這些兒女所疼者獨有你母今日一旦先捨我而去連面也不能一

見今見了你我怎不傷心說着接了代玉在懷嗚咽起來衆人忙都寬慰解釋方畧：止住衆人見代玉年貌虽小其奉止言談不俗身体面龐虽怯弱不勝却有一段自然的風流態度便知他有不足之症因問常服何藥如何不急為療治代玉道我自來是如此從會吃飲食時便吃藥到今日未斷請了多少名醫修方配藥皆不見效那一年我三歲時听得說來了一個癩頭和尚說要化我去出家我父固是不從他又說既捨不得他只怕他的一生也不能好的了要好時除非從此以後摠不說許見哭声除父母之外凡有外姓親友之人一槩不見方可平安了此一世癩：癩：說了這些不經之談也沒人理他如今還是吃人參養榮丸賈母道正好我這里正配丸藥呢叫他們多配一料就是一語未了只听後院中有人笑声說我來遲了不曾迎接遠客代玉納罕道

這些人个，皆斂声屏氣恭肅嚴整如此。這來者係誰？這樣放誕無礼，心下想時，只見一群媳婦了，好圍擁着一个人，從後房門進來。這個人打扮与眾姑娘不同，彩袖輝煌，恍若神妃仙子。頭上帶着金絲八宝攢珠髻，縵着朝陽五鳳挂珠釵，頂上戴着赤金盤螭瓔珞圈，裙邊繫着綠色宮絳，雙衡皆玫瑰珮。身上穿着縷金百蝶穿大紅洋緞窄袖外罩五彩刻絲石青銀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綢裙。一雙丹鳳三角眼，兩灣柳葉掉稍眉，身量苗條，体格風騷，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啓笑先開。代玉連起身接見賈母，笑道：「你不認得他，是我們這裡有名的一潑皮破落戶兒，南省俗謂作辣子，你只叫他鳳辣子，就是代玉正沒見也。不知以何称呼，只見眾姊妹都忙告訴他道：「這是種二嬖子，代玉三豈不曾聽見母親說过大舅賈赦之子賈璉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之內姪女，自幼假充男



兒教養的孝名王熙鳳代玉忙陪笑見禮以嫂呼之這熙鳳攜着代玉的手上下細細打諒了一回仍送至賈母身邊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這樣標致的人物我今兒纔見了況且這通身的氣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孫兒竟是個嫡親的孫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口頭心頭一時不忘只可怜我这妹：這樣命苦怎麼姑媽偏就去世了說着便用帕拭泪賈母笑道我統好了你到來招我你妹：遠路纔來身子又弱也總功住了快再<sup>休</sup>題前話這熙鳳听了忙轉悲為喜道正道是呢我一見了妹：一心都在他身上又是喜歡又是傷心竟忘記了老祖宗該打：又忙攜代玉之手問妹：几歲了可也上過孝現吃什麼藥在這裡不要想家想要什麼吃的什麼頑的只管告訴我頭老婆們不好了也只管告訴我一面又問婆子們林姑娘的行李東西可搬進來代了

人來你們趕早打掃兩間下房讓他們去歇，說話時已擺了茶菓上來，熙鳳親為捧茶捧菓，又見二舅母問他月錢放過了不曾，熙鳳道月錢也放完了，纔剛代着人到後樓上找緞子，找了這半日也並沒有見，昨日太也說的那樣想，是太也記錯了。王夫人道有沒有什麼要緊，因又說道該隨手拿出兩個來給你這妹，去裁衣裳的等晚上想着叫人再去拿罷，可別忘了。熙鳳道這道是我先料着了，知道妹，不過這兩日到，我已預備下了。等太回去過了，目好送來。王夫人一笑點頭不語。當下茶菓已撤，賈母命兩個老嫗，代了代玉去見兩舅母。舅母時賈赦之妻邢氏忙亦起身，笑道正是呢，你也去罷，不必過來了。邢夫人答應了一聲，是字遂代王與王夫人作辭，大家送至穿堂前，出了垂花門，早有衆小廝們拉過一輛翠幄青紬車，邢夫人攜了代玉坐在上。

面衆婆子們放下車簾方命小廝們抬起拉至寬處方駕上馴騾亦出了西角門往東過榮府正門便入一黑油大門中至儀門前方下來衆小廝退出方打起車簾邢夫人揜着代玉的手進入院中代玉度其房屋院宇必是榮府中花園隔斷過來的進入三層儀門果見正房廂廡遊廊悉皆小巧別致不似方總那边軒峻壯麗且院中隨處之樹木山石皆在一時進入正室早有許多盛妝麗服之姬妾了姪迎着邢夫人讓代玉坐了一面命人到外面書房去請賈赦一時人來回話說老爺說了連日身上不好見了姑娘彼此到傷心暫且不忍相見劝姑娘不要傷心想家跟着老太太、合舅母即同家裡一樣姊妹們魚拙大家一處伴着亦可以解些煩悶或有委屈之處只管說得不要外道總是代玉忙站起来一一听了再坐一刻便告辞邢夫人苦留吃过晚飯去代玉笑回道

舅母愛惜賜飯原不<sup>應</sup>辭只是還要過去拜見二舅；恐領<sup>了</sup>賜去恭異日再領未為不可望旧母容量邢夫人听說笑道這到是了遂另<sup>令</sup>兩三個嫗；用方纜的車好<sup>座</sup>送了过去于是代玉告辭邢夫人送至儀門前又囑咐了眾人几句眼看着車去了方回來一时代玉進了榮府下了車衆嫗；引着便往東轉灣穿過一個東西的穿堂向南大所之後儀門內大院落上面五間大正房兩邊廂房鹿頂耳房鎖山四通八達軒昂壯麗比賈母處不同代玉便知這方是正緊正內室一條大甬路直接出大門的進入堂屋中抬頭迎面先看見一個赤金九龍青地大匾；上寫着斗大的三個大字是榮禧堂後有一行小字某年日月書賜榮國公賈源又有萬幾宸翰之宝大紫檀雕螭案上設着三尺來高青綠古銅鼎懸着待漏隨朝墨龍大畫一邊是雌金彝一邊是玻璃盞<sup>座</sup>地下兩

溜十六張楠木交椅又有一付對聯乃烏木聯匾廂着鑿銀的字跡道是

座上珠璣昭日月

堂前黼黻煥烟霞

下面一行小字道是同鄉世教弟勳襲東安郡王穆蔭拜手書原來王夫人時常居坐宴息亦不在這正室只在這正室東邊的三間耳房內于是老妣引代玉進東房門來臨窻大炕猩紅洋麪正面設着大紅金錢蟒靠背石青金錢蟒引枕秋香色金錢蟒大條褥兩邊設一對梅花式樣添小几左邊几上文王鼎匙箸香盒右邊几上汝窑美人觚內插着時鮮花艸並茗盃痰盒等物地下面西一溜四張椅上都搭着銀紅撒花椅搭底下四付脚踏椅之兩邊也有一對高几：上茗盃瓶花俱備其餘陳設自不必細說老妣們讓代玉炕上坐炕沿上却有兩個錦褥對設代玉度其位次便不上炕只向東邊上椅子坐了

本房內的丫环捧上茶來代玉一面吃茶一面打諒這些丫环們粧飾衣裙  
牽止行動果亦與別家不同茶未吃了只見一个穿紅綾襖青緞捏牙背心的  
一个丫环走來笑說道太：說請林姑娘到那邊坐罷老嫗：听了于是又引  
代玉出來到了東廊三間小正房內正房炕上橫設一張炕桌：上磊着書籍  
茶具靠東壁面西設着半旧的青緞靠背引枕王夫人却坐在西邊下首亦是  
半旧的青緞靠背坐褥見代玉來了便往東讓代玉心中料定這是賈政之位  
因見挨炕一溜三張椅子上也搭着半旧的彈墨椅袱代玉便向椅上坐了王  
夫人再四攜他上炕他方挨王夫人坐了王夫人因說你舅：今日齋戒去了  
再見罷只是有一句話囑咐你：三个姊妹到都極好以後一處念書認字學  
針線或是偶一頑笑都有保護的但我不放心的最是一件我有一个孽根禍

胎是家里的混世魔王今日因庙裡還愿去了尚尚来晚間你看見便知了你  
只以後不要採他你這些姊妹都不敢沾惹他的代玉亦常听得母親說過二  
舅母生的有个表兄乃啣玉而誕頑劣異常極惡讀書最喜在内幃廝混外祖  
又極溺愛無人敢管今見王夫人如此說便知說的是这表兄了因陪笑道曰  
母親的可是啣玉所生的这位哥；在家時亦曾聽見母親常說這位哥；比  
我大一歲小名就喚宝主魚極憨頑說在姊妹情中極好的况我来了自然只  
和姊妹同處兄弟們自是別院另室的豈得去沾惹之礼王夫人笑道你不知  
道原故他與他人不同自幼因老太；疼愛係同姊妹們原一处教養慣了的  
若姊妹們有日不理他；到还安静些總然他没趣不过出了二門背地里拿  
着他两个小優兒出氣咕唧一會子就完了若這一日姊妹們和他多說一句

話他心裡一樂便生出多少事來所以囑咐你別採他，嘴里一時甜言蜜語一時有天無日一時又痴，傻，只休信他代玉一一的都答覆着只見一个了却又回老太，那里傳晚飯了王夫人忙携代玉從後房門由後廊往西出了角門是一條南北寬夾道南邊是到座三間小，的抱厦所北邊立着一个粉油大映壁後有一半大門小，一所房室王夫人笑指向代玉道這是你鳳姐，的屋子回來你好往这里找他來少什麼東西你只管和他說就是了這院門上也有四五個絕搥角的小厮都垂手侍立王夫人遂携代玉穿过一个東西穿堂便是賈母的後院了于是進入後房門已有多人在此伺候見王夫人來了方安設桌椅賈珠之妻李氏捧飯熙鳳安著王夫人進羹賈母正面榻上独坐兩邊四張空椅熙鳳忙拉了代玉在左边第一張椅上坐了代玉十分推



讓賈母笑道你旧母你嫂子們不在這里吃飯你是客原應如此坐的代玉方告了坐了賈母命王夫人坐了迎春姊妹三丫告了坐方上來迎春便坐右手第一探春坐第二惜春就坐左手在春第二傍边丫執着拂塵漱盂巾帕李鳳二人立于案傍佈讓外間伺候之媳婦丫多却連一聲咳嗽不聞寂然飯畢各有了奴用小茶盤捧上茶來當日林如海教女以惜福養身云飯後務待飯粒噉盡过一时再吃茶方不傷脾胃今代玉見了這里許多事情不合家中之式不得不隨的少不得一一改过来因而接了茶早見人又捧过嗽盂來代玉也照樣漱了口盥手畢又捧上茶來這方是吃的茶賈母便說你們去罷讓我們自在說話兒王夫人听了忙起身又說了兩句閒話方引鳳李二人去了賈母因問代玉念何書代玉道只剛念了四書代玉又問姊妹們讀何書賈母道讀

的是什麼書不過是認得兩個字不是睜眼的瞎子罷了一語未了只听外面一陣脚步响了进来笑道宝来了代玉心中正疑惑着这个宝玉不知是怎样了憊想人物朦朧頑童到不見那蠢物也罢了心中想着忽見了好話未報完已進來了一位年輕的公子頭上帶着束髮散紫金冠齊眉勒着二龍搶珠金抹額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束着五彩系攢花結長穗宮絛外罩石青起花八團倭緞排穗褂登着青緞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晚之花鬢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垂怒時而若笑即瞋視而有情項上金螭瓔珞又有一根五色系絛繫着一塊美玉代玉一見便吃一大驚心下想道這生奇怪到像在那裡見過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只見這宝玉向賈母請了安賈母便命去見你娘来宝玉即轉身去了一时回來再看已換

了冠帶頭上週圍一轉的短髮都結成小辮紅系結束共攢至頂中胎髮總辮  
 一根大辮如漆黑亮從頂至稍一串四顆大珠用金八宝墜角身上穿首銀紅  
 撒花半旧大襖仍舊戴首項圈宝玉寄名鎖護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花撒花  
 綾褲腿錦边彈墨襪厚底大紅鞋越顯得面如敷粉唇若施脂轉盼多情語言  
 常笑天然一段風騷全在眉稍半生萬種情思恁堆眼角看其外貌最卽好却  
 唯知其底細後人有西江月二詞批宝玉極恰其詞曰

無故尋愁覓恨 有時似傻如狂 搃然生得好皮囊 腹內原來草莽 潦  
 倒不通世務 愚頑怕讀文章 行為偏僻性乖張 那管世人誹謗 富貴  
 不知樂業 貧窮能耐淒涼 可憐辜負好韶光 於國於家無望 天下無  
 能第一 古今不肖無雙 寄言紈褲與膏粱 莫笑此兒形狀

賈母因笑道外客未見就脫了衣裳還不去見你妹：寶玉早已看見多了一個姊妹便料定是林姑媽之女忙來作揖廝見畢歸坐細看形容與眾各別兩灣半蹙顰眉一对多情杏眼態生兩靨之愁嬌襲一身之病淚光点，娇喘微微閑靜時如<sup>皎</sup>光<sup>皎</sup>照水行動時似弱柳扶風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宝玉看罢因笑道這个妹：我曾見过的賈母笑道可又是胡說你又何曾見過他宝玉笑道虽然未曾見過他然我看着面善心裏就算是旧相識今日只作遠別重逢亦未為不可賈母笑道更好<sup>胡說了你</sup>的坐下又<sup>罷</sup>細<sup>罷</sup>：打量一番因問妹：可曾讀書代玉道不曾讀只上了一年學此須認得几个字宝玉又道妹妹尊名是那两个字代玉便說了名<sup>字</sup>宝玉又問表号代玉道無字宝玉笑道我送妹：一妙字莫若顰二字極妙探春便問何出宝玉道古今人物通考上

說西方有石名代可代画眉之墨况这林妹：眉尖若蹙用取这两个字豈不  
两妙探春笑道只恐又是你的杜撰宝玉笑道除四書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  
是杜撰不成又問代玉可也有玉沒有衆人不解其語代玉便忖度着因他有  
玉故問我有也無因答道我没有那尔想来那玉是一件罕物豈能人人有的  
宝玉听了登时發作起痴狂病来摘下那玉就恨命摔去罵道什么罕物連人  
之高底不擇还說通灵不通灵呢我也不不要這劳什子了嚇的衆人一擁争去  
拾玉賈母急的接了宝玉道孽障你生氣要打罵人容易何苦摔那根子<sup>命</sup>宝玉  
滿面泪痕泣道家里姐：妹：都沒有单我有我說沒趣如今来了这們一个  
神仙似的妹：也沒有可知这不是个好东西賈母忙哄他道你这妹：原有  
这个来的因你姑媽去世时捨不得你妹：無法处只將他的玉帶了去了一

一則全殉葬之理進你妹；之孝心二則你姑媽之靈亦可權作見了女兒之意因此他只說沒有这个不便自己誇張之意你如今怎比得他还不好生慎重帶上仔細你娘知道了說着便向了奴手中接來親与他代上宝玉听如此說想一想大有情理也就不生別論了當下奶娘來請問代玉之房舍賈母說今將宝玉挪出來同我在套間暖閣兒裡把你林姑娘暫安置碧紗厨里等過了殘冬春天再與他們收拾房屋另作一番安置罢宝玉道好祖宗我就在碧紗厨外之床上狠妥當何必又出來鬧的老祖宗不得安靜賈母想了一想說罢哩每人一个奶娘並一个丫頭照管餘者在外間上夜听喚一面早有鳳凰命人送了一頂藕合色花帳並几件錦被緞褥之類代玉只代了两个人來一个自是自幼奶娘王嫫、一个是十歲的小丫頭亦是自幼隨身的名喚作雪雁

賈母見雪雁甚小一團孩氣王嫺：又極老料代玉皆不遂心省力的便將自  
 己身邊的一个二等丫頭名喚鸚哥者与了代玉外亦如迎春等例每人除自  
 幼乳母外另有四个教嫺：老除貼身掌管釵釧盥沐两个丫頭外另有五六个洒  
 掃房屋来往使役的小丫頭当下王嫺与鸚哥陪侍代玉在碧紗厨内宝玉之  
 乳母李嬭：並大了奶名喚襲人者陪侍在外大床上原来这襲人亦是賈母  
 之婢本名珍珠賈母因溺愛宝玉生恐宝玉之婢無竭力盡忠之人素喜襲人  
 心地純良克盡職任遂与了宝玉：因知他本姓花又曾見旧人詩句上有  
 花氣襲人之句遂回明賈母更名襲人这襲人亦有此痴處伏侍賈母時心中  
只有一了賈母如今服侍宝玉他心中眼中  
 眼中又只有一了宝玉只因宝玉性情乖僻每規諫宝玉心中着實愛護是  
 晚宝玉李嬭：已睡了他見里面代玉和鸚哥犹未安息他自卸了粧悄：進

來笑問姑娘怎還<sup>麼</sup>不安息代玉忙讓姐請坐襲人在床沿上坐鸞<sup>下</sup>哥笑道林姑娘正在這里傷<sup>心</sup>已淌眼抹泪的說今兒終來就惹出你家哥兒的狂病倘或摔坏<sup>了</sup>那玉豈不是因我之過因此便傷心我好不容易功好了襲人道姑娘快休如此將來只怕比這<sup>了</sup>更奇怪的笑話兒還有呢若為他這種行止你多心傷感只怕你傷感不了呢快別多心代玉道姐們說的我記着就是了究竟那玉不知是怎<sup>麼</sup>來歷上面還有字跡襲人道連一家子也不知來歷上頭還有現成的眼兒听得說落草時是從他口裡掏出來的等我拿來你看知便代玉忙止道罢了此刻夜深明日再看也不遲大家又叙了一回方纔安歇次日起來省過賈母因往王夫人處來正值王夫人与熙鳳在一家拆金陵來的書信看又有王夫人之兄嫂處遣了兩<sup>了</sup>媳婦來說話的代玉雖不知原委探春



等却都曉得這議論金陵城中所居的薛家姨母之子姨表兄薛蟠仗財仗勢  
打死人命現在應天府案下審理如今母舅王子騰得了信息故遣他家內的  
人來告訴這邊意欲喚取進京之意



石頭記  
第四回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蘆僧亂判葫蘆案

却說代玉同姊妹們至王夫人与兄嫂處來時便計議家務又說姨母家遭人命官司等語因見王夫人事情冗雜姊妹們遂出來至寡嫂李氏房中來了原來這李氏即賈珠之妻珠夭亡幸存一子取名賈蘭今方五歲已入李攻書這李氏亦係金陵名宦之女父名李守中曾為國子監祭酒族中男女無有不誦詩讀書者至李守中承繼以來便說女子無才便有德故生了李氏時便不十分令其讀書只不過將些女四書烈女傳賢媛集等三四種書使他認得几个字記得前朝這几个賢女便罢了却只以紡績井臼為業因取名為李紈字

官裁因此這李紈無青春喪偶居家處膏粱錦綉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槩  
不見無聞無惟知侍親養子外則陪侍小姑等針黹通誦詩而已今代玉雖客寄于  
斯日有這般姑嫂相伴除老父餘外者也都無庸慮及了如今且說兩村目補  
授了應天府一下馬就有一件人命官司詳至案下乃是兩家爭買一婢各不  
相讓以至毆傷人命彼時兩村即提原告之人來審那原告道被毆死者乃小  
人之主人因那日買了一個丫頭不想是拐子所拐來賣的這拐子先已得了  
我家的銀子我家小爺原說第三日方是好日子再接入門這拐子便又悄悄  
的賣與薛家被我們知道了去我拿賣主奪取了頭無奈薛家原係金陵一霸  
倚財仗勢家衆家奴將我小主人竟打死了函身主僕已皆逃走無影無踪只剩  
了几个局外之人小人告了一年的狀竟無人作主望大老爺拘拿凶犯以救

孤寡死者感代天恩不盡兩村轉了大怒道豈有這樣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  
白的走了再拿不來的因發簽差公人立刻將凶犯族中人拿來拷問令他們  
寔供藏在何處一面再動海捕文書未發簽時只見案邊立的一個門子使眼  
色兒不令他發簽之意兩村心下甚為疑怪只得停了手即時退堂至客室侍  
從皆退去只留門子扶持這門子忙上來請安笑問老爺一向加官進祿八九  
年來就忘了我了兩村道却十分面善得緊只是一時想不起来那門子笑道  
老爺真是貴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記當年葫蘆廟裡之事兩村听  
了如雷震一驚方想起往事原來這門子本是葫蘆廟內一个小沙弥因被火  
之後無處安身欲投別廟去修行又耐不得清涼景况因想這件生意到還輕  
省熱鬧遂趁年紀蓄了髮充了門子兩村那裡料得是他便忙攜手笑道原來

是故人又讓坐了好談這門子不敢坐兩村笑道貧賤之交不可忘你我故人也二則此係私室既欲長談豈有不坐之理這門子所說方告了坐斜邊省坐了兩村因問方終何故不令發簽之故用意這門子道老爺既榮任到這一省難道就沒抄一本本省護官符來不成兩村忙問何為護官符我竟不知門子道這還了得連个這不知怎能作得長遠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單上面寫的是本省最有權有勢極富極貴的大鄉紳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時觸犯了這樣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連性命還保不成呢所以綽号叫作護官符方才所說的這薛家老爺如何惹得他：这件官司並無難斷之處皆因都碍着情分面上所以如此一面說一面從順袋中取出一張抄寫的護官符來遞與兩村看時上面皆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諺俗口碑其口碑排寫得明白



其下面所註的皆是自始祖官爵並房次石頭亦曾抄寫了一張今掘石上所抄云

賈不假 白玉為堂金作馬

阿房宮 三百里 住不下金陵一個史

東海缺少白玉床 龍王來請金陵王

豐年好大雪 珍珠如土金如鐵

兩村猶未看完忽聽傳點人報王老爺來拜雨村聽說忙具衣冠出去迎接有  
頓飯工夫方回來細問這門子這四家皆連絡有親一損皆損一榮皆榮扶持  
遮飾俱有照应的應今告打死人之薛就係豐年大雪之雪也不單告送三家他  
的世交親友在都在外者本亦不少老爺如今拿誰去雨村听如此說便笑問

門子道如你這樣說來却怎了結此案你大約也深知這凶犯躲的方向了  
門子笑道不瞞老爺說不但這凶犯躲的方向我知道一併這拐賣之人我也  
知道死鬼買主也深知待我細說與老爺听這个被打之死鬼乃是本地一  
个小鄉紳之子名喚達淵自幼父母早亡又無兄弟只他一个人守着些薄產  
过日子長到十八九歲上酷愛男風最厭女子這也是前生冤孽奇巧遇見這  
拐子賣了頭他便一眼看上了這了頭立意買來作妾立誓再不交結男子也  
不再娶第二了所以三日後方過門誰曉這拐子又偷賣與薛家他意欲撻  
了兩家的銀子再逃往他省誰知又不曾走脫兩家拿住打了个臭死都不肯  
收銀只要領人那薛家公子豈是讓人的使喝有手下人一打將馮公子打了  
稀爛抬回家去三日死了這薛公子原是早已擇定日子上京去的頭起身兩

日前就偶然遇見這了頭意欲買了就進京的誰知鬧出這事來就打了馮公子奪了了頭他便沒事人一般只管代了家眷走他的路他這里自有弟兄奴僕在此料理也非並為此些：小事值得他一逃走的這且別說老爺你當被買之了頭是誰兩村道我如何得知門子冷笑道這人真來還是老爺的大恩人呢他就是葫蘆廟旁住的甄老爺的小姐名喚菊英的兩村罕然道原來就是他聞得養至五歲被人拐去却如今纔來賣呢門子道這一種拐子單管偷拐五六歲的兒女養在一個僻靜之處到十一二歲度其容貌帶至他鄉轉賣當日這菊英我們天：哄他玩耍自然得隔了七八年如今十二三歲的光景其模樣雖然出脫得齊整好此然大槩相貌自是不改熟人也認自然得況且他眉心中原有米粒大小的一點胭脂記從胎里帶來的所以我却認得偏生這拐子又租了

我的房舍居住那日拐子不在家我也曾問他：是被拐子打怕了的萬敢說  
只說拐子係他親爹因無錢償債故賣他我又哄再四他又哭了只說我不記  
得小時之事這可無疑了那日馮公子相看了免了銀子拐子醉了他自嘆道  
我今日醉孽可滿了後又聽見馮公子令三日之後過門他又轉有憂愁之態  
找又不認其形等拐子出去又命內人去解釋他這馮公子必待好日期來接  
可知必不以了坏相看况他是個絕風流人品家里頗過得習素又最厭惡堂  
客今竟破價買你後事不言可知只耐得三兩日何必憂悶他听如此說方終  
畧解憂悶自為恨此得所誰料天下竟有這等不如意事第二日他便又賣與  
薛家若賣與第二個人还好這薛公子的混名人稱欽霸王最是天下第一  
弄性尚氣的人而且使錢如土遂打了個落花流水生拖死拽把個英菊拖去

如今也不知死活這馮公子空喜一場一念未遂花了錢送了命豈不可嘆兩村听了亦嘆道這也是他們的孽障遭遇亦非偶然不然這馮淵如何偏只看了這菊英了拐子這几年折磨才得了个頭路且又是个多情的若能聚合了到是件美事偏又生出這段事來這薛家懋比馮淵富貴想其為人自然姬妾中多淫佚無度未必及馮淵之情于一人者這正是夢幻情緣恰遇一对薄命兒女且不要議論他人只目今這官司如何剖斷總好門子笑道老爺当年何其明決今日何反成了个沒主意的人了小的聞得老爺補陞此任亦係賈府王府之力此薛蟠即賈府之親老爺何不順水行舟作个整人情將此案了結日後也好去見賈府王府兩村道你說的何嘗不是但是關係人命蒙皇上隆恩起復委用寔是重生再造正当殫心竭力圖報之時豈可因私而廢法是

我寔不能忍為者門子听了冷笑道老爺說的何嘗不是大道理但只是如今世上立行不去的豈不聞古人有云大丈夫相时而動又曰趨吉避凶者為君子依老爺這一說不但不能報効朝廷亦且自身不保還要三思為要兩村低了半日頭方說道依怎麼樣門子道小人已想了一個極好的主意在此老爺明日坐堂只管虛張聲勢動文書發簽拿人原元自然是拿不來的原告固是定要将薛家族中及奴僕人等拿几个來拷問小的在暗中調停令他們報个暴病身亡令族中及地方上共遞一張保呈老爺只說善能扶鸞請仙堂上設下乩壇令軍民人等只管來看乩仙批了死者馮淵与薛蟠原因素孽相逢今挾路既遇原應成了結薛蟠今已得了無名之病被馮魂追索已死其禍皆因拐子某人而起拐之人原係某鄉某姓人氏按法處治餘不略及等語小人暗中囑

托拐子令其寔指眾人見此仙批語與拐子相符餘者自然也都不虛了薛家有的是錢老爺斷一千也可五百也可與馮家作燒埋之費那馮家無有甚要緊的人不過為的是錢見有了這個銀子想來也就無話了老爺細想此計如何雨村笑道不妥：「等我再斟酌：」或可厭服口聲二人計議天色已晚別無話說至次坐堂勾取一<sup>應</sup>有名人犯兩村詳加審問果見馮家人口稀疎不過賴此欲多得些燒埋之費薛家仗勢倚情偏不相讓故致顛倒未決兩村便徇情<sup>周</sup>法胡乱判斷了此案馮家得了許多燒埋銀子也就無甚話說了雨村斷了此案急忙作書信二封與賈政並京營節度使王子騰不過說令甥之事已完不必過慮等語此事皆由葫廟內之沙弥新門子所出雨村又恐他對人說出當日貧賤時的事來因此心中大不樂業後來到底尋了个不是遠：

的充發了当下言不着兩村且說那買英菊打死馮淵的薛公子亦係金陵人氏本是書香繼世之家只是如今這薛公子幼年喪父寡母又憐他是個獨根孤種未免溺愛縱容遂至老大無成且家中有百萬之富現領有內帑錢糧採辦雜料這薛公子孝名薛蟠字表文起五歲性情奢侈言語傲慢也上過孝畧識几字終日惟有鬪鷄走馬遊山玩水而已雖是皇商一應經濟世事全然不知不過賴父之旧情分戶部掛虛名支領錢糧其餘事體自有夥計老人家等措辦寡母王氏乃現任京營節使王子騰之妹與榮國府賈政的夫人王氏是一母所生的姊妹今年方四十上下年紀只有薛蟠一子還有一女比薛蟠小兩歲乳名寶釵生得肌膚瑩潤奉止嫻雅當日有他父親在日酷愛此女令其讀書識字較之乃兄竟高過十倍自父親死後見哥不能依貼母懷他便



不以書字為事，口省心針黹家計等事，好為母親分憂解勞。近因今上崇詩尚禮，徵採才能，降不世出之隆恩，除聘選妃嬪外，在仕宦名家之女，皆親名達部以備選。為公郡主入李陪侍，充為才人，贊善之職。二則自薛蟠父親死後，各省中所有的買賣承局，總管夥計人等，見薛蟠年輕不諳世事，便趁時拐騙起來。京都中凡處生意，漸亦消耗。薛蟠素聞得都中乃第一繁華之地，正思一遊，更趁此機會，一為送妹待選，二為望親，三因親自入部銷差，日賍再計，新支其實為遊覽上國風光之意。因此早已就打點下行裝細軟，以及饋送親友各色土物人情等類，正擇日一定起身，不想偏遇見了拐子重賣英菊。薛蟠見英菊生得不俗，立意買他。又遇馮家來奪人，因恃強喝令手下豪奴將馮淵打死，他便將家中事務一，的囑托了族中人，並几个老家人，他便待了母妹，竟自起身。

長行去了人命官司一事他竟識為兒戲自為花上几个臭錢沒有不了的在路不記其日那日將入都時却又聞得母舅管轄着不能任意揮霍，偏如今又陞出去了可知天從人愿因和母親商議道偕們京中虽有几处房舍只是这十来年没人進京居住那看守的人未免偷省租賃与人須得先省几个人去打掃收拾才好他母親道何必如此招搖偕們這一進京原是先拜望親友或是在你舅家或是你姨爹家他兩家的房舍極是便宜的偕們先能省住下再慢慢的省人去收拾豈不消停些薛蟠道如今舅家正陞了外省去家里自然忙乱起身偕們这工夫一窩一拖的奔了去豈不沒眼色他母親道你舅家虽陞了去还有你姨爹家况这几年来你舅家姨娘家每帶信稍書接偕們来如今既来了你舅家虽忙自起身你舅家姨娘家未必不苦當我們

咱們且忙：收拾房屋豈不使人見怪你的意思我却知道守自旧：姨爹住  
省未免拘緊了你不如你各自住省好任意施為你及如此你自去挑所宅子  
去住我和你姨娘姊妹們別了这几年却要廝守几日我代了你妹子投你姨  
娘家去你道好不好薛蟠見母親如此說情知拗不過的只得吩咐人夫一路  
奔榮國府來那時王夫人已知薛蟠官司一事亏賈雨村維持了結才放了心  
又見哥陞了邊缺正愁又少了娘家的親戚來往更加寂寞过了几日忽家人  
傳報姨太太代了哥兒姐兒合家進京正在門外下車喜的王夫人忙代了女  
媳人等接出大所將薛姨媽等接了進去姊妹們暮年相會自不必說悲喜交  
集泣笑叙瀾一番忙又引了拜見賈母將人情土物各種酬獻了合家俱廝見  
過忙又治席接風薛蟠已拜見過賈政賈璉又引省煇見了賈赦賈珍等賈政

便使人上來對王夫人說姨太太已有了春秋外甥年輕不知世路在外住自恐有人生事咱們東北角上梨香院一所十來間房白空間着打掃了請姨太太和姐兒哥兒住了甚好王夫人未及留賈母也就遣人來說請姨太太就在這里住下大家親密些等語薛姨媽正要同居一處方可拘緊些兒若另住在外又恐縱性惹禍遂忙道謝應允又私與王夫人說明一應日費供給一概免却方是處常之法王夫人知他家不難于此遂亦從其愿從此後薛家母子就在梨香院住了原來這梨香院即當日榮公暮年養靜之所小巧約有十餘間房屋前所後舍俱全另有一門通街薛蟠家人就走此門出入西南有一角門通一夾道出夾道便是王夫人正房的東邊了每日或飯後或晚間薛姨媽便過來或與賈母閒談或與王夫人相叙日與代玉迎春姊妹等一處或看

書下碁或作針黹到也十分樂業只是薛蟠起初心原不欲賈宅居住者但恐姨父管的緊約料必不自在的無奈母親執意在此且宅中又十分殷勤苦苗只可暫且住下一面使人打掃出自己的房屋再移居過去的誰知自從在此住了不上一月的日期賈宅族中凡有的子姪俱已認熟了一半凡是那些統褲氣習者莫不喜与他來往今日會酒明日觀花甚至聚賭嫖娼漸無所不至引誘的薛蟠比當日更壞了十倍雖然賈政訓子有方治家有法一則族大人多照管不到這些二則現任族長乃是賈珍彼乃寧府長孫又現襲職凡族中事自有他掌管三則公私冗雜且素性瀟灑不以俗務為要每公暇之時不過看書消棋而已餘事多不介意況且這梨香院相隔兩層房舍又有街門另開任意可以出入所以這些子弟們竟可以放意暢懷的因此遂將移居之

念漸：打滅了

石頭記  
第五回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五回

遊幻境指迷十二釵

飲仙醪曲演紅樓夢

第四回中既將薛家母子在榮府內寄居等事略已表明此回則暫不能寫矣如今且說林黛玉自在榮府一來賈母萬般怜愛寢食起居一如宝玉迎春探春惜春三个親孫女到且靠後便是宝玉和黛玉二人之親蜜友愛處亦自覓別个不同日則同行同坐夜則同息同止真是言和意順略無參商不想如今忽然來了一个薛宝釵年歲虽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豐美人多謂黛玉所不及而且宝釵行為豁達随分從時不比黛玉孤高自許目無下塵故此黛玉大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小了頭子們亦多喜与宝釵去頑因此黛玉心中便

有此悒鬱不忿之意。寶釵却渾然不覺。那宝玉亦在孩提之間。况自天性所稟來的一片愚拙偏僻。視姊妹弟兄皆出一意。並無親疎遠近之別。其中因与代玉同随母賈一處坐卧故畧。与别个姊妹熟慣。此既熟慣。則更覺親密。既親密。則不免一时有求全之毀。不虞之隙。這日不知為何。他二人言語有些不合起來。代玉又氣的独在房中垂泪。宝玉又自悔言語冒撞。前去俯就。那代玉方漸的回轉來。因東边寧府中花園內梅花盛開。賈珍之妻尤氏乃治酒請賈母那夫人王夫人等賞花。是日先攜了賈蓉夫妻二人來。面請賈母等。早飯後過來。就在會芳園遊玩。先茶後酒。不過皆是寧榮二府女眷家宴小集。並無別樣新文趣事可記。一時宝玉倦怠欲睡。中賈母命人好生哄着。歇一回再來。賈蓉之妻秦氏便忙笑回道。我們这里有給宝叔叔拾下的屋子。老祖宗放心。只

管交与我就是了。又向宝玉的奶娘了，好等道：「姐，你们请宝叔随我。这里来。贾母素知秦氏是个极妥当的人，生得袅娜纤巧，行事又温柔和平，乃众姊妹中第一个得意之人。见他去安置宝玉，自是安稳的。当下秦氏引了一簇人，来至上房内间。宝玉抬头看见一付画贴在上面，画的人物固好，其故事煞然。圈也不看，係何人所画，心中便有些不快。又有一付对联，写的是：

世上洞明皆李罔

人情練達即文章

及看了這兩句，捻然室宇精美，鋪陳華麗，亦斷不肯在这里了。忙說快去。秦氏听了，笑道：「这里还不好，可往那里去呢？不然往我屋里去罢。」宝玉點頭微笑，有一个嬷嬷說道：「那里有个叔叔，往侄兒房里睡，竟的理。」秦氏笑道：「噯，不怕他惱，他能多大呢？就忌諱这些个。上月你没看見我那个兄弟来了，虽然

与宝叔同年两个人若站在一处只怕那尔还高些呢宝玉道我怎<sub>没</sub>见过你代他来我瞧：衆人笑道隔着二三十里往那里代去见的日子有呢說着大家来至秦氏房中刚至房門便有一股細：的甜香襲人来到宝玉竟得眼錫骨軟連說好香入房向壁上看时有唐伯虎画的海棠春睡圖两边有宋學士秦太虚寫的一付对聯其聯云

嫩寒鎖夢因春冷

芳氣籠人是酒香

案上設有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的宝鏡一边擺着飛燕立有舞过的金盤：内盛有安祿山擲过傷了太真乳的木屐上面設着寿昌公于含章殿下卧的榻懸的是同昌公主製的聯珠帳宝玉含笑連說这里好秦氏笑道我这屋子大約神仙也可以住得了說着親自展開了西子洗过的紗衾移了紅娘抱过

的妃枕于是衆奶母伏侍宝玉卧好款：散了只留襲人媚人晴雯麝月四了  
了。好為伴秦氏事便分咐小了。好們好生在廊簷下看自猫兒狗兒打架。那宝玉  
剛合上眼便惚惚的睡去。犹似秦氏在前。遂悠悠蕩蕩隨了秦氏至一所在。但  
見朱欄白石綠樹清溪。真是人迹希逢。飛塵不到。宝玉在夢中欢喜。想道：「这个  
去處有趣。我就在這里過一生。總然失了家。也愿意強如天。被父母師傅打  
呢。」正胡思之間。忽听山後有人作歌曰：

春夢隨雲散

飛花逐水流

寄言衆兒女

何必覓閒愁

宝玉听了是女子的声音。歌音未息。早见那边走出一个人来。蹁躑袅娜。端的  
与人不同。有賦為証

方離柳塢乍出桃房但行處鳥驚庭樹將到時影度迴廊袂乍飄兮聞麝蘭之  
馥郁荷衣欲動兮听环珮之鏗鏘靨笑春桃兮雲堆翠髻唇綻櫻顚兮描齒含  
香纖腰之楚：兮迴風舞雲珠翠之輝：兮滿額鵝黃出沒花間兮宜嗔宜喜  
徘徊池上兮若飛若揚蛾眉頻笑兮將言而未語蓮步乍移兮待止而欲行美  
彼之良質兮冰清玉潤慕彼之華服兮烟灼文章愛彼之貌容兮香瑤玉琢美  
彼之態度鳳翥龍翔其素若何春梅綻雪其潔若何秋蘭被霜其靜何松生空  
谷其艷若何霞映池塘其文若何龍遊曲沿其神若何月射寒江應漸西子寔  
愧王媵奇矣哉生于孰地來自何方信矣乎瑤池不二紫府無雙果何人哉如  
斯之美也

宝玉見是一了仙姑喜的忙來作揖問道神仙姐姐，不知從那里來如今要往

那里去也不知这是何处望乞攜帶；那仙姑笑道吾居離恨天之上灌愁  
海之中乃放春嶽遣香洞太虛幻境警幻仙姑是也司人間風情月債掌塵世  
之女怨男痴因近來風流冤孽纏綿于此處是以前未訪放察机会佈散相思今  
忽与尔相逢亦非偶然此離吾境不遠別無地物也僅有自殊仙茗一盞親釀美  
酒一甕素練魔舞歌姬數人新填紅樓夢仙曲十二支試隨吾一遊否宝玉听  
說便忘了秦氏在何处竟隨了仙姑至一所在有石碑橫建上書太虛幻境四  
个大字兩边一付對聯乃是

假做真時真亦假

無為有處有還無

轉過牌坊便是一座宮門上橫書四个大字道是孽海情天又有一付對聯大  
書云

厚地高天堪嘆古今情不盡

痴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償

宝玉看了心下自思道原來如此但不知何為古今之情何為風月之債從今到要領畧：：宝玉只顧如此一想不料早把些邪魔招入膏肓當下隨了仙姑進入二層門內至兩邊配殿皆有匾額對聯一時看不盡許多惟見有幾處寫的是痴情司結怨司朝啼司夜怨司春感司秋悲司着了因向仙姑道敢煩仙姑引我到那各司中遊玩：：不知可使得仙姑道此各司中皆貯的是普天之下所有的女子過去未來的簿冊凡取塵軀未便先知的宝玉听了那里肯依復央之再四仙姑無奈說也罷就在此司內畧隨喜：：罷了宝玉喜不自勝抬頭看這司的匾上乃是薄命司三字兩邊對聯寫的是



春恨秋悲皆自惹

花容月貌為姣妍

宝玉看了便知感嘆進入門來只見有十數个大厨皆用封條封着看那封條上皆是各省的地名宝玉一心只探自己的家鄉封條看遂無心看別省的了只見那边厨上封條上大書七字云金陵十二釵正冊宝玉問道何為金陵十二釵冊警幻道即貴省中十二冠首女子之冊故為正冊宝玉道常听人說金陵極大怎麼只十二个女子如今單我家里上、下、就有几百女孩子呢警幻冷笑道者：女子固多不過擇其緊要者錄之下边二厨則又次之餘者庸常之輩則無冊可錄矣宝玉听說再看下首二厨上果然寫着金陵十二釵副冊又一个寫着金陵十二釵又副冊宝玉便伸手先将又副冊厨開了拿出一本冊來揭開一看只見這首頁上画有一付画又非人物也無山水不過是水

墨瀟的滿紙烏雲濁霧而已後有几行字迹寫的是

霽月難逢 彩雲易散 心比天高 身為下賤 風流灵巧搵人怨 寿

夭多因毀謗生 多情公子空辜念

宝玉看了又見後面画着一簇鮮花一床破蓆也有几句言詞寫道是

枉自溫柔 和順 空云似桂如蘭 堪羨優伶有福 誰知公子無緣

宝玉看了不解遂擲下这个又去開了副册拿起一本册來揭開看時只見画  
有一株桂花下面有一池沼其中水涸泥乾蓮枯藕敗後面書云

根並荷花一莖香 平生遭際實堪傷

自從兩地生菰米 致使香魂返故鄉

宝玉看了仍不解他又擲了再去取正册看時只見頭一頁上便画着兩株枯

木：上懸着一圍玉帶又有一堆雪；下一股金簪也有四句言辭道是

可嘆停机德

堪怜咏絮才

玉帶林中掛

金簪雪裡埋

宝玉看了仍不解待要問時情知他必不肯洩漏待要丟下又不捨遂又往後看時只見畫省一張弓；上掛着香櫺也有一首歌詞云

二十年来辨是非

榴花開處照宮圍

三春爭及初春好

虎兇相逢大夢歸

後面又畫省兩人放風箏一片大海一支大船；中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之狀也有四句寫云

才自精明志自高

生于末世運偏消

清明涕送江边望

千里東風一夢遙

後面又画几縷飛雲一灣逝水其詞曰

富貴又何為

襁褓之間父母違

展眼弔斜輝

湘江水逝楚雲飛

後面又画有一碗美玉落在泥垢之中其斷語云是

欲潔何曾潔

云空未必空

可憐金玉質

終陷淖泥中

後面忽見画有一惡狼追撲一美女欲啖之意其書云

子係山中狼

得志便猖狂

金闈花柳質

一載赴黃梁

後面便是一所古廟裡面有一美人在內看獨書坐其判云

勘破三春景不長

緇衣頓改昔年粧

可怜綉戶侯門女

獨卧青灯古佛傍

後面便是一片冰山上面有一隻雌鳳其判曰

凡鳥偏從末世來

都知愛慕此生才

一從二令三人木

哭向金陵事更哀

後面又是一座荒村野店有一美人在那里紡績其判云

事敗休云貴

家亡莫論親

偶因濟劉氏

巧得遇恩人

後面又画有一盆茂蘭傍有一位鳳冠霞披的美人也有判云

十  
桃李春風結子完

到頭誰似一盆蘭

如水水好空相妒

枉与他人作笑談

後面又画着高樓大廈有一美人懸梁自縊其判云

情天情海幻情身

情既相逢必主淫

漫言不肖皆榮出

造孽開端實在寧

宝玉还欲看時那仙姑知他天分高明性情穎慧恐把仙机洩漏遂掩了卷册笑向宝玉道且随我去遊玩奇景何必在此打这悶葫芦宝玉恍恍惚惚不覺棄了卷册又隨了警幻來至後面但見珠簾綉幙画棟雕簷說不尽那光輝朱戶金鋪地雪照瓊窓玉作宮更見仙桃馥郁異艸芬芳真好了所在又听警幻笑道你們快出來迎接貴客一語未了只見房中又走出几个仙子來皆是荷

袂翩躚羽衣飄舞姣若春花媚如秋月一見了宝玉都怨謗警幻道我們不知  
係何貴客忙的接了出來姐；曾說今日今時必有絳珠妹子的生魂前來游  
玩故我等久待何故及引這濁物來污染這清淨女兒之境宝玉听如此說便  
嚇得欲退不能退果竟自形污穢不堪警幻忙攜住宝玉的手向衆姊妹道你  
等不知原委今日原欲往榮府去接絳珠通靈寧府所過偶遇寧榮二公之灵  
囑吾云吾家自國朝定鼎以功名奕世富貴傳流來垂歷百年奈運終教及不可  
挽回者故遺之子孫多竟無可以繼業其中惟嫡孫保玉一人稟性乖張生  
情怪謔虫聰明灵会略可望成無奈吾家運數合終恐無人規引入正幸仙姑  
偶來可望先以情欲声色等事警其痴頑或能使彼跳出迷人圈子然後入于  
正路亦吾兄弟之幸矣如此囑吾故發慈心引彼至此先以彼家上中下三等

女子之終身冊籍令彼熟玩尚未竟悟故引彼再至此地令其再歷飲饌聲色之幻或冀將悉悟亦未可知也說畢攜了宝玉入室但聞一縷幽香竟不知其所焚何物宝玉遂不禁相問警幻冷笑道此香塵世中既無尔何能知此香乃係諸名山勝境內初生異卉之精合各種寶林諸樹之油所製名羣芳髓宝玉听了自是羨慕而已大家入坐了小丫鬟捧上茶來宝玉自覺清香異味純美非常因又問何名警幻道此茶出在放春巖選香洞又以鮮花靈葉上所帶之宿露而烹此茶名曰千紅一窟宝玉听了點頭欣賞因看房內理琴寶鼎古画新詩無所不有更喜窓下亦有唾絨奩間時漬粉污壁上也見懸着一付對聯其書云

幽微靈秀地

無可奈何天



寶玉看畢無不羨慕因又請問衆仙姑姓名一名痴夢仙姑一名鍾情大士一名引愁金女一名度恨菩薩各道好名名号不一少刻有小丫鬟來調桌安椅設擺酒饌真是瓊漿海泛玻璃盞玉液濃斟琥珀杯更不能用再說那餚饌之盛寶玉因聞得此酒清香甘冽異乎尋常又不禁相問警慧道此酒乃以百花之蕊萬木之汁加以麟髓之醅鳳乳之麴釀成因名為方艷同林寶玉稱賞不迭飲酒間又有十二丫舞女上來請問演何詞曲警幻就道將新製紅樓夢十二支演上來舞女們答應了便輕敲檀板款按銀箏听他歌道是

### 開闢鴻蒙

方歌了一句警幻便說道此曲不比塵世中所填傳奇之曲必有生旦淨末之則又有南北九宮之限此或咏嘆一人或感怀一事偶成一曲即可譜入管絃

若非箇中人不知其中之妙料亦未必深明此調若不先閱其稿後听其歌  
翻成嚼臘矣說畢回頭命小丫頭取了紅樓夢原稿來遞与宝玉、：揭起一  
面目視其文一面耳聆其歌曰

紅樓夢引子

開闢鴻濛

誰為情種

都只為風月情濃

奈何天

傷懷日

寂寥時

試遣愚衷

因此上演這懷

金悼玉的紅樓夢

〔終身誤〕

都道是金玉良姻

俺只念木石前盟

空對首山中

高士晶莹雪

終不忘世外仙姑寂寞林

嘆人間美中不足今方

信

縱然是齊眉舉案

到底意難平

〔枉凝眉〕

一个是閻苑仙葩

一个是美玉無瑕

若說沒奇緣

今生偏又遇着他 若說有奇緣如何心事終虛化 一了枉自嗟

呀 一了空勞牽掛 一了是水中月 一了是鏡中花 想

眼能有多少泪珠兒 怎經得秋流到冬尽春流到夏

宝玉听了此回散漫無稽不見得好处但其声韵悽惋竟能銷魂醉魄因此也不察其原委問其來歷就暫以此釋悶而已因又看下道

恨無常 喜榮華正好 恨無常又到 眼睜：把萬事全拋

蕩悠：把芳魂消耗 望家鄉路遠山高 故向爹娘夢裡相尋告

兒命已入黃泉 須要退步抽身早

分骨肉 一帆風雨路三千 把骨肉家園齊來拋閃 恐哭損

殘年 告爹娘休把兒懸念 自古窮通皆有定 離合豈無緣

從今分兩地 各自保平安 奴去也莫牽連

〔樂中悲〕 襁保中父母嘆奴亡 縱居那綺羅叢誰知嬌養 幸

生來英豪濶大寬宏量 從來將兒女私情略繫心上 好一似

月光風耀玉堂 厮配得才貌仙郎 博得个地久天長 準折

得幼年時坎坷形狀 終久是雲散高唐 水洄湘江 塵寰中

消長數應當 何必枉悲傷

〔世難容〕 氣質美如蘭 才華阜比仙 天成生孤癖人皆罕

你道是啖肉食腥膻 視綺羅俗厭 却不知太高人愈妬 過

潔世同嫌 可嘆這青灯古殿人將老 辜負了紅粉朱樓春色蘭

到頭來依旧是風塵骯髒違心愿 好一似無瑕白玉遭泥陷

又何須王孫公子嘆無緣

〔善冤家〕

中山狼

無情獸

全不念當日根由

一味的驕

奢淫蕩貪還構

覷着那候門艷質同蒲柳

作賤的公府千金似

下流

嘆芳魂艷魄

一載蕩悠悠

〔虛花悟〕

將那三春看破

桃紅柳綠待如何

把這韶華打滅

覓那清溪天和

說什麼天上天桃盛

雲中杏蕊多

到頭來

誰把秋捱過

則看那白楊村里人嗚咽

青楓林下鬼吟哦

更兼自連天衰草遮坟墓

這的是昨貧今富人勞碌

春榮秋謝

花折磨

似這般生閻死劫誰能躲

聞說道西方寶樹喚婆娑

上結首長生藥

〔聰明累〕

機關算盡太聰明

反算了輕性命

生前心已碎

死後性空靈

家富人寧終有子家亡人散各奔騰

枉費了意

懸半世心

好一似蕩悠悠三更夢

忽喇似大廈傾

昏

慘似燈將盡

呀一場歡喜忽悲辛

嘆人世終難定

〔留餘慶〕

留餘慶忽遇恩人

幸娘親積得陰功

勸

人生濟困扶窮

休似俺那愛銀錢忘骨肉的狠心奸兄

正是承

除加減上有蒼穹

〔晚韶華〕

鏡裡恩情

更那堪夢裡功名

那美韶華去之何迅

再休提綉帳鴛衾

只這帶珠冠

披鳳袂

也抵不了無常

性命

豈說是人生莫受老來貧

也須要陰騭積兒孫

氣昂

昂頭代簪綬

光燦：胸懸金印

威赫：爵祿高登

昏憒：黃泉路近

古來將相可還存

也只是虛名兒

與後人欽敬

〔好事終〕

画梁春盡落香塵

擅風情

秉月貌

便是敗家

的根本

箕裘類隨皆後教

家事消亡首罪寧

宿孽總因

情

〔殺尾〕

飛鳥各投林

為官的家業凋零

富貴的金銀散盡

有恩的死裡逃生

無情的分明報應

欠命的命已還

欠

淚的淚已盡

冤：相報寔非輕

分離聚合皆前定

欲知命

短問前生

老來富貴也真僥倖

看破遁入空門

痴迷的枉

送了性命 好一似食盡鳥投林 落了一片白茫，大地真

乾淨

歌畢還要歌副曲誓幻見宝玉甚無趣味因嘆痴兒竟尚未悟那宝玉忙止歌  
姬不必再唱自竟朦朧恍惚告醉求卧誓幻便命撤去殘席送宝至一香閨綉  
閣之中其間鋪之盛乃素所未見之物更可駭者早有一位女子在內其鮮艷  
妖媚有似乎宝釵風流嫵娜則又如黛玉正不知何意忽誓幻道塵世中多少  
富貴之家那些綠窓風月綉閣烟霞皆被淫污紈褲與那些流蕩女子悉皆玷  
辱更可恨者自古來多少輕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為事又以情而不淫為案  
此皆飾非掩醜之語也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會雲雨之歡皆由既  
悅其色復恣其情所致也吾所愛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宝玉听了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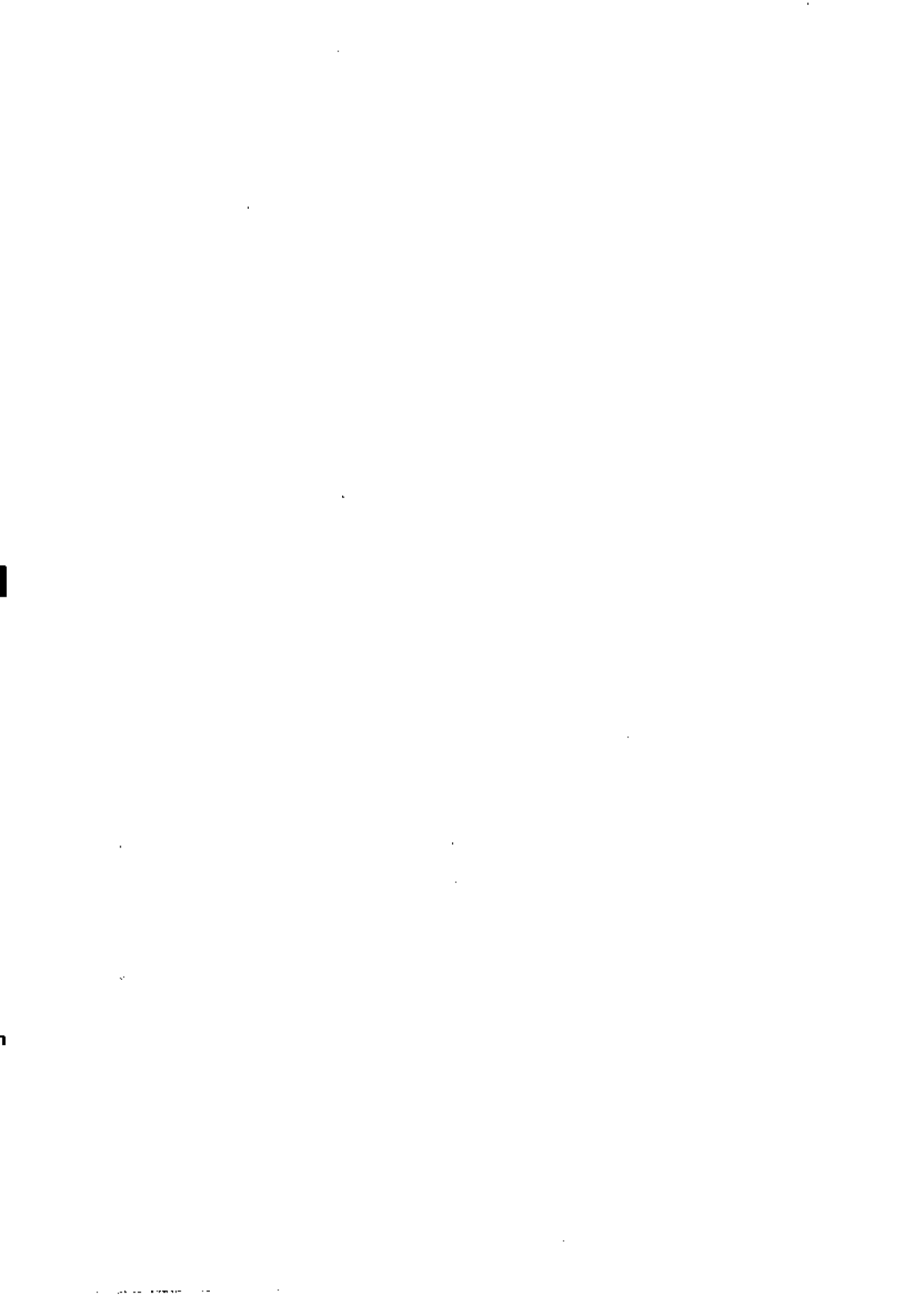
的忙答道仙姑差了我因懶于讀書家父母尚每垂訓飭豈敢再冒淫字况且年紀尚小不知淫字為何物警幻道非也淫虫一理意則有別如世之好淫者不過悅容貌喜歌舞調笑無厭雲雨無時恨不能盡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與此皆皮膚淫溢之蠢物耳如尔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輩推之為意淫意淫二字惟心会而不可口傳可神通而不可語達汝今独得此二字在閨閣中固可為良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濶怪詭百口嘲謗万目睚眦今既遇令祖寧榮二公剖腹深囑吾不忍君独為我閨閣增光見棄于世道是以特引前案醉以灵酒沁以仙茗警以妙曲再將吾妹一人乳名兼美字可卿者許配于汝今夕良时即可成姻不过領汝領略此仙閨幻境之風光尚此何况塵境之情景哉而今後万、解釋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間委身于經濟之道說畢

便秘授以雲雨之事推宝玉入房將門掩上自去那宝恍：惚：依警幻所囑之言未免有兒女之事难以尽述至次日便柔情繾綣軟語温存与可卿难解难分因二人攜手出去遊玩之时忽至了一个在所但見荆榛遍地狼虎同群迎面一道黑溪阻路並無橋梁可通正在猶豫之間忽見警幻後面追來告道快休前進作速回頭要緊宝玉忙止步問道此係何處警幻道此即迷津也深有一万丈遙亘千里中無舟楫可通只有一个木筏乃木居士掌舵灰侍者掌篙不受金銀之謝但遇有緣者渡之耳今偶遊至此沒溪如墮落其中則深負我從前諄：警戒之語矣話犹未了只听迷津内水响如雷竟有許多夜叉海鬼将宝玉拖将下去嚇得保玉汗下如雨一面失声喊叫可卿就救我嚇得眾人草衆了赶忙上來接住叫宝玉别怕我們在这里却說秦氏正在房外囑咐小了頭

們好生看省貓兒狗兒打架忽听宝玉在夢中喚他的小名因納悶道我的  
小名这里没人知道的他如何知道在夢里叫出来正是

一場幽夢同誰近

千古情人独我痴



石頭記

第六回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回

賈宝玉初試雲雨情

刘姥姥一進榮國府

却說秦氏因聽見宝玉從夢中喚他的乳名心中自是納悶又不好細問彼時  
宝玉迷、惑、若有所失衆人忙端上桂圓湯果呷了兩口遂起身整衣襲人  
伸手与他擊禱帶時不覺伸手至大腿處只覺冰涼一片沾濕唬的忙退出手  
來問是怎应了宝玉紅漲了臉把他的手一捻襲人是了聰明女子年紀本又  
比宝玉大兩歲近來也漸通人事今見宝玉如此光景心中便覺撒一半了不  
寬也羞的紅漲了臉面不敢再問仍舊理好衣裳遂至賈母處來胡乱吃畢了  
晚飯過這邊來襲人趁衆奶娘了不在傍時另取出一件中衣來与宝玉更

換上宝玉含羞央告道好姐：千万别告訴人襲人亦含羞笑問道你夢見什麼故事了是那里流出來的那些臟東西宝玉道一言難盡說自便把夢中之事細說與襲人听了然後說至警幻所授雲雨之情羞的襲人掩面伏身而笑宝玉亦素喜襲人柔媚嬌俏遂強襲人同領警幻所訓雲雨之事襲人素知費母已將自己與了宝玉的今便如此亦不為越理遂合宝玉偷試一番幸得無人撞見自此宝玉視襲人更比別个不同襲人待宝玉更為尽心暫且別無話說按榮府中一宅人合算起來人口虽不多從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虽事不多一天也有二三十件竟如亂麻一般並無个頭緒緒可作綱領正尋思從那一件事自那一个入寫起方妙恰好忽想千里之外芥莛之微小：一个人家因與榮府畧有些瓜葛這日正往榮府中來因此便就此一家說來到還是頭緒



你道这一家姓甚名誰又与荣府有甚瓜葛且听細講方才所說的這小之  
家乃本地人氏姓王祖上曾作过小的一个京官昔年与鳳姐之祖王夫人  
之父認識因貪王家的勢利便連了宗認作侄兒那時只有王夫人大兄鳳  
姐之父与王夫人隨在京中的知有此一門連宗之族餘者皆不認識目今其  
祖已故只有一个兒子名喚王成因家業消條仍搬出城外原鄉中住去了王  
成新近亦因病故只有其子小名狗兒亦生一子小名板兒嫡妻劉氏又  
生一女名喚青兒一家四口仍以務農為業因狗兒白日間又作些生計劉氏  
又操井臼等事青板姊妹兩了無人看管狗兒遂將岳母劉姥接來一处过  
活這劉姥乃是了積年的老寡婦膝下又無兒女只靠<sup>幾</sup>畝薄田度日今者女  
婿接來養活豈不愿意遂一心一計帮趁省女兒女婿过活起来因這年秋尽

冬初天氣冷將上來家中冬事未辦狗兒未免心中煩慮吃了几杯悶酒在家  
閒尋氣惱劉氏也不敢頂撞因此劉姥：看不过乃劝道姑爺你別嗔自我多  
嘴咱們村庄人那一个不是老：誠：的守多大碗兒吃多大的飯你皆因年  
小的时候托着你那老家之福吃喝慣了如今所以把持不住有了錢就頓頭  
不顧尾沒了錢就瞎生氣成了什麼男子汗大丈夫呢如今咱們雖離城首終  
是天子脚下這長安城中遍地都是錢只可惜没人會去拿去罷了在家跳躑  
會子也不中用狗兒听说便急道你老只會炕頭兒上混說難到叫我打劫偷  
去不成劉姥：道誰叫你偷去呢也到底想法兒大家裁度不然那銀子錢自  
已跑到咱家來不成狗兒冷笑道有法兒還等到這會子呢我又沒有个叔稅  
的親戚又無作官的朋友有什麼法子可想的便有也只怕他們未必來理我

們呢劉姥：道這到不然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咱們謀到了着菩薩的保佑有些機會也未可知我到替你們想出一個機會來當日你們原是和金陵王家連過宗的二十年前他們看承你們還好如今自然是你們拉硬屎不肯去親近他故踈遠起來想當初我和女兒還去過一遭他們家的二小姐着實响快會待人到不拿大如金現是崇國府賈二老爺的夫人所得說如今上了年紀越發怜貧惜老最愛齋僧敬道捨米捨錢的如今王府坐墜了邊任只怕這二姑太：還認得咱們你何不去走動：或者他念旧有些好处也未可知只要他發一點好心技一根寒毛比咱們的腰還粗呢劉氏一旁接口道你老爺說的是但只你我這樣个嘴臉怎好到他門上去的先不先他們那些門上的人也未必肯去通信沒的去打嘴現世誰知狗兒利名心最重聽見此一說

心下便有活動起來又听他妻子這話便笑接道：「既如此說況且當年你又見過這姑太：一次何不你老人家明日就走一淌先試：風頭再說劉姥。」道：「噯喲：是啊人云候門深似海我是个什麼東西他家人又不認得我：去了也是白去的狗兒笑道不妨我教与你老人家一个法子你竟代了外孫子板兒先去找陪房周瑞若見了他就有些意思了這周瑞先時曾合我父親交過一件事我們極好的劉姥：道我也知道他的只是許多時不走知道他如今是怎樣這也說不得了你又是个男人又這樣个嘴臉自然去不得我們姑娘年輕媳婦子也难賣頭賣脚的到還是捨得我這付老臉去崩一崩果然有些好处大家都有益便是沒銀子來我也到那公府候門見一見世面也不枉我一生說畢大家笑了一回当晚計議一定次日天未明劉姥：便起來梳

洗了又將板兒教訓了几句那板兒才五六歲的孩子一無所知聽見代他進城曠去便喜的無不應承于是劉姥：代他進城找至寧榮街至榮府大門石獅子前只見簇：轎馬劉姥：便不敢過去且掉了掉衣服又教了板兒几句話然後走到角門前只見几个挺胸疊肚指手画脚的人坐在大板凳上說東談西呢劉姥：只得躡上來問太爺們納福衆人打諒了他一會便問那裡來的劉姥：陪笑道我找太：的陪房周大爺的煩那位大爺替我請他老出來那些人听了都不揪採半日方說道你遠：的在那牆角下等有一會子他們家有人就出來的內中有一老年人說道不要悞他的事何苦要他因向劉姥：道那周大爺已往南边去了他在後一代住着他娘子却在家你要找時從这边逃到後街上後門上去問就是了劉姥：听了謝过隨代了板兒繞到

後門上只見門前歇有此生意担子也有賣吃的也有賣頑耍物件的鬧吵；三二十个小孩子那里厮鬧劉姥；便拉住一个道我問哥兒一声有个周大娘可在家应孩子們道那个周大娘我們这里周大娘有三个呢还有两个周奶；不知是那<sup>一个</sup>行当的劉姥；道是太；的陪房周瑞之妻孩子們道这个容易你跟我來說省跳躑；的引省後劉姥；進了後門至院牆边指与劉姥道就是他家又叫道周大娘有个老奶；来找你呢我<sup>帶</sup>了来了周瑞家的在内听说忙迎了出来問是那位劉姥；忙迎上来問道好呀周嫂子周瑞家的認了半日方笑道劉姥；你好呀你說；能几年我就忘了請家裡来坐罢劉姥；一壁里走省一壁笑說道你老是貴人多忘事那里还記得我們呢說着来至房中周瑞家的命催的小丫頭到上茶来吃省周瑞家的又問板兒道

你都長這們大了又問些別後閒話又問劉姥：今日還是路過還是特來的  
劉姥：便說原是特來瞧：嫂子你二則也請：姑太：的安若可以領我見  
一見更好若不能便借重嫂子轉致意罷了周瑞家的听了便已猜省几分來  
意只因昔年他丈夫周瑞爭買田地一事其中多得狗兒之力今見劉姥：如  
此而來心中雖却其意二則也要現弄自己的體面听如此說便笑說道姥：  
你放心大遠的誠心誠意來了豈有你不教你見了真佛去的呢論理人來客  
至回話却不与我相干我們這里各占一樣兒我們男的只管春秋兩季地租  
子間時只代首小爺們出門子就完了我只管跟太：奶：們出門的事皆因  
你原是大：的親戚又拿我當了人投奔了我來我就破个例給你通个信去  
但只一件姥：有所不知我們這里又不比五年前了如今太：竟不大管事

都是璉二奶：晉家了你道這璉二奶：是誰就是太：的内侄女當日大旧老爺的女兒小名鳳哥的刘姥：听了罕問道原來是他怪道呢我當日就說他不錯呢這等說來我今兒還得見他了周瑞家的道這自然的如今太：事多心煩有客來了客可推得去的就推过去了都是鳳姑娘周旋寧待今兒寧可不會太：到要見他一面才不枉這里來一遭刘姥：道阿弥陀佛全仗嫂子方便了周瑞家的道說那里話俗語說的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不过用我說一句話罢了害得我什麼說有便叫小子頭到倒所上梢：的打听：：老太太屋里摆了飯了没有小子頭去了這里二人又說些閒話刘姥：因說這鳳姑娘今年大還不过二十歲罷了就這等有本事當這樣的家可是难得的周瑞家的听了道我的姥：告訴不得你呢這位鳳姑娘年紀虽少行事却比世



人都大呢如今出挑的美人一樣的模樣兒少說此有一万个心眼子再要賭口齒十个會說話的男人也說他不過回來你見了就信了知道就只一件待下人未免太嚴些了說有只見小了頭回來說老太：屋里已擺完了飯了二奶：在太：屋里呢周瑞家的听了連忙起身催着刘姥：說快走：這一下來他吃飯是个空子兒咱們先赶着去若遲一步回事的人也多了難說話再歇了中响竟越發沒了時候了說有一齊下了炕打掃：衣服又教了板兒儿句話隨着周瑞家的逶迤往賈璉的住處來先到了倒房周瑞家的將刘姥：安插在那里畧等一等自己先過了通壁進了院門知鳳姐未出來先找着鳳姐的一个心腹通房大了頭名喚平兒周瑞家的先將刘姥：起初來歷說明又說今日大遠的特來請安當日太：是常會的今兒不可不見所以我代了他進

來了等奶：下來我細：回明奶：想也不責備我莽撞的平兒听了便作了主意叫他們進來先在这里坐省就是了周瑞家的听了方出去引他两个进入院果上了正房台矶小了頭打起猩紅毡簾才入堂屋只聞一陣香撲了臉來竟不辨是何氣味身子如在雲霧里一般滿屋中之物都耀眼争光的使人頭懸目眩眩暈刘姥：此时惟點頭咂嘴念佛而已于是來至東边這間屋內乃是賈璉的女兒大姐兒睡竟之所平兒站在炕沿边打量了刘姥：兩眼只得問个好看讓坐刘姥：見平兒遍身綾羅插金帶代銀花容玉貌的便當是鳳姐兒了才要称姑奶：忽見周瑞家的称他是平姑娘又見平兒赶首周瑞家的称周大娘方知不过是平有些体面的了頭了于是讓刘姥：合板兒上了炕平兒合周瑞家的对面坐在炕沿上小了頭子們斟了茶來吃茶刘姥：只听见咯

咣：的响声大有似乎打籬撞篩麪的一般不免東瞧西望的忽見堂屋中柱子上掛有一个匣子底下又墜有一个秤它般一物却不住的乱幌刘姥：心中想着这是什么爱物兒有甚用呢正歎时只听得咣的一声又若金鐘銅磬的一般不防到唬的一展眼接着又是一連八九下方欲問時只見小了頭們齊乱跑說奶：下来了周瑞家的与平兒忙起身命刘姥：只管等着是時候我們來請你說自都迎出去了刘姥：只屏声側耳默候只听遠：有人笑聲約有一二十婦人都捧有大漆捧盒進這來等候听得那邊說了聲擺飯漸：人才散出只有伺候端菜的几个人半日鴉雀不聞之後忽見二人抬了一張炕桌來放在這边炕上桌上碗盤森列仍是滿：的魚肉在內不过畧動了兒樣板兒一見了便吵着要肉吃刘姥：一把掌打了他去忽見周瑞家的笑

嘻：走过来招手兒叫他刘姥：会意于是代了板兒下炕至堂屋中周瑞家的又和他唧咕了一回方过这边屋裡来只見門外懸着銅鈎上懸着大紅撒花軟簾南窗下是炕：上大紅毡條靠東边板壁立着一个小鎖子錦靠背与一个小引枕鋪着金心閃緞大坐褥旁边有雕漆痰盒那风姐兒家常代着秋板貂鼠招君套圍着攢珠勒子穿着桃紅撒花袄石青刻鏤灰鼠披风大紅洋緜良鼠皮裙粉光脂艷端：正坐在那里手内拿着小銅火炷兒撥手炉內的灰平兒站在炕沿边捧着小的一个填漆茶盤盤内一个小盖鐘风姐也不接茶也不抬頭只管撥手炉內的灰漫：的問道怎应还不請進來一面說一面抬身要茶時只見周瑞家的已代了两个人在地下站着呢这才忙欲起身犹未起身時滿面春風的問好又喚着周瑞家的怎应不早說刘姥：在地下已是

拜了數拜問姑奶：安鳳姐忙說周姐：快換起來別拜罷請坐我的年輕不大認得可也不知是什麼輩數不敢稱呼周瑞家的忙回道這就是我才回的那姥：了鳳姐點頭到姥：已在炕沿上坐了板兒便躲在背後百般的哄他出來作揖他死也不肯鳳姐兒笑道親們不大走動都踈遠了知道的呢說你們棄厭我們不肯常來不知道的那起小人還只當我們眼里没人是的到姥：忙念佛道我們家道艱難走不起来了這里沒的給姑奶：打嘴就是管家爺們看自也不像鳳姐兒笑道這話沒的叫人惡心不過借賴着祖父虛名作个窮官兒誰家有什麼不過是了旧日的空架子俗語說朝廷還有三門子窮親戚呢何況你我說着又問周瑞家的回了太：了沒有周瑞家的道如今等奶：的示下鳳姐道你去瞧：要是有人有事就罷得聞兒呢就回看怎麼說

周瑞家的答应着去了。这里凤姐叫人抓些菓子与板兒吃。剛問些閒話时，就有家下許多媳婦管事的来回話。平兒回了凤姐道：「我这里陪客呢。晚上再来回。若有很要紧的，你就代进来，現辦平兒出去了一会进来，說我都問了，没什么要紧事，我就叫他們散了。」凤姐點頭，只見周瑞家的回来，向凤姐道：「太太，說了今日不得閑，二奶：陪首便是一樣多謝費心，想省白米曠：呢便罢。若有甚說的，只管告訴二奶：都是一樣刘姥：道也没甚說的，不过是米賒：姑太太姑奶：也是親戚們的情分。周瑞家的道没甚說的，便罢。若有話，只管回二奶：是和太：一樣的一面說，一面遮眼色，与刘姥：：會意未語，先飛紅的臉，欲待不說，今日又所為何来，只得忍恥說道。論理今兒初次見姑奶：却不該說，只是大遠的奔了你老这里来，也少不的說了。剛說道这里，只听二門

上小廝們回說東府裡的小大爺進來了鳳姐忙止劉姥：不必說了一面便問你榮大爺在那里呢？只听一路靴子脚响進來了一了十七八歲的少年面目清秀身材俊俏輕裘裘室帶美服華冠劉姥：此時坐不是立不是藏沒處藏鳳姐笑道你只管坐着這是我侄兒劉姥：方扭扭捏捏在炕沿上坐了賈蓉笑道我父親打發了我來求嬌子說上回老母：給嬌子的那架玻璃炕屏明日請一个要緊的客借了畧擺一擺就送過來鳳姐道說遲了一日昨兒已經給了人了賈蓉听有嘻：的笑自在炕沿上半跪道嬌子若不借又說我不會說話了又挨一頓好打呢嬌子只當可伶侄兒罷鳳姐笑道也沒見你們王家的東西都是好的不成你們那裡放着那些好東西只是看不見偏我的就是好的賈蓉笑道那里有這一个好呢？只求開恩罷鳳姐道若崩一點兒你可仔細

你的皮因命平兒拿了樓房的鑰匙傳几个安当人抬去買蓉喜的眉開眼笑  
說我親自代了人拿去別由他們亂崩說自便起身出去了這里鳳姐忽又想  
起一事來便向窗外叫蓉哥回來外面几个人接聲說蓉大爺快回來買蓉忙  
復身轉來垂手侍立听阿鳳指示那鳳姐只管漫漫的吃茶出了半日的神又  
笑道罢了你且去罷晚飯後你再說罷這會子有人我也沒精神了賈蓉應  
了一声方慢慢的退去這里劉姥：心神方定才又說道今日我代了你侄兒  
來也不為別的只因他老子娘在家里連吃的都沒有如今天又冷了越沒  
个派頭兒只得代了你姪兒奔了你老來說看又推板兒道你那爹在家怎麼  
教你來打發咱們作煞事來只顧吃菓子咧鳳姐早已明白了听他不会說話  
因笑止道不必說了我知道了因問周瑞家的這姥：不知可用了早飯沒有



刘姥：忙說道一早就往这里赶咧那里还有吃飯的工夫咧鳳姐听说忙命快傳飯来一時周瑞家的傳了一桌客飯来摆在東边屋内过来代了刘姥：和板兒过去吃飯鳳姐說道周姐：好生讓自些兒我不能陪了于是过東边房里来又叫过周瑞家的去問他才回了太：說了些什麼周瑞的家的道太：說他們家原不是一家子不过因出一姓当年又与太老爺在一处作官偶然連了宗的这几年来也不大走動当时他們来一遭却也没空了他們今兒既来了瞧：我們是他的好意思也不可簡漫了他便是有什麼說的叫奶：裁度首就是了鳳姐听了說道我說呢既是一家子我如何連影兒也不知道說話时刘姥：已吃畢了飯拉了板兒过来謔舌啞嘴的道謝鳳姐笑道且請坐下听我告訴你老人家方才的意思我已知道了若論親戚之間原該不患上

門來就該有照應才是但如今家內雜事太煩太：漸也上了年紀一時想不到也是有的况是我近來接管此事都不甚知道這些親戚們二則外頭看首虽是烈：轟：的殊不知大有大的艰难去處說与人也未必信罢今兒你既老遠的來了又是頭一次見我張口怎好叫你空回去呢可巧昨兒太：給我的了頭們做衣裳的二十兩銀子我還沒動呢你若不嫌少就暫且先拿了去罢那刘姥：先聽見告艰难只當是沒有心里便突：的後來聽見給他二十兩喜的又渾身發癢起來說道愛我也是知道艰难的但俗語說的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憑他怎樣你老拔根毛比我們的腰還粗呢周瑞家的見他說的粗鄙只管使眼色止他鳳姐看見笑而不採只命平兒把昨兒那包銀子拿來再掣一串弟錢來都送到刘姥：的根面前鳳姐乃道這是二十兩銀子暫且給這孩

子做件冬衣罷若不拿自就真是怪我了這錢僱車坐罷改日無事只管來曠  
：方是親戚們的意思天也晚了也不虛留你們了到家里該問好的問你好  
兒罷一面說一面就站了起來劉姥：只管千恩萬謝的拿了銀子錢隨了周  
瑞家的來至外面周瑞家的道我娘啊你見了他怎麼到不會說了開口就是  
你侄兒我說句不怕你惱的話便是親侄兒也要說和軟些蓉大爺才是他的  
正經侄兒呢他怎麼又跑出這麼一個侄兒來了劉姥：笑道我嫂子我見了  
他心眼兒里愛還愛不過來那里還說的上話來呢二人說自又到周瑞家坐  
了片時劉姥：便要留下一碗銀子與周瑞家孩子們買菓子吃周瑞家的如  
何放在眼里執意不肯劉姥：感謝不尽仍從後門去了正是

得意濃時是接濟

受恩深處勝親朋



石頭記

第七回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第七回

送宮花賈璉戲熙鳳

晏寧府宝玉會秦鐘

話說周瑞家的送了劉姥，去後便上來回王夫人話，誰知王夫人不在上房，問了奴們時，方知往薛姨媽那邊說閒話去了。周瑞家的聽說，便轉出東角門，至東院往梨香院來。剛至院門前，只見王夫人的丫頭金釧兒，合一個才苗子頭的小女兒兒，站在台階坡上，頑見周瑞家的來了，便知有話回因，向內房嘴兒周瑞家的，輕掀簾進去，只見王夫人和薛姨媽長篇大套的說些家務人情等語。周瑞家的不敢進<sup>動</sup>，遂進裡間來，只見薛寶釵穿家<sup>有</sup>常的衣服，頭上只散挽着鬢兒，坐在炕里边，伏在小炕桌上，同了鴛兒正插花樣子。呢見他進

來寶釵才放下筆轉過來滿面堆笑讓周姐：坐着周瑞家的也忙陪笑問姑娘好一面炕沿上坐了因說這有兩三天也沒見姑娘到那邊曠：去只怕是你寶兄弟沖撞了你不成寶釵笑道那里的話只因我那種病又發了所以這兩天沒出屋子周瑞家的道正是呢姑娘到底有什麼病根兒也該趁早兒請个大夫來好生開个方子認真吃几劑一勢兒除了根才是小：的年紀到作下了病根兒也不是頑的寶釵听了便笑道再不要提吃藥為這病請大夫吃藥也不知白花了多少銀子錢呢憑你什麼名醫仙藥從不見一点兒效後來還虧了一个禿頭和尚說專治無名之症因請他看了他說我這是從胎裡代來的一股熱毒幸而先天壯还不相干若吃尋常藥是不中用的他就說了一个海上方又給了一包藥末子作引子異香異氣的不知是那里弄了來的



他說發了時吃一丸就好到也奇怪吃他的藥到效驗此周瑞家的因問不知是了什麼海上方兒姑娘說了我們也說與人知道倘遇見這樣病也是行好的事寶釵見問乃笑道不用這方兒還好若用了這藥方兒的病症真：把人瑣碎死東西藥料一緊都有限只難得可巧要春天開的白牡丹花蕊十二兩夏<sup>天</sup>夏開的白荷花蕊心十二兩秋天的白芙蓉蕊十二兩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兩將這四樣花蕊于次年春分這日晒乾和在藥末子一處一齊研好又要雨水這日的雨水十二兩周瑞家的忙道愛啣這麼說來這就得三年的工夫倘或雨水這日竟不下雨這却怎處呢寶釵笑道所以說那里有這樣可巧的雨便沒雨也只好再等罷了白露這日的露水十二錢霜降這日的霜十二錢小雪這日的雪十二錢把這等水調勻和了藥再加十二錢蜂蜜十二錢白糖

丸了龍眼大的丸子盛在旧磁罈內埋花根底下若發了病時拿出果吃一丸用十二分黃柏煎湯送下周瑞家的听了笑道阿弥陀佛真坑死人的事兒等十年未必都這樣巧的呢宝釵道竟好自他說了去沒一二年間可巧都得到了好容易配成一料如今從南代至北現在就埋在梨花樹底下呢周瑞家的又問道這藥可有名子沒有呢宝釵道有這也是那癩頭和尚說下的叫作冷香丸周瑞家的听了點頭兒因又說這病發了時到底竟怎應省宝釵道也不竟甚怎應省只不过喘嗽些吃一丸下去也就好些了周瑞家的還欲說話時忽听王夫人問誰在房里呢周瑞家的忙出去答应了趁便回了劉姥之事略待半刻見王夫人無語方欲退出薛姨媽忽又笑道你且站住我有一宗東西你代了去罷說着便叫香菱只听簾籠响處方才和金釧頑的那<sup>個</sup>小丫頭進

來了問奶：叫我作什麼薛姨媽把匣子里的花兒拿來香菱<sub>道</sub>惹了向那邊  
捧了个錦匣來薛姨媽道這是宮裡頭的新鮮樣法拿紗堆的花兒十二支  
昨兒我想起來白放着可惜了兒的何不給他們姊妹們代去昨兒要送去偏  
又忘了你今兒來的巧就代了去罷你家的三位姑娘每人一对剩下的六枝  
送林姑娘兩枝那四枝給了鳳哥兒王夫人道當首給寶了頭帶兒又想着他  
們作什麼薛姨媽道姨媽不知道寶了頭古怪着呢他從來不愛這些花兒粉  
兒的說有周瑞家的拿了匣子走出房門見金釧仍在那里晒日<sub>頭</sub>兒周瑞家  
的因問他道那香菱<sub>道</sub>小<sub>金釧</sub>了頭子可就是常說臨上京時買的為他打人命官司  
的那個小<sub>道</sub>了頭子<sub>道</sub>可就是他正說有只見香菱笑<sub>道</sub>：的走來周瑞家的便  
拉了他的手細<sub>的</sub>看了一会因向金釧<sub>道</sub>笑道到好了模樣兒竟有些像你們

東里府蓉天奶的品格兒金釧兒笑道我見這們說呢周瑞家的又問香菱你  
几歲投身到这里又問你父母今在何處今年十几歲了本處是那里人香菱  
听問都搖頭說不記得了周瑞家的和金釧兒听了到反為嘆息傷感一回一  
時間周瑞家的攜花至王夫人正房後頭來原近日賈母說孫女兒們太多  
了一處擠着到不方便只留黛玉二人這道解悶却將通惜探三人移到  
王夫人這道房後三間小抱厦內居住令李紈陪伴照管如今周瑞家的因順  
路先往這里來只見几了小了頭子都在抱厦內听呼喚呢只見迎春的丫  
鬟棋司棋与探春的丫鬟侍書二人正掀簾子出來手里都捧着茶鐘周瑞家的便  
知他們姊妹在一處坐着呢遂進入內房只見迎春探春二人正在窓下圍  
碁周瑞家的將花送上說明緣故二人忙住了碁都欠身道謝命丫鬟們收了

周瑞家的答应了因說四姑娘不<sup>在</sup>房里只怕在老太：那边呢？你們道那屋  
里不是四姑娘周瑞家的听了便往这边屋里来只見惜春正同<sup>水</sup>月卷的小姑  
子智能兒一处頑耍呢見周瑞家的進來惜春便問他何事周瑞家的便将花  
匣打開說明原故惜春笑道我這里正和智能兒說我明兒也剃了頭同他作  
姑子去呢可巧又送了花兒來若剃了頭可把這花兒帶在那里呢說自大家  
取笑一回惜春將杯放在匣子里周瑞家的問智能兒你是什麼時來的你師  
父那禿頭到往那里去了智能兒道我們一早就來了我師父見了太：就往  
于老谷府內去了叫我在这里等他呢周瑞家的又道十五的月例香供銀子  
可曾得了沒有智能兒搖頭兒說我不知道惜春听了便問周瑞家的如今各  
廟月例銀子是誰管着周瑞家的道是蔡信管着惜春听了笑道這就是了他

師父一來禁信的就趕上來和他師父咕唧了半日想是就為這事了那周瑞家的又和智能兒旁叨了一会便往鳳姐兒處來穿夾道彼時從李執後窗下過隔着玻璃窗戶見李執在炕上歪着睡竟呢遂越過西花牆出西角門進入鳳姐院中走至堂屋只見小頭豐兒坐在鳳姐房中門檻上見周瑞家的來了連忙摆手兒叫他往東屋裏去周瑞家的會意忙揖手揖足往東邊房裏來只見奶子正拍着大姐兒睡竟呢周瑞家的巧問奶子道姐兒睡中竟呢也該請醒了奶子搖頭兒正說自只聽那邊一陣笑聲却有實璉的聲音接着房門响處平兒拿着大銅盆出來叫豐兒盪水進去平兒到這邊來一見了周瑞家的便問你老人家又跑了來作什麼周瑞家的忙起身拿匣子與他說送花兒一事平兒听了便打開匣子拿了四枝轉身去了半刻工夫手里拿出兩枝來先

叫彩明吩咐道送到那边府里給小蓉奶奶：帶去次後方命周瑞家的回去道謝周瑞家的这才往賈母这边來穿過了穿堂抬頭忽見他女兒扮着才從他婆家來周瑞家的忙問你這會跑來作什麼他女兒笑道媽一向身上好我在家里等了這半日媽竟不出去什麼事情這樣的不回家的忙我等煩了自已先到了老太：跟前請了安了這會子請太：的安去媽還有什麼不了的差事半里是什麼東西周瑞家的笑道暖今兒偏：的來了个刘姥：我自己多事為他跑了半日這會子又被太：看見了送送几枝花兒與姑娘奶：們這會子還沒送清楚呢你這會子跑了來一定有什麼事他家女兒笑道你老人家到會猜寔对你老人家說你女婿前兒因多吃了兩杯酒和人分爭不知怎的被人放了一把邪火說來歷不明告到衙門里要詳地還柳所以我來和

你老人家商議：「這個情分求那一個可了。」事呢周瑞家的听了道就知道呢。這有什麼大不了的。事你且家去等我；給林姑娘送了花兒去就回家去。此時太：二奶：都不得聞見你回去等我。這有什麼忙的。如此女兒听说便回去了。又說媽好，快來周瑞家的道是了。小人兒家沒經過什麼事，就急得你這樣了。說自便，到代玉房中去了。誰知此时代玉不在自己房中，却在宝玉房中。大家解九連環，頑呢周瑞家的進來，笑道：「林姑娘姨太太：自我送花兒與姑娘帶來了。宝玉听说便先問什麼花兒，拿來給我一面，早伸手接過來了。開匣看時，原來是宮製堆紗新巧的假花兒。代玉只就在宝玉手中看了一看，便問道：「還是單送我一人的，還是別的姑娘們都有呢？」周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這兩枝是姑娘的了。」代玉冷笑道：「我就知道別人不撻剩下的，也不給我周瑞。」



家的听了一声兒不言語。宝玉便問道：周姐，你作什麼到那邊去了？周瑞家的因說太，在那里因回話去了。姨太太就順便叫我代帶來了。宝玉道：姐姐，在家作什麼呢？怎麼這几日也不過這邊來？周瑞家的道：身上不大好。呢？宝玉听了便和丫頭說誰去瞧，只說我林姑娘打發了來請姨太太。姐，安問姐，是什麼病？現吃什麼藥？說理我該親自來的。就說才從李里來也。首了些涼異日再親自來看罷。說首苗雲便答應去了。周瑞家的自去無話。原來這周瑞的女婿便是雨村的朋友冷子興。近因賣古董和人打官司，故教女人來討情。分周瑞家的仗自主子的勢利，把這此事也不放在心上。晚間只求鳳姐兒便完了。至掌燈時分，鳳姐已卸了粧來見王夫人。回話今兒甄送了來的東西，我已收了。咱們送他的，趁着他家有年下送仙的船去，一併都交給他們代了去。

罢王夫人點頭鳳姐又道臨安伯老太：生日的禮已經打点了派誰送去呢  
王夫人道你瞧誰開自就叫他們去四个女人就是了又来当什麼正經事問  
我鳳姐又笑道今日珍大嫂子來請我明日過去曠：明日到沒有什麼事情王  
夫人道有事沒事都管不着什麼每常他來請有我們你自然不便意他既不  
請我們單請你可知是他誠心叫你散淡，別辜負了他的心便有事也該  
過去才是鳳姐答应了當下李執迺探等姊妹們亦來定省畢各自歸房無話  
次日鳳姐梳洗了先回王夫人畢方來辭賈母宝玉听了也要跟了曠去鳳姐  
只得答应立等自换了衣服姐兒两个坐了車一时進入寧府早有賈珍之妻  
尤氏与賈蓉之妻秦氏婆媳两个引了多少姬妾丫环媳婦等接出儀門那尤  
氏一見了鳳姐必先嘲笑一陣一手攜了宝玉同入上房來歸坐秦氏獻茶畢

鳳姐因說你們請我來作什麼有什麼好東西孝敬我就快獻上來我還有事呢尤氏秦氏未及答話地下几个姬妾先就笑說二奶：今兒不來就罷既來了就依不得二奶：了正說首只見賈蓉進來請安宝玉因問大哥：今日不在家么尤氏道出城与老爺請安去了可是你怪悶的坐在这里作什麼何不也去曠：秦氏笑道今兒巧上回宝叔立刻要見的我那兄弟他今兒也在这里想在書房里呢宝叔何不去瞧一瞧宝玉听了即使下炕要走尤氏鳳姐都忙說好生首忙什麼一面便吩咐好生小心跟着他別委曲首他到比不得跟了老太：過來就罷了鳳姐說道既這麼首何不請進這秦小爺來我也瞧一瞧難道我見不得他不成尤氏笑道罷：可以不必見他比不得咱們家的孩子們胡打海摔的慣了人家的孩子都是斯：文：的慣了不見了你這破

落戶還被人笑話死了呢鳳姐笑道普天下的人我不笑話就罢了竟叫這小孩子笑話我不成賈蓉笑道不是這話他生的腴腆沒見過大陣張兒嬌子見了沒的生氣鳳姐道憑他什麼樣兒的我也要見一見別放你娘的屁了再不帶來我看給你一頓好嘴巴賈蓉笑嘻嘻的說我不敢扭首就帶他來說自果然出去帶進一個小後生來較宝玉畧瘦些眉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奉止風流似在宝玉之上只是怯羞有女兒之態腴腆含糊慢向鳳姐作揖問好鳳姐喜的先推宝玉笑道比下去了便探身一把搗了這孩子的手就命他身傍坐了漫的問他几歲了讀什麼書弟兄几个名喚什麼秦鐘一答應了早有鳳姐的了好媳婦們見鳳姐初會秦鐘並未備得表禮來遂忙過那邊去告訴平兒知道鳳姐與秦氏厚密雖是小後生家亦不可太儉遂

自作主意拿了一疋尺頭兩個狀元及第的小金銀子交付與來人送過去鳳姐猶笑說太簡薄等語秦氏等謝畢一時吃過飯尤氏鳳姐秦氏等抹骨牌不在話下那宝玉自見了秦鐘的人品出眾心中似有所失痴了半日自己心中又欷意起了乃自思道天下竟有这等的人物如今看來我竟成了泥猪賴狗了可恨我為什麼生在这候門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門薄莖之家早得與他交結也不枉生了一世我輩如此比他尊貴可知錦綉紗羅也不过裹了我这根死木頭美酒羊羔也不过填了我这糞窟泥溝富貴二字不料遭我塗毒了秦鐘自見了宝玉形容出眾奔止不凡更兼金冠繡服嬌婢侈童秦鐘心中亦自道果然这宝玉怨不得人溺愛他可恨我偏生於清寒之家不能與他耳鬢交結可知貧窶二字陷人亦世間之大不快事二人一樣的胡思亂想忽然室

玉問他讀什麼書秦鐘見問他因而答以寔話二人你言我語十來句後越竟親密起來一時擺上茶菓宝玉便說我兩個又不吃酒把菓子擺在里間小炕上我們那里坐去省得鬧你們于是二人進里間來吃茶秦氏一面張羅與鳳姐擺酒菓一面忙進來囑宝玉道宝叔你侄兒倘或言語不妨頭你千萬着自我不要理他；虫胸腆却性子左強不大隨和此是有的宝玉笑道你去罷我知道了秦氏又囑了他兄弟一回方去陪鳳姐一時鳳姐尤氏又打發人來問宝玉要吃什么外面有只管要去宝玉只答应自也無心在飯食上只問秦鐘近日家務等事秦鐘因說業師于去年病故家父又年紀老邁殘疾在身公務繁冗因此尚未講及延師一事目下不过在家溫習旧課而已再讀書一事必須有一二知己為伴时常大家討論才能進益宝玉不待說完便答道正是呢

我們却有丁家整合族中有不能延師的便可入塾讀書子弟們中亦有親戚在內可以附讀我因業師上年回家去了也現荒廢着呢家父之意亦欲暫送我去溫習舊書待明年業師上來再各自在家里讀家祖母因說一則家學重之子弟太多生恐大家淘氣反不好二則也因我病了几天遂暫且担擱自如此說來尊翁如今也為此事懸心今日回去何不稟明就往我們敝塾中來我亦相伴彼此有益豈不是好事秦鐘嘆道家父前日在家提起延師一事也曾提起这里的義孝到好原要來合这里的親翁商議引荐因这里又事忙不為這好點小事來聒絮的宝叔果然爽度小侄或可磨墨滌硯何不速速的作成又彼此不致荒廢又可以常相談聚又可以慰父母之心又可以得朋友之樂豈不是美事宝王道放心：借們回來告訴你夫姐：和連二嫂子你今日回

家就稟明令尊我回去再稟明祖母再無不速成之理二人計議一定那天氣已是掌灯時候出來又看他們頑了一回牌筭賬却又是秦氏尤氏二人輸了戲酒的東道言定後日吃這東道一面就叫送飯吃畢晚飯因天黑了尤氏因說先派兩個小子送了這秦相公家去媳婦們傳出去半日秦鐘告辭起身尤氏問派了誰送去媳婦們回說外頭派了焦大誰知焦大醉了又罵呢尤氏秦氏都說道偏又派他作什麼放首這些小子們那一個派不得偏要惹他去鳳姐道我成日家說你太軟弱了縱的家里人這樣還了得了尤氏嘆道你難道不知這焦大的連老爺都不理他的你珍大哥也不理他只因他從小兒跟着太爷們出過三四回兵從死人堆里把太爷背了出來得了命自己挨着餓却偷了東西來給主子吃兩日沒得水得了半碗水給主子呵他自己喝馬溺



不仗有這些功勞情分有祖宗時都另眼相待如今誰肯難為他去他自己又  
老了又不愿顧體面一味吃酒吃醉了無人不罵我常說給管事的不要派他差  
使使金当一个死的就完了今又派了他鳳姐道我何常不知這焦大到是你們  
沒主意有這樣的何不打發他遠去的庄子上去就完了說自因問我們的事  
可齊備了地下衆人都應道同候齊了鳳姐起身告辭和宝玉攜手同行尤氏  
等送至大廳只見燈燭輝煌衆小廝都在丹墀侍立那焦大又恃賈珍不在家  
即在家亦不好怎樣他更可以任意洒落因趁酒興先罵大抵管賴二  
說他不公道欺軟怕硬有了好差事使就派別人像這等黑更半夜送人的事就  
派我沒良心的王八羔子瞎充管家你也不想焦大太爷說脚比你的頭  
還高呢二十年頭里的焦大太爷眼里有誰別說你們這一起雜種王八羔子

們正罵的與頭上賈蓉送鳳姐的車出去衆人喝他不听賈蓉忍不得便罵了他兩句使人綑起來等明日酒醒了問他还尋死不尋死了那焦大那里把賈蓉放在眼里反大叫起來赶首賈蓉叫蓉哥兒你別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兒別說你這樣兒的就是你爹你爷；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不是焦大一个人你們就官兒享榮華受富貴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這家業到如今了不報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來了不和我說別的还可若再說別的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鳳姐在車上說与賈蓉道以後还不打發了這个沒王法的東西留在这里豈不是禍害倘或親友知道了豈不笑話白們這樣的人家連个王法規矩沒有賈蓉答应是衆小厮見他太撒野了只得上來几个揪着綑倒拖往馬圈裡去焦大越發連賈珍都說出來乱嚷乱叫說我要往祠堂裡哭太

爷去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家偷狗戲雞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我什麼不知道咱們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衆小厮听他說出這些沒天日的話來啼的魂飛魄散也不顧別的了便把他捆起來用土和馬糞滿的填了他一嘴鳳姐和賈蓉等也送的聞得便都粧作沒聽見宝玉在車上見過般醉鬧到也有趣因問鳳姐道姐：你听他說爬灰的爬灰什麼是爬灰鳳姐听了連忙立眉嗔目斷喝道少胡說那是醉漢嘴里混噁你是什麼樣的人不說沒听见还到細問等我回去回了太：仔細捶你不捶你唬得宝玉忙央告道好姐：我再不敢了鳳姐道这才是呢等咱們到了家回了老太：打發你同你秦家侄兒孝重念書去要緊說有却自回往榮府而來這正是

七回卷末有對一付

不因俊俏難為友

正為風流始讀書

石頭記 第八回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八回

比通靈金鶯微露慧

探寶釵代玉半含酸

話說鳳姐和宝玉便回明賈母秦鐘要上家塾之事自己也有了个伴讀的朋友正好發奮又自定的稱贊秦鐘的人品行事最使人怜愛鳳姐又在一傍帮省說過日他還來拜老祖宗等語說的賈母喜歡起來鳳姐又趁勢請賈母日過去看戲賈母垂年老却極有興頭至後日又有尤氏來請隨了王夫人林黛玉宝玉等過去看戲至晌午賈母便歇息了王夫人本是好清淨的見賈母回來也就回来了然後鳳姐坐了首席盡歡至晚無話却說宝玉因送賈母回來待賈母歇了中竟意欲還去看戲取樂又恐<sup>嫌</sup>的秦氏等人不便<sup>因</sup>想起近日薛

宝釵在家養病未去親候意欲去望他一望若從上房後角門過去又恐遇見別事纏繞再或可巧遇見他父親更為不要寧可遠遠路罢了當下衆姪：丫环伺候他換衣服見他不換仍出二門去了衆姪：丫环只得跟隨出來还不当他去那府中看戲誰知到穿堂便向東向北遠所後而去偏頂頭遇見了門下清客相公詹光單聘仁二人走來一見了宝玉便都笑首赶上來一个抱住腰一个搗首手都道我的菩薩哥兒我說作了好夢呢好不容易得遇見了你說首請了安又問好勞叨半日方才走開老媽：叫住日問二位爺是後老谷跟前來的不是二人點頭道老谷在夢坡齋小書房里歇中竟呢不妨事的一面說一面走了說的宝玉也笑了于是轉灣向北奔梨院香院來可巧銀庫房的總領名喚吳新登與倉上的頭目名戴良還有几个管事的頭目共有七个人



從帳房里出來一見了宝玉趕來都一齊垂手站住獨有一個買辦名喚錢華因他多日未見宝玉忙上來打千兒請安宝玉忙含笑攜他起來眾人都笑說前兒在一處看見二爺寫的斗方兒字法越發好了多早晚兒賞我們几張貼；宝玉笑道在那里看見了衆人道好几處都有都稱的讚了不得還和我們尋呢宝玉笑道不置值什麼你們說與我的小兒們就是了一面說一面住走衆人待他過去方都各自散了閑言少述且說宝玉來至梨香院中先入薛姨媽室中來正見薛姨媽打點針黹分給了姊妹們呢宝玉忙請了安薛姨媽忙一把拉了他抱入懷內笑說這們冷天我的兒難為你想着來快上炕來坐有罷命人到滾；的茶來宝玉因問哥；不在家薛姨媽嘆道他是沒籠頭的馬天；忙不了那里肯在家一日宝玉道姐；可大安了薛姨媽道可是呢你前兒又想

自打發人來賄他：在里間不是你去賄他里間比這里暖和那里坐自我权  
拾收拾就進去和你說話見宝玉聽說忙下了炕來至里間門前只見弔首半  
旧的紅綉軟簾宝玉掀簾一邁步進去先就看見薛宝釵坐在炕上作針線頭  
上挽有漆黑的油光鬢兒蜜合色綿袂玫瑰紫二色金銀鼠比肩褂葱黃縐棉  
裙一色半新不旧看去竟奪筆唇不点而紅眉不画而翠臉若銀盆眼如水性  
罕言寡語人謂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宝玉一面看一面問姐：可大愈了  
宝釵抬頭只見宝玉進來連忙起身含笑答說已經大好了到多謝記掛首說  
首讓他在炕沿上坐了即命鶯兒斟茶來一面又問老太太：姨娘安別的姊妹  
們都好一面看宝玉頭上代有繫系嵌玉紫金冠額上勒有二龍搶珠金抹額  
身上穿着秋香色立蟒白腋箭袖繫首五色蝴蝶套綠項上掛首長命鎖記名

符另外有一塊落草時啣下來的寶玉寶釵因笑說道成日家說你的這玉究竟未曾細細的賞鑒我今到要照：說自便挪進前來寶玉亦湊了上去從項上摘了下來遞在寶釵手內寶釵托于掌上只見大如雀卵燦若明霞瑩潤如酥五色花紋纏護這就是大荒山中青埂峰下的那塊頑石的幻相後人曾有詩嘲云

女媧煉石已荒唐  
幻來親就臭皮囊

又向荒唐演大荒  
好知運敗金無彩

失去幽靈真境界  
堪嘆時乖玉不光

白骨如山忘姓氏

無非公子與紅粧

那頑石亦曾記下他這幻相並癩僧所鐫的篆文今亦按圖畫于後但其具體最小方能從胎中小兒口內啣下今若按其體畫恐字跡过于微細使觀者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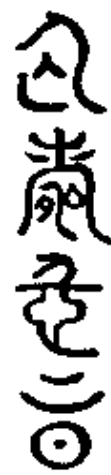
廢眼光亦非暢事。故今只按其形勢無非畧展此規矩使現者便于灯下醉中可閱。今註明此故方無胎之兒口有多大怎得啣此狼狽蠢大之物等語之謗。

通靈寶玉正面圖式

誦 靈 圖 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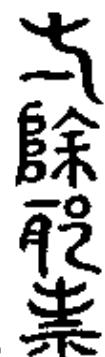


註云  
莫失莫忘



仙壽恒昌

通靈寶玉反面圖式



註云  
一除邪祟



二療冤疾



三知禍福

寶釵看畢又從翻<sup>新過</sup>正面來細看口內念道莫失莫忘仙壽恒昌念了兩遍乃回頭向鶯兒笑道你不去到茶也在这里發歡作什麼鶯兒嘻嘻笑道我听這兩句話到向和姑娘的項圈上的兩句話是一对兒。寶玉听了忙笑道原來姐，那項圈上也有八个字我也賞鑒：寶釵道你别听他的話沒有什麼字。

玉笑央好姐：你怎麼瞞我的了？呢寶釵被纏不過，因說道：也是個人給了兩句吉利話兒，所以鑿上了叫天；代滯有不然，沉甸；的有什麼趣兒？一面說一面解了排扣，從里面大紅袄上將珠寶晶瑩黃金燦爛的瓔珞掏將出來，宝玉忙托了賞看時，果然一面有四個篆字，兩面八個，共成兩句吉識，亦曾按式畫下形相。



音註云

不離不棄



音註云

芳齡永繼

宝玉看了，也念了兩遍，又念自己的兩遍，因笑問姐：這八個字到真與我的，是一對兒。笑道：是了，和痴和尚送的他說，必須鑿在金器上，寶釵不待說完。

便嘆他不去到茶一面又問宝玉從那里來宝玉此時與寶釵就近只聞一陣  
：涼森：甜柔：的幽香竟不知係何香氣遂問姐：燻的是什麼香我竟從  
未聞見過這味兒寶釵笑道我最怕燻香好：的衣服燻的香燻火氣的宝玉  
道既如此這是什麼香寶釵想了一想笑道是了我早起吃了丸藥的香氣  
宝玉笑道什麼丸藥這麼好聞好姐：給我一丸嚐：寶釵笑道又混鬧了一  
个藥也是混喫的一語未了忽聽外面人說林姑娘來了話尤未了林黛玉已  
捏：的走了進來一見了宝玉便笑道噯啣我來的不巧了宝玉等忙起身笑  
讓坐寶釵因笑道這話怎麼說黛玉笑道早知他來我就不來了寶釵道我更  
不解這意黛玉笑道要來一羣都來要不來一个也不來今兒他來了明兒我  
再來如此間錯開了來豈不天：有人來了也不至于太冷落也不至于太

熱鬧了姐；如何反不解這意思。宝玉因見他外面罩着大紅綢緞對衿褂子，因問下雪了麼？地下婆娘們道：下了這半日雪，珠兒了。宝玉道：取了我的斗篷來，不曾代玉，便道是不是我來了？他就該去了。宝玉笑道：我多早晚兒說要去了？不過拿來預備着。宝玉的奶母李媽；因說道：天又下雪也，好早晚的了。就在這里同姐、妹；一處頑；罷，媽那里擺茶菓子呢？我叫了頭去取了斗篷來，說給小兒們散了。罷，宝玉應允李媽；出去命小廝們都各散去不提。這里薛姨媽已擺了幾樣細茶菓子來，留他們吃茶。宝玉因誇前日在那府里珍大嫂子的呼人做好，鴛鴦信薛姨媽听了忙也把自己的糟的取了比來，與他嘗。宝玉笑道：這个須得就酒才好。薛姨媽便令人去灌了最上等的酒來。李媽；便上來道：姨太太；酒到罷了。宝玉央道：媽；我只喝一鍾。李媽；道：不中用。當有

老太：太：那怕你吃一罇呢想那日我眼錯不見一会不知是那一个沒有調教的只圖討你的好兒不管別人死活給了你一口酒吃奠送的我挨了兩日罵姨太：不知道他性子又可惡吃了酒更弄興有一日老太：高性了又儘着他吃什麼日子又不許他吃何苦我白陪在裏面受氣薛姨媽笑道老貨你只放心吃你的去我也不許他吃多了便是老太：問有我呢一面令小丫頭來讓你奶李們去也吃杯酒糖酒：雪氣那李姑：听如此說只得和衆人去吃些酒水这里宝玉又說不必溫煖了我只愛吃冷的薛姨媽忙道這可使不得吃了冷酒寫字手打聽見寶釵笑道宝田兄弟虧你每日家雜孝傍权的難到就不知道酒性最熱若熱吃下去發散的速快若冷吃下去便凝結在內以五臟去煖他豈不受害甚此还不快別用湯吃那冷的了宝玉听這話有情理便放下冷



酒命人煖來方飲代玉磕着瓜子兒只抵着嘴笑可巧代玉的小奶娘雪雁走  
來與代玉送小手爐代玉因含笑問他誰叫你送來的誰為他費心那里就冷  
死了我雪鴈道紫鵲姐：怕姑娘冷使我送來的代玉一面接了抱在懷中笑  
道也亏你到听他的話我平日和你說的全當耳傍風怎麼他說了你就依比  
聖旨還快比宝玉听這話知是代玉借此奚落他也無回復之詞只嘻嘻的笑  
兩陣罷了寶釵素知代玉是如此慣了的也不去採他薛姨媽因道你素日身  
子弱禁不得冷的他們託掛首你到不好代玉笑道姨媽不知道幸亏是姨媽  
这里倘或在别人人家豈不惱好說就看的人家連个手爐也沒有爬：的  
從家里送个來不說了你們太小心過恐樣還只當我素日是這等狂慣了呢薛  
姨媽道你这个多心的有這樣想我就沒這心樣說話時宝玉已是三杯過去

李媽：又上來攔阻宝玉正在心甜意洽之时和宝代姊姊妹說：笑：的那肯不吃宝玉只得屈意央告好媽：我再吃兩鐘就不吃了李媽：道你可仔細老爹今兒在家提防問你的書宝玉听了這話便心中大不自在慢：的放了酒垂了頭代玉先忙的說別掃大家的興舅：若叫我只說姨媽當首呢這个媽：他吃了酒又拿我們來醒皮了一面情推宝玉使他賭氣一面情：的咕囔說別理那老貨僭們只管樂僭們的那李媽不知代玉的意因說道林姐姐你不要助着他了你到功：他只怕他还听此林代玉冷笑道我為什麼助他我也不犯着助他你这媽：太小心了往常老太：又給他酒吃如今在姨媽这里多吃一口料也不妨事必定姨媽这里是外人不当在这里的也未可定李媽：听了又是急又是笑說道真：这林姐姐說出一句話來比刀子还

尖你這弄了什麼寶釵也忍住笑自把代玉腮上一擽說道真：這了擗了頭的一張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歡又不是薛姨媽一面又說別怕，我的兒來這裡沒好的你吃別把這点子東西唬的存在心里到叫我不安只管放心吃都有我呢越發吃了晚飯去便醉了便跟着我睡罷因命再盪熱酒來姨媽陪你吃兩杯可就吃飯罷宝玉听了方又鼓起興來李媽因吩咐小丫頭子們你們在這里小心省我家里換了衣服就來消：的回姨太太別由着他多給他吃說省便家去了這里魚還有三兩丫婆子都是不覺痛痒的見李媽走了也都悄：去尋方便去了只剩了兩個小丫頭子樂得討宝玉的歡喜幸而薛姨媽干哄萬哄的只容他吃了几杯就忙收過了作酸笋鷄皮湯宝玉痛噁了兩碗吃了半碗飯碧粳粥一時薛林二人也吃完了飯又釀：的溝上茶來大

家吃了薛媽方放了心雪鴈等三四午了頭已吃了飯進來伺候代玉因問室  
玉道你走不走室玉也斜倦眼道你要走我和你一同走代玉聽說遂起身道  
偕們來了這一日也該回去了還不知那邊怎麼找偕們呢說着二人便告辭  
小丫頭忙捧過斗笠來室玉便把頭畧低一低命他代上那了頭便將那大紅  
猩毡斗笠一抖才往室玉頭上帶室玉便說罷：好蠢東西你也輕些兒難到  
沒見過別人代過的讓我自己代罷代玉站在炕沿上道囉唆什麼過來我照  
了罷室玉忙就近前來代玉用手整理輕：篋住束髮冠將笠沿掖在抹額之  
上將那一棵核桃大的絳絨簪纓扶起顛巍：露于笠外整理已畢端相了端  
相說道好了披上斗篷罷室玉听了方接了斗篷披上薛姨媽忙道跟你們的  
媽：都還沒來呢且畧等再走不是室玉道我們到去等他們有了頭們跟着也

勾了薛姨媽不放到<sup>心</sup>底命兩了婦女跟隨他<sup>道</sup>兄妹方罷他二人道了獲一還回  
往賈母房中<sup>回</sup>賈母<sup>不</sup>用晚飯<sup>吃</sup>知是薛姨媽<sup>本</sup>起<sup>飯</sup>更加<sup>了</sup>歡喜因見宝玉吃了酒  
遂命他自回房去歇自不許再出來了因命人好生看待自忽想起跟宝玉的  
人來遂問眾人李奶子怎麼不見衆人不敢直說家去了只說才進來的想有  
事才去了宝玉踉蹌回顧道他比老太：還受用呢問他作什麼沒有他只怕  
我還多活兩日一面說一面來至自己的臥室只見筆墨在案晴雯先接出來  
笑說道好：要我研了那些墨早起高興只寫了三字丟下筆就走了哄的  
我們等了一日快來与我寫完這些墨才罷宝玉忽然想起早起的事來因笑  
道我寫的那三字那里呢晴雯笑道这个人可醉了你頭里過那府里去嗎  
呷貼在這門斗上這會子又這般問我生怕別人貼壞了我親自爬高上梯的

貼上這會子還凍的手水冷呢。宝玉听了，笑道：「我忘了你的手冷，我替你渥。」  
自說着，便伸手攜了晴雯的手，同仰首看門斗上新書的三個字。一時代玉來  
了，宝玉笑道：「好妹，你別撒謊。你看這三個字，那一个好？」代玉仰頭看里間門  
斗上新貼了三個字，寫着「絳雲軒代玉」，笑道：「都好，怎麼寫的這們好了？明  
兒也與我寫一個匾。」宝玉嘻嘻的，笑道：「又哄我呢。」說着，又問襲人姐：「呢？」晴雯  
向裡間炕上掀嘴，宝玉一看，只見襲人合衣睡在那里。宝玉笑道：「好太渥早  
了。」因又問晴雯道：「今兒我在那府里吃早飯，有一碟子豆腐皮的包子，我想  
自你愛吃，和珍大奶說了，只說我留自晚上吃，叫人送過來的，你可吃了？」晴沒有  
雯道：「快別提，一送了來，我知道是我的，偏我才吃了飯，就放在那里。後來李奶  
奶來了，看見說，宝玉未必吃了，拿了給我孫子去罷。他就叫人拿了家去了。」接

着茜雪捧上茶來寶玉因讓林妹：吃茶衆人笑說林妹：早走了還讓呢寶玉吃了半碗茶忽又想起早起的茶來因問茜雪道早起凜了一碗楓露茶我說過那茶是三四次後才出色的这会子怎麼又凜了这个來茜雪道我原是留省的那会子李奶：來了他要嗜：就給他吃了寶玉听了將手中的茶杯只順手往地下一擲豁啣一聲打了个粉碎潑了茜雪一裙子的茶又跳起來問省茜雪道他是你那一門子的奶：你們這麼孝敬他不過是仗着我小时候吃過他几日奶罢了如今逞的他比祖宗还大了如今我又吃不省奶了白省的養省祖宗作什麼攆了出去大家干净說省便要去立刻回賈母攆他乳母原來襲人寔未睡省不过故意粧睡引寶玉來誣他頑要先聞得說字問包子等事也还可不必起來後來捧了茶鐘動了氣遂連忙起來解釋劝阻早有

賈母遣人來問是怎了襲人忙道我才到茶來被雪滑倒了失手砸了鐘子  
一面又安慰宝玉道你立意要攆他也好我們也都愿意出去不如趁勢連我  
們一齊攆了我們也好你也不愁再有好的來伏侍你宝玉听了這話方無了  
言語被襲人等扶至炕上脫換了衣服不知宝玉口內還說些什麼只竟口齒  
纏綿眼眉愈加<sup>錫</sup>滯忙扶持他睡下襲人伸手從他項上摘下那通靈玉來用  
自己的手帕包好塞在褥子<sup>子底</sup>下次日帶時便冰不着脖子那宝玉就枕便睡了  
彼時李媽等已進來了聽見醉了不敢前來再加觸犯只悄悄的打听睡了  
方放心散去次日醒來就有人回那邊小蓉大爺秦相公來拜宝玉忙接了出  
去領了拜見賈母見秦鐘形容縹緲牽止溫柔堪陪宝玉讀書心中十分  
歡喜便留茶留飯又命人帶去見王夫人等眾人因素愛秦氏今見了秦鐘是



這般人品也都歡喜臨去時都有表禮賈母又與了一個荷包並一個金魁星取文星和合之意又囑咐他道你家住的近或有一時寒熱飢飽不便只管住在这里不必限定了只和你宝叔在一處別跟着那些不長進的東西們孝秦鍾一二的答应回去稟知他父親秦業現任營繕郎年近七十夫人早亡因當年無兒女便向養生堂抱了一個兒子並一個女兒誰知兒子又死了只剩女兒小名喚可兒長大時生的形容嫵媚性格風流因素與賈家有此瓜葛故結了親許與賈蓉為妻那秦業至五旬之上方得了秦鍾因去歲業師亡故未暇延請高明之吉只得暫時在家溫習旧課正思要和親家去商議送往他家塾中暫且不致荒廢可巧遇見了宝玉这个机会又知賈家塾中現今司塾的是賈代儒乃當今之老儒秦鍾此去孝業料必進益成名可望因此十分喜悅只

是官囊羞澁那賈家上；下；都是一双富貴眼睛容易拿不出來兒子的終  
身大事說不得東併西湊的恭；敬；封了二十四兩贄見禮親自帶了秦鍾  
來代儒家拜見了然後宝玉上孝之日好一同入塾正是

早知日後聞爭氣

豈肯今朝錯讀書

# 石頭記

## 第九回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九回

戀風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頑童鬧學堂

話說秦業父子專候賈家的人來送上李擇日之信原來宝玉急于要和秦鐘  
相遇却顧不得別的選擇了後日一定上李後日一早請秦相公到我這里會  
齊了一同前去打發了人送了信至日一早宝玉起來時襲人早已把書筆文  
物包好收什的停：安：坐在床沿上發悶見宝玉醒來只得伏侍他梳洗室  
玉見他悶：的因笑問道好姐：你怎麼又不自在了難到怪我上李去丟的  
你們冷清了不成襲人笑道這是那里話讀書是極好的事不然就潦倒一輩  
子終久怎麼樣呢但只一件只是念書的時節想有書不念的時節想有家此

別和他們一處頑鬧。聽見老爺不是頑的，豈說是奮志要強？那工課寧可少些。一則貪多嚼不爛，二則身子也要保重。這就是我的意思。你可要体量襲人說一句。宝玉應一句襲人又道：大毛衣服我也包好了，交出給小子們去了。學里冷好歹想自添換，比不得家里有人照顧。脚炉手炉的炭也交出去了。你可自他們添那一起懶賊，你不說他們樂得不動，白凍坏了你。宝玉道：你放心。出外頭我自都會調停的。你們也別悶死在這屋裏。長和林妹一處去頑笑。自才好說。自俱以穿代齊備。襲人催他去見賈母。賈政王夫人等。宝玉又去囑咐了晴文麝月等。几句方出來見賈母。也未免有几句囑咐的話。然後去見王夫人。又出來書房中見賈政。偏生這日賈政回家早些。正在書房中與相公清客們閒談。忽見宝玉進來。請安回說。上學里去。賈政冷笑道：你如果再提上學

兩個字連我也羞死了依我的話你竟頑你的去是正理仔細看站贓了我的地  
靠贓了我的門衆清客相公們都早起身笑道老世翁何必又如此今日世兄  
一去三二年就可显身成名的了断不似往年仍作小兒之態了天也將飯時  
世兄竟快請罷說有便有兩個年老的攜了宝玉出去賈政因問跟宝玉的是  
誰只所外面答應了兩聲早進來三四個大漢打千兒請安賈政看時認得是  
宝玉的奶母之子名喚李貴因向他道你們成日家跟他上李他到底念了些  
什麼書到念了些流言混語在肚子里李了此精致的淘氣等我問一問先揭  
了你的皮再和那不长進的笑真賬嚇的李貴忙双膝跪下摘了帽子頭頭有聲  
連：答应是又回說哥兒已念到第三本詩經什麼呦：鹿鳴荷葉浮萍小的  
不敢撒謊說的滿座闐然大笑起來賈政也掌不住笑了因說道那怕再念三

十本詩經也都是掩耳偷鈴哄人而已你去請李重太爺的安就說我說了什麼詩經古文一槩不用虛應故事只是先把四書一氣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李貴忙答應是見賈政無話方退出去此時宝玉獨站在院外屏聲靜候待他們出來便忙沒有的走了李貴等一面裨衣服一面說道哥兒聽見了沒有曾沒有先要揭我們的皮呢人家的奴才跟主子賺些好体面我們這等奴才白陪首挨打受罵的從此後也可怜見些才好宝玉笑道好哥：你別委曲我明兒請你李貴道小祖宗誰敢望你請只求听一句半句話就有了說首又至賈母這邊秦鍾已早來候着了賈母正和他說話兒呢于是二人見過辭了賈母宝玉忽想起未辭代玉因又忙至代玉房中來作辭彼时代玉才在窓下对鏡理粧听宝玉說上季去因笑道好这一去可定是要蟾宮折桂去了我不能送你了宝



王道好妹：等我下了李再吃飯和胭脂膏子也等我來再製勞叨了半日方  
撒身去了代玉忙又叫住問道你怎敢不去辭：你宝姐：呢宝玉笑而不答  
一迳同秦鍾上李去了原來這賈家之義學離此也不甚遠不過一里之遙原  
係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貧窮不能請師者即入此中肄業凡族中有官爵  
之人皆供給銀兩按俸之多寡幫助為李中之費特共奉年高有德之人為塾  
堂專為訓課子弟如今宝秦二人來了一一的都互相拜見過譜起書來自比  
以後他二人同來同往同坐同起愈加親密又兼賈母愛惜也時常的留下秦  
鍾住上三天五日與自己的重孫一般疼愛因見秦鍾不甚寬裕更又助他些  
衣履等物不上一月之工秦鍾在榮府便熟了宝玉終是不安本分之人竟一  
味的隨心所欲因此又發了癖性又特向秦鍾悄說道咱們兩個人一樣的年

紀况又是同窗以後不必論叔姪只論弟兄朋友就是了先是秦鐘不肯當不得宝玉不依只叫他兄弟或他的表字鯨卿秦鐘也得混自乱叫起来原來这孝中虽都是本族人丁与些親戚的子弟俗語說的好一龍生九種：各别未免人多了就有龍蛇混雜下流人物在内自宝秦二人来了都生的花朵兒一般的模樣又見秦鍾腆溫柔未語面先紅怯：羞：有女兒之風宝玉又是天生成慣能作小服低賠身下氣情性体贴話語綿纏因此二人更加親厚也怨不得那起同窓人起了疑背地裡你言我語話語評淫議佈滿書房内外原來薛蟠自来王夫人处住後便知有一家孝：中廣有青年子弟不免偶動了龍陽之興因此也假來上孝讀書不过是三日打魚兩日晒網白送些束修禮物与賈代儒却不曾有一兒進並只圖結交些契弟誰想这孝内就有好几

个小李生圖了薛蟠的銀錢吃穿被他哄上手的也不消多記更又有两个多情的小李生亦不知是那一房的親眷亦未考其姓名只因生得嫵媚風流滿李中都送了他两个外号一号香憐一号玉愛魚都有窈慕之意將不利于孺子之心只是都惧薛蟠的威勢不敢來沾惹如今宝秦二人一來可見了他两个也不免纏繞羨慕亦因知係薛蟠相知故未敢輕率妄動香玉二人心中也一般的苗情与宝秦因此四入心中魚有情意只未發跡每日一入李中四处各坐却八目勾苗或設言托意或咏柔寓柳暹以心照却外面自為避人眼目不意偏又有几个滑賊看出形景來都背後擠眉弄眼或咳嗽揚声这也非止一日可巧过日代儒有事早已回家去了又苗下一句七言对聯命李生对了明日再來上書將李中之事又命賈瑞暫且管理妙在薛蟠如今不大來李中

應卯了因此秦鐘越此和香伶擠眉弄眼遮暗号兒二人假粧出小恭走至後院說梯已諾秦鐘先問他家里的大人哥管你交朋友不管一語未了只听背後咳嗽了一声二人唬的忙回頭看時原來是窗友名金榮者香伶有此性急羞怒相激問他道你咳嗽什麼難到不許我兩了說話不成金榮笑道你們說說難道不許我咳嗽不成我只問你們有話不明說許你們這樣鬼祟的幹什麼故事我可也拿住了還賴什麼先得讓我抽了頭兒偈們一声兒不言語不然大家就奮起來秦香二人急的飛紅的臉便問道你拿住什麼了金榮笑道我現拿住了是真的說有又拍着手笑嚷道貼的好燒餅你們都不買一個吃去秦鍾香伶二人又氣又急忙進去向賈瑞前告金榮說金榮無故欺負他兩了原來這賈瑞最是了圖便宜沒行止的人每在李中以公報私勒索子

弟們請他後又補助有薛蟠圖些銀錢酒肉一任薛蟠橫行霸道他不但去  
管約反助紂為虐討好兒偏那薛蟠本是浮萍心性今日愛東明日愛西近來  
又有了新朋友把香玉二人又丟開一邊就連金榮亦是當日的好朋友自有  
了香玉二人見棄千金近日連香玉亦已見棄故賈瑞也無了提攜幫襯之人  
不說薛蟠得新棄旧只怨香玉二人不在薛蟠前提攜幫補他因此賈瑞金榮  
等一千人也正在醋妒他兩個今見秦香二人來告金榮賈瑞心中便更不自  
在起來豈不好呵叱秦鐘却拿省香伶作法反說他多事自寬搶白了几句香  
伶反討了沒趣連秦鐘也訕：的各歸坐位去了金榮越發得了意搖頭咂嘴  
的口內還說許多閒話玉愛偏又听了不忿兩個人隔座咕：唧：的角起口  
來金榮只一口咬定說方才明：的撞見他兩個在後院子里親嘴摸屁股兩

个商議定了一对一禽撮艸棍兒抽長短誰長誰先幹金榮只顧得意亂說却不防還有別人誰知早又觸怒了一个你道这个是誰原來这一个名喚賈善亦係寧府中之正派玄孫父母早亡從小兒跟自賈珍過活如今長了十六歲比賈蓉生的還風流俊俏他弟兄二人最相親厚常相共處寧府人多口雜那些不得志的奴僕們常能造言誹謗主人因此不知又有什麼小人詬誶譏詈之詞賈珍想亦風聞得些口声不大好自己也要避些嫌疑如今竟分与房舍命賈善搬出寧府自去立門戶過活去了這賈善外相既美內性又聰明自然應名來上孝亦不過虛掩眼目而已仍是鬪鷄走狗賞花玩柳搥<sup>着</sup>恃上有賈珍溺愛下有賈蓉匡助因此族人誰敢來觸逆于他；既和賈蓉最好今見有人欺負秦鍾如何肯依如今自己要挺身出來報不平心中且忖度一番想道金

榮賈瑞一千人都是薛大叔的相知向日我又與薛大叔相好倘或我一出頭  
他們告訴了老薛我們豈不傷和氣待要不啻如此謠言說的大家沒趣如今  
何不用計制伏又止息口聲又傷不了臉面想畢也粧作出小恭走至外面悄  
：的把跟寶玉的書童名喚茗烟者喚到身邊如此這般調撥他几句這茗烟  
乃是寶玉第一個得用的且又年輕不諳世事如今所賈善說金榮如此欺負  
秦鍾連他拿寶玉都干連在內不給他利害下次越發狂縱難制了這茗烟  
無故就要欺壓人的如今得了這個信又有賈善助着便一頭進來找金榮也  
不叫金相公了只說姓金的你是什麼東賈善遂踉一躲靴子故意整：衣服  
看：日影兒說是時候了遂先向賈瑞說有事要早走一步賈瑞不敢強他只  
得隨他去了這里茗烟先一把揪住金榮問道我們禽屁股不禽屁股管你私

把相干橫豎沒尙你爹去就罢了你是好子出來動一動你茗大爺唬的滿屋  
中子弟都怔怔的痴望賈瑞忙吆喝茗烟不得撒野金榮氣黃了臉說反了奴  
才小子都敢如此我只和你主子說便奪手要去抓打宝玉秦鐘二人去尚未  
去時從腦後搜的一声早見一方硯瓦飛來並不知係何人打來的幸未打省  
却又打了傍人的座上这座上乃是賈蘭賈茵這賈茵亦係榮國府近派的重  
孫其母亦少寡獨守有賈茵這賈茵與賈蘭最好所以二人同桌而坐誰知賈  
茵年紀愈小志氣最大極是淘氣不怕人的他在座上冷眼看見金榮的朋友  
暗助金榮飛硯來打茗烟偏沒打省茗烟便落在他桌上正打在面前將一个  
磁硯水壺打了个粉碎濺了一書黑水賈茵如何依得便罵好囚攬的們这不  
都動了手了成罵省也便抓起硯磚來要打回去賈蘭是省事的忙按住硯



極口勸道好兄弟不與僧們相干賈菌如何忍得住便兩手抱起書匣子來照  
那邊掄了去終是身小力薄却掄不到那里剛到宝玉秦鐘桌案上就落了下  
來只听得嘩唧一聲砸在桌上書本紙片等至于筆硯之物撒了一桌又把宝  
玉的一碗茶也砸得碗碎茶流賈菌便跳出來要揪打那一個飛硯的金榮此  
時随手抓了一根毛竹大板在手地狹人多那里經得舞動長板茗烟早吃了  
一下亂嚷你們還不來動手宝玉還有三個小廝一名鋤藥一名掃紅一名墨  
雨這三個豈有不淘氣的一齊亂嚷小婦養的動了兵器了墨雨遂掄起一根  
門門掃紅鋤藥手中都是馬鞭子蜂擁而上賈瑞急攔一回這个劫一回那个  
誰听他的話肆行大鬧衆頑童也有趁勢幫着打太平拳助樂的也有胆小藏  
在一邊的也有直立在桌上拍着手兒亂笑喝首聲兒叫打的登時悶鼎沸起

來外邊李貴等几个大僕人聽見里边作起反來忙都進來一齊喝住問是何原故衆聲不一这一个如此說那一个又如彼說李貴且喝罵了茗烟四个一頓攆了出去秦鐘的頭上早撞在金榮的板上打起一層油皮宝玉正拿褂襟子替他揉呢見喝住了衆人便命李貴取書拉馬來我去回太爷去我們被人欺負了不敢說別的守礼來告訴瑞大爷：「反倒派我們的不是听自大家罵我們還調唆他們打我們茗烟連秦鐘的頭也打破這還在这里念什麼書茗烟他也是為有人欺負我的不如散了罷李貴道哥兒不要性急太爷既有事回家去了这会子為這点子事去聒噪他老人家倒显的咱們沒理依我的主意那裏的事情那里了結好何必去驚動他老人家這都是瑞大爷的不是太爷不在這里你老人家就是這孝里的頭腦了衆人看自你行事衆人有

了不是該打的打該罰的罰如何等鬧到這步田地還不管賈瑞道我吆喝  
都不听李瑞笑道不你老人家惱我素日你老人家到底有此不正經所以這  
些兄弟才不听就鬧到太爺跟前連你老人家也是脫不過的还不快作主  
意撕羅開了罢宝玉道撕羅什麼我必是回去的秦鐘哭道有金榮我是不在  
這里念書的宝玉道這是為什麼難道有人家來的僧們到來不得我必回明  
白衆人攆了金榮去又問李貴金榮是那一房的親戚李貴想了一想道也不  
用問了若問起那一房的親戚更傷了兄弟們的和氣茗烟在窗外道他是東  
胡同子里璜大奶奶的侄兒那是什麼硬正仗腰子的也來嚇我們璜大奶  
是他姑娘你那姑媽只會打旋磨子給我們璉二奶奶跪首借當頭我眼里就  
看不起他那樣的主子奶奶李貴忙斷喝不止說偏你這小爺的知道有這些

蛆嚼宝玉冷笑道我只當是誰的親戚原來是璜嫂子的侄兒我就去問：他來說首便要走叫茗烟進來包書茗烟包有書又得意道爺也不用自己去見等我到他家就說老太太：有說的話問他呢僱上一輛車拉進去當首老太太：問他豈不省事李貴忙喝道你要死仔細回去我好不好先撻了你然後再回老爺太：就說宝玉全是你調唆的我這里好不容易哄好了一半了你又來生个新法子你鬧了孝堂不說變兒<sup>法</sup>壓息了才是到要往大里開茗烟方不敢作声兒了此時賈瑞也怕鬧大了自己也不干淨只得委曲自來央告秦鍾又央告宝玉先是他二人不肯後來宝玉說不回去也罷了只叫金榮賠不是使罷金榮先是不肯後來禁不得賈瑞也來逼他去賠不是李貴等只得好勸金榮說原是你起的端你不這樣怎得了局金榮強不得只得與秦鍾作了揖

玉还不依偏定要磕頭賈瑞只要暫息此事又悄：的叻金榮說俗語說的好  
杀人不过頭点地你既惹出事来少不得下点氣兒磕了頭就完事了金榮無  
奈只得進前來与宝玉磕頭且听下回分解



石頭記  
第十四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十回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話說金榮因人多勢衆又兼賈瑞勒令陪了不是給秦鐘磕了頭宝玉方才不  
吵鬧了大家散了學金榮回到家中越想越氣說秦鐘不過是賈蓉的小舅子  
又不是買家的子孫附學讀書也不過和我一樣他因仗着宝玉和他好他就  
目中無人他既是這樣就該行些正經事人也沒的說他素日又和宝玉鬼  
崇崇的只當人都是瞎子看不見今日他又去勾搭人偏的撞在我眼睛里  
就是鬧出事來我還怕什麼不成他母親胡氏聽見他咕咕的說因問道  
你又要增什麼鬧事好容易我望你姑媽說了你姑媽千方百計的才向他們

西府里的璉二奶：跟前說了你才得了這個念書的地方若不是仗着人家  
偕們家里還有力量請的起先生況且人家孝里茶也是現成的飯也是現成  
的你這二年在這裡念書家里也省好大的嚼用呢省出來的你又愛穿件鮮  
明衣服再者不是因你在那裡念書你就認得什麼薛大爺了那薛大爺一年  
不給，這二年也幫了偕們有七八十兩銀子你如今要鬧出了這個孝房  
再要找這麼個地方我告訴你說罷比登天的還難呢你給我老：寔：的頑  
一會子睡你的竟去好多自呢于是金榮忍氣吞聲不多一時他自去睡了次  
日仍舊上孝去了不在話下且說他姑娘原聘給的是賈家玉字輩的嫡派名  
喚賈璜但其族人那里皆能像寧榮二府的富勢原不用細說這賈璜夫妻守  
省些小的產業又时常到寧榮二府里去請：安又會奉承鳳姐兒并尤氏所

以所鳳姐兒尤氏也時常資助；他方能如此度日今日正遇天氣晴明又值家中無事遂帶了一個婆子坐上車來家里走；瞧；寡嫂並侄兒閑話之間金榮的母親偏提起昨日賈家孝房里的那事從頭至尾一五一十都向他小姑子說了這璉大奶；不聽則已聽了一時怒從心上起說道這秦鐘小崽子是賈門的親戚難道榮兒不是賈門的親戚人都別恃勢利了況且都作的是什麼有臉的好事就是宝玉也犯不上向着他到這個樣等我去到東府瞧瞧；我們珍大奶；再向秦鐘他姐；說；叫他評；這個理這金榮的母親听了這話急的了不得忙說道這都是我的嘴快告訴了姑奶；了求姑奶；別去別管他們誰是誰非倘或鬧起來怎麼在那里站得住若是站不住家里不能請先生反到在他身上添出許多醫用來呢璉大奶；听了說道那里

管得許多你等我說了看是怎麼樣也不容他嫂子勸一面叫老婆子瞧了車就坐上往寧府里來到了寧府進了車門到了東邊小角門前下了車進去見了賈珍之妻尤氏也未敢氣高殷勤：叙過寒溫說了些閒話方問道今日怎麼沒見蓉大奶奶：尤氏說道他這些日子不知是怎麼省經期有兩個多月沒來叫大夫瞧了又說並不是喜那兩日到了下半天就懶待動說話也懶待眼神也發眩我說他你且不必拘禮早晚不必照例上來你就好生養：罷就是有親戚一家兒來有我呢就有長輩們怪你等我替你告訴連榮哥我都嗎耐了我說你不許<sup>勸</sup>指他不許招他生氣叫他靜：的養：就好了他要想什麼吃只管到我這里取來倘或我這里沒有只管望你連二嫂子那里要去倘或他有了好合歹你再要娶這麼一個媳婦這麼一個模樣兒這麼一個性情的人

兒打省燈籠也沒地方找去他這為人行事那了親戚那了一家的長輩不喜  
歡他所以我這兩日好不煩心焦的我了不得偏：今日早晨他兄弟來瞧他  
誰知那小孩子家不知好歹看見他姐：身上不大爽快就有事也不當告訴  
他別說是這麼一點子小事就是你受了一万分的委曲也不該向他說才是  
誰知他們昨兒孝房里打架不知是那里附孝來的一個人欺負了他了里頭  
还有些不乾不淨的話都告訴了他姐：嬌子你是知道那媳婦的魚則見了  
人有說有笑會行事兒他可心細心又重不拘聽見了什麼話兒都要度量了  
三日五夜才罷這病就是打這了秉性上頭思慮出來的今兒聽見有人欺負  
了他兄弟又是惱又是氣惱的是那群混賬狐朋狗友的扯是搬非調三惑四  
的那些人氣的是他兄弟不孝好不上心念書以致如此孝里吵鬧他听了這

事今日索性連早飯也沒吃我聽見了我方到他那邊安慰了他一會子又勸解了他兄弟一會子我叫他兄弟到那邊府里找保玉去了我才看自他吃了半盞燕窩湯我才過來了嬌子你說我心焦不心焦況且如今又沒了好大夫我想到他這病上我心里到像針扎<sub>了</sub>是的你們知道有什麼好大夫沒有金氏听了這半日話把方才在他嫂家的那一團要向秦氏理論的威氣早嚇的都丟在爪哇國去了聽見尤氏問他有知道的好大夫的話連忙答道我們這麼听首寔在也沒見人說有<sub>了</sub>好大夫如今听起大奶：這個來定不得還是喜呢嫂子到別處人混治倘或認錯了這可是了不得的尤氏道可不是呢正是說話間賈珍從外進來見了金氏便向尤氏問道這不是璉大奶：麼金氏向前給賈珍請了安賈珍向尤氏說道讓這大妹：吃了飯去賈珍說自話就過

那屋裏去了金氏此來原要向秦氏說：秦鍾欺負了他兄弟之事聽見秦氏病不但不能說亦且不敢提了況且賈珍尤氏又待的狠好反轉怒為喜又說了一会子話兒方家去了金氏去後賈珍方過來坐下問尤氏道今日他來有什麼說的事情尤氏答道到沒說什麼一進來的時候臉上到像有些有了惱的氣色是的及說了半天話又提起媳婦這病他到漸：的氣色平定了你又叫讓他吃飯他聽見媳婦這病也不好意思只管坐著又說了几句閒話兒就去了到沒求什麼事如今且說媳婦這病你到那里尋一个好大夫來與他瞧：要緊可別耽誤了現今偈們家走的這羣大夫那里要得一个都是听首人的口氣兒人怎麼說他也添几句文話兒說一遍可到殷勤的狠三四个人一日輪流有到有四五遍來看脉他們大家商量自立了方子吃了也不見效

到美得一日換四五遍衣裳坐起來見大夫其寔于病人無益賈珍說道可是這孩子也糊塗何必脫；換；的倘再自了涼更添一層病那迷了得衣裳任憑是什麼好的可又值什麼孩子的身子要緊就是一天穿一套新的也不值什麼我正進來要告訴你方才馮紫英來看我他見我有些抑鬱之色問我是怎麼了我才告訴他說媳婦忽然身子有好大的不爽快因為不得了好太醫斷不透是喜是病又不知有妨礙無妨礙所以我這兩日心里自寔自急馮紫英因說起他有一個幼時從學的先生姓張名友士字問最淵博的更兼醫理極深且能斷人的生死今年是上京給他兒子來捐官現在他家住自呢這麼看來正是合該媳婦的病在他手里除災亦未可知我即刻差人拿我的名帖請去了今日倘天晚了若不能來明日想來一定來況且馮紫英又即刻回家



親自去求他務必叫他來照；等这个張先生來照了再說罷尤氏听了心中甚喜因說道後日是太爷的壽日到底怎麼辦賈珍說道我方才到了太爷那里去請安兼請太爷來家來受一受一家子的禮太爷因說道我是清淨慣了的我不願意往你們那是非場中去鬧去你們必定說是我的生日要叫我去受眾人些頭莫過你把我從前註的陰騭文給我令人好，的寫出來刻了比叫我無故受眾人的頭還強百倍呢倘或後日這兩日一家子要來你就在家里好，的款待他們就是了也不必給我送什麼東西來連你後日也不必來你要心中不安你今日就給我磕了頭去倘或後日你要來又跟隨多少人鬧我，必和你不依如此說了又說後日我是再不敢去的了直叫來昇了來吩咐他預備兩日的筵席尤氏因叫人叫了賈蓉來吩咐來昇照旧例預備兩日的

筵席要豐：富：的你再親自到西府理去請老太太：太太：二太：和你璉二孀子來雅：你父親今日又聽見一个好大夫業已打發人請去了想必明日必來你可將他這些日子的病症細：的告訴他賈蓉一：的答应自出去了正遇着方才去馮紫英家請那先生飛的小子回來了因回道奴才方才到了馮大爺家拿了老爺的名帖請那先生去那先生說道方才这里大爺也向我說了但是今日拜了一天的客才回到家此時精神寔在不能支持就是去到府上也不能着脉他說等調息一夜明日務必到府他又說他醫學淺薄本不敢當此重荐因我們馮大爺和府上的大人既已如此說了又不得不去你先替我回明大人就是了大人的名帖寔不敢當仍叫奴才拿回来了奇兒替奴才回一声兒罷賈蓉轉身復進去回了賈珍尤氏的話方出來叫了來昇來吩

咐他預備兩日的筵席的話來昇听畢自去照例料理不在話下且說次日午  
間人回道請的那先生張來了賈珍遂延入大所坐下茶畢方開言昨承馮大爺  
示知老先生人品李問又兼深通醫術之至小弟不勝欣仰張先生道晚生粗  
鄙下士本知見淺陋昨因馮大爺示知大人家第謙恭下士又承呼喚敢不奉  
命但毫無辜季倍增顏汗賈珍道先生何必過謙就請先生進去看兒婦仰  
仗高明以釋下怀于是賈蓉同了進去到了賈蓉居室見了秦氏向賈蓉說道  
這就是尊夫人了賈蓉道正是請先生坐下讓我把賤內的病說一說再看脈  
如何那先生道依小弟的意思竟先看過脈再說的為是我是初造尊府的本  
也不曉得什麼但是我們馮大爺務必叫小弟過來看小弟所以不得不來  
如今看了脈息看小弟說的是不是再將這些日子的病勢講一講大家斟酌

一个方兒可用不可用那時大爺再定奪賈蓉道先生寔在高明如今恨相見之晚就請先生看一看脉息可治不可治以便使家父母放心于是家下媳婦們捧过大通枕來一面給秦氏拉袖口露出脉來先生方伸手按在右手脉上調息了至數寧神細診了有半刻的工夫方換過左手亦復如是診畢脉息說道我們外邊坐罷賈蓉于是同先生到外間房里床上坐下一个婆子端了茶來賈蓉道先生請茶于是陪先生吃了茶遂問道先生看這脉息還治得治不得先生道看得尊夫人這脉息左寸沉數右關沉伏右寸細而無力右關需而無神其左寸沉數者乃心氣虛而生火左關沉伏者乃肝家氣滯血虧右寸細而無力者乃肺經氣分太虛右關需而無神者乃脾土被肝木剋治心氣虛而生火者應現經期不調夜間不寐肝家血虧氣滯者必然肋下疼脹月信過

期心中發熱肺經氣分太虛者頭目不時眩暈寅卯間必然自汗如坐舟中脾土被肝水剋制者必然不思飲食精神倦怠四肢酸軟肢我看這脈息應當有這些症候才对或以這個脈為喜脈則小弟不敢其教也傍邊一個貼身扶持的婆子道何嘗不是這樣呢真正先生說的如神到不用我們告訴了如今我們家里現有好几位太醫老爺着照呢都不能的當真切的這麽說有一位說是喜有一位說是病這位說不相干那位說怕冬至撻沒有个准話兒求老翁明白指示：那先生笑道大奶：這個症候可是那眾位就擱了要在初次行經的日期就用藥治起來不但斷無今日之患而且此時已全愈了如今既是把病就擱到這個地位也是應有此災依我看來這病尚有三分治得吃了我的藥看若是夜里睡的首竟那時又添了二分拿手了批我看這脈息大奶

奶是個心性高強聰明不過的人聰明特過則不如意事常有不如意事常有則思慮太過此病是憂慮傷脾肝木特旺經血所以不能按時而至大奶：從前的行經的日子問一問斷不是常縮必是常長的是不是這婆子答道可不是從沒有縮過或是長兩日三日以至十日都長過先生听了道妙啊這就是病源了從前若能毅以養心調經之藥服之何至於此這如今明顯出一箇水虧木旺的症候來待用藥者：於是寫了方子遞與賈蓉上寫的是

益氣養榮補脾和肝湯

人參	二錢	白朮	二錢	雲苓	三錢	熟地	四錢	歸身	二錢
		<small>土炒</small>						<small>酒洗</small>	
白芍	二錢	川芎	錢半	黃芪	三錢	香附米	二錢	醋柴胡	八分
<small>炒</small>						<small>製</small>			
懷山藥	二錢	真阿膠	二錢	延胡索	錢半	炙甘州	八分		
<small>炒</small>		<small>蛤粉炒</small>		<small>酒炒</small>					

引用建蓮子七粒去心紅棗二枚

賈蓉看了說高明的狠還要請教先生這病與性命終久有妨無妨先生笑道大爺是最高明的人病到這个地位非一朝一夕的症候吃了這藥也要看醫緣了依小弟看來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總是過了春分就可望全愈了賈蓉也是个聰明人也不往下細問了于是賈蓉送了先生去了方將這藥方子並脉案都給賈珍看了說的話也都回了賈珍並尤氏了尤氏向賈珍說道從來大夫不相他說的這么痛快想必用的藥也不錯賈珍道人家原不是混飯吃久慣行醫的人因為馮子英我們好他好容易求了他來了既有這个媳婦的病或者就能好了他那方子上有人參就用前日買的那一斤好的罷賈蓉听畢話方出來叫人打藥去煎給秦氏吃不知秦氏服了此藥病勢如何下

# 回分解



# 石頭記

第十一回至二十四  
脂硯齋凡四閱評過

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林儒海捐館揚州城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王鳳姐弄權鉄檻寺	秦鯨卿得趣馒头庵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天逝黃泉路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榮國府歸省慶元宵
王熙鳳正言彈妬意	林黛玉俏語謔嬌音







此回可卿夢阿鳳蓋作者大有深意存焉可惜生不逢時奈何  
然必寫出自可卿之意也則又有他意寓焉

榮寧世家志者不尊家訓者徒費珍當奢豈明送父  
我故寫此數言不覺然後安意方見筆之週到

詩曰

一步行來錯 回頭已百年  
古今風月鑑 多少泣黃泉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十一回

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話說是日賈敬的壽辰賈珍先將上等可吃的東西稀奇些的果品裝了十六大捧盒着賈蓉帶領家下人等與賈敬送去向賈蓉說道你留神看太爺喜歡不喜歡你就行了禮來你說我父親遵太爺的話未敢來在家里率領合家都朝上行禮了賈蓉听罷即率領家人去了這里漸之的就有人來了先是賈璉賈璣到來先看了各處的座位并問有什麼頑意見沒有家人答道我們爺原算計請太爺今日來家來所以並未敢預備頑意見前日聽見太爺又不來了現叫奴才們找了一班小戲兒並一檔子打十番的都在園子里戲台上預



備着呢次後邢夫人鳳姐兒宝玉都來了賈珍並尤氏接了進去尤氏的母親已先在这里呢大家見過了彼此讓了坐賈珍尤氏二人親自遞了茶因說道老太：原是老祖宗我父親又是姪兒這樣日子原不敢請他老人家但是這個時候天氣正涼爽滿園的菊花又盛開請老祖宗過來散：悶看着衆兒孫熱鬧：：是這個意思誰知老祖宗又不肯賞臉鳳姐兒未等王夫人開口先說道老太：昨日還說要來着呢因為晚上看着宝贝兄弟他們吃桃兒老人家又嘴饒吃了有大半个五更天的時候就一連起來了兩次今日早晨畧養身子倦些因叫我回大爺今日斷不能來了說有好吃的要兒樣還要很爛的賈珍听了嘆道我說老祖宗是愛熱鬧的今日不來必定有個原故若是這麼着就是了王夫人道前日聽見你大妹：說蓉哥兒媳婦兒身上有些不大好到

底是怎麼樣尤氏道他這個病的也奇上月中秋還跟着老太太太：們頑了半夜回家來好：的到了二十後一日比一日覺懶也懶待吃東西這將近有半個多月了經期又有兩個月沒來那夫人接首說道別是喜罷正說着外頭人回道大老爺二老爺並一家子的爺們都來了在所上呢賈珍連忙出去了這里尤氏方說道從前大夫也有說是喜的昨日馮紫英荐了他從學過的一個先生醫道很好瞧了說不是喜竟是狠大的一個症候昨日開了方子吃了一劑藥今日頭眩的畧好些別的仍不見怎麼樣大見効鳳姐道我說他不是十分支持不住今日這樣的日子再也不肯不扎掙着上來尤氏道你是初三日在這里見他的也強扎掙了半天也是因你們娘兒兩個好的上頭他才戀：的捨不得去鳳姐兒听了眼圈兒紅了半天半日方說道真是天有不測

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年紀倘或就因這病上，怎樣了人，還活自有甚  
玄趣。兜正說話間，賈蓉進來，給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前都請了安。方面尤氏  
道：「方才我去給太爺送吃食去，並回說我父親在家中伺候老爺們。」疑待一家  
子的爺們，遵太爺的話，並未敢來。太爺听了，甚喜歡說：「這才是叫告訴父親  
母親，好生伺候太爺。」太爺們叫我好生伺候叔子、嬖子們，並哥子們，還說那陰  
陽文叫急的刻出來，印一萬張散人。我將此話都回了我父親了。我這會子  
得快出去打發太爺們，并合家爺們吃飯。鳳姐兒說：「蓉哥兒，你且站住，你媳婦  
今日到底是怎樣？賈蓉說：『眉說道不好。』」嬖子回來，瞧去就知道。子  
是賈蓉出去了。這里尤氏向邢夫人、王夫人道：「太爺們在這里吃飯，阿还是在  
園子里吃去好？」小戲兒現預備在園子里呢。王夫人向邢夫人道：「我們索性吃



了飯再過去罷也省好些事邢夫人道狠好于是尤氏就吩咐媳婦婆子們快送飯來門外一齊答應了一聲都各人端各人的去了不多一時擺上了飯尤氏讓邢夫人王夫人並他母親都上了坐他與鳳姐兒宝玉側席坐了邢夫人王夫人道我們來原為給大老爺拜壽這不竟是我們來過生日來了玄鳳姐兒說道大老爺原是好養靜的已經修煉成了也算得是神仙了太：們這麼一說这就叫作心到神知了一句話說的滿屋裡的人都哄起來了于是尤氏的母親並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都吃畢飯漱了口淨了手纔說要往園子里去賈蓉進來向尤氏說道老爺們並衆位叔：哥：兄弟們也都吃了飯了大老爺說家里有事二老爺是不愛听戲又怕人鬧的慌都纔去了別的一家子爺們都被連二叔並菴兄弟都讓過去听戲去了方纔南安郡王東平郡王西

寧郡王北靜王即四家王爺並鎮國公牛府等六家中靖候史府等八家都差人持了名帖送壽禮來俱回了我父親先收在賬房里了禮單都上上檔子了老爺的領謝的名帖都交給各來人了各來人也都照旧例賞了衆來人都讓吃了飯絕去母親該請二位太太：老娘孀子都過園子里坐首去罷尤氏道也是絕吃完了飯就要過去了鳳姐兒說我回太太：我先賄：蓉哥兒媳婦我再過去王夫人道狠是我們都要去賄：他到怕他嫌鬧的慌說我們向他好罷尤氏道好妹：媳婦听你的話你去開導：他我也放心你就快些過園子里來宝玉也跟了鳳姐兒去賄秦氏去王夫人道你看：就過去罷那是姪兒媳婦于是尤氏請了邢夫人王夫人並他母親都過會芳園去了鳳姐兒宝玉方合賈蓉到秦氏這邊來了進了房門悄：的走到裡間房門口秦氏見了就要

貼起來鳳姐兒說快別起來看起猛了頭暈於是鳳姐兒就緊走了兩步拉住秦氏的手說道我的奶：怎麼几日不見就瘦的這成省了于是就坐在秦氏坐的椅子上宝玉也問了好坐在對面椅子上賈蓉叫快到茶來嬌子合三叔在上房还未喝茶呢秦氏拉着鳳姐兒的手強笑道這都是我沒福這樣人家公：婆：當自己的女孩兒似的待嬌娘的姪兒雖說年輕却也是他敬我我敬他從來沒有紅過臉兒就是一家子的長輩同輩之中除了嬌子到不用說了別人也毫無不疼我的也無不合我好的這如今得了這個病把我那要強的心一分也沒了公婆跟前未得孝順一天就是嬌娘這樣疼我：就有十分孝順的心如今也不能鼓了我自己想省未必熬的過年去呢宝玉正眼瞧着那海棠春睡齋并那秦太虛寫的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籠人是酒香的

對聯不覺想起在這里睡晌覺夢到太虛幻境的事來正自出神听得秦氏說了這些話如萬箭攢心那眼淚不知不覺就流下來了鳳姐兒心中雖十分难过但恐怕病人見了衆人這個樣兒反添心酸到不來問導勸解的意思了見寶玉這個樣子因說道寶兄弟你特婆媽的了他病人不過是這么說那里就到得這個田地了况且能多大年紀的人畧病一病兒就這么想那末想的這不是自己到給自己添病了末賈蓉道他這病也不用別的只是吃得些飲食就不怕了鳳姐兒道寶兄弟太叫你快過去呢你別在這里只管這末有到指的媳婦也心里不好太那里又掂着你因向賈蓉說道你先同你寶叔過去罷我還畧坐一坐免費蓉聽說即同寶玉過會芳園來了這里鳳姐兒又勸解了秦氏一番又低的說了許多兼賜話兒尤氏打發人

請了兩三遍鳳姐兒才向秦氏說道你好生養着罷我再來看你合該你這病要好所以前日就有人荐了這個好大夫來再也是不怕的了秦氏笑道任憑神仙也罷治得病治不得命孀子我知道我這病不過是挨日子鳳姐兒說道你只管這麽想着病那里能好呢若要開藥了才是况且听得大夫說若是不治怕的是春天不好呢俗們若是不能吃人參的人家這也难說了你公之婆婆聽見治得好你別說一日二錢人參就是二斤也能殼吃的起好生養着罷我過園子里去了秦氏又道孀子怨我不能跟过去了閑了時候還求孀子常過來瞧我俗們娘兒們坐：多說几遭話兒鳳姐兒听了不覺得又眼圈兒一紅遂說道我得了閑兒必常來看你于是鳳姐兒帶領跟來的婆子了頭並寧府的媳婦婆子們從裡頭繞進園子的便門來但只見

黃花滿地白柳橫坡小橋通若耶之溪曲徑接天台之路石中清流激湍籬  
落飄香樹頭紅葉翻：疎林如画西風乍緊初雲鶯啼煖日當暄又添蛩語  
遙望東南建几處依山之榭縱觀西北結三間臨水之軒笙簧盈耳則有幽  
情羅綺穿林倍添韵致

鳳姐兒正自看園中的景致一步：行來讚賞猛然從假山石後走過一個人  
來向前對鳳姐兒說道請嫂子安鳳姐兒猛然見了將身子望後一退說道這  
是瑞大爺不是賈瑞說道嫂子連我也不認得了不是我是誰鳳姐兒道不是  
不認得猛然一見不想到是大爺到這里來賈瑞道也是合該我與嫂子有緣  
我方才偷出了席在這了清淨地方畧散一散不想就遇見嫂子也從這里來  
這不是有緣麼一面說着一面拿眼睛不住的覷着鳳姐兒：是了聰明人

見他這個光景如何不猜透八九分呢因向賈<sup>瑞</sup>向假意含笑道怨不得你哥、時常提你說你很好今日見了听你說這几句话兒就知道你是個聰明和氣的人了這會子我要到太太們那里去不得合你說話兒尋閑了俗們再說話兒罷賈瑞道我要到嫂子家里去請安又恐怕嫂子年輕不肯輕易見人鳳姐兒假意笑道一家子骨肉說什麼年輕不年輕的話賈瑞听了這話再想不到今日得這個奇遇那情光景亦發不堪難看了鳳姐兒說道你快入席去罷仔細他們拿住罰你酒賈瑞听了身上已木了半边慢<sup>神</sup>的一面走着一面回過頭來看鳳姐兒故意的把脚步放遲了些兒見他去遠了心里暗忖道這才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那里有這樣禽獸的人呢他如果如此儿时叫他死在我的手里他才知道我的手段于是鳳姐兒方移步前來將轉過了一重山坡見

兩三個婆子慌；張；的走來見了鳳姐兒，說道：「我們奶；見二奶；只是  
不來急的，了不得，叫奴才們又來請奶；來了。」鳳姐兒說道：「你們奶；就是這  
麼急脚鬼，是鳳姐兒慢；的。」走有問戲唱了兒出了，那婆子回道：「有八九出  
了。」說話之間，已來到了天香樓的後門，見寶玉和一羣了頭們在，那裏頑呢。鳳姐  
兒說道：「寶兄弟，別特陶氣了。」有一個了頭說道：「太；們都在樓上坐有呢。」請奶  
奶就從這邊上去。鳳姐兒听了，疑步物提衣上了樓，見尤氏已在樓梯口等着  
呢。尤氏笑說道：「你們娘兒兩個特好了。」見了面，捨不得來了。你明日搬來合  
他住着，罷你坐下，我先敬你一鐘。于是鳳姐兒在邢王二夫人前告了坐。尤氏  
的母親前周旋了一遍，仍同尤氏坐在一桌上吃酒。听戲，尤氏叫拿戲單來，讓  
鳳姐兒點戲。鳳姐兒說道：「太；們在這里，我如何敢點？」邢夫人、王夫人說道：「我



們合親家太：都点了好几出了你点两出好的我們听鳳姐兒立起身來答應了一声方接过戲單從頭一看点了一出还魁一出談詞遞过戲單去說現在唱的这双官誥唱完了再唱这两出也就是时候了王夫人道可不是呢也該起早叫你哥：嫂子歇：他們又心里不靜尤氏說道太：們又不常過來娘兒們多坐一会子去才有趣兒天还早呢鳳姐兒立起身來望樓下一看說爷們都往那里去了傍边一個婆子道爷們才到凝曦軒代了打十番的那里吃酒去了鳳姐兒說道在这里不便易背她里又不知幹什麼去了尤氏笑道那里都像你这麼正經人呢于是說：唉：点的戲都唱完了方才撤下酒席摆上飯來吃畢大家才出園子來到上房坐下吃了茶方才叫預備車向尤氏的母親告了辞尤氏率同衆姐妾並家下婆子媳婦們方送出來賈珍率領衆

子侄都在車傍侍立等候。見了那夫人王夫人道：二位孀子明日還過來曠。王夫人道：罷了。我們今日整坐了一日也乏了。明日歇。罷。于是都上車去了。賈瑞猶不時拿眼睛覷着鳳姐兒。賈珍尋進去後，李執才拿過馬來，寶玉騎上，隨了王夫人去了。這里賈珍同一家子的弟兄子侄吃過了晚飯，方大家散了。次日仍是衆人尋鬧了一日，不必細說。此後鳳姐兒不時親自來看秦氏。秦氏也有几日好些，也有几日仍是那樣。賈珍尤氏賈蓉好不焦心。且說賈瑞到榮府來了，几次偏都遇見鳳姐兒往寧那<sub>府</sub>邊去了。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到交節的那几日，賈母王夫人鳳姐兒日日差人去看秦氏回來的人，都說這几日也沒見添病，也不見甚好。王夫人向賈母說：「這個症候遇着這樣大節，不添病就有好大的指望了。」賈母說：「可是呢？」好了孩子要是有些原故可不

叫人疼死說省一陣心酸叫鳳姐兒說道你們娘兒兩個也好了一場明日大初一過了明日你後日你再去看一看他去你細細的瞧瞧他那光景倘或好些兒你回來告訴我：也喜歡：那孩子素日愛吃的你也常叫人做些給他送過去鳳姐兒：的答應了到了初二日吃了早飯來到寧府看見秦氏的光景雖未甚添病但是那臉上身上的肉全瘦干了于是合秦氏坐了半日說了些閑話兒又將這病無妨的話潤導了一遍秦氏說道好不好春天就知道如今現過了冬至又沒怎樣或者好的了也未可知孀子回老太太：放心罷昨日老太太：賞的那寒泥餡的山藥糕我到吃了兩塊到像剋化的動似的鳳姐兒說道明日再給你送來我到你婆：那里瞧瞧：就要趕自回去回老太太：的話去秦氏道孀子替我請老太太：安罷鳳姐兒答應着就出來了

到了尤氏上房坐下尤氏道你冷眼睛媳婦是怎樣鳳姐兒低了半日頭說道這實在没法兒了你也該將一應的後事用的東西也該料理：沖一沖也好尤氏道我也叫人暗：的預備了就是那件東西不得好木頭暫且慢：的辦罷于是鳳姐兒吃了茶說了一會子話兒說道我要回去回老太太：的話去呢尤氏道你可緩：的說別嚇着老太太：鳳姐兒道我知道于是鳳姐兒就回來了到了家中見了賈母說蓉兒媳婦請老太太：安給老太太：磕頭說他好些了求老祖宗放心罷他再畧好些還要老祖宗磕頭請安來呢賈母道你看他是怎樣鳳姐兒說暫且無妨精神还好呢賈母听了沉音了半日因向鳳姐兒說你換：衣服歇：去罷鳳姐兒答應着出來見過了王夫人到了家中平兒將烘的家常的衣服給鳳姐兒換了鳳姐兒方坐下問道家里沒有什

這事平兒方端了茶來遞了過去說道沒有什麼事就是那三百銀子的利銀旺兒媳婦送進來我收了再有瑞大爷使人來打听奶；在家沒有他要來請安說話鳳姐兒听了哼了一声說道這畜生合該作死看他來了怎麼樣平兒因問道這瑞大爷是因什麼只管來鳳姐兒遂將九月里寧府園子里遇見他的光景他說的話都告訴了平兒；說道癩蛤蟆想天鵝肉吃没人倫的混賬東西起這個念頭叫他不得好死鳳姐兒道等他來了我自有的道理不知賈瑞來時作何光景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第十二回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立意逼命來

話說鳳姐正與平兒說話只見有人回說瑞大爷來了鳳姐急命快請進賈瑞  
見往里讓心中喜出往外急忙進來見了鳳姐滿面陪笑如忙連：問好鳳姐兒也  
假意殷勤讓茶讓坐賈瑞見鳳姐如此打扮亦發酥到因傷了眼問道二哥：  
怎這還不回來鳳姐道不知什麼原故賈瑞笑道別是路上有人絆住了腳了  
捨不得回來也未可知鳳姐道也未可知男人家見一個愛一個也是有的賈  
瑞如聞其聲笑道：嫂子這話說錯了我就不這樣漸入港：鳳姐笑道：像你這樣的人能  
有幾個呢十個里也挑不出一個來賈瑞听了喜的抓耳撓腮又道：嫂子天：

勿作正面  
看為孝  
時分

也悶的狠鳳姐道正是呢只盼個人來說話解悶免賈瑞笑道我到天、悶  
着天、過來替嫂子解悶悶可好不好鳳姐笑道你哄我呢你那里肯往我  
这里來賈瑞道我在嫂子眼前若有一點話天打雷劈只因素日聞得人說嫂  
子是個利害人在你眼前也點也錯不得所以唬住了我如今見嫂子最是個  
有說有笑極疼人的妙奇我怎麼不來死了也愿意鳳姐笑道果然你是個明白  
人比賈蓉兩個強遠了我看他那樣清秀只當他們心里明白誰知竟反文是兩個  
胡塗虫一點不知人心賈瑞听了這話越發撞在心坎兒上由不得又往前湊  
了一湊覷着眼看鳳姐帶的荷包然後又問帶着什麼戒指鳳姐悄道放尊  
重有別叫了頭們看了笑話賈瑞如听綸音佛語一般忙往後退鳳姐笑道你  
該走了叫去正是賈瑞說我再生一坐兜好狠心的嫂子鳳姐又悄的道大



先寫穿堂天白日人來人往你就在這里也不方便你且去尋首晚上起了更你來梢？  
只知房舍的在西邊穿堂免尋我賈瑞听了如得珍宝忙問道你別哄我但只那里人過  
之大差料的多怎麼好好的鳳姐道你只放心我把上夜的小廝們都放了假兩邊門一  
有許多用賈關再沒別人了賈瑞听了喜之不禁忙去的告辭而去心內亦已為得手盼到晚  
處

上果然黑地里摸入榮府越掩門時鑽入穿堂果見漆黑無一人往賈母那邊  
去的門戶已鎖倒只有向東的門未闔賈瑞側耳听着半日不見人來忽听客  
啞一聲東邊的門也倒闔賈瑞急的也不敢則声只得悄悄的出來將門撼了  
撼闔的鉄桶一般此時要求出去亦不能勾南北皆是大房牆要跳亦無攀援  
可為偷情堂這屋內又是過門堂風空落堂現是臘月天氣夜又長朔風凜堂侵肌裂骨一夜  
一戒開幾乎不曾凍死好容易盼到早晨只見一個老婆子先將東門開了進去又開

西門賈瑞聽的背脊臉一溜烟抱着肩跑了出來幸而天氣尚早人都未起從

教訓最嚴

後門一逃跑回家去原來賈瑞父母早亡只有他祖父代儒教養那代儒素日

教訓最嚴不許賈瑞多走一步生怕他在外吃酒賭錢有悞學業今忽見他一

奈其心何

夜不歸只料定他在外非飲即賭嫖娼宿妓那里想到這斷公案因此氣了一

一嘆

夜賈瑞也捻有一把汗火不得回來撒謊只說往舅家去了天黑了留我住

家、点父母

了一夜代儒道自采出門非稟我不敢擅出如何昨日私自去了據此亦該打

痴心子孫不

肖此書係自 何況是撒謊因此發恨到底打了三四十板不許吃飯令他跪在院內讀文章

愧而成

定要補出十天的工課來方罷賈瑞直凍了他一夜今又遭了苦打且餓着肚

苦海无边回頭是岸子跪自在風地裏讀文章其苦萬狀

禍福無門 惟人自召

此時賈瑞前心猶是未改再想

若個能回頭也嘆

不到是鳳姐捉弄他過後兩日得了空便仍來捉鳳姐鳳姐故意抱怨他失信

壬午春 晴芬

可謂因人而使

四字是作者明

賈瑞急的睛身發誓鳳姐因見他自投羅網少不得再尋別計令他知改故又

約他道今日晚上你別在那里了你在我這房後小过道子那間空屋裏尋

我可別冒撞了伏的賈瑞道果真鳳姐道誰可哄你緊一句你不信就別來賈瑞道來

來死也要來不鳳姐道這會子你先去罷賈瑞料定晚間必妥此時先去了

鳳姐在這里便點兵派將設下圈套那賈瑞只盼不到晚上偏生家里親戚又

來了專能忙中寫直吃了晚飯終去那天已有掌灯時候又尋他祖父安歇了

方溜進榮府直往那夾道中墜子裏來尋着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只是干轉左

尋不見人影右能也沒声响心下自思別是又不來了又凍我一夜不成正自

胡猜只見黑魁真到了的來了一個人賈瑞便意想定是鳳姐不管皂白餓虎一般尋

那人剛至門前便如猫捕鼠的一般抱住叫道親嫂子尋死我了說着抱到屋

里炕上就親嘴扯褲子滿口里親娘親爹的亂叫起來那人好極不作聲賈瑞拉

了自己褲子硬幫幫的就頂入初到矣忽見燈光一閃只見賈善舉着個拈子照道

誰在屋里只見炕上那人笑道瑞大叔要臊我呢賈瑞一見却是賈容奇真燥

的無地可入不知要怎麼樣纔好回身就要跑被賈善一把揪住道別走如今

邊等着太好大題目氣死過去因此叫我來拿你剛纔你又攔住他沒的說跟我去見

太賈瑞聽了魂不附體只說好姪兒只說沒有見我明日我重了的謝你賈

善道你若謝我放你不值什麼只不知你謝我多少况且口說無憑寫一文契

來賈瑞道如何也知字不活落紙呢賈善道這也不妨寫一個賭錢輸了外人賬目借頭家

銀若干兩便罷賈瑞道這也容易只是此時無紙筆賈善道這也容易與說罷

調戲還有好題目二嬌已經告道太好大題目氣死過去因此叫我來拿你剛纔你又攔住他沒的說跟我去見

翻身出來紙筆現成二字妙拿來賈瑞寫他兩作好作歹只寫了五十兩然後畫了押  
 賈善收起來然後撕遞賈蓉：「先咬定牙不依只說明日告訴族中的人評  
 評理賈瑞急的至於叩頭賈善作好作歹的也寫了一張五十兩欠契纔罷賈  
 善又道如今要放你我就擔着不是又生波瀾老太：那邊的門早已關了老爺正  
 在廳上看南京的東西那一條路定難過去如今只好走後門若這一走倘或  
 遇見了人連我也完了等我們先去哨探：再來領你這屋你還藏不得少時  
 就來堆東西等我尋個地方說畢拉着賈瑞仍息了燈細出至院外摸着大白  
 磯底下說道這窩兒里好你只蹲着別哼未必如此一聲我們來再動說畢二人去了賈  
 瑞此時身不由己只得蹲在那里心下正盤算只听頭頂上一声响啣拉：一  
 淨桶屎糞從上面直潑下來可巧澆了他一身一頭賈瑞掌不住愛啣了一聲

瑞奴定當如是  
報云

此一節了西

廂記批評內

十大快中

時多

此刻還不回

頭真自尋死

後矣

忙又掩住口更不敢聲張滿頭滿臉全身料必新舊皮肉文字私傷方是石頭記筆力渾身皆是尿屎冰冷打戰只見賈蓄跑來  
叫快走快走賈瑞如得了命三步兩步從後門跑到家里天已三更只得叫門  
開門人見他這般景問是怎的少不得扯說黑了失腳掉在茅廝里了一  
面到了首已房神煖衣洗濯心下方想到是鳳姐頑他曰此發一回恨再想  
鳳姐的模樣兜又恨不得一時接在內一直竟不曾合眼自此滿心想鳳姐  
只不敢往榮府去了賈蓉兩常的來索銀子他又怕祖父知道正是相思尚  
且難禁更又添了債務日間工課又緊他二十來歲人尚未娶親逐來想着鳳  
姐未免有那指頭告了消乏等事更兼兩回凍惱奔波寫得歷病日此三五  
下里夾攻不竟就得了一病心內發膨脹口中無滋味腳下如綿眼中似醋黑  
夜作燒白晝常倦下溺連精嗽痰帶血諸如此症不上一年都添全了于是不

能支持一頭失倒合上眼還只夢魂顛倒滿口亂說胡話驚怖異常百般諸醫  
療治諸如肉桂附子鱉甲麥冬玉竹等藥吃了有几十斤下去也不見個動靜

說得  
有趣

條又臘盡春回這病更又沉重代儒也着了忙各處請醫療治皆不見效

日後來吃獨參湯代儒何有這力量只得往榮府來尋王夫人命鳳姐秤二兩

給他

王夫人之  
慈若是

鳳姐回說前兒新近都替老太；配了藥那整的太；又說留

着送楊提督的太；配藥偏生昨兒我已送了去了王夫人道就是做們這邊

沒了你打發個人往探婆；那邊問；或是你珍大哥；那府里再尋些來湊

着給人家吃好了救人一命也是你的好處

夾寫王  
夫人

鳳姐聽了也不遣人去尋

只得將些渣末泡髮湊了幾錢命人送去只說太；送來的再也沒了然後回

王夫人只說都尋了未共湊了有兩送去

然便有二兩獨參湯賈瑞固亦不能微  
好又豈能望好但鳳姐之毒何如是瑞之盲失也

那賈瑞此時要命的勝心甚無藥不吃只是白投錢不見效忽然這日有個跛足道

人自執士隱隨君一去別來無恙否來化齋口稱專治冤業之症賈瑞偏生在內就聽見了直

着聲叫喊如聞其聲吾不忍聽也說快請進那位菩薩來救我一面在枕上叩首如見其形吾不忍

忍看也眾人只得帶了那道士進來賈瑞一把拉住連叫菩薩救我人之將死其言也哀作者

如何那道士嘆道你這病非藥可醫我有個寶具與你？天？看時此命可保

矣說畢從搭連中妖極此搭連猶是取出一面鏡子來凡看書人從此細心體貼方許你看否則此書

哭內面皆可照人此書表裡皆有喻也鏡把上面鑿着風月寶鑑四字明點遮與賈瑞道這物

出自太虛玄境空靈殿上警幻仙子所製言此書原係空虛勿設專治邪思妄動之症真

有濟世保生之功真所以帶他到世上與那些聰明傑俊風雅王孫等着照

所謂無能千萬不可照正面向觀者記之不要看這只照他的背面之要緊

# 與紅樓夢 呼應



三日後吾來收取管叫你好，說畢佯常而去。眾人若留不住賈瑞，收了鏡子。

想道：這道士到有意思，我何不照一照試。想畢，拿起風月鑑來，向反面一照。

只見一個骷髏立在裡面。

所謂好知青塚骷髏骨就是紅樓掩面人是也。作者好苦心。

唬得賈瑞連忙掩了。

罵道士混賬，如何嚇我。我到再照。正面是什麼想着，又將正面一照，只見鳳

此段有甚

姐站在裡面，招手叫他。可怕是招手二字絕。賈瑞心中一喜，蕩悠的覺得進了鏡子。

寫得奇峭，真好筆墨。

誰說可以

與鳳姐雲雨一番，鳳姐仍送他出來，到了床上，噯啞了一聲，一睜眼鏡子，從手

裡弔過來，仍是反着立着。

一個骷髏，賈瑞自覺汗津津的，底下已遺了一灘精。

曰不宜

心中到底不足，又翻過正面來，只見鳳姐還招手叫他，又進去如此三四次。

鑑重識

到了這次，剛要出鏡子來，只見兩個人走來，拿鉄鎖把他套住，拉了就走。

所謂醉生

夢也。賈瑞叫道：讓我拿了鏡子再走。

可憐大衆齊來看此。

只說這句，就再不能說話了。傍

邊伏侍賈瑞的衆人只見他先還拿着鏡子照落下來仍睜開眼拾在手內末

後鏡子落下來便不動了衆人上來看看已沒了氣身子底下冰清灑一大灘

精這纔忙着穿衣抬床代儒夫婦哭的死去活來大罵道士是何妖鏡此書不免腐儒

一若不早燬此物九野史俱可燬遺害于世不小儒遂命駕火未燒只聽鏡內

哭道誰叫你們瞧正面了你們自己以假為真何苦來燒我觀者記之正哭着只見

那跛足道人從外面跑來喊道誰毀風月鑑吾來救也說着直入中堂搶入手

內飄然去了當下代儒料理喪事各處去報喪三日起經七日發引寄靈于鐵

檻寺所謂鐵門限是也先安一閑路日後帶回原籍當下賈家衆人齊來弔問

榮國府賈赦贈銀二十兩賈政亦是二十兩寧國府賈珍亦有二十兩別者族

中貧富不等或三兩五兩不可勝數另有各同憲家分資也湊了二三十兩代

儒家道雖然淡薄到也豐富，完了此事誰知這年冬底林儒海的書信寄來，却為身染重疾，寫書特來接林黛玉回去，賈母聽了，未免又加憂悶，只得忙忙的打點黛玉起身，宝玉大不自在，爭奈父女之情也不好攔勸，於是賈母定要賈璉送他去，仍叫帶回來一應土儀盤纏，不消煩說，自然要妥貼作速，擇了日期，賈璉與林黛玉辭別了，同人帶領僕從登舟往揚州去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忽遺黛玉者，正為下回可見之文也。若不遺言，只寫可見阿鳳等人，却置黛玉于榮府成何文哉。因必遺言，才好放筆寫秦方不脫發覺。黛玉乃書中正人，秦為陪客，豈因陪而失正耶。後大觀園方是寶玉，寶釵黛玉等正際文字前，皆係陪襯之文也。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話說鳳姐兒自賈璉送黛玉往揚州去後心中實在無趣每到晚間不過和平

兒說笑一回就胡乱睡了

胡乱二字奇

這日夜間正和平兒燈下擁爐倦綉早命濃

薰綉被二人睡下屈指算行程該到何處

所謂計程今日到梁州是也

不知不覺已交三鼓

平兒已睡熟了鳳姐方覺星眼微朦恍惚只見秦氏從外走來含笑說道孀子

好睡我今日回去你也不送我一程曰娘兒們素日相好我不得孀子故來別

你一別還有一件心愿未了非告訴孀子別人未必中用

一語賤盡賈家一族空頂冠束帶

鳳姐听了恍惚問道有何心愿你只管託我就是了秦氏道孀子你是個脂粉隊

楊或二字鮮有

婦女口氣

樹倒猢猻散

三語全猶在

耳屈指卅五

年矣衰哉傷

哉寧不痛殺

里的英雄連那此束帶頂冠的男子也不能過你，如何連兩句俗語也不曉

得常言月滿則虧水滿則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們家赫，揚，已將

百載一日倘或樂極悲生若應了那句樹倒猢猻散的俗語豈不虛稱了一世

的詩書日族了鳳姐听了此話心胸大快十分敬畏忙問道這話慮的極是但

非阿鳳不明蓋古今名利場中慮失之同意也

有何法可以永保無虞秦氏冷笑道孀子好癡也否極泰來榮辱自古週而復

始豈人力能可保常的但于今能于榮時籌畫下將來衰時的世界亦可謂常

保永全了即如今日諸事都要只有兩件未妥若把此事如此一行則後日可

保永全了鳳姐便問何事秦氏道今祖塋雖四時祭祀只是無一定的錢糧第

二家塾雖立無一定的供給依我想來如今盛時固不缺祭祀供給但將來敗

落之時此二項有何出處莫若依我定見趣今日富貴將祖塋附近多置田庄

語見道字：入的使敗落下來子孫回家讀書務農也有個退步祭祀又可永祭若目今以  
信心讀此段  
凡不知此身  
為何物矣

松齋

房舍地畝以備祭祀供給之費皆出自此處將家塾亦設于此合同族中長幼  
大家定了則例日後按房掌管這一年的地畝錢糧祭祀供給之事如此週流  
又無爭競亦不有典賣諸般便是有了罪尤物可入官這祭祀產業連官也不  
為榮華不絕不思後日終非長策眼見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烹  
油鮮花着錦之盛要知道也不過是瞬息的繁華一時的歡樂萬不可忘了那  
盛筵不散的俗語此時若不早為後慮臨期只恐後悔無益了鳳姐忙問有何  
喜事秦氏道天機不可洩漏伏的只是我與白全批書人孀子好了一場臨別贈你兩句話  
須要記者曰念道三春去後諸芳盡各自須尋各自門鳳姐還欲問時只聽二  
門上傳事雲板連叩四下將鳳姐驚醒人四東府蓉大奶奶，沒了鳳姐聞聽嚇

不必看完見  
此二句即欲墮  
淚梅溪

可從此批

了一身冷汗出了一回神只得忙忙的穿衣往王夫人處來彼時合家皆知無

不納罕都有些疑心那長一輩的想他素日孝順平一輩的想他素日和

松高云好筆

力此方是文字密下一輩的想他素日慈愛以及家中僕從老小想他素日憐貧惜賤慈老愛

力此方是文字

牙五裏幼之恩莫不悲嗷痛哭者聞言必叙却說寶玉回近日林黛玉回去刺得自己

雀靈

孤恹也不和人頑要與鳳姐反對淡了寫來方是二人自幼每到晚間便索

然睡到如今從夢中聽見說秦氏死了連忙翻身爬起来只覺心中似戳了一

輕寫全無痕刀的不忍哇的一声直奔出一口血來襲人等慌忙上來攙扶問是怎樣

路方見得有生又要回賈母來請大夫寶玉笑道不用忙不相干這是急火攻心血不歸經說

一舉天分中自然着便爬起来要衣服換了來見賈母即時要過去襲人見他如此心中雖不下

此非因色孽感也又不敢攔只是由他罷了賈母見他要去回說緣嗽氣的人那里不干淨三則



夜里風大等明早再去不遲宝玉那里肯依賈母命人備車馬派跟隨人役擁

護前來一直到了寧國府前只見府門洞開兩邊燈籠照如白晝亂烘；人來

人往裡面哭声搖山振岳寫大族之喪 宝玉下了車忙奔至侍擬靈之室痛哭

一番然後見過尤氏誰知尤氏正犯了胃疼舊疾睡在床上 以妙非此何然後又

出未見賈珍彼時將賈族約畧一掃現者方不惑 賈政賈璉賈瑛賈琮

賈璉賈瓊賈璣賈菖賈菱賈芸賈芹賈蕙賈萍賈藻賈衡賈荇賈芳賈蘭

氏未必全到賈茵賈芝等都來了賈珍哭的淚人一般正和賈代儒等說道合家大小遠近

豈料更又寫親友誰不知我這媳婦比兒子還強十倍如今伸腿去了子可見這長房內絕滅

無人了說着又哭起來眾人忙勸人已辭世哭也無益且商議如何料理法一旬內出殯多少要緊

賈珍拍手道如何料理不過儘我所有罷了正說着只見秦業秦鍾並尤氏的

所謂曾查疊

翠之法也野

史中惟在此

法即現者列

此念為寫秦

氏未必全到

豈料更又寫

一尤氏哉

文字奉

幾個眷屬文伏後尤氏姊妹也都來了賈珍便命賈璉賈琛賈璘賈菡四個人去

陪客一面分付去請欽天監陰陽司來擇日擇準擇靈七七四十九日三日後

開喪送訃聞這四十九日單請一百單八衆禪僧在大廳上拜大悲識超度前

亡後化諸魂以免亡者之罪另設一壇于天香樓上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打

四十九日解冤洗業在然後在靈在會芳園中靈前另請外五十衆高僧五十衆

高道對壇按作好事那賈敬聞得長孫媳死了可自為早晚就要飛昇如何

肯又回家老佛王德梅云若能再加世十年壽去能跳出這圈子幸甚言信矣染了紅塵將前功盡棄呢曰此並不在意只憑賈珍料理賈珍見父

親弟不弟管亦發弟姿意奢華看板時幾副杉木板皆不中用可巧薛蟠來弟問曰見

賈珍尋好板便說道我們木店里有一副板叫作什麼檣木檣者舟具也所謂人生若汎舟而已

寧不出在瀟海鐵網山上所謂迷津易墮作了棺材萬年不壞這還是當年先

可嘆

出在瀟海鐵網山上

所謂迷津易墮

寫字皆到  
全無安逸之  
筆深沾金盡  
與

父帶來原係義忠親王老子歲要的曰他壞了事就不曾拿去現在還封在店內也沒有人出價敢買你若要就抬來使罷賈珍聽說喜之不盡即命人抬來大家看時只見箱底皆厚八寸紋若檳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打瑯如金玉大家都奇異稱贊賈珍笑問價值幾何薛蟠笑道拿一千兩銀子來只怕也沒處買去什麼價不價賞他們的足可抵兒氣凡兩工錢就是了賈珍聽說忙謝不盡即命解銬糊漆買政曰勸道此物故老有深意存焉恐非常人可尊者檢以上等杉木也就是了夾寫此時賈珍恨不能代秦氏之死這話如何肯聽曰忽又聽得秦氏之了夾寫嫖名喚瑞珠者見秦氏死了他也觸柱而亡此事可罕合族人都都稱嘆賈珍遂以孫女之理殮殯一並停靈于會芳園中之登仙閣閣小了閣嫖名寶珠者曰見秦氏身無所出乃甘心愿為義女誓任捧喪駕靈之任賈珍喜之不盡即時傳下從此皆呼室

珠為小姐那寶珠按未嫁女之喪在靈前哀哀欲絕于是合族人丁並家下諸人都各遵舊制行事自不得紊亂兩句寫盡大家賈珍曰想着賈蓉不過是個醫門監又起波瀾却下諸靈幡經榜上寫時不好看便是執事也不多曰此心下甚不自在善起波瀾可巧這日正是首七第四日早有大明宮掌宮內相戴權妙大權也先備了祭禮遣人來次後坐了大轎打傘鳴鑼親來上祭賈珍忙接着讓至逗蜂軒軒名可思獻茶賈珍心中打算定了主意曰而越便就說要與賈蓉躡個前程的話戴權會意曰笑道想是為喪禮上風光些賈珍忙笑道老內相所見不差戴權道事到湊巧正有個美缺如今三百員龍禁尉短了兩員昨兒襄陽候的兄弟老三來求我現拿了一千五百兩銀子送到我家里你知道俗們都是老相遇與不拘怎麼樣看着他爺爺的分上胡亂應了忙中馬閑還剩了一個缺誰知永節度使馮胖子來求要

與他孩子鬪我就沒工夫應他既是僭們的孩子要鬪奇談畫畫快寫個履歷  
來賈珍聽說忙吩咐快命書房里人恭敬寫了大爺的履歷來小廝不敢怠慢  
去了一刻便拿了一張紅紙來與賈珍賈珍看了忙送與戴權看時上面寫道  
江寧府江寧縣監生賈蓉年二十歲曾祖原任京營節度使世襲一等神威將  
軍賈代化祖乙卯科進士賈敬父世襲三品爵威烈將軍賈珍戴權看了回手  
便遞與一個貼身的小廝收了說道回來送與戶部堂官老趙說我拜上他起  
一張五品龍禁尉的票再給個執照就把這履歷填上明兒日已我來免銀子送去  
小廝答應了戴權也就告辭了賈珍十分軟留不住只得送去出府門臨上轎賈  
珍回問銀子還是我到部免還是一並送入老相府中戴權道若到部里你又  
吃虧了不如早准一千二百銀子送到我家就完了賈珍感謝不盡只說待服

伏史湘雲在  
係注詳

滿後親帶小犬到府叩謝于是作別接着便又聽喝道之声原來是忠靖侯史  
昂的夫人來伏史湘雲王夫人邢夫人鳳姐等剛迎入上房又見錦鄉侯川寧  
候壽山伯三家祭禮擺在靈前少時三人下轎賈政等忙接上大廳如此親朋  
你來我去也不能勝數只這四十九日寧國府街上一條白漫漫人來人往是  
服親朋並家花簇簇官去官來是未往祭賈珍命賈蓉次日換了吉服領憑回  
來靈前供用執事等物俱按五品職例靈牌疏上皆寫天朝誥授賈門秦氏恭  
人之靈位會芳園臨街大門洞開旋在兩邊起了鼓樂廳兩班青衣按時奏樂  
一對執事擺的刀斬斧齊更有兩面硃紅銷金大字牌位暨在門外上面大  
書

防護

內廷紫禁道

御前侍衛龍禁尉

對面高起着宣壇僧道對壇榜文榜上大書世襲承寧

賈珍是差費可卿却寔如此國公家家孫婦防護內庭御前侍衛龍禁尉賈門秦氏恭人之喪四大部州至中

奇文若明指一州名似若西遊士套之地奉天永建水運太平之國總理虛無寂靜教門僧錄司正堂萬虛總理元始三

故曰西中之地不待言可知是先天一教門道錄司正堂葉生等敬謹修齋朝天叩佛以及恭請諸伽藍謁禱功曹

代日仁瓦德雨之下矣不止國名更等神聖恩普錫神遠鎮四十九日消災洗業平安水永陸道場等語亦不消煩繁記

妙可知是光樹舜只是賈珍雖然此特心意滿足但里面尤氏又犯了舊疾不能料理事務惟恐各誥命來往虧了禮教怕人笑話因此心中不自在當下正憂在時日宝玉在側

卷衣冠禮義之節 問道事，都算安貼了安當大哥，還愁什麼賈珍見問便將里面無人的話說了  
笑直与第一回呼 應相接

出來宝玉聽說笑道這有何難我薦一個人與你權理這一個月的事管必安  
當賈珍忙問是誰宝玉見坐間還有許多親友不便明言走至賈珍耳邊說了  
兩句賈珍聽了喜不自禁連忙起身笑道果然安貼安當如今就去說着拉了宝玉  
辭了衆人便往上房里來可巧這日非正經日期親友來的少里面不過几位  
近親堂客邢夫人王夫人鳳姐並合族中的內眷陪坐聞人報大爺進來了喜唏  
的喜婆娘知的一聲往後藏之不迭獨鳳姐又寫鳳姐點了點起來賈珍此時也有此  
病症在身二則過于悲痛了目柱個拐躩了進來邢夫人等等回說道你身上不  
好又連日事多該歇，總是又進來做什麼賈珍一面扶扶拐拐掙掙着要躩身跪  
下請安道之邢夫人等忙叫宝玉換住命人挪椅子來與他坐賈珍斷不肯生



因免強陪笑道姪兒進來有一件事要求二位孀子并大妹，邢夫人等忙問  
 什麼事賈珍忙笑道孀子自然知道如今孫子媳婦沒了姪兒媳婦備又病倒  
 我看裡頭着實不成個體統不見安穩怎麼屈尊大妹，一個月在這裡料理，何恩此利心我就  
 放心了邢夫人笑道原來為這個你大妹，現在你二孀子家只和你二孀子  
 說就是了王夫人忙道他一個小孩子三子愈令人了愛了怎麼遇這些事倘或料理不清反  
 叫人笑話到是再煩別人好賈珍笑道孀子的意思姪兒猜着了是怕大妹，  
 勞苦了若說料理不開我包管必料理的開便是錯一点兒別人看着還是不  
 錯的從小兒大妹，頑笑着就有殺機決斷如今出了閣又在那府里辦事越  
 發歷練老成了我想了這几日除了大妹，再無人了孀子不看姪兒，姐，媳  
 婦的分上只看死了的分上有筆力罷說着滾下淚來王夫人心中怕的是鳳姐兒未

經過喪事怕他料理不清惹人耻笑今見賈珍苦<sub>々</sub>的說到這步田地心中已活了几分却又眼看着鳳姐出神那鳳姐素日最喜攬事辦好賣弄才幹雖然當家妥當也回未辦過婚喪大事恐人還不伏爬不得遇見這事今見賈珍如此一來他心中早已歡喜先見王夫人不先後見賈珍說的情真王夫人有活動之意便向王夫人道大哥<sub>々</sub>說的這么懇切太<sub>々</sub>就依了罢王夫人悄悄<sub>々</sub>的道你可能去鳳姐道有<sub>王夫人是情言</sub>什麼不能的<sub>鳳姐是响</sub>外面的大事已經大哥<sub>已洽三昧美</sub>料理清了不過是里頭着<sub>照看</sub>管<sub>々</sub>便是我有不知道問<sub>的</sub>太<sub>々</sub>就是了王夫人見說的有理便不作声賈珍見鳳姐允了又陪笑道也管不得許多了橫豎要求大妹<sub>々</sub>辛苦辛苦我這里先與妹<sub>々</sub>行礼等事完了我再到那府里去謝說着就作揖下去鳳姐兒還礼不迭賈珍便問<sub>的</sub>向袖中取了寧國府對牌出來命宝玉送與鳳姐

又說妹之愛怎樣就怎樣要什麼只管拿這個取去也不必問我只求別存心替我省錢只要好看為上二則也要同那府里一樣待人纔好不要存心怕人抱怨只這兩件外我再沒不放心的了鳳姐不敢就接牌只看着王夫人王夫人道你奇之既這店說你就照看之罷了只是別自作主意有了事打發人問你奇之嫂子要緊宝玉早向賈珍手里接過對牌來強逼與鳳姐了又問妹妹住在這里還是天之來呢若是天之來越發辛苦了不如我這里趕着收拾出一個院落來妹之住過這几日到安穩鳳姐笑道不用二字句那邊也離不得我到是天之來的好賈珍聽說只得罷了然後又說了一回閑話方纔出去一時女眷散後王夫人回問鳳姐你今兒怎樣鳳姐兒道太之只管請回去我湏得先理出一個頭緒來纔回去得呢王夫人聽說便先同邢夫人等回去

不在話下這里鳳姐兒來至三間一所抱厦內坐了回想頭一件是人口混雜  
讀五件事未完遺失東西第二件事無專執臨期推委第三件事需用過費濫支冒領第四件事  
余不禁失声大  
哭三十年前作  
無大小苦樂不均第五件事家人豪縱有臉者不服黔末無臉者不能上進此五  
件實是寧國府中風俗不知鳳姐何處治且聽下回分解  
書人在何處即

正是 金紫萬千誰治國 裙釵一二可齊家

通回物可卿如何死故隱言是大發慈

悲心也嘆

壬午春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十四回

林儒海捐館揚州城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話說寧國府中都總管來昇聞得裡面委請了鳳姐曰傳齊同事人等說道如今請了西府里璉二奶，管理內事倘或他來支取東西或是說話我們須要比往日小心些每日大家早來晚散寧可辛苦這一個月過後再歇着不要此是都把老臉丟了那是個有名的烈貨子臉酸心硬一時惱了不認人的衆人都道有理又有一個笑道論理我們裡面也須得他來整治，都特不像了正說着只見來旺媳婦拿了對牌來領取呈文京榜紙劄票上批着數目衆人連忙讓坐倒茶一面命人按數取紙來抱着同來旺媳婦一路來至儀門口方交與來旺

寧齊如此大家媳婦自己抱進了去鳳姐即命彩明定造簿冊即時傳來昇媳婦要家口花名  
何鳳如此身分冊來查看又限于明日一早傳齊家人媳婦進來聽差等語大槩點了一點數

寧有便貼身了目單冊問了來昇媳婦凡句話便坐車回家一宿無話至次日卯正二刻便過  
頭與家里男

人答諾交事傳神來了那寧國府中婆娘媳婦聞得到齊只見鳳姐正與來昇媳婦分派衆人不  
理呢此作者忽敢擅入傳神只在意外聽觀只聽鳳姐與來昇媳婦道既託了我就說不得要討

男之家先站地步你們嫌了我可比不得你們奶好性兒由着你們去再不要說你們這府里

彩明係未冠小原是這樣的話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錯我半點兒管不得誰是有臉的誰是沒

童柯鳳便于出臉的一例現清白處治說着便吩咐彩明念花名冊按名一個量才而用的喚進來

並未前後看看視一時看完便又吩咐道這二十個分作兩班一班十個每日在裡頭單管

明是男是女人客來往倒茶別的事不用他們管這二十個也分作兩班每日單管本家親  
札加批駁可笑

且好富阿  
風不識字

之故

二十二年春

戚茶飯別的事也不用他們管這四十個人也分作兩班單在靈前上香添油  
挂幔守靈供飯供茶隨起舉哀別的事也不與他們相干這四個人單在內茶  
房收管盃碟茶器若少一件便叫他四個描賠這四個人單管酒飯器皿少一  
件也是他四個描賠這八個單管監收祭禮這八個單管各處燈油燭燭紙劄  
我總支了米交與你八個然後按我的定數再往各處去分派這三十個每日  
輪流各處上夜照管門戶監察火燭打掃地方這下剩的按着房屋分開某人  
守某處某處所有櫟椅古董磁至於痰盒揮帚一草一苗或去或壞就和守這  
處的人算賬描賠米昇家的每日攬總查看或有偷懶的賭錢吃酒的打架辦  
嘴的立刻來回我你有狗情經我查出三四輩子的老臉就顧不成了如今都  
有定規以後那一行亂了只和那一行說話素日跟我的人隨身自有鐘表不

論大小事我是皆有一定的時辰橫豎你們上房里也有時辰鐘卯正二刻我  
來點卯已正吃早飯凡有領牌回事的只在午初刻刻成初燒過黃昏昏我親到  
各處查一遍回來上夜的交明鑰匙第二日仍是卯正二刻過來說不得借們  
後宿是也大家辛苦這几日罷事完了你們家大爺清賊好水然自然賞你們說罷又吩咐按數發與  
茶葉油燭鷄毛揮子笊帚等物一面又搬取傢伙掉圍椅搭坐褥毡席痰盒脚  
踏之類一面交發一面提筆登記某人管某處某人領某物開得十分清楚衆  
人領了去也都有了投奔不似先時只揀便宜的做剩下的苦差沒個招攬各  
房中也不能起亂失迷東西便是人來客往也都安靜了不比先前一個正擺  
茶又去端飯正陪舉哀又顧接客如這些無頭緒荒亂推托偷閑竊取等做次  
日一緊獨都騎了鳳姐兒見自己威重令行心中十分得意目見尤氏犯病賈珍



寫鳳之心机

又過于悲哀不大進飲食自己每日從那府中煎了各樣細粥精緻小菜命人

寫鳳之珍貴

送來勸食賈珍也另外吩咐每日送上等菜到抱厦內單與鳳姐那鳳姐不畏

寫鳳之羞勇

勤勞天子卯正二刻就過來點卯理事獨在抱厦內起坐不與眾妯娌合群

寫鳳之驕大

便有堂客來往也不迎會這日乃五七正五日上那應佛僧正開方破獄傳燈

如此寫得可

照亡叅闍君拘都鬼筵請地藏王開金橋引幢幡那道士們正伏章申表朝三

嘆美可矣

清叩玉帝禪僧們行香放談口拜水識又有十三眾尼僧搭綉衣靸紅鞋在靈

前默誦接引諸咒十分熱鬧那鳳姐必知今日人客不少在家中歇宿一夜至

寅正平兜便請起來梳洗及收拾完備更衣盥手吃了兩口奶子糖粳米粥漱

口已畢已是卯正二刻了來旺媳婦率領諸人伺候已久鳳姐出至廳前上了

車前面打了一對明角燈大書榮國府三個大字款款來至寧府大門上門登

郎掛兩邊一色戳燈照如白晝白漫穿孝僕從兩邊侍立請車至正門上小

厮等退去眾媳婦上來揭起車簾鳳姐下了車一手扶着豐兒兩個媳婦執着

手把燈罩撮攏着鳳姐進來寧府諸媳婦迎來請安接待鳳姐緩走走入會芳

園中登仙閣靈前一見了棺材那眼淚恰似斷線之珠滾將下來院中許多小

厮垂手伺候燒紙鳳姐吩咐得一声供茶燒紙只听一棒鐘鳴諸樂齊奏早有

人端過一張大圈椅來放在靈前鳳姐坐了泣放声大哭于是裡外男女上下見

鳳姐出声都忙接声噉哭一時賈珍尤氏遣人來勸鳳姐方纔止住來旺媳

婦獻茶漱口畢鳳姐方起身別過族中諸人自入抱廈內來按名查點各項人

數都已到齊頂只有迎送親客上的一妙人未到命傳到那人已張惶愧懼鳳姐

冷笑道凡鳳姐怕時偏用笑字是章法我說是誰悞了原來是你原比他們有體面所以

纔不聽我的話那人道小的天都都来的早只有今兒醒了覺得早此日又睡

迷了来遲了一步求奶餛餛過這正正說着只見榮國府中的王興媳婦来了

在前探頭慣慣起波瀾慣能忙中駕閑又慣鳳鳳姐且不發放這人却先問王興媳

婦作什麼王興媳婦爬不得先問他完了事連忙進去說領牌取線打車轎網

絡說着將個帖兒遞上去鳳姐命彩明念道大轎兩頂小轎四頂車四輛共用

大小絡子若干根用珠兒線若干斤鳳姐聽了數目相合便命彩明登記取榮

國府對牌擲下王興家的去了鳳姐方欲說話時見榮國府的四個執事人進

来都是要全支取東西領牌来的鳳姐命他們要了帖念念過听了一共四件指

兩件說道這兩件好好看然這等文字

去鳳姐日見張材家的在榜因問你有什么張材家的忙取帖兒回說就是方

纜車轎圍作成領取裁縫工銀若干兩鳳姐听了便收了帖子命彩明登記待  
王與交過牌得了買辦的回押相符然後方與張材家的去領一面又命念那  
一個是為室王外書房完竣支買紙料糊裱鳳姐听了即命收帖免登記待張  
材的繳清又發與這人去了鳳姐便說道明兒他也睡迷了後兒我也睡迷了  
將來都沒了人了本來要饒你只是我頭一次寬了下次人就難管不如開發  
的好登時放下臉來喝命帶出打二十板子一面又擲下寧國府對牌出去說  
與來昇輩他一月銀米眾人听说又見鳳姐眉立知是怕了不敢怠慢拖人的  
出去拖人執牌傳諭的忙去傳諭那人身不由己已拖出去挨了二十大板還  
要進來叩謝鳳姐道明日再有悞的打四十後日的六十有挨打的只管悞說  
着吩咐散了巽窗外眾人听说方各自執事去了彼時寧國榮國兩處執事領

牌交牌的人來人往不絕那抱愧被打之人含羞去了又伏下文非獨為阿鳳之威勢費此一段筆墨

這纔知道鳳姐利害衆人不敢偷閑自此兢收什得好業業執事保全不在話下如今

且說忙中閒筆宝玉曰見今日人衆恐秦鐘受了委曲目默與他商議要同他往鳳姐處

來坐秦鐘道他的事多況且不喜人去借們去了他豈不煩膩純是體貼人情宝玉道

他怎好膩我們不相干家常戲言只管跟我來說着便拉了秦鐘直至抱厦鳳姐纔吃飯

見他們來了便笑道好長腿子快上來罷宝玉道我們偏了鳳姐道在這邊外

頭吃的還是那邊吃的宝玉道這邊同那此渾人吃什麼奇稱試問誰是清人原是那邊

我們兩個同老太太吃了來的一面歸生鳳姐吃畢飯就有寧國府中的一個

媳婦來領牌為支取香燈事鳳姐笑道我算着你們今兒該來支取纔不見來

想是忘了這會子到底來取要忘了自然是你們包出來都便宜了我那媳婦

笑道何嘗不見忘了方纔想起來再遲一步也領不成了說罷領牌而去一時  
下人迎合奉趨必真  
登記交牌秦鍾曰笑道你們兩府里都是這牌倘或別人私弄一個支了銀子  
跑了怎樣鳳姐笑道依你說都沒王法了宝玉曰道怎寫偈們家沒人領牌子  
做東西鳳姐道人家來領的時候你還做夢呢我且問你，們這夜書多早晚  
纔念呢宝玉道已不得這如今就念纔好他們只是不快收拾出書房來這也  
無法鳳姐笑道你請我一請包管就快了宝玉道你要快也不中用他們諛作  
到那里的自然就有了鳳姐笑道便是他們作也得要東西攔不住我不給對  
牌是准的宝玉聽說便猴向鳳姐身上要牌立刻說好姐，給出牌子來叫他  
們要東西去鳳姐道我乏的身子生痰還攔的住揉搓你放心罷今兒纔領  
了紙裱糊去了他們諛要的還等叫去呢可不傻了宝玉不信鳳姐便叫彩明

顰兒方可  
長居榮府  
之交

查冊子與宝玉看了正鬧着人回蘇州去的人昭兒來了接得好鳳姐急命喚進  
來昭兒打千兒請安鳳姐便問回來做什麼的昭兒道二爺打發回來的林姑  
老爺是九月初三日巳時沒的二爺帶了林姑娘暗寫代也同送林姑老爺靈到蘇州大  
約趕年底就回來二爺打發小的來報個信請安討老太太示下還照奶奶  
家里好叫把大毛衣服帶几件去鳳姐道你見過別人了沒有昭兒道都見過  
了說畢連忙退去鳳姐向宝玉笑道你林妹可在俗們家住長了宝玉道了  
不得想來這几日他不知哭的怎樣呢說着蹙眉長嘆鳳姐見昭兒回來目當  
着人未及細問賈璉心中自是記掛待要回去爭奈事情繁一時去了恐有差  
失悞惹人笑話少不得耐索到晚上回來復令昭兒進來細問一路平安信息連  
夜打点大毛衣服和平兒親自檢点包裹再細追想所需何物一并包藏交

付昭兜又細細吩咐昭兜在外好生小心服伏侍不要惹你二爺生氣時，勸他  
少吃酒別勾引他認得混賬老婆回來打折你的腿此一句最要緊等語趕亂完了天  
已休更將後方不突然盡後方不突然纔睡下又走了困不覺天明鷄唱忙梳洗過寧府中來那賈珍目  
見發引日近親自坐車帶了陰陽司裏姓鐵檻寺來踏看着寄靈所在又一個囑  
咐住持色空好生預備新鮮陳設多請僧名以備接靈使用色空忙看晚齋賈珍  
也無心茶飯因天晚不得進城淨社在淨室胡亂歇了一夜次日早便進城來料  
理出殯之事一面又派人先往鐵檻寺連夜另外修飾停靈之處並廚茶等項接  
靈入口坐落里面鳳姐見日期有限也預先逐細分派料理一面又派榮府中人車轎  
跟王夫人送殯又顧自己送殯去占下處目今正值繕國公誥命亡故王  
邢二夫人又去打祭送殯西安郡王妃華誕送壽禮鎮國公誥命生了長男預



## 總得好

備賀禮又有胞兄王仁連家眷回南一面寫家信稟叩父母並帶往之物又有  
 迺春染病每日請醫服藥看醫生啟帖症源藥按等事亦難盡述又兼發引在  
 週因此忙的鳳姐茶飯也沒工夫吃得生卧不能清淨剛到了榮府寧府的人  
 又跟到寧府既回到榮府寧府的人又找到榮府鳳姐見如此心中到十分歡  
 喜並不偷安推托恐落人褒貶因此日夜不暇籌畫得十分的整肅于是合族  
 上下無不稱嘆者這日伴宿之夕裡面兩班小戲並要百戲要的與親朋堂客伴  
 宿尤氏猶卧于內室一應張羅款待獨是鳳姐一人週全承應合族中雖有許  
 多妯娌但或有羞口的或有羞腳的或有不慣見人的或有懼貴怯官的種  
 之類俱不及鳳姐舉止舒徐言語慷慨珍貴寬大因此也不把眾人放在眼里  
 揮霍指示任其所為目若無人為秦氏之長却只一夜中燈明火彩綠袖送官迎

那百般熱鬧自不用說的至天明吉時已到一般六十四名青衣請靈前面銘  
兆年不易之朝旌上大書奉天洪建兆年不易之朝誥封一等寧國公家孫婦防護  
永治太平之國內庭紫禁道

奇甚妙甚

御前侍值龍禁尉享強壽賈門秦氏恭人之靈位一應執事陳設皆係現趕着新  
做出來的一色光艷奪目宝珠自行未嫁女之禮外捧喪駕靈十分哀苦那時

牛清也清屬水子官客送殯的有鎮國公牛清之孫現襲一等伯牛繼宗理國公柳彪之孫現襲  
也柳折卯字魁一等子柳芳齊國公陳翼之孫世襲三品威鎮將軍陳瑞文治國公馬魁之孫  
打才字寅字寓一  
為陳即辰翼火世襲三品威遠將軍馬尚修國公侯曉明之孫世襲一等子侯孝康繕國公誥  
為地巳字寓禹命亡故故其孫石光珠守孝不曾求得這六家與寧榮二家當日所稱八公的  
為牛也魁折鬼  
字兒金羊未字便是餘者更有南安郡王之孫西寧郡王之孫忠靖侯史鼎平原侯之孫世襲

寓為候猴同音 二等男蔣子寧定城侯之孫世襲二等男兼京營游擊謝鯨襄陽侯之孫世襲申也曉鳴鶴也 二等男戚建輝景田侯之孫五城兵馬司裘良餘者錦鄉伯公子韓奇神武將酉字寓為石即 承亥字寓為其軍公子馮紫英陳也俊衛若蘭等諸王孫公子不可枚數堂客美未亦有十未祖曰守業即守鎮也犬字寓為 頂大轎三四十小轎連家下大小轎車輛不下百餘十乘連前面各色執事陳設百耍浩蕩之一帶擺三四里遂走不多時路傍彩棚高搭設席張筵和音

奏樂俱是各家路祭第一座是東平王府祭棚第二座是南安郡王祭棚第三座是西寧郡王第四座是北靜郡王的原未這四王當日惟北靜王功高及今子孫猶襲王爵現今北靜王水溶年未弱冠生得形容秀美情性謙和近聞寧國公家孫婦告殂回想當日彼此祖父相與之情同難同榮未以異性相視曰此不以王位自居上日也曾探喪上祭如今又設路奠命麾下各官在此伺候

數字道盡聲

勢

壬午春

時初老人

忙中閒筆點綴  
玉兄方不失正  
支中之曰之作  
者良苦

壬午春

時初

自己五更入朝公事以畢便換了素服坐大轎鳴鑼張傘而來至棚前落轎手  
下各官兩傍擁侍軍民人衆不得往還一時只見寧府大殯浩蕩壓地銀  
山一般從北而至早有寧府開路傳事人看見連忙回去報與賈珍急急命  
前面駐紮同賈郝賈政三人連忙迎來以國禮相見水溶在轎內欠身含笑答  
禮仍以世交稱呼接待並不妄自尊大賈珍道犬婦之喪累蒙郡駕下臨廕生  
輩何以克當水溶笑道世交之誼何出此言遂回頭命長府官主祭代奠賈郝  
等一傍還禮畢復身又來謝恩水溶十分謙遜曰問賈政道那一位是啣玉而  
誕者几次要見一見都為雜冗所阻想今日是來的何不請來一會賈政所說  
忙回去急命宝玉脫去孝服領他前來那宝玉素日就曾听得父兄親友人等  
說閑話時讚水溶是個賢王且生得才貌双全風流瀟灑每不以官俗因循所

縛每思相會只是父親拘束嚴密無由得會今見反來叫他自是歡喜一面走  
一面早瞥見那水溶生在轎內好個儀表人材不知近看時又是怎樣且聽下  
回分解

此回將大家喪事詳細畫出見其氣槩如聞其孝音  
然毫不錯作者不負大家後裔

寫秦死之威賈珍之奢寔是却寫冷一箇鳳姐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十五回

王鳳姐弄權鉄檻寺

秦鯨鄉得趣饅頭庵

話說寶玉舉目見北靜王水溶頭上帶着潔白簪纓銀翅王帽穿着江牙海水  
五爪坐龍白蟒袍繫着碧玉紅鞵帶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真好秀麗人物宝玉  
忙搶上來忝見水溶連忙從轎內伸出手來挽住見宝玉帶着束髮銀冠勒着  
雙龍出海抹額穿着白蟒箭袖圍着攢珠銀帶面若春花目如點漆又換此一  
句如此其  
形水溶笑道名不虛傳果然如宝似玉因問郎的那宝贝在那里宝玉見問連  
忙從衣內取了透與過去水溶細細的看了又念了那上頭的字因問果靈驗  
否賈政忙道雖如此說只是未曾試過水溶一面極口稱奇道真一面理好絲

八字道盡

見他語言清楚談吐有致一面又向賈政笑道令郎真乃龍駒鳳雛非小王在

如此等方是玉

兄正文寫照

世翁前唐突將來雛鳳清于老鳳聲未可諒也妙極開口便是而崑體賈政忙

道只是一件令郎如是資想資想老太夫人夫人輩自然鍾愛極矣但吾輩後生甚

不宜鍾溺，則未免荒失李業昔小王曾臨此轍想令郎亦未必不如是也

若令郎在家難以用功不妨常到寒第小王雖不才却多蒙海上衆名士凡至

都者未有不另垂青目是以寒第高人頗聚令郎常去談會，則李問可以

日進矣賈政忙躬身答應水溶又將腕上一串念珠卸了下來遞與宝玉道今

日初會儻促竟無敬賀之物此係前日聖上親賜簪香念珠一串權為賀敬



之礼宝玉连忙接了四身奉與賈政，與宝玉一齊謝過，于是賈赦賈珍等

一齊上來請回與水滸道逝者已登仙界非碌碌，你我塵寰中之人也，小王雖

上叩天恩，虛邀郡襲，豈可越仙輻而進也？賈赦等見執意不從，只得告辭謝恩。

回來命手下掩樂停音，有層次好看然將殯過完，方讓水滸回與去了，不在話下。且說

寧府送殯一路熱鬧，非常剛至城門前，又有賈赦賈政賈珍等諸同僚屬下各

家祭棚接祭一，的謝過，然後出城，竟奔鉄檻寺大路行來。彼時賈珍帶賈蓉

來到諸長輩前，讓坐轎上馬回，而賈赦一輩的各自上了車轎，賈珍一輩的也

将要上馬，鳳姐兒日記掛着，細口以自怕他在郊外縱性逞強，不服家人的話。賈政

管不着這些小事，惟恐有個失閃，難見賈母，因此便命小廝來喚他。宝玉只得

來到他車前，鳳姐笑道：「好兄弟，你是個尊貴人，女孩兒一樣的人品，非此一句

室玉必不

依阿鳳真好才情別學他們猴在馬上下來搭們姐兒兩個坐車豈不好宝玉听说忙下了馬爬入鳳姐車上二人說笑前來不一時只見從那邊兩騎馬有氣壓地飛來有聲離鳳姐車不遠一齊躡下來扶車回說這里有下處奶之請歇更衣鳳姐急命請邢夫人王夫人有次序的示下那人回來說太之們說不用歇了叫奶之自便罷鳳姐听了便命歇了再走衆小厮听了一帶轅馬岔出人群往北飛走宝玉在車內急命請秦相公那時秦鍾正騎馬隨着他父親的轎忽見宝玉的小厮跑來請他去打尖秦鍾看時只見鳳姐兒的車往北而去後面拉着宝玉的馬搭着鞍籠便知宝玉同鳳姐坐車自己也便帶馬趕上來同入一庄門內早有家人將衆庄漢攆盡那時庄人家無多房舍婆娘們無處迴避只得由他們去了那此村姑庄婦見了鳳姐宝玉秦鍾的人品衣服禮數款段豈有不愛看的一時

鳳姐進入茅堂日命宝玉等先出去頑之宝玉等會意回同秦鐘出來帶着小

厮們各處遊玩凡庄農動用之物皆不曾見過真真宝玉一見了鐵厥鋤犁等物皆

以為奇不知何向項所使其名為何凡膏梁子弟齊來着眼小厮在傍一一的告訴了名色

說明原委宝玉聽了也蓋因未見之故也因點頭嘆道怪道古人詩上說誰知盤中餐粒

粒皆辛苦正為此也聰明人自是一唱即悟一面說一面又至一間房前只見炕上有個

紡車宝玉又問小厮們這又是什麼小厮們又告訴他原委宝玉聽說便上來

揮轉作要自為有趣只見一個約有十七八歲的村庄丫頭跑了來天生地嚷別動

壞了眾小厮忙斷喝攔阻宝玉忙丟開手陪笑說道我因為沒見過這個所以

試他一試三字以聞那丫頭道你們那里會弄這個點開了我紡與你瞧秦鐘暗拉宝玉

笑道此鄉大有意趣孟兒身多奉心如此宝玉一把推開笑道說死的再胡說我就打了說着只見

寫玉兒正文

捲于此等處

作者良共

壬午季春

一忙字二陸笑

字寫玉兒是

在女兒身上

壬午季春

若說話便不是  
石頭記中文  
字也

那了頭紡起線來，宝玉正要說話時，只聽那邊老婆子叫道：「了頭快過來，那了頭聽見丟下紡車一逃去了。」宝玉悵然無趣。下一段後文只見鳳姐兒打發人來叫他兩個進去，鳳姐洗了手，換衣服，抖灰問他們換不換。宝玉不換，只得罷了家下僕婦們將帶着行路的茶壺、茶盃、十錦、奩盒、各樣小食，端來鳳姐等吃過茶，待他們收拾完備，便起身，上車外面，旺旺兒預備下賞封賞了本村主人。庄婦等來叩賞，鳳姐並不在意。宝玉却在此時，見鍾靈無二了頭，一時上了車出來，走不多遠，只見了頭二了頭，懷裏抱着他小兄弟，同着幾個小女孩，子說笑而來。宝玉恨不得下車，跟了他去，料是衆人不依的，少不得以目相送。爭奈車輕馬快，四字有文章人生難聚一時展眼無踪。走不多時，仍又跟上火，殯了。早有前面法鼓、金鏡、幢幡、寶蓋、鐵橋、寺接、天衆僧齊至。少時，到入寺中，另

演佛事重設香壇安靈于內殿個室之中宝珠安寢寢室相伴外面賈珍款待一應親友也有擾飯的也有不吃飯而辭的一應謝過之從公候伯子男一起一起的散去至未末時分方纔散盡了裡面的堂客皆鳳姐張邏接待先從顯官誥命散起也到晌午大錯時方散盡了只有幾個親戚是至近的等做過三日安灵道場方去那時邢王二夫人知鳳姐必不能來家也便宜要進城王夫人要帶宝玉去宝玉乍到郊外那里肯回去只要跟鳳姐住着王夫人無法只得交與鳳姐便回來了原來這鉄檻寺原是寧榮二公當日修造現今還是有香火地畝布施以脩京中老了人口在此便宜寄放其中陰陽兩宅俱已預備安貼大凡創業之人無有不為子孫深謀至細奈後輩仗一時之榮顯猶為石近世浮華子弟齊來着眼好為送靈人口寄居祖宗為子孫之細到如此不想如今後輩人口繁盛其

石頭記抄手後  
要緊處三三

筆寫正文筋  
骨看官當用  
巨眼不為被  
瞞過方好

壬午季春

中貧富不一或性情參商所謂源遠水則濁枝繁果則稀余為天下痴心祖宗為子孫謀千年業者痛哭

有那家業艱難安分的妙在艱難就安分富貴則不安分矣便住在這里了有那尚排場有錢勢

的只說這里不方便一定另外或村庄或几庵尋個下處為事畢宴退之所真

辜負祖宗體貼子孫之心即今秦氏之喪族中諸人皆權在鉄檻寺下榻獨有鳳姐嫌不方

便不用說阿鳳自熱不肯將就一刻的因而早遣人來和饅頭庵的姑子淨虛說了騰出兩間房

子來作下處原來這饅頭庵就是水月寺因他廟里做的饅頭好就起了這個

渾號離鉄檻寺不遠前人詩云縱有千年鉄門限終須一個當下和尚工課已

完莫過晚茶賈珍便命賈蓉請鳳姐歇息鳳姐見還有幾個妯娌陪着女親自

已便辭了眾人帶了宝玉秦鐘往水月庵來秦業年邁多病筆伏不能在此只命

秦鐘等待安靈罷了那秦鐘便只跟着鳳姐宝玉一時到了水月庵淨虛帶領

智善智能兩個徒弟出來迎接大家見過鳳姐等來至淨室更衣淨手畢日見智能兒越發長高了模樣兒越發出息了日說道你們師徒怎麼這些日子也不往我們那里去淨虛道可是這几天都沒工夫日胡老爺府里產了公子太太送了十兩銀子來這里叫請几位師父念三日血盆經忙的沒個空兒就沒來請奶？的安虛陪一個胡姓妙言是胡塗人之所為也不言老尼陪着鳳姐且說秦鐘宝玉二人正在殿上頑耍日見智能過來宝玉笑道能兒來了秦鐘道理那東西作什麼宝玉笑道你別弄鬼那一日在老太太屋裏一個人沒有你接着他作什麼這會子還哄我補出前又未到慶恩秦鐘近日在榮府所為可知矣秦鐘笑道這可是沒有的話宝玉笑道有沒有也不管你你只叫住他到碗茶來我吃就丟開手秦鐘笑道這又奇了你叫他到去還怕他不到何必要我說呢宝玉道我叫他到是無情意的不及

你叫他到的是有情意的

總作如是等奇語

秦鐘只得說道能兒到碗茶來給我那智

能兒自幼在崇府走動無人不識日常與宝玉秦鐘頑笑他如今大了漸知風

月便看上了秦鐘人物風流那秦鐘也極愛他妍媚二人雖未上手却已情投

意合了

不受宝玉却愛秦鐘亦是各有情孽

今智能見了秦鐘心眼俱開走去到了茶來秦鐘笑

說給我

如聞其聲

宝玉叫給我智能兒抵嘴笑道一碗茶也爭我难道手里有蜜語

畢肖如聞其語觀者已自酥倒不知作者從何着想

宝玉先搶着了吃着方要問話只見智善來叫智

能去擺茶碟子一時來請他兩個去吃茶菓點他兩個那里吃這些東西坐一

坐仍出來頑耍鳳姐也畧坐片時便回至淨室歇息老尼相送此時衆婆娘媳

婦見無事都陸續散了自去歇息跟前不過凡個心服常侍小禪釋老尼便起攬

說道我正有一事要到府里求太太先請奶太一個示下鳳姐曰問何事老尼



道阿弥陀佛開口稱佛畢有只曰當日我先在長安縣內善才庵才字內出家

的時節那時有個施主姓張是大財主他有個女兒小名金哥得從財一字那

年都往我廟里來進香不想遇見了長安府之太爺的小旧子李衙內那李衙

內一心着上要娶金哥打發人來求親不想金哥已受了原任長安守備的公

子的聘定張家若退親又怕守備不依因此說已有了人家誰知李公子致意

不依定要娶他女兒張家正無計策兩處為難不想守備家听了此信也不管

清紅皂白便來作賤辱罵說一個女兒許几家偏不許退定礼就打官司告狀

起來守備一聞便問斷無此理此必是家候府尹之勢必先退定礼守備方不

也之賄那張家急了如何便急了話無頭緒可知張家礼缺此係作者巧摹老尼

必到上活見只得着人上京求尋門路賭氣偏要退定礼如何的見張家我想如今

閨閣營謀  
說事往  
藉此等語  
惑了

長安節度雲老爺與府上最契可以求太，與老爺說聲打發一封書去求雲

老爺和那守備說一聲不怕那守備不依若是肯行張家連傾家孝順也都情

願壞極妙極若與府尹攀了親何惜張財不能再得鳳姐听了笑道這事到不

大只是太，再不管這樣的事老尼道太，不管奶，也可以主張了鳳姐听

說笑道我也不是銀子使也不做這樣的事淨虛听了打去妄想半晌嘆道雖

如此說張家已知我來求府里如今不管這事張家不知道沒工夫管這事不

希罕他的謝禮到像府里連這点子手段也沒有的一般鳳姐听了這話便發了

與頭說道你是素日知道我的從來不信什麼是陰司地獄報應的憑是什麼

事我說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銀子來我就替他出這口氣老尼听说喜不

自禁忙說有，這個不难鳳姐又道我比不得他們扯蓬拉牽的圖銀子這三

對如是之奸 千銀子不過是給打發說去的小廝做盤纏使他賺幾個辛苦錢我一個錢也  
 妮何鳳不消 不要他的便是三萬兩我此刻也拿的出來 阿鳳欺老尼連忙答應又說道既  
 人如此 不如是語

如此奶之明日就開恩也罷了鳳姐道你瞧之我忙的那一處少了我既應了  
 你自然快之的了結老尼道這點子事在別人的跟前就忙的不知怎樣若  
 是奶之的跟前再添上些也不勾奶之一發揮的只是俗語說的能者多勞太  
 太曰大小事見奶之妥貼越性都推給奶之了奶之也要保重全體總是一路  
 話奉承的鳳姐越發受用也不顧勞乏更攀談起來 總寫阿鳳聰  
 明中人 誰想秦鐘越  
 黑無人來尋智能剛至後面房中只見智能獨在房中洗茶碗茶鐘跑來便接  
 着親嘴智能急的跺腳說着這算什么再這店我就叫喚秦鐘求道好人我已  
 急死了你今兒再不依我就死在這里智能道你想怎樣除非等我出了這牢

寔表好淫尼  
 廣之事如此  
 壬子季春

若歷宮完則  
不是百動文  
字了

壬午季春

坑離了這些人纔依你秦鐘道這也容易只是遠水救不得近渴說着三口吹  
了燈滿屋漆黑將智能抱到炕上就雲雨起來那智能百般的掙挫不起又不  
好叫的少不得依他了正在得趣只見一人進來將他二人接住也不則聲二  
人不知是誰嚇的請他不敢動細思此刻一動是直可只聽那人啞的一聲掌不住笑了二人聽聲方  
是宝玉秦鐘連忙起事苦抱怨道這算什么宝玉笑道你到不依偈們就叫喊起  
來着的智能起黑地跑了宝玉拉了秦鐘出來道你可還和我強秦鐘笑道好  
人你只別嚷的眾人知道你要怎樣我都依你宝玉笑道這會子也不用說等  
一會睡下再細細的弄賬一時寬衣安歇的時節鳳姐在里間秦鐘宝玉在外  
間滿地下皆是家下婆子打鋪坐更鳳姐曰怕靈玉失落便等宝玉睡下令人  
拿來搽在自己枕邊宝玉不知與秦鐘算何賬目未見真切未曾記得此係疑

案不敢纂創

忽又作如此評斷似自相矛盾却是最妙之文若不如此隱去則

萬件細微之事俱備石頭記真亦竟太死板矣故特因此二三件隱事借石

一宿無話至次日一早便有賈母王夫人打發了人來看宝玉又命多穿兩件

衣服無事寧可回去宝玉那里肯回去又有秦鐘戀着智能調唆宝玉求鳳姐

再住一天鳳姐想了一想

一想便有許多的好處真好阿鳳

九喪儀大事雖妥還有一半點小

事未曾安插可以指此再住一日豈不又在賈珍跟前送了滿情二則又可以

完淨虛那事三則順了宝玉的心賈母聽見豈不歡喜因有此三益

世人只云一舉兩得

獨阿鳳一舉更添一

便向宝玉道我的事都完了你要在這里曠少不得越性辛苦一日

罷了明兒可是定要走的了宝玉聽說于姐、萬姐、的央求只住一日明兒

必回去的于是又住了一夜鳳姐便命悄悄將昨日老尼之事說與來旺兒來

旺兒心中俱已明白急忙進城找着主文的相公假托賈璉所囑修書一封細不  
連夜往長安縣來不過百里路程兩日工夫俱已妥協那節度使名喚雲光久  
見賈府之情這點小事豈有不允之理給了回書旺兒回來且不在話下一話  
却說鳳姐等又過一日次日方別了老尼着他三日後往府里去討信通至下  
那秦鐘與智能百般不忍分離背地里多少幽期密約俱不用細述只得含恨  
而別鳳姐又到鐵檻寺中照望一番寶珠致意不肯回家賈珍只得派婦女相  
伴後回再見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第十六回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鄉天逝黃泉路

話說宝玉見收拾了外書房約定與秦鍾讀夜書偏那秦鍾秉賦最弱曰在郊外受了些風霜又與智能兒偷期初味這福多能却且是言與人香縷縷未免失于調養回來時便咳嗽傷風懶進飲食大有不勝之態遂不敢出門只在家中養息為下文伏線 宝玉便掃了與頭只得付于無可奈何且自靜候大愈時再約所謂好事多魔也脂研 那鳳姐兒已是得了雲光的回信俱已妥協老尼達知張家果然那守備忍氣吞聲的受了前聘之物誰知那張家父母如此愛勢貪財却養了一個知義多情的女兒聞得所請老鴉窩裏出鳳凰此女是在十二父母退了前夫他便一條麻繩悄悄的自縊了那守備之子聞得金哥自縊他

不獲美滿夫妻

也是個極多情的達也投河而死不負妻義張李兩家沒趣真是人財兩空這

里鳳姐却如何清微造業者不知自有知者坐享了三千兩王夫人等連一点消息也不知道自此鳳姐胆識愈

壯以後有了這樣的事便恣意的作為起來也不消多記一段收拾過阿鳳心機胆量真與兩村是

一对乱世之奸雄後文不必細寫其事則知其平生之作為回首時無怪乎其憐痛之態使天下痴心人同來一警或萬期共入于恬然自得之鄉矣脂研

一日正是賈政的生辰寧榮二處人丁都齊集慶賀鬧熱非常忽有門吏忙忙

進來至席前報說有六宮都太監夏老爺來降旨跪的賈政等一千人不知是

何消息忙止了戲文撒撤去酒席擺了香案啓中門跪接早見六宮都太監夏守忠

乘馬而至前後左右又有須多內監跟從那夏守忠也並不曾負詔捧勅至簷

下馬滿面笑容走至聽上南面而立口內說特旨立刻宣賈政入朝在臨敬啟

陛見說畢也不及吃茶便乘馬去了賈赦等不知是何兆頭只得即忙更衣入

滔天喜事却如此  
開宗出人意料外  
之文也  
壬午季春



日暮倚簾仍悵  
拜南漢先生句  
也

朝賈母等合家人等心中皆惶不定不住的使人飛馬來往報信有兩個時辰

工夫忽見賴大等三四個管家喘吁吁的跑進儀門報喜又說奉老爺命速請老

太太帶領太太等進朝謝恩等語那時賈母正心神不定在大堂廊下佇立那

邢夫人王夫人尤氏李紈鳳姐迎春姊妹以及薛姨媽等皆在一處听如此信

至賈母便喚進賴大來細問端的賴大稟道小弟們只在臨敬門外伺候裡頭

的信息一際不能得知後來還是夏太監出來道喜說偕們家大小姐晉封為

鳳藻宮尚書加封賢德妃後來老爺出來亦如此吩咐小的如今老爺又往東

宮去了連請太太領眾去謝恩賈母等听了方心神安定不免又都洋洋喜氣

盈腮于是都按品大小粧起來了賈母帶領邢夫人王夫人尤氏一共四乘大

轎入朝賈赦賈珍亦換了朝服帶領賈蓉賈蕃奉侍賈母大轎前往于是寧榮

凡用宝玉  
什俱是火  
鍵

兩處上下裡外莫不欣然踴躍個個面上皆有得意之狀言笑鼎沸不絕誰知近日他<sup>也</sup>肚裡的智能秘<sup>秘</sup>進城我<sup>我</sup>至秦鐘家下看視秦鐘不意被秦業知竟將智能逐出將秦鐘打了一頓<sup>頓</sup>自見其力<sup>力</sup>老病發作三五日光景噫呀死了秦鐘本自怯弱又帶病未愈受了笞杖今見老父氣死此時悔痛無及更又添了許多症候因此宝玉心中悵然如有所失雖聞得元春晉封之事亦未解得愁悶眼前多大熱鬧文字不寫却從万人意外撰出一段悲傷是別人不屑寫者亦別人之不能處

賈母等如何謝恩如何回家親朋如何來慶賀寧榮兩處近日如何熱鬧眾人如何得意獨他一個皆視有如無毫<sup>毫</sup>不曾介意因此眾人嘲他<sup>嘲</sup>發<sup>發</sup>了<sup>了</sup>至<sup>至</sup>妙之文却用宝玉一人運用為何如隱<sup>隱</sup>多少繁華勢利等文武思若不如<sup>如</sup>此必至種<sup>種</sup>：寫到其死<sup>死</sup>拈括搥瑣碎雜亂何可勝哉故只借宝玉一人如此一寫者却多少<sup>少</sup>問文却有無<sup>無</sup>且喜賈理與代玉回來先遣人來報信明日就可到家室限烟波

玉听了方略有些喜意不如此後文秦鍾死去將何以慰細問原由方知賈雨

村亦進京陞見皆由王子騰累上保本此來後補京缺與賈璉是同宗弟兄又

與代玉有師從之誼故同路作伴而來林如海已葬入祖坟了諸事停妥賈璉

方進京的本說出月到家日聞得元春喜信遂晝夜兼程而進一路俱各平安

宝玉只問得代玉平安二字餘者地就不在意了又從天外寫出一段離合來

細閱筆處：交代清楚才好啟大好看容易盼至明日午錯果報璉二爺和林姑

娘進府了見面時彼此悲喜交接未免又大哭一陣後又致喜慶之詞世界上

不讀書中瞬息現此便宝玉心中品度代玉越發出落的越逸了代玉又帶了

許多書籍來忙着打掃臥室安插器具又將些紙筆等物分送宝釵迎春宝玉

等人宝玉又将北静王竹贈鶴鳴香串珍重取出來轉贈代玉，說什麼臭

男人拿过的我不要他遂擲而不取宝玉只得收回暫且無話略一点代玉情性赶忙收住正地步白為後文且說賈璉自回家恭見過重人回至房中正值风姐近日多事之時

無片刻閑暇之工補阿凤二句最不見賈璉遠路歸來不以寫治失利刻薄得撥冗接待房內無

外人便笑道因舅老爺大喜因舅老爺一路風塵辛苦小的聽見昨日的頭起

報馬能心見少年好夫妻有是事略來報說今日大駕歸府却是為下外引預備了一杯水酒揮塵不知賜光謬領否賈璉

笑道豈敢一言答不上盡才多承才一面平兒與環奉拜畢獻茶賈璉遂問別後家

中的諸事又謝鳳姐的操持勞碌凤姐道我那里照管得這些事見識又淺口

角又疼心腸又直率人家給個捧棹我就認作針真臉又軟攔不住人給兩句好

話心里就慈悲了況且又沒經歷過大事胆子又小太略有些不自在就嚇

的我連寢也睡不着了我若辭了几回太太又不容辭到反說我圖受用不肯

此等文字作者  
盡力寫來是欲  
諸公認得阿鳳  
子看以後之書

勿作等閒看習季了除不知我是捻着一把汗兒呢一句也不敢多說一步也不敢多走你  
這

是知道的俗們家所有的這些管家奶之們那一位是好纏的

獨這一句不假

錯一點兒他們就笑話打趣備一點兒他們就指桑說槐的報怨坐山現虎闖

借劍殺人引風吹火點干岸兒推倒油瓶不扶都是全掛子的武藝況且我年

紀輕頭等不壓中怨不得不放我在眼三手是心書書氣里更可笑那府里忽然蓉兒媳婦死珍

大哥又再三再四的在太得意氣跟前跪着討情說只要請我帮他几日我是再四推

辞太不斷不依只得從命依依舊被我鬧了了馬仰人番更不成了体統至今珍

太哥還報怨後悔呢你這一來了明兒你見了他好歹描補之就說我年

紀小原沒見過世面誰叫大爺錯委他的正說着又用斷法方妙蓋此等又斷

只听外間有人說話鳳姐便問是誰平兒進來回道姨太太打發了香菱妹子

來問我一句話我已經說了打發他回去了賈璉笑道正是呢方纔我見姨媽

去不防防和一個年輕的小媳婦子撞了个对面生的柳眉杏眼好齊整模樣我疑惑偕家

並無此人說話時因問姨媽誰知就是上京來買的那小了頭名叫香菱的竟

與薛大傻子作了房里人開了臉越發出挑的標致了那薛大傻子真玷辱了

他垂涎如見試問免手脂研兄寧有不玷平鳳姐道如開愛性蘇杭走了一淌回來也談見些

世面了這世面二字單指還是這套眼饞肚飽的你要愛他不知值什麼我去拿

平兒換了他來如何奇談是阿風口中方有此等那薛老大又一樣稱呼各得

也是吃着碗里看着鍋的這一年來的光景他為要香菱不能到手補前文之

將香菱身寫出和姨媽打了多少飢荒也因姨媽看着香菱換樣兒好未到且甚還是未

則其為人行事却又比別的女孩子不同溫柔安靜差不多的主子姑娘也跟

他不上呢

何曾不是主子

姑娘蓋鄉石知來歷也作者必用阿凡一讚方知蓮

故此摆酒請客的廢事

明堂

正道的

與他作親過了半月也

看的

馬棚風一般

了說到

心里可惜了的

一段納寵之文偏于阿凡口中補出亦夫猾幻妙

一語

未了二門上小廝傳報老爺在大書房等二爺呢賈璉听了忙忙整衣出去這

里鳳姐乃問平兒方纔姨媽有什麼事巴巴打發了香菱來

必有此一平兒笑

道那里來的香菱是我借他暫撒個謊奶說旺兒嫂子越發連個承算也

沒了說着又走至鳳姐身邊悄的說道奶的那利錢銀子遲不送來早不

送來這會子二爺在家他且送這個來了

我在堂屋里撞見不然時走了

來回奶二爺倘或問奶是什麼利錢奶自然不肯瞞二爺的少不得照

可兒鳳姐竟被他哄了

寔告訴二爺我們二爺那脾氣油鍋里的錢還要找出來挖呢聽見奶有了

這個梯希他还不放心的花了呢所以我赶着接了過來叫我說了他兩句誰知奶，偏聽見了問我就撒謊說香菱末一段平兒見識作用不枉阿鳳平日到日又伏下多少後又補畫前又未到

鳳姐听了笑道我說你姨媽知道二爺來了忽喇巴的反打發個房裏人來

了原來你這蹄子疼極反罵說話時賈璉已進來鳳姐便命擺上酒饌來夫妻對坐

鳳姐雖善飲却不敢任興忙中又点出大家規範所謂無不週詳無不貼切只陪

侍着賈璉一时賈璉的乳母趙媽，走來賈璉鳳姐忙讓吃酒令其上炕去趙

媽，致意不肯平兒等早于炕沿下設下一炕又有一小脚踏趙媽，在脚踏

上坐了賈璉向掉上揀兩盤餚饌與他放在炕上自吃鳳姐又道媽，狠嚼不

動那個到沒有的何處着想却自然有的磕了他的牙回向平兒道早起我說那一碗火腿頓肘子狠爛

正好給媽，吃你怎麼不拿了去赶着叫他們熱來又道媽，你嘗一嘗你兒



補點石到今文像極

子代未的惠泉酒趙娘道我喝呢奶也喝一鐘怕什麼只不要過多了就  
是了寶玉之孝娘：此處偏又寫趙娘：特犯不犯先有梨香院一回而：這

我這會子跑了來到也不為飲酒到有一件正緊事奶好歹記在心里疼顧

我些累我們這命只是嘴里說的好到了跟前就忘了我們幸虧我從小兒奶

了你這麼大我也老了有的是那兩個兒子你就另眼照看他們些別人也不

敢跌牙兒的我还再四的求了你几遍你答應的到好到如今還是有是手燒尿這如

今又從天上跑出這一件大喜事來那里用不着人所以到是來和奶了來說

是正緊靠着我們爺只怕我还餓死了呢風姐笑道媽你放心兩個奶哥

都交給我你從小兒奶的兒子你还有什么不知他那脾氣的拿着皮肉到往

那不相干的外人身上貼可是現放着奶哥那一個不比人強你疼顧照看

他們誰敢說個不字兒沒的白便宜了外人我這話也說錯了我們看着是外

人你却看着內人一樣呢說的蒲屋里人都笑了趙媽也笑個不住又念佛

道可是屋子里跑出青天來了若說內人外人這些混賬原故我們是沒有不

過是臉軟心慈攔不住人求兩句罷了鳳姐笑道可不是呢有內人的他纔慈

軟呢他在偌們娘兒們跟前纔是剛硬呢趙媽笑道奶兒說的太盡情了我

也樂了再吃一杯好酒從此我們奶兒作了主我就沒的愁了賈璉此時沒好

意思只是趣笑吃酒說胡說二字快盛飯來吃碗子還要往珍大爺那邊去商

議事呢鳳姐道可是別悞了正事纔剛老爺叫你作什麼

謂由十及大譬如登高必自卑之意細思大現園一事若從如何奉旨製造又

如何分派眾人從頭細寫將來几于撮細事如何能順筆一氣清又將落

于死板拮据之鄉故只用種風夫妻二人一問一答上用趙媽討情作引下用

卷蓄來說事作收餘者隨筆順筆略一点染則耀然洞徹矣此是避難法

大觀園用省親

賈璉道就為省親二字醒眼之極却只如鳳姐忙問道  
忙字最要緊特于凡姐口中出此字可知事關

事出題是大閑

鉅要是書中正省親的事竟准了不成  
問得珍重可知是外方人意外  
賈璉笑

鍵事方見大手

道雖不十分準也有八分準了  
如此故頓一筆更妙見得事關重大非一語可

畸笏

鳳姐笑道可見當今的隆恩歷來听書看戲古時從未有于閑閑中此語真擊  
趙姨：又接口道可是呢我也老胡塗了我听見上上下下人吵嚷了这些日子

什麼省親不肯親我也不理論他去如今又說省親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原故  
補近

事敢下四之大觀園二篇大文千頭緒何處寫起今前書雖大書卷何處出現者已醜  
大半後再用卷首三人重一續便有多處痛筆墨此是避雅法

自政老生日用降兒女之性皆是一理不是貴賤上分別的當今自為日夜侍奉太上皇之太后

旨截住賈母等尚不能略盡孝意回見宮里嬪妃才人等皆是入宮多年拋離父母音容豈有

進朝如此熱鬧用秦業死岔開這不思之理在兒女思想父母是分所應當想父母在家若只管思念兒女竟

秦業死岔開這不思之理在兒女思想父母是分所應當想父母在家若只管思念兒女竟

几箇如何將潑不能見倘因此成疾致病甚至死亡皆由朕躬禁錮不能使其遂天倫之愿亦天喜事交代完大傷天和之事故啓奏上皇太后每月逢二六日期準其椒房眷屬入宮請候

了緊接代玉回看視于是太上皇之太后大喜深讚當今至孝純仁體天格物因此二位老聖

連鳳閣話以老姬勾出省親事人又下旨意說椒房眷屬入宮未免有因儀制母女尚不能恣懷竟大開方

來其千頭萬緒便之恩特降諭諸椒房貴戚除二六日入宮之恩外凡有重宇別院之家可以

合筭貫連無一駐蹕閑防之處不防啓請內廷駕輿入其私第庶可略盡骨肉私情天倫中之

憂痕跡如此等是書多不能至性此旨一下誰不踴躍感戴現今周貴人的父親已在家裏動了工了修蓋

枚牽想兒在青省親到院呢又有吳貴妃的父親吳天祐家也往城外踏看地方去了

硬峰上鑿燬煉這豈不有八九分了趙姦之道阿彌陀佛原來如此這樣說俗們家也要預備

後恭透重閣玉接俗們大小姐了賈璉道這何用說呢不然這會子忙的是什麼

恒河沙數如香一段閑談中

補明多大文

余曰萬不能成章真是費長壺中天鳳姐笑道若果如此我可也見個大世面了可恨我小幾

地也此機括有此筆歲年紀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這此老人家也不薄我没見世面了忽接入此

力恨不得面問意似属無說起當年太皇帝訪舜巡的故事比一部書还熱鬧我偏沒造化不用化赶

果否嘆！味上老趙姑之道暖哟：那可是千載希逢的那時候我總記事兒借們賈府正

在姑蘇揚州一帶監造海舫修理海塘只預備接駕又要聘人一次把銀子都花的淌海

水似的說起來鳳姐忙接道忙字妙上文說起來必未粗心看去則說疑闕殊

我們王府也預備過一次那時我命單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的外國

人來都是我們家養活点出阿鳳所有外国奇玩粵閩滇浙所有的洋船貨物

都是我們家的趙姑之道那是誰不知道的應前葫蘆案如今还有个口号兜呢說東海少

了白玉床來請江南王這說的就是奶之府上了还有如今現在江南的甄家

了白玉床來請江南王這說的就是奶之府上了还有如今現在江南的甄家

了白玉床來請江南王這說的就是奶之府上了还有如今現在江南的甄家

了白玉床來請江南王這說的就是奶之府上了还有如今現在江南的甄家

了白玉床來請江南王這說的就是奶之府上了还有如今現在江南的甄家

了白玉床來請江南王這說的就是奶之府上了还有如今現在江南的甄家

了白玉床來請江南王這說的就是奶之府上了还有如今現在江南的甄家

丁亥春晴笏史

甄家正是大關鍵大節且

口氣如蘭

點正題正支

勿作泛：口頭語看

愛約

極力一寫非誇也可想而知

若不是我們親眼

看見告訴誰

也不信的

其有是事徑以見過

別灘銀子成了土泥憑是世上所有的沒有不是堆

山寨海的罪過可惜四個字竟催不得了

真者是事徑以見過

風姐道常聽見我們太爺們也樣說

對証

豈有不信的對証只納罕他家怎玄就這玄富貴呢趙姦道告訴奶子一句話也

不過是拿着皇帝家的銀子往皇帝身上使罷了誰家有那些錢買這個虛熱

鬧去

最要緊語人若不自知能作是語者吾未嘗見

正說的熱鬧王夫人又打發人

來瞧鳳姐吃了飯不曾鳳姐便知有事等忙他的吃了半碗飯漱口好預控要走又有

二門上小廝們回東府裡蓉薔二位哥兒來了賈璉總漱了口平兒捧着盃盞

手見他二人來了便問什麼話快說鳳姐且止步稍候謝淨听他二人回幾什麼買

蓉先回說我父親打發我來回叔老爺們已經議定了從東邊一帶借著東

園園基乃一部

...

三五 必當如此寫清

府里花園起轉至北邊一共丈量準了三里半地寬大可以蓋造省別院了已經傳

人將一圖伏線大觀園係王兄與十二叙之太虛玄境筆石竹亭畫圖樣去了明日就得叔應荷寶璽纔回家未免勞乏不用過我們那邊去話明

日一早再請過去面議賈璉笑着忙說多謝大爺費心體諒我就不過去了正

緊是這個主意纔省事益的也着容易若採置別處地方去那更廢事且到不成

體統你回去說這樣狠好若老爺們再要改時全仗大爺諫阻勸已完矣萬不可另尋地

方明日一早我給大爺去請安去再議細話再賈蓉忙應勸已完矣幾個是賈璉又近前

面說下畫畫一面伏線姑蘇割聘教習採買女孩凡各物事工價重大兼伏隱有情字者莫如此件置辦樂器行頭等事大爺派了姪兒帶領

着來定以後便先寫此一件錄便不必細寫矣管家兒子雨了還有單騁仁卜固修雨了清客相公一同前往所以命我

來見叔射利賈璉听了將賈璉打諒了有神笑道你能在這一句下文行麼這了是事虽不算甚

大裡頭大有藏掖的賈璉笑道只好學習着辦罷了賈蓉在身旁灯影下悄拉

鳳姐的衣襟鳳姐會意曰笑道你也太操心了难道大爺比俗們還不會用人偏你又怕他不在行了誰都是在行的孩子們已長的這麽大了沒吃過猪肉也看見過猪跑大爺派他去原不過是了坐素旂免難道認真的叫他去講價錢會經紀去呢依我說就狠好賈璉道自然是這樣並不是我駁回妙不得替他算計。。曰問這一項銀子動那一處的賈蕃道總也議到這里賴爺。說不用從京里帶下去江南甄家還收着我們五萬銀子明日寫一封書信會票我們帶去先支三萬下剩二萬存着尋置辦花燭綠灯並各色簾擺帳幔的使石頭記中多作心費賈璉點頭道這了主意好鳳姐忙向賈蕃道再不略讓一步正是阿鳳一生傳神會之文不必道明道明白便既這樣我有兩了在行妥當人你就帶他們去辦這了便宜你呢賈蕃忙陪笑說正要和嬌討兩了人呢賈蕃處這可巧了曰問名子鳳姐便向趙問趙處

賈蕃處  
脂研

這可巧了曰問名子鳳姐便向趙



送頭至尾細看  
阿鳳之待著蓄  
可為一體事竟  
尚作如此語欺  
著其待他人可  
知矣

媛彼時趙媛已听款了話不犯忙笑推他，纔醒悟過來忙說一個叫趙天  
樑一個叫趙天棟鳳姐道可別忘了我可幹我的去了說着便出去了賈蓉忙  
送出來又悄悄向鳳姐道孀子要什麼東西分付我開個賬給蓄兄弟帶了  
去叫他按賬置辦了來鳳姐笑道有神別放你娘的屁我的東西還沒處擡呢希罕  
你們兒之崇之的說着一送去了阿鳳欺人如此忽又寫到利與真令人一

這里賈蓄也悄悄問賈璉要什麼東西順便織來孝敬賈璉笑道你別與頭纔李

着辦事到先孝命了這把戲我短了什麼又作此語不犯何層少不得寫信來告訴你且不要論到

這里說畢打發他二人去了接着回事的人來不止三四次賈璉害乏便傳与

二門上一應不許傳報俱等明日料理鳳姐至三更時分方下來安歇好文章一句內隱兩層若許事情一宿無

話次早賈璉起來見過賈赦賈政便往寧府中來合同老管事的人等並几位

世交門下清客相公審察兩府地方繕畫省親殿宇一面察度辦理人丁自此  
後各行匠役齊集金銀銅錫以及土木磚瓦之物搬運移送不歇先令匠人拆

寧府會芳園墻垣樓閣直接入崇府東大院中崇府東邊所有下人一帶羣房

盡行拆去當日寧崇二宅虽有一小巷補界斷不遺然這小巷亦係私地並非官

道故可以連属會芳園本是從此補角墻下引來一段活水今亦無煩再引其

余處近王修造園字者佳以名土堆為雀不引果一道其亦無煩再引其

山石樹木不數用買數任的乃是崇府因其中竹樹山石以及亭榭欄杆

寺物皆可挪就前來如此兩處又甚近湊來一處省得許多財力縱亦不敷所

添亦有限全虧一個老明公號山子野者妙名隨事一籌畫起造賈政不慣

得的一第文字首下半來好作別樣生名一籌畫起造賈政不慣

于俗務只憑賈教賈珍賈理賴大來昇林之孝吳新登詹先程日與寺中人安

插擺佈凡堆山鑿池起揚樓閣種竹栽花一應点景等事又有山子野制度下

朝閑暇不過各處看望，最要緊處和賈赦等商議，便罷了賈赦只在  
 家高卧有芥菘之事賈珍等或自去回明或寫略節或有話說便傳呼賈璉  
 大等領命賈蓉單管打造金銀器皿賈善已起身往姑蘇去了賈珍賴大等又  
 点人丁開冊籍監工等事一筆不能寫到不過是喧闐熱鬧非常而已暫且無  
 話且說宝玉近日家中這等大事賈政不來問他的書心中是件暢事無奈

偏於極熱鬧處寫秦鐘之病日重一日也着實慧心不能樂業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世上人

出大不得意之文却無絲毫縛強且如此又非此情鍾意切這日一早起來纔梳洗完畢意欲回了賈母去望候秦鐘忽見茗烟在二門前

有許多令人笑不照壁前探頭縮腦宝玉忙出來問他作什麼茗烟道秦相公不中用了從茗烟

了哭不了嘆不出了出省却多少宝玉聽說嚇了一跳忙問道我昨晚纔瞧了他來還明白怎

酬我作者間文茗烟道我也不知這纔剛是他家的老頭子來特告訴我的宝

壬午季春晴芳辰就不中用了茗烟道我也不知這纔剛是他家的老頭子來特告訴我的宝

玉听了忙轉身回明賈母，吩咐好生派妥當人跟去到那里，一尽同窓之情，就回來不許多耽擱了。宝玉听了忙，的更衣出來，車馬未備不，頓一筆方急的滿所亂轉，一時催促的車到忙上了車。李貴景茗、烟等跟隨來至秦鐘門首，悄無一人。目觀蕭條景，遂蜂擁至門內，空啼的秦鐘的兩丫遠房，媼母並几个弟兄都藏之不迭。表可知妙這媼母弟兄是特來尋分絕戶家私的。不比時秦鐘已發過兩三次昏了，移床易簣多時矣。余亦欲泣，宝玉一見便不禁失聲。李貴景茗忙功道不可，秦相公是弱症，未免炕上李貴不受用，所以暫且挪下來，鬆散些，哥兒如此，豈不反添了他的病。宝玉听了方忍住，近前見秦鐘面如白臘，合目呼吸于枕上，宝玉忙叫道：鯨兒！賈玉來了，連叫兩三聲，秦鐘不採。宝玉又道：宝玉來了，那秦鐘早已魂魄離身，只剩得一口悠悠餘氣，在胸正見許。

石頭記一部中皆多鬼判持牌提索來捉他看至此一句令人失望再看至後面數語方知作者

是近情近理必有未見之奇那秦鐘魂魄那里肯就去又記念着家中無人掌家務扯淡之極今

之事必有又又記掛着父親還有由積下的三四千兩銀子更屬可笑

如此等荒唐不經再思又記掛着智能尚無下落忽從死人心補出活人原由更因此百般求告鬼

之談間亦是作又記掛着智能尚無下落忽從死人心補出活人原由更因此百般求告鬼

者故意游戲筆判無奈這些鬼判都不肯徇私反叱吃秦鐘道方你還是讀過書的人豈不知

耶以破色取笑非造定如別書認真說鬼俗語說的閻王寫殺了何三更死誰敢由人到五更我們陰間上下都是鉄面無私

話也可可想鬼心活活的不比你們阳間瞻情願意有許多的閻碍處正鬧着那秦鐘魂魄忽聽見寶

玉來了四字便忙又央求道列位神差略發慈悲讓我回去和這一個好朋友

說一句話就來的申鬼道又是什麼好朋友秦鐘道不列位就是晴崇國公的孫

子小名宝玉都判官听了先就啼慌起來忙喝罵鬼使道我說你們放了他回

世人見宝玉而不動雷的原來見不得宝玉二字調侃宝玉二字妙極脂研依我們愚見他是阳我們是阴心者為誰

去走之罷你們斷不依我的話如今只等他請出個運旺時盛的人來統開其聲試問誰曾見都判來現以別又見一都判跳出未調侃世情因深然遊戲筆墨一至于此真可歷倒古今小說這總算是小說

眾鬼見都判如此也都忙了手脚一面又報怨道你老人家先是那等雷霆電

怕他們也無益于我們無益都判道放屁俗語說的好天下官管天脂研

下事自古人鬼之道却是一般陰陽並無二理更妙愈不通愈妙錯會意愈奇脂研

名曰搗鬼別管他陰也罷陽也罷還是把他放回沒有錯了的申鬼申聽說只得將秦魂放

却只以此三語為囑男引異樣奇語然回嗚了一声微開双目見宝玉在側乃免強嘆道言萬語只此一句不肯早來再遲一步也

試思若不如此為囑不能見了宝玉忙攜手垂泪道有什么話苗下兩句只此句便秦鐘道並無別

不但近人情且話以前你我見識自為高過世人我今日纔知自悞了誰不悔以後還談立志

太露穿鑿諸前非如兒之知已功名以榮耀顯達為是說畢便長嘆一聲蕭然長逝了若是細述一番則不成石頭記之文矣

知全是悔遲之恨







此回宜分二回方妥

室玉係諸艷之貫故大規園對額必得玉兄題跋且暫題燈匾聯上

再請賜題比干妥萬當之章法

詩 豪華雖足羨

離別却難堪

博得虛名在

誰人識

曰 苦甘 好詩全是諷刺

近之諷云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真罵盡無厭貪痴之輩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第十七回至十八回

大規圍試才題對額

榮國府歸省慶元宵

話說秦鍾既死，宝玉痛哭不已。李貴等好容易勸解半日，方住歸時，猶是悽惻。哀痛買母，幫了几十兩銀子外，又另備奠儀，宝玉去吊紙七日，後便送殯掩埋了。

別無迹記，只有宝玉日々思慕感悼，然亦無可如何了。

每於此等文後，便用此語作結，是擬定大章法。

亦是此書慣用此等章法。

又不知歷幾何時。

年表如此，寫亦妙。

這日賈珍等來回賈政園內工程。

俱已告竣。大老爺瞧了，或有不妥之處，再行改造。好題匾額對聯的賈政听了，沉思一回，說道：「這匾額對聯到是一件雅事。論理該請貴妃賜題，纔是。然貴妃若不親觀，其景大約亦必不肯妄擬。若直待貴妃遊幸，返再請題，偌大景致，若

及老情字如此寫  
壬午年春

時笏

千亭樹無字標題也竟寥落無趣任有花柳山水也斷不能生色衆清客在傍  
笑答道老世翁所見極是如今我們有個愚見各處匾額對聯斷不可少亦斷  
不可定名如今且按其景致或兩字三字四字虛合其意擬了出來暫且做燈  
匾聯懸了待貴妃遊幸時再請定名豈不兩全賈政等听了都道所見不差我們  
今日且看：去只管題了若妥當便用不妥時然後將兩村請來令他再擬點  
兩村照應 前又 中人笑道老爺今日一擬定佳何必又待兩村賈政笑道你們不知  
我自幼于花鳥山水題咏上就平：如今上了年紀且案牘勞煩于這怡情悅  
性文章上更生疎了縱擬了出來不免迂腐古板反不能使花柳園亭生色似  
不妥協反沒意思衆清客笑道這也無妨我們大家看了公擬各各其長優則  
存之劣則刪之未為不可賈政道此論極是且喜今日天氣和暖大家去逛逛

音光字去声出借声 說着起身引眾人前往賈珍先去園中知會眾人可巧近

日宝玉因思念秦鍾憂戚不盡賈母長命人帶到園中未戲要此時亦統去

忽見賈珍走來向他笑道你還不出去老爺就來了宝玉听了帶着乃銀小厨

們一溜烟就出園來方轉過灣頂頭賈政引車客來了躲之不及只得一邊站

了賈政近日聞得塾掌稱讚宝玉能對之聯雖不喜讀書偏到有些歪才情

似的今日偶然撞見這機會便命他跟來如此偶然方妙若特之喚來題額真不成文矣

宝玉只得隨往尚不知何意賈政剛至園門前只見賈珍帶領許多執事人來

一傍侍立賈政道你且把園門都關上我們先照了外面再進去賈珍聽說命

人將門關了賈政先秉正看門只見正門五間上面插九泥鯁春那門欄窗隔

皆是細雕新鮮花樣並無硃粉塗飾一色水磨羣牆門雅牆推不滾下面白石俗套

基礎鑿成西番草花樣左右一望皆雪白粉牆下面虎皮石隨勢砌去果然不

落富麗俗套自是欢喜遂命開門只見迎面一帶翠嶂擋在前面極掩好中清

客都道好山，賈政道非此一山一進來園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則有何

趣中人道極是非胸中大有邱壑焉想及此說畢往前一望見白石峻嶒其中

一時雅馴方向用前後這邊那邊等字或如鬼怪或如猛獸縱橫拱立上面苔

蘚成斑藤蘿掩映曾用兩處舊有之園所改故如此寫方其中微露羊腸小徑

好景界山子野精於此技此是小徑非行車輦通道今賈政原欲遊覽其景故

指以等處寫之想其連路大道自是堂皇冠冕氣象無庸細寫者也後于者親

之則已得知矣賈政道我們就此小徑遊去回來由那一边出去方可遍覽

說畢命賈珍前引導自己在此刻已料定許多少口此回乃一部之綱緒不

蓋後又十二叙書出入來往之境方不能錯亂現者亦如身臨足到矣今賈政

所遊的是正門却行的是僻路按此一大園羊腸鳥道不止凡百十條穿東度

西臨山過水萬勿以今日賈政所行之途考其方向基址故正殿反於末後寫之是見未由大道而往乃透新轉折而經也

抬頭忽見山上有鏡面白石新一塊正是迎面留題處留題處便精不必限定鑿金錐銀一色惡俗類及來

梨之力

賈政回頭笑道諸公請看此處題以何名方妙眾人聽說也有說談題

疊翠二字也有說談題錦嶂的又有說賽香炉的又有說小終南的種々名色

不止几十个原來眾客心中早知賈政試宝玉的功業進益如何只將此俗套

來敷衍宝玉亦料定此意補明賈政听了便回頭命宝玉擬來宝玉道嘗聞古

人有云編新不如述旧刻古終勝調今未開古人說此兩句却又似况此處並

非主山正景原無可題之處不过是探景之此論都進步耳是莫若直書曲達通

幽處這句旧詩在上到还大方氣派中人听了都讚道是極二世兄天分高才

情遠不似我們讀腐了書的賈政笑道不可謬獎他年小不过以一知充十用取

笑罷了再從選擬說着進入石洞來只見佳木蒼蔥奇花爛灼一帶清流從抱

木深處曲折瀉于石隙之中這水是人力引來做的再進數步漸向北邊細極後

云進賈母卧房後之角門是諸叙日相去佳之境也後又云諸叙所居之處只在西北一帶最近賈母卧室之後皆從此北字而來

平坦寬豁兩邊飛樓挿空雕甍繡檻皆隱于山坳樹杪之間俯而視之則清溪

瀉雪石磴穿雲前已寫山至寬處此則由低處至高處各景白石為欄環抱池

沿石橋三港獸面啣吐橋上有亭前已寫出寫石今則寫池寫樓各景皆遍賈

政與諸人上了亭子倚欄坐了此亭大抵四通八達為諸小庭之咽喉要路曰

問諸公以何題此諸人都道當日歐陽公醉翁亭記有云有亭翼然就名翼然

賈政笑道翼然虽佳但此亭壓水而成还須偏于水題方稱依我拙裁歐陽公

之瀉出于兩峰之間竟用他這一個瀉字有一客道是極、、竟瀉玉二字妙



六字是嚴父大憲悅  
容也

壬午春

賈政拈髯尋思曰抬頭見宝玉侍側便笑命他也擬一個來宝玉聽說連忙回  
道老爺方纔所說已是但是如今追突了去似乎當日歐陽公題醵泉用一瀉  
字則妥今日此泉若亦用瀉字則竟不妥况此處雖云省親駐蹕別墅亦當入  
于應制之例用此等字眼亦竟粗陋不雅求再擬較此蘊藉含蓄者賈政笑道  
諸公听此論若何方纔中人編新你又說不如述古如今我們述古你又說粗  
陋不妥你且說你的來我听宝玉道有用瀉玉二字則莫若沁芳二字真雅果然豈  
不新雅賈政拈髯點頭道不語中人都忙迎合讚宝玉才情不九賈政道匾上  
二字容易再作一付七言對聯來宝玉听说立于亭上四顧一望便機上心來  
乃念道

繞堤柳借三篙翠

要緊點切水

隔岸花分一脉香

恰極工極綺靡在眉香

賈政听了點頭微笑，中人先稱讚不已，于是出亭過池，一山一石一花一木莫不着意現覽。渾寫兩句已見經行處愈遠更至北一忽抬頭看見前一帶粉垣

里面數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中人都道好了，所在于是大家進入，只見

入門便是曲折游廊，不犯起手游廊塔下石子漫成，角路上面小小兩三間房

舍，一明兩暗，里面都是合着地步打就的床几椅案，從里間房內又得一小門

出去，則是後院，有大株梨花，蒸着芭蕉，又有兩間小室，退步後院牆下，忽開一

隙，清湧泉一派，開溝僅尺許，灌入牆內，繞塔隨屋至前院，盤旋竹下，而出。賈政笑

道：「這一处還罷了，若能月夜坐此，窻下讀書，不枉虛生一世。」說畢，看着宝玉，

的宝玉忙垂了頭，点一筆中客忙用話開釋，客不可不又說道：「此处的匾額題

四個字，賈政笑問那四字一個，道是「淇水遺風」，賈政道：「俗」，余亦如又一個是「雅」

又換一章法

壬午春

因雅跡賈政道也俗賈珍笑道还是宝兄弟擬一个来賈政道他未曾作先要

知子者莫如父

議論人家的好多可見就是了輕薄人中客道議論的極是其奈他何賈政忙

于作詩文時全道休如此縱了他曰命他道今日任你狂為乱道先設議論来然後方許你作

政老亦有如此令又一格式不然不掛死板且亦大失嚴

方纔中人可有使得的宝玉見問答道

皆可知嚴父志父素体

可奈何也不差統都似不妥明知是故意要他搬駁議論落肆賈政冷笑道怎么不妥宝玉道这

務系看  
時笏

是第一处行幸之处必須頌聖方可若用四字的匾又有古人現成的何必再

作賈政道难道淇水睢園不是古人的宝玉道这太板腐了莫若有鳳来儀四

字果然妙在双関中人都関然叫妙賈政點頭道畜生可謂管窺蠡測矣

曰命再題一聯来宝玉便念道

寶鼎茶閑煙尚綠

尚字妙極不必說竹然恰是竹中精舍

幽窓棋罷指猶涼

猶字妙尚綠猶涼字便

聖身于森萬竿之中

賈政搖頭說道也未見長說畢引人出來方欲走時忽又想起一事來因問賈珍道這此院落房宇並几案掉椅都算有了還有那些帳幔簾子並陳設玩器

古董可也都是此一頓少不得一處一合式配就的大篇長文不如此頓則成何賈珍回道

那陳設的東西早已添了許多自然臨期合式陳設帳幔簾子昨日聽見

弟說还不全那原是一起工程之時就畫了各處的圖樣量准尺寸就打發人

辦去的想必昨日得了一半補出近日忙冗千頭萬緒賈政听了便知此事不

是賈珍的首尾便命人去喚賈璉趕來寫出忙冗景况賈政問他共有几種現今

得了几種尚欠几種賈璉見問向靴桶內取靴掖內裝的一个紙摺略即來細

從頭至尾筆不一作一筆逸安苟且看了一看回道一字一句蟒綉堆刺絲彈

墨二字一句並各色綉綾大小幔子一百二十架昨日得了八十架下欠四十

架簾子二百掛昨日俱得了外有猩々毡簾二百掛金絲簾紅漆竹簾二百掛  
墨漆竹簾二百掛五彩線絡盤花簾二百掛每樣得了一半也  
不過秋天都全了  
了椅搭棹圍床裙棹套每分一千二百件也有了一面走一面說是極條條爾青

山斜阻斜字細不必拘定方向諸般所居之處若稱香村瀟湘館怡紅院秋爽  
却萬整恍然不知所窮所謂會心處不在乎遠大然處置得巧妙使人見其千  
之穿挿佈置耳

轉過山怀中隱々露出一帶黃泥築就矮牆々頭皆用稻莖掩護配的好有几

百株杏花如噴火蒸霞一般裡面數楹茅屋外面却是桑榆槿栝各色樹稚新  
條隨其曲折編就兩溜青籬々外山坡之下有一土井傍有桔槔轆轤之屬下  
面分畦列畝佳蔬菜花漫然無際閱至此又笑別部小說中一萬个花園中皆  
是牡丹芍藥圍雕瀾画棟瓊榭珠樓略不  
差別賈政笑道到此處有些道理固然係人力穿鑿此時一見未免勾引起

我歸農之意

極熱中偏以冷筆點之所以為妙

我們且進去歇息

說畢方欲進

籬門去忽見路傍有一石碣

真妙直亦為題之

備更恰當若有懸額之處或再用鏡

字又托出許多郊野氣色來一慶皮千秋萬壑只在區區

處若懸匾待題則田舍佳風一洗盡矣立此一碣

讚得是這箇幾翁有些意思

家之咏不足以盡其妙

客不可不養賈政道諸公請題

車人道方纔世兄有云

新編不如述旧此處古人已道盡矣莫若直書杏花村妙極賈政听了笑向賈

珍道正巧提醒了我此處都妙極只是还少一了酒幌明日竟作一了不必華

麗就依外面村庄的式樣作來用竹竿挑在樹梢賈珍答應了又回道此處竟

还不可養別的雀鳥只是買些鵝鴨子之類纔都相稱了賈政与車人都道更妙

賈政又向車人道杏花村固佳只是犯了正名面村名直待請名方可車客都道

是呀如今虛的便是什麼字樣好大家想着宝玉却等不得了又換一格方不

也不等賈政的命玉情有趣便說道舊詩有云紅杏梢頭掛酒旗如今莫若杏

帘在望妙在一在四字中人都道好只在望又暗合杏花村意宝玉冷笑道忘情

最妙村名若用杏花二字則俗陋不堪了又有古人詩云紫門臨水稻花香何

不就用稻香村的妙中人听了亦發悶声拍手道妙賈政一声断喝無知的業

障你能知記得知道几个古人能記得几首熟詩也敢在老先生前賣弄你方

纔那些胡說的不过是試你的清濁取笑而已你就認真了說着引人步入苑

堂里面紙窗木榻富貴氣象一洗皆盡賈政心中自是欢喜却聽宝玉道此處

如何中人見問都忙悄悄的推宝玉教他說好宝玉不听人言便應声道不及

有鳳來儀多矣公然自定名妙賈政听了道無知的蠢物你只知朱樓回棟惡

受之至喜之至

故作此語

作者至此

寧不笑矣

壬午春

類富麗為佳那里知道這清幽氣象終是不讀書之過  
宝玉忙答道老爺教訓的固是但古人長云天然二字不知何意中人見  
宝玉都怪他說痴不改今見問天然二字中人忙道  
別的都明白為何連天然不知天然者天之自然而有  
非人力之所成也宝玉道却又來此處置一田庄分明  
見得人力穿鑿扭捏而成遠無鄰村近不負郭背山、  
無脉臨水、無源高無隱寺之塔下無通市之橋  
峭然孤出似非大規爭似先處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  
氣雖種竹引泉亦不傷于穿鑿古人云天然圖画四字  
正畏非其地而強為地非其山而強為山雖百般精  
而終不相宜未及說完賈政氣的喝命且出去剛出去  
又喝命回來

所謂奈何他不命再題一聯若不通一併打嘴  
宝玉只得念道

得也呵  
時分

新漲綠添澣葛處採詩頌聖最好雲香護采芹人  
朱風采推都恰當然冠冕中又不免查格調



賈政听了搖頭說更不好一面引人出來轉過山坡穿花度柳撫石依泉過了

茶蘼架再入木香棚越牡丹亭度芍藥圃入薔薇院出芭蕉塢盤旋曲折略用套語

一束與前頑破格不

板忽聞水聲潺湲瀉出石洞上則蘿薜倒垂下則落花浮蕩

仍是沁芳溪矣究竟基址不大全是曲折掩隱之中人都道好景，，賈政道巧可知

諸公題以何名中人道再不必擬了恰，，手是武陵源三字賈政笑道又落

寔了而且陳旧中人笑道不然就用秦人旧舍四字也罢了宝玉道這越發過

露了秦人旧舍說避乱之意如何使得莫若蓼汀花溆四字賈政听了更批胡

說于是要進港洞時又想起有船無船賈珍道採蓮船共四支座船一支如今

尚未造成賈政笑道可惜不得入了賈珍道從上盤道亦可以進去說畢在前

導引大家攀藤撫樹過去只見水上落花愈多其水愈清溶，，蕩，，曲折萦迂

池邊兩行垂柳雜着挑杏遮天蔽日真無一此塵土忽見柳陰中又露出一個

折帶朱欄板橋來此處緣見一朱粉字樣綠柳紅橋此等字樣亦不可少後文寫雪戶則曰蜂腰板橋都施之得宜非一幅死稿也

度過橋去諸路可通補四字細極不然後文室所行常怪非此處也

便見一所清涼瓦舍一色水磨磚牆清瓦花堵即大主山所分之脉兩見大主山稱香村

又云懷中不寫主山而主山處一映帶連絡不斷可皆穿牆而過好想賈政道

此處這所房子無味的狠先敘頓此一筆使後文愈覺生色未揚先抑之法蓋叙對峙有甚難寫者

因而步入門時忽迎面突出挿天的大玲瓏山石來四面群繞各式石塊竟把

里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且一株花木也無更奇妙只見許異草或有牽藤

的或有引蔓的或垂山巔或穿石隙甚至垂簷繞柱索砌盤更妙或如翠帶

飄飄或如金繩盤屈或實若丹砂或花如金桂味芬氣馥非花香之可比前三處皆

還在人意之中此一處則今古書中未見之工程也。連用几或字是從昌黎南  
山詩中李得

賈政不禁道有趣前有無味二字及云有趣二字更覺生色只是不大認識有

的說是薜荔藤蘿賈政道薜荔藤蘿不得如此異香宝玉道果然不是這些之

中也有藤蘿薜荔那香的是杜若蘅蕪那一種大約是菖蘭這一種大約是清

葛那一種是金釐草這一種是玉簌藤紅的自然紫芸綠的定是青芷金釐草見

字彙玉落見楚辭芄落雜於蕙蒸菖葛芸芷皆不必註見者太多此書中異物  
太多有入生之未聞未見者然寔係所有之物或名差理同者亦有之

想來離騷文選等書上所有的那此異草也有叫作什麼蘆葍薑芋的也有叫

作什麼綸組紫絳的還有石帆水松扶留等樣左太冲吳都又有叫什麼綠萼

的還有什麼丹椒麋蕪風連以上蜀都如今年深歲改人不能識故皆像形奪

名漸之的喚差了也是有的自寔注一草未及說完賈政喝道誰問你來又一

法  
唏的宝玉到退不敢再說賈政目見兩邊俱是超手游廊便順着游廊步入  
只見上面五間清厦着捲棚四面出廊綠窻油壁更比前几處清雅不同賈政  
嘆道此軒中煮茶操琴亦不必再焚名香矣前二處一日月下讀書一日勾引  
起歸農之意此則操琴煮茶斷語  
皆妙此造已出意外諸公必有佳作新題以顏其額方不負此衆人笑道再莫  
若蘭風蕙露貼切了賈政道也只好用這四字其聯若何一人道我道想了一  
对大家批削改正念道是

麝蘭芳靄斜陽院

杜若香飄明月洲

衆人道妙則妙矣只是斜陽二字不妥那人道古人詩云蘼蕪滿手泣斜暉衆人  
道頹喪々又一人道我也有一聯諸公評閱々曰念道

三選香風飄玉蕙

一庭明月照金蘭

此二聯皆不過為鈞宝玉之餅  
不必認真批評

賈政拈鬚沉音吟意欲也題一聯忽抬頭見宝玉在傍不敢則聲曰喝道怎為你應說話時又不說了還要等人請教你不成宝玉所說便回道此處並沒有什麼蘭麝明月洲渚之類若要這樣着跡說起來就題二百聯也不能完賈政道誰按着你的頭叫你必定說這些字樣呢宝玉道如此說匾上則莫若蘅芷清芬四字對聯則是

吟成蘆蕙行才猶艷

曉足醪醑夢也香實佳

賈政笑道這是套的書成蕉葉文猶綠不足為奇衆客道李太白鳳凰台之作這一位蒹葭翁更有意思全套黃鶴樓只要套得妙如今細評起來方纔這一聯竟比書成蕉葉猶賅幽嫺活潑視書成之句竟似套此而來賈政笑說豈有此理說着大家出來行不多遠則見宗閣巍峩層樓高起面、琳宮合抱迤、複道榮紆青松拂簷玉欄

統砌金輝獸面彩煥螭頭賈政道這是正殿了

想來此殿在園之正中按圖不

卧室後可知西北一帶是多寬

西一帶是多寬西一帶來的諸風始便

只是太富麗了些眾人

都道要如此方是雖然貴妃崇節尚儉天性惡繁悅樸然今日之尊禮儀如此

不為過也一面說一面走只見正面

正面細

現出一座玉石牌坊來上面龍螭

螭護玲瓏鑿就賈政道此處書以何文衆人道必是蓬萊仙境方妙賈政搖頭

路順道已或不語宝玉見了這個所在心中忽有所動尋思起來倒像那裡曾見過的一般

却一時想不起那年月日的事了

仍歸于胡蘆一夢之太虛

賈政又命他作題

江截徑直成一宝玉只顧細思前景全無心于此了衆人不知其意只當他受了這半日的折

磨精神耗散才盡詞窮了再要考難逼迫着了急或生出事來到不便遂忙都

功賈政罷明日再題罷了賈政心中也怕賈母不放心

一筆不

遂冷笑道你

誰何落筆自起

盆器矣作者

吾不省此一段大

三六六

這畜生也竟有不能之時了也罷限你一日明日若再不能我定不饒這是要

緊一處更要好生作來說着引人出來再一現望原來自進門起所行至此纔

游了十之五六

總住妙伏下後文所補善處若都入此回寫完不獨太繁使後文冷落亦且非石頭記之筆

又值人來田有兩村處遣人回話

又一緊故不能終局也。此處漸寫兩村親切正為後文地步伏脉千里橫雲斷嶺法

賈政笑道此數不能遊也雖如此到底從那一边出去縱不能細現也可稍覽

說着引客行來至一大橋前見水如晶簾一般奔入原來這橋便是通外河之

開引泉而入者

寫出水源要緊之極近之西家着意于山若不講水又造因循者惟知弄弄態頑石墜恠塚報謂之景皆不知水為先看以因

大槩一描處：未嘗寓水蓋又未寫明水之從來今終補出

精細之至 賈政曰問此開何

名宝玉道此乃沁芳泉之止源就名沁芳閣

究竟只一脈賴人力引導之功因不易造景非泛寫

賈政道道胡說偏不用芳二字

此以下皆係文終之餘波收的方不突 于是一路行

詞柳此居  
比大荒山  
若何

來或清堂茅舍或堆石為垣或編花為牖或山下得幽尼佛寺或林中藏女道

丹房或長廊曲洞或方廈圓亭賈政皆不及進去伏下攏翠卷芦雪广凸碧山庄四晶溪館暖香塢等語

於後文一斷：補之方得靈龍作雨曰說半日腿酸未嘗歇息忽又見前面

又露出一所院落了來賈政笑道到此可要進去歇息：了說着一送引人

遠着碧桃花怡紅院如此寫來用無意之筆却是極精穿过一層竹籬花障編

就的月洞門未寫其居先寫其境俄見粉牆環護綠柳遮垂與萬竿修竹遠賈政

與中人進去一入門兩邊都是游廊相接院中點襯几塊山石一邊種着數本

芭蕉那一边乃是一顆西府海棠其勢若傘絲垂翠綾葩吐丹砂眾人讚道好

花從來也見過許多海棠那里有這樣妙的賈政道這叫作女兒棠妙名乃

是外國之種俗傳係出女兒國中云彼國此種最盛亦荒唐不經之說罷了



十字若海  
崇有翠深

謝云

人笑道然雖不經如何此名傳久了宝玉道大約騷人咏士以此花之色紅暈

若施脂輕弱似扶病的体的切故形容大近乎閨閣風度所以以女兒命名想

目被世間俗惡听了他便以野史纂入為証以俗傳俗以訛傳訛都認真了不

此花近之謬傳者不少不能悉道只借此花數衆人都搖身讚妙一面說話一

面都在廊外抱厦下打就的榻上坐了至塔又至簷不肯輕易賈政目問想凡

個什麼新鮮字未題此一客道蕉鶴二字最妙又一個道崇光泛彩方妙賈政

與衆人都道好個崇光泛彩宝玉也道妙極又嘆只是可惜了衆人問如何可惜

宝玉道此處蕉崇兩植其意暗蓄紅綠二字在內帶只說蕉則崇無着落若只說

崇蕉亦無着落固有蕉無崇不可有崇無蕉更不可賈政道依你如何宝玉道

依我題紅香綠玉四字方兩全其妙賈政搖頭道不好！說着引入進入房

內只見這几間房內收拾的與別處不同特為青燁峰下淒涼與別處不同耳竟分不出間隔來的新奇希見之原

來四面皆是雕空玲瓏木板或流雲百蝠或歲寒三友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

卉或集錦或博古花樣週全之極然必用下文者正是作者無聊撰出新異筆墨使現者眼目一新所謂集小說之大成遊戲筆墨雕虫之

技無所不備可謂善戲者矣又供諸人同或出圖出前金玉篆文

一戲抄極今則從俗花樣真是醒睡魔其中詩詞雅謎以及各種風俗等文一緊不必究

只據此等處便是一絕

各種花樣皆是名手雕鏤五彩銷金嵌寶的至此方見一朱彩之處亦必如此式方可笑近之因庭行動便以

粉油從事一榻或有貯書處或有設鼎處或安置筆硯處或供花設瓶安

放盆景處其隔各式各樣或天圓地方或葵花蕉葉或連環半壁真是花園錦

簇剔透玲瓏倏尔五色紗糊就竟你小窓倏尔彩綾輕覆竟係幽戶精工之極

且滿牆滿壁皆係隨依古董玩器之形摺成的槽子諸如琴劍懸瓶懸于壁上之瓶也

棹屏之類雖懸于壁却都是與壁相平的

皆係人意想不到目所未見之文若云擬編虛想出來焉能如此一段極

清極細後文死大瓶紫瑪瑙碟西洋酒令自行解等文不必細表

衆人都讚好精緻想頭

唯為怎麼想來

誰不如此讚

原來賈政等走了進來未進兩層便都迷了旧路左

照也有門可通右照又有窻暫隔及到了跟前又被一架書攔住回頭再走又

有窻紗明透門徑可行及至門前忽見迎面也進來了一群人都與自己形相

一樣却是玻璃大鏡相照及轉過鏡去

石兄迷否

一發見門子多了賈珍笑道老爺隨我

來從這門出去便是後院從後院出去到比先近了說着又轉了兩層紗厨錦

榻果得此方便門也一門出去院中

滿架薔薇芬馥轉過花障則見青溪前阻

又爲水衆人

吃異這股水又是從何而來賈珍還指道原從那間起流至那洞口提東北山

拗里引到那村庄里又開一道岔口引到西南上共總流到這里仍手怕紅舊在一

園之看是書中大立意

處從那墻下出去衆人听了都道神妙之極說着忽見大山阻路衆人都道

了路了賈珍笑着道隨我來仍在前道引衆人隨他直由山脚邊忽一轉便是平

坦寬闊大路豁然大門前見可見前進來是小路曲此云忽一轉便是平坦寬

以上可當潤之正甬路也細極

### 大觀園記

衆人都道有趣之真搜神奪巧之至于是大家出來那宝玉一心只記掛着里

邊又不見賈政吩咐起不得跟到書房賈政思想他來方喝道你還不去難道

還性不足也不想性了這半日老太太必懸掛着快進去疼你也白疼了如此

大家嚴父風範無家法者不知 宝玉聽說方退了出來至院外就有跟賈政的幾個

小廝上來攔腰抱住下人口氣畢有都說今兒虧我們老爺纔喜歡老太太打發人出來問了

几遍都亏我們回說喜歡不然若老太太叫你進去就不得展才了人都說

你纔那些詩比世人的都強今兒得了這樣的彩頭該賞我們了宝玉笑道每

你纔那些詩比世人的都強今兒得了這樣的彩頭該賞我們了宝玉笑道每

人一吊錢眾人道誰沒見那錢者沒有用處一吊錢把這荷包賞了罷說着一個上來解荷包

那一個就解扇囊不容分說將宝玉所佩之物盡行解去又道好生送上去罷

一個抱了起來好容易幾個圍繞送至賈母二門前那時賈母已命人看了幾次眾奶

娘了未跟工見過賈母知不曾堆為着他心中自是欢喜少時襲人到了茶來

襲人在玉兒一身無物不送來到身邊佩物一件無存不送來笑道帶的東西又是那起沒臉的東西們解了去了

林黛玉聽說走來瞧果然一件無存又起性向宝玉道我給的那個荷包也給他

們了你明兒再想我的東西可不能勾了說畢賭氣回房將前日宝玉所煩他

作的那個香袋兒纔做了一半賭氣拿過來就餞宝玉見他生氣便知不妥忙

趕過來早剪破了宝玉已見過這香囊雖尚未完却十分精巧費了許多工夫

今見無故剪了却也可氣因忙把衣領解了從裡紅袄襟上將黛玉所給的那

荷包解了下來遞與代玉瞧道你瞧、這是什麼我那一回把你的東西給人  
了林代玉見他如此珍重帶在裡面按理論之則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若以兒女子之情論之則事必有之事必  
有之理又係今古小說中不能寫到寫得談情者亦不能說出講出情痴之至  
文也

可知是怕人拿去之意因此又自悔莽撞未見皂白就剪了香袋情痴之至若  
無此悔便是

一庸俗小性之女  
子矣因此又愧又氣低頭一言不發宝玉道你也不用剪我知道

你是懶待給我東西我連這荷包奉還何如說着擲向他怀中便走這却難怪

代玉見如此越發氣起來声咽氣堵又汪汪的滾下泪來怒之極正是情  
之極拿起

荷包來又剪要斂宝玉見他如此忙回身搶住笑道好妹、饒了他罷這方是宝  
玉代

玉將剪子一摔拭泪說道你不用同我好一陣歹一陣的要恼就攪開手這當

了什麼說着賭氣上床面向里倒下拭泪禁不住宝玉上來妹、長妹、短賠

不是前面賈母一片聲我寶玉眾奶娘了，嫫們忙回說在林姑娘房裡呢。賈母  
 聽說道好，讓姊妹們一處頑罷。纔他老子拘了他這半天，讓他開心  
 一會子罷。只別叫他們辨嘴不許。扭着他眾人答應着。代玉被寶玉纏不過，只  
 得起來道：「你的意思不叫我安生，我就離了你說着往外就走。」寶玉笑道：「你到  
 那里我跟你那里一面仍拿起荷包來，帶上代玉伸手搶道：「你說不要了，這會  
 子又帶上我也替你怪燥的說着，嗤的一聲又笑了。寶玉道：「好妹妹，明兒另替  
 我作個香袋兒罷。」代玉道：「那也只瞧我高興罷了。」一面說一面二人出房到王  
 夫人上房中去了。一段點過，二玉公案斷不可少。可巧寶釵亦在那里。此時王夫  
 人那邊熱鬧非常。四字特補近日干忙，冗多少花園錦簇。原來賈善已從姑  
 蘇採買了十二個女孩子，並聘了教習以及行頭等事來了。那時薛姨媽另遷

于東北上一所幽淨房舍居住將梨香院早已騰挪出來另行修理了就令教

習在此教演女戲又另派家中旧有曾演孝過歌唱的女人們如今皆已皓然

老嫗了又補出當日寧榮在世之事所謂此是末世之着他們帶領管理就令

賈善總理其日用出入銀錢等事以及諸凡大小所需之物料賬目補出女戲

一案又有秦之孝來回採訪聘買得十個小尼姑小道姑都有了連新作的二

十分道袍也有了外有一個帶髮修行的本是蘇州人氏祖上也是讀書仕宦

之家曰生了這位姑娘自小多病買了許多替生兜皆不中用是的那位姑娘

親自入了空門方纔好了所以帶髮修行今年纔十八歲法名妙玉妙卿出現

妙玉非外人也  
故筆帶寫妙  
極妥極  
晴笏

今又加妙玉僅得十人矣後有史湘雲與熙鳳之女巧姐兒者共十二人雪芹  
也紅樓夢中所謂副十二叙是也又有又副剛三斷詞乃情定襲人香菱三人



而已餘未多及想為金玗玉玗駕蒼苗雲平光等人無疑矣觀者不待言可知故不必多費筆墨

樹靈引十二叙懋如今父母俱已亡故身边只有兩個老嫗：一個小了頭伏侍文墨也極通經

未的確皆係漫文也不用李了模樣兜又極好因聽見長安都中有觀音遺跡並具葉遺文去

擬也至末四聲歲隨了師父上入都來日此方便妙卿現在西門外侏尼院住着他師父極精演先

幻情榜方知正天神教于去冬圓寂了妙玉本欲扶靈回鄉的他師父臨寂遺言說他衣食起

副再副及三四副居不宜回鄉在此淨居後來自然有你的結果所以他竟未回王夫人不等回

芳諱壬午季春完便說既這樣我們何不接了他來林秦之孝家的回道請他：說侯門公府必

以貴勢壓人我再不去的補出妙卿身世不允心性王夫人笑道他既是官宦

小姐自然驕傲些就下個帖子請他何妨林秦之孝家的答應了出去命書啟相

公寫請帖去請妙玉次日遣人備車轎去接林後話暫且閣過此時不能表白

時笏

壬午季春

時笏

壬午季春

時笏

壬午季春

時笏

壬午季春

補尼道一段又伏一案

當下又有人回工程上等着糊東西的紗綾請鳳姐去開樓

揀紗綾又有人來回請鳳姐開庫收金銀器皿連王夫人並上房了環等衆皆

一時不得開的宝釵便說俗們別在這里碍手碍脚我探了頭去說着同宝玉

代玉往迎春等房中未閒頑無話王夫人等日忙忙直到十月將盡幸皆全

備各處監管都清賬目各處古董文玩皆已陳設齊備採辦鳥雀的自仙雀孔

雀以及鹿兔鷄鵝等類悉已買全交于園中各處像景飼養賈蕃那邊也演出

二十齣雜戲來小尼姑道姑也都孝念念了凡卷經咒賈政方略心意寬暢好

可見智者居心無一時又請賈母等進園色斟酌點綴妥當再無一此遺漏

不處之處了于是賈政方擇日題本至此方完大觀園工程公案現者則為大

一個莖花現園廢盡精神余則為若許筆墨却只目本上之日奉硃批准奏次年正月十五上元之日恩往賈妃省親賈

府領了此恩旨亦發晝夜不閑年也不曾好生過的

一語帶過是以歲首祭宗祀元宵開家宴一回番在

後文細寫

眼眼元宵在迤自正月初八日就有太監出來先看方向何處更衣何

處寫燕坐何處受禮何處開宴何處退息又有巡察地方總理關防太監等帶了

許多小太監出來各處關防擋圍幙指示賈宅人員何處退何處跪何處進膳

何處啓事種儀注不一外面又有工部官員並五城兵備道打掃街道攆逐

閑人賈赦等督率匠人扎花灯烟火之類至十四日俱已停妥這一夜上下通

不曾睡至十五日五鼓自賈母等有爵者皆按品服大粧園內各處帳舞蟠龍

簾飛彩鳳金銀煥彩珠寶爭輝

是元宵之夕不寫燈月而燈光月色滿

然矣鼎焚有

合之香瓶揮長春之蕊

一篇大賦

淨悄無人咳嗽

有此日方

賈赦等在西街門

外賈母等在榮府大門外街頭巷口俱係圍幙擋嚴正等的不奈煩忽一天監

坐大馬而來有是禮賈母忙接入問其消息太監道早多着呢未初刺用過晚

膳未正二刻還到室靈宮拜佛暗莊王夫酉初刺進大明宮領宴看灯方請旨

只怕戌初纔起身呢鳳姐听了道既這左着老太自然當家人先說話太且請回房等是時候

再來也不遲于是賈母等暫且自便園中悉賴鳳姐照理又命執事人帶領太

監們去吃酒飯一特傳人一擔的挑臘燭來各處點灯方照完時忽听

外边馬跑之声淨極故聞之細一時有十來個太監都喘吁雅得他的出是怪王之人也跑来拍手出

內家風範石頭記最難之处別書中摸這些太監會意都知道是來了各

按方向站住賈赦領合族子侄在西街門外賈母領合族女眷在大門外迎接

半日淨情的忽見一对紅衣太監騎馬緩的走来形容畢者至西街門下

了馬將馬趕出圍幙之外便垂手面西站住形容畢者半日又是一对亦是如

此少時便來了十來對方聞得隱隱細樂之聲一對龍旗鳳翼雉羽變頭又有金銷提爐焚着御香然後一把曲柄七鳳黃金傘逼來便是冠袍帶履又有隨侍太監捧着香珠繡帕漱盂拂塵等類一隊過完後面方是八個太監抬着一頂金頂金黃綉鳳版輿緩行來賈母等連忙路傍跪下早飛跑過幾個太監未扶起賈母邢夫人王夫人來那版輿抬進大門入儀門往東去到一所院落門前有執拂太監跪請下輿更衣于是抬輿入門太監等散去只有照容彩嬪等引領元春下輿只見院內各色元春月中燈籠燈燭皆係紗綾扎成精緻非常上面有一匾燈寫着体仁沐德四字元春入室更衣畢復出上輿進園只見園中香烟繚繞花彩繽紛處燈光相映時細樂喧說不盡這太平氣象富貴

此對景下  
神風

風流此時自己回想当初在大荒山中青埂峰下那等淒涼寂寞若不虧癩僧

忽用右見自誇跋道二人携来到此又安能得見這般世面本欲作一篇灯月賦省親頌以誌  
截住是何筆力今日之事但又恐入了別書的俗套按此時之景即作一賦一讚也不能形容  
令人安得不知

得盡其妙即不作賦讚其豪華富麗現者諸公亦可想而知矣所以到是省了

案叫絕是則

這工夫紙墨且說正驚的為是自此時以下皆石頭之語真是千奇百怪且說

歷來諸小說中賈妃在轎內看此園內外如此豪華自默嘆息奢華過費忽又見執拂太監

跪請登舟賈妃乃下輿只見清流一帶勢如游龍兩邊石欄上皆係水晶玻璃  
各色風灯点的如銀光雪浪上面柳杏諸樹並無花葉然皆用通草絢綾紙絹  
依勢作成粘于枝上的每一株懸灯數盞更兼池中荷荇鳧鷖之屬亦皆絲螺  
蚌羽毛之類作就的諸灯上下爭輝直係玻璃世界珠宝乾坤船上亦係各種  
精緻盆景諸灯珠簾綉幙挂楫蘭橈自不必說已而入一石港之上

一面匾灯

畫堂

敢得好

明現著裴丁花淑四字按此四字並有鳳來儀等處皆係上面賈政偶然一試

寶玉之課勢才情耳何今日認真用此匾聯况賈政世代詩書未往諸客屏侍

座陪者悉皆才枝之流豈無一名手題撰竟用小兒一戲之辭苟且唐塞真似

暴發新榮之家濫使銀錢一味抹油塗硃畢則大書前門綠柳垂金鎖後戶青

山列錦屏之類則以為大雅可現豈石頭記中通部所表之寧榮賈府所為哉

據此論之竟大相矛盾了諸公不知待蠢物石兄自謙奴可代答云將原委說

明大家方知當日這賈妃未入宮時自幼亦係賈母教養後來添了寶玉賈妃

乃長姊寶玉為弱弟賈妃之主念母年將邁始得此弟是以憐愛寶玉與諸弟

待之不同且同隨祖母刻未暫離那寶玉未入李堂之先三四歲時已得賈妃

手引口傳教授了幾本書數十字在腹內了其名分雖係姊弟其情狀有母子

石頭記貫用  
特犯不犯之  
筆真令人驚  
心駭目讀之

自入宮後時時帶信出來與父母說千方好生扶養不嚴不能成器過嚴恐生  
不虞且致父母之憂眷念切愛之心刻未能忘前日賈政聞塾師背後讚宝玉  
偏才休有賈政未信適巧遇園已落成令其題撰聊一試其情思之清濁其所  
擬之匾聯雖非妙句在幼童為之亦或可取即另使名公大筆為之固不廢有是論  
然想來到不如這轉得好本家風味有趣更使賈妃見之知係其愛弟所為亦或不負  
其素日切望之意一駁一解跌宕之至且寫得父母兄弟貼戀愛之情  
因有這段原委故此竟用了宝玉所題之聯額那日雖未曾題完後來亦曾補  
擬一句補前文之不暇啓文之苗裔至後文四品館代玉口中又一補所謂一  
擊空谷八方皆應

開文火述且說賈妃看了四字笑道花淑二字便要何必蓼汀侍座太監听了  
忙下小舟登岸飛傳與賈政听了即忙移換每的週到可悅一時舟臨內



岸復乘舟上輿便見琳宮綽約桂殿巍峩石牌坊上明顯天仙室鏡四字不得不用

俗賈妃忙命換省親別墅四字如命是特留此四字與彼于是進入行宮但見庭

燎燒空庭燎最恰香屑佈地火樹琪花金窠玉檻說不尽簾捲蝦鬚綉鋪魚獺鼎

飄麝腦之香屏列雉尾之扇真是金門玉戶神仙府桂屏蘭宮妃子家賈妃乃

問此屏何無匾額隨侍太監跪啓曰此係正屏外臣未敢擅擬賈妃點頭不語

禮儀太監跪請升座受禮兩陞樂起禮儀太監二人引賈赦賈政等于月臺下

排班屏上照容傳諭曰免太監引賈赦等退出又有太監引榮國太君及女眷

等自東階升月台上排班一絲不亂精致大方有如歐陽公九九昭容再諭曰

免于是引退茶已三獻賈妃降座樂止退入側屏更衣方備省親車駕出園至

賈母正室欲行家禮賈母等俱跪止不迭賈妃滿眼垂泪方彼此上前所見一

非僅歷過  
如何寫得

出

壬午春

手挽賈母一手挽王夫人三個人滿心里皆有許多話只是俱說不出只管嗚

咽對泣石頭記得力擅長全在此地邢夫人李紈王熙鳳迎探惜三姊妹等俱

在傍圍遶垂泪無言半日賈妃方忍悲強笑安慰賈母王夫人道當日既送我

到那不得見人的去處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兒們一會不說：笑之反到哭起

來一會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纔來說到這句不禁又哽咽起來連魂攝魄

神摸影全在此等地方他書中不得有此邢夫人等忙上來解勸說完不可不

見識之不可痛不可最難說者是以時賈妃口中之語只如此一說萬千貼萬安一字

不可更改一字不可增減入情入神之至

賈母等讓賈妃歸座又逐次一：見過又不免哭泣一番然後東西兩府掌家

執事人丁在廳外行礼及兩府掌家事媳婦領了環等行礼畢賈妃因問薛姨

媽室叙代玉因何不見王夫人啓曰外眷無職未敢擅入所謂詩書世家守禮

自大賈妃听了忙命快請又讓之如此真是好界好一時薛姨媽等進來欲行

國札亦命免过上前各叙潤別寒溫又有賈妃原帶進宮去的了環抱琴等前

謂賈家四叙之環藉以琴棋書画排行至此所上來叩見賈母等連忙扶起命人

始全別室款待執事太監及彩嬪昭容各侍從人等寧國府及賈赦那宅兩處自有

人款待只留三四個小太監答應母女姊妹深叙此深字別情景及家務私

情又有賈政至簾外問安賈妃出簾行參等事又隔簾含泪謂其父曰田舍之

家雖藝蔬布帛終能聚天倫之樂今雖富貴已極此語猶在耳各然終無意趣賈政

亦含泪啓道臣草莽寒門鳩群鴉屬之中豈意得徵鳳鸞之瑞今貴人上錫天

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奇祖宗之遠德鍾于一人幸及政夫婦且今

上啓天地生物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曠恩雖肝腦塗地臣子豈能得報于萬

一惟朝乾夕惕忠于厥職外願我君萬壽千秋乃天下蒼生之同幸也貴妃竊  
勿以政夫婦殘犁為念懣憤金懷更祈自加珍愛惟業之競之勤慎恭肅以待  
上殿方不負上体贴眷愛如此之隆恩也賈妃亦囑只以國事為重暇時保養切  
忽記念等語賈政又啓園中所有亭台軒館皆係宝玉所題如果有一二稍可  
寓目者請別賜名為幸元妃听了宝玉能題便含笑說果進益了賈政退出賈  
妃見宝林二人亦發比別姊妹不同真是姣花軟玉一般曰問宝玉為何不進  
見至此方出宝玉玉賈母乃啓無論外男不敢擅入元妃命快引進來小太監出去

引宝玉進來先行國禮畢元妃命他進前携手攔于怀内又撫其頭頸笑道此  
先竟長了好些一語未終泪如雨下只此一句便補足前面許多尤氏鳳姐等  
上來啓道筵宴齊備請貴妃遊幸元妃等起身命宝玉導引遂同諸人步至園

門前早見灯光火樹之中諸般羅列非常進園來先從有鳳來儀紅香綠玉杏  
 帘在望蘅芷清芬等處登樓步閣涉水緣山百般眺覽徘徊一處一鋪陳不一  
 一椿：點綴新奇賈妃極加獎讚又功以後不可太奢此皆過分之極已而至  
 正展諭免礼歸座大開筵宴賈母等在下相陪尤氏李紈凤姐等親捧羹把盞  
 元妃乃命傅筆硯伺候親搦湘管擇其几處最喜者賜名按其書云  
 顧思思義 匾額

天地啓宏慈赤子蒼頭同感戴

古人垂曠典九州萬國被恩榮

此一匾一聯書于正展是賈妃口氣

大觀園

園之名

有鳳來儀

賜名曰瀟湘

紅香綠玉改作怡紅快綠

即名曰怡紅院

蘅芷清芬

賜名曰蘅蕪苑

杏帘在望

賜名曰澹葛山

正樓曰大現樓東面飛樓曰綴錦閣西面斜樓曰含芳閣更有蓼風軒藕香榭

雅而新

紫菱洲荇菜渚寺名又有四字的匾額十數個諸如梨花春雨桐剪秋

風荻蘆夜雪等名此時悉難全記

故意留下次爽齋凸碧山堂凹晶溪館暖香

又命旧有匾聯俱不必摘去于是先題一絕云

呷山抱水建來精

多少工夫築始成

天上人間諸景備

芳園應錫大現名

詩却平：蓋彼不長于此也故只如此

寫畢向諸姊妹笑道我素乏捷才且不長于吟咏妹輩素所深知今夜聊以塞責不負斯景而已異日少暇必補撰大現園記並省親頌等又以記今日之事妹輩亦各題一遍一詩隨才之長短亦暫吟成不可目我微才所縛且喜宝玉竟知題咏是我意外之想以中瀟湘館蘼蕪苑二處我所極愛次之怡紅院澹

葛山庄此四大處必得別有章句題咏方妙前所題之聯雖佳如今再各賦五  
 言律一首使我當面試過方不負我自幼教授之苦心宝玉只得答應了下來  
 自去構思迎探惜三人之中要笑探春又出于姊妹之上然自忖亦難與薛林  
 爭衡口一語便寫出宝代二人又寫出探卿知己知彼伏下後文多少只得勉  
 強隨眾塞責而已李纨也勉強湊成一律不表薛林可知賈妃先挨次看姊妹們  
 的寫道是

曠神怡情 匾額

迎春

園成景備特精奇奉命羞題額曠怡誰信世間有此境將來寧不暢神思

萬象爭輝 匾額

探春

名園築出勢巍々奉命何慚李淺微精妙一時言不出果然萬物生光輝

文章造化 匾額

惜春

山水橫拖千里外，樓台高起五雲中。因修日月光輝裏，景奪文章造化功。  
更牽強三首之中，還笑探卿略有作意，故後又寫出許多意外妙文。

文采風流 匾額

李紉

秀水明山抱復迴，風流文采勝蓬萊。  
起妙綠裁歌扇迷芳草，紅襯湘裙舞落梅。  
湊成珠玉自應傳盛世，神仙何早下瑤台。名園一自邀游幸，未許凡人到此來。  
此四詩列于前，止為滿托下韻也。

凝暉鍾瑞 匾額 便有含蓄

薛宝釵

芳園築向帝城西，華日祥雲籠翠竒。高柳喜遷鶯出谷，修篁時待鳳來儀。  
恰極文風已著宸遊夕，孝化應隆歸省時。睿藻仙才盈彩筆，自慚何敢再為辭。  
好詩以不



過頌聖應酬耳猶未見長以後漸知

世外仙源匾額 落思便不與人同 林黛玉

名園築何處仙境別紅塵借得山川秀添來景物新

所謂信手拈來無不是阿嬾自是一種心思

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何幸邀恩寵宮車過往頻

亦二首是應制詩

余謂宝林此作未見長何也蓋後文別有驚人之句也在宝卿有生不屑為此在代卿寔不足一為

賈妃看畢稱賞一番又笑道終是薛林二妹之作與眾不同非愚姊妹可同列

者原來林代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將眾人壓倒

這却何必然尤物方如此不

想賈妃只命一匾一咏到不好違諭多作只胡亂作一首五言律應景罷了

請

前詩却是胡亂 彼時宝玉尚未作完只剛作了瀟湘館與蘅蕪苑二首正作

應景

怡紅院一首起草內有綠玉春猶捲一句宝釵轉眼瞥見便趕眾人不理論急

這樣章法又忙回身悄推他道他此他字指賈曰不喜紅香綠玉四字改了怡紅快綠你這  
是不曾見過此他字指賈會子偏用綠玉二字豈不是有意和他爭馳了況且蕉葉之說也頗多再想一

個字改了罷宝玉見宝釵如此說便拭汗道

想見其構思之苦方是至情最厭近之小說中滿然神童天分善語

我這會子恁想不起什麼物好極故出處來宝釵笑道你只把綠玉的玉字改作臘

字就是了宝玉道綠臘可有出處宝釵見問悄啞嘴點頭笑道虧你今夜

如此穿插安得不過如此將來金屏對策你大約連趙錢孫李都忘了呢有潘室卿奚落但就

不令人拍案叫阿彌陀之特唐錢翊咏芭蕉詩頭一句冷燭無烟綠臘乾你都忘了不成此善

結壬午李春用硬証寔處最是大力量但不知是何心思是後何落想穿掉到此玲瓏錦

繡地步

宝玉听了不覺洞開心臆笑道諛死：：現成眼前之物偏到想不起来了真

可謂一字師了從此後我只叫你師父再不叫姐了宝釵亦悄的笑道還

不快作上去只管姐、妹、的誰是你姐、那上頭穿黃袍纔是你姐、你又

認我這姐、來了一面說笑日說笑又怕他耽延工夫遂抽身走開了一段忙

已是好看之極出人意外 宝玉只得續成共有了三首此時林代玉未得展其抱負

自是不快日見宝玉獨作四律大廢神思何不代他作兩首也省他此精神不

到的之處寫代卿之情思待宝玉却又如此是與前文特犯想着便也走至室

涉時笏

玉案傍悄悄問可都有了宝玉道纔有了三首只少杏帘在望一首了代玉道既

如此你只抄錄前三首罷趕你寫完那三首我也替你作出這首了說畢低頭

一想早已吟成一律照他寫阿顰只如此便便寫在紙條上搓成個團子擲在

他跟前宝玉打開一看只覓此首比自已所作的三首高過十倍真是喜出望

代卿自何處

學得一咲

外 送等文字亦是現書者望 遂忙恭楷呈上賈妃看道

依團送迭係

應童生秘訣

丁未著

有鳳來儀

臣 宝玉謹題

秀玉初成寔堪宜待鳳凰

起便拿得

竿：青欲滴個：綠生涼迸砌防階水穿

簾碍鼎香

妙句古云竹密何妨水迤今偏翻案

莫搖清碎影好夢晝初長

蘅芷清芬

蘅蕪滿淨苑羅辟助芬芳

助字妙通部書所

軟襯三春艸索拖一縷香

妙列画入

輕烟迷曲迳冷翠滴迴廊

甜脆滿類

誰謂池塘曲謝家幽夢長

怡紅快綠

深庭長日淨雨

出嬋娟

双起双敲讀好首始信前云有蕉無索不可有索無

無能為之論也

綠蠟

本是玉字此蓮室柳改似較玉

春猶捲是紅粧夜未眠是海棠

凭欄垂絳袖

是海棠之情

倚石護青烟

是芭蕉之神何得如此工恰自然真是好詩

对立東風裏双收主人應解悔

歸到主人方不落空。王梅隱云咏物体又雅双承双落一未双拿則不免牽強此首可謂詩題

兩稱極工極切極流寓  
嫵媚

### 杏帘在望

杏帘招客飲在望有山庄

分題作一氣呵成格調熟練自是阿

菱荇鷺兒水桑

榆燕子標

阿擊之心應才情原与人别亦不是從讀書

一畦春韭綠十里稻花

香盛世無飢餓何須耕織忙

以幻入幻順水推舟且不夫應制所以

仍用玉兄前擬賈妃看畢喜之不盡說果然進益了又指杏帘一首為前三首之冠遂將漸萬

稻香村却如此

幻筆幻倚文 山庄改為稻香村

如以服善

又命探春另以綵箋謄錄出方纔一共十數首詩

章之格式多矣出今太監傳与外廂賈政等看了都稱頌不已賈政又進歸省頌元春又命以

盡矣

壬午春 瓊酥金脰等物賜与宝玉並賈蘭

百忙中点出賈蘭一人

此時賈蘭極幼未達

諸事只不過隨母依叔行礼故無別傳賈環從年內染病未痊自有閨處調養

故亦無傳補明方不遺那特賈善帶領十二個女戲在樓下正等的不耐煩只

見一大監飛來說作完了詩快拿戲單來賈善急將錦冊呈上並十二個花名

單子少時大監出來只点了四齣戲

第一齣豪宴一捧雪中伏賈家

第二齣乞巧長生屏中伏元妃

第三齣仙緣那夢中伏甄寶玉

第四齣離魂伏代玉死所点之戲劇伏

之大過節大閑鍵

賈善忙張羅扮演起來一個：歌欺裂石之音舞有天魔之態虽是狂演的形

容却作盡悲歡情狀二句畢剛演完了一大監執一金盤糕点之屬進來問誰

是齡官賈善便知是賜齡官之物善的忙接了何善之有伏下後面許多文字

命齡官叩頭太監又道貴妃有諭說齡官極好再作兩齣戲不拘那兩齣就是

了賈善忙答應了因命齡官作游园驚夢二齣齡官自為此二齣原非本角之

戲執意不作定要作相約相罵二齣釵釧記中總隱後文不盡風月書文

接近之俗語云能養千軍不養一戲蓋甚言優伶之不可養之意也夫祇一班之中此一人枝葉稍優出眾此一人則拿腔作勢輕象情能種：可惡使主人逐之不捨責之不可重不欲不憐而實不能不憐豈故不受而實不能不愛余歷梨園子弟廣矣各：皆然亦曾與慣養梨園諸世家兄弟談議及此衆皆知其事而皆不能言今閱石頭記至原非本角之戲執意不作二語便見其情能歷象喬酸蛟妒淋漓滿紙矣復至情悟梨香院一回更將和盤托出與余三十年前日賭身親之人現形于紙上使言石頭記之為書情之至極言之至恰然非頌畧過乃事迷陷過乃情即現此茫然霄壤亦不知其神妙也

賈善扭他不過如何反扭他不過其中隱許多文只得依他作了賈妃甚善命不可推為了這女孩子好生教習了可知尤物額外賞了兩足宮緞兩個荷包並

金銀鏢子食物之類又伏下一個尤物然後撒筵將未到之處復又將玩忽

見山環佛寺忙另盪手進去焚香拜佛又題一匾云苦海慈航寓通都人事一篇熱又却如以

冷收又額外加恩與一般幽尼女道火時太監跪啓賜物俱齊請驗等拜劄乃呈

上畧節賈妃從頭看了俱甚妥協即命照此遵行太監听了下來一一發放原

來賈母的是金玉如意各一柄沉香拐杖一根茄楠念珠一串富貴長春宮緞

四疋福壽綿長宮綉四疋紫金華錠如意鏤十錠吉慶有魚銀鏤十錠邢夫人

王夫人二分只戒了如意拐杖四樣賈政賈政等每分御製新書二部室

墨二匣金銀爵各二隻表札按前室釵代玉諸姊妹等每人新書一部室硯一

方新樣格式勢金銀鏤二对室玉亦同此此中忽夫上室玉可思賈蘭則是金銀項圈

二個金銀鏤二对尤氏李紈鳳姐等皆金銀鏤四錠表札四端外表札二十四

端清錢一百串是賜與賈母王夫人及諸姊妹房中奶娘重了好的賈珍賈璉



一回離合悲歡  
 史寫之文真如  
 山陰道上令人  
 底接不暇尚有  
 許多忙中閑  
 中忙小瀝瀝一  
 絲不漏一笔不  
 苟

賈環賈蓉等皆是表禮一分金銀一双其餘彩緞百端金銀千兩御酒華筵是  
 賜東西兩府九園中管理工程陳設荅應及司戲掌灯諸人的外有清錢五百  
 串是賜厨役優伶百戲雜行人丁的車人謝恩已畢執事太監啓道時已丑正  
 三刻請駕回銮賈妃听了不由的滿眼又滾下泪来却又免強推笑拉住賈母  
 王夫人的手緊酸的不忍釋放使人鼻再四叮嚀不須掛念好生自養看日子如今天  
 恩浩潑一月許進內省視一次見面是儘有的何必傷慘倘明歲天恩仍許歸  
 省萬不可如此奢華靡費了妙極之識試看別書中專能故用一不祥之語為  
 只看他用一稍字便隱諱識今偏不然只有如此現成一語便是不再之識  
 自然之至 賈母等已哭的哽噎难言了賈妃虽不忍別怎奈皇家  
 規範違錯不得只得忍心上輿去了这里諸人好不容易將賈母王夫人安慰解  
 功挽扶出園去了正是

第十九回

話說賈妃回宮次日見駕謝恩并回奏歸省之事龍顏甚悅又發內帑彩緞金銀等物以賜賈政及各椒房等員補還一句細方見省親不獨賈家不必細說

且說榮寧二府中曰連日用盡心力真是人？力倦各々神疲又將園中一應

陳設動用之物收拾了兩三天方完第一個鳳姐事多任重別人或可偷安躲

靜獨他是不能脫得的二則本性要強不肯落人褒貶只拚拚着與無事的人

一樣伏下第一個宝玉是極無事最閒暇的偏這日一早襲人的母親又親來

回過賈母接襲人家去吃年茶晚間纔得回來一四一四各生肌軸總在人意思之外

因此宝玉只和衆了頭們擲骰子趕圍棋作戲寫出正月正在房內頑的沒興

頭忽見了頭們來回說東府珍大爺來請過去看戲放花灯宝玉听了便命換

衣裳纔要去時忽又有賈妃賜出糖蒸酥酪來總是新正妙景宝玉想上次襲人

喜吃此物便命留與襲人了自己回過賈母過去看戲誰想賈珍這邊唱的是

丁郎認父黃伯央大擺陰魂陣更有孫行者大鬧天宮姜子牙斬將封神等類

的戲文真熱熱倏爾神鬼亂出忽又妖魔畢露甚至於揚幡過會号佛行香羅

鼓喊叫之声遠聞巷外形容趕利之至心揚腔能事畢矣。閱至此則有如耳

魂隨笛轉魄逐歌銷形容一事一人畢真石頭是第一滿街之人個個都讚好

熱鬧戲別人家斷不能有的必有之 宝玉見繁華熱鬧到如此不堪的田地只

略坐了一坐便走開各處閒耍先是進內去和尤氏和了环姬妾說笑了一回

便出二門來尤氏等仍料他出來看戲遂也不曾照管賈珍賈璉薛蟠等只催

猜枚行令百般作樂也不理論縱一時不見他在座只道在里边去了故也不

問至於跟宝玉的小廝們那年紀大些的知宝玉這一來了必是晚間纔散回

此偷空也有去會賭的也有往親友家去吃年茶的更有或賒或飲的都松散了待晚間再來那小此的都鑽進戲房裏熬熱鬧去了宝玉見一個人沒有目想這里素日有個小書房名

內曾掛着一軸美人極畫的得神今

日這般熱鬧想那里自然

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得我去望慰他一回

痴不通極胡說中寫出絕代情痴且手衆人謂之痴傻

想着便往書房裡來剛到窻前聞得房內有呻吟之韵宝玉到唬了一跳敢是

美人活了不成

又帶出小兒心意一絲不落

乃乍着胆子擔破窻紙向內一看那軸美

人却不會活却是茗烟按着一個女孩子也幹那警幻所訓之事宝玉禁不住

大叫了不得一脚踏進門去將那兩個唬開了抖衣而顫茗烟見是宝玉忙跪

求不迭宝玉道青天白日這是怎麼說

開口便珍大爺知道你是死是活一面

情景通

真如見

以

禮至

看那了頭雖不縹緲到還白淨些微亦有動人處羞的臉紅耳赤低首無言

玉蹀脚道還不快跑此等搜神奪魄至神至妙處只在回圈不一語提醒了那

了頭飛也似去了宝玉又赶出去叫道你别怕我是不告訴人的活宝玉移之他人不可

急的茗烟在後叫祖宗這是分明告訴人了宝玉回問那了頭十幾歲了茗烟

道大不過十六七歲了宝玉道連他的歲屬也不問；别的自然越發不知了

可見他白認得你了可憐；按此書中寫一宝玉其宝玉之為人是我輩于書中見而知有此人實未目曾親親者又寫

玉之發言每每令人不解宝玉之生性件；令人可笑不獨于世上親見這樣的人不曾即閱今古所有之小說奇傳中亦未見這樣的文字於類書處更甚甚其國圖不解之中寔可解可解之中又說不出理路合目思之却如真見一宝玉真聞此言者移之第二人万不可亦不成文字矣余閱石頭記中至奇至妙之文今在空玉盤兒至痴至呆國圖不解之語中其詩詞雜謎酒令奇衣奇食奇玩等類因他書中未能然在此書中詳之獨為二着

又問名字叫什麼茗烟大笑道若說出名字來話長真；新鮮哥文竟是寫不

書文句似此作後

出来的若都写的出来何以见此書中之妙脂研據他說他母親養他的時節做了個

夢又一個夢只是隨手成夢見得了一疋錦上面是五色富貴不斷頭出字的

花樣一物不是妙物無一物不可不成文但在人意捨取耳此皆信手拈來隨

夢成趣大遊戲大慧悟大解脫之妙所以他的名子叫作出兒音寶玉听了笑

道真也新奇想必他將來有些造化說着沈思一会茗烟目問二爺為何不着

這樣的好戲寶玉道看了半日怪煩的出来性：就遇見你們了这会子作什

么呢茗烟咳：笑道这会子没人知道我悄悄的引二爺往城外性：去一会

子再往这里来他們就不知道了茗烟此時只要掩飾方纔之過故設此以悅

寶玉道不好仔細花拐了去便是他們知道了又鬧大了不如往熟近些的地

方去还可就来茗烟道熟近地方誰家可去這却難了寶玉笑道依我的主意

妙音奉  
妙：笑貌

借們竟我你花大姐去照他在家作什麼呢 妙 妙玉心中早安了這着但恐

行淫媾為室玉所協故以城外引以悅其心妙玉始悅出性花家去非茗烟適  
有罪所協萬不敢如此私引出外別家子弟尚不敢私火况室玉哉况茗烟哉  
文字苟探細粒

茗烟笑道好，到忘了他家又道若他們知道了說我引着二

爺胡走要打我呢必不可少 室玉道有我呢茗烟說拉了馬二人從後門就

走了幸而襲人家不遠不過一半里路程展眼已到門前茗烟先進去叫襲人

之兄花自芳隨姓成名隨 彼時襲人之母接了襲人與幾個外甥女兒一樹千

萬派無意隨手伏 脈千里 幾個侄女兒來家正吃菓茶聽見外面有人叫花大哥花自

芳慌出去看時見是他主僕兩個啼的驚疑不止連忙抱下室玉來在院內嚷

道室二爺來了別人聽見还可襲人听了也不知為何忙跑出來迎着室玉一

把拉着問你怎麼來了室玉笑道我怪悶的來照：你作什麼呢襲人听了纔



放下心來精細週到 嘻了一聲笑道轉至笑字 你也特胡鬧了誤說 得可作什

麼來呢一面又問茗烟還有誰跟來細神 茗烟笑道別人都不知道就只我們兩個

襲人听了復又驚慌是必有之神理非特故作 說道這還了得倘或碰見了人

或是遇見了老爺街上人擠車碾馬轎紛紛的若有個閃失也是頑得的你們

的胆子比斗还大都是茗烟調唆的回去我定告訴姨誤說 們打你是指研

茗烟撇了嘴道二爺罵着打着叫我引了來這會子推到我身上我說別來罷

不然我們還去罷茗烟 花自芳忙功罷了已是來了也不用多說了只是茅庵

草舍又窄又臟命怎麼坐呢襲人之母也早迎了出來襲人拉了宝玉進去宝

玉見房中三五個女孩兒見他進來都低了頭羞慚的花自芳母子兩個百

般怕宝玉冷又讓他上炕又忙另擺菓掉又忙倒好茶連用三又字上文一個

百般神理活現脂硯

襲人笑道你們不用白忙抄不寫襲人忙正是忙之至若一寫襲人忙便是庸俗小派了

我自然知道菓子也不用擺也不敢亂給東西吃如此至微至小中便帶出家

一面說一面將自己的生褥拿了鋪在一個炕上宝玉坐了用自己的脚踏墊

了脚向荷包內取出兩個梅花香餅兒來又將自己的手炉掀開焚上仍蓋好

放與宝玉懷內然後將自己的茶杯斟了茶送與宝玉疊用四自己字寫得室襲二人素日如何親洽

如何尊榮此時一盤托出蓋素日身居侯府綺羅錦繡之中其安富尊榮之

宝玉親密浹洽動煥委婉之襲人是分所應當不必寫者也今於此一補更見

其二人平素之情義且暗透此四中所有母女兄長欲為贖身角口苛求到之

過文

彼時他母兄已是忙嫌奔奔：整：擺上一桌子菓品來襲人見總無可吃之物

補明宝玉自幼何等嬌貴以此一句番与下部後數十回寒冬噎酸齏雪夜圍破毡寺外对看可為後生過分之戒嘆：

因笑道既來了沒有空去之礼好反嗜一点兒也是來我家一滴得意之態是總与母兄較

爭以後之神理 說着便拈了幾個松子穰惟此品稍可一拈別品便大吹去細

皮用手拍托着送與宝玉看見籠裏人兩眼微紅粉光融滑八字画出緣收

好形容且是宝玉眼中 因悄悄襲人好的哭什麼襲人笑道何嘗哭絕迷了

眼揉的目眵便遮掩過了伏下後文所補未到多少當下宝玉穿着大紅金蟒

狐腋箭袖外罩石青貂裘排穗褂襲人道你特為往這里來又換新服他們指

等寶麝月就不問你往那去的必有是問問此則又笑盡小說中無故家常穿紅

酸話 宝玉笑道珍大爺那里去看戲換的襲人點頭又道坐一坐就回去罷這

個地方不是你來的宝玉笑道你就家去綵好呢生身切色之事我還替你留

人情笑道悄悄的叫他們听着什麼意思想見二人來日一面又伸手從宝玉

項上將通靈玉摘了下來向他姊妹們笑道你們見識時常說起來都當

自一犯挂住至此希罕恨不能一見今兒可儘力瞧了再照什麼希罕物兒也不過是這左個東  
諸形景動作甚西行文至此因好看之極且勿論按此言固是襲人得意之語蓋言你等所希  
罕不得一見之寶我却常守常見視為尋物然余今窺其用意之旨則是作  
嶂芒軒中隱者借以正為賤玉原非大現說畢遞與他們傳看了一遍仍與寶玉掛好又命  
事也

他哥去或僱一乘小轎或僱一輛小車送寶玉回去花自芳道有我送去騎

馬也不妨了襲人道不為不妨為的是確見人細花自芳忙去僱了一頂小轎

來車人也不敢相留只得送寶玉出去襲人又抓菓子與茗烟又把此錢與他

買花炮放教他不可告訴人連你也有不是一直送寶玉至門前看着上轎放

下轎簾花茗二人牽馬跟隨來至寧府街茗烟命住轎向花自芳道須等我同

二爺還到東村里混以附一混纔好過去的不然人家就疑惑了花自芳聽說有理

忙將寶玉抱出轎來送上馬去寶玉笑說到難公口氣為你子口氣了于是仍進後門來俱不

在話下却說宝玉自出了門他房中這些了環們都越性恣意的頑笑也趕圍棋的也有擲骰抹牌的磕了一地瓜子皮偏奶母李媽拄拐進來請安照：宝

玉見宝玉不在家了頭們們只催頑鬧十分看不過人都看不過独宝玉看得

曰嘆道只從我出去了不大進來你們越發沒了樣兒了說得是原說別的媽

媽們越不敢說你們了補明好室玉雖不吃乳豈無伴從之那室玉是了教八

的灯台照見人家照不見自家的用俗語人只知嫌人家臟這是他的屋子由

着你們遭塌越不成体統了所以為今古未有之一這些了頭們明知室玉不

講究這些二則李媽之已事是告老解事出去的了調侃入做如今管他們不

着因此只催頑並不理他那李媽之還只管問室玉如今一頓吃多少飯什麼

時辰聽竟等語可嘆了頭們是總胡亂答應有的說好一個討厭的貨李媽之又

問道這盞碗里是酥酪怎不送與我去我就吃了罷說畢拿起就吃媽便是

鍾奶姆一個了頭道快別動那是說了給襲人留着的遇下無回來又惹氣了

照應香雪楓雲茶你老人家自己承認別帶累我們受氣這等話玉声口必是猜愛無疑

李媽听了又氣又愧便說道我不信他這樣壞了別說我吃了一碗牛奶就是

再比這個值錢的也是應談的难道待襲人比我还重难道他不想、怎麼長

大了我的血变的奶吃的長這麽大如今我吃他一碗牛奶他就生氣了我偏

吃了看怎麼樣你們看襲人不知怎樣那是我手里調理出来的毛了頭什麼

阿物光李媽雖暫委曲唐突襲卿然亦怨不得一面說一面賭氣將酥酪吃盡又一

了頭笑道他們不會說話怨不得你老人家生氣宝玉還時常送東西孝敬你

老去豈有為這個不自在的听這声口必是麝月李媽道你們也不必疑狐媚

無疑

子哄我打量上次為茶揮齒雪的事我不知道呢

照應前文又用一揮齒雪

明兒有了不是我再來領說着賭氣去了

過至下

少時宝玉回來命人去接襲

人只見晴雯滴在床上不動

嬌態已

宝玉曰問敢是病了再不然輸了秋紋道

他到是贏的誰知李老太<sub>子</sub>來了混輸了他氣的睡去了宝玉笑道你別和他

一般見識由他去就是了說着襲人已來彼此相見襲人又問宝玉何處吃飯

多早晚回來又代母妹問諸同伴姊妹一時換衣卸粧宝玉命取酥酪來了環

們回說李奶<sub>子</sub>吃了宝玉纔要說話襲人便忙笑道原來是苗的這了多謝費

心前兒我吃的時候好吃<sub>子</sub>過了好肚子疼<sub>子</sub>吐了纔好他吃了到好攔在

這里到白遭塌了

与前文應失手碎鐘這對通部襲人皆是如此一絲

我只想

風干栗子吃你替我剝栗子我去鋪床

必如此方

宝玉听了信以為真方把酥

酪丟開取栗子來自向灯前檢剔一面見衆人不在房中乃笑問襲人道今兒

那尔穿紅的是你什麼人若是過女兒之後沒有一段文字便不是宝玉赤非石頭記矣

襲人道那是我兩姨妹子宝玉听了讚嘆了兩聲這一讚嘆又是令人囫圇不解之語只此便抵過一大篇

文字襲人道嘆什麼只一嘆字便引出花解語一我知道你心里的緣故想是

說他那里配紅的補出宝玉素喜紅色這是宝玉笑道不是不是那樣的不配

穿紅的誰还敢穿活字我因為見他是在好的狠怎麼也得他在偌們家就好

了妙談妙意襲人冷笑道我一人是奴才命罢了難道連我的親戚都是奴

才命不成定還要揀寔在好的了頭纔往你家來妙答宝玉並未說奴才二字襲人連補奴才二字最是妙

却怨不得作此宝玉听了忙笑道你又多心了我說往偌們家來必定是奴才

不成勉強如說親戚就使不得更強襲人道那也搬配不上說的事宝玉便不



肯再說只是剥票子襲人笑道怎不言語了想是我纔冒撞冲犯了你明兒

賭氣花几兩銀子買他們進來就是了他是故意激 宝玉笑道你說的話怎麼

叫我答言呢我不過是護他好正配生在這深堂大院裏後的我們這種濁物

妖後文又曰鬚眉濁物之稱今古未有之一人始有此今古未有之妙稱妙

到生在這里這皆宝玉意中心中確定之念非前勉强之詞所以謂今古未之

一人耳听其固不解之言察其幽微感觸之心審其痴妄委婉

之意皆今古未見之人亦是未見之文字說不得美說不得愚說不得不肖說

不得善說不得惡說不得正大光明說不得混賬惡類說不得聰明才俊說不

得庸俗平說不得好色好淫說不得情痴情種恰只有一聲兒可對合他人

徒加評論從未摸着他二人是何等人物後現情撈評曰宝玉情不情代玉情

定亦不能許出此二人終是何等人物後現情撈評曰宝玉情不情代玉情

襲人道他雖沒這造化到也是較生慣養的呢我姨爺今姨娘的寶貝如今十七歲

各樣的嫁粧都齊備了明年就出不嫁之也 嫁之也 嫁之也 嫁之也 嫁之也 嫁之也 嫁之也 嫁之也 嫁之也 嫁之也

玉

心思另是一樣余前評  
正是不自在又听襲人嘆道襲人亦嘆自有別只見從我

來這幾年姊妹們都不得在一處如今我要回去了他們又都去了論宝玉听這

話內有文章余亦如此不覺吃一驚余亦吃驚忙丟下票子問道怎麼你如今

要回去了襲人道我今兒听見我媽和哥之商議教我再耐煩一年明年他們

上來就贖我出去的呢即余今日尤難為情況當日之宝玉听了這話越發

怔了目問為什麼要贖你襲人道這話奇了我又比不得是你这里的家生子

兒一家子都在別處獨我一人在这里怎麼是了了局說得極是宝玉道我

不叫你去也難是頭一句駁故用貴公子声口襲人道從來沒這道理便是朝

廷官裡也有個定例或幾年一選無理幾年一入也沒有個長遠留下人的理別說

你了一駁更有理自然又道老太太不放你也難第二層伏

祖母溺愛更無理

襲人道為什麼不放我果然是個最難得的或者感動了老太太

老太太之至 宝玉並不提王夫人襲人偏自補出迴響 必不放我出去的設或多給

我們家幾兩銀子留下我然或有之其實我也不過是個平常的人比我強的

多而且多自我從小兒來了跟着老太太先伏侍了史大姑娘幾年百忙中又

來真是七穿八達得空便入 如今又伏侍了你幾年如今我們家來贖正是該叫去的

只怕連身價也不要就開恩叫我去呢若說為伏侍的你好不叫我去斷然沒

有的事那伏侍的好是分內這却是真正活 應當的不是什麼奇功我去了仍舊有好的才不

是沒了我就不成事再一駁更精細更有理 宝玉听了這些話竟是有去的理無留

的理自然 心內越發急了原當急目又道雖然如此說我只一心留下你不怕

老太太不和你母親說多給你母親些銀子他也不好意思接你了急心腸故 入于霸道

無理襲人道我媽自然不敢強且漫說和他好說又多給銀子就便不好和他  
 說一個錢也不給安心要強苗下我他也不敢不依但只是替們家從沒幹過  
 這倚勢仗貴霸道的事這比不得別的事東西什麼好為你喜歡加十倍利弄了來  
 給你那賣的人不得吃戲不該可以行得如今無故卒空苗下我於你又無益反叫  
 我們骨肉分離這件事老太：太：斷不肯行的三駁不獨更有理且又補出  
 寶玉听了思忖半晌正是思忖只有去理寔無乃說道依你說你是去定了自然  
 襲人道五口氣像極寶玉听了自思道誰知這樣一個人這樣薄情無義余亦如此  
 乃嘆道早知道都是要去的都是要去的妙可謂觸類傍通活是我就不該弄  
 了來臨了剩我一個孤兒可謂見首知尾活是說着便賭氣上床睡去了又到  
 奈何之時3原來襲人在家聽見他母兄要贖他回去補前文他就說至死也不

回去的又說當日原是你們沒飯吃就剩我還值幾兩銀子若不叫你們賣沒

有個看着老子娘餓死的理補出襲人幼時艱辛苦狀与前文之香菱後文之晴雯大同小異自是又副十二釵中之冠故不得

不稱傳之如今幸而賣到這個地方吃穿和主子一樣又不朝

打暮罵况且如今爺雖沒了你們却又整理的家成業就復了元氣若果然還

艱難把我贖出來再多掬澄幾個錢也還罷了其實又不准了這會子又贖我

作什麼撞當我死了再不必起贖我的念頭目此哭鬧了一陣以上補在家今

問哭一句針他母兄見他這般堅執自然必不出來的了况且原是賣倒的死

契明仗着買宅是慈善寬厚之家不過求一求只怕身價銀一併賞了這是有

的事呢又夫帶出賈府平素施為未与襲人口二則賈府中從不曾作下人只

有恩多威少的仗下多少後且九老少房中所有親侍的女孩子們更比待家

下卑人不同平常寒薄人家的小姐也不能那樣尊重的又伏下多少後又先  
一句是傳中本目以此他母子兩了也就死心不贖了既如此何得襲人又作前  
皆看後文

次後忽然宝玉去了他二人又是那般景况一件閒事一句閒文皆無

他母子二人心下更明白了越發石頭落了地而且是意外之想彼此放心再

無贖念了一段情結脂如今且說襲人自幼見宝玉性格異常四字好所謂說

得不好也其淘氣憨頑自是出於中小兒之外更有几件于奇百怪口不能言

的毛病只如此說更好所謂說不得聰明美良說不得痴呆愚近來仗着祖

母溺愛父母亦不能十分嚴緊拘管更竟放蕩弛縱四字妙評脂任性恣情四字

更更好亦不涉于惡亦不涉于淫亦不涉于驕不過一味最不喜務正這還是小

每欲功時料不能听今日可巧有贖身之論故先用騙詞以探其情以壓其氣

然後好下箴規

原未如此

今見他默々瞞去了知其情有不忍氣已餒墮

不執解語亦且

有智

自己原不想栗子吃的只因怕為酥酪又生事故亦如苗雪之茶等事

可謂

美而多智術之人

是以假以栗子為由混過宝玉不提就完了於是命小了頭子

們將栗子拿去吃了自己未推宝玉泪痕滿面

正是無可奈何之時

襲人便笑道

這有什麼傷心的你果然留我々自然不出去了宝玉見這話有文章

宝玉不愚

便說道你到說々我还要怎麼留你我自己也難說了

二人素常情義

襲人笑道

俗們素日好处再不用說但今日你安心留我不在這上頭我另說出兩三件

事來你果然依了我就是你真心留我了刀擱在脖子上我也是不出去的

宝玉忙笑道你說那几件我都依你好姐々好親姐々

疊二語活見從然上走一宝玉下來如聞其呼

見其笑別說兩三件就是兩三百件我也依

而三百不成話却是金玉口中

只求你

們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飛灰

脂硯齋所謂不知是何心思始得口出此等不成話之至乎至

此之語諸公請如何解得如何評論。所功者正為此偏于功時一飛灰还不

犯妙甚

好灰还有形有跡還有知識

反還有知識奇之不可甚言矣余則謂人尚無知識者多

等我化成一股輕烟風一吹便散了的時侯你們也管不得我々也催不得你

們了那時憑我去我也憑你們愛那里去就去了

是聰明是愚味是小兒淘氣余皆不知只竟悲感難言奇

理愈妙

急的襲人忙握他的嘴說好好的正為勸你這此更說的狠了 宝玉忙

說道再不要說這話了襲人道這是頭一件要改的宝玉道改了再要說你就擡

嘴还有什么麼襲人道第二件你真喜讀書也罷假喜也罷只是在老爺跟前或

在別人跟前你別只管批駁誚謗只

所謂開方便門 個喜讀書的樣子來

能一見如何也 教老爺少生些氣在人前也好說嘴他心里想着我家代々讀



書只從有了你不承望你不喜讀書已經他心里有氣又愧，而且背前背後

亂說那些混話凡讀書上進的人你就起個名子叫作祿蠹二字從古未見新奇之至唯怒世人

謂之可殺余却最又說只除明之德外無書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聖人之書

喜便另出己意混編纂出來的宝玉目中猶有明：德三字心中猶有聖人二字又素日皆作如是等語宜乎人謂之瘋傻不肖

這些話怎處怨得老爺不氣不時打你叫別人怎處想你宝玉笑道再不敢說了又作是語說不

了那原是那小時不知天高地厚信口胡說如今再不敢說了又作是語說不

是作者嚇人之處也還有什麼襲人道再不可毀僧謗道一件是婦女心調脂弄粉

二件若不如呼亦非還有更要緊的一件意又作此一再不許吃人嘴上擦的

胭脂了此一句是開所未開之語宜乎其父母嚴與那愛紅的毛病兒宝玉道

都改凡的再有什麼快說襲人笑道再也沒有了只是百事檢点些不任意任

都改凡的再有什麼快說襲人笑道再也沒有了只是百事檢点些不任意任

情的就是了分也包括盡矣其所謂花解語者大笑不独死，為先女之你若果

都依了便拿八人轎也抬不出我去了宝玉笑道你在这里長遠了不怕沒八人

轎你坐襲人冷笑道這我可不希望有那個福氣沒有那個道理總坐了也

沒甚趣調侃不發然在襲人能作是語定可愛可敬可服之至所謂花二人正

意解語一段乃襲說着只見秋紋走進來說快着三更了談睡了方纔老太太打發曉未問我

仰滿心滿意將各應聽了宝玉命取表來照應前風姐之看時果然針已指到庚正表則是表的寫法前

兄為終身形客自鳴鐘則是自鳴鐘各盡其方從新盥漱寬衣安歇不在話下至次日清

余瀾至此余為辰襲人起來便覺身體發重頭疼目脹四肢火熱先時還拚掙的住次後捱不

襲人師一嘆住只要睡着目而和衣過下滴在炕上宝玉忙回了賈母傳醫視說道不過偶感

丁亥春晴芳史

風寒吃一兩劑藥疎散就好了開方去後令人取藥來煎好剛服下去命

他蓋上被渥汗宝玉自去代玉房中來看視為下文留地步彼時代玉自在床上

歇午了环們皆出去自便滿屋內靜悄悄的的宝玉揭起綉線軟簾進入里間只

見代玉睡在那里忙去上床推他道好妹總住了好姐又開好妹大約

字未嘗暫纔吃了飯又睡若走別部書中寫此時之宝玉一睡竟將代玉換醒未便生不執之心突萌苟且之念更

有許多幾形鬼狀等醜態却反推喚醒他毫不在意所謂說不得淫

代玉見是宝玉目說道你且出去性我前兒開了一夜今兒還沒有歇過

補出姦恣度渾身酸疼宝玉道酸疼事小睡出来的病大我替你解悶兒混過

因去就好了身宝玉又知養代玉只合着眼說道我不困只略歇兒你且別處

去開會子再來宝玉推他道我往那去呢見了別人就怪膩的所謂只有一聲

代玉听了嗤的一声笑道你既要在這里那边走去寔寔的坐着倦們說話

兜宝玉道我也歪着代玉道你就歪着宝玉道没有枕頭綿纏審秘入微借們

在一個枕頭上更妙漸逼漸近所謂意代玉道放屁外頭不是枕頭拿一个来

枕着宝玉出至外間看了一看回来笑道那个我不要也不知是那小臟婆子

的代玉听了睜開眼睁眼起身起身笑道笑真：你就是我命中的天魔星語妙

妙之至想見其態請枕这一个說着將自己枕的推与宝玉又起身將自己的

再拿了一个来自已枕了二人对面倒下代玉目看宝玉左边腮上有鈕扣大

小的一塊血漬便欠身湊近前未以手撫之細看想見其綿纏又道这又是誰

的指甲刮破了妙極補出素宝玉側身對推醒看笑道不是我的只怕是纔剛替他

們淘漉胭脂膏子搽上了一点兒還与後文平兒於怡紅院晚極時說着便我

手帕子要揩拭代玉使用自己的帕子替他揩拭了想見情之脉：意之綿口

內說道你又幹這此事了又是功戒幹也罷了一轉細極這方是孽障不比別人一味固執死功

必定還要帶出幌子來便是舅：看不見別人看見了又當奇事新鮮話兒去

李君討好兒補前文之未到伏後文之吹到舅：耳躲又有大家不干淨惹氣

大家二字何妙之至神之至細膩之至乃父責其子縱加以管楚何能使大家

不干淨哉今偏大家不干淨則知賈母如何管孫責子怒于眾及自己心中多

一折鬱難堪難禁代憂代痛一奇宝玉總未聽見這些話可知昨夜情切之

刺髓至已盡矣托出

只聞得一股幽香却是從代玉袖中發出聞之令人醉魂酥骨却像似淫極然

宝玉一把便將代玉的袖子拉住要照籠着何物代玉笑道冬寒十月誰帶

什麼香呢宝玉笑道既然如此這香是那里來的代玉道連我也不知道正是按誘

云人在氣中忘氣魚在水中忘水余今續之曰美人忘容花則忘香此則代玉不知自骨肉中之香同想必是櫃子裏頭的香氣衣服上燻染的也未可知有理宝玉搖頭道未必這

香的氣味奇怪不是那此香餅子香毬子香袋子的香自然代玉冷笑道冷笑便是

文章

难道我也有什么羅漢真人給我些香不成便是得了奇香也沒有親哥

奇親兄弟弄了花兒朵兒霜兒雪兒替我炮製活掣光一絲不錯我有的是那

些俗香罢了活掣代玉笑道凡我說一句你就拉上這么些不給你个利害也不知

道從今兒可不饒你了說着奮身起來將兩支手呵了兩口活画便伸手向代

玉膈肢窩內兩脇下乱撓代玉素性觸癢不禁宝玉兩手伸來乱撓便笑的喘

不過氣來口里說宝玉你再鬧我就恼了如見如聞宝玉方住了手笑問道你还

說這些不說了代玉笑道再不敢了一面理髮笑道我有奇香你有暖香沒有

奇問宝玉見問一時解不來一時原難解終避代御一等正在此目問什麼暖

香代玉點頭嘆笑道蠢才蠢才你有玉人家就有金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沒

有暖香去配宝玉方听出来

是孽鬼活画然这是阿鞞一生日事故每不禁自及之

宝玉笑道方纔求饒如今更說狠了說着又去伸手代玉忙笑道好奇之我可

不敢了宝玉笑道饒便饒你只把袖子我聞一聞說着便拉了袖子籠在面上

聞了不住代玉奪了手道这可該去了宝玉笑道去不能借們廝之文的滴

着說話兒說着復又倒下代玉也倒下用手帕子蓋上臉西 宝玉有一搭沒一

搭的說些鬼話先一總 代玉只不理宝玉問他几歲上京路上見何景致古蹟

揚州有何遺跡故事土俗民風代玉只不答宝玉只怕他睡出病來原來只為

傷人嘲笑所以放蕩無忌處不特此 便哄他道暖啣你們揚州衙門里有一件

一件事你可知道代玉見他說的鄭重且又正言厲色只當是真事因問什麼

事宝玉見問便忍着笑順口謝道

揚州有一座黛山山上有個林子洞

山名洞名聲兒已知之矣代王笑道就是扯謊自來也沒聽見

這山宝玉道天下山水多着呢你那里知道這些不成等我說完了你再批評  
謝不完的代王道你且說宝玉又謝

林子洞里原來有群耗子精那一年臘月初七日老耗子升座議事

耗子升座且議事自是耗子有賞罰有制度矣何今之耗子猶穿壁噬物其升座者置而不問哉

目說明日乃是臘八世上人都熬臘八粥如今我們洞中果品短少須得剩此

打劫些來方妙議的是這事宜乎為乃拔令箭一枝遣一能幹的小耗原來能

便是小耗

前去打听一時小耗回報各處察訪打听已畢惟有山下廟里果米

最多廟里原來最多老耗問米有幾樣果有幾品小耗道米豆成倉不可勝記

果品有五種一紅棗二栗子三落花生四菱角五香玉老耗听了大喜即時点



耗前去乃拔令箭問誰去偷米一耗便接令去偷米又拔令箭問誰去偷豆又

一耗接令去偷豆然後玉兒也知鎖匙抄去香妙一的都各領令去了只剩了香玉一種日又拔令箭

問誰去偷香玉只見一個極小極弱的小耗應道我願去偷玉老耗並眾耗見

他這樣恐不諳練且怯懦無力都不往他去小耗道我虽年小身弱却是法術

無邊口齒伶俐机謀深遠凡三句暗為代玉作評說比去管比他們偷的还巧

呢眾耗忙問如何比他們巧呢小耗道我不學他們直偷我只搖身一变也变

成個香玉滾在香玉堆里使人看不出听不見却暗用的用分身法搬運漸

的就搬運盡了豈不比直偷硬取的巧果然巧而且最毒直偷者可妨此法不能妨矣可惜這攝才情這攝奪術

却只一耗耳眾耗听了都道妙却妙只是不知怎麼個变法你先变個我們照

照小耗听了笑道這個不难等我变來說畢搖身說变竟变了一個最標緻美

貌的一位小姐眾耗忙笑道變錯了變錯了原說變果子的如何變出小姐來  
余亦說變錯了  
小耗現形笑道我說你們沒見識面只認得這果子是香玉却不

知盜課林老爺的小姐纔是真正香玉呢  
前面有試才題對額故緊接此一篇無稽亂話前無則可此無則不可蓋

前傳宝玉之懶為者此傳宝玉不得不為者世人誹謗無碍獎譽不必  
代玉听了番身

爬起来揀着宝玉笑道我把你爛了嘴的我就知道你是編我呢說着便揀的

惹蘇香院對看愈  
竟生動活潑且前  
宝玉連、央告說好妹、既我累再不敢了我因為聞你香忽然想起這個故

以代玉後以宝叙典來代玉笑道饒罵了人還說是典故呢一語未了只見宝叙走来  
笑問誰

那犯不犯好看  
丁亥春晴笈叟  
說典故呢我也听、代玉忙讓坐笑道你瞧、有誰他饒罵了人還說是典故

宝叙笑道原來是宝兄弟怨不得他、肚子裏的典故原多  
只是可惜一

件妙九談用典故之時他偏就忘了更有今日記得的前兒夜里的芭蕉詩就

談記得眼前面的到想不起来別人冷的那樣你急的只出汗

與前拭汗二字  
針對不知此書

何妙了如此有許多妙談妙語機鋒詼諧各得其時各盡其理前梨香院代玉  
之諷則偏兒越此則正而趣二人真是對手而不相犯

這會子偏又有記性了代玉听了笑道阿弥陀佛到底是我的好姐儿你一般

也遇見对子了可知一還一報不爽不錯的剛說這里只听宝玉房中一片声

嚷吵鬧起来正是

法同全手作三回石妙林妙錄  
之人遺漏 玉盤坡

脂硯齋重平石頭記卷之

第二十四

王熙鳳正言彈妬意

林黛玉俏語謔嬌音

話說宝玉在林代玉房中說耗子精宝釵撞来諷刺宝玉元宵不知綠蠟之典

三人正在房中互相訛刺取笑那宝玉正恐代玉飯后貪眠一時存了食或夜

間走了困皆非保養身之法

禮云宝玉亦知醫理却只是在頰釵等入前方露亦如後回許多明理之語只在閨前現露三分越在

兩村等經綉人前如痴如呆实令人可恨但兩村等視宝玉不是人物豈知宝玉視彼等更不是人物故不与接談也宝玉之情痴十六手假手看官細詳

幸而宝玉走来大家談笑那林代玉方不欲睡自己纔放了心忽听他房中嚷

起来大家側耳听了一听林代玉先笑道这是你媽！和襲人叫呢那襲人也

罢了你媽！再要認真排場他可見老背晦了襲鄉能使鄉鄉一讚愈見彼之為人矣現者諸公以為如何

宝玉忙要赶过来宝钗忙一把拉住道你别和你妈吵的是宝钗行事纔是他老糊塗了到

要讓他一步為是宝钗如何現者宝玉道我知道了說畢走來只見李媽活像过奶媽罵了頭挂

着拐棍在當地罵在裏脚身上去叫下擡天屈來人忘了本的小娼婦我抬奉起你來這會子我來了你大

模大樣的倘在炕上見我來也不理一理一心看這白發把批書人林殺了幸有

些句不理我我名兒裏神掉地裏不過是凡兩臭銀子買來的毛了頭這屋里你就作

耗如何使得難寫得好難寫得拉出去難寫得配難寫得一個小子看你還妖精似的若知好夢多魔方

先余昨者之意只道李媽！不過為他倘省生氣少不得分辨說病了纔出汗蒙羞蒙原沒看

見你老人家等語後來只管听他說哄宝玉粧狐媚又說配小子等由不得又

愧又委曲禁不住哭起來宝玉雖听了這些話也不好怎樣少不得替襲人分

辨病了吃藥等話又說你不信只問別的了頭們李媽蒙听了這話益發氣起

來了說道你只護着那起狐狸那里認得我了真是是語叫我問誰去誰不幫着你呢真是是事

不是枉充我罷人拿下馬來的我都知道那詞事我只和你在老太太詞跟前去講

我奶媽把你奶媽了這拿手話麼大到如今吃不着奶了把我丟在一傍逞着了頭們要我的

強一面說一面也哭起來彼時代玉宝釵等也走過來勸說媽：你老人家担

待他們一點子就完了李媽四字見他是堪重二人身子二人來了便拉住訴委屈將當日吃茶

雪出去與昨日酥酪等事撈好極妙極：叨畢肖極：說不清可巧風姐正在上房算完輸贏

賬听得後面錢聲嚷動便知是李媽我上文：老病發了排擅宝玉的人正值他今見輸

了錢遷怒于人便連忙趕過來拉了李媽錢：笑道好媽：別生氣大節下老太太

太纔喜歡了一日你是可風了老人家別人高聲你還要管他們呢想難道反不知道

規矩在这里嚷起來可風叫老太太是叫老：生氣不成你只說誰不好我替你的人况又打他我家里

作為乳母情誼極深  
後文傳母奶娘緣  
脉石記無閑文  
並虛字在此

壬午孟夏  
晴翁老人

而雪玉撥神  
而方呈正文襲

一匹文標昌花

襲人有始有終

余只見有一派

騰清時與獄

神者慰官至

等五六稿報

借閱者迷失

丁亥夏  
晴物

一段特為怡紅襲人  
情畫畫雪三蝶症  
情見識身分而寫

已卯冬夜

燒的滾熱的墊何等現成何等自然的鳳卿筆法  
快來跟我吃酒去一面說一面拉着走又叫豈兒替你李奶

奶拿着拐棍子擦眼一滴不漏泪的手帕子那李媽脚不沾地跟了風姐走了一面還

說我也不要這老命了越性今兒沒了規矩鬧一場子討了沒臉強如受那娼

婦蹄子的氣後面見寶釵代玉隨着風姐見這般都拍手笑道批這人也這樣說

看官的一部書中人一想系批這字非何國批這字非何國批這字非何國批這字非何國

見又不知是那丫姑娘得罪了上在他賬上批一句未了晴雯在傍笑道誰又不

瘋了得罪他作什麼便得罪了他就有本事承任不犯帶累別人襲人一面哭

一面拉寶玉道為我得罪了一個老奶你這會子又為我得罪這些人這還

不彀我受的還只是拉別人寶玉見他這般病勢又添了這些煩惱連忙忍氣

吞聲安慰他仍舊睡下出汗又見他湯燒火熱自己守他歪在傍邊勸他只養



着病別想着這此沒要緊的事生氣襲人冷笑道要為這此事生氣這屋里一刻  
寔言非謬語也還站不淨了也但只是天長日久只管這樣可叫人怎麼樣纔好呢時常我勸你

別為我們得罪人你只顧一時為我們那樣他們都記在心里遇着坎兒說的  
怪孤媚子等語來寔好語的是難名卿好說不好听大家什麼意思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流泪又怕宝玉煩惱只得又

免強忍着一時雜使的老婆子煎了二和菜來宝玉見他纔有汗意不肯叫他

起來自己便端着就挑與他吃了即命小丫頭子們鋪炕襲人道你吃飯不吃

飯到底老心中時刻正意語也太太跟前坐一會子和姑娘們頑一會子再回來我就靜的

倘一倘也好宝玉听说只得替他去了簪环着他倘下自往上房來同賈母吃

畢飯賈母欲欲同那幾個老管家嫗鬧牌解悶宝玉說着襲人便回至房中

見襲人勝睡去自己要睡天氣尚早彼時晴雲綺霞秋紋碧痕都尋熱關我

麝月兩無語輸的麝月道都頑去了正文

死夾琥珀等耍戲去了。獨見麝月一個人在外間房里。灯下抹骨牌。宝玉笑問道：你怎不同他們頑去？麝月道：沒有錢。宝玉道：床底下堆着那底些，還不教你

謂對景傷情  
丁亥夏  
晴笏

也是伏侍了一天。這會子还不叫他們頑去，所以讓他們都去罷。我在這里豈敢看着宝玉听了這話，公然又是豈敢一個襲人因笑道：我在這里坐着，你放心去罷。作欲麝月道：你既在這里，越發不用去了。俗們兩個說話頑笑，豈不好？宝玉笑道：俗

兩個作什麼呢？怪沒意思的也罷了。早上你說頭癢，這會子沒什麼事，我替你篦頭罷。麝月道：就是這樣說着，將文具鏡匣搬來，卸去釵釧，打開頭髮。宝玉拿了篦子替他一篦，的梳篦只篦了三五下，只見晴雯忙忙走進來，所為

多說語亦少露怕紅細事

取錢一見了他兩個便冷笑道我雖交盃盞還沒吃到上頭了宝玉笑道你來

我也替你篋一篋晴雯道我沒那麽大福說着拿了錢便擗簾子出去了宝玉

在廚月身後廚月對鏡二人在鏡內相視宝玉便向鏡內笑道滿屋里就只是

他磨牙廚月所說忙也向鏡中擺手宝玉會意忽听唿一聲簾子响晴雯又跑

進來問道我怎麼磨牙了好看熟借門到得說：廚月道你去你的罷又來問人了晴

雯笑道你又護着你們那瞞神美鬼的我都知等我撈回本兒來再說話說着

一經出去了開上一段兒女口舌却罵廚月一人有襲人出嫁之後至玉宝釵

宝釵之為人也故襲人出嫁後云好万留着廚月一語宝玉便依從此話可見

襲人雖去實未去也寫晴雯之疑忌亦為下文跌扇角口等文伏脉却又輕

林去正見此時都在切時雖微露其疑忌見得人各稟天真之性善惡不一性

後漸大漸生心矣但現者凡見晴雯諸人則惡之何愚也哉要知自古及今愈

是尤物其猜忌妬愈甚若一味渾厚大量涵養則有何可令人於愛護惜哉然

後知宝釵襲人等行為並非一味蠢拙古版以女夫子自居當綉幃灯前綠窗

潘慈滿紙全  
人叫地

壬午九月

月下亦頗有或調或妬輕俏艷麗等說不過一時取樂買笑耳非切實一味妬才嫉賢也是以高諸人百倍不然宝玉何甘心受屈于二女夫子哉看過後文則知矣故現書諸君子不必惡晴雯正諷感晴雯金閨絳閨中生色方是

這里宝玉通了頭命麝月悄悄的伏侍他睡下不肯驚動襲人一宿無話至次日清晨起來襲人已是夜間發了汗竟得輕省了些只吃些米湯靜養宝玉放了心因飯後是到薛姨媽这边來閑住彼時正月內李房中放年李閨閣中忌針却都是閑時賈環也過來頑正遇見宝釵香菱鶯兒三個紅圍棋作耍賈環見了也要頑宝釵素習着他亦如宝玉並沒他意今見听他要頑讓他在上坐了一處一磊十個錢頭一回自己贏了心中十分欢喜後來接連輸了几盤便有些着急赶着這盤正諷自己擲骰子若擲了七點便贏若擲了六點下諷鶯兒擲三點就贏了因拿起骰子來恨命一擲一了作定了五那一了亂轉鶯兒

賈環先贏  
却是天生地設  
現成文字

已卯冬夜

拍着手好看只叫比公嫉怒如如賈環便瞪着眼六七八混叫那骰子偏生轉出公來賈

環急了伸手便抓起骰子來然後就也好看拿錢說是個六點好看鴛兒便說分明是個公

寶釵見賈環急了便慙鴛兒說道越大越沒規矩難道爺們還賴你还不放下

錢來呢鴛兒滿心委曲見寶釵說不敢則声只得放下錢來口內嘟囔說一個

作爺的還慙賴我們這幾個錢連我也不在眼里前倒我和寶爺法頑他輸了那些

也沒着急下剩的錢還是幾個小了頭子們一搶他一笑就罢了寶釵不等說

完連忙斷喝賈環道我拿什麼比寶玉呢你們怕他都和他好都蠢欺負我不是

太現養的說着便哭了此有不提寶釵忙勸他好兄弟快別說這話人家笑話你又罵鴛

兒正值寶玉走來見了這般形况問是怎麼了賈環不敢則声寶釵素知他家

規矩凡作兄弟的都怕哥大族規矩原是如此一系兒却不知那寶玉是不

錯

又用諱人語

着着官

巳卯冬辰

要人怕他的他想着弟兄們一併都有父母教訓何必我多事反生疎了况且我是正出他是庶出饒這樣還有人此意不說背後談論還禁得轄治他了更有個數意思存在心里你道是何數意曰他自幼姊妹叢中長大親姊妹有元春探春伯叔的有迎春惜春親戚中又有史湘雲林黛玉寶釵等諸人他便料定原來天生人為萬物之靈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鍾于女兒鬚眉男子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因有這個數念在心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混國濁物可有可無只是父親叔伯兄弟中曰孔子是亘古第一人說下的不可忤慢听了這一句話所以弟兄之間不過盡其大槩的情理就罷了並不想自己是丈夫須要為子弟之表率是以賈環等都不怕他却怕賈母總護他三分如今寶釵恐怕寶玉教訓他到沒意思便連忙替賈環掩飾寶玉道大正月里暖什麼这里不好

你別處頑去你天？念書到念糊塗了比如這件東西不好橫豎那一件好就棄了這件取那個難到你守着這了東西哭一會子就好了不成你原是來取

樂頑的既不能取樂就往外處去再尋樂頑一會子難到笑取樂頑了不成到

招自己煩惱不如快去為是賈環听了只得回來趙姨娘見他這般回問又是

那里墊了端窩來了一問不答再問時賈環便說同宝姐：頑的鶯兒欺負我

賴我的錢宝玉哥：攆我來了趙姨娘呼道誰叫你上高抬攀去了下流沒臉

的東西那里頑不得誰叫你跑了去討沒意思正說着可巧鳳姐在意外過都

听在耳內便隔窗說道大正月又怎麼了环兄弟小孩子家一半兒見錯了理你

只教導他說這些話作什麼憑他怎麼去還有太：老爺管他呢就大口呼

他：現是主子不好了橫豎有教導他的人与你什麼相干环兄弟出來跟我

嬌是彼親生

旬竟成正中

賤趙媛寔難答

言至此方知

題標用彈字

甚妥協

已卯冬夜

頑去買環素日怕鳳姐比怕王夫人更甚聽見叫他忙唯唯的出來趙姨娘也

不敢則聲鳳姐向賈環道你也是個沒氣性的時常說給你要吃要喝要頑要

笑只愛同那一個姐妹：哥：嫂：子頑就同那固頑你不听我的話反叫這

些人教的歪心邪：意孤：媚子：霸道的自己不：尊重要往下：流走安着壞：心還：只

管怨人家偏心輸了幾個錢就這麼：樣見：賈環：不見：調只：得諾：的回：說輸：了

一二百鳳姐道虧你还是爺輸了一：二百：錢就這樣：回頭：叫豐：兒去：取一：吊錢

來姑娘們都在後頭頑呢把他送了頑去你：明兒：再這：麼下：流孤：媚子：我先：打

了你打發人告訴李里皮不揭了你的為你：這不：尊重：恨的：你哥：，牙：齋不：

是我攔着窩心脚把你的腸子窩出來了喝命去罷：賈環：啞的：跟了：豐兒：得

三字寫着看那：哥的：了錢自己和迎春等頑去不在話下

一段大家子奴妾吐吻如見如聞正為下

文五鬼作引也余為空玉肯效風姐一點

了錢自己和迎春等頑去不在話下

文五鬼作引也余為空玉肯效風姐一點



等着二字大

有神情看官

閉目想思方

知趣味非批

書人護撥也

巳卯冬夜

餘風亦可繼崇寧之盛諸公當為且說宝玉正和宝釵頑笑忽見人說史大姑

娘來了如何 妙極九宝玉宝釵正閑相遇時非代玉來即相雲來是恐或漏文章之

婦時無可談旧之情有何趣 宝玉听了抬身就走宝釵笑道等着俗們兩個一

味哉

奔走瞧了他去說着下了炕同宝玉一齊來至賈母這边只見史湘雲大笑大

說的見他兩個來忙問好廝見寫湘雲又一筆法特犯正值林黛玉在傍回問

宝玉在那里的宝玉便說在宝姐家的代玉冷笑道我說呢虧在那里伴住

不然早就飛了來了宝玉笑道只許同你頑替你解悶免不過偶然去他那里

一倘就說這話林代玉道好沒意思的話去不去管我什麼事我又沒叫你替

我解悶免可許你從此不理我呢說着便賭氣回房去了宝玉忙跟了來問道

好好的又生氣了就是我說錯了你到底也還坐在那里和別人說笑一會子

又来自已納悶林代玉道你管我呢宝玉笑道我自然不敢管你只沒有個看  
着你自己作賤了身子呢林代玉道我作賤壞了身子我死与你何干宝玉道  
何苦来大正月里死了活了的林代玉道偏說死我這会子就死你怕死你長  
命百歲的如何宝玉笑道要像只管這樣鬧我还怕死呢到不如死了干净代  
玉忙道正是了要是怎樣鬧不如死了干净宝玉道我說我自己死了干净別  
听錯了話賴人正說着宝釵走来道史大妹：看你呢說着便推宝玉走了此  
宝釵尚未知他二人心性故来劝後又察其心性故擲之 這里代玉越發氣悶

只向窗前流泪沒兩盞茶的工夫宝玉仍来了蓋宝玉亦是心中只有代玉見  
完宝釵之情故少坐仍 林代玉見了越發抽抽噎噎的哭個不住宝玉見了這  
樣知難挽回打疊起千百樣的款語溫言来劝慰不料自己未張口只見代

玉先說道你又來作什麼橫豎如今有人和你頑比我又會念又會作又會寫

又會說笑又怕你生氣拉了你去你又作什麼來死活憑我去罷了字是可惜氣寶玉听了

忙上來悄悄說道你這麼個明白人難道連親不問踈先不借後也不知道

我雖糊塗却明白這兩句話頭一件借們是姑舅姊妹寶姐是兩姨姊妹論

親戚他比你踈第二件你先來借們兩個一桌吃一床睡長的這麼大了他是

纔來的豈有丁為他踈你的林代玉呼道我難道為叫你踈他我成了了什麼

人了呢我為的是我的心寶玉道我也為的是我的心我的心難道你就知你的心

不成此二語不独現者不解料作者亦未必解不但作者未必解

也林比列更自已亦不解皆隨口說耳若現者必欲要解須自揣自身是宝林

林代玉听了低頭一語不發半日說道你只怨人行動解錯誘宝林及石頭嗔

晴窗史

作者等入

怪了你，再不知道你自己，這人難受就拿今日天氣比分明，今兒冷的這樣，你怎麼到反了，青吹披風脫了呢？真，奇絕，如大真如羚羊挂角無迹可求，以等奇妙非口中筆下可形容出者。

宝玉笑道：何常不穿着見你，一惱我一炮，燥就脫了。林代玉嘆道：回來傷了風

又該饑着吵吃的了。一語仍歸兒女本傳却又輕，二人正說着，只見湘雲走

來，笑道：二哥，林姐，你們天，一處頑，我好容易來了，也不理我，一理兒代

玉，笑道：偏是咬舌子，愛說話，連個二哥，也叫不出來，只是愛哥，愛哥的

回來，趕圍棋，兒又說你，鬧公愛三四五了，宝玉笑道：你李慣了他，明兒連你還

咬起來呢？可笑近之楚史中滿然羞花閉月，鶯啼燕語，除不知真正美人，方有

咬去二字，加以湘雲是何大法，手眼敢用，以二字，我不獨見，且更李鞋，俏嬌

滿然鶯啼燕語之字，據填糞史湘雲道：他再不放人，一點兒專挑人的，不好你

害可也

此作者拔筆  
寫非褒叙  
顯也

已卯冬夜

自己便比世人好也不犯着見一個打趣一個指西一個人來你敢挑他我就  
伏你代玉忙問是誰湘雲道你敢挑宝姐的短處就算你是好的我笑不如  
你他怎麼不及你呢代玉听了冷笑道我當時誰原來是他我那里敢挑他呢  
宝玉不等說完忙用話分開湘雲笑道這一輩子我自然比不上你我只保佑  
着明兒得一個咬舌的林姐夫時刻你可听愛厄去阿弥陀佛那總現在  
我眼里說的衆人一笑湘雲忙回身跑了要知端詳下回分解

此回文字重作輕抹得力處是鳳姐拉李嬷去借环哥彈壓趙姨細致處  
宝釵為李嬷劝宝玉安慰环哥斷喝鶯兒至急為难處是宝釵論心無可  
奈何處是就拿今日天氣比湘雲冷笑道我當誰原來是他冷眼最好看  
處是宝釵代玉看凤姐拉李嬷云這一陣風玉麝一節湘雲到宝玉就走宝釵

咲說寺着湘雲大笑大說擗兜李咬舌湘雲念佛跑了  
數節可使看官于紙上能耳聞目觀其音其形之丈

脂硯齋重平石頭記

有客題紅樓夢一律失其姓氏惟見其詩意駭警故錄於斯

自執金矛又執戈

自相戕戮自張羅

茜紗公子情無限

脂硯先生恨幾多

是幻是真空歷過

閑風閑月枉吟哦

情機轉得情天破

情不情兮奈我何

凡此書題者不可此為絕調詩句警拔且深知擬書底裡惜乎失石矣按此四  
之文固妙然未見後卅回猶不見此之妙此曰嬌嗔歲寶玉軟語救賈璉後  
曰薛寶釵借詞含諷諫王熙鳳知命強英雄今只從二婢說起後則直指其主  
然今日之襲人之寶玉亦他日之襲人他日之寶玉也今日之罕見之賈璉亦

他日之平兒他日之賈璉也何今日之玉猶可箴他日之玉已不可箴耶今日之璉猶可救他日之璉已不能救耶箴與諫無異也而襲人安在哉寧不悲乎救與強無別也甚矣今日平兒救此日阿鳳英氣何如是也他日之強何身微運蹇展眼何如彼耶人世之變遷如此光陰

今日寫襲人後文寫寶釵今日寫平兒後文寫阿鳳文是一樣情理景况光陰事却天壤矣多少恨泪洒出此兩回書

此四襲人三大功直與宝玉一生三大病映射



賢麗人嬌喚歲宝玉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醉金剛輕財向義俠  
壓魔法姊弟逢五鬼  
蜂腰橋設言傳心事  
滴翠亭楊妃戲彩蝶  
蔣玉函情贈茜香羅  
享福人福深还禱福  
宝釵借扇机帶双猷

俏平兒軟語救賈璉  
製灯謎賈政悲識語  
牡丹亭艷曲警芳心  
痴女免遺帕惹相思  
紅樓夢通灵遇双真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理香塚飛燕泣殘紅  
薛宝釵羞籠紅麝串  
斟情女情重愈斟情  
椿灵副蕃痴及局外

# 石頭記

第二十四回 至三十四回  
脂硯齋九四閱評過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二十一回

賢當得起襲人嬌嗔箴宝玉

俏平兒軟語救賈璉



話說史湘雲跑了出來怕林黛玉赶上宝玉在後忙說仔細絆跌了那里就赶上了林黛玉赶到門前被宝玉叉手在門框上攔住笑勸道饒他這一遭罷林黛玉撇着手說道我若饒過雲免再在不活着湘雲見宝玉攔住門料黛玉不能出來寫得湘雲与宝玉又親厚之極却不見疎遠黛玉是何情思耶便立住脚笑道好姐：饒我這一遭罢恰至宝釵未在湘雲身後也笑道我勸你兩個看宝兄弟分上却丟開手罢好極妙極

玉釵雲三人已難辨誰分挿入宝釵云我勸你兩個看宝兄弟分上話只一句便將四人一齊籠住不知孰遠孰近孰親孰疏真好文字

代玉道我不依你們是一氣的都戲弄我不成話是釵兒口吻雖屬尖利真安堪愛堪憐

宝玉劝

道誰敢美你戲：不打趣他：焉敢說你

好二你字連二他字華灼之至

四人正難分解

好前三人合忽

四人俱是書中正眼不可少矣

有人來請吃飯方往前邊來

好文章正是閨中女兒口角之事若只管諱：不已則成何文矣

那天早又掌灯時分王夫人李統鳳姐迎探惜等都往賈母這邊來大家閒話

了一回各自歸寢湘雲仍往代玉房中安歇

前文代玉未末時湘雲室玉則賈母今湘雲已去代玉既未

年歲漸成室玉各自有房代玉亦各有房故湘雲自應同代玉一處也

宝玉送他二人到房那天已二更多

時襲人來推了几次方面自己房中來睡次日天明時便披衣靱鞋往代玉房

中來時不見紫鵲翠縷二人只見他姊妹兩個尚卧在衾內那林代玉

寫代玉身分最

嚴密裏省一幅杏子紅綾被安穩合目而睡

一個睡態

那湘雲却一把青絲拖于枕

畔被只齊胸一灣雪白的膀子掠于被外又帶着兩個金鐲子

又一個睡態寫代玉之睡態

儼然就是娇弱女子可恰湘雲之態則儼然是个娇態女兒可愛真是人：俱

盡人：俱尽了：活跳弄不知作者胸中埋伏多少裙釵

宝玉見了嘆道嘆字奇除玉卻外世睡竟還是不老实回來風吹了又嘆肩窩

疼了一面說一面輕人見之自曰喜也的替他蓋上林黛玉不醒不迷醒了代玉了竟得有人就猜着定是

宝玉因翻身一看果中其料因說道這早晚就跑過來作什麼宝玉笑道這天

還早呢你起來瞧瞧絲不亂代玉道你先出去讓我們起來宝玉听了轉身出至外邊

代玉起來叫醒湘雲二人都穿了衣服宝玉復又進來坐在鏡台傍邊只見紫

鵲雪雁進來伏侍梳洗湘雲洗了面翠縷便拿殘水要潑宝玉道站着我起

勢洗了就完了省得又過去費事說着便走過來在怕紅何其廢事多腰洗了妙在兩把兩把紫鵲付過香

皂去宝玉道這盆里的就不必不用搓了在怕紅何其廢事多再洗了兩把便要手中翠縷道還是

冷恨人接點一在不漏這個毛病免多早晚絕改宝玉也不理忙的要過青鹽擦了牙漱了口完畢

見湘雲已梳完了頭便走過來笑道好妹替我梳上頭罷湘雲道這可不能

忘了二字在嬌態了。宝玉笑道：好妹妹，你先時怎麼替我梳了呢？湘雲道：如今我忘了，怎麼梳呢？

宝玉道：橫豎我不出門，又不帶冠子，勒子不過打几根散辮子，就完了。說着又

口中自是應聲，而千妹、万妹、的央告，湘雲只得扶他的頭來，一梳篦在家不帶冠，並不總

出投筆人，却怪角只將四圍短髮編成小辮，往頂心髮上掃了，總編一根大編，紅絲結住，自髮

何處沒想，而頂至辮梢，一路四顆珠，下面有金漆脚，湘雲一面編着，一面說道：這珠子只

成此天然對答。三顆了，這一顆不是的，我記得是一樣的。怎麼少了一顆？宝玉道：了一顆，湘雲

到便宜他四字道：必定是外頭去掉了，未不妨被人揀了去。到便宜他妙談道到便宜他四字

与忘了二字是多用可惜了的四字，今天一珠不問此四字，似極是極代玉一傍，盪手冷笑道：也不知是真丢了，也不知

一氣而系，一是給了人，兩什麼帶去了？宝玉不答。有神理因鏡台兩邊俱是粧奩等物，順手

拿起來賞玩。何賞玩也不覺又順手拈了胭脂，意欲要往口邊送。是襲人勸

拿時笏拿起來賞玩。寫來奇特不覺又順手拈了胭脂，意欲要往口邊送。後餘文

因又怕史湘雲說

好極的是  
宝玉也

正猶豫間湘雲果在身後看見

一手掠着辮子便

伸手來拍的一下恁手中將胭脂打落說道這不長進的毛病

前單後之言非白  
病究多早晚總改

過一語未了只見襲人進來看見這般光景只是梳洗過了只得回來自已梳

洗忽見宝釵走來因問宝兄弟那去了襲人含笑道宝兄弟那里还有在家里的

工夫宝釵聽說心中明白又听襲人嘆道姊妹們和氣也有個分寸礼節也沒

個黑家白日開的憑人怎玄功都是耳傍風宝釵听了心中暗忖道到別看錯

了這個了頭听說話到有些識見

此是宝卿初試已下漸成知己蓋宝卿以此  
心察得襲人果賢女子也

宝釵便在炕上坐了

好逐回細看宝卿待人接物不疎不親不遠不近厭之人  
亦未見醜密之情形諸声色今日便在炕上坐了蓋深取

襲卿笑二人文字比回為慢的問言中套問他年紀家鄉等語留神窺察其

言語志量深可敬愛

四字包羅許多文章筆墨不似近之開口便云非請女子  
之可比者此句大坏然襲人欲佳矣不書此句是大手眼

一時宝玉來了，寶釵方出去。

奇文寫得釵玉二人形景較諸人皆遠何也。宝玉心凡，女子前不論貴賤皆親密之至，豈于寶釵前

反生遠心哉。蓋寶釵之行止端肅恭嚴，不可輕犯。宝玉欲近之而恐一時有瀆，故不敢狎犯也。寶釵待下愚尚且和平親密，何及于兄弟前有遠心哉。蓋宝玉之形景已泥于肉，陶近之則恐不遜，反成遠。弟之端也，故二人之遠實相近之至也。至釵免于宝玉，實近之至矣，却遠之至也。不然漢文如何反較勝角口諸事皆出于釵哉。以及宝玉砸玉，釵免之泪枯種，孽障種，屢公皆情之所爾，更何辯哉。

此一回指宝玉襲人釵釵等行止大槩一描已略。後大觀園中文字也。今詳批于此，後久不忍矣。

釵與玉遠中近，釵與玉近中遠。

宝玉便問襲人道：「怎恁寶姐，和你說的這恁」

此向

熱鬧見我進來就跑了，問一聲不答，再問時襲人方道：「你問我，我那里知道。」

你們的原故，宝玉听了這話，見他臉上氣色非往日可比，便笑道：「怎恁動了真」

氣。如玉襲人冷笑道：「我那里敢動氣，只是怪今已後別進這屋子了。橫豎有人」

伏侍，你再別來支使我；仍舊還伏侍老太太去。一面說，一面便在炕上合眼。」



倒下

醋妬妍慈假態至矣  
死若但莫認真此態為幸

黛玉見了這般景况深為駭異

好可知奉帶見  
襲人之如此技

也禁不住趕來劝慰那襲人只管合了眼不管

与聲免前番效態如  
何愈竟可愛猶甚

黛玉無了

主意因見麝月進來

偏麝月來  
好文章

便問道姐怎恁了

如見

麝月道我知道麼問

你自己便明白了

又好  
麝月

黛玉听說呆了一回自竟無趣便起身嘆道不理我罷

我也睡去說着便起身下炕到自已床上歪下襲人听他半日無動靜微

打鼾料也睡着便起身拿一領斗蓬来替他剛壓上只听忽的一聲黛玉便掀

遇去也仍合目粧睡寫得  
爛熳襲人明知其意便點頭冷笑道你也不用生氣從此

後我只當啞子再不說你一聲免如何黛玉禁不住起身問道我又恁了

又劝我你劝我也罷了絕剛又沒見你劝我一進來你就不理我賭氣睡了我

還摸不著是什麼這會子你又說我惱了我何嘗听见你劝我什麼話了襲人

石頭記每用  
胡圖語處無  
不精絕奇絕  
且總不竟相  
犯

壬午九月  
時笏

亦是胡圖語却從有生以來肺腑中出千斤重

道你心里还不明白还等我說呢正鬧著賈母遣人來叫他吃飯方往前邊來  
胡乱吃了半碗仍回自己房中只見襲人睡在外頭炕上麝月在傍邊抹骨牌  
宝玉素知麝月與襲人親厚一並連麝月也不理揭起軟簾自往里間來麝  
月只得跟進來宝玉便推他出去說不敢驚動你們麝月只得咲着出來喚了  
兩個小了頭進來宝玉拿一本書歪着看了半天因要茶抬頭只見兩個小了  
頭在地下站著一個大些兒的生的十分水秀二字奇絕多少姣態包括一  
古今野史中無有此文也  
宝玉便問你叫什麼名子那了頭便說叫蕙香也好宝玉便問是誰起的蕙香  
道我原叫芸香的原是花大姐；改了蕙香叫宝玉道正經該叫晦氣罷了什  
麼蕙香呢好極又問你姊妹幾個蕙香道四個宝玉道你第幾個的蕙香道我  
第四個的宝玉道明兒就叫四兒不必什麼蕙香蘭氣的那一個配此這些花

沒的玷辱了好名好姓花襲人三子在一面說一面命他到了茶末吃襲人和

麝月在外聞听了一絲不漏精神振擗而笑這一日宝玉也不大出房此是襲卿第一功勞也也不和姊

妹了頭等厮鬧此是襲卿第二功勞也自己悶的只不過拿省書解悶或弄筆

墨此墨未必成功較往日終有微補小益所謂襲卿有三大功也也不使喚衆人只叫四兒答應誰知四兒是

個聰敏乖巧不過的了頭又是一個有害無益者作者一生為此所悞批者一生亦為此所悞于爾卷凡見如此人也人故為喜余

犯抱恨蓋四字悞人甚矣被悞者深感此批見宝玉用他：變尽方法籠絡宝玉他好但不知襲卿之心思何如

至晚飯後宝玉因吃了兩杯酒眼眼餒耳熱之際若往日則有襲人等大家喜笑

有與今日却冷清：的一人对灯好沒興趣待要赶了他們去又怕他們得了

意已後越崇來劝宝玉惡功此是第一大病也若拿出做上的規矩來鎮唬似乎無情太甚玉

重情不重礼此是第二大病也說不得橫心只當他們死了橫豎自然也要過的便权當他們

死了毫無牽掛反能怡然自悅

此意却好但襲御羊不應如此棄也宝玉之情今古無人可比向矣然宝玉有情極之者亦世

人莫忍為者有至後半却則洞明矣此是宝玉三大病也宝玉看此世人莫忍為之毒故後文方能懸崖撒手一回若他人得宝釵之妻麝月之婢豈能素而生偏僻處

正者至外篇一祛筵一則其文曰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摘玉毀

珠小盜不起焚符破壘而民朴鄙刻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

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鏢絕箏瑟塞替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

散五采膠雜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素規矩擺工倕之指而

天下始人有其巧矣

此上語本莊子

看至此意趣洋：起着酒興不禁提筆續曰焚花

趁着酒興不替散麝而閨閣始人含其動矣奇哉宝釵之仙姿灰儂玉之灵竅喪滅情意而閨

而後是非者閣之美惡始相類矣彼含其動則無參商之虞矣其仙姿無戀愛之心矣反其

自站地步靈竅無才思之情矣彼釵玉花麝者皆張其羅而穴其隊所以迷眩纏陷天下

謂余何人耶

敢續莊子坐壽者也

五似莊老奇甚怪甚

績畢擲筆就寢頭剛自枕便

就

睡去一夜竟不知所之直至天

極怪極主筆

明方醒

此就是幾人餘功也。想每日每夜。寶玉自是心忙身忙。口忙之極。今則怡然自適。雖此一判於身心。無所補益。能有一時之閑。自若亦豈非

何沒想怎不令

襲卿之所

翻身看時只見襲人和衣睡在衾上

神極之筆。誠思襲人不來同卧。亦不成文字。來同卧更不同成。

人叫絕

已卯冬夜

文字却云和衣衾上。正是未同卧。未同卧之間。何神奇。文字妙絕。真好襲人。真好石頭記得真。好述者。錯不錯。真好批者。批得出。

這亦暗露玉

寶玉將昨日的事已付与意外

更好可見玉卿的是天真爛漫之人也。近之所謂歡公子。又曰老好人。又曰無心道人。是也。除

兄兩窓淨几

不知尚古淳風

便推他說道起來好生睡看凍省了原未襲人見他無曉夜和姊妹們

不寂不離之

厮關若直劝他料不能改故用柔情似驚之料他不遇半日片刻仍復好了不

工業

午午蓋夏

想寶玉一旦夜竟不回轉自己反不得主意直一夜沒生睡得今忽見寶玉如

此料他心意回轉便越性不採他寶玉見他不應便伸手替他解衣剛解開了

鈕子被襲人將手推開又自扣了寶玉無法只得拉得他的手嘆道你到底怎

趙香梗先生秋凉了連問几聲襲人睜眼說道我也不恁恁你睡醒了你自過那邊房里去梳

樹根偶譚內充洗再遲了就趕不上說得好 宝玉道我過那里去問得好襲人冷笑道你問我

州少陵台有子

知道你愛往那里去就往那里去從今替們兩個丟開手省得鴛鴦淘叫別

美詞為郡守毀

為已詞先生嘆人笑橫豎那邊膩了過來这边又有個什麼四兒五兒伏侍我們這起東西可

子美生遭喪亂非彈死是白玷辱了好名好姓的宝玉笑道你今還記有呢襲人道一百年還記有呢

奔走無家孰料這方是正文千百年後數緣比不得直句起花拿省我的話當耳傍風夜里說了早起就忘了解語一四文字

片瓦猶遭貪吏宝玉見他娇嗔滿面情又用內筆描過看官不可禁便向枕边拿起一根玉簪來一跌兩段說道我

之毒手甚矣才再不听你說就同這個一樣襲人忙的拾了簪子說道大清早起這是何苦來

人之厄也固改吧不留體也什麼要緊也值得這種樣子宝玉道你心里那知道我心里急襲人笑

公茅屋為秋風吧所破歌數句為道自此你也知道有急恁可知我心里恁樣快起來洗臉去罷說有二人方

所破歌數句為道自此你也知道有急恁可知我心里恁樣快起來洗臉去罷說有二人方

仁常事

少陸解嘲少陵起來梳洗宝玉往上房去後誰知代玉走來見宝玉不在房中因翻美案上書  
遺像太守欺無看可巧翻出昨兒的莊子未看至所續之處不覺又氣又笑不禁也題筆續書  
力忍能對面為一絕云

盜賊公然折克非已祠傍人有

無端美筆是何人

作踐南華莊子因

口呼不得夢歸

不悔自已無見識

却將醜語怪他人

來兮聞嘆息白

罵得痛快非聲兒不可真好聲兒真好聲兒好詩若云知音者聲兒也至此方完歲玉半回不用宝玉見此詩若長若短亦是大手法

日無光天地黑

寫畢也往上房來見賈母後往王夫人處來誰知鳳姐之女大姐病了正乱着

安得曠宅千萬

請大夫來診脉大夫便說替夫人奶、們道喜姐兒發執難化喜打並非別病

官太守取之不盡生欽顏公祠王夫人鳳姐听了忙遣人問可好不好醫生回道病垂險却順到还不妨預備

免毀安如山瀆

桑虫猪尾要緊鳳姐听了登時忙將起來一面打掃房屋供奉瘡疹娘、一面

之令人感慨悲憤心常耿

壬午九月因索書甚迫姑誌于此非批石頭記也看續莊子因數句真是打朋脂陣坐透紅粉閨另兩生面之文無可評處

又借何翠詩自相鄙馭可見余前批不謬已卯冬夜

傳與家人忌煎炒等物一面命平兒打点鋪蓋衣服與賈璉隔房一面又拿大紅尺頭與奶子了頭親近人等裁衣幾個一面寫得如見其景外面又打掃淨室款兩個醫生輪流斟酌脉下藥十二日不放家去賈璉只得搬出外書房此三字內未齋戒鳳姐與平兒都隨着王夫人日日供奉娘：那個賈璉只离了鳳姐便要尋事獨寢了兩夜便十分難熬便暫將小厮們內有清俊的選来出火不想榮國府內有一個極不成器破爛酒頭厨子名喚多官今是多也人見他懦弱無能都喚他作多渾虫更好今之渾虫更多也因他自小父母替他在外娶了一個媳婦今年方二十未往年紀生得有儿分人才見者無不羨愛他生性輕浮最喜拈花惹草多渾虫又不理論只是有酒有肉有錢便諸事不管了所以榮寧二府之人都得入手因這個媳婦美異常輕浮無比眾人都呼他作多姑娘兒妙更如今賈



宝玉不見訪是  
後文餘句也石  
記湯方所在

丁亥夏  
晴窗叟

一部書中只有  
此一醜極在露

璉在外熬煎往日也曾見過這媳婦失過魂魄只是惧娇妻外妾寵不曾下得

手那多姑娘兒也曾有意璉只恨沒空今聞賈璉挪在外書房來他便沒事走

兩滴去招惹的賈璉似飢鼠一般少不得和心腹的小廝們計議合同掩遮

謀求多以金帛相許小廝們為有不允之理况都和這媳婦是好友一說便成

是夜二鼓人定多渾虫醉昏在炕賈璉便滴了床相會進門一見其態早已魄

飛魂散也不用情談款叙便寬衣動作起來誰知這媳婦有天生的奇趣一經

男子挨身便竟遍身筋骨癱軟想得出使男子知卧棉上如此境界自勝西

更兼淫態總為後文寶浪言壓倒娼妓諸男子至此豈有惜命者哉那賈璉恨

不得連身化在他身上親極之語那媳婦故作浪語在下說道你家女兒出花

兒趣極供首娘你也談忌兩日到為我贖了身子快為了我這里累賈璉一面火

孔後不倫的是有之

之文寫于寶鏡動一面端于答道你就是娘我那里管什麼娘那媳婦越浪賈璉越醜態乖露

身上恰極當極已如冬夜可以一時事畢兩個又海誓山盟難分難捨此後遂成相契用相契掃地矣一大姐毒尽

看官熟思這珍寶寶鏡隨輩當以何著班回十二日後送了娘合家祭天祀祖還愿焚香慶賀放賞已畢賈璉仍復撤進

久官要方恰也臥室見了鳳姐正是借語云新婚不如遠別更有無限恩愛自不必煩絮次日早起

壬午年孟夏鳳姐往屋去後平兒收拾賈璉在外的衣服鋪蓋不承望枕套中抖出綵青絲

此段係書中情之來平兒會意忙拽在袖內好極不料平兒亦有裝御之具分便走至這房內未拿出頭髮來向賈

賈璉多為何鳳姐笑道這是什麼好看賈璉看見自了忙搶上來要奪平兒便跑被賈璉把揪住

生自潑醋面及一按在炕上辭手要奪口內笑道小蹄子你不起早拿出來我把你膀子揪了平兒

大風沁室玉情道你就是沒良心的我好意瞞着他來問你到賭狠你只賭狠等他回來我

看情更面作利害我告訴他看你怎么賣璉聽說忙陪笑道好人賞我果我再不賭狠了好看

伏係千里外利害我告訴他看你怎么賣璉聽說忙陪笑道好人賞我果我再不賭狠了好看

丁亥年孟夏時節

好看

好看

好看

好看

好看

好看

好看

好看

之極迫不 石顯記大法累 是並非為厭 驚天動地之文如何不知下文怎樣  
把襲卿一語未了只听鳳姐聲音進來了了信使賈璉及觀者一齊喪胆都

他不知道平兒剛起身鳳姐已走進來命平兒快開匣子替太：我樣子平兒忙

答應了我時鳳姐見了賈璉忽然想起未便向平兒拿出去的東西都收進來

了平兒道收進來了鳳姐道可以什麼沒有平兒道我也怕丟下了一兩件細

細的查了查也不少看玉此等不物案叫誰鳳姐道不少就好只是別多出案罷平兒笑道不丟萬

幸誰還添出來呢可兒鳳姐冷笑道這半個月難保干淨或者有相厚的丟下的東

西戒指汗巾香袋兒再至于頭髮指甲都是東西好何鳳令人一夕說的賈

璉臉都黃了賈璉在鳳姐身後只望着平兒抹脖子使眼色余自平兒只

省三分注意看不見因嘆道怎麼我的心就和奶：的心一樣我就怕有這個苗神搜了

一搜竟一點破綻也沒有奶：不信時那些東西我還沒收呢奶：親自翻尋

一遍去好平免遍天下鳳姐笑道可嘆可嘆竟他便有這些東西那

里就叫俗們翻着了好何風好文字係箇中女免口角小事說自尋了樣子

又上去了平免指有臭子恍有頭這件事情怎玄回謝我呢妓俏如見

御齋月喜的個賈璉不但賈兄癢身癢難撓跑上來樓有心肝腸亂叫亂謝平免仍拿了

頭髮笑道這是我一生的把病了好就好不好就抖出這事來賈璉笑道你

只好生收有罷千萬別叫他知道口里說省體他不妨便搶了過來笑道你拿

省終是禍患不如我燒了他完事妙說使平免再不致池漏故仍用一面說

省一面便擗于靴掖內平免咬牙道沒良心的東西過了河就折橋明兒还想

我替你撒謊賈璉見他妓俏動情便接着求歡被平免奪手跑了急的賈璉

灣有腰恨道死促狹小淫婦一定浪上人的火來他又跑了醜態如見淫聲如聞

今古淫書未有之筆法

平兒在窗外可極之談道我浪我的直是理誰叫李工夫所謂不你動火了可正照風月鑑也

難道鳳姐醋始圖你受用于平兒前一回叫他知道猶如是况了又不待見我他人手余為

人現者不信今平兒說出然于吾乎賈璉道你不用怕他等我性子上來把這醋確打子个稀爛他

纔認得我呢他防我像防賊的只許他同男人說話不許我和女人說話話我和

女人料略近些他就疑惑他不論小叔子侄兒大的小的說「呸」就不怕我吃

醋了已後我也不許他見人無理之甚却是妙極趣談天下慎內者背淺之談皆如此平兒道他醋你使得

你醋他使不得他原行的正走的正你行動便有個坏心連我也不放心別說

他了賈璉道你兩個本是一路神机口賊氣都是你們行的是我几行動都存坏心多早晚

都死在我手里一句未了鳳姐走進院來因見平兒在窗外就問道要說話兩

個人不在屋里說怎麼跑出一個來隔窗子是什麼意思賈璉在窗內接道

此等章法是  
在戲場上得  
來一笑

時笏

你可問他到像屋里有老虎吃他呢好平兒道屋裏一個人沒有我在他眼前

作什麼鳳姐兒笑道正是沒人纔好呢平兒聽說便說道這話是說我呢鳳姐

笑道笑字妙平兒反正是鳳姐不說你說誰平兒道別呀我說出好話來了說

省也不打簾子讓鳳姐自己先摔簾子進來若屋裡何敢如此往那邊去了鳳姐自掀簾子進

來說道平兒瘋魔了這蹄子認真要降伏我仔細你的皮要緊賈璉听了已跑

跑到炕上拍手笑道我竟不知平兒這供內形景麼利害恁此到伏他了鳳姐道都是你

慣的他我只和你說賈璉聽說忙道你兩個不加又拿我來作人我躲開你們

鳳姐道我看你躲到那里去賈璉道我就來鳳姐道我有話和你商量不知商

量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收後淡雅之至

正是

淑女從來多抱怨

嬌妻自古便含酸

二語包古今  
萬世裙釵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製灯謎賈政悲識語

話說賈璉听鳳姐兒說有話商量因止步問是何話鳳姐道二十一是薛妹  
的生日好你到底怎樣呢賈璉道我知道怎樣你連多大生日都料理  
過了這會子到沒了主意鳳姐道大生日料理不過是有一定的則例  
在那里如今他這生日大又不是小又不是所以和你商量有心机人  
在此  
賈璉听了低頭想了半日道你今兒糊塗了有比例那林妹呀就是比  
例往年怎恁給林妹、過的如今也照依給薛妹、就是過了  
賈政委以  
家務也鳳姐听了冷笑道我難道連這個也不知道我原也這恁想定  
此例引的  
極是無怪

妙薛林作既玉  
愛玉看書則不  
失批筆人本  
矣

丁亥夏  
晴窗雙

了但<sup>昨</sup>他兒聽見老太太說問起大家的年紀生日來聽見薛大妹：今年十五歲雖不是整生日也笑得將筭之年老太太說要替他作生日想來若果真替他作自然比往年與林妹的不同了賈璉道既如此比林妹的多增些鳳姐道我也這們想自所以討你的口氣我若私自添了東西你又怪我不告訴明白你了賈璉笑道罷：這空頭情我不領你不盤察我就教了我還怪你說有一竟去了不在話下一段

題綱寫得如見如聞且不失前篇俱內之音最奇者代玉乃賈母溺愛之人也不問為作生辰却云特慧与宝釵寔非人想得自之文也此書通都皆用此法備述多少見者余故云不獨而寫是也

且說史湘雲住了兩日因要回去賈母因說

等过了你宝姐的生日看了戲再回去史湘雲听了只得住下又一面遣人回去將自己舊日作的兩色針線活計取來為宝釵生

前看鳳姐問連辰之儀誰想賈母自見寶釵未了喜他穩重和平四字評倒代玉是以特悅

作生數語甚正值他過第一個生辰便自己獨資二十兩賈母眼中寫出

泛泛此見賈母寫出太君高興世家之常事耳喚了鳳姐未交與他值酒戲鳳姐湊趣笑道一個老宗祖給孩子們

獨資方知作者然架起寫何鳳心机無作生日不拘怎樣誰還敢爭又辦什麼酒戲既高興要熱鬧就說不

絲毫漏筆已卯冬夜得自己花上几兩巴的取出這霉爛的二十兩銀子未作東西這意

思還叫我陪上果然拿不出來也罷了金的銀的因的匾的壓塌了箱

子底只是勒指我們奔眼看誰不是兒女難道將來只有宝兄弟

頂了你老人家上五台山不成那此梯已只留于他我們如今雖不配使

別苦了我們這個殼酒的殼戲的說的滿屋里都咲起來賈母亦咲

道你們听這嘴我也笑會說的怎麼說不過這候免你婆也不敢強

壬午九月

小科諷解頤  
却為借當伏  
線

講你和我哪？的鳳姐笑道我婆，也是一樣的疼宝玉我也沒處去訴

冤到說我強嘴說有正文在此句又引有賈母笑了一回賈母十分喜悅到晚間衆

人都在賈母前定昏之餘大家娘兒姊妹等說笑時賈母回問宝釵愛

听何戲愛吃何物等語寶釵深知賈母年老人喜熱鬧戲文愛吃甜爛

之食便恁依賈母往日素喜者說了出來着他罵宝釵比聲兒賈母更加欢

悅次日便先送過衣服玩物礼去王夫人鳳姐代玉等諸人皆有随分不

一不湏多記至二十一日就賈母内院中搭了家常小巧戲台另有大礼所用之戲

台也疾門風樣斷不可少定了一班新出小戲崑弋兩腔皆有是賈母好熱鬧就

在賈母上房排了几席家宴酒席是家宴非東閣盛設也非世代公子再

並無一個外客只有薛姨媽史湘雲宝釵是客餘者皆是自己人

村代玉亦笑為自己人  
奇甚

這日早起宝玉因不見林代玉

又轉至代玉又字人

不可少也

便到他房中來尋只見林代玉歪在炕上宝玉笑道起

來吃飯去就開戲了你愛看那一齣我好点林代玉冷笑道

你既這樣說你特叫一班戲來揀我愛听的唱給我看这会

子犯不上阝省人借光免問我

好听之極令人  
絕倒

宝玉笑道这有

什玄难的明免就這樣行也叫他們借俗們的光免一面

說一面拉起他來携手出去吃了飯点戲時賈母一定先

叫宝釵点宝釵推讓一遍无法只得点了一摺西遊記

是頓賈母

鳳姐点戲之賈母自是欢喜然後便命鳳姐点鳳姐亦知賈母喜熱

知者聊之更喜譔笑科譚

寫得週到想得奇趣寔是必真

便点了一

鳳姐点戲  
之  
心  
賈母自是  
欢喜然後  
便命鳳姐  
点鳳姐亦  
知賈母喜  
熱

怨夫

齣劉二當衣賈母果真更又喜欢然後便命代玉

先讓風姐點者

是非待風先而後玉也蓋亦素喜風嘲吟得趣之故今故命彼  
此非禮筵大典故如代玉因讓薛姨媽王夫人等賈母道今日原

前批書者聊是我特帶着你們取笑俗們只管俗們的別理他們我已

今丁亥夏只巴的唱戲擺酒為他們不成他們在这里白听白吃已經便

剩朽物不教宜<sup>了</sup>還讓他們点呢說着大家都哄了代玉方点了一齣

不題何戲

寧不痛手妙蓋代玉不喜看戲也正是与倦文妙曲警芳心留地步正見此時不通草；隨衆而已非心之所愿也

然後宝玉史湘雲迎探惜李紈等俱各点了接齣<sup>按</sup>扮演至

上酒席時賈母又命宝釵点宝釵点了一齣魯智深醉鬧

五台山宝玉道只好点这些戲宝釵道你白听了这几年



的戲那里知道這齣戲的好處排場又好詞藻更妙寶玉道從來怕這些

熱鬧寶釵笑道要說這一齣熱鬧你还笑不知戲呢是極寶釵可謂博學矣不似代玉只一狂

丹序便心身不自主矣真有李問如此寶釵是也你過來告訴我這一齣戲熱鬧不熱鬧是一套

北点降唇鏗鏘頓挫音律不用說是好的了只那詞藻中有一枝寄生草填

的極妙你何曾知道寶玉見說的這般好便湊進素央告好姐：念于我听？

寶釵便念道慢搵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謝慈悲剃度在蓮台下沒緣法轉眼分

离乍赤條：素去無牽掛那里討烟蓑雨笠捲單行一任俺芒鞋破鉢隨緣化

此調出自山門傳奇近之唱者將一任俺改為早拜却無理不通之甚必從一任俺三字則隨緣二字方不脫落

寶玉听了喜的拍膝先唱画圈稱不已又讚寶釵無書不知林代玉道安靜看戲

罷還沒唱山門你到狂瘋了趣極今古利口莫過于優伶此一說語優伶亦不得如此急速得趣可謂才人百技也一段醋

湘雲探春二卿  
正事無不可對  
人言芳性

丁未夏  
晴窗雙

意可知說的湘雲也嘆了于是大家看戲至晚散時賈母深愛那作小旦的

與一個作小丑的因命人帶進來細看時亦發可憐見是賈母眼中之肉之想因問年紀

那小旦纔十一歲小丑纔九歲大家嘆息一回賈母令人另拿些肉菓與他

兩個又另外賞錢兩串鳳姐笑道這個孩子扮上活像一個人明是叫誰你們再看

出來寶釵心里也知道便只一嘆不肯說如此寶玉也猜着了亦不敢說

不敢史湘雲接着嘆道事無不可對人白模樣兒口直心快無有不可說寶

玉听了忙把湘雲睨了一眼使個眼色眾人却都听了這話留神細看

都嘆起來了說果然不錯一時散了晚間湘雲更衣時便命翠縷把衣

包打淘叔拾都包了起來翠縷道忙什麼等去的日子再包不遲湘雲

道明兒一早就走在这里作什麼看人家的臭子眼睛什麼意思此是

真惱

非舉免之怕可比然錯怪宝玉亦不可不悔

宝玉听了這話忙趕近前拉他說

道好妹：你錯怪了我林妹：是個多心的人別人分明知道不肯說出來也皆因怕他怕誰知你虧頭就說了出來他豈不怕你我是怕得罪了他所以絕使眼色你這會子怕我不但辜負了我而且反到委曲了我若是別人那怕他得罪了十個人與我何干呢湘雲捧手道你那花言巧語別哄我：也原不如你林妹：別人說他拿他取笑都使得只我說了就有不是我原不配說他他是小姐主子我是奴才了頭得罪了他使不得宝玉急的說道我到是為你反為出不是來了我要有外心立刻就化成灰叫萬人踐踏千古未聞之誓懇切尽情宝玉此刻之心

湘雲道大正月里少信嘴胡說這些沒要緊的惡誓散話不正話

說給那些小性免行動愛恼的人會以人為誰轄治你的人听去別叫我碎

你說有一逢至賈母里間忿忿的倘省去了宝玉沒趣只得又來

尋代玉剛到門檻前代玉便推出來將門門關上宝玉又不解何意

在窗外只是吞聲叫好妹；代玉捻不理他宝玉悶悶的垂頭

自審襲人早知端的當此時斷不能勸宝玉在此時一功必崩了襲人見机甚妙

那宝玉只是呆；的站在那里代玉只當他回房去了便起來

開門只見宝玉還站在那里代玉反不好意思不好再闖只得抽身

上床倘省宝玉隨進來問道凡事都有個原故說出來人也不

委曲好；的就恼了終是什麼原故起的林代玉冷笑道問的

我到好我也不知為什麼原故我原是給你們取笑的拿我比戲子取

啖宝玉道我並沒有比你我並沒有什麼惱我呢代玉道可謂官斷十條路你還要比你還要

啖書如此等文章嘆你比不啖比人比了啖了的還利害呢宝玉听说無可分辯不則一声便

多不能救弄机無言可辯真令人不解前文湘雲方來正言諱始意一篇中舉玉角口後收至

神思自憐天分獨于一篇余已注明不辯矣回思自心自身是玉舉之心則洞然可解否則無

有其毛錐字能辯不能答何也總在二人心上想来代玉又道这一節還怨得再你為

口氣傳神攝魄什麼又和雲兒使眼色這安的是什麼心莫不是他和我頑他就自輕自賤了

害怎不令人拍他原是公侯的小姐我原是貧民的了頭他和我頑設若我回了口豈不他自

案移考叫絕惹人輕賤呢是這主意不是這却是你的好心只是那一个偏又不領你這

丁亥夏好情一般也惱了舉兒自知雲兒你又拿我作情到說我小性兒舉兒却又听

時笏雙神工乎鬼工乎又行動肯怕你又怕他得罪了我惱他我惱他與你何干他得罪了我又與你何

思至一層矣干的却極是但未必心應若能如此將來泪尽 宝玉見說方便與湘雲私談

丁亥夏時笏天亡已化烏有也間亦無此一却紅樓夢矣

他也聽見了細想自己原為他二人怕生隙憾方在中調和不想並未調成功其

反已落了兩處的貶謗正與前日所看南華經上有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

無所求飽食而遨遊訊若不繫之舟再又曰山木自寇按原注山木漆樹也精脉

逃言自相源泉自盜源泉味甘然後人爭取之自尋乾涸也亦如山木意

伐賊也源泉自盜皆寓人智能聰明多知之害也前文無心云者南

華經不過襲人苛恤時無聊之甚偶以釋悶耳殊不知用于今日大解舞大竟

迷之功甚美市徒見此必云前日看的是外篇胠篋如何今日又知若許篇然

則彼只曾看外篇教語手想其理自然然：看過几篇適至外篇故偶觸其机

方債之也若云只看了那几句債便則宝玉彼時之心是有意債莊子並非釋

悶時偶債之也且更有見前所債則曰債不通更可嘆矣試思宝玉雖愚豈有

安心立意與莊叟爭衡哉且宝玉有生以來此身此心為諸女兒應酬不暇眼

多必現有盆之事尚無暇去作豈忽然要分心於腐言糟粕之中哉可知除閑

閣之外並無一事是宝玉立意作出來的大則天地間小則功名榮枯以及

吟篇琢句皆是隨分觸情偶得之不喜失之不悲若當作有心謬矣只看大規

因題咏之文以笑平生得意之句得意之事矣然亦恐不見再吟一句再題一

事據此可見矣然後可知前夜是無心煩手拈了一本莊子在手且酒與醪：芳

愁默：煩手不計工拙草：一債也若使煩手拈一本近時鼓詞或如鐘無

艷赴會其太子走國尋草也野風邪之傳必亦續之矣觀者試看此批然後謂余不謬所以可恨者被夜却不曾拈了山門一箇傳奇若使山門在紫微時總着

又不在于寄生草後續出何等超凡入聖大寬大悞諸語錄來代玉一生是聰明所悞宝玉是多事者情之事也非世事也多情曰多事亦宗莊筆而來蓋余亦偏矣可嘆阿鳳是机心所悞宝釵是博知所悞湘雲是自愛所悞襲人是好勝所悞皆不能跳出莊叟言外悲亦甚矣再筆

因此越想越無趣再細想來自下不過這兩了人尚未應耐妥協將來猶欲為

何者他只這一筆寫得宝玉又如何用心于世道言閨中紅粉尚不能週全何碌碌借欲治世待人接物哉視閨中自然女兒戲視世道如虎狼矣誰云不

然想到其間也無庸分辯回答自己轉身回房來一則則曰与我何干可也口

生未出心已悞矣但恐不常耳若常存此念林黛玉見他去了便知回思無趣無此一部書矣看地下文如何轉折

賭氣去了一言也不曾發不禁自己越發添了氣只此一句又勾起波浪去則去未則未又何氣哉總是斷

不了這根孽腸忘不了這了便說道這一去一倍子也別來也別說話宝玉不

理此是極心死回房倘在床上只是瞪着的襲人深知原委不敢就說一說必

處將來如何

只得以此事來解釋曰說道今兒看了戲又勾出几天戲來宝姑娘一定要還

席的宝玉冷笑道他還不還管誰什麼相干大奇大神之文此相干之語仍是近文與舉免之語之相干也上文

來說終存于心却與宝釵身上發洩素厚者惟舉雲今為彼等尚存此心况于素不契者有不直言者乎情理筆墨無不尽矣

襲人見這話不是往日的口吻又嘆道這是怎麼說好的大正月里娘兒

們姊妹們都喜：歡：的你又怎麼這行景了宝玉冷笑道他們娘兒們姊

妹們歡喜不歡喜也與我無干先及宝釵後及眾人皆一舉之詞流毒于眾人宝玉之心實僅有一舉乎襲人嘆道

他們既隨你也隨和豈不大家彼此有趣宝玉道什麼是大家彼此他們有大

家彼此我是赤條：來去無牽掛拍案叫好此一發西方諸佛亦來听此棒喝參此語錄談及此句不覺

淚下還是心中不淨不斬不斷之故襲人見此光景不肯再說宝玉細想這句趣味不禁大

哭起來此是忘机大悟也翻身起來至案遂提筆立占一偈云

人所謂瓶顛是也



你證我證 心證意證 是無有證 斯可云證 無可云證

是立足境

已悟已竟是好偈矣 寶玉悟禪亦由情讀書亦由情讀莊之由情可笑

寫畢自虫解悟又恐人看此不解自悟則自了又何用人亦解哉因此亦填一

支寄生草也寫在偈後此處亦債寄生草余前批云不曾見債今却見之是意外之幸也蓋前夜莊子是道悟此日是禪悟天花散漫

也之文自己又念一遍自覺無掛碍中心自得便上床睡了前夜已悟今夜又悟二次翻身不出故一

世墮落無成也不屬出由文何辭却由與誰想代玉見寶玉此番果斷而去故

以尋襲人為由來視動靜這又何必愁因慧力不利未斬毒龍之故也大都如此嘆襲人嘆回已經睡

了代玉听說便要回去襲人嘆道姑娘請站住有一个字帖兒瞧：是什麼話

說着便將方纔那曲子与偈語悄悄：拿來遞与代玉看了知是寶玉一

時感念而你不覺可嘆可嘆是了善知覺何不起此大家一便向襲人道作的解弄証上乘甘心隨落迷津哉

是頑意兒無甚關係

代玉說無關係將來必無關係

為漠然更曰無關係可知宝玉不能悟也余心稍慰蓋宝玉一生行為舉止最確故余謂舉語則信而又信不必定玉而後証之方信也余云恐他二人一悟則無妙文可看然欲為因我懷為醒我目却恐他二人永墮迷津生出孽障亦心甚不公笑世云損人利己者余此意是矣試思之可發一嘆今自呈于此亦可為後人一嘆以助茶前酒後之興耳而今後天地闊豈不又添一趣談乎凡書皆以趣談讀去其理自明其趣自得矣

說畢便携手回房去與湘雲同看

却不全湘雲分前有趣

次日又與宝釵看宝釵看其詞

出自宝釵目中正是大關鍵處

無我原非你怪他不解伊肆行無碍憑來去茫茫著甚悲愁喜

紛說甚親疎蜜燈前碌碌却回何

到如

回頭試思真無趣者此一曲試思作者當日發愿不作

此書却立意要作傳奇則又不知有如何詞曲矣

看畢又看那偈語又嘆道這個人悟了都是我的

不是都是我昨兒一支曲子惹出來的這道書禪机最能移性

拍案叫絕此方是大

悟徹語錄非宝

明兒認真說起這些瘋話來存了這个意思都是怪我這一隻

曲于上來我成了个罪魁了說着便撒了个粉碎逼與了頭們快燒了罢代玉

笑道不該<sup>該</sup>撕等我問他你們跟我來包管叫他收了這个痴心邪話三人果然

都往宝玉屋裏來一進來代玉便笑道宝玉我<sup>問</sup>你至貴者是宝至堅者是玉你

有何貴尔有何堅<sup>拍案叫絕大奇尚來答此机解想亦不能答也</sup>宝玉竟不能

答三人拍手笑道這樣鈍<sup>非單死第二人無此灵心慧性也</sup>愚还忝禪呢代玉又道你那偈<sup>子</sup>末云無可云證是立

足境固然好了只是<sup>拍案叫絕此又深一層也亦如諺云去</sup>拙我看还未<sup>年貧只立錮今年貧錮也無其理一也</sup>盡善我再續兩句在後因念云無立足境是

方干淨<sup>年貧只立錮今年貧錮也無其理一也</sup>宝釵道实在這方悟徹當日南

宗六祖惠能初尋師至韶州南<sup>米</sup>五祖弘忍在黃梅他便充役火頭僧五祖欲求

法詞令徒弟諸僧各出一偈上座神秀說道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

拂拭莫使有塵埃彼時惠能在廚房碓<sup>米</sup>裏听了這偈說道美則美了則未了目

用活法當之極

自念一偈曰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五祖便將衣

鉢傳他

出語錄總寫寶卿博李宏覽勝諸才人彈免却聰慧  
靈智非李力所致皆他世絕倫之人也寶玉寧不愧未

今免這偈語亦同

此意了只是方才這句諷諷尚未完全了結這便丟向手不成代玉笑道彼時

不能答就笑輸了這會子答上了也不為出奇只是以後再不許談禪了連我

們兩個所知所能的你還不知不能呢還去參禪呢宝玉自己為竟悟不想忽

被代玉一問便不能答宝釵又比畫語錄來此皆素不見他們能者自己想了

一想原來他們比我的知覺在先尚未解悟我如今自尋苦惱想畢便嘆道誰

又參禪不過一時頑話罢了說着四人仍復如旧

輕：抹去也心  
淨雅三字不認

忽然人報娘

娘差人送出一個燈謎免會你們大家去猜：着了每人也作一個進去四人

聽說忙出去至賈母上房只見一丁小太監拿了一盞四角平頭白紗灯端為

前以莊子為引  
故偶續之又借  
蟹兒詩一部駁  
蕪不寫首落以  
為端過看官矣  
此回用若許曲  
折仍用老莊引  
出一偈素再續

一寄生草可為燈謎而製上面已有幾个眾人都爭看乱猜小太監又下諭道眾小姐猜着了不

大覺大悟已以要說出來每人只暗的寫在紙上一齊封進宮去娘自驗是否宝釵等听

之上承果位以了近前一首是一首七言絕句並無甚新奇口中必不得稱讚只說難猜故意

後無書可作家尋思其實一見就猜着了宝玉代玉湘雲探春此處遠出探春正是草

亦又輕用代也都解了各自暗的寫了半日一併將賈环賈蘭詩傳來一齊各揣机心出

玉一向机舞又也都解了各自暗的寫了半日一併將賈环賈蘭詩傳來一齊各揣机心出

續偈言二句益措迷人形景者也偏于兩次戒机後寫此机心机事足見用意至深遠都猜了寫在帛上然後各人拈一物作成一

用宝釵講五祖迷恭楷寫了掛在灯上大監子至晚出來傳諭前娘所製俱已猜着了惟二小

小姐問答二案姐与三爷猜的不是迎春賈环也交錯有法小姐們作的也有猜着了不知是否說着了也

偈子使宝玉等將寫的拿出来也有猜着的也有猜不着的都胡乱說猜着了太監又將頒賜

大差知識始終之物送与猜着之人每人一个宮製詩筒詩筒身边所佩之物以待編成之

句草錄暫收之其歸至憲前不致

以不為驚幻：

有亡也或苗牙成或琢香屑或以稜素為之不一  
想來奇特事怪不知也

一柄茶筴

破竹如帚以淨  
茶具之類也

榜中作下四景

獨迎春賈環二人未得迎春自為頑嗔小事並不介意

大家

賈環便覺得沒趣

千回書真有机

心遊就不則之

且又听太監說三爺說的這了不通娘：也沒猜叫我帶回問三爺是了什麼

勢安以不叫絕眾人听了都來看他作的什麼寫道是

且歷來小說中

大哥有角只八个 二哥有角只两根 大哥只在床上坐

萬寫不到者

二哥愛在房上蹲

可發一嗔真  
环哥之謎

已卯冬夜

諸卿勿嗔唯為  
了作者摹擬

眾人看了大發一嗔賈環只得告訴太監說一个枕頭一个獸

頭虧他好才情  
怎么想來

太監記了領茶而去賈母見元春這般有與自己越發喜樂便

命速作一架小巧精緻圍屏灯來設於當屋命他姊妹各自暗：的作了寫出

來粘于屏上然後預備下香茶細菓以及各色玩物為猜省之賀賈政朝罢見

賈母高興况在節間晚上也來承歡取樂設了酒菓備了玩物上房患了綠灯

請賈母賞灯取樂上面賈母賈政宝玉一席下面王夫人宝釵代玉湘雲又一

席迎探惜三丫又一席地下婆娘了环站滿李宮裁王熙鳳二人在里間又一

席賈政回不見賈蘭便向怎么不見蘭哥看他透出賈政極愛賈蘭地下婆娘忙進里間向

李氏李氏起身嗟省回道他說方纔老爺並沒去叫他；不肯來婆娘回來了

賈政衆人都嗟說天生的牛心古怪賈政忙遣賈环与两个婆娘將賈蘭喚來

賈母命他在身傍坐了抓菓品与他吃大家說嗟取樂往常間只有宝玉長談

濶論今日賈政在這里便惟唯而已寫宝玉如此非世家曾經嚴父之訓者段寫不出此一句餘者湘雲

重係闺閣弱女却素喜談論今日賈政在席也自揀口禁言非世家任明訓者段不知此一句寫

湘雲代玉本性懶与人共原不肯多語代玉如此与人多話則不肯向得与宝玉話更多哉宝釵原不妄

言輕動便此時亦是坦然自若

照他屬寶釵真是又曾經嚴父慈母之明訓又是世府千金自己又天性禮合節前三人之

長並歸于一身前三人向有裡作之態故惟寶釵一人作坦然自若亦不見踰規蹈矩也

故此一席

虽是家常取樂反見拘束不樂

非世家公子斷寫不及此想近時之家縱其兒女哭哭索飲長者文亦為樂其禮不法何如是耶

賈母亦知回賈政一人在此所致之故

這一句又明補出賈母亦是世家明訓之千金也不然斷想不及此

酒過

三巡便揮賈政去歇息賈政亦知賈母之意揮了自己去後好讓他們姊妹兄

弟取樂的賈政忙陪笑道今日原聽見老太太：这里大設春灯雅謎故也備了

綵礼酒席特奉入會何疼孫子孫女之心便不略賜以免子半點

賈政如此余亦同下

賈

母嘆道你在這里他們都不敢說嘆沒的到叫我悶你要猜謎時我便說一个

你猜不着是要罰的賈政忙嘆道自然要罰若猜着了也是要領賞的賈母

道這了自然說有便念道



猴子身輕站樹梢

所謂樹倒樹  
絲散是也

打一菓名

賈政已知是荔枝

的是賈  
母之誕

便故意亂猜別的罰了許多東西然後方猜有也得

了賈母的東西然後也念一丁與賈母猜念道

身自端方体自堅硬

虫不能言 有言必應

好極的是賈老之謎包藏  
賈府祖宗自身必字隱筆

字奴極妙

打一用物

說畢便悄的說與寶玉：意會又悄的告訴了

賈母：

太君身分想了想果然不差便說是硯台

賈政嘆道到的是老太：一猜就是

回頭說快把賀彩送來地下婦女答應一聲大盤小盤一齊捧上賈母逐件看

去都是灯節下所用所頑新巧之物甚喜遂命給你老各斟酒寶玉執壺迎春

送酒賈母曰說你瞧：那屏上都是他姊妹們做的再猜一猜我听賈政答應

起身走至屏前只見頭一丁寫道是

能使妖魔胆盡摧  
身如束帛氣如雷

一声震得人方恐  
回首相看已化灰

此元春之謎，得統倖奈身不長可悲哉

賈政道：这是炮竹吓宝玉，答道：是賈政又看道

天運人功理不穹  
有功無運也难逢

曰：何鎮日紛紛亂  
只為陰陽數不同

此迎春一生遭際，惜不得其夫何

賈政道：是笑盤迎春，又道：是又往下看是

階下兒童仰面時  
清明粧點最堪宜

遊絲一斷渾無力  
莫向東鳳怨別離

此探春遠適之識也，使此人不遠去將來

事敗諸子孫不至，流散也，悲哉傷哉  
賈政道：这是風箏探春，又道：是又看道是

前身色相總無成  
不听菱歌听佛經

此後破矣，修再補

莫道此生沉黑海

性中自有大光明

此惜春為尼之識也分府千  
金至細衣乞食寧不悲夫



警記宝釵製謎云

朝罷誰携兩袖烟

琴邊衾裡捻無緣

曉籌不用人雞報

五夜無煩侍女添

焦首朝：还暮：

煎心日：復年：

光陰在苒湏當惜

風雨陰晴任变迁

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嘆： 丁未夏畸笏叟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二十三回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艷曲警芳心

話說賈元春自那日幸大觀園回宮去後便命將那日所有的題咏命探春依次抄錄妥協自己編次叙其優劣又命在<sup>大</sup>觀園勒石為千古風流雅事因此賈政命人各處選拔精工名匠<sup>在</sup>大觀園磨玉鐫字賈珍率領蓉蕙等監工賈葛籬又管理有文官等十二个女戲並行頭等事不大得便<sup>同</sup>因此賈珍又將賈葛賈菱喚來監工一日湯蟬釘硃動起手來這也不在話下且說那玉皇廟並<sup>着樓打</sup>達摩庵兩处一班的十二个水仙並十二个小道士如今挪出大觀園來賈政正想發<sup>到</sup>各廟去分住不想後街上住的賈芹之母周氏正盤算着也要到

賈政這邊謀一丁大小事務與兒子管；也好弄些銀錢使用可巧聽見這件  
事由便坐轎子來求鳳姐；因見他不大拿班作勢的便依允了想了几句  
話便回王夫人說這些小和尚道士万不可打發到處去一時娘出來就要  
承應倘或散了花若再用時可是又費事依我的主意不如將他們竟送到俗  
們家廟里鉄檻寺去月間不過派一個人拿兒兩銀子去買柴米就完了說聲  
用去叫來一點兒不費事吧王夫人听了便商之于賈政；听了嘆道到  
是提醒了我就是這樣即時喚賈璉來當下賈璉正同鳳姐吃飯一聞呼喚不  
知何事放下飯便走鳳姐一把拉住嘆道你且站住听我說話若是別的事我  
不管若是為小和尚們的事好歹依我這處有如此這般教了一套話賈璉嘆  
道你有本事你說去鳳姐听了把頭一梗把快子一放腮上似嘆不嘆的聽着



賈璉道你當真的是頑話賈璉嘆道西廊下五嫂子的兒子共兒來求了我兩  
三遭要个事情管我依了叫他守省好容易出來這件事你又奪了去鳳姐  
免笑道你放心園子東北角子上娘說了還叫多多的種松柏樹樓底下還  
叫種些花草詩這件事出來我管保叫共兒管這件工程賈璉道果這樣也  
罷了只是寫鳳姐昨晚我不過是要改个樣兒你就扭手扭脚的鳳姐免听了唾  
的一聲好嘆了向賈璉啐了一口低下頭便吃飯賈璉已經嘆自去了到了前面  
見了賈政果然是小和尚一事賈璉便依了鳳姐主意說道如今看來芹兒  
到大了的出息了這件事竟交与他去管辦橫監照在里頭的規例每月叫芹  
兒支領就是了賈政原不理論這些事聽賈璉如此說便如此依了賈璉回到  
房中告訴鳳姐免鳳姐即令人去告訴了周氏賈芹便來見賈璉夫妻兩了感

大觀園原係三  
叙極止之所然  
工程浩大故借  
元春之名而起  
再用元春之名  
以安諸姬不覺  
一絲粗捻  
已卯冬夜

謝不尽鳳姐又作情央賈璉先支三月份的叫他寫領子賈璉批票画了押登時發了對牌出去銀庫上按數發出三月份的工給來白花二三百賈芹隨手拈一塊摺与掌平的人叫他們吃日茶罢于是舍小厮拿回家与母親商議登時催了大脚馱自己騎上又催了儿輛車至榮國府角門喚出二十四个人來坐上車已迤往城外鉄檻寺去了当下無話如今早說賈元春因在宮中自編大觀園題咏之後忽想起那大觀中景致自己幸過之後賈政必定敬謹封鎖不敢使人進去搔擾豈不令人落况家中現有儿个能詩會賦的姊妹何不命他們進去居住也不使佳人落人魄花柳無顏却又想到宝玉自幼在姊妹叢中長大不比别的兄弟若不命他進去只怕他冷清了一時不大暢快未免賈母王夫人愁慮湏得也命他進園居住方妙想畢遂命太監夏忠到榮國府來下

一道諭命寶釵等只管在園中居住不可禁約封錮命寶玉仍隨進去各處收拾打掃安設簾幔床帳別人听了還自由可惟寶玉听了這諭喜的無可無正和賈母盤算要這丁美那丁忽見多大量寶此句余亦驚光室不可思丁三貼亦曾有是病來擲的不再見了不禁淚說老爺叫寶玉一听了好似打了个焦雷登時掃去其頭臉上轉了顏色便拉着賈母扭的好似扭股兒糖殺死不敢去賈母只得安慰他道好寶貝你只管去有我呢他不敢委曲了你況且你又作了那篇好文章想是娘叫你去住他吩咐你几句話不過不教你在裡頭淘氣他說什麼你只好生答應有就是了一面安慰一面換了兩個老嫗來吩咐好生帶了寶玉去別叫他老子唬着他老嫗答應了寶玉只得前去一步挪了三寸積到這底邊來可巧在王夫人房中商議事情金釧兒彩雲彩霞綉縹綉鳳等衆了底環都在廊簷下底站着呢一見寶玉來抿着嘴笑金

復  
聲  
去

有是事有是人

釧一把拉住宝玉悄活像活現的嘆道我這嘴上活像活現是佛擦的香浸胭脂你這會子可吃

不吃了彩雲一把推開金釧嘆道人家正心里不自在你还奚落他趁這會子

喜欢快進去罢宝玉只得換進門去原來賈政和王夫人都在里間呢趙姨娘

打起簾子宝玉躬身進去只見賈政和王夫人對面坐在炕上說話地下一溜

椅子迎春探春惜春賈環四人都坐在那里一見他進來惟有用的好惟有探春和惜

春賈環站了起來賈政一奪目見宝玉站在跟前神彩飄逸秀色奪人看賈

環人物委頓牽止荒疎忽又想此兒乎失吉如天出起賈珠來又看王夫人只有這一个親生的

兒子素愛珍自己的鬍鬚將已蒼白因這幾件上把素日嫌惡分分宝玉之心

了宝玉可入園用禁不覺減了八九半晌說道娘吩咐說你日外頭嬉遊漸次疎懶如今叫禁

管二字二字得生理生理管管同你姊妹在園里讀書寫字你可好生用心習字再如不守分安常你可仔

管二字得生理  
壬午九月

細宝玉連連的答應了，了是王夫人便拉他在身傍坐下，他姊弟三人依旧坐下。王夫人摸娖着宝玉的脖項，說道：「前兒的丸藥都吃完了。」宝玉答道：「還有一丸。」王夫人道：「明兒再取十九來。」天：臨睡的時候，叫襲人伏侍你吃了，再睡。宝玉道：「只從太：吩咐了襲人天：晚上想着打發我。」吃賈政問道：「襲人是何人？」王夫人道：「是了了頭。」賈政道：「了頭，不管叫了什麼，罷了是誰？」這樣刁鑽，起這樣的名子。王夫人見賈政不自在了，便替宝玉掩飾道：「是老太：起的。」賈政道：「老太：如何知道這話？」一定是宝玉：見瞞不過，只得起身，回道：「素日讀詩，曾記古人有一句詩云：『花氣襲人知晝暖。』因這了了頭姓花，便隨口起了這一個。」王夫人忙又道：「宝玉，你回去改了罷。」老太：也不用為這小事動氣。賈政道：「究竟也無碍，又何用改？」只是可見宝玉不務正專在這些濃詞艷賦上作工夫，說

畢斷喝好叔行一声作業的畜生還不出去王夫人也忙道去罷只怕老太：等你吃

飯呢宝玉答應了慢：的出去向金釧兒笑着伸：舌頭帶着兩了：一溜

烟去了剛至穿堂前妙這便是鳳姐掃雪只見襲人倚門立在那里

有下笑來問堆下拾玉之處一絲不亂來問道叫作什麼宝玉告訴他沒有什麼不過怕我

大結畢有進園去淘氣分付：一面說一面回至賈母跟前翠兒加有盤窺事揀擇

在那里宝玉便問他住那清幽處耳未一處好林代玉正心里盤算這事忽見宝玉向他

便嘆道我心里想着瀟湘館好愛那几竿竹子隱有一道曲欄比別處更覺幽

靜宝玉听了拍手擇鄰出手笑道正和我的誰真知一樣我也要叫你住這里呢我就住怡

紅院偕們兩了又近又都清幽二人正計較就有賈政遣人來回賈母說二月

二十二日子好奇兒姐兒們好搬進去的這几日內遣人進去分派收拾薛宝

叙住了蘅蕪院林代玉住了瀟湘館賈迎春住了綴錦樓探春住了秋掩齋惜  
春住了蓼風軒李氏住了稻香村宝玉住了怡紅院每一處添两个老嫗；四  
個了頭除各人奶娘親隨了环不美外另有專管收拾打掃的至二十二日  
一齊進去登時園內花招綉帶柳拂香風八字寫得滿園之內處；不似前  
有人無一處不到 番那芍寂寞了閑言少叙且說宝玉自進花園以來心滿意足再無別項可生  
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了頭們一處或讀書未必或寫字或彈琴下棋作畫吟詩  
以及描鸞刺鳳淘草簪花低吟悄唱折字猜枚無所不至到也十分快樂他  
曾有几首即事詩虽不美好却到是真情真景略記首云

春夜即事云

霞綃雲幄任鋪陳

隔巷暮更听未真

枕上輕寒窓外雨

眼前春色夢中人

盈：燭泪因誰泣

點：花愁為我嗔

自是小鬟娇懶慣

擁衾不耐暖言頻

夏夜即事云

倦繡佳人幽夢長

金籠鸚鵡喚茶湯

窓明麝月開宮鏡

室霽檀雲品御香

琥珀杯傾荷露滑

玻璃檻納柳風涼

水亭處：香纨動

簾捲朱樓罢晚粧

秋夜即事云

絳芸軒里絕喧嘩

桂魄流光浸茜紗

苔鎖石紋容睡鶴

井甃桐露濕栖鴉

抱衾婢至舒金鳳

倚檻人歸落翠花

靜夜不眠目洒渴

沉烟重撥索烹茶



冬夜即事云

四詩作盡安福梅魂竹夢已三更

錦罽鸛衾睡未成

松影一庭惟見雀

萬葉之貴介公梨花滿地不聞鶯

女兒翠袖詩懷冷

公子金貂酒力輕

子也

壬午孟夏

却喜侍兒知試茗

掃將新雪及時烹

因這教首詩當時有一等勢利人見榮國府十二三歲的公子作的抄錄出來  
各處稱頌再有一等輕浮子弟愛上那風騷妖艷之句也寫在扇頭壁上不時  
吟哦賞贊得此竟有人來尋詩覓字倩画求題的宝玉亦發得了意鎮日家作  
這些外務誰想靜中生煩惱忽一日不自在起來這也不好出來那也不好進去只是悶  
悶的園中那些人多半是女孩兒正在混沌世界天真爛漫之時坐卧不避嬉  
笑無心那里知宝玉此時的心事那宝玉心內不自在便懶在園內待只在外頭

鬼混却又痴的

不進園去真不知何心事

茗烟見他這樣因想与他用心左思右想皆是

寶玉頑癡煩了的不能開心

惟有這件寶玉不曾看見過想畢便走去到書房

舖子

裡內把那古今小說並那飛燕合德武則天楊貴妃的外傳與那傳奇角本買了

許多來引寶玉看寶玉何曾見過這些書一見看了便如得了珍寶茗烟又囑

咐他不可拿進園去若叫人知道了我就吃不了抖着走呢寶玉那里捨的不

拿進去踟躕再三單把那文理綢密的揀了幾套進去放在床頂上無人時自

已密着那粗借過露的都藏在外面書房里那一日正當三月中浣早飯後寶

玉携了一套會真記走到沁芳園橋边桃花底下一塊石上坐着展開會真記

卷頭細玩正看到落紅成陣只見

好一陣風過把樹頭上桃花吹下一大半來落

的滿身滿書滿地皆是寶玉要抖將下來恐怕脚步踐踏了

情不只得覓了那

情不

一圖欲画之心久矣  
誓不遇仙筆不畫  
恐驚我輩卿故也

丁亥春間偶  
識一浙省發  
其白描美人  
真神品物甚  
合余意奈彼  
因宦緣所纏

己卯冬

花瓣來至池邊抖在池內那花瓣浮在水面飄蕩竟流出沁芳園去了回

來只見下還有許多宝玉正踟躕只听背後有人說道你在这里作什及宝玉

一回頭却是林代玉來了肩上一幅掛芝圖非英花園也掛着花鋤上掛着竹囊手內拿着花帚宝玉嗟

道好來把這个花掃起來摻在那水里我纔摻了好些在那里呢林代玉道

摻在水里不好你看這里的水干淨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賊的臭的混

倒仍旧把花糟塌了那騎角上我有一個花塚如今他掃了裝在這絹袋里拿

土埋上日人不過道土化了的豈不干淨馮代玉又勝宝宝玉听了喜不自禁嗟

道待我放下書帮你來收拾代玉道什麼書宝玉見問慌的藏之不迭便說道

不過是中庸大學代玉嗟道你又再我眼前弄鬼起早免給我瞧好多有呢宝

玉道好妹若論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多別告訴別人去真這是好書

無暇且不能  
久留都下未  
幾南行矣余  
至今耿耿悵  
然之至恨與  
阿鞏結一筆  
墨緣之難若  
此嘆

丁亥夏  
畸笏叟

你要看了連飯也不想吃呢一面說一面走了過去林黛玉把花具且都放下  
接書來瞧從頭看去越看越愛看不頓飯工夫將十六出詞但已看完自覺詞藻  
警人餘者滿口雖看完了書却只管出神心內還默記詞寶玉笑道妹你  
說好不好林黛玉嘆道果然有趣寶玉嘆道我就是多愁多病的看官說身你就是那  
傾國傾城貌林黛玉听了不覺帶腮連耳通红登時直豎起似蹙的眉瞪兩支  
似睜非睜的眼微腮帶怒薄面含嗔指寶玉道你這該死的胡說好的把這  
淫詞艷曲弄了來迷了這說些混話來欺負我：告訴旧：旧母去說到欺負兩  
個字上早又把眼睛圈兒紅了轉身就走寶玉着了急向前攔住說道好妹：  
千萬饒我這一遭原是我說錯了若有心欺負你明兒我吊在池子裏教尔癩  
頭元吞了去變了大忘八等魚是混話一串却成了最新最奇的妙文你明兒做了一品夫人病老婦西的時候我往你

看官想用何等話念代玉一笑收科

坟上替你駐一輩子的碑去說的林代玉嗤的一聲笑了揉着眼睛一面嘆道  
 一般啼的这个調兒還只管胡說吓原來是苗而不秀是个銀樣蠟槍頭宝玉  
 听了嘆道你这个呢我也告訴去林代玉嘆道你說你会过目成誦难道我就  
 不能一目十行么宝玉一面收書一面嘆道正歡快把花埋了罢別提那了  
 二人便收拾落花正使掩埋妥協只見襲人走來說道那里沒找到摸在這里  
 來那边大老爷身上不好姑娘們都過去請安老太太叫打發你去呢快回去  
 換衣裳去罢宝玉听了忙拿了書別了代玉同襲人回房換衣不提一語變下这里  
 林代玉見宝玉去了又聽見眾姊妹也不在房自己悶有原故的正欲回房剛  
 走到梨香院牆角上只听牆内笛韻悠揚笛韻悠揚婉轉林代玉便知是那十  
 二个女孩子演習戲文呢是見林代玉素習不大喜看戲文妙法必云便  
不大喜看

情小姐故以  
情小姐詞曲  
警之恰極當  
極

已卯冬

不由心只管往前走偶然兩句思吹到耳內明：白：一字不落唱却一喜便

見契道是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林黛玉听了到也十

分感慨纏綿便止住步側耳細听又听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

家院听了这两句不觉点头自嘆心下自思道非不及叙不曾在雜孝上用意也原來戲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

人只知看戲未必能領畧这其中的趣味想畢又後悔不該胡想耽誤了听

曲子又側耳時只听唱道則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林黛玉听了这两句上

不觉心動神搖又听道你在幽閨自怜等句亦發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

身坐在一塊石上細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

日見古人詩中有水流花謝兩無情之句再又有詞中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

上人間之句又冀方才所見西廂記中花落水流紅情紅愁方種之句都一時想起

來湊趣在一處仔細忖度不覺心痛神痴眼中落泪正沒了開交忽覺背上擊  
繫了一下及回頭看時原來是且听下回分解正是

粧晨綉夜心無矣

對月臨風恨有之

前以會真記文後以牡丹亭曲加以有情多景消魂落  
魄詩詞總是爭於合羣見種病根也看其一語不語不  
離曲字折字寫來合觀者亦技難持况瘦怯之弱女  
乎





脂硯齋重平石頭記

夾寫醉金剛一回是處中之大淨場聊醉看官倦眠耳然亦書中必不可少之文必不可少之人今寫在市井俗人身上又加一俠字有則太深意存焉



脂硯齋重平石頭記

第二十四回

醉金剛輕財尚義俠

痴女兒遺帕惹相思

話說林代玉正自情思榮遠纏綿固結之時忽有人從背後擊了一掌說道你

作什麼一個人在這里林代玉到嘴了一跳回頭看時不是別人却是香菱林

代玉道你這丫此丫字加于丫香菱則有多多半半神神跳跳於於帳帳上上其嬌其嬌態態之之態態可可想想

而而知知笑道我來尋我們的姑娘的找他他家他家不不有有你你們們紫紫鵲鵲也也找找你你呢呢說說理理奶奶子子送送

了什麼茶葉來给你的走罷回家去是家看看一一面面說說有有一一面面板板有有代玉的手回滿

是書最好看湘館來了果然鳳姐兒送了两小瓶上用新茶來林代玉和香菱坐了况他們

如此等處係有甚正事談講不過說些這一個绣的好那一個刺的精又下一回棋看兩句

畫家山水樹

頭邱魁俱備

末用濃淡墨

点苔法也

丁亥頁

晴窗雙

書棋不論盤書不論章皆是嬌態女兒神理寫得不可不難似有若無妙極香菱便走了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宝玉

因被襲人找回房果見死央歪在床上看襲人的針線呢見宝玉來了便說道

你往那里去了老女等有你呢叫你過那邊請大老爷的安去还不快換了衣

服走呢襲人便進房去取衣服宝玉坐在床沿上褪了鞋等靴子的工夫回頭

見死央穿有冰紅綾子袄兒青緞子背心束有白傷袖汗巾兒臉向那邊低着

頭看針線脖子上帶着花領子宝玉便把臉湊在脖頸間那香油氣不住用

摩娑其白膩不在襲人之下便猴上身去涎皮咬道好姐的胭脂是這紫兒法看官把你嘴上的胭脂

賞我吃了罷一面說着一面扭股糖似的粘在身上死央便叫道不向宝玉龍衣你出

來瞧說活又叫襲人死央去是幻情洞天也你跟他一輩子也不劝此五字內有深意還是這座有襲人抱了衣服出來向宝玉道

左劝也不改右劝也不改你到底是怎么樣你再這座有這个地方可就難住

住了一邊說一邊催他穿了衣服同妃央往前面來見賈母見過賈母出至外面人馬俱已齊備剛欲上馬只見賈璉請安回來了絲不漏正下馬二人對面彼此問了兩句話只見傍邊轉出一個人來請安寶叔安寶玉看時只見這人容長臉長挑身材年紀只好十八九歲生得着实斯文清秀到也大族人象畢真有十分面善只是想不起是是理那一房的叫什麼名字賈璉嘆道你怎麼發歡連他也不認得他是後廊上住的五嫂子的兒子芸兒寶玉嘆道是了：我怎麼就忘了問他母親好這會子什麼勾當賈芸指賈璉道我二叔說句話寶玉嘆道你到比先何嘗他母親發十三出條了到像我的兒子賈璉嘆道好不害臊人家比你大四五歲呢就替你作兒子了寶玉嘆道你今年十几歲賈芸道十八歲原來這賈芸最伶俐乖覺听寶玉這樣說便嘆道俗語說的搖車的爹：住拐的孫子雖然歲數大山高：

不過太陽只管是隨形而應作別人之清金中傷心恨我父親沒了這幾年也無人照管教導如若宝叔不嫌姪兒蠢笨認你兒子就是我的造化了賈璉嘆道你听魁兒說認兒子是好用交的呢說着就進去了宝玉嘆道明兒你困了只管來找我別和他們鬼火祟之的這會子我不得兩兒明兒你在書房里來和你說天話兒我帶你園里頑要去說着扳鞍上馬衆小厮圍隨往賈赦這邊來見了賈赦不過是偶感些風寒先述了賈母向的話然後自己請了安賈赦先站起來回了賈母話次後便喚人來帶哥兒進去大廳裏坐着宝玉退出來至後面進入上房邢夫人見了他來先到站了起來請過賈母安宝玉方請安邢夫人拉他上炕坐了好問別人又命人倒茶來一鐘茶未吃完只見那賈琮來向宝玉好邢夫人道那里我活猴兒去你那奶媽子死絕了也不收拾你美的黑眉烏嘴的那里像大家子

念書的孩子正說着只見賈環賈蘭小叔侄兩個也來了請過安邢夫人便叫  
他兩個椅子上坐了千里伏線賈環見宝玉同邢夫人坐在一個坐褥上邢夫人又百般  
摸娖撫弄他早已心中不自在了坐不多時便和賈蘭便使眼色免要惹賈蘭  
只得依他一同回身告辭宝玉見他們要走自也也就起身要同回去邢夫人咲  
道你且坐着我還和你說話呢宝玉只得坐了邢夫人向他兩個道你們回去各  
人替我問你們各人母親好你們姑娘姐：妹：都在这里呢明是薄情之至鬧得我頭暈令  
兒不留你們吃飯了賈環等答應着便出來回家去了宝玉咲道可是姐：們  
都過來了怎麼不見邢夫人道他們坐了一會子都往後頭不知那屋裏去了宝  
玉道大娘方纔說有話說不知是什麼話邢夫人咲道那里什話不過是叫你  
等着同你姊妹們吃了飯去還有一個好頑的東西給你帶回去頑兒兩個

說話不覺早又晚飯時節調油掉椅羅列杯盤母女姊妹們吃畢了飯宝玉去

了了辭別賈叔同姊妹一同回家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各自回房安值不在話下

一段為五鬼歷 魔法引脂視且說賈芸進去見了賈璉因打听可有什麼事情賈璉告訴他

前晚到有一件事情出來偏生你反說娘子再體面三求了我恐人累給了我如是許了我

說明免園里還有几处要栽花木的地方等這個工程出來一定給你就是了

賈芸听了半晌說道既是這樣我就等着罷叔也已得不必先在主娘子眼前提我

今免來打听的話到跟前再說也不遲賈璉道已提他作什麼我那里有這些工

夫說閑話兒呢明兒一個五更還要到芭去走一湯瀆得當日赶回來總好

你先去等着後日起更的以後你來討信早了我不得閑說着便面後面換衣

服去了賈芸出了榮國府回家一路思量出一個主意來便一逕往他母舅卜



既云不是人如何肯共事想苦哥比來空了

世仁家來原來卜世仁現開香料舖方纔從舖子裡來忽見賈芸進來彼此見過了因問他這早晚什麼事跑了來賈芸道有件事求舅幫襯：我有一

件事用些冰片麝香使用好多舅：每樣賒四兩給我八月里按數送了良子

來甥舅之談如此嘆

卜世仁冷笑道

再休提賒欠一事何如前免也是我們舖子里一個夥

計替他的親戚賒兒兩良子的貨至今總未送上因此我們大家賠上立了合

同再不須替親友賒欠誰要賒欠就要罰他

二十兩良子的東道況且如今這

個貨也短你說拿現良子到我們這

推脫之辭

舖子里來買也還沒有這些

只好倒辦免去這是一二則你那里有正緊事不過賒了去又是胡鬧你只說

舅：見你一遭免就派你一遭免不是：吃的我看着也喜欢賈芸嘆道舅：

說的到干淨我父親沒的時候我年紀又小不知事後來聽見我母親說都還

虧舅：們在我們家去主意料理的喪事，難道舅：就不知道的？還是有一畝地兩間房子，如今我手里花了不成巧媳婦，做不出沒米的粥來，叫我怎樣呢？還虧是我呢，要是別的死皮賴臉，三日兩頭兒來纏，有舅：要三升米，二升豆子的舅：也就沒有法呢！卜世仁道：我的兒舅：要有，還不是該的我天：和你舅母說，只愁你沒笑，免你但兀立的起來到你大房里，就是他們爹兒們見不着，便下個氣，和他們的管家或者管事的人們嬉和：也丟了事，免管管前我出城去撞見了你們三房里的老四，騎着大馬，帶着五輛車，有四五十和尚道士，妙極，罵小人口角，羨慕之言，加倍畢肖，却又背面轉粉，往家廟去了，他那不秀能幹的事，到他了，賈芸听他詔刀的不堪，便起身告辭，卜世仁道：怎麼急的這樣？吃了飯再去罷，一句未完，只見娘子說道：你又糊塗了，說着沒有米，這里買了半斤麵。

後文方不突然石頭記筆杖全在如此樣者

來下給你吃這會子還粧胖呢留下外甥挨餓不成下世仁說再買半斤米添

上就是了他娘子便叫女孩兒銀姐往對門王奶奶家去問有錢借二三十斤

明兒就送過來夫妻兩個說話那賈芸早說了几個有知識有果斷人自是不同不用費事去的無影無踪

了不言卜家夫婦且說賈芸賭氣離了母舅家門一逕回歸旧路心下正自煩

惱可是一口氣否一邊想一邊低頭只管來不想一頭就碰在一個醉汗身上把賈芸啼了一

跳可是一口氣否聽那醉汗罵道臊你娘的瞎了眼睛碰起我來了賈芸忙要躲身早被那醉

汗一把抓住對面一看不是別人却是緊鄰倪二原來這倪二是个潑皮專放

重利債在賭博場吃酒專管打降吃酒如今正從欠錢人家索了利錢吃醉

回來不想被賈芸碰了一頭正沒好氣掄拳就要打只聽那人叫道老二住手

是我冲撞了你倪二聽見是熟人的語音將醉眼睜開看時見是賈芸忙把

這一節對水

寫生之筆

游記楊志賣手鬆了越越着嘆道原來是賣二印我該死我該死如此稱呼可知芸哥素日行止是生金魚破少兩這會子往那里去賣芸道告

刀遇後毛大本無心之漢也訴不得你平白的又討了打沒趣說說二道不妨如有什麼平的事告訴我

蟲一團看覺可是一順而來替你出氣这三街六巷也是誰有人得罪了我醉金剛倪二的街坊管叫他

好看多矣已那冬夜人离家散費芸道老二你且別氣我告訴你這原故說有便把下世二一段

脂視事告訴了倪二倪二听了大怒要不是令舅便罵不出好話來真氣死我倪

剛了二也罷你也不用愁煩我這里現有儿兩良子你若用什麼只管拿去買辦但

只一件你我作了這些年的街坊我在外頭有名放賬你却道沒有和我張過

口也不知你厭惡我是个潑皮怕了你的身分也不知是你怕我難纏利錢

重若說怕利錢這良子我是不要利錢的也不用寫文約若說怕依了你的身

分我就不敢借给你了各自走開一面說一面果然從搭包里掏出一卷良子

分我就不敢借给你了各自走開一面說一面果然從搭包里掏出一卷良子

來賈芸心下自思素倪二虽然是泼皮無賴却因人而使頗有義俠之名四字是評難得，非豪傑不

若今日不領他這情怕他燥了到恐生事不如借了他的改日加倍還他也到

罢了想畢嘆道老二你果然是個好汗我何曾不想着你和張口善淡好口齒只是我

見你所相遇交給的都是些有胆量的有作為的人似我們這等無能無為的

你到不理我若和你張口你豈肯借給我今日既蒙高情我怎敢不領回家

按例寫了文約過來便是了倪二大嘆道好處說話的人我却不領這話既

說與交結即大戶後族頭四字如何放賬給他使他的利錢既把良子借與他圖他的利錢

便不是相與交結了閑話也不必講既肯肯青目這是十五兩三錢有零的銀子

便拿去治買東西你要寫什麼文契趁早把銀子還我謀我放給那些有指望

的人使去賈芸听了一面接了良子一面嘆道我便不寫罢了有何着急的倪

便問薛金剛  
一回務吃列  
舒丹家山香  
危一付嘆  
余卅年未得  
遇金剛主緣  
不少不友  
至剛者亦不  
少惜書上未  
便歷：誰上  
苦禱是念心

二嘆道這不是話天氣黑了也不讓茶讓酒我不到那邊有点事情去你竟請  
回去我還求你帶个信兒與舍下叫我們女兒明兒一早到馬駝子王短腿家  
來我我一面說一面趨趨着脚兒去了不在話下且說賈芸偶然碰了這件事  
心中也十分罕希想那倪二到果然有些意思只是還怕他一時醉中慷慨到  
明日加倍的要起來便怎忍心內猶豫不決忽又想道不妨等那件事成了也  
可加倍還他想畢一直走到個錢舖里將那良子秤一秤十五兩三錢四分二  
厘賈芸見倪二不撒謀心下越發歡喜收了良子未至家門先到隔壁將倪二  
的信稍了与他娘子知道方回來家見他母親自在炕上拈線見他進來便向  
那去了一日賈芸恐他母親生氣便不說起上世仁的事來只說在西府里詩  
連二叔的問他母親吃了飯不曾他母親已吃過了說苗的飯在那里小了頭

# 是心事也

壬午孟夏

子拿過來與他吃那天已是掌灯時候賈芸吃了飯收拾歇息一宿無語次日一早起來洗了臉便出南門大香舖里買了水麝便往榮國府來打听賈璉出了門賈芸便往浚面來到賈璉院門前只見幾個小廝拿着大高筭帚在那里掃院子呢忽見周瑞家的從門里出來叫小廝們先別掃奶出來了賈芸忙上前笑問二孀：「那去周瑞家的道老太太：「叫想必是我什麼人願正說着只見一羣人撮着鳳姐出來了賈芸深知鳳姐是喜奉承尚排場的忙把手逼着恭敬：「搶上來請安鳳姐連正眼也不看仍往前走問他母親好怎麼不來我們這里狂：「賈芸道只是身上不大好到時常記望着孀：「要來瞧：「又不來來鳳姐笑道可是會撒謊不是我提起他來你就不說他想我了賈芸笑道姪兒不怕雷打了就敢在長輩前撒謊昨晚晚上還提起孀：「來說孀子身子

自往卜世仁處  
去已安排下的  
芸哥可用

已卯冬夜

生的單弱事情又多虧嬌子好大精神竟料理的週全要是差一丁兒的累  
的不知怎樣呢鳳姐听了滿臉是笑不由的便止了步向道這下好的你  
娘兒們在背地里嚼起我來賈芸道有原故只因我有朋友家裏有兒丁  
錢現開香舖只因他身上錫省了通判前兒選了雲南不知那一處連家眷一  
奔去把這香舖也不在這里開了便把賬物攢了一攢該給人的給人訣賤發  
的賤發了像這細貴的貨都分着送與親朋他就一共送了我些冰片麝香我  
就和我母親商量若要轉賣不但賣不出原價來而且誰家拿這些良子買這  
個你什麼便是很有錢的大家也不過使了幾分錢就挺折腰了若說送人  
也沒了人配使這些到叫他一文不值半文轉賣了因此我就想娶嬌子來往  
年間我還見嬌子大包的良子買這些東西呢別說今年貴妃宮中就是這丁



端陽節下不用說這些香料自然是比往常加上十倍去的（笑）因此想來想去只  
 孝順孀子一个人總合式方不笑遭塌這東西一边說一边將一個錦匣拿起  
 來鳳姐正是要辦端陽的節禮採買香料藥餌的時節忽見賈芸如此一來  
 听這一篇話心下又是得意又是欢喜便命豐兒接過芸哥兒的來送了家去  
 交給平兒因又說道看有你這樣好知好歹怪道你叔常提你說說話兒  
 也明白心里有見識（音官）酒知鳳姐所喜者是奉承之言打動了心不是（音鳳）賈芸  
 听這話入了（音）便打進一步來故意問道原來叔也（音）曾提我的鳳姐見問他  
 要告訴他與他管的事情那話便忙又止住心（音）下想到我如今要告訴他那話  
 到叫他有我見不得東西似的為得了這點子香就混許他管事了今兒先  
 別提起這事想畢便把派他監種花木工程的事都隱瞞的一字不提隨口說

要緊的

了兩句沒話便往賈母那里去了賈芸也不好提的只得回來因昨日見了宝

玉叫他到外書房守着賈芸吃了飯便又進來到賈母那边儀門外綺叢齋書

房里來只見焙茗鋤藥兩個小廝下象棋為奪車正辯嘴還有引泉掃花挑雲

伴鶴四五個又在房簷上掏小雀兒頑賈芸進入院內把脚一踩說道猴頭們

淘氣我來了衆小廝看見賈芸進來都統散了賈芸進入房內五遁之外名曰消探法便生在椅子上

問宝二爷沒下來焙茗道今兒沒下來二爷說什麼替你消探去說着

便出去了這里賈芸便有字畫古玩有一頓飯工夫還不見來再看別的小

廝都躲去了正是煩悶只听門前娇声嫩語的叫了一声哥賈芸往外瞧時

看是一個十六七歲的了頭生的到也細巧干净那了頭見了賈芸便抽身躲

了過去恰至焙茗走來見那了頭在門前便說道好好字是透鏡正批不着個信兒賈芸

見了焙茗也就趕了出來問怎麼焙茗道等了這一日也沒個人兒過來這  
 就是寶二爺房里的好姑娘你進去帶了信兒就說廊下的二爺來了那了頭  
 聽說方知是本家的爺們便不似先前那等回避下死眼把賈芸釘了兩眼神情是不知房中  
 那賈芸說道什麼是廊上廊下的你只說是芸兒就是了半晌那了頭冷笑了  
 一嘆依我說二爺竟請回家去有什麼話明兒在來今兒晚上得空兒我回了  
 他焙茗道這是怎麼說那了頭道他今兒也沒睡中竟自然吃的飯晚早晚  
 他又不下來難道只是要的二爺在這里等着挨餓不成不如家去明兒來是  
 正緊便是回來有人代信那都是不中用他不遇口里應着他到給代呢賈芸  
 听這了頭說話簡便俏麗待要問他的名子因是寶玉房里的又不便問只得  
 說道這話到是我明兒再來說着便往外走焙茗道我到茶去二爺吃茶再去

賈芸一面走一面頭說不吃茶我還有事呢口里說話眼睛瞧着了頭還站在  
那里呢那賈芸已<sup>一</sup>逕回家至次日來至大門前可巧遇見鳳姐往<sup>哪</sup>去請安絕  
上了車見賈芸來便命人喚住轎窗子笑道芸兒你竟有<sup>也</sup>膽子在我的<sup>作</sup>眼前弄  
鬼怪道你東西<sup>批人可怕是此等事</sup>給我原來你有事求我昨兒你叔<sup>給</sup>絕告訴我說你求他賈芸  
笑道求叔：這事孀子休提我昨兒正後悔呢早知這樣我竟一起頭求孀子  
這會子也早完了誰成望叔：竟不能的鳳姐笑道怪道你那里沒成兒昨兒  
又來尋我賈芸道孀<sup>子</sup>辜負了我的孝心我並沒有這個意思若有這個意思  
昨兒還求孀子如今孀子既知道了我到要把叔<sup>下</sup>丟下少不得求孀子好歹  
及我一點兒鳳姐冷笑道你們要揀<sup>曹標</sup>遠路兒走叫我也難說早告訴我一聲兒  
什麼不成的多大點子事就悞到這會子那園子里還要種花我只想不出一

個人來早來不早完了賈芸笑道既這樣嬌子明兒就派我子罷鳳姐半晌道這又  
個我子有着不大好奇明年正月里烟火打燭那個大宗兒下來再派你子罷賈芸  
道好嬌子先把這個派了我子罷果然這個辦的好再派我那個鳳姐笑道你到  
會拉長線子兒子罷子要子不是子你子救子冰子凍子窮子人子說子我子不子管子你子的子事子我子也子不子過子吃子了子飯子就子過子來  
你到子午子錯子的子時子候子來子領子良子子子後子兒子就子進子去子種子樹子說子畢子令子人子駕子馱子香子車子一子送子去子了  
賈芸喜不自禁來至綺叢齋打听宝玉誰知宝玉一早便往北靜王府里去了  
賈芸便呆子的子坐子到子晌子午子打子听子鳳子姐子回子來子便子寫子個子願子票子來子領子對子牌子至子院子外子命子人  
通報了彩明走了出來單要了領票進去批了良數年月一並連對牌交與了  
賈芸接了看那批上良數批了二百兩心中喜不自禁當身走到銀庫上交與  
收牌票的領了良子回家告訴母親自是母子俱個歡喜次日一個五鼓賈芸

先找了倪二將前銀按數還他那倪二見賈芸有了銀子他便按數收回不在話下這里賈芸又拿了五十兩出西門找到花兒匠方椿家里去買樹不在話

下至此便完種樹工程 一者見得趕工程原非正文不過虛描臨時光景借此以出情文二者又為避難法若不如此了必曰其樹其價怎該買定兒

抹豈不煩絮矣如今且說宝玉自那日見了賈芸曾說明日省他進來說話如此說

了之後他原是富貴公子的口角那里还把這個放在心上若進來說話兒如此說因是便是忘了了這

日不晚上忘從北靜王府里回來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回至園內換了衣服正要洗

澡襲人因被薛寶釵煩了去打結子秋紋碧痕兩個去催水檀雲又因他母親

的生日接了出去麝月又現在家中養病還有幾個作粗活听喚的了頭

估着叫不着他們都出去尋夥覓伴的頑去了不想這一刻的工夫必用一

是宝玉的房中見得時：原有人的一刻二字方只剩了宝玉在房內偏生的三字不宝玉

又有今一刻無人所謂湊巧其一也

可以

可以

要吃茶一連叫了兩三声方見兩三個老嫗走進來如文字細審一絲不落非批得出者 宝玉

見了他們連忙搖手免說罷不用你們可是宝玉口氣 老婆子們只得退出宝玉

見沒了頭們只得自己下來拿了碗向茶壺去到茶只聽背後神龍說道二爷仔細

燙了手豈能則讓我們來到一面說一面走上來早接了過去宝玉到嘴了一跳問你

在那里的忽然來了唬我一跳那了頭一面遞茶一面回說我在後院子里繞

從里間的後門進來難道二爷就沒聽見脚步响宝玉吃茶一面六丁一面是神情並

不竟仔細打量那了頭穿有几件半新不旧的衣裳到是一頭黑道道的頭髮

挽着个鬚容常臉面細巧身材却十分俏麗干淨与賈芸日中亦見不差 宝玉看了便咲問

道神情寫你他也是我這屋里的人麼妙問必如此問乃是籠絡前文 那了頭道是的宝玉道既

是這屋里的我怎麼不認得那了頭神理說便冷咲了一声道如畫認不得的也

多豈只我一個從來我又不通茶滷水拿東拿西眼面前的事一點兒不作那里

認得呢這是下情不能上達意也宝玉道你為什麼不作那眼不伏氣的事非知可了頭道這話我也難說只是有

一句話回二爷昨兒有什麼苦兒來我二爷我想二爷不得空兒便叫焙茗

回他叫他今日早起來不想二爷又往北府里去了剛說道這句話只見秋紋

碧痕唏：哈：的說笑着進來手有眼色兩個人共提着一桶水一手撩着衣裳趨趨

趨潑：撒：的那了頭便忙過去接那秋紋碧痕對抱怨你濕了我的裙子那

个又說你踹了我的鞋忽見走一个人來接水四字漸落大了頭二人看時是別人原來是

怡紅細事俱用紅二人便都詫異將水放下忙進房來東瞧西望並沒个別人只有宝玉便心

中大不自在只得預備下洗澡之物待宝玉脫了衣裳二人便帶上門出來走

到那邊房內便找小紅問他方纔在屋裏說什麼小紅道我何曾在屋裏的只

丁亥夏  
晴翁雙

怡紅細事俱用  
常筆白描是尖  
章法也



因我的手帕子不見了往後頭找手帕子去不想二爺要茶吃叫姐：們一個  
 沒有是我進去了絕到了茶姐：們便來了秋紋听了抖臉啐了一口罵道沒  
 臉的下流東西正驚叫你擡水去你說有事故到叫我們去你可等難說做這個  
 巧宗兒自寫一里一里的這不上來了難道我們到跟不上你了你也拿鏡子照照  
此句不配遞茶遞水不配碧痕道明兒我說給他們凡要茶要水送東送西的事俗們  
 都別動只叫他去便是了秋紋道這么說不如我們散了單讓他在這屋里呢  
 二人你一句我一句正鬧着只見有個老嫗：進來傳鳳姐的話說明日有人  
 帶花兒匠來種樹叫你們嚴禁此衣服裙子別混晒晾的那土上一溜都攔  
 着幃幙呢可別混跑秋紋便問秋紋明兒不知是誰帶進匠人來監工那婆子道說  
 什麼後廊下的芸哥兒秋紋碧痕听了都不知道只管混問別的話那小紅下

曉透法

見了心內却明白就知是時作况外書房所見那人了原來這小紅本姓林又是

小名紅玉

紅字切絳珠玉字則直通矣

只因玉字犯了林代玉宝玉文妙便都把这个字隱起

來便都叫他小紅原是榮國府中世代的旧僕他父母現在收管各處房田事

務這紅玉年方十六歲因分人在大觀園的時節把他便分在怡紅院中到也

清幽雅靜不想後來命人進來居住偏生這一所兒又被宝玉占了這紅玉虽

然是个不諳事的丫頭却因他原有三分容貌有三分容貌尚且不肯受屈况代玉等一千才貌者乎心

內着實妄想痴心的向上攀高爭奪者同每難說的本意在此種的要在宝玉面前現美余前批不只

是宝玉身边一千人都是難說的本意在此種能牙俐舌的那里又的下手去余前批不想今兒總有些消

息又遭秋紋等一場惡意心內早灰了一半爭名奪利者奔來一哭正悶的忽然聽見

老媽說起賈芸來不覺心中一動便悶的回至房中睡在床上黯黯盤笑

番來<sup>摸</sup>去正沒个抓尋忽听窗外低低的叫道紅玉你的手帕子我拾在这里  
 呢紅玉听了忙走出來看不是別人正是賈芸紅玉不覺的粉面含羞問道二  
 爷在那里拾着的賈芸笑道你過來我告訴你一面說一面就上來拉他那紅  
 玉急回身一跑却被門檻<sup>一</sup>絆倒<sup>是</sup>要知<sup>紅</sup>端的<sup>夢</sup>下回分解

紅樓夢寫夢章法總不雷同此夢更寫的新奇  
 不見後文不知是夢

紅玉在怡紅院為諸奴新掩亦可謂生不遇  
 情但看後四章供阿鳳驅使可知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二十五回

魘魔法姊弟逢五鬼

紅樓夢通靈遇双真

話說紅玉心神恍惚情思纏綿忽朦朧睡去遇見賈芸要拉他却回身一跑被門檻絆了一跤唬醒過來方知是夢因此奮來復去一夜無眠至次日天明方纔起來就有几个了頭子來會他去打掃房子地面提洗臉水這紅玉也不梳洗向鏡中胡乱挽了一挽頭髮洗了洗手腰內束了一條汗巾子便來打掃房屋誰知宝玉昨晚見了紅玉也就由了心若要直點名喚他來使用一則怕襲人等寒心

是宝玉心中想不是襲人妬酸

二則又不知紅玉是何等行為若好還罢了

不知好字是如

何堪答曰在何等行為四字上看便知玉免每情不情況有情者于

若不好起來那時到不好退送的因此心下

悶的早起來也不梳洗只坐着出神一時下了窻子隔窗紗緜子向外看的

真切只見好几个了頭在那里掃地都擦胭抹粉簪花插柳的八字寫不盡  
却是為觀紅

玉亦如用慶貴人家濃粧艷飾  
插金帶長的襯室淑代玉也獨不見昨兒那一个宝玉便靛了鞋晃出了房

門只粧做看花兒有屬淑这里瞧一那里望一抬頭只見西南角上遊廊底下欄杆

上似有一个人倚在那里却恨面前有一株海棠花遮着看不真切余所謂此  
甚之妙皆

從詩詞句中泛出者皆係此等筆墨也試問觀者  
此非隔花人遠天涯近乎可知上几回非余妄擬只得又轉了一步仔細一看

可不是昨兒那了頭在那里出神待要迎上去又不好去的正想着忽見碧

痕來催他洗臉只得進去了不在話下却說紅玉正自出神忽見襲人招手叫

他此處方寫出襲  
人來是襯照法只得走上前來襲人笑道我們这里的噴壺還沒有收什了

來呢你到林姑娘那里去把他們的借來使一紅玉答應了便走出來往瀟湘

館去正走上翠烟橋抬頭一望只見山坡上高处都是攔着幃幙方想起今兒有匠役在里頭種樹因轉身一望只見那邊遠處一簇人在那里掘土賈芸正坐在那山子石上紅玉待要過去又不敢過去只得向的向瀟湘館取了噴

壺回來無精打彩自向房內倒省衆人口說他一時身上不爽快都不理論

到此一頓 眼眼過了一日 必云眼眼過了一日者是反襯 原來次日就是王子

騰夫人的壽誕那里原打發人來請賈母王夫人的王夫人見賈母不自在也

便不去了 所謂一筆 到是薛姨媽同鳳姐兒並賈家四个姊妹寶釵黛玉一齊

都去了至晚方面可巧王夫人見賈環下了李金兒他來抄个金剛咒用金剛咒五鬼法唸

賈環正在王夫人炕坐着小人乍得意 一時又叫

彩雲到杯茶來一時又叫玉釧兒來剪蠟花一時又說金釧兒擋了灯影衆

此等世俗之言

亦因人而用妥

極當極

壬午孟夏

兩寒

晴窗

了。好們素日厭惡他都不答理。只有彩霞還和他合的來。暗中又伏一到了一

鐘茶來。遞與他。因見王夫人和人說話。他便悄悄的向賈環說道：「你安些分罷。」

何苦討這個厭。那個厭的賈環道：「我也知道了。你別哄我。如今你和宝玉好。把

我不答理。我也看出來了。彩霞咬有嘴唇。向賈環頭上戳了一指頭。說道：「沒良

心的狗咬洞賓。不識好人心。」

風月之情。皆係彼此業障所牽。與云惺惺惜惺惺。但亦從業障而來。蠢婦配才。即世間固不少。然猶在舉村夫者。猶多所謂業障牽魔。不在才

貌之論。兩人正說着。只見鳳姐來了。拜見過王夫人。王夫人便一長一短的問他

今兒是。那几位堂客。戲文好。多酒席。如何。爭語說了不多。凡句話。宝玉也來了。

進門見了王夫人。不過規矩。說了凡句。

是大家子弟模樣

便命人除去抹額。脫了

袍服。拉了靴子。便一頓滾在王夫人怀里。王夫人使用手滿身滿臉。摩娑撫

弄他。普天下幼年喪母者。齊來一哭。

宝玉也撇着脖子。說長道短的。王夫人道：「我的兒。你



又吃多了酒臉上滾熱你还只是揉握揉一會子鬧上酒來快不再那里靜性的倒躺  
一會子呢說着便叫人拿个枕頭來宝玉聽說下來在王夫人身後倒下又叫  
彩霞來替他拍着宝玉便和彩霞說笑只見彩霞淚的不大答理兩眼睛只  
向賈環處看宝玉便拉他的手笑道好姐：你也理我理兒呢一面說一面拉  
他的手彩霞奪手不肯便說再鬧我就嚷了二人正鬧着原來賈環听的見素  
日原恨宝玉如今又見他和彩霞鬧心中越發按不下這口毒氣虽不敢明言  
却每：暗中笑計只是不得下手今見相离甚近便要用熱油燙瞎他的眼睛  
因而故意粧作失手把那一盞油汪汪的蠟燈向宝玉臉上只一推只听宝玉  
啜啜了一声滿屋裡衆人都唬了一跳連忙將地下的檯燈檯挪過來又將里外  
間屋的燈拿了三四盞看時只見宝玉滿臉滿頭都是油王夫人又急又氣一

面命人來替宝玉擦洗一面又罵賈環鳳姐三步兩步的上炕去替宝玉收拾  
着為下一面嘆道老三還是這為下麼慌脚是鴉的我說你上不得高招板趙姨娘時常也  
誡教道：他一句話提醒了王夫人那王夫人不罵賈環便叫過趙姨娘來  
罵道養出這樣惡不知道理下流種子來也不管：几番几次我都不理論  
你們得了意了越發上來了那趙姨娘素日也雖然常懷嫉妬之心不忿鳳姐  
宝玉兩個也不敢露出來如今賈環又生了事受這場惡氣不但吞聲承受而  
且還要走去替宝玉收什只見宝玉左边臉上燙了一溜燎炮出來幸而眼睛  
竟沒動王夫人看了又是心疼又怕明日賈母問怎麼回答急的又把趙姨娘  
數落一頓總是為楔第五  
鬼一回文字然後又安慰了宝玉一回又命取敗毒消腫藥來敷  
上宝玉道有此疼还不妨事明兒老太太問就說是我自己燙的罷了鳳姐

為五鬼法作  
耳非泛文也

兩箇

笑

兩快杯

道便說是自己燙的也要罵人為什麼不小心看者叫你燙了橫豎

有一場氣生的到明兒憑你怎麼說去罷

杯極總是調唆口

王夫人命人好生

送了宝玉回房去後襲人等見了都慌的了不得林黛玉見宝玉出一天門就

覺悶的沒個可說話的人至晚正打發人來問了兩三遍回來不曾這遍方

終回來又偏生燙了林黛玉便趕着來瞧只見宝玉正拿鏡子照呢左邊臉上

滿的敷了一臉的藥林黛玉只當燙的十分利害忙上來問怎麼燙了要

瞧：宝玉見他來了忙把臉遮有搖手叫他出去不肯叫他看知道他的癖性

喜潔見不得這些東西

寫宝玉文字此奇方是正紫筆墨

林黛玉自己也知道自已也有這件

癖性

寫林黛玉文字此奇方是正紫筆墨故二人文字出多如此奇

知道宝玉

的心內怕他嫌臟

將二人一並真寫他二人之心玲瓏七竅

因嘆道我瞧：燙了那里了有什麼

遮着藏首的一面說一面就湊上來強揪着脖子瞧了一瞧問他疼的怎麼樣  
宝玉道也不狠疼養一兩日就好了林代玉坐了一回悶悶的回房去了一宿  
無語次日宝玉見了賈母雖然自己稱認是自己燙的不與別人相干免不了  
那賈母又把跟從的人罵一頓此原非正文  
改作：寫去過了一日就有宝玉寄名的干娘  
馬道婆進崇國府來請安見了宝玉唬一大跳問起原由說是燙的便點頭  
嘆息一回向宝玉臉上用指頭畫了一畫口內嘟囔：「一段無倫無理信口開合的說  
道管保就好了這不過是一時飛沫又向賈母道祖宗老菩薩那里知道那經  
典佛法上說的利害大凡那王公卿相人家的子弟只生長下來暗里便有  
許多促狹鬼跟着他得空便搗他一下或掐他一下或吃飯時打下他的飯碗  
來或走着推他一跤所以往日的這些大家子孫多有長不大的賈母听如此

說便趕着問這有什麼佛法解釋沒有呢馬道婆道這個容易只是他多作些替因果善事也就罷了再那經上還說西方有位大光明普照菩薩專管照耀陰暗邪崇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虔心供俸者可以永佑免孫康寧安靜再無驚恐邪崇撞客之災賈母道到不知怎麼個供俸這位菩薩馬道婆道也不值些什麼不過除香燭供養之外一天多添几斤香油點上個大海灯這海灯便是菩薩現身法像晝夜不敢息的賈母道一天一夜也得多少油明白告訴我；也好作這件功德的馬道婆听如此說便嘆道這也不拘隨施主菩薩們随心像我家里就有好几处的王妃誥命供俸的南安郡王府里的太妃他許多的愿的心賊婆先用火鋪排之大一天是四十八斤油一斤灯草那海灯也比缸畧小些錦田度的誥命有次一等一天不過二十四斤油再还几家也有五斤的三斤的一斤的都不拘

點頭思忖是  
量事之大小  
非吝嗇也

壬午夏雨密

時勢

數那小家子窮人家捨不起這些就是四兩半斤也少不得替他點費母听了  
點想忖馬道婆又道還有一件若是為父母尊親長上的多捨些不妨若是像  
如祖數語杖之使太君必心悅誠服愿行賤婆廢我作堵許多心批莫手  
老祖宗如今為宝玉若捨多了到不好還怕哥兒禁不起到折了福也不当家  
寫也  
花的要捨大則七斤少則五斤也就是了賈母說既是這樣說你便一日五  
斤合準了每月打躉來園了去馬道婆念一声阿彌陀佛慈悲大菩薩賈母又  
命人來吩咐已後大凡宝玉出門的日子拿几串錢交給他小子們帶着遇見  
僧道穹苦好捨說畢那馬道婆又坐了一回便又往各院各房向安閑做了一  
回一時來至趙姨媽房內二人見過趙姨媽命小子頭倒了茶素與他吃馬道  
婆因見炕上堆有些零碎綉緞灣角趙姨媽正粘鞋呢馬道婆道可是我正  
見者有分是也  
沒了鞋面子了趙奶：你有零碎假子不拘什麼顏色的美一双鞋面給我趙

姨娘聽說便嘆口氣說道你瞧：那里頭還有那一塊是成樣的成了樣的東西也不能到我手里來有的沒的都在這里你不嫌就挑兩塊子去馬道婆見說果真便挑了兩塊袖將起來趙姨娘問道前日我送了五百錢去藥王跟前上供你可收了沒有馬道婆道早已替你上了供了趙姨娘嘆口氣道何弥陀佛我手里但九疋容些也時常的上個供只是心有餘力量不足馬道婆道你只管放心將來熬的環哥兒大了得個一官半職那時你要作多大的功德不能趙姨娘聽說鼻子里嘆了一声說道罷：再別說起如今就是個樣兒我們娘兒們跟的上這屋里那一個兒也不是有了寶玉竟是得了活龍他還是小狹子家長的得人意見兒大人佈疼他些也還罷了我只不伏這活兒個主兒一面說一面伸出兩個指頭兒來馬道婆會意便問道可是璉二奶：趙姨娘啼的忙

搖手免走到門前掀簾子向窗外看：無人方進來向馬道婆悄悄說道：不  
得了不得提起這個主兒這一分家私要都不都他搬送到娘家去我也不是  
個人馬道婆見他如此說便探他口氣說道我不用你說難道都着不出來也  
亏你們心里也不理論只憑他去到也妙趙姨娘道我的娘不憑他去難道誰  
还敢把他怎麼樣呢馬道婆聽說裏一嘆半响說道不是我說句造孽的  
話你們沒有本事也難怪別人明不敢怎樣暗里也就笑計了還等到這如今  
趙姨娘聞言可畏可怕聽這話里有道理心內暗：的歡喜便說道怎麼暗里笑計我到有  
這個意思只是沒這樣的能幹人你若教給我這法子我大的謝你馬道婆  
聽說這話打聽了一處便又故意說道阿彌陀佛你快休問我：那里知道這  
些事罪過：趙姨娘道你又來了你是最肯濟困扶危的人難道就眼睜：



的看人家來擺布死了我們娘兒兩個不成難道還怕我不謝你馬道婆聽說如此便嘆道若說我不忍叫你娘兒們受人委曲還由何若說謝我的這兩個字可是你錯打笑盤了就便是我希圖你謝靠你有些什禮東西能打動我趙說姨法娘可聽怕這話可口氣松動了便說道你這么個明白人怎么糊塗起來了你若果然法子靈驗把他兩個絕了明日這家私不怕不是我環兒的那時你要什麼不得馬道婆听了低了頭半晌說道那時候事情妥了又無憑憑你还理我呢趙姨娘道這又何難如今我虽手里沒什麼也零碎攢了几兩梯已還有几件衣服簪子你先拿些去下剩的我寫個欠良子文契給你、要什麼保人也有那時我照數給你馬道婆道果然這樣趙姨娘道這如何還撒得說說自便叫過一個心服婆子來耳根底下戚、喳、說了几句話那婆子出去了一時回

所謂狐羣狗黨是也七族所在不免看官自眼

來果然寫了個五百兩欠契來趙姨娘便印了手模走到厨櫃里將梯已拿了

出來與馬道婆看：白花的一堆銀子又有欠契並不顧青紅皂白滿口里

應着伸手先去抓了銀子搜起來然後收了欠契又向褲腰里掏了半晌掏出

十個紙餃的青面白髮的鬼來並兩個紙人遞與趙姨娘又悄的教他道把

名乾兒一樣下此毒他兩個的年庚八字寫在這兩個紙人身上並五個鬼都掖在他們各人的

床上就完了我只在家里作法自有效驗千万小心不要害怕正總說着只見

即賈母之神在王夫人的了環進來我道奶：可在这里太：待你呢二人方散了不在話下

却說林代玉因見宝玉近日燙了臉搥不出門到時常在一處說：話免這日

去君豈能防懂這飯後看了兩遍書自覺無趣便同紫鵲雪雁做了一回針線更覺煩悶便倚首

房門出了一回神 信步出來看塔下新進出的稚筭不齊出

病作者一序婆

所謂閑倚綉房 吹柳絮是也

心不避嫌疑特着全用画家筆意寫法了院門一望園中四顧無人惟見花光柳影鳥語溪聲林代玉信步便往怡紅

寫出使看官再四院中只見幾個丫頭盥水都在迴廊上圍着看画眉洗澡呢聽見房內有咳

恩之慎之戒之戒院中聲林代玉便入房中看時原來是李宮裁鳳姐宝釵都在这里呢一見他進來

之院中都笑道这不又來了一個林代玉笑道今兒齊全誰下帖子請來的鳳姐道前

免我打發了丫頭送了有照應兩瓶茶葉去你往那去了林代玉笑道我可不是到忘了我

多謝看金真記鳳姐又笑道你嚐了可还好不好沒有說完宝玉便說道論理可到

罷了只是我說不大甚好也不知別人嚐着怎麼樣宝釵道味到輕只是顏色

之文乙酉冬雪不大好些鳳姐道那是暹羅進貢來的我嚐着也沒什麼趣兒还不如我每日

吃的呢林代玉道我吃着好不知你們的脾胃是怎樣宝玉道你果然愛吃把

我這個你拿了去吃罷鳳姐笑道你要愛吃我那里還有呢林代玉道果真的

晴笏老人

二室答言是補  
出諸艷俱領過

之文

晴笏老人

我就打發了頭取去了鳳姐道不用取去我打發人送來就是了  
我明兒還有一件事求你一同打發人送來林代玉听了笑道你們听  
这是吃了他們家一點子茶葉就來使喚了鳳姐道求你到說這  
些閑話吃茶飲酒的你既吃了我們家的茶怎麼還不給我們家  
作媳婦衆人听了一齊都笑起来林代玉紅了臉一聲兒不言語便回過頭去了李宮裁笑向宝釵道直有我們二  
婦子的詼諧是好的林代玉道什麼詼諧不過是貧嘴賤舌討人厭惡罷了說  
着便啐了一口鳳姐笑道你别作夢你替我們家作了媳婦少什麼指宝玉道  
你瞧人物兒門第配不上根基配不上家私配不上那一點還玷辱了誰呢  
林代玉指身就走宝釵便叫蕈兒急了还不回來坐着走了到沒意思說着便  
站起來拉住剛至房門前只見趙姨娘和周姨娘兩個人進來瞧宝玉李宮裁

代玉念佛是  
吃茶之語在  
心故也然暮  
寫神妙一絲不  
漏如此已如冬夜

寶釵寶玉等都讓他兩個坐獨鳳姐只和林代玉說笑正眼不看他們寶釵方  
欲說話時只見王夫人房內的丫頭來說舅太太來了請奶奶姑娘們出去呢  
李宮裁听了連忙叫着鳳姐等走了趙周兩個忙辭了寶玉出去寶玉道我也  
不能出去你們好歹別叫舅母進來又道林妹你且先略站一站我說一句話  
鳳姐听了回頭向林代玉嘆道有人叫你說話呢說着便把林代玉往里一推  
和李執一同去了這里寶玉拉着林代玉的袖子只是嘻嘻的嘆心里有話只  
是口里說不出來此時林代玉只是禁不住把臉紅漲了掙着要走寶玉道  
我自代玉看書起時這里寶玉拉着林代玉的袖子只是嘻嘻的嘆心裏想道  
愛的好頭皮林代玉道讀阿彌陀佛寶王大叫一聲我要死將身一縱倒地跳  
有三四尺高口內亂嚷亂叫說起胡話來了林代玉並了頭們都嚇慌了忙去  
報知王夫人賈母等此時王子騰的夫人也在这里都一齊來時寶玉亦發拿

刀弄杖弄死覓活的鬧得天翻地覆賈母王夫人見了啼的料衣而顫且免一聲肉一聲放聲慟哭于是驚動諸人連賈赦邢夫人賈琮賈政賈璉賈蓉賈

芸賈萍薛姨娘薛蟠並周瑞家的一干家中上下里外眾媳婦了

頭等都未園內看視登時園內亂麻一般正沒個主見只見鳳姐手持一把明

晃被作指概刀砍進園未見雞殺雞見狗殺狗見人就要殺人此處為用雞犬然輝煌富麗非他家之常

也雞犬聞：始為免孫千年之業故于此眾人慌了周瑞媳婦忙帶着幾個有

力量的胆壯的婆娘上去抱住奪下刀未招回房去平免豐免等哭的泪天泪

地賈政等心中也有些煩難顧了這里丟不下那里別人慌張自不必講独有

薛蟠更比諸人忙到十分去又恐薛姨媽被人擠倒又恐薛寶釵被人照見又

恐看菱被人燥皮知道賈琮等是在女人身上做工夫的因此忙的不堪忽一

眼瞥見了林代玉風流婉轉已酥倒在那里忙中寫得真大當下眾人七言八

語有的說請端公送崇的有的說請巫婆跳神的有的又荐玉皇閣的張真人

種：宣騰不一也曾百般醫治祈禱問卜求神皆無效驗堪：日落王子騰夫

人告辭去後次日王子騰也來瞧問接着小史侯家邢夫人弟兄輩並各親戚

眷屬都來瞧看也有送符水的也有荐僧道的總不見效他叔嫂二人愈發糊

塗不省人事睡在床上渾身火炭一般口內無般不說到夜晚間那些婆娘媳

婦丫頭們都不敢上前因此把他二人叔嫂都抬到王夫人的上房內夜間派了賈

芸帶着小廝們捱次輪班看守賈母王夫人那夫人薛姨娘守寸地不離只圍

着乾哭此時賈赦賈政又恐哭坏了賈母日夜熬油費火鬧的人口不安也都

沒了主意賈赦還各處去尋僧覓道賈政見不靈效着四字寫得老矣寔懊惱因阻賈赦道犯

女之數皆由天命非人力可強者他二人之病出于不意百般醫治不效想天  
人自應如此也意諛如此也只好由他們去罷賈赦也不理此話仍是百般忙亂那里見些效  
驗者：三日光陰那鳳姐和宝玉倘在床上亦發連氣都將沒了合家人口無  
不慌都說沒了指望忙着將他二人的後世的衣服都治備下了賈母王夫人  
賈璉平兒襲襲這几個人更比諸人哭的忘食費寢覓死尋活趙姨娘賈  
环等自是稱愿補明趙姬進怡到了第四日早晨賈母等正圍着宝玉哭時  
只見宝玉睜開眼語不驚人死不休也道：「今已後我可不在你家了快收拾了打發我走罷賈  
母听了這話如同摘心去肝一般趙姨娘在傍劝道：「老太太也不必過于悲痛  
哥兒已是不中用了不如把哥兒的衣服穿好讓他早些回去也免些苦只管  
捨不得他這口氣不斷他那世里也受罪不安生這些話沒說完被賈母照臉



啐了一口唾沫罵道爛了舌頭的混帳老婆誰叫你來多嘴多舌的你怎麼知道他在那世里受罪不安生怎麼見得不中用了你愿他死了有什麼好處你

別做夢他死了我只和你們要命素日都不是你們調唆著逼他寫字念書

所謂溺愛者不明然天生必有是一段文字的把膽子唬破了見了他老子不像個避貓鼠兜都不是

你們這起娼婦調唆的這會子逼死了你們遂了心我饒那一個一面罵一面

哭賈政在傍聽見這些話心里越發難過便喝退趙姨娘自己上床委宛解劝

一時又有人來回說兩口棺槨都做齊了請老令出去看賈母听了如火上澆

油一般便罵是誰做了棺槨一疊声只叫把做棺材的拉來打死正鬧的天翻

地覆沒個開交尸間得穩緣着他不能受這氣勉勉強強解解孽孽菩薩有那

人口不利家宅顛傾或逢凶險或中邪祟者我們善能醫治賈母王夫人听

見這些話那里还耐得住便命人去快請進來賈政雖不自在耐賈母之言如何違拗想如此深宅何得听的這樣真切心中亦希罕命人請了進來眾人舉目看時原來是一個癩頭和尚與一個跛足道人

僧因鳳道因玉  
一絲不亂

見那和尚是怎的模樣

臍如懸膽兩眉長

目似明星蓄寶光

破衲芒鞋無住跡

臉頰更有滿頭瘡

那道人又是怎生模樣

一足高來一足低

渾身帶水又拖泥

相逢若問家何處

却在蓬萊弱水西

賈政問道你道友二人在那廟焚修那僧嘆道長官不須多話因聞得府上

薛俗套法

人口不利故特來醫治賈政道到有兩個人中邪不知你們有何符水那道人  
 笑道你家現有希世奇珍如何還問我們有符水賈政听這話有意思心中便  
 動了口說道小兒落草時垂帶了一塊宝玉下來上面說能除邪祟誰知竟不  
 靈驗那僧道長官你那里知道那物的妙用只因他如今被捧喝之聲聲色貨利所迷石  
 能速可知其害不小現者故不靈驗了讀書者現之 你今且取他出來待我們持頌  
 持頌只怕就好了賈政听說便向宝玉頂上取下那玉來遞與他二人那和尚  
 接了過來擎在掌上長嘆一聲道正點題大荒山手捧時語青埂以別眼眼已過十三載矣人世光陰如  
 此迅速塵緣滿日若似彈指見此一句令人可嘆可可羨你當時的那段好  
 處

天不拘兮地不羈

心頭無喜亦無悲

却因煅煉通靈後

便向人間覓是非

所謂越不神明越快活是也

可歎你今日這番經歷

粉漬脂痕汚宝光

綺籠晝夜困鴛鴦

沉酣一夢終須醒

寬孽債清好散場

又是一番煨煉為得不成佛作祖

念畢又摩美一回說了些痴話遞與賈政道此物已灵不可褻瀆懸于臥室上

檻將他二人安一屋之內除親身妻母外是要緊話是可不馬云套話不可使陰人冲犯三十三日之後包

管身安病退復旧如初說回頭便走了賈政赶自还說話讓二人坐了吃茶要

送謝礼他二人早已出去了賈母等还只管着人去赶那里有個踪影少不得

依言將他二人就安放在王夫人臥室之內將玉懸在門上王夫人親身守着

不許別個人進來至晚間他二人竟漸肯所持論故有生矣醒來說腹中飢餓賈母王夫人如得

迎灵至除邪全  
都百回只此一見  
何得再言僧道  
疑迹虛寔幻筆  
幻想寫幻人于幻  
大也 壬午夏多雨意

通靈玉所願和  
南二偈即刻靈岩  
抵却前回若干  
歲子及語錄談  
鋒偈子正所謂  
物各有主也  
嘆不能得見空  
玉懸崖撒手文  
字為恨

丁亥夏  
晴笈雙

昊天罔極之恩如何得報哭殺幼而喪父母者

了珍寶一般旋熬了米湯來與他二人吃了精神漸長邪祟稍退一家子總

把心放下來李宮裁並賈府三艷薛寶釵林黛玉平兒襲人等在外間听信息

間得吃了米湯省了人事別人未開口林黛玉先就念針對病時一聲一聲阿彌陀佛薛寶

釵便回頭看了半日喚的一聲笑衆人都不會意賈惜春道宝姐：好：的咲

什成宝釵咲道我咲如來佛比人还忙又要講經說法又要普渡衆生這如今

宝玉鳳姐：病了又燒香還愿賜福消災今統好些又管林姑娘的姻緣了甞

忙的可笑不可笑林黛玉不覺的紅了臉啐了一口道你們這起人不是好人

不知怎成死再不跟着好人學只跟着鳳姐貧嘴爛舌的學一面說一面捧簾

子出去了不知端詳且听下回分解

此回書因才幹畢竟去露引出事來作者頗心為世之棄竟人為鑑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二十六回

蜂腰橋設言傅心事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話說寶玉養過了三十三天之後不但身體強壯亦且連臉上瘡痕平服仍回大觀園內去這也不在話下且說近日寶玉病的時節賈芸帶着家下小廝坐更看守晝夜在這里那紅玉同衆丫頭也在這里守着寶玉彼此相見多日都漸：混熟了那紅玉見賈芸手里拿着手帕子到像是自己從前帶的待要問他又不好問的不料那和尚道士來通用不着一切男人賈芸仍種樹去了這件事待要放下心內又放不下待要問去又怕人情疑正是猶豫不決神鬼不定之際忽聽窗外問道姐：在屋裏沒有紅玉聞听在窗眼內望外一看原來

經看他偏不安心又偏有許多回文神是補遺

是本院的個小了頭名叫佳蕙的因答說在家里你進來罢佳蕙听了跑進來

就坐在床上笑道我好造化絕剛在院子里洗東西宝玉叫往林姑娘那里送

前文有言 茶葉又代井 花大姐：交給我送去可巧老太：那里給林姑娘送錢來正

此等小事是回旌分給他們的了頭們呢見我去了林姑娘就抓了兩把給我也不知多少你替

大家園中常情 我收省便把手帕子打開把錢到了出來紅玉替他一五一十的數了收起佳

今特為暴費錢 奴寫來作筆一蕙道你這一程子心里到的覺怎麼樣依我說你竟家去住兩日請一個大夫

笑 來瞧：吃兩劑藥就好了紅玉道那里的話好：的家去作什麼佳蕙道我想

起來了林姑娘生的弱是補藥時常他吃藥你就和他要些來吃也是一樣閑言中敘

弱草蛇 紅玉道胡說藥也是混吃的佳蕙道你這也不是個長法見又懶吃懶

喝出妙的終久怎樣紅玉道怕什麼還不如早些免死了到干淨佳蕙道好的

壬午夏雨寒



怎麼說這些話紅玉道你那里知道我心裏的事佳蕙道我想了會子可也怨

不得這個地方難站就像昨兒老太是補寫否因宝玉病了這些日子就跟着伏侍的

這些人都辛苦了如今身上好了各處還完了是補寫否愿叫把跟着的人都按着詩兒

賞他們我們笑年紀小上去我也不抱怨像你道泊心病怎麼也不美在里頭我心里

就不服罷人那怕他得十分兒也不惱他却論公論方見襲卿身分原該的說良心話誰还敢比他呢別

說他素日殷勤小心便是不放勤小心也拚不得可氣晴雯綺霞他們這幾個

都笑在上等里去仗着老子娘的臉面衆人到捧着他去你說可氣不可氣紅

玉道也不犯着氣他們俗語說的好千里搭長棚沒有個不散的筵席此時罵出此等

言語令人頂淚誰守誰一輩子呢不過三年五載各人幹各人的去了那時誰還管誰

呢這兩句話不覺不但佳蕙批書者初下矣感動了佳蕙的心腸由不得眼睛紅了又不好意思好端的

玉一腔委曲怨憤

心身在怡紅不能

必志看官勿錯認

却甘免害相思也

巳卯冬

獄神審問有

蕭雪紅玉一大

回文字惜迷

尖字揭嘆

丁亥夏

時笏叟

哭只得免強笑道你這話說的却是還是補文昨兒宝玉還說明兒怎樣收拾房子怎

麼樣做衣裳到像有几百年的熬煎却是小女兒口中無味之談紅玉听了冷

笑了兩声方要說話文字又頓只見一個未留頭的小丫頭子之進來手里拿着

些花樣子並兩張紙說道這是兩個樣子叫你描出來呢說着向紅玉擲下回

身就跑了紅玉向外問道是誰的也等不的說完就跑誰蒸下饅頭等自

你怕冷了不成那小了頭在窗外只說得一聲是綉大姐又是誰心裏的抬起腳來咕咚

咕咚又跑了紅玉便賭氣把那樣子擲在一邊向抽屜內找筆找了半天都是

禿了的因說道前兒一枝筆放在那里現在樓下怎取不來想不起來一面說着一面

出神總是想了一会方笑道是了前兒晚上驚兒拿拿了去了便向佳蕙道你

替我取了來佳蕙道花大姐還等着我替他抬箱子呢你自己取去罷

裝人身分

紅玉道他等着你你还坐着閑打牙兒我不叫你取去他也不等着你了壞透  
了的小蹄子說着自己曲折再四方逼出正女來便出房來出了怡紅院一逕往寶釵院內來劉玉沈芳

亭畔只見寶玉的奶娘李媽奇文真令人不得机閱從那邊走來紅玉立住喚問道李

奶奶你老人家那去了怎打這里來李媽媽站住將手一拍道你說：好的

又看上來了那個種樹的什麼雲哥兒雨哥兒的奇文神文這會子逼着我叫

了他來明兒叫上房里聽見可又是不好紅玉笑道你老人家當真的就依了

他去叫了是這心語李媽媽的口氣道可怎麼樣呢紅玉笑道那一個要是

知道好多就回不進來總是是私心語神妙李媽道他又不知為什麼不進來紅玉

道既是進來你老人家該同他一齊來回來叫他一個人亂碰可是不好呢是

私心語要直問又不敢只用這等語慢的套出有神理李媽道我有那樣工夫和他走不過告訴了他

回來打發個小了頭子或是老婆子帶進他來就完了說有柱着那拐仗一逕

去了紅玉聽說便站着出神且不去取筆恐是不言神情一時只見一個小了

頭子跑來見紅玉站在那里便問道林姐：你在这里作什麼呢紅玉抬頭見

是是小了頭子墜死者贅也墜死者贅也人生天地間已是贅

進是芸二爺來說有一逕跑了這里紅玉剛走至蜂腰橋門前只見那邊墜兒引

着賈芸來了不說紅玉不走亦不說走只說到三字可知紅玉有私心矣若說出必定不走必定走則文字死板亦且稜角過露非寫女兒之筆也

那賈芸一面走一面拿眼把紅玉一溜那紅玉只粧着和墜兒說話也把眼去

一溜賈芸四目相對時紅玉不覺臉紅了看官至此須掩卷細想上三十四回中篇篇句：點紅字處可與此處想如何

一扭身往蘅蕪苑去了不在話下這里賈芸隨着墜兒逶迤來至怡紅院中墜

兒先進去面明了然後方領賈芸進去賈芸看時只見院內略：有儿點山石

種着芭蕉那邊有兩支仙鶴在松樹下剔翎一溜迴廊上吊着各色籠子各色仙禽異鳥上面小小五間抱厦一色雕鏤新鮮花樣隔扇上面懸有一個匾額

四个大字題道是怡紅快綠賈芸想道怪道叫怡紅院原來匾上是怎樣四个

字傷哉眼眼便紅正想着此女若落俗套點睛只見里面隔扇忽子咲說道快進來罢我怎麼

就忘了你兩三個月賈芸听的見是宝玉的聲音連忙進入房內抬頭一看只見

金碧輝煌器皿文章閃灼陳設却看不見宝玉在那里一回頭只見左边立有

一架大穿衣鏡從鏡後轉出兩個一般大的十五六歲的了頭來說請二爺裡

頭屋裏坐賈芸連正眼也不敢看連忙答應了又進一道碧紗厨只見小小一

張填漆床上懸着大紅銷金撒花帳子宝玉穿自家常衣服靴鞋倚在床上

拿着本書看見他進來將書擲下早堆有咲立起身來賈芸忙上前請了安

未敢鬆落

思將余比作叙翠等乃一知也余何幸也一笑

玉讓坐便在下面一張椅子上坐了宝玉笑道只從那個月見了你我叫你往

書房里來誰知接連許多事情就把你忘了賈芸笑道總是我沒福偏

又遇着叔身上欠安叔如今可大安了宝玉道大好了我到聽見說你辛

苦了好几天賈芸道也是該當的叔大安了也是我們一家子發了天笑

只見有了了奴端了茶來與他那賈芸口里和宝玉說有話眼睛却留在那

玉之挑身材容長臉面穿着銀紅袄兒青緞背心白綾細摺裙不是別个却是

好細挑身材容長臉面穿着銀紅袄兒青緞背心白綾細摺裙不是別个却是

當是那賈芸口裡實玉病了几天他在裡頭混了兩日他都把那有名人口都

記了一半一路愁是賈芸是个有心人一絲不乱他也知道襲人在宝玉房中比別个不同今見

他端了茶來宝玉又在傍邊坐着便忙站起來笑道姐怎麼替我到起茶來

總寫賈芸乖竟一絲不乱

我來到叔這里又不是客讓我自己到罷  
宝玉道你只管坐

看罢了頭們跟前也是這樣賈芸笑道雖如此說叔：房里姐：們我怎敢

放肆呢一面說一面坐下吃茶那宝玉便和他說此沒要緊的散話妙極是極况宝玉又

有何正緊又說道誰家的戲子好誰家的花園好又告訴他誰家的了頭標誰家的了頭標

誰家的酒席豐盛又是誰家有奇貨又是誰家有異物几个誰家自北靜王公侯駙馬諸大家包括盡

矣寫盡統袴口角脂硯齋再草那賈芸口里只得順着他說：了一会見宝

玉有些懶：的了便起身告辞宝玉也不甚留只說你明兒向了只管來仍命

小了頭子隆兒送他出去出了怡紅院賈芸見四顧無人便把脚慢：停有些

走口里一長一短和隆兒說話先問他几歲了名子叫什麼你父母在那一行

上在宝叔房內几年了漸：入一介月多少錢共總宝叔房內有几女孩子那

隆兒見問便一樁：的都告訴他了賈芸又道總到那个與你說話的他可是

叫小紅墜兜笑道他到叫小紅你向他作什麼賈芸道方纔他向你什麼手帕子我到揀了一塊墜兜听了笑道他問了我好几遍可有看見他的帕子我有那麽大工夫管這些事今兜他又問我他傳字正文此處姑露說我替他找着了他还謝我呢纔在衡蕪苑門口說的二爺也聽見了不是我撒謊好二爺你既揀了給我罷我看他拿什麼謝我原來上月賈芸進來種樹之時便揀了一塊羅帕便知是所勝在園內的人失落的但不知是那一個人的故不敢造次今聽見紅玉問墜兜便知是紅玉的心內不甚喜幸又見墜兜追索心中早得了主意便向袖內將自己的一塊取了出來向墜兜笑道我給是給你你若得了他的謝禮不許瞞着我墜兜滿口里答應了接了手帕子送出賈芸回來找紅玉不在話下至此頓

校清之甚原非書中正  
文之人寫來潤色耳

如今且說宝玉打發了賈芸去後意思懶懶的歪在床上



似有朦朧之態襲人便走上來坐在床沿上推他說道怎又要睡覺悶的狠

你出去狂不是不答上文妙極寶玉見說便拉他的手笑道我要去只是捨不得你襲人跌

道快起來如字罷一面說一面拉了寶玉起來寶玉道可往那去呢怪膩煩的

襲人道你出去了就好了只管這成歲越發心里煩膩寶玉無精打彩的只

得依他愧出了房門在迴廊上調弄了一回雀兒出至院外頰有沁芳溪看了

一回金魚只見那邊山坡上兩隻小鹿輸也似的跑來寶玉不解其意正自納

悶只見賈蘭在後面拿着一張小弓追了下來一見寶玉在前面便站住了笑

道二叔：在家里呢我只當出門去了答的何其唐皇正大行其坦然之意寶玉道你又淘氣了好好的射他作什

麼賈蘭笑道這會子不念書闲着作什麼所以演習像五卷騎射寶玉道把牙栽

了那時快不演呢說着頰有脚一趔來至一个院門前只見鳳尾森：龍吟細

與後文落葉蕭、寒烟原無意

三字此出是見真出無意

細漢：一對可傷可嘆 舉目望門上一看只見匾上寫着滿湘館三字宝玉

信步走入只見湘簾垂地悄無人声走至窓前竟得一縷幽香從碧紗窓中暗

暗透出宝玉便將臉貼在紗窓上往裡看肘耳內忽听未曾看見先听見有神理得细细的

長嘆了一声道每日家情思睡昏：宝玉听了不覺內癢將起來再看時只見

代玉在床上伸懶腰有神理真：宝玉在窓外笑道為甚么每日家情思睡昏

昏一面說一面掀簾子進來了林代玉自覺忘情不覺红了臉拿袖子遮了臉

翻身向裡粧睡首了宝玉倦走上來要搬他的身子只見代玉的奶娘並两个

婆子却跟了進來說妹：睡覓呢等醒來再清來剛說着代玉便翻身坐了起

來笑道誰睡覓呢妙極可知代玉是怕宝玉去也那两三个婆子見代玉起來便笑道我們只

當姑娘睡首了說有便叫紫鵲說姑娘醒了進來伺候一面說一面都去了代

元甫鳳尾森森說

吟細：八字一縷

香自紗窓中暗

透出細細的長

嘆一声等句方到

出每日家情思睡

昏：仙音妙香來

非此似工夫之筆

不能可見行之

之筆

二玉這回又字作玉坐在床上一面抬手整理鬢髮一面咲向宝玉道人家睡覺你進來作什麼者本在無意上寫宝玉見他星眼微飭香腮帶赤不覺神魂早蕩一歪身坐在椅子上咲道你像素所謂信手拈來無不是也說什麼代玉道我沒說什麼代玉咲道給你个櫃子吃我都聽見了二人正說話只見紫鵲進來宝玉咲道紫鵲把你們好茶到碗我吃紫鵲道那里是好的呢要好的只是詩襲人來代玉道別理他你先給我昏水去罷紫鵲咲道他是

客自然先到了茶來再昏水去說省到茶去了宝玉咲道好了頭若共你多情方才見甚哥所拿姐真在無意上寫同驚帳怎捨得出之語蓋被鋪床林代玉登時揭下臉來我也要惱說道二哥：你說什麼書二字見是寫不然何忘情至此庶宝玉咲道我何嘗說什麼代玉便哭道如今新興的外頭听了村話來也說

給我听看了混書也來拿我取笑我成了爺們解渴的一面哭着一面下床來往外就走宝玉不知要怎樣心下慌了忙趕上來好妹：我一時談死你別

若無此文字叔十二

告訴去我再要敢嘴上就長了疔爛了舌頭正說着只見襲人走來說道快回

玉寫顰無非玉再穿衣服老爺叫你呢宝玉听了不止至元一語即有聲也不免疑作者以須要來叔十二不覺打了雷的一般也催不的别的疾忙回

哭慟笑玉只以陪之又忘却這半兒也想作者在此玉已病之向志惜而出也呵

未穿衣服出國果只見焙茗在二門前尋着宝玉問道你可知道叫我尋為什

么一笑而止且書焙茗道爺快出來罢橫豎是見去的到那里就知道了一面說一面催着宝

玉若此亦多矣未玉轉過大所宝玉心里还自狐疑只听牆角邊一陣呵薛大咳回頭只見

免有犯雷同之病非致見行不出此等戲美但作者有多少丘壑在胸中寫來結肖拍手咳了出來咳道要不說姨夫叫你那里出來的這么快焙茗也咳道

故用險句結住令別怪我忙跪下了宝玉怔了半天方解過來了身薛蟠哄他出來薛蟠連

使二玉心中不得小將現事却却言忙打恭你揖陪不是又求不要難為了小子都是我逼他去的宝玉也無法了

一驚馬心意再作只好咳因道你哄我也罷了怎麼說我父親呢我告訴姨姨去評這个理可

下父下使得成薛蟠忙道好兄弟我原為求你快些出來就忘了忌諱這句話改日

壬午孟夏雨窗

時笏

時笏

真話

你也哄我說我的父親就完了寶玉道：「越發談死了又向焙茗道：「反叛禽的還跪着作什麼焙茗連忙叩頭起來薛蟠道：「要不是我也不敢驚動只因明

免五月初三日是我的生日誰知古董行的程日興他不知那里尋了來的這

麼粗如見前這麼長粉脆的鮮藕這麼大的大西瓜這麼長一尾新鮮的鱈魚這麼大

的一個暹羅國進貢的靈柩香燭的暹豬你說他這四樣禮可難得不得得那

魚豬不過貴而難得這藕和瓜子他怎麼種出來的我連忙孝敬了母親趕着

給你們老太太元五恒河沙教也此語令人哭不笑不得亦真心語也姨父姨母送了些去如今苗了些我要自己吃恐怕折福左思

右想除我之外惟有你還配吃所以特請你來可巧唱曲免的小免又倦來了

我同你樂一天何如一面說一面來至他書房里只見唐光程日興胡思素單

聘仁壽並唱曲免的都在这里見他進來請安的问好的都彼此見過了吃了

茶薛蟠即命人摆酒来说猫未了衆小厮七手八脚摆了半天方纔停当归坐

又一个写法

宝玉果见瓜藕新異因笑道我的寿礼还未送来先送了薛蟠道可覓呢

是真薛蟠

是

指说的

明兜你送我什底宝玉道我有什么可送的若論銀錢吃的穿的东西究竟

出经过者方说得出

还不是我的惟有我寫一張字画一張画统算是我的薛蟠笑道你提画兜我

總想起来昨兜我看人家一張春宫画的有窠好上面还有許多的字也沒個

呵說兒眼見之画也

閑事順筆看只着落的款是唐黃画的真的好的了不得宝玉听说心下猜疑道古今

抄寫死不學之統袴字画也都見過些那里有个唐黃想了半天不覺咳将起来命人取過筆來在

壬午雨窓

手心里寫了两个字又向薛蟠道你看真了是唐黃薛蟠道怎么者不真空

時笏

玉将手一撒与他者道別是这两字罢其實与唐黃相去不遠衆人都看时

原来是唐寅两个字都咳道想必是这两字大爷一时眼花了也未可知薛蟠

寔心人

只竟沒意思，笑道：誰知他糖銀果銀的正說着，小廝來回馮大爺來了。宝玉便

知是神武將軍馮唐之子馮紫英來了。薛蟠等一齊都叫快，請說猶未了，只見

馮紫英一路說，笑已進來了。眾人忙起席讓坐。馮紫英笑道：好呀，也如見其人不出門了。

在家裡高樂。宝玉薛蟠都笑道：一向少會。老世伯身上康健。紫英答道：家父

到也托庇康健。近來家母偶省了些風寒，不好了兩天。薛蟠見他面上有些青

傷，便笑道：這臉上又和誰揮拳的？掛了幌子了。馮紫英笑道：從那一遭把仇都

尉打傷了，我就記了，再不漚氣。如何又揮拳？這个臉上是前日打圍在鉄網山

教鬼虎捎一翅膀。宝玉道：几时的話？紫英道：三月二十八日去的前兒，也就回

來了。宝玉道：怪道前兒初三四兒我在沈世兄家赴席，不見你呢。我要向不知

怎麼就忘了。單你去了，還是老世伯也去了。紫英道：可不是家父去，我沒法兒

紫英豪俠小三段  
是為重潤句  
之文

壬午雨惠

寫他二英湘蓮玉

齒快文皆各得

傳真寫照之筆

丁亥夏

畸笏叟

惜衛若蘭射圃  
文字迷失去稿

嘆：

丁夫夏  
時笏史

去罷了難道我悶瘋了偕們几個人吃酒听唱的不樂尋那了苦惱去這一次  
大不幸之中又大不幸薛蟠衆人見他吃完了茶都說道且入席有話慢說的  
說馮紫英听说便立起身來說道論理我該陪飲几杯終是只是今免有一件  
大：要緊的事回去還要見家父面固寔不敢領薛蟠宝玉衆人那里肯依死  
拉自不放馮紫英笑道這如前此見又奇了你我這些年那回免有这个道理的果然不  
能尊命若必定叫我領拿大杯來我領兩杯就是了衆人听说只得罢了薛蟠  
執壺宝玉把盞斟了两大海那馮紫英站有一氣而尽宝玉道你到底把這个  
不幸之幸說完了再走馮紫英嘆道今免說的也不尽與我為這個還要特治  
一東請你们去細談一談一則還有可憐之處說自執手就薛蟠道越發說  
的人熱刺刺的丟不下多早晚絕請我們告訴了也免的人猶疑馮紫英道多



則十日少則八天一面說一面出門上馬去了衆人回來依席又飲了一回方  
 散宝玉回至園中襲人正記挂着他去見賈政不知是禍是福只見宝玉醉醺  
 醺的回來向其原故宝玉一一向他說了襲人道人家牽腸挂肚的尋着你且  
 高樂去也到底打發人來給信兒宝玉道我何嘗不要送信兒只因馮世兄  
 來了就混忘了正說只見寶釵走進來笑道偏了我們新鮮東西了宝玉笑道  
 姐家的東西自然先偏了我們了寶釵搖頭笑道昨兒哥到特特的請我  
 吃我不吃叫他留省請人送人罷我知道我的命小福薄不配吃那了說有了  
 姪到了茶來吃茶說閑話兒不在話下却說那林黛玉聽見賈政叫了宝玉去  
 了一日不回來心中也替他憂慮至晚飯後聞听宝玉來了心里要找他問  
 是怎麼樣了一步行來見寶釵進宝玉的院內去了自己也便隨後走了來

晴雯遣怒是常  
事耳更叙翠  
二卿身上与踢  
襲人之文令之  
牙何処後想有

筆

丁亥夏  
晴翁雙

剛到了沁芳橋只見各色水禽都在池中浴水也認不出各色來但見一了了

文彩炫耀好看異常因而站住看了一会再往怡紅院去只見院門內有代玉

便以手扣門誰知晴雯和襲痕正辯了嘴沒好氣忽見寶玉和釵來了那晴雯正

把氣移在寶釵身上正在院內報怨說有事沒事跑了來把寶釵如此寫法坐自叫我們三更

夜的不得睡覺忽听又有人叫門晴雯越發動了氣也並不問是誰便說道

都睡下了明兒再來罷林黛玉素知了頭們的情性他們彼此頑要慣了恐怕

恐怕院內的了頭沒听真是他的声音只當是別的了頭們所以不用門

而代玉高聲說首是我不用去晴雯偏生不没听出來便使性子說道憑你是

刻沒批書人江東的嘴裏說林黛玉可又想若前日何有後面許多好

誰二谷力付的一聲不許破人進來呢林黛玉听了不覺氣正在門外待要

高聲向他逗起氣來自已又回思一番雖說是旧母家如同自已家一樣到

底是客邊如今父母雙亡無依無靠現在他家依栖如今認真淘氣也竟沒趣  
 一面想一面又滾下淚珠來正是回去不是站着不是正沒主意只听裡面一  
 陣啜語之聲細听一听竟是宝玉宝釵二人林黛玉心中亦發動了氣左思右  
 想忽然想起了早起的事來必竟是宝玉惱我告他的原故要但只我何嘗告你  
 了你也打听打听就惱我到這步田地你今免不叫我進來難道明兒就不見  
 面了越想越傷感起來也不顧蒼苔露冷花逐風寒獨立牆角邊花陰之下悲  
 悲戚戚嗚咽起來原來這林黛玉秉絕代姿容具希世俊美不期這一哭那附  
 近柳枝花朵上的宿鳥栖鴉一聞此聲俱忒楞楞飛起遠遠避不忍再听真是花  
 魂默默無情緒沈魚落雁鳥夢痴痴何處驚明月羞花因有一首詩道是哭了一笑

顰兒才貌世應希

獨抱幽芳出繡闥

嗚咽一聲猶未了

落花滿地鳥驚飛

那林代玉正自啼哭忽听吱嚶一聲院門南處不知是那一個出來要知端的  
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葬花吟是大觀園諸艷之歸源小引故用在餞花日諸艷畢集之期  
餞花日不論其典與不典只取其韻耳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楊妃戲彩蝶

埋香塚飛燕泣殘紅

話說林代玉正自悲泣忽听院門响處只見宝釵出來了宝玉襲人一群人送

了出來待要上去向着宝玉又恐當着衆人向羞了宝玉不便因而過一傍

讓宝釵去了宝玉尋進去关了門方轉過來猶望着門洒了几點淚自覺無味

方轉身回來無精打彩的卸了殘粧紫鵲靈鳳素日知道林代玉的情性無事

向坐不是愁眉便是長嘆且好端端的不知爲了什麼常日的便自淚道不乾

的先時还有人解劝怕他思父母想家鄉受了委曲用話自得寬慰解劝誰知

後來一年一月的竟常日的如此把這個樣兒看慣也都不理論了所以也沒

形謂久病床前孝子是也

前批得馬是秘訣今竟画出全園夜坐園

人理由他去悶坐只管睡覺去了那林黛玉倚着床攔杆两手抱着膝眼睛含着淚好似木雕泥塑的一般直坐到二更多天方倦睡了一宿無話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來這日未時交芒種節尚古風俗凡文芒種節的這日都

要設擺各色禮物祭饒花神言芒種一過便是夏日了無論事之有無看者不理衆花皆知花神退位須

要餞行然園中更與這件風俗所以大觀園中之人都早起來了那些女孩子

們或用花瓣柳枝編成轎馬的或用倭錦似羅疊成干旄旌幢的都用線線繫

了每一顆樹上每一枝花上都繫了這些事物滿園里繡帶飄飄花枝招展更

蕙這些人打扮得桃羞柳讓燕妬鶯慚一時也到不尽且說寶釵迎春探春惜

春李纨鳳姐等並巧姐大姐香菱與衆丫頭們在園內頑耍獨不見林黛玉迎

春因說道林妹妹怎麼不見好個懶了頭這會子還睡覺不成寶釵道你們等

何且不滿着此時

鳳姐隨大衆一筆竟  
紅玉一段則認着注之矣



我去鬧了他來說着便丟下了眾人一直往瀟湘館來正走着只見一人不漏文官等十

二丫女孩子也來了上來向了好說了一回閒話寶釵回身指道他們都在那里

呢你們找他們去罷我叫林姑 娘去就來說着便逶迤往瀟湘館來安插忽然招

頭見寶玉進去了二一接之說兩家話也寶釵便站住低頭想了想寶玉和林代玉是從小兒一處長

大他兄妹間多有不避嫌疑之處道盡二玉連日事嘲笑喜怒無常况且林代玉素習猜忌好弄

小性兒的此刻自己也跟了進去一則寶玉不便二則代玉嫌疑罷了到是回

來的妙想畢抽身回來剛要尋別的姊妹去忽見前面一双玉色蝴蝶大如團

扇一上一下迎風翩躚十分有趣寶釵意欲撲了來頑可是一味和書識理要遂向袖中取出扇子

來向草地下來撲只見那一只蝴蝶忽起忽落來往穿花度柳將欲過河

去了到引的寶釵躡手躡脚的一直跟到池中滴翠亭上甚玉兒在也看汗淋漓嬌喘细细

寶釵也無心撲了剛欲回來只聽滴翠亭裡邊噫：嗒：有人說話原來這亭

原是無可無不可

子四面俱是遊廊曲橋蓋造在池中水上四面刁鏤隔子糊着低寶釵在亭外

這樣風流案

聽見說話便煞住脚往裡細听只听說道你瞧：這手帕子果然是你丟的那

又一体寫法

塊你就拿有要不是就还苦二爷去又有一人說話可不是我那塊拿來給我

甚當

罢又听道你拿什麼謝我呢難道白尋了來不成又答道我既許了謝你自然

己卯冬夜

不哄你又听說道我尋了來給你自然謝我但只是揀的人你就不拿什麼謝

他又回道你別胡說他是了爷們家揀了我的東西自然該还的我拿什麼謝

他呢又听說道你不謝他我怎麼回他呢况且他再三再四的和我說了若沒

謝的不許我給你呢半晌又听答道也罢拿我這个給他算謝他的罢你要告

訴別人呢須說个誓來又听說道我要告訴一个人就長一个疔日後不得好

這是自替目法死又聽說道呀俗們  
好極：：：都推開了便是人見俗

慣用險筆如也看的見就別說了

此壬午夏雨窓那些奸媠狗盜的人

說話的語音大似宝玉

古怪東西今兒我听了

還沒趣如今便趕有趣

想完只听咯吱一声响

此節寔借紅玉藏一面說一面故意性

反寫室釵也勿

得認錯作者着往前赶两个人都睡

章法

了拍案叫絕陸兜道何曾見林姑娘了宝釵道我纔在河那邊看有林姑娘在這裡蹲着

弄水免的我要怕像極是極的唬他一跳還沒有走到跟前他到看見我了朝東一繞

就不見了別是藏在這裏頭像極是極了一面說一面故意進去尋了一尋抽身就走口

內說道一定是又鑽在山子洞里去了遇見蛇咬一口也罷了一面說一面走

真弄嬰兒輕便如此即余玉此亦要發笑心中又好笑這件事算遮过去了不知他二人是怎樣移東挪西任意寫去却是誰知紅玉見了宝釵的

話便信以為真讓宝釵去遠便拉陸兜道了不得了林姑娘二句係代玉身分蹲在這裡一定听

了話去了真的陸兜說也半日不言語紅玉又道這可怎二句係代玉身分麼樣呢陸兜道便身听

了管誰筋疼各人幹各人就完了紅玉道若是宝姑娘听见还到罢了林姑娘

嘴里又受虧薄人心里又細他一听见了倘或走露了風声怎麼樣呢二人正

說着只見文官看菱司棋侍書等上亭來了二人只得掩住這話且和他们頑

笑只鳳姐<sup>見</sup>免貼在山坡上招手叫玉<sup>紅</sup>連忙牽了眾人跑至鳳姐前堆着笑問奶  
 奶使換作什麼事鳳姐打諒了一打諒見他生的干淨俏麗說話知趣因笑道  
 我的了頭今免沒跟進我來我這會子想起一件事來要使換了人出去不知  
 你能幹不能幹說的齊全不齊全紅玉笑道奶奶有什麼話只管吩咐我說去  
 若說的不齊全悞了奶奶的事憑奶<sup>青</sup>討就是了鳳姐笑道你是那位小姐  
 房里的我<sup>反</sup>使你出去他回來找我<sup>同</sup>我好替你說的<sup>紅</sup>玉道我是寶二爷房里的  
 鳳姐听了笑道噯喲你原來是寶玉房里的怪道呢也<sup>法</sup>罷了<sup>法</sup>寺他問我替你說  
 你到我們家告訴你平姐姐外頭臺里桌子上汝窑籃子架免底下放着一卷  
 銀子那是一百六十兩給繡匠的工價寺張材家的來要當面稱給他瞧了再  
 給他拿<sup>一件</sup>去再里頭床頭間有一了<sup>二件</sup>小荷包拿了來紅玉聽說做身去了一回只

見鳳姐不在這山坡子上了因見司棋從山洞裏出來小點綴一笑站首繫裙子便趕上來

問道姐姐不知道二奶奶往那里去了司棋道沒理論紅玉听了抽身又往四

下里一看只見那邊探春宝釵在池邊看魚紅玉上來陪笑問道姑娘們可知

道二奶奶那去了探春道住你大奶奶院裏找去紅玉听了絕往稻香村來頂

頭一折只見晴雯綺霞碧痕紫綉麝月待書入畫鶯兒等一群人來了晴雯一見了

紅玉便說道你只是瘋此有數句方引出此語院子裏花兒也不洗雀兒也不喂茶壺子也不攏就

在外頭此是紅玉道昨兒二爺說了今兒不用澆花過一日澆一回罷我喂雀兒

的時候姐還睡覺呢碧痕道茶壺子呢紅玉道今兒不談我攏的班兒有茶

沒茶別向我綺霞道你听他的嘴你們別說了讓得意他狂去紅玉道你們再

問我怪了沒有二奶便喚我說話取東西的說將荷包舉給他們看方

沒言語了大家分路走開晴雯冷笑道怪道呢原來爬上高枝兒去了把我們不放在眼里不知說了一句話半句話名兒姓兒知道了不曾呢就把他與的這樣這一遭半遭兒的笑不得什麼過了後兒還得听呵有本事從今兒出了這園子長是遠是活是的是在高枝而上纔笑得一面說着去了這里紅玉听說不便分爭証只得忍有氣來找鳳姐兒到了李氏房中果見鳳姐兒在這里和李氏說話兒呢紅玉上來回道平姐：說奶：剛出來了他就把銀子收了起來纔張材家的來討當面稱了給他拿去了說着將荷包遞和了件上去又道平姐：教我回奶奶纔旺兒進來討奶奶的示下好往那家子去平姐：就把那話按着奶奶的主意打發他去了鳳姐笑道他怎麼按着我的主意打發去了紅玉道平姐姐說我們奶奶向這里奶奶好原是我們二爺不在家雖然遲了兩天只管請

奶奶放心尋五奶奶好些我們奶奶還了五奶奶來瞧奶奶呢五奶奶前兒打發了人來說舅奶奶帶了信來了向奶奶好還要和這裏的姑奶奶尋兩九延年神驗萬金丹若有了奶奶打發人來只管送在我們奶奶這裏明兒有人去就順路給那邊舅奶奶帶去的話未說完李氏道噯喲：這些話我就不懂了什麼奶奶爺：的一大堆鳳姐道怨你不不懂這是四門子的話呢說有又向紅玉笑道好頑子難為你說的齊全別像他們扭扭捏捏的蚊子似的嫂子你不知如今除了我隨手使的幾個了頭老婆之外我就怕和他們說話他們必把一句話拉長了作兩三截兒咬文咬字拿有腔兒呀、啣、的急的我冒火他們那里知道先時我們平兒也是這么有我就問着他難道必定粧蚊子呀、就是美人了說了幾遭纔好些兒了李宮裁嘆道都像你潑落戶纔好鳳



紅玉聽見了麼

紅玉此刻心內想可惜賸定等不在傍

姐又道這一個了頭就好方絕兩遭說話雖不多听那口声就簡斷說着又向

紅玉笑道你明免伏侍我去罢我認你作女兒我一調理你就出息了紅玉听

了撲哧一笑鳳姐道你怎麼笑你說我年輕比你大几歲就作你的媽了你還

作春夢呢你打听打听這些人頭比你大的大的赶着我叫媽我不理今免招

舉○你理紅玉笑道我不是笑這个我笑奶：認錯了輩數了好說比這大的我媽是奶：的

女兒這會子又認我作女兒鳳姐道誰是你媽情愛說李宮裁笑道你原來不認得他

他是林之孝之女鳳姐听了十分岔異說道哦原來是他的了頭又笑道林之

孝兩口子都是錐子扎不出一声兒來的我成日家說他們到是配就了的一

對夫妻一个天聳一个地壓那里承望養出這麼个伶俐了頭來你十几歲了

紅玉道十七歲了又問名子紅玉道原叫紅玉的因為重了宝二爷如今只叫

紅玉道十七歲了又問名子紅玉道原叫紅玉的因為重了宝二爷如今只叫

姦邪婢豈是情紅  
應若者奴即逐之  
前良兒後孫兒  
便是却証作者又  
不得可也已加手在

紅免了鳳姐聽說將眉一皺把頭一回說道討人嫌的很得了玉又一下針的恨的恨也玉我也玉因說道既這麼着肯跟我還和他媽說賴大家的如今事多也不知這府裡誰是誰你替我好；的挑兩了了願我使他一般答應有他饒不挑到把這女孩子送了別處去難道跟我必定不好李氏笑道你可是又多心了

他進來在先你說在後怎麼怨的他媽鳳姐道既這麼有明兒我和宝玉說叫他再要人叫這了頭跟我去可不知提是這紅玉心事本人愿意不愿意紅玉笑道愿意不愿意我們也不敢說只是跟着奶奶我們也學些千應萬應之言眉眼高低出入上下大小的事也

得見識好接洽更好：剛說着只見王夫人的了頭來請鳳姐便辭了李宮裁去了紅玉是批丁亥夏晴笏

姊妹都在園中作錢花會恐人笑他痴懶連忙梳洗了出來剛到了院中只見

宝玉進門來了明知是事不可不作閑話笑道好妹妹你昨兒可告我了道不為告懸心不曾教我懸了一夜心林代玉

便回頭叫紫鵲道把屋子收拾了摺下一扇紗窗子未看那大燕子回來把簾子放

下來拿獅子倚住燒了香就把炉罩上一面說一面就往外走宝玉見他這樣

還認作是昨日中晌的事那知晚間的這段公案還打恭作揖的林代玉正眼

也不看各自出了院門一直找別的姊妹去了宝玉心中納悶自己猜疑看起

石頭記用載法密以突然法伏線法這个光景來不像是為昨日的事但只昨日我回來的晚了又沒有見他再沒

田近漸遠法將擊有冲撞了他去處了一面想一面由不得隨後追了來只見宝釵探春正再那

法虛獻寔法法邊看鶴舞見代玉去了三寸一同站着說話兒又見宝玉來了探春便笑道宝

種、諸法提在意哥：身上好我整：的三天沒見你了宝玉笑道妹：身上好我前兒还在大

意料之外且不勇見一丝牽強嫂子跟前問你呢探春道宝哥：你住這里來我和你說話宝玉听說便跟了

所謂信手拈來  
無不盡也

已卯冬夜

他離了釵玉兩丫到了一棵石榴樹下探春因說道這几天老舍可有叫你寶  
玉笑道沒有叫探春說昨兒我恍惚聽見說老舍叫你出去的寶玉笑道那想  
是別人听錯了怕文筆並沒叫的探春又笑道這儿月我又鑽下有十來吊錢了你

若無此一公二玉還拿了去明兒出門任去時候或是好字画好輕巧頑意兒替我帶些來寶  
和合則成嚼臘玉道我這店城里城外大廟小廟的任也沒見了新奇精緻東西左不過是那  
文字石頭記的  
力靈正此  
些金玉銅磁沒處擗的古董再就是綉緞吃食衣服了探春誰要這些恁恁像

丁亥夏  
晴竹雙

你上回買的那柳枝兒編的小籃子整竹子根樞的香盒兒膠泥捏的風炉兒  
這就好了我喜歡的什麼似的是誰知他們都愛上了都當寶貝似的是搶了去了  
寶玉笑道原來要這丫這不值什麼拿五百錢出去給小子們管拉一車來探  
春道小廝們知道什麼你揀那是論物是論人看官看眼不知物理限堆公子口氣也這些東西你多的替

我帶了來我還像上回的鞋作一雙你穿比那一雙還加工夫如何呢宝玉笑道你提起鞋來我想起个故事那一回我穿着可巧遇見了老補遺法爷：就不受用向是誰作的我那里敢提三妹妹三个字我就回說是前兒我生日是舅母給的老爺听了是舅母給的總不好說什麼半日還說何苦來虛耗人力作踐綾羅作這樣的東西我回來告訴了襲人：說這還罢了趙姨娘氣的報怨的指以哥了不得正緊兄弟鞋搭拉襪搭拉的沒人看的見且作這些東西探春所說登時沉下臉來道這話糊塗到什麼田地怎麼我是諛鞋的人麼作環兒難道沒有分例之人一般的衣裳是衣裳鞋襪是鞋襪了頭老婆一屋子怎麼報這些話給誰听呢我不過是闹着沒事兒作一雙半隻愛給那个哥：兄弟隨我的心誰敢管我不成這也是他氣白宝玉听了點頭笑道你不知道他心里自

這一節特為  
真利陳襲一  
回伏線

然又有丁想頭了探春聽說亦發動了氣將頭一扭說道連你也糊塗了他那  
想頭自然是有的不過是那陰微鄙賤的見識他只管這麽想我只管認得老  
爺太太兩個人別人我一槩不管就是姊妹弟兄跟前誰和我好我就和誰好  
什麼偏的庶的我也不知道論理我不該說他但特昏憤的不像了還有笑話  
呢就是上回我給你那錢替我帶那頑的東西過了兩天他見了我也是說沒  
錢便怎麼難我也不理論誰知後來了頭們去了他就報怨起來說我鎖的錢  
為什麼給你使到不給環兒使呢我聽見這話又好笑又好氣我就出來往太  
太跟前去了正說着只見寶釵那邊笑道說完了未嘗顯見的是哥、妹、了  
丟下別人且說梯已去我們听一句兒就使不得了說着探春宝玉二人方笑  
着來了兒妹宝玉因不見了林代王便知他躲了別處去了想了一想索性遲兩日

不因見寶玉等他的氣消一消再去也罷了因低頭看見許多鳳仙石榴芍各色落花錦重

如何突至埋香塚至埋香塚方重的落了一地因嘆道這是他心裡生了氣也不收拾這花兒來了待我送了

不至埋香塚不至埋香塚方何重的情思

寫葬後吟石頭記明免再問着他說着只見寶釵約着他們往外頭去寶玉道我就來說畢身

無因去問字正此他二人去遠了便把那花兒了起來登山渡水過樹穿花一直奔了那日同林

丁亥夏

時笏叟

代玉英桃花的去處來將已到了花塚猶未轉過山坡只听山坡那边有嗚咽

前生面立新場是之聲一行數落着哭的好不傷感宝玉心下想道這不知是那房里的了頭受

書不止紅樓夢一了委曲跑到这个地方來哭一面想一面煞住脚步听他哭道是

雨情是回更生更新

且讀言非阿顰無

是且吟非石兄妙筆

是畫法行文愧殺

右念說家也時笏

花謝花飛花滿天

紅消香斷有誰憐

遊絲軟繫飄春榭

落絮輕沾撲綉簾

閨中女兒惜春暮

愁緒滿懷無釋處

手把花鋤出綉簾

忍踏落花來復去

柳絲榆莢自芳菲

余讀英華吟凡三閱其不管桃飄與李飛  
薄愁感慨今之身世三月香東已疊成  
兩忘孝筆再四不能加批先生想身室室  
何忍而下筆即字：明媚鮮妍能几時  
准園料難遂翠兒塔前兩殺葬花人  
主意後考三五兄後文再批意博客亦  
石影記化東之入故擲筆以待

憐春忽至惱忽去  
知是花魂與鳥魂  
愿奴腸下生雙翼

桃○李○明○年○能○再○發○  
標○向○燕○子○太○無○情○  
一○年○三○百○六○十○日○  
一○朝○飄○泊○難○尋○覓○  
獨○把○花○鋤○泪○暗○洒○  
荷○鋤○掃○去○掩○重○門○  
怪○奴○底○事○倍○傷○神○  
至○又○無○言○去○未○聞○  
花○魂○鳥○魂○愁○難○留○  
隨○花○飛○到○天○盡○頭○

明○年○閨○中○知○有○誰○  
明○年○花○發○雖○可○咳○  
風○刀○霜○劍○嚴○相○逼○  
花○浦○易○見○落○難○尋○  
洒○上○空○枝○見○血○痕○  
青○灯○照○鮮○人○初○睡○  
半○為○憐○春○半○惱○春○  
昨○宵○迷○外○悲○歌○發○  
鳥○自○無○言○花○自○羞○  
天○盡○頭○何○處○有○香○在○



未若錦囊收艷骨

一堆淨土掩風流

質本潔來還潔去

強拈污淖陷渠溝

尔今死去儂收葬

未卜儂身何日喪

儂今葬花人笑痴

他年葬儂知是誰

試看春殘花漸落

便是紅顏老死時

一朝春盡紅顏老

花落人亡兩不知

宝玉听了不觉痴倒要知端詳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茜香羅紅麝串寫于一回蓋琪官雖係優人後回與襲人供奉玉兄宝卿  
得同終始者非泛泛之文也

自瀾曲回以後回：寫藥方是白描蘊免添病也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第二十八回

蔣玉函情贈茜香羅

薛寶釵羞籠紅麝串

話說林代玉只因昨夜晴雯不開門一事，錯疑在寶玉身上。至次日又可巧遇見餞花之期，正是一腔無名正未發洩，又勾起傷春愁思，因把些殘花落瓣，去掩埋由不得感花傷已，哭了几声，便随口念了几句，不想寶玉在山坡上聽見，先不過點頭感嘆，次後聽到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詩句不覺慟倒山坡之上，懷里兜的落花撒了一地。試想林代玉的花顏月貌，將來才到無可尋覓之時，寧不心碎腸斷？既代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推之於他人，如寶釵、香菱、襲人等，亦可到無可尋覓之時矣。

不言鍊句鍊字，鍊法  
 二拙只想想想情事  
 想理及後推求悲  
 感乃玉兄一生之天  
 性真孽兒之知己玉  
 兄外寔無人想昨  
 阻批羨玉少容  
 精是字玉之仇身

無移余數作點金  
為錄之入幸甚

寶釵終歸無可尋覓之時則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則斯處  
斯園斯花斯柳又不知當屬誰姓氏笑已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復推求了去真不  
知此時此際欲為何等蠢物茫杳無所知非大善天造出塵網不便可解釋這段悲傷正  
是花影不離身左右鳥聲非在耳東西那林黛玉正自傷感忽听山坡上也有  
悲声心下想道人：都笑我有些痴病难道还有一个痴子不成想有抬頭一  
看見是宝玉林代玉看見便道啐我道是誰原來是這个狠心短命的剛說道  
短命二字又把口掩住長嘆了一不忍也声自己抽身便走了這里宝玉悲慟了一回  
忽然抬頭不見了代玉便知代玉看見他躲开了自己也覺無味抖土起來  
下山尋歸舊路往怡紅院來可巧看見林代玉在前頭走連忙趕上去說道你  
且站住我知你不理我我只說一句話從今後非擗開手林代玉回頭看見是宝  
玉擗開手句起後且站住我知你不理我我只說一句話從今後擗開手林代玉回頭看見是宝  
玉擗開手句起後且站住我知你不理我我只說一句話從今後擗開手林代玉回頭看見是宝

一段作者能替寶  
玉細折受委曲後  
之哀腸使代玉竟  
不能回春之後其心  
更為何如真令人  
嗟嗟予亦祝願其  
境竟至有相逢  
半自無之事乎因  
深悔之。因將此  
喜曲細細心身一  
作者以此用心得  
不謂也。寶玉判  
二節頗似鬼辭  
在鬼口中却是  
表腸之語  
已知冬夜

玉待要不理他听他說只說一句話從此摺開手這話里有文章少不得姑住

說道有一句話請說來白話且清直是一句話宝玉笑道兩句話說了你听不听代玉听說回頭就走

宝玉在身後面嘆道既有今日何必當初林代玉听見這話猶不得姑住回頭

道當力怨麼緣今日怨麼樣此乃答言非一語也宝玉嘆道當初姑娘來了那不是我陪首頑笑憑

我心愛的姑娘要就拿去我愛吃的听見姑娘也愛吃連忙干淨淨收首尋

姑娘吃一桌子吃飯一床上睡覺了頭們想不到的我怕姑娘生氣我替了頭

們想到餉我心里想着姊妹們從小長大親也異熟也異和氣到了免然見

得此人好如今准承望姑娘人大心大不把我放在眼睛里到把外四路的什

麼寶姐：鳳姐：的放在心坎兒上到把我三日不理四日不見的我又沒了

親兄弟親姊妹雖然有兩了你難道不知道是和偶母的我也和你是的獨出

只怕同我的心一樣誰知我是白操了這心弄的有冤無處訴說有不覺滴  
玉兒泪不是容易有的  
下眼淚來代玉耳內听了這話眼內見了這形景心內不覺灰了大半也不覺  
滴下眼淚來低頭不語宝玉見他這般形景遂又說道我也知道如今不好  
了但只憑自官怎麼不好萬不放在妹有是限前有錯處便有一二分錯處你到是  
或教道我戒我下次或罵我兩句打我兩下我都不灰心誰知你室唯不理我叫  
我摸首頭腦少魂失魄不知怎麼樣真乃是事纔好就便死了也是了屈死鬼任憑高僧  
官及批書人  
高道懺悔也不能超生還得你伸明了緣故我纔得托生呢代玉听了這話  
不覺將昨晚的事都忘在九霄雲外了便說道你既這正文該向麼說昨晚情鬼為什麼我去  
了你不不叫了頭情開門宝玉詫異道這話從那里說起我要是這真急麼樣立刻就死  
了林代玉如啐道大清早起死呀活的也不忌諱你說有呢就有沒有就沒有起



不用兄言彼已親親

什麼誓呢宝玉道寔在沒有見你去就是宝姐：坐了一坐就出來了林代玉

想了一想笑道是了想必是你的了頭們懶待動聲聲正氣的也是有的宝玉

道想必是這了原故等我回去問了是誰教訓：他們就好了代玉道你的

那些姑娘們也談教訓：不替法也談只是我論理不談說今兒得罪了我的事小倘或

明兒宝姑娘來什麼貝姑娘來也得罪了事情不大了說有恨有嘴笑宝玉听

了又是咬牙又是笑二人正說話只見了頭來請吃飯遂都往前頭來了王夫

人見了林代玉因問道大姑娘你吃那鮑太醫的藥可好些林代玉道也不過

這麼有老太：還叫我吃王大夫的藥呢宝玉道太：不知道林妹：是內症

先天生的弱所以禁不住一點風寒不過吃兩劑煎藥就好了散了風寒還是

吃丸藥的好王夫人前兒大夫說了个丸藥的名子我也忘了宝玉道我知道

道

此寫玉兒意是釋

却心中一夜半日要

事終去三機

已卯冬夜

多道是暗度  
聲柳病掃漸加

生筆非活閑

五也

三言夏

晴勿更

那些丸藥不過叫他吃什麼人參養榮丸王夫人道不是宝玉又道八珍益母

丸左歸右歸再不就是麥味地黃丸王夫人道都不是我只記得有個金剛兩

丁字的宝玉慈母前放肆了扎手笑道從來沒聽見有丁什麼金剛丸若有了金剛丸自然

有菩薩丸了說的滿屋裏人都笑了宝釵抿嘴笑道想是天王補心丹王夫人

笑道是這丁名兒如今我也糊塗了宝玉道太太到不糊塗都是叫金剛菩薩

支使糊塗了王夫人道扯你娘的煉又欠你老子佛線扯你了宝玉笑道我老子再

不為這丁扯我的王夫人又道既有這丁名兒就叫人買些來吃宝玉笑

道這些都不中用的太：給我三百六十兩銀子我替妹：配一料丸藥包管

一料不完就好了王夫人道放什麼藥就這麼貴宝玉笑道當真的呢我這

丁方子比別的不同那丁藥名兒也古怪一時也說不清只講那頭胎紫河車

寫得不能吟

人形帶葉參三百六十兩不足龜夫何首烏千年松根茯苓胆諸如此類的藥

真九方子

都不笑為奇還有奇的只在群藥里笑那為君的藥說起來嚇人一跳前免薛大哥：求

前王生看回中藥

了我一二年我總給了他這方子他拿了方子去又尋了二三年花了有上千

云他乃是你有玉

他看冷面你筆不

的銀子總配成了太：不信只向宝姐：宝釵听說笑道搗手免說我不知道

該多燻香是宝玉也沒听見你別叫姨娘问我王夫人笑道到的是宝了頭好姨子不撒謊宝玉

藥可配美合

贴在當地听見如此說一回身把手一拍說道我說的到是真話呢到說我撒

藥兒之劑若許

材料皆係滋補

謊口里說自忽一回身只見林黛玉坐在宝釵身後抵着嘴笑用手指頭在臉

性三藥並無有許五上画着羞他鳳姐且不接宝玉文字因在里間屋裡看有人放桌子听如此說便走來笑道宝兄

奇物而尚未擬名

弟不是撒謊這到是有的前日薛大哥親自和我來尋珍珠我向他作什麼他

何以竟以暖香名

之以代補宜玉之

說配藥他还報怨說不配也罢了如今那里知道這店費事我問他什麼藥他

不足道不三二

休矣

巳卯冬夜

說是寶兄弟的方子說了多，藥我也沒工夫听他說，不然我也買几顆珍珠了，只是定要頭上帶過的，所以來和我尋他說，妹：就沒散的花兒，上也得招仗下來，過後免我揀好的再給妹：串了來，我沒法免把兩枝珠花兒現折了給他，還要了一塊三尺上用大紅紗去乳鉢乳了，隔面子呢，鳳姐說一句，那寶玉念一句佛說太陽在屋子里呢，鳳姐說完了，寶玉又道太：想這不過是將就呢，正經按那方子這珍珠寶石定要在古墳里的，有那古時富貴人家粧裹的頭面拿了來，纔好如今那里為這個去掘墳，所以只是活人帶過的，也可以使得王夫人道，阿彌陀佛，沒當家花：的就是墳里有這人家死了，几百不止年，這會子番尸盜骨的作了藥，也不靈，寶玉向林代玉說道，你聽見了沒有，难道二姐：也跟着我撒謊不成，臉望着林代玉說話，却拿眼睛飄着寶釵代玉。

便拉王夫人道舅母听：宝姐：不替他圓謊他支吾着我王夫人也道宝玉  
 很會欺服你妹：宝玉笑道太：不知道這原故宝姐：先在家裏住着那薛  
 大哥：的事他也不知道何況如今在裏頭住着呢自然分軒的是不該正犯是越發不知道了林  
 妹：繞在背後羞我打諒我撒謊呢正說着只見賈母房里的丫頭找宝玉林  
 代玉去吃飯林代玉也不叫宝玉便起身拉了丫頭走那丫頭說尋着宝玉  
 一塊兒走林代玉道他不吃飯了俗們走我先走了說着便去了宝玉道我  
 今晚還跟着太：吃罢王夫人道罢：我今晚吃齋你正驚你吃去罢宝玉道  
 我也跟着吃齋說着便叫那丫頭去罢自己先跑到桌子上坐了王夫人向宝  
 釵等笑道你們只管吃你們的由他去罢宝釵因笑道你正驚去罢吃不吃陪  
 着林姑娘去一盞他天方知心里打緊的不自在呢宝玉道理他呢过一會子就好了

一時吃過飯，寶玉一則怕賈母記掛，二則他記望着林黛玉忙的要茶漱口，探春惜春却笑道：「二哥，你成家忙些什麼？吃飯吃茶也是這忙忙碌碌的，」寶釵笑道：「你叫他快吃了，瞧黛玉妹去罷，叫他在這裏胡弄些什麼。」寶玉吃了茶，便出來一直往西院來，可巧走到鳳姐兒院門前，鳳姐兒蹬着門檻子，拿耳挖子剔牙，看看才來，丫丫廝們擲花盆呢。見寶玉來了，笑道：「你來的好，進來進來，替我寫几个字。」寶玉只得跟了進來，到了屋裏，鳳姐兒命人取過筆硯紙，來向寶玉道：「大紅粧緞四十疋，蟒緞四十疋，上用紗各色一百疋，金項圈四个。」寶玉道：「這算什麼？又不是賬，又不是禮物，怎麼寫法？」鳳姐兒道：「你只管寫上橫豎我自己明白就罷了。」寶玉聽說，只得寫了鳳姐一面，收起一面，笑道：「還有句話告訴你，不知你依不依你屋裏有了了頭，叫紅玉我要叫了來使喚，明兒

我再替你挑几个可使得宝玉道我屋里的人也多的狠姐喜欢誰只管叫  
了來何必问我鳳姐笑道既這麼着我就叫人帶他去了又了却怡紅薛完一筆宝玉道只管帶去說  
着便要走鳳姐道你回來我還有一句話呢宝玉道老太太也非林黛玉我姓一筆叫我呢有話等  
我回來罷說着便來至賈母這邊只見都已吃完飯了賈母因向他跟着你娘  
吃了什麼好的宝玉笑道也沒什麼好的我到多吃了碗飯因向如何余生不測姊妹在那在那  
里賈母道里頭屋裏呢宝玉進來只見她下一个了頭吹熨斗炕上两个了頭  
打粉線代玉灣着腰拿着剪子裁什麼呢宝玉走進來笑道呵這是作什麼呢  
總吃了飯這麼空着頭一會子又頭疼了代玉並不理只管裁他的有一个了  
頭說道那塊子袖角兒還不好呢再熨他一熨代玉便把剪子一擡說道道理他呢有意無  
多嫌合針對無怪玉兒如詞過一會子就好了宝玉听了只是問只見宝釵探春等也來了和賈母說了一

連重兩過前道理他呢過會子就好了  
宝玉向宝釵道老太太要抹骨牌正没人呢你抹骨  
言是擲玉氣味相傲學非  
偶然暗合相  
符勿認作巧  
過之小人也

回話宝釵也進來向林妹：作什麼呢因見林代玉裁剪因笑道妹：越發能  
幹了連裁剪都會了代玉笑道這也不過是撒謊哄人罢了宝釵笑道我告訴  
你个笑话免使剛為那个藥我說了个不知道宝兄弟心里不受用了林代玉  
道：要抹骨牌正没人呢你抹骨  
牌去罢宝釵听说便笑道我是抹骨<sup>牌</sup>来了說有便走了林代玉道你到是去  
罢这里有老虎看吃你說有又裁宝玉見他不理只得还陪笑說道你也出去  
狂：再裁不遲林代玉也不理宝玉便問了頭們是誰叫裁的林代玉見問  
了頭們便說道憑他誰叫我裁也不管二爷的事宝玉方欲說話只見有人進  
來回說外頭有人請宝玉听了忙撤身出來代玉向外頭說道阿彌陀佛趕你  
回來我死了也罷了何苦拿命急作宝玉出來外面只見焙茗說道馮大爺家請宝玉听了知



道是昨日的話便說要衣裳去自己便往書房里來焙茗一直到了二門前等

又<sup>玉書</sup>房<sup>久人</sup>去<sup>筆</sup><sup>虛點</sup>焙茗<sup>做也</sup>焙茗上<sup>去</sup>說道定二爷在書房里弄出門的衣裳

三昧<sup>在</sup>批<sup>書</sup>你老人家進去帶个信見那婆子說放你娘的屁到好定二爷如今在園里住

人得書中三昧着跟他的人都在園里你又跑了來<sup>這</sup>里帶信兒來了焙茗听了笑道罵的是

我也糊塗了說有一送往東邊二門前<sup>上</sup>來可巧門上小廝在甬路底下踢球焙

壬午孟夏

茗將原故說了小廝跑了進去半日抱了一个包袱出來連與焙茗回到書房

里宝玉換了命人備馬只帶着焙茗鋤蕪斐瑞双壽四个小廝去了一運到了

馮紫英家門口有人報與了紫英出來迎接進去只見薛蟠早已在那里候

還有許多唱曲兒的小廝並唱小旦的蔣玉函錦香院的妓女雲兒大家都見

過了然後吃茶宝玉擎茶笑道前兒所言幸與不幸之事我盡<sup>思</sup>夜想<sup>放</sup>今日

一聞呼喚即至馮紫英笑道你們令姑表兄弟到都心裏前日不過是我的設  
辭誠心請你們一飲恐又推托故說下這句話今日一邀即至誰知都信真了  
說畢大家一笑然後擺上酒來依次坐定馮紫英先命唱曲兒的小廝過來讓  
酒然後命雲兒也來敬那薛蟠三杯下肚不覺忘了情拉着雲兒的手笑道你  
把那梯已新樣兒的曲子兒唱了我听我吃一罈如何雲兒听說只得拿起琵琶  
來唱道

兩了冤家都難丟下 想着你來又記挂着他 兩了人形容俊俏都難描畫  
想昨宵幽期私訂在荼蘼架 一了偷情一了尋拿 拿住了三曹對案我也  
無回話 此唱一曲為直刺宝玉

唱畢笑道你飲一罈子罷了薛蟠听說笑道不值一罈再唱好的來宝玉笑道

大海飲酒西听我說來如此濫飲易醉而無味我先飲一大海發一新令有不尊者連罰十  
 望產九台靈大海逐出席外與人斟酒馮紫英將玉函寺都道有理、  
 芝日也批書 氣飲干說道如今要說悲愁喜樂四字却要說出女兒來還要註明這四字原  
 至此字不悲 故說完了飲門杯酒面要唱一个新鮮時樣曲子酒底要席上生風一樣東西  
 乎

壬午重陽日

或古詩舊對四書五經成語薛蟠未等說完先站起来無人注意擗道我不來別算我這  
 竟是捉弄我差數呢雲兒也站起来推他坐下笑道怕麼什這还于你天、吃酒呢難  
 到你連我也不如我回來还說呢說走了罷不是了不过罰上几杯那里就醉  
 死了你如今一乱令到釵十大海下去斟酒不成衆人都拍手道妙薛蟠听說  
 無法只得坐了听宝玉說道

女兒悲青春已大守空閨

女兒愁悔教夫婿覓封候

女兒喜對鏡晨顏色美

女兒樂鞦韆架上衫薄

衆人听了都說道說得有理薛蟠獨揚首臉搖頭說不好諛罰衆人向如何諛  
罰薛蟠道他說的我痛通不懂怎不諛罰雲兒便擰他一把笑道你悄悄想的想  
你的罷回來說不出又諛罰了于是拿琵琶听宝玉唱道

滴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豆

開不完春柳春花滿畫樓

睡不穩紗窗風雨黃昏後

忘不了新愁與舊愁

噯不下玉粒金尊

噎滿喉

照見菱花鏡里形容瘦

展不開眉頭

揜不明的更漏

呀

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隱隱

流不斷的綠水悠悠

唱完大家齊聲喝彩獨薛蟠說無板宝玉飲了門杯便拈起一片梨來說道

兩打梨花深閉門

完了

令下使馮紫英說道

女兒悲兒夫染病在垂危

女兒愁大風吹倒梳粧樓

女兒喜頭胎養了雙生子

女兒樂私向花園掏蟋蟀

說畢端起酒來唱道

你是了可人

你是了多情

你是了刀鑽古怪鬼灵精

你是了

神仙也不灵

我說的話兒你全不信

只叫你去背地裏細打听

纔知道我疼你不疼

唱完

飲了酒杯說道鷄鳴茅店月今完下詠雲兒：便說道

女兒悲將來終身指靠誰

薛蟠嘆道我的兒有你薛大爺在你怕什

麼衆人都道別混他別混他雲兒又道

女兒愁媽：打罵何時休

薛蟠道前兒我見了你媽還吩咐他不叫他打你呢衆人都道再多言者罰酒

十杯薛蟠連忙自己打了一個嘴巴子說道沒耳性再不許說了雲兒又道

女兒喜情卽不捨還家里

女兒樂住了簫管弄弦索

唱完

便唱道

莫冠閑花三月三

一個虫兒往里鑽

鑽了半日不得進

去爬到花兒上打鞦韆

肉兒小心肝我不開了你怎麼鑽

薛蟠瞪了一瞪眼又說道女兒愁說了這句又不言語了衆人道怎以薛蟠道  
綉房擲出了大馬猴衆人呵；笑道諷罰；這句更不通先还可恕說省便  
要節酒宝玉笑道押韻就好薛蟠道令官都准了你們闹什麼衆人聽說方才  
罢了雲兒笑道下兩句越發難說了我替你說罷薛蟠道胡說當真我就沒好  
的了听我說罷女兒喜洞房花烛朝慵起衆人听了都詫異道這句何其大韻  
薛蟠又道 女兒樂一根毡毡往里戳衆人听了都回頭說道快死；快唱  
了罷薛蟠便唱道 一个蚊子哼； 衆人都怔了說這是个什麼曲兒薛  
蟠還唱道 两个蠶蠅喻； 衆人都道罷；薛蟠道愛听不听這是新  
鮮曲兒叫作哼；韻你們要懶待听連酒底都免了我不唱衆人都道免  
了罷；；到別耽誤了別人家于是蔣玉函說道

女兒悲丈夫一去不回歸

女兒愁無錢去打桂花油

女兒喜燈花並頭結雙蕊

女兒樂夫唱婦隨真和合

說畢唱道

可喜你天生百媚嬌

恰便似活神仙離碧霄

度青春年正小

配鴛鴦真也著

呀

看天河正高

听樵樓鼓敲

剔銀燈同入鴛

幃悄

唱畢飲了門杯笑道這詩詞上我到有限幸而昨日見了一付對子可巧只記  
得這句幸而席上還有這件東西說畢便干了酒拿起一朵木樨來念道花氣  
襲人知盡煖衆人到都依了完全薛蟠又跳了起來喧嚷道了不得了不得談  
罰訣罰這席上文沒有寶貝你怎麼念起寶貝來將玉函怔了說道何曾有寶



貝薛蟠道你还頼呢你在念來將玉函只得又念了一遍薛蟠道襲人可不是寶貝是什麼你們不信只問他說畢指看寶玉：「沒好意思起來說薛大哥

你諛罰多用薛蟠道諛罰說有拿起酒來一飲而盡馮紫英與將玉函等

不知原故雲兒便告訴了出來將玉函忙起身陪罪衆人都道不知者不作罪

紅袖事可少刺寶玉出席解手蔣玉函便隨了出來二人貼在廊檐下將玉函又陪不是

想玉兄之寶玉見他嫵媚溫柔心中十分留意便緊的搭着他的手叫他困了往我們

風情意也那里去還有一句話借問也是你們貴班中有一个叫琪官的他在那里如今

壬午重陽名馳天下我獨無緣一見蔣玉函笑道就是我的小名兒寶玉聽說不覺欣然

跌足笑道有幸：果然名不虛傳今兒初會便怎么樣呢想了一想向袖中

取出扇子將一个玉玦扇墜解下來遞與琪官道微物不堪略表今日之誼琪

官接了笑道無功受祿何以克當也罷我這里得了一件奇物今日早起方繫上還是簇新脚可表我表一点親熱之意說畢擦衣將繫小衣兒一條大紅汗巾子解了下來遞與寶玉道這汗巾子是茜香國女國王所貢之物夏天繫着肌膚生香不生汗漬昨日北靜王給我的今日總上身若是別人我斷不肯相贈二爷請把自己繫的解下來給我繫着寶玉聽說喜不自禁連忙接了將自己一條松花汗巾解了下來遞與琪官二人方束好只听一声大叫我可拿住了只見薛蟠跳了出來拉着二人道放着酒不吃两个人逃席出來幹什麼快拿出來我瞧身二人都道沒有什麼薛蟠那里肯依還是馮紫英出來統解開了于是復又歸坐飲酒至晚方散寶玉回至園中寬衣吃茶襲人見扇子上的墜兒沒了便問他往那里去了寶玉道馬上丟了睡覺時只見腰里一條血點似

的大紅汗巾子襲人便猜了八九分因說道你有了好的繫褲子把我那條還我罷宝玉聽說方想起那條汗巾子原是襲人的不該給人總是心里後悔口里說不出來只得笑道我賠你一條罷襲人听了點頭嘆道我就知道又幹這些事也不該拿着我的東西給那起混賬人去也難為你心里沒了美計兒再要說几句又恐滙上他的酒來少不得也睡了一宿無語至次日天明方纔醒了只見宝玉笑道夜里失了盜也不曉得你瞧：褲子上襲人低頭一看只見昨日宝玉繫的那條汗巾子繫在自己腰里呢便知是宝玉夜間換了忙一頓把解下來我不希罕這行子趁早免拿了去宝玉見他如此只得委婉解勸了一回襲人無法只得繫在腰里過後宝玉出去終久解下來擲在空箱子里自己又換了一條繫着宝玉並未理論因問起昨日可有什麼事情襲人便面

說二奶：打發人叫了紅玉去了他原要尋你來的我想什麼要緊我就作了  
主打發他去了宝玉道很是我已知道了不必尋我的根是襲人又道昨兒貴妃  
打發夏太監出來送了一百二十兩銀子叫在清虛觀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  
安醮唱戲獻供叫珍大爺領着眾位爺們跪香拜佛呢還有端午兒的節禮也  
賞了說省命小丫頭子來將昨日的所賜之物取了出来只見上尋宮扇兩柄  
紅麝香珠一串鳳尾羅二端芙蓉簪一領宝玉見了喜不自勝向別人的也都  
是這丫襲人道老太太的多省一個香如意一個瑪瑙枕太太老爺姨太太的  
只多省一個如意你的同室姑娘的一樣林姑娘同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只  
單有扇子同數珠免別人都沒了大奶：二奶：他兩個是每人兩把似兩疋  
羅兩個香袋兩個錠子藥宝玉听了笑道這是怎樣原故怎麼林姑娘的到

不同我的一樣到是宝姐：的同我一樣別是傳錯了罢襲人道昨兜拿出來都是一分一分的寫首籤子怎麼就錯了你的是在老太：屋里的我去拿了來了老太：說了明兜叫你一丁五更天進去謝恩呢宝玉道自然要走一盪說着便叫紫綃紫綃來拿了這了到林姑娘那里去就說是昨兜我得的愛什麼留下什麼紫綃答應了拿了去不一時回來說林姑娘說了昨兜也得了二爺留着罢宝玉聽說便命人收了剛洗了臉出來要望賈母那里請安去只見林代玉頂頭來了宝玉趕上去笑道我的東西叫你揀你怎麼不揀林代玉昨日所惱宝玉的心事早又丟開只催今日的事了因說道我沒這么大福禁受比不得宝姑娘什麼金什麼玉的我們不過是草木之人宝玉听他提出金玉二字來不覺心動疑猜便說道除了別人說什麼金什麼玉我心里要有這個想頭

天誅地滅萬世不得人身林代玉听他這話便知他心里動了疑忙又笑道好  
沒意思白：的說什麼誓管你什麼金什麼玉的呢宝玉道我心里的事也难  
對你說日後自然明白除了老太：老谷太：這三個人第四個就是妹：了  
要有第五個人我也說个誓林代玉道你也不用說誓我很知道你心里有妹  
妹但只是見了姐：就把妹：忘了宝玉道那是你多心我再不的林代玉道  
昨兒宝了頭不替你圓謊為什麼問着我呢那要是我你又不知怎麼樣了正  
說着只見宝釵從那邊來了二人便走開了宝釵分明看見只愁着不見低着  
頭过去了到了王夫人那里坐了一回然後到了賈母這邊只見宝玉在這里  
呢薛宝釵因往日母親对王夫人等曾提過金鎖是了和尚给的等日後有玉  
的方可結為婚姻等語所以提遠着宝玉昨兒見元春所賜的東西獨與他宝

玉一樣心里越發沒意思起來。幸巧宝玉被一個林代玉纏綿住了心，念：只記掛着林代玉並不理論。這事此刻忽見宝玉便笑道：「宝姐，我瞧你的紅麝串子可巧宝釵左腕上籠着一串，見宝玉問他，少不得褪了下來。宝釵生的肌膚豐澤，容易褪下來。宝玉在傍看着雪白一段酥臂，不覺動了羨慕之心，暗想：這了膀子要長在林妹身上，或者还得摸一摸，偏生長在他身上，正是恨沒福得摸。忽然想起金玉一事來，再看宝釵形容，只見臉若銀盆，眼似水杏，唇不点而紅，眉不画而翠，比林代玉另具一種嫵媚風流，不覺就飲了。宝釵褪了串子來，避與他也忘了。接宝釵見他怔了自己，到不好意思的丟下串子，回身便要走。只見林代玉登着門檻子，嘴里咬着手帕子，笑呢。宝釵道：你又禁不得風吹，怎又眼在那風口里。林代玉笑道：何曾不是在屋里的？只因

聽見天上一聲叫喚出來瞧了瞧原來是兀欵雁薛宝釵道雁在那里呢我也  
瞧一瞧林代玉道我僥出來他就忒兒一聲飛了口里說有將手里的帕子一  
甩向宝玉臉上甩來宝玉不防正打在眼上暖灼了一聲要知端的且听下回  
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清虛觀賈母鳳姐原意大適意大快樂偏寫出多少不適意事來此亦天然至情至理必有之事

二玉心事此回大書是難了割却用太君一言以定是道悉通部書之大旨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還禱福

斟情女情重愈斟情

話說宝玉正自發怔不想代玉將手帕子甩了來正碰在眼睛上到噍了一跳問是誰林代玉搖著頭兒笑道不敢是我失了手因為姐姐要看歡雁我比給他看不想失了手宝玉揉着眼睛待要說什麼又不好說的一時鳳姐兒來了因說起初一日在清虛觀打醮的事來約着寶釵黛玉等看戲去寶釵笑道罷、怪熟的什麼沒看過的戲我就<sup>可</sup>不去鳳姐兒道他們那里涼快兩邊又有樓借們要去我頭幾天打發人去把那些道士都趕出去把樓打掃乾淨掛起簾子來一丁兩人不許放進廟去便是好昵我已回了太太了你們

不去我去這些日子也悶的很了家里唱動戲我又不得舒舒服服的看賈母  
聽說笑道既這麽着我同你去鳳姐聽說笑道老祖宗也去乾淨好了就只是  
我又不得受用了賈母道到明兒我再正面樓上你傍邊樓上你也不用到我  
這邊來立規矩可好不好鳳姐兒笑道這就是老祖宗疼我了賈母曰而向宝  
釵道你也去連你母親也去長天老日的在家里也是睡覺宝釵只得答應着  
賈母又打發人去請了薛姨媽順路告訴王夫人要帶了他們姊妹去王夫人  
因一則身上不好二則預備着元春有人出來早已回了不去的听賈母如今  
這樣說笑道還是這麽高興曰打發人去到園里告訴有要忙的只管初一跟  
了老太太：狂去這个話一傳遍了別人都還可已只是那些了頭們天：不得  
出門檻子听了這話誰不要去便是各人的主子懶怠去他也百般攔掇了去

因此李宮裁等都說去賈母越發心中喜歡早已分付人去打掃安置都不必細說單表到了初一這一日榮國府門前車輛紛紛人馬簇簇那底下凡執事人等洵得是貴妃作好事賈母親去拈香正是初一日乃月之首日况是端陽節洵因此凡動用的什物一色都是齊全的不同往日少時賈母等出來賈母坐一乘八人大轎李氏鳳姐兒薛姨媽每人一乘四人轎寶釵代玉二人共坐一輛翠蓋珠櫻六宝車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共坐一輛朱輪翠蓋車然後賈母的了頭鴛鴦鸚鵡武珣玳瑁林黛玉的了頭紫鵲雪雁春纖宝釵的了頭鶯兒文杏迎春的了頭司棋绣橘探春的了頭待書翠墨惜春的了頭入画彩屏薛姨媽的了頭同喜同貴外帶着香菱、雲碧的了頭臻兒李氏的了頭素雪麝月鳳姐兒的了頭平兒豐兒小红並王夫人兩丫丫頭也要限了鳳姐兒來金釧

彩雲奶子抱着大姐兒帶着巧姐兒另在一車還有兩個丫頭一共又連上各房的老嫗、奶娘並跟出門的家人媳婦子烏壓壓的占了一街的車費母寺已經坐轎去了多遠這門前尚未坐完這丫說我不同你在一處那丫說你壓了我們奶子的包袱那邊車上又說踏了我的花兒這邊又說碰折了我的扇子喏：呱：說笑不<sup>了</sup>倦周瑞家的<sup>這</sup>趕來過去的說道姑娘們這是街上看人笑話說了兩遍方覺好了前頭的全副執事擺開早已到了清虛觀了宝玉騎着馬在賈母轎前街上人都站在兩邊將至觀前只听鐘鳴鼓响早有張法官執香披衣帶領眾道士在路傍迎接賈母的轎剛至山門以内賈母在轎內因看見有守門大帥並千里眼順風耳當方土地本境城隍各位泥胎聖像使命住轎費珍帶領各子弟上來迎接鳳姐兒知道駕鸞尋在後面趕不上來挽賈母

自己下了轎忙要上來揸可巧有十二三歲的小道士兜拿着剪筒照管剪各處蠟花正欲得便且藏去不想一頭撞在鳳姐兜懷里鳳姐便一揚手照臉一下把那小姨子打了一個筋斗罵道野牛命的<sup>你住</sup>朝那里跑那小道士也不顧拾燭剪爬起來往外還要跑正置宝釵等下車衆婆娘媳婦正圍隨的風雨不透但見一个小道士滾了出來都喝聲叫拿……打……賈母听了忙問是怎了賈環忙出來向鳳姐上去挽住賈母就回說一个小道士兒剪灯花的沒躲出去這會子混鑽呢賈母听说忙道快帶了那孩子來別唬着他小門小戶的孩子都是姣生慣養的那里見的這了勢派倘或唬着他到怪可憐見的他老子娘豈不疼的慌說着便叫賈環去好生帶了來賈環只得去拉了那孩子來那孩子還一手拿着蠟剪跪在地下亂戰賈母命賈環拉起來叫他

別怕向他几歲了那孩子痛說不出話來賈母還說可憐見的又向賈環道環  
哥兒帶他去罷給他些錢買菓子吃別叫人難為了他賈環答應領他去了這  
里賈母帶着衆人一層的層的瞻拜觀玩外面小廝們見賈母等進入二層山  
內忽見賈環領了一个小道士出來叫人來帶去給他几百錢不要難為了他  
家人聽說忙上來領了下去賈環站在階上回問管家在那里底下站的小  
廝們見問都一齊喝聲說叫管家登時林之孝一手整理着帽跑了來到賈環  
跟前賈環道虽说這里地方大今不承望來這套人你使的人你就帶了往  
你的那院里去使不着的打發到那院里去把小兒們多挑几个在這二層  
門上同兩邊的角門上伺候着要東西傳話你可知道不知道今兒小姐奶  
們都出來一个兩人也到不了這里林之孝忙答應得又說了几个是賈環道



去罢又問怎麼不見蓉兒一聲未了只見賈蓉從鐘樓里跑了出來賈珮道你  
 瞧：他我這里也沒熱他到乘涼去了喝命家人啐他那小廝們都知道賈珮  
 素日的性子違拗不得有丁小廝便上來向賈蓉臉上啐了一口賈珮又道問  
 著他那小廝便向賈蓉道爺還不怕熱奇兒怎麼先乘涼去了賈蓉托着手一  
 聲不敢說那賈芸賈萍賈芹等聽見了不但他們慌了亦且連賈璉賈瑞賈璣  
 等也都忙了一丁：：這牆根下慢：的溜下來賈珮又向賈蓉道你站著作  
 什麼還不騎了馬跑到家里告訴你娘母子去老太太：同姑娘們都來了叫他  
 們快來伺候賈蓉聽說忙跑了出來一疊聲要馬一面抱怨道早都不知作什  
 麼的這會子尋噴我一面又罵小子綑着手呢馬也拉不來要打發小子去又  
 恐後來對出來說不得親自走一盪騎馬去了不在話下且說賈珮方要抽身

進來只見張道士站在傍邊陪笑說道論理我不比別人應該裡頭伺候只因  
天氣炎熱衆位千金都出來了法官不敢擅入請爺的示下恐太老問我要隨  
喜那里我只在這里伺候罢了賈琏知道這張道士虽然是當日榮國府國公  
的替身曾任先皇御口親呼為大幻仙人如今現掌道錄司印又是當今封為  
終了真人現今王公藩鎮都稱他為神仙所以不敢輕慢二則他又常往兩府  
府里去凡夫人小姐都是見的今見他如此說便笑道俗們自己你又說起這  
話來再多說我把你這鬍子還捋了呢还不限我進來那張道士呵大笑限  
了賈琏進來賈琏到賈母跟前控身陪笑說這張爺進來請安賈母听了忙  
道挽他來賈琏忙去挽了過來那張道士先哈哈笑道無量壽佛老祖宗一向  
福壽安康衆位如小姐納福一向沒到府里請安太老氣色越發好了賈母

笑道老神仙你好快道士笑道托老太：萬福萬壽小道也還康健別的到  
罷只記掛着哥兒一向身上好前日四月二十六日我這里做遮天大王的聖  
誕人也來的少東西也很干淨我說請哥兒來狂：怎說不在家賈母說道  
果真不在家一面回頭叫宝玉誰知宝玉解手去了纔來忙上前向張爺：好  
張道士忙抱住向了好又向賈母笑道哥兒越發：福了賈母道他外頭好里  
頭弱又搭着他老子逼着他念書生的：把个孩子逼出病來了張道士道前  
日我在好儿處看見哥兒的字作的詩都好的了不得怎麼老爺還報怨說  
哥兒不大欢喜念書呢依小道看來也就罷了又嘆道我看見哥兒的這个形  
容身段言談奔動怎麼就同當日國公爷一个稿子說着兩眼流下泪來賈母  
听說也由不得滿臉泪痕說道正是呢我養這些兒子孫子也沒一个像他爷

爷的就只這玉兒像他爷；那張道士又向賈珮道當日國公爷的模樣兒  
爷們一輩的不用說自然沒赶上大約連大老爷二老爷也記不清楚了說畢  
呵；又一大笑道前日在一个人家看見一位小姐今年十五歲了生的到也  
好了模樣兒我想着哥兒也使尋親事了若論這小姐模樣兒聰智慧明很基  
家當到也配的过但不知老太；怎樣小道也不敢造次尋請了老太；的  
示下終敢向人去說賈母道上面有和尚說了這孩子命里不早該娶定親再  
大一大兒再定罷你可如今打听有不管他根基富貴只要模樣配的上就好  
來告訴我便是那家子窮不過給他几兩良子罷了只是模樣性格兒難得好  
的說畢只見鳳姐兒笑道張爷；我們丫頭的寄名符兒你也不換去前兒  
你還有那麽大臉打發人和我要鶯黃假子去要不給你又恐怕你那老臉

上過不去張道士呵；大笑道你瞧我眼花了也沒看見奶；在這里也沒道  
多謝符早已有了前日原要送去的不指望娘；來作好事就混忘了還在佛  
前鎮着待我取來說着跑到大殿上去一時拿了一個茶盤搭着大紅蟒緞經  
袱子托出符來大姐兒的奶子接了符張道士方教抱過大姐兒來只見鳳姐  
笑道你就手里拿出來罷了又用了盤子托着張道士道手里不干不淨的怎  
麼拿用盤子潔淨些鳳姐兒笑道你只顧拿出盤子到<sup>來</sup>唬我一跳我不說你是  
為送符到像是和我們化布施來了家人聽說湊然一笑連賈珮也掌不住笑  
了賈母回頭道猴兒；：你不怕割舌頭下地獄鳳姐兒笑道我們爷兒們不  
相干他怎麼常；的說我訣積陰騭遲了就短命呢張道士也笑道我拿出盤  
子來一舉兩用却不為化布施到要將哥兒的這玉請了下來托出去給那些

遠來的道友並杖子杖孫們見識：賈母道既這們有你老人家老天拔地的跑什麼就帶他去瞧了叫他進來豈不省事張道士道老太太不知道看者小道是八十多歲的人托老太：的福到也健壯二則外面的人多氣味難聞況是了暑熱的天哥兒受不慣倘或哥兒受了腌臢氣味到值多的賈母所說便命宝玉摘下通靈玉來放在盤內那張道士說：業：的用蟒袱子墊着捧了出去這里賈母與衆人各處遊玩了一回方去上樓只見賈珮回說張爺送了玉來剛說着只見張道士捧了盤子走到跟前笑道衆人托小道的福見了哥兒的玉寔在可罕都沒什麼敬賀之物這是他們傳道法器都愿意為敬賀之禮哥兒便不希罕只留者在房里頑耍賞人罷賈母所說向盤內看時只見也有金璫也有玉玦或有事：如意或有歲：平安皆是珠穿寶玉琢金

鏤共有三五十件曰說道這何也胡浦他們出家人是那里來的何必這樣斷道不能收張道士笑道這是他們一點敬心小道也不能阻擋老太若不留不豈不叫他們看着小道微薄不像是門下出身了賈母听如此說方命人接了宝玉笑道老太張爺既說又推辭不得我要這也無用不如叫小子們捧了這個跟着我出去散給窮人罷賈母笑道這到說的是張道士又忙攔道哥兒究竟要行好但這些東西豈說不甚希奇到底也是几件器皿若給了乞丐一則與他們無益二則反到遭塌了這些東西要捨給窮人何不就散錢與他們宝玉听说便命收下等晚間拿錢施捨罢了說畢張道士方退出去這里賈母與眾人上了樓在正面樓上歸坐鳳姐等占了東樓衆丫頭等在西樓輪流伺候賈珍一時來回神前點了戲頭一本白蛇記賈母向白蛇記是什麼故事賈

玳道是漢高祖斬蛇方起首的故事第二本是滿床笏賈母笑道這到是第二本上也罢了神佛要這樣也只得罢了又向第三本賈玳道第三本是南柯夢賈母听了便不言語賈玳退了下来至外邊預備着伸表焚錢糧開戲不在話下且說宝玉在樓上坐在賈母傍边叫了个小丫頭子捧着方纔那一盤子賀物將自己玉帶上用手番弄尋撥一件一件的挑與賈母看賈母因看見有了赤金點翠的其毒便伸手番弄拿了起来笑道這件東西好像我看見誰家的孩子也帶着這个的宝釵笑道史大妹：有一个比這个小些賈母道是雲兒有這个宝玉道他這个往我们家去住着我也沒看見探春笑道宝姐：有心不管什麼他都記得林代玉冷笑道他在別的上还有限惟有這些人帶的東西上越發留心宝釵听说便回頭粧沒聽見宝玉听见史湘雲有這件東



西自己便將那麒麟忙拿起來揣在懷里一面心里又想到怕人看見他聽見史湘雲有了他就留這件因此手里揣着却拿眼睛飄人只見衆人都到不大理論惟有林代玉聽着他點頭兒似有讚嘆之意宝玉不覺心里沒好意思起來又掏了出來向帶玉笑道這了東西到好頑我替你留省到了家穿上你帶林代玉將頭一扭說道我不希罕宝玉笑道你果然不希罕我少不得就拿着說着又揣了起來剛要說話只見賈珍賈蓉的妻子婆媳兩了來了彼此見過賈母方說你們又來做什麼我不過沒事來逛；一句話沒說了只見人報馮將軍家有人來了原來馮紫英家聽見賈府在廟里打醮連忙預備了猪羊香燭茶銀之類的東西送禮鳳姐兒听了忙趕過正樓來拍手笑道噯呀我就不防這了只說俗們娘兒們來鬧狂；人家只當俗們大擺壽壇的來送禮都是

老太：湫的這又不得預備賞封兒剛說了只見馮家的管家兩個娘子上樓  
來了馮家兩個未去接着趙侍郎也有禮來了于是接二連三都聽見賈府打  
醮女眷都在廟里凡一應遠親近友世家相遇都來送禮賈母絕後悔起來說  
又不是什麼正緊齋事我們不過洩狂：就想不到這禮上沒的驚動了人因  
此虫看了一天戲至下午便回來了次日便懶怠去鳳姐又說打牆也是動土  
已經驚動了人今兒樂得還去狂：那賈母因昨日張道士提起宝玉說親的  
事來誰知宝玉一日心中不自在回家來生氣嗔着張道士與他說了親口口  
声声說從今以後再不見張道士了別人也並不知為什麼原故二則林黛玉  
昨日回家又中了暑因此二事實母便執意不去了鳳姐見不去自己帶了人  
去也不在話下且說宝玉因此見林黛玉又病了心里放不下飯也懶去<sup>持</sup>吃不

時來向林代玉又怕他有歹好，多回說道：「你只管看你的戲，去在家里作什麼。宝玉因昨日張道士提親，心中大不受用，今聽見林代玉如此說，心里因想道：別人不知道我的心，還可恕；連他也奚落起我來，因此心中更比往日的煩惱，加了百倍。若是別人跟前，斷不能動這肝火。只是林代玉說了這話，到此往日別人說這話不同，由不得立刻沉下臉來，說道：『我自認得了你罷了。』」林代玉聽說，便冷啞了兩聲，白認得了我那里像人家有什麼配的上呢。宝玉聽了，便向前來，支到臉上，你這麼說是安心咒我，天誅地滅。林代玉一時解不過這話來，宝玉又道：「昨兒還為這話賭了幾回咒，今兒你到底又准我一句。我便天誅地滅你。又有什麼益處？」林代玉一聞此言，方想起上日的話來，今日原自己說錯了，又是着急，又是羞愧，便顫兢兢的說道：「我要安心咒你，我也天

誅地滅何苦來我知道昨日張道士說親你怕阻了你的好姻緣你心里生氣來拿我熱性子原來那宝玉自幼生成有一種下流痴病况幼時和代玉耳鬢斯磨心情相對及如今稍明時事又看了那些邪書僻傳凡遠親近友之家所見的那些閨英瀾秀皆不能有及林代玉者所以早存了一段心事只好說出來故每或喜或怒變盡法子暗中試探那林代玉偏生也是了有些痴病的也每用假情試探因你既將真心真意瞞了起來只用假意我也將真心真意瞞了起來只用假意如此兩假相逢終有一真其間瑣碎難保不有口角之爭即如此刻宝玉的心内想的是別人不知我的心還有可怒難道你就不想我的心里眼里只有你；不能為我煩惱反來以這話奚落堵我可見我心里一時一剎白有你；竟心里沒我心里這意思只是口里說不出來

一個心弄成兩  
 個心之句期堂  
 情殷每有是  
 事近况疑兩集  
 中句云未形猜  
 妮情狀隱步  
 常嬌喚愛奴  
 真信不伴也  
 緣園

那林代玉心里想着你心里自然有我虽有金玉相对之說你豈是重這邪說  
 不重我的我便時常提這金玉你只管了然自有無謂的方見得是待我重而  
 毫無此心了如何我只一提金玉的事你就着急可知你心里時有金玉見  
 我一提你又怕我多心故意着急安心哄我看來兩個人原本是一個心但都  
 多生了枝葉反弄成兩個心了那宝玉心中又想有我不管怎樣都好只要  
 你隨意我便立刻因你死了也情愿你知也罷不知也罷只由我的心可見你  
 放和我近不知我遠那林代玉心里又想看你只管你：好我自好你何必為  
 我而自失殊不知你失我自失可見是你不叫我近你有意叫我遠你了如此  
 看來却都是求近之心反弄成疎遠之意如此之話皆他二人素習所存私心  
 也难怪述如今只述他們外面的形容那宝玉又聽見他說好姻緣三个字越

發逆了已意心里乾噎口里說不出話來便賭氣向頸上抓下通靈宝玉咬牙恨命往地下一摔道什麼撈什骨子我砸了你完事偏生那玉堅硬非常摔了一下竟文風沒動宝玉見沒摔碎便回身找東西來砸林黛玉見他如此早已哭起來說道何苦來你摔砸那啞吧物件有砸他的不如來砸我二人鬧着紫鵲雪雁等忙來解勸後來見宝玉下死砸玉忙上來奪又奪不下來見比往日鬧的大了少不得去叫襲人、忙趕了來總奪了下來宝玉冷笑道我砸我的東西與你們什麼相干襲人見他臉都氣黃了眼眉都變了樣來沒氣的這樣便拉着他的手笑道你同妹、辯嘴不犯有砸他倘或砸坏了叫他心里臉上怎麼过的去林黛玉一行哭着一行听了這話說到自己心坎兒上來可見黛玉連襲人不如越發傷心大哭起來心里一煩惱方纔吃的香薷飲解暑湯

便受不住哇的一声都吐了出来紫鶻忙上來用手帕子接住登時一口一口的把一塊手帕子吐濕雪雁忙上來捉紫鶻道重然生氣姑娘到的也該保重着些纔吃了藥好些這會子回和宝二爷辯嘴又吐出來倘或犯了病宝二爷怎麼过的去呢宝玉听了這話說到自己心坎兒上來可見代玉不如一紫鶻又見林代玉臉紅頭脹一行啼哭一行氣湊一行是淚一行是汗不勝怯弱宝玉見了這般又自己後悔方纔才諛同他教証這會子他這樣光景我又替不了他心里想着也由不得滴下泪來了襲人見他两个哭由不得守着宝玉也心酸起來又摸着宝玉的手冰冷待要劝宝玉不哭罢一則又恐宝玉有什麼委曲悶在心里二則又恐薄了林代玉不如大家一哭就丟開手了因此也流下泪來紫鶻一面收拾了吐的藥一面拿扇子替林代玉輕輕的搦着見三个

人都鴉雀無聲各人哭各人的也由不得傷心起來也拿手帕子擦泪四了人都無言对泣一時襲人勉强笑向宝玉道你不看別的你看：這玉上穿的穗子也不該同林姑娘辯嘴林代玉听了也不顧病趕來奪過去順手抓起一把剪子來要剪襲人紫鵲剛要奪已經剪了几段林代玉哭道我也是白効力他也不希罕自有別人替他再穿好的去襲人忙接了說道何苦來這是我饒多嘴的不是了宝玉向林代玉道你只管剪我橫豎不帶他也沒什麼只願裡頭鬧誰知那些老婆子們見林代玉大哭大吐宝玉又砸玉不知道要鬧到什麼田地倘或連累了他們便一齊往前頭回賈母王夫人知道好不甘連了他們那王夫人賈母見他們忙忙的作一件正緊事來告訴也都不知有了什麼大禍便一齊進園來瞧他兄妹急的襲人抱怨紫鵲為什麼驚動了老太太：



太紫鵲又只當是襲人去告訴的也。報怨襲人那賈母王夫人進來見寶玉也無言。林代玉也無話問起來。又沒為什麼事。便將這禍移到襲人紫鵲兩人身上。說為什麼你們不小心。伏侍這會子。淘起來都不管了。因此將他二人連罵帶說教訓了一頓。二人都沒話。只得听省。還是賈母帶出寶玉去了。方纔平服過一日。至初三日。乃是薛蟠生日。家里擺酒唱戲。來了賈府諸人。寶玉因得罪了林代玉二人。總未見面。心中正自後悔。無精打彩的。那里還有心腸去看戲。因而推病不去。林代玉不過前日中了些暑滯之氣。本無甚大病。聽見他不去。心里想他是好吃酒看戲的。今日反不去。自然是因為昨兒氣着了。再不然他見我不去。他也沒心腸去。只是昨兒千不諛萬不諛。剪了那玉上的穗子。管定他再不帶了。還得我穿了他纔帶。因而心中十分後悔。那賈母見他兩個都

都生了氣只說趁今兒那邊看戲他兩丁見了也就完了不想又都不去老人家  
急的抱怨說我這老冤家是那世里孽障備生遇見了這麽兩丁不省事的小  
冤家沒有一天不叫我操心真是俗語說的不是冤家不聚頭几時我閉了這  
眼斷了這口氣憑着這兩丁冤家鬧上天去我眼不見心不煩也就罷了偏又  
不噤這口氣自己抱怨着也哭了這話傳入宝林二人耳內原來他二人竟是  
恁未听見過不是冤家不聚頭的這句俗語如今忽然得了這句話好似參禪  
的一般都底頭細嚼這句的滋味都不覺潛然泣下至不曾會面然一丁在瀟  
湘館臨風洒泪一丁在怡紅院對月長吁却不是人居兩地情發一心襲人因  
劝宝玉道千萬不是都是你的不是往日家里小廝們和他們的姊妹辯嘴或  
是兩口子分爭你听見了你还罵小廝們蠢不能体贴女孩兒們的心今兒你

也這么省了明兒初五大節下你們兩下再這們仇人似的老太：越發要生氣一定弄的不安生依我勸你正緊下下氣陪下不是大家還是照常一樣這么也好那么也好那宝玉聽見了不知依與不依要知端詳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指扇槁双玉是寫宝釵金蟬脫殼

銀釵画蔷學是寢女夢中說夢

脚踢襲人是斷無是理竟有是事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回

宝釵借扇機帶双敲

椿灵劃誓癡及局外

話說林代玉與宝玉角口後也自後悔但又無去就他之理因此日夜恫恫如有所失紫鵲度其意乃勸道若論前日之事竟是姑娘太浮躁了些別人不知宝玉那脾氣難道僂們也不知道的為那玉也不是闹了一遭兩遭了代玉啐道你到來替人派我的不是我恁么浮躁了紫鵲笑道好的為什么又剪了那穗子豈不是宝玉只有三分不是姑娘到有七分不是我着他素日在姑娘身上就好皆因姑娘小性兒常要歪派他總這么林代玉欲答話只听院外叫門紫鵲听了一听笑道这是宝玉的声音想必是來賠不是來了林代玉听了

道不許開門紫鵲道姑娘又不是了這麽熱天毒日頭地下晒壞了他如何使  
得呢口裡說着便出去開門果然是宝玉一面讓牠進來一面笑道我只當是  
宝二爷再不上我們這門了誰知这会子又來了宝玉笑道你們把極小的事  
到說大了好：的為什麼不來我便死了魂也要一日來一百遭妹：可大好  
了紫鵲道身上病好了只是心裏氣不大好宝玉笑道我曉得有什麼氣一面  
說着一面進來只見林黛玉又在床上哭那林黛玉本不曾哭聽見宝玉來由  
不得傷了心止不住滾下淚來宝玉哭着走近床來道妹：身上可太好了林  
黛玉只顧拭淚並不答應宝玉因便挨在床沿上坐了一面笑道我知道妹：  
不惱我但只是我不來叫傍人看看到像是俗們又辯了辯的似的若等他們  
來劝俗們那時節豈不俗們到覺生分了不如这会子你要打要罵憑着你怎么



恁樣千萬別不理我說着又把好妹妹叫了幾萬聲林代玉心里原是再不理  
宝玉的這會子見宝玉說別叫人知道他們辯了幾就生分了是的這一句話  
又可見得此人原親近因又掌不住哭道你也不用哄我從今以後我也不敢  
親近二爺：也全當我去了宝玉听了哄道你往那去呢林代玉道我回家  
去宝玉哄道我跟了你去林代玉道我死了宝玉道你死了我做和尚林代玉  
一聞此言登時將臉放下來問道想是你耍死了胡說的是什麼你家到有几  
箇親姐：親妹：呢明兒都死了你几箇身子去作和尚明兒我到把這話告  
訴別人去評：宝玉自知這說的造次了後悔不來登時臉上紅脹起來低着  
頭不敢則一声幸而屋裏没人林代玉直瞪：的懣了他半天氣的一声兒也  
說不出來見宝玉驚的臉上紫脹便咬了牙用指頭恨命的在他額額上戳了

一下字了一声咬牙說道你這剛說了兩箇字便又嘆了一口氣仍拿起手帕子來擦眼泪宝玉心里原有無限的心事又兼說錯了話正自後悔又見代玉戳他一下要說不出來自嘆自泣因此自己也有所感不覺滾下泪來要用帕子揩拭不想又忘了帶來使用衫袖去擦林代玉雖然哭着却一眼看見了見他穿自簇新藕合紗衫竟去拭淚便一面自己拭着泪一面回身將枕邊搭的一方綃帕子拿起來向宝玉懷里一捧一語不發仍掩面自泣宝玉見他捧了帕子來忙接住拭了泪又挨近前些伸手攬了林代玉一隻手嘆道我的五臟都碎了你还只是哭走罢我同你姓老太；跟前去林代玉將手一捧道誰全你拉；扯；的一天大似一天的还這麽延皮賴臉的連个道理也不知道一句沒說完只听好了宝林二人不妨都啼了一跳回頭看是鳳姐兒跑了

進來笑道老太：在那里抱怨天抱怨地只叫我來瞧，你們好了沒有我說不用瞧過不了三天他們自己就好了老太：罵我說我懶我來了果然應了我的話了也沒見你們兩個人有些什麼可辯的三日好了兩日惱了越發越成了孩子了有這會子拉着手哭的昨兒為什麼又成了烏眼雞呢還不跟我走到老太：跟前叫老人家也放些心說自拉了林黛玉就走林黛玉回頭叫了頭們一個也沒有鳳姐道又叫他們作什麼有我伏侍你呢一面說一面拉了就走宝玉在後面跟着出了園門到了賈母跟前鳳姐笑道我說他們不用人費心自己就會好的老祖宗不信一定叫我去說合我及至到那里要說合誰知兩個人到在一處對賠不是了對笑對訴到像黃鷹抓住了鷄子的腳兩個都扣了環了那里還要人去說合說的滿屋裏都暖起來此時寶釵正在這

里那林代玉只一言不發挨着賈母坐下。宝玉沒甚說的，便向寶釵笑道：「大哥哥好日子，偏生我又不好了，沒別的禮送，連丫頭也不得磕去。」大哥：「不知我病到像我懶推故不去的，倘或明兒忙了，姐替我分辯。」寶釵笑道：「這也多事，你便要去，也不敢驚動，何況身上不好？弟兄們日一霎要存這心，到生分了。」宝玉又嗔道：「姐知道體諒我就好了。」又道：「姐怎麼不着戲去？」寶釵道：「我怕熱着了，兩齣熱的狠，要接客又不散，我少不得推身上不好就來了。」宝玉聽說自己由不得臉上沒意思，只得又搭趣笑道：「怪不得他們拿姐。」比楊妃原來也體豐怯熱，寶釵聽說不由的大怒，待要怎樣，又不好怎樣，回思了一回，臉紅起來，便冷笑了兩聲，說道：「我到像楊妃，只是沒一个好哥，好兄弟，可以作得楊國忠的。」二人正說着，可巧丫頭靛兒因不見了扇子和寶釵，笑道：

必是宝姑娘藏了我的好姑娘賞我罢宝釵指他道你要仔细我合你頑過你再疑我和你素日嘻皮笑臉的那些姑娘們跟前你該問他們去說的了靚兒跑了宝玉自知又把話說造次了當着許多人更比他在林代玉跟前更不好意思便急回身又全別人搭趣去了林代玉聽見宝玉奚落宝釵心中着寔得意便要搭言也趁勢兜取个笑不想靚兒因找扇子宝釵又發了兩句話他便改口笑道宝姐：你听兩齣什麼戲宝釵因見林代玉面上有得意之態一定是听了宝玉方纔奚落之言遂了他的心忽又見向他這話便嗟道我看的是李逵罵了趙江後來又賠不是宝玉便嗟道姐：通今博古色：都知道怎麼連一齣戲的名子也不知道就說了這麼一串子這叫負荆請罪宝釵嗟道原來這叫作負荆請罪你們通今博古纔知道負荆請罪我不知道什麼是負

荆請罪一句話还未說完宝玉林代玉二人心里有病听了這話早把臉羞紅了鳳姐於這些上虽不通達但只看他三人形景便知其意便也嗟着向人道你们大暑天誰还吃生薑呢衆人不解意便說道沒有吃生薑鳳姐故意用手摸着腮吃異道既没人吃生薑怎麼這麼辣的宝玉林代玉二人听见這話越發不好过了宝釵再要说话見宝玉十分討愧形景改变也就不好再說只得一吸收住别人摸未解得他四个人的言語因此付之流水一時宝釵鳳姐去了林代玉嗟向宝玉道你也試着比我利害的人了誰都像我心扯口忤的由着人說呢宝玉正因宝釵多了心自己沒趣又見林代玉來向着他越發沒好氣起來待要说兩句又恐林代玉多心說不得忍有氣無精打彩一直出來誰知目今盛暑之時又當早飯已過各處王僕人等多半都因日長神倦之時宝

玉背着手到一處，鴉雀無聞。恰費母這里出來往西走過了穿堂便是鳳姐的院落到他們院門前只見院門掩着知道鳳姐素日的規矩每到天熱午間要歇一小時辰的進去不便遂進角門來到王夫人上房內只見几个頭子手里拿着針線却打盹兒呢王夫人在裡間涼榻上睡着金釧兒坐在傍邊搥腿也乜斜着眼亂恍宝玉輕輕的走到跟前把他身上帶的墜子一滴金釧兒睜開眼見是宝玉，悄悄的笑道就困的這麼着金釧兒抿嘴一笑摆手令他出去仍合上眼宝玉見了他就有些戀戀不捨的悄悄的探頭瞧王夫人合着眼便已向身边荷包裡帶的香露潤津丹掏了出來便向金釧兒口裡一送金釧兒並不睜眼只管噙了宝玉上來便拉着手悄悄的嘆道我明和太太討你偕們在一處罷金釧兒不答宝玉又道不然等太太醒了我就討金

釧兒睜開眼將宝玉一推，嗟道：「你忙什麼？金簪子吊在井裡頭，有你的，只是有你的。」連這句話，語難道也不明白，我到告訴你。丫巧宗兒，你往東小院子裏拿，環兒彩雲去。宝玉嗟道：「憑他怎麼去罷。」我只守着你，只見王夫人翻身起來，照釧兒臉上就打了丫嘴巴子，指着罵道：「下作小娼婦，好好的爺們，都叫你教坏了。」宝玉見王夫人起來，早一溜烟去了。這裏釧兒半边臉火熱，一聲不敢言語，登時衆丫頭聽見王夫人醒了，都忙進來。王夫人便叫玉釧兒：「把你媽叫來，帶出你姐去。」釧兒聽說，忙跪下，哭道：「我再不敢了。」太：「要打罵只管罰落，別叫我出去，就是天恩了。」我限了太：「十來年，這會子攆去，我還見人不見人呢？」王夫人固然是了寬仁慈厚的人，從曾來不曾打過了頭們，一下今忽見釧兒行此無耻之事，比乃平生最恨者，故氣氣忿不過，打了一下罵了兒



句虽金釧兒苦求亦不肯收留到底喚了金釧兒之母白老媳婦來領了下去  
那金釧兒含羞忍辱的出去不在話下且說那宝玉見王夫人醒來自已沒趣  
忙進大觀園來只見赤日當空樹陰合地滿耳蟬聲靜無人語剛到了薔薇花  
架只听有人哽噎之聲宝玉心中疑惑便站住細听果然架下那邊有人如今  
五月之際那薔薇正是花葉茂盛之際宝玉便悄悄的隔籬笆洞兒一看只  
見一丫女孩子蹲在花下手里拿着根管頭的簪子在地下掘土一面悄悄的  
流淚宝玉心中想到難道這也是了痴子又像顰兒來葬花不成因又自嘆道若  
真也葬花可謂東施效顰不但為新特且更可厭了想畢便要叫那女子說  
你不用跟着那林姑娘了話未出口幸而再看時這女孩子面生不是了侍  
兒到像是那十二个孝戲的女孩子之內的却辯不出他是生淨丑那一角

色來宝玉忙把舌頭一伸將口掩住自己想道幸而不曾造次上兩次皆因造次了顰兒也生氣宝兒也多心如今在得罪了他們越發沒意思了一面想一面又恨認不得這了是誰再的神細者只見這女孩子眉蹙眼顰秋水面薄腰纖嫩：婷：大有林黛玉之態宝玉早又不忍棄他相去只管痴着只見他雖然用金簪劃地並不是掘土埋花竟是向土上画字宝玉用眼隨着簪子的起落一直一画一點一勾的着了去教一教十八筆自己又在手心里用指頭按着他方才下筆的規矩寫了猜是了什麼字寫成一想原來就是了菡薇花的菡字宝玉想到必定是他也要作詩填詞這會子見了這花因有所感或者偶成了兩句一時興至悲忘在地下画着推敲也未可知且着他底下再寫什麼一面想一面又着只見那女孩子還在那里画呢画來画去還是了菡

字再看还是了菑字裡面的原是早已痴了画完一个又画一个已经画了有几千了菑外面的不觉也看痴了两个眼睛珠儿只管随着簪子动心里却想这女孩子一定有什么话说不出来的大心事绕这样个形景外面既是这了形景心里不知怎么熬煎着他的模样儿这般单薄心里那里还搁得住熬煎可恨我不能替你分些过来伏中陰晴不定片扇雲可致雨忽一陣凉風过了唰唰的落下一陣雨来宝玉着着那女子頭上滴下水来似衣裳登時湿了宝玉想道這時下雨他这个身子如何禁得驟雨一激因此禁不住便說道不用寫了你看下大雨身上都湿了那女孩子听说到啼了一跳抬頭一看只見花外一个人叫他不要寫了下大雨了一則宝玉臉面俊秀二則花葉繁茂上下俱被枝葉隱住剛露着半边臉那女孩子只當是了了頭再不想是宝玉回嗔道

多謝姐姐提醒了我難道姐、在外頭有什麼遮雨的一句提醒了宝玉嘆喏  
了一声倦覺得渾身冰涼低頭一看自己身上也都濕了說聲不好只得一氣  
跑回怡紅院去了心里却還記里有那女孩子沒處避雨原來明日是端陽節  
那文官等十二个女子都放了~~身~~<sup>殿</sup>進園來各處頑耍可巧小生宝官正且玉官  
两个女孩子正在怡紅院和襲人頑嗟被大雨阻住大家把溝堵了水積在院  
內把些綠頭鴨花鵝彩鴛鴦捉的捉赶的赶縫了翅膀放在院內頑耍將院  
門关了襲人等都在遊廊上嘻嗟宝玉見关了門便以手扣門裡面諸人只顧  
嗟那里聽見叫了半日拍的門山响裡面方聽見了估諒有宝玉这会子在<sup>再</sup>不  
回來的襲人嗟道誰这会子叫門說人<sup>叫</sup>開去宝玉道是我麝月道是宝姑娘的  
声音晴雯道胡說宝姑娘这会子做什么來襲人道讓我隔着門縫兜瞧：可

開就開要不可開叫他淋着去說着便頓首進廊到門前往外一瞧只見宝玉淋的雨打雞一般襲人見了又是着急又是可嘆忙開了門嘆的彎着腰拍手道這怎麼大雨里跑什麼那里知道爺回來了宝玉一肚子沒好氣滿心里要把開門的踢几脚及開了門並不看真是誰還只當是那些小了頭子們便招腿踢在肋上襲人嘆啣了一声宝玉還罵道下流東西們我素日担待你們得了益一點兒也不怕越發拿我取笑兒了口里說着一低頭見是襲人哭了方知踢錯了忙嘆道嘆啣是你來了踢在那里了襲人從來不曾受過大話的今兒忽見宝玉生氣踢他一下又當有許多人是羞又是氣又是疼真真時置身無地待要怎樣料罵着宝玉未必是安心踢他少不得忍首說道沒有踢着還不換衣裳去宝玉一面進房來解衣一面嘆道我長了這麼大今是頭一遭兒

生氣打人不想就偏遇見了你襲人一面忍痛換衣一面嗟道我是个起頭犯  
的人不論事大事小事好事歹自然也該從我起但只是別說打了我明兒頂  
了手也打起別人來宝玉道我纔也不是安心襲人道誰說是安心子素日淘  
門閨門都是那起小了頭子們的事他們是憨皮慣了的早已恨的人牙<sub>根兒</sub>  
他們也沒个怕懼兒你當是他們踢一下子喘；他們也好些纔剛是我淘氣  
不叫鬧門的說有那雨已住了宝官玉官也早去了襲人只覓肋下疼的心理  
發洩晚飯也不曾好生吃至晚間洗澡時脫了衣服只見肋上青了碗大一塊  
自己到嘴了一跳又不好聲張一時睡下夢中作痛由不得嚙啣之聲從睡中  
哼出宝玉道不是安心因見襲人懶；的也不安穩忽在間听得嚙啣便知  
踢重了自己下床悄悄<sub>的</sub>乘來<sub>了</sub>照剛到床前只見襲人嗽了兩声吐出一口痰

來嘍啣一聲睜開眼見了宝玉到嘴了一跳道作什麼宝玉道你夢里嘍啣必定陽重了我瞧襲人道我頭上發暈嗓子又腥又甜你到照一照地下罷  
宝玉聽說果然持燈向地下一照只見一口鮮血在地宝玉慌了只說了不得了襲人見了也就心冷了半截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 石頭記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訴肺腑情迷活宝玉  
手足耽：小動唇舌  
情中情因情感妹：  
白玉釧親嚐蓮葉羹  
綉鴛鴦夢兆絳芸軒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村嫖：是信口開河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第三十四回 至四十四回

脂硯齋片四閱評道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含耻辱情烈死金釧  
不肖種：大承管絃  
錯裡錯以錯勸哥：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識分定情語梨花院  
蘅蕪苑夜擬菊花題  
薛蘅蕪諷和螃蟹詠  
情哥：偏尋根究底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撕扇子是以不知情之物供姣嗔不知情時之人一笑所謂情不情

金玉姻緣已定又寫一金麒麟是間色法也何顰兒為其所感故顰兒謂情

情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嘆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話說襲人見了自己吐的鮮血在地也<sub>心</sub>就冷了半截想着徃日常听人說少年吐血年月不保縱然命長終是廢人了想起此言不覺將素日想着後來爭榮誇耀之心尽皆灰了眼中不覺滴下淚來宝玉見他哭了他不覺心酸起來因問道你心裡<sub>滄</sub>的<sub>滄</sub>怎<sub>滄</sub>麼樣襲人勉強笑道好的<sub>不</sub>覺<sub>不</sub>怎<sub>不</sub>麼呢宝玉的意思即刻便要叫人盪黃酒要山羊血黎洞丸來襲人拉了他的手嘆道你這一鬧不大緊鬧多少人來到抱怨我輕狂分明人不知道到鬧的人知道了你也不好我也不好正經明兒你打發小子問王太醫去弄點子藥吃吃就好了人不知



他<sup>他</sup>不覺的可不好。宝玉听了有理，也只得罷了。向案上斟了茶來，給襲人漱了口。襲人知宝玉心內是不安穩的，待要不叫他伏侍，他又未必不依。二則定要驚動別人，不如由去<sup>他</sup>罷。因此只在榻上由宝玉去伏侍。一交五更，宝玉也顧不的梳洗，忙穿衣出來，將王濟仁叫來，親自確問王濟仁問其原故，不過是傷損便說了個丸藥的名子。怎麼服，怎麼敷，宝玉記了。回園，依方調治。不在話下。這日正是端陽佳節，蒲艾簪門，虎符繫背。午間，王夫人治了酒席，請薛家母女。等賞午。宝玉見宝釵淡<sup>的</sup>，也不和他說話。自知是昨兒的原故。王夫人見宝玉沒精打彩，也只當是金釧兒昨日之事，他沒好意思的，越發不里他。林代玉見宝玉懶<sup>的</sup>，只當是他因為得罪了宝釵的原故，心中不自在，形容也就懶<sup>的</sup>。鳳姐昨日晚間，王夫人就告訴了他。宝玉金釧的事，知道王夫人不自在，自

已如何敢說嗟也就隨着王夫人的氣色行事便覺淡々的賈迎春姊妹見衆人無意思也都無意思了因此大家坐了一坐就散了林代玉天性喜散不喜聚他想的也有個道理他說人有聚就有散聚時歡喜到散時豈不清冷既清冷則生傷感所以不如到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開時令人愛慕謝時則增惆悵所以到是不開的好故此人以為喜之時他反以為悲那宝玉的情性只愿常聚生怕一時散了添悲那花只愿常開生怕一時謝了沒趣只到筵散花謝虽有萬種悲傷也就無可如何了因此今日之筵大家無興散了林代玉到不覺得到是宝玉心中悶々不樂回至自己房中長吁短嘆偏生晴雯上來換衣服不妨又把扇子失了手跌在地將股子跌折宝玉因嘆道蠢才々々將來怎麼樣明日你自己當家立事紀難道也是這麼顧前不顧後的晴雯冷笑道二爺

近來氣大的狠行動就給臉子照前兒連襲人都打了今兒又來尋我們的不是要踢要打憑爺去就是跌了扇子也是平常的事先時連那麽樣的玻璃缸瑪瑙碗不知弄壞了多少也沒見了大氣兒這會子一把扇子就這麽着了何苦來要嫌我們就打發我們再挑好的使好离好散的好不好寶玉听了這些話氣的渾身亂戰因說道你不用忙將來有散的日子襲人在那邊早已聽見忙趕過來向寶玉道好好的又怎麼了可是我說的一時我不到就有事故兒晴雯听了冷嘆道姐既會說就該早來也省了爺生氣自古一來就是你一了人伏侍爺的我們原沒伏侍過因為你伏侍的好昨日總挨窩心脚我們不會伏侍的到明兒還不知是什麼罪呢襲人听了這話又是惱又是愧待要說幾句話又見寶玉已經氣的黃了臉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推晴雯道好妹



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們的不是晴雯雯听他說我們兩字自然是他和宝玉了不覺又添了酸意冷啞几声道我到不知道你們是誰別教我替你們害臊了便是你們鬼祟幹的那事兒也瞞不過我去那里就稱起我們來了明公正道連了姑娘還沒掙上去呢也不過和我似的那里就稱上我們了襲人羞的臉紫脹起來想一想原來是自己把話說錯了宝玉一面說你們氣不忿我明兒偏抬舉他襲人忙拉了宝玉的手他一个糊塗人你和他分証什麼況且你素日又有相待的比這大的過事去了多少今兒是怎麼了晴雯冷啞道我原是糊塗人那里配和我說話呢襲人聽說道姑娘到是和我辯嘴呢是和二爺辯嘴呢要是心里惱我只和我說不犯着當着二爺吵要是惱二爺不該這們吵的萬人知道我總也不過爲了事進來勸開了大家安靜保重姑娘到

尋上我的晦氣又不像是惱我又不像是惱二爺夾槍帶棒終久是了什麼主意我就不多說讓你說去說着便往外走宝玉向晴雯道你也不用生氣我也猜着你的心事了我回太太去你也大了打發你出去好不好晴雯聽見了這話不覺又傷起心來含淚說道為什麼我出去要嫌我變着法兒打發我出去也不能發宝玉道我何曾經過這了吵鬧一定是你要出去了不如回太太打發你去罷說着站起來就要走襲人忙回身攔住嘆道往那里去宝玉道回太太去襲人嘆道好沒意思真的去回你也不怕燥了便是他認真的要去也

替把這氣下去了替無事中說話兜回了太太也不遲這會子急的的當作一件正經事去回豈不叫太太犯疑宝玉道太太必不犯疑我只明說是他鬧着要去的晴雯哭道我多早晚鬧着要去了饒生了氣還拿話壓派我只管去回

我一頓<sup>頭</sup>碰死了也不出這門兒。宝玉道：這也奇了！你又不去，你又鬧些什麼？我<sup>禁</sup>經不起這吵<sup>麼</sup>，不如去了。到干淨說着，一定要去回襲人。見攔不住，只得跪下了。碧痕秋紋麝月等衆了環兒<sup>如此</sup>，都鴉雀無聞的在外頭听消息。這會子聽見襲人跪下央求，便一齊進來都跪下了。宝玉忙把襲人扶起來，嘆了一聲在床<sup>把</sup>上坐下，叫衆人起去。向襲人道：叫我怎麼樣纔好？這心使碎了，也沒人知道說着，不覺滴下淚來。襲人見宝玉流下淚來，自己也就哭了。晴雯在傍哭着方欲說話，只見林代玉進來，便<sup>晴雯</sup>出去了。林代玉嘆道：大節下怎麼好？的哭起來了。難道是為爭粽子吃爭惱了不成？宝玉和襲人嗤的一笑。代玉道：二哥，不告訴為我，問你就知道。了一面說，一面拍着襲人的肩，嘆道：好嫂子，你告訴我，必定是你兩了辯了嘴了，告訴妹，替你們和勸，襲人推他道：林姑娘你

鬧什麼我們一了了頭姑娘只是混說代玉嘆道你說你是了頭我只拿你當  
嫂子待宝玉道你何苦來替他招罵名兒饒這麼着还有人說閑話還擱的住  
你來說他襲人嘆道林姑娘你不知道我的心事除非一口氣不來死了到也  
罢了林代玉嘆道你死了別人不知怎麼樣我就先哭了宝玉嘆道你死了我  
作和尚去襲人嘆道你老實些罷何苦還說這些話林代玉道把兩了指頭一伸  
抿嘴笑道作了兩了和尚了我從今已後都記着你作和尚的遭數兜宝玉所  
得知道是他点前見的話自己一嘆也就罷了一時代玉去後就有人說薛大  
爺請宝玉只得去了原來是吃酒不能推辭只得盡席而散晚間回來已帶了  
几分酒踉蹌來至自己院內只見院中早把乘涼枕榻設下榻上有了人睡着  
宝玉只當是襲人一面在榻沿上坐下一面推他問道疼的好些了只見那人

翻身起來說何苦來又招我宝玉一看原來不是襲人却是晴雯宝玉將他一拉拉在身旁坐下嘆道你的性子越發慣姣了早起就是跌了扇子我不過說了那兩句你就說上那些話說我也罷了襲人好意來勸你又括括上他你自己想：該不該晴雯道怪熱的拉拉：扯扯：作什麼叫人來看見作什麼我這身子也不配坐在這裡宝玉嘆道你既知道不配為什麼睡着呢晴雯沒的話啾的又嘆了說你不來便使得你來了就不配了起來讓我洗澡去襲人麝月都洗了澡我我叫了他們來宝玉嘆道我終又吃了好些酒還得洗一洗你既沒有洗拿了水來偈們兩了洗晴雯搖手嘆道罷罷：我不敢惹爺還記得碧痕打發你洗澡足有兩三了時辰也不知道作什麼呢我們也不好進去的後來洗完了進去瞧瞧：地下的水淹着床腿連蓆子上都汪着水也不知是怎麼洗了嘆了

几天我也沒那工夫收什也不用同我洗去今兒也涼快那會子洗了可也  
不用找到盥<sup>再洗</sup>一盆水來你洗<sub>臉</sub>通<sub>頭</sub>纔剛兒夾送了好些菓子都湃在那水  
晶缸里呢叫他們打發你呢<sup>吃</sup>宝玉笑道既這麼着你也不許洗去只洗<sub>手</sub>來  
拿菓子來吃罷晴雯笑道我慌張的狠連扇子還跌拆了那里還配打發吃菓  
子倘或再打破了盤子還更了不得呢宝玉笑道你愛打就打這些東西原不  
過是借人所用你愛這樣我愛這樣各自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搦的你  
要撕着頑也可以使的只是不可生氣時拿他出氣就如盃盤原是盛東西的  
你喜听那<sup>响的</sup>声响就故意的<sup>摔</sup>碎了也可以使得只是別在生氣時拿他出氣這就  
是凌物了晴雯听了笑道既這麼說你就拿了扇子來我撕我最喜歡撕的宝  
玉听了便笑着遞與他晴雯果然接過來嗤的一聲撕了兩半接着嗤<sub>又</sub>听<sub>是</sub>

几声宝玉在傍哄着說响的好再撕响些正說只見麝月走過來哄道少作些  
孽雲宝玉趕上來一把將他手里的扇子也奪了遞与晴雯接了也撕了  
几半子二人都大哄麝月道這是怎麼說拿我的東西鬧心兒宝玉哄道打鬧  
扇子匣子你揀去什麼好東西麝月道既這麼說就把匣子搬了出來讓他儘  
力的撕豈不好宝玉哄道你就搬去麝月道我可不造這孽他也沒折了手叫  
他自己搬去晴雯哄着倚在床上說道我也乏了明兒再撕罷宝玉哄道古人  
云千金難買一笑几把扇子能值几何一面說着一面叫襲人二總換了衣  
服走出來了頭佳蕙過來拾去破扇大家乘涼不細說消至次日午間王夫人薛  
宝釵林代玉衆姊妹正在賈母房內坐着就有人回史大姑娘來了一時果見  
史湘雲帶領衆多了二媳婦走進院來宝釵代玉等忙迎至階下相見青年姊

妹間經月不見一旦相逢其親密自不必細說一時進入房中請安問好都見  
過了賈母因說天熱把外頭的衣服脫罷史湘雲忙起來寬衣王夫人因嘆  
道也沒見穿上這些作什麼史湘雲嘆道都是二嬸子叫穿的誰愿意穿這  
宝釵一傍嘆道姨娘不知他穿衣裳還更愛穿別人的衣裳可記得旧年三月  
里他在這里住着把宝兄弟的袍子穿上靴子也穿上額子也勒上猛一瞧到  
像是宝兄弟就是多兩了隆子他站在那椅子後边哄的老太太只是叫宝玉  
你過來仔細那頭掛的灯穗子招下灰來迷了眼他只是嘆也不過去後來大  
家掌不住嘆了老太太總嘆了說到扮上男人好看了林代玉道這笑什麼惟  
有前年正月里接了老來了沒兩日就下起雪來老太太和旧母那日想是總  
拜了影回來老太太的一了新的大紅猩猩毡斗篷放在那里誰知眼錯不



見他就披了又大又長他就拿了了汗巾子攔腰繫上和了頭巾在後院子撲  
雪人兜去一跤栽到溝跟前弄了一身泥水說着大家想着前情都笑了寶釵  
咲向那周奶媽道周媽你們姑娘還是那麽淘氣不淘氣了周奶媽也咲了迎  
春笑道淘氣也罷了我就嫌他愛說話也沒見睡在那里還是咕咕呱咕咲一  
陣說一陣也不知那里來的那些話王夫人道只怕如今好了前日有人家來  
相着眼見有婆家了還是那們着賈母因問今兒還是住着還是家去呢周  
奶娘咲道老太太沒有着見衣服都帶了來可不住兩天史湘雲問道寶玉哥  
哥不在家麼寶釵咲道他再不想着別人只想寶兄弟兩個人好惹的這可見  
還沒改了淘氣賈母道如今你們大了別提小名兒了剛只說着只見寶玉來  
了咲道雲妹來了怎麼前兒打發人接你去怎麼不來王夫人道這里老太太

太纒說這一了他又來提名道姓的了林黛玉道你哥：得了好東西尋着你呢史湘雲道什麼好東西<sup>西</sup>玉笑道你信他呢几日不見越發高了湘雲笑道襲人姐：好宝玉道多謝你記望湘雲道我給他帶了好東西來了說着拿出手帕子來挽着了一了跔踏宝玉道什麼好的你到不如把前兒送來的那種絳紋石的戒指兒帶兩了給他湘雲笑道這是什麼說着便打開衆人看時果然就是上年送來的那絳紋戒指一色四了林黛玉笑道你們瞧：他這主意前兒一般的打發人給我們送了來你就把他<sup>的</sup>就帶來豈不省事今兒巴：的自巳帶了來我當又是什麼新奇東西原來還是他真：你是糊塗人史湘雲笑道你才糊塗呢我把這理說出來太家評一評誰糊塗給你們送東西就是使來不用說話拿進來一看自然就知是送姑娘們的了若帶他們的東西這得

我先告訴來人這是那一了了頭的那是那一了了頭的那使來的人明白还好再糊塗了頭的名字他也不記得混鬧胡說的反連你們的東西都攪糊塗了若是打發了女人素日知道的還罢了偏生前兒又打發小子來可怎麼說了頭們的名字呢橫豎我來給他們帶來豈不清白說着把四了戒指放下說道襲人姐：一个妃央姐：一了金釧兒姐：一了平兒姐：一了這到是四了人的難到小子們也記得這們清白衆人听了都嘆道果然明白宝玉嘆道還是這麼會說話不讓人林代玉听了冷笑道他不会說話他的金麒麟會說話一面說着便起身走了幸而諸人都不曾聽見只有薛宝釵抿嘴一咲宝玉聽見了到自己後悔又說錯了話忽見宝釵一咲由不得也咲了宝釵見宝玉咲了忙起身走開找了林代玉去說話賈母向湘雲道吃了茶歇一歇瞧：

你的嫂子們去園里也涼快同你姐們去逛逛湘雲答應了將三了戒指兜  
色上歇了一歇便起身要照鳳姐等人去眾奶娘了頭跟看到了鳳姐那里說  
咲了一回出來便往大觀園來見過了李宮裁少坐片時便往怡紅院來找襲  
人因回頭說道你們不必跟着只管照你們的朋友親戚去留下翠縷伏侍就  
是了眾人听了自去尋姑舅嫂早剩下湘雲翠縷兩人翠縷道荷花怎麼還  
不開史湘雲道時候沒到翠縷道這也怪們家池子里的一樣也是樓子花湘  
雲道他們這了还不如僧們的翠縷道他們那边有顆石榴接連四五枝真是  
樓子上起樓子這也难為他長史湘雲道花草也是同人一樣氣脉充足長的  
就好翠縷道我不信這話若說同人一樣我怎麼不見頭上又長出一了頭來  
的人湘雲听了由不得一咲說道我說你不用說話你偏好說這叫人怎麼好

答言天地間都賦陰陽二氣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變萬化都是陰陽順逆多少一生成出來人罕見的就奇究竟理還是一樣翠縷道這么說起來從古至今開天闢地都是陰陽了湘雲笑道糊塗東西越說越放屁什麼都是些陰陽難道還有了陰陽不成陰陽兩字還只是一字陽盡了就成了陰；盡了就成了陰不是陰尽了又有了陽生出來陽尽了又有了陰生出來翠縷道這糊塗死了我什麼是了陰陽沒影沒形的我只問姑娘這陰陽是怎麼了樣兒湘雲道陰陽有什麼樣兒不過是了氣器物賦了成形比如天是陽地就是陰水是陰火就是陽日就是陽月就是陰翠縷听了笑道是了；我今兒可明白了怪道人都管着日頭叫太陽呢算命的管着月亮叫什麼太陰星就是這了理了湘雲笑道阿彌陀佛；的明白了翠縷道這些大東西有陰陽也罷了難

到那些蚊子虻蠅虫兒花兒草兒瓦片兒磚頭兒也有陰陽不成湘雲道怎  
麼有沒陰陽的呢比如那一丁樹葉兒還分陰陽呢那邊向上朝陽的便是陽  
這邊背陰覆下的便是陰翠縷听了點頭笑道原來這樣我可明白了只是俗  
們這手里的扇子怎麼是陽怎麼是陰呢湘雲道這邊正面就是陽那邊反面  
就為陰翠縷又點頭笑了還要<sup>我</sup>几件東西因想不起來了什麼來猛低頭就  
看見湘雲宮絛上繫的金麒麟便提起來笑道姑娘這了難道也有陰陽湘雲  
道走獸飛禽雄為陽雌為陰牝為陽牡為陽怎麼沒有呢翠縷道這是公的到  
底是母的呢湘雲道這連我也不知道翠縷道這也罷了怎麼東西都有陰陽  
俗們人到沒有陰陽呢湘雲照臉啐了一口道下流東西好生走罷越問越問  
出好的來了翠縷笑道這有什麼不告訴我的呢我也知道了不用難我湘雲

笑道你知道什麼翠縷道姑娘是陽我就是陰說着湘雲拿手帕子握着嘴呵  
呵的咲起來翠縷道說是了就笑的這樣了湘雲道狠是詩翠縷道人規矩  
主子為陽奴才為陰我連這大道理也不懂的湘雲咲道你狠懂的一面說一  
面走到薔薇架下湘雲道你瞧那是誰吊的首飾金晃詩在那里翠縷听了  
忙赶上拾在手里摸着咲道可分出陰陽來了說着先拿史湘雲的麒麟瞧湘  
雲要他揀的瞧翠縷只管不放手咲道是件寶貝姑娘瞧不得這是從那里來  
的好奇怪我從來在這里沒見有人有這了湘雲道拿來我看翠縷將手一撒  
咲道請看湘雲舉目一驗却是文彩輝煌的一了金麒麟比自己配的又大又  
有文彩湘雲伸手擎在掌上只是默詩不語正自出神忽見宝玉從那邊來了  
咲問道你兩了在這日頭底下作什麼呢怎麼不找襲人去湘雲連忙將那麒

麟藏起道正要去呢，偈們一處走，說着大家進入怡紅院來襲人正在階下倚檻追風，忽見湘雲來了，連忙迎下來，携手咲說：「一向別情況，一時進來，歸坐。」  
玉因咲道：「你該早來，我得一件好東西，需尋你呢。」說着，一面在身上摸掏，了半天，呵呀！了一声，便問襲人：「那了東西，你收起來了。」  
襲人道：「什麼東西？」  
玉道：「前兒得的麒麟襲人，道你天天帶在身上的，怎麼問我？」  
玉听了，將手一拍，說道：「這可丟了！往那里找去？」就要起身，自己尋去。  
湘雲听了，方知是他遺落的，便咲問道：「你几時又有了麒麟？」  
宝玉道：「前兒好不容易得的呢，不知多早晚丟了，我也糊塗了。」  
湘雲咲道：「幸而是頑的東西，還是這麼慌張，說着將手一撒，你瞧：是這了，不是？」  
宝玉一見，猶不得歡喜，非常因說道：「不知是如何，且听下

#### 回分解



後數十回若蘭在射圃所佩之麒麟正此麒麟也提綱伏于此回中所謂草蛇  
灰線在千里之外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前明顯祖湯先生有怀人詩一截讀之堪合此回故錄之以待知音

無情無盡却情多

情到無多得盡處

解到多情處

月中無樹影無波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二回

詐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釧

話說宝玉見那麒麟心中甚是欢喜便伸手来拿笑道虧你揀着了你是那里揀的史湘雲笑道幸而是這了明兒倘或把印也丟了難到也就罢了不成宝玉笑道到是丟了印平常若丟了這了我就該死了襲人斟了茶来与史湘雲吃一面笑道大姑娘聽見前兒你大喜了史湘雲紅了臉吃茶不答襲人道這會子又害燥了你还記得十年前偈們在西邊煖閣住着晚上你同我說的話兒那會子不害燥這會子怎幺又害燥了史湘雲笑道你还說呢那會子偈們那幺好後來我們太了沒了我家去住了一程子怎幺就把你派了跟二哥了

我來了你就不像先待我了襲人嘆道你还說呢先姐：長姐：短哄着我替  
你梳頭洗臉作這了弄那了如今大了就拿出小姐的款來你既拿小姐的款  
我怎敢親近呢史湘雲道阿彌陀佛冤枉冤哉我要這樣就立刻死了你瞧：  
這麽大熱天我來了必定趕來先瞧：你不信你問：縷兒我在家時：刻：  
那一回不念你幾聲話未了忙的襲人和宝玉都勸道頑話你又認真了還是  
這麽性急史湘雲道你不說你的話噎人到說人性急一面說一面打鬧手帕  
子將戒指遞与襲人：上感謝不尽因嘆道你前兒送你姐：們的我已得了  
今兒你親自又送來可見是沒忘了我只這了就試出你來了戒指兒能值多  
少可見你的心真史湘雲道是誰給你的襲人道是宝姑娘給我的湘雲嘆道  
我只當是林姐：給你的原來是宝姐姐：給了你我天：在家裡想着這些

姐、們再沒一了比宝姐、好的可惜我們不是一個娘養的我但凡有這麼  
了親姐、就是沒了父母也是沒<sup>無</sup>方碍的說着眼睛圈兒就紅了宝玉道罢、  
罢不用題<sup>提</sup>這个話史湘雲道題<sup>提</sup>了便怎麼我知道你的心病恐怕你的林妹、  
聽見又怪<sup>嗔</sup>我讚了宝姐、可是為這个不是襲人在傍嗤的一咲說道雲姑  
娘你如今大了越發心直口快了宝玉咲道我說你們這儿人難說話果然  
不錯史湘雲道好哥、你不必說話教我惡心只合在我們跟前說話見了你  
林妹、又不知怎麼了襲人道且別說話正有一件事还要求你呢史湘雲便  
問什麼事襲人道有一双鞋樞了墊心子我這兩日身上不好不得做你可有  
工夫替我做、史湘雲咲道這又奇了你家放着這些巧人不算還有什麼針  
線上的裁剪上的怎麼教我做起来你的活計叫誰做誰不好意思不做呢襲人

笑道你又糊塗了你難道不知道我們這屋的針線是不要那些針線上的人做的史湘雲听了便知是宝玉的鞋了因笑道既這麼說我就替你做了罢只是一件你的我總作別人的我可不能襲人笑道又來了我是了什麼就煩你做鞋了實告訴你可不是我的你別管是誰的橫豎我領情就是了史湘雲道論理你的東西也不知煩我做了多少了今兒我到不做了的原故你必定也知道襲人道到也不知道史湘雲冷笑道前兒我聽見把我做的扇套子拿着和人家比賭氣又較了我早就聽見了你還瞞我這會子又叫我做我成了你們的奴才了宝玉忙笑道前兒的那事本不知是你做的襲人也笑道他本不知是你做的是我哄他的話說是新近外頭有了會做活的女孩子說扎的出竒的花我叫他拿了一了扇套子試：看好不好他就信了拿出去給這了瞧



給那了看的不知怎麼又惹惱了林姑娘，鉸了兩段回來，他还叫着做去。我總說了是你作的，他後悔的什麼似的。史湘雲道：越發奇了。林姑娘他也犯不上生氣，他既會鉸，就叫他做襲人。道：他可不作呢？饒這麼着，老太太還怕他勞碌着了大夫，又說好生靜養。纔好誰還煩他做？旧年好一年的工夫，做了了香袋兒。今年半年還沒見拿針線呢。正說着，有人來回說：吳隆街的大爺來了。老爺叫二爺出去會會。宝玉听了，便知是賈雨村來了，心中好不自在。襲人忙去拿衣服。宝玉一面蹬着靴子，一面抱怨道：有老爺和他坐着就罷了，回定要見我。史湘雲一邊搖着扇子，笑道：自然你能會賓接客，老爺纔叫你出去呢。宝玉道：那里是老爺都是他自己要請我去見的。湘雲笑道：主雅客來勤，自然你有些警他的好處，他纔只要會你。宝玉道：罷了，我也不敢稱雅，俗中又俗的一了人。

並不意願同這些人往來湘雲嘆道還是這了情性不改如今大了你就不願讀書去考舉人進士的也該常的會的這些為官做宰的人們談講些仕途經濟的學問也好將來應酬世務日後也有了朋友沒見你成年家只在我們墜里攪些什麼宝玉听了道姑娘請別的姊妹屋里坐我這里仔細污了你知經濟學問的襲人道雲姑娘快別說這話上面也是宝姑娘也說過一回他也不管人臉上過的去過不去他就咳了一聲拿起脚來走了這里宝姑娘的話也沒說完見他走了登時羞的臉通紅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幸而是宝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鬧到怎麼樣哭的怎麼樣呢提起這了話來真的宝姑娘叫人敬重自己起了一會子去了我到過不去只當他惱了誰知道後還是照旧一樣真有涵養心地寬大誰知這了反到同他生分了那林

姑娘見你賭氣不理他你得賠多少不是呢。宝玉道：林姑娘從來說過這些混賬話，我早合他生分了。襲人和湘雲都點頭，笑道：這原是混賬話。原來林代玉知道史湘雲在這裡，宝玉又趕來，一定說麒麟的原故，因此心下忖度。看近日宝玉弄來的，外傳野史，多半才子佳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或有死，或有鳳凰，或玉環金珮，或鴛鴦繡帕，皆由小物而遂終身。今忽見宝玉亦有麒麟，便恐此生際同史湘雲也，做出那些風流佳事來，因而悄悄走來，見執行事，以察二人之意。不想剛走來，正聽見史湘雲說經濟事，宝玉又說林妹，不說這樣混賬話。若說這話，我也和他生分了。林代玉听了這話，不覺又喜又驚，又悲又嘆。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錯，素日認他是了知己，果然是了知己。所驚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稱揚于我，其親熱厚密，不避嫌疑，所嘆者，你既為我之知己，自然

我亦可為你之知己矣既你我為知己則又何必有金玉之論哉既有金玉之論亦談你我有之則又何必來一室叙哉所悲者父母早逝豈有銘心刻骨之言無人為我主張况近日每覺神思恍惚病已漸成医者更云氣弱血虧恐致勞怯之症你我豈為知己但恐自不能久待你縱為知己奈我薄命何想到此間不禁滾衣淚來待進去相見自覺無味便一面拭淚一面抽身回去了這里宝玉忙忙的穿了衣裳出來忽見林黛玉在前面慢慢的走着似有拭淚之狀便忙趕上來笑道妹，往那里去怎麼又哭了又是誰得罪了你林黛玉回頭見是宝玉便勉強笑道好的我何曾哭了宝玉笑道你瞧，眼睛上的淚珠兒未乾還撒謊呢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抬起手來替他拭淚林黛玉忙向後退了几步說道你又要死了作什麼這麼動手動脚的宝玉笑道說話忘了情不覺

的動了手也就顧不的死活林代玉道你死了到不值什麼只是丟下了什麼  
金又是什麼麒麟可怎麼樣呢一句話又把宝玉說急趕上來問道你還說話  
到底是兇我还是氣我呢林代玉見問方想起前日的事來遂自悔自己又說  
造次了忙嘆道你別着急我原說錯了這有什麼的筋都暴起來急的一臉汗  
一面說一面禁不住近前伸手替他拭面上的汗宝玉聽了半天方說道你放  
心三字林代玉听了怔了半天方說道我有什麼不放心的我不明白這話  
你到說怎麼放心不放心宝玉嘆了一口氣問道你果不明白這話難到我  
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錯了連你的意思若体贴不着就難怪你天為我  
生氣了林代玉道果然我不明白放心不放心的話宝玉嘆頭嘆道好妹子你  
別哄我果然不明白這話不但我素日之意自用了且連你素日待我之意也

都辜負了你皆因總是不放心的原故總弄了一身病但凡寬慰些這病也不  
得一日重似一日林代玉听了這話如裏雷掣電細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  
掏出來的還竟懇切竟有萬句言語滿心要說却是半了字也不能吐却怔  
的望着他此時宝玉心中也有萬句言語不知從那一句上說起却也怔怔的  
望着代玉兩了人怔了半天林代玉只咳了一声兩眼不覺滾下泪來四身便  
要走宝玉忙上前說道好妹且畧站住我說一句話再走林代玉一面拭泪一  
面將手推開說道有什麼可說的你的話我早知道了口里說着却頭也不回  
竟去了宝玉站着只管發起歡來原來方纔出來慌忙不曾帶得扇子籠夾怕  
他熱忙拿了扇子趕來送与他忽抬頭見了林代玉和他站着一時代玉走了  
他还站着不動因而趕上來說道你也不帶了扇子去虧我看見趕了送來宝

玉出了神見襲人和他說話並未看出是何人來便一把拉住說道好妹我的這心事後來也不敢說今兒我大胆說出來死也甘心我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sub>了</sub>裏又不敢告訴人只好掩着口尋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總得好呢睡里夢里也忘不了你襲人听了這話唬得魄消魂散只教神天菩薩坑死我了便推他道這是那里的話敢是中了邪还不快去宝玉一時醒過方知是襲人送扇子乘羞的滿面紫漲奪了扇子便忙<sub>的</sub>抽身跑了這裏襲人<sub>見</sub>他去<sub>了</sub>自思方才之言一定是代玉而起如此看來將來难免不才之事令人可驚可畏想到此間也不覺怔<sub>的</sub>滴下淚來心下暗度<sub>想</sub>如何處治<sub>置</sub>方免此醜禍正裁<sub>疑</sub>間忽有宝釵從那邊走來咲道大毒日頭地下出什麼神呢襲人見問忙咲道那邊兩丫雀兒打架到也好頑我就着住了宝釵道宝兄弟這會子穿了衣

服忙的去了我繞着見去過去到要叫住向他呢他如今說話越發沒了  
經緯我故此沒叫他由他過去了襲人道老爺叫他出去宝釵听了忙道噯  
啣這天暑熱的叫他做他什麼別是想起什麼來生了氣叫出去教訓一場  
襲人笑道不是這事想是有客要会宝釵笑道這客也沒意思這天熱天不  
在家里凉快还跑些什麼襲人笑道到是你說罷宝釵因而問道雲了頭在  
你們家做什麼呢襲人笑道總說了一會子闲話你瞧我前兒粘的那隻鞋明  
兒煩叫他做去宝釵聽見這話便兩边回頭看無人來往便笑道你這麼了明白  
人怎麼一時半刻的就不會辭人情我近來看着雲了頭神情再風里言風里  
語的听起来那雲了頭在家里竟一點兒作不得主他家嫌費用大竟不用  
那些針線上的人差不多的東西多是他們娘兒們動手為什麼這幾次他來



了他和我說話兒見沒人在跟前他就說家里累的狠我再問他兩句家常過日子話他就連眼圈紅了口里含含糊糊待說不說的想其形景來自然後小兒沒爹娘的苦我看着他也不覺的傷起心來襲人見說這話將手一拍說是了了怪道上月我煩他打十根蝴蝶結子過了那些日子纔打發人送來還說打的粗且在別處能有使罢要勻淨的尋着明兒來住着再好生打罢如今听宝姑娘這話想來我們煩他，不好推辭不知他在家里怎麼三更半夜的做呢可是我也糊塗了早知是這樣我也不煩他了宝釵道上次他就告訴我在家里做活做到三更天若是替別人做一点半点他家的那些奶子太太們還不受用呢襲人道偏了我们那牛心的小爺憑着小的大的活計一槩不要家里這些活計上的人作我又弄不開這些宝釵嘆道你里他呢只管叫人做

去只說是你做的就是了襲人道那里哄的信他，總是認得出来呢說不得  
我只好慢的累去罢了宝釵笑道你不必忙我替你作些如何襲人笑道當  
真的這樣就是我的福了晚上我親自送過來一句話未了忽見一了老婆子  
忙：走來說道這是那里說起金釧兒姑娘好的投井死了襲人吓了一跳  
忙問那了金釧兒那老婆子道那里还有两了金釧兒呢就是太：屋里的前  
兒不知為什麼攆他出去在家里哭天哭地的也都不里会他誰知找他不見  
了劉總打水的人在那東南角上井里打水見一了尸首趕着叫人打撈起來  
說知是他：竹家里还只管乱省要救活那里中用了宝釵道這也奇了襲人  
听说點頭讚嘆想素日同氣之情不覺流下淚來宝釵听见這話忙向王夫人  
處來道安慰這里襲人回去不提却說宝釵來至王夫人處只見鴉雀無聞独

有王夫人在里間房內坐着垂淚。寶釵便不好提這事，只得一傍坐了。王夫人便問你從那里來。寶釵道：「從園里來。」王夫人道：「你從園里來，可見你寶兄弟。」寶釵道：「終到看見了他，穿了衣服出去了，不知那里去。」王夫人點頭，哭道：「你可知道一樁奇事？」金釧兒忽然投井死了。寶釵見說，道：「怎麼好？」的投井，這也奇了。王夫人道：「原是前兒他把我一件東西弄壞了，我一時生氣，打了他几下，攆了他下去。我只說氣他兩天，還叫他上來，誰知他這麼氣性大，就投井死了。豈不是我的罪過？」寶釵嘆道：「姨娘是慈善人，故然這麼想。據我看來，他並不是賭氣投井，多半他下去住，或是在井跟前懸命頭，失了脚，吊下去的。他在上頭拘束慣了，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處去頑；命上豈有這樣大氣的理？總然有這樣大氣，也不過是了糊塗人，也不為可惜。」王夫人點頭，嘆道：「這話果然如此。」說到底。

我心不安，寶釵嘆道：「姨娘也不必念，于茲十分過不去，不過多賞他几兩銀子，發送他也就盡主僕情了。」王夫人道：「劉總管我賞了他娘五十兩銀子，原要還把你妹儿們的新衣服拿两套，免他粧裹，誰知鳳丫頭說可巧都沒什麼新做的衣服，只有你林妹儿作生日的两套，我想你林妹儿那孩子，素日是少有心，的况且他也三災八難的，既說了給他過生日，這會子又給人粧裹去，豈不忌諱？因為這庖樣，我現叫裁縫趕两套給他，要是別的了，頭賞他几兩銀子也就完了。只是金釧兒，雖然是丫頭，素日在我跟前，比我的女兒也差不多，口里說省不覺，淚下。寶釵忙道：「姨娘這會子又何用叫裁縫趕去？我前兒到做了两套，拿來給他，豈不省事？况且他活着的時候，也穿過我的旧衣服，身量又相對。」王夫人道：「雖然這樣，難道你不忌諱？寶釵笑道：「姨娘放心，我從來不計較這些。」

一面說一面起身就走王夫人忙叫了兩個人來跟寶姑娘去一時寶釵取了衣服回來只見寶玉在王夫人傍邊坐着垂淚王夫人正纔說他因寶釵來了却掩了口不說了寶釵見此光景察言觀色早知覺了八分于是將衣服交割明白王夫人將他母親叫來拿了去再看下回便知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之小動唇舌

不肖種之大承管轄

却說王夫人喚他母親上來拿几件簪環當面賞與他又分付請几衆僧人念經超度他母親磕頭謝了出去原來宝玉會過兩村回來聽見了便知金釧兒含羞賭氣自盡心中早又五分摧傷進來被王夫人數落教訓也無可回說答見宝釵進來方得便出來茫然不知何往背着手低頭一面感嘆一面慢之的走自信步來至廳上剛轉過屏門不想對面來了一人正往里走可巧兜撞了了滿懷只听那一人喝了一声站住宝玉吓了一跳抬頭一看不是別人却是他父親不覺的倒抽了一口氣只得垂手一傍站了賈政道好端端的你垂頭喪氣嘆

些什麼方才兩村來了要見你那半天你纔出來了既出來全無一點慷慨揮  
洒談吐仍是歲々姓々我着你臉上一團思歎愁悶氣色這含子又咳聲嘆氣  
你那些還不足還不自在無故這樣却是為何宝玉素日虽是口角伶俐只是  
此時一心總為金釧兒感傷恨不得此時也身亡命殞跟了金釧兒去如今見  
了他父親說這些話究竟不曾聽見只是怔呵々的站着賈政見他惶悚應對  
不似往日原本無氣的這一來生了三分氣方欲說話忽有回事人來回忠順  
親王府里有人來要見老爺賈政听了心下疑惑暗々思忖道素日並不和忠  
順府來往為何今日打發人來一面想一面令快請急走出來看時却是忠  
順府長史官忙接進廳上坐了獻茶及叙談那長史官先就說道下官此來  
並非擅造潭府皆因奉王命而來有一件事相求着王爺面上敢煩老大人面



主不但王爺知情且連下官輩亦感謝不盡賈政听了這話抓不住頭腦忙陪  
笑道請道大人既奉王命而來不知有何見諭望大人宣明學生好遵諭承  
辦那長府官史便冷笑道也不必承辦只用大人一句話就完了我們府有一了  
做小旦的琪官一向好二在府里如今竟三五日不見回去各處去找又摸不  
着他的道路因此各處訪察這一城內十停人到有八停人都說他近日和御  
玉的那位令郎相与甚厚下官輩听了尊府不比別家可以擅入索取因此  
啟明王爺二亦云若是別的戲子呢一百了也罢了只是這琪官隨機應達  
謹甚老誠甚合我老人家的心竟斷二少不得此人故此求老令轉諭令郎請  
將琪官放回一則可慰王爺二奉懇二則下官輩也可免操勞求覓之苦說  
畢忙打一躬賈政听了這話又驚又氣即命換宝玉來宝玉也不知是何原故

忙趕來時賈政便問談死的奴才你在家不讀書也罷了怎麼又做出這些無法無天的事來那琪官現是忠順王爺駕前承奉的人你是何等草芥無故引逗他出來如今禍及于我宝玉听了吓了一跳忙回道實在不知此事究竟連琪官兩字不知為何物起更又加引逗二字說着便哭了賈政未及開言只見那長史官冷笑道公子也不必掩飾或隱藏在家或知其下落早說了出來我們也少受些辛苦豈不念公子之德宝玉連說不知恐是訛傳也未見得那長史官冷笑道現有據証何必還賴必定當省老大人說了出來公子豈不吃虧既云不知此人那紅汗巾子怎麼到了公子腰里宝玉听了這話不覺裏去魂魄目瞪口呆心下自思這話他如何得知他既連這樣机密事都知道了大約別的瞞他不過不如打發他去了免的再說出別的事來因說道大人既知

他的底細如何連他置買房舍這樣大事到不曉得了听得說他如今在東郊  
離城二十里有了什麼紫檀堡他在那里置了幾畝田地几間房舍想是在那  
里也未可知那長府官史听了嘆道這樣說一定是在那里我且去找一回若有  
了便史若沒有還要來請教說着便忙走了賈政此時氣的目瞪口呆一面  
送那長府官一面回頭命宝玉不許動回來有話問你一直送那官員去了才回  
身忽見賈環帶着几个小廝一陣亂跑賈政喝令小廝快打；上賈環見了他  
父親嘴的骨軟筋酥忙低頭貼住賈政便問你跪什麼帶着你的那些人都不  
管你不知往那里往去由你野馬一般喝令叫跟上學的人來賈環見他父親  
盛怒便乘机說道方才原不曾跪只因沒那井邊一遇那井里淹死了一了了  
頭我看人頭這樣大身子這樣粗泡的實在可怕所以才趕着跑了過來賈政

听了驚疑問道好端端的誰去跳井我家從無這樣事情自祖宗以來皆是寬柔以待下人大約我近年於家務踈賴自然執事人操尅奪之技致使出這暴殄輕生的禍患若外人知道祖宗顏面何在喝令快叫賈璉賴大與衆小廝們答應了一声方歡叫去賈環忙上前拉住賈政的袍襟貼膝跪下道父親不用生氣此事除太太房裏的人別人一点也不知道我聽見我母親說了道這里便回頭四顧一看賈政會知意將眼一看衆人小廝小廝們明白都往兩邊後面退去賈環便悄悄說道我母親告訴我說宝玉哥日前在太太屋裏拉着太太的了頭金釧兒強姦不遂打了一頓那金釧兒便賭氣投井死了話未說完把了賈政氣的面如金紙大喝快拿宝玉來一面說一面便往里边書房里去喝令今日再有人勸我日把這冠帶家私一症交與他與宝玉過去我免不得做

了罪人把這儿根煩惱鬚毛剃去尋了干净去處自了也免得上辱先人下生  
逆子之罪衆門客僕從見賈政這个形景便知又是為宝玉了一了都是啖  
指咬舌連忙退出那賈政喘吁吁直挺挺坐在椅子上滿面淚痕一疊声拿宝  
玉拿大棍拿索子捆上把各門都闔上有人傳信在里頭去立刻打死衆小廝  
們只得齊声答應有几了來找宝玉那宝玉聽見賈政吩咐他不許動早知多凶  
少吉那里承望賈環又添了許多的話正在廳上軋轉怎得有人來往里頭去  
稍信偏生沒了人連焙茗也不知在那里正盼望時只見一了老媽出來宝  
玉如得了珍宝便趕上來拉他說道快進去告訴老爺要打我呢快去要  
緊要緊二字一則急了說話不明二則老婆子偏生又聾竟不曾聽見是什麼  
話把要緊二字只聽見跳井二字便嘆道跳井讓他跳去二爺怕什麼宝玉見

是了龔子便着急道你出去叫我的小厮来罢那婆子道有什麼不了的事老  
早的完了太又賞了衣服又賞了銀子怎麼不了事的宝玉急的跺脚正沒  
抓尋處只見賈政的小厮走來逼着他出去了賈政一見眼都紅紫也不暇問  
他在外流蕩優伶表贈私物在家荒踈孝業淫辱母婢等語只喝令堵起嘴來  
省實打死小厮們不敢違拗只得將宝玉按在橙上拿起大板打了十來下賈  
政猶嫌打輕了一脚踢開長板學的自己奪過來咬省牙恨命蓋了三四十下衆  
門客見打的不祥了忙上前奪勸賈政那里肯听說道你們向來他幹的勾當  
可饒不可饒素日皆是你們這些人把他釀坏了到這步田地還來解勸明日  
釀到他弑君殺父你們總不勸不成衆人听這話不好听知道氣急了忙又退  
出只得覓人進去給信王夫人不敢先回賈母只得忙穿衣出來也不顧有人

沒人忙：趕往書房中來慌的衆門客小廝等避之不及王夫人一進房來賈政更如火上澆油一般那板子越發下去的又狠又快按宝玉的两个小廝忙鬆了手走開宝玉早已動彈不得了賈政還欲打時早被王夫人抱住板子賈政道罷了罷今日必定要氣死我終罷王夫人哭道宝玉雖然該打老爺也要自重況且炎天暑日的老太太身上也不大好打死宝玉事小倘或老太太一時不自在了豈不事大賈政冷笑道到休提這話我養了這不肖的孽障已不孝教訓他一番又有衆人護持不如趁今日一發勒死了亦絕將來之患說着便要繩索來勒死王夫人連忙抱住哭道老爺雖然應當管教兒子也要看夫妻分上我如今已將五十歲的人只有這了孽障必定若：的以他為法我也不敢深勸今日越發要他死豈不是有意絕我既要勒死他快拿繩子來先

批得是

後園

勸死我再勸死他我們娘兒們不敢含怨到底在陰司里得了依靠未後母者  
來細玩既

喪母者  
來痛哭說畢爬在宝玉身上大哭起來賈政听了此話不覺長嘆一聲向椅上坐了淚如雨下王夫人抱着宝玉只見他面白氣弱底下穿着一條綠紗小衣皆是血漬漬禁不住解下汗巾看由豚至脰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無一點好處不覺失声大哭起來苦命的兒吓因哭出苦命兒來又想起賈珠來便叫賈珠哭道若有你活着便死一百个我也不管了此時里面的人聞得王夫人出來那李宮裁王熙鳳與迎春姊妹早已出來了王夫人哭着賈珠的名子別人還可惟有宮裁禁不住也放声哭了賈政听了那淚珠更似滾水一般滾了下來正沒開交處忽听了環來說老太太來了來了一句話未了只听窗外頭鬼鬼的声氣說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豈不干净了賈政見他母親來了又急又痛連



忙迎接出來只見賈母扶着了頭喘吁吁的走來賈政上前躬身陪笑道大暑  
熱天母親有何生氣親自走來有話只談了兒子進去吩咐賈母聽說便止住  
步喘息一回勵聲說道你原來是和我說話我到有話分付只是可憐我一生  
沒養了好兒子却教我和誰說去賈政聽這話不像忙跪下含淚說道為兒的  
教訓兒子也為的是光宗耀祖母親這話我做兒的如何禁得起賈母聽說便  
啐了一口說道我說一句話你就禁不起你那樣下死手的板子難道宝玉就  
禁得起了你說教訓兒子是光宗耀祖當初你父親怎麼教訓你來說省不覺  
就滾下淚來賈政又陪笑道母親也不必傷感皆是作兒的一時性起從此以  
後再不打他了賈母便冷笑道你也不必和我使性子賭氣的你的兒子我也  
不該管你打不對我猜省你也厭煩我們娘兒們不如我們趕早兒離了你大

家干净說省便令人去看轎馬我和你太太宝玉立刻回南京去家下人只得  
干答應省賈母又叫王夫人道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宝玉年紀小你疼他之將來  
長大成人為官作宰的也又必想着你是他母親了你如今到不要疼他只怕  
將來還少一口氣呢賈政聽說忙叩頭哭道母親如此說賈政無立足之地賈  
母冷笑道你分明使我無立足之地你反說起你來只是我們回去了你心里  
干净看有誰來許你打一面說一面只令快打点行李車轎回去賈政苦之叩  
求認罪賈母一面說話一面又記着宝玉忙進來看時只見今日這頓打不比  
往日又是心疼又是生氣也抱着哭了不了王夫人与鳳姐等解勸了一会方  
漸之的止住早有了媳婦等上來要挽宝玉鳳姐便罵道糊塗東西也不睜  
閉眼瞧之打的這麼了樣兒還要挽着走还不快進去把那藤屨子春橙抬出

來呢衆人听说連忙進去果然拍出春凳來將宝玉抬放凳上隨着賈母王夫人等進去送至賈母房中彼時賈政見賈母氣未全消不敢自便也跟了進去看了宝玉果然打重了再看王夫人見一声肉一声你替珠兒早死了留着珠兒免你父親生氣我也不白操這半世的心了這會子你倘或有了好歹丟下我叫我靠那一個數落一場又哭不爭氣的兒賈政听了也就灰心自悔不該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先勸賈母王夫人含淚你不去還在這里做什麼難道於心不足還要眼看着他死了纔去不成賈政听说方退了出來此時薛姨媽同宝釵香菱襲人史湘雲也都在這里襲人滿心委屈只不好十分使出見衆人圍着灌水的灌水打扇的打扇自己揀不下手去便越性走出來到二門前令小廝們找了焙茗來細問方纔好端端的為什麼打起來你也不早來透

了信兒焙茗急的說偏生我沒在跟前打到半中間我纔聽見了忙打听原故却是為琪官金釧姐的事襲人道老谷怎<sub>培</sub>得知道的<sub>培</sub>若道那琪官的事多半是薛大爺素日吃醋沒法兒出氣不知在外頭唆挑了誰來在老爺跟前下的火那金釧兒的事是三爺說的我也是聽見老爺的人說的襲人听了這兩件事都对景心中也就信了八九分然後回來只見衆人都替宝玉療治調停完備費母令好生抬到他房內去衆人答應七手八脚忙把宝玉送入怡紅院內自己床上卧好又乱了半日衆人漸<sub>培</sub>散去襲人方進前來經心扶持<sub>培</sub>問他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記卷之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

錯里錯以錯劝哥

話說襲人見賈母王夫人等去後便走來宝玉身邊坐下含淚問他怎麼就打  
到這步田地宝玉嘆氣說道不道為那此事向他做什麼只是下半截疼的狠  
你瞧：打壞了那里襲人聽說便輕：伸手進去將中衣褪下宝玉畧動一動  
便咬着牙叫喚的襲人連忙停住手如此三四次纔褪了下來襲人與咬着時只見  
腿上半段青紫都有四指寬的僵痕高了起來襲人咬着牙說道我的娘怎麼  
下般的這麼狠手你但凡听我一句話也不得到這步田地幸而沒動筋骨倘  
或打出了殘疾來可叫人怎麼樣呢正說着只听了环們說宝姑娘來了襲人

聽見知道穿不及中衣便拿了一床袷紗被替宝玉蓋了只見宝釵手里托着一丸藥走進來向襲人說道晚上把這藥用酒研開替他敷上把那淤血的熱毒散開可以就好了說畢遞與襲人又問道這會子可好些宝玉一面道謝說好了又讓坐宝釵見他睜開眼說話不像先時心中也寬慰了好些便點頭嘆道早听人一句話也不至今日別說老太太上上心疼就是我們看省心里也疼到說了半句又忙噤住自悔說的話急了不覺的就紅了臉低下頭來宝玉听得這話如此親切稠密迥大有深意忽見他又噤住不往下說紅了臉低下頭只管美衣帶那一種姣羞怯怯非可形容得出者不覺心中大暢將疼痛早丟在九霄雲外心中自思我不過握了幾下打他們一了了就有這些憐惜悲感之態露出令人可玩可觀可憐可敬假若我一时竟遭殃橫死他們還不知

是何等悲感呢既是他們這樣我便一時死了得他們如此一生事業縱然  
付東流亦無足嘆息冥冥之中若不怡然自得亦可謂糊塗鬼索矣想省只  
听宝釵問襲人道恁麼好好的動了氣就打起來了襲人便把賠茗的話說了  
出來宝釵原來还不知道賈環的話見襲人說出方才知道因又拉上薛蟠惟恐  
宝釵沉心忙又止住襲人道薛大哥怎麼來不這樣的你們混裁度不可宝釵  
听说便知道是怕他多心用話相撻襲人因心中暗想道打的這了形像疼  
還顧不過來還是這樣細心怕得罪了人可見在我們身上也真是用心了你  
既這樣心何不在外頭大事上做工夫老谷也欢喜了也不能吃這樣亏但你  
固然怕我沉心所以撻襲人的話难道我就不知我的哥素日安心縱欲毫  
無防犯的那種心性當日為了一了秦鍾还闹的天翻地覆自然如今比先又更

利害了想畢因嘆道你們也不必怨這了怨那了據我想到底寶兄弟素日不  
正肯和那些人來往老谷終生氣就是我哥說話不防頭一時說出寶兄弟  
來也不是有心調唆一則也是本來的寔話二則他原不理論這些防嫌小事  
襲姑娘從小兒只見寶兄弟這庖樣細心的人你何嘗見過天不怕地不怕心  
里有什麼口里就說的人襲人因說出薛蟠來見寶釵如此說更覺羞愧無言  
寶玉又听寶釵這番話一半堂黃皇正大一半是去已疑心更覺比先暢快了方  
歛說話時只見寶釵起身說道明兒再來看你二好生養着罷方才我拿了藥  
來交給襲人晚上敷上管就好了說着便走出門去襲人趕着送出院外說姑  
娘到費心了改日寶二爺好了親自來謝寶釵回頭嘆道有什麼謝處你只勸  
他好生靜養別胡思亂想的就好了不必騷動老太太二太二衆人倘或吹到老



个耳聒里虽然彼时不怎店樣将来对景終是要吃虧的說省一面去了襲人抽身回来心内省寒感激宝釵進來見宝玉沉思默々似睡非睡的模样因而退出房外自去櫛沐宝玉默々的倘在床上無奈豚上作痛如針挑刀挖一般更又热如火炙畧展轉時禁不住啜啜之声那时天色將晚因見襲人去了却有三兩了了环伺候此時並無呼喚之事因說道你們且去梳洗等我叫時再来衆人听了也都退出這里宝玉昏々默々只見蔣玉菡走了進來訴說忠順府拿他之事又見金釧兒進來哭說為他投井之事宝玉半夢半醒都不在意忽又覺有人推他恍々忽々听得有人悲戚之声宝玉從夢中驚醒睜眼一看不是別人却是林代玉宝玉猶恐是夢忙又將身子欠起來向臉上細々一認只見兩了眼睛腫的桃兒一般滿面淚光不是代玉却是那个宝玉还欲看時

怎奈下半截疼痛難忍支持不住便啜一聲仍就倒下嘆了一聲說道你又  
做什麼跑來豈說太陽落下去那地上的餘熱未散走兩盞又要受了暑<sub>暑</sub>我豈  
然捱了打並不覺疼痛我這這樣兒只粧出來哄他們好在外頭佈散與老翁  
听其寔是假的你不可<sub>認</sub>真此時林黛玉豈不是嚎啕大哭然越是這寺無聲  
之泣氣噎喉堵更覺利害听了宝玉這番話心中豈然有萬句言詞只是不能  
說得半句方抽<sub>噎</sub>的說道你從此可都改了罷宝玉听說便長嘆一聲道  
你放心別說這樣話就便為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一<sub>句</sub>話<sub>未</sub>了只見院外  
人說二奶<sub>子</sub>來了林黛玉便知是鳳姐來了連忙立起身說道我從後院子去  
罷回來再來宝玉一把拉住道這可奇了好<sub>子</sub>的怎麼怕起他來林黛玉急的  
躲脚悄<sub>子</sub>的說道你瞧<sub>子</sub>我的眼又該他取笑鬧心呢宝玉听說趕忙的放手

代玉三步两步轉過床後出後院而去鳳姐從前頭已進來了問宝玉可好些了想什麼吃叫人往我那里取去接着薛姨娘又來了一時賈母又打發了人來至掌灯时分宝玉只喝了两口湯便昏沉沉的睡去接着周瑞媳婦吳龍登媳婦鄭好时媳婦這儿了有年紀常往來的聽見宝玉捱了打也都進來襲人忙迎出來悄悄的嘆道嬌兒們來遲了一步二爺總睡着了說省一面帶他們到那边房里坐了倒茶与他们吃那几了媳婦子都悄悄的坐了一回向襲人說等二爺醒了你替我們說罷襲人答應了送他們出去劉要回來只見王夫人使了婆子來口稱太太叫了一了跟二爺的人呢襲人見說想了一想便回身悄悄告訴晴雯麝月檀雲秋紋等說太太叫人你们好生在房里我去了就來說畢同那婆子一逗出了園子來至上房王夫人正坐在涼榻上搖着芭蕉

扇子見他來了說不管叫了誰來也罷了你又丟下他來了誰扶持他呢襲人見說連陪笑說道二爺總睡安穩了那四五裡有了頭呢如今也好了會扶持二爺了太太請放心恐怕太太有什麼話分付打發他們來一時听不明白到耽誤了王夫人道也沒甚話白問他這會子疼的怎麼樣襲人道宝姑娘送去的藥我給二爺敷上了比先好些了先疼的淌不穩這會子都睡沉了可見好些了王夫人又問吃了什麼沒有襲人道老太太給的一碗湯喝了两口只嚷乾渴要吃酸梅湯我想着酸梅是了收斂的東西終劉捱了打又不許叫喊自然急的那熱毒熱血未免不存存在心里倘或吃下這了去激在心里再弄出大病來可怎麼樣呢因此我劝了半天總沒吃只拿那糖醃的玫瑰滴子和了吃了半碗又嫌吃緊了不香甜王夫人道噯啣你不該早來和我說前兒有人送

了兩瓶子香露來原要給他点子的我怕他胡遭過了就沒給既是他嫌那些玫瑰膏子絮煩把這了拿兩瓶子去一碗水里只用挑一茶匙免就香的了不得呢說着就喚彩雲來把前兒的那兒瓶香露拿了來襲人道只拿兩瓶來罷多了也白遭過等不設再要再來取也是一樣彩雲所說去了半日果然拿了兩瓶來付与襲人。看時只見兩了玻璃小瓶却有三寸大小上面螺系銀蓋鶯鶯箋上寫着木樨清露那一了寫着玫瑰清露襲人笑道好金貴東西這麼了小瓶兒能有多少王夫人道那是進上的你沒看見鶯鶯箋子你好生替他收着別遭過了襲人答應着方要走時王夫人又叫貼着我想起一句話來问你襲人忙又回來王夫人見房內無人便問道我恍惚聽見宝玉今兒捱打是環兒在老谷跟前說了什麼話你可聽見這了了你要聽見告訴我听了我

也不吐出來教人知道是你說的襲人道我奴才到沒聽見這話才為二爺霸占自戲  
子人家來和老爺要為這了打的王夫人搖頭說道也為這了還有別的原故  
襲人道別的原故寔在不知道了奴才我今兒在太才跟前大胆說句不知好反的  
話論理說了半截忙又噤住王夫人道你只管說襲人嘆道太才上別生氣我就  
說了王夫人道我有什么生氣的你只管說來襲人道論理話我們二爺也須得  
老爺教訓兩頓若老爺再不管將來不知做出什么事來呢王夫人一聞此言  
便合掌念声阿彌陀佛由不的趕着襲人叫了一声我的兒虧了你也明白這  
話和我的一樣我何曾不知道管兒子先時你珠大爺在我是快怎麼樣管他難  
道我如今到不知管兒子了只是有了原故如今我想我已經快五十歲的人  
通共刺了他一了他又長的單弱况且老太太才寶貝似的若管緊了他倘或再

有了好歹或是老太太氣坏了那时上下不安豈不到坏好所以就繼坏了他  
我常之撚省口兒劝一陣說一陣氣的罵一陣哭一陣彼时他好過後兒还是  
不相干端的吃了虧終罢了若打坏了将来我靠誰呢說省由不得滾下泪來  
襲人見王夫人這般悲感自己也不覺傷了心陪省落淚又道二爺是太太養  
的豈不心疼便是我們做下人的扶持一場大家落了平安也算是造化了要  
這樣起來連平安都不能了那一日那奴才我奴才不劝二爺只是再劝不醒偏生  
那些人又肯親近他也怨不得他這樣總是我奴才们劝的到不好了今兒太太提  
起這話果我奴才還記奴才省着一件事每要來回太太討太太了主意只是我怕太太  
疑心不但我的話白說了且連葬身之地都沒了王夫人听了這話內有因忙  
問道我的兒你有話只管說近來我因听见衆人背前背後都誇你我只說你

不通是在宝玉身上留心或是諸人跟前和氣這些小意好好所以將你合老  
姨娘一駢行事誰知你方纔和我說的話全是大道理正和我的想頭一樣有  
什麼只管說什麼只別教別人知道就是了襲人道我也沒什麼別的說我想  
省討太太一了示下怎麼變了法兒已後竟還教二爺般出園外來住就好了  
王夫人听了吃一大驚忙拉了襲人的手問道宝玉難到和誰作怪了不成襲  
人連忙回道太太別多心並沒有這話這不通是我的小見識如今二爺也大  
了里頭姑娘們也大了況且林姑娘宝姑娘又是兩姨娘家表姊妹豈說是姊妹  
們到底是男女之分日裡一處起坐不方便由不得叫人懸心便是外人看看  
也不像一家子的事俗語說的沒事常思有事世上多少無頭惱的事多半因  
為無心中做出有心人看見當作有心事反說坏了只是預先不防省斷然不



好二爷素日性格太太是知道的他又偏好在我們隊里鬧倘或不防前後錯  
了一点半点不論真假人多口雜那起小人的嘴有什麼避諱心順了說的比  
菩薩还好心不順就貶的連畜<sub>牲</sub>不如二爺將來倘或有人說好不過大家直遇  
沒事若要叫人說出一了不好字來我們<sub>奴才</sub>不用說粉身碎骨罪有萬重都是平  
常小事但後來二爷一生的声名品行豈不完了二則太太也難見老爷俗語  
又說君子防不然不如這會子防避的為是太太事情多一時固然想不到我<sub>奴才</sub>  
們想不到則可既想到了若不回明太太罪越重了近來我<sub>奴才</sub>為這事日復懸心  
又不好說與人惟有灯知道罢了王夫人听了這話如雷裏電掣的一般正觸  
了金釧兒之事心內越發感受襲人<sub>奴才</sub>不尽忙嘆道我的兒你竟有這了心胸想  
的這樣週全我何曾又不想到這里只是這几次有事就忘了你今兒這一番

話提醒了我難為你成全我娘兒兩了声名體面真我竟不知道你這樣好  
罷了你且去罷我自自有道理只是還有一句話你今既說了這樣的話我就把  
他交給你了好歹留心保全了他就是保全了我自然不辜負了你襲人連  
連答應省去了回來正值宝玉睡醒襲人回明香露之事宝玉喜不自禁即令  
調來嚐試果然香妙非常因心下記望着代玉滿心里要打發人去只是怕襲  
人便設一法先使襲人往寶釵那里去借書襲人去了宝玉便命晴雯來前文  
晴雯  
放肆原有把柄所持也分付道你到林姑娘那里看他要什麼呢他要向我只說我好  
了晴雯道白眉赤眼做什麼去呢到底說句話兒也像一件事宝玉道沒有什  
麼可說的晴雯道若不然或是送件東西或是取件東西不然我去了怎麼搭  
起呢宝玉想了一想便伸手拿了兩條手帕子擗與晴雯笑道也罷就說我叫

你送這了給他去了晴雯道這又奇了他要這半新不舊的兩條手帕子他又  
要惱了說你打趣他宝玉嘆道你放心他自然知道晴雯听了只得拿了帕子  
往瀟湘館來只見春纖正在欄杆上晾手帕子見他進來忙摆手兒說睡下了  
晴雯走進來滿屋黧黑並未点灯代玉已睡在床上是誰晴雯忙答道晴雯  
代玉道做什麼晴雯道二爺叫我送手帕子來給姑娘代玉听了心中發悶做什麼  
送手帕子來給我因問這帕子是誰送他的必是上好的叫他留省送別人罷  
我這會子不用這了晴雯嘆道不是新的就是家常旧的林代玉聽見越發悶  
惱人省是細心搜求思忖一時方大悟過來連忙說放下去罷晴雯听了只得放  
下抽身回去一路盤算不解何意這里林代玉体贴出手帕子的意思來不覺  
神魂馳蕩宝玉這番苦心能領會我這番苦意又令我可喜我這番意不知將

來如何又令我悲忽然好了的送兩塊旧帕子來若不是領我深意單着了這  
帕子又令我可咲再想令人私相傳遞與我可惧我自己每々好哭想來也無  
味又令我可愧如此左思右想一時五内沸然炙起代玉由不得餘意綿纏令  
掌灯也想不起嫌疑避諱等事便向案上研墨蘸筆便向那兩塊旧帕上題筆  
寫道

眼空蓄淚空垂

暗洒闲抛却為誰

尺幅鮫綃芳解贈

叫人焉得不傷悲

其二

拋珠滾玉只偷潛

鎮日無心鎮日闲

枕上袖边難拂拭

任他点点与斑斑

其三

彩線難收面上珠

湘江旧跡已模糊

憲前亦有千竿竹

不識香痕漬也無

林代玉還要往下寫時覺得渾身火熱面上作燒走至鏡台揭起錦袱一照只見腮上通紅自羨壓倒桃花却不知病由萌起一時方上床睡去由拿着那帕子思索不在話下却說襲人來見寶釵誰知寶釵不在園內往他母親那里去了襲人便空手回來尋至二更天寶釵方回來原來寶釵素知薛蟠情性心中已有一半疑薛蟠調唆了人來告寶玉的誰知又听襲人說出來越發信了究竟襲人是焙茗說的那焙茗也是私心窺度一半據寔竟認准是他說的那薛蟠都因素日有這个名聲寔寔這一次却不是他幹的被人生了的一口咬死寔是他

有口難分這日正從外頭吃了酒回來見過母親只見寶釵在這裏說了几句  
閑話因問聽見寶兄弟吃了虧是為什麼薛姨媽正為這了不自在見他問時  
便咬肩牙道不知好歹的東西都是你鬧的你還有臉來問薛蟠見說便怔了  
忙問道我何嘗鬧什麼薛姨媽道你还粧憨呢人：都知道是你說的還賴呢  
薛蟠道人：說我殺了人也就信了罷薛姨媽道連你妹：都知道是你說的  
難道他也賴你不成寶釵忙勸道媽和哥：且別叫喊消：停：的就有了青  
紅皂白了因向薛蟠道是你說的也罷不是你說的也罷事情也過去了不必  
較証到把小事兒弄大了我只勸你從此以後在外頭少去胡鬧少管別人的  
事天：一處大家胡逛你是了不防頭的人過後免沒事就罷了倘或有事不  
是你幹的人：也都疑惑若是你幹的不用說別人我就先疑惑薛蟠本是了

心直口快的人一生見不得這樣藏頭露尾的事又見寶釵勸他不要往去他母親又說他犯舌宝玉之打是他治的早已急的亂跳賭身發誓的分辯又罵衆人誰這樣賊派我之把那囚穰的牙敲了纔罷分明是為打了宝玉沒的敲勸兒拿我來作幌子難道宝玉是天王他父親打他一頓一家子定要鬧几天那一回為他不好姨爹打了他兩下子過後老太太不知怎麼知道了說是珍大哥之治的好之的叫了去罵了一頓今兒越發拉上我了既拉上我也不怕越性進去把宝玉打死了我替他償了命大家干净一面嚷一面抓起一根門闌來就跪慌的薛姨媽一把抓住罵道作死的孽障你打誰去你先打我來薛蟠急的眼似銅鈴一般嚷道何苦來又不叫我去又好之的賴我將來宝玉活一日我担一日的口舌不如大家死了清靜寶釵忙也上前勸道你忍耐些兒

罢媽急的這了樣兒你不說來勸媽你还反鬧的這樣別說是媽便是傍人來勸你也為你好到把你的性子勸上來了薛蟠道這會子又說這話都是你說的宝釵道你只怨我說再不怨你顏前不顧後的形景薛蟠道你只會怨我顏前不顧後你怎麼不怨宝玉外頭招風惹草的那了樣子別說多的只拿前兒琪官的事比給你們听那琪官我們見過十來次的我並未和他說一句親熱話怎麼前兒他見了連姓名还不知道就把汗巾子給他了難道這也是我說的不成薛姨媽和宝釵急的說道还提這了可不是為這了打他呢可見是你說的了薛蟠道真真的氣人了顏我說的我不惱我只為一了宝玉鬧的這樣天翻地覆的宝釵道誰鬧了你先持刀動杖的鬧起來到說別人鬧薛蟠見宝釵說的話句有理難以駁政比母親的話反难回答因此便要設法拿話堵



回他去就無人敢攔自己話了也因正在氣頭上未曾想話之輕重便說道好  
妹：你不用和我鬧我早知道你的心了從先媽和我說你這金要揀有玉的  
總可正配你留了心見宝玉有那撈什骨子你自然如今行動護着他話未說  
了把了宝釵氣怔了拉着薛姨媽哭道媽：你所哥：說的是什麼話薛蟠見  
妹：哭了便知自己冒撞了便堵氣走到自己房裏安歇不提這里薛姨媽氣  
的亂戰一面又劝宝釵道你素日知那孽障說話沒道里明兒教他給你陪不  
是宝釵滿心的委屈氣忿待要怎樣又怕他母親不安少不得含淚別了母親各  
自回來到房裏整哭了一夜次日早起來也無心梳洗胡乱整理：便出來  
瞧母親可巧遇見林黛玉獨自在花陰之下問他那里去薛宝釵因說家去口  
里說着便只管走黛玉見他無精打彩的去了又見眼上有哭泣之狀大非往

日可比便在後面嘆道姐也得保重些兒就是哭出兩缸眼淚來也醫不好  
棒瘡不知室釵如何答對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五回

白玉釧親嘗蓮葉羹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話說寶釧分明聽見林黛玉刻薄他，因記望着母親，哥，並不回頭一逕去了。這裏林黛玉還自立於花陰之下，遠，的却向紅怡院內坐着，只見李宮裁迎春探春惜春並各項人等，都向紅怡院內去過之後，一起，的散淨了。只見鳳姐兒，心里自己盤算道：「如何他不來？」瞧宝玉，便是有事纏住了他，必定也是要來打丫頭，花胡哨討老太太，和太太的好兒，總是今晚早晚不來，必有原故。一面猜疑，一面抬頭再看時，只見花，簇，一群人，又向紅怡院內來了。定睛看時，只見賈母，搭肩鳳姐兒的手，後頭邢夫人、王夫人，跟着周姨娘，並了

坏媳婦等人都進院去了代玉看了不覺點頭想起有父母的人的好處來早  
又泪珠满面少頃只見宝釵薛姨娘等也進去了忽見紫鵲從背後走來說  
道姑娘吃藥去罢開水又冷了代玉道你到底要怎店樣只是催我吃不吃管  
你什店相干紫鵲笑道咳嗽的才好些又不吃藥了如今虽然是五月里天  
氣热到底也談还小心些大清早起在這个潮地方站了半日也談回去歇息  
歇息了一句話提醒了代玉方覺得有点腿酸呆了半日方慢慢的扶首紫鵲  
回瀟湘館來一進院門只見滿地下竹影參差苔痕濃淡不覺又想起西廂記  
中所云幽僻處可有人行点蒼苔白露冷々二句來因暗々の嘆道双文々々  
誠為命薄人矣然你虽命薄尚有孀母弱弟今日林代玉之命薄一併連孀母  
弱弟俱無古人云佳人命薄然我又非佳人何命薄勝于双文哉一面想一面

只管走不防廊上的鸚哥見林代玉來了嘎的一聲撲了下來到嚇了一跳因說道作死的又搨了我一頭灰那鸚哥仍飛上架去便叫雪雁快掀簾子姑娘來了代玉便止住步以手扣架道添了食水不曾那鸚哥便長嘆一聲竟大似林代玉素日吁嗟音韻接省念道儂今葵花人咲痴他年葵儂知是誰試看春  
盡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代玉紫鵲听了都笑起來紫鵲笑道這都是素日姑娘念的難為他怎麼記了代玉便令將架子摘下來另掛在月洞窗外的鈎上子于是進了屋子在月洞窗內坐了吃畢藥只見窗外竹影映入紗來意滿屋內陰陰翠潤几簾生涼代玉無可釋悶便隔着紗窗調逗鸚哥作戲又將素日所喜的詩詞也教與他念這且不在話下且說薛寶釵來至家中只見母親正在梳頭呢一見他來了便說道你大清早起跑

來作什麼寶釵道我瞧了媽身上好不好昨兒我去了不知他可又過來湊了  
沒有一面說一面在他母親身旁坐了由不哭得起來薛姨媽見他一哭自己  
掌不住也就哭了一場一面又勸他我的兒你別委曲了你替我處分他你有  
了好歹我指望那一個了來薛蟠在外邊聽見連忙跑了過來對着寶釵左一個  
揖右一個揖只說好妹妹！恕我這一次罷原是我昨兒吃了酒回來的晚了路  
上撞客着了來家未醒不知胡說了什麼連自己也不知道怨不得你生氣寶  
釵原是掩面哭的听如此說由不得又好哭了遂抬頭向地下啐了一口說道  
你不用做這些像生兒我知道你的心里多嫌我們娘兒兩個了是要變着法兒  
叫我們離了你！就心淨了薛蟠听说連忙笑道妹！這話從那里說起來的  
這樣我連立足之地都沒了妹！從來不是這樣多心說歪話的人薛姨媽忙

又接着道你只會聽見你妹<sub>子</sub>的歪話難道昨兒晚上你說的那話就應該的  
不成當真是你發昏了薛蟠道媽也不必生氣妹<sub>子</sub>也不用煩惱從今以後我  
再不同他們一處吃酒閑狂如何寶釵笑道這不明白過了薛姨媽道你要有  
這了橫勁那龍也下蛋了薛蟠道我若再和他們一處狂妹<sub>子</sub>聽見了只管叫  
我再叫我畜生不是人如何苦來為一了人娘兒兩了天<sub>子</sub>操心媽為我生  
氣還有可恕若只管叫妹<sub>子</sub>為我操心我更不是人了如今父親沒了我不能  
多孝順媽多疼妹<sub>子</sub>反教娘生氣妹<sub>子</sub>煩惱真連了畜生也不如了口里說眼  
睛里禁不起也滾下淚來薛姨媽本不哭了听他一說又勾起傷心來寶釵勉  
強笑道你鬧勾了這會子又拉着媽哭起來了薛蟠听说忙收了泪笑道我何  
曾招媽哭來<sub>子</sub>丟下這了別提了叫香菱來到茶妹<sub>子</sub>吃寶釵道我也不

吃茶考媽洗了手我們就<sup>過</sup>去了薛蟠道妹<sub>子</sub>的項圈我瞧<sub>子</sub>只怕該炸一炸  
去了宝釵道黃澄澄<sub>子</sub>的又炸他作什麼薛蟠又道妹<sub>子</sub>如今也該添補些衣裳  
了要什麼顏色花樣告訴我宝釵道連那些衣服我還沒穿過了又做什麼一  
時薛姨媽換了衣裳拉着宝釵進去薛蟠方出去了這里薛姨媽和宝釵進園  
來熙宝玉到了紅怡院中只見抱厦里外迴廊上許多了环老婆貼着便知賈  
母等都在這里母女兩<sub>子</sub>了進來大家見過了只見宝玉淌在榻上薛姨媽問他  
可好些<sub>子</sub>宝玉忙款欠身口里答應着好些又說只管姨姐姐<sub>子</sub>我禁不起薛姨  
娘忙扶他睡下又問他想什麼<sub>吃</sub>只管告訴我宝玉嘆道我想起來自然和姨娘  
要去的王夫人又問你想什麼吃回來好給你送來的宝玉嘆道也不想什  
麼吃到是那一回做的那小荷葉兒小蓮蓮兒的湯还好些鳳姐一傍嘆道听



听味不<sup>道</sup>算高貴只是太磨牙了巴<sup>々</sup>的想這了吃了賈母便一疊聲的叫人做去鳳姐兒笑道老祖宗別急待我想一想這模子誰收着呢因回頭分付了婆子去問管廚房的要去那婆子去了半天來回說管廚房的說四付湯模子都交上來了鳳姐兒听說想了一想道我記得交給誰了多半在茶房里一面又遣人去問管茶房的也不曾收次後還是管金銀器皿的送了來薛姨娘先接過來瞧時原來是了小匣子里面裝着四付銀模子都有一尺多長一寸見方上面鑿着有豆子大小也有菊花的也有梅花的也有蓮蓬的也有菱角的共有三四十樣打的十分精巧因笑向賈母王夫人道你們府上也都想絕了吃碗湯還有這些樣子若不說出來我見這了也不認得這是作什麼用的鳳姐兒也不尋人說話便笑道姑媽那里曉得這是旧年備饌他們想的法兒不知

弄些什麼麵印出來借點新荷葉的清香全仗有好湯究竟沒意思誰家常吃他了那一回呈樣的作了一回他今日怎麼想起來了說首接了過來遞與了婦人分付厨房里立刻拿几支雞另外添了東西做出十来碗來王夫人道要這些做什麼鳳姐兒笑道有了原故這一宗東西家常不大作今兒寶兄弟提起來了單做給他吃老太太、姑媽太太都不吃似乎不大好不如借勢兒弄些大家吃托賴連我也上了俊兒賈母听了笑道猴兒把你乖的拿<sub>着</sub>官中的錢你做人說的大家哄了鳳姐也忙笑道這不相干這了小東道我還孝敬的起便回頭吩咐婦人說給厨房里只管好生添補首做了在我的賬上未領銀子婦人答應首去了寶釵一傍笑道我來了這在几年留神看起來鳳了頭憑他怎麼巧巧不過老太太去賈母聽說便答道我如今老了那里還巧什麼當日

我像鳳姐兒這麼大年紀比他还來得呢他如今雖說不如我們也就算好了  
比你姨娘強遠了你姨娘可憐見的不大說話和木頭是的在公婆跟前就不  
大顯好鳳兒嘴乖怎麼怨得人疼他宝玉嘆道若這麼說不大說話的就不疼  
了賈母道不大說話的又有不大說話的可疼之處嘴乖的也有一宗可嫌的  
到不如不說話的好宝玉嘆道這就是了我說大嫂子到不大說話呢老太太  
也是和鳳姐兒的一樣看待若是單是會說話的可疼這些姊妹裡頭也只是  
鳳姐兒和林妹妹可疼了賈母道提起姊妹不是我當着姨太太的面奉奉平  
真萬真沒我們家四丫頭女孩兒算起全不如宝玉頭薛姨媽聽說忙嘆道這話  
是老太太說偏了王夫人忙又嘆道老太太時常背地里和我說宝玉頭好這  
到不是假話宝玉勾着賈母原為讚林代玉的不想反讚起寶釵來也喜意出

望外便看省寶釵一咲寶釵早扭過頭去和襲人說話去了忽有人來請吃飯  
賈母方立起身來命宝玉好生養着又做把了頭們囑咐了一回方扶省鳳姐兒  
讓省薛姨媽大家出房去了因問湯好了不曾又問薛姨媽尋想什麼吃只管  
告訴我：有本事叫鳳了頭弄了來偕們吃薛姨媽咲道老太太：也會逼他的  
時常他弄了東西孝敬究竟又吃不了多少鳳姐兒咲道姑媽到別這樣說我  
們老祖宗只是嫌人肉酸若不嫌人肉酸早已把我還吃了呢一句話沒說了  
引的賈母衆人都哈哈的咲起來宝玉在房里也掌不住笑了襲人咲道真：的  
的二奶：的這嘴怕死人宝玉伸手拉省襲人咲道你貼了這半日可乏了一  
面說一面拉他身傍坐了襲人咲道可是又忘了趙宝姑娘在院子里你和他  
說煩他鶯兒來打上几根絡子絡宝玉咲道亏你提起來說省便仰頭向窗外道

宝姐：吃過飯叫鶯兒來煩他打几根絛子可得閑兒宝釵聽見回頭道怎麼  
不得閑兒一會叫來就是了賈母兒他尚未听直都止步問宝釵：說明了大  
家方明白賈母又說道好孩子叫他來替你兄弟打几根你要無人使喚我那  
里閑着的了頭多呢你喜歡誰只管叫了來使喚薛姨媽宝釵等都笑道只管  
叫他來作就是了有什麼使喚的去處他天天也是閑着淘氣大家說着往前  
邁步正走忽見史湘雲平兒香菱等在石邊搗鳳仙花呢見了他們走來都  
迎上來了少頃至園外王夫人恐賈母乏了便欲讓至上房內坐賈母也竟腿  
酸便點頭依允王夫人便令了頭忙先去鋪說會坐位那時趙姨媽推病只有周  
姨娘與衆婆娘了頭們忙抄着打簾子立靠背鋪褥子賈母扶着鳳姐兒進來與  
薛姨娘分賓主坐了薛宝釵史湘雲坐在下面王夫人親捧了茶奉與賈母李

官裁奉与薛姨媽賈母向<sup>王</sup>夫人道讓他們小妯娌伏侍你在那里坐了好說話  
兜王夫人方向一張小杌子上坐下便吩咐鳳姐兒道老太了的飯在這里放  
添了東西來鳳姐兒答應出去便令人去賈母那邊告訴那邊的婆娘忙往外  
傳了了頭們忙都趕過來王夫人便令請姑娘們去請了半天只有探春惜春  
兩了來了迎春身上不奈煩不吃飯林代玉自不消說平素十頓飯只好吃五  
頓衆人也不着意了少頃飯至衆人調放了棹子鳳姐兒用手巾裹着一把牙  
筋貼在地下笑道老祖宗和姑娘<sup>媽</sup>不用讓還听我說就是了賈母咲向薛姨媽  
道我們就是這樣薛姨媽咲着應了于是鳳姐放了四双上面兩双是賈母薛  
姨媽兩边是薛宝釵史湘雲的王夫人李官裁等都貼在地下看着放菜鳳姐  
先忙着要干净家伙來替宝玉揀菜少頃荷葉湯來賈母看過了王夫人回頭

見玉釧兒在那邊便令玉釧與寶玉送去凤姐道他一人拿不去可巧鶯兒和喜兒都來了寶釧知道他們已吃了飯便向鶯兒道寶兄弟正叫你去打綵子你們兩了一同去罷鶯兒答應同着玉釧兒出來鶯兒道這處遠恠熱的怎麼端了去玉釧笑道你放心我自合道理說着便令一了婆子來將湯飯等物放在一了捧盒里令他端了跟着他兩了却空着手走一了到了怡紅院門內玉釧兒方接了道來同鶯兒進入寶玉房中襲人麝月秋紋三了人正和寶玉頑笑呢見他兩了來了都忙起來笑道你兩了怎麼來的這處碰巧一齊來了一面說一面接了下來玉釧便向一張杌子上坐了鶯兒不敢坐下襲人便忙端了了腳踏來鶯兒還不敢坐寶玉見鶯兒來了却到十分欢喜忽見了玉釧兒便想到他姐了金釧兒身上又是傷心又是慚愧便把鶯兒丟下且和玉釧兒說

話襲人見把鶯兒不理恐鶯兒沒好意思的又見鶯兒不肯坐便拉了鶯兒出來到那邊房裏去吃茶說話兒去了這里麝月等預備了碗筋來伺候吃飯寶玉只是不吃問玉釧兒道你親身子好玉釧兒滿臉怒色正眼也不看寶玉半日方說了一了好字寶玉便覺沒趣半日只得又陪笑問道誰叫我給我送來的玉釧兒道不過是奶太太們寶玉見他还是這樣哭喪便知他是為金釧兒的原故待要虛心下氣說轉他又見人多不好下氣的因兒便變盡方法將人扣擗支出去然後又陪問長問短那玉釧兒先雖不喜只管見寶玉一些性子沒有憑他怎沒喪麼謗他还是溫存和氣自己到不好意思的了臉上方有分喜色寶玉便笑求他好姐姐你把那湯拿了來我嚐一玉釧兒道我這不會喂人東西等他們來了再吃寶玉笑道我不是要你喂我因為走不動你遞給我吃



了你好赶早免回去交代了你好吃飯的我只管耽悞時候你豈不餓坏了你  
要懶待動我少不了我忍了疼下去取來說省便要下床來拚掙起來禁不住  
啜啜之聲玉釧兒見他這般忍不住起身說道淌下罷那世里造了來的業孽這  
會子現世報教我那一了眼睛看的上一面說一面味的一声又啜了端過  
湯來宝玉笑道姐姐你要生氣只管在這里坐罷見了老太太太太可放和氣  
些若還這樣你就又捱要罵了玉釧兒道吃罷罷不用和我甜嘴蜜舌的我可  
不信這樣話說省催宝王喝了两口湯宝玉故意說不好吃不吃了玉釧兒道阿  
弥陀佛這還不好吃什麼好吃兒宝玉道一点味兒也沒有你不信嚐一嚐就知  
道了玉釧兒真就賭氣嚐了一嚐宝玉笑道這可好吃了玉釧兒聽說方解道  
意來原是宝玉哄他吃一口便說道你既說不好吃這會子說好吃也不給你

吃了宝玉只管央求陪笑要吃玉釧兒又不給他一面又叫人打發吃飯了頭  
方進來時忽有人來回話傳二爺家的兩了姑，來請安來見二爺宝玉所說  
便知是通判傳試家的姑，來了那傳試原是賈政的門生歷年來都賴賈家  
的名勢得意賈政也着實看待故與別了門生不同他那里常遣人來走動宝  
玉素習最嚴男男蠢女的今日却如何又令兩了婆子過來其中原來有了原  
故只因那宝玉聞得傳試有了妹子名喚傳秋芳也是了瓊閨秀女常人傳說  
才貌俱全雖自未親觀然遐思遙愛之心十分誠敬不命他每進來恐薄了傳  
秋芳痴想因此連忙命讓進來那傳試原是報發的因傳秋芳有几分姿色聰  
明過人那傳試安心仗有妹，要與豪門貴族結婚不肯輕易許人所以耽悞  
到如今目今傳秋芳年已二十三歲尚未許人爭奈那此豪門貴族又嫌他窮

酸根基淺薄不肯求配那傅試與賈家親密也自有一段心事今日遺來的兩  
了婆子偏生是極無知識的聞得宝玉要見進道來只劉問了好說了沒兩句話  
那玉釧見生人來也不和宝玉厮鬧了手里端着湯只顧听話宝玉又只顧和  
婆子說話一面吃飯一面伸手去要湯两个人的眼睛都看着人不想伸猛了  
手便將碗撞落將湯潑了宝玉手上玉釧到不曾燙着喘了一跳忙嘆了這  
是怎麼說慌的了頭們忙上來接碗宝玉自己燙了手到不見的却只管問玉  
釧兒燙了那里了疼不疼玉釧兒和衆人都嘆了玉釧兒道你自己燙了只管  
問我宝玉所說方覺自己燙了衆人上來連忙收拾宝玉也不吃飯了洗手吃  
茶又和那兩了婆子說了兩句話然後兩了婆子告辭出去晴雯等送至橋邊  
方面那兩了婆子見没人了一行走一行談論這了嘆道怪道有人說他家

宝玉是外像好，裡頭糊塗，中着不中吃的，果然有些戆氣。他自己燙了手，到問人疼不疼，這可不是了戆子那一了。又嘆道：我前一回來，聽見他談家裏許多，人抱怨千真萬真的，有些戆氣。大雨淋的水，難似的，他反告訴別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罷。你說可嘆不可嘆？時常沒人在跟前，就自哭自嘆的。看見燕子就和燕子說話，河里看見了魚，就和魚說話，見了星，見了月亮，不是長吁短嘆，就是咕嚕咕嚕的，且是連一點剛性也沒有。連那些毛了頭的氣，都受<sup>利</sup>的，愛惜東西，連了線頭兒都是好的，<sup>衆</sup>遭塌起來，那怕值千值萬的，都不管了。兩了人一面說一面走出園來，辭別都人回去，不在話下。

寶玉之為人，非此一論，亦描寫不盡。寶玉之不肖，非此一節，亦形容不到。試問作者，是醜寶玉乎？是堪寶玉乎？試問讀者，是喜寶玉乎？是惡寶玉乎？

如今且說龍女見人去，便携了鶯兒過來，問寶玉打什麼，<sup>佛</sup>縲子。寶玉嘆向鶯兒才知，<sup>道</sup>顧說話就忘了你，煩你不為別的，却

為替我打几根綵子綵鶯兒道裝什麼的綵子綵宝玉見問便笑道不管裝什麼的  
你翻樣打几了將各的部罷鶯兒拍手笑道這還了得要這樣十年也打不完了宝玉笑  
道好姐！你闲着也沒事都替我打了罷襲人笑道那里一時都打得完如今  
先揀要緊的打兩了罷鶯兒道什麼要緊不過是扇子香墜兒汗巾子宝玉道  
汗巾子就好鶯兒道汗巾子是什麼顏色的宝玉道大紅的鶯兒道大紅的須  
是黑絛子才好看的或是石青的才壓的住顏色宝玉道松花色配什麼鶯兒  
道松花配桃紅宝玉笑道這才姣艷再要雅淡之中帶些姣艷鶯兒道葱綠柳  
黃是我最愛的宝玉道也罷了也打一條桃紅再打一條葱綠鶯兒道什麼花  
樣呢宝玉道共有几樣花樣鶯兒道一柱香朝天堯象眼塊方勝連環梅花柳  
葉宝玉道前兒你替三姑娘打的那花樣是什麼鶯兒道那是攢心梅花宝玉

道就是那樣好一面說一面叫襲人割拿了線來窗外婆子說姑娘的飯都有了  
了寶玉道你們吃飯去快吃了來罷襲人笑道有客在這里我們怎好去的鶯  
兒一面理線一面笑道這話又打那里說起正經快吃了來罷襲人聽說方去  
了只留下兩了小了頭听呼喚寶玉一面看鶯兒打絡子一面說閑話因問他  
十几歲了鶯兒手里打省一面答話說十六歲了寶玉道你本姓什麼鶯兒道  
姓黃寶玉笑道這了名姓到對了果然是了黃鶯兒了笑道我的名字本來  
是兩了字叫作金鶯姑娘嫌拗口就單叫鶯兒如今就叫開了寶玉道寶姐  
也真疼你了明兒寶姐了出閣少不得是你跟去了鶯兒抿嘴一笑寶玉笑道  
我常常和襲人說明兒不知那一了有福的消受你們主子奴才兩了呢鶯兒  
笑道你还不知道我們姑娘有儿樣世人都沒有的好處呢模樣兒还在次寶

玉見鶯兒姣態婉轉語笑如痴早不勝其情了那更提起寶釵來便向他道好處在那里好姐：細<sub>上</sub>告訴我听鶯兒笑道我告訴你：可不許又告訴他去寶玉笑道這了自然的正說着只听外頭說道怎麼這樣靜悄：的二人回頭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寶釵來了寶玉忙讓坐寶釵坐了因問鶯兒打什麼呢一面問一面向他手裡去瞧才打了半截寶釵笑道這有什麼趣兒到不如打了絛子把玉絛<sub>那</sub>上呢一句話提醒了寶玉便拍手笑道到是姐：說得是我就忘了只是配了什麼顏色才好寶釵道若用雜色<sub>的</sub>斷然使不得大紅又犯了色黃的又不起眼黑的又過暗若我想了法兒把那金線拿來配着黑珠兒線一根<sub>上</sub>的拈上打成絛子這才好着寶玉聽說喜之不尽一疊聲便叫襲人來取金線正值襲人端了兩碗菜走進來告訴寶玉道今兒奇怪才劉太：打發人

給我送了两碗菜来宝玉笑道必定是今儿<sup>的</sup>菜為送來給你們大家吃的襲人  
道不是指名給我送來<sup>的</sup>还不叫我過去磕頭這可是奇了宝釵笑道給你的你  
就吃了這有什麼應猜疑的襲人笑道這來沒有的事到叫我不好意思的宝  
釵抿嘴一笑說道這就不好意思了明兒比這了更叫你不<sup>地方</sup>好意思的呢  
襲人听了話內有因素知宝釵不是輕嘴薄舌奚落人的自己方想起上日王  
夫人的意思來便不再提將菜与宝玉看了說洗了手來拿線說畢便一直的  
出去了吃過飯洗了手進來拿金線与鶯兒打絡子此時宝釵早被薛蟠遣人  
來請出去了這里宝玉正看省打絡子忽見邢夫人遣了兩丫丫環送了兩樣  
菓子來与他吃問他可走得了若走不得叫哥兒明兒過來散心太省寒  
記省呢宝玉忙道若走得了必請太太的安去疼的比先好此請太太放心



罢一面叫他两了坐下一面又叫秋纹来把才拿来的那菓子拿一盤送与林姑娘去秋纹答應了剛散去时只听代玉在院内說話宝玉忙叫快請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絳芸軒夢兆是金針暗度法夾寫月錢是為襲人漸入金屋步位梨香院  
是明寫大家蓄戲不免奸淫之陋可不慎哉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六回

繡鴛鴦夢兆絳芸軒

識分定情語梨花院

話說賈母自王夫人處回來見宝玉一日好似一日心中自是欢喜因怕將來賈政又叫他遂命人將賈政的親隨小廝頭兒喚來吩咐他以後倘有會人待客諸樣的事你老爺要叫宝玉不用上來傳話就回他說我說了一則打重了得省寔將養兒了月才走淨二則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見外人過了八月才許出二門那小廝頭兒听了領命而去賈母又命李媽三襲人等來將此話說與宝玉使他放心那宝玉本就懶與士大夫諸男人接談又最厭殺冠禮服賀弔往還等事今日得了這句話越發得了意不但將親戚朋友一概杜絕

了而且連家庭中晨昏定省亦發都隨他的便了日只在園中遊卧不過每日一清早到賈母王夫人處走走就回來了却每每甘心為諸了奴充役竟也得十分閑消日月或如宝釵輩有時見机導劝反生起氣來只說好的一了清淨潔白女兒也孝的釣名沽譽入了國賊禄兒之流這總是前人無故生事立言堅辭原為導後世的鬚眉濁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瓊闺綉閣中亦染此風真真有負天地鍾靈毓<sup>秀</sup>之德因此禍延古人除四書外竟將別的書焚了衆人見他如此風顛也都不向他說這些正經話了獨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揚名弄語所以深敬代玉闲言少述如今且說玉鳳姐自見金釧死後忽見几家僕人常來孝敬他些東西又不時的來請安奉承自己到生了疑惑不知何意這日又見人來孝敬他東西因晚間無人時咲問平兒道這几家

人不大管我的事為什麼忽然這麼和我貼近平兒冷笑道奶子連這了都想  
不起來了我猜他們的女兒都必是太太房里的了頭如今太太房里有四了  
大的一了月一兩銀子的分例下剩的都是一了月几百錢如今金釧兒死了  
必定他們要弄這兩銀子的巧宗兒呢鳳姐听了笑道是了是了到是你提醒  
了我看這些人也太不知足錢也賺費了苦事情又慢不着弄了了頭擔塞身  
子也就罷了又還想這了也罷了他們几家的錢容易也不能花到我跟前這  
是他們自尋的送什麼來我就收什麼橫豎我有主意鳳姐兒安下這了心所  
以自管遷延省尋那些人把東西送足了然後乘空方回王夫人這日午間薛  
姨媽母女兩了与林代玉等正在王夫人房里大家吃東西呢鳳姐兒得便回  
王夫人道自這<sup>金</sup>釧兒姐了死了太太跟前必省一了人太太或看准了那了

了頭好就吩咐下月好發放月錢的王夫人听了想了一想道依我說什麼是例必定四了五了的殺使就罢了竟可以免了罢鳳姐笑道論理太<sub>々</sub>說的也是這原是旧例別人屋里还有兩了呢太<sub>々</sub>到不按例了况且省下一兩銀子也有限王夫人听了又想一想道也罢這了分例只官闈了來不用補人就把這一兩銀子給他妹<sub>々</sub>玉釧兒罢他姐<sub>々</sub>伏侍了我一場沒了好結果剩了他妹<sub>々</sub>跟着我吃了双分子不為過手了鳳姐答應回看頭找玉釧兒笑道大喜<sub>々</sub>玉釧兒過來嗑了頭王夫人問道正要问你如今趙姨娘周姨娘的月利多少鳳姐道那是定例每人二兩趙姨娘有环兄弟的二兩共是四兩另外四串錢王夫人道可都案數給他們鳳姐見問的奇怪忙道怎麼不按數給王夫人道前兒我恍惚所見有人報怨說短了一吊錢是什麼原故鳳姐忙笑道姨



娘們的了頭月例原是人各一吊從旧年他們外頭商議的姨娘們每位的了頭分例減半人各五百錢每位兩了了頭所以短了一吊錢這也報怨不着我。到樂得給他們呢他們外頭又扣着難道我添上不成這了事我不過是接手兒怎麼來怎麼去由不得我作主我到說了兩三四仍舊添上這票的他們說只有這了項數叫我也難再說了如今我<sup>在</sup>手里每月連日子都不錯給他們呢先則<sup>時</sup>在外頭鬧那了月不打飢荒何曾順<sup>的</sup>油<sup>的</sup>得過一遭兒<sup>呢</sup>王夫人聽說也就罷了半日又問老太太<sup>的</sup>屋裏几了<sup>的</sup>一兩的風姐道八了如今只有七了那了了是襲人王夫人道這就是了你宝兄弟也並沒有<sup>的</sup>一兩的了頭襲人還算<sup>是</sup>老太太<sup>的</sup>房里的人風姐笑道襲人原是老太太<sup>的</sup>的人不過給了宝兄弟使他這一兩銀子还在老太太<sup>的</sup>的了頭分例上領如今說因為襲人是宝玉的人

裁了這一兩子斷然使不得若說再添一了人給老太太這了還可以裁他的若不裁他的湏得環兄弟屋里也添上一了才公道均勻了就是晴雯麝月等七了大了頭每月人各月錢一吊佳蕙等八了小了頭每月人各月錢五百還是老太太的話別人如何惱得氣得呢薛姨媽笑道只听風了頭的嘴到像倒了挾挑車子的只听他的賬也清楚理也公道風姐笑道姑媽難道我說錯了不成薛姨媽笑道說的何嘗錯只是你慢些說豈不省力風姐才要咲忙又忍住了听王夫人示下王夫人想了半日向風姐免道明免挑一了好了頭送去老太太使補襲人把襲人的一分裁了把我每月的月例二十兩銀子里拿出二兩銀子一吊錢來給襲人已後凡事有趙姨娘周姨娘的也有襲人的只是襲人的这一分都落我的分例上勻出來不必動官中的就是了風姐一

答應了。又推薛姨媽道：姑媽聽見了我素日說的話，如何今兒果然應了我的

話？薛姨媽道：早就該如此模樣兒。自然不用說的。他的那一種行事大方說話

見人和氣，裡頭帶着剛硬，要強過了，寔在難得。王夫人含淚說道：你們那里知

道襲人那孩子的好處？孩子二字愈見親熱故比我的宝玉強十倍。忽加我的

愈令人墮淚加我的二字者是以顯襲人是被的然做的何如此好我的何如此不好又氣又恨宝玉罪有甚重矣作者有多少眼淚寫此一句現者又不知

有多少宝玉果然是有造化的，能殼得他長遠的伏侍他一輩子也就罷

了。真好文字此批得出者凤姐道：既這樣就鬧了臉，明放他在屋裏豈不好？王夫人道：

那就不好了一則都年輕，二則老翁也不許，三則那宝玉見襲人是了了頭，總

有放縱的事，到能听他的勸。如今作了他跟前人，那襲人談勸的也不敢十分勸

了。如今且渾省着，再過二三年再說，畢半日凤姐見無話，便轉身出來，到至

廊簷上只見有几了執事的媳婦子正替他<sup>着</sup>回事呢見他出來都嘆道奶子今  
兜回什麼事這半天可是要熱着了風姐把袖子挽了几挽趾着那角門的門  
檻子嘆道這里過<sup>聲</sup>風到涼快吹一吹再走又告訴衆人道你們說我回了這  
半日的話太把二百年都想起來向我難道我不說罷又冷笑道我這今已  
後到要幹几樣刻毒事了報怨<sup>給</sup>儿太聽我也不怕糊塗油蒙了心爛了舌頭  
不得好死の下作東西別作娘的春夢明兒一裹腦子扣的日子還有呢如今  
裁了了頭的錢就報怨了俗們也不想<sup>白已</sup>是奴儿也配使兩三了了頭一面  
罵一面方走了自去挑人回賈母話去不在話下却說王夫人等這里吃畢西  
瓜又說了一回閑話各自方散去寶釵與代玉等回至園中寶釵因約<sup>了</sup>代玉往  
藕香榭去代玉回說立刻要洗澡便各自散了寶釵自行來順路進了怡紅

院意尋說話兒寶玉談講以解午倦不想一入院來鴉雀無聞一並兩隻仙鶴在芭蕉下都睡着了寶釵便順着遊廊來至房中只見外間床上橫三豎四都是了頭們睡竟轉過十錦榻子來至寶玉的房內寶玉在床上睡着覺襲人坐在身旁手里做針線傍邊放有一柄白犀塵寶釵走近前來悄你的咲道也過于小心了這了屋里那里還有蟾蜍蚊子還拿蠅帚子趕什麼襲人不防猛抬頭見是寶釵忙放下針線起身悄起那里的咲道姑娘弄了我到也不防啼了一跳姑娘不知道離雖然沒有蟾蜍蚊子誰知有一種小虫子淫這紗眼里鑽進來人也看不見只睡着了咬一口就像螞蟻咬夾的寶釵道怨不得這屋子後頭又近小又都是香花兒這屋子里頭又香這種虫子都是花心里長的聞香就撲說有一面又瞧他手里的針線原來是了白綾紅裏的塊肚上扎着妃夾戲蓮的花樣紅蓮

綠葉五色妃央寶釵道啞啞好鮮亮活計這是誰的也值的費這麽大工夫襲人向床上掀嘴兜寶釵笑道這麽大了還帶這了襲人笑道他原是不帶的所以特特的做的好了叫他看見由不得不帶如今天氣熱睡竟都不留神哄他帶上了便是直總蓋不嚴些兜也就不怕你說這一了就用了工夫還沒看見他身上現帶的那一了呢寶釵笑道也虧你奈煩襲人道今兜做的工夫大了脖子<sup>低</sup>恹的恹酸的又笑道好姑娘你略坐一坐我出去走走就來說省便走了寶釵只顧看着活計便不由心一躡身到<sup>的</sup>也坐在襲人方才坐的所在因又見那活計寔在可愛不由的拿起針來替他代刺不想林黛玉因遇見史湘雲約他來與襲人道喜二人來至院中見靜悄悄的湘雲便轉身先到廂房里去找襲人林黛玉却來至窗外隔窗紗窺往里一看只見寶玉穿着銀紅紗衫子

隨便睡省在床上宝釵坐在身旁做針線傍邊放着蠅帚子林黛玉見了這个光景免連忙把身子一藏用手握省嘴不敢咲出來招手見叫湘雲云一見他這般景况只當有什麼新聞忙也來一看也要咲時忽然想起宝釵素日待他厚道便忙掩住口知道林黛玉不讓人怕他言語之中取咲便忙拉過他來道走罷我想起襲人來他說午間要到池子里去洗衣裳想必去了偕們那里找他去林黛玉心下明白冷咲了兩声只得隨他走了這里宝釵只剛做了兩三了花瓣忽見宝玉在夢中喊罵說和尚道士的話如何信得什麼是金玉姻緣我偏說是木石姻緣薛宝釵听了這話不覺怔了忽見襲人走過來咲道還沒有醒呢宝釵搖頭襲人又咲道我才確見林大姑娘史大姑娘他們可有進來音宝釵道沒見他們進來因向襲人咲道他們沒告訴你什麼話襲人咲道左不過

是他們那些頑話有什麼正緊經說的宝釵笑道他們說的可不是頑話我正要告訴你呢你又忙忙出去了一句話未完說只見凤姐兒打發人來叫襲人宝釵笑道就是為那話了襲人只得喚起兩丫丫環來一同宝釵出怡紅院自往凤姐這里來果然是告訴他這話又叫他与王夫人叩頭且不必去見賈母到把襲人不好意思的見過王夫人急忙回來宝玉已醒了問起緣原故襲人且含糊答應至直間人靜襲人方告訴宝玉喜不自禁又向他笑道我可看你回家去不去了那一回往家里走了一淌回來就說你哥要贖你又說在這里沒着落終久莫什麼說了那麼些無情無義的生分話嗎我嗚字妙尔果條明決男子何得畏女子嗚哉從今已後我可看誰來敢叫你去襲人听了便冷笑道你到別這麼說從此已後我是太太的人了我要走連你也不必告訴只回了太太就走宝玉笑道就



便笑我不好你回了太太竟去了叫別人聽見說我不好你去了你也沒意思襲人笑道有什麼沒意思難道作了強盜賊我也跟着保罷再不然還有一了死呢人活百歲橫豎要死的這一口氣沒了也不在聽不見看不見就罷了宝玉聽見這話便忙握他的嘴說道罷罷不用說這些話了襲人深知宝玉性情古怪聽見奉承吉利話又厭靈而不寔听了尽情寔話又生悲感便悔自己說冒撞了連忙咲省用話截開只揀那宝玉素喜談者回之先問他春風秋月再談及粉淡脂瑩然後談到女兒如何好又談到女兒死襲人忙掩住口宝玉談至濃快時見他不說了便咲道人誰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了鬚眉濁物只知道文死諫武死戰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節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諫他只願避名猛擽一死將來棄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戰猛擽一死他只願

玉兒此論大  
 覺痛快人  
 心  
 倦園

論  
千古不磨之  
死時亦大義

圖汗馬之名將來棄國于何地所以這皆非正死襲人道忠臣良將出于不得已他才死宝玉道那武將不過仗血氣之勇踈謀少畧他自己無能送了性命這難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可比武官了他念兩句書橫在心里若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胡談亂勸只顧他邀忠烈之心濁氣一湧即時弃死這難道也是不得已还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不聖不仁那天地斷不把這萬几重任与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並不知大義比如我此時若果有造化諛死于此時的趁你們在我就死了再能教你們哭我的眼淚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來送到那鴉雀不到的幽僻之處隨風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為人就是我死的得時了襲人忍見說出這些瘋話來忙說困了不理他那宝玉方合眼睡至次日也就丟開了一日宝玉因各處遊的煩膩便想起牡丹亭

曲子來自己看了兩遍篇猶不愜懷因聞得梨香院的十二了女孩子中有小旦作齡的官最是唱的好因着意出角門來找時也只見寶官玉官都在院內見寶玉來了都咲嘻々的讓坐寶玉因問齡官獨在那里衆人都告訴他說在他房里呢寶玉忙至他房內只見齡官獨自倒在炕上見他進來文風不動寶玉素習與別的女孩子頑慣了的只當齡官也同別人一樣因進前來身傍坐下又陪咲央他起來唱裏晴絲一套不想齡官見他坐下忙抬身起來躲避正色說道臊子啞了前兒娘々傳進我們去我還沒有唱呢寶玉見他坐正了再一細看原來就是那日蓄微花下劃蓄字那一了又見如此景况沒來未經過這番被人棄厭自己便々的紅了臉只得出來了寶官尋不鮮何故因問其所以寶玉便說了遂出來寶官便說道只畧尋一尋蓄二畧來了叫他唱是必唱的寶玉听

了心下納悶因問蕎哥兒那去了寶官道才出去了一定還是齡官要什麼他去變弄去了寶玉听了已為奇特不時便見賈薔從外頭來了手里又提有個雀兒籠子上面扎着了小戲臺並一個雀兒與頭的往裡走省找齡官見了寶玉只得貼住寶玉問他是什麼雀兒會啣旂串戲臺賈薔笑道是令玉頂金豆寶玉道多少錢買的賈薔道一兩八錢銀子一面說一面讓寶玉坐自己往齡官房里來寶玉此刻把听曲子的心都沒了且要着他問齡官是怎樣只見賈薔進去笑道你起來瞧這令頑意兒齡官起身問是什麼賈薔道買了雀兒你頑省得天的無了開心的我先頑了你省說省便拿些穀子哄的那令雀兒在戲台上亂串啣鬼臉旂幟衆女孩子都笑道有趣獨齡官冷笑了兩聲賭氣仍睡去了賈薔還只管陪笑問他好不好齡官道你們家把好的的人

弄了來關在這牢坑里學這牢什子還不算你這會子又弄了雀兒來也偏  
生幹這了你分明是弄了他來打趣形容我們還問我好不好賈蕃听了不  
慌起來連忙賭身立誓又道今兒我那里的香脂油蒙了心費一二兩銀子買  
他來原說解悶就沒有想道這上頭罷了放了生免了你的災病說省果然將  
將雀兒放了一頓把將籠子拆了齡官還說那雀兒不如人他也有了老雀  
兒在窩里你拿了他來弄這了勞什子也忍得今兒我咳嗽出兩口血來太  
叫大夫來細問稍不說整成你且弄這了來取笑偏生我這沒人管沒人理的又偏病說  
省又哭起來賈蕃忙道昨兒晚上我向大夫他說不相干他說吃兩劑藥後  
兒再瞧誰知今兒又吐了這會子請他去說省便要請去齡官又叫貼住這會  
子大毒日頭地下你賭氣子去請了來我也不瞧賈蕃听如此說只得又貼住

宝玉見了這般景況不覺痴了這才領會了虧蓄深意自己站不住他抽身走了賈蕃一心都在齡官身上也不願送到是別的女孩子送了出來那宝玉一心裁奪盤算痴之的回至怡紅院中正值林代玉和襲人坐着說話免呢宝玉一進來就和襲人長嘆說道我昨晚上的話竟說錯了惟道老翁說我是管窺蠡測昨夜說你們的眼淚單葬我這就錯了我竟不能全潯了沒此後只是各人各潯眼淚得罷了襲人昨夜不過是些煩話已竟忘了不想宝玉今又提起來便嘆道你可真之有些風了宝玉默之不对自此深悟人生情緣各有分定只是每之暗傷不知將來葬我洒泪者為誰此皆宝玉心中所懷也不可十分忘擬且說林代玉當下見了宝玉如此形像便知是又沒那里省了魔來也不便多問因向他說道我才在旧母跟前听的明兒是薛姨娘的生日叫我順便來

向你出去不出去你打發人前頭說一声去宝玉道上回連大老爷的生日我也沒去這會子我又去淌或確見了人呢我一概都不去這么恠热的又穿衣裳我不去姨媽也未必惱襲人忙道這是什么話他比不得大老爷這里又住的近又是親戚你不去豈不叫他思量你怕热只清早起那里磕了頭吃鐘茶再<sup>就</sup>來<sup>豈</sup>起不好看宝玉未說話代玉便先嘆道你看省人家赶蚊子分上也談去走之宝玉不解忙問怎么赶蚊子襲人便将昨日睡竟無人作伴宝姑娘坐了一坐的話說了出來宝玉听了忙說不談我怎么睡省了褻瀆了他一面又說明日必去正說省忽見史湘雲穿的齊整的走來辭說家里打發人來接他宝玉林代玉听說忙站起来讓坐史湘雲也不坐宝林兩了只得送他至前面那史湘雲只是眼淚汪汪的見有他家人在跟前又不敢十分委曲少时

薛宝钗赶来，愈竟，纒纒难捨，还是宝钗心内明白，他家人若回去，告訴了他，姑娘待他家去，又恐受氣，因此到催他走了，衆人送至二门前，宝玉还要往外送，每逢此时，就忘却嚴父可知，前云：爲你们死也，情愿不假。到是湘雲攔住，了一时回身，又叫宝玉到跟前，悄悄的囑道：便是老太太，想不起我来，你时常提省，打發人接我去，宝玉連連答應了，眼看着他上車去了，大家方才進來，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美人用別號亦新奇花樣且韻且雅呼去覺滿口生香起社出自探春意作者已伏下回與利除弊之文也

此回俛放筆寫詩寫詞作扎着他詩復詩詞復詞扎又扎總不相犯

湘雲詩客也前回寫之其今才起社後用不穿不離閑人數語數折仍歸社中何巧活之筆如此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七回

秋蕪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苑復擬菊花題

這年賈政又点了學差擇于八月二十日起身是日拜過宗祠及賈母起身諸事宝玉諸子弟并送至洒泪亭却說賈政出門去後外面諸事不能多記單表宝玉每日在園中任意縱性的曠蕩真把光陰虛度歲月空添這日正無聊之際只見翠墨進來手里拿着一付花箋送与他宝玉回道可是我忘了才說要瞧瞧三妹去的好些了你偏走來翠墨道姑娘好了今兒也不吃藥了不過是涼省一点兒宝玉所說便展開花箋看時上面寫道

姊探謹奉

二兄文几前夕新霽月色如洗因惜清景難逢詎忍就卧時漏已三轉猶徘徊于桐檻之下未妨風露所欺致獲採薪之惠昨蒙親勞撫囑復又數遣侍兒向切蕙以鮮荔並真卿墨跡見賜何瘳痼患愛之深哉今因伏几凭床處默之時因思及歷來古人中處名改利敵之場猶置一些山滴水之區遠招近揖投贖攀轅務結二三同志盤桓于其中或豎詞垣或開吟社魚一時之偶與遂成千古之佳談弟魚不才竊同叨棲處于泉石之間而蕙慕薛林之枝風庭月榭惜未讎集詩人常杏溪桃或可醉飛吟蓋孰謂連社之雄才獨許鬚眉直以東山之推會讓余脂粉若蒙掉雪而來弟則掃花以待此謹奉

宝玉着了不覓喜的拍手笑道是三妹之的高雅我如今就去商議一面說一面就走翠墨跟在後面到了沁芳亭只見園中後門上值日的婆子手里

拿省一了字帖走來見了宝玉便迎上去口內說道芸哥兒請安在後門口等省叫我送來的宝玉打開看時寫道是

不肖男 芸恭請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男思自蒙天恩認于膝下日夜思一孝順竟無可孝順之

處前因買辦花草上托大人金福竟認得許多花兒匠直欲噴飯真好新鮮文字並認得許

多名園因忽見有白海棠一種不可多得故變盡方法只弄得兩盆大人若視

男是親男一般皆千古未有之奇文初讀令人不解思之則噴飯便由下嘗玩因天氣暑熱恐園中姑

娘們不便故不敢面見奉書恭啟並叩白安男芸跪書宝玉看了嘆道獨他來

了還有什麼人婆子道還有兩盆花兒宝玉道你出去說我知道了難為他想

省你便把花兒送我到我屋裏去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同翠墨往秋蕪齋去只見

宝钗代玉迎春惜春已都在那里了

却因芸之一字夫已將諸艷請素者都多少

有犯宝玉終成重漢之文笑

衆人見他進來

進都咲說又來了一了探春咲道我不算俗偶然

起了念頭寫了儿了帖兒試一試誰知一招皆到宝玉咲道可惜遲了早該起

了社的代玉道你們只管起社可別笑上我是不敢的迎春咲道你不敢誰

還敢呢

必得如此方是妙文

若也如宝玉說與頭說則不是代玉矣

宝玉道這是一件正緊大事大家鼓

舞起來不要你謙我讓的各有主意自管說出來大家平章

這是正緊大事已快且日平章更妙

的是宝玉的眉

宝姐也出了主意林妹也說了話兒宝釵道你忙什麼人还不全

呢

妙宝釵自有主見真不誣也一語未了李紈也來了進門咲道雅的緊要起詩社我自荐

我掌坵前兒春天我原有了意思的我想了一想我又不曾會作詩瞎亂些什

麼因而也忘了就沒有說得既是三妹高興我就帮你作興起來

着他又是

分叙單傳之法也

代玉道既然定要起詩社伴們都是詩翁子先把這些姐妹姊嫂的

字樣改了才不俗

着他寫代玉真可人也

李統道極是何不大家起了別号彼此稱呼則

雅未起詩社先起別号

我是定了稻香老農再無入占的

最妙一了花樣

探春笑道我就是秋蕪

居士罢宝玉道居士主人到底不恰且又癩癢這里梧桐芭蕉儘有或指梧桐

芭蕉起了到好探春笑道有了我最喜芭蕉就稱蕉下客罢眾人都道別致有

趣代玉笑道你們快牽了他去頓了脯子吃酒眾人不解代玉笑道古人曾云

蕉葉覆鹿他自稱蕉下客可不是一隻鹿了快做了鹿脯來眾人听了都咲起

來探春因咲道你别忙中使巧話來罵人我已替你想了了極當的美号了又

向眾人道當日娥皇女英洒泪在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

的是瀟湘館他又愛哭將來他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變成斑竹的以後

都叫他作瀟湘妃子就完了大家听说都拍手叫妙林黛玉抵了頭方不言語

妙極趣極所謂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看因一謔便勾出一笑号来何奇妙文哉另一花樣李纨笑道我替薛大妹了也早

已想了好的也只三字惜春迎春都问是什麼妙文迎春惜春故不能答言然不便撕之不序故揀

他二人问試思近日諸豪宴集雄語偉辯之時座上或有一二愚夫不敢接談然偏好向亦真可厭之事李纨道我是封他蘅蕪君

了不知你们如何探春笑道這个封号極好宝玉道我呢你们也替我想一个

必有宝釵笑道你的号早有了無事忙三字恰當的狠真恰當形李纨道你还

是你的旧号絳洞花王就好妙極又点前文通部中沒頭至末前文已過者恐去之冷落使人忘怀得便一点未去者恐未之突

然或先伏一撮皆行文之妙訣也宝玉笑道小时候幹的营生还提他作什麼報言如聞不知大时又有何营

生探春道你的号多的狠又起什麼我們愛叫你什麼你就答應省就是了更

若只管揆次一了了乱了起宝釵道还得我送你个号要有最俗的一了号却

則成何文字另一花樣



於你最當天下難得的是富貴又難得的是閑散這兩樣再不兼有不想你兼  
 有了就叫你富貴閑人也罷了宝玉笑道當不起。到是隨你們混叫去  
 罷李紈道二姑娘四姑娘起了什麼号迎春道我們又不大會詩白起了号作  
 什麼假斯文守錢虜探春道如此也起了才是宝釵道他住的是紫菱洲就  
 叫他菱洲四了頭在藕香榭就叫他藕榭就完了李紈道就是這樣好但序齒  
 我大你們都要依我的主意管情說了大家合意我們七了人起社我和二姑  
 娘四姑娘都不會作詩湏得讓出我們三了人去我們三了各分一件事探春  
 笑道已有了號還只管這樣稱呼不如不有了以後錯了也要立了罰約才好  
 李紈道立定了社再定罰約我那裡地方大竟在我那里作社我虽不能作詩  
 這些詩人竟不厭俗客我作了東道主人我自然也清雅起來了于是推我

作社長我一了社長自然不設必要再請兩位副社長就請菱洲藕榭二位李  
究來一位出題限韻一位謄錄監場亦不可拘定了我們三人不作若遇見  
容易些的題目韻脚我們也隨便作一首你們四了却是要限定的若如此便  
起若不依我；也不敢附驥了迎春惜春本性賴于詩詞又有薛林在前听了  
這話便合己意二人皆說極是探春等也知此意見他二人悅服也不好強只  
得依了因笑道這話也罷了只是自想好咲好；的我起了了主意及叫你們  
三了未嘗起我來了宝玉道既這樣俗們就徃稻香村去李紈道都是你忙今  
日不過商議了等我再請宝釵道也要議定几日一会才好探春道若只管會  
的多又沒趣了一月之中只可兩三次才好宝釵點頭道一月只要兩次就殼  
了擬定日期風雨無阻除這兩日外倘有高興的他情愿加一社的或情愿到

他那里去或附就了来亦可使得豈不活潑有趣衆人都道這了主意更好探春道只是原係我起的意我湏得先作了東道主人方不負我這與李紈道既這樣說明日你就先鬧一社如何探春道明日不如今日此刻就狠好你就出題菱洲限韵藕榭監場迎春道依我說也不必隨一人出題限韵竟是拈園公道李紈道方才我來時看見他們抬進兩盆白海棠來到是好花你們何不就咏起他来真正好題妙在未起詩社先得了題目迎春道都还未賞先到作詩宝釵道不遇是白海棠又何必定要見了才作古人的詩賦也不遇都是寄興寫情耳若都是奇見了作如今也沒這些詩了真詩人語迎春道既然如此待我限韵說自走到書架前抽出一本詩來随手一揭這首竟是一手七言律遞與衆人看了都談作七言律迎春掩了詩又向一了小了頭道你隨口說一了字未那了頭正倚門

立着便說了个门字迎春笑道就是门字韵十三元了頭一了韵定要這门字  
說省又要了韵牌匣子過來抽出十三元一屈又命那小了頭隨手拿四塊那  
了頭便拿了盆魂痕昏四塊來宝玉道這盆门两个字不大好作呢待書一樣  
預備下四分紙筆便都悄然各自思索起來独代玉或撫梧桐或看秋色或又  
和了环們嘲笑着他單寫代玉迎春又令了环炷了一支夢甜香原來這夢甜香只有  
三寸來長有灯草粗細以其易炷故以此炷為限如香炷未成便要罰好看篇能撰此  
新奇字樣一时探春便先有了自提筆寫出又改抹了一回連与迎春因問宝釵蘅  
蕪君你可有了宝釵道有却有了只是不好宝玉背着手在迴廊上踱來踱去  
因向代玉說道你听他們都有了代玉道你别管我宝玉又見宝釵已謄寫出  
來因說道了不得香只剩了一寸了我才有了四句又向代玉道香就完了只

管蹲了在那潮地下作什麼代玉也不理宝玉道可顧不得你了好歹也寫出來  
 罷說省也走在案前寫了李純道我們要看詩了若看完了還不交卷是必罰  
 的宝玉道稍香老農虽不善作却善看又最公道理豈不你就評閱優劣我們都  
 服的衆人都道自然于是先看探春的稿上寫道是

咏白海棠限門盆魂痕昏

斜陽寒草帶重門苔翠盈鋪雨後盆玉是精神  
 難比潔雪為肌骨易銷魂芳心

一点嬌無力倩影三更月有痕莫謂縞仙能羽化多情伴我咏黄昏次看宝釵的是

珍重芳姿宝釵詩全是自寫身分諷刺時事只以品行為先才技為末掩門織巧洗滌之詞綺靡標範之語一洗皆盡非不能也眉而不

為也最恨近日小說中一百美人詩詞語氣只得一了乾稿自携手甕濯苔盆胭脂洗出秋堦影  
 冰雪招來

露砌魂看他清潔自屬終淡極始知花更艷好極高情巨眼能凡人哉  
 愁多為

得玉無痕

看他諷刺林

欲償白帝憑清瀟

看他自己收到身

不語婷，日又昏

李紈笑道到的是衛蕙君說省又省宝玉的道是

秋容淺淡映重門，七節攢成雪滿盆。出浴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為魂。曉風

不散愁千点

這句直見自

宿雨还添泪一痕

妙在終不

独倚画欄如有意，清砧

怨笛送黄昏

宝玉再細心作只怕还有好的只

大家省了宝玉說探春的好李

紈才要推宝釵這詩有身分因又推代玉，道你們都有了李紈省着他寫

道是

半捲湘簾半掩門

且不說花且說看花

碾冰為土玉為盆

極妙料定他自

省了

這句宝玉先喝起彩來只說這何處想來又看下面道

偷來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縷魂。衆人看了也都不禁叫好說果然比別人

又是一樣心腸又看下面道是

月窟仙人縫縞袂秋閨怨女試啼痕

靈敲勝比真逸才也且不脫落自己

嬌羞默々同誰訴倦倚

西風夜已昏

看他終結道自己一人是一人口氣逸才仙品固讓掣免

眾人看

了都道是這首為上李統道若論風流別致自是這首若論含蓄渾厚終讓衡

稿探春道這評的有理瀟湘妃子當居第二李統道怡紅公子是壓尾你服不

服宝玉道我的那首原不好了這評的最公

話內細思則似有不服先評之意

又嘆道只是衡

瀟二首還要斟酌李統道原是依我評論不與你們相干再有多說者必罰宝

玉听說只得罢了李統道這此後我定于每月初二十六這兩日開社出題限

韵都要依我這其間你們有高興的你們只管另擇子補開那怕一了月每天

都開社我只不管只是到了初二十六這兩日是必往我那里去宝玉道到底

要起了社名才是探春道俗了又不好特新了刁鑽古怪也不好可巧才是海

棠詩鬧端就叫了海棠社罷雖然俗些因真此事也就不得了說畢大家又

商議了一回略用些酒果方各自散去也有回家的也有往賈母王夫人處去

的當下別人無話一路悃不大寫薛林與頭可見他二人並不自意于此不

板腐矣全且說襲人忽然寫到襲人真令人不解着他如何終此語社之更因見宝玉看了字帖兒便慌了

張之是錯你法的同翠墨去了也不知是何事後來又見後門上婆子送了兩盆海棠花

來龍衣向是那里來的婆子便將宝玉前一番緣故說了襲人聽說便擺好

讓他們在下房里坐了自己走到自己房內秤了六錢銀子封好又拿了三百

錢走來都遞與那兩了婆子道這銀子賞那拍花來的小子們這錢你們打酒

吃那婆子們站起來眉開眼笑千恩萬謝的不肯受見襲人執意不收方領



了襲人又道後門上外頭可有談班的小子們婆子忙應道天<sub>二</sub>有四了原預  
 備里面差使的姑娘有什麼差使我們吩咐去襲人笑道有什麼差使今兒宝  
 二爺要打發人到小候爺家与史大姑娘送東西去可巧你們來了順便出去  
 叫後門小子們催輛車來回來你們就徃這里拿錢不用叫他們又徃前頭混  
 確去婆子答應省去了襲人回至房中拿碟子盛東西与史湘雲送去線頭却  
 者狃不理。不知是何秋極細極因此處係依古董式  
 碟何物令人犯忌奪樣極成槽子故無此件此槽逐  
 空言忘却前以此句不解  
 因回頭見晴雯秋紋麝月等都在一處做針黹襲人問道這一个  
 纏絲白瑪瑙碟子那去了眾人見問都你看我<sub>一</sub>看你都想不起来半日晴雯  
 笑道給三姑娘送荔枝去的還沒送來呢襲人道家常送東西的傢伙多已<sub>二</sub>  
 的拿這个去晴雯道我何嘗不也這樣說他說這个碟子配上鮮荔枝才好看

自然好省原該如此可恨今之  
有一二好花者不背象景而用

我送去三姑娘見了也說好看叫連碟子放着  
就沒帶來你再瞧那隔子頂上頭的一對聯珠瓶還沒收來呢秋紋笑道提起  
瓶來我又想起笑話我們室二爺說盡孝心一動也孝敬到二十分因那日見  
園花折了兩枝原是自己要揀瓶的忽然想起來說這是自己園里的才開的  
新鮮花不敢自己先頑巴巴的把那一对瓶拿下來親自灌水揀好了叫了人  
拿省親自送一瓶進老太太；又進一瓶与太太誰知他孝心一動連跟的都得  
了福了可巧那日是我拿去的老太太；見了這樣喜的無可無不可見人就說  
到底是室<sup>我的</sup>玉孝順我連一枝花兒也想的到別人還只報怨我疼他你們知道  
老太太素日不大同我說話的有些不入他老人家的眼的那日竟叫人拿几  
百錢給我說我可憐見的生的單<sup>弱</sup>這可是再想不到的福氣几百錢是小事

難得這了臉面及至到了太<sub>二</sub>那里太<sub>二</sub>正和二奶<sub>三</sub>趙姨奶<sub>三</sub>周姨奶<sub>三</sub>好  
些人翻箱子找太<sub>二</sub>當日年輕的顏色衣裳不知給那一了<sub>一</sub>見了連衣裳也  
不找了且看花兒又有二奶<sub>一</sub>在傍邊湊趣兒誇寶玉又是怎麼孝敬又是怎  
樣知好歹有的沒的話<sub>說</sub>了兩車話當省眾人太太自為又增了光堵了眾人的  
嘴太<sub>二</sub>越發喜歡了現成的衣裳就賞了我兩件衣裳也是小事年<sub>二</sub>橫壓也  
得却不像這了彩頭晴雯嘆道呸沒見識面的小蹄子那是把好的給了人挑  
剩下的才給你<sub>二</sub>還充有臉呢秋紋道憑他給誰剩的到底是太<sub>二</sub>的恩典晴  
雯道要是我<sub>二</sub>就不要若是給別人剩下的給我也罷了一樣這屋里的人難  
道誰又比誰高貴些把好的給他剩下的才給我<sub>二</sub>寧可不要沖撞了太<sub>二</sub>我  
也不受這口軟氣秋紋忙問給這屋里誰的我因為前兒病了几天家去了不

知是給誰的好姐，你告訴我，知道，晴雯道我告訴了你，難到你這會退  
還太，去不成秋紋，笑道胡說我白听了喜歡，那怕給這屋里的狗剩下  
的，我只領太，的恩典，也不犯官別的事，衆人听了都笑道罵的巧，可不是給  
了那西洋花点子哈吧兒了，襲人笑道你們這起爛了嘴的，得了空就拿我取  
笑，打牙兒一了，不知怎麼死呢，秋紋笑道原來姐，得了我，是在不知道我  
陪了不是，罷罷，笑道少輕狂，罷你們誰取了碟子來，是正緊經着他忽然爽寫  
女兒喝之一段  
總不脫落正事，所謂此書一回是兩段，中却有無限事，伴或有一語，遠至  
一回者，或有互補，上回者，錯綜穿插，注不一氣，直起直落，至終爲了  
麝月道那瓶得空兒也該收來了，老太，屋里還罷了太，屋里人多手雜，別  
人還可以趙姨奶，一夥的人，見是這屋里的東西，又該使黑心弄坏了才罷  
太，也不大管這些，不如早些收來，正緊晴雯听说便擲下針，繭道這話到是

奇我取去秋紋道還是我取去罷你取你的碟子去晴雯笑道我偏取一遭兒  
 去是巧踪兒你们都得了難道不許我得一遭兒麝月笑道通共秋了頭得了  
 一遭兒衣裳那里今兒又巧你也遇見我衣裳不成晴雯冷笑道魚然確不見  
 衣裳或者太<sub>々</sub>看見我勤謹一了月也把太<sub>々</sub>的公費里分出二兩銀子來給  
 我也定不得說省又笑道你們別和我粧神弄鬼的什麼事我不知<sub>兒</sub>道一面說  
 一面往外跑了秋紋也同他出來自去探看那里取了碟子來麝月打点齊備  
 東西叫過本處的一了老宋媽<sub>々</sub>來<sub>宗送也值</sub>向他說道你先好生梳洗了換  
 了出門的衣裳來如今打發你與史姑娘送東西去那宋媽<sub>事生文妙</sub>道姑娘只管交  
 給我有話說與我<sub>々</sub>收拾了就好一順去的襲人聽說便端過兩了小摺絲盒  
 子來先揭開一了里面裝的是紅菱和鷄頭<sub>子</sub>兩樣鮮菓又那一了是一碟子

桂花糖蒸新栗粉糕又說道这都是今年俚們這里園里新結的果子宝二爺

送來与姑娘嚐二再前日姑娘說這瑪瑙碟子好姑娘就留下頑妙隱這一罷伴公案余

想襲人必娶瑪瑙碟子感去何必驕奢輕蔑如是耶固有此一案則去惟矣這絹色兒里頭是姑娘上日叫我作的活

計姑娘別嫌粗糙能省罷替我們請安替二爺问好就是了宗姑二道宝二爺

不知還有什麼說的姑娘再問二去回來又別說忘了襲人因問秋紋方才可

見在三姑娘那里秋紋道他們都在那里商議起什麼詩社呢又都作詩想來

沒話你只去罷宗姑二听了便拿了東西出去另外穿帶了襲人又囑咐他從

後門出去有小子和車等省呢宗媽去後不在話下宝玉回來先忙省看了一

回海棠室房內告訴襲人起詩社的事襲人也把打發宗媽二与史湘雲送車

西去的話告訴了宝玉二听了拍手道偏忘了他我自覺心里有件事只是

想不起来虧你提起來正要請他去這詩社里若少了他還有什麼意思襲人  
勸道什麼要緊不過頑意免他比不得你們自在家里又作不得主免告訴他  
●他要來又不得他<sup>素</sup>不來他又牽腸掛肚的沒的叫他不受用宝玉道不妨事  
我回老太太打發人接他去正說省守媽已經回來回復道生受與襲人道  
之又說問二爺作什麼呢我說和姑娘們起什麼詩社作詩呢史姑娘說他們  
作詩也不告訴他去急的了不的宝玉听了立身便往賈母處來立逼省叫人  
接去賈母因說今<sup>兒</sup>兩天晚了明日一早再去宝玉只得罢了回來悶的次日  
一早便又往賈母處來催逼人接去直到午後史湘雲才來宝玉方放了心見  
面時就把始末原由告訴他又要與他詩看李紈等因說道且別給他詩看先  
說與他韻他後來先罰他扣了詩若好便請入社若不好還要罰他一了東道

再說史湘雲道你們忘了請我，還要罰你們呢就拿韻來我坐不能只得勉強出醜容我入社掃地焚香我也情愿衆人見他这般有趣越發喜歡都埋怨昨日怎麼忘了他遂忙告訴他韻史湘雲一心只頭尋不得推敲刪改一面只管和人說省話心內早已和成即用隨便的紙筆錄出可見起是好文字不管怎樣就有了越用工天越講完筆墨越講完筆墨先咲說道我却依韻和了兩首更奇想荷四律已將形容盡矣一首就愁重犯不知二首又沒句牽着好多我却不知不過應命而已說省遞與衆人，道我們四首也笑想絕了再一首也不能了你到弄了兩首那里有許多話說必要重了我們一面說

一面看時只見那兩首詩寫道 其一

神仙昨日降都門

落想便新奇不落彼四套

種得藍田玉一盆

好盆字押得更穩總不落彼三套

自是霜

娥偏愛冷

又不脫自己將來形容

非關倩女亦離魂秋陰捧出何方雪

拍案叫絕歷倒屣芳在此一句



雨漬添來隔宿痕却喜人吟不倦詩豈令寂寞度朝昏真好其二 衡芷塔

通蘿薜門也宜墻角也宜盆更好花因喜潔難尋偶人為悲秋易斷魂玉燭滴

乾風里泪晶簾隔破月中痕幽情欲向嫦娥訴無奈虛廊夜色昏二首真可壓

詩文是奇，惟之，文穩令人想不到忽有二首末壓卷衆人者一句驚訝一句看到了讚到了都說這

了不枉作了海棠詩直該要起海棠社了史湘雲道明日先罰我了東道就讓

我先邀一社可使用的衆人得道這更妙了因又將昨日的與他評論了一回至晚

宝釵將湘雲邀往蘅蕪苑安歇去湘雲灯下計議如何設東擬題宝釵听他說

了半日皆不妥當却于此刻方寫宝釵因向他說道既開社便要作東虽然是頑意也

要瞻前顧後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了人然後方大家有趣你家里你又

作不得主一了月通共那几串錢你还不够盤纏呢这会子又幹這沒要緊的

事你嬸子聽見了越發報怨你了况且你就都拿出来做這了東道也是不勾  
難道為這了家去要不成還是往這里要呢一夕話提醒了湘雲到躊躇起來  
宝釵道這了我已經有了主意我們當舖里有了夥計他家田上出的很好的  
肥螃蟹前免送了几斤來現在這里的人沒太太起連上園里的人有多少  
半都是愛吃螃蟹的前日姨娘還說要請太太在園里賞桂花吃螃蟹因為  
有事還沒有請呢你如今且把詩社別題起只管普通一請尋他們散了俗們  
有多少詩作不得的我和我哥說要几簍極肥極大的螃蟹來再往舖子里  
取上几罈好酒再備上四五棹菓碟豈不又省事又大家熱鬧了湘雲听了心  
中自是感服極讚他想的週到宝釵又嘆道我是一片真心為你的話你千萬  
別多心想着我小看了你俗們兩了就白好了你若不多心我就好叫他們辦

去的湘雲忙笑道好姐！你這樣說到多心是你待我了，憑他怎麼糊塗，連了好歹也不知還成了人了。我若不把姐當作親姐，一樣看上面那些家常話，煩惱事也不肯尽情告訴你了。寶釵聽說便叫一丫婆子來出去，和大爺說依前日的大螃蟹要兒筭來，明日飯後請老太太、姨娘賞桂花，你說大爺好，別忘了我，今兒已請下人了。必得如此叮嚀那婆子出去說明回來，無話。這里寶釵又向湘雲道：詩題也不要過于新巧了，你看古人詩中那些刁鑽古怪的題目，和那極險的韻了，若題過于新巧，韻過于險，再不得有好詩。終是小家氣子詩，固然怕說熟話，更不可過于求生，只要頭一件立意清新，自然措詞就不俗了。究竟這也算不得什麼，還是紡績針黹是你我的本等。一時閑了，到是于你我深有益的書看几章，是正經。湘雲只答應着，因嘆道：我如今心里想着昨日作了

海棠詩我如今要作个菊花詩如何宝釵道菊花到也合景只是前人太多了  
湘雲道我也是如此想省恐怕落套宝釵想了一想說道有了如今以菊花為  
窟以人為主竟擬出几个題目來都是两个字一个靈字一个實字，便用  
菊字靈字就用人事通周閩的如此又是詠菊又是賦事前人也沒作過也不能落  
套賦景詠物兩關省又新鮮又大方湘雲笑道這却很好只是不知用何奇靈  
字才好你先想一个我听：宝釵想了一想笑道菊夢就好湘雲笑道果然好  
我也有了一个菊影可使得宝釵道也罷了只是也有人作過若題目多这个也  
真真的上我又有了一个湘雲道快說出來宝釵道向菊如何湘雲拍案叫妙因  
接說道我也有了訪菊如何宝釵也讚有趣因說道越性擬出十个來寫上再  
來說省二人研墨蘸筆湘雲便寫宝釵便念一时湊了十个湘雲看了一遍又

笑道十了还不成幅越性湊成十二了便全了也如人家的字画册頁一樣宝釵听說又想了兩了一共湊成十二个又說道既這樣越性編出他了次序先後來湘雲道如此更妙竟弄成了菊譜了宝釵道起首是憶菊憶之不得故訪第二是訪菊訪之既得便種第三是種菊種既盛開故相對而賞第四是對菊相對而興有餘故折來供瓶為玩第五是供菊既供而不吟亦覺菊無彩色第六便是咏菊既入詞辭章不可不供筆墨第七便是畫菊既為菊如是碌了究竟不知菊有何妙處不禁有所問第八便是問菊之如解語使人狂喜不禁第九便是簪菊如此人事盡猶有菊之可詠者菊影菊夢二首續在第十第十一末卷便以殘菊總收前題之感這便是三秋の妙景妙事都有了湘雲依說將題錄出又看了一回又問談限何韵宝釵道我平生最不喜限韵的分明有好

詩何苦為韻所縛，偈們別學那小家派。子頭出題不拘韻，原為大家偶得了好句。取樂並不為奈，邦難人湘雲道：「這話狠是這樣。大家的詩，還進一層，但只偈們五了人，這十二了題目，難道每人作十二首不成？寶釵道：「那也太難人了。將這題目謄好，都要七言律，明日貼在牆上，他們看了，誰作那一了，就作那一了。有力量者，十二首都作也；可不能的一首不成也。高才捷足者，為尊者十二首已全，便不許他後趕省，又作罰他就完了。」湘雲道：「這到也罷了。」二人高議，要貼方才息燈安寢，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題曰菊花詩螃蟹詠偽自太君前何風若許板諧中不  
失体死央平免寵婢中多少放肆之迎合取樂寫來  
似難入題却輕之用美水戲魚之看花寺遊玩事及王夫人  
云這里風大一句收住入題並云纖毫牽強此重作輕抹  
法已妙極好看煞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八回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咏

話說寶釵湘雲二人計議已妥一宿無話湘雲次日便賈母等賞桂花賈母等

都說道是他有具頭須要提他領這雅興若在查俗小家則云你是客在我們舍下怎麼反捧你的呢一何可笑

至于果然賈母帶了王夫人凤姐必如此請薛姨媽等進園來賈母因問那一位好必是王夫人

王夫人道憑老太太愛在那一處就在那一處如此答方妙凤姐道藕

香榭已經擺下了那山坡下兩顆桂花開的又好河里的水又碧清坐在河當

中亭子上豈不廠亮智者樂水看省水眼也清亮皆具然乎賈母听了說這話狠是說省就

引了衆人往藕香榭來原來這藕香榭蓋在池中四面有窻左右有曲廊可通

亦是跨水接岍後面又有曲折竹橋暗接衆人上了竹橋風姐忙上來揆着賈母口里說老祖宗只管邁大步走不相干的這竹子橋規矩是咯吱咯喳的見其勢如臨其上飛走過者必形容不利一時進入榭中只見欄杆外另放着兩張竹案一了上面設着杯筋酒具一了上頭設着茶筴茶盃各色茶具那邊有兩三了了頭煽風爐者茶這一边另外了了頭也煽風爐燙酒呢賈母喜的忙問這茶想的到且是地方東西都干淨湘雲笑道這是宝姐之帮着我預備的賈母道我說這了孩子細致凡事想的妥當一面說一面又看見柱上掛的黑漆數對的对子命人念湘雲念道

芙蓉影破歸蘭擘

菱藕香深寫竹橋

秋極此實忽有補出一處不入賈政試才一四皆錯綜其事不作一直筆也

賈母听了又抬頭看匾因回頭向薛姨媽道我先小時家里也有这匾一个亭  
 子叫做什么枕霞閣我那時也只像他们这麽大年紀時同姊妹们天天頑去那  
 日誰知我失了脚掉下去几乎没淹死好不容易救了上来到底被那木釘把頭  
 碰破了如今这髮角上那指頭頂大一塊窩兒就是那殘會說破了衆人都怕經了  
 水又怕冒了風都說話不活得了誰知竟好了凤姐不尋人說先嘆道那時要活  
 不得如今这大福可叫誰享呢可知老祖宗這小兒的福壽就不小神差鬼使  
 碰出那了窩兒來好盛福壽的考星老兒頭上原是一个窩兒因為萬福萬壽  
 盛滿了所以到凸高出些來了未及說完賈母与衆人都嘆軟了看他忽用賈  
又補出此書之前似已有一部十二鈔的一概令人遺憾不能一覓余則時款  
補出枕霞閣中十二鈔某字不又添一部新書  
 賈母嘆道这猴兒慣的了不得了只管拿我取笑兒起來恨的我撕你那油嘴凤

姐嘆道回來吃螃蟹恐積了冷在心里討老祖宗宗嘆一嘆鬧心一高興多吃

兩了就無妨了賈母嘆道明兒叫你日夜跟着我到常嘆覺的開心不許

回家去王夫人嘆道賈老太太因為喜歡他才慣的他這樣還這樣說他明兒

越發無禮了賈母嘆道我喜歡他這樣況且他又不是那不知高低的孩子家

常沒人娘兒們原談這樣橫豎禮體不錯就罷沒的到叫他發神兒似的作什

麼近之暴發專講理法竟不知禮法此似去禮而禮法并說省一着進入亭子

獻過茶風姐忙着搭棹子要盃筋上面一棹賈母薛姨媽寶釵代玉宝玉東邊

一棹史湘雲王夫人迎探惜西邊靠門一棹李紈和風姐的虛設坐位二人皆

不放敢坐只在賈母王夫人兩棹上伺候風姐吩咐螃蟹不可多拿來仍舊放在

蒸籠里拿十了來吃了再拿一面又要水洗了手貼在賈母跟前剥蟹肉頭次讓

薛姨娘道我自己<sup>利</sup>省吃香甜不用人讓凤姐便奉与賈母二次的便  
与宝玉又說把酒燙的滾热的拿来又命小丫頭們去取菊花葉兒桂花蕊薰  
的蒙豆面子來預備洗手史湘雲陪省吃了一了就下坐來讓人又出至外頭  
令人盛兩盤子与趙姨娘周姨娘送去又見凤姐走來道你不慣張羅你吃你  
的去我先替你張羅尋散了我再吃湘雲不肯又令人在那邊廊上擺了兩掉  
讓妃央瑋珀彩霞彩雲平兒去坐妃央因向凤姐笑道二奶<sub>子</sub>在這里伺候我  
們可吃去了凤姐兒道你們只管去都交給我就是了說省史湘雲仍入了席  
凤姐和李紈也胡乱應了景兒凤姐仍是下來張羅一時出至廊上妃央等正  
吃的高興見他來了妃央等站起来道奶<sub>子</sub>又出來作什麼讓我們也受用一  
會子凤姐嘆道妃央小蹄子越發杯了我替你當差到不領情還報怨我還不

快斟一鍾酒來我喝呢。死央咲省忙斟了一杯酒送至風姐唇邊。風姐一揚脖子吃了。琥珀彩霞二人也斟上一杯送至風姐唇邊。那風姐也吃了。平兜早剔了一壳黃子送來。風姐道：多到此薑醋一面也吃了。咲道：你們坐省吃罷。我可去了。死央咲道：好沒臉吃我們的東西。風姐兒咲道：你和我少作恠。你知道你璉二爺愛上了你要和老太太討了你作小老婆呢。死央道：啐！這也是作奶子說出來的話。我不拿腥手抹你一臉，美不得說着。趕來就要抹風兒。死央道：好姐！饒我這一遭兒罷。琥珀咲道：死了頭要去了，平了頭還饒他。你們省着他沒有吃了。兩了螃蟹到喝了一碟子醋。他也美不會攬酸了。平兜手里正搥了了滿黃的螃蟹。听如此奚落，他便拿省螃蟹照省琥珀臉上抹來，口內咲罵我。把你這嚼舌根的小蹄子。琥珀也咲省往傍邊一躲。平兜使空了往前一撞，正恰

恰的抹在凤姐兜腮上凤姐兜正和死央嘲笑不妨哧了一跳啜了一声衆人掌不住都哈哈的大笑起来凤姐也禁不住笑罵道死央娼婦吃離了眼了混抹你娘的平兜忙赶過來替他擦了親自去端水死央道阿弥陀佛这是了報應賈那<sup>那</sup>邊聽見一疊聲問見了什麼這樣樂告訴我們也笑死央等忙高声笑回道二奶來搶螃蟹吃平兜惱了抹了他主子一臉的螃蟹黃子主子奴才打架呢賈母和王夫人等听了也笑起来賈母笑道你們看他可憐見的把那小腿子臍子給他点子吃也就完了死央等笑着答應了高声又說道這滿棹子的腿子二奶只管吃就是了凤姐洗了臉走來又伏侍賈母等吃了一回代玉独不敢多吃只吃了一点兜夾子肉就下來了賈母一時不吃了大家方散都洗了手也有看花的也有弄水看魚的遊玩了一回王夫人因回賈母

說這里風大才又吃了螞蟻老太，還是回房去歇，罷了若高與明日再來  
狂，賈母听了嘆道正是呢我怕你們高興我走了又怕掃了你們的性性既這  
麼說俗們就去罷回頭又囑咐湘雲別讓你寶哥，林姐，多吃了湘雲答  
應省又囑咐湘雲寶釵二人說你兩了也別多吃那東西虽好吃不是什麼好  
的吃多了肚子疼二人忙應省送出園外仍舊回來令將殘席收拾了另擺寶  
玉道也不擺罷俗們且作詩把那大團圓棹就放在當中酒菜都放省也不必  
拘定坐位有愛吃的大家去吃散坐不愛的豈不便宜寶釵道這話極是湘雲道虽如  
此說還有別人因又命另擺一掉揀了熟螞蟻來請襲人紫鵲司棋侍書入畫  
鶯兒翠墨等一處共坐山坡桂樹底下鋪下兩條花毡命答應的婆子並小丫  
頭等也都坐了只管隨意吃喝等使喚再來湘雲便取了詩題用針綰在牆上



眾人看了都說新奇固新奇只怕作不出來湘雲又把不限韵的原故說了一

番宝玉道這才是正理我也最不喜限韵林黛玉因不大吃酒又不吃螃蟹自

令人掇了一了綉墊倚欄杆坐着拿着釣杆釣魚宝釵手里拿着一枝桂花玩

了一回俯在窗檻上插了桂蕊擲向水面引的遊魚浮上來唼喋湘雲出一回

神又讓一回襲人等又招呼山坡下的眾人只管放量吃探春和李紈惜春立

在垂柳中看鷗鷺迎春又独在花陰下拿着花針穿茉莉花

宝玉又看了一回代玉釣魚一回又俯在宝釵傍

邊說笑兩句一回又看襲人等吃螃蟹自己也陪他飲两口酒襲人又剥了一壳

肉給他吃代玉放下釣杆走至座間拿起那鳥銀梅花自斟壺來

揀了一了小小的海棠凍石蕉葉杯

收杯抱寫杯正寫代玉揀字有神理蓋代玉不善飲此任興也

了环着見

簪独出則有措三聚五踪之  
密之直是一幅百美齋

看他各人名式亦如画家有孤

寫壺非寫壺  
正寫代玉

知他要飲酒忙省走上來斟代玉道你們只管吃去讓我自斟這才有趣兒說

省便斟了半盞看時却是黃酒因說道我吃了一点子螃蟹覺得心口微

疼酒得熱

的喝口燒酒宝玉忙道有燒酒便令將那合歡花浸的酒燙一壺

來傷我作者就記矮頗妨前以合代玉也吃了一口便放下了宝釵也走過來

另拿了一支杯來也飲了一口便蘸筆至牆上把頭一了憶菊勾了底下又贅

了一了蘅字妙極韻極宝玉忙道好姐

第二了我已有了四句了你讓我作罢

宝釵笑道我好容易有了一首你就忙的這樣代玉也不說話接過筆來把八

了向菊勾了接着把十一了菊夢也勾了也贅一了滿字這兩了妙題料定代

宝玉也拿起筆來將第二了訪菊也勾了也贅上一了絳字探春走來看

道竟沒有人作簪菊讓我作這簪菊又指省宝玉笑道才宣道總不許帶

出閨閣字樣來你可要留神說省只見史湘雲走來將第四第五對菊供菊一  
 連兩了都勾了也贅上一了湘字探春道你也談起了号湘雲笑道我們家里  
 如今虽有几處軒館我又不住省借了來也沒趣近之不讀書暴發戶宝釵笑  
 道方才老太太說你們家也有這了水亭叫秋露閣难道不是你的如今虽沒  
 了你到底是旧主人衆人都道有理宝玉不待湘雲動手便代將湘字抹了改  
 了一了霞字又有頓飯工夫十二題已全各自謄出來都交与迎春另拿了一  
 張雪浪箋過來一併謄錄出來某人作的底下贅明某人的号李紈等湮頭着  
 到

憶菊

蘅蕪君

真用此号  
妙極

悵望西風抱悶思  
 夢紅葦白斷腸  
 詩空籬旧圃秋無跡  
 瘦月清霜夢有知  
 念々

心隨歸雁遠寥々坐听晚砧痴誰憐為我黃花病慰語重陽会有期

訪菊 怡紅公子

闲趁霜晴試一遊酒杯藥盞莫淹留霜前月下誰家種檻外籬边何處秋蠟屐  
遠來情得々冷吟不尽與悠々黃花若解憐詩客休負今朝<sup>掛</sup>杖頭

種菊 怡紅公子

携鋤秋圃自移來籬畔庭前故々栽昨夜不期經雨活今朝犹喜帶霜開冷吟  
秋色詩千首醉酌寒香酒一杯泉泥封勤護惜好知井迥絕塵埃

對菊 枕霞旧友

別圃移來貴比金一叢淺淡一叢深蕭疎籬畔科頭坐清冷香中抱膝吟數去  
更無君傲世看來惟有我知音秋光荏苒休辜負相對原宜惜寸陰

供菊 枕霞旧友

弹琴酌酒喜堪憐，几案婷婷。点缀幽隔。座香分三迳，露抛書人。对一枝秋霜清  
紙帳來新夢，圓冷斜陽。憶旧遊傲世也。因同氣味，春風桃李未淹田。

咏菊 潇湘妃子

無賴詩魔昏曉侵，遶籬敲石自沉音。毫端運秀臨霜馮，口齒噙香對月吟。滿紙  
自怜題素怨，片言誰解訴秋心。一從陶令平章後，千古高風說到今。

画菊 蘅蕪君

詩餘戲筆不知狂，豈是丹青費較量。聚葉潑成千点墨，攢花染出几痕霜。淡濃  
神會風前影，跳脱秋生晚底香。莫認東籬閑採掇，粘屏聊以慰重陽。

向菊 潇湘妃子

欲訊秋情衆莫知，  
負手叩東籬。孤標傲世，  
偕誰隱，一樣花開。為底遲  
圃露，庭霜何寂寞，鴻歸墜  
病，可想思休。言幸世無談  
者，解語何妨片語時。

簪菊 蕉下客

粧供籬栽日，忙折來休認鏡中粧。  
長安公子因花癖，彭澤先生是酒狂。  
短髮冷沾三徑露，葛巾香染九秋霜。  
高情不入時人眼，拍手憑他笑路傍。

菊影 枕霞旧友

秋光疊々復重々，潛度偷移三迳中。  
窻隔疎灯猶遠近，籬篩破月鎖玲瓏。  
寒芳自照魂應駐，霜印傳神夢也空。  
珍重暗香休踏碎，憑誰醉眼認朦朧。

菊夢 滿湘妃子

籬畔秋酣一覺清，和雲伴月不分明。  
登仙非慕莊生蝶，憶旧還尋陶令盟。  
睡去

依之隨雁斷驚迴故之惱蛩鳴醒時幽怨同誰訴衰草寒烟無限情

殘菊 蕉下客

露凝霜重漸傾欹  
宴賞才過小雪時  
蒂有餘香金淡泊  
枝無全葉翠離披  
半床落月蛩聲病  
萬里寒雲雁陣遲  
明歲秋風知再會  
暫時分手莫相思

衆人者一皆讚一皆彼此稱揚不已李紉笑道哥我從公評來通篇看來各有各人的警句今日公評咏菊第一向菊第二菊夢第三題目新詩也新立意更新惱不得要推瀟湘妃子為魁了然後簪菊對菊供菊畫菊憶菊次之宝玉聽說喜的拍手叫極是極公道代玉道我那首也不好到底傷于纖巧此李紉道巧的却好不露堆砌生硬代玉道拋我看來頭一句好到底是圓冷斜陽憶旧遊這句背面傳粉拋書人對一枝秋已經妙絕將供菊說完沒處再說故翻回來

想到未折未供之先意思深透李紈笑道固如此說你的口齒噙香也敵的  
過了探春又道到底要笑蘅蕪君沉着秋無迹夢有知把了憶字竟烘染出來  
了寶釵笑道你的短髮冷沾葛巾香染也就把簪菊形容的一了縫兒也沒了  
湘雲道偕誰隱為底遲直字把了菊花問的無言可对李紈笑道你的科頭坐  
抱膝吟竟一時也不能別鬧菊花有知也必膩煩了說的大家都笑了寶玉笑  
道我又落第難到誰家種何處秋蟬屐遠來冷吟不尽都不是訪昨夜雨今朝  
霜都不是種不成但恨敵不上口齒噙香对月吟清冷香中抱膝吟短髮葛巾  
金淡泊翠離披秋無迹夢有知這几句就是還是了就是又道明免閑了我一  
了人作出十二首來李紈道你的也好只是不及這几句新巧就是了大家又  
評了一回復又要了熱蠟來就在大圓棹子上吃了一回寶玉笑道今日持蠟



賞桂亦不可無詩全是他性全是他不及極我已吟成誰還敢作呢說省便忙洗了手提

筆寫出且莫看詩只看他偏于如許一大四詩衆人看道

持螯更喜桂陰涼  
潑醋搗薑具飲狂  
饕餮王孫應有酒  
橫行公子却無腸  
臍間

積冷饒忘忌  
脂上沾腥洗尚香  
原為世人美口腹  
坡仙賈叟一生忙

代玉笑道這樣的詩要一百首也有一說看他這衆人看道

衆人看道

衆人看道

衆人看道

衆人看道

衆人看道

衆人看道

他你那了狠好比方才的菊花詩还好你由着他給人看宝釵接着嘆道我也勉强了一首未必好寫出來取笑兒罷說着也寫了出來大家看時寫道是桂靄桐陰坐牽觴長安涎口盼重陽眼前道路無經緯皮裡春秋空黑黃看到這里衆人不禁叫絕宝玉道寫得痛快我的詩也談燒了又看底下道酒未敵惺还用菊性妨積冷定須薑于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餘禾黍香衆人看畢都說這是食螃螬絕唱這些小題目原要寓大意才算是大才只是諷刺世人太毒了些說着只見平兒漫進園來不知作什麼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九回

村姥是信口開河合

情哥偏尋根究底

話說衆人見平兒來了都說你們奶作什麼呢怎麼不來了平兒笑道他那里得空兒來因為說沒有好生吃得又不得來所以叫我來問還有沒有叫我  
要兒了拿了家去吃罷湘雲道有多省呢忙令人拿了十斤極大的平兒道多  
拿兒了團臍的衆人又拉平兒坐平兒不肯李紈拉着他笑道偏要你坐拉着  
他身傍坐下端了一杯酒送到他嘴邊平兒忙喝了一口就要走李紈道偏不  
許你去顯見得只有風了頭就不聽我的話了說省又命媽們先送了盒子  
去就說我自下平兒了那婆子一時拿了盒子回來說二奶說叫奶和姑

娘們別笑說要嘴吃這了盒子里是方才旧太那里送來的菱粉糕和鷄油  
搗兜給奶了姑娘們吃的又向平兒道說使你来你就貪住頑不去了劝你少  
喝一杯兜罢平兒笑道多喝了又把我怎麼樣一面說一面只管喝又吃螃蟹  
李紈攬省他笑道可惜這麼了好骨面模樣兜命却平常只落得屋里使喚不  
知道的人誰不拿你當作奶了太了看平兒一面和宝釵湘雲等吃喝一面回  
頭笑道奶了別只摸的我恠癢的李氏道噯啲這硬的是什麼平兒道鑰匙李  
氏道什麼鑰匙要繫梯已東西怕人偷了去却帶在身上我成日家人說笑  
有了唐僧取經就有了白馬來駝他對智遠打天下就有了瓜精果送盔甲有  
了風了頭就有了你了就是你奶了的一把總鑰匙還要這鑰匙作什麼平兒  
笑道奶了吃了酒又拿了我来打趣省取笑兜了宝釵笑道這到是直話我們

沒事評論起人來你們這兒了都是有里頭挑不出一了來妙在各人有各人的好處李執道大小都有了天理比如老太太屋裏要沒那了死夾如何使得這太起那一了敢駁老太太的回現在他敢駁回偏老太太只聽他一了人的話老太太那些穿帶的別人不記得他都記得要不是他經營省不知叫人誑騙了多少去呢那孩子心也公道雖然這樣到常替人說好話兜不到依勢欺人的惜春笑道老太太昨兒還說呢他比我們還強呢平兒道那原是你好的我們那里比的上他宝玉道太屋裏的彩霞是你老寔人探春道可不是外頭老寔心里有數兒太是那廂佛爺似的事情上不由心他都知道凡百一應事他提省太行連老爹在家出外去的一應大小事他都知道太忘了他背地里告訴太李執道那也罷了指省宝玉道這一了小爺屋裏

要不是襲人你們度量到了什麼田地風了頭就是楚霸王也得這兩支膀子  
好牽千斤鼎他不是這了頭就得這麼週到了平兒嘆道先時賠了四了了頭  
死的死去的去只剩下我一了孤鬼了李執道你到是有造化的風了頭也是  
有造化的想當初你大爺在日何曾也沒兩了人你們看我還是那容不下人  
的天々只見他兩了不自在所以你珠大爺一沒了趁年輕我都打發了若看  
一了守得住我到有了膀背說着滴下淚來衆人都道又何必傷心不如散了  
到好說省便都洗了手大家約往賈母王夫人處問安衆婆子了頭打掃亭子  
收拾杯盤襲人和平兒同往前去讓平兒到房里坐了便問道這了月的月錢  
為什麼還不放平兒見問忙悄悄說道遲兩天就放了這了月的月錢我們奶  
早已支了放給人使了替利錢收着了才放呢你可不許告訴一個人去襲

人嘆道難道他还短錢使何苦还捺这心平兜嘆道这几年拿省这一項銀子他的月例公費放出去利錢一年不到上千的銀子呢襲人嘆道拿省我們的錢你們主子奴才賺利錢哄的我們歡喜的尋省平兜道你又說沒良心的話你難道还少錢使襲人道我虽不少只是我也沒地方使去就只預備我們那一了平兜道你倘若要有要緊的事用錢使時我那里还有几兩銀子你先拿來使明兜我扣下你的就是了襲人道此時也用不着怕一时要用起來不發了我打發人去取就是了平兜答應省一逗出了園門來至家内只見凤姐兒不在房里忽見上回來打抽豐的那刘姥姥和板兒又來了坐在那邊屋里還有張材家的周瑞家的陪省又有两三了了頭在地下倒口袋里的枣子倭瓜並些野菜衆人見他進來都忙站起來了

秋文上回是先見平兜後見凤姐此則先見凤姐後見平兜也何錯綜巧妙得

情得理之

至耶

刘姥因上次来过知道平兜的身分忙跳下地来问姑娘好又說家里都问好早要来請姑奶奶的安看姑娘来的因為庄家忙好容易今年多打了两石粮食瓜果菜蔬也豐盛这是頭一起摘下来的並沒敢賣呢亩的尖兜孝敬姑奶奶姑娘們嚐了姑娘們天天山珍海味的也吃膩了这了吃了野意兒也笑是我们的窮心平兜忙道多謝費心又讓坐自己也坐了又讓張孀子周大娘坐又令小了頭子到茶去周瑞張材兩家的因嘆道姑娘今兒臉上有些春色眼圈兒都紅了平兜嘆道可不是我原是不吃的大奶和姑娘們只是拉自死灌不得已喝了两鍾臉就紅了張材家的嘆道我到想省要吃呢又沒人讓我明兒再有人請姑娘可待了去罷說有大家都嘆了周瑞家的道早起我就看那螃蟹了一斤只好秤了兩斤三斤这店三大婆想是有七八十



斤呢周瑞家的道若是上上下下只怕还不勾菜平兒道那里勾不过都是有名  
 免的吃两银子那些散衆的也沒有摸省吃的也少刘姥姥道這樣螃蟹今年  
 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錢五二两五三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到有二  
 十多兩銀子阿弥陀佛這一頓的錢勾我们庄家人过一年了平兒因向想是  
 見過奶子了寫平兒伶俐如此刘姥姥道見過了叫我们省呢說省又往意外看天  
 氣是八月中當南窓時細緻之甚說道天好早晚了我们也去罢別出不去城才是飢荒呢周  
 瑞家的道這話到我替你瞧去說省一逗去了半日方來笑道可是你老  
 的福來了竟投了这两个人的緣了平兒等問怎樣周瑞家的笑道二奶子  
 在老太太的跟前呢我原是悄悄晚的告訴二奶子刘姥姥要家去呢怕完了赶  
 不出城去二奶子說大遠的難為他扛了那些沉東西來晚了就住一夜明兒

再去這可不是投上二奶的緣了這也罷了偏生老太太聽見了又向刘姥  
是誰二奶便回明白了老太太說我正想了積古的老人家說話兜請了  
來我見一見這可不是想不到天上緣分了說着催刘姥下來前去刘姥  
道我這生像兜怎好見的好嫂子你就說我去了罷平兜道你快去罷不相干  
的我們老太太最是惜老憐貧的比不得那了狂三詐四的那些人想是你怯  
上我和周大娘送你去說着同周瑞家的引了刘姥往賈母這邊來二門口  
談班的小廝們見了平兜出來都點起來了又有兩了跑上來趕着平兜叫姑  
想這一了姑娘非下稱上之姑娘也按北俗以姑母曰姑南俗曰娘此姑  
娘字是姑之娘之稱每見大家風俗多有小童稱少主婆曰姑之娘者按  
此書中若干人說話語氣及動用前照飲食諸類皆東西南北互相兼用此姑  
娘之稱亦南北相兼而用無疑矣

平兜問又說什麼那小廝笑道這會子也好早晚了我媽病了尋着我請大

夫好姑娘我討半日假可使得得平兒道你們到好都商議定了一天一了告假

又不回奶只和我胡纏前兒住兒去了二爺偏生叫他叫不省我應起來了

還說我作了情你今兒又來了分明凡回沒寫到賈璉今忽閑中一語便補得

所謂不寫之寫也劉姥眼中耳中又一番識面奇妙之甚周瑞家的道當真的他媽病了姑娘也替

他應省放了他罷平兒道明兒一早來听省我还要使你呢再睡の日頭晒省

屁股再來你这一去帶个信兒給旺兒就說奶的話問省他那剩的利錢明

兒若不交子來奶也不要了就越性送他使夫代過襲人的話看他如此說真比風姐又甚一層李統

之語不謬也不知何風何奇福得此一人那小廝歡天喜地答應去了平兒尋來至賈母房中被時

大觀園中姊妹們都在賈母前承奉妙極連宝玉一併笑入姊妹隊中了劉姥進去只見滿屋

里珠圍翠繞花枝招展並不知都係何人只見一張榻上歪着一位老婆身

後坐省了一了紗羅裏的美人一般的一了了不在那里拉腿凤姐兒站着正說

嘆奇之怪多文章在劉姥之眼中以為阿鳳至尊至貴普天下人獨談話省說阿鳳獨坐才是如何今見阿鳳獨話我真妙文字

是村莊中人劉姥之便知是賈母了忙上來陪省嘆道萬福口里說請老壽星安更妙賈

母特僧一稱日老菩薩在劉姥之口中則曰老太之在阿鳳口中則曰老祖宗在僧尼口中則

嘆及生知各各其妙劉姥之不善應接賈母亦欠身问好又命周瑞家的端過椅子來坐省那板兒

者羞寫田仍字妙蓋有上文故也仍是怯人不知問候賈母道老親家你今年多大年紀

美神妙之極看官至此必愁賈母以何相稱誰知公然曰老親家何等現成何不能有這昔大方何等有情理若云作者心中編出余斷之不信何也蓋編得出者斷劉姥之忙立身答道我今年七十五了賈母向眾人道這店大年紀

了寺情理了這店健壯比我大好几歲呢我要到這店大年紀還不知怎麼動不得呢

劉姥之嘆道我們生來是受著的人老太之生來是享福的若我們也這樣那

了這店健壯比我大好几歲呢我要到這店大年紀還不知怎麼動不得呢

美 體堂

些庄家活也沒人作了賈母道眼睛牙齒都還好劉姥道都還好就是今年左邊的槽牙活動了賈母道我老了都不中用了眼也花耳也聾記性也沒了你們這些老親戚我都不記得了親戚們來了我怕人笑我都不會不過嚼的動的吃兩口睡一覺悶了時和這些孫子孫女兒頑笑一回就完了劉姥道這正是老太太的病我們想這麼省也不能賈母道什麼福不過是了老廢物罷了說的大家都笑了賈母又笑道我才聽見風哥兒說你帶了好些瓜菜來叫他快著收拾去了我正想了地里現擷的瓜兒菜兒吃外頭買的不像你們田地里的好吃劉姥道這是野意兒不過吃了新鮮依我們想魚肉吃就吃不起賈母又道今兒既認省了親別空兒的就去不嫌我這里就住一兩天再去我們也有个園子二里頭也有菓子你明日也嚐二帶些家去你也

笑着親戚一淌風姐兒見賈母喜歡也忙道我們這里豈不比你們的場院  
大空屋子還有兩間你住兩天罷把你們那里的新聞故事兒說些與我們老  
太太听了賈母笑道風了頭別會他取笑兒他是鄉屯里的人老實那里懶的  
住你打趣他說省又命人去先抓菓子與板兒吃板兒見人多了又不敢吃賈  
母又命拿些錢給他叫小兒們帶他外頭頑去劉姥吃了茶便把些鄉村  
中所見所聞的事情說與賈母也亦發得了趣味正說省風姐兒便令人來  
請劉姥吃晚飯賈母又將自己的菜揀了幾樣命人送過去與劉姥吃風  
姐知道合了賈母的心吃了飯便又打發過來兒央忙令老婆子帶了劉姥  
去洗了澡自己挑了兩件隨常的衣服令給劉姥換上一段兒央身小權勢  
心祝口寫賈母也  
那劉姥那里見過這般行事忙換了衣裳出來坐在賈母榻上又搜尋些話

出來說彼時宝玉姊妹們也都在這裏坐省他們何曾見過這些話自寬比那些瞽目先生說的書還好听那刘姥，虽是了村野人却生來的有些見識况且年紀老了世情上經歷過的見頭一了賈母高興第二見這些哥兒姐兒們都愛听便沒了說的也編出些話來講因說道我們村庄上種地種菜每年每日春夏秋冬風里雨里那有了坐省的空兒天天都是在那地頭子上作歇馬涼亭什麼奇，怪，的事不見呢就像去年冬天接連下了几天雪地下壓了三四尺深我那日起的早還沒出房門只听外頭柴草响我想省必定是有人偷柴草來了我爬省窻戶眼兒一瞧却不是我們村庄上的人賈母道必定是過路的客人們冷了見現成的柴抽些烤火去也是有的刘姥，嘆道也並不是客人所以說來奇怪老壽星當了什麼人原來是二了十七八歲的極標

緻的一了小姑娘梳着油油光的頭穿着大紅袄兜白綾裙子劉姥口劉說道

劉姥口氣如此

劉說道

這里忽听外面人吵嚷起來又說不相干的別嚇着老太太賈母等听了忙問

怎麼了了回說南院馬棚里走了水不相干已經救下去了賈母最胆小的

听了這了話忙起身扶了人出至廊上來瞧只見東南上火光猶亮賈母嘴的

口內念佛忙命人去火神跟前燒香王夫人等也忙都過來請安又回說已經

下去了老太太請進房去賈母的直等看着火光息了方領衆人進來一段為後回作

引然偏于宝玉受听時歡佳宝玉且忙着問劉姥那女孩兒大雪地作什麼抽柴草倘或

凍出病來呢賈母道都是才說抽柴草惹出災來了你还問呢別說這了了再

說別的賈母听说心內不樂也只得罷了劉姥便又想了一篇說道我

們庄子東边庄上有了老奶子今年九十多歲了他天天吃齋念佛誰知就



感動了觀音菩薩夜里來托夢說你這樣凌心原來你談絕後的如今奉了玉皇給你子孫子原來這老奶只有一子兒子這兒子也只一子兒子好容易養到十七八歲上死了哭的什麼似的後果然又養了一子今年才十三四歲生的雪團兒一般聰明伶俐非常可見這些神佛有的這一夕話寔合了賈母王夫人的心事連王夫人也都听住了宝玉心中只記着抽柴的故事因悶的心中籌畫探春因他昨日擾了史大妹同，偕們回去商議着邀一社又還了席也請老太太賞菊花何如宝玉笑道老太太說了還要擺酒還史大妹三的席叫偕們坐陪呢尋着吃了老太太的偕們再請不遲探春道越往前去越冷了老太太未必高興宝玉道老太太又喜歡下雨下雪的不如偕們尋下頭場雪請老太太賞雪豈不好偕們雪下吟詩也更有趣了林黛玉忙笑道偕們雪下

此是蓮魂記  
在在來來  
可惜  
繼至

吟詩依我說还不如奠美一相柴火雪下抽柴還更有趣呢說着宝釵等都嘆了宝玉聽了他一眼也不答話一時散了背地里宝玉到底拉了刘姥道細問那女孩兒是誰刘姥只得編了告訴他道那原是我們庄北沿地埂子上有一了小詞堂里供的不是神佛當先有了什麼老翁說着又想名姓宝玉道不拘什麼名姓你不必想了只說原故就是了刘姥道這老翁沒有兒子只有一位小姐名叫茗玉小姐知書識字老翁太愛如珍宝可惜這茗玉小姐生到十七歲一病死了宝玉听了跌足嘆惜又問後來怎麼樣刘姥道因為老翁太思念不尽便蓋了這祠堂塑了這茗玉小姐的像派了人燒香撥火如今日久年深的人也沒了廟也爛了那字像就成了精宝玉忙道不是成精規矩這樣人是魚死不死的刘姥道阿彌陀佛原來如此不是哥兒說我們都

當他成精他时常变了人出来各村庄店道上闹狂我才說这抽柴火的就是他了我們村庄上的人还商議省要打这塑像平了廟呢宝玉忙道快别如此若平了廟罪過不小刘姥姥道幸亏哥兒告訴我明兒回去告訴他們就是了宝玉道我們老太太太太都是善人合家大小也都好善喜捨最愛修廟塑神的我明兒做一个頭替你化些佈施你就做香頭攢了錢把这廟脩盖再粧滿了泥像每月給你香火錢燒香豈不好刘姥姥道若這樣我托那小姐的福也有几了錢使了宝玉又問他地名庄名來往遠近坐落何方刘姥姥便順口胡謔了出来宝玉信以為真回至房中盤算了一夜次日一早便出来給了茗烟几百錢按省刘姥姥說的方向地名省茗烟去先踏看明白回來再做主意那茗烟去後宝玉左尋也不來又尋也不來急的热鍋上的螞蟻一般好

瘟神之說  
作者舊色  
中人也敢不  
云州  
鑑查

容易等到日落方見茗烟與三頭三的回來。宝玉忙問可有廟了。茗烟笑道：「爺聽的不明白，叫我好找。那地名坐落不似爺說的一樣，所以找了一日。我到東北上田埂子上才有一了破廟。宝玉所說喜的眉開眼笑，忙說道：『刘姥，有年紀的人一時錯記了，也是有的。你且說你見的茗烟道那廟門却道是朝南開的。』也是稀破的。我找的正没好氣，一見這了，我說可好了。連忙進去一看，泥胎哪的。我跑出來了，活似真的一般。宝玉喜的嘆道：『他能變化人了，自然有些生氣。』茗烟拍手道：『那里有什麼女孩兒，竟是一位青臉紅髮的瘟神爺。』宝玉听了，啐了一口罵道：『真是一了無用的殺才。這点子事也幹不來。』茗烟道：『二爺又不知看了什麼書，或者听了誰的混話，信真了。把這件沒頭腦的事派我去碰頭，怎麼說我沒用呢。』宝玉見他急了，忙俯伏慰他道：『你別急，改日閑了，你再找去。若真是』

他哄我們呢自然沒了若真是有的你豈不也積了陰騭我必重々的賞你正  
說着只見二門上的小廝來老太々房里的姑娘們站在二門口找二爺呢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四十回

史太君兩宴天觀園

金釵央三宣牙牌令

話說寶玉听了忙進來看時只見琥珀站在屏風跟前說快去罷立等你說話  
呢寶玉來至上房只見賈母正和王夫人家姊妹商議給史湘雲還席寶玉因  
說道我有个主意既沒有外客吃的東西也別定了樣數誰素日愛吃的揀樣  
兒做几樣也不要按掉席每人跟前擺一張高桌各人愛吃的東西一两樣再  
一了什錦攢心盒子自斟壺豈不別致賈母听了說狠是忙命傳与廚房明日  
就揀我們愛吃的東西作了按省人數再裝了盒子來早飯也擺在園里吃商  
議之間早又掌灯一夕無話次日清早起來可喜這日天氣清朗李紈侵晨先

起看省老婆子了頭們掃那些落葉是八月並擦抹掉椅預備茶酒器皿只見

豐兜帶了刘姥，板兜進來說大奶，到忙的緊李統嘆道我說你昨兜去不成  
只忙省要去刘姥，嘆道老太，留下我叫我也熱鬧一天去豐兜拿了几把  
大小鑰匙說道我們奶，說了外頭的高几恐不彀使不如開了樓把那叔省  
的拿下來使一天罢奶，原該親自來的因和太，說話呢請大奶，開了帶  
省人搬罢李氏便令素雲接了鑰匙又令婆子出去把二門上的小廝叫几了  
來李氏站在大觀樓下往上看令人上去開了緞錦閣一張，，往下拍小廝  
老婆子了頭一脊動手拍了二十多張下來李統道好生省別荒，張，鬼趕  
來似的仔細補了牙子又回頭向刘姥，嘆道姥，你也上去瞧，刘姥，听  
說爬不得一声兜便拉了板兜橙梯上去進里面只見烏壓，的堆省些圓屏



念了幾聲  
佛讚妙

繼重

必採大紅者  
喻賈母正在  
意灼時也決  
知

繼重

掉椅大小花灯之類，魚不大認得，只見五彩炫耀，各有奇妙。念了几声佛，便下  
来了。然后，销上门，一齊總下来。李纨道：「恐怕老太太高升，越性把舡上划子，搞  
柴遮陽幔子都搬了下來，預備着眾人答應。」又闹了色色的搬了下來。令小  
厮傳駕娘們到舡塢里，撐出两支船來，正乱着安排。只見賈母已帶了一群人  
進來了。李纨忙迎上去，笑道：「老太太高升，到進來了。我只當還沒梳頭呢，總擷  
了菊花要送去。」一面說，一面碧月早捧过一大荷葉式的翡翠盤子來，里面盛  
着各色的折枝菊花。賈母便揀了一朶大紅的簪子，簪上因回頭看見了刘姥  
太，忙笑道：「過來帶花兒。」一語未完，凤姐便拉过刘姥太來，笑道：「讓我打扮你說  
省得一盤子花橫三豎四的。」揀了一頭，賈母和眾人哄的不住刘姥太，笑道：「我  
這頭也不知修了什麼福，今兒這樣體面起來。眾人哄道：「你還不拔下來，摔到

他臉上呢把你打扮的成了了老妖精了刘姥，笑道我虽老了年輕时也風流愛了花兒粉兒的今兒老風流纔好說，笑之間已來至沁芳亭亭上了，好們抱了一了大錦褥子來鋪在欄干榻板上，賈母倚柱坐下命刘姥，也坐在傍邊因問他這園子好不好刘姥，念佛說道我們鄉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來買畫兒貼時常閑了大家都說怎應得也到畫兒上去，想省那了畫兒也，不過是假的那里有這了真地方呢誰知我今兒進這園里一瞧竟比那畫兒還強十倍，怎應得有人也照着這了園子畫一張我帶了家去給他們見了，死了也得好處，賈母聽說便指首惜春，笑道你瞧我這了小孫女兒他就會畫，奇明兒叫他畫一張如何刘姥，听了喜的忙跑過來拉着惜春說道我的姑娘你這麼大紀兒，又這麼了好模樣，還有這了能幹，別是了神仙脱生的，罢賈母

少歇一回自然領着刘姥，都見識，先到了瀟湘館一進門只見兩邊翠  
 竹夾路土地下蒼苔佈滿中間羊腸一條石子漫的路刘姥讓出路來與賈  
 母衆人走自己却道趨土地琥珀拉着他說道姥，你上來走仔細蒼苔滑了  
 刘姥道不相干的我們走熟了的姑娘們只管走罷可惜你們的那綉鞋別  
 沾臟了他只顧上頭和人說話不妨底下果晒滑了咕咚一跤跌倒衆人拍手  
 都哈了的咲起來賈母咲罵道小蹄子們還不挽起來只貼着咲說話时刘姥  
 已爬了起來了自己也咲了說道才說嘴就打了嘴賈母向他可扭了腰了  
 不曾叫了頭們搥一搥刘姥道那里說的我這廝姣嫩了那一天不跌兩下  
 子都要搥起來還了得呢紫鵲早打起湘簾賈母等進來坐下林代玉親自用  
 小茶盤捧了一盞碗茶來奉與賈母王夫人道我們不吃茶姑娘不用倒了林

才說嘴就  
 打嘴不實  
 後者不能  
 鑑重

代玉聽說便命了頭一個把自己憲下常坐的一張椅子挪到下首請王夫人坐了刘姥因見憲下案上設着筆硯又見書架上落着的書刘姥道這必定是那位哥兒的書房了賈母咲指代玉道這是我這外孫女兒的屋子刘姥苗神打量了代玉一番方咲道這那像了小姐的繡房竟比那上等的書房还好賈母因問宝玉怎店不見衆了頭們答說在池子里舡上呢賈母道誰又預備下舡了李紈忙回說終鬧樓拿兒我恐怕老太太高興就預備下了賈母听了方欲說話時有人回說姨太太來了賈母等剎站起來只見薛姨媽早進來了一面歸坐咲道今兒太太高興這早晚就來了賈母咲道我才說來遲了的要罰他不想姨太太就來遲了說咲一会賈母因見憲上紗的顏色旧了便和王夫人說道這了紗新糊上好看了後來就不翠了這了院子裏頭又沒

有了挑杏樹這竹子已是綠的再拿這綠紗糊上反不配我記得俗們先有四  
五樣顏色糊窗的紗呢明兒給他把這窗上的換了風姐兒忙道昨兒我鬧庫  
房看見大板箱里還有些足銀紅蟬翼紗也有各樣折枝花樣的也有流雲出  
福花樣的也有百蝶穿花三樣的顏色又鮮紗又輕軟我竟沒見過這樣的拿  
了兩疋去來作兩床綿紗被想來一定是好的賈母听了笑道呸人等都說你  
沒有不經過不見過連這紗還不認得呢明兒還說嘴薛姨媽等都說憑  
他怎麼經過見過如何敢比老太太呢老太太何不教道了他我們也听了風  
姐兒也咲說好祖宗教給我罷賈母咲向薛姨媽衆人道那紗比你們的年  
紀還大呢怪不得他認作蟬翼紗原也有些像不知道的都認作蟬翼紗正緊  
名子叫作軟烟羅風姐兒道這名兒也好听只是我這麽大了紗羅也見過

劉姥姥  
物不虛也  
子也  
復也

几百樣沒聽見過這了名色賈母笑道你能鼓活了多大見過几樣沒處放的東西就說嘴來了那了軟烟羅只有四樣顏色一樣雨過天晴一樣秋香色一樣松綠的一樣就是銀紅的若是做了帳子糊了窻簾遠去的看看就似烟霧一樣所以叫作軟烟羅那銀紅的又叫作霞影紗如今上用的府紗也沒有這樣軟厚輕密的了薛姨媽笑道別說風了頭沒見連我也沒聽見過風姐兒一面說早命人取了一疋來了賈母說可不是這了先時原不過是糊窻簾後來我們那<sup>拿</sup>這了作被作帳子試了也竟好明兒就找出兒疋來拿銀紅的替他糊窻子風姐答應省衆人都看了稱贊不已劉姥姥也觀着眼看了不了念佛說道我們想他作衣裳也不能拿省糊窻子豈不可惜賈母道倒是做衣裳不好看風姐忙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件大紅綿紗袄子襟兒拉了出來向賈母薛

姨媽道看我的這袄兒賈母薛姨娘都說這也是上好的了這是如今的上用  
內造的竟比不上這了風姐兒道這了薄片子還說是上用內造呢竟連官用  
的也比不上了賈母道再找一找只怕還有青的若有時拿出來送這劉親家  
兩足坐再了帳子我掛子刺的條上里子做些夾背心子給了頭們穿白奴省  
嫌雷壞了風姐兒答應了仍令人送去賈母起身嘆道這屋里窄再往別處往去  
劉姥兒念佛道人，都說大家子住大房昨兒見了老太太，正房配上大箱大  
櫃大棹子大林果然威武那櫃子比我們那一間房子還大還高怪道後院子  
里有了梯子我想並不上房晒東西預備了梯子作什麼後來我想起來定是  
為開頂櫃收放東西非爲了那梯子怎麼得上去呢如今又見了這小屋子更  
比大的越發齊整了滿屋里的東西都只好看都不知叫什麼我越看越捨不

得離了這里風姐道還有好的呢我都帶你去瞧瞧說省已經離了瀟湘館遠  
望見池中一群人在那里撐舡賈母道他們既預下船備們就坐一面說省  
便向紫菱洲蓼溼一帶走來未至池前只見几了婆子手里都捧着一色捏絲  
餞金五彩大盒子走來風姐忙問王夫人早飯在那里擺王夫人道向老太  
在那里說就在那里擺罷賈母聽說便回頭說你三妹那里就好你就帶了人  
擺去我們從這里坐了舡去風姐聽說便回身同了探春李紈死央琥珀帶省  
端飯的人尋起省近路到了秋爽齋就在晚翠堂上調鬧棹棹死央笑道天  
俗們說外頭老爺們吃酒吃飯都有一了篋片相公拿他取笑兒俗們今晚也  
得了一了女篋片了李紈是了厚道人听了不解風姐兒却知是說的是刘姥  
了了也咲說道俗們今晚就拿他取了笑兒二人便如此这般的商議李紈咲



勸道你們一點好事也不做又不是了小孩兒，這店淘氣仔細，老太太說：「鴛鴦」  
 鴛鴦嘆道：「恨不与你相干，有我呢。」正說着，只見賈母等來了，各自隨便坐下。先  
 了環端過兩盤茶來，大家吃畢，鳳姐手裡拿着西洋布手巾，裹着一把烏木三  
 廂銀箸，<sup>故</sup>教人位按席擺下。賈母因說：「把那一張小楠木棹子抬過來，讓劉親  
 家近我這邊坐。」衆人聽說，忙抬了過來。鳳姐一面遞眼色與兒央，<sup>二</sup>便拉  
 了劉姥<sup>二</sup>出去，悄悄的囑咐了劉姥<sup>二</sup>。一夕話又說：「這是我家的規矩，若錯  
 了，我們就嘆話呢。」調停已畢，然後歸坐。薛姨媽是吃過飯來的，不吃，只坐在一  
 邊吃茶。<sup>抄若只管寫薛姨媽來</sup>賈母帶着寶玉、湘雲、黛玉、寶釵、一棹王夫人帶  
 着迎春、姊妹、三了人、一棹劉姥<sup>二</sup>，傍着賈母一棹。賈母素日吃飯，皆有小子，<sup>便</sup>在  
 在傍邊拿着漱盂、塵尾、巾幅之物，如兒央是不當這差的了。今日兒央偏接過

塵尾來拂眉了。姪們知道他要撮弄劉姥，便躲開讓他。死央一面侍立，一面悄悄問劉姥，說道：「別忘了劉姥，道姑娘放心。」那劉姥入了坐，拿起箸來，沉甸甸的，不伏手。原是鳳姐和死央商議定了，單拿一双老年四楞象牙廂金的快子與劉姥。劉姥見了，說道：「這叉爬子比俺那裏鉄掀還沉。那裏做的？」他說的衆人都笑起來。只見一了媳婦端了一了盒子，貼在當地。一了了姪上來，揭去盒蓋，里面盛著兩碗菜。李紈端了一碗，放在賈母桌上。鳳姐兒偏揀了一碗鴿子蛋，放在劉姥，掉上賈母這邊，說聲請劉姥，便貼起身來，高聲說道：「老劉，食量大似牛吃。」一了老母，猪不抬頭，自己却鼓着腮，不語。衆人先是發証，後來一了上，下都哈的大笑起來。史湘雲掌不住，一口飯都噴了出來。林黛玉笑岔了氣，伏着桌子，嗻啲。寶玉早滾了。賈母姪里，賈母笑的樓

省宝玉叫心肝王夫人哄的用手指着凤姐儿只说不出话来薛姨媽也掌不住口里茶噴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里的飯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离了坐位拉着他奶母叫揉一揉腸子地下的無一了不灣腰屈背也有躲出<sub>去</sub>蹲着哄去的也有忍着哄上来替他姊妹换衣裳的独有凤姐儿夹二人掌省还只管讓刘姥<sub>子</sub><sub>子</sub>拿起箸来只竟不听使又說道这里的鸡兒也俊下的这蛋也小巧俊的我且禽<sub>攬</sub>一了衆人方住了哄听见这话又笑起来贾母哄的眼泪出来琥珀在後捶省贾母哄道这定是凤了頭位<sub>快</sub>切鬼兒鬧的快別信他的话了那刘姥<sub>子</sub>正誇鸡蛋小巧要禽<sub>攬</sub>一了凤姐儿哄道两两昆子一了呢你快嚐<sub>子</sub>罢那冷了就不好吃了刘姥<sub>子</sub>便伸箸子要夹那里夹的起来滿碗里闹了一陣好的好容易撮起一了来終伸省脖子要吃偏又滑下来滚在地

下忙放下箸子要親自去揀早有地下的人揀了出去了刘姥道：「嘆道：「兩良子也沒聽見响声兒就沒了衆人已沒心吃飯都看着他咲賈母又說這會子又把那了快子拿了出來又不請客擺大筵席都是夙了頭支使的還不換了呢地下的人原不曾預備這牙箸本是夙姐和兒夾拿了來的听如此說忙收了過去也照樣換上一双烏木廂良的刘姥道：「去了金的又是良的到底不及俺們那了伏手夙姐兒道：「菜里若有毒這銀子下去了就試的出來刘姥道：「這個菜里若有毒俺們那菜都成了砒霜了那怕毒死了也要吃尽了賈母見他如此有趣吃的又香甜把自己的也都端過來與他吃又命一了老姥來將各樣的菜給板兒夾在碗上一時吃畢賈母等都往探春臥室中去說閑話這里收拾過殘掉又放了一棹刘姥看着李纨與夙姐兒對坐看吃飯嘆

道别的罢了我只爱你们家这行事怪道說礼出大家风姐兜忙嘆道你可别多心才别不过大家取笑兜一言未了死央也进来嘆道姥：别恼我給你老人家賠了不是刘姥：嘆道姑娘說那里話僭們哄省老太：闹了心兜可有什应恼的你先囑付我：就明白了不过大家取了笑兜我要心里恼也就不說了死央便罵人為什应不倒茶給姥：吃刘姥：道到才那了嫂子倒了茶來我吃过了姑娘也該用飯了风姐兜便拉死央你坐下和我们吃了罢省的回来又闹死央便坐下了婆子们添上碗箸來三人吃畢刘姥：嘆道我看你们这些人都只吃这一点兜就完了亏你们也不餓怪道風兜都吹的倒死央便问今兜剩的菜不少都那去了婆子们道都还没散呢在这里等省一齊散与他们吃死央道他们吃不了这些挑两碗給二奶：屋里平了頭送去风

姐兒道他早吃了飯了不用給他。死央道他不吃了，喂你們的貓婆子。听了忙揀了兩樣拿盒子送去。死央道：「素雲那去了？」李執道：「他們都在这里。」一處吃，又找他作什麼？死央道：「這就罢了。」凤姐道：「襲人不在这里，你到是叫人送兩樣給他去。」死央听说便命人也送兩樣去。後死央又問婆子們回來吃酒的攢盒，可裝上了？沒有婆子道：「想必还得一回子。」會死央道：「催省些兒，婆子應諾了。」凤姐兒等來至探春房中，只見他娘兒們正笑探春素喜潤朗。這三間屋子並不曾隔断，當地放着一張花梨大理石大案，上磊着各種名人法帖，並數十方寶硯，各色筆筒，筆海內插的筆如樹林一般。那一边設着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插着滿滿的一囊水晶球兒的白菊。西牆上當面掛着一大幅米襄陽烟雨，看左右掛着一付對聯，乃是顏魯公墨跡，其詞云：

烟霞閣骨格

泉石野生涯

案上設着大鼎，左边紫檀架上放着一了大觀窑的大盤，內盛着數十了嬌黃玲瓏大佛手，右边洋漆架上懸着一了白玉比目螯，傍邊掛着小鎚那板兒，~~累~~<sup>熟</sup>了些便要摘那鎚子要擊了，~~好~~們忙攔住他，又要佛手吃，探春揀了一了，與他說，頑罷，吃不得的東西，東邊便設着卧榻，拔步床上懸着葱綠双綉花卉草蟲紗帳，板兒又跑過來看說，這是個，這是媽，昨劉姥，忙打了他一巴掌，罵道，下作黃子，沒干沒淨的，亂鬧到叫你進來，瞧，就上臉了，打的板兒哭起來，眾人忙勸解方罷，賈母因隔着紗窗，往後院內看了一回，說道，後廊簷下的梧桐也好了，就只細些，正說話，忽一陣風過，隱隱听得鼓樂之聲，賈母問是誰家娶親呢，這里臨街到近王夫人寺，咲回道，街上的那里听的見，這是僭們

的那十几了女孩子們演習吹打呢賈母便笑道既是他們演何不叫他們進來演習他們也恁一恁俗們可又樂了凡姐所說忙命人出去叫來又一面分付擺下條桌鋪上紅毡子賈母道就鋪排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借省水音更好听回來俗們就在綴錦閣底下吃酒又寬濶又听的見眾人都說那里賈母向薛姨媽笑道俗們走罷他們姊妹們都不大喜歡人來坐省怕臟了屋子俗們別沒眼色正緊坐一回子船喝酒去說省大家起身便走探春笑道這是那里的話求省老太太、姨太太來坐、還不能呢賈母笑道我的这三了頭却好只有兩了玉兒可惡因<sub>說</sub>回來吃醉了俗們偏往他們屋裡鬧去說省眾人都咲了一看出來走不多遠已到了荇葉渚那姑蕪選來的几了駕娘早把兩支棠木舫撐來眾人扶了賈母王夫人薛姨媽刘姥、死央玉釧兒上了这一支落



後李紈也跟上去，鳳姐兒也上去，立在舡頭上，也要撐舡。賈母在艙內道：「不是頑的，雖不是河<sup>水</sup>里，也有好深的。你快<sup>着</sup>不給我進來。」鳳姐兒笑道：「怕什麼？老祖宗只管放心說，省便。」篙<sup>子</sup>點開，到了池當中，舡小人多。鳳姐兒只覓亂忙，忙把篙子遞與駕娘，方蹲下了。然後迎春、姊妹、并寶玉上了那支，隨後跟來。其餘老嫗散衆了，好俱沿河隨行。寶玉道：「這些破荷葉，可恨怎麼還不叫人來拔去。」寶釵笑道：「今年這几<sup>月</sup>，何曾饒了這園子？閑了天下，狂那里還有叫人來收拾的工夫？」林黛玉道：「我最不喜歡李義山的詩，只喜他這一句：『留得殘荷聽雨聲。』偏你們又不留，省殘荷了。」寶玉道：「果然好句。」已後僭們就別叫人拔去了。說省已到<sup>了</sup>花溼的蘆港之下，竟得陰森透骨。兩灘上衰草殘菱，更助秋情。賈母因見岸上的清廈曠朗，便問：「這是薛姑娘的屋子？」不是衆人道：「是賈母忙命攏<sup>順</sup>省。」

雲步石梯上去一同進了蘅蕪苑只覺異香撲鼻那些奇草仙藤蘇冷愈蒼翠  
都結了寔似珊瑚豆子一般纍垂可愛及進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無  
案上只有一了土定甌中供着數支菊花並兩部書茶盤茶盤杯而已床上只承  
着青紗帳幔衾褥也十分朴素賈母嘆道這孩子太老寔了你沒有陳設何妨  
和你姨娘要些我也不理論也沒想道你們的東西自然在家里沒帶了來說  
省命死央去取些古董來又嗔省凤姐兒不送些玩器來与你妹？這樣小器  
王夫人凤姐兒等都咲回說他自己不要的我們原送了來他都退回去了薛  
姨媽也咲說他在家里也不大弄這些東西的賈母搖頭道使不得出然他省  
事倘或來一了親戚看省不像二則年輕的姑娘們房里這樣素淨也忌諱我  
們這老婆子越發談往馬圈去了你們听那些書上戲上說的小姐們的繡房

精緻的還了得呢他們姊妹們豈敢比那些小姐們也不要狠離了格兒有現成的東西為什麼不擺若狠愛素淨少兒樣到使得我最會收拾屋子的如今老了沒有這些閑心了他們姊妹們也還學着收拾的好只怕俗氣有好東西也擺壞了我看<sup>他</sup>們還不俗如今讓我替你收拾色管又大方又素淨我的梯已兩件收到如今沒給宝玉看見過若經了他的眼也沒了說着叫過死央來親吩咐道你把那石頭盆景兒和那架紗掉屏還有那墨烟凍石鼎这三樣擺在這案上就勾了再把水墨字畫白菱帳子拿來把這帳子也換了死央答應省咲道這了東西都擱在東樓上的不知那了箱子里還得漫<sup>々</sup>找去明兒再拿去也罷了賈母道明日後日都使得只別忘了說省坐了一回方出來一逕來至綴錦閣下文官尋上來請過安因問演習何曲賈母道只揀你們生的演

習几套墨文官尋下來往藕香榭去不提這里凤姐兒已代省人擺設整齊上面左右兩張榻之上都鋪着錦裯蓉簾每一榻前有两張雕漆几也有海棠式的也有梅花式的也有荷葉式的也有葵花式的也有方的也有圓的其式不一乙了上面放着炉瓶一分攢盒一了上面空設着預備放人所喜食物上面二榻四几是賈母薛姨媽下面一椅兩几是王夫人的餘者都是一椅一几東邊是刘姥々刘姥々之下便是王夫人西邊便是史湘雲第二便是宝釵第三便是黛玉第四迎春探春惜春挨次下去宝玉在末李紈凤姐二人之几設于三層檻內二層紗厨之外攢盒式樣亦隨几之式樣每人一把烏銀洋鑽自斟壺一了十錦瓊瑯杯大家坐定賈母先笑道階們先吃兩杯今日也行一令才有意思薛姨娘尋笑道老太太自然有好酒令我們如何會呢安心要我們醉

了我都<sup>們</sup>多吃兩杯就有了賈母笑道姨太太今兒也過謙起來想是厭我老了  
薛姨媽笑道不是謙只怕行不上來倒是咲話了王夫人忙咲道便說不上來  
就便多吃一杯酒醉了睡去還有誰咲話們不成薛姨媽點頭咲道依令  
老太太到底吃一杯令酒才是賈母咲道這了自然說省便吃了一盃風姐兒  
忙走至當地咲道既行令還叫死央姐兒來行更好衆人都知賈母所行之令  
必得死央提省故听了這話都說狠是風姐兒便拉了死央過來王夫人咲道  
既在令內沒有貼省的理回頭命小了頭子端一張椅子放在你二位奶奶的  
席上死央也半推半就謝了坐便坐下也吃了一鍾酒咲道酒令大如軍令不  
論尊卑惟我是主違了我的話是要受罰的王夫人等都咲道一定如此快些  
說來死央未開口劉姥兒便下了席摆手道別這樣捉弄人家我家去了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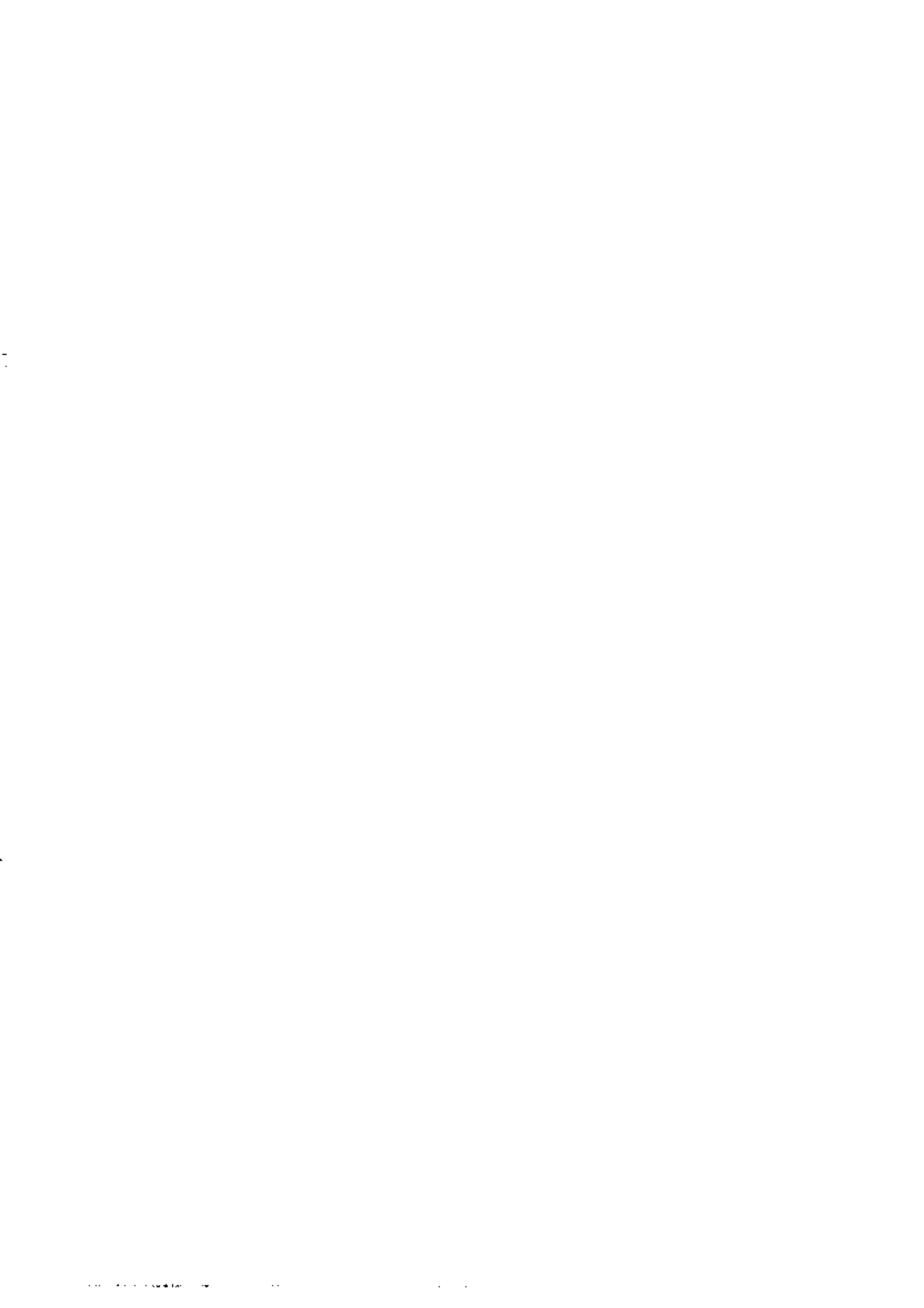
都咲道這却使不得鴛鴦喝令小了頭子們拉上席去小了頭子們也咲着果然拉入席中刘姥只叫饒了我罢刘姥道再多言的罰一壺刘姥方住了声刘姥道如今我說骨牌付兜從太起順領說下去至刘姥止比如我說一付兜將這三張牌折開先說頭一張次說第二張再說第三張說完了合成這一付兜的名子無論詩詞歌賦成語俗話比上一句都要叶韻錯了的罰一杯衆人咲道這令好就說出來刘姥道有了一付了左边是張天賈母道頭上有青天衆人道好刘姥道當中是了五与六賈母道六橋梅花香徹骨刘姥道剩得一張六与么賈母道一輪紅日出雲霄刘姥道湊成便是了蓬頭鬼賈母道這鬼抱住鐘馗腿說完大家咲說極妙賈母飲了一杯刘姥又道有了一付左边是了大長五薛姨娘道梅花朵風前舞刘姥道右边还是了大五長

薛姨媽道十月梅花嶺上香妃央道當中二五是雜七薛姨媽道織女牛郎會  
七夕妃央道湊成二郎遊五岳薛姨媽道世人不及神仙樂說完大家稱賞飲  
了酒妃央又道有了一付左边長么两点明湘雲道双悬日月照乾坤妃央道  
右边長么两边明湘雲道闲花落地听無声妃央道中间还得么四來湘雲道  
日边紅杏倚雲栽妃央道湊成櫻桃九熟湘雲道御園却被鳥啣出說完飲了  
一杯妃央道有了一付左边是長三宝釵道双燕子語梁間妃央道右边是  
三長宝釵道水荇牽風翠帶長妃央道當中三六九点在宝釵道三山半落青  
天外妃央道湊成鉄鎖練孤舟宝釵道慶風波慶愁說完飲畢妃央又道  
左边一了天代玉道良辰美景奈何天宝釵听了回頭看看他代玉只顧怕罰  
也不理論妃央道中间錦屏顏色俏代玉道紗窓也沒有紅娘報妃央道剩了

二六八 点青代玉道双瞻玉座朝儀飲妃央道湊成藍子好採花代玉道仙仗香  
桃芍藥花說完飲了一口妃央道左边四五成花九迎春道桃花帶雨濃衆人  
道諛罰錯了韵而且又不像迎春咲首飲了一口原是凤姐兒和妃央都要听  
刘姥的咲話故意都令說錯都罰了至王夫人妃央代說了了下便諛刘姥  
刘姥道我們庄家人闲了也常会儿了人弄这个但不如說的这麼好听  
少不得我也試一試衆人都咲道容易說的不相干只管說妃央咲道左边四  
是了人刘姥听了想了半日說道是了庄家人罢衆人闹堂咲了賈母咲  
道說的好就是這樣說刘姥也咲道我們庄家人不过是現成的本色衆位  
別咲妃央道中间三四綠配紅刘姥道大火燒了毛虫衆人咲道這是有  
的还說你的本色妃央道右边么四真好看刘姥道一了蘿蔔一頭蒜衆人



又咲了死央咲道湊成便是一枝花刘姥々两隻手比省說道花兜落了結了  
大倭瓜衆人大咲起来只听外面乱嚷



# 石頭記

櫳翠庵茶品梅花雪

怡紅院劫過母蝗蟲

蘅蕪君蘭言解疑癖

瀟湘子雅謔補餘香

閒取樂偶攢金慶壽

不了情暫撮土為香

變生不測鳳姐潑醋

喜出望外平兒理髮

金蘭契立剖金蘭語

風雨夕悶製風雨詞

尷尬人難免尷尬事

死央女誓絕死央女侶

歎霸王調情遭苦打

冷即君惧禍走他鄉

濫情人情誤思遊藝

慕雅女雅集苦吟詩

瑠璃世界白雪紅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膾春

蘆雪爭暎即景詩

暖香塢創製燈謎

第四十一回 要書

脂硯齋凡四閱評過

庚辰秋月定本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此回櫳翠品茶怡紅過劫蓋妙玉雖以清淨無為自守而怪潔之癖未免有  
過老嫗只污得一盃見而勿用豈似玉兄日享洪福竟至無以復加而不自  
知故老嫗眠其床卧其蓆酒屁燻其屋却被人襲遮過則仍用其床其蓆其  
屋亦作者特為轉眼不知身後事寫來作戒紈袴公子可不慎哉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四十一回

櫳翠菴茶品梅花雪

怡紅院劫過母蝗蟲

話說劉姥姥兩隻手比着說道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衆人聽了闕堂大笑起來於是吃過門杯因又逗趣笑道實告訴罷我的手腳子粗棒又盪了酒仔細失手打了這磁杯有木頭的酒杯取個子來我便失了手掉了地下也無碍衆人聽了又笑起來鳳姐兒聽如此說便忙笑道果真要索頭的就取了來可有一句先說下這木頭的可比不得磁的他都是一套定要吃遍一套方便得劉姥姥聽了心下故道我方不過是趣話取笑兒誰知他果真竟有我時常在村莊鄉紳大家也赴過席金杯銀杯倒都也見過從來沒見有木頭杯之



說哦是了想必是小孩子們使的木碗兒不過誰我多飲兩碗別管他橫豎這  
酒蜜水兒似的多飲點子也無妨為登廁伏味想畢便說取來再商量鳳姐乃命豐  
兒到前面裡間屋書架子上有十個竹根套杯取來豐兒聽了答應才就要去  
鴛鴦笑道我知道你這十個杯還小況且你才說是木頭的這會子又拿了竹  
根的子來到不好看不如把我們那里的首楊根整樞的十個大套杯拿來灌他  
十下子鳳姐兒笑道更好了鴛鴦果命人取來劉姨姨一看又驚又喜驚的是  
一連十個挨次大小分下來那大的足似个小盆子第十個極小的還有手里  
的杯子兩個大喜的是雕鏤奇絕一色山水樹木人物並有草字以及圖印因  
忙說道拿了那小的來就是了怎麼這樣多鳳姐兒笑道這個杯沒有款一個  
的理我們家因沒有這大量的酒所以沒人敢使他姥姥既要好看容易尋了出來



必定要挨次吃一遍纔使得劉姥：唬的忙道：這不敢好姑奶：饒了我罷。  
賈母薛姨媽王夫人知道他年紀的人禁不起忙笑道：說是說笑是笑不可多  
吃了只吃這頭一杯罷。劉姥：道：阿彌陀佛我還是小杯吃罷把這大杯收着。  
我帶了家去慢：的吃罷說的衆人又笑起來。鴛鴦無法只得命人滿斟了一  
大杯。劉姥：兩手捧着款賈母薛姨媽都道：慢些不要噎了。薛姨媽又命鳳姐  
兒佈了菜。鳳姐笑道：妹要吃什麼說出名兒來我撿了喂你。劉姥：道：我知  
什麼名兒樣：都是好的。賈母笑道：你把茄蕪撿些喂他。鳳姐兒聽說撿  
些茄蕪送入劉姥：口中因笑道：你們天：吃茄子也嘗：我們的茄子弄的  
可口不可口。劉姥：笑道：別哄我了。茄子跑出道：這味兒來了。我們也  
不用種糧食只種茄子了。衆人笑道：真是茄子。我們再不哄你。劉姥：詫意道：

真是茄子我白吃了半日姑奶：再喂我些這一口細嚼：鳳姐兒來，換了此  
放入口內劉姥：細嚼了半日笑道雖有一點茄子香只是還不像那茄子香  
新我是什么法子弄的我也弄着吃去鳳姐兒笑道這也不難你把綫下來  
的茄子把皮剝了只要淨肉切成碎釘子用雞油炸了再用雞脯子肉並香菌  
新筍蘑菇五香腐乾各色乾果子俱切成釘子用雞湯煨乾將香油一收外加  
糟油一樣盛在磁罐子里封嚴要吃時拿出來用炒的雞爪一拌就是劉姥姥  
听了搖頭吐舌說道我的佛祖到得十來支雞來配他怪道這個味兒一面說  
笑一面慢的吃完了酒還只管細玩那杯鳳姐笑道還是不足與再喝一杯罷  
劉姥：忙道了不得那就醉死了我因為愛這樣乾虧他怎麼作了鴛鴦  
笑道酒吃完了到底這杯子是什么木的劉姥：笑道怨不得姑娘不認得

你們在這金門綉戶的如何認得木頭我們成日家和樹林子作街坊困了枕  
着他睡乏了靠着坐荒年間餓了還吃他眼睛裏天見他耳聾裡天聽  
他口兒裡天講他所以好互真假我是認得的讓我認一認一面說一面細  
端詳了半日道你們這樣人家斷沒有那賤東西那容易得的木頭你們也不  
收着了。我掂首這杯体重斷乎不是楊木這一定是黃松的衆人听了闔堂大  
笑起來只見一個婆子走來請問賞母說姑娘们都到了藕香榭請示下就演  
罷還是再等一會四子賈母忙笑道可是倒忘了他们就叫他們演罷。那個婆子  
答應去了。不一時只聽得蕭管悠揚笙笛並發正風值鳳清氣爽之時那樂聲穿  
林度水而來自然使人神移心曠寶玉先禁不住拿起壺來斟了一杯一口飲  
盡復又斟上才要飲只見王夫人也要飲命人換煥酒室玉連忙將自己的杯

捧了過來送到王夫人口邊

妙極忽寫寶玉如此便是天地間母子之至情至性歎  
芥之民之意令人酸鼻

王夫人便就他手內吃了兩口一時暖酒來了寶玉仍歸舊坐王夫人提了暖

壺下席來衆人皆都出了席薛姨媽也立起來身寶玉忙命李鳳二人接過壺

來讓你姑媽姨坐了大家總兩便王夫人見如此說方將壺提與鳳姐自己歸坐寶

玉笑道大家吃上兩杯今日自寬有趣說自舉杯讓薛姨媽又向湘雲寶釵道

你姐妹兩個也喝一杯你妹說雖不大會吃也別饒他自己已乾了湘雲寶

釵代玉也都乾了當下劉姥二聽見這般音樂且又有了酒越發喜的手舞足

蹈起來寶玉因下席過來向代玉笑道你瞧劉姥二的樣子代玉笑道當日

聖樂一奏百獸率舞如今終一牛耳衆姐妹都笑了須臾樂止薛姨媽出席

笑道大家的酒想也都有了且出去散二再坐罷寶玉也正要散二於是大

家出席都隨着賈母遊玩賈母因要帶着劉老；散悶遂携了劉姥；至山前樹下盤桓了半晌又說與他這是什麼樹這是什麼石這是什麼花劉姥；一一的領會又向賈母道誰知城裡不但人尊貴連雀兒也是尊貴的偏這雀兒到了你們這里他也變俊了也會說話了衆人不解因問什麼雀兒變俊了會講話劉姥；道那廊下金架子上站的綠毛紅嘴是鸚哥兒我是認得的那籠子裡黑老鴿子怎麼又長出鳳頭來也會說話呢衆人听了都笑將起來一時只見了環們來請用點心賈母道吃了兩杯酒到也不餓也罷就拿了這裡來大家隨便吃些罷了環便去抬了兩張几來又端了兩個小捧盒揭開看時每個盒內兩樣這盒內一樣是藕粉桂糖糕一樣是松穰鷺油捲那盒內一樣是一寸來大的小餃兒賈母因問什麼餡兒婆子們忙回是螃蟹的賈母

聽了皺眉說這油膩的誰吃這個那一樣是奶油炸的各色小麵果菓兒也不  
喜歡因讓薛姨媽吃薛姨媽只揀了一塊糕賞母揀了一個捲子只嚐了一  
嚐剩的半個遞與了環了劉姥因見那小麵菓子都玲瓏剔透便揀了  
一朵牡丹花樣的笑道我們那里最巧的姐兒們也不能較出這麼個  
紙的來我又愛吃又捨不得吃包些家去給他們做花樣子去到好衆人  
都笑了賈母道家去我送你一罈金子你先趁熱吃這個罷別入不過  
揀各人愛吃的一兩點就罷了劉姥原不曾吃過這些東西且都作的  
小巧不題堆滿子盤堆的他和板兒每樣吃了些就去了半盤子剩的鳳姐  
又命攢了兩盤並一個攢盒與文官等吃去忽見奶子抱了大姐兒來  
大家哄他頑了一會那大姐兒因抱自一个大柚子頑的忽見板兒抱

自一个佛手便也要佛手小兒常情遂成了環哄他取去大姐兒等不得便哭

了衆人忙把柚子與了板兒將板兒的佛手哄過來與他總罷那板兒因頑了

半日佛手此刻又兩手抓着些果子吃又忽見這柚子又香又圓更覺好頑且

當毬踢着頑去也就不要佛手了柚子即今香園之屬也應與緣通佛手者正指迷津者也以小兒之戲暗透前後通部脈絡隱約毫無一絲漏洩豈獨為劉姥之

但言博笑而有此一大回文字哉當下賈母等吃過茶又伏了劉

姥至攏翠菴來妙玉忙接了接去至院中見花木繁盛賈母笑道到底是他

們修行的人沒事常修理比別處越發好看一面說一面便往東禪堂來妙

玉笑往裡讓賈母道我們才都吃了酒肉你這裡頭有菩薩沖了罪過我們這

里坐把你的好茶拿來我們吃一杯就去了妙玉听了忙去烹了茶來宝玉

留神看他是怎麼行事只見妙玉親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雲龍獻

壽的小茶盤裡面放一個成窰五彩小蓋鐘捧與賈母賈母道我不吃六安茶  
妙玉笑說知道這是老君眉賈母接了又問是什麼水妙玉笑回是舊年蠲的  
雨水賈母便吃了半盞便笑着遞與劉姥說你嚐一嘗這個茶劉姥便一口吃  
盡笑道好是好就是淡些再熬濃些更好了賈母衆人都笑起來然後衆人都  
是一色官窰脫胎填白蓋碗那妙玉便把寶釵和代玉的衣襟一拉二人隨他  
出去寶玉悄悄的隨後跟了來只見妙玉讓他二人在耳房內寶釵坐在榻上  
代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團上妙玉自向風爐上煽滾了水另泡一壺茶寶玉便  
走了進來笑道備你們吃拂已茶吃二人都笑道你又趕了來餐茶吃這里並  
沒你的妙玉剛要去取杯只見道婆收了上面的茶盞來妙玉忙命將那成窰  
的茶杯別收了擱在外頭去罷寶玉會意知為劉姥吃了他嫌臟不要了又



見妙玉另拿出兩支杯來一個傍邊有一耳杯上鐫着弧爬犀三個隸字後有一行小真字是晉王愷珍玩又有宋元豐五年四月眉山蘇軾見于秘府一行小字妙玉便斟了一盞遞與寶釵那一支形似鉢而小也有三個垂珠篆字鐫着杏犀盃妙玉斟了一盞與黛玉仍將前番自己素日吃茶的那支綠玉斗來斟與宝玉笑道常言世法平等他兩個就用那樣古玩奇珍我就是個俗器了妙玉道這是俗器不是我說狂話只怕你家里未必找得出這座一個俗器來呢宝玉笑道俗說隨鄉入鄉到了你這里自然把那金玉珠寶一概貶為俗器了妙玉玉如此說十分歡喜遂又尋出一支九曲十環一百二十節蟠虬整雕竹根的一個大盃出來笑道就剩了這一個你可吃了這一海寶玉喜的忙道吃的了妙玉笑道你難吃的了也沒這茶遭塌茶下遭塌二字成盃杯已不肩丹婁妙玉真清潔高雅然

亦怪請孤僻甚矣定有

豈不聞一杯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

此等人物但罕耳

飲牛飲驟了你吃這的一海便成什麼呢說的宝釵代玉宝玉都笑了妙玉執壺只

向海內斟了約有一杯宝玉細心吃了果覺輕浮無比賞讚不絕妙玉正色道

你這遭吃的茶是托他两个福獨你未了我不給你吃的宝玉笑道我深

知道的我也不領你的情只謝他二人便是了妙玉听了方說這話明白代

玉因問這也是旧年的雨水妙玉冷笑道你這麼个人竟是大俗人連水也

嘗不出來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共得了那

一鬼胎青的花甕一甕總捨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纔開了我只吃過

一回這是第二回了你怎麼嘗不出來隔年的雨水那有這樣輕浮如何

吃得代玉知他天性怪僻不好多話亦不好多坐吃輕茶便約着宝釵走了出

來宝玉和妙玉陪笑道那茶杯雖然臟了白摻了豈不可惜依我說不如就給那貧婆子罷他賣了也可以度日你道可使得妙玉听了想了一想點頭說道這也罷了幸而那杯子是我沒吃過的我就去取個砸碎了也不能給他你要給他我也不管你只交給你快拿了去罷宝玉笑道自然如此你那里和他說話授受去越發連你也臟了只交與我就是了妙玉使命人會來遞與宝玉宝玉接了又道等我們出去了我叫几个小么兒來河里打几桶水來洗地如何妙玉笑道這更好了只是你囑咐他們抬了水只擱在山門外頭牆根那里別進門來宝玉道這是自然的說句便袖有那杯遞與賈母房中小丫頭拿着說明日刘姥姥家去給他帶去罷交代明白賈母已經出來要回去妙玉亦不甚留送出山門回身便將門閉了不在話下且說賈母因覺身上乏倦使命王夫人和迎春

姊妹陪了薛姨媽去吃酒自己便往稻香村來歇息鳳姐忙命人將小竹椅抬  
來賈母坐上兩個婆子抬起鳳姐和衆子圍隨去了不在話下  
這里薛姨媽也就辭出王夫人打發文官等出去將攢盒散與衆了環們吃去  
自己便也來歇着隨便歪在方纔賈母坐着的榻上命一丫頭放下簾子  
來又命他捶着腿吩咐他老太：「那里有信你就叫我說有也歪着睡着了宝  
玉湘雲等看着了環們將攢盒擱在山石上也有坐在山石上的也有坐在草  
地下的也有靠自樹的也有傍自水的倒也十分熱鬧一時又見鴛鴦來了要  
帶着劉姥：各處去徃衆人也都趕着取笑一時來至省親別墅的牌坊底下  
劉姥：道「噯呀！這里還有個大廟呢說有便爬下磕頭衆人笑灣了腰劉姥：  
道「笑什麼這牌樓上字我都認得我們那里這樣的廟字最多都是這樣的牌

坊那字就是廟的名字衆人笑道你認得這是什麼廟劉姥：便抬頭指那字道這不是玉皇寶殿四字衆人笑的拍手打腳還有拿他取笑劉姥：覺得腹內一陣亂響忙的拉着一個小了頭要了兩張紙就解衣衆人又是笑又忙喝他這裏使不得忙命一個婆子帶了東北工去了那婆子拍興地方便樂得走開去歇息那劉姥：因喝了些酒他脾氣不與黃酒相宜且吃了許多油膩飲食發渴多飲了幾碗茶不免通瀉起來蹲了半日方完及出廁來酒被風禁且年邁之人蹲了半天忽一起身只覺得眼花頭眩辨不出路徑四顧一望皆是樹木山石樓臺房舍却不知那一處是往那里去的了只得認着一條石子路慢慢的走未及至到了房舍跟前又找不着門再找了半日忽見一帶竹籬劉姥：心中自忖道這裏也有扁豆架子一面想一面順着花障兒走了未得了一個

月洞門進去只見迎面忽有一帶水池只有七八尺寬石頭砌岸的內裡面碧瀏清  
水往那邊去了上面有一塊白石橫架在上面劉姥：便度石過去順着石子  
甬路走去轉了兩個灣子只見有一房門於是進了房門只見迎面一個女孩  
兒滿面迎笑迎了出來劉姥：忙笑道姑娘們把我丟下來了要我確頭確到  
這裏未說了只覺那女孩兒不答劉姥：便趕來拉他的手咕咚一聲便撞到  
板壁上把頭碰的生疼細瞧了一瞧原來是副畫兒劉姥：自忖道原來畫兒  
有這樣活凸出來的面想一面看一面又用手摸去却是一色平的點頭嘆  
了兩聲一轉身方得了一個小門門上掛自蔥綠撒花軟簾簾劉姥：掀簾進去  
抬頭一看只見四面牆壁玲瓏剔透琴劍瓶壺皆貼在牆上錦籠紗罩金彩珠  
光連地下鋪的磚皆是碧綠鑿花竟越發把眼花了我門出去那有門左一架

書右一架屏剛從屏後得了一門轉去只見他親家母也從外面迎了進來刘  
姥：詫意忙問道你想是見我這几日沒家去虧你我來那一位姑娘帶你  
進來的他親家只是笑不還言刘姥：笑道你好沒見識面見這園裡的花好  
你就沒死活帶了一頭他親家也不答便心下忽然想起常听見說大富貴人家有  
一種穿衣鏡這別是我在鏡子裡頭呢罷說畢伸手一摸再細一看可不是四  
面雕空紫檀板壁將鏡子嵌在中間因說這已經攔住如何走出去呢一面說  
一面只管用手摸這鏡子原是西洋机括可以開合不意刘姥：亂摸之間其  
力巧合便撞開消息掩過鏡子露出門來刘姥：又驚又喜邁步出來忽見有  
一副最精緻的床帳他此時又帶了七八分醉又走乏了便一屁股坐在床上  
只說敬：不承望身不由已前仰後合的朦朧首兩眼一歪身就睡着了在床上且

說衆人等他不見板兒見沒了他姥見；急的哭了衆人都笑道別是吊在茅廁里了快叫人去瞧；因命兩個婆子去找回來說沒有衆人各處搜尋不見襲人殺其道路是他醉了迷了路順有這一條路往我們後院子去了若進了花障子到後房門進去雖然碰頭還有小丫頭們知道若不進去花障子再往去西南上去若繞出去還好若繞不出去可殺他繞回子好的我且瞧去；去一面想一面回來進了怡紅院便叫人誰知那幾個房子里小丫頭已偷空頑去了襲人直真進了房門轉過集錦橋子就听的轟轟如雷忙進來只聞見酒屁臭氣滿屋一瞧只見劉姥二扎手舞腳的仰臥在床上襲人這一驚不小慌忙趕上來將他沒死活的推醒那劉姥三驚醒睜眼見了襲人連忙爬起来道姑娘我失錯了並沒弄臟了床帳一面說一面用手去袒襲人恐驚動了人被宝玉知



道了只向他搖手不叫他說話忙將鼎內胖了三四把合香塊兒仍用單子單上烘  
 須收拾收拾所喜不曾嘔吐忙消的笑道不相干有我呢你隨我出來刘姥  
 二跟趕了襲人出至小了頭們房中命他坐了向他說道你說醉倒在山子石上打  
 了个盹兒刘姥二答應知道又與他兩碗茶吃方覺酒醒了因問道這是那个  
 小姐的綉房這樣精緻我就像到了天宮裡的一樣襲人微笑道這个么是  
 宝二爺的卧室那刘姥二嚇的不敢作聲襲人帶他從前面出去見了衆人  
 只說他在草地下睡着熱了帶了他來的衆人都不理會也就罷了一時賈母醒  
 了就在稻香村擺晚飯賈母因覺懶的也不吃飯便坐了竹椅小敞轎回至  
 房中歇息命鳳姐兒等去吃飯他姊妹方復進園來要知端的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釵玉名雖二個人却一身此幻筆也今書至三十八回時已過三分之一有餘故寫是回使二人合而為一請看代王逝後寶釵之文字便知余言不謬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四十二回

蘅蕪君蘭言解疑癖

瀟湘子雅謔補餘香

話說他姊妹復進園來吃過飯大家散出都無別話且說劉姥子帶着板兒  
先來見鳳姐兒說明日一早定要家去了難住了兩三天日却不多犯古往  
今來沒見過的沒吃過的沒聽見過的都經驗了難得老太太子和姑奶奶子並  
那些小姐們連各房裡的姑娘們都這樣憐貧惜老照着我我這一回去後  
沒別的報答惟有請些高香天子給你們念佛保佑你們長命百歲的就象我  
的心了鳳姐兒笑道你別喜歡都是為你老太太子也被風吹病了病睡着說不好  
過服我們大姐兒也着了涼在那里發熱呢劉姥子听了忙嘆道老太太子有年紀

的人不慣十分勞乏的鳳姐兒道從來沒像昨兒高興往常進也園子雅去不過到一二處坐坐就來了昨兒因為你在這裏要叫你雅坐一個園子到走了多半個大姐兒因為我我去太太遞了一塊給他誰知風地里吃了就發起熱來列姥道小姐兒只怕不大進園子生地方兒小人兒家原不該去比不得我們的孩子會走了個坡園子里不跑去一則風撲了也是有的二則只怕他身上干淨眼睛又淨或是遇見什麼神了依我說給他瞧瞧崇書本子仔細撞客着了一語提醒了鳳姐兒便叫平兒拿出玉匣兒記着彩明來念彩明翻了一回念道八月二十五日病者在東南方得遇花神用五色紙錢四十張向東南方四十步送之大吉鳳姐兒笑道果然不錯園子裡頭可不是花神只怕老太太也是遇見了一面命人請兩分錢紙來着兩個人來一個與賈母送藥一個與

大姐免送祟果見大姐免安穩睡着

豈真送了就安穩哉蓋婦人之心意昏如此即不送豈有一夜不睡之理作者正描愚人之見耳

鳳姐免笑道到底是你們有年紀的經歷的多我這大姐免時常肯病也不

知是個什麼原故劉姥道這也有的事富貴人家養的孩子多有太嬌嫩的

然禁不得一些免委曲再他小人免家過于尊貴了也禁不起已後姑奶少

疼他些就好了鳳姐免道這也有理我想起來他還沒個名字你就給他起個

名字一則借你的壽二則你們是庄家人不怕你懼到底貧苦我們此你貧苦人起

個名字只怕壓的住他一篇愚婦無理之談劉姥定是世間必有之事聽說便想了一想笑道不

知他几時生的鳳姐免道正是生日的日子不好呢可巧是七月初六日劉姥

忙笑道這個正好就叫他是巧哥免這叫做以毒攻毒以火攻火的法子姑

奶定要依我這名字他必長命百歲日後大了各人成家立業或一時有不

遂心的事必然是過難成祥逢凶化吉却從這巧字上來鳳姐兒听了自是歡喜忙道謝又笑道只保佑他應了你的話就好了說着叫平兒來吩咐道明兒借們有事恐怕不得閒兒你這空兒把送<sup>下</sup>姥<sup>這</sup>的東西打點他明兒一早就好走的便宜了劉姥忙說不敢多破費了已經遭<sup>夫</sup>擾了几日又拿着越<sup>夫</sup>發心里不安起<sup>了</sup>來鳳姐兒道也沒有什麼不過<sup>夫</sup>通常的東西好也罷歹也罷帶了去你們街坊隣舍看着也熱鬧些也是上城一次只見平兒走來說姥<sup>二</sup>過這邊瞧<sup>二</sup>劉姥<sup>二</sup>忙<sup>跟</sup>趕了平兒到那邊屋裡只見堆着半炕東西平兒一一的拿與他瞧着說道這是昨日你要的青紗一疋奶<sup>二</sup>另外送你一個寔地子月白紗作裡子這是兩個繭紬作袂兒裙子都好這包袱裡是兩疋紬子年下做件衣裳穿這是一盒子各樣內造點心也有你



吃過的也有沒吃過的拿去擺碟子請客比你們買的強些這兩條口袋  
是你昨日裝瓜菜子來的如今這一個裡頭裝了兩斗御田杭米熬粥是  
難得的這一條裡頭是園子里菓子和各樣干菓子這一包是八兩銀子  
這都是我們奶<sub>給</sub>的這兩包每包裡頭五十兩共是一百兩是太<sub>給</sub>的<sub>叫</sub>  
你拿去或者作個小本買賣或者置几畝地<sub>以後</sub>再別求親靠友的說着  
又悄<sub>道</sub>：笑道這兩件袂兒和兩條裙子還有四塊包頭一包絨線可是我送姪  
兒的衣裳雖是舊的我也不大狠穿<sub>過</sub>你要棄嫌我就不敢說了平兒說一樣  
劉姥<sub>就</sub>念一句佛已經念了几千聲佛了又見平兒也送他這<sub>些</sub>東西又  
如此謙遜忙念佛道姑娘說那里話這樣好東西我還棄嫌我便有銀子也  
沒處去買這樣的呢只是我怪燥的收了又不好不收又辜負了姑娘的心

平兒笑道休說外話道僭們都是自己我終這樣你放心收了罷我還和你  
要東西吃嘆到年下你只把你們晒的那個灰條菜根乾子和豇豆扁豆茄子葫  
芦條兒各樣乾菜帶末就走了我們這里工下下都愛吃這菜個乾菜多別的一緊不  
要別因費了心刻塊千恩萬謝答應了平兒道你只管睡你的去  
我替你收拾妥當了就在這里明兒一早打發小廝們僱輛車裝上  
不用你費一點心的劉姥越發感激不盡過來又千恩萬謝的辭  
了鳳姐兒過賈母這一邊睡了一夜次早梳洗了就要告辭因賈母欠  
安衆人都過來請安出去傳請大夫一時婆子回大夫來了老媽請  
賈母進慢子去坐賈母道我不用這們着我也老了也走更那里養不出那阿物兒我來還怕他  
不成不要放慢子就這樣瞧罷衆婆子听了便拿過一張小桌兒來放下

一个小梳頭便命人請一時只見賈珍賈璉賈蓉三個人將王太醫領來  
王太醫不敢走甬路只走傍階邊跟着賈珍到了階磯台上早有兩個婆子在  
兩邊打起簾子兩個婆子在前導引進去又見宝玉迎了出來只見賈母  
穿着青縐紬一斗珠的羊皮褂子端坐在榻上兩邊四個未留頭的小  
丫環都拿着蠅帚盂等物又有五六个老嫗：雁翅擺在兩傍碧紗  
櫺後隱：約：有許多穿紅着綠戴宝簪珠的人王太醫使不敢抬頭  
忙上來請了安賈母見他穿着六品服色便知御醫了也使含笑問供  
奉好因問賈珍這位供奉貴姓賈珍等忙回姓王賈母道當日太醫  
院正堂王君效好脉息王太醫忙躬身低頭含笑回說那是晚：生  
家叔祖賈母听了笑道原來這樣也是世交了一面說一面慢：的伸

手放在小枕上老嫗：端着頭一張小枕連忙放在小桌前先畧偏些王太醫便  
屈一膝坐下歪着頭診了半日又診了那隻手忙欠身低頭退出賈母笑  
說勞動了珍兒讓出去好生看茶賈珍賈璉等忙答了几个是復領王  
太醫出到外書房中王太醫說太夫人並無別症偶感一點風涼究竟不用  
吃藥不過畧清淡些煖着一點兒就好了如今寫個方子在這里若老人家  
愛吃便按方煎一劑吃若懶待吃也就罷了說着吃過茶寫了方子剛要  
告辭只見奶子抱了大姐兒出來笑說王老爺也瞧：我們王太醫听說  
忙起身就奶子懷中左手把抱着大姐兒的左手右手診了一診又摸了一摸  
頭又叫伸出舌頭來瞧：笑道我說姐兒又罵我了只是要清淨的  
餓兩頓就好了不必吃煎藥我送丸藥來臨睡時用薑湯研開吃下去

就是了說畢作辭而去賈珍等拿了藥方來回明賈母原故將藥方放在桌上出去不在話下這裡王夫人和李紈鳳姐兒寶釵姊妹等見大夫出去方從櫺後出來王夫人畧坐一坐也回房去了劉姥見無事方上來和賈母告辭賈母說問了再未又命鴛鴦來好生打發劉姥出去我身上不好不能送你劉姥道了謝又作辭方同鴛鴦出來到了下房兒夾指炕上一个包袱說道這是老太太的几件衣服都是往年間生日節下衆人孝敬的老太太從不穿人家做的收着也可惜却是一次也沒穿過的昨日叫我拿出兩套兒送你帶去或是送人或是自己家裡穿罷別見笑這盒子裡是你要的麪果子這包子里是你前兒說的藥梅花點舌丹也有紫金錠也有活絡丹也有催生保命丹也有每一樣是一張方子包着總包在

裡頭了這是兩個荷包代着頑罷說着便抽繫子掏出兩個筆錠如意的鏢子來給他瞧又笑道荷包拿去這個留下給我罷劉姥已意出望外早又念了凡千聲佛听死矣如此說便說道姑娘只管留下罷死矣見他信以為真仍與他裝上笑道哄你頑呢我有好些呢留着年下給小孩子們罷說着只見一個小了頭拿了个成窰鍾子來遞與劉姥這是寶二爺給你的劉姥道這是那里說起我那一世修了來的今兒這樣說着便接了過來死矣道前兒我叫你洗澡換的衣裳是我的你不棄嫌我還有几件也送你罷劉姥又忙道謝死矣果然又拿出兩件來與他包好劉姥又要到園中辭謝寶玉和表姊妹王夫人等去死矣道不用去了他們這回子也不見人回來我替你說罷開了再來又命

了一个老婆子吩咐他二門上叫两个小厮来帮着挑；拿了東西送出去婆  
子答應了又和刘姥；到了鳳姐兒那邊一併拿了東西在角門上命小厮們  
搬了出去直送刘姥；上車去了不在話下且說寶釵等吃過早飯又往賈母  
處問過安回園至分路之處寶釵便叫代玉道：『擊死跟我來有一句話問你代  
玉便同了寶釵來至蘅蕪院中進了房室釵便坐下笑道：『我跪下我要審你  
代玉不解何故因笑道：『你瞧宝了頭瘋了審問我什麼宝釵冷笑道：『好个  
千金小姐好个不出閨門的女孩兒滿嘴說的是什麼你只實說便罷代玉  
不解只管發笑心里也不免疑惑起來口裡只說我何曾說什麼你不過要  
捏我的錯耳罷了你到說出來我听；宝釵笑道：『你還裝憨耳昨兒行酒  
令你說的是什麼我竟不知那里來的代玉一想方想起來昨兒失於檢

點那牡丹亭西廂記說了兩句不覺紅了臉便上來接着宝釵笑道好姐  
：原是我不知道隨口說的你交給我再不說了宝釵笑道我也不知道所  
你說的怪生的所以請教你代玉道好姐：你別說與別人我也以後再不說了  
宝釵見他羞得滿臉飛紅滿口夾告便不肯再往下追因拉他坐下吃茶款  
之的告訴他道你當我是誰我也是淘氣的從小七八歲上也勾個人纏的我  
們家也美是个讀書人家祖父手裡也愛藏書先時人口多姊妹弟兄都  
在一處都怕着正經書弟兄們也有要詩的也有愛詞的諸如這些西廂  
琵琶以及元人百種無所不有他們是偷背的我們看我們却也偷背  
着他們看後來大人知道了打的打罵的罵燒的燒終丟開了所以俗門  
女孩兒家不認得字的倒好男人們讀書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讀書的好



何況你我就連作詩寫字等事<sup>原</sup>這不是你我分內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內之事男人們讀書明理輔國治民這便好了只是如今並不聽見有這樣的人讀了書倒更壞了這是書誤了他可惜他也把書遭塌了所以竟不如耕讀買賣倒沒有什麼大害處你我只該做些針黹紡績的事纔是偏又認得了字既認得了字不過揀那正緊的看也罷了最<sup>這</sup>怕見了<sup>這</sup>些雜書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一席話說的代玉垂頭吃茶心下暗伏只有<sup>答</sup>應是的一字忽見素雲進來說我們奶：請二位姑娘商議要緊的事呢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史姑娘寶二爺都在那里等着呢寶釵道又是什麼事代玉道偕們到了那里就知道了說着便和寶釵往稻香村來果見衆人都在那里李紈見了<sup>他</sup>兩個笑道社還沒起就有脫滑的<sup>兒</sup>了四丫頭要告

一年的假呢代玉笑道都是老太太：昨兒一句話又叫他画什麼園子圖兒惹得他樂得告假了哭探春笑道也別要怪老太太：都是劉姥那：一句話林代玉忙笑道可是呢都是他一句話他是那一門子的姥：直叫他是个母蝗虫就是了說着大家都笑起來宝釵笑道世上的話到了鳳丫頭嘴裡也就盡了情幸而鳳丫頭不認得字不大通不過一緊是市俗取笑更有快顰兒這促劫嘴他用春秋的法子筆市俗的粗話撮其要刪其繁再加潤色比方出來一句是一句這母蝗虫三字把昨兒那此形景都現出來了虧他想的到也快衆人听了都笑道你這一註解也就不在他两个以下李紈道我請你們大家商議給他多少日子呢的我給了他一个月他嫌少你們怎麼說代玉道論理一年也不多這園子蓋終蓋了一年如今要画自然也得

二年<sup>的</sup>工夫呢又要研墨又要蘸筆又要鋪紙又要着顏色又要剛說到怎樣代  
 玉也自己拿<sup>筆</sup>不住笑道又要照着這樣<sup>慢</sup>的畫可不得二年的工夫衆人  
 听了都拍手笑个不住<sup>字盡</sup>笑道又要照着這個慢<sup>的</sup>畫這落後一句最妙所以  
 昨免那些笑話免雖然可笑回想是沒味的你們細想想免這幾句話雖是淡  
 的回想却有滋味我倒笑的動不得了看他劉姥：笑後復一笑亦想不到之  
 文也听宝卿之評亦千古定論  
 惜春道都是宝姐：讚的他越發逞強這會子拿我也取笑免代玉忙拉他笑  
 道我且問你還是單畫這圈子呢還是連我們衆人都畫在工頭呢惜春道原  
 說只畫這圈子的昨免老太：又說單畫了圈子成个房樣子了叫連人都畫  
 工就像行樂似的總好我又不會這工細棲臺又不曾畫人物又不好駁回正  
 為這個為難呢代玉道人物還容易你草虫上不能拿紉道你又說不通的話

了這個上頭那里又用的着草虫或者翎毛倒要點綴一兩樣代玉笑道別的  
草虫不画罷了昨兒母蝗虫不画上豈不缺了典衆人听了又都笑起来代玉  
一面笑的两手捧着胸口一面說道你快画罷我連題跋都有了起个名字就  
叫作携蝗大嚼圖衆人听了越發開然大笑前仰後合只听咕咚一聲响不知  
什麼倒了急忙看時原來是湘雲伏在椅子背後那椅子本有原不曾放穩被他全  
身伏着背子大笑他又不提防兩下里錯用力了脚向東一歪連人帶椅都歪倒了  
幸有板壁擋住不曾落地衆人一見越發笑个不住宝玉忙赶上扶了起来  
方漸止了笑宝玉和代玉使个眼色先代玉會意便走至裡間將鏡袱揭起  
照了一照只見兩鬢略鬆了些忙開李紈的奩拿出梳子來對鏡抵了仍就  
收拾好了方出來指着李紈道這是你帶着我們作針線都你反招我們來

大頑大笑的李紈笑道你們聽他這刁語話他領着頭兒引着人笑了倒賴我的不是真的恨的我只保佑着明死你得一個利害婆；再得幾個千刁萬惡的大姑子小姑子試；你那會子還這麼刁不刁了林代玉早紅了臉拉着寶釵說俗門放他一年的假罷寶釵道我有一句公道話你們听；稿了頭雖會画不過是几筆寓意如今画這園子非離了肚子裡頭有几副丘壘的總能成画這園子却是像画兒一般山石樹木樓閣房屋遠近疎密也不多也不少恰的是這樣你及照樣兒往紙上一画是必不能討好的這要看紙的地步遠近該多該少分主分賓該添的要添該減的要減該藏的要藏該露的要露這一起了稿子再端詳斟酌方成一幅圖樣第二件這樓台房舍是必要用界劃的一點不留神欄杆也歪了柱子也塌了門窗

也倒豎過來，塔磯也離了縫，甚至于桌子擠到牆裡去，花盆放在簾子上，來豈不到成了一章笑話？張第三要揀人物，也要有跡，密有高低，衣摺裙帶，手指足步，最是要緊。的一筆不細，不是腫了手，就是跛了腿，染臉，搨髮，到是小事。依我看來，竟難的狠。如今一年的假也太多，一月的假也太少，竟給他半年的假，再派了寶兄弟幫着他，並不是為寶兄弟知道教着他，画那就更慢事。為的是有不知道的，或難安插的，寶兄弟好拿出去問：「那會画的相公就容易了。」寶玉听了先喜的說：「這話極是。」詹子亮的工細，樓臺就極好。程日興的美人是絕技。如今就問他們去。寶釵道：「我說你是無事忙，說了一聲你就問去，等着商議定了再去。」如今且拿什麼畫？寶玉道：「家裡有雪浪紙，又大，又托墨，寶釵冷笑道：「我說你不中用，那雪浪紙寫字，画寫意画。」

飛或是會求的畫南宋山水托墨禁得皴披拿了畫這個又不托色  
又難<sup>共染</sup>有<sup>筆</sup>畫也不好紙也可惜我交你一个法子原先蓋這圈子就有一張  
細致圖樣雖是近人描的那地步方向是不錯的你和太太要了出來也  
比着那紙大小和鳳了頭要一塊重絹叫相公替了叫他照着這圖樣補着  
立了稿子添了人物就是了就是配這些青綠顏色並泥金泥銀也得他  
們配去你們也得另爐上風爐子預備化膠洗筆還得一張粉油大案  
鋪上毡子你們那些碟子也不全筆也不全都得從新再<sup>置</sup>添一分真兒纔好惜  
春道我何曾有這些畫器不過隨手寫字<sup>的</sup>筆畫罷了就是顏色只有  
赭石廣花藤黃<sup>的</sup>種<sup>的</sup>樣<sup>的</sup>再<sup>的</sup>不過是兩支白色筆就完了空叙道  
你不該早說我這些東西我却還有只是你也用不着給你也白放着如

今我且替你收着等你用着這個時候我送你些也只可留着画扇子若  
画這大幅的也就可惜了的全死替你開个单子照着单子和老太太要  
去你们也未必知道的全我說着宝兄弟寫宝玉早已預備下筆硯了  
原怕記不清白要寫了託着听宝釵如此說喜的提起筆來静听宝釵  
說道頭号排筆四支二号排筆四支三号排筆四支大染四支中染四支  
小染四支大南瓣瓜十支小瓣瓜十支鬚眉十支大着色二十支小着色二十  
支開面十支柳條二十支箭頭硃四兩南赭四兩石黃四兩石青四兩石綠  
四兩管黃四兩廣花八兩蛤粉四匣胭脂十片大赤飛金二百帖青金二百  
帖廣勻膠四兩淨礬四兩礬若絹的膠礬在外別管他们你只把絹交出  
去叫他們礬去這些顏色借門淘澄飛跌着又頑了又使了包你一倍



子都勻使了再要頂細絹羅四個粗絹羅四個担筆四支大小乳鉢四個大粗碗二十個五寸粗碟十個三寸粗白碟二十個風爐兩個沙鍋大小四個新磁罐二口新水桶四支一尺長白布口袋四條浮炭二十斤柳木炭一斤三羅木箱一個直地紗一丈生薑二兩醬半斤代玉忙道鉄鍋一口鍋鏟一個宝釵道這作什麼代玉笑道你要生薑和醬這些作料我替你要鉄鍋來好炒顏色吃的衆人都笑起來宝釵笑道你那里知道那粗色碟子保不住不上火烤不拿薑汁子和醬預先抹在底子上烤過了一徑了大是要乍的衆人听說都道原來如此代玉又看了一回車子笑着拉探春悄::的::道::你::瞧::画::个::画::兜::又要::這::些::水::缸::箱::子::來::了::想::必::他::糊::塗::了::把::他的::嫁::粧::車::子::也::寫::上::了::探::春::噯::了::一::聲::笑::个::不::住::說::道::宝::姐::你::還::不::

擗他的嘴你問他編排你的話寶釵笑道不用問狗嘴裡還有象牙不成一面說一面走上來把黛玉按在炕上便要擗他的臉黛玉笑道忙央告好姐：饒了我罷顰顰年紀小只知說不知道輕重作姐的教道我姐：不饒我還求誰去衆人不知話內有因都笑道說的好可憐見的連我們也軟了饒了他罷寶釵原是他頑忽听他又拉拉前番說他胡看雜書的話便不好再和他廝鬧放起他來黛玉笑道到底是姐：要是我再不饒人的寶釵笑指他道怪不得老太太：疼你衆人愛你伶俐今兒我也怪疼你的了過來我替你把頭髮籠一籠黛玉果然轉過身來寶釵用手籠上去寶玉在傍看着只覺更好不覺後悔不該令他抵上髮去也該留着此時叫他替他抵去正自胡思只見寶釵說道寫完了明兒回老

太太去若家裡有的就罷若沒有的就拿了些錢去買了來我幫着你們配安玉忙收了車子大家又說了一回閑話至晚飯後又往賈母處來請安賈母原沒有大病不過是勞乏了兼着了些涼溫存了一日又吃了一劑藥疎散一疎散至晚也就好了不知次日又有何話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四十三回

閒取樂偶攢金慶壽

不了情暫撮土為香

話說王夫人因見賈母那日在大觀園不過着了些風寒不是什麼大病請醫生吃了兩劑藥也就好了命鳳姐來吩咐他預備給賈政帶<sup>去的</sup>東西正商議着只見賈母打發人來請王夫人忙引着鳳姐兒過來王夫人又請問這會子可又覺大安些賈母道今日可大好了方纔你們送來野雞<sup>的</sup>卷子湯我嚐了一嚐到有味兒又吃了兩塊肉心裡很受用王夫人笑道這是鳳姐兒孝敬老太太的莫他的孝心虔不枉了素日老太太疼他賈母點頭笑道難為他想着若是還有生的再炸上兩塊鹹浸<sup>的</sup>吃粥有味兒那湯雖好就

只不對稀飯鳳姐听了連忙答應命人去廚房傳話這里賈母又向王夫人笑道我打發人請你來不為別的初二是鳳丫頭的生日工兩年我原

早想替他做生日偏到跟前有大事就混過去了今年人又齊全料着

又沒事偁們大家好生樂一日

賈母猶云好生樂一日可見避日垂桑皆還不

起心也所以世人無論貧富各有愁腸終不能

時二遂心如意此是至理非不足語也

王夫人笑道我也想着呢既是老太太高興何不就

商議定了賈母笑道我想往年不拘誰作生日都是各自送各自的

禮這個也俗了也覺生狼的是似的今兒我出个新法子又不生分又可

取笑王夫人忙道老太太怎麼想着好就是怎麼樣行賈母笑道我

想着俗們也學那小家子大家湊分子

原來請分子是小家的事近見多少人家紅白事一出且籌

算分子之多寡不多少儘着這錢去辦你道好頑不好頑

看他寫與如何說

宝釵作生

日後又偏寫與鳳姐作生日何鳳何人也豈不為彼之華誕大用一回筆墨哉只是虧也如何想來特寫于寶釵之後較姊妹勝而有餘于賈母之前較諸父母相去不遠一部書中若一个一个只管寫過生日復成何文哉故起用寶釵寫用何鳳終用賈母各有妙文若有妙景餘者諸人或一筆不寫或偶因一語帶過或豐或簡其情當理合不表可知豈必諄諄死筆王夫人笑道這个狠好但按數而寫衆人之生日哉益迴不犯寶釵

不知怎麼湊法賈母听說亦發高興起來忙遣人去請薛姨媽邢夫人等又叫請姑娘們等並寶玉那府裡珍兒媳婦並賴大家的等有頭臉管事

的媳婦也都叫來了了衆了頭婆子見賈母十分高興也都高興忙的各自分頭去請的請傳的傳沒頓飯的工夫老的少的下的烏壓壓擠了一屋子只薛姨媽和賈母對坐邢夫人王夫人只坐在房門前兩張椅子上

寶釵姊妹等五六个人坐在炕上寶玉坐在賈母懷前地下滿的站了一地賈母忙命拿几个小杌子來給賴大母親等几个高年有体的的面媽的

坐了賈府風俗年高仗侍過父母的家人比年輕的主子還有体面所以  
尤氏鳳姐兒等只管地下站着那賴大的母親等三四个老媽：告个  
罪都坐在小杌子上了賈母笑着把方纔一夕話說與衆人听了衆人  
誰不湊這趣兒再也有和鳳姐兒好的的有情愿這樣的有畏懼鳳姐兒的  
巴不得來奉承的况且都是拿的出來的所以一聞此言都欣然應  
諾賈母先道我出二十兩薛姨媽笑道我隨着老太太：也是二十兩  
了邢夫人王夫人道我們不敢和老太太：並肩自然矮一等每人十六兩  
罷了尤氏李紈也笑道我們自然又矮一等每人十二兩罷賈母忙和李  
紈道你寡婦失業的那里還拉着你出這個錢我替我你出了罷必如是  
方妙  
鳳姐忙笑道老太太：別高興且笑一笑張再攬事老太太：身上已有



兩分呢<sup>子</sup>這會<sup>子</sup>又替大嫂子出十六兩說着高興一會子回想又心疼了過後  
死又說都是為鳳了頭花了錢使个巧法子哄着我拿出三四分子來  
暗裡補工我還做夢呢說的衆人都笑了賈母笑道依你怎麼樣呢  
阿鳳一詳更妙若一筆鳳姐笑道生日沒到我這會子已經折受的不受  
直下有何趣哉  
用了我一个錢饒不出驚動這些人實在不安不如大嫂子這一分我替  
他出了罷了我到了那一日多吃些東西就向<sup>享</sup>了福了那夫人等听了都說  
狠是賈母方允了鳳姐死又笑道我還有一句話呢我想老祖宗自己下兩又  
有林妹、宝兄弟的兩分子姨媽自己二十兩又有宝妹、的一分子這到也公  
道只是二位太、每位十六兩自己又少又不替人出這有些不公道老祖宗吃  
了虧了賈母听了忙笑道到<sup>底</sup>是我的鳳姐死向着我這說的狠是要不是你

我叫他們又哄了去了鳳姐笑道老祖宗只把他姐兒兩個交給兩位太太一位占一個派多派少每位替出一分就是了賈母忙說這狠公道就是這樣賴大的母親忙站起來笑說道這可反了我替二位太太生氣在那邊是死子媳婦在這邊是內侄女兒到不向著婆媳姑媳娘到向著別人這死媳婦成了陌路人內侄女兒竟成了個外侄女兒了說的賈母與衆人都大笑起來了罵罵全付精神一戲亦人想不到之文 賴大之母因又問道少奶奶們十二兩我們自然也該

矮一等了賈母聽說這使不得你們雖該矮一等我知道你們這幾個都是財主

果位雖低錢却比他們多要驚魂奪魄只此一句所以一部書全是老婆舌頭

自鑑若單着了家常老婆舌舌你們和他們一例總使得衆媽們听了連忙

答應賈母又道姑娘們不過應個景兒每人照一個月的月例就是了

又回頭叫死夾來你們也湊几个人商議湊了來死夾答應自去不多時伏  
虎會了平兒襲人彩霞等還有几个小了環來也有二兩的也有一兩的賈母問  
平兒你難到不替你主子作生日還入在裡頭這平兒笑道我那个私自另外  
有了這是官中的也該出一分賈母笑道這總是好孩子鳳姐又笑道上下  
都全了還有二位姨奶奶他出不出也問一聲死儘到他們是理不然他們  
又該說只管又說小看了他們了純寫阿鳳賈母听了忙說可是呢怎麼到忘了他們只怕  
他們不得閑死叫一个了頭問去說有早有了頭去了半日回來說道每位  
也出二兩賈母喜道拿筆硯來美明共計多少尤氏因悄罵鳳姐道我把你  
你這沒足厭的小蹄子這麼些婆子姨奶奶湊銀子給你過生日你還不足又  
拉工两个苦教子作什麼鳳姐也悄笑道你少胡說一會子離了這裡我總和

你笑張他們兩個為什麼苦呢有了錢也是白填送別人不如拘來伴們

樂純寫何鳳以襯後文二人形景如見說有早已合算共湊了一百五

十兩有餘賈母道一日戲酒用不了尤氏道既不請客酒席又不多兩三

日的用度都設了頭等戲不用錢省在這頭上賈母道鳳丫頭說那

一班好就傳那一班鳳姐兒道借門家的班子都听熟了到是花兒錢叫

一班來听罷賈母道這件事我交給珍哥媳婦了越性叫鳳丫頭別操

一點心受用一日終笑所以特受用了終有理卿之變樂極尤氏答應着又說了

一回都括知賈母乏了終漸之的都散出來尤氏等送邢夫人王夫人二人散去

便往鳳姐房裏來商議怎麼辦生日的話鳳姐兒道你不用問我你只看

老太太的眼色行事就完了尤氏笑道你這何物兒也特行了大運了我

當有什麼事叫我們去原來單為這個出了錢不美還要我來操心你怎麼謝我鳳姐笑道你別拉燥我又沒叫你來謝你什麼你怕操心你這會子就回老太太去再派一個就是了尤氏笑道你瞧他典的這樣死我勸你收有些死好太滿了就潑出來的二人又說了一回方散次日將銀子送到寧國府來尤氏方纔起來梳洗因問是誰送過來的了環們回說是林大娘尤氏便命叫了他來了環走至下房叫了林之孝的過來尤氏命他腳踏坐了一面忙有梳洗一面問他這一包銀子共多少林之孝的回說這是我們底下人的銀子湊來先送過來老太太和太太們的還沒有呢正說着了環們回說那府里太太和姨太太打發人送分子來了尤氏笑罵道小蹄子們當會記得這些沒要緊的話昨死不過老太太一時高興故意的

要學那小家子湊分子就<sup>你</sup>們就記得了你何嘴里當正緊的說還不快接  
了進來好生待茶再打發他們去了環應自忙進<sup>接</sup>了進來一共兩封連宝釵  
代玉的都有了尤氏問還少誰的林之孝道還少老太太太太姑娘們的和  
底下姑娘們的尤氏道還有你們大奶奶的呢林之孝道奶奶過去這銀子都  
從二奶手裡發一共都有了說有尤氏已梳洗了命人伺候車輛一時來至  
榮府先來見鳳姐只見鳳姐已將銀子封好正要送去尤氏問都齊了鳳姐  
免笑道<sup>笑字就有神情</sup>都有了快拿了去罷丟了我不管尤氏笑道我<sup>有</sup>些信  
不及到要當面點一點說自果然按數一點只沒有孝紈的一分尤氏笑道我  
說你偷鬼呢怎沒<sup>麼</sup>你大嫂子的沒有鳳姐免笑道那店些還不勾使短一  
分死也罷了等不勾了我再給你<sup>可</sup>見<sup>心</sup>何鳳尤氏道昨兒你在人跟前作

人今死又來和我賴，這個斷不依你。我只和老太太要去，鳳姐兒笑道：「我着  
 你利害，明兒有了事，我也丁是丁，卯是卯的，你也別抱怨。」尤氏笑道：「你一般  
 的也怕不看你素日孝敬我，我終是不依你呢。」說着，把平兒的一分拿了出  
 來，說道：「平兒來，把你的收起來，等不勻了，我替你添上。」平兒會意，因說  
 道：「奶子先使着，若剩下了，再商。」我一樣。」尤氏笑道：「只許你那主子作孽，就不  
 許我作情。」平兒只得收了。尤氏又道：「我看看你主子這麼細致，弄這些  
 錢，那里使去使不了？」明兒帶了棺材，裡使去。」此言不假，杖下後文短命尤氏  
 亦能干事矣，惜不能助夫治  
字惜哉一面說，有一面又往賈母處來，先請了安，大槩說了兩句話，便走到死  
痛哉央房中和死央商議，只听死央的主意行事，何以討賈母的喜歡。二人計議  
 妥當，尤氏臨走時，也把死央二兩銀子還他，說這還使不了呢，說有一經出

來又至王夫人跟前一時把周趙二人的也還了他兩個還不敢收阿鳳聲勢亦甚矣

尤氏道你們可憐見的那里有這些閑錢鳳了頭便知道了有我應首

呢二人聽說千恩萬謝的方收了尤氏亦可謂有才矣論有德比阿鳳高十

此方是至理至情最恨近之野史中惡則無往不態美則張眼已是九月初二

無一不美何不近情理之如是耶

日園中人都打听得尤氏辦得十分熱鬧不但有戲連耍百戲並說書的男女

先亮全有都打點取樂頑耍李紈又向衆姊妹道今兒是正紅紫社日可別

忘了看書者已忘批書者亦已忘了作者竟未忘忽 寶玉也不來想必他只園

獨此事真忙中愈忙緊處愈緊也

熱鬧把清雅就丟開了此獨寶玉亦罵世人余亦為 說着使命了環去瞧作什

麼况伏請了來了環去了半日回說花大姐說今兒一早就出門去了奇衆人听

了都詫異說再沒有出門之理這了頭糊塗不知說話因又命翠雲去一時



翠墨雲面來說可不真出了門了說有個朋友死了出去探喪喪去了奇文信有之乎  
花園錦簇之日  
備如此  
寫法探春道斷然沒有的事憑他什麼再沒今日出門之理你叫襲人來  
 我問他剛說有只見襲人走來李紈等都說道今兒憑他有什麼事也不  
 該出門頭一件你二娘切的生日老太太二都這等高興兩府上下衆人未湊  
 熱鬧他倒走了第二件又是頭一社的正日子他也不告假就私自去了襲人  
 嘆道昨兒晚上就說了今兒一早起有要緊的事到北靜王府里去就趕回  
 來的勤他不要去他必不依今兒一早起來又要素衣裳穿想必是北靜  
 王府里的要緊極事沒了也未可知李紈等道若果如此也該去走二只是也該  
 回來了說有大家又商議俗們只管作待等他回來罰他剛說着只見賈母  
 已打發人來請便都往前頭來了襲人回明宝玉的事賈母不樂使命人

去接原來寶玉心裡有件私事於頭一日就呼茗煙明日一早要出門備下兩  
匹馬在後門口等着不要別一個跟着說給李貴我往北府里去了倘或  
要有人找我叫他攔住不用我只說北府里留下了橫豎就來的茗煙也摸  
不着頭腦只得依言說了今晚一早果然備了兩匹馬在園後門等着天  
亮了只見寶玉遍體純素從角門出來一話不發跨上馬一灣腰順着街  
就趨下去了茗煙也只得跨馬加鞭赶上在後面忙問往那里去寶玉道這  
條路是往那里去的茗煙道這是出北門的大道出去了冷清二沒有可  
頑的地方寶玉聽說點頭道正要冷清二的地方好說有越性加了鞭那馬早  
已轉了兩個灣子出了城門茗煙越發不得主意只得緊二跟着一氣  
蹣了七八里路出來人煙漸二稀少寶玉方勒住馬回頭問茗煙道這里

可有賣香的茗煙道香到不知是那一樣宝玉想道別的香不好湏得檀  
芸降三樣茗煙笑道這三樣可難得宝玉為難茗煙見他為難因問道要  
香作什麼使我見二爺時常小荷包有敬香何不找一找一句題醒了宝玉便  
回首手向衣襟上掛出一個荷包未摸了一摸竟有兩墨塊沉素心內歡喜只是不恭  
些再想自己親身帶的到比買的又好些于是又問炉炭茗煙道這可能  
了人荒郊野外那里有用這些何不早說帶了來豈不便宜宝玉道糊塗  
東西若可帶了來又不這樣沒命的奇跑了怪不知為何看若煙想了半  
日笑道我得了个主意不知二爺心下如何我想二爺不止用子這個呢只怕  
還要用別的這也不是事如今我和個往前再走二里地就是水仙菴了宝  
玉听了忙問水仙菴就在這里更好了我們就去說着就加鞭前行一面

回道向茗煙道這水仙菴的姑子長往借門家去借門這一丟到那里和他借香炉使。他自然是肯的。茗煙道別說他是借門家的香火就是平日不認識的廟裡和他借他也不敢駁回。只是一件我常見三爺最厭這水仙菴的何如今死又這樣喜歡了。宝玉道我素日應恨俗人不知原故混供神混蓋廟這都是當日有錢的老公們和那些有錢的愚婦們聽見有个神就蓋起廟來供着也不知那神是何人。因听此野史小說便信真了。近開附內廟又有三教菴以如來為尊太上為次先師為末真教有餘事所謂此書救世之溺不假比如這水仙菴里面因供的是洛神故名水仙菴殊不知古來並沒有个洛神那原是曹子建的謊話誰知這起愚人就塑了像供着今死却合我的心事故借他。一用說着早已來至門前那老姑子見宝玉來了事出意外竟像天上掉下个活龍來的。

一般忙上來問好命老道來接馬寶玉進去也不拜洛神之像却只官賞鑒雖是泥塑的却真有翩若驚鴻婉若游龍之態荷出綠波日映朝霞之姿妙極用洛神賦語洛神本地風光愈

覺新寶玉不覺滴下淚來老姑子獻了茶寶玉因和他借香炉那姑子去了半日連

香供紙馬都預備了來寶玉道一際不用說道命若煙捧着炉出至後院中棹一

塊干淨地方竟揀不出若煙道那井台上如何寶玉點頭一齊來至井台上

將爐放下妙極之文寶玉心中揀定是井台上了故意使若煙說出使彼不犯疑猜天寶玉亦有欺人之才蓋不用耳若煙點過一傍寶玉掬

出香來焚上含淚施了半禮奇文云只施半禮然不知為何事也回身命收了去若煙答應且不忙忙

爬下轆了几个頭口內祝道我若煙跟二爺這几年二爺的心事我沒有不知道的

只有今兒這一祭祀沒有告訴我也不敢問只是這受祭的陰魂雖不知名姓

想來自然是那人間有一天上無雙極聰明極俊雅的一位姐妹了二爺心事不

能出口讓<sup>我</sup>待祝若芳魂有感<sup>靈</sup>香魂多情雖然陰陽間隔既是知己之間時

常未望候三爺未嘗不可你在陰間保佑三爺未生也變个女孩兒和你們一

處相伴再不可又托生這鬚眉濁物了說畢又磕几个頭終爬起來忽掉入茗

言粗看則小兒戲語亦甚無味細玩則大有深意試思宝玉之為人豈不應有一極  
於例乖巧小童哉此一祝亦如西廂記中雙文降香第三在則不語紅娘則待祝教語  
直將雙文心事道破此處若寫宝玉一祝則成何文字若不祝直成一謎謎如何教語故  
寫若煙一戲直戲入宝玉心中又發出前文又可收後文又寫若煙素日之乖覺可人且  
襯出宝玉直似一个守禮待嫁的女兒一般其素日脂香粉氣不待寫而全現出笑令者  
此回直欲將宝玉當作一个極輕俊羞怯的女兒  
看若煙則極乖覺可人之一了環也

宝玉听他沒說完便掌不住笑了

方一笑羞原可發笑且說因踢他道休胡說看人听見笑話也也知人笑若煙起來收

過香炉和宝玉走着因道我已經合姑子說了三爺還沒用飯叫他隨便收拾

了些東西三爺勉強吃些我知道今兒俗們里頭大排筵宴熱鬧非常三爺

為此總躲了出來的橫豎在這裡清淨一天也就儘到禮了若不吃東西斷使不得空  
 玉道戲酒既不吃這隨便素的吃與何妨若煙道這便總是還有一說借問來了  
 還有人不放心若沒有人不放心便晚了進城何妨若有人不放心二爺湏得進城  
 回家去總是第一太太太太也放了心第二禮也進了盡不過如此就是家去了看戲  
 吃酒也並不是二爺有意原不過陪着父母進孝道盡二爺若單為了這個不顧老  
 太太太太惡心就是方纔那受祭的陰魂也不安生二爺想我這話如何空玉笑道  
 你的意思我猜着了你想自只你一个跟了我出來回來你怕担不是所以拿這  
 大題目來勸我亦知這個大妙極我總來了不過為儘個禮再去吃酒看戲並沒說一  
 日不進城這已完了心愿趁着進城大家放心豈不兩進盡其道這是大通的意見世人不及的去處  
 若煙道這更好了說着二人未至禪堂果然那姑子收拾了一桌素菜空玉

胡亂吃了些茗煙也吃了二人便上馬仍回舊路茗煙在後面只囑付二爺好生騎着這馬總沒大騎的手裡提緊着

看他偏不寫鳳姐那樣熱鬧却寫這般清冷真世人意料不到這一篇文字也

一面說着早已進了城仍從後門進去忙三未至怡紅院中襲人等都不在房裏只有几个老婆子看屋子見他來了都喜的眉開眼笑道說阿彌陀佛可來了把花姑娘急瘋了上頭正坐席呢二爺快去罷宝玉聽說忙將素服脫了自去尋了華服換上問在什麼地方坐席老婆子回說在新蓋的大花廳上宝玉聽說一徑往花廳來自內早已隱隱聞得歌管之聲剛至穿堂那邊只見玉釧獨坐在廊簷下垂淚

總是千奇百怪的文字

一見他來便收淚說道鳳凰來了快進去罷再會子

不來都反了

是平常言語却是無限文章無限情理看至後文再細思此言則可知矣

宝玉陪笑道你猜我往那

里去了玉釧兒不答只管擦淚無限情理宝玉忙進所里見了賈母王夫人等聚



人真如得了鳳鷄一般。宝玉忙趕着與鳳姐行禮。賈母王夫人都說他不知道好歹，怎麼也不說聲，就私自跑了。這還了得！明兒再這樣，等老爺回家，未必告訴他，打你說，有又罵跟的小廝們，都偏听他的話，說那里去，就去也不回聲。死一面又問他到底那去了，可吃了什麼，可唬着了。奇文 宝玉只回說北靜王的一個愛妾昨日沒了，給他煩惱去，他哭的那樣不好。地 下就回來，所以多等了一會子。賈母道：「已後再私自出門，不先告訴我們，一定叫你老子打你。」宝玉答應着，因又要打跟的小子們，衆人又忙說情，又勸道：「老太太也不必過慮了，他已經回來，大家該放心樂一面了。」賈母先不放心，自然發狠。見地 今才了喜，且有餘，那里還恨，也就不提了。還怕他不受用，或者別處沒吃飽，路上着人送，怕反百般的哄他，襲人早過來伏侍，大家仍舊着戲，當日演的是荆釵記，賈母

薛姨媽等都看的心酸落淚也有嘆的也有罵的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四十四回

變生不測鳳姐潑醋

喜出望外平兒理妝

話說衆人看演荆釵記，寶玉和姐妹一處坐着。林代玉因看到舅<sub>江</sub>，這二齣工便和寶釵說道：「這王十朋也不通的狠，不管在那里祭一祭罷了，必定跑到江邊子去，來作什麼俗語說：『觀物思人』。天下的水總歸一源，不拘那里的水盪一碗，看着哭虫，也就這情了。」寶釵不答。寶玉回頭要熱酒敬鳳姐，見原來賈母說今日不比往日，定要叫鳳姐痛樂一日。本來自已懶待坐席，只在裡間屋裏榻上歪着，和薛姨媽看戲，隨心愛吃的揀几樣放在小几上，隨意吃着說話。免將自己兩棹席面賞那沒有席面的大小丫頭，並那應差听差的婦人。

等命他們在窻外廊簷下也只管坐着隨意吃飲不必拘禮王夫人和邢夫人在地下高檯上坐着外面幾席是他妙妹們坐賈母不時吩咐尤氏等讓鳳了頭坐在上面你們好生替我待東難為他一年到頭辛苦尤氏答應了又笑回說道他坐不慣首席坐在<sup>上</sup>頭橫不是豎不是的酒也不肯吃賈母听了笑道你不會等我親自讓他去鳳姐死忙也進來笑說老祖宗別信他們的話我吃了好幾鐘了賈母笑着命尤氏快拉他出去按在椅子上你們都輪流敬他<sup>着</sup>再不吃我當真的就親自去了尤氏聽說忙笑着又拉他出來坐下命人拿了盃盞斟了酒笑道一年到頭難為你孝順老太太<sup>太</sup>和我<sup>太</sup>今死沒什麼<sup>麼</sup>疼你的親自斟杯酒<sup>乖</sup>死的在我手裡飲一口鳳姐死笑道你要安心孝敬我跪下我就飲

尤氏笑道說的你不知是誰我告訴你說好容易今兒這一遭過了後兒知道還得像今兒這樣不得了趕着儘力灌喪兩鐘罷今兒又體面雨子一戲語伏下後文令人可傷所謂盛筵鳳姐兒見推不過只得喝了兩鐘接自衆姊妹也來鳳姐也只得每難再人的喝一口賴大媽子見賈母尚這等高興也少不得來湊趣兒領着些姑子們也來敬酒鳳姐兒也難推脫只得飲了兩口死央等也來敬鳳姐兒真不能了忙央告道好姐子們饒了我罷我明兒再喝罷死央笑道真個的我們是沒臉的了就是我們在太子跟前太子還賞個臉兒呢往常到有些体面今兒當有這些人到拿起主子的款兒來了我原不該來不喝我們就走說着真個回去了鳳姐兒忙趕上拉住笑道好姐子我款就是了說自拿過酒來滿子的斟了一杯款死央方笑了散去然後又入席鳳姐兒自覺酒

沉了心里突突的似往上撞往家去敬。只見那耍百戲的上來便和尤氏說預備賞錢我要洗臉去。尤氏點頭鳳姐兒瞧人不防便出了席往房門後簷下走來平兒留心也忙跟了來鳳姐兒便扶着他走至穿廊下只見他房里的一个小丫頭正在那里站着見他兩個來了回身就跑鳳姐兒便疑心忙叫那丫頭先只粧不見無奈後面連平兒也叫只得回鳳姐兒越發起了疑心忙和平兒進了穿堂叫那小丫頭子也進來把榻扇關了鳳姐兒坐在小院子的台階上命那丫頭子跪下下喝命平兒叫兩個二門上的小廝來拿繩子鞭子末把那眼睛里沒主子的小蹄子打爛了那小丫頭子已經唬的魂飛魄散哭自只管碰頭求饒鳳姐兒問道我又不是鬼你見了我說規矩規矩站住怎麼到往前跪小丫頭子哭道我

原沒看見奶。來我又記挂着房里無人所以跑了鳳姐。道：房里既沒人誰叫你來的？你便沒看見我。和平兒在後頭扯着脖子叫了你才來。越叫越跑。鳳姐又不遠你，成了不成？你還和我強嘴說有便揚手一掌打在臉上打的那小子頭一栽，這邊臉上又一下登時，小子頭子兩腮紫脹起來，平兒忙勸奶。仔細手疼，鳳姐便說你再打着問他跑什麼，他再不說，把嘴撕爛了。他的那小子頭子先還強嘴，後來聽見鳳姐死要燒了紅烙鉄來烙嘴，方哭道：二爺在家里打發我來，這里瞧着奶。的若見奶，散了先叫我送信兒去的不承望。奶。這會子就來了。鳳姐兒見話中有文章，叫你瞧着我作什麼難道？怕我家去不成，必有別的原故，快告訴我。我從此以後疼你。若不細說，立刻拿刀子來割你的肉。說有回頭，向頭上拔下一根簪子來，向那小子頭上亂戳。唬

的那了頭一行躲一行哭求道我告訴奶之可別說我說的平兒一傍勸一傍回推他叫他快說了頭便說道二爺也是從來房里的睡了一回會子醒了打發人來瞧二奶之說總坐席還得好一回會子來呢二爺就開了箱子拿了兩塊銀子還有兩根簪子兩疋緞子叫我悄悄的送與鮑二的老婆去叫他進來他收了東西就往偈們屋里來了二爺叫我來瞧省奶之底下的事我就不知道了鳳姐聽了已氣的渾身發軟忙立起來一逕來家剛至院門只見有一个小丫頭在門前探頭兒一見了鳳姐也縮頭就跑如見其形鳳姐兒提着名字喝住那了頭本來伶俐見躲不過了索性跑了出來笑道我正要告訴奶之去呢可巧奶之來了鳳姐兒道告訴我什麼那小丫頭便說二爺在家這般如此如此將方纔的話也說了一遍鳳姐啾道你早作什麼了末着這會子



我着見你了你來推干淨死說着也揚手一下打的那了頭一個趑趄便攝手  
 攝腳的走至窓前往里听時只听裡頭說笑那婦人笑道多早晚你那閻王老  
 婆死了就好了賈璉道他死了再娶一個也是這樣又怎麼樣呢那婦人道他死  
 了你到是把平兒扶了正只怕還好些賈璉道如今連平兒他也不叫我沾一  
 沾了平兒也是一肚子委曲不敢說我命里怎麼就該犯了夜叉星鳳姐听  
 了氣的渾身亂戰又听他見他倆都讚平兒便疑平兒素日背地里自然也有憤  
 怨語了那酒越發湧了上來也並不付度奪回身把平兒先打了兩下子一脚踢開  
 門進去也不容分說揪着鮑二家的撕打一頓又怕賈璉走出去便堵着門若有  
 罵道好淫婦你偷主子漢子還要治死主子老婆平兒過來你們淫婦忘八  
 一條藤兒多嫌着我外面兒你哄我說自又把平兒打几下奇極先打平兒可是  
世人想得着的

打的平兒有冤無處訴，只氣得干哭罵道：「你們做這些沒臉的事，好好的又拉上我做什麼說？省也把麝二家的撕打起來，賈璉也因吃多了酒進來，高興未曾作的機密，一見鳳姐來了，已沒了主意。又見平兒也鬧起來，把酒也氣上來了。」鳳姐兒打絕二家的，他已又氣又愧，只好說的。今見平兒也打便上來，踢罵道：「好媳婦，你也動手打人！」平兒怯打忙住了手，哭道：「你們背地裏說話，為什麼拉我呢？」鳳姐兒見平兒怕賈璉越發氣了，又趕上來打，自平兒偏叫打絕二家的，平兒急了，便跑出來找刀子要尋死，外面衆婆子了頭忙攔住，解勸這裏。鳳姐兒見平兒尋死去，便一頭撞在賈璉懷里，叫道：「你們一條藤兒害我，被我聽見了，到都唬起我來，你也勒死我。」賈璉氣的堵身拔出劍來，說道：「不用尋死，我也急了一齣。」

殺了我償了命大家干淨正鬧的不開交只見尤氏等一群人說這是怎

麼說纔好二的就鬧起來賈璉見了人越發倚酒三分醉逞起威風天

小人大故意要殺鳳姐兒鳳姐兒見人來了便不似先前那般潑了天下奸雄姑

都如是如是只是恨無丟下衆人便哭自往賈母那邊跑此時戲已散出鳳姐跑到賈母

跟前阿鳳之才耳跑前爬在賈母懷里只說老祖宗救我璉二爺要殺我呢照他稱呼

賈母那夫人王夫人等忙問怎了鳳姐兒哭道我纔家去換衣裳不防璉二爺

在家和人說話我只當是有客來了唬的我不敢進去在窗戶外頭听了一

听原來是和鮑二家的媳婦商議說我利害要拿毒藥給我吃了治死我

把平兒扶了正我原氣了又不敢和他炒炒原打了平兒兩下問他子為什麼要

我他燥了就要殺我賈母听了都信以為真說這還了得快拿了那下流種

子未一語未完只見賈璉拿首劍趕來後面許多人跟着賈璉明仗首賈  
母素習疼他們連又有母親在這里新不至子剛出事未也無得故逞強鬧了來邢夫人王夫人見了氣  
的忙攔住罵道這下流種子你越發反了老太太在這里呢賈璉也斜着眼  
道都是老太太之慣的他之德這樣連我也罵起來了邢夫人氣的奪下劍  
來只管喝他快出去那賈璉撒嬌撒痴涎言涎語的還只亂說賈世氣的  
說道我知道不標也把我們放在眼睛里叫人把他老子叫來賈璉聽見這話  
方趑趄着脚先出去了賭氣也不往家去便往外書房來這里邢夫人  
王夫人也說鳳姐先賈母笑道什麼要緊的事小孩子們年輕餓嘴猶先  
似的那里保的住不這麼看從小先世人都打這麼過的都是我的不是  
他多吃了兩口酒又吃起醋來說的衆人都笑了賈母又道你放心等

明兒我叫他來替<sup>給</sup>你賠不是你令兒別要過去操着他因又罵平兒那蹄子  
 素日我到看他好怎麼暗<sup>背</sup>地里這店壞尤氏等笑道平兒沒有不是鳳  
 了頭拿着人家出氣兩口子不好對打都拿着平兒熱性子平兒委曲的  
 什麼是的呢老太太還罵人家賣母道原來這樣我說那孩子到不像  
 那狐媚魔道的既這店着可憐見的白受他的氣因叫琥珀來你出去告訴  
 平兒就說我的話我知道他受了委曲明兒我叫鳳姐兒替<sup>給</sup>他賠不是今  
 兒是他主子的好日子不許他胡鬧原來平兒早被李紈拉入大觀園去  
 了<sup>可知吃齋一</sup>平兒哭的哽咽難抬寶釵勸道你是個明白人<sup>必用寶釵評出</sup>  
<sup>回非閑文也</sup>素日鳳了頭何等待你今兒不過他多吃一口酒他可不拿你出氣難到  
 二拿別人出氣不成別人又笑話他吃醉了你只管這會子委曲素日你的

好處豈不都是假的了正說有只見琥珀走來說了賈母的話平兒自覺  
而工有了光輝方才漸之的好了也不往前頭來宝釵等散息了一回方  
來着賈母鳳姐宝玉便讓平兒到怡紅中院來襲人忙接着笑道我先  
原要讓你的只因大奶之和姑娘們都讓你我就不好讓的了平兒也陪笑  
說多謝因又說道好之免的從那里說起無緣無故白受了一場氣襲人  
笑道二奶之素日待你好這不過是一時氣急了平兒道二奶之到沒說的只  
是那淫婦治了我他又偏拿我湊趣地就有還有我們那糊塗命到打我說  
着便又委曲禁不住落泪宝玉忙勸道好姐之別傷心我替他兩個賠不  
是罷平兒笑道與你什麼相干宝玉笑道我們弟兄姊妹都是一樣他  
們得罪了人我替他賠个不是也是應該的又道可惜這新衣裳也

沾了這裡有花妹<sub>洗臉</sub>的衣裳何不換了下來拿些燒酒噴了熨一熨把頭也  
 另梳一梳<sub>洗臉</sub>一面洗<sub>洗臉</sub>面便吩咐了丫頭子們盥洗臉水燒熨斗來平兒素習  
 只聞人說宝玉尚能和女孩兒們接交宝玉素日因平兒是賈璉的愛妾又是  
 鳳姐兒的心腹故不肯和他廝近因不能盡心也常為恨事平兒今日見他這般  
 心中也暗<sub>件</sub>的故敲果然話不虛傳<sub>件</sub>。想的週到又見襲人特<sub>件</sub>的開了箱  
 子拿出兩件不大穿的衣裳來與他換便趕忙的脫下自己的衣服忙去洗了  
 臉。宝玉一傍笑勸道姐<sub>你</sub>還談擦上些脂粉不然到像是和鳳姐<sub>你</sub>賭氣子似  
 的況且又是他的好日子而且老太太又打發了人來安慰你平兒听了有理  
 便去找粉只不見粉。宝玉忙走至粧台前將一個宣窑磁盒揭開裡面盛着一  
 排十根玉簪花棒<sub>見</sub>拈了一根遞與平兒又笑向他道這不是鉛粉這是紫茉莉

花種研碎了兑上香料製的平兒倒在掌上有時果見輕白紅香四樣俱美攤  
 在面上也容易勻淨且能潤澤肌膚不是別的粉膏重澀滯然後看見胭脂也  
 不是成張却是一個小小的白玉盒子裡面盛着一盒如玫瑰膏子一樣改白玉  
 笑道那市賣的鞭枝都不干淨顏色也薄這是上好的胭脂搽出汁子來淘澄  
 淨了渣滓配了花露蒸疊成的只用細簪子挑一點兒抹在手心里用一點水  
 化開抹在唇上手心里就發打結搥了平兒依言粧飾果見鮮艷異常且又嬌  
 香滿頰宝玉又将盆內的一枝並蒂秋蕙用竹剪刀翦了下來與他簪在  
 鬢上忽見李紈打發丫頭來喚他方忙的去了忽使平兒在絳芸軒中梳粧  
非世人想不到宝玉亦想不到者也作者費盡心機了 寫宝玉最善閨閣中事諸如題詞等類不寫成  
別致文章則至玉不成宝玉矣然要寫又不便特為此費一番筆墨故思及借  
入發端然借人又無人若襲入草則逐日皆如此又何必揀一日細寫似覺無  
味若寶釵并又姊妹更不便來細搜襲人之私意况也是自幼知道的了因



左想右想須得一個又甚親又甚疎又可唐突又不可唐突又和襲人并極親又和襲人并非常履又得襲人輩之美又不得襲人輩之修飾一人秉方可發端故思及平兒一人方如此故放手細寫絳雲閣中之神物也

過心且平兒又是個極聰明強清俊的上等女狹兒比不得那起俗蠢拙物深

為恨怨今日是金釧兒的生日故一日不樂原來為此寶玉之私祭玉玏之潛

法也真十變萬化之又萬法不想落後鬧出這件事末竟得在平兒前稍盡

片心亦今生意中不想之樂也因歪在床上心內怡然自得忽又思及賈璉

惟知以淫樂說己並不知作養脂粉又思平兒是無父母兄弟姊妹

獨自一人供應賈璉夫婦二人賈璉之依鳳姐之威他竟能週全妥

貼今兒還遭塗毒想來此人薄命比代玉猶甚想到此間便又

傷感起來不覺洒然泪下因見襲人等不在房內儘力落了幾

點痛淚復起身又見方纔的衣裳上噴的酒已半乾便拿熨斗  
熨了疊好見他的手帕子忘去上面猶有淚漬又拿臉盆中洗了  
晾上又喜又悲悶了面也往稻香村來說一回閑話掌燈後方散平  
兒就在李執處歇了一夜鳳姐兒只跟着賈母賈璉晚間歸房冷  
清清的又不好去叫只得胡乱睡了一夜次日醒了想昨日之事大  
沒意思後悔不來邢夫人記挂着昨日賈璉醉了忙一早過來叫  
了賈璉過賈母這邊來賈璉只得忍愧前來在賈母面前跪下  
賈母問他怎麼了賈璉忙陪笑說昨兒原是吃了酒驚了老太  
太的駕了今兒來領罪賈母啐道下流東西灌了黃湯不說安  
分守己的挺尸去到打起老婆來了罵了頭成自家說嘴霸王似

的一个入昨兒唬得可憐要不是我你要傷了他的命這會子  
 怎麼樣賈璉一肚子的委屈不敢分辯只認不是賈母又道那鳳了  
 頭和年兒還不是个是入胎子你還不足或<sub>還</sub>家偷雞摸狗賊的真的  
 都拉了你屋裡去為這起淫婦打老婆又打屋裡的人你還巧是大家  
 子<sub>的</sub>公子出身活打了嘴了方你眼睛里有我你起來我饒了你乖的  
 替<sub>給</sub>你媳婦陪个不是拉了他家去我就喜歡了要不然你只管出去我  
 也不敢受你的跪賈璉听如此說又見鳳姐兒站在那邊也不盛粧哭  
 的眼睛腫着也不施脂粉黃<sub>的</sub>臉兒<sub>大妙大奇之文此一句便伏下病根了</sub>  
 草<sub>草</sub>看去便可惜了作者行文苦心  
 比往常更覺可憐可愛想着不如賠了不是彼此也好了又討老太太  
 的喜歡了想畢便笑道老太太的話我不敢不依只是越發發酸了他

了賈母笑道胡說我知道他最有禮的再不會沖撞人他日後得罪了你<sup>白</sup>只然也炸<sup>白</sup>叫你降伏就是了賈璉聽說爬起來便與鳳姐兒作了一個揖笑道原來是我的不是二奶<sup>白</sup>饒過罷<sup>我</sup>滿屋里的人都笑了賈母笑道鳳丫頭不許惱了可惱我就惱了說着又命人去叫了平兒來命鳳姐兒和賈璉兩個安慰<sup>他</sup>平兒賈璉見了平兒越發鬧不得了所謂妻不如妾<sup>白</sup>不如偷<sup>白</sup>賈母一說便趕上來說道姑娘昨日受了<sup>嗔</sup>屈了都是我的不是奶<sup>白</sup>得罪了你也是因我而起我陪了不是不是笑外還替你奶<sup>白</sup>賠个不是說着也<sup>作</sup>了一个揖引的賈母笑了鳳姐兒也笑了賈母又命鳳姐兒來安慰他平兒忙走上来給鳳姐兒磕頭說奶<sup>白</sup>的千秋我惹了奶<sup>白</sup>生氣是我該死鳳姐兒正自愧悔昨

日酒吃多了，念素日之情，浮躁起來，為听了傍人的話，說與故給平兒，沒臉。今反見他如此，又是慚愧，又是心酸，忙一把拉起來，落下淚來。平兒道：「我伏侍了奶，這么幾年，也沒彈我一指甲，就是昨兒打我，也

不怨奶，都是那淫婦治的，願不得奶，生氣說着，也滴下淚來。

了。婦人女子之情，卑有但世之大英雄，羽翼偶推高，按劍生悲况，可與平兒哉。所謂此書真是哭成的。

賈母便命人將他三人送回房去，有一個再提此事，即刻來回我。我不管是誰，拿拐棍子給他一頓，三個人沒新給賈母邢王二位夫人磕了頭。老姨你答應了，送他三人回去。至房中，鳳姐兒見無人，方說道：「我怎麼樣，你問王你又係像夜叉那淫婦呢？我死你我也幫着呢。我平日不好，也有一日好，可憐我熬的，連个淫婦也不如了。我還有什

麼臉來過這日子說着又哭了計儒丈夫此是首賈璉道你還不足你

細想、昨兒誰的不是多妙不敢自說及不是今兒當着人还是我跪了

一跪又賠不是你多爭足了先了這會子還叨、難道還叫我替

你跪下後罷太要足了強也不是好事說的鳳姐兒無言可對平

兒嗤的一聲又笑了賈璉也笑道又好了一真、我也沒法了正說着

只見一個媳婦來回說乾二媳婦吊死了到也有氣性只是又賈璉鳳

姐兒都吃了一驚鳳姐忙收了怯色反喝道死了罷了有什麼大

驚小怪的如此一時只見林之孝家的進來悄悄回鳳姐道乾二媳婦吊

死了他娘家的親戚要告呢鳳姐兒笑道偏于此處寫阿這倒好了我

正想要打官私呢林之孝的道我俚和眾人勸了他們又威赫了

一陣又許了他幾兩錢也就依了鳳姐兒道我沒一兩錢有錢也不給  
 只管叫他告去也不許勸他也不用震嚇他只管讓他告去告不成到  
 問他作移尸訛詐寫何鳳姐如此林之孝家的正在為難見賈璉和他使眼  
 色兒心下明白便出來尋着賈璉道我出去瞧瞧是怎麼樣鳳姐兒  
 道不許給他錢賈璉一送出來和林之孝東商議着人去作好作歹  
 許了二百兩發送纔罷賈璉生恐有變又命人去和王子騰說將着  
 後作人尋叫了幾名來幫着辦喪事那些人見了如此恁要  
 復讐亦不敢辦只得忍氣吞聲罷了賈璉又命林之孝將那二百  
 銀子入在流年賬上分別添補湮消過去大做小做身一不到又梯已給鮑二  
 些銀兩要慰他說另日再挑个好媳婦給你鮑二又有体面又

有銀子有何不依便仍然奉<sup>承</sup>買<sup>承</sup>璉<sup>承</sup>為一天下夫不在話下裡面鳳  
姐心中雖不妄面上只管佯不理論因房中無人便拉平兒笑道  
我昨兒灌<sup>喪</sup>楊了酒了你必<sup>中</sup>惱<sup>抱</sup>怨打了那裡讓我瞧了平兒道也沒  
打重只听得說奶子姑娘都進來了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四十五回

金蘭契互剖金蘭語

風雨夕悶製風雨詞

話說鳳姐兒正撫恤平兒忽見衆姊妹進來忙讓坐了平兒斟上茶來鳳姐兒笑道今兒來的這般齊到像下帖子請了來的探春笑道我們有兩件事一件是我的是一件是四妹的還夾着老太太的話鳳姐兒笑道有什麼事這般要緊探春笑道我們起了個詩社頭一社就不齊全衆人臉軟所以就亂了我想必得你去作個監社御史缺面與松總好再四妹為西園子用的東西這般那般不全回了老太太老太太說只怕沒頭樓底下還有當年剩下的找一找若

有呢拿出來若沒有叫人買去鳳姐笑道我又不曾作什麼濕的  
乾的要我吃東西去不成探春道你雖不為<sup>會</sup>作也不要你作你只  
監察着我們裡頭有偷安怠惰的該怎麼樣罰他就是了鳳姐兒  
笑道你們必哄我<sup>也</sup>猜着了那里是請我作監社御史分明是叫  
我作個進銅錢的銅商你們弄什麼社必是要輪流作東道的你  
們的月錢不發花了想出這個法子來<sup>拉</sup>了我去好和我要錢可  
是這不主意一夕話說的衆人都笑起來了李執事笑道真<sup>是</sup>你  
是竹水晶心肝玻璃人鳳姐兒笑道虧你是個大嫂子呢把姑  
娘們原教給你帶着念書學規矩針線的他們不好你要勸這  
會子他們起詩社能用幾個錢你就不管了老太太<sup>罷</sup>罷<sup>罷</sup>罷是

老封君你一個月十兩銀子的月錢比我們多兩倍銀子老太太  
太太還說你寡婦失業的可憐不教用又有拉着個小子是的是添  
了十兩和老太太、太太、平兒又給你園子地各人取租子年中分  
年例你又是上、分見你娘兒們主子奴才共儘沒十個人吃的穿  
的仍舊是官中的一年通共美起來也有四五百銀子這會子你就  
每年拿出二百兩銀子來賠他們頑、能几年的連他限期們各人出了  
閣難道還要你賠不成這會子你怕花錢調唆他們來鬧我上樂得去  
吃一個河涸海乾我還通不知道呢李執笑道你們听、我說了一句他  
就瘋了說了兩車的無賴泥腿市俗需會打細美盤分斤撥兩的話出  
來心直口拙之人急了恨不得將萬句話表成一句說死那人畢竟這東西虧他托生在詩書大官名門之

家做小姐出了嫁又是這樣他還是這店着若是生在貧寒小戶人家作個小子  
還不知怎麼下作貧嘴惡舌的呢天下人都被你笑記了去昨兒還打平兒呢虧  
你伸的出手來那黃湯難道灌傷了狗肚子里去了氣的我只要給平兒打報  
不平兒時奪了半日好容易狗長尾巴尖兒的好日子又怕老太太心里不受用  
因此沒來究竟氣還本平你今兒又招我來了給平兒拾鞋不要你們兩個只  
該換一個過子佛是說的衆人都笑了鳳姐兒忙笑道竟不是為詩為畫  
來找我這臉子樣竟是為平兒來報仇的竟不承望平兒有你這一位仗  
腰子的人早知道便有鬼拉着我的手打他我也不打了平姑娘過來我  
當着大奶奶姑娘們替你賠个不是招待我酒後無德罷說着衆人又都  
笑起來了李纨笑問平兒道如何我說必定要給你爭氣纔罷平兒

笑道：「如此妨，們取笑我，禁不起李執道什麼，禁不起有我呢！快拿了鑰匙，叫你主子開了樓房，找東西去。鳳姐兒笑道：「好嫂子，你且同他們回園子里去，纔要把這米賬和他們美一笑。那邊太太又打發人來叫，不知有什麼話說，湏得過去走一端，而還有年下你們添補的衣服，還沒打點給他們做去。李執道：「這些事我都不管，你只把我的事完了。我好歇着去。省得這些姑娘小姐鬧我。鳳姐忙笑道：「好嫂子，賞我一點空兒，你是最疼我的，怎麼今兒為平兒就不疼我了？往常你還勸我說事情雖多，也該保養身子，檢點着偷空兒歇。你今兒反到逼我的命了！況且悞了別人的年下衣裳，無碍他姊妹們的。若悞了，不是你的責任。太太豈不怪你不管閑事？這一句現成的話，也不說我寧可自己

聽不是豈敢帶累你李執笑道你們所說的好不好把他你說話的  
我且問你這詩社你到底管不管鳳姐兒笑道這是什麼話我不入社  
花幾個錢不成了大觀園的反叛了还想在這里吃飯不成明兒一早就  
到任下馬拜了印先放下五十兩銀子給你們慢慢作會社東道過  
後些日子及我又不作詩作文會不過是俗人罷了監察也罷不監察也  
罷有了錢了你們還揮耍出我來說的眾人又都笑起來鳳姐兒道過  
會子我開了樓房凡有這些東西都叫人搬出來你們看若使得  
留着使若少什麼照你們單子我叫人替你們買去就是了畫絹  
我就裁出來那團樣沒有在太一張前還在那邊珍大爺那里呢  
說給你們別確釘子去我打燈人取了來一併叫人連絹交給相

公們替去如何李執点头笑道這難為你果然這樣還罷了既如此  
借們家去罷等着他不送了去再來鬧他說着便帶了他姊妹  
就走鳳姐兒道這些事再沒兩個人都是宝玉生出來的李執听  
了忙回身笑道正是為宝玉來反忘了他頭一社是他悞了我們  
臉軟你說該怎麼罰他鳳姐想了一想說道沒有別的法子只叫他  
把你<sup>們</sup>各人屋子的地罰他掃一遍饒好衆人都笑道這話不差說  
着纔要回去只見一個小丫頭扶了賴嬭<sup>上</sup>進來鳳姐兒等忙站起  
來笑道火娘坐<sup>着</sup>又都向他道喜賴嬭<sup>上</sup>向炕沿上坐了笑道我也喜  
主子們也喜若不是主子們的恩典我們這喜沒何來昨兒奶<sup>上</sup>又打  
發彩哥兒賞東西我孫子在門<sup>上</sup>朝上磕了頭了李執笑道多事

晚上任去賴姪子嘆道我那里管他們由他們去罷前兒在家裡給我磕我沒好話我說奇兒見你別說你是官兒了橫行霸道的你今年活了三十七歲雖然是人家奴才一落娘胎胞主子恩典放你出來上托着主子的洪福下托着你老子娘也是公子哥兒似的讀書識字也是了頭老婆奶子捧鳳凰似的長了這麼大你那里知道那奴才兩字是怎麼寫的只知道享福也不知道命和你老子受的那苦惱熬了兩三輩子好容易熬出你這座房東西未及小兒三災八難花的銀子也照樣打出你這麼個銀人兒來了到二十歲上又蒙主子的恩典許你闖個前程在 yourself 你看那正根正苗的忠誠換錢的要多少你一個奴才秧子仔細折了福如今樂了十年不知怎



麼弄神弄鬼的求了主子又選了出來州縣官兒雖小事情却大爲那一州的州官就是那一方的父母你不安分守己盡忠報國孝敬主子只怕天也不容你李紈鳳姐兒都嘆道你也多慮我們看他也就好了先那幾年還進來了兩次這有好幾年沒來了年下生日只見他的名字就罷了前兒給老太太磕頭來在老太太那院裏見他又穿着新官的服色到發的威武了比先時也胖了他這一得了官正該你樂呢反到愁起這些來也不好還有他父親呢你只受用你的就完了闌了坐個轎子進來和老太太鬥一日牌說一天話兒誰好意思的委屈了你家去一般也是樓房廈所誰不敬你自然也是老封君似的了平兒斟上茶來賴姑忙站起來接了嘆道姑娘不管叫那個

孩子到未罷了又折受我說着「一面吃茶一面又道奶，不知道這些小孩子們全要管的嚴饒這麼嚴他們還偷空兒鬧個亂子未叫大人操心知道的說小孩子們淘氣不知道的人家就要仗着財勢欺人連主子名教也不好恨的我沒法兒常把他老子叫來罵一頓儆好些因又指宝玉道「不怕你嫌我如今老爺不過這麼管你一管太太護在頭里當日老爺小時換你爺，的打誰沒看見的老爺小時何曾像你這麼天不怕地不怕的了還有那大老爺雖然淘氣也沒像你這扎窩子的樣兒也是天，打還有東府里你珍哥兒的爺，那纔是火上澆油的性子說聲惱了什麼兒子竟是審賊如今我眼裏看着耳躲裏听着那珍大爺管兒子到也像當老，老祖宗的規

矩只是管的到三不着兩的他自己也不管一管自己這些兄弟侄  
 兒怎麼怨的不怕他你心里明白要就喜歡我說這句話要不明瞭裡不好意思心里  
 不知怎麼罵我呢正說着只見賴大家的來了接着周瑞家的張  
 材家的都進來問事情鳳姐兒笑道媳婦來接婆了賴大  
 家的笑道不是接他老人家到是打听的奶經特未姑娘們賞臉不  
 賞臉賴姑鬼听了笑道可是我糊塗了正蒙說的話且不說且說  
 陳穀子瀾芝蔴的混搗鬼目為我們小子選了出來眾親友要給  
 他賀喜少不得家里擺个酒我想擺一日酒請這個也不是請那個也  
 不是又想了一想托主子洪福想不到的這樣榮耀就傾了家我也  
 是愿意的因此分付他老子連擺三日酒頭一日在我們破花園子里擺

幾席酒一合戲請太太、太太們奶、姑娘們去散一日悶外頭大所上  
一合戲擺几席酒請老爺們爺們去爭、光第二日再請親友第三  
日再把我們兩府里的伴兒請一請熱鬧三天也是托着主子的洪福一  
場光輝、李仇鳳姐兒都笑道多早晚的日子我們必去只怕老  
太太高興要去也定不得賴大家的忙道擇了十四的日子只看我  
們奶、的老臉罷了鳳姐笑道別人不知道我是一定去的先說下  
我是沒有賀奶、禮的規矩之家的道要賞我們三三萬銀子就有了賴姘、笑道我  
纔去請太太、太太、也說去可笑我這臉还好說畢又叮嚀了  
一回方起身要走因看見周瑞家的便想起一事來因說道可是  
還有一句話奶、這周嫂子的兒子犯了什麼不是攆了他不

用鳳姐兒听了，嘆道：「正是我要告訴你媳婦事情，却也忘了賴嫂。」子回去說給你老頭子，兩府里不許收留他，小子叫他各人去罷。賴大家的只得答應着。周瑞家的忙跪下央求賴姑，忙道：「什麼事說給我評？」鳳姐兒道：「前日我生日，裡頭四雅還沒吃酒，他小子先醉了，老娘那邊送了禮來，他不說在外頭張羅，他到坐着罵人，禮也不送進來，兩個女人進來了，他纔帶着小們往里抬，小們到好，他掣的一盒子到頭了，手撒了一院子饅頭人，去了打發彩明，去說他，到罵了彩明一頓，這樣無法無天的，忘八羔子不攆了，作什麼賴姑？」笑道：「我當什麼事情，原來為這個奶？」听我說他有不是，打他罵他，使他改過，揮了去，斷乎使不得，他又比不得是借們家的家生子，見他現是太太的陪房。」

奶：只催攆了他太：臉上不好看，依我說奶：教導他幾板子，以戒下次仍舊留着他，是不着他娘也省太：鳳姐兒聽說便問向賴大家的說：道既這樣打他四十棍以後不許他吃酒，賴大家的應了。周瑞家的磕頭起來又要與賴姑：磕頭，賴大家的拉着方罷，然後他三人去了。李纨等也就回園中來，至晚果然鳳姐命人找了許多舊日的畫具出來，送至園中寶釵等選了回各色東西，可用的只有一半，將那一半又開了匣子，與鳳姐兒去照樣置買，不必細說。一日外面鑿了絹起了稿子，進來寶玉每日便在惜春這里幫忙，自忙暇又加上一幫字何更可笑探春李纨迎春寶釵等也常往那里閑坐，一則觀畫，二則便于會面寶釵目見天氣涼爽，夜復漸長，復字妙補出寶釵每年夜長之事皆春，秋字法也遂至母親房中商議打点些針線來，日間及至寶玉處，王

夫人處定省後兩次不免又承敬色陪坐閒話半時園中姊妹處也要度四里時閒話

一回故日間不大得閒每夜燈下女工必至三更方寢代下收夕寫針線下商

少溫存活現在終上不寫阿說兄已見阿說兄終日醉飽優游怒則吼喜則躍家務一舉無聞之形景果露美春秋筆法代玉每歲至

春分秋分之後必犯咳嗽疾今歲又過賈母高興多遊玩了兩次未免過勞了

神近日又復嗽起來覺得比往常又重所以總不出門只在自己房中將養有

時悶了又盼個姊妹來說些閒話排遣及至寶釵等來望候他說不得三

五句話又厭煩了眾人都体谅他病中且素日形體太態弱禁不得一些委屈

所以他接待不週禮數粗忽也都不苛責這日寶釵來望看他日說起這病

症來寶釵道這里走錢的个太醫雖都还好只是你吃他們的藥總不見效

不如再請一个高明的人來瞧一瞧治好了豈不好每年間開一春夏又

不老又不小成什麼不是个常法代玉道不中用我知道我這樣病是不能好的了且別說病只論好的日子我是怎麼形容就可智寶釵點頭道可正是這話古人說食穀者生你素日吃的竟不能添養精神氣血也不是好事代玉嘆道生<sup>有</sup>命富貴在天也不是人力可强的今年比往年反覺又重了些似的說話之間已咳嗽了兩三次寶釵道昨兒我着你那藥方上人參肉桂覺得太多了雖說益氣補神也不宜太熱依我說先以平肝建胃為要肝火一平不能尅土胃氣無病飲食就可以養人了每日早起燉上芽燕窩一兩冰糖五錢用銀銚子熬出粥來若吃慣了比藥還強最是滋陰補氣的代玉嘆道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極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當你心里藏奸從前日你說着禱書



不好又勸我那些好話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錯了實在悞到如今細  
細算來我母親去世的早又無姊妹兄弟長了今年十五歲代玉纒十五歲記清

竟沒一個人像你前日的話教導我怨不得雲了頭說你好我往日  
見他讚你我還不受用昨日我親自經過纔知道了比如若是你說了  
那個我再不輕放過你的你竟不介意反勸我那些話可知我竟自悞  
了若不是從前日看出來今日這話再不對你說你方纔說叫我吃燕窩  
粥的話雖然燕窩易得但我只我回身上不好了每年犯這個病也沒  
什麼要緊的去處請大夫熬藥人參肉桂已經鬧了個天翻地覆這會子我  
又興出新文來熬什麼燕窩粥老太太太鳳姐這三個人便沒話說  
那些底下的婆子頭們未免不嫌我太多事了你看這里這些人

因見老太，多疼了寶玉和鳳丫頭兩個，他們尚虎視眈眈，背地里言  
三語四的，何況於我？況我又不是他們，這里正緊徑主子原是無依無靠，  
投奔了來的，他們已經多嫌有我了。如今我還不知誰退，何苦叫他們  
咒我？寶釵道：這樣說，我也是和你一樣。代玉道：你如何比我？你又有  
母親，又有哥，這里又有買賣地土家裏，又仍舊有房有地，你不  
過是親戚的情分，白住了這里，一應大小事情，又不沾他們一文半  
個，要走就走了，我是一無所有，吃穿用度，一草一紙，皆是和他們家  
的姑娘一樣，那起小人，豈有不多嫌的？寶釵笑道：將來也不過多  
費得一付嫁妝罷了。如今也愁不到這里。寶釵此一戲，直抵過通部  
代玉之戲，寶釵笑又懇切  
又真情又平和，又雅致又不穿鑿，又不牽強，代玉因識得寶釵後，方吐真情，寶釵亦  
識得代玉後，方肯戲也。此是大關節，大章法，非細心看不出。細心二人此時好着之極，真

是見女小意  
中嗎也

代玉聽了不覺紅臉，笑道：「人家總掣你當個正經人，把心里

的煩難告訴你聽，你反拿我取笑兒寶。」叙笑道：「雖是取笑兒，却也是

真話，你放心。我在這里一日，我與你消遣一日，你有什么處委屈煩難，只

管告訴我，能解的自然替你解。一日我雖有個哥，你也是知

道的，只有個母親比你畧強些。借們也笑同病相怜，你也是個明

白人，何必作司馬牛之嘆。

通部衆人必從寶叙之評，方定然寶叙亦必從寶叙之評，始可何妙之至。

你纔說的也是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我明日家去和媽說了，只

怕我們家里還有與你送幾兩，每日叫了頭們就熬了，又便宜

又不驚師動衆的。代玉忙笑道：「東西事小，難得你多情如此。寶

叙道：「這有什么處放在口里的，只愁我人，跟前失子應候罷了。只

怕你煩了我且去罷罷代玉道晚上再來和我說句話兒寶釵答應着  
便去了不在話下這里代玉喝了兩口稀粥仍歪在床上不想日未  
落時天就變了淅淅瀝瀝下起雨來秋霖脉脉陰晴不定那天漸  
漸的黃昏且陰的沉黑兼有那雨滴竹梢更覺恹涼知寶釵不  
能來便在燈下隨便拿了一本書却是樂府雜稿有秋閨怨別  
離怨等詞代玉不覺心有所感亦不禁發于章句遂成代別離  
一首擬春江花月夜之格乃名其詞曰秋意風雨夕其詞曰

秋悲慘淡秋草黃

秋燈秋夜長

已覺秋意秋不盡

那堪風雨助悽涼

助秋風雨來何速

驚破秋意秋夢綠

抱得秋情不忍眠

自向秋屏移泪燭

泪燭搖搖蕪短檠

牽愁照恨動離情

誰家秋院無風入

何處秋窓無雨聲

羅衾不奈秋風力

殘漏聲催秋雨急

連宵脉脉復颼颼

燈前以伴離人泣

寒烟小院轉蕭條

踈竹虛窓時滴瀝

不知風雨幾時休

已教泪洒窓紗濕

吟罷擱筆方要安寢了，奴報說寶二爺來了一語未完，只見寶玉頭上帶着大簪，笠身上披着蓑衣，代玉不覺笑了，那里來的漁翁寶玉忙問：「今兒好些？」一句吃了藥沒有？兩句今兒一日吃了多少？三句一面說一面擗了笠，脫蓑衣，忙一手舉起燈來，用手遮住燈光，向代玉臉上照了一照，覷着眼細瞧了一瞧，笑道：「今兒氣色好了些。」代玉看脫了蓑衣，里面只穿半舊紅綾短襖，繫着綠汗巾。

子膝上露出撒花褲子底下是描<sup>金</sup>繡的綿紗襪子靸著蝴蝶  
落花鞋代玉問道上頭怕雨底下這鞋襪子是不怕雨的也到乾  
宝玉笑道我這一套是金的有一隻索木屐總穿了來晚在廊  
簷上了代玉又看那蓑衣斗笠不是尋常<sup>市上</sup>賣的十分細緻輕  
巧因說道是什麼草編的怪道穿上不像那刺<sup>是</sup>蝟似的寶玉  
道這三樣都是北靜王送的他閒了下雨時在家里也是這樣  
你喜歡這個我也弄一套來送你別的都罷了惟有這斗笠  
有趣竟是活的頭上的這頂兒是活的冬天下雪帶上帽子就  
把竹信子抽去下頂子來只剩了這圈子下雪時男女都帶  
得我送你一頂冬天下雪帶代玉笑道我不要他帶上那個<sup>就</sup>

成了<sup>了</sup>畫兒上畫的和戲上扮的漢<sup>兒</sup>及說了出來方想起話未<sup>度</sup>村<sup>度</sup>奪<sup>度</sup>與<sup>度</sup>方<sup>度</sup>總

說寶玉的話相連後悔不及羞的臉飛紅便伏在桌上<sup>子</sup>嗽個不住<sup>子</sup>妙極<sup>子</sup>之<sup>子</sup>文<sup>子</sup>使<sup>子</sup>代

夫妻未却又云畫的扮的本是閒談却是暗隱不<sup>兆</sup>之<sup>兆</sup>所謂畫兒中愛寵是也誰曰不然

寶玉若着心又有何文字且直是<sup>必云不</sup>留心<sup>必云不</sup>方<sup>必云不</sup>好<sup>必云不</sup>方<sup>必云不</sup>是

一時<sup>獵色一賊矣</sup>因見案上有詩遂拿起來看了一遍又不

禁叫好代玉聽了忙起來奪在手內向燈上燒了寶玉笑道我已背熟了燒

也無碍代玉道我也好了許多謝你一天來幾次瞧我下雨還來這會了夜深

了我也要歇着你且請回去明兒再來寶玉聽說回手向懷中掏出一個核

桃大小的一個金表來瞧了一瞧那針已指到戌末亥初之間忙又揣了說

道原該歇了又<sup>鬧</sup>的你勞了早日神說着披袈帶笠出去了又番身進來

問道你想什麼吃告訴我<sup>明兒</sup>一早回老太太<sup>豈不比</sup>老婆子們說的

直與後部寶釵之文遙：針對。想彼姊妹房中婆子了，坏皆有隨便皆明白。可遣使令寶玉獨云：婆子而不云了，坏者心內已度定了，坏之為人一言事，無論大小是方無錯謬者也。一何可笑。

代玉笑道：「我夜里想着了，明兒早起

告訴你，你聽雨越發緊了，快去罷。可有人跟着沒有？」兩個婆子答應有人，外面拿着傘，點着燈籠呢。代玉笑道：「這個天點燈籠，寶玉道不相干，是明瓦的，不怕雨。」代玉聽說，回首向書架上把個玻璃綉球燈，掣了下來，命點一支小蠟，來遞與寶玉道：「這個又比那個亮，正是雨里點的寶玉道：「我也有這麼一個，怕他們失脚滑倒了，打破了，所以沒點來。」代玉道：「跌了燈，值錢；跌了人，值錢。你又穿不慣木屐子，那燈籠命他們前頭照着，這個又輕巧又亮，原是雨里自己拿着的，你自己手里拿着，這個豈不好明兒再送來，就失了手，也有限的怎樣，忽然又變



出<sup>十</sup>在這里剖腹藏珠的脾氣未寶玉聽說連忙接了過來前頭兩個婆  
子打着傘提着明瓦燈後頭還有兩個小了奴打着傘寶玉  
便將這個燈籠與一個小了頭捧着寶玉扶着他的肩一迳去了就  
有蘅蕪苑的一個婆子也打着傘提着燈送了一大包上等燕  
窩末還有一包子潔粉梅片雪花洋糖說這比買的強姑娘說  
了姑娘先吃着<sup>吃</sup>完了再送了<sup>去</sup>代玉回說費心命他外頭坐<sup>去</sup>吃茶  
婆子笑道不吃茶了我還有事呢代玉笑道我也知道你們忙  
如今天又涼夜又長越發該會個夜局<sup>兒</sup>痛賭兩場子<sup>兒</sup>婆子笑道  
不瞞姑娘說今年我大沾<sup>兒</sup>光兒了橫豎每夜各處有幾個上  
夜的人<sup>兒</sup>候了便也不好不如會夜局又坐了更又解悶<sup>兒</sup>今兒又是

我的頭家如今園門閉了，就該上場了。

凡句閑話將渾：大宅夜間所

值秋冬之夜，豈不寥落哉！今用老姬教語更寫得深夜深人定之後，各處光燦爛人烟寂集，柳陌之巷之中，或提燈同酒，或寒月烹茶者，竟仍有絡繹人跡，不絕，不但見寥落且覺更勝于日間繁華矣。此是大宅妙景，不可不寫。出又伏下後文，且又惹出後文之冷落。此閑話中寫出正是，不寫之寫也。脂硯齋評。

代玉聽說，笑道：「難為你誤了，你發財冒雨送來，命人給他几百

錢，打些酒吃，避雨氣。那婆子笑道：「又破費姑娘賞酒吃，說着磕了一個頭。外面接了錢，打傘去了。」紫鵲收起燕窩，然後移燈下簾，伏侍代玉睡下。代玉自在枕上感念寶釵，一時又羨他有母兄一面，又想寶玉雖素習和睦，終有嫌疑。又聽見意外竹梢蕉葉之上，雨聲淅瀝，清寒透幕，不覺又滴下泪來。直到四更，將闌方漸的睡了。暫且無話，要知端的。

脂硯齋重許石頭記

此回亦有本而筆非泛泛之筆也

只看他題綱用魑魍二字于邢夫人可知包藏含蓄文字之中  
莫能量也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四十六回

尷尬人難免也尷尬事

鴛鴦女誓絕鴛鴦偶

話說林代玉直到四更將闌方漸的的睡去暫且無話如今且說鳳姐兒  
曰見邢夫人叫他不知何事忙另穿帶了一番坐車過來邢夫人  
將房內人遣出悄悄向鳳姐兒道叫你來不為別事有一件為難的事老爺  
托我的不得主意先和你商議老爺回看上了老太太的鴛鴦要他  
在房里叫我和老太太的討去我想這倒平常有的事只是怕老太太  
不給你可有法子鳳姐兒聽了忙道依我說竟別碰這個釘子  
去老太太的離了鴛鴦飯也吃不下去的那里就捨得了況且平

日說起閒話來老太太：常說老爺如今上了年紀作什麼左一個小老婆右一個小老婆放在屋裏沒的耽誤了人家放在身子不保養官兒也不好生作去成日家和小老婆喝酒太：聽這話很喜歡老爺呢這會子迴避還恐迴避不及到拿草棍兒戳老虎的鼻子眼兒去了太：別惱我是不敢去的明放着不中用而且反招出沒意思來老爺如今上了年紀行事不妥太：該勸纔是比不得年輕作這些事無碍如今兄弟姪兒：子孫子一大群還這廝鬧起來怎樣見人呢邢夫人冷笑道大家子三房四妾的也多偏俗們就使不得我勸了也未必依就是老太太：心愛的了頭這廝鬍子蒼白了又作了官的一

個大兒子要了作房里人也未必好駁回的我叫了你來不過  
商議：你先派上我一篇不是也有叫你要去的理自然是我說去  
你到說我不勸你還不知道那性子的勸不成先和我圖了鳳姐兒  
知道那夫人稟性愚強只知承順賈赦以自保次則婪娶財債  
為自得家下一應大小事務俱由賈赦擺佈凡出入銀錢事務  
一經他手便剋異常以賈赦浪費為名湏得我就中儉省  
方可償補兒女奴僕一人不靠一言不聽的如今又聽那夫人  
如此的話便知他又弄左性勸了不中用連忙陪笑說道太太  
這話說的極是我能活了多大知道什麼輕重想來想又  
母跟前別說一個了頭就是那麽大的話寶貝不給老爺給

誰背地里的話那里信得我竟是個獸子連二爺或有日得了  
不是老爺太恨的那樣恨不得立刻拿來一下子打死及至  
見了面也罷了依舊穿着老爺太心愛的東西賞他如今  
老太代老爺自然也是那樣了依我說老太今兒喜歡  
要計今兒就討去我先過去哄着老太發笑等太過去不  
我搭趣着走開把屋子的人我也代開太好和老太說的  
給了更好不給也沒方碍衆人也不知道邢夫人見他這般說便  
又喜歡起來又告訴他道我的主意先不和老太太要老太太要  
說不給這事便死了我心裏想着先悄悄的和鴛鴦說他雖害  
燥我細細的告訴了他自然不言語就妥了那時再和老太太



太說老太：雖不依攔不住他愿意常言人去不中留自然這就安了鳳姐兒  
笑道到底是太：有智謀這是千安萬安的別說是死夾憑他是誰那一個不  
想巴高望上不想出頭的這半個主子不做倒愿意做個了頭將來配個小子  
就完了那夫人笑道正是這個話了別說死夾就是那些執事的大了頭誰不  
愿意這樣呢你先過去別露一點風教我吃了晚飯就過來鳳姐兒暗想死夾  
素習是个可惡的雖如此說保不嚴他就愿意我先過去了太：後過去若他  
依了便沒話說倘或不依太：是多疑的人只怕就疑我走了風教使他掣腔  
作勢的那時太：又見了應了我的話羞惱變成怒拿我出起氣來到沒意思  
不如同着一齊過去了他依也罷不依也罷就疑不到我身上了想畢因笑道  
方纔臨來的時候舅母那邊送了兩籠子鷓鴣我吩咐他們炸了原要趕太：晚飯上送

過來的我纔進大門時見小子們抬車說太<sub>二</sub>的車拔了縫拿去收拾去了不  
如這會子生了我的車一齊過去到好邢夫人聽了使命人來換衣服鳳姐忙  
着伏侍了一回帳兒兩個坐車過來鳳姐兒又說道太<sub>二</sub>過老太<sub>二</sub>那里去我  
若跟了去老太<sub>二</sub>若問起我過去作什麼的到不好不如太<sub>二</sub>先去我脫了衣  
裳再來邢夫人聽了有理便自往賈母處和賈母說了一回閒話便出來假托  
往夫人房裡去從後門出去打死夫的卧房前邊只見死夫正然坐在那裏做  
針線見了邢夫人忙站起来邢夫人笑道做什麼呢我瞧<sub>二</sub>你揀的花兒越發  
好了一面說一面便接他手內的針線瞧了一瞧只管讚好放下針線又渾身  
打量只見他穿着半新的藕合的綾袄青緞掐牙背心下面水綠裙子蜂腰削  
背鴨蛋臉面烏油頭髮高<sub>二</sub>的鼻子兩邊腮上微<sub>二</sub>的幾點雀斑駕駕見這般

看他自己到不好意思起來心里便覺詫意因笑問道太：這回子不早不晚的過來做什麼那夫人使個眼色兒跟的人退出去那夫夫便坐下拉着死夾的手笑道我特來給你道喜了死夾聽了心中已猜着三分不覺紅臉了低了頭不發一言听那夫人道你知道你老爺跟前竟沒有個可靠的人說得得休我正想開口一句不知如何說如此則妙極是極如聞如見心里再要買一個又怕那些人牙子家出來的不干不淨也不知道毛病兒買了來家三日兩日又要命鬼吊猴的因滿府裏要挑一個家生女兒收了又沒個好的不是模樣兒不好就是性子不好有了這個好處沒了那個好處因此冷眼選了半年這些女孩子裡頭就選了你是了夫兒模樣兒行事作人溫柔可靠一概是齊全的意思要和老太：討了你去收在屋裡你比不得外頭新買的你這一進去了進門就開了臉就封你姨娘又体面

又尊貴你又是個要強的人俗語說的金子終得金子換誰知竟被老爺看重了。你如今這一來你可遂了素日志大心高的愿了也堵一堵那些嫌你的人的嘴。跟了我回老太去說着拉了他的手就要走。死央紅了臉奪手不行。邢夫人知他害臊。因又說道這有什麼燥處。你又不說話。只跟着我就是了。死央只低了頭不動身。邢夫人見他這般使。又說道難道你不愿意不成。若果然不愿意。可真是個傻頭了。放着主子奶不作到愿意作了頭。三年二年不過配上一個小子。還是奴才你跟了我們去。你知道我的性子又好又不是那不容人的。人老爺待你們又好過一年半載。生下個一男一女。你就和我並肩了家。里人你要使喚誰。還不動現成主子不做去。錯過這個機會後悔就遲了。死央只管低了頭。仍是不語。邢夫人又道你這麼個響快人。怎麼又這樣積粘起。

來有什麼不稱心之處只管說與我：管你遂心如意就是了。死夾仍不語。那夫人又笑道：想必你有老子娘你自己不肯說話怕臊你等他們問你這也是理。讓我問他們去叫他們來問你有話只管告訴他們說。畢便往鳳姐兒房中來。鳳姐兒早換了衣服因房內無人便將此話告訴了平兒。平兒也搖頭笑道：據我看此事未必安<sup>當</sup>平常我們背着人說起話來聽他那主意未必是肯的也。只說着照罷了。鳳姐兒道：太<sup>必</sup>來這屋裏商議依了還可若不依白討個臊當着你們豈不臉上不好看你說他們炸鷄鷄再有什麼配几樣預備吃飯你且別處<sup>往</sup>去估着去了。再來平兒聽說照樣傳給婆子們使道：這自在的往園子里來。這里死夾見那夫人去了必在鳳姐兒房裏商議去了。必定有人來問他的不如躲了這里。  
終不免女兒氣不知躲在那里  
 因找了琥珀說道：老太太方無人來羅皂馬河可憐可愛。

太要問我只說我病了沒吃早飯往園子里逛逛就來瑤珞答應了死也往園子里來各處遊玩不想正遇見平兒平兒因見無人便笑道新姨媽來了死央聽了便紅了臉說道怪道你們串通一氣來算計我等着我和你主子鬧去就是了平兒聽了自悔失言便拉他楓樹底下隨筆帶出妙景正愁園中草木身于千霞萬錦絳雪紅霜之中矣坐在一塊石上越性把方纔鳳姐過去回來所有的形景言詞始末原由告訴於他死央紅了臉向平兒冷笑道這是僭們好比如襲人璉珀素雲紫絹彩霞玉釧兒麝月翠墨跟了史姑娘去的翠縷死了的可人和金釧去了的茜雪余按此一美亦是十二釵真鏡中花水中月雲中豹林中之鳥遠馨近影迷離烟灼縱橫隱現千奇百怪眩目移神現于千手千眼大遊戲法也暗規焉連上你我這十來個人從小兒什麼話兒不說什麼事兒不作這如今因都大了各自幹各自去了此語已可傷沈未各自幹各自

去後日更有各自之處也知之乎。然我心裏仍是照舊有話有事並不瞞你們這話我且放在你心里且別和二奶說。別說大老爺要我做小老婆就是太。這會子死了他三媒六聘的娶我去作大老婆我也不能去。平兒方欲笑答道只聽山石背後哈二的笑道好個沒臉的了。頭虧你不怕牙碜。二人聽了不免吃了一驚忙起身向山石背後找尋不是別個却是襲人笑着說了出來問什麼事情告訴我說着三人坐在石上平兒又把方纔的話說與襲人。听道真。這話論理不該我們說這個大老爺太好色了。畧平頭正臉的。他就不放手了。平兒道你既不愿意我教你個法子不用費事就完了。死矣道什麼法子你說來我聽。平兒笑道你只和老太太說就說已經給了璉二爺了。大老爺就不好要了。死矣啐道什麼東西你還說呢。前兒你主子不是這麼混說的。誰知應到今兒了。襲人

笑道他們兩個都不愿意我就和老太太說叫老太太說把你已經許了寶玉了大老爺也就死了心死矣又是氣又是燥又是急因罵道兩個蹄子不得好死的人家有為難的事拿着你們當正經人告訴你們與我排解排解你們到替摸<sup>撫</sup>着取笑兒你們自為都有了結果了將來都是做姨娘的據我看天下的事未必都遂心如意你們且收着些兒別特樂過了頭兒二人見他急了忙陪笑央告道好姐：別多心僭們從小兒都是親姊妹一般不過無人處偶然取個笑兒你的主意告訴我們知道也好放心死矣道什麼主意我只不去就完了平兒搖頭道你不去未必得干休大老爺的性子你是知道的雖然你是老太太：房<sup>使</sup>裡的人此刻不敢把你怎樣將來難道你跟老太太：一偃<sup>輩</sup>子不成也要出去的那時落了他的手到不好了死矣冷笑道老太太：在一日我一日不離



這里若是老太<sub>二</sub>婦西去了他橫豎還有三年的孝呢沒個娘纔死了他先放  
小老婆的等過三年知道又是怎麼個光景那時再說總到了至急為難我剪  
了頭髮作姑子去不然還有一死一<sub>單</sub>孀子不嫁男人又怎麼樣染得干淨呢平  
兒襲人笑道真這蹄子沒了臉越發信口<sub>有節</sub>兒都說出來了死<sub>二</sub>夫道事到如此燥  
一會怎麼樣你們不信慢<sub>二</sub>的看看就是了太<sub>二</sub>纔說了我老子娘去我看  
他南京找去平兒道你的父母都在南京看房子沒上來終久也尋的着現在  
還有你哥<sub>二</sub>嫂子在這裡可惜你是這裡的家生女兒不如我們兩個人是單  
在這裡死<sub>二</sub>夫道家生女兒怎麼樣牛不吃水強按頭我不願意難道殺我的老  
子娘不成正說着只見他<sub>未<sub>3</sub></sub>嫂子從那邊走來襲人道<sub>保晴大際是此</sub>當時找不着你的爹娘一  
定和你<sub>未<sub>3</sub></sub>嫂子說了死<sub>二</sub>夫道這個娼婦<sub>未<sub>3</sub></sub>尚營是個九國販駱駝的聽了這話他有

個奉承去的說話之間已來到跟前他嫂子笑道那里沒找到姑娘跑了這里  
來你跟了我來我和你說話平兒襲人都忙讓他坐道嫂子說姑娘們請坐我找  
我們姑娘說句話襲人平兒都裝不知道笑道什麼這樣忙我們這里猜謎兒  
贏手批子打呢等猜了這個再去死尖道什麼話你說罷他嫂子笑道你跟我  
來到那里我告訴你橫豎有好話兒死尖道可是太太和你說的那話他嫂  
子笑道姑娘既知道還奈何我快來我細細的告訴你可是天大的喜事死尖  
聽說立起身來晚他嫂子臉上下死勁啐了一口指着他罵道你快夾着你那嘴  
離了這里好多着呢什麼好話宋徽宗的鷹翅子昂的馬都是好盞兒什麼  
喜事狀元痘兒灌的漿又滿是喜事怪知道成日家羨慕人家女兒作了  
小老婆一家子都仗着他橫行霸道的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看的眼

熱了也把我送在火坑裏去我若得臉呢你們在外頭橫行霸道自己就封自  
已是舅爺了我若不得臉敗了時你們把忘八脖子一縮生死由我一面說  
一面哭平兒襲人攔着勸他嫂子臉上下不來因說道愿意不愿意你也好說  
不犯着牽三掛四的俗語說當着矮人別說短話姑奶奶罵我：不敢還言這  
二位姑娘並沒惹着你小老婆長小老婆短人家臉上怎麼過得去襲人平兒  
忙道你到別這麼說他也並不是說我們你到別牽三掛四的你聽見那位太  
：太爺們封了我們做小<sup>老</sup>婆況且我們兩個也沒有爹娘哥：兄弟在這門子  
里仗着我們橫行霸道的他罵的人自有他罵的我們犯不着多心死夾道他  
見我罵了他：燥了沒的蓋臉又拿話挑唆你們兩個幸虧你們兩個明白  
原是我急了也沒分別出來他就挑出這個空兒來他嫂子自覺沒趣賭氣去

了死氣得還罵平兒襲人勸他一回方纔罷了平兒因問襲人道你在那里  
藏着做甚麼的我們竟沒看見你襲人道我因為往四姑娘房里照我們寶命  
去的誰知<sup>去</sup>遲了一步說是來家里來了我疑惑怎麼不遇見呢想要往林  
姑娘家里我去又遇見他的人說也沒去我這里正疑惑是出園子去了可巧  
你從那里來了我一閃他<sup>你</sup>也沒看見後來他又來了我從這樹頭<sup>後</sup>走到山子石  
後我却見你兩個說話來了誰知你們四個眼睛沒見我<sup>有睛</sup>一語未了又听身後  
笑道四個眼睛沒見你<sup>們</sup>六個眼睛竟沒見我<sup>有睛</sup>三人唬了一跳回身一看  
不是別個正是寶玉走來<sup>通部情業皆必從石兄挂</sup>果然各有各稿穿棒神妙襲人先笑道<sup>斗</sup>要我<sup>性</sup>好找你<sup>性</sup>  
那里來寶玉<sup>去着</sup>笑道我從四妹<sup>來</sup>那里出來迎頭看見你來了我就知道是我<sup>來</sup>  
去的我就藏了起來<sup>要</sup>哄你看你<sup>低</sup>羞着頭過去了進了院子就出來了逢人就

問我在那里好笑只尋你到了跟前唬你一跳的後來見你也藏：躲：的我  
 就知道也是要哄人了我探頭往前看了一看却是他兩個所以我就達到你  
 身後你出去我就躲在你躲的那里了平兒笑道僭們再往後找：去只怕還  
 找出兩個人來也未<sup>可</sup>知寶玉笑道這可再沒了死夾已知話俱被寶玉聽了只  
 伏在石頭上粒睡寶玉推他笑道這石頭上冷僭們回房里去睡豈不好說着  
 拉起死夾來又忙讓平兒來家坐吃茶平兒和襲人都勸死夾走死夾方立起  
 身來四人竟往怡紅院來寶玉將方纔的話俱已聽見心中自然不快<sup>快</sup>只默：  
 的歪在床上任他三人在外間說笑外邊<sup>那</sup>邢夫人因問鳳姐兒死夾的父母鳳  
 姐因回說他爹的名字叫金彩<sup>姓金名彩由死夾二字</sup>化出因文而生文也 兩口子都往<sup>在</sup>南京看房  
 子從不大上京他哥：<sup>名叫</sup>金文翔<sup>更</sup>現現在是老太太那邊的買辦他嫂子也是老

太：那邊漿洗的頭兒只允夫一家寫的榮府中邢夫人便令人叫了他嫂子  
金文翔媳婦來細：說與他金家媳婦自是喜歡與：頭：找兒央只望一說  
必妥不想被兒央搶白一頓又被襲人平兒說了几句羞惱回來便對邢夫人  
說不中用他到罵了我一場因鳳姐兒在傍不敢提平兒說了襲人也幫着他  
搶白我也說了許多不知好歹的話回不得主子的太：和老爺商議再買罷  
諒那小蹄子也沒有這麼大福我們也沒有這麼造化大人邢夫聽了因說道又與  
襲人什麼相干他們如何知道的又問還有誰在跟前金家的道還有平姑娘  
鳳姐兒忙道你不諛拿那嘴巴子打他回來我一出了門他就狂去了回家來連  
一個影兒也摸不着他：尤定也幫着說什麼唬金家的道平姑娘沒在跟前  
遠：的看到像他可也不真切不過是我白忖度鳳姐便命人去快打了

他來告訴他我來家了太二也在這里請他來幫個忙兒豐兒忙上來回道林姑娘打發了人下請字請了三四次他才去了奶一一進門我就叫他去的林姑娘說告訴你奶二我煩他有事呢鳳姐兒聽了方罷故意的還說天二煩他有些什麼事那夫人無計吃了飯回家晚間告訴了賈赦賈赦想了一想即刻叫賈璉來說南京的房子還有人看着不止一家即刻叫上金彩來賈璉回道上次南京信來金彩已經得了痰迷心殼那邊連棺材銀子都賞了不知如今是死是活便是活着人事不知教來無用他老婆子又是個聾子賈赦听了喝了一聲又罵下流囚樣的偏你這麼知道還不離了我這里唬得賈璉退出一時又叫傅金文翔賈璉在外書房伺候着又不敢家去又不敢見他父親只得聽着一時金文翔來了小兒們直帶入二門里去隔了五六頓飯的工夫才

出來去了賈璉暫且不敢打聽隔了一會又打聽賈赦睡了方纔過來至晚間鳳姐兒告訴他方纔明白死夾一夜沒睡至次日他哥：回賈母接他家去賈母允了命他出去死夾意欲不去又怕賈母疑心只得勉強出來他哥只得將賞赦的話說與他又許他怎麼體面又怎麼當家作姨娘死夾只咬定牙不願意他哥：無法少不得去回覆了賈赦賈赦怒起來因說道我這話告訴你叫你女人向他說去就說我的話自古婦娥愛少年他必定嫌我老了大約他戀着少爺們多半是看上了寶玉只怕也有賈璉果有此心叫他早：歇了心我要他不來此後誰還敢收此是一件第二件想着老太：疼他將來自然往外聘作正頭夫妻去叫他細想想他嫁到誰家去也難出我的手心除非他死了或是終身不嫁男人我就伏了他若不然特叫他趁早回心轉意有多少



好處賈赦說一句金文翔應一般是賈赦道你別哄我；明兒還打發你太；過去問兒央你們說了他不依便沒你們的不是若問他；再依了仔細你的腦袋金文翔忙應了又應退出回家也不尋得告訴他女人轉說竟自己對面說了這世只話把個兒央氣的無話可回想了一想便說道便愿意去也須得你們帶了我回教老太太；去他哥嫂聽了只當回想過來都喜之不勝他嫂子即到帶了他上來見賈母可巧王夫人薛姨媽李紈鳳姐兒寶釵等姊妹並外頭的幾個執事有頭臉的媳婦都在賈母跟前湊趣兒呢兒央喜之不盡拉了他嫂子到賈母跟前跪下一行哭一行說把那夫人怎麼來說園子里他嫂子又如何說今兒他哥；又如何說因為不依方纔大老爺越性說我戀着寶玉不半然要尋着往外聘我到天上這一半倍子也跳不出他的手心去終久要報仇我

是橫了心的當着衆人在這里我這一倍子莫說是寶玉便是寶金寶銀寶天  
王寶皇帝橫豎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逼着我一刀抹死了也不能從  
命若有造化我死在老太之先若沒造化談討吃的命伏侍老太歸了西  
我也不跟着我老子娘哥去我或是尋死或是剪了頭髮當尼姑去若說我  
不是真心暫且拿話來支吾日後再圖天地鬼神日頭月亮照着臊子從臊子  
里頭長疔爛了出來爛化成醬在這里原來他一進來時便袖了一把剪子一  
面說着一面左手打開頭髮右手便鉸衆婆娘了髮忙來拉住已剪下半絳  
來了衆人看時幸而他的頭髮極多鉸的不透連忙替他挽上寬母听了氣的  
渾身亂战口內只說我通共剃了這麼一個可靠的人他們還要來算計因見  
王夫人在傍便向王夫人道你們原來都是哄我的外頭孝敬暗地里盤算我

有好東西也來要有好人也要刺了這麼個毛了頭見我待他好了你們自然  
 氣不過弄鬧了他好撒弄我王夫人忙站起來不敢還一言于奇百怪王夫人  
亦有罪乎老人家  
連怒之言必應如此薛姨媽見連王夫人怪上反不好勸的了李紈一聽見死夾的話早  
 帶了姊妹們出去探春有心的人想王夫人雖有委曲如何敢辯薛姨媽也是  
 親姊妹自然也不好辯的宝釵也不便為姨媽辯李紈鳳姐寶玉一槩不敢辯  
 這正用着女孩兒之時迎春老實惜春小因此意外聽了一聽便走進來陪笑  
 向賈母道這是事與太：什麼相干老太：想一想也有大伯子要叔屋里的人  
 小孀子如何知道便知道也推不知道猶未說完賈母笑道可是我老糊塗了  
 姨太：別笑話我你這個姐：他極孝順我不像我那大太：一味怕老爺婆  
 ：跟前不過應景兒可是委屈了他薛姨媽只答應是又說老太：偏心多疼

小兒子媳婦也是有的是賈母道不偏是心因又說道寶玉我錯怪了你娘你怎麼也不提我受看着你娘委屈寶玉笑道我偏受着娘說大爺大娘不成通共一個不是我娘在這里不認却推誰去我到認是是我的不是老太太又不信賈母笑道這也有理你快給你娘跪下你說太別到委屈了老太太有年紀了看着寶玉罷寶玉听了忙走過去便跪下要說王夫人忙笑着拉他起來說快起來快起來亦斷手使不得終不成你替老太太給我賠不是不成亦寶玉听说忙站起來亦罪了賈母又笑道鳳姐兒也不提我阿鳳也有罪奇怪之文所謂石頭記不是作出來的鳳姐兒笑道我到不派老太太的不是老太太到尋上我了賈母听了與眾人都笑道這也志奇了到要聽志這不是鳳姐兒道誰教老太太會調理的水葱兒志似的這麼怨得人要我幸虧是孫子媳婦若是孫子我早要了還尋到這會子呢賈母笑

道這到是我的不是了鳳姐兒笑道自然是老太太的不是了賈母笑道這  
樣我也不要了你帶了去罷鳳姐兒道等着修了這輩子果生在男人在我再  
要罷賈母笑道你帶了去給琏兒放在屋里看你那沒臉的公：還要不要了  
鳳姐兒道理兒不配就只配我和平兒這一對燒胡了的捧子和他混罷說的  
衆人都笑起來了了襲回說太太：來了王夫人忙迎了出去要知端的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四十七回

獸霸王調情遣苦打

冷郎君懼駝走他鄉

話說王夫人聽見那夫人來了連忙迎了出去那夫人猶不知賈母已知死矣之事正還要來打听信息進了院門早有幾個婆子悄的的回了他的方知道待要回去裏面已知插道是未了又見王夫人接了出來少不得進來先與賈母請安兒賈母一教兒不言語自己也覺得愧悔鳳姐兒早指一事迴避了死矣也自回房去生氣薛姨媽王夫人等恐碍着那夫人的臉面也都漸的退了那夫人且不敢出去賈母見無人方說道我聽見你替你老爺說媒來了你到也三從四德只是這賢慧也太過了你們如今也是孫子兒子滿眼了你還怕他

勸兩句都使不得選由着你老爺性兒鬧那夫人滿面通紅回道我勸過幾次不依老太：還有什麼不知道呢我也是不得已兒實母道他逼着你殺人你也殺去如今你也想：你兄弟媳婦本來老實又生得多病多痛上：下：那不是他操心你一個媳婦雖然帮着也是天：丟下芭兒弄掃帚凡百事情我如今都自己減了他們兩個就有一些不到的去處有死夾那孩子還心細些我的事情他還想着一點子該要去的他就要了來該添什麼他就的慮空兒告訴他們添了鴛鴦再不這樣他娘兒兩個裡頭外頭大的小的那里不怨畧一件半件我如今反到自己操心去不成還是天：盤算和你們要東西去我這屋裏有的沒的刺了他一個年紀也大些我凡百的脾氣性格兒他還知道些二則他還投主子們的緣法也並不指着我和這位太：要衣裳去又和那位



奶：要銀子去所以這几年一應事情他說什麼從你小孀和你媳婦起以至家下大小小沒有不信的所以不單我得靠連你小孀媳婦也都省心我有這麼個人便是媳婦和孫子媳婦有想不到的我也不得缺了也沒氣可生了這會子他去了你們弄個什麼人來我使你們就弄他那麼一個真珠的人來不會說話也無用我正要打發人和你老爺說去他要什麼人我這里有錢叫他只管一萬八千的買就這個了頭不能留下他伏侍我几年就比他日夜伏侍我盡了孝的一般你來的也巧你就去說更妥當了說畢命人來請了姨太太：你姑娘們來說個話兒繞高興怎麼又都散了了頭們忙答應着去了衆人忙趕的又來只有薛姨媽向了襲道我繞來了又作什麼去你就說我睡了覺了那了頭道好親：的姨太太姨祖宗我們老太太：生氣呢你

老人家不去沒個開交了只當疼我們罷你老人家嫌乏我背了你老人家去薛  
姨媽道小鬼頭兒你怕些什麼不過罵几句完了說着只得和這小了頭子走  
來賈母忙讓坐又笑道借們鬪牌姨太太的牌也生嗒們一處坐着別叫鳳姐  
兒混了我們去薛姨媽笑道正是呢老太太替我看着些兒就是借們娘兒四  
個鬪呢還是再添個呢王夫人笑道可不只四個老實人鳳姐兒道再添一個  
人熱鬧些賈母道叫死夾來叫他在這下手里坐着姨太太眼花了嗒們兩個  
的牌都叫他瞧着些兒鳳姐兒嘆咳子一教向探春道你們知書識字的到不覺  
算命探春道這又奇了這會子你到不打點精神贏老太太幾個錢又想算命  
鳳姐兒道我正要笑命兒談輸多少呢我還想贏呢你瞧這場子這上下左右  
都埋伏下了說的賈母薛姨媽都笑起來一時死夾來了便坐在賈母下手

犯尖之下便是鳳姐兒紅毡洗牌告么五人起牌關了一回犯尖見賈母的牌已十嚴只等一張二餅便過了暗號與鳳姐兒鳳姐兒正該發牌便故意躊躇了半晌笑道我這一張牌定在姨媽手里扣着呢我若不發這一張再頂不下来的薛姨道我手裡並沒有你的牌鳳姐兒道我回來是要察的薛姨媽道你只管察你且發下來我瞧：是張什麼鳳姐兒便送在薛姨媽跟前薛姨媽一着是個二餅便笑道我這倒不稀罕他只怕老太：滿了鳳姐兒聽了忙笑道我發錯了賈母笑的已擲下牌來說你敢拿回去誰叫你錯的不成鳳姐兒道可是我要笑一笑命呢這是自己發的也怨埋別人伏賈母笑道可是你自己誤打着你那嘴問着自己纔是又向薛姨媽笑道我不是小器愛贏錢原是個彩頭兒薛姨媽笑道可是不這通是樣那裏有那樣糊塗人說老太：愛錢呢鳳姐兒正

數着錢听了這話忙又把錢穿上了向衆人笑道殺了我的了竟不為贏錢單  
為贏彩頭兒我到底小器輸了就教錢快收起來罷賈母規矩是死夾代洗牌  
因和薛姨媽說笑不見死夾動手賈母道你怎麼慳了也牌也不替我洗死夾  
掣起牌來笑道二奶：不給錢賈母道他不給錢那是他交運了便命小丫頭  
子把他那一吊錢都拿過來小丫頭子真就拿了擱在賈母傍邊鳳姐兒笑  
道賞我罷我照教兒給就是了薛姨媽笑道果然是鳳丫頭小器不過是頑兒  
罷了鳳姐聽說便站起來拉着薛姨媽回頭指着賈母素日放錢的一個木匣  
子笑道姨媽瞧：那個裏頭不知頑了我多少去了這一吊錢頑不了半個時  
辰那里頭的錢就招手兒他叫了只尋把這一吊也叫進去了牌也不用闌了老  
祖宗的氣也平了又有正經事差我辦去了話說未完引的賈母衆人笑個

不住偏有平兒怕錢不穀又送了一吊來鳳姐兒道不用放在我跟前也放在  
太太的那一處罷一齊叫進去到省事不用做兩次箱子里的錢開賞母  
笑的手裡的牌撒了一桌子推着兒爽快叫撕他的嘴平兒依言放下錢也笑  
了一回方回來至院門前遇見賈璉問他太太在那里呢老爺叫我請過去呢  
平兒忙笑道在太太跟前呢站了這半日還沒動呢趁早兒丟開手罷老  
太太生了半日氣這會子虧二奶奶湊了半日趣兒纔畧好了些賈璉道我過  
去只說討太太的示下十四往賴大家取錢去好預備轎子的又請了太太  
又湊了趣兒豈不好平兒笑道依我說你竟不去罷合家子連太太寶玉都有  
了不是這會子你又填限去了賈璉道已經完了難道還找補不成況且  
與我又無干二則老爺親自吩咐我請太太的這會子我打發了人去倘

或知道了正沒好氣呢指着這個拿我出氣罷說着就走平兒見他說得  
有理也使跟了過來賈璉到了堂屋裡使把脚步放輕了往里間探頭只見邢  
夫人站在那里鳳姐兒眼光先照見了使眼色兒不命他進來又使眼色與邢  
夫人夫人不便就走只得倒了一碗茶來放在賈母跟前賈母一回身賈璉  
不防便沒躲伶俐賈母便問外頭是誰到像個小子一伸頭鳳姐兒忙起  
身說我也恍惚看見一個人影兒讓我照去一面說一面起身出來賈璉  
忙進去陪笑道打听老太：十四可出門好預備轎子賈母道既這麼樣怎  
麼不進來又作鬼作神的賈璉陪笑道見老太：玩牌不敢驚動不過叫  
媳婦出來問：賈母忙道這那在一時尋他家去你問多少問不得那一遭兒你這  
麼小心來着又不知是來作耳報神的也不知是來作樣子的鬼：崇：的到

唬了我一跳什麼好下流種子你媳婦和我頑牌呢還有半日的空兒你家去再和那趙二家的商量治你媳婦去罷說着衆人都笑了起來笑道範二家的老祖宗又拉上趙二家的賣母也笑道可是我那里記得什麼抱着背着的提起這些事來不由我不生氣我進了這門子作重孫子媳婦起到如今我也有重孫子媳婦了連頭帶尾五十四年憑着大驚大險千奇百怪的事也經了些從沒經過這些事還不離了我這裡呢賣種一教兒不敢說忙退了出去平兒站在意外悄悄的笑道我說着你不聽到底確在網裡了正說着只見邢夫人也出來賣種道都是老爺鬧的如今都搬在我和太太身上邢夫人道我把你沒孝心雷打的下流種子人家還替老子死呢白說了你几句你就抱怨了你還沒生氣的呢這几日生氣仔細他捉你賣種道太太快過去罷叫

我來請了好半日了說着送他母親出來過那邊去邢夫人將方纔的話只畧說了几句實救又無法又含愧自此便告病且不敢見賈母只打發邢夫人及賈璉每日過去請安只得又各處遣人構求尋覓終久費了八百兩銀子買了一個十七歲的女孩子來名喚嫣紅奴在屋內不在話下這裏鬪了半日牌吃晚飯纔罷此一二間無話展眼到了十四日黑早賴大的媳婦又進來請賈母高興便帶了王夫人薛姨媽及寶玉姊妹等到賴大花園中坐了半日那花園雖不及大觀園却也十分齊整寬濶泉石林木樓閣亭軒也有好幾處驚人駭目的地外面廳上薛蟠賈珍賈璉賈蓉並幾個近族的狠遠的也沒來賈赦也沒來賴大家內也請了幾個現任的官長並幾個世家子弟作陪因其中有柳湘蓮有薛蟠自上次會過一次已念：不念又打聽他最喜串戲且串的都是生旦風



月戲文不免錯會了意，悞認他作了風月子弟，正要與他相交，恨沒有個引進。這日可巧遇見無可無可，不可且賈珍等也慕他的名酒，盞住了臉，就求他串了兩齣戲下來，移席和他一處坐着，問長問短，說此說彼。那柳湘蓮原是世家子弟，讀書不成，父母早喪，素性爽俠，不拘細事，酷好耍鎗舞劍賭博吃酒，以至眠花卧柳，吹笛彈箏，無所不為。因他年紀又輕，生得又美，不知他身分的人，却悞認作優伶一類。那賴大之子賴尚榮與他素習交好，故他今日請來作陪。不想酒後別人猶可，獨薛蟠又犯了舊病，他心中早已不快，得便意欲走開。完事無奈，賴尚榮死也不放，賴尚榮又說方纔寶二爺又囑付我，纔一進門，雖見了只是人多不好說話，叫我囑付你散的時候別走，他還有話說呢。你既一定要去，等我叫出他來，你兩個見了再走，與我無干。說着，便命小廝們到裡頭

找一個老婆子悄悄告訴請出寶二爺來那小廝去了沒一盞茶時果見寶玉出來了頽尚榮向寶玉笑道好叔：把他交給我張羅人去了說着一逕去了寶玉便拉了柳湘蓮到廳側小書房中坐下問他這几日可到秦鍾的坟上去了忽提此人使我墮淚近几回不見提此人自謂不表矣湘蓮道怎麼不去前日我們几个人放鷹去離他坟上還有二里我想今年夏天的雨水勤恐怕他的坟站不住我背着衆人走去照了一照果然又動了一點子回家來就便弄了几百錢第三日一早出去僱了兩個人收拾好了寶玉道怪道上月我們大觀園的池子裡頭結了蓮蓬我摘了十個叫茗烟出去到坟上供他去回來我也問他可被雨冲壞了沒有他說不但冲且比上回又新了些我想着不過是這几个朋友新築了我只恨我天：園在家裏一點兒做不得主行動就有

人知道不是這個攔就是那個功的能說不能行雖然有錢又不由我使湘蓮  
 道這個事也用不着你操心外頭有我呢你只心裏有了就就是眼前十月一我已  
 經打點上下坟的花消你知道我一貧如洗家裡是沒的有積聚總有幾個錢更  
 隨手就先的不如趁空兒留下這一分省得到了跟前干撒着手撒着宝玉道我也正為  
 這個要打發茗烟找你；又不大在家知道你天；萍踪浪跡沒個一定的去  
 處湘蓮道這也不用我；這個事不過各盡其道眼前我還要出門去走；  
 外頭狂個三年五載再回來寶玉听了忙問道這是為何柳湘蓮冷笑道你不  
 知道我的心事等到跟前你自然知道我如今要先走別過了先走宝玉道好不容易會着  
 晚上同散豈不好湘蓮道你那令姨表兄還是那樣再坐着未免有事不如我  
 迴避了到好宝玉想了一想道既是這樣到是迴避他為是只是你要果

真遠行必須先告訴我一般千萬別悄悄的去了說着便滴下淚來柳湘蓮道自然要辭的你只別和別人說就是說着便站起來要走又道你們進去不必送我一面說一面出了書房剛至大門前早遇見薛蟠在那里亂嚷亂叫說誰放了小柳兒走了柳湘蓮聽了火星亂迸恨不得一拳打死復思酒後揮拳又碍着顏尚榮的臉面只得忍了又忍薛蟠忽見他走出來如得了珍寶忙趑趄着上來一把拉住笑道我的兄弟你往那里去了湘蓮道去就果薛蟠笑道好兄弟你一去都沒興了好歹坐一坐你就疼我了憑你又有什麼要緊的事交給哥你只別忙有你這個哥你要做官發財都容易湘蓮見他如此不堪心中又恨又愧早生一計便拉他到避人之處笑道你真心和我好假心和我好呢薛蟠聽這話喜的心癢難撓也斜着眼忙笑道好兄弟你怎麼問起我這話來

我要是假心立刻死在眼前保眼湘蓮道既如此這裏不便苛坐一坐我先走你隨後出來跟我下處僮們替另喝一夜酒我那裏還有兩個絕好的孩子從沒出門道去你可連一個跟的人也不用帶到了那里伏侍的人都是現成的薛蟠听如此說喜得酒醒了一半說果然如此湘蓮道如何人拿真心待你到不信了薛蟠忙笑道我又不是馱子怎麼有個不信的呢既如此我又不認得你先去了我在那里找你湘蓮道我這下處在北門外頭你可捨得家城外住一夜去薛蟠笑道有了你我還要家做什麼湘蓮道既如此我在北門外頭橋上等你僮們席上且吃酒去你看我走了之後你再走他們就不留心了薛蟠听了連忙答應于是二人復又入席飲了一回那薛蟠難熬只拿眼看湘蓮心內越發樂秋左一壺右一壺並不用人讓自己便吃了又吃不覺酒已八九分

了湘蓮便起身出來聽人不妨防去了至門外命小廝杏奴先家去罷我到城  
外就來說畢已跨馬直出北門橋上等候薛蟠沒頓飯時工夫只見薛蟠騎  
着一匹大馬逡<sub>々</sub>的趕了來張着嘴瞪着眼頭似撥浪鼓一般不住左右亂照  
及至從湘蓮馬前過去只顧望遠處瞧不曾留心近處反踣過去了湘蓮又是  
笑又是恨便也撒馬隨後趕來薛蟠往前看時漸<sub>々</sub>人烟稀少便又圈馬回  
來再找不想一回頭見了湘蓮如獲奇珍忙笑道我說你是個再不失信的湘  
蓮笑道快往前走仔細人看見跟了來就不便了說着先就撒馬前去薛蟠也  
驚<sub>々</sub>的跟來湘蓮見前面人跡已稀且有一帶葦塘便下馬將馬拴在樹上  
向薛蟠笑道你下來偕們先設個誓日後要變了心告訴人去的便應了  
誓薛蟠笑道這話有理連忙下了馬也拴在樹上便跪下說道我要日久變

心告訴人去的天誅地滅一語未了只聽噹的一聲頭後好似鐵杵砸下來只覺得一陣黑滿眼金星亂迸身不由已便倒下來湘蓮走上來瞧：知道他是個休家不慣捱打只使了三分氣力向他臉上拍了幾下登時便開了菜子鋪薛蟠先還要掙扭起來又被湘蓮用脚尖點了兩點仍舊跌倒口內說道原是兩家情愿你不依只好說為什麼哄出我來打我一面說一面亂罵湘蓮道我把你瞎了眼的你認：柳大爺是誰你不說哀求你還傷我：打死你也無益只給你個利害罷說着便取了馬鞭過來從背至狂打了三四十下薛蟠酒已醒了大半覺得疼痛難禁不禁有嗚咽之聲湘蓮冷笑道也只如此我只當你是不怕打的一面說一面又把薛蟠的左腿拉起來朝帶中淨泥處拉了幾步深的滿身泥水又問道你可認得我了薛蟠不應只伏着哼：湘蓮又擲

下鞭子用拳頭向他身上搯了几下薛蟠便亂滾亂叫說肋條折了我知道你  
是正經人應為我錯聽傍人的話了湘蓮道不用拉別人你只說現在的薛蟠  
道現在沒什麼說的不過你是個正經人我錯了湘蓮道還要說軟些纔饒你  
薛蟠嗎？着道好兄弟湘蓮便又一拳薛蟠噯了一殺道好哥？湘蓮又連  
兩拳薛蟠忙噯喇叫道好老爺饒了我這沒眼睛的瞎子罷從今以後我敬你  
怕你了湘蓮道你把那水喝兩口薛蟠一面听了一面皺眉道那水賊得狠怎  
麼喝得下去湘蓮舉拳就打薛蟠忙道我喝？說着說着只得俯頭向蒂根下  
喝了一口猶未噯下去只听哇的一聲把方纔吃的東西都吐了出來湘蓮道  
好賊東西你快吃盡了饒你薛蟠听了叩頭不迭道好歹積陰功饒我罷這至  
死不能吃的湘蓮道只這樣氣瘋到癩瘰我了說着丟下薛蟠便牽馬認鑰去了



這里薛蟠見他已去心內方放下心來後悔自己不該悞認了人待要掙挫起來無柰遍身疼痛難禁誰知賈珍等席上忽不見了他個兩各處尋找不見有人說恍惚出北門去了薛蟠的小廝們素日是懼他的他分付不許跟去誰還敢找去亦如秦後來還是賈珍不放心命賈蓉帶着小廝們尋踪問跡的直找出北門下橋二里多路忽見蕙坑薛蟠的馬拴在那里衆人都道可好了有馬必有人一齊來至馬前只听蕙坑中有人呻吟大家忙走來了一看只見薛蟠衣衫零碎兩目腫破沒頭沒臉遍身內外深的似個泥猪一般賈蓉心內已猜着九分了忙下馬令人撓了出來笑道薛大叔叔天招：調情今兒調到蕙坑裏來了必定是龍王爺也愛上你風流要栽招駙馬去你就碰倒龍椅角上薛蟠羞的恨沒地縫兒鑽不進去那裏爬的上馬去賈蓉只得命人赶到閨廂里催了

二乘小轎子薛蟠坐了一齊進城賈蓉還要撻往賴家去赴席薛蟠百般央告又命他不要告訴人賈蓉方依允了讓他各自回家賈蓉仍往賴家回覆賈珍也知為湘蓮所打也笑道他須得吃個虧纔好至晚散了便來問候薛蟠自在外房將養推病不見賈母尋回來各自歸家時薛姨媽與寶釵見香菱哭得眼睛腫了問其原故忙趕來瞧薛蟠時臉上身上雖有傷痕並未傷筋動骨薛姨媽又是心疼又是發狠罵一回薛蟠又罵一回柳湘蓮意欲告訴王夫人遣人尋拿柳湘蓮寶釵忙勸道這不是什麼大事不過他們一處吃酒之後反臉常情誰醉了多挨几下子打也是有的况且偕們家無法無天也是人所共知的媽不過是心疼的緣故要出氣也容易等三五天哥、養好了出的去時那遣珍大爺連二爺這只干人也未必白丟開手了自然偕個東道叫了那人來當

着眾人贊給哥：賠不是認罪就是了如今媽先當伴大事告訴眾人到顯得媽  
 偏心溺愛縱容他生事招人今兒偶然吃了一次遭虧媽就這樣與師動眾倚仗着  
 親戚之勢欺壓常人薛姨媽听了道我的兒到底是你想的到我一時氣糊塗  
 了宝釵笑道這纔好呢他又怕媽又不听人劝一天縱似一天吃過兩三個遭  
 虧他到改悔也罷了薛姨媽睡在炕上痛罵柳湘蓮又命小廝們去拆他的房子打死他  
 和他打官司司薛姨媽禁在小廝們只說柳湘蓮一時酒後放肆如今酒醒後悔  
 不及懼罪逃走了薛姨媽聽見如此說了要知端的



題曰柳湘蓮走他鄉必謂寫湘蓮如何走今却不寫反細寫阿猷兄之游藝了心却湘蓮之分內走者而不細寫其走反寫阿猷不應走而寫其走文章歧路令人不識者如此

至情小妹回申方寫湘蓮文字真神化之筆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四十八回

濫情人情誤思游藝

慕雅女雅集苦吟詩

且說薛蟠聽見如此說了氣方漸平三五日後疼痛雖愈傷痕未平只疑病在  
家愧見親友展眼已到十月因有各舖面夥計內有笑年賬要回家的少不得  
家內治酒餞行內有一個張德輝年過六十自幼在薛家當舖內攬總家內也  
有二三十金的過活今歲也要回家明春方果因說起今年紙劄香料短少明  
年必是貴的明年先打發大小兒上來當舖內照管自己趕端陽前裁順路販些  
紙劄香扇來賣除去關稅花銷亦可以剩得几倍利息薛蟠听了心中忖度我  
如今捱了打正難見人想着要躲他個一年半載又沒處去躲天之粧病也不

是事況且我長了這麼大文又不文武又不武雖說做買賣究竟戲子笑盤  
從沒拿過地土風俗遠近道路又不知道不如也打点些本錢和張德輝  
一年來賺錢也罷不賺錢也罷且躲着去二則任任山水也是好的心內主  
意已定至酒席散後便和張德輝說知命他等一二日一同前往晚間薛蟠告  
訴了他母親薛姨媽听了雖是歡喜但又恐他在外生事花了本錢到是末  
事因此不命他去只說好歹你守着我還敢放心些況且也不用做這買賣  
也等不着這几百銀子來用你在家裏安分守己的就強似這几百銀子了薛  
蟠主意已定那里肯依只說天天又說我不知世事這個也不知那個也不學  
如今我發狠把那些沒要緊的都斷了如今要成人立事業學習着買賣又不准  
我了叫我怎麼樣呢我又不是个了頭把我閉在家裏何日是個了日况且那



張德輝又是個年高有德的僭們和他世交我同他去怎麼得有舛錯我就一時半刻有不好的去處他自然說我勸我就是東西貴賤行情他是知道的自然色：問他何等順利到不叫我去過兩日我不告訴家裏私自打點了一走明年發了財回家那時纔知道我呢說畢賭氣睡覺去了薛姨媽听他如此說因和寶釵商議寶釵笑道哥：果然要經歷正事正是好的了只是他的在家時說着好听到了外頭舊病復犯越發難拘束了可但也愁不得許多他若是真改了是他一生的福若不改媽也不能又有別的法子一半盡人力一半听天罷了這命麼大人了若只管怕他不知世路出不得門幹不得事今年閉在家里明年還是這個樣兒他既說的名正言順媽就打諒着丟了八百一十銀子竟交與他試一試橫豎有夥計們幫着也未必好意思哄騙他的二則他出去

了左右沒有助興的人又沒了倚仗的人到了外頭誰還怕誰有了的吃沒了的餓着舉眼無靠他見這樣只怕比在家里省了好事也未可知作書者曾吃此吃此虧故特于此註明使後人深思默戒脂硯齋薛姨媽听了思忖半晌說道是你說的是花兩個錢叫他學些乖來也值了商議已定一宿無語至次日薛姨媽命人請了張德輝德來在書房中命薛蟠款待酒飯自己在後廊下隔着窓子向裏千言萬語祝德托德管輝照管薛蟠張德輝滿口應承吃過飯告辭又回說十四日是上好出行日期大世兄即刻打點行李催下驢子十四一早就長行了薛蟠喜之不盡將此話告訴了薛姨媽姨媽便和宝釵香菱並兩個老年的松二連日打點行裝派下薛蟠薛蟠之乳父老蒼頭一名當年諸事舊僕二名外有薛蟠隨身常使小廝二人主僕一共六人催了三輛大車上行李使物又催了四個長行

騾子薛蟠自騎一疋家內養的鐵青大走騾外備一疋坐馬諸事完畢薛媽媽寶釵等連夜勸戒之言自不必備說至十三日薛蟠先去辭了他舅舅然後過來辭了賈宅諸人賈珍等未免又有餞行之說也不必細述至十四日一早薛姨媽寶釵等直同薛蟠出了儀門母女兩個四隻淚眼看他去了方回來薛姨媽上京帶來的家人不過四五房並兩三個老嫗；小了頭今跟了薛蟠一去外面只剩了一兩個男子因此薛姨媽即日到書房將一應陳設玩器並簾幔等物盡行搬了進來收貯命那兩個跟去的男子之妻一並也進來睡寔又命香菱將他屋裏也收拾嚴緊將門鎖了晚間和我去睡寶釵道媽既有這些作伴不如叫菱姐；和我作伴去我們園裏又空夜長了我每夜作活越多一個人豈不越好薛姨媽听了笑道正是我忘了原該叫他同你去纔是我前還同

你哥：說文杏又小道三不着兩鶯兒一個人不發伏侍的還要買一個了頭  
來使使宝釵道買的不知底裡倘或走了眼花了錢小事沒的淘氣到是慢  
的打听看五知道來歷的買個還罷了閑言過耳無跡然一面說一面命香菱

收拾了衾褥愈救命一個老嫗：並臻兒送至蘅蕪苑去然後宝釵和香菱

同回園中來細想香菱之為人也根基不讓迎探客親不讓鳳秦端雅不讓

為側室且雖曾讀書不能與林湘華並馳于海棠之社耳然此一人豈可不入

園哉故欲令入園終無可入之隙等直再四欲令入園必欲先透行後方可然

何欲兄又如何方可速行日名不可利不可正事不可更消萬人想不到自己

忽一發機之事方可因此思及情之一字及欲素所快者故借情悵二字生出

一事使阿欲游藝之志已堅則菱卿入園之隙方安回思因欲香菱入園是

寫阿欲情悵因欲阿欲情悵先寫一類尚華寔委脫飛密之甚也借規辭評香

菱道我久要和姑娘作伴兒去又害怕奶：多心說我會着園里來還誰知你

竟說了宝釵笑道我知道你心裏羨慕這園子不是一日兩日了只是沒個空

兒就每日來一猶荒；張；的也沒趣兒所以趁着有這機會索性住上一年我也

多個作伴的你也遂了心香菱笑道好姑娘你趁着這個工夫交給我作詩罷

寫得何其有趣令思見菱卿此句合春後絨上另走出一較小美人來並不是  
湘林探鳳等一樣口氣板色真神駿之技雖馳驅萬里而不見有倦怠之色

寶釵笑道我說你待隴望蜀呢我勸你今兒頭一日進來先出園東南門從老

太；起各處各人你都瞧；問候一教兒耳也不必特意告訴他們說搬進園來

若有提起因由你只帶口說我帶了你進來作伴兒就完了回來進了園再到

各姑娘房裏走；香菱應着繞要走時只見平兒忙；的走來忙；二字奇不  
知有何妙文

香兒忙問了好平兒只得陪笑相問寶釵因向平兒笑道我今兒帶了他來作

伴兒正要去回你奶；一教兒平兒笑道姑娘說的是那里話我竟沒話答言

了寶釵道這纔是正理店房也有個主人廟裏也有個住持雖不是大事到底

其得陪笑  
相同由有  
甚限驚慌  
作者意推  
神傷不道

告訴一教便是園裏坐更上夜的人知道添了他兩個也好關門候戶的了你  
 回去告訴一教罷我不打發人去了平兒答應着因又向香菱笑道你既來了  
 也不拜一拜街坊鄰舍去是極恰是戲言定 寶釵笑道我正叫他去呢平兒道  
 你且不必往我家去二爺病了在家裏呢香菱答應着去了先從賈母處來不  
 在話下且說平兒見香菱去了便拉寶釵忙說道姑娘所見我們的聞新文沒有  
 寶釵道我沒聽見新文什麼因連日打發我哥什麼出門所以你們這裏的事一槩也  
 不知道連姊妹們這兩日也沒見平兒笑道老爺把二爺打了箇動不得難道  
 姑娘就沒聽見寶釵道早起恍惚聽見了一句也信不真我也正要瞧你奶  
 去呢不想你來了又是為了什麼打他平兒咬牙罵道都是那賈兩村什麼風  
 村半路途中那里來的餓不死的野雞種認了不到十年生了多少事出來今

年春天老爺不知在那個地方看見了幾把舊扇子回家看家里的所有收着的這些好扇子都不中用了立刻叫人各處搜求誰知就有一個不知死的冤家混號兒姓石世人叫他作石馱子窮的連飯也沒的吃偏他家就有二十把舊扇子死也不肯拿出大門來二爺好容易煩了多少情見了這個人說之再三把二爺請到他家里坐着拿出這扇子畧瞧了一瞧據二爺說原是不能再有的全是湘妃棕竹麋鹿玉竹的皆是古人寫畫真跡因來告訴了老爺老爺便叫買他的要多少銀子給他多少偏那石馱子說我餓死凍死一千兩銀子一把我也不賣老爺没法子天：罵二爺沒能為已經許了他五百兩先兌銀子後拿扇子他只是不賣只說要扇子先要我的命姑娘想：這有什麼法子誰知兩村那沒天理的聽見了便設了個法子託他拖欠了官銀拿他到衙門里去說兩

欠官銀變賣家產賠補把這扇子抄了來作了官價送了來那石獸子如今不知是死是活老爺拿着扇子問着二爺說人家怎麼丟了來二爺道說了一句為這點子小事弄得人坑家敗業也不笑什麼能為老爺听了就生了氣說二爺拿話堵老爺因此這是第一件大的這几日還有几件小的我也記不清所以都湊在一處就打起來了也沒拉倒用板子棍子就站着不知拿什麼混打一頓臉上打破了兩處我們聽見姨太太：這里有一種丸藥上棒塘的姑娘快尋一丸子給我宝釵听了忙命鶯兒去要了一丸來與平兒宝釵道既這樣替我問候罷我就不去了平兒答應着去了不在話下且說香菱見過衆人之後吃過晚飯宝釵等都往賈母處去了自己便往滿湘館中來此時黛玉已好了大半見香菱也進園來任自是欢喜香菱因笑道我這一進來了也得了空兒



好歹教給我作詩就是我的造化了代玉笑道既要作詩你就拜我作師我雖  
 不通大畧也還教得起你香菱笑道果然這樣我就拜你作師你可不許賦煩  
 的代玉道什麼難事也值得去學不過是起承轉合當中承轉是兩付對子平  
 教對仄教虛的對寔的寔的對虛的若是果有了奇句連平仄虛寔不對都使  
 得的香菱笑道怪知道我常美一本舊詩偷空兒看一兩首又有對的極工的  
 又有不對的又聽見說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看古人的詩上亦有順的亦  
 有二四六上<sub>錯</sub>了的所以天<sub>道</sub>：疑惑如今听你一說原來這些格調規矩竟是  
 末事只要詞句新奇為上代玉道正是這個道理詞句究竟還是末事第一主  
 意要緊若意趣真了連詞句不用修飾自是好的這叫做不以詞害意香菱笑  
 道我只愛陸放翁的詩

重簾不捲留香久

古硯微凹聚墨多

說的真有趣代玉道斷不可<sup>學</sup>這樣的詩你們因不知詩所以見了這淺近的就愛一入了這個格局再學不出來的你只聽我說你若真心要學我這里有王摩詰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讀一百首細心揣摩透熟了然後再讀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次再<sup>把</sup>李青蓮的七言絕句讀一二百首肚子裏先有了這三個人作了底子然後再把陶淵明應璩謝阮庾鮑等人的<sup>又</sup>一看你<sup>又</sup>是一個極聰敏伶俐的人不用一年的工夫不愁不是詩翁了香菱听了笑道既這樣好姑娘你就把這書給我拿出來我帶回去夜裏念几首也是好的代玉听說便命紫鵝將王右丞的五言律拿來遞與香菱又道你只看<sup>有</sup>紅圈的都是我選的有一首念一首不明白的問你姑娘或者遇見我：講與你就是了香菱

拿了詩回至蘅蕪院中諸事不顧只向燈下一首一首的讀起來寶釵連催他  
 數次睡覺他也不睡寶釵見他這般苦心只得隨他去了一日代玉方梳洗完  
 了只見香菱笑吟吟的送了書來又要換杜律代玉笑道共記得多少首代玉  
 笑道凡紅圈圈的我盡讀了代玉道可領畧了此滋味沒有香菱笑道領畧了  
 些滋味不知可是不是說與你听代玉笑道正要講完討論方能長進你且  
 說來我听香菱笑道據我看來詩的好處有口裏說不出來的意思想去却是  
 逼真的有似乎無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的情的代玉笑道這話有了些意思但  
 不知你從何處見得香菱笑道我看他塞上一首那一聯云

大漠孤烟直 長河落日圓

想來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圓的這直字似無理圓字似太俗合上書一想到

像是見了這景的下若說再找兩個字換這兩個竟再找不出兩個字來再還有

日落江湖白 潮來天地青

這白青兩個字也似無理想來必得這兩個字繞形容得盡念在嘴裏到像有  
几千斤重的一個橄欖還有

渡頭餘落日 墟里上孤烟

這餘字和上字難為他這麼想來我們那年上京來那日下晚便灣住船岸上  
又沒有人家只有几棵樹遠處的几家人家作晚飯那個烟竟是碧青連雲直上  
誰知我昨日晚上讀了這兩句到像我又到了那個地方去了正說着寶玉和  
探春也來了也都入坐听他講詩寶玉笑道既是這樣也不用着詩會心處不  
在多听你說了這兩句可知三昧你已得了代玉笑道你說他這上孤烟好你

還不知他這一句還是套了前人的，保我給你這一句瞧，更比這個淡而現成說着，便把陶淵明的

暖：遠人村 依：墟里烟

翻了出來，逋與香菱香菱瞧了點頭，嘆賞笑道：「原來上字是從依，兩個字上化出來的。」宝玉大笑道：「你已得了，不用再諱，越發倒學雜了。」你就作起來，必是好的。探春笑道：「明兒我補一個來，來請你入社。」香菱笑道：「姑娘何苦打趣我？不過是心裏羨慕，繞學着頑罷了。」探春代玉都笑道：「誰不是頑？難道我們是認真作詩呢？若說我們認真成了詩，出了這園子，把人的牙還笑倒了呢。」宝玉道：「這也笑自暴自棄了。」前日我在外頭和相公們商議話兒，他們所見僭僭們起詩社，求我把稿子給他們瞧，我就寫了幾首給他們看，誰不真心嘆服他們？」

却抄了刺去了探春代玉忙問道這是真話麼宝玉笑道說謊的是那架上的  
鸚哥代玉探春聽說都道你真；胡鬧且別說那不成詩便是成詩我們的筆  
墨也不該傳到外頭去宝玉道這怕什麼古來閨閣中的筆墨不要傳出去如  
今也沒有人知道了說着只見惜春打發了入畫來請宝玉宝玉方去了香菱  
又逼着代玉換出杜律來又央代玉探春二人出個題目讓我謫去謫了來替  
我改正代玉道昨夜的我最好我正要謫一首竟未謫成你竟作一首來十四  
寒的韻由你愛用那幾個字去香菱听了喜的拿回詩來又苦思一回作兩句  
詩又捨不得杜詩又讀兩首如此茶飯無心坐卧不定宝釵道何苦自尋煩惱  
都是釵兒引的你我和他笑眼去你本來歡頭歡腦的再添上這個越發弄成  
個歡子了歡頭歡腦的有趣之至最恨野史有一百个女子皆曰聰敏伶俐竟  
竟看來他行為也只平；今以歡字為香菱定評何年無帽之至也

香菱笑道好姑娘別混我如聞一面說一面揮手如見作了一首先與寶釵看了笑道這個不好不是這個作法你別怕燥只管拿了給他照去看他怎麼說香菱听了便拿了詩找代玉代玉看時只是罵道是

月桂中天夜色寒

清光皎：影團：

詩人助興常思玩

野客添愁不忍觀

翡翠樓邊懸玉鏡

珍珠簾外掛冰盤

良宵何用燒銀燭

晴彩輝煌映畫欄

代玉笑道意思却有只是措詞不雅皆因你看的詩少被他縛住了把這首丟開再作一首只管放開膽子去作香菱听了默然的回來越性連房也不入只在池邊樹下或坐在山石上出神或蹲在地下掘土來往的人都詫異李執事

釵探春寶玉等听得此信都遠々的站在山坡上瞧着他只見他皺一回眉又自己含笑一回寶釵笑道這個人定要瘋了昨夜啣々嚷々直鬧到五更天纔睡下沒一頓飯的工夫天就亮了我就聽見他起來了忙々碌々梳了頭就找釵兒去一回來了歎了一日作了一首又不好這會子自然另作呢寶玉笑道這正是地靈人傑天生人再不虛賦情性的我們成日嘆說可惜他這麼個人竟俗了誰知到底有今日可見天地至公寶釵笑道你能勾像他這苦心就好了學什麼有個不成的寶玉不答只見香菱興頭々的又往代玉那邊去了探春笑道借們跟了去看他有些意思沒有說着一齊都往瀟湘館來只見代玉正拿着詩和他講究衆人因問代玉作的如何代玉道自然笑難他了只是還不好這一首過于穿鑿了還得另作衆人因要詩看時只見作道



非銀非水映窓寒

試看晴空護玉盤

淡：梅花香欲染

絲：柳帶露初乾

只疑殘粉塗金砌

恍若輕霜抹玉欄

夢醒西樓人跡絕

餘容猶可隔簾看

寶釵笑道不像吟月了月字底下添一個色字到還使得你看句：到是月色這也罷了原來詩從胡說來再遲几天就好了香菱自為這首妙絕听如此說自己掃了興不肯去開手便要思索起來因見他姊妹們說笑便自己走至階前竹下閑步梳心搜胆耳不傍聽目不別視一時探春隔窓笑說道你閑：罷香菱忙：答道閑字是十五刑的你錯了韻了衆人听了不覺大笑起來寶釵道可真是詩魔了都是掣兒引的他代玉道聖人說誨人不倦他又來問我：

豈有不說之理李執笑道借們拉了他往四姑娘房裏去引他瞧：畫兒叫他醒一醒纔好說着真個出來拉了他過藕香榭至煖香塢中惜春正乏倦在床上歪着睡午覺畫繒立在壁間用紗罩着衆人喚醒了惜春揭紗看時十停方有了三停香菱見畫上有幾個美人因指着笑道這一個是我們姑娘那一個是林姑娘探春笑道凡會作詩的都畫在上頭伏學罷說着頑笑了一回各自散着香菱滿心中還是想詩至晚間對燈出了一回神至三更以後上床卧下兩眼鰓：直到五更方纔朦朧睡去了一時天亮寶釵醒了听了一听他安穩睡了心下想他翻騰了一夜不知可作成了這會子乏了且別叫他想想着只听香菱從夢中笑道可是有了難道這一首還不好寶釵听了又是可嘆又是可笑連忙喚醒了他問他得了什麼你這誠心都通了倦了李不成詩還

弄出病來呢一面說一面梳洗了會同姊妹往賈母處來原來香菱苦志李詩  
精血誠聚日間做不出忽于夢中得了八句梳洗已畢便忙錄出來自己並不  
知好歹便拿來又找代玉剛到沁芳亭這見李紈與眾姊妹方從王夫人處回

來寶釵正告訴他們說他夢中作詩說夢話

一部大書起是夢寶玉情是夢賈

夢今作詩也是夢一並風月極亦從夢中所有故紅綰夢也索  
今批評亦在夢中特為夢中之人特作此一大夢也脂硯齋 眾人正笑搖頭  
見他來了便都爭着要詩看且聽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此回係大觀園集十二正釵之文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紅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膾

話說衆人見衆人正說笑他便迎上去笑道你們看這一首若使得我便還學若還不學我就死了這作詩的心了說着把詩遞與黛玉及衆人看時只見寫道是

精華欲掩料應難

影自娟娟魄自寒

一片砧敲千里白

半輪雞唱五更殘

綠蓑江上秋聞笛

紅袖樓頭夜倚欄

博得嫦娥應借問

緣何不使永團圓

衆人看了笑道這首不但好而且新巧有意趣可知俗語說天下無難事只怕  
有心人社里一定請你了香菱听了心下不信料着是難<sup>他</sup>瞞哄自己的話還只  
管問代玉宝釵等正說之間只見幾個小了頭並老婆子忙忙的走來都笑道  
來了好些姑娘奶子們我們都不認得奶子姑娘們快認親去李紈笑道這是  
那里的話你到底說明白了是誰的親戚那婆子了頭都笑道奶子的兩位妹  
子都來了還有一位姑娘說是薛大姑娘的妹：還有一位爺說是薛大爺的  
兄弟我這會子請姨太太去呢奶子和姑娘們先上去罷說着：一送去了宝釵  
笑道我們薛蝌和他妹：來了不成李紈也笑道我們嬌子又上京來了不成  
他們也不能湊在一處這可是奇事大家納悶來至王夫人上房只見烏歷：  
一地的人原來邢夫人之兄嫂帶了女兒岫烟進京來接邢夫人的可巧鳳姐



之兄王仁也正進京兩親家一處打幫來了走至半路泊船時正遇見李執之寡孀帶着兩個女兒大名李紋次名李綺也上京大家叙起來又是親戚因此三家一路同行後有薛蟠之後弟薛蝌因當年父親在京時已將胞妹薛寶琴許配都中梅翰林之子為婚正欲進京發嫁聞得王仁進京他也帶了妹子隨後趕來所以今日會齊了來訪投各人親戚于是大家見禮叙過賈母王夫人都歡喜非常賈母因笑道怪道昨日晚上燈花爆了又爆結了又結原來應到今日一面叙些家常一面收着帶來的禮物一面命留酒飯鳳姐兒自不必說忙上加忙李執之自然和孀母姊妹叙離別之情代玉見了先是歡喜次後想起衆人皆有親眷獨自己孤單無個親眷不免又去垂淚寶玉深知其情十分勸慰了一番方罷然後空玉忙去東至怡紅院中向襲人麝月晴雯等笑道

你們還不快看人去誰知宝姐：的親哥：哥是那個樣子他這叔伯弟兄形  
容舉止另是一樣了到像是宝姐：的同胞弟兄似的更奇在你們成日家只  
說宝姐：是絕色的人物你們如今照：他這妹子更有大嫂：這兩個妹子  
我竟形容不出了老天老天你有多少精華靈秀生出這些人上之人來可知  
我井底之蛙成日家自說現在的這几个人是有一無二的誰知不必遠尋就  
是本地風光一個賽似一個如今我又長了一層學問了除了這几个難道還  
有几个不成一面說一面自笑自嘆襲人見他又有了魔意便不肯去照晴雯  
等早去照了<sup>夏</sup>過回來<sup>着</sup>笑向襲人道你快照：去太太：的一个姪女兒宝  
姑娘一个妹：大奶：兩個妹：到像一把子四根水<sup>意</sup>兒一語未了只見探  
春也笑着進來找宝玉因說道借們的詩社可興旺了宝玉笑道正是呢這是

你一高興起詩社所以鬼使神差來了這些人但這一件不知他們可學過作詩不曾探春道我纔都問了問他們雖是他們自謙看其光景沒有不會的使是不會也沒難處你看香菱就知道了衆人笑道他們說薛大姑娘的妹：更好三姑娘看着怎麼樣探春道果然的話據我看連他姐：並這些人搵不及他衆人听了又是詫意又笑道這也奇了還從那里再好的去呢我到要照：去探春道老太：一見了喜歡的無可不可已經逼着太：認了乾女兒了老太：要養活纔到已經定了寶玉喜的忙問這果然的話探春道我几時說過又笑道有了這個好孫女兒就忘了這孫子了寶玉笑道這到不妨原談多疼女兒些纔是正理明兒十六偕們起社了社了探春道林了頭到起來了二姐：又病了終是七上八下的寶玉道二姐：又不大作詩沒有他又何妨探春

道越性等几天他們新來的混熟了偕們邀上他們豈不好這會子大嫂子宝  
姐：心裏自然沒有詩興的况且湘雲沒來掣兒劉好了人：不合式不如等  
着雲了頭來了這几个新的也熟了掣兒也大好了大嫂子和宝姐：心也閑  
了香菱詩也長進了如此邀一滿社豈不好咱們兩個如今且往老太：那里  
去听：除寶姐：的妹：不笑外他一定是在偕們家住定了的倘或那三个  
要不在偕們這里住偕們央告着老太：留下他們在園子里住下偕們豈不  
多添几个人越發有趣了宝玉听了喜的眉開眼笑忙說道到你明白我終  
久是個糊塗心腸空喜歡一會子却想不到這上頭來說着兄妹兩個一齊往  
賈母處來果然王夫人已認了寶琴作乾女兒賈母歡喜非常連園中也不命住  
晚上跟着賈母一處安寢薛蝌自向薛蟠書房中住下賈母便和那夫人說你

姪女兒也不必家去了園裏住几天狂；再去邢夫人兄嫂家中原艱難這一上京原仗的是邢夫人與他們治房舍幫盤纏听如此說豈不願意邢夫人便將岫烟交與鳳姐兒鳳姐兒籌算得園中姊妹多性情不一且又不便另設一處莫若送到迎春一處去倘日後邢岫烟有些不遂意的帶縱然邢夫人知道了與自己無干從此後若邢岫烟家去住的日期不笑若在大觀園住到一個月上鳳姐兒亦照迎春例送一分與岫烟鳳姐兒冷眼敲音顛奪心內忖度也岫烟心性為人竟不像邢夫人及他的父母一樣却是溫厚可疼的人因此鳳姐兒又憐他家貧命苦比別的姊妹多疼他些邢夫人到不大理論了賈母王夫人曰素喜李紈賢惠且輕年守節令人敬伏今見他寡孀來了便不肯令他外頭去住那李紈雖十分不肯無奈賈母執意不從只得帶着李紈李綺在稻香村

住下來當下安插既定誰知保齡侯史勇又遷委了外省大員不日要帶了家眷去上任賈母因捨不得湘雲便留下他了接到家中原要命鳳姐兒另設一處與他住史湘雲執意不肯只要與寶釵一處住因此就罷了此時大觀園中比先更熱鬧了多少李紈為首餘者迎春探春惜春寶釵代任湘雲李紈李綺寶琴邢岫烟再添上鳳姐兒和寶玉一共十三個叙起年庚除李紈年與鳳姐兒紀最長他十五個人皆不過十五六七歲或有這三個同年或有那五個共歲或有這兩個同月同日那兩個同刻同時所差者大半是時刻月分而已連他們自己也不能細二分晰不過是弟兄姊妹兩個字隨便亂叫如今香菱正滿心滿意只想作詩又不敢十分囉唆寶釵可巧來了個史湘雲那史湘雲又是極愛說話的那里禁得起香菱又請教他談詩越發高了興沒盡夜高談濶論起來

釵曰笑道我實在聒噪的受不得了一个女孩兒家只管拿着詩作正經事講  
 起來叫有學問的人听了反笑話說不守本分的一个香菱沒開清偏又添了  
 你這麼个話口袋子滿嘴里說的是什麼怎麼是杜工部之沉鬱韋蘇州之淡  
 雅又怎麼是溫八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放着兩個現成的詩家不知道提那  
 些死人做什麼湘雲听了忙笑問道是那兩個好姐：你告訴我宝釵笑道歎  
 香菱之心苦瘋湘雲之話多湘雲香菱听了都笑起来正說着只見宝琴來了  
 披着一領斗篷金翠輝煌不知何物宝釵忙問這是那里的宝琴笑道因下雪  
 珠兒老太：找了這一件給我的香菱上來瞧道怪道這麼好看原來是孔雀  
 毛織的湘雲道那里是孔雀毛就是野鴨子頭上的毛作的可見老太：疼你  
 了這樣疼宝玉也沒給他穿宝釵道真俗語說各人有緣帶來的法他也再想不到他

這會子來既來了又有老太太：這應疼他湘雲道你除了在老太太：跟前就在園裏來這兩處只管頑笑吃喝到了太：屋裏若太太在屋裏只管和太：說笑多坐一回無妨若太：不在屋裏你別進去那屋裏人多心壞都是要害借們的說的宝釵宝琴香菱鶯兒等都笑了宝釵笑道說你沒心却又有心雖然有心到底嘴太直了我們這琴兒就有些像你：天：說要我作親姐：我今兒竟叫你認他作親妹：罷了湘雲又聽了宝琴半日笑道這一件衣裳也這配他穿別人穿了寔在不配正說着只見琥珀走來笑道老太太：說了叫宝姑娘別管繫了琴姑娘他還小呢讓他愛怎麼樣就怎麼樣要什麼東西只管要去別多心宝釵忙起身答應了又推宝琴笑道你也不知是那里來的福氣你到去罷仔細我們委實屈着你我就不信我那些兒不如你說話之間實玉代玉



都進來了。寶釵猶自嘲笑。湘雲目笑道：「寶姐：你這話雖是頑話，恰有人真心是這樣想呢。」琥珀笑道：「真心惱的再沒別人，就這是他口裏說，手指着寶玉。寶釵湘雲都笑道：「他到不是這樣人。」琥珀又笑道：「不是他就是他，說着又指着代玉。湘雲便不則聲。」走不知道代玉病中相琥珀又笑道：「更不是了我的妹：和他的妹：一樣他喜歡的比我還甚呢。」那里還惱你信口兒混說他的那嘴。有什麼寔據。寶玉素習深知代玉有些小性兒，且尚不近日代玉和寶釵之事，正恐費母疼。寶琴心中不自在，今見湘雲如此說了，寶釵又如此答，再審度代玉顏色，亦不似往時，果然與寶釵之說相符。心中悶：不樂目想他兩個素日不是這樣的好。今看來竟更比他人好十倍。一時林代玉又趕着寶琴做妹：並不提名道姓，真是親姊妹一般。那寶琴年輕心熱，四字道盡不化且本性聰

敏自幼讀書識字

我批此書竟得一秘訣以告諸公凡塾史中所云才親後全佳人者細之通審之只得一個粗知筆墨之女子耳此書凡

云知書識字者便是上詩才女不信時只看他通即行為及詩詞詠諧皆可  
妙在此書從不肯自下評註云此人係何等入只借書中人閑評一二語故不  
得有未審之疑被看書者指出真狡猾之筆身今在賈府住了兩日大槩人物已知又見諸姊妹都不

是他輕薄脂粉丑又和姐二皆和契故也不肯怠慢其中又見林代玉是個出

類拔萃的便更與代玉親敬近異常宝玉看着只是暗三的納罕一時宝釵姊妹

往薛姨媽房內去後湘雲往賈母處來林代玉回房歇着宝玉便找了代玉來

笑道我雖看了西廂記也曾有明白的几回說了去笑你曾惱過如今想來竟

有一句不解我念出來你講：我听代玉听了便知有文章因笑道你念出我

听：宝玉笑道那鬧簡上有一句說得最好是几時孟光接了梁鴻業這句最

妙孟光接了梁鴻業這五個字不過是現成的典難為他這是几時三個虛字

問的有趣是几時接了你說：我听：代玉听了禁在在也笑起來因笑道這  
 原問的好他也問的好你也問的好宝玉道先時你只疑我如今你也沒的說  
 我反落了摸不着頭腦代玉笑道誰知他竟真是個好人我素日只當他藏奸因把說錯  
 了酒今起連燕窩病中所談之事細：告訴了宝玉宝玉方知緣故因笑道我  
 說呢正納悶是几時孟光接了梁鴻素原來是從小孩兒口沒遮攔就接了素  
 了代玉因又說起寶琴來想起自己沒有姊妹不免又哭了寶玉忙勸道你又  
 自尋煩惱了你瞧：今年比舊年越發瘦了你還不保養每天好：的你必是  
 自尋煩惱哭一會子纔笑完了這一天的事代玉拭淚道近來我只覺心酸眼  
 淚恰像比旧年少了些的心里只管酸痛眼淚恰不多宝玉道這是你哭慣了  
 心里起的豈有眼淚會少的正說着只見他屋里的丫頭送了猩：毡斗

蓬來又說大奶：繞打發人來說下了雪要商議明日請人作詩呢一語未了  
只見李紈的了頭走來請代玉宝玉便邀着代玉同往稻香村來代玉換上描  
金描雲紅香羊皮小鞋褂罩子一件大紅羽紗面白狐狸裏的鶴氅束一條金  
閃綠雙環四合如意絛頭上罩了雪帽二人一齊踏雪行來只見衆姊妹都在  
那邊都是一色大紅猩：毡與羽毛緞斗篷李紈穿一件青哆囉呢呢對襟褂  
子薛宝釵穿一件蓮青斗紋錦上添花洋線番氍毹的鶴氅那岫烟仍是家藏  
舊衣並無避雪之衣一時史湘雲來了穿着寶母與他的一件貂鼠腦袋面  
子大毛黑灰鼠裏子裡外焮燒大褂子頭上帶着一頂挖雲鵲黃片金裏大紅  
猩：毡昭君套又圍着大貂鼠風領代玉先笑道你們瞧：孫行者來了他一  
般的他拿着雪褂子故意粧出個小騷達子來湘雲笑道你們瞧我裏頭打扮

的一面說一面脫了褂子只見他裏頭穿着一件半新的靠色三銀領袖香色盤金五色繡龍窄褶小袖掩衿銀鼠短袄裡面短的一件水紅粧緞狐臄褶子腰裏繫一束着一條蝴蝶結子長總五色宮絛脚下也穿着鹿皮小靴

越顯的蜂腰猿背寫勢柳形近之拳譜中有坐馬勢使似柳之蹲立昔人愛輕捷使俏閑取一柳觀其仰頭疊胸之勢今四字無

出處却馬盡笑暗視齊評衆人都笑道偏他這愛打扮成個小子的樣兒原比他打扮女兒

更俏麗了些湘雲道快高議作詩我听是誰的東家李執道我的主意想來

昨兒的正日已過了再等正日又太遠可巧又下雪不如大家湊個社又替他

們接風又可以作詩你們意思怎麼樣宝玉先道這話狠是只是晚了晚了若

到明兒晴了又無趣衆人看到這道雪未必晴縱晴了這一夜下的也勾賞了李

執道我這裡雖好又不如蘆雪戶好我已經打發人籠地炕去了借們大家擁

爐作詩老太：想來未必高興況且借們小頑意兒早給鳳丫頭個信兒就是了  
你們每人一兩銀子就殼了送到我這裏來指着香菱寶琴李紋李綺岫烟  
五個不笑冰借們裏頭二丫頭病了不笑四丫頭告了假也不笑你們四分子  
送了來我色再總會出五六兩銀子也儘殼了宝釵等一齊應諾曰又擬題限韻李紈  
笑道我心里自己定了等到了明日臨期橫豎知道說畢大家又閑話了一回  
方往賈母處來本日無話到了次日一早寶玉因心裡記掛着這事一夜沒好  
生得睡天亮了就爬起来掀開帳子一看雖門窗尚掩只見窗上光輝奪目心  
內早躊躇起來憤怒定是晴了日光已出一面忙起來揭起窗簾從玻璃窗內  
往外一看原來不是日光竟是一夜大雪下將有一尺多厚天上仍是搖綿扯  
絮一般宝玉此時歡喜非常忙喚人起來盥漱已畢只穿一件茄色哆囉呢狐

皮袄子單一件海龍皮小；鷹膀褂束了腰披了玉針綫戴上金藤笠登上沙棠履忙忙的往蘆雪庵出了院門四顧一望並無二色遠近的是青松翠竹自己却如裝在玻璃盒內一般于是走至山坡之下順着山脚剎轉過去已聞得一股寒香拂鼻回頭一看恰是妙玉門前櫳翠庵中有十數株紅梅花開的如胭脂一般映着雪色分外顯得精神好不有趣宝玉便立住細細的賞玩一回方走只見蜂腰板橋上一個人打着傘走來是李紈打發了請鳳姐兒去的人寶玉來至蘆雪庵只見了孀婆子正在那里掃雪開道原來這蘆雪庵蓋在傍山臨水河灘之上帶几間茅簷土壁橫籬竹牖推牕便可垂釣四面都是蘆葦掩覆一條去逕遠近穿蘆度葦過去便是藕香榭的竹橋了衆了孀婆子見他披蓑戴笠而來却笑道我們纔說正少一个漁翁如今都全了姑娘們吃了飯纔

來呢你也太性急了。寶玉听了只得回來。到至沁芳亭見探春正從秋爽齋來圍着大紅猩猩斗篷戴着觀音兜扶着丫頭後面一個婦人打着青油細傘。寶玉知他往賈母處去便立在亭邊等。他來到二人一同出園前去。寶琴正在裏間房內梳洗更衣。一時衆姊妹來齊。寶玉只嚷餓了。連催飯好容易等擺上來。頭一樣菜便是牛乳蒸羊羔。賈母便說這是我們有年紀的人的藥。沒見天日的東西。可惜你們小孩子們吃不得。今兒另外有新鹿肉。你們等着吃。衆人答應了。寶玉却等不得。只拿茶泡了一碗飯。就着野雞瓜醬忙忙的咽完了。賈母道。我知道你們今兒又有事情。連飯也不顧吃了。便叫留着鹿肉與他晚上吃。鳳姐忙說還有呢。方纔罷了。史湘雲便悄和寶玉計較道。有新鹿肉不如偈們要一塊。自己拿了園裡弄着。又頑。又吃寶玉听了。巴不得一教兒便真和



鳳姐要了一塊命婆子送入園去一時大家散後進園齊往芦雪广來听李紈出題限韵獨不見湘雲寶玉二人代玉個再到不了一處若到一處生出多少故事來這會子一定笑計那塊鹿肉去了

聯詩極雅之事偏于雅前寫出小兒喫膾茹血極醜的事未為錦心繡

配作

正說着只見李嬌也走來看熱鬧因問李紈道怎麼一個帶玉的哥兒和

那一個掛金麒麟的姐兒那樣干淨清秀又不少吃的他兩個在那裡商議着要吃生肉呢說的有來有去的我只不信肉也生吃得衆人听了都笑道了不得快拿了他兩個來代玉笑道這可是靈了頭鬧的我的卦再不錯李紈等忙出來找着他兩個說道你們兩個要吃生的我送你們到老太太：那里吃去那怕吃一隻生鹿撐病了不與我相干這麽大雪怪冷的替我作禍呢寶玉笑道沒有的事我們燒着吃呢李紈道這還罷了只見老婆們掣了鉄炉鉄叉鉄

絲縲來李執道仔細割了手不許哭說着同探春進去了鳳姐打發了平兒果  
回覆不能來為發放年例忙忙湘雲見了平兒那里肯放平兒也是個好頑的  
素日跟着鳳姐兒無所不至見如此有趣樂得頑笑曰而褪去手上的鐲子三  
個圍着火爐兒便要燒三塊吃那邊寶釵代玉平素看慣了不以為異寶琴  
等及李嫻深為軍事探春與李執等已議定了題韻探春笑道你聞：香氣這  
里都聞見了我也吃去說着也找了他們來李執也隨來說客已齊了你門還  
吃不穀湘雲一面吃一面說道我吃這下方愛吃酒吃了酒纔有詩若不是這  
鹿肉今兒斷不能作詩說着只見寶琴披着鳧靨裘站在那里笑湘雲笑道傻  
子過來嚐：寶琴笑說怪賊的寶釵道道你嚐：去好吃的你林姐：弱吃了  
不消化不然他也愛吃寶琴听了便過去吃了一塊果然好吃竟好吃便也吃

起來一時鳳姐兒打發小了頭來叫平兒平兒說史姑娘拉着我呢你先走罷  
 小了頭去了一時只見鳳姐也披了斗蓬走來笑道吃這樣好東西也不告訴  
 我說着也湊着一處吃起來代玉笑道那裏找這一群花子去罷了罷了今日  
 芦雪广遭劫生：被雲丫頭作踐了我為蘆雪广一大哭大約此話不獨代  
玉現書者亦如此  
 湘雲冷笑道你知道什麼是真名士自風流你們都是假清高最可厭的我  
 們這會迴子捏捏大嚼回來却是錦心繡口宝釵笑道你回來着作的不好  
 了把那肉拈拈了出來就把這雪壓的芦葦子搥上些以完此劫說着吃畢洗浴  
 了一回平兒帶錫子時却少了一箇左右前後亂找了一番踪跡全無衆人都  
 詫噫鳳姐兒笑道我知道這錫子的去向你們只管作詩去我們也不用找只  
 管前頭去不出三日色管就有了說着又問你們今兒作什麼詩老太：說了

離年又近了正月裡還該作些燈謎兒大家頑笑衆人听了都笑道可是到呢忘了如今赶着作几个好的預備正月裡頑說着一齊來至地炕屋內只見杯盤菓菜俱已擺齊牆上已貼出詩題韵脚格式來了室玉湘雲二人忙着時只見題目是即景聯句五言排律一首限二蕭韵後面尚未列次序李執道我不大會作詩我只起三句罷然後誰先詩了誰先聯室釵道到底分個次序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五十回

蘆雪六爭聯即景詩

暖春鳩創製春燈謎

句出者似是批  
語不宜混入

話說薛寶釵道到底分個次序讓我寫出來說着便令衆人拈闌為序起首恰是李氏一定要按次序恰又不按次序似脫落處而不脫落文章歧路如此然後按次各開出鳳姐兒說道既是這樣說我也說一句在上頭衆人都笑說道更妙了寶釵便將稻香老農之上補了一個鳳字李氏又將題目講與他聽鳳姐兒想了半日笑道你們別笑話我：只有一句粗話下剩的我就不知道了衆人都笑道越是粗話越好你說了只管幹正事去罷鳳姐兒笑道我想下雪必刮北風昨夜聽見了一夜的北風我有了一句就是一夜北風驟可使得

眾人听了都相視笑道這句雖粗不見底下的這正是會作詩的起法不但好  
而下留了多少地步與後人就是這句為首稻香老農快馬上續下去鳳姐和  
李嬌兒又吃了兩盃酒自去了這里李執便寫了一夜北風

自己聯道

開門雪尚飄

入泥憐潔白

香菱道

匝地惜瓊瑤

有意榮枯艸

探春道

無心飾善苦

價高村釀熟

李綺道

年稔府梁饒

葭動灰飛管

李紋道

陽回斗轉杓

寒山已失翠

岫烟道

凍浦不聞潮

易掛跡枝柳

湘雲道

難堆破葉蕉

麝煤融寶鼎

寶琴道

綺袖籠金貂

光奪窓前鏡

黛玉道

香粘壁上椒

斜風仍故：

寶玉道

清夢轉聊：

何處梅花笛

寶釵道

誰家碧玉簫

鰲愁坤軸限

李纨笑道我替你們看熱酒去罷寶釵命寶琴續聯只見湘雲起來道

龍鬬陣雲銷

野岸迴孤棹

寶琴也站起道



吟鞭指灞橋

賜裘憐撫戍

湘雲那里肯讓人且別人也不如他敏捷都看他揚眉挺身的說道

加絮念征徭

均埵審夷險

寶釵連教讚好也使聯道

枝柯怕動搖

籃二輕起步

黛玉忙聯道

翦三舞隨腰

煮芋成新賞

一面說一面推宝玉命他聯宝玉正看宝釵宝琴黛玉三人共戰湘雲十分有趣那里還顧得聯詩今見黛玉推他方聯道

撒盞是舊諺

葦蓑猶泊釣

湘雲笑道你快下去你不中用到就擱了我一面只听寶琴聯道

林斧不聞樵

伏象千峰凸

湘雲忙聯道

盤蛇一逕遙

花緣經冷緒

寶釵與衆人又忙讚好探春又聯道

色豈畏霜凋

深院蘼寒雀

湘雲正渴了忙二的吃茶已被岫烟道

空山泣老鴉

堦墀隨工下

湘雲忙丟了茶盃忙聯道

池水任浮漂

照耀臨清曉

黛玉聯道

繽紛入永宵

誠忘三尺冷

湘雲忙笑聯道

瑞釋九重焦

僵卧誰相問

寶琴也忙笑聯道

狂遊客喜招

天機斷縞帶

湘雲又忙道

海市失蛟鞘

林代玉不容他出再說接着便道

寂寞對臺榭

湘雲忙聯道

清負懷羣瓢

宝琴也不容情也忙道

烹茶冰漸沸

湘雲見這般自為得趣又是笑又忙聯道

煮酒禁難燒

黛玉也笑道

沒帚山僧掃

宝琴也笑道

埋琴稚子挑

湘雲笑的灣了腰忙念了一句衆人問到底說的什麼湘雲喊道

石樓閑睡鷓

黛玉笑的握着胸口高聲嚷道

錦扇爇親猫

宝琴也忙笑道

月窟翻銀浪

湘雲忙聯道

霞城隱赤標

黛玉忙笑道

沁梅香可嚼

宝釵笑稱好也忙聯道

淋竹醉堪調

宝琴也忙道

或濕鴛鴦帶

湘雲忙聯道

特疑翡翠翹

黛玉又忙道

無風仍脉々

宝琴又忙笑聯道

不雨亦潇々

湘雲伏着已笑軟了衆人看他三人對搶也都不願作詩願看着也只是笑代玉還推他往下聯又道你也有才盡之時我听：還是什麼舌根嚼了湘雲只伏在宝釵懷里笑个不住宝釵推他起來道你有本事把二蘭的韵全用完了我纔伏你湘雲起身笑道我也不是作詩竟是搶命呢衆人笑道到你說罷探春早已料定沒有自己聯的了便早駕出來曰說還沒收住呢李紈听了接過來便聯了一句道

欲誌今朝樂

李綺收了一句道

憑詩祝舜堯

李紈道穀了穀了雖沒作完了韵膳的御的字實若生扭用了到不好了說着大家果

細：評論一回獨湘雲的多都笑道這都是那塊鹿肉的功劳李紈笑道逐句  
評去都選一氣只是宝玉又落了第了宝玉笑道我原不會聯句只好擔待我  
罷李紈笑道也沒有社：擔待你的又說韻險了又整悞了又不會聯句了今  
日必罰你我才看見櫳翠庵的紅梅有花趣我要折一枝來挿瓶可厭妙玉為人  
我不理他如今罰你去取一枝來衆人都道這罰的又雅又有趣宝玉也樂  
為答應着就要走湘雲代玉一齊說道外頭冷得狠你且吃盃熱酒再去湘雲  
早執起盃來代玉遞了一個大盃滿斟了一杯湘雲笑道你吃了我們的酒你  
要取不來加倍罰你宝玉忙吃一杯冒雪而去李紈命人好着跟着代玉忙攔  
說不必有了人反不得了李紈點頭說是一面命了饗將一箇美女簪眉執盃  
來斟了水準備挿梅花回又笑道回來詠紅梅了湘雲忙道我先作一首宝釵



忙道今日斷乎不容你作再了你都搶了去別人都閉着也沒趣回來還罰寶玉他說不會聯句如今就叫他自己作去想到此寶玉已到庵中矣代玉笑道這話狠是我還有個主意方才聯句不穀莫若揀着聯的少的人作紅梅寶釵笑道這話是極方纔邢李三位屈才且又是客琴兒和顰兒雲兒三個人也搶了許多我們一概都別作只讓他三個作纔是李紈因說綺兒也不大會作還是讓琴妹作罷寶釵只得依允想此刻二玉已會不知肯見賜否又道就用紅梅花三個字作韻每人一首七律邢大妹作紅字你們李大妹作梅字琴兒作花字李紈道饒過寶玉去我不服湘雲忙道有個好題目命他作衆人問何題目湘雲道命他就作訪妙玉乞紅梅豈不有趣衆人听了都說有趣一語未了只見寶玉笑歎：勸了一枝紅梅進來衆了彙忙已接過挿入瓶內衆人都笑稱謝寶玉笑道你們如今賞

罷也不知費了我多少精神呢說着探春早又遞過一鍾煖酒來衆了鬢走上來  
接了簞笠裊雪各人房中了藥都添送衣服來後冬景况襲人也遣人送了半舊  
的狐腋褂來李紈命人將那蒸的大芋頭盛了一盤又將硃橘黃橙橄欖等物  
盛了兩盤命人帶與襲人去湘雲且告訴宝玉方纔的詩題又催宝玉快作宝  
玉道姐：妹：們讓我自己用韻罷別限韻了衆人都說隨你作去罷一面說  
一面大家看梅花原來這一枝梅花只有二尺來高傍有一橫枝縱橫而出約有  
五六尺長其間小枝分歧或如蟠螭或如僵蚓或如孤削如筆或密聚如花吐  
胭脂香欺蘭蕙一篇紅梅賦各：稱賞誰知邢岫烟李紈薛宝琴三人都已吟成各  
自寫了出來衆人便依紅梅花三字之序看去寫道是

咏紅梅花

得紅字

邢岫烟

桃未芳菲杏未紅

冲寒先已笑東風

魂飛庾嶺春難辨

霞隔浮羅夢未通

綠萼添粧融寶炬

縞仙扶醉跨殘虹

看來豈是尋常色

濃淡由他冰雪中

咏紅梅花得梅字

李紱

白梅懶賦：紅梅

逞艷先迎醉眼開

凍臉有痕皆是血

酸心無恨亦成灰

誤吞丹藥移真骨

偷下瑤池脫舊胎

江北江南春燦爛

寄言蜂蝶漫疑猜

咏紅梅花得花字

薛寶琴

疎是枝條艷是花

春粧兒女競奢華

閉庭曲檻無餘雪

流水空山有落霞

幽夢冷隨紅袖笛

遊仙香泛絳河槎

前身定是瑤臺種

無復相疑色相差

衆人看了都笑稱賞了一番又指末一首說更好宝玉見宝琴年紀最小才又敏捷深為奇異代玉湘雲二人斟了一小盃酒齊和寶琴宝釵笑道三首各有各好你們兩個天<sub>二</sub>捉弄厭了我如今捉弄他來了李紈又問宝玉你可有了宝玉忙道我到有了才一看見那三首又嚇忘了等我再想湘雲听了便拿了一支銅火箸擊着手炉笑道我擊鼓了若鼓絕不成又要罰的宝玉笑道我已有了代玉提起筆來說道你念我罵湘雲便擊了一吓笑道一鼓絕宝玉笑道有了你罵筆衆人听他念道

酒未開樽句未裁

代玉罵了搖頭笑道起的平<sub>二</sub>湘雲又道快着宝玉笑道

尋春問臘到蓬萊

代玉湘雲都點頭笑道有些意思了宝玉又道

不求大士瓶中露 為乞嫦娥檻外梅

代玉僞了又搖頭道凌巧而已湘雲忙催二鼓宝玉又笑道

人世冷挑紅雪去

離塵香割紫雲來

槎枒誰惜詩肩瘦

衣上猶沾佛院苔

代玉僞畢湘雲大家纔評論時只見几个丫鬚跑進來道老太太來了衆人忙迎出來大家又笑道怎麼這等高興說着遠見賈母圍了大斗篷帶着灰鼠暖兜坐着小竹轎打着青紬油傘鴛鴦琥珀等五六個丫鬚每人都是打着傘擁轎而來李紈等忙往上迎賈母命人止住說只在那里就是了來至跟前賈

母笑道我瞞着你太：和鳳丫頭來了大雪地下坐着這個無妨沒的叫他們來踏雪忙一面上前接斗篷攙扶着一面答應着賈母來至室中先笑道好俊梅花你們也會樂我來着了說着李紈早命拿了一個大狼皮褥來鋪在當中賈母坐了因笑道你們只管頑笑吃喝我因為天短了不敢睡中覺抹了一回牌想起你們來了我也來湊個趣兒李紈早又捧過手爐來探春另拿了一付盃箸來親自斟了煖酒奉與賈母賈母便飲了一口問那個盤子里是什麼東西衆人忙捧了過來回說是糟鵝鶉賈母道這倒罷了撕一兩點腿子來李紈忙答應了要水洗手親自來撕賈母又道你們仍舊坐下笑說我听又命李紈你也坐下就如同我沒來的一樣纔好不然我就去了衆人听了方依次坐下這李紈便挪到儘下邊賈母因問作何事末着衆人便說作詩賈母道有作詩

的不如作些燈謎大家正月裏好頑的眾人答應了說笑了一回賈母便說這

里潮濕你們別久坐仔細受了潮濕因說你四妹：那裏煖和我們到那里照

：他的盞兒趕年可完不完眾人笑道那里能年下就有了只怕明年端陽有了

賈母道這還了得他竟比蓋這子還費工夫了說着仍坐了竹椅轎大家圍隨

過了藕香榭穿入一條夾道東西兩邊皆有過街門：樓上裏外皆嵌着石頭

匾如今進的是西門向外的匾上鑿着穿雲二字向外的鑿着度月兩字來至

當中進了向南的正門賈母下了轎惜春已接了出來從裏邊遊廊過去便是

惜春卧房門斗上有煖香塢三個字看他又寫出一處從起至末一筆一部之

成一部之文也有如試才一回起若都說完以後射索然無味故留此几處以為後文之點染也此方照發不板眼目屢新早有几个人打

起猩紅氈簾已覺温香拂臉各處皆如此非獨因煖香二字方大家進入房中

賈母並不歸坐只問画兒在那里惜春因笑回天氣寒冷了膠性皆凝澀不潤画了恐不好看故此收起來賈母笑道我年下就要的你別托懶兒快拿出來給我快盪一語未了忽見鳳姐兒披着紫綉褂笑蚩蚩的來了口內說道老祖宗今兒也不告訴人私自就來了叫我要好找賈母見他來了心中自是喜悅道我怕你們冷着了所以不許人告訴你們去你真是個鬼靈精兒到底找了我來以論理孝敬也不在這上頭鳳姐兒笑道我那裏是孝敬的心找了來我回為到了老祖宗那里鴉沒在靜的這四個字倍語中常聞但不能落紙筆身便欲罵特究竟不知係何四字今如此罵來真是不可移易問小丫頭子們他又肯說叫我找到園裏來我正疑惑忽然來了兩三個姑子我心裡纔明白我想姑子必是來送年疏或要年例香例銀子老祖宗年下的事也多一定是躲債來了如今來回老祖宗債主兒已去不用躲着了已預備下



希嫩的野雞請用晚飯去再遲一回就老了他一行笑衆人一行笑鳳姐兒也  
不等賈母說話使命人擡過轎子來賈母笑着撓了鳳姐的手仍看轎帶着  
衆人說笑出了東門一看四面粉粧銀砌忽見寶琴披着鳧靨裘站在山  
坡上遙等身後一個丫嫖抱着一瓶紅梅衆人都笑道少了兩個人他却在這  
裡并着也弄梅花去了賈母喜的忙笑道你們照這山坡上配上他的這個人  
品又是這件衣裳後頭又是這梅花像個什麼衆人都笑道就像老太太屋裡  
掛的仇十洲畫的畫艷圖賈母搖頭笑道那畫的那里有這件衣裳人也不能這  
樣好一語未了這見寶琴背後轉出一個披大紅猩猩的人來賈母道那又是  
那個女鬼兒鳳姐兒笑道我們姊妹們都在這里那是寶玉賈母笑道我的眼越發花了  
說話之間來至跟前可不是寶玉和寶琴寶玉笑向寶釵代玉等道我纔又到

了權翠庵妙玉每人送你們一枝梅花我已經打發人送去了衆人都笑說多謝你費心說話之間已出了園門來至賈母房中吃畢飯大家又說笑了一回忽見雪姨媽也來了說好大雪一日也沒過來望候老太太：今日老太太：到不高興正談賞雪纔是賈母笑道何曾不高興我放了他們姊妹們去頑了一會子薛姨媽笑道昨日晚上我原想着今日要和我們姨太太：借一日園子擺兩桌粗酒請老太太：賞雪的又見老太太：安息的早我聞得女兒說老太太：心下不大爽因此今日也沒敢驚動早知如此我正談請賈母笑道這纔是十月裡頭場雪往後下雪的日子多呢再破費不遲薛姨媽笑道果然如此笑我的孝心處了鳳姐兒笑道姨媽仔細忘了如今先秤了五十兩銀子來文給我收着一下雪我就預備下酒子姨媽也不用操心也不得忘了賈母笑道既這麼說

姨太：給他五十兩銀子收着我和他每人分二十五兩到下雪的日子我粧  
 心里不快樂混過去了姨太：更不用操心我和鳳了頭到得了實惠鳳姐將手  
 一拍笑道妙極了這和我的主意一樣衆人都笑了賈母笑道呸沒臉的就順  
 着竿子爬上去了你不要說姨太：是客在咱們家受屈我們該請姨太：纔  
 是那里有破費姨太：的理不這樣說呢還有臉先要五十兩子真不害臊鳳  
 姐兒笑道我們老祖宗最是有眼色的試一試姨媽的口氣若鬆呢拿出五十兩來就  
 和我分這會子估着不中用了翻過來拿我做作筏法子說出這些大方話來如今  
 我也不和姨媽要銀子竟替姨媽出銀子治了酒請老祖宗吃了我另外再封  
 五十兩銀子孝敬老祖宗罰是將我個包攬閑事這可好不好話未說完衆人  
 已笑倒炕上賈母因又說及寶琴雪下折梅比西兒上還好因又細問他的年

庚八字并家內景况薛姨媽度其意思大約是要與宝玉求配薛姨媽心中固也遂意<sup>只</sup>是已許過梅家了因賈母尚未明說自己也不好擬定遂半吐半露告賈母道可惜這孩子沒福前年他父親就沒了他從小兒見的世面到多跟他父母四<sup>山</sup>五岳都走過了他父親<sup>是</sup>好樂的各處回有買賣帶着家眷這一省<sup>班</sup>一年明年又往那一省<sup>班</sup>半年所以天下十停走了有五六停了那年在這裡把他<sup>就</sup>講了梅翰林的兒子偏第二年他父親就辭世了他母親又是痰症鳳姐也不等說完便噙酸<sup>酸</sup>腳的說偏不巧我正要作了媒呢又已經許了人家賈母笑道你要給誰說媒鳳姐兒說道老祖宗別管我心裏看准了他們兩個是一對如今已許了人說也無益不如不說罷了賈母也知鳳姐兒之意聽見已有了人家也就不提了大家又閒話了一會方散一宿無話次日雪晴賈

後賈母又親囑惜春不管冷煖你只畫去赶到年下十分不能便罷了第一要  
 緊把昨日琴兒和了頭梅花照模照樣一筆別錯快：添上惜春听了雖是為  
 難只得應了一時衆人都來看他如何畫惜春只是出神李紈因笑向衆人道  
 讓他自己想去借們且說話兒昨兒太太：只叫作燈謎回來家和綺兒兒  
 睡不着我就編了兩個四書的他兩個每人也編了兩個衆人听了都笑道這  
 到該作的先說了我們猜：李紈笑道觀音未有世家傳打四書一句湘雲接着  
 就說在止于至善寶湘釵笑道你也想一想世家傳三個字的意思再猜李紈笑  
 道再想代玉笑道哦是了是雖善無徵衆人都笑道這句是了李紈又道一池  
 青草：何名也打四書一句湘雲忙道這一定是蒲蘆也再不是不成李紈笑道這難為你猜  
 紋兒的是水向池邊流去冷打一古人名探春笑問道可是山濤李紈笑道是

李執又道綺兒的是個螢字打一<sup>字</sup>字衆人猜了半日寶琴笑道這個<sup>意思</sup>却  
深不知可是花州的<sup>花</sup>字李綺笑道恰是了衆人道螢與花何干代玉笑道妙  
得狠螢可不是州化的衆人會意都笑了道螢與花說好寶釵道這些雖好不  
合老太<sup>二</sup>的意思不如作些淺近之物兒大家雅俗共賞纔好衆人都道也要  
作些淺近的俗物纔是湘雲笑道我編了一枝點絳脣恰是俗物你們猜<sup>二</sup>說  
着便念道溪壑分離紅塵遊戲真何趣名利猶虛後事終難繼衆人不解想了  
半日也有猜是和尚的也有猜是道士的也有猜是偶戲人的寶玉笑了半日  
道都不是我猜着了一定是要的猴兒湘雲笑道這個<sup>正是</sup>了衆人道前頭都  
好末後一句怎麼解湘雲道那一個要的猴子不是剝了尾巴去的衆人听了  
都笑起來說他編個謎兒也是刁鑽古怪的李執道昨日姨媽說琴妹見的世

面多走的道路也多你正談編此中謎兒正用着了你的詩且又好何不編幾個我  
們猜一猜寶琴聽了點頭含笑自去尋思寶釵也有了一個念道

鏤檀鏤梓一層二

豈係良工堆砌成

雖是半天風雨過

何曾聞得梵鈴敲

打一物

衆人猜時宝玉也有了一個念道

天上人間兩渺茫

琅玕節過謹隄防

鸞音鶴信須凝睇

好把啼嗑答上蒼

代玉也有了一個念道是

駭駢何勞縛紫繩

馳城逐壘勢狰狞

主人指示風雷動

鰲背三山獨立名

探春也有了一個方欲念時寶琴走過來笑道我從小兒所走的地方的古蹟不少我今揀了十個地方的古蹟作了十首懷古的詩；雖粗鄙却懷往事又暗隱俗物十件姐；們請猜一猜衆人聽了都說這到巧何不寫出來大家一看要知端的



# 石頭記

第五十一回 至六十四回



# 石頭記

薛小妹新編懷古詩  
俏平兒情掩蝦鬚鐲  
寧國府除夕祭宗祠  
史太君破陳腐舊套  
辱親女愚妾爭閑氣  
敏探春興利除宿弊  
慧紫鴿情辭試忙玉  
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柳葉渚邊嘆鶯啞燕  
茉莉粉替去番薇硝

胡庸醫亂用虎狼藥  
勇晴雯病補雀金裘  
榮國府元宵開夜宴  
王熙鳳做戲彩班衣  
欺幼主刁奴蓄險心  
時寶釵小惠全大體  
慈姨媽愛語慰癡輩  
晒紗牕真情揆癡理  
絳雲軒裏召將飛符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第五十一回 至六十四回  
脂硯齋凡四閱評過

庚辰秋定本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編懷古詩

胡庸醫亂用虎狼藥

衆人聞得寶琴將素習所經過各省內的古跡為題作了十首懷古絕句內隱十物皆說這自然新巧都爭着看時只見寫道是

赤壁懷古 其一

赤壁沉埋水不流

徒留名姓載空舟

喧闐一炬悲風冷

無限英魂在內遊

交趾懷古

其二

銅鑄金鏞振紀綱

聲傳海外播戎羌



馬援自是功勞大

鉄留<sup>留</sup>無煩說子房

鍾山懷古

其三

名利何曾伴汝身

無端被詔出九塵

牽連大抵難休絕

莫怨他人嘲笑頻

<sup>淮</sup>誰陰懷古

其四

壯士須防惡犬欺

三齊位定蓋棺時

寄言世俗休輕鄙

一飯之恩死也知

廣陵懷古

其五

蟬噪鴉栖轉眼過

隋堤風景近如何

只緣占得風流號

惹得紛紛口舌多

桃葉渡懷古

其六

衰草閉花映淺池

桃枝桃葉總分離

六朝樑棟多如許

小照空懸壁上題

青塚懷古

其七

黑水茫茫咽不流

冰絃撥盡曲中愁

漢家制度誠堪嘆

檣櫓應慚萬古羞

馬嵬懷古

其八

寂寞脂痕漬汗光

溫柔一旦付東洋

只因遺得風流跡

此日衣衾尚有香

蒲東寺懷古

其九

小紅骨賤最身輕

私掖偷携強撮成

雖被夫人時吊起

已經勾引彼同行

梅花硯懷古

其十

不在梅邊在柳邊

個中誰拾画婵娟

團圓莫憶春香到

一別西風又一年

眾人看了都稱奇道妙宝釵先說道前八首都  
 是史鑑上無考俗們雖不曾看這些外傳不知  
 抵理難道俗們連兩  
 考我們也不大懂得不如另作兩首為是  
 如何必得宝釵此駁方是好文後文若  
 真另作亦必無趣若不另作又有何法  
 省之看他下代化王忙攔道好極非代玉  
 不可脂硯这宝姐姐也忒膠柱鼓瑟矯揉造作了  
 文如何是這兩首雖于史鑑上無考俗們雖不曾看這些外傳不知抵理難道俗們連兩



本戲也沒有見過不成那三歲孩子也知道何況俗們探春便道這話正是了

余謂釵兒必有尖語來諷不望竟有此飾詞為為解釋李統又道況且他原是

到這<sup>處</sup>個地方的這兩件事雖無考古往今來以訛傳訛好事者竟故意的弄出

這古蹟來以愚人比<sup>或</sup>如那年上京的時候鄭阜是關夫子的故到見了三四處

關夫子一生事業皆是有據的如何又有許多的故自然是後來人敬愛他生

前為人口怕從這敬愛上穿鑿出來也是有的及至看廣輿記上下止關夫子

的故多自古來有些名望的故就不少無考的古蹟更多如今這兩首雖無考

九說書唱戲甚至于求的籤上皆有註批老小男女俗語口頭人人皆知皆說

的况且又並不是看了西廂牡丹的詞曲怕看了邪書這竟無妨只愛<sup>管</sup>着室

釵聽說方罷了此為三染無痕也妙極大家猜了一回皆不是冬日天短不覓

此為三染無痕也妙極

天花無縫之文

大家猜了一回皆不是冬日天短不覓

又是前頭吃晚飯之時一齊前來吃飯因有人回王夫人說襲人的哥哥花自芳進來說他母親病重了想他女兒他來求恩典接襲人家去走走王夫人听了便道人家母女一場豈有不許他去的一面就叫了鳳姐兒來告訴了鳳姐兒命酌量去辦理鳳姐兒答應了回至房中便命周瑞家的去告訴襲人原故又吩咐周瑞家的再將跟出門的媳婦傳一個你兩個人再帶兩個小了頭子跟了襲人去外頭派四個有年紀跟車的要一輛大車你們帶着坐要一輛小車給了頭們坐周瑞家的答應了才要去鳳姐兒又道那襲人是個省事的你告訴我的話叫他穿几件顏色好衣裳大大的包一包被衣裳拿着包袱也要好好的手爐也要拿好的臨走時叫他先來我瞧瞧周瑞家的答應去了半日果見襲人穿帶來了兩個了頭與周瑞家的拿着手爐與衣包鳳姐兒看襲

人頭上帶着几枝金釵珠釧到華麗又看身上穿自桃紅百子刺繡銀鼠袄子花刻  
 葱綠盤金彩綉綿裙外面穿自青緞灰鼠褂鳳姐兒笑道这三件衣裳都是太  
 大的賞了你到是好的但只这褂子太素了些如今穿自也冷你該穿一件大  
 毛的襲人笑道太太就只給了这灰鼠的還有一件銀鼠的說赶年下再給大  
 毛的還沒有得呢鳳姐兒笑道我道有一件大毛的我嫌封毛兒出不好了正  
 要改去也罢先給你穿去罢等年下太太給作的時節我再作罢笑只等笑你還我  
 一樣衆人都笑道奶奶慣會說这話成年家大手大脚的替太太不知背地裡  
 賠墊了多少東西真真的賠的是說不出來那里又和太太美去偏會子又說  
 这小氣話取笑兒鳳姐兒笑道太太那里想的到这些究竟这又不是正緊事經  
 再不照管也是大家的体面說不得我自己吃些虧把衆人打扮体統了寧可

我得個好名也罷了一個一個像燒糊的<sup>子</sup>搥<sup>子</sup>似的人先笑話我當家到把人  
弄出了花子來眾人听了都嘆說誰是奶奶<sup>誰像</sup>這樣聖君在上<sup>明</sup>體貼太太在下又  
疼<sup>顧</sup>下人一面說一面只見鳳姐兒命平兒將昨日那件石青刻絲八團天馬  
皮褂子拿出來與了襲人又看色襪只得一個彈墨花綾水紅紬裏的夾色襪  
里面只色布兩件半旧棉袄與皮褂鳳姐兒又命平兒把一個玉色<sup>子</sup>紬裏的<sup>兒</sup>咳  
囉呢的色襪拿出來又命色上一件雪褂子平兒走去拿了出來一件是半旧  
大紅<sup>子</sup>搥<sup>子</sup>一件是大紅羽紗的襲人道一件就當不起了平兒笑道你拿這程  
程粘的把這件<sup>去</sup>順手拿將出來叫人給邢大姑娘送去昨兒那灰大雪人人都  
是有的不是程程粘就是羽緞羽紗的十來件大紅衣裳映着大雪好不齊整  
就只他穿着那件旧粘斗蓬越發顯的拱肩縮背好不可怜見的如今把這件

給他罢鳳姐兒笑道我的東西他私自就要給人我一個還花不勻再添上你  
提省更好了衆人笑道這都是奶奶素日孝敬太太疼愛下人若是奶奶素日  
是小氣的只以東西為事不顧下人的姑娘那里還敢這樣了鳳姐兒笑道所  
有知道我的心的也就是他還知三分罷了說着又囑咐襲人道你媽若好了  
就罷若不中用了只管住下打發人來回我我再另打發人給你送鋪蓋去可  
別使人家的鋪蓋和梳頭的傢伙又吩咐周瑞家的道你們自然也知道這裏  
的也不用我囑咐了周瑞家的答應都知道我們這去到那里總叫他們人迴  
避若住下必是另要一兩間內房的說着跟了襲人出去又吩咐預備燈籠遂  
坐車往花自芳家來不在話下這里鳳姐兒又將怡紅院的姑娘喚了兩個來分  
付道襲人只怕不來家你們素日知道那大了頭門那兩個知好友派出來在

寶玉屋裏上夜你們也好生照管着別由着室玉胡鬧兩個姑娘去了一時來  
回說派了晴雯和麝月在屋裏我們四個人原是輪流着帶管上夜的鳳姐兒  
听了點頭道晚上催他早睡早上催他早起老姑娘們答應了自回園去一時  
果有周瑞家的帶了信回鳳姐兒說襲人之母業已已停挺床不能回來鳳姐兒回  
明了王夫人一面有人往大觀園去取他的鋪蓋粧奩室玉看省晴雯麝月二  
人打点妥當送去之後晴雯麝月皆卸罷殘粧脫換過裙袄晴雯只在薰籠上  
圍坐麝月笑道你今別粧小姐了我勸你也動一動兒晴雯道等你們都去盡  
了我再動不遲有你們一日我且受用一日麝月笑道好姐姐我鋪床你把那  
穿衣鏡的套子放下來上頭的刀子划上你的身量比我高些說自便去了給室  
玉鋪床晴雯噓了一聲笑道人家終坐暖和了你就來鬧此時室玉正坐着納

悶想襲人之母不知是死是活忍所見晴雯如此說便自己起身出去放下鏡套刻上消息進來笑道你們煖和罷都完了晴雯笑道終久煖和不成的我又想起來湯婆子還沒拿來呢麝月道這難為你想着他素日又不要湯婆子借們那薰籠上煖和比不得那屋裡炕冷今兒可以不用寶玉笑道這個話你們兩個都在上頭睡了我這外邊沒個人我怪怕的一夜也睡不着晴雯道我是在這裡晴雯麝月在他外邊睡去說話之間天色二更麝月早已放下簾幔移燈炷香仗侍版宝玉卧下二人放睡晴雯自在薰籠上麝月便在煖閣內的外邊至三更已後宝玉睡夢之中便叫襲人叫了兩聲無人答應自己醒了方想起襲人不在家自己也好咲起來晴雯已醒因咲喚麝月道連我都醒了他守在傍邊還不知道真是個挺死尸的麝月翻身打個哈氣咲道他叫襲人與我什麼

相干因問作什麼。宝玉要吃茶，麝月忙起來，單穿紅袖小棉袄兒。宝玉道：「披上我的袄兒再去仔細冷着。」麝月所說回手，便把宝玉披着的起的一件貂<sub>鼠</sub>領子<sub>子</sub>，襟<sub>納</sub>煖<sub>兩</sub>被上，下去向盥盆內洗手，先到了一鍾溫水，拿了大漱盂，宝玉漱了一口。然後纔向茶榻上取了茶碗，先用溫水瀉了一瀉，向煖壺中倒了半碗茶，遞與寶玉吃了自己，也漱了一漱，吃了半碗。晴雯笑道：「好妹子，也賞我一口兒。」麝月笑道：「越發上臉兒了。」晴雯道：「好妹妹，明兒晚上你別動我，伏侍你一直如何。」麝月所說只得也伏侍他漱了口，倒了半碗茶，與他吃過。麝月笑道：「你們兩個別睡說着話兒，我出去走走。」回來晴雯笑道：「外頭有個鬼<sub>着</sub>。」<sub>呢</sub>。寶玉道：「外頭自然有大月亮的。」我們說話，你只管去一面說，一面便嗽了兩聲。麝月便開了後門，揭起粘簾一看，果然好月色。晴雯等他<sub>去</sub>，出<sub>去</sub>便敬<sub>去</sub>，哋他頑，要仗着素日比別人氣。



壯不畏寒冷也不披衣只穿着小袄便躡手躡腳的下了薰籠隨後出來宝玉  
笑勸道着凍着不是頑的晴雯只擺手隨後出了房門只見月光如水忽然一  
陣微風只覺侵肌透骨不禁毛骨森然心下自思道怪道人說熱身子不可被  
風吹這一冷果利害一面正要哧扇月只听宝玉高聲在內道晴雯出去了晴  
雯忙回身進來笑道那裡就哧死了他偏你憤念這蠍蠍螫老婆寒像的宝  
玉笑道到不為哧坏了他頭一則凍着也不好二則他不妨不勉一喊倘或哧  
醒了別人不說僭門是頑意到反說襲人總去了一直你們就見神見鬼的你  
來把我的這邊被掖一掖晴雯聽說便上來掖了掖伸手進去渥一渥時宝玉  
笑道好冷手我說着凍着一面又見晴雯兩腮如胭脂一般用手摸了一摸也  
覺冰冷宝玉道快進被來渥渥罷一語未了只听咯噔的一聲門响扇月慌慌

張張的笑了進來說道嚇了我一跳好的黑影子裡山子石後頭只見一個人  
躡着我總要叫喊原來是那個大錦鴉見了人一飛飛到亮處來我總看真了  
若冒冒失失一嚷到鬧起人來一面說一面洗手又笑道晴雯出去我怎麼不  
見一定是要啼我去了宝玉嘆道這不是他在这裡渥呢我若不叫也快未可是  
到啼你一跳晴雯嘆道也不用我啼去這小蹄子已經自慙自驚的了一面說一  
面仍回自己已被中去了麝月道你就這麼跑解馬是的打扮得伶伶俐俐的出去  
了不成宝玉嘆道可不就這麼樣子了麝月道你死要也不揀好日子你出去站一站把  
皮不凍破了你的說省又將火盆上的銅罩揭起拿灰鏃重將熟炭埋了一埋  
拈了兩塊素香放上仍旧罩了至屏後重剔了灯方纔睡下晴雯因方才一冷  
如今又一煖不覺打了兩個噴嚏宝玉嘆道說如何到底傷了風了麝月笑道他

早起就嚷不受常用一日也沒吃飯他這會還不保養此還要捉弄人明兒病了  
 叫他自作自受不他宝玉問頭上批晴不他雯不他教了兩聲說省只不他所外間房中十錦隔上  
 的自鳴鐘打當當兩聲外間值宿的老姑娘打嗽了兩聲因說道姑娘們睡聲要明兒再  
 說罷宝玉方悄悄的嘆道俗們別說話了又惹他們說話說省方大家睡了至  
 次日起來晴雯果竟有此鼻塞聲重竟懶急動脾宝玉道快不要聲張太太知道  
 又叫你搬了家去養息家去雖好到底冷此不如在這裡你就在里間屋裡倘  
 着我叫人請了大夫悄悄的從後門來瞧瞧就是了晴雯道此如此說你到底  
 要告訴大奶奶一聲兒不然一時大夫來了有人問起來有怎麼說呢宝玉听了有  
 理便換一個老姑娘吩咐道你回太太去就說晴雯白冷大如有了些不是什麼大  
 病襲人又不在家他若家去養病這更更沒有人了傳一個大夫悄悄的從後門

進來瞧瞧別回太太罷了老姑娘去了半日來回說大奶奶知道了說兩劑藥  
吃好了便罷若不好時還是出去為是如今時氣不好恐沾帶了別人事小別  
娘們的身子要緊的晴雯睡在暖閣裡只管咳嗽听了這話氣的喊道我那里  
就害瘟病了只怕過了人我离了這裡看你們這一輩子別都頭疼腦熱的說  
着便真耍起來宝玉忙按他嘆道別生氣這原是他的責任惟孔太太知道了  
說他不是白說一句你素習好生氣如今肝火是然盛了正說時人回大夫來  
了宝玉便走過來避在書架之後只見兩三個後門口的老姑娘代了一個大  
夫進來這裡的了环都迴避了有三四個老姑娘放下暖閣上的大紅綉帽晴  
雯從幔中單伸出手去那大夫見這隻手上有兩根指甲足有三寸長尚有金  
鳳花染的通紅的痕跡便忙回過頭來有一個老姑娘忙拿了一塊手帕掩了

那大夫方診了一回脉起身到外間向姑姑們說道小姐的症是外感內滯近日時氣不好意算是個小傷寒幸虧是小姐素日飲食有限風寒也不大不過是血氣原弱偶然沾帶染了些吃兩劑藥疎散疎散就好了說着便又隨婆子們出去彼時李統已遣人知會過後門上的人及各處了姪迴避那大夫知見了園中的影致景並不曾見一子子女一時出了園門就在守園門的小廝們的班房內坐了開了藥方老姑姑道你老且別去我們小爺囉唆恐怕還有話說大夫忙道方統不是小姐是位爺不成那屋子竟是綉房一樣又是放下慢子來的如何是位爺呢老姑姑悄悄笑道我的老爺怪道小廝們總說今兒請了一位新大夫來了真不知我們家的事那屋子是我們小爺兒的那人是他屋裡的了頭到是個大姐那里的小姐若是小姐的綉房小姐病了你那麼容易就進去

了說自拿了藥方進去。宝玉看時，上面有紫蘇、桔梗、防風、荆芥、芍藥。後面又有枳實、麻黃。宝玉道：「該死該死！他拿着女孩兒們也像我們一樣的治，如何使得？他有什麼內滯，這枳實、麻黃如何禁得？誰請了來的，快打發他去罷。再請一個熱的來，老婆子道：「用藥好不好，我們不知道這道理。」如今再叫小廝去請王太醫去，到容易。只是這大夫又不是告訴總管房請來的，這轎馬錢是要給他的。」少婆子道：「少了不好看，也得一兩銀子。」纔是我們這門戶的。礼宝玉道：「王太醫來了，給他多少？」婆子笑道：「王太醫和張太醫每常來了，也並沒個給錢的。不過每年四節大送禮，那是一定的。年例這人新來了一次，湏得給他一兩銀子去。」宝玉聽說，便命麝月去取銀子。麝月道：「花大奶奶還不知攔在那里呢。」宝玉道：「我常見他在螺甸小櫃子里取錢，我和你找去說着，二人來至宝玉堆東西的。」

寫痴子  
半首  
鑑

房子開了螺甸櫃子上一摺子都是筆墨扇子香餅各色荷包汗巾等物下一  
 榻却是几串錢於是開了抽屜纔看見一個小簸籬內放着几塊銀子到也有  
 一把戲子麝月便拿了一塊銀子提起戲子來問宝玉那是一兩的星兒宝玉  
 笑道你問我有趣你到成了純來的了麝月也咲了又要去問人宝玉道揀那  
 大的給他一塊就是了又不作買賣美這些做什么麝月听了便放下戲子揀  
 了一塊掂了一掂咲道這一塊只怕是一兩了寧可多些好別少了叫那窮小  
 子咲話不說僭們不識戲子到說僭們有心小器是的那婆子站在外頭台磯  
 上咲道那是五兩的錠子夾了半边這一塊至少還有二兩呢這會子又沒夾  
 剪姑娘收了這塊再揀一塊小些的罷麝月早掩了櫃子出來咲道誰又找去  
 多了些你拿了去罷宝玉道你只快叫茗烟再請王大夫去就是了婆子接了

善風亂響  
喻寶玉無事也  
鑑堂

銀子自去料理一時茗烟果請了王太醫來診了脉後說病<sup>的</sup>症與前相做只是方上果沒有枳實麻黃為藥到有當歸陳皮白芍等藥之<sup>類</sup>分量較先也減了些宝玉喜道这才是女孩兒們的藥雖然疎散也不可太過旧年我病了却是傷寒內里飲食停滯他瞧了還說我禁不起麻黃石膏枳實的狼虎藥我和你們一比我就如那野坟園子里長的几十年的棵老楊樹你們就如秋天芸兒進我的那繞開的白海棠連我禁不起的藥你們如何禁得起麝月等笑道野坟只有楊樹不成难道就沒有松柏我最嫌的是楊樹那麽大株樹葉子只一點子沒一絲風他也是亂響你偏比他也太下流了宝玉笑道松柏不敢比連孔子都說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可知這兩件東西高雅不怕羞燥的才拿他混比呢說着只見老婆子取了藥來宝玉命把煎藥的銀盃子找了



詳細

繼聖

出來

找字神理乃不常用之物也

就命在火盆上煎晴雯因說正緊給他們茶房里煎去

住

弄得這屋裡樂氣如何使得寶王道樂氣比一切的花香果子香都雅神仙採藥燒藥再者高人逸士採藥治藥最妙的一件東西這屋裡我正想各色都齊了，就只少樂香如今恰好全了一面說一面早命人煨上又囑咐麝月打點東西遣老嫗去看龍木人勸他少哭一、妥當方過前邊來賈母王夫人處問安吃飯正值鳳姐兒和賈母王夫人商議說天又短又冷不如以後大嫂子帶着姑娘們在園子里吃飯一樣等天長煖活和了再來的罷也不妨王夫人笑道這也是好主意刮風下雪到便宜吃些東西受了冷氣也不好空心走來一肚子冷風壓上些東西也不好不如後園門里頭的五間大房子橫豎有女人們上住的挑兩個厨子女人在那里單給他姊妹們弄飯新鮮菜蔬是有分例的在總

官房里去或要錢或要東西那些野鴉獍各樣野味分些給他們就是了  
賈母道我也正想着呢就怕又添一個厨房多事此鳳姐道並不多事一樣的  
分例這里添了那里減了就便多費此事小姑娘們冷風朔氣的朔字又妙胡  
作韶音也  
用比音奇想奇想別人還可第一林妹如何禁得住就連寶兄弟也禁不住况象  
位姑娘賈母道正是這話了上次我要說這話我見你們的大事太多了如  
今又添出這些事來要知端的

脂硯齋重評石頭卷之

第五十二回

俏平兒情掩蝦鬚獨

勇晴雯病補雀金裘

賈母道正是這說話了上次我要說這話我見你們的大事多如今又添出這些事來你們固然不敢抱怨未免想着我只顧疼這些小孩子孫女兒們就不體貼你們這當家人了你既這麼說出來更好了因此時薛姨媽李嬭都在座那夫人及尤氏婆媳也都過來請安還未過去賈母向王夫人等說道今兒我才說這話素日我不說一則怕逞了鳳丫頭的臉二則衆人不伏今日你們都在這里都是經過妯娌姑嫂的還有他這樣想的到的沒有薛姨媽李嬭尤氏等齊咲說真个少有別人不過是禮上面子情兒寔在他是真疼小叔子小姑子

妙緒續紛  
此是書中  
筆路靈  
筆交不可  
沒也

繼至

就是老太：跟前也是真孝順。賈母點頭嘆道：我雖疼他，我又怕他太伶俐，也不是好事。鳳姐兒忙咲道：這話老祖宗說差了。世人都說太伶俐，聰明怕活不長。世人都說得人人都信，獨老祖宗不當說不當信。老祖宗只有伶俐，聰明過我十倍的，怎麼如今這樣福壽双全的？只怕我明兒還勝老祖宗一倍呢。我活一千歲後，等老祖宗歸了西，我才死呢。賈母咲道：衆人都死了，單剩下俗們兩個老妖精有什麼意思？說的衆人都咲了。宝玉因記掛着晴雯，襲人等事，便先回園里來。到房中，聞香滿屋，一人不見，只見晴雯獨卧于炕上，臉面燒的飛紅。又摸了一摸，只覺盪手，忙又向爐上將手烘暖，伸進被去摸了一摸，身上也是火燒。因說道：別人去了也罷，麝月秋紋也這樣無情，各自去了。晴雯道：秋紋是我撵了他去吃飯的。麝月是方才平兒兒來找他出去了。兩人鬼祟祟的，不知說

什麼必是說我病了不出去。寶王道：「平兒不是那樣人，況且他並不知你病，特  
 來瞧你，想來一定是廟月來說話，偶然見你病了，隨口說特瞧你的病，這也是  
 人情，垂覓取和的常事，便不出去，有不是與他何干？你們素日又好，斷不肯  
 為這無干的事傷和氣，晴雯道：「這話也是，只是疑他為什麼忽然才瞞起我來。」  
 寶玉一篇推情度理之談，以射正事不知何如。寶玉笑道：「讓後我從門出去，那窻根下听說些什麼，  
 來告訴你，說着果然從後門出去，至窻下潛听廟月，悄悄問道：「你怎麼就得了的？」  
 妙道：「這才有神理，是平兒說過一半了。若此時從寶玉口中從頭說起，一原一故，直是二人特尋寶玉來听方說起也。」平兒道：「那日彼  
 時洗手時不見了二奶，就不許吵嚷出了園子，即刻就傳給園里各處的媽  
 媽們，小心查妨，我們只疑是那姑娘的了頭，本來又窮，恐怕小孩子家沒見過，  
 拿了起來有的，再不料定是你們這裏的，幸而二奶沒有在屋裏，你們這裏

的宋媽拿的去了這夫獨子說是小了頭子陸兒偷起來的被他看見來回

二奶的妙極紅玉既有歸結陸兒豈可不表我可知奸賊二字是相連的整情字原非公道陸兒原

我趕省忙接了獨子想了一想宝玉是偏在你們身上留心用意爭勝要強的

那一年有一个良兒偷玉剛冷了一二年間還有人提起來起慮這會子又跑

出一個偷金子的來了而且更偷到街房家去了偏是他這樣偏是他的人打

嘴所以我到忙叮嚀宋媽千萬別告訴宝玉只當沒有這事別和一個人題起

第二件老太太太听了也生氣三則襲人和你們也不好看所以我回二奶

奶只說我往大奶那里去的誰知獨子褪了口掉在草根底下雪深了沒看

見今兒雪化尽了黃澄的映着日頭還在那里呢我就練了起來二奶也

就信了所以我來告訴你們以後防着他此別使喚他到別處去等襲人

回來你們商議有變个法子打他發出去就完了麝月道這小娼婦也見過些東西怎麼這般眼皮子淺平兒道究竟這鐲子能多少重原是二奶說的這叫做做髮鬚鐲到是這顆珠子還罷了晴雯那蹄子是塊煤炭要告訴了他是忍不住的一時他住了氣了或打或罵依旧嚷出來不好所以單告訴你留心就是了說着便作辭而去宝玉听了又喜又氣又嘆喜的是平兒竟能體貼自己氣的是墜兒小賈噉的是墜兒那樣一個伶俐人作出這醜事來因而回至房中把平兒之話一長一短告訴了晴雯又說他是個要強的如今病着听了這話越發要添病你好再告訴你晴雯听了果然氣的蛾眉倒蹙鳳眼圓睜即時就叫墜兒寶玉忙勸道你這一喊出來豈不辜負了平兒帶你我之心了不如領他這個情過後打發他就完了晴雯道豈如此說只是這口氣

如何忍得。宝玉道：這有什麼氣生的。你只養病就是了。晴雯服了藥，至晚間又服和夜間，雖有些汗，還未見效。仍是發燒，頭疼，鼻塞，重。次日王太醫又來診視，另加減湯劑，雖然稍減了燒，仍是頭疼。宝玉便命麝月取鼻烟來給他嗅些，痛打几个嚏噴，就通了。閨叢麝月果真去取了一個金廂双扣金星玻璃的一個扁盒來，遞與宝玉。便揭開盒蓋，看上面，有西洋瑤瑯的番髮赤身女子兩肋，又有肉翅，盒裏面汪恰盛着些真正汪恰洋烟。汪恰西洋一等宝烟也。晴雯只顧看画兒，宝玉道：嗅些罷，走了氣就不好了。晴雯聽說，忙用指甲挑了些，嗅入鼻中，不怎樣便有多又；挑了些，嗅入，忽覺鼻中一股酸辣透入顛門，接連打了五六个嚏噴，眼淚鼻涕登時奇流。寫得出晴雯忙收了盒子，笑道：不得好爽快，拿紙來。早有小丫頭子遞過一搭子細紙，晴雯便一張一張的拿來，醒鼻子。宝玉笑問：如



何晴雯嘆道果竟痛快些只是太陽還疼宝玉嘆道越性尽用西洋藥治一治只怕就好了說着便命麝月和二奶：要去就說我說了姐：那里常有那西洋貼頭疼的膏子藥叫作依弗哪找尋一點兒麝月答應了去了半日果拿了半節來便去找了一塊紅緞子角兒鉸了兩塊指頂大的圓式將那藥烤化了用簪挺推上晴雯自拿着一面乾鏡兒貼在兩太陽上麝月嘆道病的連頭兒一樣如今貼了這個到俏皮了二奶：貼慣了到不大顯說單又向宝玉道二奶：說了明日是旧老爺生日太：說了叫你去呢明兒穿什麼衣裳今兒晚上好打点齊備了省得明兒早起費手宝玉道什麼順手就是什麼罷了一年鬧生日也鬧不清說着便起身出房往惜春房中去看画剛到院門外邊忽見宝琴的小丫頭名小螺者從那邊過去宝玉忙趕上問那去小螺嘆道我們二位姑

娘都在林姑娘房里呢我如今也往那里去宝玉听了轉步也使同他往瀟湘館來不但宝釵姊妹在此且連邢岫烟也在那里四人圍坐在黃櫨上序家常紫鵲列坐在暖閣里臨窗作針黹一見他來都笑說又來了一個可沒了你的坐處了宝玉笑道好一付冬閨集艷圖可惜我遲來了一步橫豎這屋子比各屋子暖這椅子坐着並不冷說着便坐在代玉常坐的搭着灰鼠椅搭的一張椅上因見暖閣之中有一玉<sup>白</sup>石<sup>長</sup>條盆里面攢三聚五栽着一盆單瓣水仙点着宣石便極口讚好花這屋子越發暖這花香的越清香昨日未見代玉日說道這是你家的大搥管賴大<sup>嫂</sup>子<sup>送</sup>薛二姑娘的兩盆臘梅兩盆水仙他送了我一盆水仙他送了蕉了頭一盆臘梅我原不要的又恐辜負了他的心你若要我轉送你如何宝玉我<sup>道</sup>我屋里却有兩盆只是不及這個琴妹送的如何又轉

送人这个新使不得代玉道我一日藥孟子不離火我竟是藥培着呢那里还  
欄的住花香來燻越發弱了况且这屋子里一股藥香反把这花香攪坏了不  
如你抬了去这花也清淨了沒雜味來攪他宝玉笑道我屋里今兒也有病人  
煎藥呢你怎麼知道的代玉笑道這話奇了我原是無心的話誰知你屋里的  
事你不早來听說古記讀这会子來了自驚自怪的宝玉笑道借們明兒納下一社  
又有了題目了就咏水仙臘梅代玉听了笑道罷了我再不敢作詩了作一回  
罰一回沒的怪羞的說着便兩手握起臉來宝玉笑道何苦來又奚落我作什  
麼我還不怕臊呢你倒握起臉來了宝釵因笑道下地次我邀一社四个詩題四  
个詞題每人四道詩四闋詞頭一个詞題咏太極圖限一先的韵五言律要把  
一先的韵都用尽了一个不許剩宝琴笑道這一說可知是姐不是真心起

社了這分明難人若論起來也強扭的出來不過顛來倒去弄些易經上的話  
生填究竟有何趣味我八歲時即跟我父親到西海沿子上買洋貨誰知有不  
真：國色的女孩子纔十五歲那臉面就和那西洋畫上的美人一樣也披著黃  
頭髮打著聯垂滿頭帶的都是珊瑚猫兒眼祖母綠這些寶石身上穿著金絲  
織的鎖子甲洋錦袖帶著倭刀也是廟金嵌寶的實在畫兒上的也沒他好  
看有人說他通中國的詩書會講五經能作詩填詞因此我父親央煩了一位  
通事官煩他寫了一張字就寫的是他作的詩衆人都稱奇道真寶玉忙嘆道  
好妹：你拿出來我瞧瞧：寶琴嘆道在南京收着呢此時那里去取來寶玉听  
了大失所望便說沒福得見這世面代玉嘆拉寶琴道你別哄我們我知道你  
這一來你的這些東西未必放在家里自然都是要帶了來的這會子又扯荒

此等豪家  
令人着急  
鑑堂

樂語也

說沒帶來他們雖信我是不信的寶琴便紅了臉低頭微笑不語寶釵笑道偏  
 這個顰兒慣說這些白話把你伶俐的代玉道若帶了來就給我們見識：

奴作頓挫

以免直率

不

體堂

也罷了寶釵笑道箱子籠子一大堆還沒理清知道在那個裡頭呢等過日  
 收什清了找出來大家再看就是了又向寶琴道你若記得何不念：我們所  
 听寶琴方答道記得是首五言律外國的女子也就難為他了寶釵道你且別  
 念等把雲兒叫了來也叫他听：說着便叫小螺來分付道你到我那里去就  
 說我們這里有一個外國美人來了作的好詩請你這詩瘋子來瞧去再把我  
 們詩戲子也帶來小螺笑着去了半日只听湘雲笑問那一個外國美人來了  
 一頭說一頭果和香菱來了衆人笑道人未見形先已聞聲寶琴等忙讓坐遂  
 把方纔的話重序了一遍湘雲笑道快念來听：寶琴因念道

請好使  
無狂  
之玉

鑑堂

昨夜朱樓夢 今宵水國吟 烏雲蒸大海 嵐氣接叢林

月本無今古 情緣自淺深 漢南春歷 為得不關心

衆人听了都道唯為他竟比我們中國人還強一語未了只見麝月走來說太  
太打發人來告訴二爺明兒一早往回；那里去就說太；身上不大好不得  
親自來宝玉忙站起来答應道是因何宝釵宝琴可去宝釵道我們不去昨兒  
單送了禮去了大家說了一回方散宝玉因讓諸姊妹先行自己落後代玉便又  
叫住他問道襲人到底多早晚回來宝玉道自然等送了麝月來呢代玉還有  
話說又不曾出口出了一回神便說道你去罷宝玉也竟心里有許多話只是  
口里不知要說什麼想了一想也嘆道明日再說把一面下了塔磯低頭正歎  
迈步復又忙回身忖道如今的夜越發長了你一夜咳嗽几遍醒几次此皆好  
笑之極

無味杜淡之極回思則皆淚血滴髓之至情至神也豈別部偷寒送煖私奔時約一味淫情浪態之小說可比哉

代玉道：「昨夜好些兒，嗽了兩遍，却只睡了四更一個更次，就再不能睡了。」

宝玉又笑道：「正是有句要緊的話，這會子總想起來，一面說一面便挨過身來。」

悄悄道：「我想宝姐，送你的燕窩一語未了，只見趙姨娘走了進來，照代玉問。」

姑娘這兩天好些兒，代玉便知他是從探春處來，從門前過順路的人情，代玉忙陪

笑讓坐，說：「唯為，姨娘想着怪冷的，親身走來，又忙命倒茶，一面又使眼色與宝

玉：「會意便走了出來，正值吃晚飯時，見了王夫人：「又囑他早去宝

玉回來看晴雯吃了藥，此夕宝玉便不命晴雯挪出煖閣來，自己便在晴雯外

邊，又命將薰籠抬至煖閣前，麝月便在薰籠上一宿無話。至次日天未明時，晴

雯便叫醒麝月道：「你也快醒了，只是睡不殺你，出去叫人給他預備茶水，我叫。」

醒他就是了麝月忙披衣起來道：「僭們叫起他來穿好衣裳抬過這大箱去再叫他們進來。」老嫗們已經說不過，叫他在這屋裏怕過了病氣。如今他們見僭們擠在一處，又該吩咐了晴雯道：「我也是這麼說呢。」二人才叫時，寶玉已醒了。忙起身披衣，麝月先叫進小丫頭子來，收拾妥當了，才命秋紋、檀雲等進來。一同伏侍寶玉梳洗畢，麝月道：「天又陰了，只怕有雪穿那一套毡的。」子寶玉點頭，即時換了衣裳，小了頭，便用小茶盤捧了一盞建蓮紅棗兒湯來。寶玉喝了兩口，麝月又捧過一小碟法製紫薑來。寶玉齧了一塊，又囑咐了晴雯：「一回便往賈母處來。」賈母猶未起來，知道寶玉出門，便開了房門，命寶玉進去。寶玉見賈母身後，寶琴面向裏也睡未醒。賈母見寶玉身上穿着荔色哆羅呢的天馬箭袖大紅氍毹盤金彩綉石青粧緞沿邊的排穗褂子，賈母道：「下雪呢。」寶玉



筆

道天陰着還沒下呢賈母便命妃央來把昨晚那一件烏雲豹的氅衣給他罷  
 妃央答應了走去果取了一件來宝玉看時金翠輝煌碧彩爛灼又不似寶琴  
 所披之氈屬裘只所賈母笑道這叫作雀金呢這是哦噯斯因拿孔雀毛拈了  
 線織的前兒把那一件野鴨子的給了你小妹也小字更妙蓋王夫人之末女

這件給你罷宝玉磕了一個頭便披在身上賈母笑道你先給你娘瞧去再  
 去宝玉答應了便出來只見妃央跪在地下揉眼睛因自那日妃央發誓決絕  
 之後他搥不合宝玉講話宝玉正自日夜不安此時見他又要迴避宝玉便上  
 來笑道好姐：你瞧：我穿着這個好不好妃央一捧手便進賈母房中來了  
 宝玉只得到了王夫人房中與王夫人看了然後又回至房園中與晴雯麝月  
 看過後至賈母房中回說太：看了只說可惜了的叫我仔細穿別遭搗了他

賈母道就剩下了這一件你遭擯了也再沒了這會子特給你做這個也是沒有的事說着又囑咐他不許多吃酒早些回來宝玉應了几个是老嫗嫗奇跟至所上只見宝玉的奶兒李貴和王榮張若錦趙亦華錢啓周瑞六個人帶着着烟伴鶴鋤藥掃紅四個小廝背着衣包抱着坐褥籠着一匹雕鞍彩轡的白馬早已伺候多時了老嫗又吩咐了他六人些話六個人忙答應了几个是忙捧鞭墜鑿宝玉慢的上馬了李貴和王榮籠着轡環錢啓周瑞二人在前引導張若錦趙亦華在兩邊緊貼宝玉後身宝玉在馬上笑道周哥哥錢哥哥們打這角門走罷省得到了老翁的書房門口又下來周瑞側身笑道老翁不在家書房天鎖着的爺可以不用下來罷了宝玉笑道雖鎖着要下來的錢啓李貴和都笑道爺說的是便托懶不下來倘或遇見賴大爺林二爺雖不好說爺

也功兩句有的不是都派在我們身上又說我們不教爺禮了周瑞錢啟便一直出角門來正說話時頂頭果見賴大爺走來宝玉忙籠住馬意欲下來賴大忙上來抱住腿宝玉便在燈上點起來哄携他的手說了几句話接有又見一个小厮帶有二十个拿掃帚簸箕的人進來見了宝玉都順墻墻手立住独那為首的小厮打千兒請了一个安宝玉不識名姓只微笑点了点头兒馬已過去總為後文伏線那人方帶人去了于是出了角門外又有李貴和等六人的小厮並几个馬夫早預備下十来匹馬尚候一出角門李貴等都各上了馬前引傍圍的一陣烟去了不在話下这里晴雯吃了藥仍不見病退急的乱罵大夫說只会騙人的錢一劑好藥也不給人吃奇文真效惡女兒之語麝月嘆勸他道你太性急了俗語說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又不是老君的仙丹那

有這樣靈藥你只淨養几天自然好了你越急越着手晴雯又罵小了頭子們  
那里鑽沙去了聽我病了都大胆子走了明兒我好了一个：  
的總揭你們的皮呢喘的小了頭子篆兒忙進來問姑娘作什麼此姑娘亦姑：娘：之稱亦如賈璉處小厮呼平兒  
皆南北互用一語也晴雯道別人都死絕了就刺了你不成說有只見墜兒  
也頓了進來晴雯道你瞧：這小蹄子不問他還不來呢这里又放月錢了又  
散果子了你該跪在頭里了你往前些我不是老虎吃了你墜兒只得前奏晴  
雯便冷不防欠身一把將他的手抓住是病臥之時向枕邊取了一丈青向他  
手上亂戳口內罵道要這瓜子你什麼拈不得針拿不動線只會偷嘴吃眼皮  
子又淺瓜子又輕打嘴現世的不如戳爛了墜兒疼的亂哭亂喊麝月忙拉開  
墜兒接晴雯睡下笑道總出了汗又作死等你好好了要打多少打不的得這會子

鬧什麼晴雯便命人叫宋媽：進來說道：「宋二爺總告訴了我叫我告訴你們  
 陸兒很懶，宋二爺當面使他，擦嘴兒不動，連襲人使他，背後罵他，今兒務  
 必打發他出去，明兒宋二爺親自回太，就是了。」宋媽聽了，心下便知錫子  
 事發，因嘆道：「雖如此說，也等花姑娘回來知道了，再打發他。」晴雯道：「宋二爺今  
 兒千叮嚀萬囑咐的什麼花姑娘，卓姑娘，我們自然有道理，你只依我話快叫  
 他家的人來領他出去。」麝月道：「這也罷了，早也去，晚也去，帶了去，早清淨一日。」  
 宋媽聽了，只得出去喚了他母親來，打点了他的東西，又來見晴雯，說道：  
 「姑娘們怎麼了？你侄女兒不好。」  
任女二字妙余前注不  
 你們教導他怎麼，捧出  
 去也到底給我們箇臉兒，晴雯道：「這話只等宋玉爺問他，與我們無干，那  
 媳婦冷笑道：「我有胆子問他去。」那一件事不是听姑娘們的調停，他聽依了。」

姑娘們不依也未必中用比如方纔說話雖是背地里姑娘就直叫他的名字在姑娘們就使得在我們就成了野人了晴雯听说亦發急紅了臉說道我叫了他的名字了你在老太太；跟前告我去说我撒野也攛出我去麝月忙道嫂子你只管代了人出去有活再說这个地方豈有你叫喊講禮的你見誰和我們講過禮別說嫂子你就是賴奶；林大娘也得担代我們三分便是叫名字從小兒直到如今都是老太太；吩咐过的你們也知道恐怕難養活巴；的寫了他的名兒各處貼着叫万人叫去為的是好養活連挑水挑糞花子都叫得何況我們連昨晚兒林大娘叫了一聲爺老太太；還說他呢此是一件二則我們這些人常回老太太的話去可不叫着名子回話難道也稱爺那一日不把宝玉两个字念二百遍偏嫂子又來挑這個了過一日嫂子閉了在老太太；

太：跟前听：我們當有面兒，他就知道了。嫂子原也不得在老太太：太：跟前當此，體統差事。成年家，只在三門外頭混怪，不得不知我們里頭的規矩。这里不是嫂子久站的，再一会不用我們說話，就有人來問你，有什麼分证話，且代了<sup>帶</sup>他去。你回了林大娘，叫他來找二爺說話。家里上干的人，你也跑來。我也跑來，我們認人問姓，還認不清呢。說有便叫小丫頭子拿了擦地的布來，擦地。那媳婦听了無言可對，亦不敢久立，堵氣帶了陸兒就走。宋媽：忙道：怪道你這媳婦不知規矩，你女兒在這屋裡一場，臨去時也給娘們磕個頭。沒有別的謝禮，便有謝禮，他們也不希罕。不過磕個頭，盡了心，怎麼說走就走。陸兒听了，只得翻身進來，給他兩個磕了兩個頭。又找秋紋等，他們也不採他那媳婦。嗒聲嘆氣，不敢言<sup>多</sup>，抱恨而去。晴雯方纔又閃了風，着了氣，反覺更不好。

了翻騰至掌灯剛安淨了此只見宝玉回來進門就嘻聲趨脚麝月忙問原故  
宝玉道今兒老太：喜：歡：的給了這個褂子誰知不妨後襟子上燒了一  
塊幸兒而天晚了老太：太：都不理論一面說一面脫下來麝月瞧時果見有指  
頭大的燒眼說這必定是手炉里的火迸上了這不值什麼趕着叫人悄：  
的拿出去叫個能幹織補匠人織上就是了說着使用色袱包了交與一個媽  
媽送出去說趕天亮就有綉好千萬別給老太：太：知道婆子去了半日  
仍舊拿回來說不但沒有織補匠人能幹就連裁縫繡匠並作女工的問了都  
不認得這是什麼都不敢攬麝月道這怎麼樣呢明兒不穿也罷了宝玉道  
明兒是正日子老太：太：說了還叫穿這個去呢偏頭一日燒了豈不掃  
興晴雯听了半日聽不住翻身說道拿來我瞧：罷沒個這福氣穿就罷了這



會子又着急宝玉笑道這話到說的是說着便逃與晴雯又移過灯來細着了  
一會晴雯道這是孔雀金線織的如今你們也拿孔雀金線就像界線似的  
界密了只怕還可混得過去麝月笑道孔雀線現成的但這裏除了你還有誰  
會界線晴雯道說不得我拚命罷了宝玉笑道這如何使得總好了些如何  
做得活晴雯道不用你蝎蝎螫螫的我自知道一面說一面坐起來挽了一挽  
頭髮披了衣裳只覺頭重身輕滿眼金星亂迸實實掌不住若不做又怕宝  
玉着急少不得恨命咬牙捱着便命麝月幫着拈線晴雯先拿了一根比比  
笑道這豈不狠像若補上也不狠顯宝玉道這就狠好那里又找哦囉嘶國的  
裁縫去妙談晴雯先將裡子拆開用茶盃口大的一個竹弓釘牢在背向再  
將破口四邊用金刀刮的散鬆鬆的然後針<sup>把</sup>紉了兩條分出經緯亦如界線之

法先界出地子後依本末之紋來回織補；兩針又看；織補兩針又端詳；  
無奈頭暈眼黑氣喘神虛補不上三五針伏在枕上歇一會寶玉在傍一時又問  
吃些滾水不吃一時又命歇一歇一時又拿一件灰鼠斗篷替他披在背上一  
時又命拿個拐枕與他靠着急的晴雯夾道小祖宗你只管睡罷再熬上  
半直明兒把眼睛搵揉了怎麼處寶玉見他省急只得胡乱睡下仍睡不着一  
時只聽鳴鐘已敲了四下按四下乃寅正初刻寅剛；補完又用小牙刷慢的剔出積  
此樣法避諱也毛來麝月道這就狠好若不留心再看不出  
的寶玉忙要了瞧；說道真  
真一樣了晴雯已嗽了几陣好容易補完了說了一声補雖補了到底不  
像我也再不能了暖啣了一声便身不由主倒下到地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五十三回

寧國府除夕祭宗祠

榮國府元宵開夜宴

話說宝玉見晴雯將雀巢補完已使得的力盡神危忙命小丫頭子來替他捉省彼此捉打了一會歇下沒一頓飯的工夫天已大亮且不出門只叫快傳大夫一時王太醫來了診了脉疑惑說道昨日已好了些今日如何反虛微浮縮起來敢是吃多了飲食不然就是勞了神思外感却到清了這汗後失于調養非同小可一面說一面出去開了藥方進來宝玉看時已將疎散驅邪諸藥減去了到添了茯苓地黃當歸等益神養血之劑宝玉忙命人煎去一面嘆說這恁處倘或有个好友都是我的罪孽晴雯睡在枕上嚙道

好太爺你幹你的去罷那里就得勞病了。寶玉無奈只得去了。至下半年說身上不好就回來了。晴雯此症雖重，幸虧他素習是個使力不使心的，再素習飲食清淡，飢飽無傷。這賈宅中的風俗秘法，無論上下只一畧有此傷風咳嗽，搃以淨餓為主，次則服藥調養。故于前日一病時，野餓了兩三日，又謹慎服藥調治。如今勞碌了些，又加倍培養了幾日，便漸六便於的好了。近日園中姊妹皆各在房中吃飯炊爨，飲食亦便。寶玉自六便於不變法，要湯要羹，調停不必細說。襲人送母殯後，業已回來。麝月便將平兒所說宋媽墜兒一事，並晴雯擇逐出去等話，一一也曾回過。寶玉龍襲人也沒別說，只說太性急了。此只因李紈亦因時氣感冒，邢夫人又正害火眼，迎春岫烟皆過去朝夕侍藥，妙在一人不落李嬭之弟又接了李嬭和李紈，李綺家去住幾日，來的也有理去的也有情寶玉又見龍襲人常

思母含悲晴雲未大愈因此詩社之日皆未有人作興便空了几社當下已  
是臘月高年日近王夫人與鳳姐治办年事王子騰陞了九省都檢点賈  
兩村補授了大司馬協理軍機恭讚朝政不題且說賈珍那邊開了宗祠  
有人掃<sup>打</sup>收什供器請神主又打掃上房以備懸供遺真影像此時茶寧二  
府內外上下皆是忙忙碌碌這日寧府中尤氏正起來問賈蓉之進<sup>妻</sup>打点送  
賈母這邊針線礼物正值了頭棒了一茶盤押歲銀子進來回說興兒回奶  
奶前兒那一包碎金子共是一百五十三兩六錢七分里頭成色不等共  
總傾了二百二十個銀子說有進上去尤氏看了看只見也有梅花式的也  
有海棠式的也有必錠如意的也有八宝聯春的尤氏命收起這個來叫他  
把銀鏢子快、交了進來了杯答應去了一時賈珍進來吃飯賈蓉之

自可却死  
後未見賈  
榮債要此  
回有榮更  
迴避語是  
書中遺  
漏處

傷園

妻迴避了賈珍，因問尤氏，俗們春祭的恩賞可領了不曾？尤氏道：「今兒我打發榮兒回去了，賈珍道：俗們家雖不寄這兒兩銀子，使多少是皇上天恩，早關了來給那邊老太太見過，<sup>賈</sup>領了祖宗的供<sup>物</sup>，皇上恩<sup>的</sup>下則是托祖宗的福，俗們那怕用一萬銀子供祖宗，到底不如這個又体面，又是沾恩錫福的。除俗們這樣一、二家之外，那此世龍末窮官兒家若不仗着這銀子拿什麼上供過年，真正皇恩浩大，想的週到。」尤氏道：「正是這話。」二人正說着，只見人回哥兒來了，賈珍使命叫他進來，只見賈蓉捧了一個小黃布口袋進來，賈珍道：「怎麼去了？」這一日賈蓉陪笑回說：「今兒不在禮部關領，又分在光祿寺庫上，因又到了光祿寺，統領了下來，光祿寺的官兒們都說問父親好，多日不見，都着實想念。」賈珍笑道：「他們都那是想我，這又判了年，下了不

是想我的東西就是想我的戲酒了一面說一面瞧那黃布口袋上有印就是  
皇恩永錫四個大字那一邊又有禮部祠祭司的印記又寫有一行小字道是  
寧國公賈演等國公賈法恩賜永遠春祭賞共二分淨折銀若干兩某年月日  
龍禁尉候補侍衛賈蓉當堂領訖值年寺丞某人下向一個硃筆花押賈珍吃  
過飯盃敕<sup>畢</sup>換了靴帽命賈蓉捧着銀子跟了來回過賈母王夫人又至這邊  
回過賈赦邢夫人方回家去取出銀子命將口袋向宗祠大爐內焚了又命賈  
蓉道你去問：你連二孀子正月裡請吃年酒的日子擬了沒有若擬定了叫  
書房里明白開了單子來俗們再請時就不能重<sup>復</sup>犯了旧年不<sup>復</sup>留心重了几家  
不說俗們不<sup>復</sup>留神到像兩宅商議定了送虛情怕費事一樣賈蓉忙答應了過  
去一時拿了請人吃年酒的日期單子來了賈珍看了命交與賴昇去看了

請人別重這上頭日子因在所上看有小廝們抬圍屏擦抹几案金銀供器只見小廝手里拿着個稟帖並一篇賬目回說黑山村的烏庄頭來了賈珍道這一個老<sup>坎</sup>吹頭的今兒纔來說着賈蓉接過稟帖和賬目忙展開捧自賈珍倒背自兩手向賈蓉手內只看紅稟帖上寫着門下庄頭烏進孝叩請爺奶方福金安併公子小姐金安新春大喜大福榮貴平安加官進祿萬事如意賈珍嘆道庄家人有些意思賈蓉也忙咲說別看文法只取個吉利罷了一面忙展開單子看時只見上面寫有大鹿三十隻獐子五十隻麀子五十隻暹豬二十個湯羊二十個龍<sup>猪</sup>二十個野猪二十個家臘猪二十個野羊二十個青羊二十個家湯羊二十個家風羊二十個鱈魚二個各色雜魚二百斤活鴿鴨鵝各二百隻鴿鴨鷺三百隻野鴿兔子各二百對熊掌二十對鹿筋二十斤海參五



十斤鹿舌五十條牛舌五十條煙干二十斤榛松菹杏糖各二口袋大對蝦五  
 十對干蝦二百斤銀霜炭上等選用一千斤中等二千斤柴炭三萬斤衙田胭脂  
 米二石在園雜字  
曾有此說碧糯五十斛白糯五十斛粉粒五十斛雜色梁穀各五十斛下  
 用常米一千石各色干菜一車外賣梁穀牲口各項之銀共折銀二千五百兩  
 外門下孝敬哥兒姐兒頑意活鹿兩對活白兔四對黑兔四對活錦鴉兩對西  
 洋鴨兩對賈珍便命帶進他來一時只見烏進孝進來只在院內磕頭請  
 安賈珍命人拉他起來笑說你還硬郎烏進孝咲回托爺的福還能走  
 得動賈珍道你兒子也大了該叫他走也罷了烏進孝咲道不瞞爺說  
 小的們走慣了不來也悶的慌他們可不是都愿竟來見天子脚下世面他  
 們到底年輕怕路上有失再過幾年就可放心了賈珍道你走了幾日烏

進孝道回爺的話今年雪大外頭都是四五尺深的雪前日忽然一暖一化路上竟難走的狠耽擱了几日雖走了一個月零兩日因日有子限了怕爺心焦可焦不趕自來了賈珍道我說呢怎麼今兒終來我纔看那單子上今年你這老貨又來打擱台采了烏進孝忙進前了兩步回道回爺說今年：成實在不好從三月下雨起接連直到八月竟沒有一連晴過五日九月里一場碗大的雹子方近一千三百里地連人帶房並牲口糧食打傷了上千万的所以終這樣小的並不敢說說賈珍歎眉道我算定了你至少也有五千兩銀子來這殼作什麼的如今你們一共只剩了八九個庄子今年到有兩處滂報了旱滂你們又打擱台真是又教別過年了烏進孝道爺的這地方還算好呢我兄弟處我那里只一百多里誰知竟大差了他現

管着那府里八處庄地比各這邊多省几倍今年也只這些東西不過多  
 二三千兩銀子也是有飢荒打呢賈珍道正是呢我這邊都可已沒  
 有什麼外項大事不過是一年的廢用廢費此我受些委屈就省些再者  
 年例送人請人我把臉皮厚此就省也也就完了比不得那府里這几年添  
 了許多花錢的事一定不可免移是要花的却又不添些銀子產業這二  
 年到賠了許多不和你們要找誰去烏進孝嘆道那府里如今豈添了  
 事有去有來娘和萬歲爺豈不賞的是在頭口中賈珍听了賈嘆向賈  
 為道你們听他這說話可咲賈蓉等忙咲道你們山坳海沿子上的人那里  
 知道這道理娘難道把皇上的庫給了我們不成他心里總有這心他也不  
 長敢作主豈有不賞之理按時到節不過是些彩緞古董頑意見總賞銀子不

過一百兩金子總值了一千兩銀子，發一年的什麼這三年那一年不多賠出  
几千銀子來，頭一年省親連蓋花園子你算，那一注共花了多少就知道  
了，再兩年再一回省親，只怕就淨穹了。賈珍笑道：「所以他們庄家老實  
人外頭不知裡暗的事，苗梢木作磬棍子外頭，體面裡頭苦。」新鮮趣語賈蓉  
又笑向賈珍道：「果真那府穹了前兒我所見鳳姑娘。」此亦南北互用之文，前  
注不謬  
和死夾梢，高議要偷出老太太的東西去當銀子呢。賈珍笑道：「那有又是你鳳  
姑娘的鬼那里就穹到如此，他必定是見去路太多了，實在賠的狠了，不知  
又要省那一項的錢，先設此法使人知道說穹到如此了。我心里却有一個  
算盤，還不至如此田地。說省命人帶了烏進孝出好生待他，不在話下。  
這裏賈珍分付將方纔各物留出供祖的來，將各樣取了此命。賈蓉

送過榮府里然後自己留了家中所用的餘者派出等例來一分一分的堆在月台下命人將族中的子侄喚來與他們接着榮國也送了許多供祖之物及與賈珍之物賈珍着自收拾完備供器靴着鞋披着捨獠獠大裘命人在所柱下石磯上太陽中鋪了一個大狼皮褥子負暄閑着各子弟們來領取年物因見賈芹亦來領物賈珍叫他過來說道你作什麼也來了誰叫你來的賈芹垂手回說聽見大爺這里叫我們領東西我沒等人去就來了賈珍道我這東西原是給你那些閑自無事的無進益的小叔兄弟們的那二年你閑着我也給過你的你如今在那府里管事家廟里管和尚道士們一月又有你的分例外這些和尚的分例良子都從你手里過你還也取這個太也貪了你自己瞧：你穿的像個手里使錢办事的

先前說你沒進益如今又怎麼了此先倒不像了賈芹道我家里原人口多  
費用大賈珍冷笑道你還支吾我你在家廟里幹的事打諒我不知呢道你到  
了那里自然是爺了沒人敢違拗你；手里又有了錢甯省我們又逮你就  
為王称霸起來直；招聚匪類賭錢這一回大字斷不可少養老婆小子這會子  
花的這個形像你還敢領東西來領不成東西領一頓馱水棍去才罷等過  
了年我必和你連二叔說換回你來賈芹紅了臉不敢答應人回北府水  
王爺送了字聯荷包來了賈珍說忙命賈蓉出去款待只說我不在  
家賈蓉去了這里賈珍看着領完東西回房由尤氏吃畢晚飯  
一宿無話至此日更比往日更忙都不必細說已到了臘月二十九日了各色  
齊備兩府中都換了門神聯對掛牌新油了桃符煥然一新寧國府大

門儀門大所煖閣內所內三門內儀門並內塞直到正堂一路正門大開兩邊  
階下一色硃紅大高照燈的兩條金龍一般次日由賈母有誥封者皆按品級  
着朝服先坐八人大轎代領着衆人進宮朝賀行礼領宴畢回來便到寧國府  
煖閣下轎諸子弟有未隨入朝者皆在寧府門前排班伺候然後引入宗祠  
且說寶琴是初次一面細看神打諒這宗祠原來寧府西邊另一個院子  
里油柵欄內五間大門上懸一塊匾寫着是賈氏宗祠四個字傍書衍聖公  
孔繼宗書兩傍有一付長聯寫道是

肝腦塗地兆姓賴保育之恩

功名貫天百代仰蒸嘗之盛

亦衍聖公所書

此聯宜掉轉

進入院中白石甬路西邊皆是蒼松翠柏月台上設着青綠古銅鼎彝等器把

厦前上面懸一九龍金匾寫道是

星輝輔弼

乃先皇御筆兩邊一付對聯寫道是

勲業有光照日月

功名無間及兒孫

亦是御筆五間正殿前懸一副龍旗楹書

匾寫道是

慎終追遠

傍邊一付對聯寫道是

已後兒孫承福德

至今黎庶念榮寧

俱是御筆裡邊香爐輝煌錦幃繡幙雖列着神主却着不真切只見



賈府人分昭穆排班立定賈敬主祭賈赦陪祭賈珍獻爵賈璉賈琮獻帛室  
王捧香賈萼賈菱展拜秩守焚池青衣樂奏三獻爵拜畢焚帛奠酒禮  
畢樂止退出衆人圍隨着賈母至正堂上影前錦幔高掛彩屏張護香炷  
輝煌上面正居中懸着寧榮二祖遺像皆是披龍腰玉兩邊還有几軸列祖遺  
影賈荇賈芷等從內儀門挨次列站直到正堂廊下檻外方是賈敬賈赦檻內  
是各女眷衆家人小廝皆在儀門之外每一道菜至傳至儀門賈荇賈芷  
等便接了按次傳至階上賈敬手中賈萼係長房長孫獨他隨女眷在  
檻內每賈敬捧菜至傳于賈萼，便傳于他妻子又傳于鳳姐尤氏諸人直  
傳至供棹前方傳于王夫人王夫人傳于賈母，方捧放在桌上邢夫人在  
供桌之西東向立同賈母供放直至將菜飯湯酒茶傳完賈萼方退出

下階歸入賈芹階位之首几從文傍之名者賈敬為首下則從玉者賈珍為首在下從草頭者賈蓉為首左昭右穆男東女西俟賈母拈香下拜眾人方一齊跪下將五間大廳三間抱廈內外廊檐簷階上階下兩丹墀內花園錦簇塞的無隙空地鴉雀無聞只聽鏗鏘叮啷金鈴玉珮微聒搖曳之聲並起跪靴履颯沓之響一時禮畢賈敬賈赦等便忙退出至榮府前候與賈母行礼尤氏上房早已襲地鋪滿紅毡当地放有象鼻三足獸沿流金瑤瑯大火盆正面炕上鋪新程紅毡設有大紅彩綉雲龍捧壽的靠背引枕外另有黑狐皮的被子搭在上面大白狐皮坐褥請賈母上去坐了兩邊又鋪皮褥讓賈母一輩的兩三個妯娌坐了這邊橫頭排棹之後小炕上也鋪了皮褥讓那夫人等坐了地下兩面相對十二張雕漆椅上都是一色灰鼠椅搭小褥每

一張椅下一個大銅脚爐讓寶琴等姊妹坐了尤氏用茶盤親捧茶與賈母蓉妻捧與衆老祖然後尤氏又捧與那夫人等蓉妻又捧與衆姊妹鳳姐李執等只在地下伺候茶畢那夫人等便先起身來侍賈母；吃茶與老妯閒話了兩三句便命着轎鳳姐兒忙上去挽起來尤氏咲回說已經預備下老太太的晚飯每年都不肯賞些體面用過晚飯過去果然我們就不濟鳳了頭不成鳳姐兒挽着賈母咲道老祖宗快走偕們家去吃飯別理他賈母咲道你這里供着祖宗忙的什麼似的那里攔得住我鬧況且每年我不吃你們也要送去的不如還送了去我吃不了留着明兒<sup>再</sup>吃豈不多吃些說的重人都笑了又分付他好生派妥當人夜裏着<sup>火</sup>不是大意得的尤氏答應了一面是出來至暖閣前上了轎尤氏等<sup>內</sup>過屏風<sup>後</sup>小廝們

總領轎夫請了轎出大門尤氏亦隨邢夫人等同至榮府這里轎出大門這  
一條街上東一邊整一回設列省寧國府的儀仗執事樂器西一面整一回設  
列省榮國公的儀仗執事樂器來往行人皆屏退不從此過一時來至  
榮府也是大門正所直前到正所如今便不在暖閣下轎了過了大所便轉  
灣向西至賈母這邊正所上下轎中人圍隨同至賈母正室之中亦是錦  
繡綉屏喚然一觀当地火盆內焚着松柏香百合草賈母歸了坐老嫗  
來回老太太們來行礼來了賈母忙又起身要迎只見兩三個老妯娌已進來了  
大家挽手嘆了一回讓了一回吃茶去後賈母只送至內儀門便回來正  
坐賈敬賈赦等領諸子弟進來賈母笑道一年價確為你們不行礼罢一面  
說着一面男一起女一起俱行過了礼左右兩傍沒下交椅然後又

按長幼挨次歸坐受禮兩府男婦小厮了杯亦按差役上中下行禮畢散  
 押歲錢荷包金良銀摆上合歡宴來男東女西婦坐獻屠蕪酒合歡湯  
 吉祥菓如意糕畢賈母起身進內間更衣東人方各散出那晚各處佛堂  
 皂王前焚香上供王夫人正房院內設有天地紙馬香供大觀園正門上也挑  
 省大明角灯兩溜高照各處皆有路灯上下人等皆打扮的花團錦簇一夜  
 人聲嘈雜語笑喧闐爆竹起火絡繹不絕至次日五鼓賈母等又按品級級  
 摆金付執事進宮朝賀並祝元春千秋領宴回來又至寧府祭過列祖方回  
 來受禮畢便換衣歇息所有賀節來的親友一槩不會口和薛姨媽李嬌  
 二人說話取便或者同室玉寶琴釵玉等姊妹設著趕圍棋抹牌作戲王夫人與鳳  
 姐是天忙請有情請人吃年酒那邊所上院內皆時戲酒親友絡繹不絕一連忙了

七八日纔完了早又元宵將<sup>近</sup>道寧榮二府皆張燈結彩十一日是賈赦請  
賈母等次日賈珍又請賈母皆去隨便領了半日王夫人和凤姐兒連日  
被人請去吃年酒不能<sup>全</sup>勝記至十五日之夕賈母便在大花所上命摆几席  
酒定一班小戲滿掛各色佳灯帶領榮寧二府各子侄孫男孫媳等家宴  
賈敬素不茹酒也不去請他于後十七日<sup>不</sup>禘祀已完他便仍出城去修養  
便这几日在家内亦是淨室默處一際<sup>不見不</sup>聞不在話下賈赦畧領  
了賈母之賜也便告<sup>退</sup>而去賈母知他在此彼此不便也就隨他去了  
賈赦自到家中与東門客賞灯吃酒自然是笙歌聒耳錦繡盈眸其  
取便快樂另与这边不同的<sup>又交代一</sup>这边賈母花所之上共摆了十來  
席每一席傍边設一几上設炉瓶三<sup>事</sup>色焚有御賜百合宮香又有

八寸來長四五寸寬二三寸高的點眉山石佈滿青苔的小盒景俱是新鮮花卉又有小洋漆茶盤內放着旧窰茶杯並十錦小茶壺裡面泡着上等名茶一色皆是紫檀透雕嵌着大紅沙透绣花卉並草字詩詞的瓔珞原來绣这瓔珞的也是个姑蘇女子名喚慧娘曰他亦是書香宦門之家他原精于書画不过偶然绣一两件針線作耍並非市賣之物凡這屏上所绣之花卉皆做的而是唐宋元明各名家的折枝花卉故其格式配色皆從雅本來非一味濃艷匠工可比每一枝花側皆用古人題此花之句或詩詞歌賦不一皆用黑絨綉出草字來且字跡勾踢轉折輕重連斷皆与筆草無異亦不比市繡字跡板強可恨他不仗此技護利所以

天下虽知得者甚少凡世宦富<sup>貴</sup>遺之家無此物者甚多当今便  
称为慧绣竟有世俗射利者近日做其针迹愚人獲利偏这慧  
娘命天十八歲便死了如今竟不能再得一件的了凡所有之家  
总有一两件皆珍藏不用有那一干翰林文魔先生们因深惜慧  
绣之佳便说这绣字不<sup>能</sup>長尽其妙這樣筆跡說一繡字反似乎  
唐突了便大家商議了將绣字便隐去換了一个紋字所以如  
今都称为慧紋若有一件真慧紋之物價則無限賈府之榮也  
只有兩三件上年將那兩件已進了上目下只剩这一付瓔珞一共  
十六扇賈母愛如珍宝不入在請客各色陳設之內只留在自  
己这边高興摆酒时賞玩又有各色旧窰小瓶中都点綴着



感寒三友玉堂富貴等鮮花草上面兩席是李嬭薛姨媽二位賈母于東邊設一綉雕夔龍護屏矮足短榻靠背引枕皮褥俱全榻之上頭又設一個極輕巧洋漆描金小几几上放着茶盃茶碗漱盂洋巾之類又有一個眼鏡匣子賈母正在榻上与眾人說笑一回又自取眼鏡向戲台上照一回又向薛姨媽李嬭笑說恕我老了骨頭疼放肆容我歪着相陪罢因又命琥珀生在榻上拿着美人拳搥腿榻下並不摆席面只有一張高几却設着瓔珞花瓶麝香等物外另設一精緻小高掉設有酒杯箸將自己這一席設於榻傍命宝琴湘雲代玉宝玉四人坐有每一饌一菓未先捧与賈母看了喜則啣在小掉上啣一啣仍撒了放在他四人席上只

算他四人是跟有賈母生故下面方是那夫人王夫人之位在下便是尤氏李執姐風姐賈蓉之妻西邊一路便是寶釵李紋李綺岫烟迎春姊妹等兩邊大梁上掛有一對聯三聚五玻璃芙蓉彩穗燈每席前豎一柄漆杆倒垂新葉荷葉上有燭信揮有彩燭這荷葉乃是鑿琉璃的活信可以扭轉如今皆將荷葉扭轉向外將燈影副住全向外照看戲分外真切窓隔門戶一齊摘下全掛彩穗各種燈廊簷內外及兩邊遊廊罩棚將各色羊角玻璃戳紗料絲或綉或畫或堆或摺或絹或紙諸燈掛滿廊上几席便是賈珍賈璉賈杯賈琮賈蓉賈芹賈芸賈菱賈菖等賈母也曾差人去請中族中男女奈他們或有年

還懶于熱鬧的或有家內沒有人不便來或有疾病淹纏欲來竟  
不長來的或有羞一哥妬富愧貧不來的甚至于有一哥憎畏  
風姐之為人而賭氣不來的或有羞口羞脚不慣見人不敢來的  
因此族中虽多女客來者只不过賈茵之母姜氏帶了賈茵來  
了男子只有賈芹賈芸賈菖賈菱四個現是在風姐麾下辦事的  
來了當下人豈不在家庭間小宴中數來也美是鬧熱的了當  
又有林之孝之妻帶了六個媳婦抬了三張炕棹每一張上搭有  
一條毡毡上放着選淨一舫大新出局的銅錢用大紅彩繩串  
着每二人搭一張共三張林之孝家的指示將那兩張擺至薛姨  
媽李嬸的席下將一張送至賈母榻下來賈母便說放在當

地擺這媳婦們都素知規矩的放下棹子一並將不都打開將彩繩  
抽去散堆在棹上正唱西樓樓會這齣將終于叔夜回賭氣去了  
那文豹便發科渾道你賭氣去了恰好今日正月十五榮國府中老  
祖宗家宴待我騎了這馬趕進去討些菓子吃是要緊的說畢引  
的賈母等都笑了薛姨媽等都說好个鬼頭孩子可憐見的风  
姐便說這孩子纔九歲子賈母笑說難為他說的巧便說了一  
个賞字早有三个媳婦已經手下預備下簸籬聽見一个賞字走  
上去向棹上的散錢堆內每人便撮了一簸籬走出來向戲台說老祖宗  
姨太太親家太太賞文豹買菓子吃的說有向台上便一撒只听  
豁啣、滿台的錢响賈珍賈璉已命小廝們抬了大簸籬的錢

來暗之的預備在那里聽見賈母一賞要知端的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首回楔子內云古今小說千部共成一套云云猶未洩真今借老  
太君一寫是功後來胸中無机軸之諸君子不可動筆作書  
鳳姐乃太君之要緊陪堂今題斑衣戲彩是作者酬我何  
鳳之勞特貶賈珍璉輩之無能耳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陳腐旧套

王熙鳳做戲彩斑衣

却說賈珍賈璉暗<sub>二</sub>預備下大籩<sub>籩</sub>籩的錢聽見賈母說賞他也忙命小廝們快撒錢自听滿台錢响賈母大悅二人隨起身小廝們忙將一把新煖銀壺捧在賈璉手內隨了賈珍趨至里面賈珍先至里<sub>李</sub>藩席上躬身取下杯來回身賈璉忙斟了一盞然後便至薛姨媽席上也斟了二人忙起身笑說二位爺請坐有罷了何必多禮于是除邢王二夫人滿席都滿了席俱垂手傍侍賈珍等至賈母榻前曰榻矮二人便屈膝跪了賈珍在先捧杯賈璉在後捧壺<sub>盞</sub>止二人奉酒那賈環弟兄等却是

排班按序一溜隨着他二人進來見他二人跪下也都一溜跪下寶玉也忙跪下了史湘雲悄推他笑道你這會又幫跪下作什麼有這樣你也去斟一巡酒豈不好寶玉悄笑道再等一會子再斟去說有等他二人斟完起來方起來又與邢夫人王夫人斟過來賈珍笑道妹們怎麼樣呢賈母等都說你們去罷他們到便宜些說了賈珍等方退出當下天未二鼓戲演的是八義中觀燈八齣正在熱鬧之際寶玉目下席往外走賈母目說你往那里去外頭爆竹利害仔細天上吊下火紙來燒了寶玉回說不往遠去只出去就來賈母命婆子們好生跟着于是寶玉出來只有麝月秋紋並几个个丫丫頭隨着賈母目說罷人怎麼不見他如今也有些拿大了單支使小女孩子出來王夫人忙起身笑

回道他媽前日沒了日有熱孝不便前頭來買母听了點頭又笑道跟主子却講不起這孝與不孝若是他还跟我難到這會子也不在這裏不成皆曰我們太寬了有人使不查這些竟成了例了凡姐兒忙過來笑回道今兒晚上他便沒孝那園子里也須得他看着燈燭花炮最是耽險的這裏一唱戲園子里的人誰不偷來看他還細心各處照看，況且這一散後寶兄弟回去睡覺各色都是齊全的若他再來了衆人又不經心散了回去鋪蓋也是冷的茶水也不齊備各色都不便宜所以我叫他不用來只看屋子散了又齊備我們這裏也不耽心又可以全他的禮豈不三處有益老祖宗要叫他叫他來就是了費母听了這話你說的這話狠是比我想的過到快別叫他了但只他媽几時沒了我怎麼不知

道鳳姐笑道前兒襲人去親自回老太太的恁麼到忘了賈母想了一想咲說  
想起來了我的記性竟平常了衆人都咲說老太太；那里記得這些事賈母  
因又嘆道我想着他從小兒伏侍了我一場又伏侍了云兒一場末後給了一  
個魔王宝玉虧他魔了這幾年他又不是借們家的根生土長的奴才沒受過借  
們什麼大恩典他媽沒了我想着要給他几兩銀子發送也就忘了鳳姐兒道  
前兒太；賞了他四十兩銀子也就是了賈母聽說點頭道這還罷了正好死  
央的娘前兒也死了我想他老子娘都在南邊我也沒叫他滾去走了守孝如  
今叫他兩個一處作伴兒去又命婆子將些菓子茶饌點心之類與他兩吃  
去琥珀咲說還等這會子呢他早就去了說着大家又吃酒看戲且說宝玉  
一遞來至園中婆子見他回房便不跟去只坐在園門裡茶房里烤火和管

茶的女人偷空飲酒，鬧得寶玉至園中，雖是燈光燦爛，却無人聲。麝月道：「他們都睡了不成，借們悄悄進去的？」進去了，他們一跳，是大家都躡足潛踪的進來，鏡壁一着，只見襲人和一人二人對面都歪在地炕上，那一頭有兩三個老嫗；打盹，寶玉只當他兩個睡着了，終要進去，忽听死夫嘆了一聲，說道：「可知天下事，難定論理，你單身在這裏，父母在外頭，每年他們東去西來，沒个定準，想來你，是不能送終的了。偏生今年就死在這裏，你道出去送了終，襲人道：「是我也想不到，能教看父母回首太；又賞了四十兩銀子，這到也不圖養笑我一場，我也不敢妄想了。寶玉听了，忙轉身悄悄向麝月，苦道：「誰知他也來了，我這一進去，他又賭氣走了，不如借們回去罷，讓這兩個清靜；」的說一回，襲人正一個人悶，的慌他幸而來的，好說着仍悄悄；的出室，未寶玉便走過山石之後，去貼着擦衣廚，月秋

紋皆點住背過臉去口內笑說蹲下再解小衣仔細風吹了肚子後面兩個小  
了頭子知是小解忙先出去茶房預備去了這裏宝玉剛轉過來只見兩個媳  
婦子走過來了問是誰秋紋道宝玉在這里你大呼小叫仔細省罷那媳婦們  
忙咲道我們不知道太爺二下來惹禍了姑娘們可連日幸苦了說自己到了跟  
前麝月等向手里拿的是什麼媳婦們道是老太、賞金花二位姑娘吃  
的秋紋咲道外頭唱的是八義沒唱混元盒那里又跑出金花娘、來了宝玉  
咲命揭起來我瞧、秋紋麝月忙上去將兩個盒子揭開兩個媳婦忙蹲下身  
子細膩極一部大規因文皆若食肥蟹至此一句則又三月  
于鎮江江上啖出網之鮮鱸矣 宝玉看了兩盒  
內都是席上所有的上等菜品菜蔬点了一点頭迈步就走麝月二人忙  
胡乱擲了盒蓋跟上來宝玉咲道這兩個女人到和氣會說話他們天、之

了到說你們連日辛苦到不是那矜功自<sup>代</sup>的麝月道這好的也狠好那不知禮的也太不知禮室玉笑道你們是明白人孰<sup>代</sup>他們是粗體可伶的人就完了一面說一面來至園門那兒个婆子只吃酒闌牌却不住出來打探室玉來了也都張上了花廳後廊上只見那兩個小了頭一個捧着小沐盆一個搭着手巾又拿着溫子壺在那里久等秋紋先忙伸手向盆內試了一試說道你越大越粗心了那里弄的這冷水小了頭笑道姑娘瞧：這个天我<sup>的</sup>把水冷巴<sup>的</sup>倒的是滾水這還冷了正說着可巧見一個老婆子提着一壺滾水走來小了頭便說<sup>好</sup>奶<sup>好</sup>過來給我倒上些那婆子道哥：免這是太：泡茶的勸你走了去罷那里走大了脚秋紋道憑你是<sup>誰</sup>的你不給我管把老太：茶盃子倒了洗手那婆子回頭見是秋紋忙提起壺來就倒秋紋道殺了你這麽大

年紀也沒個見識誰不知是老太太的水要不着的人就敢要了婆子笑道我眼花了設認出這姑娘來宝玉洗了手那小了頭子拿小壺倒了些漚子在他手內宝玉漚了秋紋麝月也趑热水洗了一回漚了跟進宝玉來宝玉便要了一壺煖酒也從李嬪斟起二人也讓坐賈母便說他小讓他斟去大家到要干過這杯說着便自己干了那王二夫人也忙干了讓他二人薛李也只得干了賈母又命宝玉道連你姐姐妹妹一齊斟上不許亂斟都要叫他干了宝玉聽說答應省一按次斟了至代玉前偏他不飲拿起杯來放在宝玉唇上邊宝玉一氣飲干代玉咲說多謝宝玉宝玉替他斟上一杯鳳姐兒便咲道宝玉別喝冷酒仔細手顫明兒馮不得字拉不得弓宝玉忙道沒有吃冷酒鳳姐兒咲道我知道沒有不過白囑咐你然後宝玉將里向斟完只除賈蓉之妻是



了頭們斟的復出至廊上又與賈珍等斟了坐了一回方進來仍歸舊坐一時上湯後又接獻元宵來賈母便命將戲暫歇；小孩子們可憐見的也給他們些滾湯滾菜的吃了再唱又命將各色菓子元宵等物拿些與他們吃去一時歇了戲便有婆子帶了兩個門下常走的女先生免進來放兩張杌子在那一邊命他坐了將絃子琵琶遞過去賈母便問李薛听何書他二人都回說不拘什麼都好賈母便問近來可有添些什麼新書那兩個女先生免回說道倒有一段新書是殘唐五代的故事賈母問是何名女先生免道叫做鳳求鸞賈母道這一個名字到好不知因什麼起的先大槩說；原故若好再說女先生道這書上乃說殘之時<sup>唐</sup>有一位鄉紳本是金陵人氏名喚王忠曾做過兩朝宰輔<sup>後宋</sup>如今告老還家膝下只有一位公子名喚王熙鳳衆人听了笑將起來賈母

笑道這重了我們鳳了頭了媳婦忙上去推他這是二奶；的名字少混說賈母笑道你說：女先生忙咲着站起來說我們該死了不知是奶；的諱鳳姐兒咲道什麼怕你們只管說罷重名重姓的多呢道女先生又說道這年王老爺打發了王公子上京趕考那日遇見大雨進到一個庄上避雨誰知這庄上也有一個鄉紳姓李與王老爺是世交便留下這公子住在書房里這李鄉紳膝下無兒只有一位千金小姐這小姐芳名叫作雛鳳道琴棋書畫無所不通賈母忙道道這叫作鳳求鸞不用說我猜着了自然是這王熙鳳要求這雛鸞小姐為妻女先兒咲道老祖宗原來听過這一回書衆人都道老太太；什麼没听過便没听過也猜着了賈母咲道這些書都是一個套子左不過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兒把人家女兒說的那樣坏還說是佳人編的連影兒也沒有了開

口都是書香門第父親不是尚書就是宰相生一個小姐必是愛如珍寶這小姐必是通文知禮無所不曉竟是個絕代佳人只一見了一個清俊的俊男人不啻是親是友便想起終身大事來父母也忘了書禮也忘了鬼不成鬼賊不成賊那一點兒是佳人便是滿腹文章做出這些事來也笑不得是佳人了比如男人滿腹文章去作賊難道那王法就說他是才子就不入賊情一案不成可知那編書的是自己塞了自己的嘴上手既說是世宦書子上的大家小姐都知禮讀書連夫人都知書識禮便是告者老還家自然上的這樣大家人口不少奶母了上的奴伏侍小姐的人也不少怎麼這些書上凡有這樣的事就只小姐和蒙跟的一個了上的奴你們白想了！那些人都是管什麼的可是前言不答後語衆人听了都咲說老太！這一說是謊都批出來了賈母咲道這有個原故編這樣書的

有一等妒人家富貴或有求不遂心所以編出來污穢人家再一等他自己着了這些書着魔了他也想一個佳人所以編了出來取樂何嘗他知道那世宦讀書家的道理別說他那書上那些世宦書札大家如今眼下真的拿我們這中等人家說起也沒有這樣的事別說是那些大家子可<sup>那</sup>調掉<sup>3</sup>下巴的話所以我們從不許說這些書了頭們也不懂這些話這几年我老了他們姊妹們住的遠我偶然問了說几句听；他們一來就忙歇了李薛二人都咲說這正是大家的規矩連我們家也沒這些雜話給孩子們听見鳳姐兒走上來斟酒咲道罷了酒<sup>3</sup>冷了老祖宗喝一口潤了嗓子再辯說這一回就叫作辯說記就出在本朝本地本年本月本日本時老祖宗一張口難說<sup>祖</sup>兩家話花開兩朵各表一枝是真是謊且不表再整那規矩看戲的人老宗且讓這二位親戚吃一

杯酒着兩出戲之後再從昨朝語言辨起如何他一向斟酒一向咲說未曾說完衆人俱已咲倒兩個女先生也咲個不住都說奶：好剛口奶：要一說書真連我們吃飯的地方也沒了薛姨媽咲道你少具頭些外頭有人比不得往常鳳姐兒咲道外頭的只有一位珍大爺我們還是論哥：妹：從小兒在淘氣了這到麼大這几年因做了親我如今立了多少規矩了便不是從小兒的兄妹便以伯叔論那二十四孝上班衣戲綵他們不長來戲綵引老祖宗咲一咲我這里好容易引的老祖宗咲了一咲多吃了一点兒東西大家喜勸都該謝我終是難到反咲話我不成賈母咲道可是兩日我竟沒有慟這的咲一場到是亏他終一路咲的我心里痛快了些我再吃一鐘酒吃着酒又命宝玉也敬你姐：一杯鳳姐兒咲道不用他敬我討老祖宗的壽罷說着便將賈母的

拿<sup>酒</sup>起來將半杯剩酒吃了將杯遞了<sup>給</sup>奴另將溫水浸的杯換了一個上來于是各席上的杯都做去另將溫水浸的<sup>冷</sup>換的杯斟了新酒上來然後歸坐女先生回說老祖宗不聽這方或者彈一套曲子听；罷賈母便說道你們兩個對一套將軍令罷二人聽說忙和弦按調撥弄起來賈母回問天有几更了衆婆子忙回三更了賈母道怪道寒浸；的起來早有衆了奴拿了添換的衣裳送來王夫人起身咲說道老太太；不如挪進煖閣里地炕上倒也罷了這二位親戚也不是外人我們賠着就是了賈母聽說咲道既這樣說不如大家都挪進去豈不煖和王夫人道恐里間坐不下賈母咲道我有道理如今也不用這些桌子只用兩三張併起來大家坐在一處擠着又親<sup>着</sup>又煖和衆人都道這終有趣說着便起了<sup>來</sup>席衆媳婦忙撤去殘席里向直順<sup>着</sup>併了三張大桌另有添換

的  
子菓饌擺好賈母便說這都不要拘札只聽我分派你們就坐終好說着便讓  
薛李正面上坐自己西向坐了叫寶琴代玉湘雲三人皆緊依左右坐下向寶  
玉說你挨着太太于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中夾着寶玉寶釵奇妙妹在西邊  
挨次此下去便是姜氏帶着賈茵尤氏李紈夾着賈蘭下面橫頭便是賈蓉之妻  
賈母便說珍哥兒帶着你兄弟們去罷我也就睡了賈珍忙答應又都進來賈  
母道快去罷不用進來終坐好了又都起來你快歇着明日還有大事呢賈珍  
忙答應了又咲說留下蓉兒斟酒終是賈母咲道正是忙了他賈珍答應了一  
個是便轉身帶着賈璉等出來二人自是歡喜使命人將賈琮賈璜各自送回  
家去便邀了賈璉去追歡買笑不在話下這裏賈母笑道我正想着雖然這些  
人取樂竟沒一對双全的就忘了蓉兒這可全了蓉兒就合你媳婦坐在一處

到也團圓了。自有媳婦回說開戲。賈母笑道：「我們娘兒們正說的興頭，又要炒起來。況且那孩子們熬在怪冷的也罷，叫他們且歇歇去罷。」把偈們去罷的女孩子們叫了來，就在這台上唱兩句詞，給他們瞧。媳婦听了答應了出來，忙的一面自人往大觀園去傳人，一面二門口去傳小廝們伺候。小廝們忙至戲房，將班中所有的，大人一概帶出，只留下小孩子們抱着幾個軟飽，回不及招廂，故料自賈母愛听的是三五齣戲的綠衣色了。來婆子們帶了文官等進去見過，只垂手站着。賈母笑道：「大正月裡，你師父也不放你們去出來，能出！你等唱什麼？」剛總八齣八義，鬧得我頭疼。偈們清淡些好。你瞧：薛姨太太，這李親家太太，都是有戲的人家，不知听過多少好戲的。這些姑娘都比偈們家的姑娘見過好戲，听過好曲子。如今這小戲子又是那有名頑戲家的班子，雖是小孩們，都比大班



還強<sup>子</sup>們好反別落了棄貶少不得弄個新樣兒的叫芳官唱一齣尋<sup>安</sup>香只提  
 琴至<sup>於</sup>管籥合笙笛一樂不用文官嘆道這也<sup>使得</sup>我們的戲自然不長入姨太  
 太和親家太太姑娘們的眼不過听我們一個發脫口齒再听一個喚罷罷了  
 賈母嘆道正是這話了李孀薛姨媽喜的都笑道好個靈透孩子他也跟着老  
 太太打起我們賈母笑道我們這原是隨便的頑意兒又不去做買賣所以  
 竟不大合時說省又道叫葵官唱一齣惠明下書也不用抹臉只用這兩齣叫  
 他們听個<sup>勝音</sup>疎異罷了若省一点力我可不休文官等<sup>答應</sup>听了出來忙去扮演上台  
 先是尋<sup>戲</sup>香次是下書衆人都鴉雀無聞薛姨媽曰笑道實在虧他<sup>我</sup>也看過几百  
 班從沒見用<sup>不</sup>籥管的賈母道有<sup>也</sup>只是像方終西樓楚江晴一支多有小生吹籥  
 合的這大套的實在少這也在主人講究不講究罷了這美什麼出奇指湘云

道我像他這麼大的時節他爺了有一班小戲備有一個彈琴的奏了來即如  
西廂記的听琴玉簪記琴挑續琵琶的胡笳十八拍竟成了真的了比這个更  
如何衆人都道這更難得了賈母便命個媳婦來叫文官等叫他們吹一套  
灯月圓媳婦領命而去當下賈母夫妻二人捧酒一遞鳳姐兒因見賈母十分  
高興便笑道趣着女先兒們在這里不如叫他們擊鼓俗們傳梅行一個春喜  
上眉稍的酒令如何賈母笑道這是個好令正對時對景忙令人取了一面黑漆銅  
釘花腔令鼓來与女先兒們擊着席上取了一枝紅梅賈母笑道若到誰手里  
住了吃一杯也要說个什麼終好鳳姐兒笑道依我說你老祖宗要什麼有什麼  
呢我們這不會的豈不沒意思依我說也要雅俗共賞不如誰輸了誰說个笑  
話罷中人听了都知道素日善說笑話最是他肚內有無限的新鮮趣談今兒

如此說不但在席的諸人喜歡連地下伏侍的老小人等無不歡喜那小了頭子們都忙出去找姐喚妹的告訴他們快來听二奶；又說笑諾兒了衆了頭子們便擠了一屋子于是戲完樂罷賈母命將些湯点菓菜与文官等吃去使命响鼓那女先兒們皆是貫的或緊或慢或如殘漏之滴或如迸豆之疾或如驚馬之亂馳或如疾電之光而忽暗其鼓聲慢傳梅亦慢鼓聲疾傳梅亦疾恰自恰至賈母手中鼓声忽住大家呵自一笑賈母忙上來斟了一杯自車人都笑道自然老太：先喜了我們終托賴此喜賈母笑道這話也罷了只是這笑話到有此個難說車人都說老太：的比鳳姐兒的還好還多賞一個我們也笑一笑兒賈母笑道並沒什麼新鮮發笑的少不得老臉皮子厚的說一個罷了因說道一家養了十個兒子娶了十房媳婦惟有第十個媳婦聰明伶俐心巧嘴乖

公婆最疼成日家說那個不孝順這九個媳婦委屈便商議說偕們九個心里孝順只是不像小蹄子嘴巧所以公婆老了只說他好這委屈向誰訴去大媳婦有主意便說道偕們明兒到閻王廟去燒香和閻王爺說去問他一向叫我們托生人為什麼單單的給那小蹄子一張乖嘴我們都是体的衆人听了都喜欢說這主意不錯第二日便都到閻王廟里來燒了香九個人都在供桌底下睡着了九個魂索等白王駕到左等不來右等也不到正着急只見孫行者駕省筋斗雲來了看見九個魂便要拿金箍棒打吓得九個魂忙跪下央求孫行者問原故九個人忙細細的告訴了他孫行者听了把脚一跺嘆了一口氣道這原故幸虧遇見我等白王來了他也不得知道的九個人听了就求說大聖發慈悲我們就好了孫行者笑道這却不准那日你們妯娌十個那

日托生時可巧我到閻王那里去的因為撒了泡尿在地下你那小嬌子便吃了你們如今要伶俐嘴乖有的是尿再撒泡你們吃了就是了說畢大家都笑起來鳳姐兒笑道好的幸而我們都伶俐嘴肥的不然也就吃了猴兒尿了尤氏姜氏都笑向李執道俗們這里誰是吃過猴兒尿的別粒沒事人兒薛姨媽笑道笑話兒不在好反只要對景就發笑說有又擊起鼓來暗号了頭子們只要听鳳姐兒的笑話便悄暗号的和女先兒說明以咳嗽為討暗号頭兒傳至兩遍剛到了鳳姐兒手里小了頭子們故意咳嗽女先兒便住了眾人齊笑道這可拿住他了快吃了酒說一個好的別太逗的人笑的腸子疼鳳姐兒想了一想笑道一家子也是過正月半合家賞燈吃酒真的熱鬧非常祖婆太婆媳婦孫子媳婦重孫子媳婦親孫子侄孫子重孫子孫子滴搭的孫子

孫女兒外孫女兒姨表孫女兒姑表孫女兒愛啣！真好熱鬧中人听他說着已經笑了都說听數貧嘴又不知編派那一個呢尤氏笑道你要招我！可撕你的嘴鳳姐兒起身拍手笑道人家費力說你們混我就不說了賈母笑道你說：！底下怎麼樣鳳姐兒想了一想笑道底下就團：的坐了一屋子吃了一直酒就散了眾人見他正言厲色的說了別無他話都怔：的還等下講只寬冰冷無味史湘雲看了他半日鳳姐兒笑道再說一個過正月半的几个人拉着個房子大的炮燗往城外放去引了上万的火藥着煎去有一個性急的人等不得使偷着拿<sub>結</sub>了只听燗<sub>結</sub>一聲眾人愕然一笑都散了這招炮燗的人報怨賣炮燗的撐的不結實沒等放就散了湘雲道難道他本人沒听见响鳳姐兒道這本人原是聾子中人听说一回想不觉一齊失声都大笑起

來又想省先前那一個都完的問他先一個怎樣也談說完鳳姐兒將桌子一拍說道好囉唆到了第二日是十六日年也完了節也完了我看看人忙著收東西還鬧不清那里還知道底下的事了衆人聽說復又笑將起來鳳姐兒笑道外頭已經四更依我說老祖宗也乏了偈們也該聾子放炮燂散了罷尤氏等用手帕子握着嘴咲的前仰後合指他說道這個東西真會數貧嘴賈母咲道真！這鳳丫頭越發貧嘴了一面說一面吩咐道他炮燂來偈們也把烟火放了鮮！酒賈蓉听了忙出去帶着小廝們就在院內安下屏架將烟火設吊齊備這烟火皆係各處進貢之物雖不甚大却極精巧各色故事俱全夾着各花炮林代玉稟氣柔弱不禁碾礮之聲賈母便樓他在懷中薛姨媽樓着相雲，，咲道我不怕寶釵等咲道他專愛自己放大炮燂还怕這個呢王夫

人便將室玉樓入怀內鳳姐兒笑道我們是沒有人疼的了尤氏笑道有我呢我樓着你也不怕燥你這孩子又撒嬌了聽見放炮燄吃了蜜蜂兒屎的今兒又輕狂起來鳳姐兒笑道等散了偌們園子里放去我比小廝們還放的好呢說話之間外面一色一色的放了又放了有許多滿天星九就入雲一聲雷飛天响之類的零碎小爆竹方罷然後又命小戲子打了一回蓮花落撒了滿台錢命那孩子們滿台搶錢取樂又上湯時賈母說道直長覺的有些餓了鳳姐兒忙回說有預備的鴨子肉粥賈母道我吃些清淡的罷鳳姐兒忙道也有來兒熬的杭米粥預備太；們吃齋的賈母笑道不是油膩；的就是甜的鳳姐兒又忙道還有杏仁茶只怕也甜賈母道到是這個還罷了說着又命人撤去殘席外面另設上各種精緻小菜大家隨便隨意吃了些用過漱口茶十六



日方散一早又過寧府行礼伺候掩了祖宗收過影像方回來此日便是姨媽  
 請吃年酒十八日便是賴大家十九日便是寧府賴丹家二十日便是林之孝  
 家二十一日便是單大良二十二日便是吳新登家這几家賈母也有去的也  
 有不去也有高與真帶衆人<sup>著</sup>到<sup>晚</sup>方回的也有與<sup>來</sup>及半日一時就來的九諸親友  
 來請或來赴席的賈母一槩怕拘束不會自<sup>有</sup>那夫人王夫人姐兒三人料理連  
 寶玉只除王子騰家去了餘者亦皆不會只說賈母留下解悶所以倒是家下  
 人家來請賈母可以自便之處方高與去狂閑言不提且說當下元宵已過



脂硯齋重平石頭記卷之

第五十五回

辱親女愚妾爭閑氣

欺幼主刁奴蓄險心

且說元宵已過，只因當今以孝治天下，目下宮中有一位太妃欠安，故各嬪妃皆為之減膳謝妝，不獨不能省親，亦且將宴樂俱免。故榮府今歲元宵亦無燈謎之集，剛將年事忙過，鳳姐兒便小月了，在家一月不能理事。天、兩三個太醫用藥，鳳姐兒自恃強壯，雖不出門，然籌畫計策，想起什麼事來，便命平兒去回王夫人，任人諫勸，他只不聽。王夫人便覺失了膀背，一人能有許多的精神。凡有了大事，自己主張，將家中瑣碎之事一應都暫令李紈協理。李紈是個尚德不尚才的，未免逞縱了。下人王夫人便命探春合同李紈裁處，只說過了一

月鳳姐將息好了仍交與他誰知鳳姐稟賦氣血不足兼年幼不知保養平生  
爭強鬪志心力更虧故雖係小月竟着寔虧虛下來一月之後復添了下血之  
症他謙不肯說出來衆人看他面目黃瘦便知失于調養王夫人只令他好生  
服養不令他操心他自己也怕成了大症遺笑于人便想偷空調養恨不得一  
時復旧如常誰知一直復服藥調養到八九月間終漸下的起復過未下紅也漸  
漸止了此是後話如今且說日今王夫人見他如此探春與李紈暫難謝事園  
中人多有恐失于照管因又特請了寶釵來托他各處小心老婆子們不中  
用得空免吃酒劇牌白日里睡覺夜里劇牌我都知道的鳳姐了頭在外頭他  
們還有個惧怕如今他們又該取便了好孩子你還是個妥當人你兄弟妹  
們又小我又沒工夫你替我辛苦兩天照看；凡有想不到的事你來告訴

我別等老太太問出來我沒話回那些人不好你只管說他們不聽你來回我別弄出大事來終好室釵聽說只得答應了時屆孟春代玉又犯了嗽疾湘雲亦因時氣所感亦臥病于蘅蕪苑一天醫藥不斷探春同李紈相住間隔二人近日同事不比往年来往回話人等亦不便故二人議定每日早晨皆到園門口南邊的三間小花廳上去會齊辦事吃過早飯於午錯方回房這三間廳原係預備省親之事時眾執事太監起坐之慮故省親之後也用不着了每日只有婆子們上值如今天已和暖不用十分修飾只不過畧畧的鋪陳了便可他二人起坐這所上也有一匾題着補仁諭德四字家下俗呼皆只叫議事廳免如今他二人每日卯正至見午正方散几一應執事媳婦等來往回話者絡繹不絕衆人先聽見李紈獨办各心中暗喜以為李紈素日原是個厚道多息

無罰的自然比鳳姐兒好擔塞便添了一個探春也却想自不過是了未出閨  
閣的輕年小姐且素日也最早和恬淡因此都不在意比鳳姐兒前更懈怠了  
許多只三四日後几件事過手漸覺探春精細處不讓鳳姐兒只不過事言語  
靜性情和順而已這是小姐身分耳可鳳未出閨可巧連日有王公侯世襲官  
員十几處皆係榮寧非親即友或世交之家或有陞遷或有降或有婚喪  
紅白等事王夫人賀弔弔迎送應酬不暇前邊更無人也二人便一日皆在所  
上起坐室叙便一日在上房監察至王夫人回方散每于夜間針線暇時臨寢  
之先坐了小轎帶領園中上夜人等各處巡察一次他三人如此一理更覺  
比鳳姐兒當差時刻更謹慎了此因而里外下人都暗中抱怨說剛了的  
倒了一個巡海夜叉又添了三個鎮山太歲越性連夜叉里偷着吃酒頑的上

夫都沒了這日王夫人正是往錦鄉侯府去赴席李統與探春早已梳洗伺候出門去後回至廳上坐了剛吃茶時只見吳新登的媳婦進來回說趙姨娘的兄弟趙國基昨日死了昨日回過太太太太說知道了叫回姑奶奶來說畢便垂手傍侍再不言語彼時來回話者不少都打听他二人辦事如何若必得妥當大家則安个畏懼之心若少有嫌隙不當之處不俱不畏仗出二門還要編出許多笑話來取笑吳新登的媳婦心中已有主意若是鳳姐前他便早已獻勤說出許多主意又查出許多旧例來任鳳姐兒揀擇施行可知雖有有羽翼方可如今他藐視李統老寔探春是青年的姑娘所以只說出這一句話來試他二人有何主見探春便問李統李統想了一想便道前兒襲人的媽死了聽見說賞銀四十兩這也賞他四十兩罷了吳新登听了忙答應了是接了

對牌就走探春道你且回來吳新登家的只得回來探春道你且別支銀子我且向你那几年老太；屋里的几位老姨奶；也有家裡的也有外頭的這兩樣必有個分別家裡的若死了人是賞多少外頭的死了人是賞多少你且說兩個我們听；一向吳新登家的便都忙了忙陪笑回說這也不是什麼大事賞多少誰還敢爭不成探春笑道這話胡鬧依我說賞一百到好若不按例別說你們笑話明兒也難見你二奶；吳新登家的笑道既這麼說我查回賬去此時却記不得探春笑道你辦事办老了的还記不得別來難我們你素日回你二奶；也說現查去若有這道理鳳姐；还不笑利害也就是美寬厚了还不快找了來我瞧再遲一日不說你們粗心反相我們沒主意了吳新登家的滿面通紅忙轉身出來衆媳婦们都伸舌頭這里又回別的事一時



吳家的取了旧賬來探春看時兩個家里賞過皆二十四兩兩個外頭的皆賞過四十兩外還有兩個外頭的一百十賞過一百兩一個賞過六十兩這兩筆底下皆有原故一個是隔省遷父母之柩外賞六十兩一個是現買墓地外賞二十兩探春便遞與李執着探春便說給他二十兩銀子把這賬留下我們細看：吳新蓋家的去了忽見趙姨娘進來李執探春忙讓坐趙姨娘開口便說道這屋里的人都晒下我的頭去還罷了姑娘他也你想一想該替我出氣才是一面說一面眼淚鼻涕哭起來探春忙道姨娘這話說誰我竟不解誰晒姨娘的頭說出來我替姨娘出氣趙姨娘道姑娘現晒我：告訴誰探春聽說忙站起來說道我不敢李執也站起來勸趙姨娘道你們請坐下听我說我這屋里熬油似的熬了這座大年紀又有你和你兄弟這會子連熬人都不知

了我還有什麼臉連你也沒臉面則說我了探春笑道原來為這個我說我並不敢犯法違理一面便坐了拿賬審與趙姨娘看又念與他听又說道這是祖宗手里舊規矩人：都依着偏我改了不成也不但襲人將來坏了外頭的自然也是同襲人一樣這原不是什麼爭大爭小的事講不到有臉沒臉的話上他是太太的奴才我是接着舊規矩說的好領祖宗的恩典太太的恩典若說办的不均那是他糊塗不知福也只好凭他抱怨去太太連房裏賞了人我有什麼有臉之處一文不賞我也沒什麼沒臉之處依我說太太不在家姨娘安靜些養神罷了何苦只要操心太太滿心疼我因姨娘每每生事几次寒心我但凡是個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業那時自有我一番道理偏我是女孩兒家一句多話也沒有我亂說的太太

滿心里都知道如今因着重我終叫我照管家務還沒有做一件好事姨娘到  
先來作踐我倘或太知道了怕我為難不叫我管那纔正緊臉連姨娘也真  
沒臉一面說一面不禁滾滾下來趙姨娘沒了別話答對便說道太疼你  
你越發拉扯；我們你只催討太；的疼就把我們忘了探春道我怎麼忘  
了叫我怎麼拉扯這也向你們各人那一個主子不疼出力得用的人那一個  
好人用人拉扯的李執在傍只管勸說姨娘別生氣也怨不得姑娘他滿心  
里有拉扯口里怎麼說的出來探春忙道這大嫂子也糊塗了我拉扯誰；  
家姑娘們拉扯奴才了他們的好歹你們該知道与我什麼相干趙姨娘氣  
的問道誰叫你拉扯別人去了你不当家我也不來向你；如今現說一是一  
說二是二如今你回；死了你多給了三四十兩銀子難道太；就不依你分

明太：是好太，都是你們尖酸刻薄可惜太，有恩無處使姑娘放心這也  
使不着你的銀子明兒等<sup>等</sup>出了園我還想你額外照着趙家呢如今沒有長羽  
毛就忘了根本只揀高枝兒飛去了探春沒听完已氣的臉白氣宣抽咽了  
的一面哭一面問道誰是我舅，我舅，年下纔陞了九省檢點那里又跑  
出一個舅，來我過素習按理尊敬越發敬出這些親戚來了既這說<sup>說</sup>環兒出  
去為什麼趙國基又站起來又跟他上學為什麼不拿出舅的款來何苦  
來誰不知道我是姨娘養的必要過兩三個月尋出由頭來徹底來省騰  
一陣生怕人不知道故意的表白，也不知誰給誰沒臉幸虧我還明白但  
九糊塗不知理的早急了李執急的只管勸趙姨娘只管還嘮叨忽所有人  
說二奶<sup>叫</sup>平姑娘說話呆了趙姨娘聽說方把口止住只見平兒進來趙

姨娘忙陪笑讓坐又忙問你奶，好些我正要去就只沒得空兒李執見平兒進來因問道來做什麼平兒笑道奶，說趙姨奶，的兄弟沒了恐怕奶，和姑娘不知有日例若照常例只得二十兩如今請姑娘裁奪着再添些也使得探春早已拭去淚痕忙說道又好，的添什麼誰又是二十四個月養下來的不然也是那出兵放馬背着主子逃出命來過的人不成你主子真個倒巧叫我開了例他做好人拿着太，不心疼的錢樂的做人情你告訴他我不敢添減混出主意他添他施恩等他好了出來愛怎麼添，去平兒一來時已明白了對半今听這一番話越發會意見探春有怒色便不敢以往日喜樂之時相待只一邊垂手默侍時值室釵也送上房中來探春等忙起身讓坐未及半言又有一個媳婦進來回事因探春終哭了便有三四个小了環捧了沐盆巾

帕靴鏡等物來此時探春回盤膝坐在矮板榻上那捧盆的了環走至跟前便  
雙膝跪下高捧沐盆那兩個小了環也都在傍屈膝捧着巾帕並靴鏡脂粉之  
飾平兒見侍書不在這里便忙上來與探春挽袖卸鐲又接過一條大手巾來  
將探春面衣襟掩了探春方伸手向面盆中盥沐那媳婦便回道回奶奶姑  
娘家學里支環爺合蘭哥兒的一年公費平兒先道你忙什麼你睜着眼看見  
姑娘洗臉你不去伺候着先說話來二奶：跟前你也這麼沒眼色來着姑  
娘雖然恩寬我去回了二奶：只說們眼你里都沒姑娘你們都吃了虧可別怨  
我嗚的那個媳婦忙陪笑道我粗心了一面說一面忙退出去探春一面勻臉  
一面向平兒冷笑道你遲了一步還有可笑的連吳姐：這麼個辦老了事的  
也不查查清楚了就来混我們幸虧我們問他：竟有臉說忘了我說他回你主

子事也忘了再找去我料着你那主子未必有耐性兜等他去找平兒忙笑道他有这一次管包腿上的筋早拆了兩根姑娘別信他個那是他們聽有大奶：是個菩薩姑娘又是个胸腆小姐固然是托懶來混說道又向門外說道你們只管撒野等奶：大安了借們再說門外的衆媳婦都笑道姑娘你是个最明白的人俗語說一人作罪一人當我們並不敢欺獎小姐如今小姐是姣客若認真惹恼了死無葬身之地平兒冷笑道你們明白就好了又陪笑向探春道姑娘知道二奶：本來事多那里照看的這些保不住不忽略俗語說傍觀者清这几年姑娘冷眼看有或添減的去處二奶：没行到姑娘竟一添減頭一件于太：的<sup>事</sup>有益第二件也不枉姑娘待我們奶：的情義了話未說<sup>完</sup>宝釵李執皆笑道好了頭真怨不得鳳了頭偏疼他本來無可添減的事

如今听你一说，到要找出两件来斟酌；不辜負你这话，探春笑道：「我这一肚子氣，没人煞性子，正要拿他奶；出氣去偏他，碰了来，说了这些话，叫我也没主意了。」一面说，一面叫进方儿，那媳婦来，问环儿和蘭翁家學里这一年的銀子是做那一项用的。那媳婦便回说：「一年學里吃點心，或者買筆，每位有八兩銀子的使用，探春道：「九爺們的使用，都是各屋領了月錢的，环兒的是姨娘領二兩，宝玉的是老太太；屋里人領二兩，蘭哥兒的事，大奶奶屋里領，怎麼學里每人又多這八兩？原來上學去的是為這八兩銀子，從今兒起，把這一項獨了平兒回去告訴你奶；我的话，把這一條務必免了。」平兒嘆道：「早就該免。」因年奶：原说要免的，因年下忙就忘了。那个媳婦只得答應着去了。就有大規園中媳婦，捧了飯盒来，待書素雲早已招過一張小飯桌来，平兒也忙着



上某探春笑道你说完了话幹你的去罢在这里忙什麽平儿笑道我原没事的二奶：打發了我来一則说话二則恐这里人不方便原是我帮着妹：們伏侍奶：姑娘的探春因問宝姑娘的飯怎不端来一处吃了环们听说忙出至簷外命媳婦去说宝姑娘如今在所上一处吃叫他们把飯送了这里来探春听说便高声说道你别混支使人那都是辦大事的管家娘子们你们支使他要飯要茶的連个高低都不知道平儿这里站着你叫：去平儿忙答应了一声出来那此媳婦们都忙悄：的拉住笑道那里用姑娘去叫我們已有人叫去了一面说一面用手帕揮石砚上说姑娘站了半天乏了这太陽影里且歇：平儿便坐下又有茶房里的两个婆子拿了个坐褥鋪下说石頭冷这是極乾淨的姑娘将就坐一坐儿罢平儿忙陪笑道多谢一个又捧了一碗

精緻新茶出來也悄；哭說這不是我們的常用茶原是伺候姑娘們的姑娘且潤一潤罷平兒忙欠身接了目指眾媳婦悄；說道你們太忒的不像了他是个姑娘家不肯發威動怒這是他尊重你們就藐視欺負他果然招他動了大氣不過說他个粗糙就完了你們就現<sup>吃</sup>不了的虧他撒<sup>腰</sup>姣太；也得讓他一二分二奶；也不敢怎樣你們就這麼大胆子小看他可是雞蛋往石頭上碰衆人都忙道我個何嘗敢大胆了都是趙姨奶；個的平兒也悄；的說罷了好奶；們墻倒衆人推那趙姨奶；原有些倒三不着兩有了事都就賴他們素日那眼里没人心術利害我這几年難道还不知道二奶；若是<sup>器</sup>差一點兒的早被你們這些奶；治倒了饒這麼有得一點空兒還要難他一難好幾次沒落了你們的口聲中人都道他利害你們都怕他惟我知道他心里也

就不算不怕你們呢前兒我們還議論到這裏再不能依頭順尾必有兩場氣  
生那三姑娘雖是个姑娘你們都橫看了他二奶：這些大姑子小姑子裡頭  
也就只單畏他五分你們這會子到不把他放在眼里了正說着只見秋紋走  
來衆媳婦忙趕着問好又說姑娘也且歇一歇裡頭擺飯呢等撤下飯桌子再  
回話去秋紋笑道我比不得你們我那里等得說着便直腰上所去平兒忙叫  
快回來秋紋回頭見了平兒笑道你又在這里充什麼外圍的防護一面回身  
便坐在平兒褥上平兒悄悄問回什麼秋紋道問一何宝玉的月銀我們的月錢  
多早晚總領平兒道這什麼大事你快回去告訴襲人說我的話憑有什麼事  
今兒都別回若回一件管駁一件回一百件管駁一百件秋紋听了忙問這是  
為什麼了平兒與衆媳婦等都忙告訴他原故又說正要我几件利害事與有

体面的人用例作法子鎮壓與衆人作榜樣呢何若你們先来砌在这釘子上  
你这一去说了他們若拿你們也作一二件榜樣又碍着老太太；太；若不拿  
着你們作一二件人家又说偏一个向一个仗着老太太；太；威势的就怕也  
不敢動只拿着軟的作鼻子頭你听；罢二奶；的事他还要駁两件總壓的  
衆人口声呢秋紋听了伸舌笑道幸而平姐；在这里沒的燥一鼻子灰我趁  
早知会他們去说着便起身走了接着宝釵的飯至平兒忙進來伏侍那時趙  
姨娘已去三人在板床上吃飯宝釵向南探春向西李紈面東衆媳婦皆在廊  
下静候里頭只有個他緊跟常侍的了奴伺候別人一概不敢擅入这些媳婦們  
都悄悄的議論說大家省事罢別安着沒良心的主意連吳大娘總都討了沒  
意思們又是什麼有臉的他們一边悄議等飯完回事只覺里面鴉雀無声

並不聞碗箸之声一時只見一个了奴將簾櫳高揭又有兩個將標招出茶房  
內早有三个了頭捧着三沐盆水見飯桌已出三人便進去了一回又捧出沐  
盆並漱盂來方有侍書素雲鶯兒三个每人用茶盤捧了三盞碗茶進去一時  
等他三人出來侍書命小了頭子好生伺候着我們吃飯來換你們別又偷坐  
着去衆媳婦們方慢的一个一个的安分回事不敢如先前輕慢疎忽了探  
春氣方漸平日向平兒道我有一件大事早要和你奶商議如今可巧想起  
來你吃了飯快來宝姑娘也在这里偕們四个人商議了再細問你奶可  
行可止平兒答應回去鳳姐因問為何去这一日平兒便笑着將方纔的原故  
細說與他听了鳳姐兒笑道好一个三姑娘我說他不錯只可惜他命  
薄沒托生在太肚里平兒笑道奶也說糊塗活了他便不是太養的难

道：「誰敢小看他，不與別的一樣。」看了鳳姐兒，嘆道：「你那里知道，雖然庶出一樣女兒，却比不得男人。將來攀親時，如今有一種輕狂先要打听姑娘，是正出庶出，多有為庶出不要的，除不知別說，庶出便是我們的了。頭比人家的小姐，還強呢。將來不知那個沒造化的挑庶<sub>正</sub>悞了事呢。也不知那個有造化的不挑庶正的，得了去說着，又向平兒笑道：「我這几年生了多少省儉的法子，一家子大約也沒個不背地里恨我的。我如今也是騎上老虎了，雖然看破些無奈，一時也難寬放。二則家里出去的多，進來的少，九百大小事，仍是照着老祖宗手里的規矩，却一年進的產業，又不及先時多，省儉了外人，又咲活老太太、太太；也受委屈，家下人也抱怨克薄，若不趁早兒料理省儉之計，再几年就都賠盡了。平兒道：「可不是這話。將來還有三四位姑娘，還有兩三個小爺，一位老太太；這

几件大事未完呢鳳姐兒笑道我也慮到这里到也勾了宝玉和林妹；他两个一娶一嫁可以使不着官中的錢老太；自有梯已拿出来二姑娘是大老爺那边的也不算剩了三四个滿破着每人花上一萬銀子环哥娶親有現花上三千兩銀子不拘那里省<sub>子</sub>抵也就勾了老太；事出來一應都是全了的不<sub>有</sub>过零皇雜項<sub>使</sub>便費也滿破三五千兩如今在儉省些陸續也就勾了只怕如今平空又生出一兩件事來可就了不得了借們且別慮後事你且吃了飯快听他商議什麼這正确了我的机会我正愁沒了膀臂雖有了宝玉他又不是這里頭的貨總收伏了他也不中用<sub>太</sub>太奶；是了佛爺也不中用二姑娘更不中用亦且不是这屋里的人四姑娘小呢蘭小子更小环兒更是了燎毛的小凍猫子只等有热灶火坑滾他鑽去罷真；一个娘肚子里跪出这了天懸地隔

的兩個人來我想到這里就不伏再者林了頭和寶姑娘他兩個到好偏又都是親戚又不好管借家務事況且一個是美人灯兒風吹；就坏了一個是拿定了主意不干已事不張口一問搖頭三不知也难十分去問他到只剩了三個姑娘一個心里嘴里都也來的又是借家的五人太；又疼他雖然面上淡；的皆因是趙姨娘那老東西鬧的心里却是和寶玉一樣呢比不得环兒實在令人難疼要依我的性早攆出去了如今他既有這主意正該和他協同大家做个勝背阿鳳有才処全在擇人收納勝背羽翼並非一味像才自恃者可知我这方是大才也不孤不獨了按正理天理良心上論借們有他這個人挈着借們也省些心于太；的事也有些益若按私心藏奸上論我也太行毒了也该抽頭退步回頭看了看再要窩追若剋人狠極了暗地里咲里藏刀借們兩個纔回了眼精



两个心一時不防到弄坏了趁著緊湊之中他出頭一料理衆人就托往日們的恨暫可解了还有一件我雖知你極明白恐怕你心里挽不过来如今嘱咐你他雖是姑娘家心里却事明白不過是言語謹慎他又比我知書識字更利害一層了如今俗語擒賊必先擒王他今今要作法用端一定是先拿我開端倘或他要駁我的事你可別分辯你只越恭敬越說駁的是總好千万別想着怕我没臉和他一強就不好了平兒不等說完便笑道你太把人看糊塗了我總已經行在先這會子又反囑咐我鳳姐兒笑道我是恐怕你心里眼里只有了我一藥沒有別人之故不得不囑咐既已行在先更比我明白了你又急了滿口里你我起來平兒道偏说你、不依這不是嘴巴子再打一頓難道這臉上還沒嘗过的不成鳳姐兒笑道你這小蹄子要掂多少過子後罷着我

病的這樣還來逼我過來坐下橫豎没人來借個一處吃飯是正緊在說着豐兒  
等三四了小了頭子進來放小炕桌鳳姐只吃燕窩粥兩碟子精微繳小菜每日  
分例菜已暫減去豐兒便將平兒的四樣分例菜端至桌上與平兒盛了飯來  
平兒屈一膝於炕沿之上半身猶立于炕下陪着鳳姐兒吃了飯鳳姐之才又在能罰邀人  
心伏侍漱盥漱畢囑咐了豐兒話方往探春處來只見院中寂靜人已散出要  
知端的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興利除宿弊

時寶釵小惠全大體

話說平兒陪着鳳姐兒吃了飯，伏侍盥漱畢，方往探春處來。只見院中寂靜，只有了環、鴛子、諸園內講執事人，在窗外听候。平兒進入廳中，他姊妹三人正議論些家務，說的便是年內賴大家請吃酒，他家花園中事故。見他來了，探春便命他脚踏上坐了，因說道：「我想的事，不為別的目的，想着我們一月有二兩月銀外了，頭們又另有月錢，前兒又有人回要我們一月所用的頭油脂粉，每人又是二兩，這又同總剛學里的八兩一樣重；疊；事雖小，錢有限，看起來也不要當你奶；怎麼就沒想到這個平兒，笑道：「這有了原故，姑娘們所用的這些東西，

自然是該有分例每月買辦買了令女人們各房交與姑娘我們收管不過預備姑  
娘們使用就罢了沒有一個裁們天各人拿錢找人買頭油又是脂粉去的  
理所已外頭買辦總領了去按月使女人接房交與去裁們的姑娘們的每月這  
二兩原不是為買這些的原為的是一時當家的奶太太或不在或不得閑  
姑娘們偶然一時可巧要幾個錢使省得找人去這原是恐怕姑娘們受委屈  
可知這了錢並不是買這了總有的如今我冷眼看着各房里的我們的姊妹  
都是現金錢買這些東西的竟有一半我就疑惑不是買辦脫了空遲些日子  
就是買的不是正貨弄些使不得的東西來搪塞探春李執都嘆道你也會  
心看出來了脫空是沒有的也不敢只是遲些日子催急了不知那里弄些來  
不過是个名兒甚是使不得依然得現買就用這二兩銀子另叫別人的奶媽

子的或是弟兄哥：的兒子買了來總使得若使了閩中的人依然是那一樣的不知他們是什麼法子是鋪子里壞了不要的他們都弄了來單預備給我們平兒笑道買辦買的是那樣的他買了好的來買辦豈肯<sup>合</sup>他善開交又說他便<sup>安</sup>壞心要奪這買辦了所以他們也只得如此能可得罪了里頭不肯得罪了外頭辦事的人姑娘們只能可使奶媽：們他們也就不敢閑活了探春道因此我心中不自在錢費兩起東西又白丟一半通算起來反費了兩折子不知竟把買辦的每月蠲了為是此是一件事第二件事年裡往賴大家去你也去的你看他那小園子比俗們這個如何平兒笑道還沒有俗們這一半大樹木花草也少多了探春道我同和他家女兒說閑話兒誰知那麼个園子除他們帶的花吃的筍菜魚蝦之外一年还有人包了去年終足有二百兩銀子剩送

那日我總知道一个破荷葉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錢的宝釵笑道真、膏梁  
執紼<sup>傳</sup>之淡雖是千金小姐原不知这事但你們都念過書識字的竟沒看見朱  
夫子有一篇不自棄文不成探春笑道雖看過那不過是勉人自勵虛比浮詞  
那里都真有的宝釵道朱子都有虛比浮詞那句；都是有的你總<sup>办</sup>為<sup>办</sup>了兩天  
時事就利欲薰心把朱子都看虛浮了你再出去見了那些利弊大事越發把  
孔子也看虛了探春笑道你這樣一个通人竟沒看見子書當日姪子有云登  
利祿之場處運籌之界者竊堯舜之詞背孔孟之道宝釵笑道底下一  
句呢探春笑道如今只斷章取意念出底下一句我自己罵我自己不成宝釵  
道天下沒有不可用的東西既可用便值錢難為你是個聰敏人這些正  
事大節小事竟沒經歷也可惜遲了<sup>反点題</sup>反点題<sup>文法中又一</sup>李紈笑道叫了人  
變休也

家來不說正事且你們對講學問室叙道學問中便是正事此刻于小事上用學問一提那小事越發作高一層了不拿學問提着便都流入世俗去了三人只是取笑之談說了笑了一回便仍談正事作者又用金蟬脫壳之法探春目又接說道俗們這園子只算比他們的多一半加一倍算一年就有四百銀子的利息若此時也出脫生發銀子自然小器不是俗們這樣人家的事若派出兩個一定人來既有許多值錢之物一味任人作戲也似乎暴殄天物不知在園子里所有的老媽；中揀出几个本分老誠能知園圃的事準派他們奴什料理也不必憂他們交租納稅只向他們一年可以孝敬些什麼一則園子有專定之人修理花木自有一年好似一年的也不用臨時忙亂二則也不至作踐白辜負了東西三則老媽；們也可借此小補不枉

年日在園中辛苦四則亦可以省了這些花兒匠山子匠打掃人等的工費將此有餘以補不足未為不可宜釵正在地下看盤上的字畫听如此說一則便句一回頭說完便笑道善哉三年之內無飢饉矣李統笑道好主意這果一行太必喜觀省錢事小第一有打掃專司其職又許他去賣錢使之以權動之以利再無不盡職的了平兒道這件事湏得姑娘說出來我們仍添上雖有此心也未必好出口此刻姑娘在園里住着不能多姜氏頑意兒倍添上襯反叫人去監督修理園省錢這話斷不好出口宜釵忙走過來摸着他的臉笑道你張開嘴我瞧你的牙齒舌頭是什麼作的從早起來到這會子你說這些話一套一個樣子也不奉承三姑娘也沒見你說奶才短想不到也並沒有三姑娘說一句你就說一句是橫



監三姑娘一套說出你就有一套話進去總是三姑娘想的到的你奶；也想到了只是必有個不可办的原故這會子又是因姑娘住的園子不好因省錢令人去監管你們想；這話若果真交與人弄錢去的候人自然是一枝花也不許插一個葉子也不許動了姑娘們分中自然不敢天；與小姑娘們就吵不清他這遠愁近慮不抗不卑他奶；便不是和偕們好聽他這一番話也必要自愧的變好了不和也變和了探春笑道我早起一肚子氣聽他來了忽然想起他主子來素日當家使出來的好撒野的人我見了他便生了氣誰知他來了避猫鼠免是的點子半日怪可伶的接着又說了那麼些話不說他主子待我好到說不枉姑娘待我們奶；素日的情意了這一句不但沒了氣我到愧了又傷起心來我細想我一個女孩兒家自己還鬧得沒人疼沒人顧的我

那里還有好處去待人口內說到這里不免流下淚來李執等見他說的懇切  
又想他素日趙姨娘每生誹謗在王夫人跟前亦為趙姨娘所累亦都不免流  
下淚來都忙勸道趣今日清淨大家商議兩件典利別弊的事也枉太；委說  
一場又提這沒要緊的事做什麼平兒忙道我已明白了姑娘竟說誰好竟一  
派人就完了探春道雖如此說也湏得回你奶；一聲我們這里搜剔小過已  
經不當皆因你奶；是個明白人我終這樣行若是糊塗多處多妬的我也不  
肯倒像抓他<sup>的</sup>平兒一般豈可不商議了行平兒笑道既這樣我去告訴一聲說  
着去了半日方回來笑說我說是白走一淌這樣好事奶；豈有不依的探春  
聽了便和李執命人將園中<sup>所</sup>有婆子的名單要來大家忖度大槩定了幾個又  
將他們一齊傳來李執大概告訴與他們眾人聽了無不願意也有說那一

片竹子單交給我一年工夫明年又是一片除了家里吃的笋一年還可交些錢糧這一個說那一片稻地交給我一年這些頑的大小雀鳥的糧食不必動官中錢糧我還可以交錢糧探春終要說話人回大夫來了進園瞧姑娘衆婆子只得去接大夫平兒忙說單你們有一百個也不成個体統难道沒有兩個管事的頭腦帶進大夫來回事的那人說有吳大娘和單大娘他兩個在西南角上聚錦門等着呢平兒聽說方罷了衆婆子去後探春問寶釵如何寶釵笑答道幸于始者急于終繕其辭者嗜其利探春聽了點頭稱讚便向冊上指出几人來與他三人看平兒忙去取筆硯來他三人說道這一個老祝媽是個妥當的况他老頭子和他兒子代？都是管打掃竹子如今竟把這所有的竹子交與他這一個老田媽本是種庄家的稻香村一帶凡有菜蔬稻稈之類雖有

頑意兒不必認真大治大耕也須得他去再一按時加些培填豈不更好探春又笑道可惜蘅蕪院和怡紅院這兩處大地方竟沒有出利息之物李紈忙笑道蘅蕪院更利害如今香料舖並大市大廟賣的各處香料香草兒都不是這些東西算起來比別的利息更大怡紅院別說別的单只說春夏天一季玫瑰花共下多少花還有一帶籬笆上薔薇月季室相金銀藤单這沒要緊的草花乾了賣到茶葉舖藥舖去也值幾個錢探春笑道原來如此只是弄香草的沒有在行的人平兒忙笑道跟室姑娘鶯兒他媽就是會弄這個的上回他還採了些晒乾了辦成花籃葫蘆給我頑的姑娘到忘了不成室釵笑道我終讚你；到來捉弄我了三人都叱意都問這是為何室釵道斷；使不得你們這里多少得用的人一個；；闲着沒事办這會子我又弄個人來叫那起

人連我也看小了我到替你們想出一個人來怡紅院有個老葉媽他就是茗  
 烟的娘那是個誠實老人家他又合我們鶯兒的娘極好不如把這事交與葉  
 媽他有不知的不必俗們說他就找鶯兒的娘去商議了那怕葉媽全不啻竟  
 交與那一個那是他們私情兒有人說閑也就怨不到俗們身上了如此一行  
 你們辦的又至公了道事又甚妥李執平兒都道是極室此等非與鳳姐一樣  
也喻也探春笑道雖如此只怕他們見利忘議這是探春敏智過人處此諷亦平  
 兒笑道不相干前兒鶯兒還認了葉媽做乾娘請吃飯吃酒兩家和厚的好的  
 狠呢夾寫大觀園中多少兒女家常閑景此亦補探春聽了方罷了又共斟  
酌出幾人來俱見他四人素昔冷眼取中的用筆圈出一時婆子們來回大夫  
 已去將藥方送上去三人看了一面遣人送出去取藥監派調服一面探春與

李執明示諸人某人管某處按四季除家中定例用多少外餘者任憑你們採取了去取<sup>到</sup>年例終筭賬探春笑道我又想起一件事若<sup>未</sup>年終筭賬歸錢時自然歸到賬房仍是上頭又添一層管主還在他們手心里又剝一層皮這如今我們興出這事來派了你們已是跨過他們的頭去了心里有氣只說不出來你們年終去歸賬他們還不捉弄你們爭什麼再者這一年間管什麼的主子有一全分他們就得半分這是家里的舊<sup>例</sup>禮人所共知的別的偷着的在外如今這園子裡是我的新創竟別入他們手<sup>到</sup>每年<sup>終</sup>歸賬竟歸到裡頭未才好寶釵笑道依我說裡頭也不用歸賬這個多了那個少了到多了事不如問他們誰領這一分的他就攬一宗事去不過是園里的人的動用我替你們筭出來了有限的几宗事不過是頭油胭脂粉香紙每一位姑娘幾個了頭都是有定例

的再者各處宮帚撮簸棒子並大小禽鳥鹿兔吃的糧食不過這幾樣都是他們色了去不用賬房去領錢你笑：就省下多少來平兒笑道這几宗雖小一年通共省了也省的下四百兩銀子宝釵笑道却又來一年四百二年八百兩取租的房錢錢子也能看得了几間薄地也可添几畝雖然還有輻餘的但他們既辛苦鬧一年也要叫他們剩些粘補：自家雖是興利節用為綱然亦不可太奢總再省上二三百銀子失了大体統也不像所以如此一行外頭賬房里一年少出四五百銀子也不覺得艰难眼查了他們裡頭却也得些小補這些沒營生的媽們也寬裕了園子里花木也可以每年添長著盛你們也得了可使之物這庶几不失大体若一味要省時那里不搜尋出几个錢來凡有些餘利的一概入了官中那時里外怨聲載道豈不失了你們這樣人家的大

体如今這園里几十个老媽？們若只給了這個那剩的也必抱怨不公我終  
說的他們只供給這個几樣也未免太寬裕了一年竟除這個之外他每人不  
論有餘無餘只叫他拿出若干貫錢來大家湊齊單散與園中這些媽？們他  
們雖不料理這些却日夜也是在園中照者當差之人關門閉戶起早睡晚大  
雨大雪姑娘們出入抬轎子撐船拉水床一應粗糙活仗計都是何們的差使一  
年在園里辛苦到頭這園內既有出息也是分內該沾帶些的還有一句至小氣  
的話越發說破了你們只管了自己寬裕不分與他們些他們豈敢明怨心  
里却都不服只用假公借私的多摘你們几个菓子多插几枝花兒你們有  
寬還沒審訴他們也沾帶補了些利息你們有照顧不到他們就替你照顧了衆  
婆子聽了這個議論又去了賬房受轄制又不與鳳姐兒去算賬一年不過多



拿出若干貫錢來各；歡喜異常都齊說愿意強如出去被他揉搓着還得拿出錢來呢那不得嘗也的聽見見利每年終又無故得分錢也都喜歡起來口內說他們辛苦收拾是該剩些錢粘補的我們怎麼好穩坐吃三注的寶釵嘆道媽媽們也別推辭了這原是分內應當的你們只要日夜辛苦些別躲懶縱放人吃酒賭錢就是了不然我也不該管這事你們一般聽見姨娘親口囑託我三五回說大奶；如今又不得閒免別的姑娘又小託我照着；我若不依分明是叫姨娘操心我們奶；又多病多痛家務也忙我原是個閑人便是個街坊隣居也要幫着些何況是親姨娘托我；免不得去小就大講不起衆人嫌我倘或我只顧了小分沽名市弟譽那時酒醉賭博生出事來我怎麼見姨娘你們那時後悔也遲了就連你們素日的老臉也丟了這些姑娘小姐們這麼

一所大花園都是你們照着皆因看你們是三四代的老媽；最是循規<sub>導</sub>矩的原該大家齊心顧些體統<sub>面</sub>你們反縱放別人任意吃酒賭博姨娘聽見了教訓一場就可倘若被那幾個管家娘子聽見了他們也不用回姨娘竟教導你們一番你們這年老的反受了年小的教訓雖是他們是管家管的着你們何如自己存些體統<sub>面</sub>他們如何得來作踐所以我如今替你們想出這個額外的進益來也為大家齊心把這園里週全得謹；慎；使那些有權執事的看見這般嚴肅謹慎且不用他們操心他們心里豈不敬伏也不用替你們籌畫進益既能奪他們之權生你們之利豈<sub>又可以有</sub>不能無<sub>益</sub>易<sub>也</sub>之分他們之憂你們去細想；這話家人都欢声鼎沸說姑娘說的狠是從此姑娘奶；只管放心姑娘奶；這樣疼顧我們；再要不休上情天地也不容了剛說着只見林之孝

進來說江南甄府里家眷昨日到京今日進宮朝賀此刻先遣人來送禮請安說着便將禮單送上去探春接了看道是上用的粧緞蟒緞十二疋上用雜色緞十二疋上用各色紗十二疋上用官絢十二疋官用各色緞紗絢綾二十四疋李紈也看過說上用等封兒賞他因又命人回了賈母；便命人叫李紈探春寶釵等也都過來將禮物看了李紈收過一邊分付內庫上人說等太太回來了再收賈母因說這甄家又不與別家相同上等賞封賞勇人只怕展眼又打發女人來請安預備下尺頭一語未完果然人回甄府四個女人來請安賈母聽了批命人帶進來那四個人都是四十往上的年紀穿帶之物皆比主子不甚差別請安问好畢賈母命拿了四個腳踏來他四人謝了坐待寶釵等坐了方都坐下賈母便問多早晚進京的四人忙起身回說昨日進的京今

日太；帶了姑娘進宮請安去了故令女人們來請安問候姑娘們賈母問道  
這些年沒進京也不想到今年來四人都笑回道正是今年是奉旨進京的  
賈母問道家眷都來了四人回說老太太；和哥兒兩位小姐並別位太；都沒  
來就只太；帶了三姑娘來了賈母道有心家沒有四人道尚沒有賈母嘆道  
你們大姑娘和二姑娘這兩家都和我們家甚好四人笑道正是每年姑娘們  
有信回去說全虧府上照看賈母笑道什麼照看原是世交又是老親原應當  
的你們二姑娘更好更不自尊自大所以我們終走親密四人嘆道這是老太  
太過謙了賈母又問你這哥兒也照看你們老太；四人回說也是跟着老太  
太賈母道几歲了又問上學不曾四人嘆說今年十三歲因長得齊整老太；  
狠疼自幼陶氣異常天；陶學老命太；也不便十分管教賈母嘆道也這不成

了我們家的了你这哥兒教什麼名字四人道因老太太當作寶貝一樣他又生的白老太便叫他作室玉賈母便向李執等道偏也叫作個室玉李執忙欠身笑道從古至今同時隔代重名的很多四人也笑道起了這小名兒之後我們上下都疑惑不知那位親友家也倒似曾有一個的只是這十來年沒進京來却記不得真了賈母笑道豈敢就是我的孫子人來衆媳婦了頭答應了一聲走近几步賈母笑道園里把偌們的室玉叫了來給這四個管家娘子瞧瞧比他們的室玉如何衆媳婦听了忙去了半刻園了室玉進來四人一見忙起笑道嗚了我們一跪若是我们不進府來倘若別家遇見還只道我們的室玉後趕着也進了京了呢一面說一面都上來拉他的手問長問短室玉忙也咲問好賈母咲道比你們的長的如何李執等咲道四位媽：終一說可知是模

樣相訪了賈母，嘆道：「那有這樣巧事！大家子孩子們再養的姣嫩，除了臉上有殘疾，十分黑醜的，大概看去都是一樣的齊整。這也沒有什麼怪處。」四人笑道：「如今看來，模樣是一樣，據老太太說，淘氣也一樣。我們看來，這位哥兒性情却比我們的好些。」賈母忙問：「怎見得？」四人笑道：「方纔我們拉哥兒的手說話，便和我們那一個只說我們糊塗，慢說拉手他的東西，我們略動一動，也不依所使喚的人，都是女孩子們。四人未說完，李紈、姨妹等，禁不住都失聲笑出來。賈母也笑道：「我們這會子也打發人去見了你們寶玉，若拉他的手，他也自然免強忍耐。一時可知你我這樣人家的孩子們，憑他們有什麼刁鑽古怪的毛病兒，見了外人，必是要選出正緊經禮教來的。若他不還正緊經禮教，也斷不容他刁鑽去了。就是大人溺愛的是他，一則生的得人意見，二則見人禮教，竟比大人行出。」

來的不錯使人見了可愛可憐背地里所以終縱他一點子若一味他只管沒里沒外不與大人爭先竟他生的怎樣也是該打死的四人听了都笑說老太太這話正是雖然我們宝玉淘氣古怪有時見了人客規矩禮教更比大人有禮所以無人見了不愛只說為什麼還打他除不知他在家里無法無天大人想不到的話偏會說想不到的事他偏要行所以老爺太太恨的無法就是弄性的常情都迷治的過來第一天生下來這一種刁鑽古怪的脾氣如何使得一語未了人回太；回來了王夫人進來問過安他四人請了安大概說了兩句賈母使命歇；去王夫人親捧過茶方退出四人告辭了賈母便往王夫人處未說了一會家務打發他們回去不必細說這里賈母喜的逢人便告訴也有

一个宝玉也却一般行景衆人都為天下之大世宦之多同名者也甚多祖母溺愛孫者也古今所有常事耳不足是什麼罕事故皆不介意独宝玉是個迂闊馱公子的性情自為是那四人承悅賈母之詞後至街苑去看湘雲病去將這話告訴湘雲說他你放心鬧罷先是單絲不成線獨樹不成林如今有了個對子鬧急了再打狠了你逃走到南京我找那一個去寶玉道那里的說話你也信了偏又有個宝玉了湘雲道怎麼列國有個蔣相如漢朝又有个司馬相如呢寶玉笑道這也罷了偏又模樣兒也一樣這是沒有的事湘雲道怎麼匡人看見孔子只當是陽虎呢寶玉笑道孔子陽虎雖同貌却不同性蔣相如司馬相如雖同名而又不同貌偏我和他就兩樣俱同不成湘雲沒了話答對因笑道你只會胡攪我也不和你分証有也罷沒也罷与我無干說着便睡下了寶玉心中便又疑惑起未若



說必無然亦似必有若說必有又並無目覩心中悶了回至房中榻上默盤  
 算不覺就忽忽的睡去不覺竟到了一座花園之內宝玉詫意道除了我們大  
 觀園更又有這一個園子知馮園可正疑惑間從那邊來了幾個女兒都是了  
 寶玉又詫意道除了死央襲人平兒之外也竟還有這一千人馮人可知妙在  
 字只見那些了馮笑道宝玉怎麼跑到這裏來了宝玉只當是說他自己忙來  
 陪笑說道因我偶步到此不知是那位世交的花園好姐馮們帶我狂馮衆了  
 你们都笑道原來不是俗家的宝玉他生的到也還馮干淨馮沙在玉卿身上只落了  
 嘴兒也到幸覺宝玉听了忙道姐馮們這裏也更還有個宝玉了馮環們忙道宝  
 玉二字我們是奉馮老太馮之命為保佑他延壽消災的我叫他馮聽見喜  
 敬馮你是那里遠方來的馮小廟也亂叫起他來仔細你的臭肉打不爛你的又

一個了環笑道：「僧們快走罷，別叫寶玉看見。」又說同這臭小廝說了話，把僧薰臭了，說着一逕去了。寶玉納悶道：「從未沒有人如此塗毒我。」他們如何更這樣？真亦有我這樣一個人不成？一面想一面順步早到了一所院內。寶玉又詫意道：「除了怡紅院，也更還有這麼一個院落？」忽上了台磯，進入屋內，只見榻上那個少年嘆了一聲，一個了，「你笑問道：『寶玉，你不睡，又嘆什麼？想必為你妹；病了。你又胡愁亂恨呢。』」寶玉聽說心下，也便吃驚，只見榻上少年說道：「我聽見老太太說長安都中也有個寶玉和我一樣的性情，我只不信我總作了一個夢，都夢中到了都中一個花園子，裏頭遇見幾個姐，都叫我臭小廝不理我好容易找到他房裏頭，偏他睡覺，室有皮囊，真性不知那去了。」寶玉聽說忙說道：「我因我室玉來到這裏，究竟你就是寶玉榻上的忙下，來拉住原來你就是寶玉。」

玉這可不是夢里了。宝玉道：這如何是夢？真切而又真了一語未了，只見人來說：老爺叫宝玉。唬得二人皆慌，了一個宝玉就走。一個宝玉使忙叫宝玉快回來。快回來。襲人在傍听他夢中自喚，忙推醒他，笑問道：「宝玉在那里？」此時宝玉雖醒，神意尚忽，因向門外指說才出去了。襲人笑道：「那是你夢迷了，你揉眼細瞧，是鏡子裡照的你影兒。」宝玉向前瞧了一瞧，原是那欺的大鏡對面相照自己，也笑了。早有捧過漱盂茶酒來，漱了口。麝月道：「怪道老太太常囑咐說：『小屋里不可多有鏡子。』」小人說：「不全有鏡子，照多了，睡覺驚恐作胡夢。」如今列在大鏡子那里，安了一張床，有時放下鏡套，還好往前去。天熱困倦，不定那里想的。到放他，比如方才就忘了自然，是先淌下照著影兒頑的一時合上眼，自然是胡夢顛倒，不然如何得著著自己，叫著自己的名字，不如明兒挪進床來，是正。

經一語未了只見王夫人遣人來叫宝玉不知有何話說

此忙

下緊接慧紫鵲試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五十七回

慧紫鵲情辭試忙玉

慈姨媽愛語慰癡顰

話說寶玉聽王夫人喚他忙至前邊來原來是王夫人要帶他拜甄夫人去寶玉自是<sup>歡</sup>喜忙去換衣服跟了王夫人到那里見其家中形影自與榮寧不甚差別或有一二稍盛者細問果有一寶玉甄夫人留席竟日方回寶玉方信因晚間回家來王夫人又吩咐預備上等的席面定名班大戲請過甄夫人母女後二日他母女便<sup>未</sup>不作辭回任去了無話這日寶玉因見湘雲漸愈然後去着代玉正值代玉終歇午覺寶玉不敢驚動因紫鵲正在迴廊上手裏做針黹便來問他昨日夜里咳嗽可好了紫鵲道好些了寶玉笑道阿彌陀佛寧可好了

罷紫鵲笑道你也念起佛來真是新聞室玉笑道所謂病篤亂投醫了一面說一面見他穿着殫墨綾薄綿袄外面只穿著青緞夾背心室玉便伸手向他身上摸了一摸說穿這樣單薄還在風口里坐着看天風饒時氣又不好你再病了越發難了紫鵲便說道從此俗們只可說話別動手動脚的一年大二年小的叫人看着不尊重打緊的那起混賬行子們背地里說你：總不留心還只管和小時一般行為如何使得姑娘常：吩咐我們不叫和你說笑你近來瞧他遠着你還恐遠不及呢說着便起身攜了針線進別房去了室玉見了這般景况心中像忽澆了一盆水今一般只聽着竹子發了一回歎因祝媽正來挖竹修竿便怔的走出來一時魂魄失守心無所知隨便坐在一塊山石上出神不覺滴下淚來直飲了五六頓飯的工夫千思萬想總不知如何是好可偶值雪雁從

王夫人房中取了人參來從此經過忽扭項者見堯花樹下石上一人手托着腮頰出神不是別人却是寶玉

畫出寶玉來却又不畫阿鞏何等筆力便不從鵝寫却寫一雁更奇是仍歸寫鵝

雪雁疑惑道怪冷的他一個坐在這里作什麼春天九有殘疾的人都犯病敢是他犯了鼓病了寫妍態女兒之心何一邊想一邊便走過來蹲下笑道你在

這里作什麼呢寶玉忽見了雪雁便說道你又作什麼來找我你難道不是女兒他既防嫌不許你們理我你又來尋我倘被人看見豈不又生口舌你快家去罷了雪雁聽了只當是他又受了代玉的委屈只得回至房中代玉未醒將人參交與紫鵑因問他太坐做什麼呢雪鴈道也歌中覺所以等了這半日姐你听笑話兒我因等太坐的工夫和王釗兒姐坐坐在下房里說話兒誰知趙姨奶坐招手兒叫我坐只當有什麼話說原來他合何太坐告了假出去

給他兄弟伴宿坐夜明兒送殯去跟他的小了頭子小吉祥兒沒衣裳要借我的月白緞子祆兒我想他們一般也省兩件子的衣裳往贓地方兒去恐怕弄臟了自己的捨不得穿故此借別人的借我的弄臟了也是小事只是我想他素日有些什麼好心到借們跟前所以我說了我的衣裳簪環都是姑娘叫紫鶻姐姐收着呢如今先得去告訴他還得回姑娘呢姑娘上又病着更費了大事誤了你老出門不如再轉借罷紫鶻嘆道你這個小東西子到也巧你不借給他你往我和姑娘身上推叫人怨不着你他這會子就下去了還是等明日一早終去雪鴈道這會子就去的只怕此時已去了紫鶻點頭雪鴈道姑娘還沒醒呢是誰給了室愛氣王受坐在那里哭呢紫鶻听了忙問在那里雪鴈道在沁芳亭後頭花底下呢紫鶻听说忙放下針線又囑咐雪鴈好生听叫若



問我答應我就來說着便出了瀟湘館一經來尋寶玉走至寶玉跟前含笑說道我不過說了那兩句話為的是大家好你就賭氣跑了這風地里來哭作出病來嘯我寶玉忙笑道誰賭氣了我因為听你說的有理我想你們既這樣說自然別人也是這樣說將來漸<sub>的</sub>都不理我了所以我所以想自<sub>著</sub>己傷心紫鵲也便挨他着<sub>坐</sub>寶玉笑道方纔對面說話你尚走開這會子如何又來挨我坐有紫鵲道你都忘了几日前你們姨<sub>兒</sub>妹兩<sub>个</sub>正說話趙姨娘一頭走了進來我終聽見他不在家所以我來问你正是前日他<sub>你</sub>和他終說了一句燕窩就歇住了。總沒提起我心想省问你寶玉道也沒什麼要緊不過我想省寶姐<sub>也是客</sub>中既吃燕窩又不可間斷若只管和他要太也托實雖不便和太<sub>要我已經</sub>在老太<sub>跟前</sub>露了个風声只怕老太<sub>和鳳姐</sub>說了告訴我告訴他的說沒

告訴完了他如今我聽見一日給你們一兩燕窩這也就完了紫鵲道原來是你說了這又多謝你費心我們心疑惑老太太怎麼忽然想起來叫人每一日送一兩燕窩來呢這就是了宝玉笑道這要天天吃慣了吃上三二年就好了紫鵲道在這里吃慣了明年家去那里有這閑錢吃這個

宝玉听了吃了一驚忙問誰往那個家去

這句不成寫細債細嚼方有無限神情味

紫鵲道你妹，回蘇州家去宝玉笑道甚又說白話蘇州雖是原籍

因沒了姑父姑母無人照看終就來的明年回去找誰可見是扯謊此論

在是不紫鵲冷笑道你太着小了人們們賈家獨是大族人口多

个意的除了你家別人只得一父一母房族中真个再無人了不成我們姑娘來時原是老太太心疼他年小雖有叔伯不如親父母故此接來住

几年大了該出閣時自然要送還林家的終不成林家的女兒在你賈家一世不成林家雖貧到沒飯吃也世<sup>是</sup>代書官之家斷不肯將他家的人丟在親戚家落人的耻笑所以早則明年春天送則秋天送里總不送去林家亦必有人來接的前日夜里姑娘和我說了叫我告訴你將從前小時頑的東西有他送你的叫你都打点出來送他；也將你送他的打疊了在那里呢宝玉聽了便如頭頂上响了一個焦雷一般紫鵲看他怎樣回答只不作聲忽見晴雯扶來說太太：叫你呢誰知道在這里紫鵲嘆道他這里問姑娘的病症我告訴了他半日他只不信你到拉他去罷說着自己便走回房去了晴雯見他默；的一頭熱汗滿臉紫脹忙拉他的手一直到怡紅院中襲人見了這般慌起來只說時氣所感熱汗被風撲了無奈宝玉發熱事猶少可更覺兩個眼珠兒直；的

起來口角邊津涎流出皆不知覺給他個枕頭他便睡下扶他起來他便坐着  
到了茶來他便吃茶衆人見他這般一時忙起來又不敢造次去回賈母先便  
差人出去請李媽：一時李媽：來了看了半日問他幾句話也無回答用手  
向他脈門摸了摸嘴啓人中上邊着力掐了兩下掐的指甲如許來深竟也不  
覺疼李媽：只說了一聲可了不得了呀的一聲便接着放聲大哭起來急的  
衆人忙拉他說你老人家瞧：可怕不怕且告訴我們去回老太太：天：去你  
老人家怎麼先哭起來李媽：梳床搥枕說這可不中用了我白操了一世心  
了衆人等以他年老多知所以請他來看如今見他這般一說都信以為寔也  
都哭起來晴雯便告訴衆人方纔如此這般衆人聽了便忙到瀟湘館來見紫  
鵑正伏侍黛玉吃葯也顧不得什麼便走上來問紫鵑道你終和我們宝玉說

了些什麼你瞧他去你回老太太：去我也不管了說着便坐在椅上代玉忽見  
 襲人滿面急怒又有淚痕舉止大變便不免也慌了忙問怎麼了襲人定了一  
 回哭道不知紫鵝姑奶奶說了些什麼話那個獸子眼睛也直了手脚也冷了話  
 也不說了李媽：搗着也不疼了已死了大半個了奇怪之語後急怒姦態口  
是千古奇文五字連李媽：都說不中用了那里放散大哭只怕這會子都死  
是一口氣來的了代玉一聽此言李媽：乃是經過的老嫗說不中用了可知必不中用了噫的  
 一散將腹中之藥一渠噙出抖腸搜肺熾胃扇肝的痛散大嗽了幾陣一時面  
 紅髮亂目腫筋浮喘的抬不起頭來紫鵝忙上來褪背代玉伏枕喘息半晌推  
 紫鵝道你不用搥你經好繩子來勒死我是正經紫鵝哭道我並沒說什麼不  
 過是說了几句頑話他就認真了襲人道你還不知道他那俊子每：頑話都要認

才真代玉道你說了什麼話趁早兒解<sub>法</sub>說他只怕就醒過了（未）紫鵲聽說忙下  
了床同襲人到了怡紅院誰知賈母王夫人等已都在那里了賈母一見了紫  
鵲眼內出火罵道你這小蹄子和他說了什麼紫鵲忙道並沒說什麼不過說  
幾句頑話誰知宝玉見了紫鵲方愛呀了一聲哭出來了衆人一見方都放下  
心來賈母便拉住紫鵲只當他得罪了宝玉所以拉紫鵲命他打誰知宝玉一  
把拉住紫鵲死也不放說要去連我也帶了去衆人不解細問起來方知紫鵲  
說要回蕪州去一句頑話引出來的賈母流淚道我當有什麼要緊大事原來  
是這句頑話又向紫鵲道你這孩子素日最是個伶俐聰敏的你又知道他有  
個<sub>病</sub>獸子平白的哄他作什麼薛姨媽勸見寶玉本來心寬可巧林姑娘又是從  
小兒來的他姊妹兩個一處長了這麼大比別的姊妹更不同這會子熱刺：

的說一個去別說他是個定心的孩子便是冷心腸的大人也要傷心這並不是什麼大病老太太和姨太太只管萬安吃一兩劑葯就好了正說着人回林之孝家的單大娘家的都來瞧哥兒來了賈母道難為他們想着叫他們來瞧瞧寶玉聽了一個林字便滿床鬧起來說了不得了林字家的人接他們來了快打出去罷賈母聽了也忙說打出去罷又忙安慰說那不是林家的人林家的人都死絕了沒有人來接他的你只放心罷寶玉哭道憑他是誰除了林妹二都不許姓林的賈母道沒姓林的來凡姓林的我都打走了一面吩咐衆人已後別叫林之孝的進園來你們也別說林字好孩子們你們聽我這句話罷衆人忙答應又不敢咲一時寶玉又一眼看見了十錦格子上陳設的一隻金西洋自行船便指着亂叫說那不是接他們來的船來了灣在那里呢賈母忙命

下來襲人忙掣下來寶玉伸手要襲人遮過寶玉便被在被中笑道可去不成  
了一面說一面死拉着紫鵲不放一時人回大夫來了賈母忙命快進來王夫  
人薛姨媽寶釵等暫避裡間賈母便端坐在寶玉身傍王太醫進來見許多的  
人忙上去請了賈母的安掣了寶玉的手診了一回那紫鵲少不得低了頭王  
大夫也不解何意起身說道世兄這症乃是急痛迷心古人曾云痰迷有別有  
氣血虧柔飲食不能鎔化痰迷者有怒惱中痰暴而迷者有急痛壅塞者此亦  
痰迷之症係急痛所致不過一時壅蔽較諸痰迷似輕賈母道你只說怕不怕  
誰同你背藥書呢王太醫忙躬身咲說不妨：：賈母道果真不妨王太醫道  
實在不妨都在晚生身上賈母道既如此請到外面坐開藥方若吃好了我另  
外預備好謝禮叫他親自捧來送去磕頭若耽誤了我打發人去拆了太醫院



大堂王太醫只躬身咲說不敢；他原聽了說另具上等謝禮命寶玉去磕頭故滿口說不敢竟未聽見賈母後來說拆太醫院之戲語猶說不敢賈母與衆人反道倒咲了一時按方煎了藥來服下果覺比先安靜無奈寶玉只不肯放紫鵲只說他去了便是要回蕪州去了賈母王夫人無法只得命紫鵲守着他另將琥珀去伏侍代玉代玉不時遣雪鴈來探消息這邊事務盡知自己心中暗嘆幸喜衆人都知寶玉原有些獸氣自幼是他二人親密如今紫鵲之戲語亦是常情寶玉之病亦非罕事因不疑到別事去晚間寶玉稍安賈母王夫人等方回房去一夜還遣人來問訊詢幾次李奶母帶領來姑；等幾個老年人用心看守紫鵲襲人晴雯等日夜相伴有時寶玉睡去必從夢中驚醒不是哭了說代玉已去便是有人來接每一驚時必得紫鵲安慰一番方罷彼時賈母又

命將祛邪守靈丹及開竅通神散各樣上方秘製諸藥按方飲服次日又服了  
王太醫藥漸次好起來寶玉心下明白因恐紫鵑回去故有特或作佯狂之態紫  
鵑自那日也着寔後悔如今日夜辛苦並沒有怨意襲人等皆心安神定因向  
紫鵑笑道都是你鬧的還得你來治也沒見我們這獸子聽見了風就是兩往後  
怎麼好暫且安下因此時湘雲之症已愈天也：過來瞧着見寶玉明白了便將  
他病中狂態形容了與他照到的寶玉自己也伏枕而咲原來他起先那樣竟是  
不知道的如今聽人說還不信無人時紫鵑在側寶玉又拉他的手問道你為什  
麼唬我紫鵑道不過是哄你頑的你就認真了寶玉道你說的那樣有情有理  
如何是頑話紫鵑笑道那些頑話都是我編的林家寔沒了人口總有也是極  
遠的族中也都不在蘇州住各省流寓不定縱有人來接老太太：必不放去的

寶玉道便老太太：放去我也不依紫鵑笑道果真的你不依只怕是口里的話  
你如今也大了連親也定下了過二三年再娶了親你眼里還有誰了寶玉聽  
了又驚問誰定了親定了誰紫鵑笑道年里我聽見老太太：說要定下琴姑娘  
呢不然那麼疼他寶玉笑道人：只說我傻你比我更傻不過是句頑話他已  
經<sup>許了</sup>林黛玉了果然定下了他我還是這個形景了先是我發誓賭咒砸這撈  
什子你都沒勸道說我瘋的<sup>到</sup>：的這几日纔好了你又來驅我一面說一面  
咬牙切齒的又說道我只願這會子立刻我死了把心送出來你們瞧見了然  
後連皮帶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還有形跡不如再化一股烟：還可凝聚  
人還看見湏得一陣大亂風吹的四面<sup>八方</sup>都登時散了這纔好一面說一面  
又滾下淚來紫鵑忙上來握他的嘴替他擦眼淚又忙笑解說道你不用着急

這原是我心里着急故來試你寶玉聽了更有吃意問道你又着什麼急紫鶯  
笑道你知道我並不是林家的人我也和襲人死夾是一夥的偏把我給了林  
姑娘使偏生他又和我極好比他蘇州帶來的还好十倍一時一刻我們兩個  
離不開我如今心里却愁他倘或要去了我死要跟了他去的我是合家在這  
里我若不去辜負了我們素日的情常若去又棄了本家所以我疑惑故設出  
這謊話來問你誰知你就傻鬧起來本寶來是愁這個所以你是傻子從此後再  
別題了我只告訴你一句打真話的活着偌們一處活着不活着偌們一處化灰化  
烟如何寶玉紫鶯聽了心下暗：籌畫忽有人回環斧蘭哥兒問候寶玉道就說  
難為他們我總睡了不必進來婆子答應去了紫鶯笑道你也好該放我回  
去瞧：我們那一個去了寶玉道正是這話我昨日就要叫你去的偏又忘了

我已經大好了你就去罷紫鵲聽說方打疊鋪蓋粧奩之類寶玉嘆道我看見你文具裡頭有三面鏡子你把那面小菱花的給我留下罷我擱在枕頭傍邊睡了好照照兒出門帶着也輕巧紫鵲聽說只得與他留下先命下將東西送過去然後別了衆人自回瀟湘館來林黛玉近日聞得寶玉如此形景未免又添些病症多哭几場今見紫鵲來了問其原故已知大愈仍遣琥珀去伏侍賈母在間人定後紫鵲已寬衣卧下之時悄悄向黛玉嘆道寶玉的心到實聽見僭們去就那樣起來黛玉不答紫鵲停了半天自言自語的說道一動不如一靜我們這里就笑好人家別的都容易最難得的是從小兒一處長大脾氣情性都彼此知道的了黛玉呼道你這几天還不乏趣會子歇一歇還嚼什麼蛆紫鵲笑道不是白嚼蛆我到是一片真心為姑娘替你愁了這几年了無

父母下兄弟誰是知疼着熱的人起早兒老太太：還明白硬朗的時節作定了  
大事要緊俗語說老健春寒秋後熱倘或老太太：一時有個好歹那時雖也完  
事只怕耽誤了時光還不得趁心如意呢公子王孫雖多那一個不是三房五  
妾今兒朝東明兒朝西要一個天仙來也不過三夜五夕也丟在脖子後頭了  
甚至于為妻為了頭反目成讐的若娘家有人有勢的还好些若是姑娘這樣  
的人有老太太：一日还好一日若沒了老太太：也只是瓊人去欺負了所以說早  
婢主意要緊姑娘是個明白人豈不聞俗語說萬兩黃金容易得知心一個也  
難求代玉听了便說道這了頭今兒可不瘋了怎恁去了几日忽然變了一個人  
我明兒必回老太太：退回去我不敢要你了紫鵲笑道我說的是好話不過叫  
你心里留神在不叫你去為非作歹何苦回老太太：叫我吃了虧又有何好處

說着竟自睡了代玉聽了這話口內雖如此說心內未嘗不傷感待他睡了便直泣了一夜至天明方打了一個盹兒次日勉強盥漱了吃了些燕窩粥便有賈母等親來看視了又囑咐了許多話目今是薛姨媽的生日自賈母起諸人皆有祝賀之禮代玉亦早備了兩色針線送去是日也定了一本小戲請賈母王夫人等獨有宝玉與代玉二人不曾去得至散時賈母等順路又瞧他二人一遍方回房去次日薛姨媽家又命薛蝌陪諸夥計吃了一天酒連忙了三四天方完備因薛姨媽看見邢岫烟生得端雅穩重且家道貧寒是個釵荆裙布的女兒便欲說與薛蟠為妻因薛蟠素習行止浮奢又恐遭過人家的女兒正在躊躇之際忽想起薛蝌未娶看他二人恰是一對天生地設的夫妻因謀之于鳳姐兒鳳姐兒嘆道姑媽素知我們太、有些左性的這事等我慢謀因賈

母去瞧鳳姐兒時鳳姐兒便和賈母說薛姑媽有件事求老祖宗只是不好啟齒的賈母忙問何事鳳姐兒便將表親一事說了賈母笑道這有什麼不好啟齒這是極好的事等我和你婆子說了怕他不依因回房來即刻就命人來請那夫人過來硬作保山邢夫人想了一想薛家根基不錯且現今大富薛蝌生得又好且賈母硬作保山將机就計便應了賈母十分喜歡忙命人請了薛姨媽來二人見了自然有許多謙辭邢夫人即刻命人去告訴邢忠夫婦他夫婦原是此來投靠邢夫人的如何不依早極口的說妙極賈母笑道我愛管個閑事今兒又管成了一個事不知得多少謝媒錢薛姨媽笑道這是自然的總括了十萬良子來只怕不希罕但只一件老太：既是主親還得一位才好賈母笑道別的沒有我們家折腿爛手的人還有兩個說着便命人去叫過賈珍婆媳



二人來賈母告訴他原故彼此忙都道喜賈母吩咐道借們家的規矩你是盡知的從沒有兩親家爭禮爭面的如今我替我在當中料理也不可太奢也不可太費把他兩家的事週全了回我尤氏忙答應了薛姨媽喜之不盡回家來忙命寫了請帖補送過寧府尤氏深知邢夫人情性本不敬管無奈賈母親囑咐只得應了惟有忖度邢夫人之意行事薛姨媽是個無可無不可的人到還易說這且不在話下如今薛姨媽既定了邢岫烟為媳合宅皆知邢夫人本欲接出岫烟去住賈母因說這又何妨兩個孩子又不能見面就是姨太太和他一個大姑一個小姑又何妨況且都是女兒正好親香呢邢夫人方罷岫烟二人前次途中皆曾有一面之過大約二人心中也皆如意只是邢岫烟未免比先時拘泥了些不好與寶釵姊妹共處閑語又兼湘雲是個愛取戲的更覺不

好意思幸他是個知書達禮的雖有女兒身分却不是那種佯羞詐愧味輕薄造作之輩寶釵自見他時見他家業貧寒二則別人之父母皆年高有德之人獨他父母偏是酒糟透之人于女兒分中平常那夫人也不過是面臉之情亦非真心疼愛且岫烟為人雅重迎春是個有氣的人連他自己尚未照管他全如何能照管到身上凡閨閣中家常一應需用之物或有虧乏無人照管他又不得與人張口寶釵到暗每相體貼接濟也不敢與邢夫人知道亦恐多心閑話之故耳如今却出人意料之外奇緣作成這門親事岫烟心中先取中寶釵然後方取薛蝌有時岫烟仍與寶釵閒話寶釵仍以姊妹相呼這日寶釵因來瞧代玉恰值岫烟也來瞧代玉二人在半路相遇寶釵含笑喚他到跟前二人同走至一塊石壁後寶釵咲問他這天還冷的狠你怎麼到全換了袂的岫烟

老實

見問低頭不答，寶釵便知道又有了原故，因又笑問道：「必定是這個月的月錢又沒得，鳳丫頭如今也這樣沒心沒計了。」岫烟道：「他到想着不錯日子給，因姑媽打發人和我說一個月用不了二兩銀子，叫我省一兩給爹媽送出去，要使得什麼橫豎有二姐丫頭的東西能着些兒搭着，就使了姐丫頭二姐丫頭也是個老實人，也不大留心，我使他的東西，他雖不說什麼，他那些媽丫頭那一個是省事的那一個是嘴裏不天的，我雖在那屋裏，都不敢狠使他們，過三天五天我到得掣出錢來，給他們打酒買點心吃，終好因一月二兩銀子還不敢使，如今又去了一兩，前兒我悄悄把綿衣服叫人當了幾吊錢，盤纏室釵聽了愁眉嘆道：「偏梅家又合家在任上，後年才進來，若黑在這里，琴兒過去了，好再商議，你這事離了這里就完了，如今不先定了他妹丫頭的事，也斷不敢先娶親的。」如

今到是一件難事再遲兩年又怕你熬煎出病來等我和媽再商議有人欺負  
你：只管耐些煩兒千萬別自己熬煎出病來末不如把那兩銀子明兒也越  
性給了他們到都歇心你已後也不用白給那些人東西吃他尖刺讓他們去  
尖刺狠聽不過了各人走開倘或短了什麼你別那學小家兒子女氣只管找我去  
並不是作親後方如此你一來時俗們就好的便怕人閑話你打發小了頭梢  
梢的和我說去就是了岫烟低頭答應了寶釵又指他裙上一個碧玉佩問道  
這是誰給你的岫烟道這是三姐：給的寶釵點頭笑道他見人：皆有獨你  
一個沒有怕人笑話故此送你一個這是他聰明細致之處但還有一句話你也  
要知道這些粧飾原出于大官富貴之家的小姐你看我從頭至腳可有  
這些富麗閒粧然七八年之先我也是這樣來的如今一時比不得一時了所

以我都自己該省的就省了將來我<sup>你</sup>這一到了我們家這些沒有用的東西只怕還有一箱子借們如今比不得他們了總要一色從實守分為主不比他們纔是岫烟笑道姐：既這樣說我回去摘了就是了宝釵忙笑道你也太听說了這是他好意送你：不佩着他豈不疑心我不過是偶然提到這里以後知道就是了岫烟忙又答應又問姐：此時那里去宝釵道我到瀟湘館去你且回去把那當票叫了頭送來我那里情：的取出來晚上再情：的送給你去早晚好穿不然風扇了事大但不知當在那里了岫烟道叫作恒舒典是鼓樓西大街的宝釵笑道這開在一家去了夥計們倘或知道了好說人沒過來衣裳先過來了岫烟听说便知他家<sup>是</sup>的本錢也不覺紅了臉一咲二人走開宝釵就往瀟湘館來正值他母親也來瞧代玉正說閒話呢宝釵

嘆道媽多早晚來的我竟不知道薛姨媽道我这几天連日忙總沒來  
瞧：宝玉和他所以今兒瞧他<sup>兩個人</sup>個都好了代玉忙讓宝釵坐了因向宝釵  
道天下的事真是人想不到的怎麼想的到姨媽和大舅母又作一門親家  
薛姨媽道我的兒你們女孩家那里知道自古道千里姻緣一線牽官姻  
緣的有一位月下老人預先註定暗里只用一根紅絲把這兩個人的腳絆  
住現你兩家隔着海隔着國有世仇的也終又有機會作了夫婦這一件事  
都是出人意料之想<sup>外</sup>現父母本人都願意了或是年：在一處的已為是定了  
的親事若月下老人不用紅線拴的再不能到一處比如你姐妹兩個的婚姻  
此刻也不知在眼前也不知在山南海北呢宝釵道惟有媽說動話就拉上  
我們一面說一面伏着他母親懷里笑說偕們走罷代玉笑道你瞧這麼大了

離了姨媽他就是個最老道的見了姨媽他就撒兒薛姨媽用手摩弄着宝釵嘆向代玉道你这姐：就和鳳哥兒在老太太：跟前一樣有了正經事就和他商量沒了事幸虧他開：我的心我見了他有這樣多<sup>有</sup>愁不散的代玉聽說流淚嘆道他偏在这里這樣分明是氣我沒娘的人故意來刺我的眼宝釵嘆道媽瞧他輕狂到說我撒兒薛姨媽道也怨不得他傷心可憐沒父母到底沒個親人又摩娑代玉嘆道好孩子別哭你見我疼你姐：你傷心了你不知道我心里更疼你呢你姐：雖沒了父親到底有我有親哥：这就比你強了我每：和你姐姐說心里狠疼你只是外頭不好帶出來的你这里人多口雜說好話的人少說歹話的人多不說你無依無靠為人作人可配人疼只說我們看老太太：疼你了我們也<sup>也</sup>伏上水去了代玉嘆道姨媽既這廝說我明日就

認姨媽做娘姨媽若是棄嫌不認便是假意疼我了薛姨媽道你不厭我就認了就好報寶釵忙道認不得的代玉道怎麼認不得寶釵咲問道我且問你我哥：還沒定親事為什麼反將那妹：先說與我兄弟了是什麼道理代玉道他不在家或是局相生日不對所以先說與兄弟了寶釵咲道非也我哥：已經相準了只等來家就下定了也不必提出人來我方纔說你認不得娘你細想去說着便和他母親擠眼兒發咲代玉聽了便也一頭伏在薛姨媽身上說道姨媽不打他我不依薛姨媽忙也樓他咲道你別信你姐：的話他是頑你呢寶釵咲道真個的媽明兒和老太太：求了他作媳婦豈不比外頭尋的好代玉便拘上來要抓他口內笑說你越發瘋了薛姨媽忙也笑勸用手分開方罷因又向寶釵道連那女兒我還怕你哥：遭過了所以他所以給你兄弟說了別說這



孩子我也斷不肯給他前兒老太、因要把你妹、說給宝玉偏生又有人家  
不然到是一門好親前兒我說定了我們的一個去了雖是頑話細想來到有  
些意思我想宝琴雖有了人家我雖没人可給難到一句話也不說我想着你  
宝兄弟老太、那樣疼他、又生的那樣若要外頭說去斷不中意不如竟把  
你林妹、定與他豈不四角俱全林黛玉先還怔、的聽後來見說道自己身  
上便叫了宝釵一口紅了臉拉着宝釵笑道我只打你、為什麼招出姨媽這  
些老沒正經的話來宝釵笑道这可奇了媽說你為什麼打我紫鵲忙也跑來  
笑道姨太、既有這主意為什麼不和太、說去薛姨媽哈、早笑你這孩子急  
什麼想必催着你姑娘出了閣你也要早些尋一個小女婿去了紫鵲聽了也  
紅了臉笑道姨太、真個倚老賣老的起來說着便轉身去了黛玉先罵又與

你這蹄子什麼相干後來見了這樣也笑起來說阿彌陀佛該也燥了一  
鼻子灰去了薛姨媽母女及屋內婆子丫環都咲起來婆子們因也笑道姨太  
太雖是頑話却到也不差呢到閉了時和老太、一商議太、竟做媒保成這  
門親事是千妥萬妥的薛姨媽道我一出這主意老太、必喜歡的一語未了  
忽見湘雲走來手里拿着一張當票口內笑道這是個賬篇子代玉照了也不  
認得地下婆子們都笑道這可是一件奇貨這個乖可不是白教人的宝贝忙  
一把接了看時就是<sup>知</sup>岫烟才說的當票忙褶了起來薛姨媽忙說那必定是那  
個媽、的當票子失落了回來急的他們找那里得的湘雲道什麼是當票子  
衆人都笑道真、是個獸子連個當票子也不知道薛姨媽嘆道怨不得他真  
、是侯門千金而且又小那里知道這個那里去有這個便是家下人有這個

他如何見<sup>聽</sup>別笑他歎子若給你們家的小姐們看了也都成了歎子衆婆子笑道林姑娘方才也不認得別說姑娘們此刻宝玉他倒是外頭常走出去的只怕也還沒見過呢薛姨媽忙將原故講明湘雲代玉二人聽了方笑道原來為此人也太會想錢了姨媽家的當舖也有這個不成衆人笑道這又歎子<sup>了</sup>蒼下老鴉一狀黑豈有兩樣的薛姨媽因又問是那<sup>格</sup>里的湘雲方欲說時宝釵忙說是一張死了沒用的不知那年勾了賬的香菱掙着哄他們頑的薛姨媽聽了此話是真也就不問了一時人來回那府里大奶：過來請姨太太：說話呢薛姨媽起身去了這里屋內無人時宝釵方問湘雲何處<sup>格</sup>的湘雲笑道我見你令弟媳的了頭家兒情：的遮與當兒：便隨手夾在書里只當我後<sup>沒</sup>看見我等他們出去了我就偷着看竟不認得知道你們都在这里所以掙來大家

認了代玉忙問怎麼他也當衣裳不成既當了怎麼又給你去宝釵見問不好  
隱瞞他兩個遂將方纔之事都告訴了他二人代玉便說免死狐悲物傷其類  
不免感嘆起來史湘雲便動了氣說等我問着二姐去我罵那起老婆子了  
頭一頓給你們出氣何如說着便要走宝釵忙一把拉住嘆道你又發瘋了還  
不給我坐着呢代玉笑道你要是個男人出去打一個板不平兒又充什麼荆  
軻聶政真好笑湘雲道既不叫我問他去明兒也把他們斗在苑里園一處住去  
豈不好宝釵嘆道明日再商量說着人報三姑娘四姑娘來了三人聽了忙掩  
了口不提此事要知端的且聽下面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五十八回

杏子陰假鳳泣塵凰

茜紗惹真情發癡理

話說他三人因見探春等進來忙將此話掩住不提探春等問候過大家說笑了一會方散誰知上回所表的那位老太太已薨九誥命等皆入朝隨班按爵守制勅諭天下凡有爵之家一年內不得筵宴音樂庶民皆三日不得婚嫁賈母邢王尤許婆媳祖孫等皆每日入朝隨際至未正已後方回在大內偏宮二

命名句似

批語

十一日後方請靈入先陵地名曰孝慈縣隨事命名這陵離都來往得十來日的工夫之功如今請靈至此還要定放數日方入地宮故得一月光景連到細膩之至

真細之至不獨寫侯府得理亦且將皇宮赫々寫得令人不敢坐閱

寧府賈珍夫妻二人也少不得是要去

的兩府無人因此大家計議家無主少不得又大家計議便報了尤氏產育將  
他騰挪出來協理榮寧兩處事體因又托了薛姨媽在園內照管他姊妹丫環  
薛姨媽只得也挪進園來因寶釵處有湘雲香菱李紈處自今李嬌母女雖去  
然有日時亦來住三五日不定賈母又將寶琴送與他去照管迎春處有岫烟探  
春因家務冗雜且不時有趙姨娘與賈環來嘈聒甚不方便惜春處房屋狹小  
况賈母又千叮咛万囑咐托他照管林黛玉薛姨媽素習也最憐愛他的今既  
巧遇這事便挪至湘館滿來和代玉同房一應葯餌飲食十分經心代玉感德不盡  
已後便亦如寶釵之呼連寶釵前亦直以姐呼之寶琴前直以妹呼之亦儼  
似同胞共出較諸人更似親切賈母見如此也十分喜悅放心薛姨媽只不過  
照管姊妹禁約得了頭輩一應家中大小事務也不肯多口尤氏雖天不遇來

也不過應名点卯亦不肯乱作威福且他家内上下也只剩他一個料理再  
者每日要<sup>還</sup>照管賈母王夫人的下處一應所需飲饌鋪設之物<sup>照料奔忙應接</sup>也是操  
勞當下<sup>不暇</sup>榮寧兩處主人既如此不暇並兩處執事人等或有人跟隨入朝的或  
有朝外照理下處事務的又有先踴躍下處的<sup>去</sup>也都各忙乱因此兩處下人  
無了正經頭緒也都偷安或乘隙結党與權斷執事者竊弄威福榮府只得  
賴大並幾個管事照管外務這賴大手下常用几個人已去雖另委人都是些  
生的只覺不順手且他們無知或賤騙無節或呈告無據或舉荐無因種種不  
善在生事也難備述又見各官官家凡養優伶男女者一槩蠲免遣發<sup>印</sup>尤氏  
等便議定待王夫人回家回明也欲遣發<sup>印</sup>二個女孩子又說這些人原是賈  
的如今雖不學<sup>唱</sup>得儘可留著使喚令其教習們自去也罷了王夫人因說這學

戲的到此不得使喚的他們也是好人家的兒女因無能賣了做這事醜美  
鬼的几年如今有這機會不如給他們几兩銀子盤費全他們各自去罷當日祖宗手  
里都是有這例的中僭們如今損壞德而且還小器如今雖有几个老的還在那  
是他們各有原故不肯回去的所以終留下使喚大了配了僭們家的小厮們  
了尤氏道如今我們也去問他十二個有願意回去的就帶了信兒他們的叫上父母  
來親自來領回去給他們几兩銀盤纏方妥當若不叫上他們的父母親人來只怕  
有混賬人頂名冒領出去又轉賣了豈不辜負了這恩典若有不願意回去的  
就留下王夫人嘆道這話妥當尤氏等又遣人告訴了鳳姐兒看他任意鄙俚  
一個礼字還清足是一面說與總理房中每教習給銀兩令其自便凡梨香院一  
應物件查清註冊收明派人上夜將十二個女孩子叫來面問到有一多半不



急急回家的也有說父母雖有他只以賣我們為事这一去還被他賣了也有父母已亡或被叔伯兄弟所賣的也有說無人可投的也有說戀恩不捨的所慮去者止四五人王夫人聽了只得留下將去原四五人皆令其乾娘領回家去車等他親父母來領將去不慮去者分散在園中使喚賈母便留下文官自使將正旦芳官指與宝玉將小旦蕊官送了宝釵將小生藕官指與了代玉將大花面葵官送了湘雲將小花面葭官送了宝琴將老外艾官送了探春尤氏便討了老旦茄官去當下各得其所就如倦鳥出籠每日園中遊戲衆人皆知他們不能針者不慣使用皆不大責備其中或有一二個知事的愁將來無應時之技亦將本技丟開便學起針繡紡績女工諸務一日正是朝中大祭賈母等五更便天去了先到下處用些點心小食然後入朝早膳已畢方退至下處用過

早飯畧歇片刻復入朝待中晚二祭方出至下處歇息用過晚飯方回家可  
巧這下處乃是一個大官的家廟里乃比丘尼焚修房舍極多極淨東西三  
院帶府便賃了東院北靜王府便賃了西院太妃少妃每日宴息見賈母等  
在東院彼此同出同入都有照應外面細事不消細述且說大觀園中因賈母  
王夫人天、不在家內又送靈去一月方回各丫環婆子皆有閑空多在園中  
遊玩更將梨香園內伏侍的衆婆子一槩撒撒回併散在園內所使更覺園內  
多添添了几十個因官等一干人或心性高傲或倚勢凌下或揀衣挑食或口角  
蜂芒大槩不安分守理者多因此衆婆子無不忿怨只是口中不敢與他們分  
証如今散了學大家稱了意也有丟開手的也有心地狹窄就懷舊怨的因  
將衆人皆分在各房名下不敢來廝擾可巧這日乃是清明之日賈璉已備

下年例祭祀帶領賈環賈琮賈蘭三人去往鐵檻寺祭樞燒帝寧府賈蓉也同  
 族中凡人各辦祭祀前往因宝玉未愈故不曾去得飯後發倦襲人因說天氣  
 甚好你且出去逛逛省得丟下粥碗就睡存在心里宝玉聽說只得拄了一支  
 杖鞭靱着鞋步出院外五出病勞因近日將園中分與衆婆子料理各司各業  
 皆在忙時也有修竹的也有刷樹的也有栽花的也有種豆池的中又有駕娘們  
 行着船夾泥的種藕香菱湘雲宝琴與了環等都坐在山石上瞧他們取樂宝  
 玉也慢三行來湘雲見了他來忙咲說快把這船打出去他們是接林妹三的  
 衆人都笑起來宝玉紅了臉也咲道人家的病誰是好意的你也形容着取  
 咲兒湘雲咲道病也比人家另一樣原招咲兒反說起人來說有宝玉便也  
 坐下看着衆人忙亂了一回湘雲因說这里有瘋石頭上又冷坐風去罷

寶玉便也正要去照林代玉便起身往拐辭了他們從沁芳橋一帶堤上走  
來只見柳垂金線桃吐丹霞山石之後一株大杏樹花已全落葉稠陰翠上  
面已結了豆子大小的許多小杏寶玉因想道能病了几天竟把杏花辜負  
了不覺到綠葉成陰子滿枝了因此仰望杏子不捨又想起那岫烟已擇了夫  
婦一事雖說是男女大事不可不行但未免又少了一個好女兒不過兩年便  
也要綠葉成陰子滿枝了再過几日這杏樹子落枝空再几年岫烟未免烏髮如  
銀紅顏似槁了因此不免傷心只管對杏流淚嘆息近之法書滿紙傷春竟不知傷春原委看他  
並不提傷春字樣却豔恨穠愁香流滿紙矣正悲嘆時忽有一個雀兒飛來落於枝上亂啼寶  
玉又發了獸性心下想道這雀兒必定是杏花正開時他曾來過今見無花空  
有子葉故也亂啼這聲韻必是啼哭之聲可恨公冶長不在眼前能不問他但來

不知明年再發時這個雀兒可還記得飛到這裏來與杏花一會了正胡思間忽見一股火光從山石那邊發出將雀兒驚飛宝玉吃一大驚又聽那邊有人喊道藕官你要死怎弄些紙錢進來燒我回去回奶子們去仔細你的肉宝玉聽了益發疑惑起來忙轉過山石看時只見藕官滿面淚痕蹲在那里手里還拿着火守着些紙錢灰作悲宝玉忙問道你與誰燒紙錢快不要在這里燒你或是為父母兄弟你告訴我姓名外頭去叫小廝們打了包袱寫上名姓去燒藕官見了宝玉只不作一聲宝玉教問不答忽見一婆子惡恨恨走來拉藕官口內說道我經已回了奶子們了奶子氣的了不得藕官聽了終是孩氣怕辱沒了沒臉便不肯去婆子道我說你們別太興頭過餘了如今還比你們在外頭隨心亂鬧呢這是尺寸地方兒指宝玉道連我們的爺還守規矩

呢你是什麼阿物兒跑來胡鬧怕也不中用跟我快走罷

如何必是含怨之人又拉上宝玉

出小人得意來

宝玉忙道他並沒燒紙錢原是林妹妹叫他去燒那爛字紙的

你沒看真反錯告了他藕官正沒了主意見了宝玉也正添了畏惧忽聽他反掩飾心內轉憂成喜也便硬着口說道你狠着真是紙錢了麼我燒的是林姑娘罵壞了的字紙那婆子聽如此亦發狠恨起來便彎腰向紙灰中揀那不曾化盡的遺紙揀了兩點在手內說道你還嘴硬有據有証在這里我只和你廳上講去說着拉了袖子就拽着要走宝玉忙把藕官拉任用拄杖敲開那婆子的手說道你只管拿了那個回去實告訴你我昨夜作了一個夢病見杏花神和我要一掛白紙錢不可叫本房人燒要一個生人替我燒了我的就好的快所以我請了這白紙紙錢兒的和林姑娘說煩了他來替我燒了祝讚原不許一

個人知道的所以我今日才能起來倘你看見了我這會子又不好了都是你  
沖了你還要告他去藕官只管去見了他們你就照依我這話說等老太太回  
來我就說他故意來沖神祇保佑我早死藕官聽了亦發得了主意反到拉着  
婆子要走那婆子聽了這話忙丟下紙錢陪笑央告宝玉道我原不知道二爺  
若回了老太太我這老婆子豈不完了我如今回奶子們去就說是命祭神我  
看錯了宝玉<sup>道</sup>也不許再回去了我便不說婆子道我已經回了叫我來帶他  
我怎好不回去的也罷就說我已經叫到了他林姑娘叫了去了宝玉想一想  
方點頭應允那婆子只得去了這里宝玉問他到底是為誰燒紙我想來若  
是為父母兄弟你們皆煩人外頭燒過了這里燒這幾張必有私自的情  
理藕官因方纔護庇之情感激于裏<sup>裏</sup>便知他是自己一流的人物便舍

淚說道我這事除了你屋里的芳官並宝姑娘的蕊官並沒第三個人知道今日  
被你遇見又有這段意思少不得也告訴了你只不許再對人言講又哭道我  
也不便和你面說你只回去背人悄悄問芳官就知道了說畢佯常而去宝玉聽  
了心下納悶連規畫者亦納悶只得踱到瀟湘館瞧代玉亦發瘦的可憐問  
起來比往日已美大愈了好若只管病亦不好代玉見他也比先大瘦了想起往日之  
事不免流下淚來些微談了談便催宝玉去歇息調養宝玉只得回來因記聖  
着要問芳官那原委偏有湘雲香菱來了正和襲人芳官說笑不好叫他恐人  
又盤詰只得耐着一時芳官又跟了他乾娘去洗頭他乾娘偏又先叫了他親  
女兒洗過了後纔叫芳官洗芳官見了這般便說他偏心把你女兒剩水給洗  
我一個月的月錢都是你掙着沾我的光不美反到給我剩東剩西的他干娘羞



愧變成惱便罵他不識抬舉的東西怪不得人、說戲子沒一個好纏的憑你甚麼好人入了這一行都弄壞了這一片子辰崽子也挑么挑么賊戾淡話咬羣的騾子似的娘兒兩個吵起來襲人忙打發人去說少亂嚷聽着老太、不在家一個、連句安靜話也不說晴文因說都是芳官不省事不知狂的什麼也不是會兩出戲到像殺了賊王擒了反叛來的襲人道一個巴掌拍不响老的也太不公些小的也太可惡些宝玉道怨不得芳官自古說物不平則鳴自來經語未遭如是用也他少親失眷的在這里沒人照看、賺了他的錢又作踐他如何怪得因又向襲人道他一月多少錢已後不如你收了過來照管他豈不肯事襲人道我要照着他那里不照着了又要他那幾個錢總照着他沒的討人罵去了說着便起身至那屋里取了一瓶花露油並些鷄卵香皂頭繩之類叫

一婆子來送給芳官去叫他另要水自洗不要吵鬧了他干娘亦發羞愧便說  
芳官沒良心及辨辯我扣你的錢便向他身上拍了几把芳官便哭起來宝玉  
便走出襲人忙勸作什麼我去說他晴雯忙先過來指他干娘說道你老人家  
太不省事你不給他洗頭的東西我們饒給他東西你不自燥燥還有臉打他  
要還在學里學藝你也敢打他不成那婆子便說一日叫娘終身是母他排場  
我：就打得襲人喚麝月道我不會和人辯嘴晴雯性性太急你快過去震嚇  
他兩句麝月听了忙過來說道你且別嚷我且問你別說我們這一處你看滿  
園子里誰在主子屋里教道過女兒的便是你的親女兒既分了地方房有了主子  
自有主子打得罵得再有大些的姑娘姐們打得罵得誰許老子娘又半中  
間管閑事了都這樣管又要叫他們跟着我們學什麼越老越沒了規矩你見

前兜墜兜的刺<sup>刺</sup>你也未跟他學你們放心因連日這個病那個病老太太  
 又不得閒心所以我沒回等兩日間<sup>消</sup>們痛一回大家把威風煞一煞兜總好  
 宝玉總好了些連我們不敢大聲說話你反打的人狼<sup>家</sup>兔<sup>鬼</sup>叫的上頭能出了  
 几日門你們就無法無天的眼睛里沒了我們再兩天你們就該打我們了他  
 不要這<sup>你</sup>里干娘怕糞草埋了他不成宝玉恨的用拄杖敲着門檻子說道這  
 些老婆子都是些鉄心石頭腸子也是件大奇的事不能照着反到折挫天長  
 地久如何是好<sup>畫</sup>出<sup>來</sup>宝玉晴雯道什麼如何是好都攆了出去不要這些中着  
 不中吃的那婆子羞愧難當一言不發那芳官只穿着海棠紅的小棉袂底  
 下絲絢撒花衫褲<sup>四</sup>個<sup>字</sup>奇<sup>想</sup>寫得<sup>紙</sup>上<sup>跳</sup>出<sup>來</sup>一頭烏油似的頭髮  
 披在腦後哭的淚人一般麝月嘆道把一個鶯鶯小姐反弄成拷打紅娘了

這會子又不妝扮了還是這麽鬆怠<sup>咕唧</sup>的。寶玉道他這本來面目極好到別弄  
緊襯了晴雯過去拉了他替他洗淨了髮用手巾擰乾鬆鬆的挽了一個慵軟  
警命他穿了衣服過這邊來了接着司內廚的婆子來問晚飯有了可送不送  
小丫頭聽了進來問襲人：「笑道方纔胡吵了一陣也沒由心聽鐘几下  
晴雯道那撈什子又不知怎麼了又得去收說着便拿過來瞧了一瞧說  
畧等半鍾茶的工夫就是了小丫頭去了麝月笑道提起淘氣芳官也該打一  
下昨兒是他擺弄了那墜子半日就壞了說話之間便將食具打点現成一  
時小丫頭子捧了盒子進來站住晴雯麝月揭開看時還是只四樣小菜晴  
雯笑道已經好了還不給兩樣清淡菜吃過<sup>這</sup>稀飯鹹菜鬧到多早晚一面  
擺好一面又着<sup>看</sup>那盒中却有一碗火腿鮮笋湯忙端了放在寶玉跟前寶玉便

就桌上喝了一口西出病人說好盪酸人味道菩薩能几日不見葷飯的就這樣起來一面說一面忙端起輕、用口吹西因見芳官在側便遞與芳官味道你也學着些伏侍別一味款款睡口勁輕着別吹上涎沫星兒芳官依言果吹了几口甚妥他干娘也忙端飯在門外伺候向日芳官等一到時原從外邊認的就同往梨香院去了這干婆子原係榮府三等人物不過令其與他們漿洗皆不曾入內荅應故此不知內幃規矩今亦托賴他們方入園中隨女歸房這婆子先領過麝月的排場方知了一二分生恐不令芳官認他做干娘便有許多失利之處故心中只要買轉他們今見芳官吹湯便忙跑進來味道他不老寔仔細打了碗讓我吹罷一面說一面就接晴雯忙喊出去你讓他砸了碗也輪不到你吹你什麼空見跑出這裡桌子裡來了還不出去一面又罵小丫頭們瞎了

心的他不知道你們也不說給他小了頭們都說我們攆他、不出去說他、又不信如今帶累我們受氣你可信了我們到不去的地方还不笑又去伸手動嘴的口了一面說一面推他出去堵下幾個等空盒家伙的婆子見他出來都笑道嫂子也沒用鏡子照一照就進去了羞的那婆子又恨又氣只得忍耐下去芳官吹了几口宝玉笑道好了仔細傷了氣你嚐一口可好了沒有芳官只當是頑話只是笑着看襲人等襲人道你就嚐一口說好了遞與宝玉、喝了半碗吃了几片笋又吃了几碗粥就罷了衆人揀收出去了小丫頭捧了沐盆盥漱已畢襲人等出去吃飯宝玉使個眼色與芳官、本自伶俐又學幾年戲何事不知便粧說頭疼不吃飯了襲人道既不吃飯你就在屋里作伴兒把這粥給你啣着冷兒一時餓了再吃說着都去了這里宝玉和他只二人宝玉便

將方才從火光發起如何見了藕官又如何謊言護庇又如何藕官叫我問你從頭至尾細細的告訴他一遍又問他祭的果係何人芳官聽了滿面含笑又嘆一口氣說道這事說來可嘆又可嘆宝玉聽了忙問如何芳官嘆道你說他祭是誰祭的是死了的蘅官宝玉這是友誼也應當的芳官笑道那里是友誼他竟是瘋傻的頭說他自己是小生蘅官是小旦常做夫妻雖說是假的每日那些曲文排場皆是真正溫存體貼之事故此二人就瘋了雖不做戲尋常飲食起坐兩個人竟是你思我愛蘅官一死他哭的死去活來至今不安所以每節燒紙後來補了蓋官我們一般的溫柔體貼也曾問他得新棄舊的他說這又有個大道比如男子喪了妻或有必當續弦者也必要續弦為甚便只是不把的去過不提便是情深意重了若一味因死的不續孤守一世虧

了大節也不是理死者反不安了你說可是又瘋又說說來可是可咲寶玉  
聽說了這篇說話獨合了他的獸性不覺又是歡喜又是悲嘆又稱奇道純  
說天既生這樣人又何用我這鬚眉濁物玷辱世界因又忙拉芳官囑道既  
如此說我也有一句話囑咐他我若親對面與他講未免不便須你告訴他  
芳官問何事寶玉已後道斷不可燒紙錢這紙錢原是後人異端不是孔子的遺  
訓已後逢時按節只備一個爐到日隨便焚香一心誠虔就可感格了愚人原  
不知無論神佛死人必要分出等例各式各例樣的除不知只一誠心二字為主  
即值蒼皇流離之日雖連香亦無隨便有土有草只以潔淨便可為祭不獨死  
者為祭便是神鬼佛也來享的你瞧：我那案上只設一爐了不論日期時常焚香  
他們皆不知原故我心里却各有所因隨便有新茶便供一鐘茶有新水就供



一盞水或有鮮花或有鮮果甚至于葷羹腥菜只要心誠意潔便是佛也  
都可來享所以說只在敬不在虛名也以後快命他不可再燒紙芳官聽了  
便答應着「一時吃過飯便有人回老太太：太：回來了」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五十九回

柳葉渚邊噴鶯啼燕

絳雲軒裡召將飛符

話說室玉多添了一件衣服著揚杖前性前邊來都見過因每日辛苦都要早些歇息  
一宿無話次日五鼓又往朝中去離送靈日不遠駕馮瑋琥珀翡翠玻璃四人都  
忙着打點賈母之物玉釧彩雲彩霞等皆打疊王夫人之物當面查點與跟隨  
的管事的媳婦們子跟隨的一共大小六個了六幾十個老婆子媳婦子男人不美連  
日收拾馱轎器械駕馮與玉釧兒皆不隨去只看屋子一面先先打預發帳幔  
鋪陳之物先有四五個媳婦並幾個男人領了出來坐了几輛車遠道先至下  
處鋪陳安插等候臨日賈母帶着費妾坐一乘馱轎王夫人在後亦坐一乘馱

轎賈珍騎馬率了衆家丁護衛又有几輛大車與婆子了襲等坐並放些隨換的衣色等件是日薛姨媽尤氏率領諸人直送至大門外方回賈璉恐路上不便一向打發了他父母起身赶上賈母王夫人駝轎自己也隨後帶領家丁押後跟來榮府內賴大添派人丁上夜將兩處所院都關了一應出入人等皆走西邊小角門日落時便命关了儀門不教人出入園中前後東西角門亦皆閉鎖只留王夫人大房之後帶係他姊妹出入之門東邊通薛姨媽的角門這兩門因在內院不必閉鎖里面死夾和玉釧兒也各將上房关了自領了襲等子下房去安歇每日林之孝之妻進來帶領十來個婆子上夜穿堂內又添了許多小廝們坐更打梆子已安插得十分妥當一日清曉寶釵春困已醒懶懶惟下榻微覺輕寒啟戶視之見園中土潤苔青原來五更時落了几点微雨于是喚

起湘雲等人來一面梳洗湘雲因說兩腮作癢恐又犯了杏癩癬因問寶釵要些薔薇膏來寶釵道前兒剩的都給了妹子因說顰兒配了許多我正要和他要些因今年竟沒發癢就忘了因命鶯兒去取些來鶯兒應了繞去時蕊官便說我同你去順便瞧了藕官說着一徑同鶯兒出了蘅蕪苑二人你言我語一向行走一面說笑不覺到了杏葉渚順着柳堤走來因見柳葉繞吐淺碧綠若垂金鶯兒便笑道你會拿着柳條子編東西不會蕊官嘆道編什麼東西鶯兒道什麼編不得頑的使的都可等我摘些下來帶着這葉子編個花籃兒採了各色花放在裡頭纔是好頑呢說着且不去取硝且伸手挽翠披金採了許多的嫩條命蕊官拿着簪兒恰一行走一行編花籃隨路見花便採一二枝編出一個玲瓏過樑的籃子枝上自有本來翠葉滿佈將花放上却也別致有趣喜

的葢官笑道姐：給了我罷。鶯兒道：這一個借們送林姑娘回來，借們再多採些編几个大家頑說着，來至滿湘館中，代玉也正晨粧，見了籃子，便笑說：這個新鮮花籃是誰編的？鶯兒笑說：我編了送姑娘頑的。代玉接了，笑道：怪道人讚你的手巧，這頑意見却也別致。一面瞧了一面，便命紫鵲掛在那里。鶯兒又問候了薛姨媽，方和代玉要頑。代玉忙命紫鵲包了一包，遞與鶯兒。代玉又道：我好了，今日要出去。你回去說與姐：不用過來問候媽了，也不敢勞他來。瞧我梳了頭，同媽姓你那里去連飯也端了那里去吃。大家熱鬧些。鶯兒答應了出來，便到紫鵲房中找葢官，只見藕官與葢官二人正說得高興，不能相捨。因說：姑娘也去呢。藕官先同我們去，等着。豈不好？紫鵲听如此說，便也說道：這話，倒是他這里淘氣的，也可厭。一面說，一面便將代玉的匙箸用一塊洋巾包

了交與藕官道你先帶了這個去也笑一盪差使了藕官接了笑嘻嘻同他二人  
出來一徑順着柳堤走來鶯兒便又採些柳條越性坐在山石上編起來又命  
蕊官先送了硝去再來他二人只顧愛看他編那里捨得去鶯兒只顧催說你  
們再不去我也不編了藕官便說我同你去了再快回來二人方去了這里鶯  
兒正編只見何婆的小女春燕走來笑問姐：織什麼呢正說着蕊官二人也  
到了春鬼燕便向藕官道前兒你到底燒什麼紙被我姨媽看見了要告你沒告  
你到被室玉賴了他一大些不是氣的他一五一十告訴我媽你們在外頭這  
二三年積了些什麼孽恨如今還不解開藕官冷笑道有什麼孽恨他們不知  
且反怨我們恨了在外頭這兩年別的東西不笑只笑我們的米菜不知賺多少  
家去閤家子吃不了還有每日買東買西賺的錢在外邊我們使他們一使兒

就怨天怨地的你說：可有良心春燕嘆道他是我的媽媽也不好向着外人反說他的怨不得宝玉說女孩兒未出嫁是顆無價之寶珠出了嫁不知怎麼就變出許多的不好的毛病來雖是顆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顆死珠了再老了更變的不是珠子竟是魚眼睛了分明一個人怎麼變出三樣來這話雖是混話到也有些不差別人不知道只說我媽和姨媽他老姊妹兩個如今越老了越把錢看的真了先時大姐兒兩個在家抱怨沒個差使沒個進益幸虧有了這園子把我<sup>他</sup>排進來可巧把我<sup>份</sup>到怡紅院家里省了我一個人的費用不算外每月還有四五百錢的餘剩這也還說不殺後來老姊妹二人都派到梨香院去照看他們藕官認了我姨媽芳官認了我媽這几年着實寬裕了如今挪進來也笑散開手了還只無厭你說好笑不好笑我姨媽到和藕官吵了



接着我媽為洗頭就和芳官吵芳官連要洗頭也不給他洗昨日得月錢推不去了買了東西先叫我洗我想了一想我自有的錢就沒錢要洗時不管襲人情要麝月那一個跟前和他們說一教也都容易何必借這個光兒好沒意思所以我不洗他又叫我林：小鴉兒洗了才叫芳官果然就吵起來接着又要給宝玉吹湯你說可笑麼？人我見他一進來我就告訴那些規矩他只不信只要強做<sup>知道</sup>知道的<sup>一定</sup>是討個沒趣兒。幸虧園里的人到後人都記的清楚誰是誰的親故若有人記得只有我們一家人吵什麼意思呢？你這會子又跑<sup>了</sup>美<sup>了</sup>這一個<sup>這</sup>帶地上的東西都是我姑娘管着得<sup>一</sup>得<sup>了</sup>這地方比得<sup>了</sup>永遠基業還利害每日早起晚睡自己辛苦了還不笑每日逼着我們來照着生恐有人連逼又怕誤了我的差使如今進來了老姑嫂兩個照着得<sup>謹</sup>：慎：一根州也不

許人動你還摘這些花兒又折他的嫩樹他們即刻就來仔細他們抱怨鶯兒道別人亂折亂摘使不得獨我使得自從分了地基之後每日里各皆有分例吃的不用筭單管花草頑意見誰管什麼每日誰就把各房里姑娘丫頭戴的必要各色送些折枝的去還有插瓶的惟有我們說了一聲不用送等要什麼再和你們要竟沒有要過一次我今便指些他們也不好意思說的一語未了他姑娘果然拉了拐棍走來鶯兒春燕等忙讓坐那婆子見採了許多嫩柳又見藕官等都抹了許多鮮花心內便不受用看着鶯兒編又不好說什麼便說春燕道我叫你來照看照看你就會存頑不去了倘或叫起你來你又說我使你了拿我做隱身符咒你來樂春燕道你老又使我又怕這會子反說我難道把我劈做八瓣子不成鶯兒笑道姑媽你別信小燕的話這都是他摘下來

的煩我給他編我揮他：不去春燕笑道你可少頑兒你只顧頑兒他老人家就認真了那婆子本是愚頑之輩魚之年近昏耗惟利是命一絲情面不帶正心疼肝斷無計可施听鶯兒如此說便以老賣老拿起拄杖來向春燕身上擊上几下罵道小蹄子我說着你：還和我強嘴兒呢你媽恨的牙根癢要撕你的肉吃呢你還來和我強柳子似的打的春燕又愧又急哭道鶯兒姐：頑話你老就認真打我：媽為什麼恨我：又沒胡有說了洗臉水有什麼不是鶯兒本是頑話忽見婆子認真動了氣忙上去拉住笑道我纔是頑話你老人家打他我豈不愧那婆子道姑娘你別管我們的事難道為姑娘在這裡不許我管孩子不成鶯兒听見這般蠢話便堵氣紅了臉撒了手冷笑道你老人家要管那一刺管不得偏我說了一句頑話就管他了我看你老管去說着便坐下仍編柳

籃子偏又有春燕<sup>的</sup>出來出來找他喊道你不來昏水在那里做什麼呢那婆子便接轂兒道你來照：你的女兒連我也不服了在那里<sup>隨</sup>排揎我呢那婆子一面走過來說姑奶：又怎麼了我們了頭眼里沒娘罷連<sup>了</sup>姑媽也沒了不成鶯兒見他娘來了只得又說原故他姑娘那里客人說話便將石上的花柳與他娘照道你照：你女兒這座大孩<sup>兒</sup>頑的他先領着人遭遇我：怎麼說人他娘也正為芳官之氣未平又恨春燕不遂他的心便走上來打耳刮子罵道小婦人能上<sup>了</sup>幾年你也跟那起輕狂浪小婦學怎麼就管不得你們了乾的<sup>我</sup>你管不得你是我屋里吊出來的難道也不敢管你不成既是你們這起蹄子到的去的地方我到不去你就該死在那里伺候又跑出來浪汗一面又抓起柳條子來直送到他臉上問道你<sup>這</sup>叫作什麼這編的是你娘的屁鶯兒忙道那是

我們編的你老別指桑罵槐那婆子深妒襲人晴雯一干人已知凡房中大些  
的了襲都比他們有些體統權勢凡見了這一干人心中又畏又讓未免又氣  
又恨亦且透怒于衆復又看見了藕官又是他令姊的冤家四處湊成一股怒  
氣那春燕啼哭着往怡紅院去了他娘又恐問他為何哭怕他又說出自己打  
他又要受晴雯等之氣不免着起急來又忙喊道你回來我告訴你再去春燕  
那里肯回來急的他娘跑了去又拉他：回頭看見便也往前飛跑他娘只顧  
趕他不防脚下<sup>滑</sup>滑倒引的鶯兒三個人反都笑了鶯兒便賭氣將花柳皆  
擲于河中自回房去這里把个婆子心疼的只念佛又罵促狭小蹄子遭這了  
花兒雷也是要打的自己且插花與各房送去不提却說春燕一直跑入  
院中頂頭遇見襲人往代玉處去問安春燕便一把抱住襲人說姑娘救我

我娘又打我呢。襲人見他娘來了，不免生氣，便說道：「三日兩頭兒打了乾的打親的，還是買弄你女兒多。還是認真不知王法。這婆子不<sub>該</sub>不<sub>該</sub>日見襲人不<sub>該</sub>言不語是好性的，便說道：「姑娘你不知道，別管我們鬧事，都是你們繼的。這會子還管什麼？說着便又趕着打襲人氣的，轉身進來見麝月正在海棠下瞭手中，听得如此，喊鬧便說：「姐，別管着他怎樣，一面使眼色與春燕、春燕會意，便直奔了寶玉去。衆人都笑說：「這可是沒有的事，都鬧出來了。麝月向婆子道：「你再略煞一煞氣兒，難道這些人的臉面和你討一個情，還討不下來不成？那婆子見他女兒奔到<sub>寶</sub>玉身邊去，又見寶玉拉了春燕的手，說：「別怕有我呢。春燕又一行哭，又一行說：「把方才黨兒等事都說出來。寶玉越發急起來，說：「你只在這里鬧也罷了，怎麼連親戚也都得罪起來。麝月又向婆子及衆人道：「怨不

得這嫂子說我們管不着他們的事我們雖無知錯管了如今請出一個管得着的人來管一管嫂子就心伏口伏也知道規矩了使回頭叫小了頭子去把平兒給我們叫來平兒不得閑就把林大娘叫了來那小了頭應了就走衆媳婦上來笑說嫂子快求姑娘們叫回那孩子罷未平姑娘來了可就不好了那婆子說道憑你那个平姑娘來也憑个理沒有娘管女兒大家管着娘的衆人笑道你當是那個平姑娘是二奶；屋里的平姑娘他有情呢說你兩句他一翻臉嫂子你吃不了兜着走說話之間只見小了頭子回來說平姑娘正有事問我作什麼我告訴了他；說既這樣且攆他出去告訴了林大娘在角門外打他四十板子就是了那婆子听如此說自不捨得出去便又淚流滿面央告衆人等說好容易我進來了况且我是寡婦家里沒人正好一心無望的掛在裡頭

伏侍姑娘們姑娘們也便宜我家里又有些較過我這一去又要去自己生火  
過活將來不免又沒了過活襲人見他如此早又心軟了便說你既要  
在這里又不守規矩又不听說又亂打人那里弄你這個不曉事的來  
天：開口也叫人笑話失了體統晴雯道理他呢打發去了是正經誰和他去  
對嘴對舌的那婆子又夾衆人道我雖錯了姑娘們吩咐了我已後改過姑娘  
們那不是行色積德好一面又夾着燕道原是我為打你起的究竟沒打成你我  
如今反受了罪你也替我說：宝玉見如此可憐只得留下吩咐他不可再開  
那婆子趕來一一的謝過了去只見平兒走來問係何事襲人等忙說已完了  
不必再提平兒笑道得饒人處且饒人得省的將就着些事也罷了能去了几  
日只听各處大小人兒都作起反來了一處不了又一處叫我不知管那一處



的是襲人笑道我只說我們這里反了原來還有几處平兒笑道這笑什麼正和玳大奶二笑呢這三四日的工夫一共大小出來了八九件了你這里是極小的笑不起數兒來還有大的可氣可笑之事不知襲人問他果來何事且听  
下回分詳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來茯苓霜

話說襲人回問平兒何事這等忙亂平兒笑道都是世人想不到的就來也好笑等几日告訴你如今沒頭緒况且也不得鬧兒一語未了只見李紈的丫襲來了說平姐可在這里奶：等你：怎麼不去了平兒忙轉身出來口內笑說來了：襲人等笑道他奶：病了他又成了香餅：了都搶不到手平兒去了不提宝玉便叫春燕你跟你媽去到宝姑娘房裏給鶯兒几句好話聽：也不可白得罪了他春燕答應了和他媽出去宝玉又隔窗說道不可當着宝姑娘說仔細反叫鶯兒受教導娘兒兩個應了出來一壁走着一面說閑話

兒春燕因向他娘道我素日勸你老人家再不信何苦鬧出沒趣來才罷他娘  
笑道小蹄子你走罷俗語道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我如今知道了你又說來被  
問着我春燕笑道媽你若安分守己在這屋裏長久了自有許多的好處且  
告祈勸你句話宝玉常說將來這屋裏的人無論家里外頭的一應我們這些人  
他都要回太：全放出去與本人父母自便呢補前文你只說這一件可好不  
好他娘聽說喜的忙問這話果真春燕道誰可扯這謊做什麼婆子听了便念  
佛不絕當下來至蘅蕪院中正值宝釵代玉薛姨媽等吃飯鶯兒自去沏茶春  
燕便和他媽一送到鶯兒前陪笑說方纔言語冒撞了姑娘莫嗔莫怪特來陪  
罪等語鶯兒忙笑讓坐又到茶他娘兒兩個說有事便作辭回來忽見蕊官趕  
出叫媽：姐：畧站一站一面走上來遞了一個紙包與他們說是薔薇硝帶

與芳官去擦臉春燕笑道你們也太小氣了還怕那里沒這個與他巴巴的你又弄一色給他去蕊官道他是他的我送的是我的好姐二千萬帶回去罷春燕只得接了娘兒兩個回來正值賈環賈琮二人來問候寶玉也繞進去春燕便向他娘說只我進去罷你老不用去他娘听了自此便百依百隨的不敢低強了春燕進來宝玉知道回復便先點頭春燕知意便不再說一語畧站了一站便轉身出來使眼色與芳官芳官出來春燕方悄悄<sub>的</sub>說與他蕊官之事並與了他硝宝玉並無與琮環可談之語回笑問芳官手里是什麼芳官便忙遞與寶玉瞧又說是擦春癩的醬薇硝宝玉笑道虧他想得到賈環听了便伸着頭瞧了一瞧又聞馮一股清香便灣着腰向執桶內掏出一張紙來拿把着笑說好哥：給我一半兒宝玉只得要與他芳官心中因是蕊官之贈不肯與別人

連忙攔住笑說道別動這個我另拿些來宝玉會意忙笑色上說道快取來芳官接了這個自去收好便從奩中去尋自己常使的啟妝看時奩內已空心中疑惑早間還剩了些如何沒了因問人時都說不知麝月便說這會子且忙着問這個不過是這屋里人一時短了你不管拿些什麼給他們他們那里看得出來快打發他們去了僭們好吃飯芳官听了便將些茉莉粉色了一色拿来寶珠見了就伸手来接芳官便忙向炕上一擲寶珠只得向炕上拾了揣在懷內方作辭而去原來賈政不在家且王夫人等又不在家賈環連日也便粧病逃學如今得了確與頭來找彩雲正值彩雲和趙姨娘閑談賈環嘻笑向彩雲道我也得了一色好的送你擦臉你常說蓋薇硝擦癬比外頭的銀硝強你且看：可是這個彩雲打開一看嗤的一聲笑了說道你是合誰要來

的賈環便將方纔之事說了彩雲笑道這是他們哄你這鄉老呢這不是硝  
這是茉莉粉賈環看了一看果然比先的帶些紅色聞也是噴香因笑道這  
也是好的硝粉一樣留着擦罷自是比外頭買的高便好彩雲只得收了趙媽  
娘便說有好的給你誰叫你要去了怎怨他們要你依我要你依我拿了去照  
臉搽給他去趁着這回子撞死的撞去了挺牀的便挺牀吵一出子大家別心  
淨也美是報仇莫不是兩個月之後還找出這個渣兒來問你不成便問你  
也有話說宝玉是哥、不敢冲撞他罷了他道他屋裡的貓兒狗兒也不敢去  
問、不成賈環聽說便低了頭彩雲忙說這又何苦生事不管怎樣忍耐些罷  
了趙媽娘道你快休管橫豎與你無干乘着抓住了理罵給那些浪淫婦們一  
頓也是好的又指賈環道呸你這下流沒到性的也只好受這些毛崽子的氣

平白我說你一句兒或無心中錯拿了一件東西給你：到會扭頭暴筋  
瞪着眼毆摔娘這會子被那起屁崽子耍弄也罷了你明兒還想這些家里人  
怕你呢你沒有屁本事我也替你羞賈環听了不免又愧又急又不敢去只捧  
手說道你這麼會說你也不敢去指使了我去鬧倘或往學里告去捱了打你  
敢自不疼呢遭：兒調唆了我鬧去鬧出事來我捱了打罵你一般也低了  
頭這會子又調唆我去鬧頭們去鬧你不怕三姐：你敢去我就伏你只這  
一句話便戳了他娘的肺便喊說我腸子爬出來的我再怕不成這屋裡越添  
有動話个活頭兒了一面說一面拿了那色子便飛也似往園中去求彩雲死勸不住只  
得躲入別房賈環便也躲出儀門自去頑耍趙姨娘直進園子正是一頭火頂  
頭正遇見藕官的乾娘夏婆子走來見趙姨娘走來恨的走來回問姨奶奶：那



去趙姨娘又說你瞧：這屋里連三日兩日進來的唱戲的小粉頭們都三般兩樣拈人分兩放小茉莉碟兒了若是別一個我还不恼着叫這些小姑娘扭丟了逃成了什麼夏婆子听了正中已懷忙問回何趙姨娘恁將芳官以粉作硝鞋梅賈珠之事說了夏婆子道我的奶：你今日纔知道這笑什麼事連昨日這一個地方他門私自燒紙錢宝玉還擱到頭人家還沒拿進個什麼兒來就說使不得不干不淨的忌諱這燒紙到不忌諱你老想一想這屋里除了太：誰還大似你：老自己掌不起来但凡掌起來的誰还不怕你老人家如今我想乘着這幾個小粉頭兒恰不是正頭債債得罪了他們也有限的快把這兩件事攅攅着禮扎個筏子我在傍作証據見你老把威風抖一抖以後也好爭別的禮便是奶：姑娘們也不好為那起小粉頭子說你老的趙姨娘听了這話亦發有理

便說燒紙的事不知道你却細細的告<sup>訴</sup>我夏婆子便將前事一一的說了又說你只管說去倘或鬧起還有我們幫着你呢趙姨娘听了越發得了意仗着胆子便一送到了怡紅院中可巧宝玉聽見代玉在那里便往那里去了芳官正與襲人等吃飯見趙姨娘來了便都起身笑讓姨奶奶：吃飯有什麼事這麼忙趙姨娘也不答話走上來便將粉照着芳官臉上撒來指着芳官罵道小淫婦你是我銀子錢買來學戲的不過娼婦粉頭之流我家里下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貴些的你都會看人下菜碟兒宝玉要給東西你攔在頭里莫不是要了你的了拿<sup>這</sup>個哄他你只當他不認得呢好不好他們是手足都是一樣的主子那里有你小看他芳官那里禁得住這話一行哭一行說沒了硝我纔把這個給他的若說沒了又恐他不信難道這不是好的我便學戲也沒往外頭

去唱我一個女孩兒家知道什麼是粉頭麪頭的姨奶奶；犯不着來罵我；又不是姨奶奶；家買的梅香拜把子都是奴幾呢；襲人忙拉他說休胡說趙姨娘氣的便上來打了兩個耳刮子襲人等忙上來拉勸說姨奶奶；別和他小孩子一般見識等我們說他芳官捱了兩下打那里肯依便抬頭打滾潑哭潑鬧起來口內便說你打得起我麼你照；那模樣兒再動手我叫你打了你去還活着便撞在懷里叫他打衆人一面勸一面拉他晴雯悄悄拉襲人說別管他們讓他們鬧去看怎麼鬧交如今亂為王了什麼你也來打我也來打都這樣起來還了得呢外面跟着趙姨娘來的一干的人聽見如此心中各；稱愿都念佛說也有今日又有那一干懷怨的老婆子見打了芳官也都稱愿當下藕官蕊官等正在一處作耍湘雲的大花面葵官寶琴的葦官兩個聞了此信慌忙

找着他兩個說芳官被人欺侮借們也沒趣湏得大家破着大鬧一場方爭過  
氣來四人終是小孩子心性只顧他們情分上義憤便不顧別的一齊跑入怡  
紅院中蓋官先便一頭幾乎不曾將趙姨娘撞了一跌那三個也便擁上來放  
鼓大哭手撕頭撞把個趙姨娘裹住晴雯等一面笑一面假意去拉急的襲人  
拉起這個又跑了那個口內只說你們要死有委曲只好說這沒理如何使得  
趙姨娘反沒了主意只好亂罵蓋官竊官兩個一邊一個抱住左右手蔡官蓋  
官前後頭頂住四人只說你只打死我們四個就罷芳官直挺挺倚在地下哭  
得死過去正沒開交誰知晴雯早遣春燕回了探春當下尤氏李紈探春三人  
帶着平兒與衆媳婦走來將四個喝住問起原故趙姨娘便氣的瞪着眼粗  
了筋一五一十說個不清尤李兩個不答言只甚么喝禁他四人探春便嘆氣說這

是什麼大事，姨娘也太肯動氣了。我正有一句話要請姨娘商議，怪道了頭說不知在那里，原來在這里生氣呢。快同我來。尤氏李氏都笑說：「姨娘請到廳上來，偕們商量。」趙姨娘無法，只得同他三人出來。口內猶說長說短，探春便說：「那些小丫頭子們原是些頑意，喜歡呢和他說，笑，不喜歡便可以不理他。便他不好了，也如同貓兒狗兒，被咬了，下下子可怨就怨不<sup>惹</sup>過。時也只該叫了管家媳婦們去說給他去，責罰何苦自己不尊重大，小喝失了體統。你瞧周姨娘怎不見人欺他，也不尋人去我勸姨娘，且回房去煞。性兒別听那些混帳人的調唆，沒的惹人笑話。自己歎白給人作<sup>笑話</sup>粗活，心里有二十分的氣也。忍耐這几天等太太回來，自然料理。一夕話說得趙姨娘閉口無言，遂得回房去了。這里探春氣的和尤氏李氏說：「這麼大年紀行出來的事，也不叫。」

人教伏這是什麼意思值得吵一吵並不留體統耳躲又軟心里又沒有計  
美這又是那起沒臉面的奴才們的調停作弄出個試人替他們出氣越  
想越氣因命人查是誰調唆的媳婦們只得答應着出來相視而笑都說是大  
海里那里尋針去只得將趙姨娘的人並園中喚果盤詰却說不知道眾人沒  
法只得回探春一時難查慢二訪查凡有口舌不妥的一概來回了責罰  
探春氣漸二平服方罷可巧艾官便悄悄二的回探春說都是夏媽和我們素日  
不對每二的造言生事前兒賴藕官燒紙章虧是宝玉叫他燒的宝玉自己應  
了他總沒話說今兒我與姑娘送手帕去看見他和姨奶奶二在一處說了半天喊  
二喳二的見了我纔走開了探春听了雖知情樂亦料定他們皆一黨本皆淘  
氣異常便只答應也不肯據此為實誰知夏婆子的外孫女兒蟬姐兒便

是探春處當後的時常與房中了鬚們買東西呼喚人衆女孩兒都和他好這  
日飯後探春正上廳理事翠墨在家看屋子因命蟬姐出去叫小兒買糕去  
蟬兒便說我纔掃了個大園子腰腿生疼的你叫個別的去罷翠墨笑說我又  
叫誰去你趁早兒去我告訴你一句好話你到後門順路告訴你老娘防着些  
兒說着便將艾官告他老娘話告訴了他蟬姐听了忙接了錢道這一个小蹄子  
也要捉弄人等我告訴去說着便起身出來至後門邊只見廚房內此刻手閑  
之時都坐在塔砌上說閑話呢他老娘亦在內蟬兒使命一個婆子出去買糕  
他且一行罵一行說將方纔之話告訴與夏婆子听了又氣又怕便欲去找艾  
官問他又欲往探春前去訴冤蟬兒忙攔住說你老人家去怎麼說呢這話怎  
得知道的可又叨登不好了說給你老防着就是了那里忙到這一時兒正

說着忽見芳官走來扒着院門笑向廚房中柳家媳婦說道柳嫂子宝二爺說  
了晚飯的素菜要一樣涼的酸的東西只別攔上香油弄膩了柳家的笑  
道知道今兒怎<sup>麼</sup>遣你來了告訴這<sup>麼</sup>一句要緊話你不嫌臟進來<sup>罷</sup>兒不是  
芳官纔進來忽有一個婆子手里托了<sup>些</sup>糕來芳官便戲道誰買的熱糕我先  
嚐一塊兒<sup>嚐</sup>兒一手接了道這是誰家買的你們還稀罕<sup>罕</sup>這個柳家的見了  
忙笑道芳姑娘你喜吃這個我這里有纔買下給你姐吃的他不曾吃還收  
在那里乾淨沒動呢說着便拿了一碟出<sup>來</sup>遞與芳官又說你等我進去  
替你頓口好茶來一面進去現通開火頓茶芳官便擎着熱糕問到<sup>些</sup>兒臉上  
說希罕吃你那糕這個不是糕不成我不過說着頑罷了你給我磕個頭我也  
不吃說着便將手內的糕一塊一塊的<sup>擲</sup>了擲着打雀兒頑口內笑說柳



嫂子你別心疼我回來買二斤給你小蟬氣的怔怔的聽着冷笑道雷公老爺  
也有眼睛怎不打這作孽的他還氣我呢我可拿什麼比你們又有人  
進貢又有人作乾奴才溜。你們好上好兒為的幫襯着說句話兒衆媳婦  
都說姑娘們罷呀天：見了就咕唧有幾個伶透的見了他們對了口  
怕又生事都掣起脚來各自走開了當下蟬兒也不敢十分說他一面咕唧着  
去了這裏柳家的見人散了忙出來和芳官說前兒那話兒說了不曾芳官道  
說了等一二日再提這事偏那趙不死的又和我鬧了一場前兒那玫瑰露姐  
：吃了不成他到底可好些柳家的道可不都吃了他愛的什麼是的又不好  
問你再要的芳官道不值什麼等我再要些來給他就是了原來這柳家的有  
個女兒今年纔十六歲雖是廚役之女却生的人物與平襲紫鴛鴦類因他排

行第五回叫他是五兒五月之柳回素有的疾故沒得差使近因柳家的見室玉房中的了使襲美使爭且又聞得室玉將來都要放他們故如今要送他到那里應名兒正無頭路可巧這柳家的是梨香院的差役他最小意殷勤伏侍得芳官一千人比別的乾娘還好芳官等亦待他們極好如今便和芳官說了央芳官去與寶玉說室玉雖是依允只是近日病着又見事多尚未說得前言少述且說當下芳官回至怡紅院中回復了寶玉室玉正在聽見趙姨娘廝吵心中自是不悅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只得等吵完了打听着探春勸了他去後方從蘅蕪院回來勸了芳官一陣方大家安靜今見他回來又說還要些玫瑰露與柳五兒吃去室玉忙道還有的我飛又不大吃你都給他去罷說着命襲人取了出來見瓶中亦不多遂連瓶與了他芳官便自擄了瓶與他去正值柳家的

帶進他女兒來散悶在那邊畸角子上一帶地方兒狂了一回便回到廚房內正吃茶歇脚兒芳官拿了一個五寸來高的小玻璃瓶來迎亮照看裡面小半瓶胭脂一般的汁子還道是寶玉吃的西洋葡萄酒母女兩個忙說快拿鏟子盪滾水你且坐下芳官笑道就剩了這些連瓶子都給你們罷五兒聽了方知是玫瑰露忙接了謝了又謝芳官又問他好些五兒道今兒精神些進來狂：這後邊一帶也沒什麼意思不過見些大石頭大樹和房子後牆正經好景致也沒看見芳官道你為什麼不往前去頭柳家的道我沒叫他往前去姑娘們也不認得他倘有不對眼的人看見了又是一番口舌明兒托你携帶他有了房頭怕沒有人帶着他狂呢只怕狂賦了的日子還有呢芳官听了笑道怕什麼有我呢柳家的忙道嗳喲：我的姑娘我們的頭皮兒薄比不得你們說着又

到了茶來芳官那里吃這茶只漱了一口就走了柳家的說道我這里占着手  
五了頭送：五兒便送出來因見無人又拉着芳官說道我的話到底說了沒  
有芳官笑道難道哄你不成我聽見屋裡正經還少兩個人的窩兒並沒補上  
一個是紅玉的璉二奶：要去還沒給人來一個是鬍兒的也還沒補如今要  
你一個也不笑過分皆因平兒每：的和襲人說凡有動人動錢的事得挨的  
且挨一日更好如今三姑娘正要掣人扎筏子呢連他屋里的都駁了兩三  
件如今正要尋我們屋里的的事沒尋着何苦來往經里確去倘或說些話駁了  
那時老了到難回轉不如等冷一冷老太：太：心閉了憑是天大的事先和  
老的一說沒有不成的五兒道難如此說我却性急等不得了趁如今挑上來  
了一則給我罵爭口氣也不枉養我一場母為二則添上月錢家里又從容些為二

家中三則我的心開一開只怕這病就好了便是請大夫吃藥也省了家里的錢芳官道我都知道了你只放心二人別過芳官自去不提單表五兒回來與他娘深謝芳官之情他娘回說再不承望得了這些東西雖然是個珍貴物兒却是吃多了也氣動熱竟把這個到些送個人去也是個大情五兒問送誰他娘道送你舅二的兒子昨日熱病也想這些東西吃如今我到半盞與他去五兒听了半日沒言語隨他媽倒了半盞子去將剩的連瓶便放在家伙厨內五兒冷笑道依我說竟不給他也罷了倘或有人盤問起來到又是一場事了他娘道那里怕起這些來還了得了我們辛苦二的裡頭賺些東西也是應當的難道是賊偷的不成說着一逕去了直至外邊他哥家中他外甥姪子正倚着一見了侄舅他哥嫂姪男無不歡喜現從井上取了涼粉吃了一碗心中一

暢頭目清涼剩的半盞用紙覆着放在桌上可巧又有家中几个小廝同他姪兒外甥  
素日相好的走來問候他的病內中有一小夥名喚錢槐者乃係趙姨娘之內姪他父母  
現在庫上管賬他本身又派跟賈環上學因他有些錢勢尚未娶親素日看上了柳家的  
五兒標緻和父母說了欲娶他為妻也曾央中保媒人再四求告柳家父母却也情愿爭奈  
五兒執意不從雖未明言却行正中已帶出父母未敢應允近日又想往園內去越發將此  
事丟開只等三五年後放來自向外邊擇婿了錢家見他如此也就罷了怎奈錢槐不得五  
兒心中又氣又愧發狠定要娶成配方了此愿今也同人來瞧望柳侄不期柳家的在內柳  
家的忽見一羣人來了內中有錢槐便推說不得閑起身便走了他哥嫂忙說姑媽怎麼  
不吃茶就走到難為姑媽記掛柳家的因笑道只怕裡面傳飯再閉了出來瞧姪子罷他嫂  
子回向抽簪內取了一個紙包出來拿在手內送了柳家的出來至牆角邊遞與柳家的又

笑道這是哥你昨兒在門上該班兒誰知道這五日一班竟偏冷淡一個外財沒發只有昨兒有粵東的官兒來拜送了上頭兩小簍子茯苓霜餘外給了門上人一簍作門禮你哥你分了這此這地方千年松柏最多所以單取了這茯苓的精液和了藥不知怎麼弄出這怪俊的白霜兒來說第一用人乳和着每日早起吃一鍾最補人的第二用牛奶子萬不得滾白水也好我們想着正且外甥女兒吃原是上半日打發小了頭子送了家去的他說鎖着門連外甥女兒也進去了本來我要瞧他去給他帶了去的又想主子們不在家各處嚴緊我又沒甚麼差使有要緊沒緊跑些什麼况是這兩日風聲聞得裡頭家反宅亂的倘或沾帶了倒值多的姑娘來的正好親自帶去罷柳氏道了生受作別回來到了角門前只見一個小公兒笑道你老人家那里去了裏頭三次兩滴叫人傳呢我們三四個人去找你老去了還沒來你老人家却從那里來了這條路又不是

家去的路我到疑心起來那柳家的笑罵道好猴兒崽子要知端的且听下回  
分解



# 石頭記

投鼠忌器室玉情贓 判冤決獄平兒情權

悲湘雲醉眠芍藥裯 歎香菱情解石榴裙

壽怡紅群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艷理親喪

賈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情小妹耻情歸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門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酸鳳姐大鬧寧國府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第卅一回 至七十回

內缺卅四回  
卅七回

脂硯齋九四閱評過

庚辰秋月定本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寶玉情賤

判冤決獄平兒情權

那柳家的笑道好猴兒崽子你親孀子找野老兒去了你豈不多得一个奴才有什么疑的別討我把你頭上的襍子蓋似的几根灰毛搨下來還不閉門讓我進去呢這小廝且不閉門且拉着笑說好孀子你這一進去好歹偷些杏子出來賞我吃我這里老等你若忘了時日後半夜三更打酒買油的我給你老人家開門也不答你應隨你乾叫去柳氏啐道發了昏的今年不比往年把這此東西都分給了衆奶子了一个个的不像拆破了臉的人打樹底下一過兩眼就像那鷓鴣似的不動他的菜子昨兒我從李子樹下一走偏有一个蜜蜂



兒往臉上一過我一招手兒偏你那好舅母就看見了他飛的遠看不真只當我摘李子呢就斥聲浪嚷喊起來說又是還誰沒供佛呢又是老太太：太太不在家還沒進鮮呢等進了上頭嫂子們都有分的到像誰害了饒癆等李子出汗呢叫我也沒好話說槍白了他一頓可是你舅母姨娘兩三個親戚都管着恁不和他們要的到和我來要這可是倉老鼠和老鴿去借糧守着的沒有飛着的有小廝笑道愛啣：沒有罷了說上這些閑話我看你老已後就用不着我了就便是姐姐有了好地方將來便呼喚着的日子多我們只要我們多答應他些就你有了柳氏听了笑道你這小猴精又搗鬼平白頭你姐姐有什麼好地方了那小廝笑道別哄我了早已知道了單是他們有內牽難道我們就沒有內牽不成我雖在這裡听哈裏頭却也有兩個姊妹成個體統的什麼事瞞了我們

正說着只聽門內又有老婆子向外叫小猴兒們快傳柳嬌子去罷再不來可就悞了柳家的听了不顧和小廝說話忙推進去笑說不必忙我來了一面來至廚房雖有几个同伴的人他們都不敢自尊單等他來調停分派一面問衆人五了頭那去了衆人都說終往茶房里找他們姊妹去了柳家听了便將茯苓霜攪起且按着房頭分派茶饌忽見迎春房里小了頭蓮花兒走來

總是寫春

景荷殘

說司棋姐姐說了要碗鷄蛋頓的嫩嫩的柳家道就是這樣尊貴不

知怎的今年這鷄蛋短的狠十個錢一個還找不出來昨兒上頭給親戚家送粥米去四五個買辦出去好容易纔湊三子十個米我那里找去你說給他改日吃罷蓮花兒道前兒要吃豆腐你弄了些餛的叫他說了我一頓今兒要雞蛋又沒有了什麼好東西我就不信連雞蛋都沒有了別叫我翻出來一面說

一面真个走來揭起菜箱一看只見里面果有十來個雞蛋說道這不是你就這么利害吃的是主子的我們的分例你為什麼心疼又不是你下的蛋怕人吃了柳家的忙丟了手里的計活便上來說道你少滿嘴里混受你娘終下蛋呢通共留下這几个預備菜上的澆頭姑娘們不要还不肯做上去呢預備接急的你們吃了倘或一声要起來沒有好的連雞蛋都沒了你們深宅大院水來伸手飯米張口只知雞蛋是平常物件那里知道外頭買賣的行市呢別說這个有一年連草根子還沒了的日子還有呢我勸他們細米白飯每日肥雞大鴨子將就些兒也罷了吃膩了鴿天天又鬧起故事來了雞蛋豆腐又是什麼麩筋醬蘿卜炸兒敢自到換口味只是我又不是答應你們的一處要一樣就是十來樣我到別伺候頭層主子只預備你們二層主子了罷蓮花兒听了便

紅了臉喊道說天天要你什麼來你說上這兩車子話叫你來不是為便宜却  
 為什麼前兒小燕來說晴雯姐姐要吃蘆蒿你怎麼忙的還問肉炒雞炒小燕  
 說暈的因不好總另叫你炒個麵筋的少攪油總好你忙的到說自己發昏趕  
 著洗手炒了狗頭兒似的親捧了去今兒反到拿我作筏子說我給眾人听柳  
 家的忙道阿彌陀佛這些人眼見的別說前兒一次就從舊年一立廚房以來  
 凡各房里偶然間不論姑娘姐兒們要添一樣半樣誰不是先拿了錢來另買  
 另添有的沒的名聲好听說我單管姑娘廚房省事又有利頭兒光笑起賬來  
 惹人惡心連姑娘帶姐兒們四五十人一日也只管要兩隻雞兩隻鴨子斤來個  
 肉一吊錢的菜蔬你們笑：句作什麼的連本項兩頓飯還撐持不住還攔的  
 住這個點這樣個點那那樣買來的又不吃又買別的去既這樣不如回了太太

多添些分例也像大厨房里預備老太太的飯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寫了天天轉着吃吃到一個月現筭道好連前兒三姑娘和宝姑娘偶然商議了要吃个油盐炒枸杞芽兒表現打發个姐兒拿着五百錢來給我我到喫起來了說二位姑娘就大肚子弥勒佛也吃不了五百錢的去这三二十个錢的事還預備的起趕着我送回錢去到底不收說賞我打酒吃又說如今厨在里头保不住屋里的人不去叨登一盞一醬那不是錢買的你不給不好給了你又沒的賠你拿着这个錢全當還了他們素日叨登的東西窩兒這就是明白体下的姑娘我們心里只替他念佛沒的趙姨奶奶听了又氣不受說太便宜了我隔不了十天也打發个小子頭子來尋這樣尋那樣我到好喫起來你們竟成了例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我那里有這些賠的正亂時只見司棋



又打發人來催蓮花兒說他死在這里怎<sup>3</sup>麼就不回去蓮花兒賭氣回來便拿了一篇話告訴了司棋司棋听了不免心頭起火此刻伺候迎春飯罷代了小了頭們走來見了許多人正吃飯見他來的勢頭不好都忙起身陪笑讓坐司棋便唱命小了頭子動手凡箱櫃所有的菜蔬只管丟出來喂狗大家賺不成小了頭子們扒不得一声七手八腳搶上一頓亂翻亂擲的衆人一面拉勸一面央告司棋說姑娘別悞听了小孩子的話柳嫂子有八个頭也不敢得罪姑娘說雞蛋准買是真我們總也說他不知好歹憑是什麼東西也少不得變法兒去他已經悟過來了連忙蒸上了姑娘不信瞧那火上司棋被衆人一頓好言方將氣勸的漸平小了頭們也沒得拌完東西便拉開了司棋連說帶罵鬧了一回方被中人勸去柳家的只好捧碗丟盤自己咕嘟了一回蒸了一碗<sup>雞</sup>蛋

令人送去司棋全潑了地下了那人回來也不敢說恐又生事柳家的打發他女兒喝了一回湯吃了半碗粥又將茯苓霜一節說了五兒听罢便心下要分些贈若官遂用紙另包了一半趁黄昏人稀之時自己花遮柳隱的來找若官且喜無人盤問一逕到了怡紅院門前不好進去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遠遠的望着有一盞茶時可巧小燕出來忙上前叫住小燕不知是那一個至跟前方看真切因問作什麼五兒嘆道你叫出若官來我和他說話小燕悄笑道姐：太惟急性了橫豎等十來日就來了只管找他做什麼方才使了他往前頭去了你且等他一等不然有什麼話告訴我告訴我告訴他恐怕你等不得只怕閨園門了五兒便將茯苓霜遞與了小燕又說這是茯苓霜如何吃如何補益我得了些送他的轉煩你遞與他就是了說畢作辭回來正走蓼溼一帶忽見

迎頭林之孝家的帶着几个婆子走來五兒藏躲不及只得上來問好林之孝問道我聽見你病了怎麼跑到這裏來五兒陪笑道因這兩日好些跟我媽進來散悶總因我媽使我到怡紅院送傢伙去林之孝家的說道這話爲了方纔我見你媽出來我纔開門既是你媽使了你去他如何不告訴我說你在這里呢竟出去讓我開門是何主意可知是你扯謊五兒听了沒話回答說原是我媽一早教我取去的我忘了換到這時我纔想起來了只怕我媽錯當我先出去了所以沒和大娘說得林之孝家的听他辭鈍色虛又因近日玉釧兒說那邊正房內失落了東西几个了頭對賴沒主兒心下便起了疑可巧小蟬蓮花兒並几个媳婦子走來見了這事便說道林媽：到要審：他這兩日他往這里頭跑的不像鬼：唧唧的不知幹些什麼事小蟬又道正事是昨兒玉釧姐姐說

太太耳房里的櫃子開了不少好些零碎東西連二奶奶打發平姑娘和玉釧姐：要些玫瑰露誰知也少了一確子若不是尋露还不知道呢蓮花兒笑道這話我没聽見今兒我到看見一個露瓶子林之孝家的正回這些事没生兒每日鳳姐兒使平姐兒催逼他此一聆言忙問在那里蓮花兒便說在他們廚房里呢林之孝家的听了忙命打了燈籠帶着衆人來尋五兒急的便說那原是室二爺屋里的芳官給我的林之孝家的便說不管你方官圓官現有了贓証我只呈報了憑你主子前辯去一面說一面進入廚房蓮花兒帶着取出露瓶忍還有偷的別物又細：搜了一遍又得了一包茯苓霜一並拿了帶了五兒來回李執與探春那時李執正回蘭哥兒病了不理事務只命去見探春探春已歸房人回進去了此嫗們都在院內納涼探春在內盪沐只有侍書回進去半

日出來說姑娘知道了叫你們找平兒回二奶去林之孝家的只得領出來到鳳姐兒那邊先找着了平兒平兒進去回了鳳姐鳳姐方纔歇下聽見此事便吩咐將他娘打四十板子撵出去永不許進二門把五兒打四十板子立刻交給庄子上或賣或配人平兒听了出來依言吩咐了林之孝家五兒啼的哭噯：給平兒跪着細訴芳官之事平兒道這也不難等明日問了芳官便知真假但這茯苓霜前日人送了來還等老太太太太回來看了纔敢打動這不該偷了去五兒見問忙又將他舅送的一節說了出來平兒听了嘆道這樣說你竟是个平白無辜之人拿你來頂缸此時天晚奶奶纔進了藥歇下不便為這點子小事去絮叨如今且將他交給上夜的人看守一夜等明日見我回了奶：再做道理林之孝家的不敢違拗只得帶了出來交與上夜的媳婦們看

守白便去了這理五兒被人軟禁起來一步不敢多走又兼衆媳婦也有勸  
他說不該做這沒行之事也有報怨說正緊紅更還坐不上來又丟個賊  
來給我們看倘或眼不見尋了死逃走了都是我們不是于是又有素日一干  
與柳家不睦的人見了這般十分趁愿都來奚落嘲戲他這五兒心內又氣又  
委屈竟無處可訴且本來怯弱有病這一夜思茶無茶思水無水思睡無睡  
枕鳴咽咽直哭了一夜誰知和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已不得時撵出他們  
去惟恐次日有變大家先起了个清早都悄悄的來買轉平兒一面送些東西  
一面又奉承他辦事簡斷一面又講述他母親素日許多不好平兒一一的都應  
着打發他們去了却悄悄的來訪襲人問他可果真芳官給他露了襲人  
便說露却是給芳官芳官轉給何人我却不知襲人于是又問芳官芳官啞了嘴

天跳地忙應是自己送他的芳官便又告訴了室玉室玉也慌了說露雖有了若勾起茯苓霜來他自然也寔供若聽見了是他舅門上得的他舅又有了不是豈不是人家的好意反被俗們陷害了因忙和平兒計議露的事雖完全是霜也是有的好姐：好你叫他說是也是芳官給他的就完了平兒笑道雖如此只是他昨晚已經同人說是他舅給的了如何又說你給的況且那邊所丟的露也是無主兒如今有贖証的白放了我去找誰還肯認衆人也未必心服情愛走來笑道太太那邊的露再無別人分明是彩雲偷了給環兒丟了你們可瞎說望平兒笑道誰不知是這个原故但今玉釧兒急的哭悄悄問着他應了玉釧也罷了大家也就混着不問了难道我們好意幾攬這事不成可恨彩雲不但不應他還擗玉釧兒說他偷了丟了兩個人窩里

發炮先炒的合府皆知我們如何粧沒事人少不得要查的除不知告失盜的就是賊又沒贓証怎麼說他宝玉道也罷這件事我也應起來就說是我嚇他們頑的悄悄的偷了太太的來了兩件事都完了襲人道也到是件陰險事保全人的賊名兒只是太太聽見又說你小孩子氣不知好歹了平兒笑道這也到是小事如今便從趙姨娘屋里起了贓來也容易我只怕又傷着一個好人的體面別人都別管這一个人豈不又生氣我可憐的是他不肯為打老鼠傷了玉瓶說這着把三個指頭一伸襲人等聽說便知他的<sup>說</sup>是探春大家都忙說可是這說<sup>話</sup>竟是我們這里應了起來的為是平兒又笑道也湏得把彩雲和玉釧兒兩個業障叫了來問準了他方好不然他們得了益不說為這<sup>個</sup>到像我沒了本事問不出來煩出這里來完事他們已後越發偷的不管的<sup>都</sup>



官了衆人等笑道正是也要你留个地步平兒便命人叫了他兩個來說道不用慌賊已有了玉釧兒先問賊在那里平兒道現在二奶之屋裏你問他什麼應什麼我心里明知不是他偷的可憐他害怕都承認這里寶二爺不過意要替他認一半我待要說出來但只是這做賊的意思又是和我好的一个姊妹寓主却是平常禮面有傷着一个小好人的體面因此爲難少不得央求寶二爺應了大家無事如今反要問他們兩個還是怎樣若從此已後大家小心存體面這便求寶二爺應了若不然我就回了二奶之別寬屈了好人彩雲听了不覺紅了臉一時羞惡之心感發便說道姐之放心也別寬了好人也別帶累了無辜之人傷體面偷東西原是趙姨奶之央告我再三我拿了些與环哥是情真連太之在家我們還拿過各人去送人也是常事我原說嚷過兩天就罷

了如今既冤屈了好人我心也不忍姐之竟帶了我回奶之去我一聚應了完  
事衆人听了這話一个都叱意他竟這樣有肝胆宝玉忙笑道彩雲姐之果  
然是个正人<sup>佳</sup>如今也不用你應我只說是我悄之的偷的啼你們頑如鬧  
出事來我原該承認只求姐之們以後省此事大家就好了彩雲道我幹的事  
為什麼叫你應死活我該去受平兒襲人忙道不是這樣說你應了未免又  
叨登出趙姨奶之來那時三姑娘听了豈不生氣竟不如宝二爺應了大家無  
事且除這几个人皆不得知道這事何等的干净但以後千萬大家小心些  
就是了要拿什麼好歹奈到太之到家那怕連這房子給了人我們就沒平係  
了彩雲听了低頭想了一想方依允于是大家商議要貼平兒帶了他兩個並  
芳官柱前邊來至上夜房中叫了五兒將茯苓霜一節也悄之的教他說係芳

官所贈五兒感謝不尽平兒代他們來至自己這邊已見林之孝家的帶領了  
几个媳婦押解着柳家的等勾多特林之孝家的又向平兒說今兒一早押  
他來恐園里没人伺候姑娘們的飯我暫且將秦顯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  
娘併回明奶。他到干净謹慎以後就派他常伺候罷平兒道秦顯的女人是  
誰我不大想<sup>相熟</sup>熱林之孝的道他是園里南角子上夜的白日里没什么事所  
姑娘不大相識高。撒揚大的的眼睛最干净爽利的玉釧兒道是了姐。你  
怎么忘了他是跟二姑娘的司棋的孀娘司棋的父母是大老爺那邊的人  
他這叔。却是偌們這邊的平兒听了方想起来笑道哦你早說是他我就  
明白了又笑道也太派急了此如今這事八下里水落石出了連前兒太。屋  
丟的也有了主兒是宝玉那日過來和這兩個業障要什麼的偏這兩個業障

逼他頑說太不在家不敢拿宝玉便聽他兩個不限防的時節自己進去拿了些什麼出來這兩個業障不知道就啼慌了如今宝玉聽見帶累了別方給的告訴了我拿出東西來我照一件不差那茯苓霜是宝玉外頭得了的也曾賞過許多人不但園內人有連媽子們討了出去給親戚們吃又轉送人襲人也曾給過茗官之流的人的們私情各相來往也是常事前兒那兩篋還擺在議事所上好<sub>三</sub>的原封沒動怎麼就混賴起人來等我回了奶再說畢抽身進了卧房將此事照前言回了鳳姐兒一遍鳳姐兒道<sub>三</sub>兒說但<sub>三</sub>玉為人不管青紅皂白愛攪事情別人再求他去他又攔不住人兩句好話給他个<sub>三</sub>炭<sub>三</sub>篋子帶上<sub>三</sub>件<sub>三</sub>麼事他不應承<sub>三</sub>借們若信了將來若大事也<sub>三</sub>犯<sub>三</sub>衙人<sub>三</sub>還要細的<sub>三</sub>追求總是依我的主意把太<sub>三</sub>屋里的了頭都拿來<sub>三</sub>魚不

便擅加拷打只叫他們墊着碌瓦子跪在太陽地下茶飯也別給<sup>吃</sup>一日便是鉄打的一日也管招了又道是蒼<sup>地</sup>地不抱沒縫的<sup>鷄</sup>蛋雖然這柳家的沒偷到底有些影兒人總說他無不加賊刑也早出不用朝廷家原有掛誤的到也不算委屈了他平兒道何若未操這心得放手時湏放手什麼大不小的事樂得不施恩呢依我說搃在這屋里操上一百分的心終久偕們是那邊屋里去的沒的結些小人仇恨使人含怨況且自己又三災八難的好容易<sup>懷</sup>杯了一個哥兒到了六七月還吊了焉知不是素日操勞太過氣惱傷着的如今乘早兒見半不見一半的也到罷了一夕話說的鳳姐兒到笑了說道馮你這小蹄子發放去罷我總精裏些了沒的淘氣平兒笑道這不是正經說畢轉身出來一發放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二回

態湘雲醉眠芍藥裯

釵香菱情解石榴裙

話說平兒出來吩咐林之孝家的道：「大事化為小事，小事化為沒事，方是興旺之家。若得不得了一點子小事，便揚鈴打鼓的亂折騰起來，不成道理。如今將他母女帶回，照舊去當差。將秦顯家的仍舊退回，再不必提此事。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緊說畢起身走了。柳家的母女忙上<sup>朝</sup>磕頭。林家的帶回園中，回了李執探春二人，皆說知道了。能可無事，很好。司棋等人空與<sup>與</sup>頭了一陣。那秦顯家的好容易等了這個空子，攢了米，口裏與頭上半天在廚房內，正亂<sup>自</sup>接收傢伙。米糧煤炭等物，又查出許多虧空。米說粳米短了兩石，常用米又多支了本月

的炭也欠着額數一面又打点送林之孝的禮情三的備了一簍炭五百斤木柴一担粳米在外邊就遣了子姪送入林家去了又打点送賬房的禮又預儉樣菜蔬請几位同事的人說我來了全仗列位扶持自今以後都是家人了我有照顧不到的好多人家照顧些正亂着忽有人來說與他過這早飯就出去罷柳嫂兒原無事如今還交與他管了秦顯家的听了轉去魂魄垂頭喪氣登時撻旗息鼓捲包而出送人之物白丟了許多自己到要折變賠補虧空連司棋都氣了个倒仰無計挽回只得罷了趙姨娘正因彩雲私贈了許多東西被王釧兒吵出生恐查詰出來每日捏一把汗打听信兒忽見彩雲來告訴說都是宝玉應送此無事趙姨娘方把心放下未誰知賈環听如此說便起了疑心將彩雲凡私贈之物都拿了出來照着彩雲的臉摔了去說這兩



面三刀的東西我不稀罕你不知寶玉好他如何肯替你應你既有擔當給了我原該不與一個人知道如今你既然告訴他如今我再要這兒也沒趣兒雲見如此急的發身賭誓至於哭了百般解說買環執意不信說不看你素日之情去告訴二嫂子就說你偷來給我不敢要你細想去說畢摔手出去了急的趙姨娘罵沒造化的種子粗心業障氣的彩雲哭個淚乾腸斷趙姨娘百般的安慰他好孩子他辜負了你的了想素日我看你的真處讓我收起來過兩日他自然回轉過來了說着便要收東西彩雲賭氣頓包起來乘人不見時來至園中都撇在河內順水沉的漂的漂自己氣的夜間在被內暗哭當下又值寶玉生日已到原來寶琴也是這日二人相同因王夫人不在家也不曾像往年鬧熱只有張道士送了四樣禮換的寄名符兒還有几處僧尼廟的和尚姑子

送了供與兒并壽星紙馬疏頭并本命星官值年太歲週年換的鎖兒家中常走的男女先兒來壽王手騰那邊仍是一套衣服一雙鞋襪一百壽筭一百束上用銀系掛起薛姨娘處減一等其餘家中人尤氏仍是一雙鞋襪鳳姐兒是一個宮製四面和合荷包裡面裝一個金壽星一件波斯國所製玩器各廟中遣人去教堂捨錢又另有寶琴之禮不能備述姊妹中皆隨便或有一扇的或有一字的或有一畫的或有一詩聊復應景而已這日宝玉清晨起來梳洗已畢冠帶出來至前所院中已有李貴等四五个人在那里設下天地香燭宝玉炷了香行畢禮奠茶焚紙後便至寧府中宗祀祖先堂兩處行畢禮出至月台上又朝上遙拜過賈母賈政王夫人等一順到尤氏上房行過禮坐了一回方回榮府先至薛姨媽處薛姨媽再三拉着然後又遇見薛蝌讓回方進

困來情愛麝月二人跟隨小了頭夾着毡子從李氏起二二挨着所<sup>比也</sup>長的房中到過復出三門至李趙張王四個奶媽家讓了一回方進來出中人要行礼也不曾受回至房中襲人等只都來說一聲就是了王夫人有言不今年輕人受礼恐折了福壽故皆不磕頭歇一時賈母與貝蘭等來了襲人連忙拉住坐了一坐便去了宝玉笑說走乏了便歪在床上方吃了半盞茶只听外面咕呱呱一辟了頭笑進來原來是翠墨小螺翠樓入画邢岫烟的了頭象兒並奶子抱巧姐兒彩鸞綉鸞八九个人都抱着紅毡笑着走來說拜壽的捧破門了快拿麪來我們吃剛進來時探春湘雲宝琴岫烟惜春也都來了宝玉忙迎出來笑說不敢起動快預備好茶進入房中不免推讓一回大家歸坐襲人等捧過茶來總吃了一口平兒也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來了宝玉忙迎出來笑

說我方才到鳳姐門上回了進去不能見我又打發人進去讓姐的平兒  
笑道我正打發你姐梳頭不得出來回你後來聽見又說讓我那里禁當  
的起所以特敢來磕頭特趕了宝玉笑道我也經當不起襲人早在外間安了坐讓  
他坐平兒便福下去宝玉作揖不迭平兒便跪下去宝玉也忙還跪下襲人連忙  
起來又下了一福宝玉又還了揖襲人笑推宝玉你再作揖宝玉道已經完了怎  
麼又作揖襲人笑道這是你他來給你拜壽今兒也是你的生日你也該給他  
拜壽宝玉听了忙作下揖去就原來今兒也是姐的芳誕平兒還萬福不  
迭湘雲拉宝琴岫烟說你們四个人對拜壽直拜一天總是探春忙問原來  
那妹也是今兒我怎麼就忘了忙命了頭去告訴二奶趕着補了一分礼友  
琴姑娘的一樣送到二姑娘屋里去了頭答應着去了岫烟見湘雲直口說出

來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讓探春笑道到有些意思一年十二個月有幾個生日人多了便這等巧也有三個一日兩個一日的大年初一日也不白過大姐去應不得他福大生日比別人就占先又是太祖太爺的生日過了燈節就是老太太和寶姐他們娘兒兩個遇的巧三月初一日是太二初九日是璉二哥三月沒人襲人道二月十二是林姑娘怎麼沒人就只是俗家的人探春笑道我這個記性是怎麼了宝玉笑指襲人道他和林妹是一日所以他記的探春道原來你兩個到是一日每年連頭也不給我們磕一個平兒的生日我們也不知道這也是終知道平兒笑道我們是那牌兒名上的人生日也沒拜壽的福又沒壽禮職分可吵鬧什麼可不情<sub>通</sub>的過去今兒他又偏吵出來了等姑娘們回房我再行禮去罷探春笑道也不敢驚動只是今兒到要替你過個生日我心<sub>裏</sub>統過得去

宝玉湘雲等一齊都說很是探春便吩咐了丫頭去告訴他奶，就說我們大家說了今兒一日不放平兒出去，我們也大家湊了分子過生日呢。丫頭哭着去了半日，回來說二奶說了多謝姑娘們給他臉，不知過生日給他些什麼吃，罰忘了二奶就不來絮聒他了。衆人都嘆了探春，回說道：「可巧今兒裏頭廚房不預備，飯一應下麵菜都是外頭收拾，借們就湊了錢就柳家的來攬了去，只在借們裏頭收拾到好，衆人都說是極探春。一回遣人去問李執事，執事代玉面遣人去傳柳家的進來，吩咐他內廚房中快收拾兩棹酒席，柳家的不知何意，因說外廚房都預備了，探春嘆道：「你原來不知道，今兒是平姑娘的華誕，外頭預備的是壽的，這如我們家又湊了分子，單為平姑娘預備兩棹，請他，你只管揀新巧的菜蔬預備了來，開了賬，和我那裏領錢。」柳家的嘆道：「原來今日也是平姑娘的千秋，我竟不知道。」

說着便向平兒磕下頭去慌的平兒拉起他来柳家的忙去預備酒這里探春又邀了宝玉同到所上去吃麩等到李執事叙一齊來全又遣人去請薛姨媽与代玉因天氣和暖代玉之疾漸愈故也來了花園園錦囊擗了一所的人誰知薛蝌又送了巾扇香四色壽礼與宝玉宝玉于是過去陪他吃麩兩家皆治了壽酒互相酬送彼此同領至午間宝玉又陪薛蝌吃了兩杯酒宝叙帶了宝琴過來與薛蝌行礼把盞畢宝叙曰嚼薛蝌家里的酒也不用送過那邊去這虛套竟可收了你只請夥計們吃罷我們和宝兄弟進去還要得人去呢不能陪你了薛蝌忙說姐兄弟只管請只怕夥計們也就好來了宝玉忙又告過罪方同他姊妹回來進角門宝叙便命婆子將門鎖上把鑰匙要了自己拿着宝玉忙說這一道門何必關又沒多的人走况且姨娘姐姊妹都在裡

頭倘或家去取什麼豈不費事？寶釵笑道：「小心沒過道的你瞧，你們那邊這  
几是事？事竟沒有我們這邊的人，可知是這門關的有功効了。若是開着，保  
不住那起人圍順脚起秋進路，從這里走，攔誰的是？不如鎖了，連媽和我也禁着。  
些大家別走，總綴丟有了東西，與我們這兒無礙，豈不省心寶釵笑道：「你只知道玫瑰露和茯苓霜兩件，乃白而  
及物，若非因人，你連這兩件还不知道呢。除不知還有几件，比這兩件大的呢。  
大家別走，可總有事就賴不有這邊的人了。」寶玉笑道：「原來姐姐也知道我  
若已後叨登不出來，是大家的造化。若叨登出來，不知里头連累多少人呢。  
你你還是不管事的人，我總告訴你平兒是个明白人。我前兒也告訴了他，皆因他  
奶奶不在外頭，所以使他明白了。若不出來，大家樂得丟開手。若犯出來，他心  
里已有稿子，自有頭緒，就寬屈不着平人了。你只聽我說已後留神，心就是



了這話也不可對第二個人講說自來到沁芳亭邊只見衆人香茗交符書素雲  
晴雯麝月芳官蕊官藕官等十來个人都在那里看魚作要要見他們來了都  
說芍藥欄里預備下了快去上席罷寶釵等隨携了他們同到了芍藥欄中紅香  
園三間小廡所內連尤氏已請過來了諸人都在那里只沒平兒原來平兒  
有賴林諸家送了禮來連三接四上中下三等家人來拜壽送禮的不平兒  
忙看打發賞錢道謝一面又色色的回明鳳姐兒不過留下几樣也有不收的  
也有收下即刻賞與人的忙了一回又直待鳳姐兒吃過麪方換了衣裳往園  
里來剛進了園就有几个丫環來請我他一同到了紅香園中只見筵開玳瑁  
設芙蓉衆人都笑壽星全了上面四座定要讓他四个人座四人皆不肯辭  
媽說我老天拔地又不合你們的群兒我到覺拘束的慌不如我到所上隨便淌

淌去到好我又吃不下什麼去又不大吃酒這里讓他們到便宜尤氏等執意  
不從寶釵道這也罷了到是讓媽在所上歪着自如些有愛吃的送些過去到  
自在羅哩且前頭沒人在那里又可照看了探春等笑道既這樣恭敬不如從  
命因大家送了他到議事所上眼着自命了頭們鋪了一個錦褥並靠背引  
枕之類又囑咐好生結恰姨媽撻腿要茶要水別推三扯四的回來送了東西  
姨媽吃了就賞你們吃只別齒了這里出去小了頭們都答應了探春等方回  
來終久讓寶琴岫烟二人在上平見面西坐宝玉面東坐探春又接了鴛鴦  
未肩二英肩對面相陪西邊一桌寶釵代玉湘雲迎春惜春一面又拉了香菱玉  
釧兒二人打橫三桌上尤氏李紈又拉了襲人彩雲陪坐四桌上便是紫鵲  
鶯兒晴雯小螺司棋等人圍坐當下探春等还要把盞寶琴等四人都說這



俗共賞的探春笑道既拈了出來如何又毀如今再拈一個若是雅俗的便叫  
他們行出偈們行這個說着又嗜襲人拈了一個都是拊戰史湘雲笑自說  
這個簡斷爽利合了我的脾氣我不行這個射覆沒的垂頭喪氣悶人我  
只判拳去了探春道惟有他亂金寶姐快罰他一鍾寶釵不容分說便灌湘雲  
一杯探春道我吃一杯我是全官也不用宣只我所分派命取了金釵金盃兼程  
琴妹擲起挨下擲去對了點的二人射覆寶琴一擲是個三岫烟寶玉  
等皆擲的不对直到香菱方擲了個三寶琴笑道只好室內生春  
若說到外頭去可太沒頭緒了探春道自然三次不中者罰一杯你  
快他射覆寶琴想了一想說了個老字香菱原生于這令一時想不到  
滿說滿席都不見有與老字相連的成語湘雲先听了便也亂看

忽見門斗上貼着紅香團三個字便知寶琴裏的是吾不如老圃的  
團字見香菱射不省衆人擊鼓又催便悄悄的拉香菱教他說藥  
字代玉編看見了說快罰他又在那里私相傳遞呢問的衆人都  
知道了忙又罰了一杯恨的湘雲拿快子敲代玉的手于是罰了香菱一  
杯下則寶釵和探春對了点子探春便射了一个人字寶釵笑道这个人字  
泛的狠探春笑道添一字兩射一疾也不泛了說自便又說了一个寔字寶釵  
一想因見席上又難有鷄肉便湊自他是用難寔難人二典字因湊了一个特字  
探春知他湊自用了雞栖于埭的四二人一笑各飲一口門杯湘雲守不得  
早和宝玉三五乱叫割起拳來那边尤氏和史氏隔有席也七八乱叫  
割起來平兒襲人也作了一對割拳叮叮噹噹只听得腕上的鐲子

鄉音一時湘雲贏了宝玉襲人贏了平兒尤氏贏了死矣三个人限酒底酒面湘雲便說酒

面要一句古文一句旧詩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还要一句時憲書上的話共總湊成一句話酒底要關人事的菓菜名衆人听了都笑說惟有他的令也比人吩咐到也有意思便催宝玉快說宝玉笑道誰說過这个也等想一想你代玉便道你多喝一鍾我替你說宝玉真个喝了酒听代玉說道落霞与孤鶩齊飛風急江天過雁哀却是一隻折足雁叫的人九迴腸这是鴻雁來賓說的大家笑了說这一串子到有些意思代玉又拈了一个捺穰說酒底道

捺子非關隔院砧

何來萬戶搗衣声

令完死央襲人等皆說的是句俗語都帶一个寿字的不能多贅大

家輪流亂割了一陣這上面湘雲又和宝琴對了來点子李紈和岫烟對了子点子李紈便射了一个瓢字岫烟便射了一个綠字二人會意各飲一口湘雲的捧却輸了請酒面酒底宝琴笑道請君入甕大家咲起來說这个典用的富湘雲便說道

奔騰煮湃 江間波浪兼天湧  
湏要鉄鎖瓊孤舟既遇着一江風不  
宜出行說的衆人都咲了說好个謔斷了腸子的怪道他出这个令故意  
惹人笑又听他說酒底湘雲吃了酒棟了一塊鴨肉呷口忽見碗内有半鴨  
頭遂棟了出來吃腦子衆人催他別只顧吃到底快說了湘雲使用筋子奉  
着說道

這鴨頭不是卯了頭

頭上卯討桂花油

衆人越發咲起來引的晴雯螺翠鶯兒等一干人都走過來說雲姑娘會  
開心兒拿着我們取笑兒快罰一杯纔罷怎見得我們就該擦桂花油的到  
得每人給一瓶子桂花油擦之代玉笑道他到有心給你們一瓶子油又  
怕挂誤着打竊盜的官司衆人不理論宝玉却明白忙低了頭彩雲  
有心病不覓的紅了臉宝釵忙暗之的聽了代玉一眼代玉自悔失言  
原是趣宝玉的就忘了趣着彩雲自悔不及忙一頓行令刻奉密鬧  
了底下宝玉可巧和宝釵對了点子宝釵換了一個宝字宝玉想了  
一想便知是宝釵作戲指自己所佩通靈玉而有便咲道姐之拿  
我作雅謔我却射着了說出表姐之別惱就是姐之的諱釵字就  
是了衆人道怎麼解宝玉道他說宝底下自然是玉了我射釵字



曰詩曾有敲斷玉釵紅燭冷豈不射着了湘雲說道這用時事却使不得兩人都該罰香菱忙道不止時事這也有出處湘雲道寶玉二字並無出處不過是春聯上或有之詩書記載並無等不得香菱道前日我讀岑嘉州五言律現有一句說此鄉多寶玉怎麼你到忘了後來人讀李義山七言絕句又有一句寶釵無日不生塵我还笑說他兩個名字都原來在唐詩上呢衆人笑說這可問住了快罰一杯湘雲無語只得飲了大家又談對点的對点割拳的割拳這些人因賈母王夫人不在家沒了管束便任意取樂呼三喝四喊七叫八滿所中紅飛翠舞玉動珠搖真是十分熱鬧頑了一回大家方起席散了一散倏然不見了湘雲只覺頑他外頭自便就來誰知越奇越沒了影響使人各處去

玉光此時置

身於紅飛翠

霧中時不飄

影仙乎 續圖

我加里我我得着接有林之孝家的同有几个老婆子來生恐有正事呼喚  
二者恐了妳們年青乘王夫人不在家不服探春等約束婆意痛飲  
失了体統故來請問有事無事探春見他們來了便知其意忙笑道  
你們又不放心來查我們來了我們沒有多吃酒不過是大家頑笑將酒  
作个引子媽們別耽心李纨尤氏都也笑說你們歇有去罷我們也  
不敢叫他們多吃了林之孝的等人笑說我們知道連老太太們呼還姑娘們  
吃酒姑娘們還不肯吃何況太們不在家自然頑罷了我們怕有  
事來打聽們二則天長了姑娘們頑一回子還該點補些小食兒看  
又不大吃雜東西如今吃一兩杯酒若不多吃些東西怕受傷探春笑道  
媽們說的是我們也正要吃呢回回頭命取點心來兩傍了們答

應了忙去傳點心探春又笑讓你們歇去罷或是姨媽那里說話兒去  
我們即刻打發人送酒你們吃去林之孝家的等人笑回不敢領了又站  
了一回方退了出來平兒摸自臉笑道我的臉都熱了也不好意思見  
他們依我說竟收了罷別惹他們再來到沒意思了探春笑道不相  
干橫豎們不認真喝酒就罷了正說有只見一个小丫頭笑嘻嘻  
的走來姑娘們快瞧雲姑娘去吃醉了圖涼快在山子後頭一塊青板  
石椀上睡有了衆人听說都笑道快別吵嚷說有都走來看時果  
見湘雲卧于山石僻處一个石椀子上業徑香夢沉酣四面芍藥花飛  
了一身滿頭臉衣襟上皆是紅香散亂手的<sup>裡</sup>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  
埋了一群蜂蝶鬧穠<sup>的</sup>圍着他又用鮫帕<sup>包</sup>了一包芍藥花瓣枕着

衆人看了又見<sup>是</sup>愛又是笑忙上來推喚挽扶湘雲口內猶作睡語說酒令嘯  
●<sup>嘯</sup>啣說泉香而酒冽玉盞盛來琥珀光直飲到梅梢月上醉扶歸却為  
宜會親友衆人笑推他說道快醒兒吃飯去這潮凳上還睡出病來  
呢湘雲慢起秋波見了衆人低頭看了一看自己方知是醉了原是表  
納涼避靜的不覺的<sup>頭</sup>回多罰了兩杯酒姣媚不勝便睡有了心中反覺自  
愧連忙起身<sup>紅</sup>鬧鬧有同人來至徑香圃中用過水又吃了兩盞灑茶  
探春忙命將醒酒石拿來給他<sup>漱</sup>却在口內一時又命他喝了一些酸湯方  
纔覺得好了些當下又選了幾樣菓菜與風姐送去風姐兒也送了幾樣  
來寶釵等吃過<sup>擱</sup>憑大家也有坐的也有立的也有在外<sup>擱</sup>堆花的也有扶  
欄觀魚的各自取便說笑不一探春便和寶琴下棋寶釵岫烟觀局林

代玉和宝玉在簇花下唧：噯，不知說些什麼只見林之孝家的和一群女人帶了一個媳婦進來那媳婦愁眉苦臉也不敢進所只到了階下便朝上跪下了崩頭有聲探春因一塊棋受了敵敵算來笑去總得了兩個眼便折了官角兩眼只瞧有棋枰一隻手却伸在盒內只管抓弄棋子作想林之孝家的站了半天回回頭要茶時纔看見問什麼事林之孝家的便指那媳婦說這是四姑娘屋里的丫頭彩兒的娘現是因內伺候的人嘴狠不好纔是我聽見了問有他，說的話也不回也姑娘要攆當出去纔是探春道怎麼不回大奶，林之孝家的道方纔大奶，都往所上姨太太處去了頂頭看見我已回明白了叫回姑娘來探春道怎麼不回二奶，平兒道不回去也罷我回去說一聲就是了既這麼有

就攆他去尋太太來了再回定奪說畢仍又下棋這林之孝家的代  
了那人去不提代玉和宝玉二人貼在下花邊底知意代玉便說道你家  
三了頭到是個乖人雖然叫他管此事到地底一步兒不肯多是差事不多  
的人就早作起威福來了宝玉道你不知道呢你病有特他幹了好几件事  
這園子也分了人管如今多插顏一草也不能了又蠲了几件事單拿我和  
鳳姐之扎篋子禁別人最是心里有算計的人豈只乖而已代玉道要這  
樣纔好借們家里也太花費了我雖不管事心里每常困了替你們一  
算計出的多進的少如今若不省儉必致後手不接宝玉笑道憑他怎  
麼後手不接也短不了借們两个人的代玉听了轉身就往所上尋宝  
釵說笑去了宝玉正欲走時只見襲人走來手內捧着一個小連環洋漆茶

盤裡面可式放着兩鍾新茶因問他往那<sup>那</sup>去了我見你兩個半日沒吃茶爬爬的倒了兩鍾來他又走了宝玉道那不是他你給他送去說有自拿了一鍾襲人便送了那鍾去備和宝釵在一處只得一鍾茶便那說位渴了那位先接了我再倒去宝釵笑道我却不渴只要一口漱一漱就勾了說有先拿起來喝了一口剩了半杯遞在代玉手內襲人笑說我再倒去代玉笑道你知道我這病大夫不許我多吃茶這半鍾儘勾了難為你想的到說畢飲乾<sup>將</sup>時杯放下襲人又來接宝玉的宝玉因問這半日沒見芳官他在哪里呢襲人回顧一瞧說才在這里几个人鬧草的這會子不見了宝玉聽說便忙回至房中果見芳官面向里睡在床上宝玉推他說道快別睡竟偈們外頭頑去一回兒好吃飯的芳官道你們吃酒不理我教我悶了半日可不來睡竟

罢了宝玉拉了他起来笑道：「偕們晚上家里再吃回来，我叫你襲人姐也帶了你棹上吃飯，何如？」  
芳官道：「藕官、蕊官都不上去，單我在那里也不好，我也不慣吃那个麪條子，早飯也沒好生吃，總剛餓了，我已告訴了柳嫂子先給我做一碗湯，盛半碗粳米飯送來，我這里吃了就完事。若是晚上吃酒，不許教人管着我，要尽力吃勻了，纔罷。我先在家里吃二三斤好惠泉酒呢。如今學了這勞什子，他們說怕壞嗓子，這几年也沒聞見。秉令兒，我是要開齋了。」  
宝玉道：「这个容易說着，只見柳家的果遣了人送了一個盒子來。小燕接着揭開，裡面是一碗蝦米子丸雞皮湯，又是一碗酒香節釀清蒸鴨子，一碟醃的胆脂鵝脯，還有一碟四個奶油松饅，捲酥並一大碗熱騰騰碧熒熒蒸的綠畦香稻粳米飯。小燕放在案上，走去拿了小菜並碗箸過來，撲了一碗飯，芳



官便說油膩：誰吃這些東西只將湯泡飯吃了一碗揀了兩塊醃鵝就不吃了。寶玉聞着到竟比往常之味有勝些似的遂吃了一個捲酥又命小燕也撥了半碗飯泡湯一吃十分香甜可口小燕和芳官都笑了吃畢小燕便將剩的要交面寶玉道你吃了罷若不勻再要些來小燕道不用要這就勻了方纔麝月姐拿了兩盤子點心給我們吃了我再吃了這個你不用再吃了說着便站在棹傍一頓吃了又留下兩個捲酥說這個留着給我媽吃晚上要吃酒給我兩碗酒吃就是了寶玉笑道你也愛吃酒等着偕們晚上痛喝一陣你襲人姐和晴雯姐量也好也要喝只是每日不好意思拿兒大家鬧齋還有一件事想着囑咐你我竟竟忘了此刻後想起來已後芳官全要你照看他或有不到的去處你提他襲人照顧不過這些人來小

燕道我都知道都不用操心但這只五兒怎麼樣宝玉道你和柳家的說去明兒再叫他進來罷等我告訴他們一聲就完了芳官听了笑道這到是正經小燕又叫兩個小了頭進來伏侍洗手到茶自己收了家伙交与婆子也洗手了便去我柳家的不在話下宝玉便出來仍往紅香園尋衆姊妹芳官在後拿着巾扇剛出了院門只見襲人晴雯二人攜手回來宝玉問你們做什麼襲人道擺下飯了等你吃飯呢宝玉便笑自將方纔吃的飯一節告訴了他兩個襲人笑道我說你是貓兒食聞見了香就好隔鍋飯也是的兒香雖然如此也該上去陪他們吃多少應个景兒晴雯用手指戳在芳官額上說道你就是个狐媚子什麼空兒跑了去吃飯兩個人怎麼就約下了也不告訴我們一声兒襲人笑道不過是誤打誤撞的遇見了說約下了

可是沒有的事情，雲道：「既這處省要我們無用，明兒我們都走了，讓芳官一個人就教使了襲人，笑道：「我們都去了，使得你却去不得。」晴雲道：「惟有我是第一個要去，又懶，又性，又不好，又沒用。」襲人笑道：「倘或那孔雀褂子角再燒個窟窿，你去了誰可會補呢？你到別和我拿三撇四的，我煩你做個什麼，把你懶的橫針不拈，豎線不動，一般也不是我的私活，煩你橫豎都是他懶的，就都不肯做，怎麼我去了幾天，你病的七死八活，一夜連命也不領給他，做了出來，這又是什麼原故？你到底說話別呀，只這怎麼和我笑也當不了什麼，大家說省來，至所上薛姨媽也來了，大家依序坐下吃飯，寶玉只用茶泡了半碗飯，應景而已。一時吃畢，大家吃茶閑話，又隨便頑笑，外面小螺和香菱、芳官、蕙官、藕官、葦官等四個人，都滿園中頑了。」

一回大家採了些花草草來悅自生在花草堆中聞草这一个說我有瓊音  
柳那一个說我有羅漢松那一个又說我有君子竹这一个又說我有美人蕉  
这个又說我有星之翠那一个又說我有月之紅这个又說我有牡丹亭上的牡丹花那个  
又說我有琵琶記裡的枇杷菓荳官便說我有姊妹花衆人沒了香菱便  
說我有夫妻蕙荳官說從沒聽見有个夫妻蕙香菱道一箭一花為蘭  
一箭數花蕙為凡蕙有兩枝上下結花者為兄弟蕙有並頭結花者為  
夫妻蕙我這枝並頭的怎麼不是頭官沒的說了便起身笑道依你  
說若是這兩枝一大一小就是老子兒子蕙了若兩枝背面開的就是  
仇人蕙了你漢子去了大半年你想有夫妻子便扯上蕙也夫妻好不害羞  
香菱听了紅了臉忙要起身捧他笑罵道我把你这个爛了嘴的小

蹄子滿嘴里汗嫩的胡說了。豈官見他要勾來，怎容他起來，便忙連身將他壓倒，回頭笑說了不得了。那是一窪子水，可惜污了他的新裙子了。豈官回頭看了一看，果見傍邊有一汪積雨，香菱的半扇裙子都污濕了。自己不好意思，忙奪了手，跑了中人，笑个不住，怕香菱拿他們出氣，也都闕笑。一散香菱起身，低頭一瞧，那裙上猶滴之點之，流下綠水來，正恨罵罷不絕。可巧宝玉見他們鬧草，也尋了些花草來，湊戲。忽見中人跑了，只剩了香菱，一個低頭弄裙，回問怎麼散了。香菱便說：「我有一枝夫妻蕙，他們不知道，及說我謬，因此鬧起來，把我的新裙子也臟了。」宝玉笑道：「你有一枝夫妻蕙，我這里到有一枝，並蒂菱，口內說手內，却真个拈有一枝並蒂菱，花又拈了那枝夫妻蕙，在手內，香菱道：什麼夫妻不夫妻，並蒂不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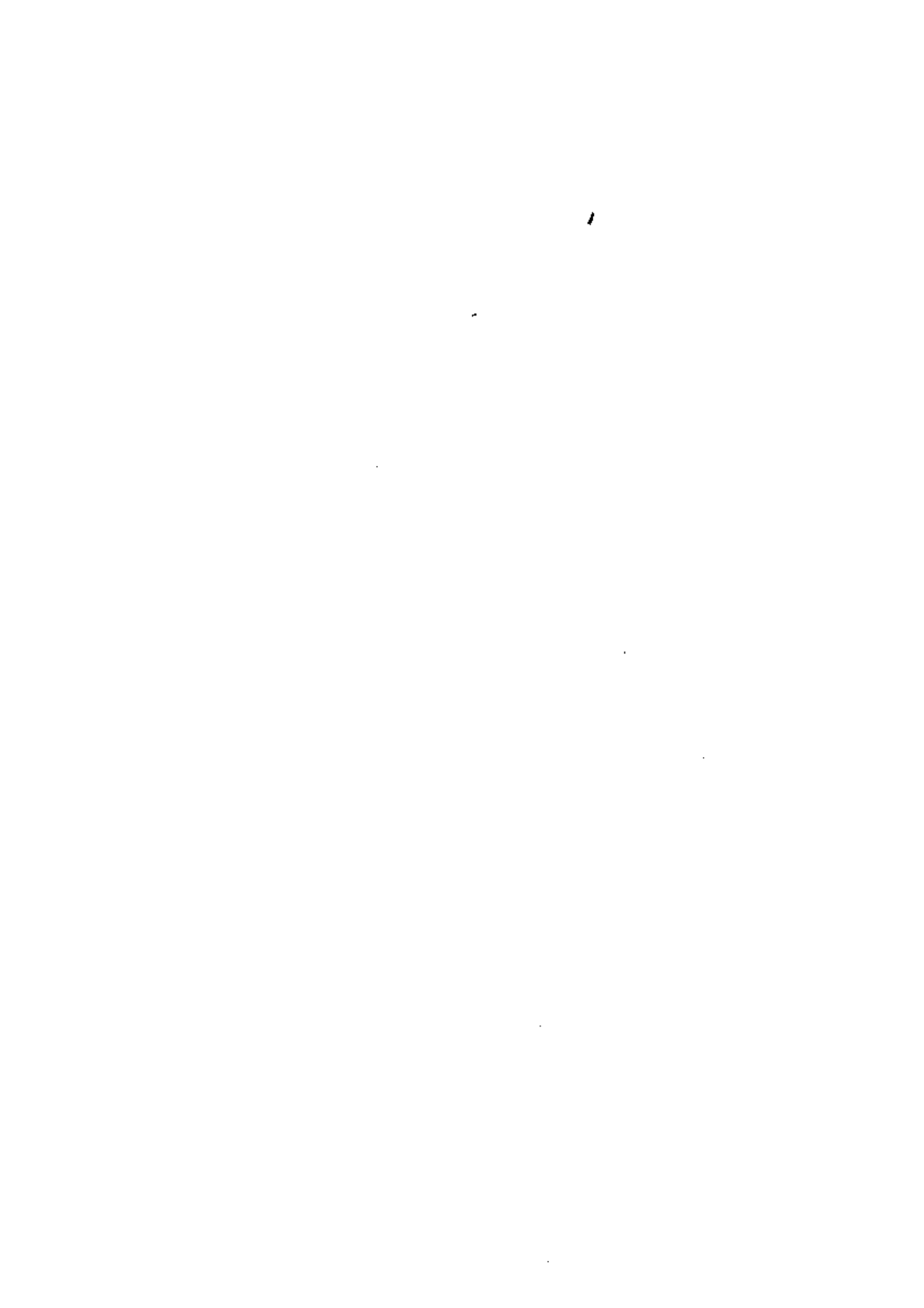
蒂你瞧：這裙子宝玉方低頭一瞧便啜呀了一聲說怎麼就拖在泥里了  
可惜這柘榴紅綾最子不經禁染香菱道這是前兒琴姑娘帶了來的姑娘  
做了一條我做了一條今兒才上身宝玉跌脚嘆道若你們家一日遭塌這  
一百件也不值什麼只是頭一件既係琴姑娘帶來的你和宝姐：每人  
統一件他的尚好你的先贓了豈不辜負他的心二則姨媽老人家嘴碎  
饒這麼樣我還聽見常說你們不知過日子只會遭塌東西不知惜福呢  
這叫姨媽看見了又說一個不清香菱听了這話却心坎上反到  
喜歡起來了因笑道就是這話了我雖有几條新裙子都不合這一  
樣的赶着換了也就好了過後再說宝玉道你快休動只站着才好不  
然連小衣兒膝褲鞋面都要拖贓我有個主意襲人上月做了一條

和这个一模一樣的他自有孝如今也不穿竟送了妳換下这个來如何  
香菱笑有搖頭說不好他們倘或聽見了到不好宝玉道這怕什麼  
等他們孝滿了也愛什麼難道不許妳送他別的不成你若這樣還是  
你素日為人了嗎况且不帶是瞞人的事只管告訴宝姐也可只不過怕姨  
媽老人家生氣罢了香菱想了一想有理便點頭笑道就是這樣罢  
了別辜負了你的心我等自有萬千定叫他親自送來後好宝玉听了  
喜歡非常答應了忙的回來一壁里低頭心下暗算可惜這麽一  
个人沒父母連自己本姓都不知道忘了被人拐出來一壁里低頭心下暗算這座  
一个人沒父母連自己本姓却忘了被人拐出來偏又賣給了这个霸王國  
又想起上日平兒也是意外想不到的今日更是意外之意外的事

了一壁胡思亂想又下此四字來至房中拉了襲人細細告訴了他原故  
香菱之為人沒每人不恰愛的襲人又本是个手中撒漫的况与香菱素  
想相交好一聞此信忙就開箱子取了出來揭揭好隨了宝玉來尋看香菱他  
还站在那里等呢襲人笑道我說你太淘氣了一淘出了个故事來  
纔罢香菱紅了臉笑說多謝姐子了誰知那起促狎鬼使黑心說有接  
了裙子展開一看果然同自己的一樣又命宝玉背過臉去自己叉手  
向內解下來將這條繫上襲人道把这臟了的交与我拿回去收拾好  
再給你送去來你若拿回去看見了也是問的香菱道好姐子你拿去  
不俱拘給那个妹子罷我有了这个不要他了襲人道你到大方的好香菱  
忙又萬福道謝襲人拿了臟裙便走香菱見宝玉蹲在地下將方纔的



夫妻蕙與並蒂菱用樹枝兒挖了一個坑先抓些落花來鋪墊了將這菱  
 蕙安放好，又將些落花來掩了方撮土掩埋平服香菱拉他的手笑道這  
 又叫做什麼怪知道人人說你慣會鬼祟使人肉麻的事你照樣你  
 這手弄的泥惡鳥賊滑的還不快洗去呢宝玉笑着方起身走了去洗手香菱  
 也自走開二人已走遠了數步香菱復轉身回來叫住宝玉宝玉不知有  
 何話扎有兩隻泥手笑嘻嘻的轉來問什麼香菱只顧笑還說出來回那邊他的  
 小了頭臻兒走來說二姑娘等着你說話呢香菱方向宝玉道裙子的事可  
 別何你哥說幾好說畢即轉身走了宝玉笑道可不我瘋了往虎口  
 里探頭兒去呢說有也回去洗手去了不知端詳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三回

壽怡紅群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艷理親喪

話說寶玉回至房中洗手回與襲人商議晚間吃酒大家取樂不可拘泥如今吃什麼好早說給他們備辦去襲人笑道你放心我和晴雯射月秋紋四个人每人五錢銀子共是兩兩二錢銀子早已交給了柳嫂子預備四十碟菜子我以下有假的不算共是三兩二錢銀子早巳交給了柳嫂子預備四十碟菜子我和平兒說了已經抬了一罈好紹興酒藏在那邊了我們八个人單替你过生日寶玉听了喜的忙說他們是那裏的錢不該叫他們出纔是晴雯道他們沒錢難道我們是有錢的這原是各人的心那怕他偷的呢只管領他們的

情就是宝玉听了笑說你說的是襲人笑道你一天不挨他兩句硬話撞你  
你再过不去晴雯笑道你如今也學坏了爺會家橋撲火兒說着大家都  
笑了宝玉說閑院門裏襲人笑道怪不得人說你是無事忙這會子閑了門  
人到疑感起性未幾再守一守見不用忙宝玉點頭曰說我出去走走四兒留水去小燕一個  
跟我來罷說着走走至外邊曰見無人便問五兒子的事小燕道我後告訴了柳  
嫂子他到喜歡的狠只是五兒那夜受了委屈煩惱回家去又氣病了那里  
來得以得五兒好了罷宝玉听了不免後悔長嘆曰又問這事襲人知道不  
知道小燕道我沒告訴不知芳官可說了不曾宝玉道我卻沒告訴過  
他也罷等我告訴他就是了說畢復走進來故意洗手已是掌燈時分  
听得院門前有一群人進來大家隔窻情和視果見林之孝家的和几个

管事的女人走來前頭一人提着大燈籠晴雯悄笑道他們查上夜的人來了這一出去僭們好閑門了只見怡紅院上夜的人都運了出去林之孝家的看了不少林之孝家的又吩咐不要要錢吃酒放倒頭睡到天亮我听见是不依的衆人都笑說那里有大胆子的人林之孝家的又問宝二爺睡下了沒有衆人都回不知道襲人忙推宝玉二鞞了鞋便運出來笑道我還沒睡呢媽二進來歇二又叫襲人倒茶來林之孝家的忙進來笑說還沒睡如今天長夜短了該早些睡明兒起的方早不然到了明日起遲了人笑話說不是一個讀書上學的公子了到像那起挑脚漢了說畢又笑宝玉忙笑道媽二說的是我每日都睡的早媽二每日進來可都是我不知道的已經睡了今兒回吃了麪怕停住食所以多頑一回林之孝家的又向襲人守笑說該讓些熱蒲香

兒茶吃龔人晴雯二人忙笑說灑了一盃子盃女兒茶已經吃過兩碗了大娘也  
嘴一吮都是現成的說有晴雯便倒了一碗來林之孝家的又笑道這些時我  
聽見二爺嘴里都換了字眼趕着这几位大姑娘們竟叫起名字來雖然在這  
屋里到底是太太太太的人還該嘴里尊重些是若是若一時半刻偶然叫一  
聲使得若只管叫起來怕以後兄弟姪兒照樣便惹人笑話說這家子的人  
眼里沒有長輩宝玉笑道媽之說的是我原不過是一時半刻的龔人晴雯  
都笑說這可別委屈了他直到如今他可姐之沒離了口不過頑的時候叫  
一聲半聲名字若當有人却是和先一樣林之孝家的笑道這後是好咲這  
總是讀書知禮的越以自己謙越尊重別說是三五代的陳人現從太太  
太太屋里撥過來的便是太太太太屋里的猫兒狗兒輕易也傷他

不的這絕是受過調教的公子行事說畢吃了茶便說請安歇罷我們  
走了宝玉還說再歇。那林之孝家的已帶了衆人又查別處去了這里晴  
雯等忙命关了門進來笑說這位奶奶那里吃了一杯來了嘮三叨四的又  
排場了我們一頓去了晴月笑道他也不是好意的少不得也要常提  
省些兒也提防省怕走了大褶兒的意思說省一面擺上酒菜襲人道  
不用為掉圖們把那張花梨木的炕的棹子放在炕上坐又寬綽又便且說有  
大家果然抬來射月和四兒那邊去搬菓子用兩個大茶盤做四五次方搬  
運了來兩個老婆子蹲在外面火盆上篩酒宝玉說天熱們都脫了  
大衣裳纔好衆人笑道你要脫你脫我們還要輪流安席呢宝玉笑  
道這一安就安到五更天了知道我最這怕些俗套子在外人跟前

不得已的這會子還逼我就不好了衆人听了都說依你于是先不

上坐且忙有卸粧寬衣

見吃酒從未先知此者此独抬紅風俗故王夫人云他行事總是與世人兩樣的知子莫過母也

一

時將正裝卸去頭上

梳粧

只隨便挽着

鬢兒

身上皆是長裙短袄宝玉只穿

有大紅棉紗小袄子下面綠綾彈墨格褲散着褲脚倚有一个各色致

瑰芍藥花瓣裝的玉色袷紗新枕頭和芳官两个先划拳當時芳官

滿口嚷熱

余亦此時太熱了恨不得一冷既冷時思此熱果然一夢矣

只穿有一件玉色紅青氍絨三色

緞子鬪的水田小夾袄束有一條柳綠汗巾底下是水紅撒花夾褲也

微着褲腿頭上眉額編有一圈小辮兒總歸至頂心結一根鬚粗細

的總辮拖在腦後右耳眼內只塞有米粒大小的小玉塞子在耳

上單帶有一个白菜大小的硬紅廟金大墜子越顯的面如滿月猶



白眼如秋水还清引的衆人笑說他两个到像是双生的弟兄两个襲人等<sup>斟</sup>的勸了酒來說且等<sup>斟</sup>再判拳雖不安席每人<sup>斟</sup>在手里吃我們一口罢了于是襲人為先端在唇上吃了一口餘<sup>斟</sup>依次下去一一吃過大家方圓坐定小燕四兒因炕沿坐不下便端了兩張椅子近炕放下那四十個碟子皆是一色白粉定密的不過只有小茶碟大里面不過是山南海北中原外國或乾或鮮或水或陸天下所有的酒饌菓菜宝玉回說僧們也該行个令才好襲人道斯文的才好別大呼小呼<sup>斟</sup>惹人聽見二則我們不識字可不要那些文的射月笑道拿骰子僧們搶紅黑玉道沒趣不好僧們占花名兒好晴雯笑道正是早已想弄這個頑意兒襲人道這个頑意虽好人少了沒趣小燕笑道依我說僧們竟悄悄的把宝

姑娘林姑娘請了來頑一回子到二更天再睡不遲襲人道又開門喝  
戶的鬧倘或遇見巡夜的問玉道怕什麼俗們三姑娘也吃酒再請  
他一声饒好還有琴姑娘中人都道琴姑娘罷了他在大奶屋裏叨  
登的大登了玉道怕什麼你們就快請去小燕四兒都得不得一声  
二人忙命開了門分頭去請晴雯射月襲人三人又說他兩個去請只  
怕宝林两个不肯來湏得我們請去死活拉他來于是襲人晴雯忙  
又命老婆子打個灯笼二人又去果然宝釵說夜深了代玉說身上  
不好他二人再三央求說好歹給我們一点体面畧坐一再來探春听了  
却也欢喜回想不清李纨倘或被他知道了到不好便命翠墨同  
了小燕也再三的請了李纨和宝琴二人會齊先後都到了怡紅院

中襲人又死活拉了香菱來炕上又併了一張棹子方坐開了寶玉忙  
 說林妹怕冷過這邊靠板壁坐又拿个靠背墊有些龍衣人等都端  
 了椅子在炕沿下一陪代玉却着離棹遠去的靠背靠背回笑向寶釵  
 李紈探春守道你們日說人夜聚飲賭今兒我們自己也如此以後怎  
 麼說人李紈笑道這有何妨一年之中不過生日節間如此並無夜如此  
 這到也不怕說有晴雯拿了一个竹雕的籤筒來里面裝有家牙花名  
 籤子搖了一搖放在當中又取過骰子來盛在盒內搖了一搖揭開一看里  
 面是五點數至寶釵便笑道我先抓不知抓出个什麼來說着將筒搖  
 了一搖伸手掣出一根大家一看只見籤上面画着一支牡丹題着艷貫群  
 芳四字下面又有鐫的小字一句唐詩道是

任是無情也動人

又注着在席共賀一杯此為群芳之贊隨意命人不拘詩詞雅謔道一則以優酒衆人看了都笑說巧的狠你也原配牡丹花說着大家共賀了一杯寶釵吃過便咲說芳官唱一枝我們听罢芳官道既這樣大家吃門杯好听的于是大家吃酒芳官便唱壽筵開處風光好衆人都道快打回去這會子狠不用你來上壽揀你極好的唱來芳官只得細細的唱了一枝

賞花時 翠鳳毛翎帚義 閑為仙人掃落花 您看那一風起玉塵沙  
猛可的那一層雲霞 抵多少門外即天涯 您看那一風斬黃龍  
一線兒差 再林向東老貧窮賣酒家 您與俺眼向雲霞 洞賓呵

您得了人可便早些兒回話若遲呵錯教人唱恨碧桃花

纔罷宝玉却只管拿着那籤口內顛來倒去念任是無情也動人听了  
這曲子眼看着芳官不語湘雲忙一手奪了擲与宝釵。又擲了一个  
十六点教到探春笑道我还不知得个什麼呢伸手掣了一根出來自己  
一瞧便擲在地下紅了臉笑道這東西不好不該行這令這原是外頭男  
人們行的令許多混話在上頭衆人不解襲人等忙拾了起來衆人看上  
面是一枝杏花那紅字寫着瑤池仙品四字詩云

日邊紅杏倚雲栽

註云得此籤者必得貴婿大家茶恭賀一杯共同飲一杯衆人笑道我說是什  
麼呢這籤原是閨閣中取戲的除了這兩三根有這話的並無雜話這

有何妨我们家已有了个王妃难道你也是王妃不成大喜，說有大家來敬探春那里肯飲却被史湘雲香菱李紈等三四个人雖活灌了下去探春只命蠲了这个再行别的衆人断不肯依湘雲拿着他的手強擲了个九点出來便該李氏掣李氏搖了一搖掣出一根來一看笑道好極你们瞧：这劳什子竟有些意思衆人瞧那籤上画有一枝老梅是寫有霜曉婆四字那一面旧詩是

### 竹籬茅舍自甘心

註云自飲一杯下家擲骰李紈笑道真有趣你们擲去罢我只自吃一杯不向你们的廢与具說有便吃酒將骰过与黛玉：一擲是个十八点便該湘雲掣湘雲笑省掣拳擄袖的伸手掣了一根出來大家看時一面画有

一枝海棠題有香夢沉酣四字那面詩道是

只恐夜深花睡去

代玉笑道夜深两个字改石涼两个字衆人便知他趣白日間湘雲醉卧的事都笑道倒了湘雲笑指那自行船与代玉看又說快坐上那船家去罢別多話了衆人都笑了回看註云既云香夢沉酣掣此籤者不便飲酒只令上下二家各飲一杯湘雲拍手笑道阿弥陀佛真：好籤恰好代玉是上家宝玉是下家二人斟了兩杯只得要飲宝玉先飲了半杯聽人不見連与芳官端起來便一揚滕代玉只管和人說話將酒全折在漱盂內了湘雲便掉起骰子来一擲个九点款去該射月：便掣了一根出来大家看時這面上一枝茶蘼花題有照華勝極四字那面寫有一

句曰詩道是

開到茶糜花事了

註云在席各飲三杯送春射月問怎處講室玉愁眉忙將籤藏了說  
俗們且喝酒說有大家吃了三口以充三杯之數射月一擲个十九  
点該香菱：：便掣了一根並蒂花題有聯春繞瑞那面寫有  
一詩道是

連理枝頭花正開

註云共賀掣者三杯大家陪飲一杯香菱便又擲了个六点該代  
玉掣代玉默：：的想道不知<sub>還</sub>有什麼好的被我掣有方好一面伸  
手取了一根只見上面画有一枝芙蓉題有几露清愁四字那面



一句旧是詩道是

莫怨東風當自嗟

註云自飲一杯牡丹陪飲杯衆人笑說这个好極除了他別人不配  
作芙蓉代玉也自笑了于是飲了酒便擲了个二十点該有襲  
人々他伸手内取了一支出来却是一枝桃花題有武陵別  
景四字那一面旧詩寫有道是

桃紅又是一年春

註云杏花陪一盞坐中間同庚者陪一盞同辰者陪一盞同姓者  
陪一盞衆人笑道這一回熱鬧有趣大家笑来香菱晴雯  
宝釵二人皆与他同庚代玉与他同辰只無同姓者芳官湘

道我也姓花我也陪他一鍾于是大家斟了酒代玉回相探  
春笑道命中該有招貴婿的你是杏花映喝了我们好喝  
探春笑道这是个什麽大嫂子順手給他一下子李纨笑道  
人家不得貴婿反挨打我也不忍的說衆人都笑了襲人纔  
要擲只听有人叫門老婆子忙出去問時原來是薛姨媽打  
發人來了接代玉的衆人回問几更了人回二更已後了鍾打過  
十一下了宝玉猶不信要過表來瞧了一瞧已是子初一刻十分了  
代玉便起身說我可掌不住了回去还要吃藥呢衆人說也都  
該散了襲人宝玉等还要留衆人李纨宝釵等都說夜太深了  
不像這已是破格了襲人道既如此每位再吃一杯再走說有晴

更守已都斟滿了酒每人吃了都命点灯籠人等直送過沁芳亭河  
那邊方回來关了門大家後又行起令來襲人等又用大鍾斟了几  
鍾用盤攢了各樣菜菜与地下的老嫗們吃彼有吃了三分酒  
便猜拳贏唱小曲兒那天已四更時分老嫗們一面明吃一面暗  
偷酒缸已罄衆人听了納罕方收什盃漱睡覺芳官吃的兩腮  
胭脂一般眉稍眼角越添了許多丰韵身子圖不得便睡在襲  
人身上好姐心跳的狠襲人笑道誰許你力灌起來小燕四兒  
也圖不得早睡了晴雯還只管叫宝玉道不用叫了俗們且胡乱  
歇一歇罢自己便枕了那紅香枕身子一歪便也睡有了襲衣  
人見芳官醉的狠恐鬧他唾酒只得輕輕起來就将芳官扶

在宝玉之側由他睡了自己却在对面榻上倒下大家黑甜一竟不  
知所之及至天明襲人睜眼一看只見天色晶明忙說可遲了向對  
面床上瞧了一瞧只見芳官頭枕着炕沿上睡枕未醒連忙起來  
叫他宝玉已翻身醒了笑道可遲了曰又推芳官起身那芳官生  
起來猶發怔柔眼睛襲人笑道不害羞你吃驚了怎麼也不揀地  
方兒亂挺下了芳官听了瞧了一瞧方知道和宝玉同榻忙笑的  
下地來說我什麼吃的不知道了宝玉笑道我竟也不知道了  
若知道給你臉上抹些黑墨說有了頭進來伺候梳洗宝玉  
笑道昨兒有擾今兒晚上我還席襲人笑道罷罷今兒可  
別鬧了再鬧就有人說話了宝玉道怕什麼不過後兩次罷了借

们也笑是会吃酒了那一罈子酒怎应就吃光了正是又趣偏  
又没了襲人笑道原要这样饶有趣必至具尽了反無後味了  
昨兒却好上了晴雯連燥也忘了我記得他还唱了一个四兒  
笑道姐：忘了連姐：还唱了一个呢在席的誰沒唱过衆人  
听了俱红了臉用兩手握有笑个不住忽見平兒笑嘻嘻的  
走來說親自來請昨日在席的人今兒我还東短一个也使不  
得衆人忙讓坐吃茶晴雯笑道可惜昨夜沒他平兒忙問你  
們夜里做什么來襲人便說告訴不得你昨兒夜里熱鬧非常  
連往日老太、太、帶有衆人頑也不及昨兒這一頑一罈酒  
我们都鼓搗光了一个：吃的把燥都丟了三不知的又都唱

起來四更多天纔橫三豎四的打了一個晚兒平兒笑道好白  
和我要了酒來也不請我還說有給我听氣我晴雯道今兒  
他還席必來請你的等有罷平兒笑問道他是誰？是他晴  
雯听了趕着笑打說道偏你這耳朵尖听得真平兒笑道  
这会子有事不知你<sup>和</sup>說我幹事去了一回再打發人來請一个不  
到我是打上门來的宝玉等忙道他已經去了这里宝玉梳  
洗了正吃茶忽然一眼看見硯台底下壓有一張紙因說道  
你們這隨便混壓東西也不好幫人晴雯等忙問又怎麼了  
誰又有了<sup>不是</sup>宝玉指道硯台下是什麼一定又是那位的樣子忘  
記了收的晴雯忙啟硯拿了出來却是一張字帖兒遞与宝

玉看時原來是一張粉籤子上面寫有檻外人妙玉恭肅遙叩芳辰  
 宝玉看畢直跳了起來

帖文亦踊  
俗套之耳

忙問這是誰接了來的也不

告訴襲人晴雯等見了這般不知當是那個要緊的人也來  
 的帖子忙一齊問昨兒誰接了下一個帖子四兒忙飛進來  
 笑說昨兒妙玉並沒親手只打發個媽：送來我就擱在那  
 里誰知一頓酒就忘了衆人听了道我當誰的這樣大驚小  
 怪這也不值的宝玉忙命快拿紙來當時拿了紙研了墨  
 看他下有檻外人三字自己竟不知回帖上回个什麼字樣  
 慌相敵只管提筆出神半天仍沒主意回又想若問宝釵去  
 他必又批評怪誕不如問代玉去想罷袖了帖兒送來尋代

玉剛過了沁芳亭忽見岫烟顛：魏的迎面走來宝玉忙  
問姐：那里去岫烟笑道我找妙玉說話宝玉听了叱意說  
道你<sub>他</sub>為人孤癖不合時宜万人不入他<sub>的</sub>眼<sub>的</sub>原來他推重姐：竟知姐  
姐不是我們一流的俗人岫烟笑道他未必真心重我但我和他  
做過十年的鄰居只一牆之隔他在蟠香寺修煉我家原寒素賃  
的是他廟里的房子住了十年無事到地廟里去作伴我所認的字  
都是承他所授我和<sub>合</sub>他又<sub>是</sub>貧賤之交又有半師之分因我們投親去  
了聞得他因不合時宜權勢不容竟投到这里來如今又天緣湊合  
我們得遇旧情竟未<sub>改</sub>承他青目更勝當日宝玉听了恍如听了焦  
雷一般喜的笑道怪道姐：舉止言談超然如野鶴閑雲原來有本而



來正因他的一件事我為難要請教別人去如今遇見姐：真是天緣巧合  
求姐：指教說有便拜帖取與岫烟看岫烟笑道他這脾氣竟不能改竟是  
生成這等故誕詭僻了從來沒見拜帖上下別號的這可是俗語說的僧不  
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成個什麼道理宝玉聽說忙笑道姐：不知道他  
原不在這些人中笑他原是世人意外之人因取我是個些微有知識的方  
給我這帖子我因不知回什麼字樣纔好竟沒了主意正要去問林妹：可  
巧遇見了姐：岫烟听了宝玉這話且只顧用眼上下細細打諳了半日方笑  
道怪道俗語說的聞名不如見面又怪不得妙玉竟下這帖子給你又不怪得  
上年竟給你那些梅花既連他這樣少不得我告訴你原故他常說古人中  
自漢晉五代唐宋以來皆無好詩只有兩句好說道

縱有千年鐵門檻

終須一個土饅頭

所以他自称檻外之人又常讚文是莊子的好故又或稱為畸人他若帖子上是自称畸人的称就还他个世人畸人者他自称是畸零之人你謙自己乃世中擾之人他便喜了如今他自称檻外之人是自謂蹈于鐵檻之外了故你如今只下檻內人便合了他的心了宝玉听了如醍醐灌頂愛啣了一声方笑道我們家廟說是鐵檻寺呢原來有這一說姐：就請讓我寫回帖油烟听了便自往櫛翠庵來宝玉回房寫了帖子上面只寫檻內人宝玉薰沐謹拜几字親自拿了到櫛翠庵只插門縫兒投進去便回來了因又見芳官梳了頭挽起鬢來帶了些花翠忙命他改粧又命將週圍的短髮剃了去露出碧青頭

皮來當中分大頂又說冬天作大貂鼠卧兔兒帶脚上穿虎頭盤雲五彩小靴靴或散着褲腿只用淨鞮厚底廂鞋又說芳官之名不好竟改了男名纔別致因又改作雄奴芳官十分稱心又說既如此你出門也帶我出去有人問只說我和茗烟一樣的小廝就是了宝玉笑道到底人看的出來芳官笑道我說你是無才的用芳官一罵借家現有儿家土番你就說我是个小土番兒况且人人說我打聯垂好看你想這話可妙宝玉听了喜出意外忙笑道這却很好我亦常見官員人等多有跟從外國獻俘之種圖其不畏風霜鞍馬便捷既這等弄起个番名叫作耶律雄奴：二音又每每奴相通都是犬戎名性况且這兩種人自堯舜時便為中華之患晉唐諸朝深受其害幸得俗們有福生在当今

之世大舜之正裔聖虞之功得仁孝赫々格天同天地日月億兆不朽  
所以凡歷朝中跳梁猖獗之小醜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  
拱手俛頭原遠未降我們正該作踐他們為君父生色芳官笑道既  
這樣有你該去操習弓馬學些武藝挺身出去拿几个反叛來豈  
不進忠効力了何必借我們你鼓唇搖舌舌的自已開心作戲却說是稱  
功頌德呢宝玉笑道所以你不明白如今四海賓服八方寧靜千載百  
載不用武備俗們雖一戲一笑也該稱頌方不負坐享昇平了芳  
官听了有理二人自為要貼甚宜宝玉便叫他耶律雄奴究竟賈府  
二宅皆有先人當年所護之因賜為奴隸只不过令其飼養馬匹皆不  
堪大用湘雲素習戲異常他也最喜武扮的每令自已束裝帶穿

摺袖近見宝玉將芳官扮成男子他已將葵官也扮了个小子那葵官本是常  
刮剔短髮好便于面粉墨油彩手脚又伶便打扮了又省一層手李執探春  
見了也愛便將宝琴的荳官也就命他打扮了一个小童頭上兩個了髻  
短袄紅鞋只差了塗臉便儼是戲上的一个琴童湘雲將葵官改了換作  
大英因他姓韋便叫他作韋大英方合自己的意思暗有惟大英雄餘能本  
色之語何必塗珠抹粉本是男子荳官身量年紀皆極小又極鬼靈  
故曰荳官園中人也有喚他作阿荳的也有喚作炒豆子的宝琴反說  
琴童書童等名太熟了竟是荳字别致便換作荳童因飲後平兒  
還席說紅香圃太熱便在榆蔭堂中擺了几席新酒佳釀可喜尤氏又  
代了佩鳳偕鴛二妾過來遊玩这二妾亦是青年較慧女子不常過

來的今既入了這園再遇見湘雲香菱芳蕊一千女子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二語不錯只見他們說笑不了也不管尤氏在那里只憑了他們去伏侍且同衆人二妾遊玩一時到了怡紅院忽听宝玉叫耶律雄奴把佩鳳偕駕香菱三個人笑在一處問是什麼語話大家也學着叫這名子又叫錯了音韻或忘了字眼甚至于叫出野驛子來引的合園中人凡听見無不笑倒宝玉又見人取笑怒作踐了他忙又說海西福朗思牙聞有金星玻璃寶石他本國番語以金星玻璃名為溫都里納如今將你比作他就改名喚叫溫都里納可好芳官听了更喜說就是這樣罢了此又喚了這名衆人橫拗口仍番漢名就喚玻璃

閑言少述且說當下中人都在榆蔭堂中以酒為名大家頑笑命女  
先兒擊鼓平兒採了一枝芍藥大家約二十來人傳花為令熱鬧了一  
回因人回說甄家有兩個女人送東西來了探春和李執尤氏三人出  
去議事所相見這里中人且出來散一散佩鳳偕她兩個去打鞦韆頑  
耍大家千金不令作此戲故寫不及探春等人也也 宝玉便說你兩個上去讓我

送慌的佩鳳說罷了別替我們鬧亂子到是叫野驢子來送使得  
宝玉忙笑道說好姐們別頑了沒的叫人看眼着你們說學着罵他  
惜他又說笑軟了怎店打呢吊下來栽出你的黃子來佩鳳便趕  
着他打正頑笑不絕忽見東府中几个人慌張張跑來說老爺  
殞天了衆人听了啼了一大跳忙都說好的是無疾病怎店就沒

了家下人說老爺天<sub>三</sub>修<sup>煉</sup>是定是功行圓滿昇仙去了尤氏一聞此  
言又見賈珍父子並賈璉等皆不在家一時竟沒个着己的男子  
來未免忙了只得忙卸了粧飾命人先到玄真觀將所有的道士  
都鑽了起來等大爺來家審問一百忙<sub>三</sub>坐車帶了賴昇一千老  
人媳婦出城又請太醫看視到底係何病大夫們見人已死何處  
盼脉來素知賈敬導氣之術總屬虛誕更至恭呈札斗守<sup>庚</sup>申服  
靈砂妄作虛為过于勞神費力反目此傷了性命的如今在死肚中  
堅硬似鉄面皮嘴唇燒的紫絳皸裂便向媳婦回說係玄教中吞金  
服砂燒脹而斃衆道士慌的回說原是老爺秘法新製的丹砂  
吃坏事小道們也曾勸說功行未到且服不得承望老爺于今



夜守庚申時晴<sub>之</sub>的服了下去便昇仙了這恐是虔心得道已出<sub>苦</sub>著  
海脫去皮囊自了去也尤氏也不听只命鎖着等賈珍來發放且  
命人去飛馬報信一面看視這里窄狹不能停放橫豎也不能進  
城的地裝裹好了用軟轎抬至鐵檻寺來停放搗指笑<sub>美</sub>來至早也  
得半月的工夫賈珍方能到<sub>日</sub>今天氣炎熱實<sub>可</sub>不得相待遂  
自行主持命天文生擇了日期入殮壽木已係早年備下寄在此  
廟的甚是便宜三日後便開喪破孝一面且做起道場來等賈  
珍宗府中鳳姐兒出不來李紈又照顧姊妹宝玉不識事体只  
得<sub>外</sub>外頭之事暫托了几个家中二等管事人賈瑞<sub>瑞</sub>賈璉賈玳<sub>玳</sub>賈  
璉賈菖賈菱等各有執事尤氏不能回家便將他繼母接來在

寧府看家地這健母只得將兩個未出嫁的小女帶來一並起居才放心原為放心而未終是放心而去快甚且說賈珍聞了此信即忙告假並賈蓉是有戚之品禮部見當今隆敦孝弟不敢自尚其本請旨原來天子子極是仁孝過天的且更隆重功臣之裔一見此本便詔問賈敦何職禮部代奏係進士出身祖職已廢其子賈珍賈敬曰年在多疾常養靜於都城之外立其觀今日疾歿于寺中其子珍其孫蓉現因國喪隨駕在此故乞假歸殮天子听了忙下額外恩旨曰賈敦雖白衣無功于國念彼祖父之功追賜五品之職令其子孫扶柩由北下之門進都入彼私第殯殮任子孫其盡喪禮畢扶柩回籍外有光祿寺按上例賜祭朝中自王公以下准其祭吊欽此旨一下不但賈府中人謝恩連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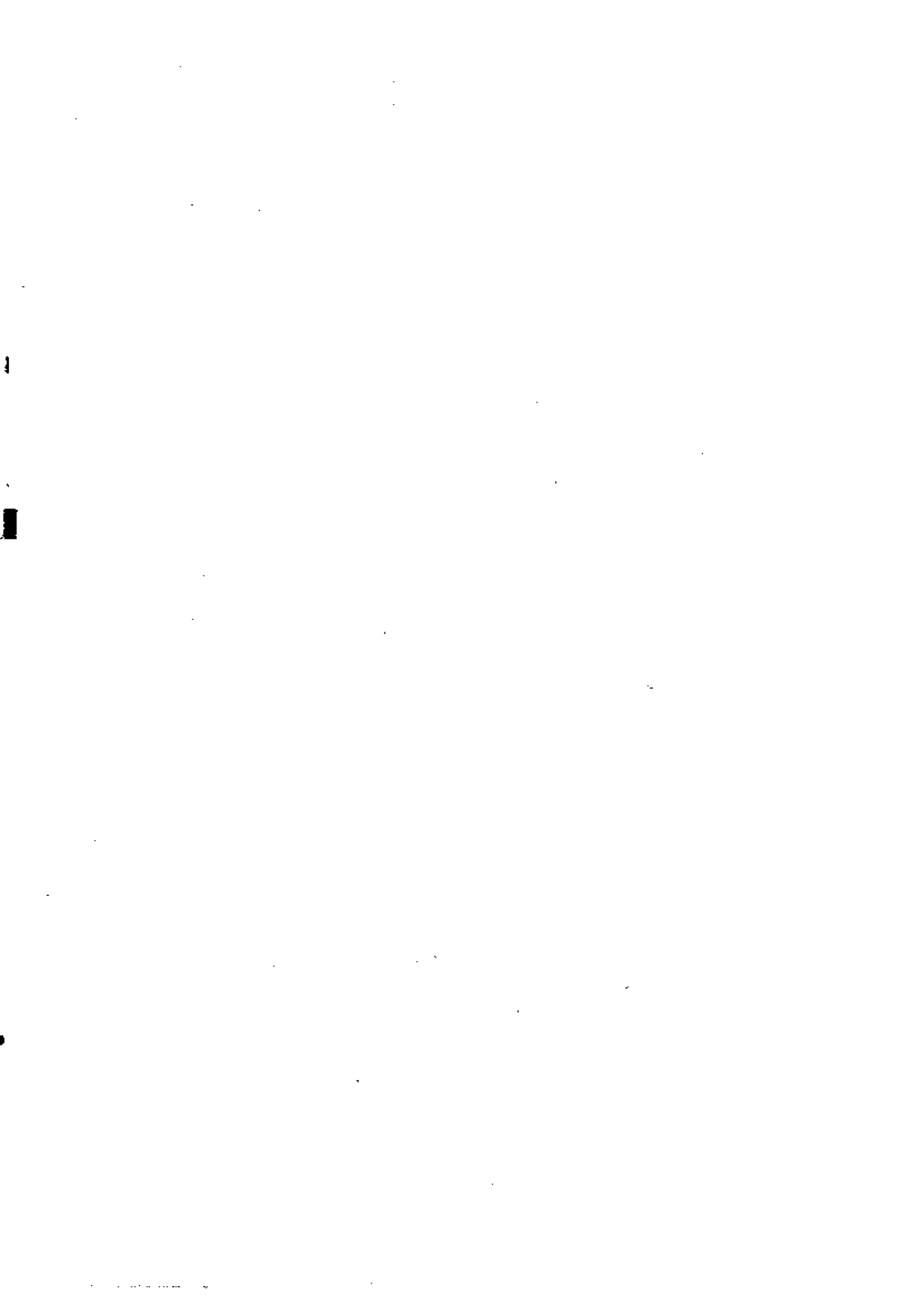
中所有大臣皆高呼稱頌不絕賈珍父子星夜馳回半路中又見賈瑞賈  
琬二人領家子裡小飛騎而來看見賈珍一言滾鞍下馬請安賈珍忙問  
作什麼賈瑞回說嫂子恐哥和侄兒來了老太上路上無人叫我們  
兩個來護送老太上的賈珍听了讚稱不絕又問家中如何料理  
賈瑞等便將如何拿了道士如何柳至家廟怕家內無人接了親  
家母和兩個姨娘在上房住有賈蓉當下也下了馬聽見兩個姨娘  
來了便和賈珍一笑賈珍忙說了几声安當加鞭便走店也不投連  
夜換馬飛馳一日到了都門先奔入鐵檻寺那天已是四更天氣  
坐更的聞知忙喝起中人來賈珍下了馬和賈蓉放聲大哭從大  
門外便跪爬進來至棺前稽顙泣血直哭到天亮喉嚨都啞了

方佳尤氏等都一齊見過賈珍父子忙接禮換了凶服在棺前俯伏  
無柰自<sup>已</sup>要理事竟不能目不視物耳不聞声少不得減些悲感好指  
揮衆人因將恩旨備述與衆親友听了一面先打發賈蓉家中料理停  
靈之事賈蓉得不得一聲兒先騎馬飛來至家忙命前所收掉  
椅下榻扇掛孝幔子門前起鼓手<sup>棚</sup>牌樓等事又忙有進來看外  
祖母两个姨娘原未尤老安人年高喜睡常歪着了他二姨娘三姨娘  
都和了頭們作活計他病了都道煩惱賈蓉且喜<sup>的</sup>望他二姨娘  
笑說二姨娘你又來了我們父親正想你呢尤二娘便紅了臉罵道  
蓉小子我這兩日不罵你几句你就過不得了越發連个体統都沒了  
還虧你是大家公子哥兒每日念書學禮的越發連那小家子瓢坎

的也跟不上說有順手拿起一個熨斗來樓頭就打嚇的賈蓉抱有頭  
 滾到懷里告饒尤二姐便上來撕嘴又說等姐：來家偕們告訴他賈  
 蓉忙哭有跪在炕上求饒他兩個又笑了賈蓉又和三姨搶砂仁吃尤  
 三姐<sup>將</sup>咬了一嘴渣子吐了他一臉賈蓉用舌頭都嚐着吃了衆了頭  
 看不過都笑說熱孝在身上老娘後腫了覺他兩個雖小到底是媽娘  
 家你太眼裏沒有奶：了回來告訴命你吃不了甦有走賈蓉撒下  
 他姨娘便抱有了頭們親嘴我的心肝你說的是偕們饒他兩個了  
 頭們忙推他恨的罵短命鬼兒你一般有老婆了頭只和我們鬧知道  
 的說是頑奴極之頑天下有是之頑亦有趣甚此語余亦親聞者非編有也不知道的人再遇見  
 那賊心爛肺的愛多管閑事咬舌頭的人吵嚷的那府里誰不知道

谁不肯地里<sup>嘴</sup>说<sup>張</sup>借们这边乱<sup>張</sup>賈蓉笑道各门另户谁管谁的事  
都教使的<sup>嘴</sup>了從古至今連漢朝和唐朝人还说<sup>唐</sup>賊唐真漢何況借们  
这宗人家谁家没风流事别討我说出来連那边大老爺这应利  
害<sup>二</sup>理<sup>二</sup>叔还和那小姨娘不干淨呢<sup>大</sup>傅姑娘那样劉强瑞<sup>大</sup>叔还想他的  
賬那<sup>合</sup>一件瞞了我賈蓉只管信口<sup>合</sup>胡言乱道之間只見他老娘醒  
了請安问好又說難為老祖宗勞心又難為兩位姨娘受委屈我們  
爺兒們感戴不尽惟有等事完了我們合家大小登們去磕頭尤老  
人點頭道我的兒到是你们會說話親戚們原是該的又问你父親  
好兒時得了信赶到的賈蓉笑道纔剛赶到的先打發我瞧你老人家  
来了好歹求你老人家事完了再去说有又和他二姨剗眼那尤二姐

便悄悄咬牙含笑罵娘會咬舌頭的猴兒崽子留下我們給你爹作娘不成賈蓉又戲他老娘道放心罷我父親日每為兩位姨娘操心要尋兩個又有根基又富貴又年青又俏皮的兩位姨娘爺好聘嫁這二位姨娘的這几年總沒揀得可巧前日路上纔相准了一個尤老爺只當真話忙問是誰家的兩姊妹丟了活計一頭笑一頭趕着打說媽別信這雷打的連了頭們都說一天老爺有眼仔細雷要緊又值人來回話事已完了請哥兒出去看了回爺的話去那賈蓉方笑嘻嘻的去了不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此一回緊接賈敬靈柩進城原當鋪叙寧府喪儀之盛但上回秦氏病故熙鳳理喪已描寫殆盡若仍極力寫去不過加倍熱鬧而已故書中於迎靈送殯極忙亂處却只閑閑數筆帶過忽揮入叙玉評詩璉尤贈佩一段閑雅文字來正所謂急脈緩受也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題五美吟 浪蕩子情遺九龍珮

話說賈蓉見家中諸事已妥連忙趕至寺中回明賈珍於是連夜分派各項執事人役並預備一切應用殮扛等物擇於初四日卯時請重樞進城一面使人知會諸位親友是日其喪儀炫耀賓客如雲自銀檻寺至寧府夾路而觀者何啻萬數也有嗟嘆的也有羨慕的又有一等半瓶醋的讀書人說是喪禮與其奢也莫若儉戚的一路紛紛議論不一至未申時方

到將靈柩停放正室之內供奠舉哀已畢親友漸次  
散回只剩族中人分理迎賓客等事近親只有邢大  
舅等相伴未去賈珍賈蓉此時為理法所拘不免在  
靈傍藉草枕苫恨若居喪人散後仍棄空尋他小姨  
廝混寶玉亦每日在寧府穿孝至晚人散方回裡鳳  
姐身體未愈雖不能時常在此或遇開壇誦經親友  
行祭之日亦拈<sub>拈</sub>掙過來相幫尤氏料理料理一日供  
畢早飯因此時天氣尚長賈珍等連日勞倦不免在  
靈傍假寐寶玉見無客到遂欲回家看視黛玉因先

回至怡紅院中進入門來只見院中寂靜悄無人聲  
有幾個老婆子與小了頭們在迴廊下取便乘涼也  
有睡覺的也有坐着打盹的寶玉也不去驚動只有  
四兒看見連忙上前打簾子將掀起時只見芳官自  
內帶笑跑出幾手與寶玉撞個滿懷一見寶玉方含  
着笑站着說到你怎麼來了你快與我攔住晴雯他  
要打我呢一語未了只聽得屋內咕溜咕嚕的亂響  
不知是何物撒了一地隨後晴雯起來罵道我看你  
這小蹄子往那裡去輸了不叫打寶玉不在家我看

着誰來救你寶玉連忙帶笑攔住說道你妹子小不知怎麼得罪了你看我的分上饒了他罷晴雯也不  
想寶玉此時回來乍一見不覺好笑遂笑說道芳官  
竟是個狐狸精變的就是會拘神遣將的符咒也沒  
有這樣快又笑道就是你請了神來我也不怕遂奪  
手仍要捉拿芳官芳官早已藏在寶玉身後寶玉遂  
一手拖了晴雯一手携了芳官進入屋內看時只見  
兩邊床上麝月秋文碧痕紫綃等正在那裡抓子兒  
贏瓜子呢却是芳官輸與晴雯芳官不肯叫打跑了

出去晴雯因趕芳官將懷內的子兒撒了一地寶玉  
歡喜道如此長天我不在家正恐你們寂寞喫了睡  
覺睡出病來大家尋一件事頑笑消遣甚好因不見  
襲人又問道你襲人姐姐呢晴雯道他底么越發道學  
了獨自個在屋裡面靜呢這好一會我們沒進去不  
知他作什么底呢一些聲氣也聽不見你快悄悄去罷  
或者此時參悟了也未定寶玉聽說一面笑一面走  
至裡間只見襲人坐在近窻床上手中拿着一根灰  
色線子正在那裡打結子呢見寶玉進來連忙跣起

笑道晴雯這東西編派我什麼呢我因要趕着打完這結子沒工夫和他們瞎鬧因說道你們頑去罷起着二爺不在家我要在這裡靜坐一坐養養神他就編派了我這些混話什麼面壁了參禪了的等一會我不撕他那嘴寶玉笑着挨近襲人坐下賄他所打的結子問道這處長天你也該歇息或和他們頑笑要不賄賄林妹妹去也好怪熱的打這個那裡使襲人道我見你帶的扇套還是那年東府裡蓉大奶奶的事情上作的因那個青東西除族中或親友家夏



月有喪事方帶的着一年遇着帶一兩遭平常又不犯作如今那府裡有事這是要過去天天帶的所以我趕着另作了一個等打完了給你換下那舊的來你雖然不講究這個若叫老太太回來看見又該說我們躲懶連你的穿帶之物都不經心了寶玉笑道這真難為你想的到只是也不可過於趕熱着了倒是大事說着芳官早托了一杯涼水內新湃的茶來因寶玉素習秉賦柔脆雖暑月不敢用冰只以新汲井水將茶連壺浸在盆內不時更換取其涼意而已

寶玉就芳官手內喫了半盞遂向襲人道我來時已吩咐了茗烟若珍天哥那邊有要緊人客來時令彼即來通稟若無甚要事我就不過去了說畢隨出了房門又回頭向碧痕等道如有事往林姑娘處來我我子是一逕往瀟湘館來看黛玉將過了沁芳橋只見雪雁領着兩個老婆子手中都拿着菱藕瓜果西的拿這些瓜果何用莫非要請那位姑娘奶奶底雪雁笑道我告訴你可不許你對姑娘說去寶玉點

頭應允雪雁便命那兩個婆子先將瓜菜送去交與紫鵲姐姐他要問我你就說我作什麼呢就來那婆子答應着去了雪雁方說我們姑娘這兩日方覺身上好些了今日飯後三姑娘會着要請二奶奶去姑娘也沒去又不知想起了什麼么來自己傷感了一回提筆寫了好些不知是詩詞何詞何叫我掣瓜菜去時又聽得叫紫鵲將屋內擺着的小琴棹的陳設搬了下來將棹子擲在外間當地又叫將那龍文子之切小也切小放在棹上等瓜菜來時聽用若說是請人呢不

犯先忙着把個爐擺出來若說是點香呢我們姑娘  
素日屋內除擺新鮮花菓木瓜之類又不大喜燠衣  
服就是點香亦當點在常坐卧之處難道是老婆子  
們把屋子燠臭了要拿香燠燠不成究竟連我也不  
知何故說畢便連忙的去寶玉這裡不由的低頭  
細想心內道據雪雁說來必有原故若是同那一位  
姊妹們閑坐亦不必如此先設饌具或者是姑媽的  
忌日但我記得每年到此日期老太太都吩咐另外  
整理餚饌送去林妹妹私祭此時已過大約必是七

月因為瓜果之節家家都上秋季的玃林妹妹有感  
于心所以在私室自己奠祭取禮記上的春秋薦其  
其時食之意也未可定但我此刻走去見林妹妹傷  
感必極力勸解又怕他煩惱鬱結於心若竟不去又  
恐他過于傷感無人勸止兩件皆是致疾莫若先到  
鳳姐姐處一看在彼稍坐即回如若見林妹妹傷感  
再設法開解既不致使其過悲而哀痛稍伸亦不至  
抑鬱致病想畢遂出了圍門一直到鳳姐姐處來正有  
許多執事婆娘們因回事畢紛紛散出鳳姐兒正倚

着門和平兒說話呢一見寶玉笑道你回來了麼我  
總吩咐了林之孝家的使人告訴跟你的小廝若沒  
甚事起便請你回來歇息歇息再者彼此人多你那  
裡禁得住那些氣味不想恰好你回來了寶玉笑道  
多謝姐姐記掛我也因今日沒事又見姐姐這兩日  
沒往那府裡去不知身上可大愈否所以回來看視  
看視鳳姐道左右也不過是這樣三日好兩日不好  
的老太太不在家這些大娘們暖那一個是安  
分的每日不是打架就辨嘴連賭博偷盜之事已出

來了兩三件了雖有三姑娘相幫辦理他又是個未  
出閣的姑娘也有好叫他知道知道的也有對他說不得  
的事也只好強<sup>扎</sup>掙着罷了總不得心靜一會別說  
想病好求其不添也罷了寶玉道雖如此說姐姐還  
要保重身體少操些心總是說畢又說了些閒話別  
過鳳姐一直往園中走來進了瀟湘館門看時只見  
爐裏殘烟奠餘玉醴紫鶻正看着人往裡收棹子搬  
陳設呢寶玉便知己竟祭完了走入屋內只見黛玉  
面向裡歪着病體恹恹大有不勝之態紫鶻忙說道

寶二爺來了黛玉方慢慢的起來含笑讓坐寶玉道  
妹妹這兩日可大好些了氣色到覺比先靜些只是  
為何又傷心了黛玉道可是你沒的說了好好的我  
多早晚又傷心了寶玉道妹妹臉上現有哭泣之狀  
如何還哄我呢只是我想妹妹素日本來多病凡事  
當各自寬解不可過作無益之悲若作踐壞了身子  
將來使我說到這裡覺得以下話有些難說連忙嚥  
住只因他雖說與黛玉一處長大情投意和願同生  
死却只是心中領會從來未曾當面說出况兼黛玉



心重每每說話間造次得罪了黛玉致彼哭泣今日原為的是來勸解黛玉不想把話又說造次了接不下去心中一急又怕黛玉惱他又想一想自己的心寔在的是為好因而轉念為悲早已滾下淚來黛玉起先原惱寶玉說話不論輕重如今見此光景心有所感本來素習愛哭此時亦不免無言對泣却說紫鵲端了茶來打諒他二人不知又為何事角口因說道姑娘終身上好些寶二爺又來惱來了到底是怎麼樣寶玉一面拭淚笑道誰敢惱妹妹了氣一面搭訕

着起來閑步只見硯臺底下微露一紙角不禁伸手  
拿起黛玉忙要起身來奪已被寶玉揣在懷內笑說  
道好妹妹賞我看看罷黛玉道不管什麼處來了就混  
翻一語未了只見寶釵走來笑道寶兄弟要看什麼  
寶玉因未見上面是何言詞也不知黛玉心中如何  
未敢造次回答却望着黛玉笑黛玉一面讓寶釵坐  
一面笑說道我曾見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終身遭  
際令人可欣可羨可悲可嘆者甚多今日飯後無事  
因欲擇出數人胡亂湊幾首詩以寄感慨可巧探了

頭來會我晴鳳姐姐去我也身上懶懶的沒同他去  
適纔將作了五六首一時困倦起來搭在那裡不想  
二爺來了就晴見了其寔給他看也到沒有什麼但  
只我嫌他是不是寫了給人看去寶玉忙道我多早  
晚給人看了呢昨日那把扇子原是我愛那幾首白  
海棠詩所以我自己用小楷寫了不過為的是拿在  
手中看着便易我豈不知閨閣中詩詞字跡是輕易  
往外傳誦不得的自從你說了我總沒拿出園子去  
寶釵道林妹妹這慮的也是既寫在扇子上偶然忘

記了拿在書房裡去被相公看見了豈有不問是誰作的呢倘或傳揚開去反為不美自古道女子無才便是德總以貞靜為主女工次之其餘詩詞之類不過閨閣中遊戲原可以會可以不會借們這樣人家的姑娘到不要這些才華的名譽因又笑向黛玉道拿出來給我看看無妨只不叫寶兄弟拿去就是了黛玉笑道既如此說連你也可以不必看了又指寶玉笑道他早已搶了去了寶玉聽了方自懷內取出湊至寶釵身旁一同細看只見寫道是

一代傾城逐浪花

吳宮空自憶兒家

效顰莫笑東鄰女

頭白溪邊尚浣沙  
西施

腸斷烏騅夜嘯風

虞兮幽恨對重腫

點彭甘受他年醢

飲劍何如楚帳中  
虞姬

絕艷驚人出漢宮

紅顏薄面古今同

君王縱使輕顏色

予奪權何卑畫工  
明妃

瓦礫明珠一例拋

何曾石尉重嬌媠

都緣頑福前王造

更有同歸慰寂寥  
綠珠

長楫雄談態日殊

美人巨眼識窮途

屍居餘氣揚公幕

豈得羈縻女丈夫

紅拂

寶玉看了讚不絕口又說道妹妹這詩恰好只作了

五首何不就命名曰五美吟于是不容分說便提筆

寫在後面

五美吟與後十  
獨吟對照

寶釵亦說道作詩不論何

題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隨人腳踪走去縱使字

句精工已落第二義究竟算不得好詩即如前人所

咏昭君之詩甚多有悲輓昭君的有怨恨延壽的又

有譏漢帝不能使畫工圖貌賢臣而畫美人的紛紛

不一後來王荆公復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

毛延壽承叔又有耳目所見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二詩各能俱出已見不襲前人今日林妹妹這五首詩亦可謂命意新奇別開生面了仍欲往下說時只見有人回道璉二爺回來了這緣外間傳說往東府裡去了好一會了想必就回來的寶玉聽了連忙起身迎至大門以內等待恰好賈璉自外下馬進來于是寶玉先迎著賈璉跪下口中給賈母王夫人等請了安又給賈璉請了安二人攜手走了進來只見李紈鳳姐寶釵黛玉迎探惜等早在中堂等候俱相

見已畢因聽賈璉說道老太太明日一早到家一路身體甚好今日先打發我來回家先看視明日五更仍要出城迎接說畢衆人又問了些路途的光景因賈璉遠路還歸遂大家別過讓賈璉回房歇息一宿晚景不必細述至次日飯時前後果見賈母王夫人等到來衆人接見已畢畧坐了一坐喫了一杯茶便領了王夫人等人過寧府中來只聽見裡面哭聲震天却是賈赦賈政送賈母到家即過這邊來了當下賈母進入裡面早有賈赦賈政率領族中人哭着迎



了出來赦政一邊一個挽了賈母走至靈前又有賈  
珍賈蓉跪着撲入賈母懷中痛哭賈母暮年人見此  
光景亦接了珍蓉等痛哭不已賈赦賈政在傍苦勸  
方畧畧止住又轉至靈右見了尤氏婆媳不免又相  
持大痛一場哭畢衆人方上前一一請安問好賈珍  
因賈母終回家來未得歇息坐在此間看看未免要  
傷心遂再三求賈母回家王夫人等亦再三相勸賈  
母不得已方回來了果然年邁的人禁不住風霜傷  
感至夜間便覺頭悶心酸鼻塞聲重連忙請了醫生

來胗脉下藥足足的忙亂了半夜一日幸而發散的  
快未曾傳經至三更天些須發了點汗脉靜身涼大  
家方纔放心至次日仍服藥調理又過了數日乃賈  
敬送殯之期賈母猶未大愈遂留寶玉在家侍奉鳳  
姐因未曾甚好亦未去其餘賈赦賈政邢夫人王夫  
人等率領家人僕婦都送至鐵檻寺至晚方回賈珍  
尤氏並賈蓉仍在寺中守靈等過百日後方扶柩回  
籍家中仍托尤老娘並二姐三姐照管却說賈璉素  
日既聞尤氏姐妹之名恨無緣得見近因賈赦傳靈

在家每日與二姐三姐想認己熟不禁動了垂涎之意况知與賈珍蓉等素日有聚塵之誚因而乘機百般撩撥眉目傳情尤三姐却只是淡淡相對只有二姐也十分有意但只是眼目衆多無從下手賈璉又怕賈珍喫醋不敢輕動只好二人心領神會而已此時出殯以後賈珍家下人少除尤老娘帶領二姐三姐並幾個粗使了環老婆子在正室居住外其餘婢妾都隨在寺中外面僕婦不過晚間巡更日間看守門戶白日無事亦不進裡面去所以賈璉便欲起此

下手遂托相伴賈珍為名亦在寺中住宿又時常借  
着替賈珍料理家務不時至寧府中來勾搭二姐一  
日有小管家俞祿來回賈珍道前者所用棚杠孝布  
並請扛人青衣共使銀一千兩除給銀五百兩外仍  
欠五百兩昨日處買賣人俱未催討小的特來討命示下  
賈珍道你且向庫上去領就是了這又何必來回我  
俞祿道昨日已曾向庫上去領但只是老爺仙遊以  
後各處支領甚多所剩還要預備百日道場及寺中  
用度此時竟不能發給所以小的今日特來回爺或

是爺內庫裡暫且發給或者挪借何項吩咐了小的  
好辦賈珍笑道爾還當是先呢有銀子放着不使你  
無論那裡且借了給他罷俞祿笑回道若說一二伯  
小的還可以挪借這四五百小的一時那裡辦得來  
賈珍想了一想向賈蓉道你問你娘去昨日出殯以  
後有江南甄家送來打祭銀五百兩未曾交到庫上  
去你先要了來給他去罷賈蓉答應了忙過這邊來  
回了尤氏復轉來回他父親道昨日那項銀子已使  
了二百兩下剩的三百兩令人送至家中交與老娘

收了賈珍道既然如此你就帶了他去向你老娘要  
了出來交給他再也賄賂家中有事無事問你兩個  
姨娘好下剩的俞祿先借了添上罷賈蓉與俞祿答  
應了方欲退出只見賈璉走了進來俞祿忙上前請  
了安賈璉便問何事賈珍一一告訴了賈璉心中想  
道趁此機會正可至寧府尋二姐一面還說道這有  
多大事何必向人借去昨日我方得了一項銀子還  
沒使呢莫若給他添上豈不省事賈珍道如此甚好  
你就吩咐了蓉兒一並令他取去賈璉忙道這必得

我親身取去再我這幾日沒回家了還要給老太太  
老爺太太們請請安去到哥哥那邊查查家人們有  
無生事再也給親家太太請請安賈珍笑道只是又  
勞動老二我心不安賈璉也笑道自家兄弟這有何  
妨呢賈珍又吩咐賈蓉道你跟了你叔叔去也到那  
邊給老太太老爺太太們請安說我和你娘都請安  
打聽打聽老太太身上可大安了還服藥呢沒有賈  
蓉一一答應了跟隨賈璉出來帶了幾個小廝騎上  
馬一同進城在路間叔侄閒話賈璉有心便提到尤二

姐因誇說如何標緻如何作人好舉止大方言語溫  
柔無一處不可令人可敬可愛人人都說你嬌子好  
據我看那裡及你二姨一零賈蓉揣知其意便笑道  
叔叔既這樣愛他我給叔叔作媒說了作二房如何  
賈璉笑道敢是好呢只是怕你嬌子不依再也怕你  
老娘不願意況且我聽見說你二姨已有了人家了  
賈蓉笑道這都無妨我二姨三姨都不是我老爺養  
的原是我老娘帶了來的聽見說我老娘在那一家  
時就把我二姨許與皇庄張家指腹為婚後來張家



遭了官司敗落了我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來如今  
這十數年兩家音信不通我老娘時常報怨要與他  
家退婚我父親也要將二姨轉聘只等有了好人家  
不過令人找着張家給他十數兩銀子寫上一張退  
婚字兒想張家窮極了的人見了十數兩銀子有什  
底不依的再他也知道借們這樣的人家也不怕他  
不依又是叔叔這樣人說了作二房我管保我老娘  
和我父親都願意到只是孀子那裡却難覓聽聽到  
這裡心花都開了那裡還有什麼話說只是一味呆

笑而已。賈蓉又想了一想，笑道：「叔叔若有胆量，依我主意行去，管保無妨。不過多花上幾個錢，賈璉忙道：『有何主意？快些說來。』我沒有不依的。賈蓉道：『叔叔回家一點聲色也別露，等我回明了我父親，向我老娘說妥，然後在借們府後就近左右買上一所房子，及應用傢伙什物，再撥兩窩子家人過去服侍。擇了日子，人不知，鬼不覺，聚了過去。』嗚呼！家下人不許走漏風聲，嬌子在裡住着，深宅大院，那裡就得知了。叔叔兩下裡住着，過個一年半載，即或鬧出來，不過挨

上老爺一頓罵叔叔只說嬌子總不生育原是為子嗣起見所以私自在外面作成此事就是嬌子見生來做成熟飯也只得罷了再求一求老太太沒有不完的事自古道慾令智昏賈璉只顧貪圖二姐美色聽了賈蓉一篇話遂為計出萬全將現今身上有服並停妻再娶嚴父妬妻種種不妥之處皆置之度外了却不知賈蓉亦非好意素日因同他兩個姨娘有情只因賈珍在內不能暢意如今若是賈璉娶了少不得在外居住起賈璉不在時好去鬼混之意賈璉

那裡意思及此遂向賈蓉致謝道好侄兒果然能說說成了我再買兩個絕色的頭謝你說着已至寧府門首賈蓉說道叔叔進去向我老娘要出銀子來就交給俞祿罷我先給老太太請安去賈璉含笑點頭道老太太跟前別提我和你一同來的賈蓉道知道又附耳向賈璉道今日要遇見二姨可別性急了鬧出事來往後到難辦了賈璉笑道少胡說你快去罷我在這裡等你於是賈蓉自去給賈母請安賈璉進入寧府早有家頭兒率領家人等請安一路圍隨

至廳上賈璉一一問了此話不過塞責而已便命家人散去獨自往裡面走來原賈璉賈珍素日親密又是弟兄本無可避忌之人自來是不等通報的於是走至上房早有廊下伺候的老婆子打起簾子讓賈璉進去賈璉進入房中一看只見南邊床上只有尤二姐帶着兩個丫環一處做活却不見尤老娘與三姐賈璉忙上前問好相見尤二姐亦含笑讓坐便靠東邊板屏坐了賈璉仍將上首讓與二姐寒溫畢賈璉笑問道親家太太同三妹妹那去了怎處不見尤

二姐笑道：「總有事往後面去了，也就來的。此時伺候的了，嫖因倒茶去，無人在跟前，賈璉睜視二姐一笑。二姐亦低了頭，只含笑不理。賈璉又不敢造次動手，動脚因見二姐手中拿一條拴着荷包的手巾擺弄，便搭訕着往腰內摸了一摸，說道：「揆柳荷包也忘了帶來了，妹妹有揆柳賣我一口喫。」二姐道：「揆柳到有只是我的，揆柳從來不給人喫。」賈璉便笑着欲近身來拿。二姐怕人看見不雅，便連忙一笑，摺了過來，賈璉接在手中，却倒了出來，揀了半塊，喫剩下的摺在

口中喫了又將剩下的都揣了起來將欲把荷包親身送過去只見兩個丫頭端了茶來賈璉一面接了茶喫着茶一面暗將自己帶的一個漢玉九龍佩解了下來拴在手中上起了樓回頭時仍撻了過去二姐也不去拿只粧着不見生着喫茶只聽後面一陣簾子響却是尤老娘三姐帶着兩個小了頭自後面走來賈璉送目與二姐令其拾取這尤二姐只是不理賈璉不知二姐何意甚覺着急只得迎上來與尤老娘三姐相見一面又回頭看二姐時只見二姐笑着

沒事人似的再又看一看手中不知那裡去了賈璉方放了心於是大家歸坐叙了些閒話賈璉說道大嫂子說前日有一包銀子交給親家太太收起來了今日因要選人珍大哥全我來取再也看看家裡有事無事尤老娘聽了連忙使二姐拿鑰匙去取銀子這裡賈璉又說道我也要給親家太太請請安悄悄二位妹妹親家太太臉面到好只是二位妹妹在我們家裡受委屈尤老娘笑道偕們都是至親骨肉說那裡的話在家裡也是住着在這裡也是住着不瞞



二爺說我們家裡自從先夫去世家計也着實艱難了全虧了這裡姑爺幫助如今姑爺家裡有了這樣大事我們不能別的出力白看一番家還有什麼屈了的呢正說着二姐已取了銀子來交與尤老娘老娘便遞與賈璉賈璉又命一個小丫頭叫了一個老婆子來吩咐他道你把這個交給俞綠叫他去拿過那邊去等我妻子答應了出去只聽得院內是賈蓉聲音說話須臾進來給他老娘姨娘請了安又向賈璉笑道總將老爺還問叔叔呢說是什麼事情要使喚

叔叔去原要使人到廟裡去叫我回老爺說叔叔就來老爺還吩咐我路上過着叔叔叫快去呢賈璉聽了忙要起身又聽賈蓉和他老娘說道那一次我和老太太說的我父親要給二姨說的姨爹就和我這叔叔的面貌身量差不多死老太太說好不好一面說着又悄悄用手指着賈璉和他二姨努嘴二姐到不好意思說什麼只見三姐笑罵道壞透了的小猴兒崽子沒了你娘的了等我撕他那嘴一面說着便趕了過來賈蓉早笑着跑了出去賈璉也笑着辭了

出去至廳上又吩咐了家人們不可要錢喫酒等語  
又悄悄的央賈蓉回去急速和他父親說一面便帶  
了俞祿過來將銀子添足交彼拏去自己見他父親  
給賈母去請安不題却說賈蓉見俞祿跟了賈璉去  
取銀子自己無事便仍回至裡面和他姨娘嘲戲了  
一回方起身至晚到寺見了賈珍回道銀子已竟交  
給俞祿了老太太已大愈了如今已竟不服藥了說  
畢又趕便將路上賈璉要娶尤二姐作二房之意說  
了又說如何在外頭置房子住不使鳳姐知道此時

總不過為的是子嗣艱難起見為的是二姨是見過的親上作親比別處不知道的人家說了來的好所以二叔再三央我對父親說只不說是他自己的主意賈珍想了一想笑道其寔倒也罷了只不知你二姨心中願意不願意明日你先去和你老娘商量叫你老娘問准了你二姨再作定奪於是又教了賈蓉一篇話便走過來將此事告訴了尤氏尤氏却知此事不要因而極力勸止無奈賈珍主意已定素日又是順從慣了的況且他與二姐本非一母不便深管

因而也只得由他們開去。至次日一早果然賈蓉復進城來見他老娘，將他父親之意說了，又添上許多話，說賈璉作人如何好，目今鳳姐身子有病，已是不能好的了，暫且買了房子在外面住着，過個一年半載，只等鳳姐一死，便接了二姨進去作正室。又說他父親此時如何聘賈璉那邊，如何娶，如何接了，你老人家養老，往後三姨也是那邊應了，替聘說得天花亂墜，不由得尤老娘不肯。况素日全虧賈珍週濟，此時又是賈珍作主替聘，而且粧奩不用自己置買，費

璉又是青年公子比張華勝強十倍遂連忙過來和二姐商議二姐又是水性的人在先和姐夫不妥又常怨恨當時錯許張華致使後來終身失所今見賈璉有情況是姐夫將他聘嫁有何不肯亦便點頭依允當下回復了賈蓉賈蓉回了他父親次日命人請了賈璉到寺中來賈珍當面告訴了他尤老娘應允了之事賈璉自是喜出望外又感謝賈珍賈蓉父子不盡於是二人商議着使人看房子打首飾給二姨置買粧奩及新房中應用床帳等物不多幾日早將

諸事辦妥已於寧榮街後二里遠近小花巷內買定一所房子共二十餘間又買了兩個小了頭費珍又給了一房家人名叫鮑二夫妻兩口以備二姐過去時服役又使人將張華父子叫來逼勒着與尤老娘寫退婚書却說張華之祖原當皇庄後來死去至張華父親時仍充此役因與尤老娘前夫相好所以將張華與二姐指腹為婚後來不料遭了官司敗落了家產弄得衣食不週那裡還取得起媳婦呢尤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來兩家有十數年音信不通今被

賈府家人喚至逼他與二姐退婚心中雖不願意無奈懼怕賈珍等勢焰不敢不依只得寫了一張退婚文約尤老娘與銀十兩兩家退親不題了這裡賈璉等兄諸事已妥遂擇了初三黃道吉日娶二姐過門下回便見正是

只為同枝貪色慾 致叫連理起戈矛



總評

五首新詩何所居

顰兒應自日欹歎

柔腸一段千般結

豈是尋常望雁魚

五百年風流債一見了偏作恠你貪我愛自難

休天巧姻嫁渾無奈父母者子女間莫失教訓

說前緣防微之處休弛謝嚴厲總能真愛情

石園言

卷二

二二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五回

賈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話說賈璉賈珍賈蓉等三人商議事已妥貼至初二日先將尤老和  
三姐送入新房尤老一看雖不似賈蓉口內之言也十分齊備母女二人  
已稱了心鮑二夫掃見了如一盆火趕着尤老一叫一聲喚老娘又或是老  
太太趕着三姐喚三姨或是姊妹至次日五更天一乘素轎將二姐抬來  
各色香燭紙馬並鋪蓋以及酒飯早已備得十分妥當一時賈璉素服  
坐了小轎而來拜過天地焚了紙馬即老尤見二姐身上頭上煥然一  
新不是在家模樣十分得意挽入洞房是夜賈璉同他顛鸞倒鳳百

歘恩愛不消，細說如賈璉越看越愛，越瞧越喜，不知怎生奉承。這二姐乃命艱，二等人不許提三說二的，直以奶、稱之自己，也稱奶、竟將鳳姐一擊勾倒。有時回家中，只說在吏、府有事，竊伴風姐輩，回知他和賈珍相得自然，是有甚商議，也不疑心。再家下人雖多，都不愛這些事，便有那游手好閑，專打聽小事的人也，都去奉承賈璉，乘機討些便宜。誰肯去露風，於是賈璉深感賈珍，不日賈璉一月出五兩銀子做天、的，供給若不來時，他母女三人一處吃飯。若賈璉來了，他夫妻二人一處吃，他母女便回房自吃。賈璉又將自己積年所有的梯已一併搬了，與二姐收，有又將風姐素日之為人行事，枕邊衾內，尽情告訴了他。只等一死，便接他進去。二姐听了，自是愿意。當下未個人到，也過起日子來，十分

豐足眼見已是兩個月光景。這日賈珍在鐵檻寺佛堂晚間回家時，因與他姊妹久別，竟要去探望。先命小廝去打聽賈璉在與不在。小廝回來說不在。賈珍歡喜，將左右一聚，先遣回去。只留兩個心腹小童牽馬。一時到了新房，已是掌燈時分。悄入去，兩個小廝將馬拴在園內，自往下房去听候。賈珍進來，屋內纔點燈，先看過了尤氏母女，然後二姐出見。賈珍仍喚二姨。大家吃茶，說了一回閒話。賈珍因笑說：我作的這保山，如何若錯過了。打有燈燭，還沒處尋。過日你姐還備了禮，奉進你們呢。說話之間，尤二姐已命又預備下酒。閑起門來，都是一個人原無避悔。那鮑二索請安。賈珍便說：你還是個有良心的小子，所以叫你來伏侍。日後自有大用。你之處不可在外頭吃酒生事。我自自然然賞你，倘或這里短了什麼，你連二爺

市多那里人雜你只管去回我：們弟兄不比別人鮑二卷應道是小的知道名<sup>若</sup>小的不尽心除非不要這脑袋了賈珍點頭說要你知道當下四人一處吃酒尤二姐知局便邀他母親說我怪怕的媽同我到那邊走走未尤老也會意便真個同他出來只剩了頭門賈珍便知<sup>和</sup>三姐挨肩擦臉百厭輕薄起未小了頭子們看不过也都躲了出去憑他兩個自在取樂不知作些什麼勾當跟的兩個小廝都在廚下和鮑二爺飲酒鮑二<sup>的</sup>女人上竈忽見兩個了頭也走了未嘲笑要吃酒鮑二因說姐兒們不在上頭伏侍也偷來了一時叫起來沒人又是事他女人罵道胡塗渾噲了的忘八你撞喪那黃湯裏撞喪醉了夫有你那臊子挺你的火去叫不叫与你秘相干一應有我承當風雨橫豎洒不<sup>到</sup>看你頭上來這鮑二原因妻子發迹

的近日越發亏他自己除賺錢吃酒之外一槩不啻賈璉等也不肯責備他故他視妻如母百依百隨且吃勻了便去睡覺這里鮑二家的陪有這些了杯小廝吃酒討他們的好準備在賈珍前上好四人正吃的高興忽听扣門之聲鮑二家的忙出來開門看見是賈璉下馬問有事無事鮑二女人便悄：告他說大爺在這里西院里呢賈璉听了便回至臥房只見尤二姐和他母親都在房中見他來了二人面上便有些赧：的賈璉反推不知只命快拿酒來偕們吃兩杯好睡覺我今日狠乏了尤二姐忙上來陪笑接衣奉茶向長問短賈璉喜的心癢難受一時鮑二家的端上酒來二人對飲他丈母不吃自回房中睡去了兩個小子頭分了一個過來伏侍賈璉的心腹小童隆兒拴馬

去見已有了匹馬細瞧一瞧知是賈珍的心下會意也來厨下只見  
喜兒壽兒兩個正在那里坐着吃酒見他來了也都會意故笑道你  
这会子夫的巧我們因趕不上爺的馬恐怕犯夜往这里來借宿一  
林的隆兒便笑道有的是炕只管睡我是二爺使我送月銀的交  
給了奶：我也不回去了喜兒便說我們吃多了你來吃一鐘隆兒纔坐  
下端起杯來忽听馬棚內鬧將起來原來二馬同槽不能相容互相  
蹶躑起來隆兒等慌的忙放下酒杯出來喝馬好容易喝住另拴好  
了方進來鮑二家的笑說你三人就在这里罷茶也現成了我可去  
了說着帶門出去这里喜兒喝了几杯已是撐子眼了隆兒壽兒闌  
了門回頭見喜兒直挺挺的仰臥炕上二人便推他說好兄弟起來好



生睡只願你一個人我們就苦了那喜兒便說道借們今兒可要公道：的貼一爐子燒餅要有一个充正紅的人我痛把他媽一命陰兒壽兒見他醉了也不必多說只得吹了灯將就睡下尤二姐聽見馬鬧心下便不自安只管用言語混亂賈璉那賈璉吃了几杯春具發作使命收了酒菓掩門寬衣尤二姐只穿有大紅小袄散挽烏雲滿臉春色比白日更增了顏色賈璉自樓他哭道人都說我們那夜又婆齊整如今我看來給你拾鞋也不要尤二姐道我虽標致却無品行看來到底是不標致的好賈璉忙問道這話如何說我却不解尤二姐滴泪說道你們拿我作愚人待什麼事我不知我如今和你作了两个月夫妻日子虽淺我也知你不是愚人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

的鬼如今既作了夫妻我終身靠你豈敢瞞藏一字我笑是有靠將來  
我妹子却何如結果據我看來看這個形景恐非長策要作長久之計方  
可賈璉听了笑道你且放心我不是招酸吃醋之輩事前是我已盡和  
你也不必驚慌你因妹夫是作弟的自然不好意思不如我去破了這  
例說有走了便往西院中來只見意內灯燭輝煌二人正吃酒取樂賈  
璉便推門進去笑說大爺在這裡兄弟來請安賈珍羞的無話只  
得起身讓坐賈璉忙笑道何必又作如此景象俗們弟兄從前是  
如何樣來大哥為我操心我今日粉身碎骨感激不盡大哥若多  
心我意何安從此以後還求大哥如昔才好不然兄弟能可絕後  
再不敢到此處來了說有便要跪下慌的賈珍連忙挽起只說兄

弟怎麼說我無不領命賈璉忙命人看酒來我和大哥吃兩杯又拉尤三姐說你過來陪小叔子一杯賈珍說笑的說老二到底是你哥必要吃干這鍾說有一揚時尤三姐站在炕上指賈璉笑道你不用和我花馬吊嘴的清水下雜麵你吃我看見提有影戲人子上場好歹別戳破這層紙兒你別油蒙了心打諒我們不知道你府上的事這會花了几个臭子你們哥兒倆拿有我們姐兒兩個權當粉頭來取樂兒你們就打錯了美盤了我也知道你那老婆太难纏如今把我姐拐了去做二房偷有的鑼兒敲不得我也要去會一那鳳姐去看他是一箇腦袋几隻手若大家好取和便罷倘若有一點叫人过不去我有本事先把你兩個的牛黃狗寶掏了出來再和那潑婦拚了這命

也不笑是尤三姑奶，喝酒怕什麼，偕們就喝說着自己，掉起壺  
來斟了一杯自己先喝了半杯，接過賈璉的脖子來就灌說：我和  
你哥已經吃過了，偕們來親香親香，唬的賈璉酒都醒了，賈珍也  
不承望尤三姐這等無恥老辣，弟兄兩個本<sup>是</sup>風月場中<sup>要</sup>慣的，不  
想今日反被這閨女一夕話說住，尤三姐一<sup>聲</sup>又叫將姐：請來耍樂  
偕們四個一處同樂，俗語說便宜不過當家，他們是弟兄，偕們是姊妹，  
又不是外人，只管上來，尤二姐反不好意思起來，賈珍得便就要一番  
尤三姐那里肯放，賈珍此時方後悔不承望他是這種為人，與賈璉  
反不好輕薄起來，這尤三姐鬆鬆挽着頭髮，大红袄子半掩，半開露  
着葱綠抹胸，一痕雪脯，底下綠褲紅鞋，一對金蓮，或敲或並，沒半刻

斯文两个墜子却似打鞦韆一般灯<sup>光</sup>之下<sup>越</sup>顯得柳眉籠翠露檀口  
点丹砂本是一双秋水眼再吃了酒又添了錫澁淫浪不独将他二姊壓  
例據珍璉詳去所見过的上下貴賤若干女子皆未有此律約風流者  
二人已酥麻如醉不禁去招他一招他那淫態風情及將二人禁住  
那尤三姐放出手眼来略式了一式他弟兄两个竟全然無一点別識  
別見連口中一句響亮話都沒了不过是酒色二字而已自己高談  
闊論<sup>任</sup>任意揮霍洒落一陣拿他弟兄二人嘲笑取樂竟真是他賺  
了男人並非男人淫了他一時他的酒足興尽也不容他弟兄多坐攢  
了出去自己关门睡去了自此後<sup>或</sup>我<sup>略</sup>有了<sup>了</sup>好<sup>婆</sup>婆娘不到之處便將寶  
璉寶珍寶蓉三個潑声勵言痛罵说他爺兒三個誑騙了他寡

婦孤女賈珍回去之後以後亦不敢輕易再來有時尤三姐自己高了與  
情命小廝來請方敢去一会到了這里也只好隨他的便誰知這尤三姐  
天生脾氣不堪伏有自己風流標致偏要打扮的出色男式作出許多  
萬人不及的淫情浪態來哄的男子們垂涎落魄欲近不能欲遠不捨  
迷離顛倒他以為樂他姊姊二人也十分相勸他反說姐：糊塗僧們  
金玉一歛的人白叫這兩個現世宝沾污了去也美無能而且他家有  
一個極利害的女人如今瞞道着他不知僧們道方安靜倘或一日他知道了  
豈肯有干休之理勢必有一場大鬧不知誰生誰死起如今我不拿他們取  
樂作踐准折到那時白落個臭名後悔不及因此一說他姊女見不  
听勸也只得罢了那尤三姐天：挑揀穿吃打了良的又要金的

有珠子又要寶石吃的肥鷺又宰肥鴨或不起心連掉一推衣裳不  
如意不論綾緞新整便用剪刀剪碎子鏡撕一條罵一句究竟賈珍等何  
曾隨意了一日反花了許多昧心錢賈璉來了只在二姐房內心中  
也悔上來無奈二姐到是個多情人以為賈璉是終身之主了凡  
事到還知疼有癢若論起溫柔和順凡事必商必議不敢恃才自  
專實較凤姐高十倍若論繚教言談行事也勝五分雖然如今改  
過但已經失了脚有了一個淫字混有甚好處也不笑了偏這賈  
璉又說誰人無錯知過必改就好故不提已往之淫只取現今之善便  
如膠授漆似水如魚一心一計誓同生死那里還有馮平二人在意  
了二姐在枕邊衾內也常勸賈璉說你和珍大哥商議：棟个

熱的人把三了頭聘了罷。倘有他不是常法子，終久要生出事來。怎麼處？賈璉道：前日我曾回過大爺的，他只是捨不得我，說是塊肥羊肉，只是燙的慌。玫瑰花兒可愛，刺大扎手，偕們未必降的。佳紅正紅揀個人聘了罷。他只意：鬼：就丟開手了。你叫我有何法？二姐道：你放心，偕們明日先功三了頭，他肯了，讓他自己鬧去。鬧的無法，少不得聘他。賈璉聽了，說這話極是。至次日，二姐另備了酒，賈璉也不出門。至午間，特請他小妹過來，與他母親上坐坐。三姐便知其意。全用醜醜滑稽，頂全是大翻身大解悟法。酒過三巡，不用姐坐開口，先便滴泪泣道：全用如是等語一洗紫障。姐：今日請我自有一翻大禮，要说。但妹子不是那愚人，也不用絮叨，只提那從前醜



事我已<sup>了人也</sup>知說也無益既如今姐：也得了好處安身媽也有了安身  
之處我也要自尋歸結法方是正禮但終身大事一生至一死非同兒  
戲我如今改過守分只要我揀一個素日可心如意的方跟他去  
若憑你們揀擇雖是富比石崇才過子建貌比潘安的我心里進  
不去也白過了一世賈璉笑道這也容易憑你說是誰就是誰一  
應保禮都有我們置辦母親也不用操心尤三姐泣道姐：知道  
不用我說賈璉笑向二姐是誰二姐一時也想不到未大家想來  
賈璉便道定是此人無移了便拍手笑道我知道了這人原不  
差果然不好<sup>錯</sup>眼力二姐笑問是誰賈璉笑道別人他如何進得  
法一定是宝玉二姐与尤老听了亦以為然尤三姐便啐了一口

道奇不知何為我們有姊妹十個也嫁你弟兄十個不成有理之難  
道除了你家天下就沒了好男子了不成罵及有中人听了都吃  
意除去了他還有那一個余亦如此尤三姐哭道別只在眼前想姐只  
在五年前想就是了奇甚正說有忽見吳賈璉的心腹小使子吳兒走  
來請賈璉說老爺那邊際等有叫爷呢小的答覆往日老爺那邊  
去了小的連忙來請賈璉又忙問昨日家里沒人間吳兒道小的  
回奶：說爺在家廟里同珍大爺商議作百日的事只怕不能來  
家賈璉忙命拉馬蔭兒跟隨去了苗下吳兒答應人來事務尤  
二姐拿了兩碟菜命拿大杯斟了酒就命吳兒在炕沿下蹲着  
吃一長一短向他說話兒問他家里奶：多大年紀怎麼個利害的

樣子老太：多大年紀太：多大年紀姑娘幾個各樣家常等語  
與兒笑嘻嘻的在炕沿下一頭吃一頭將茶府之事條細告訴他  
母女又說我是二門上該班的人我們共是兩班一班四個共是八個這  
八個人有幾個是奶：的心腹有幾個是爺的心腹奶：的心腹我們  
不敢惹爺的心腹奶：就敢惹提起我們奶：素心里歹毒口里  
尖快我們二爺也笑是個不好的那里見得他到是跟前跟前的平姑  
娘為人狠好雖然和奶：一氣他到背着奶：常作此个好事小  
的們凡有了不是奶：是容不過的只求：他去就完了如今和  
家大小除了老太：冬冬兩個人沒有不恨他的只不过面子情兒  
怕他皆因他一時看的人都不及他只一味哄着老太：太：兩

个人喜欢他说一是说二是没人敢糊他又恨不得把銀子錢  
省下未堆成山好叫老太：太：说他会过日子除<sup>珠</sup>不知苦了下人他  
討好兒<sup>遇</sup>遇着有好事他就不等别人去說他先抓尖兒或有了不好  
事或他自己錯了他便一縮頭推到别人身上未他还在傍边撻火兒  
如今連他正<sup>經</sup>經婆：太太：都嫌了他說他雀兒揀着旺处飛黑母鷄  
一窩兒自家的事不管倒替人家去瞎張羅若不是老太：在頭里早  
叫过他去了尤二姐笑道你背着他这等說他將來你又不知怎麼  
說我呢我又羞他一層兒越發有的說了且見忙跪下說道奶：要  
這樣說小的不怕雷打但凡小的們有造化起來先娶<sup>二</sup>奶：時若得  
了奶：這樣的人小的們也少挨些打罵也少提心吊胆的人如今

跟奔的这几个人谁不背前背後說揚奶：聖德憐下我們商量有呀二爺要出來情愿去吞應奶：呢尤二姐笑道猴兒偷的还不起來呢說句頑話就啼的那樣起來你們作甚麼來我呢還要殺了你奶：去呢與兒連忙搖手說奶：千万不要去我告訴奶：一輩子別見他才好嘴甜心苦兩面三刀上頭一臉笑脚下使絆子是明一盞火暗是一把刀都占全了只怕三姨的這些嘴還說他不過好奶：這樣斯文良善人那裏是他的對手尤氏笑道我只以禮待他：敢怎麼樣具無道不是小的吃了酒放肆胡說奶：便有理讓他看見奶：比他標致又比他得人心他怎肯干休善罷人家是醋罐子他是醋缸醋甕凡了頭們二爺多着一眼他有本事當有斧打個爛羊頭三雖然平姑娘在屋裡大

約一年二年之間兩個有一次到一處他還要口里掂本過子呢氣的  
平姑娘性子發了鬧哭一陣說又不是我自己尋來的你又浪有勁  
我：原不依你反說我反了這會子又這樣他一般的也罷了到央告平  
姑娘尤二姐笑道可是扯謊這樣一個夜叉怎麼反怕屋裡的人呢  
與免道這就是俗語說的天下挑不過禮字去了這平兒是他自  
幼的了頭陪了過來一共四個嫁人的嫁人死的死了只剩了這個心  
腹他原為收了屋裏一則是他矣良名兒二則又叫拴爺的心好不  
外頭走邪的道又還有一段因果我們家的規矩凡爺們大了未娶  
親之先都先放兩個人伏侍的二爺原有兩個誰知他來了沒半  
年都尋出不是來都打發出去了別人虽不好說自己臉上過不

幾了

去所以蚤逼有平姑娘作了房裡人那平姑娘又是個正緊人從不  
 把這一件事放在心上也不會挑妻窩夫的到以為忠一味心赤胆伏侍他  
 總容下了尤二姐笑道原來如此但我聽見你們家還有一位寡婦奶  
 奶不知道我們家這位寡婦奶：他的渾名叫作大菩薩第一個善  
 德人我們家的規矩又大寡婦奶：們不管事只宜清淨守節妙在  
 姑娘又多只把姑娘們交給他看書寫字孝針線孝道理這是  
 他的責任除此向事不知說事不管只應這因一向他病了事多這  
 大奶：暫管几日究竟也無可管不過是按例而行不像他多事逞才  
 我們大姑娘不用說但凡不好也沒這段大福了二姑娘的渾名是二木頭  
 戳一針也不知咬啣一聲三姑娘的渾名是玫瑰花尤氏姊妹忙笑問何

意與兒笑道玫瑰花又紅又香無人不受的愛只是刺刺手也是一位神道  
可惜不是太養的老鴿窩里出鳳凰四姑娘小他正緊緊是珍大爺親  
妹子因自幼無母老太命太抱過來養了這大也是一位不晉事  
的奶不知道我們家的姑娘不笑另外有兩個姑娘真是天上少有  
地下無雙一個是偕們姑太的女兒姓林小名兒叫什麼黛玉面龐身段和  
三姨不差什麼一肚子文章只是一身多病這樣的天選穿美的出來風兒一  
吹就倒了我們這起沒王法的嘴都叫他多病西施還有一位姨太的女兒  
姓薛叫什麼寶釵竟是雪堆出來的每常出門或上車或一時院子裡碰見了  
嫌我們鬼使神差見了他兩個不敢出氣兒尤二姐笑道你們大家規矩雖然  
你們小孩子進的去然遇見小姐們原該遠藏開與兒握手道不是那



正蒙天礼自然遠經的藏開自不必說就藏開了自己不敢出氣是生怕這氣  
大了吹倒了姓林的氣煖了吹化了姓薛的說的滿屋里都笑起來了不知瑞  
詳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歸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門

話說鮑二家的打他一下子笑道原有些真的叫你又編了這混話越發沒了

細兒你到不像跟二爺的人這些混話到像是寶玉那邊的好極了文將茗烟等已全罵出

可謂一擊兩鳴法不罵之罵也尤二姐終要又問忽見尤三姐笑問道可是你們家那

寶玉除了上學他作些什麼

拍案叫絕此處方問是何文情

興兒笑道姨娘別問他

說起來姨娘也未必信他長了這大獨他沒有上過正學經學堂我們家從

祖宗直到二爺誰不是寒牕十載偏他不喜讀書老太的寶貝老爺先還

管如今也不敢管了成天家瘋瘋癩癩的說的話人也不懂幹的事人也不知

外頭人：看着好清俊模樣兒，心里自然是聰明的。誰知是外清而內濁，見了人一句話也沒有所有的好處。雖沒上過學，到難為他認得幾個字，每日也不習文，也不學武，又怕見人，只愛在子頭群裏鬧弄。若也沒到，柔有時見了我們喜歡時，沒上沒下，大家亂頑一陣，不喜歡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們坐着卧着見了，他也不理他，也不責備。因此沒人怕他，只管隨便都過的去。尤三姐笑道：「主子寬了你們，又這樣嚴了，又報怨。可知難纏。」情語情文至尤二姐道：「我們看他到好，原來這樣可惜了一個好胎子。」尤三姐道：「姐，信他胡說，俗們也不是見了一面，兩面的行事言談，吃喝原有此女兒氣。那是只在裡頭惜了的，若說糊塗那世兒糊塗姐，記得穿孝時，俗們同在一處，那日正是和尚們進來，遠棺俗們都在那里站着，他只站在頭里攬着人，說他不知

礼又沒眼色過後也沒悄、的告訴僧們說姐、不知道我並不是沒眼色想  
和尚們職恐怕氣味薰了姐、們接着他吃茶姐、又要茶那個老婆子就拿  
了他的碗倒他赶忙說我吃膩了的另洗了再拿來這兩件工我冷眼看去原  
來他在女孩子們前不管怎樣都的<sup>過</sup>去只不大合外人的式所以他們不知道  
尤二姐聽說笑道依你說你兩個已是情投意合了竟把你許了他豈不好三  
姐見有興兒不便說話只低頭磕瓜子興兒笑道若論模樣兒行事為人到是  
一對好的只是他已有了只未露形將來准是林姑娘定了的因林姑娘多病  
二則都还小故尚未及此再過三二年老太、便一開言那是再無不准的了  
大家正說話只見隆兒又來了說老爺有事是件机密大事要遣二爺往  
平安州去不過三五日就起身來回也得半月工夫今日不能來了請老奶

奶早和二姨定了那事明日爺來好作定奪說着帶了興兒回去了這里尤二姐命掩了門早睡盤問他妹子一夜至次日午後賈璉方來了尤二姐因勸他說既有正事何必忙忙又來千萬別為我誤事賈璉道也沒甚事只是偏的又出來了一件遠差出了月就起身得半月工夫終來尤二姐道既如此你只管放心前去這里一應不用你記望三妹子他從不會朝更暮改的他已說了改悔必是改悔的他已擇定了人你只要依他就是了賈璉問是誰尤二姐笑道這人此刻不在這里不知多早晚來也難為眼力自己說了這人一年不來他等一年十年不來等十年若這人死了再不來了他情愿剃了頭當姑子去吃長齋念佛以了今生賈璉問到底是誰這樣動他的心二姐笑道說來話長五年前我們老娘家里做生日媽和我們到那

里與老娘拜壽他家請了一起串客裡頭有個作小生的叫作柳湘璉字奇百怪之文  
 何至于此他看上了如今要是他終嫁舊年我們聞得柳湘璉惹了一個禍  
 逃走了不知可有東身下落沒有不曾賈璉聽了怪道呢我說是個什麼樣人原來是他  
 果然眼力不錯你不知道這柳二郎那樣一個標致人最是冷面冷心的差不  
 多的人都無情無義他最和宝玉合的來去年因打了薛蝌子他不好意思見我  
 們的不知那里去了一向後來聽見有人說來了不知是真是假一問宝玉的  
 小子們就知道了倘或不來他萍踪浪跡跡知道幾年終來豈不白耽擱了尤  
 二姐道我們這三丫頭說的出來幹的出來他怎樣說只依他便了二人正  
 說之間只見尤三姐走來說道姐夫你只放心我們不是那心口兩樣的人說什  
 麼是什麼若有了姓柳的來我便嫁他從今日起我吃齋念佛只伏侍母親等

他來了嫁了他去若一百年不來我自己修行去了說着將一根玉簪擊作兩段一句不真就如這簪子說着回房去了真個竟非禮不動非禮不言起來賈璉無了法只得和二姐高議了一回家務復回家與鳳姐高議起身之事一面着人問茗烟：「說竟不知道大約來未若來了必是我知道的一面又問他的衙房也說來來賈璉只得回復了二姐至起身之日已近前兩天便說起身却往二姐這邊來住兩夜從這里再悄悄長行果見小妹竟又換了一個人又見二姐持家勤慎自是不消記掛是日一早出城就奔平安州大道曉行夜住渴飲飢餐方走了三日那日正走之間頂頭來了一羣馱子內中一夥主僕十來騎馬走的近來一看不是別人竟是薛蟠和柳湘璉來了賈璉深為奇怪余亦為忙伸馬迎了上來大家一齊相見說些別後寒溫大家便入酒店歇



下敘談、賈璉因笑說鬧過之後我們忙着請你兩個和解誰知柳兄踪跡全無怎麼你兩個今日到在一處了薛蟠笑道天下竟有這樣奇事我同夥計販了貨物自春天起身往回里走一路平安誰知前日到了平安州界遇一夥強盜已將東西劫去不想柳二弟從那邊來了方把賊人趕散奪回貨物還救了我們的性命性命我謝他又不受所以我們結拜了生死弟兄如今一路進京從此後我們是親弟兄一般到前面岔口上分路他就分路往南二百里有一個姑媽他去望候、我先進京去安置了我的事然後給他尋一所宅子尋一門好親事大家過起來賈璉聽了道原來如此到教我們懸了凡日心因又听道尋親又忙說道我正有一門好親事堪配二弟說着便將自己娶尤氏如今又要發嫁小姨一節說了出來只不說尤三姐自捧之語又屈薛蟠且

不可告訴家里寄生了兒子自然是知道的薛蟠聽了大喜說早該如此這都是舍表妹之過湘璉忙笑說又忘情了还不住口薛蟠忙止住不語便說這等這門親事定要做的湘璉道我本有愿定要一個絕色的女子如今既是貴昆仲高誼請催不得許多了任憑裁奪我無不從命賈璉笑道如今口說無憑等柳兄一見便知我這內娣的品貌是古今有一無二呢的湘蓮聽了大喜說既如此說等弟探過姑娘不過月中就進京的那時再定如何賈璉笑道你我一言為定只是我信不過柳兄你乃是萍踪浪跡倘然淹滯不歸豈不誤了人家湏得留一定禮湘蓮道大丈夫豈有失信之禮小弟素樸寒貧況且容何能有定禮薛蟠道我這里現成就備一分二哥代去賈璉笑道也不用金帛之禮湏是柳兄親身是自有之物不論物之貴賤不過我帶去取信耳

湘蓮道既如此說弟無別物此劍防身不能解下囊中尚有一把死夾劍乃吾家傳代之寶弟也不敢擅用只隨身守藏而已賈兄請掣去為定弟縱係水流花落之性然亦斷不捨此劍者說畢大家又飲了几杯方各自上馬作別起程正是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且說賈璉一日到了平安州見了節度完了公事因又囑他十月前後務要還來一次賈璉領命次日連忙取路回家先到尤二姐處探望誰知賈璉出門之後尤二姐操持家務十分謹肅每日閉門關戶一点外事不聞他小妹子果是個斬了截鉄之人每日侍奉母姊之餘只安分守己随分過活雖是夜晚間孤衾獨枕不慣寂寞奈一心丢了衆人只念柳湘蓮早日回來完了終身大事這日賈璉進門見了這般景况喜之不盡深念二姐之德大家叙些寒溫之後賈璉便將路上相遇湘蓮一

事說了出來又將死劍取出遞與三姐；看時上面龍吞夔護珠寶晶  
瑩將靶一擊里面却是兩把合体的；一把上面鑿着一死字一把上面鑿着一  
央字冷飈；明亮；如西痕秋水一舫三姐喜出望外連忙收了掛在自己  
綉房床上每日望着劍自笑終身有靠賈璉住了兩天回去復了父命回  
回家合家相見家那時鳳姐已大愈出來理事行走賈璉又將此事告訴了  
賈珍；因近日又遇了新友將這事去過不在心上任憑賈璉裁奪只怕  
賈璉獨力不加少不得又給了他三十兩銀子賈璉拿來交與二姐預備粧  
奩誰知八月內湘蓮方進了京先來拜見薛姨媽又遇見薛蝌方知薛蟠不  
慣風霜不服水土一進京時便病倒在家請醫調治聽見湘蓮來了請入  
臥室相見薛姨媽也不念舊事只感救新恩母子們十分稱謝又起說親事一

樓風一應東西皆已妥當只等擇日柳湘蓮也感激不盡次日又來見寶玉  
二人相會如魚得水湘蓮因問賈璉偷娶二房之事寶玉笑道我聽一千人  
說我却未見我也不敢多管我又聽見茗烟說連二哥：着寔問你不知  
有何話說湘蓮就将路上所有之事一概告訴寶玉：笑道大喜：難  
得這個標致人果然是個古今絕色堪配你之為人湘蓮道既是這樣他那  
里少了人物如何只想到我况我又素日不甚和他厚他關切不至路上  
工夫忙：的就那樣再三要來定禮難道女家反趕着男家不成我自  
已疑惑起來後悔不該留下這劍作定所以後來想起你來可以細：問  
個抵歷纔好寶玉道你原是個精細人如何既許了定禮又疑惑起來  
你原說只要一個絕色便罷了何必再疑湘蓮道你既不知他娶如何

又知是絕色宝玉道他是珍大嫂子的繼母帶來的兩位小姨我在那  
里和他們混了一個多月怎麼不知真有一對尤物可巧他又姓尤湘蓮听  
了跌足道這事是不好斷乎做不得了你們東府里除了那兩石頭獅子干净  
只怕連猫兒狗兒都不干净我不做這刺志八 奇極之文極趣之文金瓶梅中  
有云把志八的臉打綠了已奇  
之至此云刺志八豈  
不更奇 宝玉聽說紅了臉湘蓮自慚失言連忙作揖說我該死  
胡說忽用湘蓮投東府之事罵及宝玉可是人想 你好歹告訴我品行如  
何宝玉笑道你既深知又來問我作甚麼連我也未必干净了湘蓮笑  
道原是我自己一時忘情好歹別多心宝玉笑道何必再提這倒是  
有心了湘蓮作揖告辭出來若去找薛蟠一則他現卧病二則又浮燥不如  
去索回定礼主意已定便真的來找賈璉賈璉正在新房中間得湘蓮

來了喜之不禁忙迎了出來讓到內室與尤老相見湘蓮只作揖稱老伯  
母自稱晚生賈璉聽了此意吃茶之間湘蓮便說客中偶然從誰家姑母  
于四月間訂了弟婦使弟無言可回若從了老兄背了姑母似非合理若  
係金帛之訂弟不敢索取但此劍係祖父所遺請仍賜回為幸賈璉聽了  
便不自在還說定者定也原怕返悔所以為定豈有婚妯之事出入隨意的還  
要斟酌湘蓮笑道雖如此說弟急領責領罰然此事斷不敢從命賈璉還要饒  
舌湘蓮便起身說請兄外坐一叙此處不便那尤三姐在房明聽見好容易  
等了也來今忽見反悔便知他在賈府中得了消息自然是嫌自己淫奔無  
恥之流不屑為妻今若容他出去和賈璉說退親料那賈璉必法可處自己  
豈不無趣一聽賈璉要同他出去連忙摘下劍來將一股雌鋒藏在肘內出來

便說你們不必出去再議，還你的定禮一面，淚如雨下。左手將劍並鞘送與湘蓮，右手回肘，只往項上一橫，可憐揉碎桃花紅滿地，玉山傾倒，再難扶芳。蕙性渺々，真々不知那處去了。當下啼的眾人急救，不送尤老一面，啼哭一面，又罵罵湘蓮賈璉，忙揪住湘蓮命人捆了送官。尤二姐忙止淚，反勸賈璉：你太多事，人家並沒威逼他死，是他自尋短見，你便送他到官，又有何益？反覺生事出醜，不如放他去罷。豈不省事？賈璉此時也沒了主意，便放了手。命湘蓮快去，湘蓮反不動身，泣道：我並不知是這等剝烈賢妻可敬。湘蓮反扶尸大哭一場，等買了棺木，眼見入殮，又俯棺大哭一場，方告辭而去。出門無所之，昏々默々，自想方才之事，原來尤三姐這樣標致，又這等剝烈，自悔不及。正走之間，只見薛蟠的小使子尋他家去，那湘蓮只管出神，那小使子帶他到



新房之中十分齊整忽聽環珮叮嚀尤三姐從外而入一手捧有兇夾劍  
一手捧着一卷冊子向柳湘蓮泣道妾痴情待君五年矣不期君果冷心  
冷面妾以死報此痴情妾今奉警幻之命前往太虛幻境修注案中所  
有一干情鬼妾不忍一別故來一會從此再不能相見矣說着便走湘蓮不  
捨忙敬上來拉住問時那尤三姐便說來自情天去由情地前生悞被情  
惑今既耻情而竟與君兩無干涉說畢一陣香風無踪無影去了湘蓮警  
覺似夢非夢睜眼看時那里薛家小童也非新室竟是一座破廟傍邊坐  
着一個跏趺道士捕虱湘蓮便起身稽首相問此何方係仙師仙名法號道士笑  
道連我也不知道此係何方我係何人不過暫來歇足而已柳湘蓮聽了不  
覺冷然如寒冰侵骨掣出那股雄劍將萬根煩惱絲一揮而盡便隨那

道士不知往那里去了後回便見

第六十七回

見土儀顰御思故里 聞秘事鳳姐訊家童

話說尤三姐自盡之後尤老娘合二姐兜賈珍賈璉等俱不勝忍痛自不必說忙令人盛殮送往城外埋奠柳湘蓮見尤三姐身亡痴情眷戀却被道人教句冷言打破迷關竟自截髮出家跟隨瘋道人飄然而去不知何往暫且不表且說薛姨媽聞知湘蓮已說定了尤三姐為妻心中甚喜正是高高興興要打笑替他買房子治家伙擇吉迎妻以報他救命之恩忽

有家中小厮吵嚷三姐兒自盡了被小丫頭們聽見告知薛姨媽薛姨媽不知何為心甚歎息正在猜疑寶釵從園裡過來薛姨媽便對寶釵說道我的兒你聽見了沒有你珍大嫂子的妹妹三姑娘他不是已經許定給你哥哥的義弟柳湘蓮了麼不知為什麼自刎了那柳湘蓮也不知往那里去了真正奇怪的

事叫人意想不到寶釵听了並不在意便說道俗語說的好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也是他們前生命定的走了依我說也道也他罷了媽媽也不

必為他們傷感了，倒是自從哥哥打江南回來，二十日販了來的貨物，想來也該發完了。那同伴的夥計們辛辛苦苦的回來，幾個月了，媽上合哥商議也該請一請，酬謝酬謝，總是別叫人家看着無理似的。母女正說話間，見薛蟠自外而入，眼中尚有淚痕。一進門來，便向他母親拍手說道：「媽媽可知道柳二哥、尤三姐的事麼？」薛姨媽說：「我纔聽見正在這裡合你妹說這件公案呢。」薛蟠道：「媽上可聽見說湘蓮跟着一個道士出了家了麼？」薛姨媽道：「這越發奇了，怎

麼柳相公那樣年輕的一個聰明人一時糊塗就跟着道士去了呢我想你們好了一場他又無父母兄弟隻身一人在此你該各處找、他終是靠那道士能往那裡遠去在不過是在這方近左右的廟裡寺裡罷了薛蟠說何常不是呢我一聽見這個信兒就連忙帶小廝們在各處尋找連一個影兒也沒有又去去問人都說沒看見薛姨媽說道你既找尋過沒有也美把你待朋友的心盡了焉知他這一出家不是得了好處去呢只是你如今也該張羅張羅買賣

二則把你自己娶媳婦應辦的事情倒早這料理咱們家没人俗語說的夯雀兒先飛省得臨時丟三落四的不齊全令人笑話再者你妹上終說你也回家半個多月了想貨物也該發完了同你去的夥計們也該擺桌酒兒給他們道、發財是人家陪着你走了二三千里的路程受了五六個月的辛苦而且在路上又替你擔了多少驚怕沉重薛蟠聽說便道媽媽說的很是倒是妹妹想的週到我也這樣想着只因這些日子為各處發貨腦袋都大了又為柳二哥

的事忙了這幾日反到落了一個空白張羅了一會子倒把正經事都悞了要不然定了明兒後兒下帖請罷薛姨媽道由你辦去罷話猶未了外面小廝進來回說管總的張大爺差人送了兩箱子東西來說這是爺各自買的不在貨帳裡面本要早送來因貨物箱子壓着沒得掣昨兒貨物發完了所以今日終送來了一面說一面又見兩個小廝搬進了兩個夾板夾夾的大標箱薛蟠一見說愛約可是我就怎么糊塗到這田地了持、給媽合妹妹帶來的東西都



忘了沒掣了家裡來還是夥計送了來了寶釵說虧你還是特特帶來的終放了一二十天若不是特、帶來的要放到年底下終送來呢我看你也諸事太不省心了薛蟠笑道想是在路上叫人把魂靈嚇吊了還沒歸竅呢說着大家笑了一回便向小丫頭說出去告訴小廝進來解了繩子去了夾板開了鎖看時這一箱都是綢緞綾錦洋貨等家常應用之物薛蟠笑着道那一箱是給妹妹帶的親自來看母女二人看時却是些筆墨紙硯各色箋紙香袋香珠扇子

扇墜花粉胭脂等物外有虎邱帶來的自行人酒令  
兜水銀灌的打金斗小小子沙子燈一盞一盞的泥  
人兜的戲用青紗罩的匣子裝着又在虎邱山上泥  
捏的薛蟠小像與薛蟠毫無差錯寶釵見了別的都  
不理論倒是薛蟠的小像拿着細細的看了一看又  
看他哥哥不禁笑起來了因叫鶯兒帶幾個老婆子  
將這些東西連箱子送到園裡去又和母親哥哥說  
了一回閒話纔回園裡去了這裡薛姨媽將箱子裡  
的東西取出一分一分的打點清楚叫同喜送給賈

母並王夫人等處不提且說寶釵到了自己房中將那些頑意兒一件一件的過了目除了自己留用之外一分一分配合妥當也有送筆墨硯池也有送香袋扇子的也有送脂粉頭油的有單送頑意兒的只有黛玉比別人不同且又加厚一倍一一打點完畢使鶯兒同著一個老婆子跟著送往各處這邊姊妹諸人都收了東西賞賜來使說見面再謝惟有林黛玉看見他家鄉之物反自觸物傷情想起父母双亡又無兄弟寄居親戚家中那裡有人也給我帶些土

物想到這裡不覺又傷起心來了紫鵲淚知黛玉心腸但也不敢說破只在一旁勸道姑娘的身子多病早晚服藥這兩日看看比那些日子畧好些雖說精神長了一點兒還笑不得十分大好今兒寶姑娘送來的東西可見寶姑娘素日看得姑娘很重姑娘看着該喜歡總是為什麼反到傷起心來這不是寶姑娘送東西來倒叫姑娘煩惱了不成就是寶姑娘聽見反覺臉上不好看再者這裡老太太們為姑娘的病休千方百計請好大夫配藥診脈也為是姑娘的

病好這如今纔好些又這樣哭哭啼啼豈不是自己  
造塌了自己的身子叫老太太看着添了愁煩了麼  
況且姑娘這病原是素日憂慮過度傷了血氣姑娘  
的千金貴體也別自己看輕了紫鵲正在這裡勸解  
只聽見小了頭子在院內說宝二爺來了紫鵲忙說  
請二爺進來罷只見寶玉進房來了黛玉讓坐畢寶  
玉見黛玉淚痕滿面便問妹、又是誰氣着你了黛  
玉勉強笑道誰生什色氣旁邊紫鵲將嘴向床後桌  
上一努寶玉會意往那裡一瞧見堆着許多東西就

知道是寶釵送來的便取笑說道那裡這些東西不  
是妹妹要開雜貨舖呵黛玉也不答言紫鵲笑着道  
二爺還提西呢因寶姑娘了此東西來姑娘一看就  
傷起心來了我正在這裡勸解恰好二爺來的狠巧  
替我們勸勸寶玉明知黛玉是這個緣故却也不敢  
提頭兒只得笑說道你們姑娘的緣故想來不為別  
的必是寶姑娘送來的東西少所以生氣傷心妹妹  
你放心等我明年叫人往江南去奠你多、帶兩缸  
來省得你淌眼抹淚的黛玉聽了這話也知寶玉是

為自己開心也不推也不任因說道我任憑怎麼沒見世面也到不了這步田地因送的東西少就生氣傷心我又不是兩三歲的小孩子你也忒把人看得小氣了我有我的緣故你那裡知道說着眼淚又流下來了寶玉忙走到床前挨着黛玉坐下將那些東西一件一件拿起來擺弄着細瞧故意問這是什麼叫什麼名字那是什麼做的這樣齊整這是什麼要他做麼使用又說這一件可以擺在面前又說那一件可以放在案牒上當古董兒到好呢一味將些沒

要緊的話來廝混黛玉見寶玉如此自己心裡倒過  
不去便說你不在這裡混攪了咱們到寶姐姐那邊  
去罷寶玉已不得黛玉出去散散悶兒解了忍痛便  
道寶姐姐送咱們東西咱們原該謝謝去黛玉道自  
家姊妹這倒不必只是到他那邊薛大哥回來了必  
然告訴他些南邊的古蹟我去聽、只當回了家鄉  
一轉的說着眼兒又紅了寶玉便站着等他黛玉只  
得同他出來往寶釵那裡去了且說薛蟠聽了母親  
之言急下了請帖辦一席酒次日請了四位夥計俱



已到齊不免說些販賣賬目發貨之事不一時上席讓坐薛蟠換次斟了酒薛姨媽又使人出來致意大家喝着酒兜閒話內中一個道今日這席上短兩個好朋友衆人問是誰那人道就是賈府上的璉二爺和大爺的盟弟柳二爺大家果然都想起來問着薛蟠道怎麼不請璉二爺合柳二爺來薛蟠聞言把眉一皺嘆口氣道璉二爺又往平安州去了頭兩天就起了身的那柳二爺竟別提起真是天下頭一件奇事什麼是柳二爺如今不知那裡作柳道爺去了衆

人都說異道這是怎麼說薛蟠便把湘蓮前後事體說了一遍衆人聽了越發駭異因說道怪不的前日我們在店裡彷彿、也聽見人吵嚷說有一個道士三言兩語把一個人度去了又說一陣風刮了去了只不知是誰我們正發貨那裡有閑工夫打聽這事去到如今還是似信不信的誰知道就是柳二爺呢早知是他我們大家勸他勸終是任他怎麼着也不叫他去內中一個道別是這麼着罷衆人問怎麼樣那人道那樣個伶俐人未必是真跟了道士去罷

他原會些武藝又有力量或看破那道士的妖術邪法特意跟他去在背地裡擺佈他也未可知薛蟠道果<sup>然</sup>如此倒也罷了世上這樣妖言惑象的人怎麼没人治他一下子衆人道那時難道你知道了也沒戒尋他去薛蟠說城裡城外那裡沒有找到不怕你們笑話我找不着他還笑了一場呢言畢只是長吁短嘆無精打彩的不像往日高興象夥計見他這樣光景自然不便久坐不過隨便喝了幾杯酒吃了飯大家散了且說寶玉同着黛玉到寶釵處來寶玉見

了寶釵便說道大哥辛辛苦苦的帶了東西來姐姐  
留着使罷又送我們寶釵笑道原不是甚麼好東西  
不過是遠路帶來的土物兒大家看着新鮮些就是  
了黛玉道些這東西我們小時節倒不理會他如今  
看見真是新鮮物兒了寶釵因笑道妹妹知道這就  
是俗語說的物隨鄉貴其實可笑什麼呢寶玉聽了  
這話正對了黛玉方纔的心事連忙答話公道明年  
好歹大哥再去時替我們多帶些來黛玉瞅了他  
一眼便道你要你只管說不必拉扯各人姐姐你瞧

不是寶哥來給姐姐來道謝竟又要定明年的東西  
來了說的寶釵寶玉都笑了三個人又閒話了一回  
因提起黛玉的病來寶釵勸了一回因說道妹妹若  
覺着身子不爽快倒要自己勉強作掙着出來出來  
各處走走逛逛散散心比在屋裡悶坐着倒的好些  
我那兩日不是覺着發懶渾身發熱只是要歪着也  
因為時氣不好怕病因此尋些事情自己混着這兩  
日轉覺着疼了黛玉道姐姐說的何嘗不是我也是  
這麼想着呢大家又坐了一會方散寶玉仍把黛玉

送至瀟湘館門首終各自回去了且說趙姨娘因見寶釵送了賈環些東西心中甚是喜歡想道怨不得別人都說那寶釵了頭好會做人很大方如今看起來果然不差他哥哥能帶了多少東西來他挨門兜送並不遺漏一處也不露出誰薄誰厚連我們這樣沒時運的也都想到了若是個林了頭他把我們娘兒們正眼也不瞧那裡還肯送我們東西一面想一面把那些東西翻來復去的擺弄瞧着一回忽然想起寶釵係王夫人的親戚為何不到王夫人跟前賣個

好兒呢自己便蠟蠟整整的拿着東西走至王夫人房中站在旁邊陪笑說道這是寶姑娘纔剛給環哥兒的難為寶姑娘這麼年輕的人想的這麼週到真是大戶人家的姑娘又展樣又大方怎麼叫人不敢服呢怪不得老太太和太太成日家都誇他疼他我也不敢自尊就收起來特拿來給太太瞧瞧太太也喜歡喜歡王夫人聽了早知道來意了又見他說的不倫不類也便不理他說道你自管收了去給環哥兒頑罷趙姨娘來時興興頭頭誰知抹了一鼻子灰滿

心生氣又不敢露出來只得訕訕的出來了到了自己房中將東西丟在一邊嘴裡咕咕囁自言自語道這個又算個什麼兒呢一面就坐着各自生了一回氣却說鶯兒帶着老婆們送東西回來回費了寶釵將衆人道謝的話並賞賜的銀錢都回完了那老婆子便出去了鶯兒挨走近前一步挨着寶釵悄悄的說道剛纔我到璉奶奶那邊看見二奶奶一臉的怒氣送下東西出來時悄悄的問小紅說剛纔二奶奶從老太太屋裡回來不是往日歡天喜地的抖了半



免去唧唧咕咕的不知說了些什麼看那個光景倒像有什麼大事的是的姑娘沒聽見那邊老太太有什麼寶釵聽了也自己納悶想不出鳳姐是為什麼有氣便道各人家有各人家的事咱們那裡管得你去倒茶去罷鶯兒於是出來去不提且說寶玉送了黛玉回來想着黛玉的孤苦不免也替他傷感起來因要將這話告訴襲人進來時却只有麝月秋紋在房中因問你襲人姐姐那裡去了麝月道不過在這幾個院裡就丟了他一時不見就這樣找寶玉道

不是怕丟了他因我方纔到林姑娘那邊見林姑娘  
又正傷心呢問起來却是為寶姐姐送了他東西他  
見是他家鄉的土物不免對景傷情我要告訴你人  
姐姐叫他閒時過去勸勸正說着晴雯進來了因問  
寶玉道你回來了你又要勸誰寶玉將方纔的話說  
了一遍晴雯道襲人姐姐纔出去聽見他說要到瓊  
二奶奶那邊去保不住還到林姑娘那裡寶玉聽了  
便不言語秋紋倒了茶來寶玉漱了口遞給小丫頭  
子心中着實不自在就便歪在床上却說襲人因寶

玉出門自己作了回話許忽想起鳳姐身上不好這  
幾日也沒有過去着着况聞賈璉出門正好大家說  
說話兜便告訴晴雯道噯的這屋裡單你一個人記  
掛着他我們都是白閑着混飯吃的襲人笑着也不  
答言就走了剛來到沁芳橋畔那時正是夏末秋初  
池中蓮藕新殘相間紅綠離披襲人走着沿堤着玩  
了一回猛抬起頭看見那邊葡萄架底下有人擎着  
彈子在那裡彈什麼呢走到跟前却是老祝媽那老  
婆子見了襲人便笑着迎上來說道姑娘怎麼

今日得工夫出來逛逛襲人道可不是我要到建二  
奶奶家瞧瞧去你在這裡做什麼呢那婆子道我在  
這裡趕蜜蜂兒今年三伏裡雨水少這菓子樹上都  
有虫子把菓子吃的疤痕流星吊了好些下來姑娘  
還不知道呢這蜂兒最可惡的一啣嚙上只咬破兩  
三個兒那破的水滴到好的頭上連這一啣嚙都要  
爛的姑娘你瞧瞧咱們說話的空兒沒趕就落了許  
多了襲人道你就不住手的趕也趕不了許多你  
倒告訴買辦叫他多多做些小冷布口袋兒一啣嚙

套上一個又透風又不延塌婆子笑道倒是姑娘說的  
是我今年纔管上那裡知道這個巧法兜呢因又  
笑着說道今年菓子雖延塌了些味兜倒好不信折  
個姑娘嘗嘗襲人正色道這那裡使得不但沒熟吃  
不得就是熟了上頭還沒有供鮮咱們倒先吃了你  
是府裡使老了的難道連些個規矩都不懂了老祝  
忙笑道姑娘說得是我見姑娘很喜歡我纔敢這麼  
說可就把規矩錯了我可是老糊塗了襲人道這也  
沒有什麼只是有年紀的老奶奶們別先領着頭兜

這麼着就好了說着逐一出了園門未到鳳姐這邊一到院裡只聽見鳳姐說道天理良心我在這裡邀的越發成了賊了襲人聽聞這話知道有緣故了又不好回來又不好進去遂把脚兜放重些隔着窻子問道平姐姐在家裡呢麼平兒忙答應道着迎出來襲人便問二奶奶也在家裡呢麼身上可大安了說着已走進來鳳姐粧着在床上歪着呢見襲人進來也笑着站起來說好些了叫你恬着怎麼這幾日不過我們這邊坐坐襲人道奶、身上欠安本該天天

過來請安總是但只怕奶奶身上不爽快倒要靜靜  
兒的歇歇兒我們來倒吵的奶奶煩鳳姐笑道煩是  
沒的話倒是寶兄弟屋裡雖然人多也就靠着你一  
個照着他也是定的離不開我常聽見平兒告訴我  
你背地裡惦着我常常問我這就是你盡心了一面  
說着叫平兒挪了張杌子放在床旁邊讓襲人坐下  
豐兒端進茶來襲人欠身道妹妹坐着罷一面說閒  
話兒只見一個小了頭子在外間屋裡悄悄的和平  
兒說旺兒來了在二門上伺候着呢又聽見平兒站

着襲人知他們有事又說了兩句話便起身要走鳳姐道閒來坐坐說、話免我倒開心因命平兜送送你妹妹平兜答應着送出來只見兩三個小了頭子都在那裡屏聲息氣齊齊的伺候着襲人不知何事便自去了却說平兜送出襲人進來回道旺兜纔來了因襲人在這裡我叫他先列外頭尋尋兜這會子還是立刻叫他呢還是等着請奶奶示下鳳姐道叫他來平兜忙叫小了頭去傳旺兜進來這裡鳳姐又問平兜你到底是怎么聽見說的平兜道就是頭裡



那小了頭子的話他說在二門裡頭聽見外頭兩個  
小廝說這個新奶奶比咱們舊二奶奶還俊呢脾氣  
爽也好不知是旺兒是誰吆喝了兩個一頓說什麼  
新奶奶的還不快悄悄兒的呢叫裡頭知道了把你  
的舌頭還割了呢平兒正說着只見一個小了頭進  
來回說旺兒在外頭伺候着呢鳳姐聽了冷笑了一  
聲說叫他進來那小了頭出來說奶奶叫呢旺兒連  
忙答應着進來旺兒請了安在外間門口棄手侍立  
鳳姐兒道你過來我問你話旺兒纔走到裡間門旁

站立着鳳姐兒道你二爺在外頭弄了人你知道不  
知道旺兒又打着千兒回道奴才天天在二門上聽  
差事如何能知道二爺外頭的事呢鳳姐冷笑道你  
自然不知道你要知道你怎麼攔人呢旺兒見這話  
知道剛纔的話已經走了風了料着瞞不過便跪回  
道奴才實在不知就是頭裡旺兒和喜兒兩個人  
在那裡混說奴才必喝了他們兩句內中深情底裡奴  
才不知道不敢妄回求奶奶問與兒他是長跟二爺  
出門的鳳姐兒聽了死勁啐了一口罵道你們這

一起沒良心的混賬忘八崽子都是一條藤兜打量  
我不知道呢先去給我把興兜那個忘八崽子叫了  
來你也不許走開問明白了他回來再問你好好好  
這纔是我出來的好人呢那旺兜只得連聲答應幾  
個是磕了個頭爬起來出去叫興兜却說興兜正在  
賬房裡和小廝們頑呢聽見說二奶奶叫先嚇了一  
跳却是想不到這件事發作了連忙跟着旺兜進來  
旺兜先進去回說興兜來了鳳姐厲聲道叫他那興  
兜聽見這個報音早已沒了主意了只得卡着胆進

來鳳姐一見便說好了小子呵你和你爺辦的好事呵只你實說罷與兒一聞此言又鳳姐鳳姐氣色及兩邊了頭們的先景早唬軟了不覺跪下只是磕頭鳳姐免道論起這事來我也聽見說不與你相干只你不早來回我知道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要實說了我還饒你再有一字虛言你先摸摸你腔子上幾個腦袋瓜子與兒戰兢兢的朝上磕頭道奶奶問的是什麼事奴才同爺辦壞了鳳姐聽了一腔火都發作起來喝命打嘴巴咥兒過來終要打時鳳姐兒罵

道什麼糊塗忘八崽子叫他自己打用你打嗎一會子你再各人打你那嘴巴子還不遲呢那興兒真個自己左右開弓打了自己十幾個嘴巴鳳姐喝聲站住問道你二爺外頭娶了什麼新奶奶舊奶奶的事你大概不知道可興兒見說出這件事來越發着了慌連忙把帽子扒下來在磚地咕咚咕咚磕的頭山响口裡說道只求奶奶起生奴才再不敢撒一字兒的謊鳳姐道快說興兒再蹶蹶的跪起來回道這事頭裡奴才也不知道就是這一天東府裡大老爺送

了殯俞祿往珍大爺府裡去領銀子二爺同着蓉哥  
兜到了東府裡道兜上爺兜說兩個說起珍大奶奶  
那邊的二位姨奶奶來二爺誇他好蓉哥兜哄着二  
爺說把二姨奶奶說給二爺鳳姐聽到這裡使勁啐  
道呸沒臉的忘八蛋他是你那一門子的姨奶奶與  
兜忙又磕頭說奴才該死往上瞅着不敢言語鳳姐  
兜道完嗎怎麼不說了與兜又回道奶奶恕奴才奴  
才終敢回鳳姐啐道放你媽的屁這還什麼恕不恕  
了你好生給我往下說好多着呢與兜又回道二爺

聽見這個話就喜歡了後來奴才也不知道怎麼就  
美真了鳳姐微一冷笑道這個自然麼你可那裡知  
道呢你知道的只怕都煩了呢是了說底下的罷興  
兒回道後來就是蓉哥兒給二爺找房子鳳姐忙問  
道如今房子在那裡興兒道就在府後頭鳳姐道  
哦回頭瞅着平兒道咱們都是死人哪你聽聽平兒  
也不頭作聲興兒又回道珍大爺那邊給了張家不  
知多少銀子那張家就不問了鳳姐道這裡頭怎麼  
拉扯上甚麼張家李張咧呢興兒回道奶奶不知道

這二奶奶剛說到這裡又自己打了個嘴巴把鳳姐  
兜到櫃笑了兩邊的了頭也都抿着嘴兜笑興兜想  
想說道那珍大奶奶的妹子鳳姐接着道怎麼樣快  
說興兜道那珍大奶奶的妹子原來是小兜有人家  
的姓張叫什麼張華如今窮的待討飯珍大爺許了  
他銀子他就退了親了鳳姐兜聽到這裡点了点头  
兜回頭便望了頭們說道你們都聽見了小忘八崽  
子頭裡他還說他不知道呢興兜又回道後來二爺  
纔叫人裱糊了房子娶過了來鳳姐道打那裡娶過



來的興兒回道就在他老娘家抬過來的鳳姐道好罷咧又問沒人送親麼興兒道就是蓉哥兒還有幾個了頭老婆子們沒別人鳳姐道大奶奶沒來嗎興兒道過了兩天大奶奶纔拿些東西來瞧的鳳姐兒笑了一笑回頭向平兒道怪道那兩天二爺稱贊大奶奶不離嘴呢掉過臉來又問興兒誰伏侍呢自然是你了興兒趕着磕頭不言語鳳姐又問前頭那此日子說給那府裡辦事想來就是辦的這個了興兒回道也有辦事的時候也有往新房子裡去的時候鳳姐又

問道誰和他住着呢興兒道他母親和他妹子昨日他妹子各人抹了脖子鳳姐道這個人還笑造化呢省了當那出名兒的忘八因又問道沒了別的事了麼興兒道別的事奴才不知道奴才剛纔說的事是真字、寔鳳姐低一回頭便又指着興兒道你這個猴兒崽子就該打死這有甚麼瞞你的你想着瞞了我就在那糊塗爺跟前討了好兒了你新奶奶好疼你你這着我不肯你剛纔還有点怕懼兒不敢撒說我把你的腿不給你砸折了呢說着喝聲起去興兒磕了個頭總爬起來退到外間問口不敢就走姐鳳道過來我還有話呢興兒趕忙

垂手敬聽鳳姐道你忙什麼新奶奶等着賞你什麼呢與兒也不敢  
抬頭鳳姐道你從今日不許過去我什麼時候叫你你什麼時候到  
邊了一步兒你試試出去罷與兒忙答應幾個是的退出門來鳳姐  
又叫道與兒趕忙答應回來鳳姐道快叫你去出告訴你二爺去是不  
是呵與兒回道奴才不敢鳳姐道你出去提一個字兒限防你的皮與  
兒連忙答應着終出去了鳳姐又叫旺兒連忙答應着過來鳳姐把  
眼直睜睜的瞅了兩三句話的工夫終說道好旺兒狠好去罷外  
頭有人提一個字兒全在你身上旺兒答應着也出去了鳳姐硬  
叫倒茶幾個小丫頭子會意都出去了這裡鳳姐終和平兒說

你都聽見了這纔好呢平兒也不敢答言只好培養兒鳳姐越  
想越氣歪在枕上只好出神忽然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叫平  
兒來平兒連忙答應過來鳳姐道我想這件事竟該這處着  
纔好也不必等你二爺回來再商量了未知鳳姐如何且看下  
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俊鳳姐大鬧寧國府

話說賈璉起身去後偏至平安節度巡邊在外約一個月方回賈璉未得確信只得住在下處等候及至回來相見將事辦妥回程已是將兩個月的限了誰知鳳姐心下早已算定只待賈璉前脚走了回來便傳各色匠役收拾東廂房三間照依自己正室一樣粧飾陳設至十四日便回明賈母王夫人說十五日一早要到姑子廟進香去只帶了平兒豐兒周瑞媳婦旺兒媳婦四人未曾上車便將原故告訴了衆人又吩咐衆男人素衣素蓋一途前來與兒引路一直到了二姐門前扣門鮑二家的開了與兒笑說快回二奶去大奶

來了鮑二家的聽了這句頂標骨走了真魂忙飛進報與尤二姐尤二姐雖也  
一驚但已來了只得以禮相見於是忙整衣來迎了出來至門前鳳姐方下車  
進來尤二姐一看只見頭上皆是素白銀器身上白月白緞袂披風白綾素裙眉  
彎柳葉高吊兩梢目橫丹鳳神凝三角俏麗若三春之桃清潔若九秋之菊周  
瑞旺見二女人纔入院來尤二姐陪笑忙迎上來萬福張口便叫姐下降不  
曾遠接望恕僮僕之罪說着便扶福了下來鳳姐忙陪笑還禮不迭二人携手  
同入室中鳳姐上座尤二姐命丫環拿褥子來便行礼說奴家年輕一從到  
了這里之事皆係家母和家姐高議主張今日有幸相會若姐不棄奴家  
寒微凡事求姐的指示教訓奴亦傾心吐胆只伏侍姐說着便行下禮  
去鳳姐兒忙下座以禮相還口內忙說皆因奴家婦人之見一味勸夫慎

重不可在外眠花卧柳恐惹父母擔憂此皆是你我之癡心怎奈二爺錯會奴  
意眠花宿柳之事瞞奴或可今娶姐、二房之大事亦人家大礼亦不曾對奴  
說奴亦曾勸二爺早行此禮事以悔已被生育不想二爺反以奴為那等妬妬之婦私  
自行此大事並不說知使奴有冤難訴惟天地可表前於十日之先奴已風聞  
恐二爺不樂遂不敢先說今可巧逢行在外故奴家親自拜見過還求姐、下  
體奴心起動大駕挪至家中你我姊妹同居同處彼此合心諫勸二爺慎重  
世務保養身體方是大禮若姐、在外奴在內雖愚賤不堪相伴奴心又何安  
再者使外人聞知亦甚不雅觀二爺之名也要緊到是談論奴家奴亦不怨所  
以今生今世奴之名節全在姐、身上那起下人小人之言未免見我素日持  
家太嚴背後加減些言語自是常情姐、乃何等樣人物可豈信真若我

寔有不好之處上頭三層公婆中有無數姊妹妯娌况賈府世代名家豈容我  
到今日今日二爺私娶姐：在外若別人則怒我則以為幸正是天地神佛不  
思我被小人們誹謗故生此事我今來求姐：進去和我一樣同居同處分  
同例同侍公婆同諫丈夫喜則同喜悲則同悲情似親妹和比骨肉不但那起  
小人見了自悔從前錯認了我就是二爺來家一見他作丈夫之人心中也未  
免暗悔所以姐：竟是我的大恩人使我從前之名一洗無餘了若姐：不隨  
奴去奴亦情愿在此相陪奴愿作妹子每日伏侍姐：梳頭洗面只求姐：在  
二爺跟前替我好言方便：容我一席之地安身奴死也愿意說着便鳴  
嗚咽：哭將起來尤二姐見了這般也不免滴下淚來二人對見了礼分序座  
下平兒忙也上來要見礼尤二姐見他打扮不凡舉止品貌不俗料定是平兒



連忙親身挽住只叫妹子快休如此你我是一樣的人鳳姐忙也起身咲說折  
死他了妹子只管受禮他原是僭們的了頭已後快別如此說着又命周家  
的從包袱里取出四尺上色尺頭四對金珠簪環為拜禮尤二姐忙拜受了二  
人吃茶對訴已往之事鳳姐口內全是自怨自錯怨不得別人如今只求姐  
疼我等語尤二姐見了這般便認他作是個極好的人小人不遂心誹謗王子  
亦是常理故傾心吐胆叙了一回竟把鳳姐認為知己又見周瑞等媳妹在傍  
邊卷稱揚鳳姐素日許多善政只是吃虧心太癡了卷人怨又說已經預備了房  
屋奶子進去一着便知尤氏心中早已要進去同住方好今又見如此豈有不  
允之理便說原說跟了姐去只是這里怎樣鳳姐兒道這有何難姐的箱  
籠細軟只管着小廝搬了進去這些粗體貨要他無用還叫人看着姐說

誰要當就叫誰在這里尤二姐忙說今日既遇見姐、這一進去凡事只憑姐料理我也來的日子滾也不曾當過家世事不明白如何敢作主這幾件箱籠拿進去罷我也沒有什麼東西那也不過是二爺的鳳姐聽了便命周瑞家的記清好生看管着抬到東廂房去于是催着尤二姐穿帶了二人携手上車又同坐一處又悄悄的告訴他我們家的規矩大這事老太太一蓋不知倘或知二爺孝中娶你管把他打死了如今且別見老太太；太；我們有一個花園子極大姊妹住着容易没人去的你这一去且在園里住兩天等我設個法子回明白了那時再見方安尤二姐道任憑姐；裁處那些跟車的小廝們皆是預先說明的如今不去大門只奔後門而來下了車趕散衆人鳳姐便帶尤氏進了大觀園的後門來到李紈處相見了彼時大觀園中十傳

人已有九停人知道了今忽見鳳姐帶了進來引動多人來看問尤二姐一見過眾人見他標致和悅無不稱揚鳳姐一一的吩咐了眾人都不得許在外走了風聲若老太太、太太知道我先叫你們死園中要子了環都素懼鳳姐的又係賈璉回孝家孝中所行之事知道關係非常都不管這事鳳姐悄悄的求李纨收養几日等回明了我們自然過去的季纨見鳳姐那邊已收拾房屋况在腹中不好倡揚自是正理只得收下權往鳳姐又變法將他的丫頭一概退出又將自己的一個丫頭送他使喚暗：吩咐園中媳婦們好生照看着他若有走失逃亡一概和你們莫賬自己又去暗中行事合家之人都暗：吶罕的說着他如何這等賢惠起來了那尤二姐得了這個所在又見園中姊妹各：相好到也安心樂業的自為得其所矣誰知三日之後丫頭

善姐便有些不服使喚起來。尤二姐因說沒了頭油了，你去回聲大奶，婢也來。善姐道：二奶，你怎麼不知好歹，沒眼色。我們奶，天，承應了老太，又要承應這邊太，那邊太，這些妯娌姊妹上下几百男女天，起來都等他的話，一日少說大事，也有二三十件小事，還有三五十件外頭的從娘，笑起以及王公侯伯家多少人，情客禮家，又有這些親友的調度銀子，上千錢上萬，一日都從他一個手一個心一個口里調度，那里為這点子小事去煩瑣他。我勸你能看些兒罷，俗們又不是明媒正娶來的，這是他亘古少有一個賢良人，幾樣待你，差些兒的人聽見了，這話吵嚷起來，把你丟在外，死不死，生不生，你又敢怎樣呢？一夕話說的，尤氏垂了頭，自為有這一說，少不得將就些罷了。那善姐漸，連飯也怕端來，與他吃，或早

一頓或晚一頓所拿來之物皆是剩的尤二姐說這道兩次他反先亂叫起來尤二姐又怕人笑他不安分少不得忍着隔上五日八日見鳳姐一面那鳳姐都是和容悅色滿嘴里姐、不離口又說倘有下人不到之處你降不住他們只管告訴我；打他們又罵了頭媳婦說我深知你們軟的欺硬的怕背開我的眼還怕誰倘或二奶告訴我一個不字我要你們的命尤氏見他這般的好心既有他何必我又多事下人不知好歹也是常情我若告了他們受了委屈反叫人說我不賢良因此反替他們遮掩鳳姐一面使旺兒在外打听細事這尤二姐之事皆已深知原來已有了婆家的女婿現在才十九歲成日在外嫖賭不理生業家私花盡父親積他出來現在賭錢廠存身父親得了尤婆十兩銀子退了親的這女婿尚不

知道原來這小夥子名叫張華鳳姐都一一盡知原委便封了二十兩銀子與旺兒情；命他將張華勾來養活着他寫一張狀子只管住有司衙門中告去就告理二爺國孝家孝之中背旨瞞親仗財依勢強逼親傳妻再娶等語這張華也深知利害先不敢造次旺兒回了鳳姐、氣的罵懶狗扶不上牆的種子你細細的說給他便告我們家謀反也還事的不過是借他一鬧大家沒臉若告大了我這里自然能勾平息的旺兒領命只得細說與張華鳳姐又吩咐旺兒他若告了你、就和他對詞去如此；這般、我自有一道理旺兒聽了有他做主便又命張華狀子上添上自己說你只告我來住過付一應調唆二爺做的張華便得了主意和旺兒商議定了寫了一紙狀子次日便往都察院喊了冤察院

坐堂者狀是告賈璉的事上面有家人旺兒一人只得遣人去賈府  
傳旺兒來對詞青衣不敢擅入只命人代信那旺兒正等着此事不用人  
代信早在这條街上等候見了青衣反迎上去味道起勁眾位兄弟必是兄  
弟的事犯了說不得快來套上眾青衣不敢只說你老去罷別鬧了于是來  
至堂前跪了察院命狀子與他看旺兒故意看了一遍磕頭說道這是  
小的盡知小的主人實有此事但这張華素與小的有仇故意攀折小的  
在內其中還有別人求老爺再問張華磕頭雖还有人小的不敢告他所以  
只告他下人旺兒故意急的說糊塗東西还不快說出來这是朝廷公堂之上  
混是主子也要說出來張華便說出賈蓉來察院聽了無法只得去傳賈  
蓉鳳姐又差了慶兒暗中打聽告了起來便忙將王信喚來告訴他此事

命他托察院只虛聲勢警啼而已又拿了三百銀子與他去打點是夜王信  
到了察院私第安了根子那察院深知原委收了賍銀次日回堂只說張華無  
賴因拖欠了賈府銀兩枉捏虛詞誣賴良人都奉院又素與王子騰相好王  
信也只到家說了一聲況是賈府之人已不得了事便也不提此事且都收  
下只傳賈蓉對詞且說賈蓉等正忙着賈珍之事忽有人來報信說有  
人告你們如此：這般：快作道理賈蓉慌了忙來回賈珍：說我防  
了這一着只虧他大<sup>好</sup>胆子即刻封了二百銀子着人去打點察院又命家人去  
對詞正商議之間人報西府二奶：來了賈珍聽了這個到吃了一驚忙要同  
賈蓉藏躲不想鳳姐進來了說好大哥：帶着兄弟們幹的好事賈蓉忙請  
安鳳姐拉了他就進來賈珍还笑說好生僕<sup>伺</sup>候你姑娘吩咐他們殺牲口<sup>預</sup>



備飯說了忙命備馬縣往別處去了這里鳳姐兒帶着賈蓉<sup>到</sup>上房尤氏  
正迎了出來鳳姐氣色不善忙咲說什麼事情這等忙鳳姐照臉一口吐沫啐  
道你尤家的丫頭没人要了偷着只往賈家送難道賈家的人都是好的普  
天下死絕了男人了你就愿意給也要三媒六証大家說明成個体統才是你  
你痰迷了心脂油蒙了竅國孝家孝兩重在身就把個人送來了這會子被  
人家告我們我又是個沒腳蟹連官場中都知道我利害吃醋如今指名提  
我要休我：來了你家幹錯了什麼不是你這等害我或是老太：太：有  
了話在你心里使你們做這圈套要擠我出去如今借們兩個一同去見官  
分証明白回來借們公同請了合族中人大家觀面說個明白給我休書我  
就走路一面說一面大哭拉着尤氏只要去見官急的賈蓉跪在地下磕頭

只求姑娘孀子息怒鳳姐兒一面又罵賈蓉天雷劈腦子五鬼分尸的沒良心的種子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成日家調三窩四幹出這些沒臉面沒王法敗家破業的營生你死了的娘陰靈也不容你祖宗也不容還敢來勸我哭罵着揚手就打賈蓉忙磕頭有聲說孀子別動氣仔細手讓我自己打孀子別生氣說着自己舉手左右開弓自己打了一頓嘴巴子又自己問着自己說已後可再顧三不顧四的混骨閑事了已後還單聽叔的話不聽孀子的話了衆人又是勸又要哄又不放哄鳳姐兒滾到尤氏懷里嚎天動地大放悲聲只說給你兄弟娶親我不惱為什麼使他違背親將混賬名兒給我背着俗們只去見官省得捕快皂隸拿來再者俗們只過去見了太太太太和衆族人大家公議了我既不賢良又不容丈夫娶親賈妻只給我一紙休書我

就送你妹，我也親身接來家生怕太太，太太生氣也不敢回現在三茶六飯金奴銀婢的住在園里我這里趕着收拾房子一樣和我的道理只等太太知道了原說接過來大家安分守己的我也不提舊事了誰知又是有人家的不知你們幹的什麼事我一概又不知道如今告我：昨日急了纔然我出去見官也丟的是你賣家的臉少不得偷把太太的五百銀子去打點如今把我個人還鎖在那里說了又哭，了又罵後來放聲又哭的祖宗爹媽來又要尋死撞頭把個尤氏揉搓成一個麵團衣服上全是眼淚鼻涕並無別話只買荅孽障種子和你老子作的好事我就說不好的鳳姐兒聽說哭着兩手搬着尤氏的臉緊對相問道你發昏了你的嘴里難到有茄子揀着不然他們給你嚼子啣上為什麼你不告訴我若告訴了我這會子平安不

了怎得經官動府鬧到這步田地你這會子還怨他們自古說妻賢夫禍少  
表壯不如裡壯你但仇是個好的他們怎得鬧出這些事來你又沒才幹又  
沒口齒鋸了嘴子的葫蘆就只會一味瞎小心圖賢良的名兒提是他<sub>也</sub>不怕你  
也不聽<sub>却</sub>說着啐了几口尤氏也哭道何曾不是這樣你不信問、跟的人我何  
曾不勸的也得他們聽<sub>叫</sub>我怎<sub>麼</sub>樣呢怨不得妹、生氣我只好聽着罷了衆  
姐<sub>家</sub>了环媳婦已是烏鴉<sub>跪</sub>跑了一地陪<sub>跪</sub>求說二奶、最聖明的雖是我們奶、  
的不是奶、也作踐的勾了當着奴才們奶、們素日何等的好來如今還求  
奶、給<sub>個</sub>臉說着捧上茶來鳳姐也捧了一面<sub>正</sub>了哭挽頭髮又哭罵賈蓉  
出去請大哥、來我對面問他親大爺的<sub>孝</sub>統五七侄兒娶親這個禮我竟  
不知道我問、也好學着日後教道子侄的賈蓉只跪着磕頭說這事原不

與父母相干都是兒子一時吃了屎調唆叔、作的我父親也並不知道如今我父親正要出殯去送，嬌子若鬧起來兒子也是個死，只求嬌子責罰兒子，兒子謹領這官司，還求嬌子料理兒子，竟不能幹這大事，嬌子是何等樣人，豈不知俗語說的，「脫膊只折在袖子裡」，兒子糊塗死了，既作了不肖的事，就同那貓兒狗兒一般，嬌子既教訓就不和兒子一般見識的，少不得還要嬌子費心費力，將外頭的壓住了，終好原是嬌子有這個不肖的兒子，既惹了禍，少不得委屈，還要疼兒子說着，又磕頭不絕，鳳姐見他母子這般，也再難往前施展了，只得又轉過了一副形容，言談來與尤氏反陪禮說：「我是年輕不知事的人，一聽見有人告訢了，把我嚇昏了，不知方纔怎樣得罪了，嫂子可是蓉兒說的，脫膊折了往袖子裡藏，少不得，嫂子要体量我，還要嫂子轉替哥、說了。」

先把这官司按下去纔好。尤氏嘗聽一齊都說：「嬌子教心橫豎一點兒，連累不着叔。」嬌子方纔說用過了五百兩銀子，少不得我娘兒打點五百兩銀子與嬌子送過去補上的。不然豈有反教嬌子又添上虧空之名，越發我們該死了？但還有一件老太太們跟前，嬌子還要週全，教便別提這些話，才好鳳姐兒又冷笑道：「你們饒壓着我的頭，幹了事，這會子反哄着我替你們週全。我雖然是個奴子，也豈不到如此？嫂子的兄弟是我的丈夫，嫂子既怕他，絕後我豈不更比嫂子更怕絕後？嫂子的令妹就是我的妹子，一樣我一聽見這話，連夜喜歡的連覺也睡不成，趕着傳人收拾了屋子，就要接進來同住。到是奴才小人的見識，他們到說奶太太好性了，若是我們的意，先回<sup>見</sup>了老太太，太太看是怎樣再收拾房子去接他，不遲我聽了這話，教我打要罵的纔

不言語了誰不知偏不稱我的

意偏打我的嘴半空裡又跑出一個張華來告了只得求人去打聽這張華是什麼人這樣大胆打聽了兩日誰知是個無賴的花子我年輕不知事反笑了說他告什麼倒是小子們說原是二奶奶許了他的他如今正是急了凍死餓死也是一個死現在有這一個禮他抓着牠縱然死了死的倒比凍餓死的值些

怎麼怨的他告呢這事原是爺作的太急了兩重孝在身就是兩重罪背着父母一重罪停妻再娶一重罪俗語說拚着一身剛敢把皇帝拉下馬他窮瘋了的人什麼事作不出來況且他又拿着這滿禮不告等請不成嫂子說我便是個韓信張良聽了這話也把智謀嚇回去了你兄弟又不在家又沒個商量少不得拿錢去墊補誰知越使錢越被人拿住了刀靶越發來訛我是耗子尾上長瘡多少膿血呢所以又急又氣少不得來找嫂子尤氏賈蓉不等說完都說



不必操心自然要料理的賈蓉又道那張華不過是窮急故捨了命纔告偕們如今我想了一個法子竟許他銀子只叫他應了枉告不寔的罪偕們替他打點完了官司他出來時再給他些個銀子就完了鳳姐笑道好孩子怨不得你個一不催二個的作這些事出來原來你竟糊塗若你說的這話他暫且依了且打出官司來又得了銀子眼前自然了事這些人既是無賴之徒銀子到手一旦光了他又尋事故說詐倘又叨登出事來這可怎麼樣雖不怕他也終能心

攔不住他說既沒毛病為什麼反給銀子終久是不了之局賈蓉原是個明白人聽如此一說便笑道我還有個主意來是是非人去是是非者我的事還得我了總好如今我竟去問張華個主意或是他定要人或  
是愿意了事

得錢再娶他若說一定要人少不得我去勸我二姨叫他出來仍嫁他去  
若說要錢我們這里少不得給他鳳姐兒忙道雖如此說我斷捨不得你姨  
娘出去我也斷不肯使他去好侄兒你若疼我只能可多給他錢為是賈  
蓉深知鳳姐口雖如此心却是已不得只要本人出來他却做賢良人如今怎  
說怎麼依鳳姐兒歡喜了又說外頭好處了家里終久怎麼樣你同我過  
去回明終是尤氏又慌了拉鳳姐討主意如何撒謊終好鳳姐冷笑道既  
沒這本事誰叫你幹這事又這會子這本個腔兒我又看不上待要不出個  
主意我又是個心慈面軟的人憑人撮弄我這還是一片癡心說不得  
讓我應起來如今你們只別露面我只領了你妹去去與老太太太們  
磕頭只說原係你妹我我看上了狠好正回我不大生長原說買兩個

人放在屋里的今既見你妹、狠好而又<sup>且</sup>是親上做親的我急急娶來  
做二房皆因家中父母姊妹新近一概死了日子又艱難不能度日若等<sup>去滿</sup>  
之後<sup>也</sup>燕家無業寔難等得我的主意接了進來已經廂房收拾了出  
來暫<sup>且</sup>住着等滿了服<sup>再</sup>每圓房仗着我不怕燥的臉死活賴來去有了  
不是也尋不着你們了你們母子想、可使得尤氏賈蓉一齊咲說  
到底是孀子寬洪大量足智多謀等事妥了少不得我們娘兒們過  
去拜謝尤氏忙命了環們伏侍鳳梳洗臉又把酒飯親自盪酒揀  
菜鳳也<sup>姐</sup>不多坐執意就走了進園中將此事告訴與尤二姐又說我  
怎麼操心打聽又怎麼設法子湏得如此、方救下衆人無罪少不  
得我去折去這魚頭大家才好不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話說尤二姐聽又感謝不盡只得跟了他過去尤二那邊想好不過來的少不得也過來跟着鳳姐去回方是大禮鳳姐嘆說你只別說話等我說去後尤氏道這個自然但一有個不是，往你身上推的說着大家先來至賈母房中正值賈母和園中姊妹們說笑解悶忽見鳳姐帶了一個標致小媳婦進來忙觀着眼看說這是誰家的孩子好可憐見的鳳姐上來嘆道老祖宗到細細的看看好不好說着忙拉二姐說這是太賤小快磕頭二姐忙行了大禮展拜起來又指着衆姊妹說這是某人小；你先認

了太、瞧過了再見禮二姐聽了一、又從新故意的問過垂頭站在傍邊  
賈母上下瞧了一遍因又咲問你姓什麼今年十几了鳳姐忙又咲說老祖宗  
且別問只說比我俊不俊賈母又帶了眼鏡兒夾琥珀把那孩子拉過來我瞧  
瞧肉皮兒衆人都抵嘴兒咲着只得推他上去賈母細瞧了一遍又命琥珀拿  
出<sup>地的</sup>手來我瞧、駕着又揭起裙子來賈母瞧畢摘下眼鏡來咲說道便<sup>是</sup>個齊全  
孩子我着比你俊些鳳姐聽說咲着忙跪下將尤氏那邊所編之話一五一十  
細細的說了一遍少不得老祖宗發慈心先許他進來住一年後再圓房賈  
母聽了道這有什麼不是既<sup>你</sup>這賢良<sup>必</sup>狠好只是一年後方可圓得房鳳姐  
聽了叩頭起來又求賈母着兩個女人一同帶去見太、們說是老祖宗的主  
意賈母依允遂使<sup>兩個</sup>人帶去見了邢夫人等王夫人正回他風聲不雅深為憂

慮見他今行此事豈有不樂之理於是尤二姐自此見了天日挪到廂房住居鳳姐一面使人暗調唆張華只叫他要原妻這里還有許多賄送外還給他銀子安家這話張華原無胆無心告賈家的後來又見賈蓉打發人來對詞那人原說的張華先退了親我們皆是親戚接到家里住着是真並無娶之說皆因張華拖欠了我們的債務追索不與方誣賴小的主人那些個察院都和賈王兩處有瓜葛况又受了賄只說張華無賴以窮訛詐狀子也不收打了一頓趕出來慶兒在外替他打点也沒打重又調唆張華親原是你家定的你成這只要親事官必還斷給你于是又告王信那邊又透了消息與察院便批張華所欠賈宅之銀令其限內按數交還其所定之親仍令其有力時娶回又傳了他父親來當堂批准他父親亦係慶兒說明架得人財兩進硬去買

賈家領人鳳姐兒一面嚇的來回賈母說如此這般都是珍大嫂子幹事不明  
並沒和那家退准老人告了如此官斷賈母聽了忙喚了尤氏過來說他作事  
不妥既是你妹子從小曾與人指腹為婚又沒退斷使人混告了尤氏聽了只  
得說他連銀子都收了怎麼沒准鳳姐在傍又說張華的口供上現說不曾見  
銀子也沒見人去他老子說原是母親家說過一次並沒應准母親家死了你  
們就接進去作二房如此沒有對証只說好由他去混說幸而璉二爺不在家  
沒曾圓房這還無妨只是人已來了怎好送回去豈不傷臉賈母道又沒圓  
房沒的強占人家有夫之婦婦本名聲也不好不如送給他去那里尋不出好人來  
尤二姐聽了又回賈母說我母親寔于某年月日給了他十兩銀子退准的他  
因窮急了告又翻了口我姐：原沒錯辦賈母聽了便說可見刁民難惹既



這樣鳳丫頭去料理。鳳姐聽了無法，只得應着回來，只命人去找賈蓉。賈蓉深知鳳姐之意，若要使張華領回成何体統，便回了賈珍，遣人去說張華。你如今既有許多銀子，何必定要原人？若只管執定主意，不怕爺們一怒尋出個由頭，你死無葬身之地。你有了銀子回家去，什麼好人尋不出來？你若走時，還賞你些路費。張華聽了，心中想了一想，這倒是好主意。和父親商議已定，<sup>總</sup>共也得了有百金。父子次日，起個五更，回原籍去了。賈蓉打聽得真了，來回了賈母。鳳姐說張華父子妄告不寔，懼罪逃走，官府亦知此情，也不追究大事。完畢，鳳姐聽了，心中一想，若必定着張華帶回二姐去，未免賈璉回來，再花幾個錢，包占住，不怕張華不依。還是二姐不去，自己相伴着，還要當面再作道理。只是張華此去，不知何往，他倘或再將此事告訴了別人，或日後

再尋出這由頭來翻案豈不是自己害了自己原先不該如此將刀靶付與外人去的因此悔之不迭復又想了一條主意出來悄悄命旺兒遣人尋着了他或說他作賊和他打官司將他治死或暗中使人算計務將張華治死方剪草除根保住自己的名譽旺兒領命出來回家細想人已走了完事何必如此大作以命關天非同兒戲我且哄過他去再作道理因此在外躲了几日回來告訴鳳姐只說張華是有了几兩銀子在身上逃去第三日在京口地界五更天已被截路人打悶棍打死了他老子啼死在店房在那里驗尸掩埋鳳姐聽了不信說你要扯謊我再使人打聽出來敲你的牙自此方去過不寬題鳳姐和尤二姐和美非常更比親姊親妹還勝十倍那賈璉一日事畢回來先到新房中已竟悄悄的封鎖只有一個看房子的老頭兒賈璉問他原故

老頭子細說原委賈璉只在鐙中跌足少不得來見賈赦與邢夫人將所完之事回明賈赦十分歡喜說他中用賈了他一百兩銀子又將房中一個十七歲的環名喚秋桐者贖他為妾賈璉叩頭領去喜之不盡見了賈母合家中人回來見鳳姐未免臉上有些愧色誰知鳳姐見他反不似往日容顏同尤二姐一同出迎叙了寒溫賈璉將秋桐之事說了未免臉上有些得意之色驕矜之容鳳姐聽了忙命兩個媳婦坐車到那邊接了來心中一刺未除又平空添了一刺說不得且吞聲忍氣將好顏面拉出來遮掩一面又命擺酒接風一面帶了秋桐來見賈母與王夫人等賈璉心中也暗的吶罕那日已是臘月十二日賈珍起身先拜了宗祀然後過來拜拜賈母等人和族中人直送到洒淚亭方面獨賈璉賈蓉二人送出三日三夜方回一路上賈珍命他好生收心

治等語二人口內答應也說些大禮禮套話不必煩叙且說鳳姐在家外面待尤二姐自不必說得只是心中又懷別意無人處只和尤二姐說妹子的名  
很不好聽連老太太、太太們都知道了說妹：在家做女孩兒就不干淨又和  
姐夫有些首尾没人要的了你揀了來还不休了再尋好的我聽見這話氣  
得倒仰查是誰說的又查不出來這日久天長這些個奴才們跟前怎樣說  
嘴我反弄了個魚頭來拆說了兩遍自己又氣病了茶飯也不吃除了平兒  
衆丫頭媳婦無不言三語四指桑說槐未暗未譏刺秋桐自為係賈赦之賜無人  
憐他的連鳳姐平兒皆不放在眼裡豈肯容他張口是先後未娶沒漢子要的媽  
婦也未要我的強鳳姐聽了暗釀尤二姐聽了暗愧暗怒暗氣鳳姐既  
粧病便不和尤二姐吃飯了每日只命人端了菜飯到他房中去吃那茶飯

都係不堪之物平兒着不過自掣了錢出來弄菜與他吃或是有時只說和他園中去頑在園中廚內另做了湯水與他吃也無人敢回鳳姐只有秋桐一時撞見了便去轉告告訴鳳姐說奶子的名聲生是平兒弄壞了的這樣好菜好飯浪着不吃却往園里去偷吃鳳姐聽了罵平兒說人家養貓掣耗子我的猫只到咬雞玉兒不敢多說自此也要遠着了又暗恨秋桐難以出口園中姊妹和李纨迎春惜春等人皆為鳳姐是好意然黛一干人暗為二姐担心雖都不便多事惟見二姐可憐時常來了到這都憫恤他每日常無人處說起話來尤二姐便淌眼抹泪又不敢抱怨鳳姐兒又並無露出一點壞形來賈璉來家時見了鳳姐賢良也不便白心况素習已來因賈赦姪妻了環最多賈璉每懷不軌之心只未敢下手如這秋桐輩等人皆是恨老爺年

這昏憤貪多嚼不爛的白下這些人作什麼因此除了几個知禮有耻的餘者或有與二門上小兒們嘲戲的甚至於與賈璉眉來眼去相偷期的只恨賈赦之威未曾到手這秋桐便和賈璉有舊從來<sup>過</sup>一次今日天緣湊巧竟賞了他真是一對烈火乾柴如膠投漆燕尔新婚連日那里拆的開那賈璉在二姐身上之心也漸淡了只有秋桐一人是命鳳姐雖恨秋桐且喜借他先可發脫二姐自己且抽頭用借劍殺人之法坐山觀虎鬥等秋桐殺了尤二姐自己再殺秋桐主意已定沒人處常又私勸秋桐說你年輕不知事他現是二房奶：你爺心坎兒上的人我還讓他三分你去硬碰他豈不是自尋其死那秋桐聽了這話越發惱了天：大口亂罵說奶：是軟弱人那等賢惠我也却做不來奶：把孝日的威風怎都沒了奶：寬洪大量我却

眼裡揉不下沙子去讓我和他這淫婦做一回他纔知道鳳姐兒在屋裡只  
粧不敢出聲兒氣的尤二姐在房裡哭泣飯也不吃又不敢告訴賈璉次日賈  
母見他眼紅紅的腫了問他又不敢說秋桐正是抵乖賣俏之時他便悄悄  
的告訴賈母王夫人等說高會作死好好的成天家啼喪背地里咒二奶奶  
和我早死了他好和二爺一心一計的過賈母便說人太生趨俏了可知心就  
嫉妬鳳了頭到好意待他到這樣爭鋒吃醋的可是個賤骨頭因此漸次便  
不大歡喜衆人見賈母不喜不免又往下踏踐起來弄得這尤二姐要死不  
能要生不得還是虧了平兒時常背着鳳姐着他這般與他排解那  
尤二姐原是個花為腸肚雪作肌膚的人如何經得這般磨折不過受  
了一個月的暗氣便懶懶得了一病四肢懶動茶飯不進漸次黃瘦

下去夜來合上眼只見他小妹子手捧劍匣寶劍前來說姐：你一生為人  
心癡意軟終吃了這虧休信那姑婦花言巧語外作賢良內藏奸狡他發  
恨定要弄你一死方罷若妹子在世斷不肯令你進來即進來時亦不容他這  
樣此亦係理數應然你生前淫奔不才使人家喪倫敗行故有此報你依我  
將此劍斬了那姑婦一同歸至警幻閣下聽其發落不然你則白日的喪  
命且無人憐惜尤二姐泣道妹：我一生品行既虧今日之報既係當然何必  
又生殺戮之冤隨我去忍耐若天見憐使我好了豈不兩全小妹嘆道姐：  
你終是個癡人自古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天道好還你雖悔過自新然已將  
人父子兄弟致于磨聚之亂天怎容你安生尤二姐泣道既不得安生亦是  
理之當然奴亦無怨小妹聽了長嘆而去尤二姐驚醒却是一夢等費



連來看時因無人在側便泣說我這病便不能好了我來了半年腹中也有  
自身但不能預知男女倘天見憐生了下來还可若不然我這命就不保  
何況於他賈璉亦泣說你只放心我請明人來醫治於你出去即刻請醫生  
誰知王太醫亦謀幹了軍前効力回來好討廕封的小廝們走去便請了  
個姓胡的太醫名叫君榮進來診脈看了說是經水不調全要大補賈璉  
便說已是三月庚信不行又當作嘔酸恐是胎氣胡君榮聽了復又命老  
婆子們請出手來再看：尤二姐少不得又從帳內伸出手來胡君  
帶又診了半日說若論胎氣肝脈自應洪大然木盛則生火經水不調亦皆  
因由肝木所致醫生要大膽湏得請奶：將金面畧露：醫生觀：氣色方敢  
下藥賈璉無法只得命將帳子掀起一縫尤二姐露出臉來胡君榮一見

魂魄如飛上九天通身麻木一無所知一時掩了帳子就陪他出來問是如  
何胡太醫道不是胎氣只是迂血凝結如今只以下迂血通經脈要緊于是寫  
了一方作辭而去賈璉命人送了藥札批了藥來調服下去只半夜尤二姐腹  
痛不止誰知竟將一個已成形的男胎打下來于是血行不止二姐就昏迷過  
去賈璉聞知大罵胡君榮一面再遣人去請醫調治一面命人去打胡君榮  
胡君榮聽了早已捲包逃走這里太醫院便說本來氣血生成虧弱受胎以來  
想是着了些氣惱鬱結于中這位先生擅用虎狼之劑如今大人元氣十分傷  
其八九一時難保就愈煎丸二藥並行還要一些閑言閑事不聞庶可埋好  
說畢而去急的賈璉查是誰請了姓胡的來一時查了出來便打了半死鳳姐  
比賈璉更急十倍只說借們命中無子好容易有了一個又遇見這樣沒本事

的大夫於是天地前燒香禮拜自己通陳禱告說或有病只求尤氏妹子身體大愈再得懷胎生一男子我急吃長齋念佛實理眾人見了無不稱讚實理與秋桐在一處時鳳姐又做湯做水的着人送與二姐又罵平兒不是個有福的也和我一樣我因多病，你却無病也不見怀胎如今二奶：這樣都因借們無福或犯了什麼冲的他這樣因又叫人出去算命打掛偏算命的回來又說係屬兔的陰人冲犯大家算將起來只有秋桐一人屬兔說他冲的秋桐近見實理請醫治藥打人罵狗為尤二姐十分盡心他心中早浸了一缸醋在內了今又聽見如此說他冲了鳳姐兒又勸他說你暫且別處去躲幾個月再來秋桐便氣的哭罵道理那起瞎會的混咬舌根我和他井水不犯河水怎麼就冲了他好個愛八哥兒在外頭什麼人不見偏來了就有人

沖了白眉赤臉那里來的孩子他不過指着哄我們那個綿花耳朵的爺  
罷了總有孩子也不知姓張姓王奶；希罕那襍種羔子我不喜歡老了誰不  
成誰不會養一年半載養一個到還是一點換襍沒有的呢罵的衆人又要  
咲不敢咲可巧邢夫人過來請安秋桐便哭告邢夫人說二爺奶；要攆我  
回去我沒了安身之處太；好多開恩邢夫人聽說慌的教落鳳姐兒一陣又  
罵道賈璉不知好多的種子憑他怎不好是你父親給的為個外頭東  
頭來的攆<sup>到眼裡</sup>的連老子都沒了你要攆他你不如還你父親去到好說  
賭氣去了秋桐更又得意越性走到他窗戶根底下大哭大罵起來尤二姐  
不免更添煩惱晚間賈璉在秋桐房中歇了鳳姐已睡平兒過來瞧他又悄悄  
勸他好生養病不要理那畜生尤二姐拉他哭道姐；我從到了這里多

虧姐、照應為我姐、也不知受了多少<sup>開</sup>氣我若逃的出命來我不卷報  
 姐、的恩德只怕我逃不出命來也只好等來生罷平兒也不禁滴泪說道  
 想來都是我坑了你我原是一片痴心從沒瞞他的話既聽見你在外頭豈有  
 不告訴他的誰知生出這個事來尤二姐忙道姐、這話錯了若姐、便不告  
 訴他、豈有打聽不出來的不過是姐、說的在先况且我也要一心<sup>要</sup>進來方  
 成個體統與姐、何干二人哭了一回平兒又病耐了几句夜已深了方去安  
 息这里尤二姐心下自思病已成勢日無所養反有所傷料定必不能好  
 况胎已打下無可懸心何必受這些<sup>碎</sup>寒氣不如一死到还干净常聽見人  
 說生金子可以陸死豈不比上吊自刎又干净想畢拚掙起來打開  
 箱子找出一塊生金也<sup>子</sup>不知多重恨命含淚便吞入口中几次恨命直

脖子<sup>子</sup>噉了下去。於是赶忙將衣服首飾穿帶齊整上炕。淌下了當下人不知鬼不覺到二日<sup>第</sup>早晨了。好媳婦們見他不叫人樂得且自己去梳洗。鳳姐便和秋桐都上去了。平兒着不過說了頭們你們就只配<sup>那</sup>沒人心的打着罵着使也罷了一個病人也不知可憐。他雖好性兒你們也該拿出個樣兒來。別太過<sup>餘</sup>了。牆倒衆人推了。好聽了急推房門進來着時却穿帶的齊。整。死在炕上。我是才嚇慌了。喊叫起來。平兒進來着了。不禁大<sup>哭</sup>淚衆人雖素習懼怕鳳姐。然想尤二姐定在溫和憐下。比鳳姐原強。如今死去誰不傷心。落淚。只不敢與鳳姐着見。當下閣完。皆知賈璉進來。樓戶大哭不止。鳳姐也做意哭。狠心的妹。你怎麼丟下我去了。辜負了我的心。尤氏賈蓉等也來哭了一場。勸住賈璉。便回了王夫人。討了梨香院停放五日。挪到鐵檻寺去。王夫人依

允賈璉忙命人去開了梨香院的門收拾出正房來停靈賈璉嬾後門出靈  
不像便對着梨香院的正牆上通街現開了一個大門西邊搭棚安壇場做佛  
事用軟榻鋪了錦緞衾褥將二姐抬上榻去用衾單蓋了八個小廝和些個媳  
婦圍隨從內子牆一帶抬往梨香院來那里已請下天文生預備揭起衾單一  
看只見這尤二姐面色如生比活着還美觀賈璉又撲着大哭只叫奶：你死  
的不明都是我坑了你賈蓉忙上來勸叔：嘆着此兒我這個姨娘自己沒福  
說着又向南指大觀園的界牆賈璉會意只悄：跌腳說我忽畧了終久對出  
來我替你報仇天文生回說奶：卒于今日正卯時五日出不得或是三日或  
是七日方可明日寅時入殮大吉賈璉道三日斷乎使不得竟是日七因家叔家  
兄皆在外小喪不敢多停等到外頭還放五七做大道場總掩靈明年往南去

下葬天文生應諾寫了殃榜而去。宝玉已早過來陪哭一場。衆族中人都來  
了。賈璉忙道：「去找鳳姐要銀子治辦棺槨喪禮。」鳳姐見抬了出去，惟有病回老  
太太、太太說我病着，忌三房不許我去。因此也不出來穿孝，且往大觀園中來。  
遠過群山至北界牆根下往外聽隱、綽、聽了一半言語回來，又回賈母說  
如此這般。賈母通信他胡說誰家病死的不燒，燒了一撮也認真的開喪。  
破土起來，既是二房一場，也是夫妻之分。停五七日抬出來，或一燒或亂葬地  
上埋了完事。鳳姐嘆道：「可是這話，我又不肯勸他，正說着了。」奴才請鳳姐說二  
爺等着奶，拿銀子呢。鳳姐只得來了，便問他什麼銀子。家里近來艱難，  
你還不知道。借們的月例一月，趕上一月，鷄兒吃了過年糧。昨兒我把兩個金  
項圈當了三百銀子，你還做夢呢。這裏還有二三十兩銀子，你要就拿去說着。



命平兒拿了出來遞與賈璉指着賈母有話又去了恨的賈璉沒話可說只得  
 開了尤氏箱櫃去拿自己的梯己及開了箱櫃一滴無存只有些折簪<sup>子壞了的</sup>蘭花並  
 几件半新不舊的細絹衣裳都是尤二姐素習所穿的不禁又傷心哭了起來  
 自己用個包袱一齊包了也不命小廝了奴才拿便自己提着來燒平兒又是  
 傷心又是好咲忙將二百兩一包的碎銀子偷了出來到廂房拉住賈璉悄悄  
 與他說你只別作聲終好你要哭外頭多少哭不得又跪了這里來点眼賈璉  
 聽說便說你說的是接了銀子又將一條裙子遞與平兒說這是他家常穿的  
 你好生替我收着作個念心兒平兒只得掩了自己奴才去賈璉拿了銀子與眾人  
 走來命人先去買板好的又貴中的又不要賈璉騎馬自去要瞧至晚間果  
 抬了一幅好板進來價銀五百兩賒着連夜趕造一面分派了人口穿孝

守靈<sup>上</sup>晚來也不進去只在这里伴宿正是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七十四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話說賈璉自在梨香院伴宿七日夜天，僧道不斷做佛事，賈母喚了他去，吩咐不許送往家廟中，賈璉無法，只得和時覺說了，就在尤三姐之上，点了一個穴，破土埋葬。那日送殯，只不過族中人與王信夫婦尤氏婆媳而已。鳳姐一應不帶，只憑他自去辦理。因又年近歲逼，諸物務蠲集不齊，外又有林之孝開了一個人名單子來，共有八個二十五歲的單身小廝，應該娶妻成房。等裡面有該放的了頭們，好求指配。鳳姐着了先來，問賈母和王夫人大家商議。雖有幾個應該發配的，奈各人皆有原故。第一個甄英，族誓不去。是那日之

後一向未和宝玉說話也不盛粧濃飾衆人見他恹恹也不好相強第二個琥珀又有病這次不能了彩雲因近日和賈環分崩也染了無醫之症只有鳳姐兒和李紈房中粗使的大丫出去其年紀未足令他們外頭自娶去了原來這一向因鳳姐病了李紈探春料理家務不得閑暇接着過年過節出來許多雜事竟將詩社擱起如今仲春天氣難得了工夫爭奈宝玉因冷瘦了柳湘蓮劍刎了尤小妹金逝了尤二姐氣病了柳五兒連：接：閑愁胡恨一重不了一重添弄得情色若癡語言常亂似染怔忡之疾慌的襲人等又不敢回賈母只百般逗他頑笑這日清晨方醒只見外間房內咕呱迭迭哭聲不斷襲人因笑說你快出去解救晴文和麝月兩個人按住溫都里那隔肢呢宝玉聽了忙披上灰鼠襖子出來一瞧只見他三人被褥尚未疊起大衣也未穿

那晴雯只穿葱綠苑綉小袄紅小衣紅睡鞋披著頭髮騎在雄奴身上麝  
月是紅綾抹胸披著一身舊衣在那里批雄奴的肋肢雄奴却仰在炕上穿著  
撒花緊身兒紅褲綠襪兩腳亂蹬笑的喘不過氣來宝玉忙上<sup>前</sup>笑說兩個大的  
欺負一個小的等我助力說着也上床來膈肢晴雯、觸癢笑的忙丟下雄  
奴和宝玉对批雄奴趁勢又將晴雯按倒向他肋下批動襲人笑說仔細凍着  
了着他四人裹在一處到好笑忽有李紈打發碧月來說昨兒晚上奶、在  
這里把塊手帕子忘了不知可在這里小燕說有、我在地下捨了起來不  
知是那一位的才洗了出來晾着還未乾呢碧月見他四人亂滾因笑道到  
是這里熱鬧大清早起就咕、叭、的頑到一處宝玉笑道你們那里人也不  
少怎麼不頑碧月道我們奶、不頑把兩個姨娘和琴姑娘也賞住了如

今琴姑娘又跟了老太；前頭去了更寂寞了兩個媳娘今年過了到明年  
冬天都去了又更寂寞呢你瞧宝姑娘那里出去了一個香菱就冷清了多少  
把個雲姑娘落了單正說着只見湘雲又打發了翠縷來說請二爺快出去瞧  
好詩宝玉聽了忙問那里的好詩翠縷笑道姑娘們都在沁芳亭上你去了便  
知宝玉聽了忙梳洗了出來果見黛玉宝釵湘雲宝琴探春都在那里手裡拿  
着一篇詩看見他來時都說快這會子還不起來偕們的詩社散了一年也沒有  
人作興如今正時是初春時節萬物更新正該鼓舞另立起來纔好湘雲笑道一  
起詩社時是秋天就不應發箋如今却好萬物逢春皆主生盛況這首桃花  
詩又好就把海棠社改作桃花社起時是後有名此  
見先有名宝玉聽着點頭說很好且  
忙着要詩看眾人都又說偕們此時就訪稻香老農去大家議定好起的說着

一齊起來都往稻香村來，黛玉一壁走一壁看那紙上寫着「花行」一篇曰：

苑花簾外東風軟

苑花簾內晨粧懶

簾外苑花簾內人

人與桃花隔不遠

東風有意揭簾攏

花欲窺人簾不捲

桃花簾外開仍舊

簾中人比桃花瘦

花解憐人花也愁

隔簾消息風吹透

風透湘簾花滿庭

庭前春色倍傷情

閑苔院落門空掩

斜日欄杆人自凭

凭欄人向東風泣

茜裙偷傍桃花立

苑花挑葉亂紛紛

花綻新紅葉凝碧

霧裏烟封一萬株

烘樓照壁紅糝糊

天機燒破死央錦

春酣秋醒移珊枕

侍女金盃進水來

香象影蕉胭脂冷

胭脂鮮艷何相類

花之顏色人之淚

若將人淚比桃花

淚自長流花自媚

淚眼觀花淚易乾

淚乾春盡花憔悴

憔悴花邊憔悴人

花飛人倦易黃昏

一聲杜宇春歸盡

寂寞簾櫳空月痕

宝玉着了並不稱讚却滾下淚來便知出自黛玉因此落下淚來又怕衆人看見又忙自己擦了因問你們怎麼得來宝琴笑道你猜是誰作的宝玉笑道自然是潇湘子稿宝琴笑道現是我作的呢宝玉笑道我不信這聲調口氣迥乎不像蘅蕪之体所以不信宝琴<sup>琴</sup>笑道所以你不通難道杜工部首、只作叢菊兩開他日淚之句不成一狀的也有紅銕雨肥梅水荇牽風翠帶長之媚語宝玉笑道固然如此說但不知道姐、斷不妹<sup>許</sup>、有此傷悼語句妹、雖有此才是斷不肯作的比不得林妹、曾經離喪作此哀音衆人聽說都嘆了已



至稻香村中將詩與李紈看了自不必說稱賞不已說起詩社大家議定明日乃三月初二日就起社便改海棠社為桃花社林代玉就為社主明日飯後齊集瀟湘館因又大家擬題代玉便說大家就要桃花詩一百韵寶釵道使不得從來桃花詩最多總作了尤落套比不得你这一首古風湏得再擬正說着人回舅太太來了姑娘們出去請安罷因此大家都往前頭來見王子騰的夫人陪着說話吃飯畢又陪入園中來各處遊玩一遍至晚飯後掌燈方去次日乃是探春的壽日元春早打發了兩個小太監送了几件玩器合家皆有壽儀自不必說飯後探春換了礼服各處行礼代玉咲向衆人道我这一社開的又不巧了偏忘了這兩日是他的生日雖不擺酒唱戲的少不得都要陪他在老太太太太跟前頑笑一日如何能得閑空免因此改至初五這日衆姊妹皆在房

房中侍早膳畢便有賈政書信到了。宝玉請安，將請賈母的帖安稟折開念與賈母聽。上面不過是請安的話，說六月中准進京等語。其餘家信事務之帖自有賈璉和王夫人閱讀。衆人聽說六七月回京都，喜之不盡。偏生近日王子騰之女許與保赤之子為妻，擇日於五月初十日過門。鳳姐兒又忙着張羅，常三五日不在家。這日王子騰的夫人又來接鳳姐兒，一並請衆甥舅甥生女閒聚一日。賈母和王夫人命宝玉探春林黛玉寶釵四人同鳳姐去，衆人不敢違拗，只得回房另粧飾了起來。五人作辭去了一日，掌燈方回。宝玉進入怡紅院歇了半刻，襲人便來，見景勸他收一收心，閒時把書理一理，預備着宝玉屈指算一算，說還早呢。襲人道：書是第一件，字是第二件。到那時你總有了書，你的字寫的在那里呢？宝玉嘆道：我時常也有寫的好些，難道都沒收着？襲人道：

何曾沒收着，你昨兒不在家，我就拿出來共算數了一數，總有五六十篇。這三四年的工夫，難道只有這幾張字不成？依我說，從明日起，把別的心全收了，起來天，快臨幾張字補上，雖不能按日都有，也要大概着得過去。宝玉聽了，忙的自己又親檢了一遍，實在堵塞不去，便說明日為始，一天寫一百條，好說話。時大家安下，至次日起來梳洗了，便在窗下研墨恭楷臨帖。賈母因不見他，只當病了，忙使人來問。宝玉方去請安，便說寫字之故。先將早起清晨的工夫儘了出來，再作別的，因此出來遲了。賈母聽了，便十分歡喜，吩咐他以後只管寫字念書，不用出來，也使得你去回你的太。去。宝玉聽說，便往王夫人房中來說明。王夫人便說：臨陣磨鎗也中用。有這會子着急天，寫念，有多少頑不來的？這一趕又趕出來，纔罷。宝玉回說：不妨事。這里賈母也說怕。

急出病來探春寶釵等都笑說老太太不用急書雖替他不得字却替得的我們每人每日臨一篇給他塘塞過这一步就完了一則老爺到家不生氣二則他也急不出病來賈母聽說喜之不盡原來林黛玉間得賈政回家必問寶玉的工課宝玉肯分心恐臨期吃了虧因此自己只粧作不耐煩把詩社便不起也不以外事去勾引他探春寶釵二人每日也臨一篇楷書字與宝玉自己每日也加功或寫二百三百不拘至三月下旬便將字又集湊出許多來這日正笑再得五十篇也就混的過了誰知紫鵲走來送了一卷東西與宝玉拆開看時却是一色老油竹紙上臨的鍾王蠅頭小楷字跡且與自己十分相似喜的宝玉和紫鵲作了一個揖又親自來道謝着史湘雲寶琴二人皆亦臨了几篇相送湊成雖不足工課亦足塘塞了宝玉放了心於是

將所<sup>有</sup>應讀之書又溫理過几遍正是天工用功可巧近海一帶海嘯又遭過<sup>了</sup>  
几處生民地方官題本奏聞奉旨就着賈政順路查看賑濟<sup>飢</sup>回來如此笑去至  
冬底方回宝玉聽了便把書字又擱過一邊乃是照舊遊蕩時值暮春之際  
史湘雲無聊因見柳花飄舞便偶成一小令調寄如夢令其詞曰

宣是繡絨殘吐

捲起半簾香霧

纖手自拈來

空使鶉啼燕

姤 且住 且住 莫使春光別去

自己作了心中得意使用一條紙兒寫好與宝釵看了又来找黛玉、看畢  
嘆道好也新鮮有趣我却不能湘雲嘆道俗們这几社總沒有填詞你明日  
何不起社填詞改個樣兒宣不新鮮此黛玉聽了偶然興動便說這話說的  
極是我如今便請他們去說着一面吩咐預備了几色菜点之類一面就打

發人分頭去請衆人。這里他二人便擬了柳絮之題，又限出幾個調來，寫了。維在壁上。衆人來着時，以柳絮為題，限各色小調，又都着了史湘雲的稱賞了。一回，寶玉笑道：「這詞工，我們平常少不得，也要胡謔起來。於是大家拈鬮，寶釵便拈得了臨江仙，寶琴拈得了西江月，探春拈得了南柯子，黛玉拈得了唐多令，寶玉拈得了蝶戀花，紫鵲<sup>香</sup><sub>一</sub>支夢甜，香<sup>香</sup>重建，故又寫大家思索起來。一時黛玉有了，寫完，接着寶琴、寶釵都有了。他三人寫完，互相看時，寶釵便笑道：「我先瞧完了，你們的再看我的探春，味道呀！今兒這香，怎麼這樣快，已剩了三分了。我纔有了半首，因又問寶玉可有了。寶玉雖作了些，只是自己嫌不好，又却抹了，要另作。回頭看香已將燼了，李紈笑道：「這笑輸了，蕉丫頭的半首且寫出來探春聽說忙寫了出來。衆人有時

却是先看沒作完的，纔是又變一格也。

上面却只半首 南柯子 寫道是

空掛纖<sub>三</sub>縷 後垂<sub>三</sub>絲 也難縮繫也難羈 一任東西南北各

分離

李紱嘆道這也却好作何不續上宝玉見香沒了情愿認負不肯勉強塞責將  
筆擱下來瞧這半首見沒完時反到動了興開了机乃提筆續道是

落去君<sub>休</sub>仰惜 飛來我自知 鶯愁蝶倦晚芳時 般是明春再見

隔年期

衆人嘆道正<sub>經</sub>際你分內的又不能這却偏有了縱然好也不算得說着着黛  
玉的 唐多令

粉墮百花洲 香殘燕子樓 一團<sub>三</sub>逐对成毬 飄泊亦如人命

薄空纏繞 說風流 草木也知愁 韶華竟白頭 嘆今生

誰拾誰收 嫁與東風春不管 憑你去 忍淹留

衆人看見得點頭感嘆說太作悲了好是因然好的因又看宝琴的是

西江月 漢苑零星有限 隋堤點綴無窮 三春事付東風

明月梅花一夢 几處落紅庭院 誰家香雪簾櫳 江南

江北一般同 偏是離人恨重

衆人都笑說到底是他的這調壯几處誰家兩句最妙宝釵嘆道終不免過于  
喪敗我想柳絮原是一件無根無絆的東西然依我的主意偏要把他說好了  
纔不落套所以我謔了一首來未必合你們的意思衆人嘆道不要大謙  
我們且賞鑒自然是好的因着這一首 臨江仙 道是



白玉堂前春解舞 東風捲得均勻

湘雲阮味道好一個東風捲得均勻這一句就出人之上了又看底下道

蜂團蝶陣亂紛紛 几曾隨逝水 豈必委芳塵 萬縷千絲終不

改 任他隨聚隨分 韶華休休嘆本無根 好風頻借力

送我上青雲

衆人拍案叫絕都說果然翻得好氣力自然是這首為尊纏錦綿悲感讓瀟湘  
妃子情放嫵媚却是枕霞小薛與蕉客今日落第要受罰的宝琴笑道我們  
自然受罰但不知付白春子的又怎麼罰李纨道不要忙這定要重罰他下  
次為例一語未了只聽意外竹子上一聲响恰似憲靴子倒了一般衆人嚇了  
一跳了坏們出去照時簾外了坏嚷道一個大蝴蝶風箏掛在竹梢上了衆

丫环笑道好一個齊整風箏不知是誰家放斷了線線的拿下他來宝玉等聽了也都出來看時宝玉笑道我認得這風箏這是大老爺那院里嬌紅姑娘放的拿下來給他送過去罷紫鵲笑道難道天下沒有一樣的風箏單他有這個不成我不管我且嬉起來探春道紫鵲也學小氣了你們一般的也有這會子拾人走了的也不怕忌諱代玉笑道可是呢知道是誰放晦氣的快擲出去罷把僭們的拿出來僭們也放晦氣紫鵲聽了敢命白小丫頭們將這風箏送出與園門上值日的婆子去了倘有人來找好與他們去的這里小丫頭們聽見放風箏爬不得七手八脚都忙着拿出個美人風箏來也有概高卷去的也有細剪子股的也有撥簍子的宝釵等都立在院門前命丫頭們在院外啟地下放去宝琴笑道你這個不大好着不如三姐姐的那一個軟翅子大鳳凰

好宝钗笑道果然因回頭向翠墨笑道你把你們的拿來也放；翠墨以天嘆喜  
：的果然也取去了宝玉又興頭起來也打發個小了頭子家去說把昨兒  
賴大娘送我的那個大魚取來小了頭子去了半天空手回來笑道晴姑娘昨  
兒放走了宝玉道我還沒放一遭兒呢探春笑道橫豎是給你放晦氣罷了宝  
玉道也罷再把那個大螃蟹拿來罷了頭去了同了幾個人扛了一個美人五  
簍子來說道襲姑娘說昨兒把螃蟹給了三爺了這一個是林大娘才送來的  
放這一個罷宝玉細看了一回只見這美人做的十分精緻心中歡喜便命叫  
放起來此時探春取的也成了來翠墨帶着幾個小了頭子們在那邊山坡  
上已放了起來宝琴也命人將自己的一個大紅蝙蝠也取來宝釵也高興也  
取了一個來却是一連七個大鴈的都放起來獨有宝玉的美人放不起

去宝玉說了頭們不會放自己放了半天只起房高便落下來了急的宝玉頭上出汗衆人又笑宝玉恨的擲在地下指着風箏道若不是個美人我一頓腳踏~~踏~~個希爛代玉嘆道那是頂線不好拿出去另使人打了頂線就好了宝玉一面使人拿去打頂線一面又取一個來放大家都仰面而看天上這幾個風箏都起在半空中去了一時了奴們又拿了許多各色各樣的送飯的來頑了一回紫鵲笑道這一回的勁大姑娘來放罷代玉聽說用手帕墊着手頓了一頓果然風際力大接過雙子來隨着風箏的勢將雙手一鬆只聽一陣豁刺：响登時雙子線盡代玉因讓衆人都笑道各人都有你先請罷代玉嘆道這一放雖有趣只是不忍李紈道放風箏圖的是這一樂所以又說放晦氣你更談多故此把你這病根兒都帶了去就好了紫鵲嘆道我

們姑娘越發小氣了那一年不放幾個子今忽然又心疼了姑娘不放等我放說着便向雪雁手中接過一把西洋小銀剪子來齊篋子根下寸系不留咯噠一聲鉸斷嘆道這一去把病根兒可都<sup>帶</sup>了去了那風箏飄飄飄只骨往後飄了去一時只有鷄蛋大小展眼只剩了一点黑星再展眼便不見了衆人皆仰面<sup>睛看</sup>眼說有趣：：：寶王道可惜不知落在那里去了若落在有人烟處被小孩子得了还好若落在荒郊野外無人烟處我替他寂寞想起來把我這個放去教他兩個作伴兒罷于是也用剪子剪斷先放去探春正要剪自己鳳凰見天上也有一個鳳凰因道這也不知是誰家的衆人皆笑說且別剪你的着他到像要來綫的樣兒說着只見那鳳凰漸逼近來遂與這鳳凰綫在一處衆人方要往<sup>往</sup>下收綫那一家也要收綫正不

開交又見一個門扇大的玲瓏喜字<sup>帶</sup>响鞭在半天如鐘鳴一般也逼近來衆人味道這一個也來絞了且別收讓他三個絞在一處到有趣呢說着那喜字果然與這兩個鳳凰絞在一處三下齊收亂頓誰知線都斷了那三個風箏飄飄：都去了衆人拍手哄然一嘆說到有趣可不知那喜字是誰家的忒促狹了些代玉說我的風箏也放去了我也乏了我也要歇去了宝釵說且等我們放了去大家好散說着<sup>也</sup>姊妹都放去了大家方散代玉回房歪着養乏要知端的下回便見

# 石頭記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鴛鴦女無意遇鴛鴦

王熙鳳恃強羞說病  
來旺婦倚勢霸成親

瘋了頭悞攬拾綉春囊  
懦小姐不問累金鳳

惑奸謔抄掠大觀園  
矢孤介杜絕寧國府

開夜宴異兆發悲音  
賞中秋新詞得佳諷

凸碧堂品笛感淒情  
凹晶館聯詩悲寂寞

俏丫環抱屈天風流  
美優伶斬情歸水月

老學士閒徵姽婁詞  
痴公子社譏芙蓉誄

薛文龍悔娶河東獅  
賈迎春悞嫁中山狼

第七十二回 至八十四回

脂硯齋九四閱評過

庚辰秋定本







脂硯齋重評石記卷之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妃央女無意遇妃央

話說賈政回京之後諸事完畢賜假一月在家歇息因年景漸老事重身衰又近因在外几年骨肉分離今得晏然復聚於庭室自覓喜幸不<sup>快</sup>盡一應大小事務一槩亦發付於度外只是看書悶了便與請客們下棋吃酒或日間在裡面母子夫妻共叙天倫庭闈之樂因今歲八月初三日乃賈母八旬之慶又因親友全來恐筵宴排設不開便早同賈赦及賈珍賈璉等商議定於七月二十八日起至八月初五日止榮寧兩處齊開筵宴寧國府中單請官客榮國府中單請堂客大觀園中收拾出綴錦閣並嘉蔭堂



寺几處大地方來作退居二十八日請皇親駙馬王公諸公主郡主王妃國君  
太君夫人寺二十九日便是閣下都府督鎮及誥命寺三十日便是諸官長及  
誥命並遠近親友及堂客初一日是賈赦的家宴初二日是賈政初三日是賈  
珍賈璉初四日是賈府中合族長幼大小共湊家宴初五日是賴大林之孝  
寺家下管事人等共奏一日自七月上旬送壽禮者便絡繹不絕禮部奉旨欽  
賜金玉如意一柄彩緞四端金玉環四個帑銀五百兩元春又命太監送出金  
壽星一尊沉香拐一隻茄楠珠一串福壽香一盒金錠一對銀錠四對彩緞十  
二疋玉盃四隻餘者自親王駙馬以及大小文武官員之家凡所來往者莫  
不有禮不能勝記堂屋內設下大桌案鋪了紅毡將凡所有精細之物都  
擺在上請賈母過日賈母先一二日還高興過來瞧々後來煩了也不

過日只說叫鳳了頭叔了改日悶了再照至二十八日兩府中俱懸燈結彩屏開  
寫鳳禱設芙蓉笙簫鼓樂之音通衢越巷寧府中本日只有北靜王南安郡王  
永昌駙馬樂善郡王並幾個世交公侯應襲榮府中南安王太妃北靜王妃  
並几位世交公侯誥命賈母等俱是按品大靛迎接大家斯見先請入大觀  
園內嘉蔭堂茶畢更衣後方出至榮慶堂上拜壽入席大家謙遜半日方  
才登席上面兩席是南北王妃下面依叙便是重公侯誥命左邊下手  
一席倍客是錦鄉侯誥命與臨昌伯誥命右手下手一席方是賈母主位  
邢夫人王夫人代領尤氏鳳姐並族中幾個媳婦兩邊鴈翅站在賈母身後  
侍立林之孝賴大家的帶領中媳婦都在竹簾外面伺候上菜上酒周  
瑞家的帶領幾個環在圍屏後伺候呼喚凡跟來的人早又有人管別

處官時去了一時台上恭了場台下一色十二個未茁髮的小廝伺候須臾一  
小廝捧了戲單至塔下先遞與回事的媳婦媳婦接了才遞與林之  
孝家的用一小茶盤托上挨身入簾來遞與尤氏的侍妾配鳳配鳳接  
了才奉與尤氏尤氏托着走至上席南安太妃謙讓了一回点了一齣吉慶戲  
文然後又謙讓了一回北靜王妃也点了一齣中人又讓了一回命隨便檢好的唱罷  
了少時菜已四獻湯始一道跟來各家的放了賞大家便更衣復入園來  
另獻好茶南安太妃因問宝玉賈母笑道今日几處廟里念佛保安延壽  
經他跪經去了又問中小姐們賈母笑道他們姊妹的病弱的病弱見人  
腩腆所以叫他們給我看屋子去了有的是小戲子傳了一班在那邊  
廳上陪着他孀娘家姊妹們也看戲呢南安太妃笑道既這樣叫人請來

賈母回頭命鳳姐兒去把史薛林帶來再只叫你三妹，陪着去罷。鳳姐答應了來至賈母這邊，只見他姊妹們正吃菓子看戲，宝玉也纔從廟里跪經回來。鳳姐兒說了話，寶釵姊妹與黛玉探春湘雲五兒來至園中，大家見了不用請安，問好讓坐。等事象人中也有見過的，還有一兩家不曾見過的，都齊聲誇讚不絕。其中湘雲最熟，南安太妃因笑道：「你在这里聽我表了還不出來，還只等請去我明兒和你叔，算賬回一手拉有探春手拉有寶釵，問几歲了，又連聲誇讚，因又鬆了他兩個，又拉有黛玉寶琴也看寔細看極誇一而，又笑道：「都是好你，不是叫我誇那個的，是早有人將備用禮物打點出五分來，金玉戒指各五個，腕香珠五串，南安太妃笑道：「你姊妹們別笑話，留看賞了頭們罷。五人忙拜謝過北靜王妃，也有五

辭

樣禮物餘者不必細說吃了茶園中畧飪了一飪賈母等因又讓入席南安太妃便告辭說身上不快真今日若不未寔在便使不得因此想我竟先要告別了賈母等所說也不便強留大家又讓了一回送至園門坐轎而去接有北靜王妃畧坐也就告辭了餘者也有終席的也有不終席的賈母勞乏了一日次日便不會人一應都是刑神夫人王夫人管待有那紫世家子

下

弟拜壽的只到所上行禮賈赦賈政賈珍等還禮管待至寧府坐席不在話有这几日尤氏晚間也不回那府去早日間待客晚間在園內李氏房中歇宿這日晚間伏侍過賈母晚飯後賈母因說你們也乏了我也乏了早紫尋一點子吃的歇去明兒還要起早鬧呢尤氏答應着退了出來到風姐兒房里來吃飯風姐兒在樓上看有人收送禮的新圍屏只有平兒在房裏

與鳳姐兒疊衣服尤氏因問你們奶吃了飯了沒有平兒笑道吃飯豈不請  
 奶去的尤氏笑道既這樣我別處找吃的去餓的我受不的得了說自就走  
 平兒忙笑道奶請回來這點裏補心且點補一點兒回來再吃飯尤氏笑道你們  
 忙的這樣我園里和他姊妹們鬧去面說一面就走平兒留不住只得罷  
 了且說尤氏一運來至園中只見園中正門與各處角門伏下文仍未闔猶  
 吊着各色彩灯因回頭命小了頭叫該班的女人那了孃走入班房中竟沒  
 一個人影回來回了尤氏尤氏便命傳管家的女人送了頭應了便出去到二  
 門外鹿頂內乃是管事的女人議事取齊之所到了這里只有兩個婆子  
 只顧分菜菓又聽見是東府里的奶不不大在心上因就回說管家奶們  
 總散了小了頭道散了你們家里傳他去婆子道我們只管看屋子不

管傳人姑娘要傳人再派傳人的去小了頭听了道噯呀噯呀这可反了  
怎麼你們不傳去你哄那新未了的怎麼哄起我未了素日你們不傳誰  
傳去这会子打听了梯已信兒或是賞了那位管家奶子的東西你們爭着  
狗顛兒似的傳去的不知誰是誰呢連二奶也要傳你們可也這麼回<sup>嗎</sup>這兩個  
婆子一則吃了酒二則被送了頭揭挑有弊病便羞激怒了因回口道扯  
你的燥我們的事傳不傳不與你相干你未曾請挑我們你想；你那  
老子娘在那邊管家爺們跟前比我們還更會溜養呢<sup>什</sup>餛<sup>什</sup>店清水下雜趁  
你吃我也見的事各家門另家戶你有本事排場你們那邊人去我們這  
邊你們還早黨呢了頭听了氣白了臉回說道好；這話說的好一面轉  
身進來回話尤氏已早入園來因遇了<sup>見</sup>襲人寶琴湘雲三人同有地藏菴



的兩個姑子正說故事，頑笑尤氏因說餓了，先到怡紅院襲人粧了幾樣葷素點心，出來與尤氏吃。兩個姑子、寶琴、湘雲等都吃茶，仍說故事。那小丫頭子一選，找了來氣狠的，把話都說了出來。尤氏听了，冷笑道：「這是兩個蹄子，人個听錯了。兩姑子笑推了頭，你這孩子好性氣，那糊塗老嫗們的話，你也不該來回，總是借們奶的萬金之軀，勞乏了幾日黃湯辣水，沒吃借們哄他歡喜，一會還不得一半兒說這紫話，做什麼襲人也忙笑拉出他去說好妹子，你且出去歇歇。我打發人叫他們去。」尤氏道：「你不要叫人去，就叫這兩個婆子來到那邊，把他們家的風味來襲人。」笑道：「我請去。」尤氏偏不要你兩個姑子，忙立起身來，笑說：「奶，素日寬洪大量，今日老祖宗千秋，奶生氣，豈不惹人論？」寶琴、湘雲二人也都笑觀。尤氏道：「不為。」

老太太的千秋我不依且放者就是了說話之間襲人早又遺了一個丫頭  
去到園門外找人可巧遇見周瑞家的這丫頭子就把這話告訴周瑞家  
的周家的雖不管事因自他素日仗着王夫人的陪房原有紫蘇面性心乖  
滑專管各處獻勤討好所以各處房里的主人都喜歡他：今日听了這話  
忙的便跑入怡紅院裏一面飛走一面口內說氣壞了奶子可了不得我們  
家里如今慣的太不堪了偏生我不在跟前且打給他們幾個耳刮子再等  
過了這几日算賬尤氏見了他也便笑道周姐：的未有個理的說：這早晚  
們還大開着明燈蠟燭出入的人又襟倘有不防的是如何便得因此叫該班  
的人吹燈關門誰知一個人牙兒也沒護有周瑞家的道這還了得前兒二奶  
還吩咐了他們說這几日事多人襟一晚就關門吹燈不是園里人不許放進

去今就沒了人這事是過了這几日必要打几个總好尤氏又說不了頭子的話  
周瑞家的道奶：不要生氣等過了是這我日子我告訴管事的打他個臭死只問  
他們誰叫他們說這各家門各家戶的話我已經叫他們吹了灯闔上正門和  
角門子正亂首只見凤姐兒打發人來請吃飯尤氏道我也不餓了總吃了几  
個餚：請的奶：自吃已罢一特周瑞家的得便出去便把方絲的事回了凤姐  
又說這兩婆子就是管家奶：們時常我們合我他說話都似狠虫一献奶：若  
不戒飾大奶：臉上過不去凤姐道既這店首記上兩人的名明字等過了這几  
日細了送到那府里憑大嫂子開發或是打几下子或是他開恩饒了他們  
隨他去就是了什麼大事周瑞家的听了得不的一聲素日日與這几个人不  
睦出來了便命一個小廝使到林之孝家傳凤姐的話立刻叫林之孝家的

進來見大奶之一面又傳人立刻細起這兩個婆子來交到馬園里派人看  
守林之孝家的不知有人之成事此時已經點灯忙坐車進來先見風姐至二門  
上傳進話去了頭們出來說奶之總歇了大奶之在園里叫大娘見了大奶之  
就是了林之孝家的只得進園未到稻香村了媛們回進去尤氏听了及過意  
不去忙喚進他來因笑問他道我不過為找人找不着回問你之既去了也  
不是什麼大是事誰又把你叫進來要白跑一遭不大的事已經撒開手了  
林之孝家的也嘆道二奶之打發人傳我說奶之有話吩咐尤氏嘆道這是那  
里的話只當你沒去白問你這是誰又多事告訴了風頭大約周姐之說的家  
去歇有沒設有什麼大事李紈又要說原故尤氏反攔住了林之孝家的見  
如此只得便回身出園去可巧遇見趙姨娘姨娘曰笑愛之我的娘子

这会子还不家去歇歇，还跑些什麼林之孝家的便笑說何曾不家去的如此  
這猷進來了又是個齊頭故事趙姨娘原是好察听這些事的且素日又與管  
事的女人們搬<sup>拉</sup>原互相連絡好作首尾方總之事已竟得<sup>听見</sup>八九听林之孝的如  
此說便慙猷如此告訴了林之孝家的听了笑道原來是這事也值一個屁  
開息呢就不理倫心窄些兒也不過打几下<sup>子</sup>就完了趙姨娘<sup>我</sup>道的<sup>我</sup>媳子  
事雖不大可見他們太張狂了些爬<sup>的</sup>傳進你表明<sup>的</sup>藏弄你頑<sup>呢</sup>實你快歇  
去明而還有事呢也不留<sup>的</sup>吃茶去<sup>了</sup>說畢林之孝家的出来到了側門前就  
有方總兩個婆子的女兒上表哭有求情林之孝家的笑道你這孩子好糊  
塗誰叫你娘吃酒混說了惹出事來連我也不知道二奶打發人<sup>們</sup>他連我  
還有不是呢我替誰討情去這兩個小了頭子總七八歲原不識事只管哭

啼  
啼求告纏的林之孝家的沒法因說道糊塗東西你放着門路不去却纏我來你姐現給了那  
邊太作陪房費大娘的兒子你走過去告訴你姐：叫親家娘和太：一說什麼  
完不了的事一語提醒了一個還求林之孝家的叫道糊塗壞的他過去一說自然  
都完了沒有個單放了他媽又只打你媽的理說畢上車去了這一個小子頭果然過來  
告訴了他姐和費婆子說了這費婆子原是那夫人的陪房起先也曾與過時只因費  
母近來不大作與那夫人的陪房起先也曾與過時只因費母近來不大作與那夫人所以連  
這邊的人也減了威勢凡賈政這邊有些体面的人那邊各皆虎視眈眈這費婆  
子常依老賣老仗着那夫人常吃些酒嘴里胡罵亂怨的出氣如今賈母  
慶壽這樣大事干看省人家趣才費錢技辦事呼公唱六弄手脚心中早已  
不是自在指難罵狗言閑語的亂鬧這邊的人也不和他較量如今听

了周瑞他家的細了他親家越發火上澆油伏着酒興指首隔斷的牆

細致之甚

大罵了一陣便走上來求刑刑夫人說他親家並設什麼不是不過和那府里的

大奶子的小了頭白閉了兩句話周瑞家便調唆了借家二奶子借家細到馬園寺

過了這兩日還要打求太：我那親家娘也是七八歲的老婆子和二奶子說

聲饒他這一次罷刑刑夫人自為要鴛鴦之後討了沒意思後來見賈母越

發發冷淡了他鳳姐的體面反勝自己且前日南安太妃來了要見他姊妹賈母

又只吟吟探春出來迎春竟似有如無自己心內早以怨怨不樂只是使不出

來又置這值一千小人在側他們心內嫉妬挾怨之事不敢施展便背地里造言生

事調撥主人先不過是告那邊的奴才後來漸次告到鳳姐只哄自老太喜

觀觀了他好就中作威作福轄治有璉二爺調唆二太：把這邊的正徑太太倒

不放在心上後表又告到王夫人說老太：不喜吹太：都是二太：和連二奶：調唆的刑夫人總是鉄心銅胆的人婦女家終不免生此嫌隙之心近日此着寔惡絕鳳姐今聽了如此一篇話也不說長短至次日一早見過賈母衆族中人到齊坐席開戲賈母高興又見今日無遠親都是自己族中子侄輩只便衣常粧出表堂上受禮當中獨設一榻引枕靠背脚踏俱全自己歪在榻上榻之前後左右皆是一色的小矮凳寶釵寶琴代玉湘雲迎春探春惜春姊妹等圍繞因賈瑞之母也帶了女兒喜鸞寶之世也帶了了女兒四姐兒還有几房的孫女兒大小共有二十來個賈母獨見喜鸞和四姐兒生得又好說話行事與衆不同心中喜觀便命他兩個也過來榻前同坐宝玉却在榻上脚踏下與賈母能腿首席便是薛姨媽下邊兩溜皆順省房頭輩教下去簾



外兩廊都是族中男客也依次而坐先是那女客一起的行次禮方是男客行禮賈  
 母正在榻上上只命人說免了罷早行都行完了然後賴大等帶領衆人從儀  
 門直跪至大所上磕頭禮畢又是衆家下媳婦然後各房的了環足開開有三  
 頓飯的然後又拍了許多雀籠表在當院中放了生賈赦等焚過了天地壽星  
 紙方開戲飲酒直到歇了中臺賈母方進來歇息命他們取便因叫鳳姐兒  
 留下喜寫四姐兒頭兩日再去鳳姐兒出來便我找他母親說他兩個母親素  
 日都承鳳姐的照顧也爬不得一聲兒他兩個也愿意在園內頑耍要至晚而便  
 不回家了那刑夫人直至晚間散是時當着許多人陪笑和鳳姐求情說我聽見  
 昨晚兒晚上二奶下生氣打周管家的娘子緊細了兩個老婆子可也不知犯  
 了什麼罪論理我不該討情我箱老太想好日子的發狠的還捨錢捨米圓貧

濟老僧們家先到磨折起來人家未了不看我臉權且看老太太竟放了他們罷說畢上車去了鳳姐聽了這話又當有許多入又着又氣一時抓尋不自頭腦釐得臉紫漲回頭向賴大等笑道又寫笑妙凡風直怒處必曰笑變之不錯這是那里的話昨兒因為<sup>這</sup>里的人得罪了那府里的大嫂子我怕他所以儘讓<sup>快</sup>他發放並不為得罪了我這又是誰的耳報神這么快王夫人因問回說什麼事鳳姐兒笑將昨日的事說了尤氏也笑道連我並不知道的原也太多事了鳳姐兒道我為你臉上過不去所以替你開發不過是個理就如我在你那里有人得罪了我的自然送了來儘我憑他是什么好奴才到底錯不過這個禮去送茶知誰過去說<sup>沒</sup>的獻勤兒這也當作一件事去說王夫人道你太<sup>見</sup>說的就是珍哥媳婦也不是外人也不用這些虛禮老太太的千秋要緊放了他

們為是說有回頭便命人去放了那兩個妻子鳳姐由不得越想越氣越愧不覺的灰心轉悲滾下淚來因賭氣回房哭泣又不使人知覺偏是賈母打發了琥珀來叫去等說話琥珀見了詫意道好好的這是什麼原故那里去等你呢鳳姐聽了忙擦乾了淚洗面另施了脂粉方同琥珀過來賈母因問道前兒這些人家送禮來的共有几家有圍屏鳳姐道共有十六家有圍屏十二架大的四架小的炕屏內中只有江南甄家好一提。蓋直事欲顯甄事。假事將盡。一架大屏十二扇大紅緞子絳絲滿床窈一面是呢金百壽圖的是頭等的還有粵海將軍鄔家一架玻璃的還罷了賈母道既這樣這兩架別同好生攔着我送人的鳳姐兒答應了鴛鴦忽過來向鳳姐兒面上只管瞧引的賈母問說你不認得他只管瞧什麼鴛鴦笑道怎麼他的眼腫的所以我詫意只管

看家母<sup>賈</sup>聽說便叫進前來也親自眼看鳳姐笑道總覺的一陣癢，揉腫<sup>了</sup>些鴛鴦笑道別又是受了誰的氣了不成鳳姐道誰敢給我氣受<sup>就是受了</sup>氣來  
老太<sup>好</sup>日子我也不敢哭的賈母道正是呢我正要吃晚飯你在这里打發我  
吃剩下的你就和珍兒媳婦吃了你兩個在这里幫信<sup>看</sup>兩個師傅替我揀<sup>佛</sup>攸豆  
兒你們也積壽前兒你姊妹們和宝玉都揀了如今也叫你們揀別說我  
偏心說話時先擺上一桌素的表兩姑子吃了然後纔擺上葷的賈母吃畢  
抬出外間尤氏鳳姐兒<sup>二人</sup>正吃賈母又叫把喜鵲四姐兒<sup>二人</sup>也叫來跟他<sup>二人</sup>吃  
畢洗了手點上香捧過一升豆子來兩個姑子先念了佛偈然後一個一個的揀在  
一個簸<sup>簸</sup>籬內每揀一個念一聲佛煮熟了令人在十字街結壽緣賈母歪着聽  
兩個姑子又說些佛家的因果<sup>果</sup>善事鴛鴦早已聽見琥珀鳳姐<sup>說</sup>笑之事

又和平兒前打聽得原故，晚間人散時，便回說：「二奶奶還是笑的那邊太太，太當有人給二奶奶說臉，賈母因問為什麼原故，鴛鴦便將原故說了。賈母道：「這纔是風頭，知禮處難道為我的生日，由着奴才們把一族中的主子都得罪了，也不管罷。這是太太素日說好氣，不敢發作，所以今兒拿着這個作法。」明是當着衆人給鳳兒說臉罷了。正說着，只見寶琴等進來，也就不說了。賈母因問的你在那里，來寶琴道：「在園里，林姐、屋裏大家說話的。賈母忽想起一事來，忙喚一個老婆子來，吩咐他到園里各處女人們跟前囑咐，留下的喜姐兒和四姐兒，雖然窮也和家裏的姑娘們是一樣，大家照着經心些。我知道俗們家的男、女，都是一個富貴心，兩支體面，眼未必把他兩個放在眼里，有人小看了他們，我聽見可不依。婆子應了，方要走時，鴛鴦道：「我説去。」

罷他們那里聽他的話說自便一徑往園子裏先到稻香村中李紈與尤氏都  
不在這裡問了嫗們說都在三姑娘那里呢鴛鴦回身又來至曉翠堂果見  
那園中人都在那里說笑天見他來之都笑說道你的這會子又跑來做什麼  
又讓他坐鴛鴦笑道不許我也狂麼于是把方絕的話說了一遍李紈忙起  
身聽了就叫人把各處的頭兒喚了凡個來會他們年輕力壯的人趕個也趕  
不上里紈頭鳳了頭伏有鬼聰明兒趕離腳踪兒的雖然不能的了鴛鴦  
道罷啣還提鳳了頭虎了頭呢他也可怜見鬼的雖然這几年沒有在老太太  
太太跟前有個錯縫兒暗里也不知得罪了多少人總而言之為人  
是難作的若太老寔了沒有個機變公婆又嫌太老寔了家里人也不怕若有  
些機變未免又治一經損一經如今俗們家里更好新出表的這些底下奴才

舅的奶：們一個心滿意足都不知要怎樣纔好少有不得意不是背地里咬舌根就是  
批三萬四的我怕老太：生氣一點兒也不肯說不然我告訴出來大家別過太平日子這不是我  
当着三姑娘說老太：偏疼宝玉有人背地怨言還罷了笑是偏心如今老太：偏疼你我所  
着也是不好這可嘆可嘆探春嘆道糊塗人多那里較量得許多我就到不如小人家入少  
雖然寒素些到是歡天喜地大家快樂我們這樣人家多死頭看着我們不知千  
金萬金小姐何等快樂殊不知我們這里說不出來的煩難更  
利害寶玉道誰那像三妹：好多心事我常勸你聽別聽那些俗語  
想那俗事只管安富尊榮纔是比不得我們沒這清福是應受濁受關受的尤  
氏道誰都像你真是一心無罣礙只知道和姊妹們頑笑餓了吃困了  
了睡再過几年不過還是這樣一點後事也不慮寶玉嘆道我能教和姊妹們

過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麼後事不後事李統等都笑道這可又是胡說就莫  
你是了沒羨出了息的終老在這里難道他姊妹們都不出閑休尤氏笑道怨不  
得人都說他是假長了一個胎子究竟是個又俊又歡的宝玉笑道人是莫定事  
知道誰死誰話活倘或我在今日明日今年明年死了也真是在心一輩子中在  
人不等說完地不說可是又瘋了別和他說話總好若和他說話不是歡話就是  
瘋話喜寫實我表走過回笑道二哥你別這樣說等這里姐妹們果然都出了閣  
橫豎老太太也太也寂寞我表和你作伴兒李統尤氏等都笑道姑娘也別說  
歡話難道你是不出表嫁的你這話哄誰說呢你喜寫低了頭當下已是起時更是分大  
家各自歸房安歇衆人都且不提且說鴛鴦一送回來到五園門前只見角門  
虛掩猶未上門拾時此是園內無人來往只有該班的房燈光掩映微有半天是月  
起更



初旬 鴛鴦又不曾有個伴的也不曾的字了 灯笼獨是一個脚步又輕所以該班的人

皆不理會偏生偏要便是因下了甬路路 越微草處行至湖山石後大挂樹陰下

來是八月隨 劉轉過石後只聽一陣衣裳 响嚇了一驚不小定睛一看只見是有人在

那里見他未了便想往石後樹叢藏躲鴛鴦眼尖趁月色見準一個穿紅裙子

梳鬚頭高大豐壯身林材 的是迎春房里的司棋鴛鴦只當他

和別個的 女孫子也在此方便見自己未了故意藏躲恐嚇要 怕

事 因便笑叫道司棋你不快出來嚇着我；就喊起來此 當賊拿了這麽大了頭子

沒個黑家白日的只是頑不沒 這本鴛鴦戲語叫他誰 知他賊人胆虛

更奇不何 只當鴛鴦已看見他的首尾了生恐叫喊起來使眾人知竟更不好

且素日鴛鴦又和 我自己親原不比別人便從樹後跑出來一把拉住鴛鴦便

此見是女兒們常  
規書者自亦為如

隻膝跪下只說好姐奇甚千萬別嚷何鴛鴦反不知因和忙拉他起來笑道這

是怎麼說司棋滿臉紅脹又流下泪來鴛鴦再回想那個人影恍惚像個小

廝心下便猜疑了八九是聰敏自己反羞的面紅耳赤又怕起來是姨賣女兒

因定了一會忙悄悄問那個是誰司棋復跪下道是我姑舅兄弟妙鴛鴦啐了

一口道要死如見其面司棋又回頭悄道你不用藏有姐已看見了快

出來磕頭那小廝聽得得只得也從樹後爬出來磕頭如搗蒜鴛鴦忙要面司

棋拉住苦求哭道們的性命都在姐已身上只得是姐已超生要緊鴛鴦道你

放心我橫豎不告訴一個人就是了一語未了只听角門上有人說道金姑娘

已出去了角上鎖能鴛鴦鴛鴦正被司棋拉住不得脫身听见如此說便接聲

道我在這里有事且畧住手等一等我出來了司棋听了只得鬆手讓他去了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七十二回

王熙鳳特強羞說病

來旺婦倚勢霸成親

且說死央出了角門<sub>子</sub>臉上有紅心內突<sub>跳</sub>的真是意外之事因想此事非常若說出來姦盜相連關係人命還保不住代累子傍人橫豎與自己無干且藏在心內不說與一人知道回房復了賈母的命大家安息從此九晚間便不<sub>大</sub>往園中表因思園中尚有這樣奇事何況別處因此連別處也不大<sub>易</sub>輕走動了原<sub>未</sub>表那司棋因從小兒和他姑表兄弟在一處頑笑起<sub>幼時</sub>裡特小兒戲言便都訂下將來不娶不嫁近年大了彼此又吃<sub>出</sub>落的品貌風流常時司棋回家時二人眉來眼去舊情不忘只不能<sub>入</sub>手又彼此生怕父母不從二人便設法彼此裡外買

囑園內老麥子們留門看道今日趁亂方初次入港雖未成双却也海誓山盟  
私傳表記已有無暇風情了忽被死央驚散那小廝早穿花度柳從角門出  
去了司棋一直不曾睡着又後悔不來真次日見了死央自是臉上一紅一白去  
了百厭過不去心內懷着鬼胎茶飯無心起坐忙惚挨了兩日竟不聽見有動  
靜方畧放下了心這日晚間忽有個婆子來悄悄告訴他道你兄弟竟越走了這  
天沒歸家如今打發人四處找他呢司棋听了氣了倒仰因思道總是鬧了出  
來也該死在一處他為是男人先就走了可見是個沒情意的此又添了一  
層氣次日便查信內不快百般支持不住一頭牯倒懈的成了大病死央  
聞知那邊無故走了一个小廝園內司棋病重要往外挪心下料定是二  
人惧罪之故生怕我說出來方嚇倒因此自己反過意不去指着望候司棋

走出人去反自己立身發誓與司棋說我告訴一個人立刻現死現報你只管  
 放心養病別白遭過了小命兒死棋一把拉住哭道我你姐；的們從小耳  
 兒耳醫斯磨的不曾拿我當外人待我也不敢待慢了如今我雖一着走錯  
 你若果然不告訴一個人你就是我的親娘一樣從此後我活是是麼你  
 給我一日我的病好之後把你立個靈位牌我天；焚香禮拜保佑有你一  
 生福壽双全我若死了時變驢變狗報答你再俗語說千里搭長棚沒  
 有不散的筵席再過三二年們都要離這裏的語又說浮萍尚有相逢  
 日人豈全無見面時倘或日後們遇見了那時我又怎當麼報你的德  
 行死一面說一面哭這一夕話反把死她死央說的心酸也哭起來了因點頭道  
 正是這話我有不是管事的人何苦我坏你的聲名我白去獻勤况

且這是我自己也不便開口向人說的，只放心從此養好了，可要來分已。  
再不許胡行亂作了。司棋在枕上點首不其死矣，又安慰了他一番。  
方出來，因知賈璉不在家中，又回這兩日鳳姐兒聲色怠惰了他。  
些不似往日一樣，因順路來也來望候，因進了鳳姐兒院門，二門上的人見走他來，便立身待他進去。死矣剛至堂屋中，只見平兒從裡間出來，見了他來，忙上表情聲，笑道：「纔吃了一口飯，歇了午睡，且這屋裏坐，死矣听了只得同平兒到連邊房裏來，小了頭，到了茶。」  
死矣同情問你奶：這兩日是怎麼了？我看他懶懶的，平兒見問曰：房內無人，便嘆道：「他這懶懶的，也不止今日了。這有一月之便，是這樣，又兼這几日忙亂了几天，又受了些閑氣，從新又勾起來。這兩日。」

比先又添了些病所以支不住便露出馬脚來了死央忙道既這樣怎麼不早請大夫來治平兒嘆道我的姐：你還不知道他的脾氣的別請說大夫未吃藥我看不過白問了一聲身上奄怎麼樣他就動了氣反說我死他病了饒這樣天天還是察三訪四自己再不肯看破些且養身子死央道雖然如此到底該請大夫來瞧：是什麼病也都好放心平兒道我的姐：說氣病未據我看也不是什麼小症候死央快道緣是什麼病呢平兒見問又往前湊了一湊向死央道只從上月行了經之後這一個竟瀝：漸：的該有之住這可是大病不是死央听了忙得道噯噯依的這話這可不成了血山崩了平兒忙啐了一口道又悄笑道你女孫孩兒家這是怎麼說的到會咒人的死央見說不禁紅了臉又悄笑道

究竟我也不知什麼是崩不崩的你倒忘了不成先我姐不是害  
這病死了我也不知是什麼病因無心聽見媽和親家媽說我還納悶後  
來了是聽見媽細原故總明白了一二分平兒笑道你知道我竟也忘了  
人正說着只見小丫頭進來向平兒道方纔大娘又來了我們回了  
他奶：總歇午竟他往太：上頭去了平兒听了點頭死央問那一個朱  
大娘平兒道就是官媒婆那朱嫂子因有什麼孫大人家來和偕們求  
親所以他兩日天：弄個帖子來賴死賴一語活未了小丫頭跑來說三爺  
進來了說話之間賈璉已走至堂屋門口內喚平兒平兒答應着纔進  
出賈璉已找至這間房內來至門前忽見死央坐在炕上便煞住道  
死央姐：今兒貴脚踏賤地死央只坐着笑道未請爺奶下的安偏又



不在家的不在家睡寔的睡寔賈璉笑道姐：一年到頭辛苦伏侍太：我  
 還沒看你去那里還敢勞動未看我們正說巧的<sup>是</sup>狠我纔要找姐：去因為  
 穿着袍子<sup>棉</sup>熱先未換了袂袍子再過去找姐：不想天可憐者我走這一  
 盪姐：先在這里等我了一面說一面在椅上坐下死央問因<sup>道</sup>又有什麼  
 說的賈璉未語先笑道因有一件事我竟忘了只怕姐：還記得上年  
 老太：生日曾有一個外路和尚未孝敬一個臘油凍的佛手因老太：  
 愛就那刺拿過來擺着了因前日老太：生日<sup>要擺</sup>我<sup>得</sup>有故董賬<sup>一</sup>還有這  
 一筆却不知此時這件<sup>東西</sup>有落何方故董房里的人也回<sup>過</sup>我兩次等我問  
 準：好註上<sup>這</sup>一筆所以我問姐：如今還是老太：擺着呢還是交到  
 誰手里去了呢死央聽說便道太：擺了几日厭煩了就給你們奶：你這

拿子又問我表我連日子還記得<sup>麼</sup>還是我打發了老王家的送表你<sup>的</sup>忘  
慮了<sup>倒</sup>或是問你們奶<sup>子</sup>和平兒<sup>羅平兒</sup>正拿衣服<sup>羅平兒</sup>所見如此說忙出表回說交過  
表了現在樓上放着呢奶<sup>子</sup>已經打發過<sup>人告訴過他們</sup>給去說過給了這屋裏他們  
發昏沒記上又表叨登這些沒要緊的事賈管理說笑道既然給  
了你奶<sup>子</sup>我息<sup>息</sup>麼不知道你們就昧下了平兒道奶<sup>子</sup>告訴二爺<sup>子</sup>還<sup>說</sup>  
要送人奶<sup>子</sup>不肯好容易留下的<sup>的</sup>這會子自己忘了到說我們昧下那  
是什麼好東西什麼沒有的物此<sup>件</sup>那強十倍的東西也<sup>沒</sup>昧下一遭這會  
子愛上那不值錢的賈璉垂頭含笑想了一想拍手道我如今竟糊塗  
了岳<sup>丟</sup>三忘四惹人抱怨竟大不像先<sup>丟</sup>了死央<sup>丟</sup>笑道也怨不得事情又多  
口舌又禱你再<sup>吃</sup>兩盃酒那里清楚的許多一面說就<sup>自</sup>起身要去買

連忙也立身回道好姐，再坐一坐兄弟還有事相求說着便罵小了頭  
 怎麼不灌好茶來快拿干淨盞碗把昨兒進上的新茶漂一碗來說着  
 向兒夾道這前日因前日老太太道我道中所有的几千兩銀子都使了  
 處房租地稅通在九月纔得會子竟接不上明兒下還要送南安府里  
 的禮又要預備娘子的重陽節禮還有几家紅白大禮禮至少还得三二  
 千個銀用兩百難去支借俗語說求人不如求己說不得姐，担個不是替  
 且把老太太查不省約金銀兩傢伙偷着運出一箱子來暫押千數兩  
 銀子支騰過去不上半年的先景銀子去了我就贖了交還斷不能教叫  
 姐，落不是兒夾听了笑道你到會變法兒虧你怎麼想了賈連  
 笑道不是我扯謊若論除了姐，也誰還手里管的起千數兩銀子的

東西也只因地他只是他你們為人都不如你明白有胆量我我若合他們一說反嚇住了他們所以我寧撞金鐘一下不打破鼓三千一語未了忽有又賈母那邊的小了頭子忙走來找死央說老太太我姐半日我們那里沒找到却部在這理央兒聽說忙的且去見賈母賈璉見他去了只得回來瞧鳳姐誰知鳳姐已醒了听他和死央借當自己不便答話只淌在榻上听見死央去了賈璉進來鳳姐因問道他可應准了嗎賈璉笑道雖然未應准却有几分成手須得的晚上再和他一說就十成了鳳姐笑道我不管這事倘或說准了這會子說得好聽到有了錢的時節你就丟在脖子後頭誰去和你打飢荒去倘若感老太太知道了到把我這幾年的臉面都丟了賈璉笑道好切你若說定了我謝你如何鳳姐笑道你說要什麼就給要什麼

平兒一傍笑道：「奶子到不要謝的。昨兒正說要作一件什麼事，恰少二百銀子，使不如借了來奶子；拿二百銀子，豈不兩全其美？」鳳笑道：「平兒提起我來，就是這樣也罷。」賈母笑道：「你們去也狠了，你們這拿子別說一千兩的當頭，就是現銀子要三五千，只怕也難不倒我，不和你們借就罷了。這會子煩你說一句話，還要個利錢，真了不得。」鳳姐聽了，翻身起來說：「我有三千五萬，不是賺的，你如今裡，外，上，下，看有我嚼說我的不少，就羞你未說了。可知沒家親引不出外鬼來。我們王家可那里來的錢，都是你們賈家賺的，別子我惡心也。你們看有家什麼石崇、鄧通，把我王家的地盤子掃一掃的，勾的們過一倍子，說出來的話，也不怕燥。現有對証把太太和我，的嫁妝細看，比一比，的們那一樣是配不上的。」賈母笑道：「說句頑話就。」

急了這有什麼送樣的就要使一二百兩銀子值什麼多的沒這有還有先拿進  
來你使了再說如何鳳姐道我又不等省啣口墊背忙了什麼賈璉道何苦  
來不犯有這不樣肝火盛鳳姐听了又自笑起來不是我着急的保說的話戳  
人的心我因為我想省後日是尤二姐的週年我們好了一場魚不能別的  
到底給他上个墳燒張紙也是姊妹一場他身沒留下个男女也要前人撒  
土迷了後人的眼總是一語倒把賈璉說沒了話低頭打算了半晌  
方道難為的你想的週全我竟忘了既是後日總用若明日得了這個  
你隨便使多少就是了一語未了只見旺兒媳婦走進來鳳姐便問可  
成了沒有旺兒賈璉便問又是什麼事鳳姐兒見問便說道不是什  
麼大事旺兒有个小子今年十七歲了還沒到說得女人因要求老太

房里的彩霞不知太<sub>子</sub>心里急<sub>怎</sub>麼樣就說有計較里前日老太<sub>子</sub>見霞<sub>彩</sub>  
 彩大了二則又多病多哭的因此開恩打發他出去了給老<sub>子</sub>之娘隨便自  
 已揀女婿去罷因此旺兒媳婦求求我<sub>子</sub>想他兩家也就算門當戶對  
 的一說去自然成的誰知他這會子來了說不中用賈璉道這是什麼  
 大事比彩霞好的多<sub>有</sub>呢旺兒家的陪笑道爺雖如此說他還看  
 不起我們別人越發看不起我們了好容易相看准一個媳婦我只說  
 求爺<sub>子</sub>奶<sub>子</sub>恩<sub>的</sub>典替作成了奶<sub>子</sub>又說他必肯的我就煩了人走過去試  
 一試誰知白討了沒趣若論那孩子到好據我素日<sub>私</sub>意兒試他<sub>子</sub>心里倒  
 沒有甚說的只見他老子娘兩個老東西太心高了些一語截動了鳳姐  
 和賈璉因見賈璉在此且不作一聲只看賈璉的光景賈璉心中有

事那里把這點子放在心里待要不管只是看看他是鳳姐兒的  
陪房且又素日出過力的臉上寔在過不去因說道什麼大事只管咕  
唧的你放心且去我明兒作媒打發兩個有體面的人一面說一面帶着  
定禮去就是我的主意他十分不依叫他去見我旺兒看看鳳姐兒便  
扭嘴兒旺兒家的會依意忙爬下就給賈璉磕頭謝恩賈璉忙道你只給  
的姑娘磕頭我雖如此說了這樣行到底也得姑娘打發個人叫他女  
人上來和他好說更好些雖然他們必依然這事也不可霸道了鳳姐  
忙道連你还這樣開恩操心呢我到反袖手傍觀不成旺兒家你聽見  
說了這事你也忙了的給我完了事來說給的男人外頭所有的賬一  
槩趕今年底下都收了進來少一個錢我也不依的我的名聲不好再放



一年都要生吃了我呢旺兒媳婦笑道奶也太胆小了誰敢議論奶若  
 叔了時公道說我們到還省些事不大德得罪人鳳姐笑道我也是一場癡  
 心白使了我真個的還等錢作什麼不過為的是日用出的多進的少這屋裏  
 有的沒的我我的合你姑爺一月的月錢再連上四個丫頭的月錢通共二十兩  
 銀子還不勾三五天的使用呢若不是我干湊萬挪的早不知道到什麼破  
 窰里去了如今到落了一個放賬破落戶的名聲落可知放賬乃發所謂既這樣  
 我就叔了回來我北誰不會花錢從合以們也此家兒如取惡之事也後前坐看花到多早晚是多早晚  
 这不是樣兒老太太生日太急了兩個月想不出法兒來還事我提了  
 一句後樓上現有批沒要緊的大銅錫傢伙四五箱子拿手去弄了三百銀  
 子總把太太遮羞禮兒搪過去了我自的們知道的那一個金自鳴鐘賣

了五百六十兩銀子有月半月的工夫大事小事沒有十件白填在裡頭今兒外頭

也知支住了不知是誰的主意搜尋上老太太了明兒再在過一年各人搜尋到

頭面衣服可就好了旺兒媳婦笑道那位太太奶子的頭面衣服折變了不

勻過一倍半子的只是不肯罷了問語補出鳳姐道不是我說淺了能奈的話

要像這樣我竟不能了昨晚上忽然作了一個夢說來也可笑反說可笑

則思逐落妙甚若必以此夢為凶兆

套非紅樓之夢矣夢見一個人雖然面善却又不知名姓是以前授方相書

我我問他作什麼他說娘打發他未要一百疋錦我問他是那一倍位娘

；他說的又不是借們家的娘；我就不肯給他；就上未奪正奪省就醒

了妙寔家常觸景間夢必有之理旺兒家的說道這是奶子的日間操操心常應

候宮里的事淡了抹去妙一語未了人回夏太府打發了一個小內家監來說

話賈璉听了忙皺眉道又是什麼話一年他們也揪勾了鳳姐道你藏起來  
寺我見他若是小事罢了若是大事我自有話回他賈璉便躲入內套間去這  
里鳳姐命人帶進小太監來讓他在椅子上坐吃了茶因問何事那小太監便  
說夏爺說因今年兒偶見一所房子如今竟短三百兩銀子打發我來問  
舅奶家的有現成的銀子暫借三百過一兩日就送過來可謂聲譽不用針  
鳳姐免聽了笑道什麼是送過來有的是銀子只管先充了去改日寺我  
們短了再借去也是一樣小太監道夏爺爺還說了上兩回還有一千二百兩  
銀子沒送來寺今年得底下自然一齊都送過來鳳姐笑道的夏爺  
好小氣這也值的得提在心上我說一句話不怕他多心若都這樣記清  
了還我們不知還了多少了只怕沒有若有只管拿去因叫旺兒媳

婦來出去不管那里先支二百兩來旺兒媳婦會意因笑道我總因別處支不動纔來和奶子支的鳳姐道你們只會裡頭來要錢叫你們外頭算去就不能了說着叫車日果然拿了一個錦盒子來里面兩個錦袱包着打開時一個金釵絲攢珠的那珠都有蓮子大小一個點翠嵌寶石的两个都與宮中之物不離上下是太監眼中看一時拿去果然拿了四百兩銀子來鳳姐命與小太監打疊起良子一半月來那一半命人與了旺兒媳婦命他拿去辦八月中秋節過下伏脉那小太監便告辭他拿着銀子送出大門去了這里賈璉出來笑道這一起外崇何日是了鳳姐笑道剛說着就來了股子賈璉道昨兒周太監來張口一千兩我畧慢了些他不自在起來得罪人之處不少這會子再發個三三百萬的財就好了就一面

說一面平兒伏侍鳳姐另洗了面更衣往賈母處去伺候晚飯這里賈璉  
 出來到<sup>剛</sup>至外書房忽<sup>忽</sup>見林之孝走來賈璉因問<sup>何</sup>和事林之孝說道方<sup>才</sup>听得雨  
 村<sup>點</sup>降却不知因<sup>何</sup>和事只怕未必真賈璉道真不真他那官兒也未必保得  
 長將來有<sup>以</sup>事怕<sup>的</sup>偕們寧可揀遠着他<sup>好</sup>林之孝道何嘗不是只是時  
 難以踈遠如今東府大爺<sup>和</sup>他更好老爺又喜<sup>歡</sup>他時常來往那個不知賈  
 璉道橫豎不和他謀事也不相<sup>干</sup>的去再打听真了是為什麼林之孝答  
 應了却<sup>去回身</sup>不同<sup>心</sup>坐在下面椅子上且說此閑話因又說起家道艱難便趁  
 勢有<sup>人</sup>說人口太重了不如揀<sup>空</sup>日回<sup>明</sup>老太太老爺把這些出過力的老  
 人家用不着的開恩放几家出去一則他門各有營運二則家里年  
 也省些口糧月錢再者裡頭的姑娘太多俗語說一時比不得一

時如今說不得先的例了，少不得大家委屈些。該使八個的使六個，該使四個的便使兩個。若各房算起來，一年也可以省得許多月米月錢。況且裡頭的女孫子們，一半都太大了，也該配人的。配人成了房，豈不又克生出人來？賈璉道：我也這樣想着，只是老爺纔回家來，多少大事未回那里議。到這個上頭前兒，官煤拿了個庚帖來求親太太，還說老爺纔來家，每日歡天喜地的說骨肉完聚，忽然就提起這事，恐老爺又傷心，所以且不叫提這事。林之孝道：這也是正理。太太想的週道。賈璉道：正是。提起這話，我想了一件事來。我們旺兒底的小子要說太太房裏彩霞他昨兒求我，想什麼大事，不啻誰去說一聲去。這會子有誰閑省我打發個人去說一聲，就我的話。林之孝听了，只得應着，笑的

道依我說二爺竟別管這件事旺兒的那小兔子雖然年輕在外頭吃酒賭錢無所不知至雖然都是奴才們到底是一倍子輩的是彩霞那孫子這幾年我雖沒見聽得越發出條的好了何和苦未白遭塌一個人賈璉道他小兔子原為吃酒不成人林之孝道的吟笑道豈只吃酒賭錢在外頭無所不為我們看他是奶子的人也只見一半不見一半罢了賈璉道我竟不知道這此事既這樣那里還給他老婆且給他一頓棍鎖起來再問他孝老子五娘之孝實笑道何不在這一時那是錯也等他再生事我們是然回爺處置此姐今且奴他賈璉不語一時林之孝不去晚間鳳姐已命人喚了彩霞之姐未說媒那彩霞之姐滿心縱不願意見鳳姐親自和他說何等體面今時人回圖此現在酥面悞了多少女兒此正是回今時女兒一笑便心不由意的滿口應了出去今鳳姐問賈璉可說

了沒有賈璉因說我原要說的打听得他小兒子大不成人故還不曾說  
若故<sup>果</sup>然不成人且管教他兩日再給他老婆子不遲鳳姐聽說便說你聽見  
誰說他不成人賈璉道不過是家里的人還有誰鳳姐笑道我們王家的  
人連我還不中你們的意何況奴才呢我總已竟和他母親說了他娘已經  
歡天喜地應了難到又叫進他來不要了不成賈璉道既你說了又何必退明  
兒說給他老子好生管他就是了這<sup>果</sup>說話不提且說彩霞因前日出去  
寺父母擇人心中雖事<sup>是</sup>與賈環有旧尚未作在今日又見旺兒每每來求親  
早聞得旺兒之子酗酒賭博而且容顏醜陋一技不知自此心中越發悒惱生  
恐旺兒使鳳姐之勢一時作成於身為愚<sup>累</sup>不免心中急<sup>燥</sup>遂至晚間悄悄命他  
妹子小霞<sup>霞大小奇怪之文</sup>更覺有趣  
進二門來我趙<sup>姨</sup>姨娘問了端的趙姨娘素日



深與彩霞契合巴不得與了賈環方有個勝背不承望王夫人放出去每

叫賈環去討一則賈環羞口難開二則賈環也不大甚在意不過是個了

頭他去了將來自然還有亦是世人之情遂遷延住不說著淫肖意便去開

無奈趙姨娘又不捨又見他妹子未問是晚得空便先求了賈政這是使

想不到之丈賈政因說道且忙什麼等他們再念一二年書再放夫不悞却是大

我已經看中了頭一個兩字了與寶玉一個給環兒只是年紀還小又怕他悶悞了

書所以再等一二年妙文又寫出賈老兒女寫賈老則不然文若不如此寫

趙姨娘道宝玉已有了二年了老爺还不知道賈政听了忙問道誰

給的趙姨娘方欲說話只听外面一声响不知何物大家吃了一驚

不小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七十三回

痴了頭悞拾綉春囊

懦小姐不問釁金鳳

話說那趙姨娘和賈政說話忽听外面一声响不知何物忙問時原來是外  
 間窓<sup>戶</sup>屈不曾扣好榻了屈成了吊下來趙姨娘罵了個頭<sup>心</sup>几句自己帶領了  
 姪上好方進來打發賈政安歇不在話下却說怡紅院中宝玉正纔睡下了  
 姪們正欲各散安歇忽听有人擊院門老婆子開了見是趙姨娘房內  
 的丫姪名喚小鵲的問他什麼事小鵲不得<sup>言語</sup>直往房內來找宝玉<sup>音核未見此婢也</sup>只  
 見宝玉纔睡下晴雯等猶在床邊坐着大家頑笑見他來了都問什麼  
 事這時候又<sup>跑</sup>跑了來作什麼<sup>又是補出前文笑非只張一回也</sup>小鵲<sup>道</sup>笑向宝玉我來告訴你一個

信兒放纜剛我們奶：這般如此在老爺眼前說了，你仔細明兒老爺問你話說，看回身就去了。襲人命，由他吃茶，因怕閑門，遂一直去了。這里宝玉听了，便如孫大聖，聽見了紫籙咒，一般登時四肢五內一齊都不自在，起來想去別無他熟主意就只念了書，頑備明兒盤考，內不舛錯，不有他事，也可搪塞沒一半相想，罷忙披衣起來，要讀書，心中又自後悔，這些日子只說不提了，偏又丟生了，早知該天，好歹溫習些的，如今打算，肚子內現可背誦的，不過只有孝庸二論，是帶註背得出的，至上本孟子，就有一半是夾生的。若憑空提一句，斷不能接背的。至下孟，就有一大半了。算起五經來，回近來作詩，常把詩經讀，豈不甚精闢，還可塞責妙宝玉讀書原係，別的小道，周中語而有。豈不記得素日賈政也，幸未吩咐過讀的，縱不知也，還不妨至於古文。

這是那几年所讀過的几篇連左傳國策公羊穀梁漢唐等文不過几十篇這  
 几年竟未曾得半篇片語同雖聞時也曾遍閱不過一時之興隨着隨忘未  
 下苦工夫如何記得這是斷難塞責的更有時丈八股一道因年素日惡此  
 道原非聖賢孔子割撰馬能闡發聖賢之微奧不故通作倘後人餌名釣祿之階  
 垂賈政當日起身的選了時節百十篇命他讀的不過偶因見其中或一二段內  
 或承起之中有作的或精或或流蕩或戲或或悲感稍能通同性者偶一讀書不  
 過供一時之興趣究竟何曾成篇潛道心玩索妙寫室玉讀書如今若溫君這  
 个有又思明日盤結那个若溫君那个又恐盤駁非為功名也這况一場一夜之功亦不能全然  
 之功溫習因此越添了焦燥自已讀書不致緊要却帶累着一房的子环們皆  
 不能睡莫人磨月暗更等几个大大的个是不用說在傍剪燭斟茶那此小的

都因眼朦朧前仰後合起來暗爰因罵道什麼蹄子們一個黑日白夜  
挺尸挺不勾偶然一次睡遲了些就粧出這腔調來了再這樣我拏針戳給  
兩下子話猶未了只听外間咕咚一聲急忙看時原來是一個小丫頭子坐  
着打盹一頭撞到壁上了沒夢中驚醒恰正是晴爰說這話之時他怔怔的  
只當時暗打了他一下遂哭哭說好姐姐我再不敢了衆人都發起笑來  
玉忙勸道饒他去罷原該叫他們都睡去總是的們也該替換着睡去罷  
人忙道小祖宗的是顧的你罵通共這一夜的工夫的把心替且用在這幾  
本書上尋過了這閑由的再張羅別的也不算悞了什麼宝玉聽他說的  
懇切只得又讀了說有說句麝月又鑊了一杯茶來潤舌宝玉接茶吃了  
目見麝月只穿着短袄解了裙子宝玉道夜靜了吟到成穿一件大衣

裳才是麝月笑指着書道你暫且把我們忘了且略對着他此罷又

豈是讀書之趣又豈是伴讀之人古今天下悞盡多少純袴何話有未了之口金

星玻璃後房門跑進來口內喊說不好了一个人從牆上跳下來了衆人听

說忙問在那里即忙起身人未各處尋我晴雯因見宝玉讀書苦惱嗟

一夜神思明日也未必要當必要替宝玉想出一个主意未脫此理正

好忽然此途此一驚即便生記計向宝玉直述這個機快病只說啼着

了正中宝玉心懷而遂傳起上夜人等未打着灯笼各處搜尋並無踪

跡都說小姑娘們想是睡花了眼出去風搖的樹枝兒錯向錢也人晴雯搜

便道別放謫星尼你們查的不嚴怕得不是還拿這話來支吾才對剛並

不是一個人見看的宝玉和我們出去有事大家見親的眼如今宝玉啼的

的顏色都變了滿身發熱熱我如今還要上房屋里去安魂丸取藥去太問  
起來是要回明白的难道依你說就罷了不成衆人听了嚇的不敢則聲  
只得又各處找晴雯和玻璃二人果出去要藥然故依是因此的衆人室智  
玉知宝玉看嚇了王夫人听了性命人來看是給藥又吩咐各上夜人仔細  
搜查又花叫查二門外外牆上夜的小廝們于是園內灯笼火把整  
鬧了一夜至五更天就傳管家男女命仔細查一查拷問內外上夜男  
女等入賈母聞知宝玉被嚇細問原由不敢再隱只得回明賈母道我  
必料道有此事如今各處上夜都不小心还是小事只怕他們就是賊也  
未可知道當下此邪夫人並尤氏等都過來請安鳳姐及李姊妹等皆陪  
侍听賈母如今此統都點無所答獨探春出位笑道近因鳳姐身



子夫好<sup>不</sup>几<sup>3</sup>日園內的人別<sup>竟</sup>今放肆了許多先前不過是大家偷着<sup>時</sup>一是半刻  
 或夜里坐更時三四個人<sup>湊</sup>在一處或擲骰或開<sup>關</sup>牌小<sup>2</sup>的頑意不過為熬  
 困<sup>近</sup>來漸次放誕竟開了賭<sup>局</sup>甚至有頭家局主或三十吊五十吊三百吊  
 的大輸贏半月前竟有爭鬪相打之事賈母聽了忙說你既知道為何不  
 早回我們來探春道我因想着本<sup>心</sup>事多且連日<sup>淨</sup>是不多所以無<sup>沒</sup>回<sup>只</sup>告  
 訴了大嫂子和管事的人們戒<sup>過</sup>幾日次近日好些賈母忙道你姑娘家  
 如何知道這里頭的利害你自為要<sup>要</sup>錢常事不<sup>過</sup>故怕起<sup>珠</sup>爭端除不知夜間  
 既要就保不住不吃酒既吃酒就免不得門戶<sup>任</sup>任意開<sup>鎖</sup>或買東西尋<sup>找</sup>  
 不見<sup>找</sup>李中夜靜人稀趁便藏<sup>藏</sup>賊引<sup>引</sup>賢<sup>引</sup>盜何等事作不出來况且園內  
 的姊妹們起居所伴者皆係了頭媳婦們賢愚混雜賊盜事小再有

別事倘畧沾帶染此關係不小這事豈可輕恕探春聽說便默然歸坐鳳  
姐雖未大愈精神因此比固比常稍減音他漸次寫來從不作一年今見賈母如此  
說便忙道偏我的傷的我又病了遂回頭命人連快傳林之孝家的家等總理家事  
四個媳婦到未當着賈母深說了一頓家家母命即刺查了頭家賭家來  
有人出首者賞隱情不告者罰林之孝者的家等見賈母動怒跪在院內磕响頭  
動怒誰敢徇私忙至園內傳齊又一盤查雖不免大家賴一回終不免回水落  
石出查得大頭家三人小頭家八人聚賭者通共二十多人都帶來見賈母  
跪在院內磕响頭求饒賈母先問大頭家名姓姓和錢之多少原來這三個  
大頭家一個就是林之孝的兩姨親家一個就是園內廚房內柳家媳婦  
之妹一個就是迎春之乳母這是三個為首的餘者不能多記賈母便

命將骰子牌一並燒毀所有的錢入官分散與衆人將為首者每人四十大板  
攆出搃不許再入從者每人二十大板革去三月錢撥入園廁行內又將林  
之孝家的舖子一番林之孝家的見他的親戚又與他打嘴自己也覺沒趣也  
春在坐也覺沒意思代玉寶釵探春等見迎春的乳母知此也是物傷其  
類的意思遂都起身笑向賈母討情說這也媽素日原不顧的不知  
怎麼也偶然高興末着二姐面上饒他這此罷賈母道的們不知大約  
這些奶子們一個個仗着奶過哥兒姐兒原別人有些體面他門就生事  
比別人更可惡專管調唆主子護短偏向我都是經過的況且要拿一個  
作法恰好遇然就遇見了一個你們別管我自自有道理玉釵等聽說只  
得罷了一時賈母歇晌大家出都見賈母今日生氣皆不敢各散

回家只得在此暫候氏往尤待鳳姐見處來問話了一面回因他也不自在只得  
園內尋衆姑嫂間談刑夫人在王夫人處坐了一回也因他也就往園內  
散心來到只園門前只見賈母房內的小丫頭子名喚傻大姐的笑嘻  
嘻走來手內拿着個花紅銀的東西低頭一壁瞧着一壁只管走不妨迎頭  
撞見刑夫人抬頭看見方才站住刑夫人因談這痴了頭又個什麼狗  
不識見這磨觀喜亦缺拿來我瞧原來這傻大姐年方十四五歲是新挑  
上來的與賈母這也提水桶掃院子專作粗話的一個丫頭只因他生得  
體肥把面潤兩隻脚大家作粗活簡捷爽利且心性愚頑一無知識行事出  
出言常在規矩括之外賈母因喜觀他爽利便捷又喜出言可以發笑  
便起名為歡大姐常問來便行他取笑一毫無避忌因此又叫他作痴

了頭他總有說理之處見賈母喜歡他們衆人也說依然不去苛責這了頭了得了

這個力若賈母不喚他是便他入園內來頑耍今日正在園內掬促織忽在山

石背外得了一個五彩繡香囊其華麗精緻固是可愛但上面繡的並非花

鳥等物一面却是兩個人赤條條的盤踞相盤一面是幾個是這痴了頭原

不認得是親春意便心下盤算敢是兩個妖精打架不然必是兩口子相打

左右猜解不來正要拿去與賈母看險極妙極榮富堂三詩禮之家且大觀官

此等微妙天下淺園浦慕之家寧不慎乎雖然但此等偏出大官世族之中者蓋因其居室

香宵嫖婢混殺鳥保其个守禮特即哉此正為大官世族而告戒其淺園浦慕之虞也如主

婢日夕耳鬢交磨一止一動悉在耳目之中又何以笑嘻一壁有正走忽見了刑夫人

如此說便笑道太真個說的巧真個是狗不識呢妙寓言也大九知此交嫌之情

者真狗畜之說耳聽肆言惡

刑夫人乎故作者又唯此處刑夫人亦看然則又罵

太太請瞧一瞧說着便送過去刑夫人接來一看嚇得連忙死緊攥住妙這一  
是寫世家夫人之筆與前文明書夫人之為人稍方然不在情理之中若不嚇字方

慎重之筆則刑夫人直係一小家卑劣極輕賊極輕之人已已得與衆府殿房我  
所謂此書對錦慎密全在無意中  
一字一句之間耳看者細心方得

忙問你是那里得的子傻大姐道我掏捉  
織兒在山石上揀的刑夫人道快休告訴一人這不是好東西連你也要  
打死皆因你素日是傻子已後再別提起了這傻大姐听了反嚇的背了

臉說再不敢了磕了個頭呆而去刑夫人回頭看時都是些女孫兒  
不便遞與自己便擻在袖內心內十分罕異揣摩此物罕從何而至且不成

于声色且未至迎春室中迎春正因他乳母護罪是面上竟無趣心中不自  
在忽報母親來了罪接入內室奉茶畢邢夫人回說道的你這麽大

了奴的由着那奶子行此事你也不說他如今別人都好好的偏俗們的人

做出這事來什麼意思愚借們二字便見自懷異心送上支生禹異發瀝而未謹

迎春仗着着頭美衣篋半帶伴响得道我說他兩次他不听也無法况且他是媽

二只有他說我的沒有我說極一直画出一刑夫人道胡說你不好了他原

該說如今他犯了法的你就該拿出小姐的身外來他敢不從你就回我去

才是如今直等外人共知是什麼意思我發問外再者放頭兒还恐怕他

巧言花語的和你借貸此簪环衣履作本錢你這心活面軟未必不周濟

他此若被他騙去我自一個不再給沒有的看你明日急怎麼過節迎春不語

只低頭算美依帶刑夫人見他這般因冷笑道總是你好哥、好嫂子一

对兒嚇了揚、璉二哥鳳奶、兩口子遮天蓋日百事週到竟通共和一

个妹子全不在意加在子璉鳳的是父母常情極是何必如此說來便見又有私意

但凡是我身上吊下來的又有一話說只好憑他們罷了

如何此皆婦女私假之意大不可者

況且的有你不是我養的

更不的

雖然不是同他一娘所生到的是同出

一父也談被被此些瞻顧些也免別人笑話

又問別人為誰又問彼二人豈不同母終是同父被二人既同父其父又係居

之何人呼婦人私心今古有之

我想天下的事也难較定你是大老爺跟前人養

的這里探了頭也是二老爺跟前是養的出身一樣如今你娘死了從前

着未的你兩個的娘只有你娘比如今趙姨娘強十倍的你該比探了頭強

才是怎麼反不及他一半誰知竟不然這可不是無以事到是我一生無

兒無女的一生干事猜子不能若人笑話議論為高

最可恨婦人無字者引此語是說

傍邊伺候的媳婦們也使道我們的姑娘老實仁德里像德他們三

姑娘伶牙俐齒會耍妹們的強他們明知姐們這樣他竟不顧他們



点免此輩若生為異余因定受其盡今讀中文直欲投劍劈終又不知作者多少眼淚

至刑夫人道連他哥三嫂子是別人報作什麼呢一言未了人回璉二奶

三來了刑夫人听了冷笑兩声命人出去說請他是去養病我這里不用

他伺候接着又有探事的小子頭來報說老太太醒了刑夫人方起身

前边來迎春送至院外位綉橘因說道如何前兒我回姑娘那一

個攢珠釵金風竟不知那里去了回了姑娘姑娘竟不問一声兒我說

不是老奶拿去與了良子放頭兒的姑娘不信只說司棋放着呢問司

棋司棋出病着心里却明白我去問他說沒有救起來还在書案上

匣內暫放着預條八月十五日恐怕要帶呢姑娘說該問老奶一聲

只是臉軟人惱如今竟怕無着明兒要都時獨偕們不帶是何

意思呢這個俗們使得恰是女兒嗎？私語非前問之一例可比者寫得出批

迎春道和用問是然自他拿去替時借用了我只說忘今日偏又

開出未問他想他無益益編插道何曾是忘記他是誠在了姑娘的性

格所以才這在這樣如今我有個主意我竟走到二奶房里將此事回了他

或他着人去或他省是拿事几吊錢未替他賠補如何上者是寫女兒各有机变

迎春忙道罷了省此事罷寧可沒有了又何必生事總是編插

道姑娘怎麼這樣軟弱都要省起事未將未連姑娘還騙了去呢我竟

去的是說着便走迎春便不言語只好誰到知迎春乳母子媳王住兒媳

婦正因他婆不是得了在未求春而去討情听他們正說金風一事且不道

去也素因素日迎春懦弱他們都不放在心上如今見編插立意去回風

姐估着这事脱不去的况且又有求春之時事只得進來賠笑先向繡橋說  
 姑娘你別去生事姑娘的金絲鳳原是我們奶奶老糊塗了輸了幾  
 個不錢沒的撈稍所以暫借了去原說一日半晌就贖的回來撈過本就遲  
 住了可巧今兒又不知是誰走了風風聲弄出事來雖然這樣到底弄的  
 東西我們不敢遲悞下終以是要贖的如今還要求姑娘看坐小兒吃奶的  
 情常往太太那邊去是討個情面救出他老人家才好在迎春先便說道  
 好嫂子的你趁早免打了這半息想安要等我去說情免等到明年也不中的用  
 方才連宝姐林妹大夥兒說情太太還不依我何况是我一人我  
 是已愧還愧不來反去討嫌去繡橋便說贖金風是一件事是說情是  
 一件事別較在一處說难道姑娘不去說情你就不贖贖了不成嫂不

且去了賣金鳳來再說王住兒家的聽見迎春如此拒絕他綉綉的又鋒  
 利無可回面得答一時臉上過下不去也明欺迎春素日好性此乃响綉綉綉發話  
 道姑娘的別太張勢你勢便勢盜了你的滿家子又算誰的媽子奶子不仗仗着主子  
 哥兒多得些便意盜偏俗們就這樣丁卯是卯的只許你們偷摸摸的哄  
 騙了去自從刑姑娘來了太太吩咐一個月儉省省出一兩艮子來與旧太去  
 這里鏡添了刑姑娘的使費反少了一兩子常時短了這個少了那個那  
 不是我們供給誰又要去不過大家將就些去了算到今日少說些也有三  
 十兩了我們這一向不當白填了限呢綉綉不待說完便啐了一口道作什  
 麼的白填了三十兩我且和你算張張姑娘要了些什麼東西迎春聽見  
 這媳婦說發刑夫人之私意大書此句怯止道罷罷你不能拿了金鳳  
誅心之筆

来不必牽拉三批四亂扯的，我也不要那風了，便是太們問是我時只說丟了也

妨碍不着你什麼的，出去歇息，不到好一面，叫綉擗倒茶来，擗擗又氣

又急，因說道：「姑娘虽不怕我們，是作什麼的，把姑娘的東西丟了他，来

說：「姑娘死使了他門的，不道錢這如今竟要准打折起来，倘或太們問姑娘為什

麼便使了這的，此錢不敢是我門就中取勢了，這還了得！一行總說一行就哭了，司棋

听不過，只得勉強過来，帮着綉擗問着那媳婦，迎春勸止不住，自拿

了一本太上感應篇来看，神妙之其出一位懦弱小姐，三人正沒開交，可巧

宝釵代玉、宝琴、探春等，因恐迎春今日不自在，都約来安慰他，直至院

中，听得两个三人又較口，探春從紗窗內一看，只見迎春倚在床上看書

若有不關之狀，看他寫迎春的稿，果然探春也笑了，小了，她們忙打起簾子，

大家千金之格也

报道姑娘們未了迎春方放下書起身那媳婦見有人未且又有探春在內  
不功而自止了遂趁便要去探春坐下便問才到誰在這里說話到像拌  
嘴似的照他寫探春氣字迎春笑道沒有說什麼左不過過是他們小題大作罷  
了何必問他探春笑道我才聽見什麼金風下是什麼沒有錢之使合我們  
奴才要誰哩合和奴才要錢了未着難道姐合何奴才要錢了不成難道姐合不是和  
我的一樣有月錢的一樣有用度不成司棋繡橋道姑娘說的是了姑娘  
們都是一樣的那一位姑娘的錢不自有着由奶合媽合們使連我們也不  
知道怎樣是算賬不過要東西只說得一聲兒如今他偏要說姑娘使  
過了頭兒他賠出許多未了究竟姑娘何曾合和他要什麼了探春笑  
道姐合既沒有合和他要定必是定是我們合或者合和他們要了什麼不成你叫他進

未我到要問之他迎春笑道這話又何笑的們又無沾碍何帶累於他  
可笑了也  
 探春笑道達到不然和姐我合所見也是一樣他報即同怨姐焉知我的為不報怨我呢是主子自  
 然不理論那此錢財小是事只知想起什麼要什麼他是用的事錢的人別委屈了他們但不知金  
 釵絲風因何又夾在這里頭那王住媳婦生恐繡榻等告出他未遂忙進  
 來用話掩飾探春深探知其意因笑道的們所以糊塗如今你奶奶已  
 得了不是趁此求那入官的二奶把方的錢尚未散人的拿出些來贖取了  
 完了比不得沒鬧出來大家都藏有面臉面如今既是沒了臉趁此  
 時總有十個罪也只一人受罰沒有砍兩顆的頭禮休我竟是和二奶說  
 說在這里大聲小氣如何便得使這媳婦被探春說出真病也無可顧  
 了只不敢往風姐處自首探春笑道我不聽見便罷既聽見少不得

替你們分辯。誰知探春早使個眼色與侍書出去了。這裡正這話，忽見平兒進來，寶琴拍手笑說道：「三姐，敢是有驅神召將的符術，代玉笑道：「這到不是道家玄術，到是用兵最精的所謂守如處女，脫如狡兔，出其不備之妙策也。二人取笑，寶釵便使眼色與他，令其不可遂以別話。公開發春見平兒來了，遂問你奶，可好些了？真是病糊塗了。事，都不心上，叫我們受這樣的委曲。平兒忙道：「姑娘怎麼委曲誰敢給姑娘氣受？姑受快吩咐我當時住兒媳婦兒方慌了，手脚遂上來，趕省平兒叫姑娘坐下，讓我說原故。听平兒正色道：「姑娘這里說話，有的我話差口禮的，你但兒知的，只該在外頭伺候，不叫你進不來的地方，有外頭的媳婦子們無故到姑娘們房里來的，繡橘道：「你



知我們這屋裏是沒禮的誰愛來就來平兒道都是你門的不是姑娘好  
 性見的們就該打出去然後再回太是才是去來媳婦兒見平兒出了  
 言紅了臉方退出去探春接首道我且告訴你若是便人得罪了我到  
 還去了如今那住兒媳婦和他婆子伏首是媽子又聽着二姐子好性如  
 此這般私自拿了首飾去賭錢而且不捏造假賬妙算威逼着還要  
 討情和這兩個了頭在臥房里大嚷大叫二姐子竟不能輕治所以我看  
 不故才請的未問一聲還是他原是天外的事不知道道理還是誰去使  
 他如此先把二姐子割伏然後就要治我和私姑娘了平兒忙陪笑道  
 俗語說的物傷其類齒竭唇亡我自然有些驚心平兒道固若論  
 此事還不是大事極好處但他現是姑娘的奴才據姑娘怎樣

為是當下迎春只合寶釵閱感應篇故事究竟連探春之語亦不曾聞聽見  
得忽見平兒如此說仍笑道問我：也沒什麼法子他們的不時是自作  
自受我也不能討情我也不去苛責就是了至於私自拿去的東西送來  
我收下不送來我也不要了太：們要問我可也以隱瞞遮飾過去是他的  
造化若瞞不住我也沒法有個為他們反欺枉太：們的理勢不得直就  
你們若說我好性兒沒個決個決斷竟有好主意可以使心便週全不使太  
：們生氣任憑你們處治我總不知道衆人听了都好笑起來代玉笑道  
真是希狼屯於階墮壁尚該因果若使二姐：是個男人這一家上下若  
許人又如此裁治太個迎春笑道正是多少男人尚如此何況我裁語  
未了只見又有一人道全來正不知道是那一個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七十四回

感奸諂抄棟大觀園

矢孤介挂絕寧國府

話說平兒聽迎寧春說了正自好笑忽見寶玉也來了原來管廚房柳家媳婦

之妹也因放頭開賭得了不是這園中有素與柳家不睦的前文已叙之伏線便又告

出柳家來說他冷和他妹子是夥計雖然他妹子出名其寔賺了錢兩個人平分

因此此从姐要治柳家之罪那柳家的因得此信便慌了手脚因思素與怡

紅院人最為深探後故去情的央求賄破金星破破琉璃等破人金星破破琉璃告

訴了寶玉因思內中迎春之乳母也現有此罪不若來約同迎春討情比自己

獨去卑為柳家說情的更妥當故此前來忽見許多人在此見他來的都

問你的病可好了跑來作什麼要玉不便說出討情一事之說有<sub>來</sub>三姐當下  
衆人也不在意且說此<sub>間</sub>話平兒見他出去辦累絲金風一事那王住兒媳婦  
緊跟在後口內百般央求之說姑娘好<sub>歹</sub>口內起生我橫堅去贖了來平兒笑  
道你遲也贖早也贖既有今日何必當初你的<sub>這</sub>意思得<sub>過</sub>去了就<sub>過</sub>去了  
既是這樣我也不好意思告人趁早去了<sub>未</sub>交<sub>給</sub>我送去我<sub>是</sub>不提王住兒  
媳婦聽說方放下心來就拜謝又說姑娘自去責幹我<sub>看</sub>趁拿了<sub>未</sub>先回了姑娘  
再送去如何平兒道<sub>趕</sub>晚不<sub>未</sub>可<sub>果</sub>怨<sub>別</sub>我說畢二人分<sub>各</sub>路各自散了  
平兒<sub>未</sub>到房<sub>裏</sub>風姐問他三姑娘<sub>你</sub>作什麼平兒道笑道三姑娘怕奶生氣  
叫我勸着奶<sub>些</sub>問奶<sub>這</sub>兩天可吃些什麼風姐笑道<sub>是</sub>他<sub>還</sub>記<sub>着</sub>我<sub>剛</sub>  
才又出來了<sub>一</sub>件事有人來告<sub>擲</sub>二媳婦和他妹子<sub>通</sub>同<sub>鬧</sub>局<sub>兒</sub>妹子所為都

是他作主我想媳婦家人如此也是常事况且你素日肯勸我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前可以可開閑一事心自己保

養也是好的我因所不進去果然應了此話先把太得罪了而且自是已反

賤了一場病如今我也看破了隨他們鬧去罷橫豎還有許多人呢我白搽

一會子心到惹的萬人咒罵我且養病要緊便是好了我也作個好先生

生得樂且樂得笑且笑一概是非都憑他們去罷歷了世人到此作此想但悔不及矣可傷可嘆所以我只

得應着知道了也不在我心上平兒笑道媽果然如今便是我們的造化

一說不只見賈璉進來拍嘆音手氣道好好的又生事前兒我和鴛鴦借當那邊

太太又怎知道了才剛太太叫過我去叫我不管里先還挪二百銀子做自去日

節間使用我回這處還挪太就說你沒有錢就有地方還挪我白我你商

量你就搪塞我你就沒地方前兒一千銀子的當是那里的連老太的東

西的都有神通弄出來這會子二百銀子你就這樣幸虧我沒和別人說  
就說沒這信語但我  
去我想太下分明不短何苦來要尋事奈何人夙姐兒道那日並沒不外人  
但晚上送來過時自誰送來這個平見在听了也細想那日有誰在此想了半日笑道是  
了那日說話時沒不外人但晚上說東西來的時節老太送：那也侵大姐的娘  
也可巧來送漿洗衣服他在下房里坐了一箇會子見一大箱想子東西自然要問  
必是小了頭們不知道說了出來了也未可知奇之怪：從何處轉至素因此便喚了  
幾個小了頭來問那日是誰告訴歎大姐的娘的想象小了頭慌了都跪下禱咒發  
誓說自來也不敢多說一句話有人九問什麼都答應不知道這事如何敢  
凡姐買進道  
多說到別委屈了他們如今且把這事靠後且把太；打發了去要緊寧可  
俗們短些又別討沒意思因叫平兒把我的金項圈拿來且去暫押二

百銀子來送去完事賈璉道越性多押二百俗們也要使呢風姐道恨不必我

沒去使錢這一去還不處指那一項贖呢平拿去吩咐一個人喚了旺兒媳婦

未領去不是拿了銀子來賈璉自然去在話下這里風姐和平兒猜疑終是

誰人走的风聲竟擬不出人來風姐兒又道知道這事還事小事怕的是

小人越便又造非言生別出的事未打緊那邊正和鴛鴦給有紙子如今

听得他私自借給璉二爺東西那起小人眼饒肚飽連沒縫兒還有要下蛆

的如今有了這個口有恐怕又造出些沒天理話未了定不得在的璉二

爺還無妨只是鴛鴦正緊女兒帶來了他受屈起不是俗們的故說單

兒笑道這也無妨鴛鴦借東西看的是奶子並不為的是二爺則鴛

鴦雖應名是他私情其寔他是回敬老太的老太曰怕孫女多

这个也借那個也要到跟前撒夕媛兒和誰要去因此只猜粧不知道書文

豈世人余相得云者前丈云一想了若私是拿出賣其睡夢中之人笑蓋此等事作者

曾經批者曾經定係一寫性是非特造出故弄新筆究經不記不神也。為為借物

一而終總此便結開了出來究竟那也無碍何凤姐兒道理如此只是你我知道的不

知道的馬得不生疑呢一語未來人報太了來了了凤姐听了也意不知為什麼

事親情平兒情忙迎出來只見王夫人氣色更變奇只技啼一個貼已小了頭走

來一語不發支至里間坐下凤姐茶忙奉茶答回賠笑說向同太今日高興到

这里王夫人唱命見出去帶平兒見了這般着慌不知怎麼樣了他應

了一聲帶着象小了頭一齊出去在房門外站住越性將房們掩了自己坐

在台上所有的人一個不許進去凤姐也着了慌不知有何等事只見王夫

人含着回後袖內擲出一個香袋子來說你瞧凤姐忙拾起一看見是十錦



春意香袋也嚇了一跳問太是是那里得來的王夫人見問越發着法如雨下顛聲說  
 道我從那里得來我天坐不在井里呢念你當個細心人所以我才偷個窺  
 誰知你也我合一樣這樣的東西天白日月明摆在園里山石上被老太的了  
 頭拾着不虧的婆遇見早已送到老太跟前去了我且問你這是個東西如  
 如遺掉在那里來奇鳳姐得也聽了更了顏色問太怎知是我的問王夫人又  
 哭又嘆說道你反問我你想一家子除了的們小夫小妻餘者老婆子們要  
 這何用直女孫子們是從那里得來自是那連兒不長進下流種子聖  
 莫美來你們又何氣當作一件頑意兒年輕人兒女閨房私意是有的你還  
 和我賴幸兒園內上下人还不解事尚未揀得倘或了頭們揀着你姊  
 妹看見這還了得不然有那小了頭們揀着出去說是園內揀着的外人

知道這性命臉面也不要。夙姐聽說又急又愧得登時紫漲了面皮，便依炕沿及膝跪下，也會含泪訴道：「太太說的固然有理，我也不敢辯，我並無這樣的東西，但其中還要求太細詳其理，那香袋是外頭僱工做着的，內綉的帶這穗子一槩是市賣中貨，我便年輕不尊重此，也不要這撈什子，自然都是好的。此其二三者這東西也不是常帶着，你的我縱有也只好在家里馬帶着，帶在身上各處性況，且有在園里去了個去，姊妹我們都肯拉下扯下，倘或露出來，不但在姊妹前就是奴才看見我，有什麼意思？我就氣年輕不尊重，不能糊塗至此。三則倫佳之內，我自年輕媳婦算起，奴才比來便我再更也年輕的，又不止一個人，況且他們也常進園里，晚間各人家去焉？知不是他們身上的四則，除我常在園里之外，還有那太太常帶過幾個小姨娘來。

比  
 裏如媽紅翠雲等人都係年輕侍妾他們更該有這個了還有那邊珍大  
 嫂子他不算甚老成他也常帶過佩凤等人來焉知又不是他們的五則  
 園內了頭太多保的住海都是正緊任的不成也知年紀大些的知道了人事的  
 或者一時半刻人查問不到偷着出去或借着因內由二門上小公兒們  
 打牙犯嘴外頭得了裏的也未可知如今不但我沒此事就連平見我也可  
 以下保的太你請細想王夫人聽了這一番話大近情理曰嘆道你起來我  
 也知道你的太家小姐出身焉得輕薄至此不過我氣急了拿了話激你  
 但如今却怎麼處你婆才打發人封了這個給我瞧說是前後的差使大  
 姐手里得的把我氣了命命死命凤姐道太命快別生氣若被衆人命竟察了  
 保不定老太太不知道且平心靜氣靜暗訪察才得確實命縱然訪不着

外人也不能知道這叫作胳膊折在袖內如今惟有越着賭錢的回內由  
革了許多的人這空兒把周瑞媳婦旺兒媳婦等四五人貼近不能走話的  
人安插在園里以查賭為由由再如今他們的各處了頭也太多了保不住人  
大心大生事作耗等鬧出事來反悔之不及如今若無故裁革不但姑  
娘們委屈煩惱就連太太和我也過不去不如趁此机会以後九年紀大  
此的或有些咬牙難纏的拿個錯兒攆出去配了人一則保得住說有沒  
別的事二則也可省些用用度太太想我這話如何王夫人嘆道你說  
的何嘗不是但從公細想我這的幾個姊妹也甚可憐了死云可憐妙人  
無此移若在榮府論寔不能也不用遠比只說的如今林你妹妹的母親未出  
比先矣

閣時是何等的姣生慣養是何等的金尊玉貴末有那像個千金小

姐的體統如今這幾個姊妹不過別人家的了頭略強些罷了所謂貴子遊者雅為水俗子  
謂王夫人不知足是不可免又設作太過真堪姑  
鳩奪之見也  
 通共每人只有兩三個頭像個

人樣餘者總有四五个小子頭子竟是廟里的小鬼如今還要裁革了去

不但于我心不忍只怕老太太未必就意依雖然難難艱艱難難不至此我難無受受受

大榮華富貴比你們是強的如今我軍可省些自別委屈了他們也後要有

儉先送我到使的如今且叫人傳了周瑞家的等人進來就對對他們

快快暗地訪拿這事要紫鳳姐聽了即喚平兒進來吩咐出去時周

瑞家的與吳興家的鄭華家的未旺家的未喜家的現在五家賠房

進來餘者皆在南方各有執事又伏王夫人正嫌人少不能詳家忽見

刑夫人的賠房王喜善保家的處處來方才正是他送香囊來的王夫人向

未看視刑夫人之得立力心服人等原無二意大書看下人猶如此可知特刑夫人矣

今見他未打聽此事十分閨切小人外是內罪委皆如此便向他說你去回了太太也

進園內照管，不比別人又強些這王善保家正因素日進園去那些

了侍嫖們不大物奉他，心裡大不自在要尋太太們的故又尋不着恰好生

出這事來以為得未把柄有聽王夫人委托正撞在心坎上這個容易

不是奴才多話論理這是該早麗的太太也不大往園里去這些女孩孩子們

不不到像受了封誥是帳的他們就成了千金小姐了鬧下天來誰敢嘆一聲

兒不然就調咬姑娘的了頭們說欺負了姑娘們了誰還就得了起

王夫人道這也有的常情跟姑娘的了頭原比別的較貴些的們該勸

他們連主子們的姑娘不教道尚且不堪何況他們王善保家的道

別的都還罷了太不知道一個碧玉屋里的晴雯那了頭伏着他生的模樣見比別人標緻些又生了一張巧俏嘴打的像個西施的樣子在人跟前能說慣道搗史搗要強一句話不投機他就立起兩個驕眼睛來罵人妖趨大不成個體統活畫晴雯出來可知已前知晴雯必應遭妬者可憐可傷竟死矣王夫人聽了

這話猛然觸動往事便問凤姐道上次我們跟了老太太進園狂去看

一不水蛇腰妙、好腰削肩膀妙、好肩。俗云水蛇要則避曲小也又云美人無肩

與他書肩不同也眼又有些像的林妹妹的正在那里罵小了頭我的

心里蹩看不上那狂樣子曰同老太太走我不曾說得後來要問是

誰又偏忘了今日對了攪兒這了頭想是就是他了鳳姐若論這些了頭

共總比起來都說晴雯生得好論奉此言語他原些薄輕方才太太說的

到跟像他我也忘了那日的事不敢亂亂王善保家的便道不用這樣此  
刺不難叫了未<sup>給</sup>。王夫人道宝玉房裡常見我的只有襲人麝月這  
兩個恠<sup>注</sup>的到好若有這個他自不敢來見我的我一生最嫌這樣人况且  
又出來這個事好的<sup>未</sup>的宝玉倘或叫這蹄子勾引坏了那還了得叫自己  
的了頭來吩咐他道園去只說我說有話問他們留下襲人麝月伏侍宝  
玉不必來有一個晴雯最伶俐叫的<sup>他</sup>郎刺快來的不許何他們說什麼小  
了頭子答應了走入怡紅院正值晴雯自不自在<sup>音神之至所謂魂早離會  
矣將死之兆也。若俗筆</sup>  
必云十分粧飾金云不自在想無挂心之罷更不入王夫人  
之眼也  
聽如此說只得在<sup>答</sup>了他們素日這些<sup>們都知道</sup>了奴才王夫人最惡誇粧艷語薄輕  
言故晴雯不敢出頭今日連日在是在並沒十分粧飾自為無碍<sup>好可  
知天</sup>





什麼晴雯道我原是跟老太太的人因老太太說園里空大人少宝玉害怕所以撥了我去外間屋裏上夜不過看屋之我原回過我休不能伏侍老太太罵了我有不叫的管他的事要伶俐的作什麼我听了這話才去的不過十天半個月之內宝玉悶了大家頑一會子就散了至於宝玉飲食起居坐上一層有奶奶老媽們下一層又有襲人麝月秋紋幾個人我鬧着還要作老太太屋裏的針線所以宝玉的事竟不曾留心太太既怪從此後我留心就是了王夫人信以為貴寔了忙說阿彌陀佛你不近宝玉是我的造化竟不勞的費心既是老太太給宝玉的我明兒回了老太太再攢的因向王善保家的道的們進去好生勸他几日不許他在宝玉房裏睡覺等我回過老太太再去治他喝聲去站在這里我看不上這浪樣

兒誰許你這樣花紅柳綠的妝扮晴雯只得出來這一驚一氣非同小可一出門便拿手  
 帕子握臉頭一頭走哭頭直哭到園門內去這里王夫人向鳳姐等自怨道這  
 幾年我越發精神短了照催不到這樣妖精像似這東西竟沒看見有只怕  
 這樣的還有明日倒得查：鳳姐見王夫人盛怒之際又回王善保家的  
 是邢夫人的耳日常調唆着邢夫人生事縱有千百樣言詞此刻也不  
 敢說只低頭答應着王善保家的道太了請養息心休要緊這些小  
 事只交與奴才們如今這就要查個主兒也極容易等到晚上園門關了的  
 時節內外不通風我們竟給他們個冷不妨代帶着人到各處了頭們  
 房里搜尋搜尋相表誰有這個斷不单只有這個自然還有別的東西那  
 時翻出別的表自然這個也是他的王夫人道這話到是若不如此

斷不能請的請白的自然鳳姐如何鳳姐只得答應說太<sub>說</sub>是就行的  
罷了王夫人道的主意<sub>四太太的道依的</sub>跟是不然一年也查不出來於是大家商議已  
定至晚飯後待賈母安寢了室叙等入園時王善保便請了鳳姐二併入  
園喝命將角門<sub>子都</sub>皆上鎖便從上<sub>夜</sub>的藥子<sub>屋</sub>處內抄掠起不<sub>是</sub>返不揀出  
此多<sub>餘</sub>於攢<sub>的</sub>下蠟燭燈油等物<sub>畢真</sub>王善保家的道這也是贓不許動等  
明兒回過太<sub>再</sub>動於是先就到怡紅院中喝命閉門當下室玉正日  
晴雯<sub>有了</sub>不是<sub>心里不舒張</sub>在<sub>誰</sub>忽<sub>誰</sub>見這<sub>誰</sub>一千人<sub>誰</sub>來不知為何直撲了了頭們的房門去  
因迎出鳳姐來問是何故鳳姐道丟了一件要緊的東西回大家混  
賴恐怕有了頭們偷了所以大家都查一查去疑一面說一面坐下吃茶  
王善保<sub>家的</sub>搜了一面<sub>回</sub>又細問這幾個箱子是誰的都叫本人來親自

打開襲人曰見晴雯這樣知道必有異事又見這番抄揀只得自己先出打  
 開了箱子並匣子任其搜臉一番不過是常動用之物隨放下又搜別人  
 的挨次都一一搜過到了晴雯的箱子曰問是在的這巾誰怎麼不開子讓搜襲人  
 等放欲代晴雯開時只見晴雯挽着頭髮闖進來嗒一聲將箱子掀開  
 兩手探着底子朝天往地下尽情一倒將所有之物尽都倒出王善保家  
 也竟沒趣覺看了一看也無沒有什麼私弊之物回了鳳姐往別處去鳳姐見道  
 你們可細細的查若這一番查不出來難回話的象人都道都細翻看了  
 沒什麼差錯東西雖有几樣男人物件都是小孩子的東西想是保玉的  
 旧物件沒甚關係的鳳姐听了笑道既如此俗們就走再照別處去說  
 着一送出來日向王善保家的道有我一句話不知是不是要抄揀的  
原是

借家的人薛大姑娘屋里断手揀抄不得的王善保的笑道這个自然  
豈有抄起親戚家的人来鳳姐點頭道我也這様說呢  
寫何鳳心及意懶且避  
福從時道又是不人笑  
一頭說一頭到了瀟湘館内代玉已睡了忽報的此人来也不知為甚事纔  
要起来只見鳳姐已走進来忙按住他不許起来只說睡起我們就走  
边且說此間話那個王善保家的帶了家人到了姪房中也一開箱倒攏  
抄揀了一番回些從紫鵲房中抄出兩時宝玉常換下來的寄名符兒一  
副束帶上的披帶兩個荷包並扇套內有扇子看是時  
年徃日手内曾拿過的王家保家的是為得了意遂忙請鳳姐過  
来驗是又說這些東西從那里来的鳳姐笑道宝玉和他們從小兒在一  
處混了几年這自然宝玉的旧東西這也不算什麼罕事摺下在徃別

處去是正紫鵲笑道直到如今我們兩下里的也笑不請要問的東西也數記一個連

我也急忘了是那年月日有的王善保家的凤姐如此說也只得又所見罷了這

樣又到探春院內誰知早有人報探春也就猜必有原故

所以引意出這醜態寔話來一筆遂命剪象子好剪東燭開門而待一時象人去了

探春故問意何事凤姐道因去丟了一件東西連日訪密也不出人來恐怕傍人

頗查利這些女孩子們所以越查利大家搜也使人去疑也到是也洗淨到門主的也

探春冷笑道我們的了頭自然都是些賊我就定事頭一個主富既也如此

先來搜我的箱櫃他們所偷有了來的都交給我藏也着呢說也有便命個也

嫖們把箱櫃一齊打開將鏡奩粧盒衾被之包若大若小之物一齊打開請

鳳姐去抄閱鳳姐陪笑道我不過是奉太太的命也來妹也別錯怪我何

必生氣回命了。嫖們快，關上平兒，豐兒，苛愧，忙有替侍書，苛園的，關叔  
的，叔探春道：我的東西到許你們搜閱，要想搜我的了，頭這却不能我  
原比象人歹毒，九了頭所有的東西，我都知道都在我這里，關叔有一針一  
線，他們也沒的收藏，要搜的，只來搜我，你們不依，只管去回太太，只說  
我違背了太太，該怎麼處治我，我自領你們別忙，是然連的們抄的日子  
有呢，你們今日早起，不曾議論甄家自忘，家里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直抄  
了，奇極此日借們家也漸，的來了，可知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  
殺不死，此是殺人曾說的，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此必須先從家里是殺自  
滅起來，總能一敗塗地，說有不查，留下淚來，鳳姐只看看象媳婦們周  
瑞家的便道，既是這女孩子的東西全在那里，奶子且請到別處



去罵也罷讓姑娘好安寢鳳姐便起身告辭探春道可細搜的明白了告訴明日  
再來我就說不依了鳳姐笑道既然了頭們的東西都在這裏就不必  
看了探春冷笑道的果然到乘連我的包袱都打開了還說沒查明教  
敢說我護有了頭們不許你們翻了的先越要早說明若還要翻不妨再  
翻一遍鳳姐笑道因探春素日與衆不同的只得陪笑道我已經連你  
的東西都搜索明白了探春又問衆人的們也都搜明白了不曾周  
瑞家的都陪笑說都翻明白了那王善保不是個過心內沒承成算的人  
素日雖聞探春的名名那是為衆人沒量力罷了那里一個姑娘  
家就這樣起來況且又是庶出他敢怎麼他自特是邢夫人賠房連  
王夫人尚另眼相看况何別個今見探春如此他只當是探春認

真單惱鳳姐他們無干他便要越勢作臉現好因越衆向前拉起探  
 春的衣襟故意揪（嘻笑道連姑娘身上我都翻了果然沒有什麼  
 鳳姐見他這樣忙說媽走罷別瘋顛顛的一語未了只听怕的  
 一声王家連上早着了探春一早探春等是大怒指王家的問道的  
 時什麼東西敢來拉指我的衣裳我不過看看太太的面上的又有年  
 記叫了一声媽的就狗仗人勢天作耗專管生事如今越性了不  
 得了的打諒我是同的們姑娘的樣好性兒由姓的們欺負他就  
 錯了生意的搜揀東西我不怕的不敢拿我去笑說着便親自解衣  
 卸裙拉首鳳姐見細細的翻着解叫奴才來翻我身上鳳姐兒平  
 等忘與探春束裙整快口內唱有王保家送家的說媽吃兩口

酒就瘋了顛了起來前兒把太太也冲撞了快出去不要提起了又勸地探春休

得生氣探春冷笑道我但凡氣早一頭碰死了不然氣許奴才未我身

上翻賊賊引明兒一早我先過來太太合然後過去給大娘賠禮該怎麼

我就領無聊那王善保家的討了家沒意只說意外站著就去了誰和他這也是頭

一遭挨打我明兒成了太太奶回老太太去罷這个老明命還要他做什麼探

春係唱命了這道你的們听這他說話還尋我和他對嘴去不去待書等所說便

出去的道果說也然回老娘家去到是我們造化了只怕捨不得去鳳姐

笑道好了頭真是有其主必有其僕探春冷笑道我們作賊的人嘴里

都有三言兩語的也還算体的背地的就只不回調唆主子平兒忙也陪笑解

功一面又拉了侍書進來周瑞家的等功不一翻鳳姐真特伏侍探春

似此徑直到

睡下方帶有人往對過暖春塢來彼時李統猶病在床上他與探春是

紫麟有與探春相近過順先到達兩處回李統總吃了藥睡自不好驚動

只到了姪姪們房中少沒有的搜了一遍也沒有搜得有什麼東西未遂到惜春房

中未回措春年力尚少沒有說事嚇的不知當有有什麼原故鳳姐也少不得安

慰他誰知竟在入画箱中夜出一篋大包金銀表銀子表約共三四十個奇為

察姦情反得賊贓又有一付玉帶板子並一包男人的靴襪等物入画也

黃了臉因問是因那里来的因画只得跪下哭訴真情說的是珍大爺

賞我哥子的妙極事極蓋入画因我們老子娘在都南方如今只跟着

叔子過日本係寧府之人也我叔子：嬌子只要吃酒賭錢我哥子怕交給他們又花了所以

每常得了的情的得煩了老媽子帶進來叫我叔着的惜春胆小見了這

个也害怕說我竟不知道這還了得二嫂子好要打他更帶他出去罷我所  
 不慣的鳳姐笑道斷話若果真呢也倒可恕只是不敢私自傳送進來  
 这个可以傳的說成不可傳這到是傳好不好的不是了若的話不真  
 倘是偷來的你可就別想活了入画跪笑道我不敢扯谎奶只管明日  
 問我的奶和大爺去說不是黨的就拿我和同哥一同打死無怨  
 鳳姐这个自然要問的只是真賞的也有不是誰許你私自傳送東西  
 的你且說是誰作接應我便饒你下坎萬不可惜春道嫂子別饒他  
 这次方可下次這里人多若不拿本人作法那大的聽見了又不知怎  
 樣呢嫂子若的他也依這是自己反不依的各得自然之理各有  
 道素日我看他还好誰說个借次這一次二次犯不三罪俱罰但不知

鳳姐

傳道是誰惜春道若說的傳道再無別個必是土門上的張媽他  
進來的  
常肯和這些了頭們鬼崇宗的這些了頭們也都肯照催他鳳姐所  
說便令人記下將東西且交結周瑞家的暫拿首等明日對明再議於  
是別了惜春方往迎春房內來迎春已經睡着了了奴們也纔要睡衆  
人扣門拜日纔開鳳姐吩咐不必驚動小姐遂往了奴們房裏來回司棋是王  
善保的外孫女見奇妙奇詭鳳姐要道看王家的可藏私次不藏遂留心看他  
搜檢先從別人箱子搜起皆無物及到了司棋箱子中搜了一面王善保家  
的說也沒有什麼東西纔將箱子周瑞家的道且住這是有什麼說有便伸  
手掣出一奴男子錦帶鞵並一雙緞鞋來險極又有一個小包袱打看是重  
面有一個同心如意並一個是帖兒一總遞與鳳姐回道管家家理事每看

開帖並賬目也頗識得幾個字了便看那帖子字大紅雙喜箋帖紙就紅。余為同其心動上面寫道上月你連家後父母已查察的你我之意但姑娘未出閣上不能完你我之心愿若園內可以相見的你可託張媽給一信息若寄在園內見到此表家得說話千萬再所賜香袋二個今已查叔外特寄香珠一串略表我心千万叔好表弟潘又安拜具名字便妙鳳姐看罷不怒而又樂要毒別人並不識字王家的素日並不知道姑表姊弟有這一節風流故之至事見了這鞋的靴心內已是有此毛病又見有一紅帖鳳姐又看自笑地便說道不晴他們自己故寫的賬目不成個是所以字如了見笑鳳姐笑道正是這個賬竟算不過未你是司棋的老娘的他的表弟也該性王怎麼又姓潘呢王善家的見問的奇闖只得免強告道司棋的姑媽給了潘

家所以他姑表兄弟姓潘上次逃走了的潘又安就是他表弟鳳姐笑道這就事是了道回我念給你听了說首從頭念了一遍大家都唬了一跳王家的心只要拿人的錯見不想反拿看住了他外孫女兒又氣又臊周瑞家的四人又都問首他的老哥可見了明明白白再沒的話說了如今據你老人家該怎麼樣這王家的只怕沒地臊的縫兒趨進去鳳姐只聽着他嘻下的笑惡毒之至你向周瑞家的笑道這到也好不用保的們老娘的操一点兒心他鴉雀不聞的給的們你弄個好女婿一來大家到心看省心之至刻表然亦不應在刻下人前為不尋次等人前不得周瑞家的也笑着湊趣兒王家的氣無又不如是也用取燙自己回手打己的臉罵道老不死的娼婦怎麼造下孽了說嘴打嘴現世現報在人眼里象人見這般俱笑個不住又半勸調鮮的鳳姐



見司棋低頭不語他並無畏懼慚愧之意到竟可異料此時夜深且不必盤問此怕他事又夜間自去尋拙志遂喚兩個婆子監守起他未帶了人拿了讖証回來且自安歇等特明日料理誰知到夜里又連起來几次下面淋血不止至次日便查身體十分軟弱起來發暈遂掌不住請太醫來診脈畢遂立藥案云看得少二如係心氣不足虛乘脾皆由憂勞所傷以致嗜卧好眠胃虛土弱不思飲食今聊用升陽養榮之劑寫畢遂開了几樣藥名不過是人參當歸黃芪等類之劑一時退去有老媽們拿了方子回過王夫人不免又添一番愁悶遂將司棋等是暫未理且不必到可巧這日尤氏來看鳳姐坐了一回到園中去又看過里李統子就要望後頭看姊妹去忽見惜春遺人表請尤氏遂到了他房中未惜春便將昨晚

一事細了告訴與尤氏又命將入画的東西一槩要來與尤氏過目尤氏道寔時是你哥賞他哥的的不該私自傳送如今管監竟成了穩盪了目罵入画胡塗脂油蒙了心的惜春道的們管教不嚴反罵了頭這些姊妹獨我的了頭這樣沒臉我如何去見人昨見我立逼着鳳姐帶了他去他只不肯我想他原是那邊的人鳳姐不帶他去也原有禮我今日正要送過去嫂子來的恰好快代了他去或打或或賣一槩不管入画听說又跪下哭求說再不敢了只求姑娘看從沒小兒情服侍的常好在生死在處你着他從罷尤氏和奶娘等人都十分解說他不過一時糊塗了下次再不敢的他從小兒伏侍你一場到底由高因教的他為是誰知措春自然年幼却天生的一種百拆不回的廣介孤獸性任人怎說他左只以為丟

了他的体面咬定呀斷乎不肯便有說的又通的好不但不要入画如今我也大了連我也便往的們那邊去了况且近日我每日風聞得有人背地議論什麼多少不堪的閑話我若再去連我也編上了尤氏道誰議論什麼又有什麼可議論的姑娘是誰我們是誰姑娘既聽見人議論我們就該問着他總是惜春冷笑道你這話問自我到好我一個姑娘家只有躲是非的我反去尋是非成個什麼人了還有一句話我不怕你恁好幫自非的公論又有何必去問人古人說得好善惡生死父子不能有所幫助何況我二人之間我只知道保得住我就勾了不管的們自後此以後的們有事別累我尤氏听了又氣又好笑目向地下衆人道怪道人都說這四子頭年輕塗我只不心的們听總一篇話無原無故又

不知好<sup>多</sup>又沒個輕重雖然是小孩子的話却又能寒人的心象<sup>笑</sup>道姑娘年輕如<sup>要</sup>；自然吃<sup>苦</sup>此虧的說春<sup>有</sup>冷笑道我雖年輕這話却不年輕的們不<sup>你</sup>看書不識幾個字所以都是些<sup>更</sup>獸子看<sup>頭</sup>自明白人到說我年輕糊塗<sup>又</sup>尤氏道的是<sup>你</sup>狀元探花<sup>更</sup>難道就說有糊塗的<sup>說</sup>不成可知他們更有不能了<sup>之</sup>語底<sup>到</sup>更多尤氏笑道的<sup>你</sup>到好總是才子<sup>也</sup>這會子又作大和尚了又講起了<sup>性</sup>語<sup>命</sup>來<sup>的</sup>講春道我<sup>有</sup>不<sup>之</sup>了<sup>事</sup>語得也<sup>像</sup>入<sup>了</sup>畫了尤氏道可知你是個<sup>清</sup>冷口冷心<sup>人</sup>狠的說春道古人曾也說的不作<sup>心</sup>舉<sup>人</sup>心人<sup>得</sup>是了漢我請<sup>清</sup>白<sup>的</sup>的一個人為什麼教你們帶累<sup>壞</sup>了我尤氏心內原<sup>有</sup>有病怕說這些話<sup>不</sup>聽說有人議論<sup>已</sup>是心中羞怯<sup>怒</sup>激射只是在惜春分<sup>上</sup>不好發作<sup>心</sup>耐就<sup>帶</sup>累了你<sup>的</sup>的<sup>頭</sup>的<sup>不</sup>是無故說我<sup>到</sup>

忍了這半日你到越發得了意益只管說這些話你是千金萬金的  
小姐我們已以後就不親近仔細帶累了小姐的美名即刻就叫人將  
入畫帶了過去就說自便賭氣起身去了惜春道若果然不來到也看  
了口舌是非大家到还清淨尤氏也不答話一迤往前邊不知後事  
如何



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對清

缺中秋詩俟雪芹

開夜宴  
發悲音

賞中秋  
得佳識

口口  
口口





脂硯齋重評石頭卷之

第七十五回

開夜宴異兆發悲音

賞中秋新詞得佳讖

話說尤氏從惜春處賭出氣來正欲往王夫人去處跟從的老嫗；個因  
悄頭的回道奶；且別往頭上別房去頭纔有甄家的几個人來還有些東西  
不知是作什頭底机密事奶；這一去恐不便頭氏听了道昨日听見的頭說頭爺  
說看邸報甄家犯了罪現今抄沒家事調取進京治罪怎頭底又有人來  
老嫗；道正是呢纔來了几个女人氣色不成氣色慌；張；的想必有  
什大底瞞人的事情也是有的尤氏听了便不往前去仍往李氏这边來了  
前只有探春一語過至此回又用尤氏畧為陪点  
且輕；談染出甄家事故此画家未落墨之法也  
恰好太醫纔診了脈去索純

近日也畧精竟精精精爽精了此擁衾歌枕倚坐在床上正欲有二人未說此間話回  
見尤氏進來不似往日尤和霽可親只呆尤的坐有李統因問道你過來了這  
半日印可在有在別處人里吃些東西沒有只怕餓印了印素雲印有什么新鮮  
點心揀尤了來尤氏忙止道不必尤你這尤一向病有那里有什么新鮮東西  
況且我也不餓尤統道昨日他嬌娘家送來的好茶麵子到是對碗來  
你唱唱罷說畢便吩咐人去對茶尤氏出語神無羅跟羅的了頭媳婦們因問羅奶  
今日中晌尚未洗臉這會子越便可淨羅好羅尤羅氏點頭羅李羅統忙命素  
雲未取自己粧奩素雲一面取來一面將自己的胭脂拿來笑道我們  
奶只就說只個只奶只不嫌只臟只這是我沒的沒我沒有用過此過李統道我雖沒有你  
就該羨該往姑娘們那里取去幸怎麼公然拿出你的幸表幸幸幸而是他若是別

人豈不惱呢尤氏笑道這有何妨又妨是來我九過未誰你使過今日忽然有妨嫌

賊了一面說盤膝坐在炕沿上銀蝶銀蝶上表忙代為卸去碗獨戒指又將天

袱手中蓋袱住半在下截將衣裳護嚴小了如炒豈兒捧了一天盆溫水走至

尤氏跟前只灣腰捧首銀蝶笑道說一個憤的都使不得了沒截便的說一個葫蘆就

是一個瓢奶不過待僭們寬竟此在家的里仰不管怎樣罷了你就得了益

不管在家出外當有親戚也似只隨着便了尤氏道你隨他去罷橫豎洗

了就完事了炒豈兒忙趕着跪尤氏下笑道你們家下大小的人只會講

外面鬼的虛假禮假体面究竟作出來的事都勾使的了按尤氏犯七出之條不

此世間婦人之常情耳其心術慈厚寬順竟可出于所夙之上時用之名犯七出

之人從公一論可之賈宅中暗犯七出之人亦不少似明犯者反可宜恐其什

已非而揚人惡者陰味僻諂之流寔不能容于世者也

李紈听如此說便知也

知道昨夜的事因笑道你這話有因誰作事究竟勾使的了尤氏道你  
道問你敢是病的有死過去了一語未了只見人寶說姑娘來忙說快請時室  
叙已走進來尤氏忙擦臉起身讓坐回問怎麼一個人忽然走來別的  
姊妹都怎不見麼寶釵道正是我也沒有見也們只因今日我們奶身  
上不是好再在家里的兩個女人也都因時症病有未出炕呢的別靠不得我今兒要  
出去伴本自老人家夜里作伴兒要去回老太太太；太又；我想有不時是什麼  
大事且不用提等好了我橫豎進來的所告以訴大嫂子一聲李紈听  
說只看自尤氏笑尤氏也看只有李紈笑一時尤氏與沫已畢大家吃  
麵茶李紈因笑道既這樣且打發人去請姨娘的安問是何病我也  
病自不能親自來請的好妹母；你去只管去我自打發人去到你那里去

看屋子你好歹住一兩天還進來別交我落不時是寶釵笑道落什麼不  
是呢這也是通主常情你又不曾賣放了賊依我的生意也不必添人  
過去竟把雲了頭請了未你和他住一兩日豈不省事尤氏道可是呢史大妹  
往那里去了未寶釵道我纔打發他們找你們探了頭去了叫他回到  
史里來我也明白告訴他正說着果然報雲姑娘和三姑娘來了大家  
讓坐已畢寶釵便說要出去一事探春道狠好不但姨媽好了還來的  
就便好了不來也使得尤氏笑道這話語奇怪今怎麼麼攆起亲戚來了探春  
冷笑道正是叫呢有呢人攆的呢不如我先攆亲戚們好也不在必要死  
住着纔好莫是僭別到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個不像烏眼雞恨不得你  
吃我了吃了你尤氏忙笑道我今兒是那里來的晦氣偏都碰着你

姊妹們的氣頭兒上子探春道誰叫你趕熱灶大來了因問誰又得罪  
了你呢目又尋思道為那了頭了頭不犯囉呢你却是誰呢尤氏只含糊塗  
答應探春知他畏事不肯多言因笑道你別粧老實了除了朝廷治家  
罪沒有坎頭你的不必畏是何必頭畏尾實告訴你罷我昨日把王保善的那老婆  
子打了我還頂有個罪呢他也不過背地里說我些閑語話难道他还打我一  
頓不成宝釵忙問曰何又打他探春就把昨夜怎的抄揀怎的打他  
一說出來尤氏見探春已經說了出來便把說情春方才之事也說了出來  
探春道這是他的僻性孤介太過我們再傲不過他個你又告訴他們說  
今日一早不見動靜打听鳳辣子又病了我就打發我媽子出去打听  
王保善是怎樣回來告訴我說王保善家的挨了一頓打真着他

多事尤氏李執道這到也是正禮探春冷笑道這種掩飾誰不會作  
且再照就是了尤氏李執皆點無所得頭不語時是估着前頭用飯湘雲和  
寶釵回房打点依衫不在話下尤氏等道遂辭了李執往賈母這邊來賈  
母歪在榻上王夫人說甄家日何護罪如今抄沒了家產回京治罪在  
寺語賈母听的不是了心裏在恰好見他姊妹來了回問從那里來的可知  
鳳姐妯娌兩個的病今日怎樣尤氏等忙回道今日都好些賈母点  
頭嘆道徑僧們別管人家的事且商量僧們八月十五日賞月是正  
緊賈母已看破欲悲鬼死王夫人笑道都已預備下了不知老太太揀那里  
好知就是園里空夜晚風冷賈母笑道多穿兩件衣服何妨那里正  
是賞月的地方豈可倒不去的說話之間早有媳婦了姪們招過

飯掉去王夫人尤氏等忙上來放着捧飯快子賈母見是已的目几色菜已擺完另有兩大捧盒內捧了几色菜來便知是各房另外孝敬的旧規矩賈母因問都是些什麼上几次我就吩咐如今可以把這些蠲免了罢你們还不听如今比不得先在執轅的時候候了死央忙道我說過几次都不听也只罢了王夫人笑道不過都是家常東西今日我吃齋沒有別的他不過是些面筋豈付老太太又不大甚愛吃只揀了一樣椒油蕪韭醬來賈母笑道這樣正好正想這個吃死央听說便将碟子擲在跟前宝琴下的讓了方婦坐賈母便命探春來同吃探春也都讓過了便和宝琴對面坐下侍書忙取去了碗來死央又指他有几樣菜道這兩樣看不出是什麼東西來大老爺送來的這一碗是鷄髓管是外



頭老爺送上来的一面說一面就只将这碗筍送至掉上賈母畧嚼了兩  
 点便命将那兩樣着人送回去就說我吃了以後不必天送我想吃自  
 然来要媳婦們得應着仍送過去不在話賈母曰問有稀飯出此  
 罢了尤氏早捧過一碗来說是紅稻米粥賈母接来吃了半碗便吩咐  
 将这粥送給鳳哥兒吃去又指着这一碗筍和这一盤風醃果子狸給  
 釵兒寶玉兩個吃去那一碗肉給蘭小子吃去又向尤氏道我吃了你就  
 就表吃了罷尤氏答應待賈母漱口洗手畢賈母便下地和王夫人說  
 間話行食尤氏告坐探春寶琴二人也起來了笑道失陪尤氏笑道  
 剩我一个人大排掉的不賈母笑道央琥珀来趁勢也吃些又作了  
 陪客尤氏笑道好好我正要說呢賈母笑道看着多的人吃飯

取有趣的又指銀蝶道這孩子也好也未同的主子一塊未吃寺的們  
了我再立規矩去尤氏道快過來不必推假賈母負手看着取樂日見同  
候添飯的人手內捧着一碗下人的素飯尤氏吃的仍是白抗飯賈母  
問道伯怎麼昏了盛一個飯未給的奶，那人道老太太的飯完了今日  
添了一位姑娘所以短了些死央道如今都是可着頭做帽子了要一  
點兒福餘也不能的夫人忙回道這二年早個不定四五的素都不能  
按數交的這几樣細末更艱難了所以都可着吃的多少閑去生恐  
一時短了買的不順口賈母笑道這正是巧媳婦做不出沒米粥象  
人都笑起來死央道既這樣的就去把三姑娘的飯拿來添也是  
一樣就的樣休尤氏笑道我的个就勻了也不用取去死央道你勻

了我不會吃的地下的媳婦們所說方忙着取去了總伏一時王夫人也  
去用這飯里尤氏直陪賈母說話取笑到起更的時候賈母說黑了你  
過去罢尤氏方告辭出來走至大門前上了車銀蝶坐在車沿上象媳  
婦放下簾子來便帶白了頭們先直走過那邊大門口等着去了回東西  
二府之門相逼沒有一箭之路每日家常來往不必定要走過坐車况天  
黑夜晚之間回來的遭數更多所以老嫗帶着白了頭只几步便走  
了過來兩邊大門上的人都列在東西街口早把行人斷住尤氏大車  
上也不用牲口只用七八個小廝挽環拽輪輕便的便推拽過這邊塔  
磯上來于是象小廝退過獅子以外象嫗打起簾子銀蝶先下來  
然後象下尤氏來大小七八個灯笼照的十分真切尤氏回見兩邊

獅子下放著四五輛大車便知係是來赴賭之人所乘的向銀蝶衆人道的著坐車的是樣騎馬的還不知有几个呢馬自然在園里拴着俗看不見了不知道他娘老子掙下多少錢與他們這廝開心見面說一面已到了所上賈蓉之妻帶家來下媳婦們了頭也都秉燭接了出來尤氏笑道成日家找我要倫着熬了他們也沒得便今兒到巧就順便打他們窻戶跟前走過去衆媳婦答應着提燈引路又有一個先去悄悄的知會伏侍的小廝門不要失驚打怪于是尤氏一行人悄悄的來只窻下只聽里面稱三讚四要笑之音雖多又兼有恨五罵六盆怨之聲亦不少原來賈珍近因居喪每不得遊玩曠朗不得規優問樂作遺無聊之極便生了破悶之法

日間以習射為由情了各世家弟兄及諸富貴親友來較射因說白  
 的只管亂射終無裨益益不但不能長而且壞了式樣子必須立個罰約賭  
 個利物大家絕有兩力勉之心因此天香樓下箭道內立利了鴿子說皆定  
 每日早飯後來射鴿子賈珍不肯出名便命賈蓉作局家這些人  
 皆係世襲公子人家道豐富且都在少年正是聞鴉走狗問柳評花  
 的一干孝仗蕩統袴因此大家議定每日輪流作晚飯之主每日來射不便  
 獨價賈蓉一人之意于是天香樓宰豬割羊屠鵝截鴨好似臨潼開寶  
 一般都要賣弄自以家的好厨殺好烹炮不到半月工夫賈赦賈政  
 聽見這般不知就理反說這是纒正理文既悞矣事試當亦該看當况在武  
 之屬兩處遂也命賈環賈衆寶玉賈蘭等四人于飯後過來跟着

賈珍習射一面方許回去賈珍之在志不不此再過一日便漸次此以歌昔養方  
為由晚或抹骨牌賭少東酒而已至後漸次此與錢如今三四月的光景  
竟一日日賭勝于射了公然開葉擲骰放頭開局夜賭起來家下人借  
此各有此益益已爬不得的如此所以竟成了勢了外人皆不此知就是近日邢  
夫人之胞弟邢得全也酷好如此故也在其中又有薛蟠頭一個慣喜  
送與人的見此豈不快樂也邢得全雖係邢夫人之胞弟却居心行  
事大不相同這個邢得全只知吃酒賭錢眠花宿柳為樂手中濫漫  
使錢治人無二心尤喜好酒者喜之則飲者則亦不去親近無輪論上下主  
僕皆云自一意並無貴賤之分因此都喚他傻大舅薛蟠早已名  
的獸大爺今日二人皆湊在一處都受搶新快爽夫利便又令同子兩家在

外間炕上搶新快別的又有几家在當地地下大棹上打公番里間的又起  
斯間此的抹骨牌打天九此間伏侍的小廝都是十五歲已下的孩子若  
成了的男子到不了這里故尤氏方潛至窓外偷看其中有兩個十六七  
歲童以備奉酒的都打扒的粉粧玉琢今日薛蟠又輸了一張正沒好  
氣幸而擲第二張完了美來除香過表到反贏了心中只是興頭起  
表賈珍道且打住吃了東西再來回問那兩處怎樣裡頭打天九的  
也作了賬等吃飯打公番的未清且不肯吃了是各不能催先擺下  
一大棹賈珍陪自吃命賈蓉落後陪的一起薛蟠頭六兵了便挑首  
一個孌童吃酒又命將酒去敬那俊男輪家沒心緒吃了兩碗便有  
些醉意嗅首兩個孌童只趕贏家不理輸家了因罵道你倆這起

此一段變童徑  
向太真反不得  
其為錢為榜  
至神崇改似  
委曲認罪徑  
方各

鬼子就是的這樣專付受上水天、在一處誰的息你們不沾這只不這過這一  
會子輪翰了几兩銀子你們就三六九等了難到從此以後再沒有求省  
我們的事了眾人見他帶酒忙說狠走是果然他們的風俗不好因喝  
命快敬酒賠罪兩個變童都是演就的局套忙都跪下奉酒說我  
們這行人師父教的不論遠近厚薄只看一是有錢勢就親敬便是  
活佛神仙一是沒了錢勢了就不好去理他況且我們又年輕又居這個行  
次來日太爺怒休怒此我們就過去了說有便奉省酒俯又膝跪下弟侃  
世人不是罵刑大舅心內雖軟了只還故作怒意不理眾人有功又道這孩子說是  
寔情說話老舅是久慣憐香惜玉的如何今日反這樣起來若不吃這  
酒他兩個怎樣起來那大舅已掌不住了便說道若不是眾位說我



我再不理說自方接過表氣乾一起喝乾又斟一碗表的邢大舅便酒勾往  
 事醉露真慎情起表乃怕案對賈珍嘆道怨不的他們是錢把如命多  
 少世官大家出身的若提起錢勢是連骨肉都認不了老賢甥昨  
 日我何你和那邊的金伯母都起的可知道否賈璉道不曾聽見邢大舅  
 嘆道就為錢這件混賬東西利割害賈珍深知他與邢夫人不睦每  
 遭邢夫人棄惡故板出怨言回功道老舅你也太散漫些若只管花去有  
 多少給老舅花的邢大舅道老賢甥你不知我邢家底理我母親去世時  
 我尚那時小世事不知他姊妹三個人只有的你金伯母年長出各分家私都  
 是他把持帶來如今二家姐雖也出閣他家也里人限狠三家姐尚在家  
 里一應用度都是這里賠房王保善家掌管我便來要錢也非要3

你是你賈府的就都是我那形我家；私也就勾我花也的無奈竟得不到手所以有

冤無處訴家忌之必察也今邢夫人一人賈母先惡之恐賈母心偏亦可解之若賈璉

解之今又忽用下第一怨吾不知將賈珍見他酒後叨；恐人聽見不雅連忙用又何如矣

話解功外面尤氏等听得十分真切乃悄悄向良蝶笑道你見了這

是北遠院里太太的兄弟抱怨他呢可伶他親兄弟這是樣說這就

怨不得的別些人了且還要听是正值真打公番者的也歇住了要吃酒因

有一个同向道方才是誰得罪了老日我們竟不曾听明白且告訴我評

理邢德全見問便把两个妾童不理輸的論自己輸家只趕贏的話說了一遍

這一个年少的就統誇道這樣說原可惱的怨不得日太爺生氣我

且問你两个日太爺今雖然輸了輸的不過是銀子錢並沒有輸去

了毯毡怎就不理他了說着衆人大笑起來連邢德全來噴了一地飯  
尤氏在外面悄悄的啐了一口罵道你听這一起子沒廉耻的小摸刀  
的才丟了腦袋骨子就胡噏嚼毛了再吞攥下黃湯去還不知噏出  
些什麼來呢一面說一面便進去卸粧安歇至四更時賈珍方散往佩  
鳳房里去了次日起來就有人回西廡月餅都全了只待分派送人  
賈珍吩咐佩鳳道你請你奶奶看看送罷我還有別的事呢佩鳳  
答應去了回了尤氏只得一分派遣人送去一時佩鳳又來說爺  
問奶奶今兒出們不出說借們是孝家明兒十五過不得節今兒晚  
上到好可以大家應個景兒吃些衣餅酒尤氏道我到不願出們  
呢那邊珠大奶奶又病了風了頭又睡倒了我再不過去越發無

個人了况不得問應什麼景佩鳳鳳說道爺說了今兒已辭辭了中人直  
等十六才去呢好歹定要請奶，吃酒的尤氏笑道請我，沒的還  
席佩鳳笑着去了一時又去笑道爺說連晚飯也請奶，吃好好早  
些回來叫我跟了奶，去呢尤氏道既說這樣早飯把什麼快些吃了我好  
走的佩鳳道爺說早飯在外頭吃請奶，自己呢吃罷尤氏問道今日  
外頭有誰佩鳳道聽見說外頭有兩個南京新來的到不知是誰  
說不話一是賈蓉之妻也梳粧了時去見過時少事時擺上飯去尤氏在上賈  
蓉之妻在外陪相婆媳二人吃畢飯尤氏便換了衣服仍過榮府去  
晚方回去果然買珍煮了一口猪燒了腔羊餘者桌菜及果品之  
類不可勝記就在景芳園中叢綠堂中屏開孔雀褥設芙蓉

帶領妻子姬妾先飯後酒開懷賞月作樂將一更時分真是風清月  
朗上下如良賈珍因要行令尤氏便叫佩風等四個人也都入席下面  
一涌坐下猜枚划拳飲了一兩<sup>回</sup>賈珍有了几分酒亦發高興便命取了  
一<sup>枝</sup>紫竹蕭來命佩風吹<sup>簫</sup>文化唱曲喚清顏嫩真令人魄醉魂死  
唱罷復又行令那天將有三更時分賈珍酒已八分大家正添衣飲茶  
換盞更酌之際忽听那边牆下有人長嘆之声大家明了听見都悚  
然疑畏起來<sup>余亦悚然疑畏</sup>賈珍忙厲声叱咤問誰在那里連問几声沒有人  
答應尤氏道必是牆外边家里人也未可知賈珍道胡說這牆四面  
皆無下人的房子况且那边又緊靠着祠堂<sup>奇絕神想余更</sup>焉得有人  
一語未了只听得一陣風声竟過牆去了恍惚間得祠堂内搗扇<sup>有</sup>

開閣之只之聲只竟得風氣森々比先更竟涼颯起來月色慘淡也不似先之明朗中女婦人都竟毛髮倒豎賈珍酒已醒了一半見別人撐撐得住此心下也十分疑畏便大沒興頭起來勉強又坐了一會子就歸房安歇去了次日一早起來乃是十五日帶領車子開姪祠堂行朔望之禮細察祠內都仍是照旧好好的並無怪異之跡賈珍自為醉後之怪也不是之事足理論禮畢仍閉上門看看之願之禁之起來夫寫榮府慶中秋却先寫寧府開夜宴未寫榮府教太先寫寧府與道蓋寧乃家宅凡有閣于吉凶者教必先示之且列祖祠此豈無得而警乎凡人先人與遠然氣遠相聞必有之利也非寧府之祖独有感應也

賈珍夫妻至晚飯後方過榮夫之來只見賈赦賈政都之再之賈母房內坐首說閑話與賈母取笑賈璉宝玉賈環賈蘭皆在地下侍立賈珍來了都一見過說了兩句話後賈母命坐賈珍方才近門

小丸子告了坐側首警身側坐下賈母笑問道的這兩日你宝兄弟的律箭射的如  
 何？賈珍忙起身道大長進了不但樣式子好而且弓也長了一個力氣賈母  
 道這也勾了且別貪力仔細努首長賈珍忙答應答幾個是賈母又道你昨  
 日送來的月餅好根西仄看的好打開却也罷了賈珍笑道餅月是新來的  
 一個專做錄点心的厨子我試了試果好然了孝敬西仄往年都送還可也  
 不知今年怎店就不好了賈政道大約今年雨水太勤之故賈母笑  
 道此時月已上了借門且去上香說着便起身扶世着宝玉的肩帶頷  
 去人齊往園中來當下園里之正門俱已大開早着羊角大灯帶陰堂  
 前月台上焚香先着斗香秉着几蠟陳設着瓜餅及各色菓品邢夫人等  
 一干女客皆先前在裡面久候真是月明灯彩人氣香烟晶艷氤氳不可

形容地下鋪自拜毯錦褥賈母與手上香拜畢于是大家皆拜過賈母使說賞月在山上最好回命在那山脊上的大所上去衆人聽說就忙省在那里去鋪設賈母且在嘉蔭堂中吃茶少歇說些閒話一時人回都齊備了賈母放仍扶省人上山表王夫人等因為說恐石上苔滑還是做竹椅子上去賈母道天有人打掃況且極平穩的寬路何必不踈散只見筋骨是是賈赦賈政等在前面導引又是兩個老婆子秉首兩把羊角手罩打兜夾琥珀尤氏等貼心近攙扶邢夫人等在後圍隨從下邊而上不過百餘步至山之峰脊上便是這座殿所因在山之高脊故名曰亞碧山座于所前平台上列下椅棹又用一架大圍屏隔作兩間凡掉椅椅式皆是圓的特取團圓之意上面居中賈母坐下左垂



首賈赦賈珍賈理賈容石叢首賈政室玉賈環賈蘭團之圍坐只坐了桌半

壁下面還有半壁餘空賈母笑道注常日到還不覺人少今日看未還是

借們的人也甚少笑不得甚麼未飲先感入丁想當年過的日子此到今

時在男女三四十個何等熱鬧今日就這樣太少了待要再叫几个

未他們都是有父母的家裡去了應景不好未的如今叫女孩們未

坐那邊罷于是令人向圍屏將迎春探春惜春三个請出未賈理室

玉哥一齊出坐先儘他姊妹坐了然後在下方面依次坐定賈母便命

折一枝桂花未坐金一媳婦在屏後擊鼓傳花若花到誰手中飲酒一杯罰

說笑話一個不犯前几于是先從賈母起次賈赦一之接過鼓敲而轉恰在

賈政手中住了奇妙偏在政老手中竟能只得飲了酒眾姊妹弟兄皆伴情

杖政老一認真大文章矣

悄的<sup>保</sup>扯我一下暗<sup>我</sup>地又捏你一把都會笑到要听是何笑話<sup>余也要細听</sup>賈政見賈政喜悅只得承歡方欲說時賈母又笑道若說的不笑了還要罰賈政笑道只得一個說來不笑也只好受罰了曰笑道一家只一個人最怕老婆的總說了一句大家都笑了因說不曾見賈政說過笑話所以總笑<sup>是極奉神之至</sup>賈母笑道這必是好的賈政笑道若好老太太多吃一杯賈母笑道自然賈政又說道這个怕老婆的人從不敢走一步偏是那日是八月十五到街上買東西便遇見了几个朋友死活拉到家裏去吃酒不想吃醉了便在朋友家睡着了第二日纔醒後悔不及只得來家陪罪他老婆正洗腳說既是這樣你替我<sup>我</sup>擔<sup>我</sup>就饒你這男人只得給他<sup>我</sup>擔<sup>我</sup>未免惡心要吐他老婆便恼了要打說你這樣輕狂

唬得他男人忙跪下求說並不是奶子的脚臟只因昨晚吃多了黃  
酒又吃了几塊月餅餡子所以今日有些作酸呢說的賈母與眾人都哄  
了這方是賈政忙斟了一杯送與賈母、諛亦善諛矣哄道既這樣快樂叫  
人取燒酒來別叫你們受累眾人又都哄道起末于是又擊鼓便遞賈  
政傳起可巧傳至宝玉鼓止宝玉目賈政在坐自是踏不安偏又  
在他手內目想說哄話倘或不好發哄又說沒口才連一哄話不能說何  
況別的這有不是若說好了又說正經的不會口慣油嘴貧舌更有  
不是不如不說的好實寫旧日律事乃起身辭道我不能說哄話求再限  
別的罷了賈政道既這樣限一個秋字就即景作一首詩若好  
便賞你若不好明日仔細賈母忙道好的行令如何又要作詩

賈政道他能的賈母聽說既這樣就作命人取了紙筆來賈  
政道只不許用那些冰玉晶銀彩光明素<sup>練</sup>等樣堆砌字眼要另出<sup>己</sup>  
見試<sup>一</sup>你這幾年的情思宝玉听了<sup>一</sup>殫在心坎里上遂立想了四句  
向紙上寫了呈與賈政看道是賈政看了點頭不語賈母見這般  
知無甚大不好便問怎麼樣賈政因欲賈母喜悅便說難為他  
只是不肯念<sup>書</sup>响到底詞句不雅賈母道這就罷了他能多大定  
要他做才子不成這就該獎勵他已後越發上心了賈政道正  
是因回頭命你老媽<sup>一</sup>出去吩咐書房內的小廝把我海南帶  
來的扇子取兩把給他宝玉忙拜謝仍復歸座行令當下賈蘭  
見獎勵宝玉他便出席也做一首遞與賈政看時寫道是

賈政看了喜不自勝遂並講與賈母也十分歡喜也忙令  
 賈政賞了時大家歸坐復行起令未次賈赦在手內住了只得吃了  
 酒說笑話曰說道一家子一個兒子最孝順偏生母親病了各處求  
 醫不得便請了一個針灸命的婆子來的婆子原不知道脈理次說  
 是心火如今用針灸之法針灸了就好了的兒子慌了便問心見  
 郎死如何針得婆子道不用針心只針肋條就是了兒子道肋  
 條離心甚遠怎麼就好婆子道不妨事你別知不天下父人母心偏的  
 多呢著衆人聽說都笑起來賈母也只得吃半杯酒半日笑道我也  
 得這個婆子針一針就好了賈赦聽說便知自己出言冒撞賈母  
 疑性心忙起身笑與賈母把盞以別言解釋賈母亦不可再提

且行起令來不料這次花却在賈環手里賈環近日讀書稍進  
其脾味中不好務也正與宝玉一樣故每常也好看此詩詞尚好竒  
詭仙鬼一格今見宝玉作詩受獎他便技癢只當看賈政不敢造  
次如今可巧花在空中便也索然筆未去揮一絕與賈政道笑  
偏立賈政職話已是異文而賈環作詩賈政中又奇之奇丈也總在人意料之外竟有人  
曰賈環如何又有好詩似前言不搭後文矣蓋不可向說問賈政亦榮公子正脉雖  
少年頑劣見今技小兒之常情年讀書豈無長進之理哉况賈政之教是弟子日  
已大竟踈忽矣若是賈環連一平仄也不知豈榮府是尋常膏粱不知詩書之家哉  
然後之宝玉之一種情思正非有燕子總明不得謂此諸人皆  
妙者也

賈政看了亦竟罕異

只是詞句終帶有不樂頷讀書之意遂不說道樂可見是弟兄不發言  
吐氣總屬邪派特表都是不由規矩短牽繩一起下流品性妙在古人中  
有二難你兩個也可以稱二難了又是你的兩個難字却是作難以教

訓之難字講纔好哥，是公然以滅德鄉自居如今兄弟又自為曹唐再世  
了說的賈赦等都笑了賈赦乃要詩瞧一遍道連聲讚好道這詩據  
我看甚是有氣骨想來俗們這樣人家原不必那起寒酸定要雪感  
螢火一蟾宮折桂芳得揚眉吐氣俗的子弟都原該讀此書不過  
別人畧明白些可以做得官時就跑不了一個官的何必多費了工夫  
反弄出書獸子氣來所以我愛他這詩竟不失俗們戾門的氣緊曰  
回頭吩咐人去取了自己的許多玩物來賞賜與他因又拍着賈環  
的頭笑道已後就你這做去方是俗們的口氣將表這世襲的前程  
定跑不了你襲呢賈政聽說忙勸說不過他胡謔如此那里就論到  
後事了說自便斟上酒又行了一回令便又輕去也 賈母便信說你們去罷

自然外頭還有相公們候着也保們不可輕忽了他們況且二便更多了你們散了再讓我們和姑娘們多樂一回好歇着了歇賈赦等听了方止了令又大  
家公進了一杯酒方帶着子姪們去了要知端詳再听下回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七十六回

西碧堂品笛感凄情

凹晶館聯詩悲寂寞

話說賈赦賈政帶領賈珍等散去不提且說賈母這里命將圍屏撤去兩席併而位為一席媳婦另行擦掉整菓更杯洗著陳說一番賈母等也添都衣盤漱吃茶方又入坐團圍圍繞賈母看時寶釵姊妹二人不在坐內知他們家去園月去了且李紈鳳姐二人又病自步四個人便竟冷清了好此不想這次中秋反寫得十分凄楚賈母曰笑道往年的老爺們不在家俗們越越性請過姨太太來大家賞月却十分開熱忽一時相想起你老爺來又不免想到母子夫妻兒女不能一處也都沒興及至今

年你老爺來了正該大家團圓取樂又不便請他們娘兒們來說  
說笑；況且他們今年又添了兩口人也難去了他們跑到這里來偏又把  
風了頭病了有他在來說在笑；還抵得十外人的空兒可見天下事總  
難十全說畢不覺長嘆一聲遂命拿大杯來斟熱酒王夫人笑道今日  
得母子團圓自比往年又趣有往年娘兒們難多終不是今年都是自己的骨  
肉齊全的好賈母笑道正是為此所以終高興拿大杯來吃酒你的們  
也換大杯纔是邢夫人等只得換上大杯來因夜深體乏且不能勝酒  
未免都有些倦意無奈賈母與猶未關只得陪飲賈母又命將母屬洋  
鋪於階上命將月餅西瓜菓品等類都叫搬下去令子頭媳婦們也  
都圍圍坐賞月賈母曰見月至之中天比先越發精彩可愛曰說

如此好月不可不聞笛回命人將十番上女孩子傳來賈母道音樂多了反失雅致只用吹笛的遠處的吹起來就鼓了說畢綱統去吹時只見跟那夫人的媳婦走來向邢夫人前說了兩句話賈母便問說什麼事那媳婦便回說方纔大老爺出去被石頭子一下墮了腿賈母聽說忙命兩個婆子快看去又命邢夫人快去邢夫人遂告辭起身賈母便又說珍哥媳婦也越有便就家去罷我也就睡了尤氏笑道我今日不回去了定要我老祖宗吃一夜賈母笑道使不得使不得的們小夫妻家今夜不要團圓如何為我祖攔了尤氏紅了臉笑道老祖宗說的我們太不斟了我們歲然年輕已經是十來年的夫妻也奔四十年歲的人了況且孝服未滿陪着老太太頑一夜還罷了豈有自去

團圓的理賈母聽說笑道這話很是我到也忘了孝未滿可憐你公

子死已是二年多了不是弄賈敬却是弄赦死斯也可是我到忘了該罰我一大杯既

這樣你就越索性別送陪自我罷了你叫蓉兒媳婦送去就順便回

去罷尤氏說給賈母之蓉妻得應答自送出邢夫人一同至大門各是自上車回去

不在話下帶賈母仍代家人賞了一回桂花又入命換煖酒未正說自閑

猛不妨只听那壁廂桂花樹下嗚咽德揚吹出笛声未越韻的

明月清風天空地淨真令人煩心頓解慮萬慮齊除都肅然危坐點頭

相賞所約兩盞茶時方住止大家稱讚不已于是遂有斟上暖酒未

賈母笑道果然可听老成象人帶嘆道是在可听我們也想不到這樣

樣老須得帶太代領省我們也得開些心胸賈母道這不不大好須得

揀那曲譜越慢的吹來越好說，便將自己吃的一個內造杏仁油松穰月餅，又命斟一大杯熱酒，送給譜笛之人慢<sub>々</sub>的吃了，再細<sub>々</sub>的吹一套來。媳婦們答應了，方送去。只見方纔熬藥救的兩個婆子，回來了。右脚面上白腫了，些如今調服了藥，疼的好些了，也不甚大關係。賈母點頭嘆道：「我也太操心，打緊說我偏心，我反這樣。」目就將方纔熬藥救的笑話說與王夫人、尤氏等听。王夫人等因笑功<sub>功</sub>道：「這原是酒後，大家說笑，不留心，也是有豈有敢說老太太<sub>の</sub>之理。老太太，自當解釋，統是只見死央拿了軟巾，兜與大丫環來，說夜深了，恐露水下來，風吹了頭，須要添了這個坐，也該歇也。」賈母道：「偏今兒高興，你又來催，難道我醉了不成，偏到天亮回命，再斟酒來。」一面代上兜巾，披了大丫環

大家陪有又回說些笑話只听桂花陰里鳴、咽、燥息、悠、又發出縷

笛音來真比先越發凄凉大家都寂然而坐夜靜月明隨下相來

象入彼此都不禁有凄凉寂歷之意半日方知賈母傷感絕忙轉身陪

笑發語解釋轉身妙画出对呆不竟尊長在上之形景來又命暖酒且佳了

笛尤氏笑道我也就奉一個笑話說與老太、解、悶賈母免強嘆

道這樣更好快說來我听尤氏乃說道一家子養了四個兒子大兒

子只一個眼睛二兒子只一個耳聾三兒子只一個鼻子四兒子到都齊全

偏又是個啞叭正說看到這里只見賈母已朦朧已有睡去之態

描寫出凄凉無興景况尤氏方住了忙和王夫人輕、的請醒賈母睁眼

笑道我不困白闌、眼養神你們只管就我听自呢活畫王夫人等

笑道夜已四更了風露也太清冷老太太歇清罷了明日再賞大十六也不辜負  
這月色賈母道那里就四更了王夫人笑道寔大已四更大他們姊妹們熬  
不過都去睡了賈母聽說細看了一看果然都散了只有探春在此  
賈母笑道也罷你們也熬不慣况且弱的弱病的病去了到看看心只是三  
了頭何為恰尚还等省你也去罷我們散了說省便起身吃了一口清茶  
便有預備下的竹椅小轎便圍着斗蓬坐上兩個婆子搭起衆人圍  
隨出園去了不在話下这里秉媳婦收拾杯盤碗盞時却少了個細茶  
杯各處尋不見不見又問衆人必是誰失手打了搭在那里告訴我  
拿了磁瓦去交收是証見不然又說偷起來衆人都說沒有打了  
只夠白跟姑娘的人使打了去未可知的細想或問不他們去一語提醒

了這管傢伙的因媳婦曰笑道是了那一會<sup>兒</sup>記得是翠縷拿有的  
我去問他說着便去找時剛下了甬路就遇見了紫鶻和翠縷<sup>掛</sup>去一  
个翠縷便問道老太太散了可知我們姑娘那去了更妙這媳婦道  
我未問那一個茶鍾往那里去了你們問<sup>到</sup>我要姑娘翠縷笑道我聞  
到茶給姑娘吃的睜眼回頭就連姑娘也沒了那媳婦道太太總說都  
睡<sup>悄</sup>去了那<sup>新</sup>不知那里頑去了<sup>印</sup>還不知道呢翠縷向紫鶻道斷乎沒  
有情<sup>悄</sup>的睡去之理只怕在那里走走<sup>呢</sup>如今見老太太散了趕過前  
邊送去也未可知我們且往前邊找去有了姑娘自然你的茶鐘也  
有了你明日一早再找有什麼忙的媳婦笑道有了下落就不必忙  
了明兒就你要<sup>各</sup>罷說畢回去查叔像火<sup>當時</sup>那里紫鶻和翠縷便往賈



母處未不在話下原來代玉和湘雲二人並未去睡竟只見代玉見賈府中許多人賞月賈母猶嘆人少不是像當年熱鬧又提宝釵姊妹

妹家去母女弟兄自去賞月等語不覓对景感怀自去倚欄垂泪宝

玉近因晴雯病勢甚重諸務無心代一筆妙更竟謹密王夫人再遣叫他

去睡他覺從此去了探春又因近日家事惱煩看無暇遊玩雖有迎春

惜春二人偏又素日不大甚合所以只剩了想湘雲一人寬慰他因說你

是個明白人何必作此形像自苦我也和你一樣我就不似你這樣心

窄何況你又多病还不自己保養可恨宝姐合他妹妹天知說諸道情有熱

早已說今年中秋要大家一處賞月必要起詩社大家聯句到今日

便棄了俗們自己賞月去了社也散了詩也不作了到是他們父

子叔侄縱橫起來你可知宋太祖說的好歇榻之側豈許他人酣  
睡他們不作偌們兩個竟聯起句來明日羞他們一羞代玉見他們  
這般勸慰不負他的豪興曰笑道你看這里寺人聲嘈雜有何詩  
與湘雲笑道這山上賞月雖好終不及近水賞月更妙你知道這  
山坡底下就是他沿山坳里近水一個所在就在就是凹晶館可知當  
蓋這園子時就有學問這山之低窪近水處就叫作凹晶這凹凹二  
字歷來用的人最少如今直用作軒館之名更覺新鮮不樂菓白  
可知這兩處一上一下一明一暗一高一矮一山一水竟特是日玩月而致  
此處有愛那山高月小的便往那里來有愛那皓月清波的便  
往那里去只是這兩個字沒念作窠拱二音便說俗了不大見用

只陸放翁用了一個凹字說古觀微凹聚墨多還有人批他俗豈不可笑  
林代玉道也不只放翁總用古人中用者太多如青苔賦東方朔神異  
經以致畫記上云張僧繇畫一乘人的故事不可勝舉只今人不知悞  
作俗字用了實和你說罷這兩個是還字我呢擬曰那年試宝玉曰他  
擬了幾處也存的也有附改的也有尚未擬的這是後來我們大家把  
這些有名色的也都擬出來了註了出處寫了這房屋的坐落一併帶  
進去與大姐瞧了他又帶出來命給旧旧瞧過誰知旧旧到喜吹起  
來又說早知這樣那日該就叫姊妹一併擬了豈不有趣所以凡我擬  
的一字不改都用了如今就往凹晶館去看了說首二人便同下了山  
坡只一轉灣就是池沿上一帶竹欄相接直通有那邊藕香榭

的路徑

点明妙不然此園竟有多大地

因這幾間房子在此山怀抱之中乃西碧

山庄之退因窠而近水故見其額曰晶溪館因此處房子不多且又

矮小故只有兩個老婆子上夜今日打听得西碧玉山庄的人應羞與

他們無干這兩個老婆子閑了月餅菓品并搗賞的酒食未二人

吃得既醉且飽早已息灯睡了

妙極此書又往一步寫法如王夫人云他姊妹

如今人少那里日當日人多共守數此謂進一步法也有退一步法如宝殿之對刊岫烟此時  
也被一時也如今此不得先的活了只好隨是十分又如凤姐之對平兒云如今我也我明白  
了我如今也要作好先生罢寺賴此謂退一步法也今有方叔拾故賈母高樂却有寫出  
二妻子高樂此步之實也如前文通索詩四手以足忽又用湘雲獨成二律反厭卷此又  
進一步實事也所謂法皆全然不去也

代玉湘雲見息了灯湘雲笑道到是他們睡了好偈們就在这捲棚

底下水近送月如何二人遂在兩個湘妃竹墩上坐下只見天上二輪皓

月池中一輪水月上下爭輝如值身于水晶宮鮫室之內微風一過翻綃然  
池面皺碧鋪紋真令人神清氣淨湘雲笑道怎得這會子坐上船吃  
酒到好這要是我家里這樣我就立刻坐船了代玉笑道正是故人常說  
的好事若求金何所樂據我說這也罷了偏要坐船起來湘雲笑道得  
隴望蜀人之常情可知那些老人家說的不錯說窮之人家自為富貴之  
家事也不是是越心告訴他說竟不能隨心他們不肯信的不得親歷其境  
他方知也不是是就如即如俗們兩個雖父母不在然却也忝在富貴之鄉  
只你我竟有許多不遂心的事代玉笑道不但你我不能越心就連  
老太太太下以至宝玉探了頭等人無論事大事小有理無理其不能  
各遂其心者同一理也何況你我旅居客寄之人哉  
以立未不怡然得享  
自然之樂者矣書

中若干女子從生及婢未有必各有所竟各有所試各有所長

湘雲聽說恐怕代

者皆未如宝宝無可閱切籌画可嘆

玉又傷感起來忙道休說這些閒話俗們且聯詩正說間只听笛韻悠

揚起來代宝玉笑道今日老太太太玉高與子的的根這笛子吹的有趣到是助

俗們的興趣了妙正是吹笛之時分認作人一處之笛也俗兩個都愛五言就

还是五言排律罢湘雲道限何韵代玉笑道俗們教這個攔杆的真直

棍這頭到那頭為止他是第几根就用第几韵若是十六根便是一先

起這可新鮮湘雲笑道這到別致于二人起身便從頭教至盡頭止

得十三根湘雲道偏又是十三元個的韻這個少作排律只怕牽強不能

壓韻呢少不得你先起一句罢了代玉笑道到要試了俗們誰強弱誰

只是沒了有紙筆記湘雲道不妨明兒再寫只怕這下一點聰明還有

代玉道我先起一句現成的俗語罢日念道

三五中秋夕

湘雲想了一想道

清遊擬上元

撒天箕斗燦

林代玉笑道

匝地管絃繁

幾處狂毬盞

湘雲笑道這一句幾處狂毬盞有此意思達到要對的好呢想了一想笑道

誰家不啟軒

輕寒風剪下

代玉道好的比我的却好只是這句底下又說就該加勁說了去纔是湘雲

道詩多韻險也要鋪陳此總是縱有好的且留在後頭代玉笑道到後頭沒有好的我看你羞不羞曰聯道

良夜景暄

爭餅嘲黃髮

湘雲笑道你下句不好杜撰用俗事來難我了代玉笑道我說你不曾見過書呢吃餅是旧典唐書唐志你看了未再說湘雲笑道這也難不倒我、也有了曰聯道

瓜瓜咲綠媛

香新帶玉桂

代玉笑道瓜瓜二字可是實、你的杜撰了湘雲笑道明日俗們對查不出來大家看、這會子別耽誤工夫代玉笑道雖如此下句也不好不犯首又用玉桂金蘭等字樣來塞責曰聯道



色健茂金萱

蠟燭輝瓊宴

湘雲笑道金萱二字便便字二字宜了你看看多少力的這樣現成偏你想得

了只是不犯着替他們送聖去况且下句你也是塞責了代玉笑道你不說玉挂我難到強對了金萱罷再也要鋪陳些富麗方此有線此即

景之實事湘雲只得又聯道

觥籌亂綺園

分曹尊一令

代玉笑道下句好只難得對此回想了一想聯道

射覆听三畫

散彩紅成点

湘雲笑道三畫有趣竟化俗成雅了只是下句又說上散子此不得

聯道

傳花鼓盪喧

晴光搖院宇

代玉笑道對的却好下句又湊了此光管拿只這風月未審責雲道湘究竟沒說到上也要月點綴使方不當落題代玉道且姑存之明日再斟酌回聯道

素彩接乾坤

賞罰無賓主

湘雲道又說他們作什麼不如說俗們只得聯道

吟詩序仲昆

構思特倚檻

代玉道這可以入上你我也3因聯道

擬景或以門

酒尽情猶在

湘雲說道是時這候了乃聯道

更殘樂已設

漸聞語笑近道

代玉道說這時候可知一步難似一步了因聯道

空剝雪痕

塔露團朝尚

湘雲笑道這一句怎麼押韻讓我想，因起身負手想了一想笑道教了  
幸而想出一個字來幾乎敗了因聯道

庭烟劍夕椿

秋湍瀉石髓

代玉听了不禁也起身叫妙說這促狹鬼果然留下好的這會才說椿  
字虧你想得出湘雲道幸而昨日看歷朝閣女選見了這個是我不知  
是何樹因要查一查宝姐說不用查這就是如今俗語作明開夜合  
你我信不及到底查了一查果然不錯看來宝姐知道的竟多代

玉笑道橋字因用在此時更恰也還罢了只是秋滿句虧的好想你只這  
一句別處把都要抹倒我少不得打起精神未對一句只是再不能似這  
一句了因想了一想道

風葉聚雲根

宝婺情孤潔

湘雲道這時對的也还好只是一句你下也淘幸而是景中情不且用宝婺  
未塞責因聯道

銀蟾氣吐吞

藥經灵兔搗

代玉不語點頭半日再念頭

人向廣寒奔

犯斗邀牛女

湘雲也望月首點頭首聯道

晦朔魄空存 壺漏聲將涸

湘雲方欲聯時代玉指池中黑影與湘雲看道你看那河里怎麼像  
个人在黑影里去了敢是個鬼往罢湘雲笑道可是又見鬼了我是  
怕鬼的打他一下回灣腰拾了一塊小石片向那池中打去只听打得水  
响不大圓圈將月影蕩散後聚者幾次復而散  
只听那黑影里嘎然一声却飛起一个白鶴竟者如何莫寫得如此未寫得出  
直往萬香樹去  
了代玉笑道原來是他猛然想不到反嚇了一跳湘雲笑道这个鶴  
有趣到助了我了回聯道

窓灯燭已昏 寒塘渡鶴影

林黛玉听了又叫好又躡足就了不得这鶴真是助他的了此这一句更比

秋端不同叫我对什底纔好影是字只有一个魂字可对况且寒塘渡鶴  
何寺自然何寺現成何寺有景且又新鮮我竟要擱筆必了湘雲笑道  
大家細想就有了不然就放着明日再聯也了可代玉只看天理他未日  
猛然笑道你不必說傍嘴我也有了你听，回对道

冷月葬死魂詩

湘雲怕手讚道果然好極非此不能对好个葬死魂詩回又嘆道詩故  
新奇只是太頹喪了此你現病着不該作此故于清奇過譎之語代玉笑  
道不如此如何壓倒你下句竟还未到做只為用工在这一句了一語未了  
只見攔杆逐山石後轉出一个人来笑道好詩果、故然太悲涼了不必在  
往下聯若底下只這是樣去反不顯這兩句的好處到顯的到得堆砌牽強二人不

妨到吓了一跳細看時不是別人却是妙玉二人皆詫意原可詫意目問  
你如何到了這里妙玉笑道我聽見你們大家賞月又偷偷好笛我也出  
來玩賞這清池皓月順脚走到這里忽聽見你兩個聯詩更覺清雅異  
常故此听住了只是方纔我聽見這一首詩中句雖好只是過于頽敗凄楚  
此亦閨人之氣數日有所所以我出來止住如今老太太都已早散了滿園  
的人想俱已睡熟了你兩個的了頭還不知在那果里找你們也不怕冷  
了快同我來到我那里去吃杯茶只怕就天亮了代玉笑道誰知道就  
這個時候了三人遂一同來至攏翠菴中只見龕焰猶青炉香未散几  
个老嫗也都睡了只有小丫鬟在園滿園上在頭打盹的妙玉喚他起來現  
去烹茶忽听扣門叩之心聲小丫鬟忙去開門看時却是鶻鶻翠綉與幾個

老嫗；未找他姊妹兩個進來見他們正吃茶，都笑道：「要我們好找一個園里走遍了，連姨太太那里都找到了，那山坡底下小庭里找時可巧那里上夜的，正睡醒了，我們問他們，說方纔庭外頭棚下兩個人說話，後來又添了一個，聽見說大家往巷里去，我們就知事是了。」妙玉忙命小丫頭引他們到那邊去坐着歇息吃茶，自去了。筆現紙墨出來，將方纔的詩命他二人念着，遂縱頭寫出來。黛玉見他今日十分高興，便笑道：「縱來說見你這樣高興，我也不敢唐突請教，這還可以見教否？若不堪時，便就燒了，若或可教，即請改正。」妙玉笑道：「也不敢忘改，評讚只是這纔有了二十二韻，我意思想着的，二位警句已兩出，讚若續時，恐後力不加，我竟要續貂，又恐有玷，代玉縱沒見妙玉作。」



過詩今見他高興如此忙說果然如此我們休的不好亦可以帶好  
 了妙玉道如今叔拾給字到的外該歸到本末面上去若只管丟真  
 慎情真事且去搜攬奇臉怪一則說托了俗們的閨閣的面目二則也與題目  
 無涉了二人皆道極是妙玉遂題筆一揮而就遞與他二人道休要  
 見笑依我必須如此方番轉過來雖前頭有凄楚之句亦無甚碍  
 二人接了看味是只見他讀道

香篆鎖金鴨	脂水藏玉盆	簫憎嫫婦泣
衾倩待見溫	空 <small>帳</small> 懸丈鳳	聞屏掩彩妃
露濃台更滑	霜重竹難捫	猶步螢行沼
还寺寂歷原	石奇神鬼搏	未怪虎狼躡

音避音戲

巖巖朝光透

翠窓賭露屯晚

振林千樹鳥

啼玉雨一声猿

歧熟車為忘往

泉知不問原

鐘鳴攏翠寺

鳩唱稻香村

有興悲何繼

無愁意豈煩

芳情只自遣

雅趣向誰言

徹旦休云倦

烹茶更細論

後書右中秋夜大觀園廊外景聯句三十五韵代玉湘雲二人皆讚賞不已說

可見我們天天是舍近而求遠現有這樣詩仙在此却天去紙上談

兵妙玉笑道明日再瀾色此時想是天明亮了到底要歇息了總是

史代二人听說便起身告辭帶領了奴出寺妙玉送至網外看他們送去遠

方掩網進來不在話下这里翠縷向想雲道大奴那里还有人等

省得們睡去呢如今還是那里去好湘雲笑道你順路告訴他們叫  
 他們睡罷一使去未免驚動病人不如鬧林姑娘半夜去罷說省大  
 家走至瀟湘館中有一半人已睡去二人進去方纔卸粧寬衣與漱已畢  
 方上床安歇紫鶻放下綃帳移燈掩門出去誰三知湘雲有擇息之病雖  
 在枕上只怕睡不省代玉又是個心血不足常是心眠的今日又錯過  
 困頭自然也是睡不省二人在枕上番來復去代玉因問道什麼怎還  
 沒睡省湘笑雲微笑道我有擇息的病况且去了困只好倘你罷的  
 怎也睡不省代玉嘆道店一笑一嘆只二字便寫出我這睡不省也並非今日  
平日之行景  
的覺湘  
湘  
 也大約一年之中通共也只好睡日夜滿足你休想雲道却是你病的原  
 故所以不知下文什麼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七十七卷

俏髻娥抱屈天風流

美優伶斬情歸水月

話說王夫人見中秋已過鳳姐病已比先減了雖未大愈可以出入行走  
得了仍命大夫每日珍脈服藥又開了丸藥方子來配調經養榮丸因  
用上等參二兩王夫人取時翻尋了半日只在香小匣內尋了几尺簪挺  
粗細的王夫人看了嫌不好命再找去又找了一大包末齏末出表王夫  
人焦燥道用不省偏有但用省了再找不省成日家我說叫你們查  
一查都歸攏在一處的們白不就隨手棍格你們不知他的好處用  
起來得多少換買才來的還不中使呢彩雲道想是沒了就只有這

個上次那邊的太，未尋了此去太，都給過去了王夫人道你沒有  
的話你再細找，彩雲只得又去找一會子已拿了几包藥在來說我們不  
認得你個請太，自看除這個再沒有了王夫人打開看時也都忘  
了不知都是什麼藥並沒有一枝人參有一面道人向有鳳姐有無鳳姐  
來說也只有此參膏蘆鬚雖有几枝也不是上好的每日還要煎藥  
果用呢王夫人听了只得向邢夫人那里問去因上次沒了才往这里來  
尋早已用完換了王夫人沒法只得親身過來請問買母忙命死央取  
出當日所以的收未竟還有一包水皆有手指頭粗細的還得遂稱二兩  
与王夫人王夫人出來交与周瑞家的拿去令小廝送与医生家去  
人又命將那几包不能得辨的也帶了去命医生人認了各說号包上未

此等家常細是豈事揣拿  
得此告者

一時周瑞家的又拿了進來說這一包都各色包的好計記

上名字了但那一包人參固然是上好的就連三十換也不能得這樣的但  
年代太陳了這東西比別的不同是怎樣好的只過一百年後便是  
已就成了灰了如今這個雖未成灰然已成了朽槽爛木也無性力的  
了請太太收了這個到不拘粗細好歹再換些新的到好夫人听了低  
頭本語半日緣說這可沒不法兒了只好去買二兩來也無心看那此只命  
都收了向周瑞家的就的去說給外頭人們揀好換的二兩來倘  
一時太太問你們只說用的是老太太的不必多說周瑞家的方纔  
要去時有寶釵因在坐就是乃笑道姨娘且住如今外頭賣的人參都  
沒好的有雖有一技就是今的他們也必截做兩三段大廂嵌蘆泡鬚枝搽

勻了好賣，看不待粗細，我們鋪子的常和參行交易，如今我去和媽  
說了，叫哥去託了夥計，過去和參行商議，說明叫他把未作的原枝好  
參兌二兩，未不妨俗們多便几兩銀子，也得了好的。王夫人笑道：「是  
明白就難為的，親自走一淌，明白是實，叙去了半日，回來說已遣人去  
晚就有回信的。明日一早去配，也不遲。」王夫人自是喜悅，因說道：「賣油的  
娘子水梳頭，自未家里有的，好好的，不知給了多少。這會子輪到自  
己，用反到各處求人去了。說畢，長嘆。寶釵笑道：「這東西雖然值錢，究竟  
不過是藥原，該齊帶散，是絕事。俗門比不得那說見識面的人家，得  
了這個就珍藏，密劍的調侃。王夫人點頭道：「這極是一時實叙去後，目  
竟無別人在說。這喚周瑞家的未前日園中搜檢的事情，可得。」



下落周瑞家的是已和鳳姐等人商議定妥一字不隱遂回王夫人王  
 夫人听了雖驚且怒却又作難回思司棋係迎春之人皆係那边的人只  
 得令人去回邢夫人周瑞家的回道前日那边太太喚有玉宝善家的多  
 事打几个嘴巴子如今他也粧病在家不肯出頭了况且又是他外孫女  
 兒自己打了嘴他此好粧個忘了日久平服了再說如今我們過去回時  
 恐怕又多心到像似僭們多事的不如直犯司棋帶過去一併連贓証与  
 那边太太瞧了不過打一頓配了人再指個了頭表豈不省事如今白告  
 訴去那边太太再推三阻四的又說既這樣你太太就該料理又表說什麼  
 豈不反耽擱了倘那了頭聽空尋了死了不好了如今看了兩三天人  
 都又個偷懶的倘一時不到豈不到弄出事來王夫人想了想說這也

到是快辦了這一件再辦俗們家的那此妖精周家道的的聽說會齊  
了那幾個媳婦先到迎春房里回迎春道太們說了司棋大了連日  
他娘求了太太已賞他叫他自己配人今日叫他出去另他好的挑与姑娘使說  
看便命司棋打点走路迎春听了念泪似有不捨之意之因前日夜已別  
了悄悄的說了原故事數年之情難捨但是風閨亦化亦無可如何了  
那司棋無曾求了迎春實指望迎春能死保救下的小他未事不知迎春語言  
遲慢耳軟心活是不能作主的司棋見了這般知不能免免回哭道姑  
娘好狠心哄了我這兩日如今怎連一句話也沒有周瑞家的等說道你還  
要姑娘苗下你這不成便苗下你也難見園里這世作人了依我們的好話快的  
放了這樣子到是人不知鬼不查的去罢大家体面些迎春念泪道我

知道的幹了什麼大不事我是還十分說情面下豈不連我也完了你瞧入  
完画也是几年的念怎麼說去就去了自然不止你兩個想這園里几大的  
都要去呢依我說將末終有一散不你各人去罷周瑞家的道所以到底  
自姑娘明白明兒還有打發的人呢你放心罷司棋無發只得含泪与  
迎春磕頭和衆姊妹告别又向迎春耳根說好歹打听我受罪替我個就  
個情兒就是主僕一場迎春亦含泪答應放心于是周家的人等帶了司  
棋出去院門又命兩個婆子將司棋所有的東西都与他拿走了沒  
几步後頭只見繡橘趕來一面也擦首泪一面也通与使棋一個絹包說這  
是姑娘給你的主僕一場如今一旦分離這个与你作個想念罷司棋  
接了不竟更哭起來了又和繡橘哭了一回周瑞家的不耐煩只催

促地二人只得散了司棋曰又哭告道孀子大娘們好歹略狗個情兒如  
今且歇一歇讓我到相好的姊妹跟前辭一辭也是我們這几年好了  
一揚周瑞家的等人皆各有事務作這此事便是不得已了況且又深恨  
他們素日大樣如今那里工夫听他的話因冷笑道我功功你呀罷別拉扯了  
的了我們還有正緊往事呢誰是你一個衣包出里爬去來的辭他們作什  
麼他們看你的笑聲還看不了呢你不過是換子會子是一會罷了難道就弄  
了不成依我快說走說罷一面說一面絕不住脚注出真注出歸注出看個角門子去了司棋無  
奈又有不敢再說只得跟又了出來可巧正值從注出黛玉從外而入一見帶代帶了  
司棋出去後見後面包又有此東西料自此去再不能因來因了因團因團因得因上  
夜之事又兼晴兼雯之病亦因那日加重細問晴雯又有不說是為何上日

又見小画已去今有見司棋亦走不竟如喪魂魄一般因忙攔住問道  
那里去周瑞家的等皆知宝玉素行爲又恐勞叨候事爲笑道不干  
你事快念書去罢宝玉笑道好姐們且站一站我有道理周瑞家的便  
道太不許少捱一刻又有什麼道理我們只知尊太太的話管不得許  
多司棋見了宝玉回拉佳哭道他們做不得主的好歹求太太去宝玉  
不禁多傷心念泪說道我不知你作了什麼大事晴雯也病了如今  
你又去都要去了這却怎麼的好是  
真功則不是周瑞家的發燥向司棋道的如今不是剛小姐了若不說話  
宝玉了  
我就打得的別想着往日姑娘護着你們作耗越有還不好走如今  
和小爺們拉拉扯扯成個什麼體統那幾個媳婦不由分說拉着司棋

染了男人氣味實  
有此情理非影親  
同厝者亦不以此  
之妙

便出去了。宝玉又恐他們去告舌恨的，只他<sup>拿</sup>有<sup>眼</sup>瞪着他們看，已去遠方，指  
着恨道：「奇怪，怎麼這些人只嫁了<sup>漢</sup>漢子，染了男人的氣味，就這  
樣混帳起來，比男人更可杀了。」守園門的婆子听了，也不禁好笑起來。  
因問道：「這樣說，九女兒各各是好的了，女人各各是壞的了。」宝玉點頭  
道：「不錯。」婆子門笑道：「還有一句話，我門糊塗不解，到要請問方  
欲說時，只見其個老婆子走來，忙說道：「你們小心傳<sup>着</sup>齊了<sup>人</sup>伺候看此  
則太：親是<sup>白</sup>未園裡在那裡查人呢？只怕<sup>還</sup>遠查到這裡來呢。」又吩咐快  
叫怡紅院的晴雯姑娘的<sup>奇</sup>姊姊<sup>姊</sup>來，在這里守着領出他妹去，因笑道：  
「阿彌陀佛，今日天降了眼，把這一個禍害<sup>害</sup>妖精退送了大家清淨。此室  
玉一聞得王夫人進來請查，便料定晴雯也保不住了，早飛<sup>也</sup>仙趕來<sup>了</sup>。」

去所以這後來越愿之語竟未得聽見宝玉及到了怡紅院只一見人好甚在那  
里王夫人在屋裡坐有一臉怒愆色見宝玉也不理晴雯四五日水米不曾沾下  
如今現縱炕上拉了下來蓬頭垢面兩個女人纔架起來去了王夫人吩咐  
只許他把貼心衣服摺出去餘者好衣服由下給好了頭們穿又命把  
這里所有約了頭們都叫來一過目原來王夫自那日省愆之後王保善  
家的去就赴勢告倒了晴雯本處有人園中不睦的也就在几赴便下了  
些話王夫人誓記在心是中即聞有碍故愆也兩日頭目故今日特來親自  
問人查一則為晴雯就可二則因竟有人指宝玉為由說他大由了已解  
人事都由屋里的了頭們不長進教習坏了因這事更比晴雯一人  
較盛暗伏一段更比竟烟迷霧障之中乃從襲人起以至于極小的粗活的小

較盛

暗伏一段更比竟烟迷霧障之中

乃從襲人起以至于極小的粗活的小

更有無恨溪山笑

頭們個親，自看了一遍回問誰是和宝玉一日的生日本人不敢惹老嫗，  
指道這一個蕙香又叫作四兒的是同宝玉一日生日的王夫人細看了一看  
雖比不上晴雯一半却有分水秀現其行止縱明皆露在外而且也打扮  
的不同王夫人含笑道這也是個怕臊的他背地里說的同日生日就是夫  
妻這可事你就的打涼我隔的遠都不知道呢可知道我呢身子雖不  
大來我的心耳神意時都在這里難道我通共一個宝玉就白放心憑你  
們勾引坏了不成這回四兒見王夫人說自他素日和宝玉的私語不禁紅  
了臉低頭垂泪王夫人即命也快把他家的人叫來領出去配人又問誰  
是耶律雄奴老嫗們便將芳官指出王夫人道唱戲的女孩子自然  
是狐狸精了上次放你們，又懶待去可就該安分守己然你是你就成



精鼓搗起來調唆省宝玉無所不為勞管笑辯道因並不敢調唆什麼了  
 王夫人笑道你还饒嘴我且問你前年因我們往皇陵上去是誰調唆玉  
 要柳家的了頭五兒了幸而不再而了那少頭短命死了不然進來了你們有連  
 夥聚黨連他外頭不知又做出什麼事來呢是尋個雷達園子的你連乾娘都欺倒了豈止別  
 人曰喝命喚他乾娘來領去就賞他外頭自尋個女婿去罷把他的東  
 西一槩給他又吩咐上有几年姑娘都分的戲女孩子們一槩不許混在園里  
 都令其各人乾娘帶出自行聘嫁一語傳出作此乾娘皆感恩願不  
 不盡都約齊與王夫人磕頭王夫人又滿屋里搜檢宝玉之物凡畧有眼生之物並  
 命权的杖撻的撻着人拿到自己房內去了曰說這此平淨看得傍人  
 口舌曰又吩咐襲人麝月等人你們小心往後再有一點外事我

一槩不饒回教人查看叫了今年不宜遷挪暫且挨過今年年一平給我仍舊

撇出去心淨

一段神奇鬼訝之文不知從何想來王夫人從來未理家務豈不一木偶哉且前文隱約已有無限口舌漫瀾之潛原非一日矣若無此一番更變不特終

無散場之局且亦大不近乎情理況此亦此余旧日目覩親聞作者身歷之現成文字非搜造而成者救迫不與小說之融合悲歡窠臼相對想遭令落之大族見不見此難事有各殊然其情理似亦有點契于心者焉此一段不獨杜此真從妙臉大規圓及賈母對月與生悲皆可附者也

吃逐帶領中人查人有往別去處聞查人暫且說不到後文如今且說宝玉只當

王夫人不過來搜檢竟無甚大事誰知竟這樣雷厲電怒的來了

所責之事皆係平日之語一字不爽真料必不能挽回的雖心下恨不能一

死但王夫人盛怒之際又不敢多言一句多動一步一直跟送王夫人到沁

芳亭王夫人命回去生去好去念去那書之際仔細明兒問你緣已發下恨了

宝玉听如此說回來一路打算誰這樣犯舌况这里事也無人知道如

何就都說省了一面想一面進來只見襲人在那里墮泪且去了第一等的人  
豈不傷心便倒在床上也哭起來襲人知他心內別的還有可独有晴雯去了  
是第一件大事乃推他公道哭也不中用了你起來我告訴你晴雯已經好  
了他这一家去到心情淨養幾天里果然捨不得等太、氣消了你再求  
老太、慢、的叫進來也不准不過太、偶然信了人的排言諛一時氣頭上  
如此罢了宝玉哭道我究竟不知晴雯犯了何等滔天大罪余亦不知蓋此  
等冤實非晴雯  
又襲人道太、只嫌太生的太好未未免輕佻些在太、是深知這樣美人  
似的人不必安淨所以恨嫌他像我們這粗、能林、的到好宝玉道這  
也罢了借門私自頑話怎麼也知道了又沒外人走風的這可奇怪襲  
人道你有甚忌諱的一時高興了的就管有人無人了我也曾使過個合你

眼色也曾見過暗虧到別被那人已知道了你反不覓宝玉道怎麼人的不  
是太一動說可都知道單不道單不挑出的你和麝月秋紋素襲人听了這話心  
怎麼人的不是的不是太都知道內動低頭半日無可回答曰便笑  
道正是呢若論我們也有頑笑不苗心的猛浪去處怎麼太竟忘了  
想是還有的主意事等完了再發放我們也未可知宝玉笑道你是頭個  
出了名里的至善至之人他兩個又有陶冶教育的那里也得還有孟浪該罰  
之處只是放官芳士小過于伶俐此未免倚強壓倒了人若說大厭四兒是  
我悞了他还是那年我何你辨嘴的那日起他叫上來作些細話未免  
奪占了地位討人嫌致有今有故曰只是晴雯也是和你一樣從小兒在老太屋里  
過來的雖然他生得比人強也有沒大方碍着誰去只就是他的性情爽利

口角鋒銳此究竟也沒有得不罪得曾你們想是他過于生得好了反被  
 這好所悞說畢復有哭起來襲人細揣此話好似宝玉有疑他之意  
 竟不好再功因嘆道天知道罷了此人也查不出人未了白哭一會  
 也無益了到是養省精神人等老太喜歡時回明白了再要來是  
 正理宝玉冷笑道你不必虛寬我的心等到太平服了再瞧勢頭  
 去要時他到那時知他的病等得等不得他自上來嬌生慣養何嘗受過  
 一日的的委屈連我知道他你性格還時常冲撞了他一下去就如同  
 一盃盆絲抽出嫩箭前來的蘭花送到猪窩裡去一般况又自是一身的重病  
 裡頭一肚子的悶氣他又說有親爺熟娘只有一個醉呢泥餓姑旧哥  
 他的這一去一時也不慣的那里還等得几日知道還能見他一面兩

而不能了說省又越發心起來襲人笑道可是你自許州官放火  
不許那百姓点灯我們偶然說一句略妨礙此你話說不利之談你如  
今好了的走他是該的了他便比別人狡些也不至樣起來宝玉道不是  
我忘口咒他今年春天已有兆頭的襲人忙問何兆宝玉道這塔下好  
的探一梅棠花竟無故死了半邊我就知有異事果在應他身去襲  
人听了又笑起來曰笑道我待不說又掌不住你太也婆媽了的了  
這樣你話起自你讀書的男人說未草未怎又關係起人來若不婆  
媽了的真也成了個馱子了宝玉嘆道你們那里知道不但草木凡  
天下之物皆是有情有理的也和人一樣得了知己便極又靈驗的若  
用大題目比就有孔子廟前之松坟前之塔諸葛祠前之柏岳

武穆坟前之松这都堂事大随人之正氣千古不磨之物世乱則萎世  
 治則榮几千百年<sub>未</sub>枯而後生者几次这豈不是兆應小題目比就揚太  
 真沉香亭之木芍藥材正樓之相思樹王昭君塚上之草豈不也有灵  
 驗所以这海棠亦應其人欲忘故先就死了半边襲人听了篇<sub>这痴話</sub>  
 又可嘆曰笑道其<sub>真</sub>的<sub>你</sub>話發說上我的，氣未了的暗愛是個什  
 麼東西就費這樣心思比出的<sub>这</sub>此正緊人<sub>經</sub>未还有一說他總好也減不過我  
 的次序去便是这海棠也該先我<sub>讓</sub>也还輪<sub>不</sub>到他想我<sub>必</sub>是要死了宝玉  
 听說忙握他的嘴<sub>勸</sub>道这是何苦一個<sub>未</sub>請<sub>你</sub>的又這樣起來罢了再別提  
 这事別算<sub>的</sub>去了三個<sub>还要</sub>又饒<sub>你</sub>上一個襲人听說心下暗喜道若不如此你  
 也不能了局<sub>局</sub>宝玉乃道從此休提起全当他们三個死了不過如此况

且死了的也有也甚沒見我怎麼樣此一理也

寶玉至終一自全作如是想所以此子情終于語者既能終于悟而止則

情不得濫漫而涉于淫佚之事矣一人前事入了法皆非棄竹而如今且說現在的倒是個

復憫皆之意

把他的東西作贖上不瞞下梢的打發人送出去與了他再或有者偕們常

時積讀下的錢拿几吊出去給他養病也是你姊妹好了一復襲人

听了笑道你太把我他看的又小器又沒人心了这话还等你說我總已

將他素日所有的衣裳以至各什各物總打点下手都放在那里如今白日

里人多眼雜又恐生事且到等晚上梢的叫宋媽給他拿出去我有

還攢下的几吊也錢給他罷宋玉听了感謝不尽襲人笑道我原是見久矣

出了名的矣人連這一点子好名兒還不會買來不成宋玉听他方纔的

話忙陪笑撫慰一時晚間果差宋媽送去宋玉將一切人稳住便獨自



得便去<sup>出</sup>後角門夾一個老婆子帶他到晴雯家去瞧<sup>是</sup>先<sup>是</sup>這婆子百般不肯只說不是知道回來太<sup>叫</sup>我<sup>知道</sup>還吃飯不吃飯無奈宝玉死活央告又許他些錢那婆子方帶了他來這晴雯當日係賴大家用良子賣的那是晴雯纔得十歲尚未留頭日常跟賴姑姪進來賈母見他生得伶俐纒繒十分喜愛故此賴姑<sup>了</sup>就孝敬了賈母使喚後來所以到了宝玉房里這晴雯進來時也不記得家鄉父母只知有姑<sup>了</sup>舊哥<sup>了</sup>專能庖宰也淪落在外故又求了賴家的叔買進來吃工食賴家的見晴雯雖得<sup>在</sup>賈母跟前千伶百俐嘴尖性<sup>為人</sup>大却到還不忘<sup>口</sup>舊<sup>此</sup>情<sup>此</sup>傳<sup>便</sup>可知<sup>無</sup>無<sup>情</sup>情<sup>為</sup>為<sup>聰明</sup>風流<sup>可</sup>雪<sup>也</sup>一篇<sup>為</sup>晴<sup>雯</sup>寫<sup>傳</sup>是<sup>哭</sup>晴<sup>雯</sup>也<sup>非</sup>哭<sup>晴</sup>雯<sup>乃</sup>哭<sup>風</sup>流<sup>也</sup>

故又將他姑<sup>了</sup>舊哥<sup>了</sup>叔買進來家里一個女孫子<sup>孩</sup>配了他成了房後誰

知他姑旧哥一朝身安泰就忘却當年流落時任意吃死酒家小也

不顧偏又聚了個多情美色之妻見他不顧身命不知夙月一味死吃酒

便不免有蕙葭倚玉之嘆紅顏寂寞之悲又見他器量寬宏趣極量器寬紅如此

用真掃地並無嫉妬之意這媳婦姿情重慾滿宅內便延攬雄

叔內府里內材俊上一下竟一半時他考試過的若問他夫妻姓甚名誰便是

上面賈璉所接見的多渾虫灯姑娘兒的便是了奇、怪、左盤右族千絲方綠皆自一体也

目今晴雯只有這一網親戚所以出來就在他家此事多渾虫外頭去了

那灯姑娘吃飯去串網子只趁下晴雯一進來一眼就看見晴雯睡在

芦蓆土炕上芦蓆土炕在外間房內爬看縱哭晴雯宝玉命那婆子在院門前

哨他独自掀起草簾草簾進來有眼就看見晴雯睡在芦蓆土炕

蘆蓆土炕牽而衾褥還是旧日鋪的心內不知自己怎麼緣好因上來含泪伸手輕  
拉他悄喚兩声當下晴雯又因有了風又受了他嫂的歹話病上加病嗽了  
一日總朦朧睡了忽聞有人喚他強展星眸一見是宝玉又驚又喜又悲又  
痛忙一把死拉攥住他的手哽咽了半日方說出半句話來我只當不得見的  
了接有便嗽把不住宝玉也只有哽咽之分晴雯道阿弥陀佛你表的好  
且到那茶到半碗我喝渴了这半日叫半個人也叫不有宝玉听說忙拭  
泪問茶在那里晴雯道那炕台上就是宝玉看時雖有個黑妙沙錫子  
却不像個茶壺得摸掉起去拿一個碗也甚大甚粗不像個茶碗未到  
手內先就問得有臭之氣不獨為晴雯一哭且為宝玉  
一哭亦可 宝玉只得拿了來先  
拿此水洗了兩次復又用水淘過方提起妙壺斟了半碗看時絳紅的

也太不成茶晴雯扶枕道快給我喝一口罷的這就茶了那里比得俗們的茶宝玉所說未自己嗜了一嗜不是並無清茶且無茶味只一味苦澀這略有茶意而已嗜畢方進与晴雯只有晴雯如得了甘露般氣都灌下去了宝玉心下暗道往常在那樣好茶他尚有不如意之處今日這樣看來可知古人說得飽飲烹宰飢厭糟糠又道是飯飽弄粥可見都不錯的妙通篇宝玉最要書者每日女子之所歷始信其可此謂觸類傍通之妙一面快笑

想一面流泪問道的你什麼說的越看越没人告訴我晴雯嗚咽道有什麼可說的不過挨一刻是一刻挨一日是一日我已也知橫豎不過三五日的光景就好回去了只是一件我死了不也趕心的我雖生的別人略好此並沒有私情密意勾引你怎樣如何一口死咬定了我是個狐狸

精我太不服今日既已就了虛名而且臨死<sup>就要</sup>不是我說一句後悔的諺  
知如此當日也另有個道理不料痴心傻意只說大家橫豎是在一處  
不想平空提生出這一部話未有冤無處訴說畢又哭宝玉拉着他  
的手只竟瘦如枯柴腕上猶代着四個銀鐲回拉道且卸下這個未等  
好了再代上<sup>帶</sup>罢目與他卸下未攥在枕下又說可惜這兩個指甲好  
容易長了二寸長<sup>3</sup>這病好了又<sup>必</sup>損好些晴雯拭淚就伸手取了剪  
刀將左指上兩根葱管一般的指甲齊根鉸下又伸手向被內將貼  
身穿着<sup>的</sup>一件旧紅綾袄脫下<sup>連</sup>平指甲都與宝玉道這個你收了<sup>以</sup>後  
就如見我<sup>的</sup>一般快把你<sup>的</sup>袂兒脫下來我穿我將來在棺材內獨自  
倘着也就像还在怡紅院的一樣了論理不敢<sup>該</sup>如此只是就了虛<sup>名</sup>

我可也是無可如何了。宝玉所說他寬依換上藏了指甲晴雯矣  
回去他們看見了要問不必譏謔就說是我的既就了虛名素越性如  
此也不過這是樣了。一語未了只見他嫂子笑嘻嘻、掀簾進子來道好呀你  
兩個的話我也都聽見了。又向宝玉道你一個作主子的跑到下人房里  
作什麼看我年輕又俊敢是來調戲我寶。玉所說嚇的他都賠告笑道  
好姐、快別大聲他扶持我一場我私自來瞧了他。灯姑娘便一手拉了  
宝玉進里面來笑道的你不叫嚷也容易只是依我一件事說着便坐  
在炕沿上却緊、的將宝玉摟入懷中。宝玉如何見過這個心內早笑了  
的跳起來了。急的滿面紅漲又羞又怕只說好姐、別鬧。如問如見別鬧  
二字活跳  
灯姑娘也斟時醉眼笑道吓成日家聽見你風月場中慣作工夫的怎麼

今日就反越起來，是什寶玉紅了臉，笑道：「姐，放手有話，偈們好說。」外頭有老  
 媽，是什聽見說，是什底意思，是什姑娘笑道：「我早進來了，却要斗娶妻子去園門那里等首呢？」  
 我等什麼似的，信兒的今兒等首了，你雖然聞名不知見，如見面空長了一個好模樣兒。  
 意是沒藥性，信兒的炮燻只好粧幌子罷了。到比我还發越，怕羞可知人的嘴一  
 槩听不得的。就比如方纔我們姑娘下來，我也料定的們，你素日偷鴉狗的盜  
 我進來，一會在窓下細听，屋內只你二人，若有偷鴉盜狗的事，豈有不  
 談及于此？誰知你兩個竟還是各不相擾，可知天下委屈事也不少。如今  
 我反後悔，錯怪了你們。既然如此，你但放心已後，音你只愛來，我也不羅  
 皂。你寶玉聽說纔放下心來，放起身，整衣，告央道：「好姐，你千萬照看他  
 兩天。我如今去了，說畢起來，又告訴晴雯二人，自是依，不捨也少不。」

得一別情愛知宝玉難行遂用被蒙頭總不理他宝玉放出<sup>去</sup>來衣欲到  
芳官四兒處去無奈天黑出來了半日恐裡面人找他不見又恐生事遂  
且進園來了明日再作計較曰及<sup>入</sup>後角門的小廝正抱鋪蓋里边<sup>未那</sup>姦  
們正查人若再進一步也就關了宝玉進入園中且喜無人知道到了  
自己房內告襲人只說在薛姨媽家去的也就罷了一時鋪床襲人不  
得不問今日<sup>怎麼</sup>睡宝玉道不管怎麼睡罷了原來一二年間襲人曰王夫人  
看重了<sup>焉呢</sup>他了越發自要尊重凡背人<sup>已</sup>之處或夜晚之間總不與宝玉狎  
昵較先<sup>焉呢</sup>幼時反到疎遠了况雖無大事辦理然一應針線並<sup>星</sup>宝玉及諸  
小了頭們外出入<sup>星</sup>寺銀錢衣履什物寺事也甚煩瑣且有吐血旧症  
雖愈然每日勞碌風寒所感及嗽中<sup>帶</sup>代血故邇來夜間總不與<sup>星</sup>宝玉



同房宝玉夜間常醒又極但小每醒必喚人曰晴雯睡臥驚性且奉動  
輕便故晚夜一應茶水起坐呼喚責予任皆悉委他一人所以宝玉好床只是  
他睡今他去了襲人只得要問曰思此任比日間緊要之意宝玉既答  
不啻怎樣襲人只得還依旧年之例例遂仍將自己鋪蓋撤的未設與床  
外宝玉發了一晚上獸一白是笑及催他睡下襲人等也都在後外听看室  
玉在枕上長吁短嘆復去翻未直至三更以後方漸的安頓了畧  
有動聲襲人方放心也就朦朧睡着沒半盞茶時只听宝玉叫晴雯  
襲人忙神睛開眼連聲答應問作什麼宝玉曰要吃茶襲人忙下去  
向盆內蘸過手從暖壺內到了半盞茶來吃過宝玉乃笑道笑字  
有文章蓋忍冷落襲人北我近來听慣了他却也覺是是你襲人笑道

他一夜未時你也曾睡夢中真抵叫我半年後緣改了我知道這晴  
雯人雖去了這兩個字只怕是不能去這的有說大家又我曉下宝玉又翻  
轉了一個更次至五更方睡去是只見晴雯從外頭走來仍是往日形  
景進來笑向宝玉道你們好生過去我從此就別過了說畢翻身便  
走宝玉忙叫時又將襲人叫醒襲人還只當他慣了口亂叫却見宝玉哭  
了說道晴雯死了襲人笑道這是那里話你就知道胡鬧被人見看  
什麼意思宝玉那里肯听恨不得一時亮了就遣人書去問心及至亮  
時就有王夫人房里小子頭立等有叫開前角門傳王夫人的話即時叫  
起宝玉快洗臉換了衣裳快來回兒有人請老爺尋秋賞桂花老  
爺曰喜歡他前兒作得詩好故此要帶他們去這都是太太的話

一句別錯了你們快飛跑告訴也去立刻叫他快來老爺在上屋里還等他吃面茶  
 呢環還哥已來了快飛跑再有一個人去叫蘭哥兒也要這等說里面的婆子  
 听一句應一句一面扣扭子一面開門面一面早有兩三個人一行扣依一行分頭去  
 了襲人听得叩院門便知有事忙一面命人問時自己已起來了听得這  
 得這話趕人來昏了面湯催促已來與激他已去取衣裳回思跟賈政出  
 門便不肯拿出十分出色的新鮮衣履合來只見那二等成類色的表出寶玉  
 此是時亦無法只得忙的前來果然賈政在那里吃茶十分喜悅寶玉  
 忙行又了看着晨之禮賈環賈蘭二人也都見過寶玉賈政命坐下吃茶向環蘭  
 二人道寶玉讀書不如的兩個論題聯和詩這種聰明你們皆不及  
他此處今日此去未免要作詩詞的表面強的們不詩我寶玉所听便坐他們兩個王夫人等自  
我

未不曾聽見這等考語真是意外之喜一時候他父子三人等去了方過  
賈母這邊來自就有芳官等三個的乾娘走來回說芳官自前日蒙太  
的恩典賞了出去他就瘋了膳茶也不吃飯也不用勾引上的官蕊官三個人  
尋死覓活活只要剪了頭髮作尼姑法我只當是小孩子家是一時出去不慣了是  
有的不過隔兩日就好了誰知越同是越由打罵自也不怕實在沒法所以來  
求太或是就依他們做尼姑或教導他們一頓賞給別人作女兒去  
罷我們這福王夫人听了道胡說那里得他們起依來佛們也是輕易人  
進去的每日打頓給他們看還開不開了當下回八月十五日各廟內去  
供去兼就皆有各廟內的呢姑圓心來送供尖之例王夫人曾于十五日就下圓水月  
庵的智通與地藏菴的兩信住兩日聞今日回听得此信又拐兩個女孩

子去作話活使喚回都向王夫人道俗們府上到底是善人家目太、好善

所以感應得這些小姑娘們皆如此雖說佛們家輕易難入也要知道佛

法帶視平等我佛立愿原是一切衆生無論鴉犬皆要度他無奈迷人不

醒若果有善根能醒就悟即可以超脫輪迴所以經上現有虎狼蛇虫得

道者也不如今這兩三姑娘既然無父無母家鄉又遠他們既輕了富貴

又想從小見命苦人也不這風流行此將未知道終象身也怎樣所以苦海回

頭是岸愿意出家修、來世也是他們的高意太、到不要限了善念王夫人

原是個好善的先听被被苦乾之語不肯听其自由者回思芳官等不

過皆係小兒女孩子時不遂心故有但恐將來熬不得清淨反致獲罪今

听这两个拐子的之話大近情理且近日家中多故又有邢夫人遺人差來知

會明<sup>日</sup>接迎春家去住兩日以備人家相看且又有官媒婆來求說探  
春等事心緒甚<sup>如麻</sup>給那里着意在這此小事上既听此言便咲答道你兩  
个既這寺說你們就帶了徒弟去如何<sup>兩字</sup>姑子听了念一声佛道善哉  
若如此可是你老人家<sup>陰德</sup>陰得不小說畢便稽首拜謝王夫人道既這  
樣的們問他去若果<sup>都</sup>即心<sup>里愿意</sup>即上來當着我拜了師父去罢這三個女人  
听了出去果然將他三人帶了王夫人問之再三他三人已是立定主意遂  
与兩個姑子吓了頭又拜辭了王夫人王夫人見他們意見决斷知不可  
強了反倒<sup>傷</sup>傻心可伶忙命人來<sup>取</sup>取了取東西來<sup>此</sup>齋賞了他們又送了兩  
個姑子此礼物從此芳官跟了水月菴的知通<sup>葵</sup>蓋官<sup>葵</sup>葯官二人跟了地  
藏菴的圓心各自出家去了再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七十八回

老孝士間徵婉孌詞

痴公子社譏芙蓉誅

話說兩個尼姑領了芳官等去後王夫人便往賈母處（處）晨見賈母喜歡便  
 趁便回道宝玉屋里有個晴雯那丫頭也大了而且一年之間病不離身我  
 常他（見）別人分外陶氣也懶前日又病倒了十天叫大夫瞧說（是）時女兒病所  
 以我就趕着叫他下去了若養好了也不用叫他進來就賞家配人去也  
 罷了再那幾個李戲的女孩子我也作主放（去）出去了頭一則他們都會戲  
 的頑笑且都會說叫這些女  
 兒使會混（說）兒們听了如何使得二則他們既唱了會子戲白放了  
 他們也是應該況了頭們也太多若說不穀使再挑上几个來也是一

樣賈母听了點頭道這道是正理我也正想着如此呢但晴雯那了頭  
我看他甚好怎麼就這樣起來我的意思這些了頭你模樣裏利言  
談針線多不及他將來只他還可以給宝玉使喚得誰知變了王夫人笑  
道老太太挑中的人原不錯只怕他命理沒造化所以得了這個病俗  
語又說女大十八變況且是個本事的人未免就有些調不正老太太還有  
什麼不曾念過的三年前我也就由心這件事先只去申了他我便留  
心冷看去他色、姿比人強只是不但沉重若說沉重知大禮莫若襲人  
第一套說賢妻美妾然也要性情和順奉止沉重的更好些就是襲  
人模樣姿比晴雯略次一等然放在房里也象得二等的了況且行事  
大方心地老实這幾年來從未逢着宝玉淘氣宝玉十分胡鬧的事他



只有死的功因此品擇了二年一點不錯了我就有早以惜的他把頭的月分  
錢止住我的月分銀子里批出二兩銀子來給他不過使他自己知道越  
發小心要放好之意且不明說者一則宝玉年紀尚小老爺知道了又恐說  
耽誤了書二則宝玉再自為已是跟前的人不敢勸他說他反倒縱性  
起來所以直到今日纔回明老太太賈母听了笑道原樣未這樣如此更  
好了襲人本來從小兒不言不語我只說他是沒嘴的葫蘆既是你深知  
豈有大錯悞的而且你這不與宝玉的主意便好且大家別提這事只  
是心里知道罷了我深知宝玉將來也是個不听妻妾勸的我也解不  
過來也從未見過更叫人難懂這樣的的孩子別的小氣都是應該只他這種和  
了頭們好都是誰更叫人難懂到我為此也耽心每心冷眼查看他只和了

頭們頭鬧必鬧必是人大不大知道男女的事了所以愛親近他們及至既細了  
查試究竟不是為此豈不奇怪想必原是个了頭錯投了胎不成說着  
大家笑了王夫人回今日賈政如何誇獎又如何打他們發鞋去賈母听了  
更加喜悅一時只見迎春粧扮了前來告辭過去鳳姐也來省晨伺  
候過早飯又說悅笑了一回賈母歌晌後王夫人他喚了鳳姐問他丸藥可  
曾配來鳳姐兒道还不曾呢如今还是吃湯藥呢只管放心我已  
大好了總是王夫人見他精神復初也就信了只用此一句便又後文 日告訴攆逐  
晴雯等事又說心腹宝玉了頭個頭私自回家去們們們都不知道我前兒  
順路都查了一查誰知蘭小子這個不新進來的奶子也个分的妖喬我也  
不喜歡他我也說與你嫂子了好不好叫他各自去罷况且蘭小子也大了

用不着奶子了我因問你大嫂子空了頭出去難道你也不知道不成他  
說是告訴了他的不過兩三日等的姨媽好了就進來姨媽究竟沒  
甚大病不過還是咳嗽腰疼年日是如此的他這去必有原故敢是有  
人得罪了他不成那孩子心重親戚們住一場別得罪了人反不好了  
鳳姐笑道可好的得罪着他們況且他天在園里左不又是他們誰群  
人王夫人道別是宝玉有嘴無心傻子的從沒個忌諱高興了信嘴胡  
說也是有的鳳姐笑道這可是太過了操心若說他出去幹正經事  
說正經話去却像個傻子若只叫進來在這些姊妹跟前以至大  
小的了頭跟前他最有依讓還恐怕得罪了人那是再不得有人怯  
他的我想薛姨太太去想必為着前事時搜檢象了頭的東西的

原故他自然為心信不及園里的人絲搜檢他又是親戚現也有了頭老  
婆在內我們又不好去搜檢了恐我們疑他所以多了這個心自己迴避  
了也是應該避嫌疑的王夫人听了這話不錯他是以多了這個心自己迴  
避了他自己遂低頭想了一想便命也人請了宝釵來分晰前日的事以解  
他疑心又仍命他將來照舊居住姓園裡宝釵陪笑道我原要早出去的只是  
姨娘有許多的大事所以不便來說可巧前日媽又不好家裏兩個靠  
得的女人也病着我所以越後得便出去了姨娘知道先姨娘今日既已知道了我正好明  
講出情理來就從今日辭了好搬東西的王夫人鳳姐都笑道的你園  
執了正經再搬進來為任的自休為是沒要緊的事反踈遠了親戚宝釵  
笑道的你這話說你太不解了並沒為什麼事我出去我為的事是媽近來

神思比先大減而且夜間晚上沒有得靠的人通共只我一個二則如今  
我哥、眼看娶娶嫂子多少針線話計並家里一切動用器的尚有未齊  
備的我也須得帶着媽去料理。媽和鳳妹姐子都知道我們家的事  
不是我撒謊三則是我在園里東南上小角門子就常開自原是我  
走的保不住出入的人就圖着路也從那里走又沒人盤查設若從那里出  
一件事來豈不兩碍臉面而且我進園里來在住原不是什麼大事因前  
幾年：紀比昔小且家里沒事有在外頭的不如進來姊妹相共感感作針  
線感感作頑笑昔比不在外頭問坐隨着好如今被彼此都大也彼此備昔有事  
况備娥娘這備邊歷年昔遇不在心的事故那園子也太大一時照備不  
到昔有關係備來有少几個人就可以少操心此所以今日不但我致意

醉去<sup>其</sup>外還要功媵娘如今該戒此的就戒此也不為失了大家的  
體統據我看園里這一向費用也竟可以面的說不得當日的話媵娘  
深知我<sup>們</sup>家的難道我們當日也是這樣冷落不成鳳姐听了這篇話  
便向王夫人笑道這話竟是不必強了王夫人點頭我也無可面<sup>回</sup>答只  
好隨<sup>他的</sup>便罷了說話之間只見宝玉等已回來因說他父親还未散恐天  
黑了所以先叫我們回來了王夫人忙問今日可有丢了醜宝玉笑道不  
但不丟醜拐了許多東西来接首就有老婆子們從二門上小廝手內  
接了東西來王夫人一看時只見扇子三把扇墜三個筆墨共六匣香  
珠三串玉絛環三個宝玉說道這是梅翰林送的那是楊侍郎送的  
這是李員外送的那每人一分<sup>說</sup>有向<sup>懷</sup>還中取出一個旃檀香小護

身佛表說這是慶國公單給我的王夫人有問在席何人作何詩詞思謝等語

畢只將宝玉一分令人拿有同宝玉蘭环前表見過賈母看了喜歡不

盡不免又問此說開註無奈宝玉一心計鑿記看晴雯答應完了話時便說騎馬

顛了骨頭疼賈母便說快回房去換了衣服踈散就好了不許睡倒

宝玉听了便忙入園表當下麝月秋文已帶了兩個了頭等表候見玉

醉了賈母出表秋紋便將筆墨拿起來一同隨宝玉進園表宝玉滿

口里說好熟一壁便摘冠帶將外面的大衣服都脫下來麝月拿有

看他用智之處

只穿省一件松花綾子夾袄袄內露出血点嫩大紅褲子

表秋紋見這條紅褲是晴雯手內針線因嘆道這條褲子已後

了罢真是物件在人去了也麝月忙月也笑道這是晴雯的針線有

嘆道真物在人亡了秋紋將麝月拉了一把笑道這褲子配着松  
花色袄兒石青靴子越顯出這靛青的頭雪白的臉來了宝玉在前  
只粧不見又走了兩步便至步止道我要走一走這怎麼好麝月莫  
白日里還怕什麼還怕丟了的你不成因命兩個小子頭跟着我們送了這  
些東西去再未宝玉道好姐子等一等我再去麝月道我們去了就  
未兩個人手里都有東西到像擺執事的一個捧着文房四寶一個捧  
着冠袍帶履成個什麼樣之子宝玉聽見正中心懷便讓他兩個去了他  
便帶了兩個小子頭到日牆後也不怎麼樣只問他二人道自我去了你襲  
人姐打發人瞧晴雯姐子去了不曾這一個答道打發宋來媽姐子去了未  
宝玉道回來說子什麼頭子什麼頭道回來說晴雯姐子直子着脖子子了或



一夜今日早起就閉眼住了口世事不知也出不得一聲免只有倒氣的的兒  
 免了宝玉忙道一夜叫的是誰他了頭子說一夜是叫娘他宝玉試泪道還  
 叫誰他了頭子沒有聽見叫別人了宝玉道的糊塗想必沒有所真旁  
 邊那一個他了頭最伶俐听宝玉如此說便上來說真个他糊塗又向宝玉  
 道不但我听得真切我还親自偷着看去的宝玉所說忙問的你怎麼又  
 亲自看去了的頭去道我日想晴雯姐、素日与別人不同帶我們極好如  
 今他虽受了委屈出去我們不能別的法子救他只亲去瞧他也不枉素  
 日疼我們一場就是人知道了回了太太打我們一頓也是願受的所以我拼  
 着挨一頓打偷着下去瞧了一瞧誰知太平生為人聰明至死不他變他應想  
 着那起俗人不可說話所以只閉眼看養人神見我去了便睜開眼拉我

的手問寶玉那去了我告訴他實情他嘆了一口氣說罷見了我就說  
姐何不等一等他回來見一面豈不兩完心願他就笑道的們还不知道  
我不死吳如今天上少了一位花神玉皇救命我去司掌我如今在未正三刻  
到任去那司花寶玉須待未正三刻纔到家六少得一刻的工夫不能見面世  
上凡談死之人白閻王勾取了過去白羞此小鬼來捉人魂的若要遲延一時半  
刻不過少些紙錢燒些搗飯那鬼只催搶錢去了該死的人就可多待些  
個工夫好奇之至又捉未嘗說閻王注定三便死誰人由至五更之語今忽借此小  
如鬼一篇無稽之談反成無人敢翻之案且又寓意調侃罵斥世態豈非之  
至文章那寄語規者至此一浮一大白者  
已後不必看書也我這如今是有天上的神仙來召請豈可  
捱得時刻人信我听了這話竟不但心及進來到房里由時神看時辰表時果  
然是未時正三刻他噉氣了正三刻上就有人來叫我們說你來了這時候

到都对合宝玉忙道你不識字看書所以不知道這原是有不但花有  
 不神樣花各有位神之外還有搃花神但他不知是作總花神不知總去了還是  
 單管一樣花神呢這樣了頭听了一時認不出來恰花好這是八月時郎園中他池上芙  
 蓉正開送了頭便見景性主情忙答道我也曾問他是管什麼花的小神告  
 訴我們日後也好供養的他說天机不可洩漏的你既這樣虔誠我只告訴  
 你只可告訴宝玉一人除他之外若洩漏了天机五雷就來盡頂的他就告訴  
 我說他就是管這芙蓉花的花神宝玉听了這話不但不為怪亦且去悲而  
 生喜仍指芙蓉笑道此花也須得這樣中去司學子拿我早料就定他了那樣  
 樣人必有一番事是業做的雖然超出苦海坐彼此不能相見也免面不得傷  
 感思念因又想雖然臨終未見如今且去灵前一拜也算免五六年的情常

想畢忙至房中又另穿帶了只說去看代玉逐一人出園來往前次之庵未  
意為停柩內誰知他哥嫂見他一噉氣便回了進去希圖草此得几兩  
發送例銀王夫人聞知便命賞了十兩燒賣銀子又命急剎外頭焚化  
了罷女兒殤死的斷不可由他哥嫂听了這話一面得良一面就催了人來殮  
抬往城外化人廠上去場了剩的衣履簪環約有三四百金發他兄嫂自收了  
為後日之記計二人將門鎖上一同送殯去未回宝玉走來撲了空收拾暗愛  
一哭然亦大令人不堪。上云王夫人怕女兒殤不詳今則忽從宝玉心中其苦。又  
橫擬出非是已悞措詞其母子至心中体贴眷愛之情曲委已尽  
宝玉自立了半天別無法術只得復轉身進入園中待回至房中甚竟無  
味回來順路來招我代玉偏代宝玉不在房中間其何往了奴們回說往宝姑  
娘那里去了宝玉又至蘅蕪苑中只見寂靜無人房內搬的空落不

竟吃一大驚忽見個老婆子走來宝玉忙問這是什麼原故老婆子道宝  
姑娘出去了這里交我們看去來省還呢沒有撤撤清楚我們幫省送了此  
東西去這也就完了的你老人家請出去罷讓我們掃灰塵也好從此你老  
人家省省跑省這一處腿子了宝玉听了怔了半天回看看那院中的香  
藤異蔓仍是翠青忽比昨日好像是改作凄凉了一般更又添了傷感  
及及點出來又見們外的一條翠檝檝球上也比平日無是人未往不是比當日各處房  
中了妖不約而來者絡繹不絕又俯身看那堤聚下之水仍是膝上脉  
的流將過去心下回想天地間竟有這樣無情的事悲感一翻忽又想  
到司日日弈棋入西芳官等几五个死了晴雯今又去了宝釵等一處迎春  
虽無去然連日也不見回來且接連有又媒人來求親大約園中人不

久都要散的了縱生煩惱也無濟乃事不如还是我代玉去相伴百回  
未家还是和護人厮混只這兩三個人只怕还是同死歸的想畢仍往瀟  
湘館未偏代玉尚未回室玉想亦當西去候送在是無奈不忍悲感还  
是不去的遂又垂頭喪氣的回未正在不知所以之際忽見王夫人的了  
頭進來找他說老爺回來了找你呢又得了好題回來快走室玉听  
得只得跟了出來到王夫人房中他父親已西去了王夫人命出去室玉至  
書房中彼時賈政正与中幕友們談論尋秋之勝友說快散時忽  
然談及一時最是千古佳談風流儁逸忠義感慨八字皆備到是也  
好題目大家要作一省面詞中幕賓听了都忙親教係何等妙事  
賈政乃道當日曾有一位王封曰恒王西鎮青州這恒王最喜女色

且公餘好武因選了許多美女日習武事每公餘起開宴連日全中黃

女教以戰聞攻取之至事其姬中有姓林行四者姿色既冠且武藝更精皆呼

為林四娘恒王最得意遂超拔林四娘統轄諸姬又呼為婉孌將軍眾

清客都稱妙極妙極神之至奇竟以婉孌下加將軍二字反更竟嫵媚風流

真絕世奇丈也第想這恒王也是千古地一風流人物了賈政笑道這話是

然是如此但更有可奇可嘆之事眾清客都愕然驚問道不知底下

有何奇事賈政道誰知次年便有黃巾赤眉一干流賊餘黨復又為會

搶掠山左一帶如赤眉黃巾兩時之時今合而為一蓋云一過是此等眾類非特歷

恒王意為犬羊之惡不足大奉因輕騎前勦不意賊眾頗有詭跪謫

智術兩戰不勝恒王遂為眾賊所戮于是青州城內文武官員各

皆謂王尚不勝你我何為遂將有獻城之奉林四娘得問因報遂  
集聚女將發令說道你我皆向蒙王恩戴天履地不能報其萬一今王  
既殞身于你等捨國我等亦當捐身以報王有愿隨都時同我前往有不愿者亦聽其自散眾女將  
听他這樣都一齊說愿意于是林四娘帶令眾人連夜出城城前直殺至賊營  
里頭眾賊不妨防也被斬戮了幾員首賊然後大家見是不過幾個女人  
料不能濟事遂回戈倒兵奮力一陣把林四娘一個不曾由下倒作成  
了這林四娘的一片忠義之志後來報至中都自天子以及百官無不驚駭  
想其朝中自然又有人去勸滅天兵一到化為烏有不必深論只就林四  
娘一節眾位听了呵羨不可羨此眾幕友都嘆道實在可竒實是個妙題原該  
大家較一較後象是早有人取了筆硯按賈政口中之言稍加改易了凡



個字便成了一篇短序遞與賈政看了賈政道不過如此他們那里已  
 有原序昨日因又奉恩旨自察該前代以來應加褒獎而遺漏未繕  
 奏各項人等無論僧道呢吃道與女婦人等有一事可嘉即行接送履歷至  
 禮部備獎請恩獎所以他這原序多送往禮部去了大家聽見這新聞  
 心所以都要作一首跪嬭詞以志其忠義衆人听了都又笑道這原該  
 如此只是便可美者本朝皆係千古未有之曠典隆恩實歷代所不及  
 處者可謂聖朝無闕事唐朝人預先竟說了竟應再本朝如今年代  
 方不虛此一句賈政點頭道正是說話間賈環叔侄亦他來賈政命他們  
 看了題目他兩個雖能詩較腹中之虛實也去宝玉不遠但第一件  
 他兩個終是別路若論本業一道似高過宝玉若論雜學則遠不

能及第二件他二人<sup>心</sup>在思滯<sup>鐵</sup>不及宝玉空灵消逸每作詩亦如八股之法  
未免<sup>心思</sup>拘<sup>堆帶</sup>那宝玉雖<sup>莫</sup>不<sup>莫</sup>是個讀書人然虧他天性總敏  
且素喜好些雜書他自為古人中也有悞失者<sup>之</sup>處狗較不得許多苦<sup>量</sup>管  
怕前怕後起來總堆砌成一篇也查得甚無趣味因<sup>了</sup>心里怀自<sup>了</sup>這<sup>了</sup>念頭  
每見<sup>題</sup>一<sup>扣</sup>句不題<sup>扣</sup>堆砌他<sup>費</sup>便毫無<sup>之</sup>廢力<sup>之</sup>處就如此上流<sup>卷</sup>嘴滑舌之人無<sup>捕</sup>風  
<sup>捉影</sup>作<sup>扣</sup>有心<sup>扣</sup>善<sup>扣</sup>伶<sup>扣</sup>口<sup>扣</sup>倒舌長篇大論胡<sup>扣</sup>扯<sup>扣</sup>敷<sup>扣</sup>演<sup>扣</sup>出一篇話來<sup>扣</sup>雖無<sup>扣</sup>稽<sup>扣</sup>考  
去<sup>扣</sup>得<sup>扣</sup>都<sup>扣</sup>說<sup>扣</sup>四<sup>扣</sup>座<sup>扣</sup>春<sup>扣</sup>風<sup>扣</sup>虫<sup>扣</sup>有<sup>扣</sup>正<sup>扣</sup>言<sup>扣</sup>厲<sup>扣</sup>語<sup>扣</sup>之<sup>扣</sup>人<sup>扣</sup>亦<sup>扣</sup>不<sup>扣</sup>得<sup>扣</sup>厭<sup>扣</sup>倒<sup>扣</sup>這<sup>扣</sup>一<sup>扣</sup>種<sup>扣</sup>風<sup>扣</sup>流<sup>扣</sup>去  
近日賈政年<sup>起</sup>更<sup>起</sup>名利大<sup>起</sup>灰<sup>起</sup>然<sup>起</sup>初<sup>起</sup>天性也是個詩酒放誕之人因<sup>在</sup>子侄  
輩中少不<sup>得</sup>規<sup>得</sup>以正路近見宝玉雖不讀書竟頗能解此細評起來也還  
不算十分玷辱了祖宗就思及祖宗們的各<sup>亦</sup>告如此雖有深精奉業

的也不曾發跡過一個看來此亦賈洲之數况母親溺愛遂也不強以奉  
 業逼他了所以近日是這等待他又耍坏蘭二人奉業之餘怎得亦同  
 宝玉緣好所以每欲作詩必將三人一齊喚來对作  
 厭的父母之心可不甚哉近只父母只怕兒子不能名利  
 豈不可嘆乎

妙世事皆不可無足厭只  
 又讀書二字是萬不可足  
 閑言少述且說賈政又命

他三人各帶一首誰先成者賞佳者額外加賞賈坏賈蘭二人竟自當  
 多人皆作過几首了胆量愈壯今看了題目遂自去思索一時賈蘭先有  
 了賈环生恐落後也就有了二人皆已錄出宝玉尚出神  
 与眾人且看他二人的二首賈蘭的是一首七言絕首道是

如篇寫云  
 賈政

婉孌將軍林四娘

玉為肌骨鉄為腸

捐軀自報恒王後

此日青州土亦香

象幕賓看了便見大讚小哥兒十三歲的人就如此可知家李淵，真不誣矣。賈政笑道：「稚子口角也，還難為他。又看賈坏的，這是五言律寫道是：

紅粉不知愁

將軍意未休

掩啼弄綉幕

抱恨出青州

自謂耐王德

詎能復寇仇

誰題出義墓

千古獨風流

衆人道：「更佳。」底倒是大几步年紀立意又自不同。賈政到道還不甚大錯。衆人不切怨。衆人道：「這就去了三爺，總大不多兩歲在末冠之時，如此用了工夫，再過几年，怕不是大阮小阮了。賈政笑道：「過獎了，只是不肯讀書，過失日，又問宝玉的心樣。衆人道：「二爺細心，鏤刻定又是風流悲感，不用

此等說的了宝玉笑道這個題目是不稱近体切須得過体古或竟是長篇一首方能懇功切衆人听了都立身搖頭拍手道我說他立意不同每一不題到手必先度其体格宜与不宜這便是老手妙法就如裁衣一般未下剪時須度其身量這題目名曰婉孌詞且既有序此必是篇歌行方合体的或擬白樂天長恨歌或擬叙寺古詞半叙半咏流利飄逸始能尽妙賈政听说也合了主意遂自拱筆向紙上要寫又向宝玉笑道如此你念我寫上不好了我提你那肉誰許你寫先大言不慚了宝玉只得念了一句道是

恒王好武蕙好色

賈政爲了看特搖頭粗鄙一幕賓道要這樣方古究竟不粗且看他底下的賈政道姑存之宝玉又道

遂教美女習騎射

穠歌艷舞不成歡

列陣挽戈為自得

賈政寫出衆人都道只這第三句便古朴老健極妙這四句平叙叙也  
最得休賈政道休課裁加獎的善且看轉如何宝玉念道

眼前不見塵沙起

將軍俏影紅燈裡

衆人听了這兩句便都叫妙好個不見塵沙起又承了一句俏影紅燈裡  
用是事用句皆入神化了宝玉道

叱咤時聞口舌香

霜矛雪劍較難牽

衆人听了便拍手笑道亦發画云未了當日敢是宝公也在座見其嬌  
且聞其香否不然何体貼至此宝玉笑道閨閣習武奔任其勇悍恁似男

人賈老在坐故不便<sup>出聲</sup>可想而知<sup>不得</sup>而以知姣怯知形的了賈政道<sup>近</sup>不快續這  
 又有的就嘴的<sup>如說</sup>了宝玉只得又想了一想念道

丁香結子芙蓉絲

衆人都道轉絲蕭韻更妙這總流利飄蕩而且這一句也綺靡秀媚  
 的妙賈政寫了看道這一句不好已寫過<sup>離</sup>舌香姣雅<sup>離</sup>何必又如此這  
 是力量不加故又用這此堆砌<sup>字眼</sup>唐塞宝玉笑道長歌也須得要  
 此詞藻<sup>字</sup>點綴<sup>不</sup>不然便竟蕭索賈政道你只<sup>顧</sup>用<sup>這</sup>此<sup>但</sup>這一句底下如何  
 能轉至武事若再多說兩句豈不蛇足了宝玉道如此底下一句轉煞  
 住想亦可矣賈政冷笑道你有多大本領上頭說了一句大開門的散  
 話如今有<sup>又</sup>要一句連轉帶煞<sup>煞</sup>豈不必有餘而力不足此宝玉听了垂頭

想了一想說了一句道

不繫明珠繫宝刀

他問這一句可還使得衆人拍不樂叫絕賈政寫了看自笑道且放再  
續宝玉道若使得我便要一氣下去了若使不得越性塗了我再想  
別的意思云未再另措詞賈政听了便喝道多話不好了再作便作  
十篇百篇还怕辛苦了不成宝玉听說只得想了一會便念道

戰罢夜關心力怯脂痕粉漬污鮫綃

賈政道又一段底下怎樣宝玉道

明年流寇走山東

強吞虎豹勢如蜂

衆人道好個走字是便見得高底了且通轉的也不板宝玉又念道



王率天兵思勦滅

一戰再戰不成功

腥風吹隴頭折麥

日照旌旗虎帳空

青山寂水漸

正是恒王戰死時

雨淋白骨血染草

月冷黃沙鬼守尸

衆人都道妙極，佈置值詞事詞藻無不尽美且看如何至四娘必另有

妙轉奇句宝玉又念道

紛紛將士只保身

青州眼見皆灰塵

不期忠義明閨閣

憤起恒王得意人

衆人都道鋪叙叙得委婉賈政道太多了底下只怕來累癩呢宝玉又

乃念道

恒王得意數誰行

就死將軍林四娘

號令秦姬驅趙女

艷李穠桃林戰場

勝負自然難預定

誓盟生死報前王

綉鞞有淚春愁種

鉄甲無聲夜氣涼

賊勢猖獗不可敵

柳折花殘實可傷

魂依城郭家鄉近

馬踐胭脂骨髓香

星馳時報入京師

誰家女兒不傷悲

天子驚慌恨失守

此時文武皆垂首

何事文武立朝綱

不及閨中林四娘

我為四娘長太息

歌成餘意尚徬徨

念畢衆人都大讚不止又都從頭看了一篇賈政笑道說然說了几句到底  
 不想大想切且日說去罷三人如得了救的一報然一齊云來各自回房衆人皆無  
 別話不過自去之免安歇而已獨有宝玉一心凄楚回至園中猛他然見池上芙蓉  
 想起小丫說晴雯作了芙蓉之花神人不查又喜况起來乃看自芙蓉嗟  
 嘆了一會忽又想起死後並未到他靈前一祭如今何在芙蓉前一祭豈  
 不查了礼比俗人去靈前祭弟又更查別致想便畢別欲行礼忽又止住道雖  
 如此亦不可太草率也須得衣冠正齊奠儀週備方為誠敬想了想  
 如今若奉那世俗之奠礼断然不可竟也还別開生面另立排場風  
 流奇異於世無涉方不負我二人之為人况且古人有云橫汗行潦藻  
 苴之賦可以饜王公薦鬼神原不在物之貴賤全在心之誠敬而已

此其一也二則棘<sup>文</sup>輓詞也須另云已見自放手眼亦不可蹈襲前人的套頭真<sup>反</sup>是唐塞耳目之文亦不須<sup>能</sup>洒<sup>決</sup>洒<sup>決</sup>一字一啣一句一啼寧使文不足悲有餘萬不可上文藻而反失悲且<sup>威</sup>況且古人多有微詞非自我非是今作偏也奈今人全惑于功名二字<sup>將</sup>古尚故之風一洗皆尽恐不合是宜于功名有碍之故我又不希罕那功名不為世人觀閱稱讚何必不遠師楚人之大言招魂離騷九樹苦樹問難秋水大人先生傳等法或雜參單句或偶成短聯或用實典或設<sup>譬</sup>譬寓隨意所之信筆而去喜則以便為戲悲則以言誌痛辭<sup>窮</sup>連意<sup>窮</sup>盡為止何必善<sup>力</sup>世俗之拘于方寸之間哉本<sup>素</sup>素玉<sup>素</sup>是箇不讀書之人再心中有不<sup>已</sup>这篇歪意怎得有好詩好<sup>文</sup>間作云未他自<sup>已</sup>却任意纂<sup>著</sup>纂<sup>著</sup>並不為人知幕所以大

肆志誕竟杜撰成一篇長文用晴雯素日所喜之冰鮫殼一副楷<sub>字</sub>寫成名  
 曰芙蓉女兒誄前序後歌又備了四樣晴雯所喜之物于是夜月下命那  
 小子頭捧至芙蓉花前先行禮畢將那誄文即挂于芙蓉<sub>枝</sub>上乃披涕  
 念曰諸君<sub>君閱</sub>至此只當一笑話看去便可醒倦

維

太平不見<sub>易</sub>之元年便奇 蓉桂競芳之月 是八月無可奈何之日<sub>日更奇細思</sub>  
 真某<sub>今偏用如此</sub> 怡紅院獨玉<sub>自謙的更奇蓋常以濁字許天下之男子竟自</sub>  
 說可則知矣<sub>謂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矣</sub>  
 以群花之蕊<sub>奇香</sub> 冰鮫之殼<sub>奇帛</sub> 沁芳之泉<sub>奇奠</sub> 楓露之茗<sub>奇茗</sub> 四  
 者雖微聊以達誠申信乃致祭于

白帝宮中撫司秋艷芙蓉女兒之前<sub>奇稱</sub> 曰窈思女兒自臨濁世<sub>世不</sub>  
 濁內

物所混而濁也前後便有照應。女兒稱妙蓋思善天下之稱斷不能有如此二

字之清潔者亦是空王之真心

迄今几十有六載方十六歲而天亦傷其先之鄉藉姓氏湮論而莫能考者久

矣忽又有此文不可後未亦可傷矣而玉得於衾枕鄉沐之間栖息宴遊之夕親驅狎

葬相与共處者僅五年八月有疇相共不足六載一旦天別豈不可傷憶女兒晨生

之昔其為質則金玉不足喻其貴其為性則冰雪不足喻其潔其為

明則星日不足喻其精其為貌則花月不足喻其色姊妹悉慕娛娉

姬媪咸仰惠德孰料鳩鴆惡其高鷹鷂翻遭罟罟志擊鷂為鳥之不群

兮鴆告余以不好惟鳩之鳴逝尔余惡直輕佻注為特立不群故不群故不于鴆鴆

殺人鳩多声有如人之多言不实罟罟音乎翻罟罟網詩經短懼于罟尔雅罟謂之罟

蕢施其其嗅莖蘭竟被焚秘高駭蕢施皆惡草以便邪接莖蘭芳草以別啓子

花原自怯豈奈狂飈柳本多愁何禁驟雨偶遭蠹蕙之纏遂抱膏肓諱遂

之疲故爾櫻唇紅褪韵吐呻吟杏臉香枯色陳頤頤高駘長頤頤亦何詠謠

謾詬荆棘捧捺蔓延戶牖豈照尤貝替實捷詞而絡高駘朝許夕皆廢也

既忙幽沉手不尽復含閨屈于無窮高標見嫉圍幃恨比長沙沒踏輩

之才謫貶直列遭危巾惘惘于羽野絃剛直自命舜殛于羽山禹驪曰絃白蒿辛

酸誰憐天拆仙雲既散芳趾難尋洲迷聚窟何未却死之香海失火槎

不護回生之藥眉黛烟青昨猶我画指环玉冷情誰温粥炉之劑藥犹存

襟袂之餘痕尚漬鏡分鸞別愁開麝月之奩流化龍飛裏哀折擅雲蕊

委金鈿于草莽拾翠鬪于塵麝埃樓空鴉鵲徒懸七夕之針帶断死尖誰

續五絲之縷况乃金天屬節白帝司時晨孤衾有夢空室無人桐塔月暗芳

魂与倩影同銷消容帳香残嬌喘共細言皆絕連天衰豈独單葭燕匝地

悲声無非蟋蟀露苔脆砌穿簾不度寒砧雨崩秋垣隔院希聞怨留笛

芳名未泯簷前鸚鵡犹呼艷質時亡將檻外海棠頽老恰極捉迷屏後蓮

瓣無声元微之詩小樓深聞草庭前蘭芽妾狂待拋殘繡線銀箋綠綉

誰裁摺斷冰絲金斗御香未熨昨承廢命既趨車而遠涉芳園今犯

慈威復泣杖而拋孤篋桓本及問摺棺被熨慚違共穴之盟石椁成災愧

追同灰之悄唐詩云先開石棺木可為棺晉楊公回詩云生四併身楊死作同尔乃

西風古寺淹滯青燐落日荒坵零星白骨楸榆颯、蓬艾蕭、隔霧

壙以啼猿遶烟膝而泣鬼自為紅綃帳裡公子情深始信黄土隴中女

兒命薄沁南泪迎班、洒向西風梓澤餘裏點訢憑冷月嗚呼固鬼賊

之為焚豈神灵而亦妬笄詖奴之呂討豈從寬剖悍婦之心忿猶未



釋莊子篇揚墨之口孟子謂故粹知其在君子塵緣雖淺然玉之鄙意豈終回焉

捲之思不禁諄之問始知上帝垂旌花宮待詔生倚蘭蕙死轄芙蓉

听小婢之言似步無稽據濁玉之思則深為有據何也昔業法善攝魂以

撰碑李長吉被詔而為記事雖殊其理則一也故相物以配才為非其人

惡乃濫于治信上帝委托推衡可謂至洽協庶不負所秉賦也日希其

不昧之灵或涉降于茲特不揣鄙俗之詞有汚慧听乃歌而招之曰天何如

是之蒼兮乘玉虬以遊乎穹窿耶楚詞駟玉虬以乘鸞兮地何如是之忙兮駕瑶

象以降乎泉壤耶楚詞雜瑤象以為車望徹蓋之陞離兮抑箕尾之光耶列羽葆而

為前導兮衛危虛于傍耶驅豐隆以為此從兮望舒日以離耶危虛二星

為衛護星豐隆電師舒月御听車軌而伊軋兮御駕驚以征耶問馥郁而

也

夢然兮紉衡杜以為襍耶眩裙裾之燦兮錄明月以回璫耶籍歲幾  
而成壇時兮槃蓮箔以燭銀膏耶丈爬匏以為解竿兮流醴醱以浮桂  
醪耶瞻雲氣而疑眈兮彷彿有所覘耶俯窈窕而屬耳兮恍惚有所  
聞耶期汗漫而無天闕兮忍捐棄余于塵埃耶道遠遊天倩風廉之為

余驅車兮冀聯轡而携歸耶余中心為之槩然兮莊子至樂篇為我欲徒噉

而何為耶莊子噉善君樞善而長寢兮豈天運之變于斯耶莊子樞善寢

又變而氣變而有形變之有生今又變之死是相与為春秋各夏既窅兮且安穩

兮反其真而復奚花耶窅窅左傳窅窅之率墓穴幽堂也左貴嶺楊石誅

余犹極拮而懸附兮灵格余以嗟未耶莊子太宗歸極拮之名。被以生為

戶乎嗟来秦戶乎⑤秦戶人名蓋子琴張二人格其魂而語之也。方將不化惡如意我言人死  
犹如化去法華經云法華道師多殊方便于險道中化一誠極極之象人城皆生已度想安

想總未分止分君其来耶若夫鴻濛而居寂靜以處雖臨于茲余亦莫觀寡  
 烟蘿而為步幃列谿蒲而森行五警抑眼之貪眼釋蓮心之味苦素女約  
 于挂岩靈妃迺于蘭渚弄玉吹笙寒簧擊教微嵩嶽之妃啟駟山之姥龜  
 呈洛浦之靈獸作咸池之舞潛赤水兮龍吟集珠林兮鳳翥受誠匪簞箬  
 發輟乎霞城返旌乎去圃阮顯微而若通復氤氲而倏阻离合兮烟雲  
 空漾芳霧雨塵靈劍兮星高溪山麗兮月午何心意之怵兮若寤寐之  
 相兮余乃教歎悵望泣傍徨人語兮寂歷天籟兮篋管鳥驚散而  
 飛魚唼喋以響誌兮是禱成礼兮期禳鳴呼哀哉尚

饗

讀畢述楚帛莫茗犹依々不捨小奴催至再四方練回身忽听月

之後<sup>處</sup>有一人笑道且請留步二人听了不免一驚那小妖回頭一看却是  
人相影從芙蓉花中走出來他便大叫不好有鬼睛霎真來顯魂了噫  
得宝玉也忙看時且听下回分解

碯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龍悔娶河東獅

賈迎春悞嫁中山狼

話說宝玉祭完了晴雯只听花影中有到<sup>人</sup>声到唬了一跳既走出來細看不  
是別人却是林黛玉滿面含笑口內說道好奇的祭文可与曾我碑並傳的了  
宝玉听了不竟紅了<sup>臉</sup>笑答道我相看世上这些祭文都甚熟識<sup>的</sup>所以改個  
新樣原不過<sup>是</sup>時<sup>時</sup>我<sup>是</sup>的頑意誰知有<sup>又</sup>被你<sup>又</sup>聽見了有什麼大使不得的何  
不改削<sup>讀</sup>；黛玉道原稿在那里到要細<sup>讀</sup>長篇大論不知說的是什麼我  
听<sup>中間有</sup>見<sup>是</sup>兩句什麼紅銷帳里公子多情黃土壙中女兒薄命此一聯意思却  
好<sup>是</sup>只<sup>是</sup>事<sup>現</sup>紅銷帳里未免熟識些放有<sup>現</sup>碯硯齋真事<sup>為</sup>什麼不用定玉他問

什麼現成的真事代玉笑道僧門如今都係霞影紗糊的窓隔何不  
說箇紗窓下公子多情呢呢宝玉听了不禁跌足笑道好極事是好極到底  
是你想的出的可知天下古今現成的好點妙事很多只是愚人  
蠢子說不出想不出罢了但只一件雖然這一個新妙之極但你居此則  
可在我實不敢當說者又接連說了二百句不敢代玉笑道何妨我的  
窓即可為你之窓何必分晰得如此生疎古人異姓陌路者然同肥馬  
衣輕裘敝之而無憾何況俗們笑道論交遊不在肥馬輕裘師黃金  
白壁亦不當錙銖較量倒是這唐突閨閣萬一使不得的如今我越  
性將公子女兒改去竟真是你誅他休倒妙况且素日你又待他甚厚  
故今寧可棄此大萬丈不可棄世世箇紗新句竟莫若敢作箇紗窓

下小姐多情黃土隴中了好薄命如此一改雖于我涉我也足懣懣的代玉  
笑道他有不是我的了頭何用作此語况且小姐了好亦不與雅等我的

紫鵲死了我再如此說还不算遲明是為占阿顰作識却先偏說紫鵲絕用此狡狴之法

宝玉听了忙笑道這是在苦又咒他又画出宝玉未究竟不知是咒誰使人一笑

代玉笑道是你耍咒的並不是我說的宝玉道又有了這一改可妥當莫

若說萬紗窗下我本無緣意妥極黃土隴中卿何薄命如此我亦為妥極

我是樣究竟不知是為誰之識一笑一嘆。一篇誄問然因此二句而有又當知襲

晴雯而又實誄代玉也奇如此若云必因請愛未則呆之至矣移神代玉听了慧心人可為一哭。見此句便知誄文字不為情愛心中雖有

無限的狐疑亂擬用此事更妙蓋外面却不肯露出反蓮連他着笑點頭

你說果改的好再不必亂改了快去幹正緊事經罷網去太打發人叫你

明兒一早快過去大舅母那邊去你二姐、已有人家求準了想是明兒那家人來拜、所以叫你們過去呢。宝玉拍手道：何必如此忙我身上也不相好、明兒還未必能去呢。代玉道：又來了、我功你、把脾氣改、罷一年大二年小、一面說話一面咳嗽起來。結為後文伏線阿輩之間可見不是一筆

兩筆所寫

宝玉忙道：這里風冷、借們只催、站在这里快回去罷。代玉道：我也家去歇息了。明兒再見罷。說着便自取路去了。宝玉只得悶悶的轉步、又忽想起來、代玉無人、隨命限小了頭子、跟去送回去。自己到了怡紅院中、古有王夫人打發老媽、來叮吩他、明日一早過賈林家、這來與方總代玉之言相對、原來賈叔家、將迎春許與孫家了。這孫家乃是大同府人氏、說大槩相同也。若必云真大同府、祖上係軍官、出日身乃當日寧榮府中之門則景



生莫羨未亦係此交世如今孫家只有一人在京現襲指揮之職此人名喚孫  
紹祖生得相貌魁梧偉體有格健壯弓馬嫻熟應酬權便畫出一個年紀未  
滿三十且家資饒富此句斷不可少現在兵部後缺提陞因求親來有坐賈俗物救見是  
世交之孫且人品家當都相稱合遂青回擇為東床佳婿亦曾回明賈  
母心中却不得十分趁意想來攔阻亦非恐不况見女之事自有天意前  
日况且他是親父主張何必云頭多事是為此只說知道了三字餘不多反  
賈政又深惡孫家雖是交世當年不過是彼祖希慕榮寧之勢有不能  
了結之事殺緣拜在門下的並非思詩禮名族之裔因此到功諫過兩次無  
奈賈救不也听了只得罢了宝玉却從未會過孫送紹祖一面的次日  
只得過去了聊一塞責只聽見說娶親的日子恨又急不過今年就要

過門的又見那夫人等回了賈母將迎春接出大鬼起園去等事越發掃  
去了吳頭每日痴了呆了的不知作何消遣又听得說賠四個了頭過去  
更又跌足自嘆道從今後这世上又少了五箇青潔人了因此天一到紫  
菱洲帶地方徘徊瞻顧見其軒窗寂寞屏帳條然不過有幾個該班  
上夜的老嫗先為對竟悼再看取岸上的菱花葦葉池內翠荇香菱  
也都竟搖了落似土有追憶故人之態迥非素常逞妍鬪色之可比  
此既領畧得如此窮落恹慘之景是以情不是禁乃信口吟成一個律  
此回題上筆截是灰聚向乘獅今却偏連中山狼倒裝業下情工細下賦寫  
來可見迎春是書中正傳何歎夫妻是副賓主次序嚴肅之至其齣聚俗  
礼一槩不及只用宝玉一人過去  
正是書中之大吉

池塘一夜秋風冷

吹散芰荷紅玉影

暮花菱葉不勝愁

吹散菱荷紅玉影

此句遺失

不聞永晝敲棋聲

燕呢點點污棋枰

古人惜別憐朋友

況我今當手足情

宝玉方纔吟罷忽聞背後有人笑道你又發什麼獸呢宝玉回頭看是  
誰原來是香菱宝玉身轉身笑問道我的姐你這會子跑到這裏來  
做怎麼許多日子也不進來你香菱拍手笑嘻嘻的說道我何曾不來  
如今的哥你回來了那里比先<sup>得起</sup>是自由自在的<sup>由</sup>纔剛我們姐使人找  
你鳳姐的竟沒找着<sup>說他</sup>來找他<sup>果</sup>說往園子里來了我听見了這信我  
就討了這件<sup>差</sup>差進來找他過見他的了頭<sup>果</sup>說在稻香討呢如今我往  
稻香村呢<sup>去找他</sup>如今我往稻香呢討去誰知又遇見了你我且問你襲人姐

這几日可好怎麼忽然把个晴雯姐也送了到底是什麼病二姑娘搬  
出去的好快呀你的瞧這地方好空落落的宝玉應之不迭又讓他同到怡  
紅院去吃吃茶斷不香菱道此刻竟不能尋找有理二奶說完了正緊事  
再表宝玉道什麼正緊事這麼忙香菱道適你哥娶嫂子的事所  
以要緊云題去開宝玉正是說的到底是那一家只的只聽見吵嚷了這半  
年今見又說張家的好明兒又要李家的後兒的又議論王家的這些人家  
的女兒他也不知道造了什麼罪白叫了人家好端端議論香菱道的如今定  
了可以不用搬扯別家也三宝玉問定了誰家的香菱道因你哥上次出  
門貿易時是恩在順路到了個親戚家去出門親原是老親且又和我們是  
同任戶部撤名行商也是數一數二的大門戶前日說起來保的是們兩府

都也知道的合長安城中上至王侯下至買賣人都稱他家是桂花下

家夏日何得有桂又桂花時郎焉有得又雪三是原係風馬牛全若強湊合故終不相符未此敗運之事大都如此当局者自不辭耳

宝玉問笑道所得桂花回籍原意新雅故不又一笑余亦欲如何又稱為桂花夏

家香菱道本姓夏非常富貴其餘田地不用說單有几十頃地獨種桂

花几丈長安城裡城外桂花局俱是他家的連宮裡一應陳設盆景亦是

他家貢奉因此終有這個渾號兒如今太爺也沒了只有老奶、帶首一箇親

生的姑娘過活也並沒有哥兒兄弟可惜他這一門竟絕了絕宝玉忙道這偈

也別管他絕後不絕後只是這姑娘可好嗎你們大爺怎麼就中意了補云阿

難得中香菱笑道一則是天緣二則是情人入眼里本山西施當年是又通家未

往從小見都在一處廝混過的敘起是姑舅兄妹又沒嫌疑離了這几年前前

見一到他家夏奶，又是沒兒子的，一見了你哥，西落的這樣又是哭又  
 是笑，竟比見了兒子的還勝，又令他兄妹相見，誰知這姑娘出落得花好，柔似的  
 了，在家里也讀書寫字，所以的哥保，當時就一心相準了，連當舖里老朝奉  
 夥計們一群人遭攪擾了人家三四日，他們還留多住幾日好易，容苦辭總放回家  
 你哥一進們就咕，哪，求我們奶去就就我們奶，原也是見過這  
 姑娘的，且又門當戶對也依就了，和里姨太太，鳳姑娘商議了打發人去說就  
 成了，只是娶的日子太急，所以我們忙亂的狠，而說求婦一段文字，功後香菱  
 我也爬不得早此過來，又添一個作詩的人了，妙極，菱香口舌段不可少，看他下作  
死語，知其心中畧無忌諱，疑處詩  
意夏是渾然天真之 余為一哭 宝玉冷笑道：忽日冷笑道二  
字便看文章如此說，但只我這話是什  
 底到替你耽心慮後呢？又為香菱之識，偏是  
此等事體等列 香菱听了，不羞紅了臉，正色道：

這話是什麼話素日僭們都是斯指斯敬的今日忽然起這些事<sup>說</sup>是什  
 麼意思怪不得人都說你是個親近不得的人一面說一面轉身走了  
 玉見他這樣便悵然如何<sup>有</sup>所說<sup>夫</sup>的站了半天思前想後不覺滴下淚  
 未只得說<sup>無</sup>精打彩還人怡紅院來一夜不曾安穩睡<sup>夢</sup>之中猶喚晴雯或  
 魘魔驚怖種種不寧次日便懶進飲食身體作熱此皆近日抄掠大規  
 圍逐司棋別迎春悲晴雯等羞辱驚恐悲悽之所至<sup>之</sup>至燕<sup>之</sup>風寒外感故  
 釀成一疾臥床不起賈母听得如此天親來看<sup>視</sup>現王夫人心中自<sup>暗</sup>悔不<sup>該</sup>  
 因晴雯過於過責了他心中雖如此臉上却不露出只<sup>付</sup>吩眾奶娘等  
 好生伏代<sup>侍</sup>看守一日兩次帶進來醫生來診脈下藥一月之後方纔漸  
 的痊愈好生保養一百日方許動葷腥油麵等物方可出門行走

一百日內連院門前皆不許到只在房中頑笑四五十日後就把他拘縛東  
的火星亂迸那里忍耐得住百雖般設法無奈賈母王夫人執意不從也  
只得罢了因此和此至了你們無所不知姿意要要笑作戲又听得薛蟠撰  
酒唱戲熱鬧非常已娶親入門闖得這夏家小姐十分俊俏也畧通文  
翰宝玉思及當時姊妹們恨不得就遇去一見緣好再遇些時又闖得迎  
春出了閣宝玉思及當時姊妹們一處耳鬢所磨纏處從今一別縱得相逢  
也必不似先前那等親密了眼前又不能去一望真令人悽惶迫加之至  
少不得潛心忍忍耐暫同這些了你們斯開釋悶幸免賈政責備逼迫  
讀書之難這百日內只不曾折毀了怡紅院和這些了頭們無法無天  
仇世上所無之事都頑要要出來如今且不消細說香羨自那日捨白了



宝玉之後心中自為宝玉有意唐突他怨不得我們宝姑娘不敢親近  
 可見我不知宝<sup>如</sup>王<sup>叙</sup>姑娘遠矣怨不得林姑娘自常和他角口氣的痛哭  
 自然唐<sup>哭</sup>他也是有的了從此到<sup>要</sup>遠<sup>而</sup>避<sup>之</sup>好因此以後連大觀園也不輕易進  
 去日；忙乱着薛蟠娶過親自為得了護身符自己身上分去責任到底  
 比這樣安寧些二則又聞得是个有<sup>最</sup>罪有貌的佳人自然是典雅和平的  
 日他心中盼過門的日子比薛蟠还急十倍<sup>誰知那頁</sup>那小姐今年方十七歲生得  
 亦頗有姿色亦頗識得几个字若論心中以邱壑經緯頗步熙鳳之後  
 塵只吃虧了一件從小時父親去世的早又無同胞<sup>胞</sup>弟兄寡母獨守此女  
 姣養溺愛不啼<sup>啼</sup>珍宝贝凡女免一舉一動被<sup>他</sup>母<sup>親</sup>皆百依百隨因此未免姣  
 養太過竟釀成个盜<sup>視</sup>姦的性氣愛自己尊若<sup>善</sup>菩薩窺他人穢如糞

此外具花柳之姿內秉風雷之性在家中時常就和了姪們使性弄氣輕罵重打的今日出了閣自為要作當家的奶比不得作女兒時腩腆溫柔須要拿出這威來練點壓得住人况且見薛蟠氣質剛硬奔止驕奢若不趁熱竈一氣跑製熟溫捋去必不得能是豈旂幟矣又見有香菱這詩一不才貌俱全的爱妾在室越發添了宋太祖滅南唐之意以搨之側豈容人醜醜之心因他家多桂花他小名就喚做金桂他在家是不許人口象帶出金桂二字未几有不肖心悞道一字者他便定要苦打重罰總罢他回想桂花二字是禁之不住的須另換一名回想桂花曾有廣寒嫦娥之說便將桂花改為嫦娥花又寓是己身分如此薛蟠本是个憐新棄旧的人且是又酒胆無飯力的如今得了不妻

子正在新鮮興頭上凡事未免依讓。他那夏金桂見了這般形景，便也  
 試着上來一步緊似一步。一月之中，二人氣緊，還都相平。至兩月之後，便竟薛  
 蟠的氣緊，漸次低矮了下去。一日薛蟠酒飯後不知要行何事，先與金桂商  
 議。金桂執意不便，薛蟠忍不住，便發了幾句話，賭氣子自行了。這金桂便  
 氣的哭如醉人一般，茶湯不進，粧起病來。請醫療治，醫生又說氣血相送，  
 當進寬胸順氣之劑。薛姨娘恨的罵了薛蟠一頓，說如今娶說了親，眼前  
 抱兒子，還是這樣胡鬧人家。鳳凰是似的好容易養了一個女兒，比  
 花朵還輕巧，原看的你是個人物，纔給你作老婆。你不說，收了心，安分守  
 己，一心一記計和氣，過的日子，還是這樣胡鬧，味臊了黃湯，折磨人家。這  
 會子花好錢吃藥，白遭心。一夕話說的薛蟠後悔不迭，反來安慰金

桂，見婆，如此說丈夫越發得了意，便粧出些張致來，總不理薛蟠，沒了主意。惟是然而已，好容易十天半月之後，總漸的哄轉過金桂的心，來自此便加一倍小心，不免氣緊又矮了半截下來。那金桂見丈夫旗幟漸倒，婆良善也就漸的持戈試馬起來。先時不過挾制薛蟠，後來寄嬌詐媚，將及薛姨媽，後將之薛宝釵，久察其不軌之心，每随机應變，暗以言語彈壓其志。金桂如其不可犯，每欲尋隙，有無隙可乘，只得曲意俯就。一日金桂無是事，因和香菱閑談，問香菱家鄉父母香菱替得志，計金桂便不悅，說有意欺瞞了他。因問他香菱二字是誰起的名字，香菱便答：「姑娘起的。」金桂冷笑道：「人都說姑娘通，只這一個名字就不通。」香菱忙笑道：「啞的奶，不知道我們姑娘

回說未時太不得深知答之

道是

知

又

的孝問連我們姨老爺時常還誇呢欲明後事且見下回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八十回

話說金桂听了將膝項一扭嘴唇一撇咧鼻孔里哼了兩声真了這魂

拍着掌手冷笑道菱角花誰聞見香未着有若說菱角香也把那細那些香

花兒放在那里兒可是不通之極香菱道不獨菱花就連荷葉蓮蓬都

是有一股清香的但他那原不是花香可比若靜日靜夜或清早半夜細

領略了去那一股香比是花兒都好聞呢就連菱角灘頭葦葉芦根

得了風露那一股清香就令人心神爽快爽的說的云便是慧心金桂道依

你就說那蘭花桂花到香的不好又倍一個蘭花一則是自高人何况菱卿哉聲價二則是誘人犯法

香菱說到熱鬧頭上忘了忌諱便接口道蘭花挂好的香又非別花之香可比一句話未完全挂的了如名喚寶蟾者性情香菱的臉兒說道的要死要死你怎麼真叫起姑娘你名子來香菱猛省了反不好意思忙賠笑賠罪說一時說順了嘴如別許較金桂笑道這有什麼你也太小心了但只是我想這個香字到底不妥意思要換一個字不知你服不服香菱忙笑道如說那里話此刻連一身人俱屬如何得換一名字子的反問我服不服叫我如何當得起如說那一個字好就用那一個金桂笑道的你雖說你是只怕姑娘多心說我起名字反不知你如能來了既日就教我的回了香菱笑道如有所不知當是買了我未是原是給如使喚的故此姑娘起得名字後來我



自然待了爺就與姑娘無涉了如今又有奶奶亦發不與姑娘相干  
 況且姑娘又是極明白的人如何怙得這些呢金桂道既這樣說香字  
 竟不如秋字妥當菱角菱花皆盛於秋豈不比者字有未歷此香  
 菱道就依如這者樣罷了自此後遂改了秋字菱宝釵亦不在意只因薛  
 蟠天性是得隴望蜀蜀的如今得娶了金桂又見金桂的好宝蟾有  
 三分姿色奉止舉輕浮可愛便時常要茶水的時節撩逗他宝蟾雖亦解事  
 只是怕着金桂不敢造次且看金桂的眼色金桂亦頗覓察其意  
 想着正要擺佈佈香菱無處尋尋如此他既看上了宝蟾如今且捨  
 出宝蟾去與他一定就和香菱疎遠了我且乘他之時情勢擺佈佈了香菱  
 那時宝蟾原時是的我入也就好處了打定了主意伺机而發這日

薛蟠晚間微醺，又命寶蟾到茶桌吃。薛蟠接碗時，故意捏他的手。寶蟾又喬粧躲閃，連忙縮手，兩下失悞，豁啣一聲茶碗落地，潑了一身一地的茶。薛蟠不好意思，佯說寶蟾不好生，寶蟾說姑爺不好生，接金桂冷笑道：「兩個人的腔調兒都勾使，便打諺誰是傻子？」薛蟠低頭微笑不語。寶蟾紅了臉出去。一時安歇之時，金桂便故意的攆薛蟠別處去睡，省得你<sup>省</sup>癆餓眼。薛蟠只是笑。金桂道：「要作什麼和我說別偷摸的，不中用。」薛蟠听了，伏着酒<sup>伏</sup>羞臉，便越勢<sup>越</sup>跪在被上，吃着金桂笑道：「奴姐的，若要<sup>你</sup>把寶蟾賞了，我你要怎樣就怎樣。你要人腦子也<sup>我</sup>弄來給你。」金桂笑道：「這話好不通的。」愛誰說明了，就攷在房裏，省得別人看看不雅。我可要什麼呢？」薛蟠得了這話，喜的

稱謝不保盡是夜曲盡丈夫之道奉承金桂曲盡丈夫之道次日也不出門只在

家中磨奈越發放大了胆子子午後金桂故意的出去讓個空也與他二人薛蟠便

拉的世起未定鑄心裡也知八九個就半推半就推正要入港誰知金桂是有

心等候的料那時必在難分之際便叫頭小捨兒過表原來這小子頭也是金

桂從小兒在家使喚的因他自幼幼父母双亡無人看管便大家叫他作小

捨兒專作些粗体的生活舖叙小捨兒手尾之中又点薄命金桂如今有意

獨喚他來吩咐道你去誑香菱香告新到我屋里將手帕取來不必我說的說金

桂桂所以獨壞極小捨兒兒听了一這尋着香菱說菱姑娘奶的手帕子房計在屋

裡了你去取來送上去豈不好香菱正回金桂近日每日的折挫他不知

何意百般竭力挽回不暇恐為痴心听了這話忙往房里取不妨妨正遇

見他二人攙就之際一頭撞了進去自己到羞的上面飛紅忙將身迴避不迭那薛蟠為是過了明路的除了金桂無人可怕所以連門也不掩今兒香菱撞來故也料有些慚愧還不十分在意無奈保蟾素日最是說嘴要強的遇故見了香菱便恨無地可入忙推開薛蟠一逃跑了口內恨怨不迭說他強姦力逼等語薛蟠好不容易圓哄的要上手却被香菱打散不免一腔與頭變作了一腔要怒都在香菱身上不容分說趕出來啐了兩口罵道死娼婦的那會子作什麼來撞尸遊魂香菱料事不好三步兩步早已跑了薛蟠再來找寶蟾已無踪跡了于是恨的口罵香菱至晚飯後已吃得醺然洗澡時不妨水略熱了些盪了脚便說香菱有意害他赤條精光趕着香菱踢打了兩下

香菱雖受過沒這氣苦既到此時也說不得了只好自悲自怨各自走開彼時金桂已暗扣空蟾寶說明今夜令薛蟠在香菱房中去成親命香菱過未陪自己先睡先是香菱不肯金桂說他嫌臟了再必是圖安逸怕夜里勞動伏侍又罵說你那沒沒見世面的主子見一個愛一個把我的人霸佔了去又不叫你来到底是什麼主意想必是逼我死了罷了薛蟠听了這話又怕鬧黃了寶蟾之事忙又趕来罵香菱不識抬举再不睡便要打了香菱無奈只得抱了鋪蓋来金桂命他在地下鋪睡香菱無奈只得依命剛睡下便叫到茶一時又扯腿叫如是一夜七八次搥不使其安逸穩臥片時那薛蟠得了寶蟾如護珍宝一槩都置之不顧恨的金桂暗下的發恨道真叫真个你樂這几天等我慢的搥

佈了未那時可別怨我一面隱忍一面計設記擺佈香菱半月光景忽又

粧起病未只說心疼難忍四肢不能轉動半月工夫請醫療治不效衆

人都說是香菱氣的鬧了兩日忽又從金桂的枕頭內抖出紙人未

上面寫着金桂的年庚八字有五根針釘在心窩並四肢骨節等處

都是因衆人反亂起來當作新文聞先報与薛蟠媽媽先忙手忙脚的薛

蟠自雖然這氣便氣起來立刻要拷打衆人金桂笑道何必冤枉衆人大約

是自寶蟾的鎮魔法兒惡極薛蟠道他此時並沒多空的見在你房

里何若賴好人正要老金桂冷笑道除了他還有誰莫不是我已自己

不成雖別人誰可敢進我的房呢屋子薛蟠道香菱如今是天、跟着

你他是自然知道先拷問他就知道了金桂冷笑道拷問誰、肯認

依我說竟粧個不知道大家丟開手罷了橫豎治死我也沒什麼要緊

樂得再娶好的若據良心上說左不過三日多嫌我一個說有一面痛

哭起來薛蟠更破破這一夕話激怒順手抓起一根門閂手來玉蓮一對

一送搶步我自香菱不容分說明便劈頭劈面打起來一口咬定是香菱所

施香菱叫屈薛姨媽跑來鎮禁喝他說不問明白就起人來你送了頭伏侍

又這幾年那一点不週到不你太心他豈肯如今作到這沒良心的事你且

問個清渾皂白再動粗鹵金桂聽見他婆如此說省怕薛蟠再軟

軟心活了便益發痛嚎啕大哭起來一面又哭喊說這半個多月把我

的宝蟾你又護到頭里你這會子又賭氣打他去治死我再揀富

貴的繚緞的娶來就是了何苦作出這些把戲來薛蟠听了

這些話越發有了急辭，蟠姨媽要打听見金桂句，挾制首兒  
子百般惡賴的樣子十分可恨，無奈兒子偏不硬氣，已是被他挾  
制住，軟慣了。如今有句搭在頭被他霸占了去，他自己反惡，溫柔  
讓夫之禮，這魘魔法究竟不知誰作的，實是俗語說的清官難斷家  
務事。此事正是王婆難斷王幃事了。因此無法，只一賭氣，喝薛蟠說  
不爭氣的孽障，騷狗也比你體面。此夜知你三不知的，把賠房了頭  
也摸案上了，叫老婆說嘴占了頭，什麼臉出去見人，也不知誰使的  
法子，也不問青紅皂白，好歹就打人。我知道你是個得新棄旧的東  
西，白喜負了我當日的心，他既不好你，也不許打我，即刻叫人牙子  
來賣了，他的就心淨了，說着命香菱收拾了東西，跟我來，一面叫



人去快叫個人牙之<sub>子</sub>未多少賣几兩銀子拔去肉中刺眼中釘大家過  
太平日子薛蟠見母親動了氣早也低下頭了金桂听了這話便隔窗  
窺<sub>戶</sub>往外哭道<sub>說</sub>你老人家只管賣人不必說省一個扯首一個的我們很  
是那吃醋拈酸容不下人的不成<sub>人</sub>怎麼拔出肉中刺眼中釘是誰的釘  
刺但凡多嫌<sub>也</sub>自他下不肯把我的了頭<sub>叫</sub>他只在房裏了薛姨媽所說氣  
的身战氣咽道這是誰家的規矩<sub>短</sub>？這裏說話媳婦隔窗<sub>看</sub>子拌嘴  
虧<sub>你</sub>的是旧家人家的女兒<sub>孩</sub>滿嘴里大呼小喊<sub>叫</sub>說的是什麼薛蟠急的  
躁脚說罢<sub>說</sub>：看人聽見笑話金桂意謂不作二不休越發<sub>發</sub>潑  
起來了說我不怕人笑話你的小老婆治我害我<sub>害</sub>，到怕人笑話了再不  
善<sub>然</sub>面有他就賣了我他<sub>誰</sub>还不知道的薛家有錢行動<sub>就</sub>拿<sub>錢</sub>不墊人

又有好親戚挾制着別人你不趁早施為還等什麼嫌我不好誰叫你們瞎了眼三來四告的跑了我們家作什麼去了這會子人也來了金的良的也贈了畧有個眼睛鼻子的也霸占去了該擠發我了一面哭喊一面滾揉自己拍打薛蟠急的說又不好功有不好打又不好央告又不好只自出又嘆聲打氣抱怨說運氣不好當下薛姨媽早被薛寶釵勸進去了只命人來買香菱寶釵笑道偕們家從來只知加買人並不知賣人之說媽可是氣的胡塗了倘或叫人聽見豈不笑哥、嫂子嫌他不好留心我使喚我正也沒人便呢薛姨媽道單他还是淘氣不如打他了他干淨寶釵笑道他跟着我也是一樣橫豎不叫他到前頭去從此斷絕了他那里也如賣了一般香菱早已

跑到薛姨媽跟前痛哭哀求，只不願出去，情愿跟着姑娘薛姨媽也只得罷了。自從後香菱果跟着在園內去了，把前面路送竟心斷絕。雖然如此，終不<sup>免</sup>對月傷悲，挑灯自嘆。本表性弱，與在薛蟠房中几年，皆由血分中有病，是以並無胎<sup>孕</sup>。果今復加以氣怒傷感，內外折挫不堪，竟釀成乾血之症。日漸羸瘦，作燒飲食，懶進請醫，診視服藥亦不<sup>效</sup>。驗<sup>時</sup>那是金桂又吵鬧了數次，氣的薛姨媽母女<sup>每</sup>暗中垂泪，怨命而已。薛蟠曾伏首酒胆，挺撞過<sup>他</sup>三次，持棍欲打那桂<sup>金</sup>，便唬<sup>他</sup>身子隨意打。這里特刀<sup>欲</sup>砍，忒時便申<sup>給他</sup>，膝項薛蟠也實不能下手，只得亂鬧<sup>會子</sup>，揀<sup>子</sup>罷了。如今習慣成自然，反使金桂越發長了威風。薛蟠<sup>反</sup>軟了氣骨，與是香菱猶在，却亦不在的一搬<sup>搬</sup>，不能十分暢快。了就

不寬的礙眼了且姑置不究如此又漸次尋趙宝蟾，却不比香菱的  
情性最是個烈火乾柴既和薛蟠情投意合便把金桂忘在腦後  
近見金桂又作踐他，便不肯服容讓半點先是一冲一撞的拌嘴  
次後來金桂急甚于罵再至于厮打他虽不敢还言还手便大撒潑  
糞拾頭打混尋死覓活晝則刀剪夜則繩索無所不鬧薛蟠此時一  
身难以兩催惟徘徊觀望于二者之間十分鬧的無法便出門躲在外  
廟金桂不發作性氣有時歡喜便殺鷄鴨將肉賞人吃只果以油炸  
焦骨頭下酒吃的不奈煩或動了氣便肆行海罵說有別的忘入  
粉頭樂的我為什麼不樂薛家母女總不去里他薛蟠亦無別發  
惟日夜悔恨不該娶這絞家星罢了都是一時沒了主意補是  
本題

寧榮二宅之人上；下；無有不知無有不嘆者此是時宝玉已過了百

日出們行走亦曾遇來見過金桂牽止形容也不怪厲一般是鮮花嫩

柳与中姊妹不差上下的人焉得這等樣情性可為奇之怪至極別書中

婦心曰黃發鰥面因此心下納悶這日与王夫人請安去又正遇見迎春奶

娘來家請安說起孫紹祖甚屬不端姑娘未有在背地惟里倘眼抹淚

的只要叶接了來家散誕兩日王夫人為听說我正要這兩日接他去只回

七事八事的都不遂心草蛇灰線後文所以就忘了前兒宝玉去了回

來也曾說過的補明日是個好日子就接去正說賈母打發人來找

宝玉說明明兒一早往天齊廟還愿宝玉如今爬不得各處去狂听

見如今喜的一夜不曾合眼聆明不明的次日一早梳洗穿帶已畢

隨了兩三個老嫗，坐車出西城門外天齊廟來燒香，還愿這廟  
里已是昨日預備停妥的。宝玉天性怯，不敢猙獰神鬼之像。這天齊  
廟本係前朝所修，極其宏壯。宝玉天性怯，不敢今年深歲久，又極其  
荒涼。里面泥胎塑像，皆極其兇惡，是以忙忙的焚過紙馬錢糧，便退  
至道院歇息。一時吃過飯，衆嫗、和季貴等人圍隨。宝玉到處散誕頑  
耍，了一回。宝玉困倦，復回至室安歇。衆嫗、生恐他睡昏了，便請當衆  
的老王道士來陪他說話。見這老王道士專意在江湖上賣藥弄  
些海上方治人，射利這廟外，現掛招牌丸散膏丹色，俱備亦長  
在寧榮兩宅，走動熟慣，都与他起了渾號，喚他作王老道。一貼言他  
的骨藥最他驗，只一貼百病皆除之意。當下王老道進來，都笑道：

來的好，王師父你極會說古諺的說一個與我們小爺听，王貼笑道正是呢哥兒別睡仔細肚里麵筋作怪說自滿屋里人都

笑了

王一貼又與張道上  
遂：二升持犯不犯

宝玉也笑自起身整衣王一貼喝命徒弟們快泡

好釀茶來茗烟道我們爺不吃你的茶連這屋里坐有還嫌膏藥

氣息呢王一貼笑道沒當家花的膏藥從不拿進屋裏來的知道哥兒

今日必來頭三五天就拿香燻了又燻的宝玉可是呢天，只聽見你

的膏藥好到底治什麼病王一貼道哥兒若問我的膏藥說來話

長其中細札一言難盡共藥一百二十味君臣相際賓客得呢宜溫涼兼

用貴賤殊方內則調元補氣開胃口養榮衛寧神安志去寒去暑  
化食化痰外則和血脉舒筋絡出死肌生新肉去風散毒其效如

神貼過的便知。宝玉道：「我不信一張膏藥就治這些病。我且問你：列有一種病可也貼的好？」王一貼道：「百病千災無不立效。若不見效，哥兒只管揪首鬍子打我。這老臉拆我。這廟何如？」只說出病源來。宝玉笑道：「你猜若<sup>探猜</sup>的，自便貼的好了。」王一貼听了，尋思：「會笑道：『這到難猜，只怕膏<sup>藥</sup>有些不靈了。』」宝玉命李貴等：「你們且出去散，這屋裏人多越發蒸臭了。」李貴等听说，且都出去，自便只留下茗烟一人。這茗烟手內點心一枝，<sup>有丁</sup>夢甜香<sup>古前文</sup>。宝玉命他坐在身傍，却倚在他身上。王一貼心有所動，<sup>四字好萬生端于心，邪則意射則在于邪</sup>便笑嘻嘻走近前來，悄悄

的說道：「我可猜着了。想是哥兒如今有了房中的事情，要滋助的藥，可是不是？話犹未完，茗烟先唱道：『該死打嘴。』」宝玉犹未解



未解妙若解則不成成文笑

忙問他說什麼茗烟道信他胡說唬的王一貼不敢

再問只說哥兒明說了罷宝玉道我問你可有貼女人的姑病方

子沒有王一貼道就是听也沒有听見過宝玉笑道這樣還笑不得什麼王一貼又忙道

的貼病如的膏藥到沒從過列有一種湯藥或者可醫只是慢些兒

不能立竿見影的效驗宝玉同什麼湯藥怎吃法王一貼道這叫做療姑

湯用極好的秋梨一個二錢水塘一錢陳皮水三碗梨熟為度每日清早

吃連一個梨吃來吃去就好了宝玉道這也不值什麼只怕未必見效王貼

道下劑不效吃十劑今日不效明日再吃今年不效吃到明年橫豎這

三味藥都是潤肺開胃不傷人的甜絲絲的又止咳噉又好吃過一百

歲人橫豎是要死的死了還姑什麼那是時就見效了

此料彈一板說看方為奇趣之至

宝玉茗烟都大笑不止罵油嘴的牛頭王異子一貼笑道不過是閑着解事

腫困罷了有什麼閑係說笑了你們就值錢實告你們說連膏藥也

是假的我有植我直藥我还吃了作神仙呢有真的跑到这里来

混萬意深遠正說着吉時已到請宝玉出去焚化錢糧散福功課完

畢方進城回家那時迎春已来家好半日孫家的婆娘媳婦等人已

待過晚飯打發回家去了迎春方嘆哭、啼的在王夫人房中拆委曲說

孫紹祖一味好色好賭酒家中所有的媳婦了頭將及淫逼略功

過兩三次便罵我是醋計子老婆榨出来的奇文奇罵為迎春一哭。恨薛蟠何

世書中全是不平又說老爺叔有他五千銀子不該死了他的如今他来

要了兩三次不得他便指着我的臉說道你別和我充夫人娘子你

老子死了我五千銀子把的你准拆賣給我的好不好打一頓擗在下里辱  
 睡去當日有你爺、在時希圖上我的富貴趕性相与的論理我和你  
 父親自一倍是輩吧如今強壓我的頓賣了一輩又不該作了這們親到沒的叫  
 人看有趕勢利似的不迫可笑一行說一行哭的嗚、咽、連王夫人並眾  
 姊妹無不落淚王夫人只得用言語解功說已是遇見的不脫事的人  
 可怎麼呢梳想當日作叔、也曾勸過大老爺不叫作這門親的大老爺  
 執意不听一心情愿到底作不好了我的兒這也時你的命迎春哭道  
 我不信我的命就這麼作不好嗎、處若從小兒沒了娘幸兒遇孀子  
 這邊過了几年心爭日子如今偏又是這麼個結果王夫人一面解功一面  
 問他隨意要在那里安歇迎春道、的離、姊妹們只是眠思夢

想二則還記撒自我的屋子還得在園里旧房子里住得三五天死也甘心了不知下次過可能得不住得住了呢王夫人忙勸道快休亂說不過年輕的夫妻們閑牙閑齒亦是萬人之常事何必說這喪話仍命人忙的收拾紫菱洲房屋命姊妹們陪伴自解釋又吩咐宝玉不許在老太太跟前走漏一些風声倘或老太太知道了這些事都是你說的宝玉唯唯的听命迎春是夕仍在旧館安歇眾姊妹還等更加親熱異常連住了三日終往邢夫人那邊去先辭過賈母及王夫人然後與眾姊妹分別更皆悲傷不捨還是王夫人薛姨媽等安慰勸釋方止住了過邊那邊去迎春之文皆從宝玉眼中寫出而怡聚而東鄉是實寫樸家中去狠去迎春口中可為實寫以虛實變細體格各尽其法又在邢夫人處住了兩日就有孫紹祖的人來接去迎春

雖不愿去無奈懼孫紹祖之惡只得勉強忍情奈作辭了那夫人不  
在意也不問其夫妻和睦家務煩雜且面情且寒責且而終不知端的且  
听下回分解